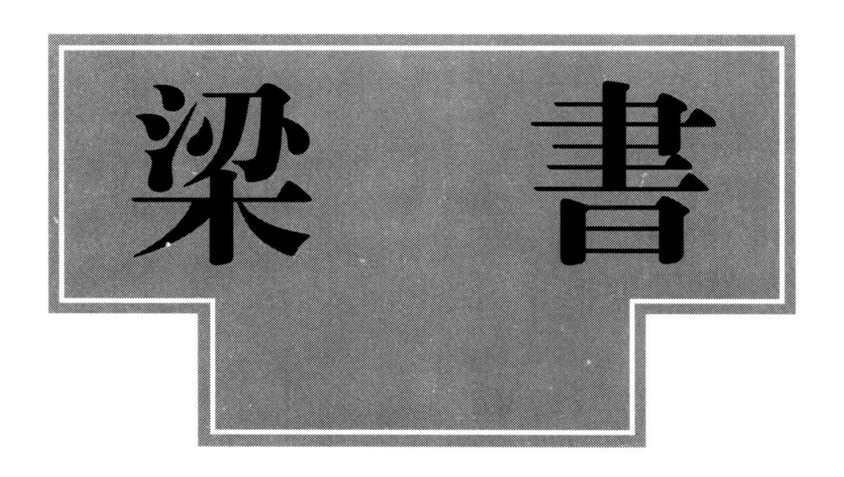


梁　　書

全　一　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梁書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梁書/楊忠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9-2

I.梁… II.楊… III.①中國-古代史-梁國(5
03~557)-紀傳體②梁書-譯文 IV.K239.13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9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梁　書

(全一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50.5 字數 1,2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9-2/K・82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梁書》1 册 16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豔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豔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豔豔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畞”、“畒”、“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臟(《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骳髀)	缶(缻)	黎(𥝩)	襌(襢)
辯(䛒䛒䛒)	蓋(葢)	勢(勢埶)	善(譱)
飆(飈飈)	剛(罰)	料(㪺)	觴(觴)
餅(餠)	詬(詢)	躪(躙)	舐(舓)
豺(犲)	穀(榖)	櫺(欞)	疏(疎疏)
躚(蹮)	罐(鑵)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髄)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檯櫺)
欻(欻)	悖(誖)	秣(餗)	蜿(蟺)
垂(𠂹垩)	奸(姦)	粹(粹)	腕(掔)
齪(躖)	殲(殱)	腦(匘)	尪(尫尩)
瓷(甆)	轤(轤)	旆(斾)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舃(舄)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戳)	媿(媿)	溆(漵)
登(登)	賾(賾賾)	撇(擎)	璇(琁)
鐙(鞰)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㪷)	絶(蠿)	熒(熒)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閶)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髠)	紝(紝)	癰(廱)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凉”、“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說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梁書》全譯出版説明

《梁書》爲記載南朝梁代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共五十六卷，其中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由姚察、姚思廉父子歷梁、陳、隋、唐四朝，開撰續修，凡七十餘年修成。

姚察，字伯審，梁中大通五年(533)生，本爲江南吴興人。入隋後移居關中，卒於隋大業二年(606)。姚察以清正有名於當世，勵精圖治，爲"儒者所宗"。梁簡文帝時姚察入仕，至元帝朝擢爲著作郎，奉旨撰修國史。入陳後也深得後主賞識，奉敕修撰梁史。陳亡入隋，又得隋文帝器重，他曾對羣臣説"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惟得此一人"。受任秘書丞，亦委以"敕成梁、陳二代史"。宋曾鞏在《陳書目録序》中説："姚思廉父察，陳、梁之史官也，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姚察所纂二書未竟之稿，到唐代仍藏於内殿。今本《梁書》共五十六卷，中有二十六卷，卷後論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者，當是姚察所作。姚察之子姚思廉，一生也歷仕陳、隋、唐三朝。入隋之初，爲漢王府參軍事，上表陳其父遺囑，隋煬帝下詔，許其續修二史。唐貞觀三年，開館修五史，姚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貞觀十年(636)正月，梁、陳二書完成。

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梁史"條説，梁武帝時，沈約、周興嗣、鮑行卿、謝昊等人相承撰録梁史，已有百卷，惜在梁末已有散佚。陳時，何之元和劉璠撰《梁典》三十卷，又不完備，姚察"有志撰勒"，"加功於前人所未完者"。可見上述著作都是姚氏《梁》、《陳》二書的基礎。除此而外，據《隋書・經籍志》記載，直到隋代，梁史仍保留不少，如謝吴的《梁書》四十九卷、許亨的《梁史》五十三卷、何之元的《梁典》三十卷、劉璠的《梁典》三十卷、姚勖的《梁後略》十卷、梁蕭韶的《梁太清紀》十卷、蕭世怡的《淮海亂離志》四卷；周興嗣撰《梁皇帝實録》三卷，謝昊撰《梁皇帝實録》五卷，劉仲威的《梁承聖中興略》十卷以及無名氏的《梁帝紀》七卷、《梁太清録》八卷、《梁末代紀》一卷；蕭大圜的《梁舊事》三十卷。還有梁代所留的起居注，有《梁大同起居注》十卷等，這些都爲姚察父子撰修《梁書》提供了大量信息。這些資料經過姚思廉的"編次筆削"，遂成一代正史——《梁書》。

《梁書》本紀六卷：《武帝紀》三卷、《簡文帝紀》、《元帝紀》、《敬帝紀》各一卷。本紀以編年體裁記事，因武帝蕭衍在位長達四十八年，事跡頗多，所以最詳。記梁"自蕭衍得之，亦自蕭衍失之"，幾乎囊括蕭梁一朝大事。本紀載蕭衍發跡至稱帝，是他親歷南齊末年的事。這些事件，不詳於前朝而詳於後代，是紀傳體史書的習慣記法。而簡文帝、元帝、敬帝在位都很短，加起來不過八年，所以簡略。《梁書》不爲後梁立傳，史家認爲是《梁書》之闕，其事跡祇

好從《周書》與《北史》中查找。《梁書》本紀跟宋、齊二書相比,較爲可靠。

作爲紀傳體的斷代史,《梁書》無表無志。梁傳世僅五十餘年,無表也約略明晰,但無志就甚爲遺憾了。近代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説:"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可見梁、陳之典制,對於南北朝時期殊屬重要。雖有後來《隋書》十志之補,但還是不如一朝記載切實。《梁書》的紀傳中記載了許多詔策、表疏,都是珍貴的史料,從中得以窺見梁時制度狀況之一斑。如《梁書·賀琛傳》所載"陳事四條",在論及户口減落時,指出其主要原因是"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百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遂大量逃亡而致。涉及海外貿易的内容,如《王僧孺傳》所載南海郡"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等等,雖然文字不多,但却極其重要。

列傳是《梁書》主體。列傳一爲皇后傳,載録了七個后妃生平:二爲太子傳,記載了梁三朝太子的事跡;十六太祖五王傳,講梁武帝五兄弟故事;十七長沙嗣王業等傳,記武帝的四個侄子;二十三高祖三王傳,述武帝的三個兒子;三十八是太宗十一王與世祖二子的合傳;四十九,是寫皇室諸叛逆宗親;最後一卷詳記侯景之亂。

類傳八卷七種爲:孝行一卷、儒林一卷、文學二卷、處士一卷、止足一卷、良吏一卷、諸夷一卷。其中《止足傳》爲《梁書》特立,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僅《儒林》、《文學》兩傳就分别爲數十位著名學者立傳,其事跡有的可補本紀的不足,有的保存了文化史料。如《鍾嶸傳》收録其《詩品序》,《劉勰傳》收其《文心雕龍序》,這些都是文藝理論方面難得的精品。《范縝傳》全文記録了他的論文《神滅論》。著名科學家陶弘景位列《處士傳》,他精於醫學、天文、曆法,但本傳中不能詳細記載他的學術成就,却祇記其修道事,是爲缺點。

梁朝佛教盛行,影響當時的政治、經濟,爲害最大。姚思廉對此深惡痛絶,所以他不立方技傳,不爲僧人作傳。《諸夷傳》中以《中天竺》、《高句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傳較好,有些傳則簡略失實。另外,梁代的目録學很盛行,如阮孝緒的《七録》,是很好的目録書,但在《梁書》中僅記"所著《七録》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亦爲不足。

《梁書》是南朝各史中較好的一部。當然曲筆阿附,在所難免,正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九"《梁書》悉據國史立傳"條中所説,"有美必書,有惡必諱"。史書作者受歷史條件制約,有這樣那樣的缺憾,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梁書》中前後矛盾之處,也時有所見。如《侯景傳》中既稱"張彪起義",又稱"彪寇錢塘";《江革傳》中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傳》又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頗爲費解。

《梁書》編定後,由秘府所藏,世傳抄本甚少,往往脱誤。宋嘉祐年間,曾鞏等予以校訂,始得以雕版印行。現存《梁書》、《陳書》最早版本是南宋四川"眉山七史"的蜀刻大字本。明代出現南監本、北監本,明末清初有汲古閣本,清代出現武英殿本、同文書局影印本、圖書集成排印本、金陵書局本,民國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宋蜀刻大字本(即百衲本)。1973年,中華書局刊印的點校本《梁書》,以百衲本爲底本,參考明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清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擇善而從,爲目前通行的最好版本。

《梁書》全譯主編:楊忠。譯者:譚漢生、周國林、楊忠、胡茜、廖曉樺、兰瑞、余讓堯。

梁書目録

梁書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何生酇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鎋，鎋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道賜。道賜生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歷官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

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

高祖武皇帝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是南蘭陵中都里人，漢朝相國蕭何的後代。蕭何生酇定侯蕭延，蕭延生侍中蕭彪，蕭彪生公府掾蕭章，蕭章生蕭皓，蕭皓生蕭仰，蕭仰生太子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蕭育，蕭育生御史中丞蕭紹，蕭紹生光祿勛蕭閎，蕭閎生濟陰太守蕭闡，蕭闡生吳郡太守蕭冰，蕭冰生中山相蕭苞，蕭苞生博士蕭周，蕭周生蛇丘長蕭矯，蕭矯生州從事蕭逵，蕭逵生孝廉蕭休，蕭休生廣陵郡丞蕭豹，蕭豹生太中大夫蕭裔，蕭裔生淮陰令蕭整，蕭整生濟陰太守蕭鎋，蕭鎋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道賜。道賜生高祖已故的父親名叫順之，是齊高帝的族弟。因參與輔佐帝王創業，封爵臨湘縣侯。歷任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賜贈鎮北將軍。

高祖在宋孝武大明八年即甲辰年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的住宅。生下來就奇特異常，兩股之間二骨相連，頭頂突起，右手上有紋爲“武”。皇帝到長大時，博學多通，喜愛謀略，有文武才幹，世俗之輩和名流都推重贊許他。所居之室常像有雲霧繚繞，人有經過的，心神則敬畏。

出仕初任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升任衛將軍王儉的東閤祭酒。王儉初次相見就十分看重他，對廬江人何憲說：“這個蕭郎三十歲之內就要做侍中，過此就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設置西邸官舍，招致有學問之士，高祖與沈約、謝

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并游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尋以皇考艱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諶等定策勛，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户。

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一并在此交游，號稱八友。王融英俊清朗，見地和鑒別人才的能力過人，特別敬重高祖。常對其親近的人説："統轄天下，一定屬於這個人。"屢經升遷爲隨王的鎮西諮議參軍，不久由於爲亡父守喪離職。隆昌初年，明帝輔政，起用高祖爲寧朔將軍，鎮守壽春。服喪期滿，任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入宫廷與臺省值班。因參與蕭諶等謀立天子的功勛，封爵建陽縣男，食邑三百户。

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以高祖爲冠軍將軍、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爲援。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趑趄莫敢前。高祖請爲先啓，廣即分麾下精兵配高祖。爾夜便進，去魏軍數里，徑上賢首山。魏軍不測多少，未敢逼。黎明，城内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栅，高祖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棄重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爲右軍晋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

建武二年，北魏派遣將領劉昶、王肅統率軍隊侵犯司州，任命高祖爲冠軍將軍、軍主，隸屬江州刺史王廣作爲援軍。距離義陽一百多里時，大家因爲北魏的軍隊强盛，畏懼猶豫没有人敢進軍。高祖請命先行，王廣便分出部下精兵配隸高祖。那天夜裏便進軍，離北魏軍隊幾里遠時，徑直登上賢首山。北魏軍隊不知來了多少人馬，不敢逼近。黎明時，城裏人看見援軍到，於是軍隊出城攻打北魏軍的營栅，高祖統率所帶領的部隊從外面進擊。北魏的軍隊内外受敵，便放棄重圍撤走。戰罷，任命高祖爲右軍晋安王司馬、淮陵太守。返回後任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不久，出外鎮守石頭。

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陽，詔又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并受節度。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帥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高祖獨帥衆距戰，殺數十百人，魏騎稍却，因得結陣斷後，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略盡，惟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

四年，魏帝親自率領大軍侵犯雍州，明帝命高祖前往援救。十月，到達襄陽，詔令又派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統率衆軍，高祖與雍州刺史曹虎等都受其節制調度。第二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軍行至鄧城，魏主率十多萬騎兵忽然來到。慧景驚慌失色，打算退兵，高祖堅决阻止他，不聽從，便急忙自撤。北魏的騎兵趁機攻打他，於是大敗。衹有高祖率軍抗戰，殺敵近百人，北魏的騎兵稍稍退却，因而能够列成隊形斷後，到傍晚纔得以下船。慧景的軍隊死傷將盡，衹有高祖保全軍隊而回。不久任命高祖行雍州府事。

七月，仍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東昏即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遥

七月，仍任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這一月，明帝逝世，東昏登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祏、右

光、尚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須與益州圖之耳。"

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輪流在宫中值勤，逐日在奏章上簽署意見作爲敕命批發。高祖聽説後，對母親的叔伯兄弟張弘策説："朝政出自多家，是禍亂的緣由啊。《詩經》説：'一國有三公執政，我們聽從誰的呢？'何況現在有六人執政，又怎麽能成啊！仇怨若結成，將相互誅滅，當今避禍，衹有此地。勤勉地推行仁義，可以自然成爲西伯。衹是弟弟們在京都，恐怕蒙遭世患，需同益州謀劃此事呀。"

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争權，遂内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争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且嗣主在東宫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虚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所可當軸，惟有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翹足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智者見機，不俟終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後相防疑，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虎視其間，以觀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可得與時進退，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弗之許。弘策還，高祖乃啓迎弟偉及憺，是歲至襄陽。於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時所住齋常有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其上紫氣騰起，形如傘蓋，望者莫不異焉。

當時高祖的大哥蕭懿從益州罷官回來，隨後行郢州事，於是派弘策到郢州，向蕭懿陳述計謀道："從前晉惠是個昏庸的主子，衆王争奪權柄，於是九次興起内難，三次引來外寇。如今六位顯貴争奪權柄，每人把持着王法，控制君主在公文上畫押，各人想獨擅威勢，極小的怨憤也結仇，按理將相誅殺。況且後繼的君主在東宫時本來没有好的名聲，狎昵親近左右的人，眼如胡蜂對人殘忍，一旦總理萬機，便將放縱他的欲望，哪裏肯空據君位衹表示同意，將政務委任給朝廷大臣？相互猜疑日積月累，一定會興起大的誅殺。始安想成爲趙倫，迹象已經顯露，跛足的人要登天，確實没有這樣的道理。何況生性非常猜忌狹隘，衹會自取禍亂而已。所能居要當權者，衹有江祏、劉暄罷了。江祏懦怯不果斷，劉暄軟弱没有才幹，力薄任重必致敗事，翹足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出言即傷人，徐孝嗣的才幹不是頂梁柱石，任人操縱，如果矛盾激化禍亂興起，一定内外土崩瓦解。如今得以鎮守外藩，幸運圖謀安身之計，明智的人能從事物細微的變化中預見其先兆，不需良久。趁現今猜疑防範還未大興之時，應當召唤衆位弟弟及時聚集。晚點再相防備，拔足脱身便無路了。郢州縈繞着荆州、湘州，西面注入漢水、沔水；雍州兵馬，招致幾萬，虎視其間，來觀察天下。時代太平社會安定就對本朝竭盡忠誠，時局大亂就爲國剪除暴戾，可得以隨着世道的變化而進退自如，這大約是萬全之策。如果不早點圖謀，後悔莫及呀。"蕭懿聽了臉色改變，心裏却不贊同。弘策回來，高祖

便啓程迎接弟弟蕭偉和蕭憺，這一年到達襄陽。於是暗地裏製造軍用器械，大量砍伐竹木，沉没在檀溪之中，秘密地作爲造船隻的備用材料。當時所住的房屋常有青赤白黑黄五種顔色環繞，形狀有如盤伏的龍，其上紫氣騰空而起，形狀如傘蓋，望見者無不以爲奇異。

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生民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兹日，各盡勳效，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

永元二年冬季，蕭懿被害的消息傳來，高祖秘密召來長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劃。計定之後，十一月乙巳日在官署辦公的廳堂召集僚屬，對他們説："從前武王在孟津會盟，都説'殷紂可以討伐'。如今昏庸的君主惡貫滿盈，竭力施虐極端殘暴，誅滅殺戮朝廷賢臣，很少留下其後裔，使生民塗炭，是上天的旨意要誅殺他。你們要同心疾惡，一道舉義起事，獲取公侯將相的地位，的確就在此日，各位立功盡效吧，我絶不食言。"這一天樹立起義大旗。於是招收聚集得到帶甲士兵一萬多人，戰馬一千多匹，船隻三千艘，起出檀溪中的竹木裝建成戰艦。

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人，加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暗同邪？我若總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説，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

先前，東昏任命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備精兵三千人，派他前往荆州依隨行事蕭穎胄去襲擊襄陽。高祖知道他們的謀劃，於是派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到江陵，致書各州府。山陽西上時，高祖對衆將領説："荆州本來畏懼襄陽人，加上脣亡齒寒，自有傷弓之鳥般的危急感，難道不會暗中贊同我嗎？我若統荆州、雍州之兵，掃蕩平定東夏，就是韓信、白起再世，也不能把我奈何。何况是以無足比量的昏庸之主，役使的那幫近侍左右傳達旨意的人呢？我能讓山陽到荆州，便立刻被殺，諸位試着觀看如何。"山陽至巴陵時，高祖再命天虎携書信給穎胄兄弟。待他離去後，高祖對張弘策説："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理戰爲上，兩兵交戰次之，今天就是這樣的。不久前派天虎去州府，人人都得到書信。這次乘驛馬非常火急，祇有兩封書信給行事兄弟，説'天虎當面陳述'；等問及天虎却没有什麽所説的，行事不能知道什麽，不容隨便胡説。天虎是行事的得力親信，他聽到後一定認爲行事和天虎共同隱瞞了什麽事情，於是人人生

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况所藉義心，一時驍鋭，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待正尊號，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義無進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威讋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待至石城，當面曉王茂、曹景宗也。”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高祖爲征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高祖發襄陽。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弟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黄嗣祖兼司馬，鄀令杜永兼别駕，小府録事郭儼知轉漕。移檄京邑曰：

>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

疑。山陽被衆人口舌迷惑，對他們心起猜疑，於是行事進退無法自明，必定陷落我的計謀之中。這是馳送兩封空函而决定了一州的命運呀。”山陽到達江安，得知這一情况，果然猜疑不西上。穎胄非常畏懼，便斬殺天虎，將首級送給山陽。山陽相信了他，帶着幾十人馳馬進入，穎胄埋伏甲士將他斬殺，把首級送給高祖。并稟告推尊南康王爲帝的計議，且説：“時候不利，應當等到來年的二月；就匆忙進軍的話，恐怕不是帝王對戰事的謀劃。”高祖答道：“如今披甲待敵者十萬，糧草軍用很快自行窮盡，况且所憑據的道義之心，爲一時的驍勇敏鋭，日久事多，還是怕生猜疑懈怠；如果屯兵百日，必生悔恨。若童兒背離，則大事不能成功。如今太白星出現在西方，依仗道義而行動，有天命有人謀，有什麽不利？計劃已經確定，怎能中途停止？從前武王討伐殷紂，行動有逆太歲，還需等待什麽年月嗎？”竟陵太守曹景宗派遣杜思冲勸説高祖迎接南康王建都襄陽，等正定了帝位，然後進軍，高祖不聽從。王茂又私下對張弘策説：“我侍奉節下，義無猶豫可言；然而現在將南康置於他人手中，他人就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便會被人使唤，這難道是亂世之計？”弘策向高祖説起這事，高祖説：“假使前途大事不成功，還要良莠貴賤同歸於盡；如果功業能建成，威懾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順從！哪裏是平庸無能受人擺布？等到了石城，將當面曉諭王茂、曹景宗。”在沔水以南建立新野郡，用來聚集新近歸附的人。

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任命高祖爲征東將軍，配給鼓吹一部。戊申，高祖從襄陽出發。留下弟弟蕭偉鎮守襄陽城，總理州府事宜，弟弟蕭憺鎮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鎮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黄嗣祖兼司馬，鄀縣令杜永兼别駕，小府録事郭儼主掌轉運糧餉。向京都發布檄文道：

> 大道不會常常平夷，時世也不能永久太平，險阻與通達相襲，陰晴明暗非一，都是經歷艱難困窘而後通達順利，資助憑藉太多反而難以開啓聖人。因此昌邑背德，孝宣興

升歷，并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

起，海西亂政，簡文登升，都是擴大了先人的事業開創基業，繼承發揚了上天的使命，這些道理應驗於以前的經典，事迹昭著於過去的簡策。

獨夫擾亂天常，毁棄君德，奸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髫蓢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宫在殯，靦無哀色，歡娱游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别，招侍巾櫛，姑侄莫辨，掖庭有稗販之名，姬姜被干戈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斫其間，以爲歡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産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游，曾無休息。淫酗誉肆，酣歌壚邸。寵恣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厮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勛庸允穆，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并受遺托，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往年寇賊游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群帥，剋翦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

殘暴無道衆叛親離的統治者擾亂綱常倫理，毁棄君王之德，奸惡邪僻之人淫逸放縱，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愈加嚴重。在小兒去髮之年就揉和進了殘虐的品質，幼年的時候就植入了凶險的性格。猜忌凶毒，處處顯明，暴戾昏荒，遇事而發。從新死的皇帝告知病危時，欣喜之容色就早早呈現，帝王的棺椁還未下葬，就面無哀傷的顔色，歡快娱樂游玩宴飲，超過平常，奇裝異服，愈加極盡美好綺麗。至於選取妃嬪，姊妹無别，招待用的盥洗用具，姑侄莫辨，妃嬪住地有商販之名，美女着兵戎之服。至於形體裸露，内衣外穿，斫殺其間，以此作爲取笑快樂。放肆淫蕩，驅逐棄置郊野。老弱流離，士女塗炭。途中分娩盈路，車運尸首滿道，母親來不及懷抱，子女無暇哭泣。搶劫擄掠，日夜不停。晝伏夜游，從不休息。酗酒荒淫，酣歌酒店。寵幸縱恣愚蠢的小人，昏亂迷惑於邪惡的奸臣。梅蟲兒、茹法珍是奴婢小子，獨斷威權，滅除忠良，屠殺大臣。劉鎮軍有舅父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有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爲同宗遠親，志在堪當國家重任；徐司空、沈僕射爲仕宦之家，衆人所屬望。有的是甥舅之情，有的是淳和有功勛，有的是艱難時忠誠昭著，有的是爲了王室奔波勞苦，都受到了遺詔重托，共同參與帝王臨終交付的國家大事，祭送死去的君主事奉新立的帝王，一起竭盡心力。應該是福澤充溢當時，福運隆盛及於後代；然而一時被滅，孩童不留。人與神怨氣鬱結，路人嘆恨。蕭令君忠正建立功勛，誠信貫通陰陽二界。從前寇賊似鬼魂游動不定，南鄭被逼危險時，他拔刀刺山飛泉涌出，使孤城大振。到長江中游一帶違命，侵犯京城時，謀略皇宫，指示衆帥，滅除凶敵，清我王法。

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影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强敵，剋殲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勛超伊、呂；而勞謙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稟精靈，孰不冤痛！而群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潜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刳胎斫脛，方之非酷，盡宇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崔慧景奇襲敵人的先鋒部隊迅疾駭人，交戰於宫闕，武卒喪魂，義士奪膽，投遞名帖降服歸順，家家户户交相奔走往來不斷，背送糧食如影隨形，愚人智者競相前往。又誓師江南，奮不顧身，獎賞激勵義兵，如閃電突襲强敵，消滅元凶，用來鞏固皇帝的基業。功勞高出齊桓、晋文，勛業超過伊尹、呂尚；却勤勞謙恭自我反省，理事昭明心迹，功成身退，不求榮盛美滿。没有聽説有所推崇獎勵，反而大禍迅速降及，詢問稟告神靈，誰不爲之感到冤屈悲痛！而且群惡違命，惡人懷毒，還派劉山陽驅策煽動逃亡的罪人，招集威逼亡命之徒，暗中圖謀密劃，計劃突然襲擊。蕭右軍、夏侯征虜忠誠果斷爲平素之舉，正義之色現於顔面，奇謀大振，被隨手斬首懸挂示衆，淫逸過度則天降之以禍，罪惡不能寬容當遭殺戮。至於違背禮教，損害教化虐待人民，仰射天神伏彈路人，比這還善，剖挖孕婦胎兒斬斷人的脛骨，較之不酷，竭盡天下之竹，不足以記録其過，窮盡山野之兔，不够書寫其罪。從蒙昧以來，圖書所記，昏君暴主，没有如此厲害的了。

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内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懍懍，如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并日月，粹昭靈神，祥啓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陜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并同心翼戴，即宫舊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在乎兹日。然帝德雖彰，匾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稟宸規，率前啓路。即

既然人神乏主，宗廟社稷臨近危險，海内怨恨沸騰，民衆動亂，百姓恐懼，如牲畜崩摧其角那樣，黎民仰望期待，投足無地。幕府荷蒙前朝恩寵，理應休戚與共，上懷托付之重任，下念兄弟之悲痛，哪裏能卧薪引火，坐觀傾覆！皇上出自高宗，特别傾注慈愛恩寵，光明比并日月，純潔輝耀神靈，祥瑞啓始大龜，符合立爲國君之徵兆，鎮守陜地，德化傳布西夏，謳歌獻奉，百姓樂意擁戴。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都齊心擁戴，就建宫於從前的楚地，天地人再次清朗，九州更新，太平國運，由此復始，太平盛世，在於此時。然而皇帝仁德儘管彰顯，天下未定，元凶未除，去京都之路仍然阻塞。仰領帝王謀略，率兵前行開路。當天派冠軍、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位軍主，執長

日遣冠軍、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群，鶚視争先，龍驤并驅，步出横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楫，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艓，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并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鋭，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遄騖。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摐金沸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宇，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右軍訏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世。擁荆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贊中權，奉衛輿輦。旍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并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决懸河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

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咸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俯眉奸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爲福，并誓河、岳，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兹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

稍之士五萬，良馬成群，勇士争先，駿馬并驅，步出横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三十位軍主，戈船七萬隻，順流而下如閃電出擊，進兵控制險要，斜趨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位軍主，巨艦行駛疾速，劈波斬浪，旗鼓八萬，迅速聚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位軍主，雄師之士，披甲持盾的士兵十萬，順流馳船，突襲占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都敬遵英明的詔令，奉天命而懲罰。蜀郡、漢中的果敢精鋭之師，順流而下；淮河、汝水流域的頑强勇敢之士，望波急馳。幕府統率勇猛之師，驍勇百萬，備辦兵器良弓，駐扎兵馬，鳴金震地，擊鼓喧天，白刃曜日，紅旗染紅天地，方舟綿延千里，連續不斷相繼進發。蕭右軍具有制定遠大宏偉謀劃的上等才能，兼備文武，英明的謀略高遠，執掌權柄挽救世道。擁有荆南之衆，督率四方之師，弘揚贊助中樞，奉事拱衛御駕。帥旗所指，威力無窮，昂首闊步，聚集建業。黜除放逐愚蠢而狡詐的小人，與海昏行對等之禮，肅清京郊，平定國都。猶如崩泰山而壓螞蟻的巢穴，决河水而注火後的灰燼，哪裏有不消滅的呢！

如今被誅戮的，祇有梅蟲兒、茹法珍罷了。諸位都是世家子弟身居高位爲人楷模，功勛載録王府，却都向奸黨低頭屈服，受到凶惡淫威的控制。如能順應時變立功，轉禍爲福，共同對着黄河、五岳立誓，便可永享高貴地位。如執迷不悟，違抗王師，大軍一到，處罰不赦，正是所説的火燒高原，芷和蘭等香草一同泯滅。努力争取多福，不要留下後悔。賞罰之刑律，有如指着河水立下的

暫詞信守不移。

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冲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并軍圍郢，分兵以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爲郢城人掎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絶我軍後，一朝爲阻，則悔無所及。今欲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相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竟陵間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繼至。糧食既足，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張冲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會大軍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游遏江中，絶郢、魯二城信使。

高祖抵達竟陵，令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先頭部隊，中兵參軍張法安鎮守竟陵城。王茂等抵達漢口，部隊輕裝渡過長江，進逼郢城。其刺史張冲布陣據守石橋浦，義師與之交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戰死。衆將領謀議將聯合部隊包圍郢城，分派軍隊去襲擊西陽、武昌。高祖說："漢口長不過一里，練習射箭的場所交錯，房僧寄用重兵固守，與郢城人互相呼應。如果所有的部隊一起前進，敵賊一定斷絶我軍後路，一旦被阻住，就後悔不及。現在將派王茂、曹景宗諸軍渡過長江，和荆州的部隊會合，用來進逼敵賊的營壘。我從後面包圍魯山，用來保障沔水、漢水的暢通。鄖城、竟陵之間徵收的税粟，可兩船相并裝載順流而下；江陵、湘中的士兵，可旗幟相連浩浩蕩蕩隨即開到。糧食已足，軍隊漸多，包圍兩座城池，將不攻自破，天下之事，躺着就可獲取了。"衆將領都説"好"。於是令王茂、曹景宗率軍渡到對岸，進駐九里。那一天，張冲出軍迎戰，王茂等攔擊，大敗他，敵賊都棄甲逃走。荆州派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幾千人，在夏首與大軍相會。高祖修築漢口的城池以防守魯山，令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在江中游弋阻截，禁絶郢城、魯山二城的往來信使。

三月，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陼，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時張冲死，其衆復推軍主薛元嗣及冲長史程茂爲主。

三月，便令元起進軍占據南堂西陼，田安之駐扎城北，王世興駐扎曲水故城。這時張冲死去，其部衆又推戴軍主薛元嗣和張冲的長史程茂爲主帥。

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遥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黄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會于軍。是日，元嗣軍主沈難當率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破，盡擒之。

乙巳，南康王在江陵登上帝位，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遥廢東昏爲涪陵王。任命高祖爲尚書左僕射，加官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黄鉞。西臺又派冠軍將軍蕭穎達率兵與大軍相會。這一天，元嗣的軍主沈難當率領幾千隻快船，横渡江水來戰，張惠紹等將其擊敗，全部擒獲他們。

四月，高祖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元嗣戰頗疲，因不敢出。諸將欲攻之，高祖不許。

四月，高祖出沔水，令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近郢城。元嗣的士兵因戰事非常疲勞，不敢出戰。衆將領想攻打，高祖不准許。

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吴子陽、軍主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

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齎蕭穎胄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并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絡數州。今若并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扼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歡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脱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脱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静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群竪，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恃鎮軍靖鎮之耳。"

吴子陽等進軍武口，高祖乃命軍主梁天惠、蔡道祐據漁湖城，唐脩期、劉道曼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又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栅以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寄死，衆復推助防孫樂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

五月，東昏派寧朔將軍吴子陽、軍主光子衿等十三支軍隊援救郢州，進據巴口。

六月，西臺派衛尉席闡文慰勞軍隊，帶來蕭穎胄等的計議，對高祖説："現在駐兵兩岸，不集合部隊包圍郢城，平定西陽、武昌，攻取江州，這種機會已經失去；不如向北魏請求救援，與北方聯合，仍是上策。"高祖對闡文説："漢口路通荆州、雍州，通貫秦州、梁州，運輸糧食積蓄儲備，依從這裏的訊息，所以兵壓漢口，聯絡幾州。現在如果合兵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必定阻斷沔水通路，正是所説的扼住喉管。如果糧運不通，自然會分離潰散，還説什麽持久？鄧元起近來想率三千兵馬前往平定尋陽，他如歡然醒悟，一個酈生就足够了；如果敵賊抗拒王師，固然不是三千兵馬能攻下的。進退没有憑據，未見能行。西陽、武昌，攻取就要得到，得到就應鎮守。鎮守兩城的人數不下萬人，糧食儲備與此相當，但終究没有地方可出。如果賊軍有上來的，萬人攻打一城，兩城一定不能相互援救。如果我分兵響應援救，便兩頭都弱；如果不分兵，孤城一定陷落。一座城池淪陷之後，衆城池將相繼土崩，天下大事從此完了。如果郢州攻克之後，順流席捲而下，西陽、武昌，自然望風披靡，怎麽能分兵散衆，自己遺留憂患！而且大丈夫舉動，言語沉着順應時運；何况擁有幾州兵馬用來誅伐群小，如河水傾瀉注火，哪有不滅的？豈容北向求救，自示其弱！他們未必能信從，空留下我不好的名聲而已。這是下計，是什麽上策？您替我轉告鎮軍：前面的軍隊攻取，衹是托付而已，事在眼裏，不患不捷，依仗鎮軍安定鎮撫而已。"

吴子陽等進軍武口，高祖於是令軍主梁天惠、蔡道祐占據漁湖城，唐脩期、劉道曼駐扎白陽壘，對夾兩岸而等待他。子陽又進軍占據加湖，離郢城三十里，傍山帶水，建築營壘栅欄用來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寄死後，衆人又推戴助防孫樂祖替代他。七月，高祖令王茂率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秘密出兵偷襲加湖，將逼迫子陽。水乾涸不能通行船艦，當夜暴漲，衆軍乘

陽。水涸不通艦，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噪攻之，賊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即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悩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主孫樂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高祖并加隱恤，其死者命給棺櫓。

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義於灄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高祖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并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入質。司部悉平。

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暴。"乃命鄧元起率衆，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黄門郎蘇回勞軍。高祖登舟，命諸將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高祖平定東夏，并以便宜從事。是月，留少府、長史鄭紹叔守江州城。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孰走，至是時大軍進據之，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率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吕僧珍進據赤鼻

船齊進，擂鼓吶喊攻打，敵賊很快大敗，子陽等竄逃奔走，部隊全部沉溺長江。王茂將殘餘俘獲回來。於是郢城、魯山二城兩相對視而喪失了鋭氣。

先前，東昏派冠軍將軍陳伯之鎮守江州，作爲子陽等人的聲援。高祖於是對衆將領説："征討未必需要實力，所定奪的是威名而已。現在加湖之敗，誰不順服。陳虎牙是伯之的兒子，狼狽逃跑回去，他們中間的人心，理當畏懼，我認爲九江傳布檄文就可以平定了。"便令搜查所獲的俘虜，得到伯之的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讓他傳達使命給陳伯之。魯山城主孫樂祖、郢城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求降。起初，郢城封閉時，將領及佐吏文武官員男女人口十多萬，染上流行性傳染病脚氣病而死的人占十分之七八，等城門打開後，高祖都加以哀憐撫恤，那些死了的令供給簡陋的小棺材。

先前，汝南人胡文超在灄陽起義，請求征討義陽、安陸等郡來主動效命，高祖又派軍主唐脩期進攻隨郡，并攻占了它。司州刺史王僧景派兒子貞孫來作人質。司州管轄一帶全部平定。

陳伯之派蘇隆之覆命，請示不便進軍。高祖説："伯之此番言語，表示心中遲疑不決，在他猶豫時，趕緊前往逼迫他，他無計可施，一定不會暴亂。"於是令鄧元起率軍，當天順流而下。八月，天子派黄門郎蘇回慰勞軍隊。高祖登船，令衆將領依次上路前進，留下上庸太守韋叡鎮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到達尋陽，陳伯之仍然疑懼，便收兵退保湖口，留下他的兒子虎牙鎮守盆城。高祖到來時，纔收起甲衣表示歸順請罪。九月，天子詔令高祖平定東夏，并可相機獨斷行事。這一月，留下少府、長史鄭紹叔鎮守江州城。先頭部隊駐扎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守姑孰逃跑，到這時大軍進入占據了它，并派曹景宗、蕭穎達率騎兵步兵進軍駐扎江寧。東昏派征虜將軍李居士率步兵迎戰，景宗將他擊退。於是王茂、鄧元起、吕僧珍進軍占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作爲機動部隊。這一天，新亭城主江

邏，曹景宗、陳伯之爲游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義軍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爵，憑淮以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

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主胡虎牙等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閹人王傢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絶歸路。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并宵潰。壬午，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署、官府并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因以其衆來降。高祖命諸軍築長圍。

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高祖遣使曉喻，并率衆降。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吴郡太守蔡夤棄郡赴義師。

十二月丙寅旦，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義師。高祖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孽妾潘妃及凶黨王咺之以下四十一人屬吏，誅之。宣德皇后令廢涪陵王爲

道林率兵出城作戰，衆軍將他在陣地上俘獲。大軍駐扎新林，令王茂進軍占據越城，曹景宗占據皂莢橋，鄧元起占據道士墩，陳伯之占據籬門。道林餘部退守浮橋以南，義師進逼他們，接着又潰散逃走，退保朱爵，憑藉淮河來鞏固自身。當時李居士還占據着新亭壘，請示東昏焚燒南岸的村舍用來開闢戰場。從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的地區，已蕩平了。

十月，東昏的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順投降。東昏又派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主胡虎牙等在浮橋南面的大道布陣，全部配備精兵利器，猶有十多萬人。宦官王傢子手執白虎幡督率衆軍，又開拆浮橋背對河水，以斷絶歸路。王茂、曹景宗等夾擊直趨敵軍，將士們都殊死而戰，無不以一當百，擂鼓吶喊震撼天地。珍國之軍，頃刻土崩，投入淮河死的，尸體積累得和浮橋一般高，後來的踩在上面渡過，這時在朱爵的各軍望見後也都潰散了。義師追趕到宣陽門，李居士率新亭壘、徐元瑜率東府城投降，石頭、白下各軍都在夜裏潰散。壬午，高祖鎮守石頭，令衆軍包圍六門，東昏焚燒門内的所有房舍，驅逐逼迫營舍、官府裏的人全部進入城中，有部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欺騙東昏要出城作戰，趁機率軍來降。高祖令衆軍繞城築起長長的工事。

起初，義師進逼時，東昏派軍主左僧慶鎮守京口，常僧景鎮守廣陵，李叔獻鎮守瓜步，到申胄從姑孰逃歸時，又讓他駐守破墩作爲東北方面的聲援。到這時，高祖派使者曉諭他們，都率軍投降。於是派弟弟輔國將軍蕭秀鎮守京口，輔國將軍蕭恢駐守破墩，堂弟寧朔將軍蕭景鎮守廣陵。吴郡太守蔡夤棄郡奔赴義師。

十二月丙寅早晨，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殺東昏，將其首級送給義師。高祖令吕僧珍指揮軍隊封閉官府倉庫和圖書，收捕婢妾潘妃及叛黨王咺之以下四十一名屬官，全部誅殺。宣德皇后命廢除涪陵王爲東昏侯，依照漢朝海

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户，給班劍四十人，黄鉞、侍中、征討諸軍事并如故；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

己卯，高祖入屯閲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挺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横流，爲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又令曰："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民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絶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綉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癘，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宫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兹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又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

昏侯舊例。任高祖爲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爵建安郡公，食邑一萬户，給予持有紋飾劍的武士四十人，黄鉞、侍中、征討諸軍事諸職依舊；依照晋朝武陵王司馬遵秉承帝意相機行事的舊例。

己卯，高祖入駐閲武堂。下令道："皇室不幸，遭此禍亂，禍害延及動物和植物，災難遍布人和鬼神，社稷宗廟傾危，摇摇欲墜。我出身皇族，備受先帝的照顧，受任邊疆，聘職遠方，回首亂世無所歸依的民衆，痛心之事歷歷在目，因此依順自己尊奉君主之情，激勵自己捨身忘生之志。儘管國運重升，帝令有繼，然而獨夫惡行肆虐，正熾盛京城。奮起操戈，消滅多難。暴政横行，爲日已久，同惡相助，相信不是一族。仰受朝廷之命，專任征伐，想灑播皇帝恩澤，廣布天下。所有那些負罪的，都准予改過自新。可以大赦天下；衹有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免的規定中。"

又命令道："確立君主，不是役使他物以養生；而要極其顧恤人民疾苦，怎能縱恣在上而肆虐。被廢的君主毁棄綱常，自絶宗廟。極端凶殘悖逆，歷代記載所不曾有。賦税不一，苛刻殘酷益發顯明。土木披服高貴的絲織品，糧食喂養狗馬，徵發平民，充任修造。寒來暑往流離失所，加上瘟疫，棄尸溝壑，没有誰來救恤，朽肉枯骸，填喂了烏鴉和老鷹之腹。加上天災人火，多次焚毁皇宫，官府衙署，尺椽不留，悲傷超過《黍離》之嘆，哀痛倍於《麥秀》之咏。於是使萬民離心，疆界侵弱，這些人有什麽罪，遭此塗炭！現在晦明交替運轉，大道公然推行，想往治世之民，今天因其來而得以在困苦中蘇息。辱以寡德薄才，正當權臣，儘管國運已到中興，然而艱難如同草創時期，想着闡發皇帝的美德，幫助他除舊布新。凡是昏亂的制度、錯誤的賦税、苛酷的刑罰、過度的勞役，外可詳察以前的源流，全部都蕩除乾净。那些負責守護者散失的，各種損耗的，精密地設立科目，都遵循原來的法則。"

又令道："永元末年，朝綱失統。政令實出

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奸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兹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又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亡者，并加葬斂，收恤遺孤。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爲埋掩。建康城内，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二年正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黄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邑。追贈高祖祖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考侍中丞相。

高祖下令曰：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宫内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盡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并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驕艷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綉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

於多家，有殊衛文之代；權力下移，事同曹恭之時。於是使管領太監的有老翁老婦之稱，高安有效法唐堯的旨令。受賄斷案錢財賣官，占山據澤，興革取捨之機，成爲卑賤之流。直道正義，壓制多年，懷冤有理，不知向誰申訴。奸吏趁機，肆意獨斷。難道祇是賈生流淚、許伯哭時而已啊！現在氣運更新，政刑適當，矯正改變相沿而成的弊端，實在今日。可全面檢查尚書衆官署，東昏時期衆爭辯失理以及主管者停輟不及時施行的，嚴格加以審理，根據事情討論後將處理意見向皇帝奏報。"

又下令，在義師中獻身疆場以及因疾病死亡的，都加以收葬，收容撫恤他們的遺孤。又令道："朱爵之捷，叛黨送死的，特别准許家人殯殮埋葬；如果没有親屬，或是貧苦人家的，兩縣的長尉即爲掩埋。建康城内，不明白天命，自取覆滅的，也同此則。"

二年正月，天子派兼侍中席闡文、兼黄門侍郎樂法才慰問犒勞京都。追贈高祖祖父爲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父親爲侍中丞相。

高祖下令道：

在上者能以德化民，則民之向化猶風吹草伏，世風的浮薄與淳厚，常由此興。從永元失德後，書籍未記，窮凶極惡，怎可勝言。不久玉飾的宫室中與外勾結，巍峨的宫殿裹聚斂財物，奇技淫巧怪異服飾，都是未曾見過的。主上驕傲臣下殘暴，淫亂奢侈競相爭逐。國家政權，盡移寵信。賣官售爵，賄賂公行。都是豪華的住宅，通達的大道，高臺巨室。藝妓歌舞起伏，與和戎禮賜相等；珍奇美味百種，與達官貴族相同。愚民因襲，浸染成俗。以艷麗爲驕傲爭勝媲美，以絢麗爲誇耀追逐爭高。竟至市井之家，穿着貂皮狐裘駕馭車馬；工商之士，穿戴高貴的絲織品。日落到其夜宿處，半夜不回，拂曉早朝時，待至清晨。皇上起興國運，開始勵精圖治，雖説是繼承帝業，幾同創立變革。况且過度的花費之後，接着舉兵，巨

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斫雕爲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予》絶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群才并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橘、鹿臺，損耗罄盡不一。我蒙恩辱列權臣，務在肅清混亂局面，思念怎樣對上敬承皇朝寢服厚帛儉素之旨，在下激勵自身鹿裘不完生活簡樸之義，改弦更張，去掉浮華雕飾之俗使之重返質樸。如果不是用來供奉祭祀的穀物，修飾官服禮服，學習禮樂之制，整治兵器武備的話，此外各種花費，一律禁絶。帝王府庫宫廷内府，量度減免。宫廷置備女官人數，《大予》禁絶鄭地、衛地樂音。其間有可以作爲官吏表率，百姓榜樣，吃粗劣的食物穿簡陋的服裝的，請從我開始。加以衆多才士同迹，九卿六部的官員共事，如能人人務求儉樸奉公，競相省察約束自己，移風易俗，差不多一年就會有成效。從前毛玠在朝任職時，士大夫不敢美衣甘食苟且偷生。魏武感嘆道："我的法令不如毛尚書。"我儘管德操不如以往的賢者，却任重於有德行學問的前輩，實望衆多賢士理解我的這種心意。外廷官員可詳細地制定法規。

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内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詔進高祖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并依舊辟士，餘并如故。詔曰：

戊戌，宣德皇后臨朝聽政，入居皇帝召見大臣和處理國事之處。任命皇帝爲大司馬，解除開府承制之官，百官極其恭敬有如從前。詔令晋升高祖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可以佩劍不脱鞋上朝廷，進朝廷時不需疾步而前，朝拜時贊禮的人不直呼其名。加賜前後部羽葆鼓吹。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并照舊徵召任用人，其餘全部如前。詔令道：

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泄。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韋、彭、齊、晋，靖衰亂於殷、周。

日月光耀天空，高而明亮所以表彰道德；山岳突起大地，柔而廣博所以成就功業。因此能萬物生出而藉以發生開始，江河湖海匯聚而不泄漏。天地以正道示人，代之以賢人。所以七輔、四叔，致無爲之術於軒轅、少昊；豕韋、大彭、齊桓、晋文，平定衰亂於殷朝、周朝。

大司馬攸縱自天，體兹齊聖，文洽九功，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錫賦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歷，邊隙屢啓。公釋書輟

大司馬爲上天賦予，自身與聖人齊等，文治遍及水火金木土穀六府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武功包括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等七種德行。敬思起始，美善之道早立，忠誠昭著於艱難之時，

講，經營四方。司、豫懸切，樊、漢危殆，覆强寇於沔濱，僵胡馬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群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汭霧披，加湖群盗，一鼓殄拔，姑孰連旍，倏焉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爵其猶掃塵。霆電外駭，省闥内傾，餘醜纖蠹，蚳蝝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歡里抃，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寧，解兹虐網，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之執兹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

功勞參與帷幄運籌，賜予闢土，爲常人楷模。明帝登位建年號建武時，邊境上的争端屢興。您放下書本停止講學，規劃治理四方。司州、豫州危急，樊城、漢中險危，在沔水之畔覆滅强寇，在鄧地水濱斃倒胡馬。開建永元年號時，群小作難，獨斷威勢擅自施虐，毒害廣被具有靈性的人類，普天之下憂心戒懼，性命危在頃刻。厄運終有期限，神謀挺出，首定重大决策，更新國運。奮起盡力王事，順流閃電出擊，魯城之敵雲散，夏地水濱之賊霧消，加湖衆盜，一鼓作氣滅盡，姑孰强寇連旗，瞬間冰釋。獲得新壘如拾取草芥，傾覆朱爵猶掃去灰塵。雷轟電擊宫外驚駭，禁内傾覆，其餘的小醜小蛀蟲，以及小幼蟲一定消滅乾净。怨敵已没，解民倒懸，百姓拍手歡欣，由近及遠。京城一帶太平和睦，京畿之外肅静安寧，解除暴虐之網，布施寬柔之政。累積的弊病極端的昏亂，一時清除，聲威教化使邊遠之地潜移默化，不憖不遍及。即使是伊尹擁持美德，姬旦光耀四海，與此相比也不及啊。

昔吕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况於盛德元勛，超邁自古。黔首惵惵，待以爲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斫，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群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緑綟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

從前吕望輔佐聖明的君主，還享有征討可達到的四境界限的王命；文侯建功平后，尚且承蒙二弓的賞賜，何况對於品德高尚的元勛，超越了自古以來的賢者。百姓恐懼，期待您來解决他們的生存問題，解救他們的現狀，拯救他們將被斬殺的命運，旌表閭里以彰功德以及爲死者墓前刻石以揚其善，都不能與此相比；大輅和渠門，已停止不授，回顧從前的準則，不忘終禄。斟酌事宜不拘陳規决定恭敬地提高國家大典的賞格，以此來合乎衆望。將您進職爲相國，總理百官，任揚州刺史；分封十郡爲梁公，周備九錫之禮，加授璽綬和遠游冠，地位在衆王之上，加授相國緑綟綬。任驃騎大將軍照舊。依舊爲梁公置立百官。

策曰：

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并用，資立人以爲寶，故能

策令道：

天地寂寞，寒暑更替運行，天地人并用，扶持造就人作爲寶貝，所以能够使萬物

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兹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世寧民，盛烈光於有道，大勳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受自然之滋潤而運動變化其形體，敬代天的職任。令人敬重信服的重臣，順應機運的俊傑，裁制天地之功，深合神聖之德。撥亂反正，濟世寧民，使榮耀美盛於清明政治，使功業大振於邊地遠方，即使伊陟治理使王室安定太平，姬公有此重大的訓導，但比起這些也不如呀。現在將授您策命，請敬聽我令：

上天不造，難鍾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睹。朝權國柄，委之群孽。剿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餘。實繁非一，并專國命。嚬笑致災，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熬，置身無所。冤頸引决，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民之願，援帥群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絶綱，大造皇家者也。

天降不幸，難聚皇室，世祖以美好清明早逝，世宗以仁德不繼，高宗嗣後，帝位不長，雖然早晚勞苦，但不能使昌盛太平遍布天下。繼位的君主昏憒暴虐，有書記載以來不曾見過。國家政權，委任群妖。剿殺忠臣賢良，誅滅三公宰輔，含冤抱痛，活着的人死亡殆盡。這樣的事情確實不少，并且專斷國命。顰笑招災，小怨及禍。嚴酷的刑罰狠毒的賦税，流離失所比比皆是，普天之下哀愁怨苦，無立身之地。引頸自殺的冤屈者，在道路兩邊的樹上相望，無論遠近，號天泣地無處相告。您藉昏明之時，順萬民之願，率領公卿百官，輔佐促成國運中興，宗廟社稷之危已經安固，天人之期望得到滿足，這實在是您繫結我絶斷之綱維，對皇家的大恩德啊。

永明季年，邊隙大啓，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縻以長算，制之環中。排危冒險，强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内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長騖，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鋭，咽水塗原，執俘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毁帳，號

永明末年，邊境爭端大起，荆河地方長官招致西戎，長江、淮河之敵侵擾威逼，情形如同踩踏虎尾一樣危險。您獻言本朝，輕兵往襲，執長策拴縛敵人，制敵於掌中。排除危難冒着風險，剛柔交用，安定一方，即成藩國。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從前在隆昌年間，大業已凋敝，高宗深爲社稷打算，將行變通之道。您謀立天子於帷帳之中，激勵顯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略深著。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建武時發揚帝業，謀略雖然遠大，戎狄入侵，進犯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日可待。您整飭部隊從外征討，輕兵疾進，交兵接戰，如閃電出擊風掃落葉，挫敗强寇滅敵精鋭，使敵尸填塞川流遍布原野，捉俘虜於皇宫，獻敵耳於海島，焚燒敵營毁

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己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及，不相告報，棄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迥弱，咫尺勍寇，兵糧蓋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托，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爲强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逾邑綸，勛高代人，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動，湮爲洪流，句吴、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兹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旝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奸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逾風電，旌旆小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

滅帳幕，使賊軍號哭歸附。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樊城、漢中危險急迫，插着鳥羽的緊急軍事文書接連不斷而來。您急速召開誓師大會，稟受命令前往征討，但軍機軍政，不由自己决斷，好的謀略，被抑制而遭否决。鄧城之戰役，胡人兵馬突然來臨，主帥潜回，不相告知，丢棄軍隊，喂食虎口。您南收散兵，北禦凶猛的敵騎，保全部隊車輛并行，按路徐行而回，拯救我邊境危險，重新獲得安定。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漢南遠弱，强寇當前，兵糧缺乏，器甲無遺。您開始鎮守一方，憑藉現有資源而不依賴，整飭部隊訓練士卒，狩獵習武有條不紊，使我危城，反爲强鎮。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永元作爲年號時，人民無歸的亂世來到，雖然廢除東昏有法度可依，但左右朝政的大臣發難。您首倡大議，擁立皇上，道義超過同鄉綸氏，勛業高於代王之人，以太平代替動亂，使黑暗變作光明。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文王之風教，雖然廣布長江、漢水流域，但京都動蕩，被洪流覆没，句吴、於越，築巢於帳幕之上也不能喻其危險。您奮起征戰萬里，一心爲了解救危難，仁德之聲延及之處，没有不善美的。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魯城、夏水之畔，阻據中游，登山頂築建營壘，繞川流自我加固。您抵禦此烏合之衆，馳騁這危險之地，駐扎軍隊披甲待敵，寒暑交替，我軍出征歷時長久，兵士忘却回歸之願，用遠大的謀略經營，用長久的計策統御，兵力没有微小的耗損，戰爭没有濫用武力，像登臨華山作爲城郭一樣的險固，也都相繼占領。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這幫群凶，同惡相助，沿着長江憑藉險要，如螞蟻般聚集加湖。盤據水路和陸路，謀求援助夏首，戰艦一到，立即瓦解潰散。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奸妖震驚，復懷舉兵，您在長江流域湖北、江西一帶積蓄兵力，打算救援王朝。您威勢直指，勢逾風馳電掣，軍隊小臨，全州臣服。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

公之功也。群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版泉，勢逾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鍾鞺鞳，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孥戮。公奇謨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

姑孰居衝要之地，靠近京都一帶，凶惡的匪徒緊密聚結，斷絶阻塞水路。您率偏師啓程，大的艦隊繼至，兵威所震之處，敵人望旗自駭，焚毁舟船放棄壁壘，捲甲夜遁。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群小猖狂，志在决一死戰，像野猪一樣奔突竄擾淮水之濱，武裝的騎兵盛多如雲。您於是命令勇敢出衆的人，隨機驅馳精鋭，氣冠版泉，勢逾洹水，追擊逃亡的敗兵，全部占有四通八達的津渡，熊耳嶤峻，也不足以比擬，睢水不流，又怎能企及。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琅邪、石首，山川屏障環繞險峻堅固，新壘、東墉，等同金城湯池。憑恃險要防守，兵糧兼備，風激電駭，無不震動恐懼，城堡崩塌成溝土，此時還在。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專斷橫行的統治者昏亂凶狠，憑據城池無所畏懼，鐘鼓聲聲，仍傲慢有餘。親近這邪妖，猜忌那忠臣，凶頑奸猾之徒利用這些，將肆行誅族。您秘密運籌奇謀，暗中通行大略，忠心勇敢之衆，得以施展效力，就是載主帥白旗到宣室，也不能與此相比。這又是您的一大功勞。

公有拯億兆之勛，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崐崗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漠，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兹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嘆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憫憫搢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逾嵩、岱，功鄰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

您有拯救萬民的功勛，加上具有美德，從一開始就砥礪志節，潛心修道儒學，操守高潔入仕，清明的謀略輝映當代。時運艱難，宗廟社稷危險，崐崗已被火燎，玉石俱焚。率領勇武之士，進退上下如電閃雷擊，義同成湯放夏桀於南巢，功等武王與殷紂會戰於牧野。至於大禹之功沉寂，要不是管仲誰來接繼，拯救那些將被魚肉的百姓，驅逐那些披髮的蠻夷，解開這混亂的羅網，理清這紛擾的亂絲，使禮儀恢復天下太平，使國内又安樂如初。永平先例，聽到的爲之嘆息；司隸前典，見到的爲之落淚。爲我民請命，歸命於天皇。憂傷的士大夫，再蒙天恩之福澤；悲哀的老百姓，又受皇朝之恩德。德過嵩山和泰山，功近造物者，超卓高遠啊，無從來評價。

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

我又聽説：選賢任用授命有德之士，封

作屏，咸用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興，歷兹永久，如毁既及，晋、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吴吴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群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民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鑿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咏，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

立諸侯作爲君王屏障，并用就能鞏固以禮、義、廉、耻治國的四綱，使千秋萬代永遠興隆。所以《周南》《召南》流布教化，九州方伯之征，王道淳厚廣被，刑罰擱置不用。毁敗的政治不興，歷經永久，如火已及，晋國、鄭國順從。您籌劃治理天下大事，安定匡濟華夏，道德蓋過伊尹和后稷，賞賜少於齊桓、晋文，難道用得着效法齊地、魯地，纔能有力地統治宇宙？敬思以前的功業，我很畏懼。現在進升您爲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將豫州的梁郡歷陽、南徐州的義興、揚州的淮南宣城吴郡吴興會稽新安東陽等十郡，賜封您爲梁公。賞賜白土，用白茅包裹，安定您的封國，以建立您的冢土。從前周公旦、召公奭，入宫保護輔佐，至於畢公、毛公，也做官卿士，兼任朝廷内外，這確實是禮法相適宜的辦法。現在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綬；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予梁公封爵，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居公卿之首，職責總理百官，長掌常法，當然參與變革之事。因爲相國總理百官，除去録尚書稱號，以上所有的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官印和授爵的策書，驃騎大將軍照舊。又增加九錫，請敬聽續發的命令：由於你禮法與刑律兼修，刑罰與德政備舉，心懷哀憐斷決訴訟案件，無不用情，因此賜予您大輅、戎輅各一乘，黑色公馬八匹。您操心農業生産，念及糧食，尊崇根本事務，衹把穀物當作珍寶，因此賜予您帝王及上公穿的繪有卷龍的禮服，配上帝王和諸侯穿的紅色的鞋子。您治理的地方，風氣由鄙俚一變爲高雅，革除舊有的習俗化育民衆，使國家上下和睦，因此賜予您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您的禮樂教化遍及，德義的名聲遠播，邊遠少數民族，唱着夷人的歌曲請求爲臣，因此賜予您居户朱紅色的大門。您揚善斥惡，設官府立常官有序，衆多的賢士迅疾崛起，頌揚賢才衆多

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的《詩·大雅·棫僕》到處流唱，因此賜予您由納陛登殿。您嚴肅治理，以身作則，防衛不測，制勝遠敵，因此賜予您勇士三百人。您的威嚴如同夏日，立志清除違犯作亂之人，違逆教令毁害族類之徒，嚴懲他們絶不赦免，因此賜予您鈇、鉞各一。您跨越高山與大海，凌駕於境域之上，猶如日月，光輝必至，因此賜予您紅色的弓一把，紅色的箭百枝；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千枝。您常常記着孝敬，極其誠摯的情感通於神靈，在祭禮的儀禮上恭敬嚴肅，祭祀時尊敬有加，因此賜予您用黑黍和鬱金香草釀造的酒一樽，配上圭瓚酒器。梁國設置丞相以下官吏，全部遵循舊典。欽慕啊！您謹遵前策，敬服大禮，答謝頌揚帝王的恩寵，因而享受多福，以弘揚我太祖的美善的旨意。

高祖固辭。府僚勸進曰："伏承嘉命，顯至仁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絶宗社，國命民主，翦爲仇讎，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斫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坑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吕，鄉校里塾，耻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人，翻爲獨善。"公不許。

高祖堅決推辭。府僚勸進道："敬受皇上賜官授爵的敕命，顯達積聚策書。您退讓盛禮，這實是謙虚之意，未究遠大之理。爲什麽呢？繼位的君主丢棄常道，自絶於宗廟社稷，朝廷命官民衆之主，剪除爲仇敵，棟梁崩塌，禍及自身，卿士懷着切膚之痛，百姓害怕挨家挨户被誅。您展現感通上天之功，救水火之急，使日月再在黄道上運行，使參星辰星重綴大位，使龜甲和寶玉從塗泥中復歸世間，使黎民在溝壑中得救，使平民婦女和兒童，羞言伊尹、吕尚，使鄉里學校，耻談春秋五霸。然而您的地位低於宰輔之職，領地比曲阜狹小，賞賜之道，尚且不符。帝位官爵，不要也不拒絶，至公至平，當仁讓誰？您應當敬奉天人之願，接受大禮。莫讓在我之後的歌謡，和那些百姓怨上的歌謡一樣，一個能使天下民衆和萬物都受惠益的人，反而衹成了一個獨善自身的人。"高祖不同意。

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藴策，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虚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况世哲

二月辛酉，府僚再次請求道："近來因爲朝廷的任命積聚策書，冒昧呈上赤誠，奉被回旨，未蒙虚心接受，士人期盼，深深未達。聽説受金印於府署，是博學通達之人的大義，隱居海角，是普通百姓的小節，所以踏上天子登車的墊脚石周公不以爲嫌疑，獲贈玉璜太公不作謙讓。況且

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嘆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冤。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影從，伐罪吊民，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吴，遘兹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毁，誰之功與？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

世代有聖哲繼承前人的軌迹，祖先的德行代代遺傳，籌劃治理國家大事於草創之時，深深贊嘆管仲一樣功勛卓著的大臣。加上朱方之戰，荆河一帶歸依，整隊凱旋，有大功於皇室。縱令墨翟足上磨出重重老繭救助宋國，申包胥手脚磨出層層厚繭保存楚國，由今觀古，則何足一提。而且欺惑超過盜鐘掩耳，功疑不賞，天神地祇，不堪其酷。所以賢人急速奔走，表微子之離去；金版剜書出於地庭中，告龍逢之沉冤。您跨着馬鞍止住哭泣，激勵三軍意志，獨居掩淚，激勵義士之志向，因此能使海若海神和登山之神，顯現圖讖之表徵呈現福祉，山戎、孤竹，馭馬如影隨從，討伐有罪的君主撫慰受難的百姓，使天下匡正平定變亂，不僅承受天功，實在也是自己的努力。而且您出身儒生，取樂名教，風貌脱俗言論高超，安坐而以德威服雅俗之人，不學孫武、吴起，而成就此神武。役使將被盡滅的民衆，拯救必須殉葬的習俗，使龜甲寶玉不毁，是誰的功勞？獨爲有功不受賞賜的君子，將使伊尹、周公旦處於何地?”於是纔受相國梁公之命。

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湘東王寶晊謀反，賜死。詔追贈梁公故夫人爲梁妃。

這一天，在都市上焚毁東昏過度奢侈的奇裝異服六十二種。湘東王寶晊圖謀反叛，賜予自殺。詔令追贈梁公已故夫人爲梁妃。

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桓城内鑿井，得玉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皇見縣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

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在桓城内鑿井，獲得玉雕的騏驎、金雕的玉璧、水晶環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凰出現於其縣的桐下里。宣德皇后贊美吉祥的徵兆，歸屬相國府。

丙寅，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

丙寅日，詔令道：“梁國始建，當需管理，可照舊典選拔衆要職，全部按朝廷之制。”高祖上表道：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世，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

我聽説根據言論選取士人，士人便修飾其言論；根據行動選取人，人便竭力其行。所謂才生於世，是困厄是通達惟靠時運；然而古之遺風已去，奔走争逐成爲風俗，誣陷構罪誇伐炫耀，逐利竭盡微細的錐刀之利，於是使選才授職部門，人來人往密集擁擠。何止暴蓋露冠，不避寒暑，更有束屨拄杖，風雨必至。實由鄉里選舉，不法遠古，稱肉

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絶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

度骨，留給管庫。加上江山賢德竭盡，缺乏徵召之恩惠；金、張、許、史，忘却舊業之衰微。嗨，可悲呀！况且記載宗族世系的書籍有誤，詐僞多端，人物的高雅和粗俗，不肯留意。所以冒名承襲世家，即成顯貴的豪門世族；妄修邊幅，便爲高雅之士；不諧於俗深受世人譏斥之累，纔倉猝受到恩寵提拔；墓樹長成了圍抱之木，纔被給予榮譽稱號。因此前代選舉官吏，都建立了選舉簿册，凡在册者先後有序，選授官職自有次序。家世門第的升降，行爲能力的褒貶，有的已預先在心中確定，有的得之從前的言論，因此能使賓客通達，無需求謁權貴。近代衰落，九品差錯。那些勇退忘進，懷質抱真的，選部或許認爲未經朝見，難以進用。有些隱藏善迹聲譽，自我埋没在簡陋的隱士居室的，又認爲素來名聲不顯著，便絶其進升的階梯。必須在書簡上署名呈遞文狀，然後纔能入仕爲官，那麽這樣便是驅逐逼迫遜讓之人，助成追逐名利的浮薄風氣。我認爲從今後選舉部門應當嚴密審核，依舊建立簿册，使冠屨相合，名實不悖，讓衆人認清界限，使登門晋見之風自然消失。

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禄之家，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晋臣興漁獵之嘆。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逾立，滓穢名教，於斯爲甚。

而且我聽説朝内訂立的標準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在二十歲入仕，出身寒微門第的要過而立之年纔出任官吏，依我之見，這也許不通達。爲什麽？設官分職，衹求賢才。若八元在而立之年，身居賤役而被壓抑；四凶二十歲左右，因處在望族便被選用。這樣那麽世禄之家，無心爲善；布衣之士，肆意爲惡。怎麽用以大力獎勵卓越的人物，吸引後進呢？這確實是隻大蛀蟲，尤當除革。不這樣的話，將使周朝人有路邊之泣，晋國臣子興擄掠之嘆。况且世俗增長浮薄競逐之風，人們少有謙虚退讓之情，如果限制年齡進用於朝廷，必然增大入仕之年，因此看起來是一不明事理的童子，簿册上記録的年齡却已過而立，玷污名教，於此爲最。

臣總司内外，憂責是任，朝

我總理朝廷内外，擔負此任，朝政得

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詔依高祖表施行。

丙戌，詔曰：

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忠誠簡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策，長祚字甿，罔不由此。

相國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淵。文教内洽，武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於殊俗；治兵教戰，則霆雷赫於萬里。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殲亡，衣冠殄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含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被行葦之時，信及豚魚之日，何其遼夐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騖。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孰，屆于夏首，嚴城勁卒，憑川爲固。公沿漢浮江，電激風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茲義勇，前無强陣，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撲既燎於原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賜。匡俗正本，民不失職。仁信并行，禮樂同暢。伊、周未足方軌，桓、文遠有慚德。而爵後藩牧，地終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勛。實由公履謙爲本，形於造次，嘉數未申，晦朔增佇。便宜崇斯禮秩，允副遐邇之望。可進梁公爵爲王。以豫州

失，義不容隱。敬願陛下顯示聖明賢達的姿態，俯傾聽事覽文之耳目，那麽常倫自穆，典制公允。

詔令照高祖奏表施行。

丙戌，詔令道：

嵩高之岳，由於配天所以相沿這樣稱呼；在南陽大舉義，霸道因此光大。忠誠選擇帝王，番君榮膺上等爵位之尊；辛勤爲王室奔走，姬公增加附屬之地。前代帝王的法典，布之簡册，使國運長久撫治百姓，無不由此。

相國梁公，承繼前哲，具備齊聖廣淵四種美德。文教内浸，武功外揚。輔佐爲藩臣，則威德遍布風俗不同的遠方；整治軍隊訓練作戰，則雷霆顯耀萬里。大道淪喪時世混亂，讒媚奸邪之徒横行猖獗。哪裏衹是宗廟社稷危絶如絲綴、政權無主而已啊！竟至於兆民被滅，士大夫遭戮，幸存的苟延殘喘，旨令短暫，生民危懼，無立錐之地，於是山川傾覆，草木塗地。與那仁愛施及路邊的蘆葦時代，信義波及微賤的猪和魚的日子，相距是多麽的遥遠啊！您誓師發出出征的號令，不日急馳遠征。可是本朝危急，樊地、鄧地遥遠，凶惡的匪徒盤據，水陸接連不斷，起自姑孰，達於夏首，處處是戒備森嚴的城池和凶悍强勁的守敵，憑據江河作爲險固。您沿着漢水而下航行長江之上，如閃電出擊狂風勁掃，敵水軍如水傾覆，險要似雲塌陷，憑此義勇，所向無敵，拯救京都危難，掃清京畿一帶，撲滅已經燃燒的原野之火，免除將要遍及的誅殺。衆多的百姓，命運不在天；茫茫宇宙，都受到其恩賜。匡俗正本，民不失其常業。仁愛信義同時施行，禮樂一起暢達。伊尹、周公旦不足比肩，齊桓、晋文也會遠有因言行闕失而内愧於心。可是受爵後的所領之地，範圍止於秦地、楚地，不能用來酬報偉績，報答元勛。確實由於您以謙讓之德爲本，顯現於片刻之間，嘉運未申，日夜增加企盼。斟酌事宜不拘陳規

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晋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爲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

地增加其爵禄品級，以合乎遠近之望。可以進封梁公爵位爲王。將豫州的南譙廬江、江州的尋陽、郢州的武昌西陽、南徐州的南琅邪南東海晋陵、揚州的臨海永嘉等十郡，增加梁國的領地，與先前的合在一起爲二十個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的職務照舊。

公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

高祖堅决推辭。有詔令拒絶接受所上辭讓的章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官懇請。

三月辛卯，延陵縣華陽邏主戴車牒稱云："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正月己酉，邏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得毛龜一。二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於山東見白獐一。丙寅平旦，山上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黄之色，狀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顯，久乃從西北升天。"丁卯，兖州刺史馬元和籤："所領東平郡壽張縣見騶虞一。"

三月辛卯日，延陵縣華陽邏主戴車上書稱述説："十二月乙酉，甘露降於茅山，瀰漫數里。正月己酉，邏將潘道蓋在山中石穴裏得到一隻毛龜。二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在山的東邊看到一隻白獐。丙寅清晨，山上的雲霧四面圍攏，不久有玄黄之色，形狀似龍，長十多丈，時隱時現，很久纔從西北升天。"丁卯，兖州刺史馬元和上籤言："所轄東平郡壽張縣發現一隻騶虞。"

癸巳，受梁王之命。令曰："孤以虚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愿節，終隔體諒。群后百司，重兹敦奬，勉兹厚顔，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嘆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

癸巳，接受被封梁王的詔命。下令道："我以虚空愚昧，執掌國政，儘管日夜辛勞，志在興治，然而距育德濟民，尚且遥遠。聖朝永言先前的典制，隆重垂此厚愛并賦予重任。諸侯之長的隆重恩典，與前人比肩；朝廷的賞賜豐厚優渥，禮儀制度昭顯尊崇。徒勞地守着恭謹之操節，終於未能體諒。百官群僚，推重敦請，也就勉力厚顔，接受這王位。遥望昆吾、彭祖而追思，欽慕齊桓、晋文而嘆美，想着廓大政道，不知津渡何在。京城管轄地區初拓，藩國更新，深思吉祥喜慶，廣被天下。國内斬首的死刑以下囚犯，這個月十五日拂曉以前，全部赦免。鰥寡孤獨自己無力謀生的，賞賜穀物五斛。府州官署所轄，也同樣免除。"

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宫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

丙午，令王冕前後垂十二串玉珠，建置天子旌旗，出入時警戒清道禁止行人，乘金根車，駕六馬，配備陪從帝王車駕的五色副車，設置旄頭旌旗，樂舞八佾，設立鍾虡宫懸。王妃王子王女封爵受職的名位，全部依照以前的儀制。

丙辰，齊帝禪位于梁王。詔曰：

丙辰，齊帝禪讓帝位給梁王。詔令道：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興，馭物資賢，登庸啓聖，故帝迹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來尚矣。齊德淪微，危亡荐襲。隆昌凶虐，實違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沉，七廟如綴。鼎業幾移，含識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將墜。永惟屯難，冰谷載懷。

金木水火土五德交互更替周而復始，夏正殷正周正交替興起，統馭萬民憑藉賢者，選拔任用開啓聖明，所以帝王的業績更迭昌盛，王者的德行器度輪換輝耀。除却昏暗代以光明，由來久遠啊。南齊德運衰微，危亡接連而至。隆昌時凶惡殘虐，實違天地；永元時昏亂暴戾，擾亂人神。日月星再沉，七廟毁危如旒之懸。帝王大業幾乎毁壞，衆生知道泯滅。我高帝、明帝的福運，微弱將墜。常念艱難，謹慎小心如臨危險的境地。

相國梁王，天誕睿哲，神縱靈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横流，反生民之塗炭。扶傾頽構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區重緝，四維更紐。絶禮還紀，崩樂復張。文館盈紳，戎亭息警。浹海宇以馳風，罄輪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靈效祉。豈止鱗羽禎奇，雲星瑞色而已哉！勛茂於百王，道昭乎萬代，固以明配上天，光華日月者也。河、嶽表革命之符，圖讖紀代終之運。樂推之心，幽顯共積；歌頌之誠，華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緒，天之曆數，實有所歸，握鏡璇樞，允集明哲。

相國梁王，天生的聖明，神賦的威靈，德行感動神祇，功業與造物主相等。遏止國家的動亂，將百姓從泥火中挽救出來。挽救危局，解救危難。九州再次和合，四方重新鞏固。摒棄的禮儀恢復法度，毁壞的音樂又得以彈奏。文館充滿紳士，邊防停止警報。整個海内傳播教化，所有車迹所至之地表示臣服。極遠之地呈現祥瑞，麟、鳳、神龜、龍、白虎五種靈異鳥獸呈現福祉。哪裏衹是魚鳥吉祥奇異，星雲瑞氣而已啊！功勛美盛於百王，道德昭示於萬代，因而以其高明與上天比并，光照日月呀。黄河、泰山呈革命之徵兆，圖讖記述取代舊皇朝之運命。樂意擁戴之心，陰間陽間共有；歌功頌德之誠，中原和邊遠地區同顯。以前水德之政已經衰微，木德順序而升，帝王代天理民的順序，實有所歸，帝王受天命懷明德把持樞要，聚集賢明睿哲。

朕雖庸蔽，暗于大道，永鑒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義，人祇之至願乎！今便敬禪于梁，即安姑孰，依唐虞、晋宋故事。

本人雖然庸俗愚昧，不明大道，然而長久鑒戒興廢盛衰，爲日已久，哪敢忘却歷代正大的道理，人與神的最大願望啊！如今便恭敬地禪位給梁王，隨即安居姑孰，依照唐堯禪位給虞舜、東晋禪位給劉宋的舊例。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便歸于别宫。"壬戌，策曰：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下令道："西詔到，皇帝效法前代，恭敬禪帝位給梁王。明日可臨前殿遣使，敬授璽綬，我便回到别宫。"壬戌日，策令道：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民，皇雄、大庭之辟，赫

梁王啊：從前遠古之時，始有人類，伏羲、大庭之帝，赫胥、尊盧之君，他們都是

胥、尊盧之后，斯并龍圖鳥迹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黄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旌，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民，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内竭，畚橇外勞，則撫兹歸運，惟能是與。况兼乎笙管革文，威圖啓瑞，攝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黄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晋、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毁紊天綱，凋絶地紐，茫茫九域，翦爲仇讎，溥天相顧，命縣晷刻。斮涉刳孕，於事已輕；求鷄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

在龍圖鳥迹以前，迷蒙渺茫的時代，因此無法詳知其情。等到了神農、軒轅、炎帝、太皞之世，唐堯、虞舜之君時，無不用正道統治百姓，賢才管理八方極遠之地。我居位時臨事慮危時存戒懼，去位後如釋重負。一到汾陽，便有深遠之志；暫至箕嶺，就動了讓王之心。因爲知道居住皇宫，服用玉璽，不是用來顯示尊貴的；乘着大輅，建置旌旗，不外乎想使指歸有處。所以忘己而撫育萬民，投身事業而統治天下。到了元氣内竭，體力外疲時，於是依循這順時而至的天運，讓與有能力的人。况且又有音樂要改變繁冗之節，威嚴的《河圖》已開啓祥瑞，攝提星夜明，白晝發出光輝來啊！四百年告終，有漢所以拱手高揖辭别；土德已經衰微，魏氏所以樂意擁戴。到了東晋、劉宋，也發揚光大了這些典故。我太祖握持《河圖》接受帝業，應驗符命開啓帝運，二代盛德輝光相承，三位聖帝繼承前業。後來繼位之帝喪失道德，昏亂而丢棄法度，毁壞天綱，喪絶地紀，茫茫九州當作冤家對頭大加剪除，普天之下的人相顧失色，性命危在旦夕。斬斷冬月涉水者脛骨剖挖孕婦胎兒，比起這事已很輕微；求鷄徵杖，則何足喻。所以尸横遍野江河乾涸，山野飄蕩着悲慘凄厲的哭聲，王朝已危急，人與神無主。

惟王體兹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并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逾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并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如晝睹争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既星亡，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

梁王繼承先哲統緒，具有明達聖哲的品德，秉受金木水火土五星之靈氣，高明與日月比并。倫常有序，便着玄衣和大冠而協助時世和洽興盛；時世艱厄，便進兵而拯救黎民於塗炭。功業超越造物者，仁德惠及百姓，德澤無不滋潤，仁惠無不蒙受，上達蒼天，下及川流水泉。文教與鵾鵬一起展翅齊飛，武功和太陽一道并駕同驅。本來是因爲陰間陽間歸心依附，謳歌者與訟獄者紛紛來奔；難道僅僅是迅疾播植，祥瑞的彩雲聚集天空而已啊！至於晝見星光争明，夜裏流星飛逝，土星沉淪彗星刺空，日食星亡，除舊之徵兆盡顯，改朝之符瑞匯集。因此義師初

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鍾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并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民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己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禄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起，香露聚集甘甜，仁德之風已遍及，以往的法令條文自亂，禁城藁街的外國使者，手摇風扇火焰邊的民衆，膜拜稽首，願爲臣僕。鐘磬之樂盡變，事情表明帝位遷移虞舜；蛟龍和魚同出，意在昭示將奉事夏朝。至於統治民衆，作爲他們的君主，本應使自己與萬物同一，順應百姓的心願。稟受天命没有恒常的主人，帝王并非出自一姓一族。如今仰敬天象，俯因人心，恭敬禪讓政柄，將帝位授於您。皇運困窮，帝位永終。嗚呼！您應言行合於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效法遵循從前的法典，以符上蒼的意願。祭祀上帝而統治百姓，至太祖廟而承受帝業，從而傳無窮之帝位，難道不是很興盛嗎？

又璽書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并首同本，未知所以異也。而稟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托性五常，强柔之分或舛。群后靡一，争犯交興，是故建君立長，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爲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運相遷，緑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勛、華，深達兹義，眷求明哲，授以蒸民。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化殷爲周，實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及晋、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恭寶曆者也。至于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糾，奸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爲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局天蹐地，逃形無所。群凶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衣冠，次移龜鼎。衡、保、周、召，并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爲己任，則鴟梟厲吻，翦焉已及。

又下璽書道：

生育是天地的大功德，人是高等生靈的通稱，本來同源共本，未知有什麽不同。然而秉受自然之靈氣，賢能與愚昧的情形不同；稟性五種倫常道德，剛强與柔弱的區别或異。四方諸侯不統一，争鬥紛起，因此置立君主，使之統治管理。不是要尊貴驕横高高在上，把天下作爲一己之私呀。并且夏正殷正周正更换，王朝五德之運遞相遷移，江河所出的圖讖符命之書，應驗了《河圖》《洛書》。從前的唐堯、虞舜，深達此義，殷切尋求明智睿哲的人，將百姓交給他。歸向虞舜事奉夏朝，本是順應百姓心願；變殷朝爲周朝，實是受命於蒼天。到了漢朝、魏朝，無不沿用；直至東晋、劉宋，仍遵循此典。這是我高皇之所以感通文祖遵循順時而至的天運，敬畏上天而恭踐帝位的原因。到了末世，禍亂接連地來臨，王法擾亂，奸惡邪僻之人緊密勾結聚集。衆多的東部地區各部族之人，爲刀下和砧板上的魚肉，暴戾威逼已經如此，危險的生命不絶若綫，人民惶懼不安，藏身無處。群凶仗勢猖獗，肆意殺戮，將準備先滅士大夫，接着奪取帝位。衡宰、太保、周公、召公，都被列爲小人。就是巢幕累卵，也不能喻此險境。如果不是英

明聖人有遠大謀略，以恩德濟助爲己任，那麼貪惡之人就下了毒手，滅亡的命運已經降臨。

惟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鎔鑄六合，陶甄萬有。鋒馹交馳，振靈武以遐略；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揚旍旆於遠路，戮奸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弘濟艱難，緝熙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舉直措枉，較如畫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過於周文。風化肅穆，禮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景緯，至義感於鬼神。若夫納彼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迷，樂推攸在。治五韙於已亂，重九鼎於既輕。自聲教所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德澤。九山滅祲，四瀆安流。祥風扇起，淫雨静息。玄甲游於芳荃，素文馴於郊苑。躍九川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崗。靈瑞雜沓，玄符昭著。至於星孛紫宮，水效孟月，飛鴻滿野，長彗横天，取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云："天鑒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允叶，豈惟宅是萬邦，緝兹謳訟而已哉！

梁王高尚效法天，厚博取法地，教化天下，陶冶萬物。傳遞有關軍事文件的車馬往來不斷，以遠謀奮揚威靈；險惡危難方興，便率義師以勤王。奮起旌旗於遠方，誅滅亂賊於宫闕。道德蓋過往古，功業當數第一。廣爲救助危難，光大弘揚王道。籠絡安撫百姓，規劃營治四方。起用正直者而罷黜奸邪者，明確一致。坐以待旦如同殷后，日昃忘食超過周文。風教肅然有序，禮樂交互暢達。加上寬赦恕免罪過，以吉凶禍福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殺，盛德輝耀日與星，至義感通鬼與神。至於領録那天子之事，接受這順時而至的天運，遭遇狂風而不迷離，被樂意擁戴在於此。使已經擾亂的五種氣候恢復節序，使已經輕微的國家政權加重分量。聲威教化蒙被之地，朝廷制度推行之處，改顔歸順，歌頌恩德。九州的大山除滅妖氣，長江、黄河、淮河、濟水舒緩平穩地流動。祥瑞之風鼓起，綿綿久雨静息。黑色甲殼動物游於芳荃香草中，《春秋》訓釋於郊外文苑裏。從九州的大河躍升霄漢，高山上有鳴叫的鳳凰。上天顯示的祥瑞紛雜繁多，吉祥的符命昭然若揭。至於彗星呈現在紫微垣，水災出現在孟月，飛鴻之蟲充滿田野，長長的彗星横掃天空，更新的符應已顯，革舊的徵兆必著。加上梁王具有優異特出的天子儀容，軒轅的容貌虞舜的姿態；爲君而主宰的徵兆，委實不會一樣。《尚書》説："上天明鑒其德，因而聚集天命。"《詩經》説："文王在上，昭示於天。"之所以天地恩寵，人神和洽，難道衹是囊括天下，聚集了謳歌者和訟獄者而已嗎？

朕是用擁璇沉首，屬懷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禄云謝，亦以木德而傳于梁。遠尋前典，降惟近

我因此手持美玉低頭沉思，緬懷聖哲。從前水德告衰，我太祖便接受天命取代舊皇朝；我在世之日帝位衰落，也以木德而傳位梁朝。遠尋前典，下思近代，遠近百官，莫

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吴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兹元后，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

違我心。現派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王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吴縣開國侯王志，奉上皇帝璽綬。承受帝位之禮，全部依循唐堯禪讓虞舜的先例。梁王請登升天子之位，統治天下各地，傳承偉大的功業，用來報答上天的美命！

高祖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并明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高祖向皇帝上奏章表示謙讓，奏章没有得到通過。在這時，南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以及梁王府署侍中臣蕭雲等一百一十七人，都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接受。當天，太史令蔣道秀上陳天文現象和符圖讖緯共六十四條，所述之事全都明白顯著；群臣再次上表堅請，高祖纔依從了。

梁書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類于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齊氏以曆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晋、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甿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長，肆厥奸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將墜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内，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卧薪待然，援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挂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鋭屠堅，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效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誠，并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脱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眷，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兹寡薄，臨御萬方，顧求

天監元年夏季四月丙寅，高祖在南郊登皇帝位。設祭壇燒柴，行祭告上天之禮道："皇帝臣子蕭衍，冒昧地祭用黑色公牛，明白地告知皇天上帝：天象運行顯示齊氏的氣數已盡，厄運已盡，亨通即來，敬順上天的感應，授命予我蕭衍。樹立君主，衹授立賢能者；天命不會一成不變，帝王不屬一姓一族。唐堯遜讓虞舜受命，漢朝衰落魏朝興起，直至東晋、劉宋，效法往昔。都是用人主的恩德統治全國，以撫育百姓爲最高的功業，因此能大大庇護黎民，廣有天下。齊代末世，國君昏亂凶殘，貪詐的群奸，受到推崇得以掌權，放縱其奸邪暴亂，在我國家施虐，使天下惶恐不安，將墜入深淵。全國各地，地方長官封疆大吏，額角叩地屈膝下拜，匡正補救無術，卧薪柴之上束手待焚，怨天尤人不予申訴。我激動奮起急速救援，進軍萬里，奮揚我辭官棄職的激情，來拯救百姓的危急。刻苦自勵聚衆誓師，消滅勁敵屠殺强暴，擁立新的君主，鏟除昏亂舊君。於是依托運轉時來，主管掌理邦國，救助人民使時世太平，委實有一份功勞。并且日與星呈現祥瑞，山與川呈現福祉，常常在荒野，時時在郊外呈現。取代舊皇朝的徵兆已顯，國運變更之期已至，不同習俗的少數民族，通過輾轉翻譯前來歸順，人神遠近，無不歡會。於是群公卿士，都表白其誠，都認爲皇天降命，難以謙讓拒絶。齊帝不再顧戀邦國，授予帝位。我自思無德，辭讓不獲准許，上迫於皇天之恩遇，下顧慮百姓之心願，帝位不可以久空，民神不可缺主，於是依

夙志，永言祇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托天下樂意擁戴之心，承受這帝業之福。用我這微薄的才德，統御萬邦，追求平素的志願，心中永遠充滿謹慎戒懼。敬選良辰，恭行大禮，登壇受禪，祭告上帝，播灑福利，光大偉業，傳位子孫，從而永保我有梁。祇有聖明神靈饗享其祭祀。”

禮畢，備法駕即建康宫，臨太極前殿。詔曰：“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暗，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踪，義均慚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盗，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

祭禮完畢，備具法駕到建康宫，至太極前殿。詔令道：“五精遞相承襲，古聖王因此受命；四海樂意擁戴，殷朝、周朝因此改朝换代。儘管禪代不同，際遇異時，但都知幽眇之理而收顯著之效，其仁政流播很遠了。無不救濟百姓培養德性，德澤遍及黎民。我知識淺陋不明事理，然而命運不分先後，安定匡濟之功，適逢機運，趁此運轉時來，順應衆人心願，於是拯救廢弛的綱紀，立大功於華夏，緬懷前人的遺迹，理應較之愧疚。齊氏出現皇朝被取代的徵兆，表明帝王繼承的秩序要予以更改，敬順前代的典故，天命聚集於我身。反省自己德薄，推辭而不獲准，敬畏上帝，因而承受大業。舉行燔柴升烟祭天之禮，充當舉薦能人之君，繼承歷代君王之踪迹，統治天下，如涉大河，不知如何渡過。大業初始，萬物新生，想使皇恩，遍及四海。可以大赦天下。改南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賜給民間有功者爵位二級；文武官員加品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立的，每人賜穀五斛。欠交的租布、人口賦、舊債不再徵收。那些不合鄉里評議，貪贓納賄奸淫偷盗的罪名，全都清除，抹除以前的檔案，讓他們重新開始。”

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齊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齊后王氏爲巴陵王妃。

分封齊帝爲巴陵王，享用一郡的租賦。樹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沿用南齊所頒的曆法。郊外祭祀天地，禮樂制度，全部用南齊的典章。南齊宣德皇后改爲齊文帝妃，齊帝后王氏改爲巴陵王妃。

詔曰：“興運升降，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效著艱難者，别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詔令道：“時運興隆官爵有升有降，是前代舊有的典章。南齊時的王侯封爵，全都要降低其爵位除去其封國。那些在國難時有顯赫功效的，後面另有詔令。祇有宋汝陰王不在降免之例。”

又詔曰：“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劫賊餘口没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

又詔令道：“國運初升，吉祥喜慶之事剛開始，劫賊殘餘人口没收入官府的，都可蠲免釋

流徙之家，并聽還本。”

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曰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爲德皇后。追封兄太傅懿爲長沙郡王，謚曰宣武；齊後軍諮議敷爲永陽郡王，謚曰昭；弟齊太常暢爲衡陽郡王，謚曰宣；齊給事黄門侍郎融爲桂陽郡王，謚曰簡。

是日，詔封文武功臣新除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食邑各有差。以弟中護軍宏爲揚州刺史，封爲臨川郡王；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雍州刺史偉建安郡王；左衛將軍恢鄱陽郡王；荆州刺史憺始興郡王。

丁卯，加領軍將軍王茂鎮軍將軍。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曰：“宋氏以來，并恣淫侈，傾宫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并嬰罹冤横，拘逼不一。撫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綉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爲甚。凡後宫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廪食。”

戊辰，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大進號征東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頜進號鎮西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鎮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巴陵王薨于姑孰，追謚爲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

己巳，以光禄大夫張瓌爲右光禄大夫。庚午，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進號征南將軍。

放。衆流放之家，全部聽任返歸本土。”

追加亡父尊號爲文皇帝，廟號爲太祖；亡母爲獻皇后。追加亡妃郗氏爲德皇后。追封哥哥太傅蕭懿爲長沙郡王，謚號爲宣武；追封南齊後軍諮議蕭敷爲永陽郡王，謚號爲昭；追封弟弟南齊太常蕭暢爲衡陽郡王，謚號爲宣；追封南齊給事黄門侍郎蕭融爲桂陽郡王，謚號爲簡。

當天，詔令賜封文武功臣新任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世禄的封地各有差别。任命弟弟中護軍蕭宏爲揚州刺史，封爲臨川郡王；南徐州刺史蕭秀封爲安成郡王；雍州刺史蕭偉封爲建安郡王；左衛將軍蕭恢封爲鄱陽郡王；荆州刺史蕭憺封爲始興郡王。

丁卯，加授領軍將軍王茂爲鎮軍將軍。任命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令道：“宋氏以來，都是縱恣淫亂奢侈，居住在巍巍宫殿的富有者，竟滿數千。推算五大城市，憂慮極達四海，一起蒙冤遭受横禍的，受到的逼迫不一。撥弄琴弦揮毫執筆，良家不被蠲免；織女閨秀，困厄仍被役使。敗壞國家政治，傷害天地中和之氣，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凡是後宫樂府中，有押送西至暴室的，諸如此例，全部釋放。如果是衰老不能自立的，公家供給口糧。”

戊辰，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升官爵名號爲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大進升官爵名號爲征東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頜進升官爵名號爲鎮西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升官爵名號爲征東大將軍。鎮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升官爵名號爲征西將軍。巴陵王在姑孰去世，追加謚號爲齊和帝，送終之禮全部遵循先例。

己巳，任命光禄大夫張瓌爲右光禄大夫。庚午，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進升官爵名號爲征南將軍。

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懍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慚照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興言夕惕，無忘鑒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謡，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殉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藴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并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届，如朕親覽焉。"

詔令道："觀察風俗，是賢明君主的宏大謀劃；巡狩四方，是聖明帝王的美好典範。因此虞舜在上，繼承發揚先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夏禹始創基業，乘舟、車、輴、樏四種交通工具巡行。所以能辨識幽微，審察和瞭解操賤業者，使王業輝煌，淳樸之風遍及遠近。我才德微薄，不明治國方略，憑藉取代舊皇朝的機運，擔當帝王受命的重任，取法前古，畏懼如朽索馭馬。思考怎樣救濟民衆培養德性，實行使殘暴者化而爲善從而廢除刑殺的仁政，解放羅網改弦更張，將人民置入有仁德而長壽的境地。然而鑒察不能見遠，智慧不能博物，加上歲事艱難，無暇占卜巡狩之吉凶，直到夜晚仍懷憂懼而工作不懈，不敢脱衣冠入睡。可分頭派遣内侍，遍視四方，觀察政情瞭解民俗，訪求賢者舉薦遺留未選之才。那些有田野不開墾，斷理訟案不分明，忘公徇私，衹知侵吞牟利的，都要隨時隨地上報。如有才德而不爲國用，身懷奇能待時而行，蓄藏聲譽和真才實幹，不求顯達的，全部依名上奏，不要有什麽遺漏隱匿。讓使臣所到之地操辦的，猶如我親自操辦的一樣。"

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世，民悦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愆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纏於聽覽；鉗釱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刑者無因自返，由此輻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僞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銜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又詔令道："用錢財贖罪，聽説源自古代，納縑以免罪，實施於中古，人民歡欣法令推行，莫高於此。長嘆末世，不敦厚成爲一種風氣，犯禁入罪，其途不一。判決定罪之文書，日纏於聽事覽文；動用鉗釱刑具的案件，歲積於牢獄。死人不能復生，受刑的人無由自返，因此而期望昌盛富裕，難道能達到嗎？我直到夜晚仍懷憂懼工作不懈想望治世，考慮推崇政治方略，思忖前代君王，選擇其法令憲章，有可以作爲邦國典章制度的，無不遵循。闡釋羞慚之心於四海，昭明真情本心於衆人。詐僞之俗日久，張布如網的禁令法律更加繁密。漢文帝時四百條律令，已很遥遠。雖然減少事務心地清静，不忘日常應用，但確實含有廢策，置立未得遵從。可以依照周朝、漢朝舊有的法典，有罪納財贖罪，外廷臣僚可詳細訂立條例，及時奏報。"

辛未，以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以新除謝沐縣公蕭寶義爲巴陵

辛未，任命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封新授予的謝沐縣公蕭寶義爲巴陵王，以供奉齊國

王，以奉齊祀。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徵謝朏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禄大夫。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

祭祀。恢復南蘭陵武進縣，依照前代的規制。徵召謝朏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禄大夫。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廢除南徐州各僑置郡縣使僑寓户口編入所在郡縣。

癸酉，詔曰："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懔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吕之術，抱屈、賈之嘆，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

癸酉，詔令道："商代腐敗的風俗剛剛轉變，遺留的風俗尚且强盛，下情不達於君上，由來已久啊。祭天稟告成功治民如朽索馭馬，加深其危懼之感。可在公車府的謗木和肺石旁各設置一函。如果官吏不進言，山野之民想要非難的，可投諫言於木函。如隨我征戰長江、漢水，功勞可以給予獎賞，却是犀兕皮製的甲和盾徒然破損，矛戟等武器一起懸挂的；才能達到美善之至，却被排斥壓抑不能通達，懷藏傅説、吕尚的謀術，却抱有屈原、賈誼的悲嘆，其道理清楚明白，受困於包裹纏結之中的；大官侵奪小官，豪族欺凌貧賤之民，士、農、工、商已困厄，不能使帝王聞知的。如要自我申述，都可投書於肺石函。"

甲戌，詔斷遠近上慶禮。

甲戌，詔令定奪遠近呈上的吉慶之禮。

又詔曰："禮闈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闥，并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甑莫辨。静言疚懷，思返流弊。且玩法惰官，動成逋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檟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

又詔令道："尚書省文閣，應遵循昔日典章，貴賤已就其位，各有等第，前俯後仰跪拜俯伏，以明王法，盛大美好，此爲衆人所瞻望。近來由於多難，治國的綱紀廢弛凋零，官位不是積累政績所取，富貴祇是由於寵幸而至。領軍將軍、護軍將軍、左右二衛將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尸位四品之職，高官顯爵求無功之賞。整衣朝官之列，作揖卿相之間，趨步豪門大户，與丞郎官員并駕齊驅。於是上下顛倒，貴賤難分。悄然傷心，思慮使相沿而成的弊病更正。并且玩忽法令輕慢官吏，往往養成懈怠鬆弛的習慣，用通常的刑罰懲治，始終不能鑒於前失而有所改變。用檟木荆條製成的刑具笞打以申明嚴威，來代替斬斷脚趾的刑罰，抽打有令，如有的話可以遵從。外廷臣僚共同詳細議論，一定要合情合理。"

癸未，詔："相國府職吏，可依資勞度臺；若職限已盈，所度之餘，及驃騎府，并可賜滿。"

癸未，詔令："相國府官吏，可根據資格和功勞遷轉中央機構的官署；如果職位限額已滿，所遷剩餘，至驃騎府，都可據資格和功勞滿授職位。"

閏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彌邕

閏月丁酉，任命行宕昌王梁彌邕爲安西將

爲安西將軍、河凉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以車騎將軍夏侯詳爲右光禄大夫。

詔曰："成務弘風，肅厲内外，實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網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五月乙亥夜，盗入南、北掖，燒神虎門、總章觀，害衛尉卿張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討之。

六月庚戌，以行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月，陳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

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乙巳，平北將軍、西凉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丁未，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是月，詔尚書曹郎依昔奏事。林邑、干陁利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甲子，立皇子統爲皇太子。

十二月丙申，以國子祭酒張稷爲護軍將軍。辛亥，護軍將軍張稷免。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曰："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蓋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兹。朕自藩部，常躬訊録，求理得情，洪細必盡。末運弛網，斯政又闕，牢犴沉壅，申訴靡從。朕屬當期運，君臨兆億，雖復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冤就鞫，匪惟一方。可申敕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

軍、河凉二州刺史，正式封爲宕昌王。壬寅，任命車騎將軍夏侯詳爲右光禄大夫。

詔令道："成就事業弘揚德風，整飭内外，實由設官分職，相互告誡督察。而近來一拘常規，看到闕失纔彈奏，多容忍違逆輕慢，不敢建言擔當過失，法度日益鬆弛，漸成習俗。如今宰輔重臣可以根據傳聞進諫或彈劾官吏，遵循元熙時舊有的制度。"

五月乙亥晚上，盗賊進入南、北掖，火燒神虎門、總章觀，殺害衛尉卿張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起兵反叛，任命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軍征討叛軍。

六月庚戌，任命行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這一月，陳伯之逃奔北魏，江州平定。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擁據成都反叛。

八月戊戌，設置建康三官。乙巳，平北將軍、西凉州刺史象舒彭進升官號安西將軍，封爲鄧至王。丁未，詔令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酌商定法令。這一月，詔令尚書曹郎照舊向皇帝奏陳事情。林邑、干陁利國各自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物産。

冬季十一月己未，爲其庶母立廟。甲子，立皇子蕭統爲皇太子。

十二月丙申，任命國子祭酒張稷爲護軍將軍。辛亥，護軍將軍張稷被罷免。這一年發生大旱災，每斗米錢五千，人多餓死。

二年春季正月甲寅初一，詔令道："審理案件要多方查詢和運用五種方法，這些記載出於聖明的法典，要懷着憐憫之心判決訴訟案件，其意義被强調於從前的誥令，這些都是爲了明察審慎地施用刑法，深戒疑忌枉屈，成就功業達到治世，無不由此。我在藩部時，常親自省察、審訊囚徒罪狀，求得情理，大小必盡。末世國運衰微綱紀廢弛，這種政治又缺乏，牢獄罪囚積壓充斥，無從申訴。我適逢機運，統治萬民，縱令齋戒别居宣室，仍留心聽訟斷獄；然而九州荒遠，

務在確實。”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尚書右僕射；前將軍鄱陽王恢爲南徐州刺史；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禄大夫；右衛將軍柳慶遠爲中領軍。丙辰，尚書令、新除左光禄大夫王亮免。

無從親臨省察。深深擔心含冤受審的，不祇一方。可以申令各州，每月一次親臨審訊，廣泛查詢擇善而從，一定要確切信實。”乙卯，任命尚書僕射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尚書右僕射；前將軍鄱陽王蕭恢爲南徐州刺史；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禄大夫；右衛將軍柳慶遠爲中領軍。丙辰，尚書令、新任左光禄大夫王亮被罷免。

夏四月癸卯，尚書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夏季四月癸卯，尚書删定郎蔡法度呈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五月丁巳，尚書右僕射范雲卒。乙丑，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宫。惟諸州及會稽，職惟岳牧，許薦任土，若非地産，亦不得貢。

五月丁巳，尚書右僕射范雲去世。乙丑，益州刺史鄧元起攻克成都，特赦益州。壬申，禁絶各郡縣進貢物品給天子和太子。祇有各州和會稽，職位爲封疆大吏，允許進獻根據土地情況而制定的貢賦品種和數量，如果不是本地所産，也不得進貢。

六月丁亥，詔以東陽、信安、豐安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蠲課調。是夏多癘疫。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謝朏爲司徒、尚書令。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丁亥，詔令由於東陽、信安、豐安三縣水災，冲毁了居民的財産，派遣使者周巡，量定免徵的賦税。這一年夏季發生瘟疫。任命新任的左光禄大夫謝朏爲司徒、尚書令。甲午，任命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扶南、龜兹、中天竺國各遣使獻方物。

秋季七月，扶南、龜兹、中天竺國各自派遣使者進獻本地物産。

冬十月，魏寇司州。

冬季十月，北魏侵犯司州。

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是夜又雷。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十一月乙卯，有雷電大雨，天昏地暗。當夜又有雷電。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因居母喪離職。

三年春正月戊申，後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號中軍將軍。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尚書右僕射，前尚書左僕射沈約爲鎮軍將軍。

三年春季正月戊申，後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進升官號中軍將軍。癸丑，任命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尚書右僕射，前尚書左僕射沈約爲鎮軍將軍。

二月，魏陷梁州。

二月，北魏攻陷梁州。

三月，隕霜殺草。

三月，降霜草木枯萎。

五月丁巳，以扶南國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爲安南將軍。

五月丁巳，任命扶南國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爲安南將軍。

六月丙子，詔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

六月丙子，詔令道：“從前賢明的君王掌管治理天下時，每年占卜出征吉凶，親自巡行視

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兹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躕，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懷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巨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遏聽遠聞，事均親覽。”癸未，大赦天下。

察，民情風俗政令刑罰，無不一一顧及。末世風氣衰落，久廢此種法式。雖想縱迹遠方不知疲倦，遍察微賤，然而處在今天遵行古道，不易從事，所以天色已晚徘徊踟躕，情同再撫。總括九州，遠近百姓，或者水路幽遠，或者貧弱老病，含冤有理，無從申訴，所以東海的平民婦女，使邦國遭災，西土孤魂，登樓求訴。胸中挂念此事，常半夜深深地嘆息。可以分別奉命巡行州部，那些有着深冤大害，憂憤煩悶無所歸宿的，聽任他們到使者那裏，依據原本情況自陳。希望將同情惻隱的愛憐，如日月的光輝一樣播灑四方，使視聽範圍更遠更廣，事情如我親自操持一樣。”癸未，大赦天下。

秋七月丁未，以光禄大夫夏侯詳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刺史楊公則爲中護軍。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郡王。

秋季七月丁未，任命光禄大夫夏侯詳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刺史楊公則爲中護軍。甲子，立皇子蕭綜爲豫章郡王。

八月，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

八月，北魏攻陷司州，詔令在南義陽置立司州。

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連籌爲鎮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北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九月壬子，任命河南王嫡長子伏連籌爲鎮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北天竺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冬十一月甲子，詔曰：“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刑以世革，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并申弘宥，則難用爲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今遐邇知禁，圄犴稍虚，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冬季十一月甲子，詔令道：“實施教化根據不同時間的具體情況而制定適宜的措施，政治的淳厚與澆薄相異，刑罰隨着世事的變化而變革，風俗的輕浮與厚樸不同。從前商代風俗未變，人民離散很久了，觸陷羅網墜入刑罰，日夜相繼。如果全部加以正法，那麽罪囚滿路皆是；如果全部予以寬赦，那麽難以用他們來爲國效力，因此讓有罪的納財贖罪，用來保全百姓的性命。如今遠近知道法禁，牢獄漸空，從此以後，或許可以置刑法而不用。用錢財除去法律的懲罰，應當廢止。可以除去贖罪的法規。”

是歲多疾疫。

這一年多流行傳染病。

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顔，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建安王偉爲南徐

四年春季正月癸卯初一，詔令道：“現在九品常選，年紀不滿三十，不能精通一經的，不得出仕。如果有才能和甘羅、顔回相同的，不限年齡的大小。”置立《五經》博士各一人。任命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建安王蕭偉爲南徐州刺史，

州刺史，南徐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郢州刺史，中領軍柳慶遠爲雍州刺史。丙午，省《鳳皇銜書伎》。戊申，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帷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

二月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率宿衛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畟討平之。曲赦交州。戊戌，以前郢州刺史曹景宗爲中護軍。是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是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連降華林園。

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

六月庚戌，立孔子廟。壬戌，歲星晝見。

秋七月辛卯，右光祿大夫張瓌卒。

八月庚子，老人星見。

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是歲，以興師費用，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

十一月辛未，以都官尚書張稷爲領軍將軍。甲午，天晴朗，西南有電光，聞如雷聲三。

十二月，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所生母憂，去職。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

南徐州刺史鄱陽王蕭恢爲郢州刺史，中領軍柳慶遠爲雍州刺史。丙午，閲覽《鳳皇銜書伎》。戊申，詔令道："郊祀時祭天帝，極其崇敬，表達誠心竭盡恭謹，仍懼怕有違逆的；然而前代多使妃嬪宮女恣意觀看此禮，以帷幕布置成的行宮大設，有屏蔽的車子輝耀於大路，這不是用來仰敬蒼天，誠感上帝的行爲。在帝王之間，受譏斥於前世，即可從今以後停止。"辛亥，皇上親自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二月壬午，派遣衛尉卿楊公則率領禁軍在洛口構築要塞。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擁據本州反叛，長史李畟征討平定了他。特赦交州。戊戌，任命前郢州刺史曹景宗爲中護軍。這一月，在秣陵建興里建立建興苑。

夏季四月丁巳，任命行宕昌王梁彌博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這一月，從甲寅到壬戌，甘露接連降落華林園。

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長出奇異的禾稻，一莖有十二穗。

六月庚戌，建立孔子廟。壬戌，歲星在白天出現。

秋季七月辛卯，右光祿大夫張瓌去世。

八月庚子，老人星出現。

冬季十月丙午，北伐，任命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職。這一年，因爲興師開支，王公以下各自繳上職田所收租税和田穀，以助軍資。

十一月辛未，任命都官尚書張稷爲領軍將軍。甲午，天氣晴朗，西南方有閃電，聽到似有三聲雷鳴。

十二月，司徒、尚書令謝朏因居生母之喪，離職。

這一年大豐收，每斛米錢三十。

五年春季正月丁卯初一，詔令道："在從前周朝、漢朝時，從四方諸侯之國取士。近代衰替訛亂，隱居者很少顧及，人孤地遠，因而隔絶了

淪胥，因兹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實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户，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内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衛將軍，鎮軍將軍沈約爲右光禄大夫，豫章王綜爲南徐州刺史。丁丑，以尚書左僕射王瑩爲護軍將軍，僕射如故。甲申，立皇子綱爲晋安郡王。丁亥，太白晝見。

視聽，士人操守淪喪，因此無法勸勉。難道是五岳四瀆縱恣威靈，單單有親疏，實是由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而已。我以微薄之德，統治着這些老百姓，况且點燃所有的燈火來照明，也限於門庭之内，無論怎樣擴大自己的視聽範圍，也不能遍及四方，常懷愧疚，旦夕不忘。各郡國内曾有一定社會政治地位的家族和悠久歷史的故國中没有在朝任職的，吏部要廣加搜求，使每郡有一人選入。”乙亥，任命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衛將軍，鎮軍將軍沈約爲右光禄大夫，豫章王蕭綜爲南徐州刺史。丁丑，任命尚書左僕射王瑩爲護軍將軍，任僕射照舊。甲申，立皇子蕭綱爲晋安郡王。丁亥，太白星白天出現。

二月庚戌，以太常張充爲吏部尚書。

二月庚戌，任命太常張充爲吏部尚書。

三月丙寅朔，日有蝕之。癸未，魏宣武帝從弟翼率其諸弟來降。輔國將軍劉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丁亥，陳伯之自壽陽率衆歸降。

三月丙寅初一，發生日食。癸未，北魏宣武帝堂弟元翼率領他的同宗的弟弟們來降。輔國將軍劉思效在膠水打敗魏青州刺史元繫。丁亥，陳伯之從壽陽率部投降。

夏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劍二，始豐縣獲八目龜一。甲寅，詔曰：“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勤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壅，永言納隍，在予興愧。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録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夏季四月丙申，廬陵高昌的仁山獲得二把銅劍，始豐縣獲得一隻有八隻眼的龜。甲寅，詔令道：“我破曉便齋戒别居，衹是顧念刑法的實施，夏、商、周三代之刑法審察案情的五種方式，日夜思念。因此在鬧市陳設徵集言論的肺石，在關押奉旨緝捕的犯人牢獄增設官吏，勤奮努力親自操持，按照實情處理大小案件。然而明察審慎未能普及，牢獄還充滿了犯人，常懷出民於水火的急切心情，在我心裏充滿愧疚。凡是牢獄之處，可派遣司法官吏和我左右的侍從，依次登録囚徒，如有未能申雪的冤案，及時奏報。”

五月辛未，太子左衛率張惠紹克魏宿預城。乙亥，臨川王宏前軍克梁城。辛巳，豫州刺史韋叡克合肥城。丁亥，廬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辛卯，太白晝見。

五月辛未，太子左衛率張惠紹攻克北魏的宿預城。乙亥，臨川王蕭宏的先頭部隊攻克梁城。辛巳，豫州刺史韋叡攻克合肥城。丁亥，廬江太守裴邃攻克羊石城；庚寅，又攻克霍丘城。辛卯，太白星白天出現。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前軍克朐山城。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的先頭部隊攻克朐山城。

秋七月乙丑，鄧至國遣使獻方

秋季七月乙丑，鄧至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

物。

八月戊戌，老人星見。辛酉，作太子宮。

冬十一月甲子，京師地震。乙丑，以師出淹時，大赦天下。魏寇鍾離，遣右衛將軍曹景宗率衆赴援。

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薨。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以沉浮靡漏，遠邇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詮條布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聞。"己卯，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兹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爲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二月甲辰，老人星見。

三月庚申朔，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京師。

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癸巳，曹景宗、韋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癸卯，以右衛將軍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中書令安成王秀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分湘、廣二州置衡州。丁巳，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

産。

八月戊戌，老人星出現。辛酉，建太子宮。

冬季十一月甲子，京都地震。乙丑，因軍隊出征經歷了一段時間，大赦天下。北魏侵犯鍾離，派遣右衛將軍曹景宗率軍前往救援。

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去世。

六年春季正月辛酉初一，詔令道："直徑一寸的玉寶，有的隱埋沙泥；因爲一個人有闕失就廢棄他説過的好話，這是君子要戒備的。我臨朝聽政很晚纔罷退，想着開闢政治方略，雖然百官卿士，有什麽感想必然向我奏報，但邊遠蓄積的聲息，不達朝廷。或者因貧陋屈抑，或者因山川間隔，雖急切盼望，却無從奏上。難道是用來使上下不遺漏，遠近都得到的辦法嗎？四方的人民，如有想陳言刑法政令，可以利國利民，因深遠而沉没阻隔，不能自己通報的，可各自詮釋條理向刺史二千石布陳心意。有可以采用的，無論大小都奏報上來。"己卯，詔令道："統有天下的人，理應不是爲了自己。荒年瘟疫，戰争艱險，有一樣在此，責任歸於君主。今司祭祀之官祈禱，係衆多不善，將我身承受它們，永遠讓災害不禍及百姓，使百姓稍蒙安寧。不得爲我求福，以增加我的過失。特頒布遠近，都要遵從。"

二月甲辰，老人星出現。

三月庚申初一，霜降草木枯萎。這一月，有三頭大象進入京都。

夏季四月壬辰，設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職。癸巳，曹景宗、韋叡等在邵陽洲打敗北魏軍隊，斬殺擒獲敵人數以萬計。癸卯，任命右衛將軍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己酉，任命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中書令安成王蕭秀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分出湘、廣二州的一部分置立衡州。丁巳，任命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建安王蕭偉爲揚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

五月己未，以新除左驍騎將軍長沙王淵業爲中護軍。癸亥，以侍中袁昂爲吏部尚書。己巳，置中衛、中權將軍，改驍騎爲雲騎，游擊爲游騎。辛未，右將軍、揚州刺史建安王偉進號中權將軍。

六月庚戌，以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夏侯詳爲右光禄大夫，新除金紫光禄大夫柳惔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吴縣獲四目龜一。

秋七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分廣州置桂州。丁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衛將軍。

八月戊子，赦天下。戊戌，大風折木。京師大水，因濤入，加御道七尺。

九月，嘉禾一莖九穗，生江陵縣。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丙戌，以左衛將軍吕僧珍爲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豫章内史蕭昌爲廣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爲吏部尚書。

閏月乙丑，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宏爲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爲右僕射。戊寅，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憺進號安西將軍。甲申，以右光禄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丙辰，尚書左僕射夏侯詳卒。乙丑，魏淮陽鎮都軍主常邕和以城内屬。分豫州置霍州。

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熔範貴游，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

五月己未，任命新任的左驍騎將軍長沙王淵業爲中護軍。癸亥，任命侍中袁昂爲吏部尚書。己巳，設置中衛、中權將軍，改驍騎名爲雲騎，游擊名爲游騎。辛未，右將軍、揚州刺史建安王蕭偉進升官號爲中權將軍。

六月庚戌，任命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夏侯詳爲右光禄大夫，新任的金紫光禄大夫柳惔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吴縣獲得一隻有四隻眼的龜。

秋季七月甲子，太白星白天出現。丙寅，分出廣州一部分置立桂州。丁亥，任命新任的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衛將軍。

八月戊子，大赦天下。戊戌，大風吹斷樹木。京都發生大水災，由於大浪進入，加高供帝王車駕通行的道路七尺。

九月，有茁壯的禾稻一莖九穗，生長在江陵縣。乙亥，改閱武堂名爲德陽堂，聽訟堂名爲儀賢堂。丙戌，任命左衛將軍吕僧珍爲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豫章内史蕭昌爲廣州刺史。

冬季十月壬寅，任命五兵尚書徐勉爲吏部尚書。

閏十月乙丑，任命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蕭宏爲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爲右僕射。戊寅，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蕭憺進升官號安西將軍。甲申，任命右光禄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丙辰，尚書左僕射夏侯詳去世。乙丑，北魏淮陽鎮都軍主常邕和率城歸附。分出豫州一部分置立霍州。

七年春季正月乙酉初一，詔令道："建立國家統治人民，樹立教化是第一位的。不學習將衰敗，俊才無從萌生。我始創基業成其教命，廣有天下，雖然鑽研學問，旁及辭章，但不能在多方面成器，志向本身猶有闕失，不能作爲顯貴者的模範，使之納入規範法度。想要勸勉對長者謙

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進號車騎將軍。戊戌，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壬子，以領軍將軍曹景宗爲中衛將軍，衛尉蕭景兼領軍將軍。

讓，自己以法治國。如今受聲威教化感染，戎狄和華夏同受天子之教化，應大設學校，廣爲招收國子學生員，致力那十種倫理，弘揚這三種品德，使天下陶冶造就，聖人精微的語言裏深奥的意義得以顯揚。”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進升官號車騎將軍。戊戌，在端門、大司馬門外建神龍、仁虎闕。壬子，任命領軍將軍曹景宗爲中衛將軍，衛尉蕭景兼領軍將軍。

二月乙卯，廬江灊縣獲銅鍾二。新作國門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各有差。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乙亥，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吕僧珍爲領軍將軍。丙子，以中護軍長沙王淵業爲南兗州刺史，兼領軍將軍蕭景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柳慶遠爲護軍將軍。

二月乙卯，廬江灊縣獲得二座銅鐘。在越城南面新建國門。乙丑，增設鎮衛將軍以下的官員人數各有差别。庚午，詔令在州郡縣設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門掌管訪求薦舉。乙亥，任命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吕僧珍爲領軍將軍。丙子，任命中護軍長沙王淵業爲南兗州刺史，兼領軍將軍蕭景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柳慶遠爲護軍將軍。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赦大辟以下，頒賜朝臣及近侍各有差。辛未，秣陵縣獲靈龜一。戊寅，餘姚縣獲古銅劍二。

夏季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娶妃子，赦免死刑以下的罪犯，分賞朝臣和近侍各有差别。辛未，秣陵縣獲得一隻靈龜。戊寅，餘姚縣獲得二把古銅劍。

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爲十二卿。癸卯，以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安成王秀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爲護軍將軍，中衛將軍曹景宗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五月己亥，詔令復設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設太府、太舟，依照原先的制度爲十二卿。癸卯，任命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安成王蕭秀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蕭憺爲護軍將軍，中衛將軍曹景宗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民，改陵監爲令。

六月辛酉，免除建、修二陵周圍五里内居民的徭役，改陵監爲令。

秋七月丁亥，月犯氐。

秋季七月丁亥，月亮犯氐宿。

八月癸丑，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丁巳，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甲戌，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安成王秀進號安西將軍，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鄱陽王恢進號平西將軍。老人星見。

八月癸丑，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曹景宗去世。丁巳，赦免死刑以下没有定案判決的犯人。甲戌，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安成王蕭秀進升官號安西將軍，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鄱陽王蕭恢進升官號平西將軍。老人星出現。

九月丁亥，詔曰：“芻牧必往，

九月丁亥，詔令道：“割草放牧必前往，周

姬文垂則；雉兔有刑，姜宣致貶。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并加封固，豈所謂與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熂者，可悉開常禁。”壬辰，置童子奉車郎。癸巳，立皇子績爲南康郡王。己亥，月犯東井。

文王垂示法則；野鷄和兔子遭殺，姜宣受到貶斥。沼澤湖泊和山林，由此出産木材，用斧子去砍伐它們，爲家家户户賴以資用。然而近代遞相沿襲，都加以封閉禁錮，這難道是所謂與民同利，施惠百姓嗎？凡是公家各駐防被漁獵墾植的，可全部解除通常的禁令。”壬辰，設童子奉車郎。癸巳，立皇子蕭績爲南康郡王。己亥，月亮犯東井星宿。

冬十月丙寅，以吴興太守張稷爲尚書左僕射。丙子，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内附。詔大舉北伐。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平北將軍，率衆入清；車騎將軍王茂率衆向宿預。丁丑，魏懸瓠鎮軍主白皁生、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内屬，以皁生爲鎮北將軍、司州刺史，遜爲平北將軍、豫州刺史。

冬季十月丙寅，任命吴興太守張稷爲尚書左僕射。丙子，北魏陽關主許敬珍率城歸附。詔令大舉北伐。任命護軍將軍始興王蕭憺爲平北將軍，率軍進入清地；車騎將軍王茂率軍挺進宿預。丁丑，北魏懸瓠鎮軍主白皁生、豫州刺史胡遜率城歸附，任命皁生爲鎮北將軍、司州刺史，胡遜爲平北將軍、豫州刺史。

十一月辛巳，鄞縣言甘露降。

十一月辛巳，鄞縣告知甘露降臨。

八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内外文武各賜勞一年。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斬宿預城主嚴仲寶，以城内屬。

八年春季正月辛巳，皇上親自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員各賞賜慰勞一年。壬辰，北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斬殺宿預城主嚴仲寶，率城歸附。

二月壬戌，老人星見。

二月壬戌，老人星出現。

夏四月，以北巴西郡置南梁州。戊申，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中衛將軍，司徒、行太子太傅臨川王宏爲司空、揚州刺史，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内附。丙子，以中軍將軍、丹陽尹王瑩爲右光禄大夫。

夏季四月，在北巴西郡設南梁州。戊申，任命護軍將軍始興王蕭憺爲中衛將軍，司徒、行太子太傅臨川王蕭宏爲司空、揚州刺史，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襲用原來的官號開府儀同三司。丁卯，北魏楚王城主李國興率城歸附。丙子，任命中軍將軍、丹陽尹王瑩爲右光禄大夫。

五月壬午，詔曰：“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帙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叙録。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并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五月壬午，詔令道：“學習是爲了從政，關注先哲，禄在其中，或許這是古代的事業。我思慮光大政治綱紀，每每勤勉於儒家學術，向有德者致敬開闢學館，從不間斷地實施它們。因此游學外地勤奮讀書成了風氣，考中高等甲科的不時地出現，將要安排他們出任朝官，授予他們高官顯爵。那些有能精通一經、始終不懈怠的，策試核實之後，銓選可衡量才能按等第加以録用。縱令是看管牛的出售羊的人，出身低下寒微門第的

人，都依據他們的才能出任官史，不要有所遺漏。"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薨。

秋季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去世。

八月戊午，老人星見。

八月戊午，老人星出現。

冬十月乙巳，以中軍將軍始興王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兗州刺史長沙王淵業爲護軍將軍。

冬季十月乙巳，任命中軍將軍始興王蕭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兗州刺史長沙王淵業爲護軍將軍。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行太子少傅沈約爲左光祿大夫，行少傅如故，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行中撫將軍建安王偉領護軍將軍，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始興王憺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太常卿王亮爲中書監。丙子，以輕車將軍晉安王綱爲南兗州刺史。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九年春季正月乙亥，任命尚書令、行太子少傅沈約爲左光祿大夫，行少傅照舊，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行中撫將軍建安王蕭偉領護軍將軍，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始興王蕭憺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太常卿王亮爲中書監。丙子，任命輕車將軍晉安王蕭綱爲南兗州刺史。庚寅，新築沿着淮水的堤岸，北岸起自石頭至於東冶，南岸起自後渚籬門至於三橋。

三月己丑，車駕幸國子學，親臨講肆，賜國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乙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讓，自斯以降，并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于闐國遣使獻方物。

三月己丑，皇上到國子學，親臨講堂，賞賜國子祭酒以下的人員絲帛各有差別。乙未，詔令道："王子就學，載自禮經，顯貴同屬，實則前誡，用此來推廣教子正道，興隆教道。如今大學興盛，太子謙讓年長者，從此以後，都應修習課業。皇太子以及王侯之子，處在跟老師學習的年齡時，可讓他們入學。"于闐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夏四月丁巳，革選尚書五都令史用寒流。林邑國遣使獻白猴一。

夏季四月丁巳，淘汰、選拔尚書五都令史時起用出身寒微的人。林邑國派遣使者進獻一隻白猴。

五月己亥，詔曰："朕達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群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無以備兹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郡鎮戍應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中書監王亮卒。

五月己亥，詔令道："我廣泛聽取意見瞭解下情想望治世，不顧念日頭偏西，而百官的各種政務，其處理的方式不會一樣，根據當時的情勢適合使用，各有各的合宜方式，如果不是彙集衆言，就無從爲親自操持提供準備。從今以後臺閣省府州郡鎮戍應該有職官僚屬的辦事機構，按時一起集體討論，各自陳述興利除弊的意見，將討論情況詳細奏報。"中書監王亮去世。

六月癸丑，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癸酉，以中撫將軍、領護軍建安王偉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六月癸丑，盜賊殺死宣城太守朱僧勇。癸酉，任命中撫將軍、領護軍建安王蕭偉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

閏月己丑，宣城盜轉寇吴興縣，太守蔡撙討平之。

閏月己丑，宣城盜賊轉而劫掠吴興縣，太守蔡撙討伐平定了他們。

秋七月己巳，老人星見。

秋季七月己巳，老人星出現。

冬十二月癸未，輿駕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冬季十二月癸未，皇上到國子學，策試國子學生員，賞賜教授的官員各有差别。

十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賜勞二年。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張稷爲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郢州刺史鄱陽王恢爲護軍將軍。甲辰，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爲郢州刺史，輕車將軍南康王績爲南徐州刺史。戊申，騶虞一，見荆州華容縣。以左民尚書王暕爲吏部尚書。辛酉，輿駕親祠明堂。

十年春季正月辛丑，皇上到南郊親自祭天，大赦天下，居官署治事的賞賜慰勞二年。癸卯，任命尚書左僕射張稷爲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郢州刺史鄱陽王蕭恢爲護軍將軍。甲辰，任命南徐州刺史豫章王蕭綜爲郢州刺史，輕車將軍南康王蕭績爲南徐州刺史。戊申，一隻騶虞出現於荆州華容縣。任命左民尚書王暕爲吏部尚書。辛酉，皇上親臨明堂祭祀。

三月辛丑，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鄧晰，以朐山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之。是月，魏徐州刺史盧昶帥衆赴朐山。

三月辛丑，盜賊殺死東莞、琅邪二郡太守鄧晰，從朐山引入北魏的軍隊，派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伐他們。這一月，北魏徐州刺史盧昶率軍前往朐山。

夏五月癸酉，安豐縣獲一角玄龜。丁丑，領軍吕僧珍卒。己卯，以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慶遠爲領軍將軍。

夏季五月癸酉，安豐縣獲得一隻角的玄龜。丁丑，領軍吕僧珍去世。己卯，任命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慶遠爲領軍將軍。

六月乙酉，嘉蓮一莖三花生樂遊苑。

六月乙酉，一莖三花的嘉蓮生於樂遊苑。

秋七月丙辰，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厘彼庶績，成兹群務。晋氏陵替，虚誕爲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應有務之百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匡寡薄。"

秋季七月丙辰，詔令道："從前公卿當面陳言，以前的史書有記載，令僕當廷進奏，歷代有明文，用此來操持那各種事業，成就這各種政務。晋氏衰落，荒誕無稽成風，從此相沿襲，其迷失越來越遠，於是白白樹起置有兵器的帷帳，没有汲公之類的面奏，空闢有宫廷的赤色臺階，缺少鄭生之流的光顧。朝廷的三公和八種高官，所有有職務的百官，該有所議論的，可入宫陳説啓禀，但願藉此幫助，稍稍匡助我微薄的才德。"

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

九月丙申，天上西北面隆隆有聲響，紅色的雲氣下降至地。

冬十二月癸酉，山車見于臨城縣。庚辰，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十餘萬，剋復朐山城。

冬季十二月癸酉，山車在臨城縣出現。庚辰，馬仙琕大敗北魏的軍隊，殺敵十多萬，收復了朐山城。

是歲，初作宫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宕昌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坐入愆。雖懲惡勸善，宜窮其制，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逋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加左光禄大夫、行太子少傅沈約特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尚書令、雲麾將軍王瑩進號安左將軍。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進號鎮北將軍。

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成繭。

三月丁巳，曲赦揚、徐二州。築西静壇於鍾山。庚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四月戊子，詔曰："去歲朐山大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吊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百濟、扶南、林邑國并遣使獻方物。

六月辛巳，以司空王茂領中權將軍。

九月辛亥，宕昌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乙未，以吴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癸丑，齊宣德太妃王氏薨。

十二月己未，以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安成王秀爲中衛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

這一年，初建皇宫城門三層樓以及開闢二道。宕昌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十一年春季正月壬辰，詔令道："刑法不及幼童和老年人，治罪不收捕妻子和兒女，禮書載有明文，史書彰明前事，這不外乎用來表達其哀憫，因此懲罰有所不及。近代相承，法網益加嚴密，年幼者和白髮老人，同爲一事而牽連獲罪。雖然懲惡勸善，應當徹底查辦制裁，但是老幼流離，也確實應該哀憐。從今以後流配謫放之家以及罪懲應當以人作抵押并役使的，如果其中有老少者，可停止發配他們。"加授左光禄大夫、行太子少傅沈約爲特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蕭偉爲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進升官位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尚書令、雲麾將軍王瑩進升官號爲安左將軍。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進升官號爲鎮北將軍。

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結成繭。

三月丁巳，特赦揚、徐二州。在鍾山修築西静壇。庚申，高麗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四月戊子，詔令道："去年在朐山大殲敵醜，應當聚集其尸首封土築成高冢，以表彰武功；祇是討伐有罪的君主撫慰受難的百姓，是古聖王美好的典範，掩埋枯骨腐尸，爲有德行人的心地。其下青州要將敵人的尸首全部收殮埋葬。"百濟、扶南、林邑國都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六月辛巳，任命司空王茂領中權將軍。

九月辛亥，宕昌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冬季十一月乙未，任命吴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己酉，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降職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癸丑，南齊的宣德太妃王氏去世。

十二月己未，任命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安成王蕭秀爲中衛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蕭恢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

十二年春季正月辛卯，皇上到南郊親自祭

郊，赦大辟以下。

二月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右僕射。丙寅，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槥櫝有加，事美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宇縣遐深，遵奉未洽，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沉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葬，或蓛衣莫改，即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沾霜之骨有歸。"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三間。

三月癸卯，以湘州刺史王珍國爲護軍將軍。

閏月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卒。

夏四月，京邑大水。

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庚子，太極殿成。

秋九月戊午，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偉爲撫軍將軍，儀同如故；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司空；領中權將軍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冬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十三年春正月壬戌，以丹陽尹晋安王綱爲荆州刺史。癸亥，以平西將軍、荆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丙寅，以翊右將軍安成王秀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二月丁亥，輿駕親耕籍田，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老人星見。

三月辛亥，以新除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偉爲左光禄大夫。

天，赦免死刑以下罪犯。

二月辛酉，任命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右僕射。丙寅，詔令道："掩埋枯骨腐尸，其意義被强調於周代經典，加以棺木殮葬，其事情被贊美於漢朝書簡。我獨自向隅思慕懷念，常勤奮努力不懈片刻，收殮埋葬之令，急降哀憫；然而天下深遠，没有廣泛遵行，尸骨空枯路邊，還常常有，哀憐日久的枯骨，更加憂愁悲傷同情。可明令遠近，各自巡察轄地，如果有棄置尸骨不葬的，或者地榆覆蓋没有改葬的，立即就近收葬，度量着供給死者所需的棺材等物。但願夜哭之魂得以安慰，被寒霜打濕的尸骨有所歸宿。"辛巳，新建太極殿，改爲十三間。

三月癸卯，任命湘州刺史王珍國爲護軍將軍。

閏三月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去世。

夏季四月，京都發大水。

六月癸巳，新建太廟，增高地基九尺。庚子，太極殿建成。

秋季九月戊午，任命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蕭偉爲撫軍將軍，任儀同照舊；任命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爲司空；任命領中權將軍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冬季十月丁亥，詔令道："明堂地勢低下潮濕，不合思念之情。外可度量完後增補，以竭盡虔誠敬意。"

十三年春季正月壬戌，任命丹陽尹晋安王蕭綱爲荆州刺史。癸亥，任命平西將軍、荆州刺史鄱陽王蕭恢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丙寅，任命翊右將軍安成王蕭秀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二月丁亥，皇上親自耕作籍田，大赦天下，有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和能努力耕作的賞賜爵位一級。老人星出現。

三月辛亥，任命新任的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蕭偉爲左光禄大夫。

夏四月辛卯，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壬辰，以郢州刺史豫章王綜爲安右將軍。

五月辛亥，以通直散騎常侍韋叡爲中護軍。

六月己亥，以南兗州刺史蕭景爲領軍將軍，領軍將軍柳慶遠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郡王，繹爲湘東郡王，紀爲武陵郡王。

八月癸卯，扶南、于闐國各遣使獻方物。

是歲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赦天下，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班賚各有差，停遠近上慶禮。丙午，安左將軍、尚書令王瑩進號中權將軍。以鎮西將軍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辛亥，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恭祗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宫而登泰壇，服裘冕而奉蒼壁，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群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采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遁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采；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并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并可省除。"丙寅，汝陰王劉胤薨。

二月庚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戊戌，老人星見。辛丑，以中護軍韋叡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新除中撫將軍始興王憺爲荆州刺史。

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

夏季四月辛卯，林邑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壬辰，任命郢州刺史豫章王蕭綜爲安右將軍。

五月辛亥，任命通直散騎常侍韋叡爲中護軍。

六月己亥，任命南兗州刺史蕭景爲領軍將軍，領軍將軍柳慶遠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

秋季七月乙亥，立皇子蕭綸爲邵陵郡王，蕭繹爲湘東郡王，蕭紀爲武陵郡王。

八月癸卯，扶南、于闐國各自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這一年修築浮山堰。

十四年春季正月乙巳初一，皇太子行加冠禮，大赦天下，賜予作爲父親的繼承人爵位一級，王公以下分賞各有差别，停止遠近進獻吉慶之禮。丙午，安左將軍、尚書令王瑩進升官號中權將軍。任命鎮西將軍始興王蕭憺爲中撫將軍。辛亥，皇上到南郊親自祭天。詔令道："我恭敬地對待重大祭祀，勤勉地服事上帝，駕臨竹宫而升登泰壇，身着大裘頭戴冠冕而手捧蒼璧，柴祭望祭已升，虔誠敬意已展，想用來答謝頌揚上天，弘揚德教；然而缺少治國的方針措施，政治法令多昏亂，因而廣聚群才，用來治理各種政務。可頒布遠近，博采德才非凡的人。如果鄉黨裏有誠信篤實的，州閭中有志操高尚的，丘園處有退居隱逸的，他們不求顯達，懷才等待施展的時機，還未加收羅采納；或是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者，都立即上奏，備列其名呈上。當提拔他們出任朝廷官吏，試以地方官職，希望百官都稱職盡事，百姓裏没有隱逸之士。又有關從重從輕的問題，當順應時勢而簡約刑法，前面用劓刑墨刑，來替代極刑，仍然念及悔改，其出路已被堵塞，都可免除。"丙寅，汝陰王劉胤去世。

二月庚寅，芮芮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戊戌，老人星出現。辛丑，任命中護軍韋叡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新任的中撫將軍始興王蕭憺爲荆州刺史。

夏季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

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

五月丁巳，以荆州刺史晋安王綱爲江州刺史。

秋八月乙未，老人星見。

九月癸亥，以長沙王淵業爲護軍將軍。狼牙脩國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春正月己巳，詔曰：“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實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由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伫旒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嘆。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爲蠹，分别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堤防，勿有不修，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丁未，以安右將軍豫章王綜兼護軍。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五月癸未，以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刺史如故。

六月丙申，改作小廟畢。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爲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老人星見。芮芮、河南遣使獻方物。

九月辛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薨。壬辰，赦天下。

冬十月戊午，以丹陽尹長沙王淵業爲湘州刺史。

十一月丁卯，以兼護軍豫章王綜爲安前將軍。交州刺史李叕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京師。曲赦交州。壬午，以雍州刺史韋叡爲護軍將軍。

儀、江州刺史王茂去世。

五月丁巳，任命荆州刺史晋安王蕭綱爲江州刺史。

秋季八月乙未，老人星出現。

九月癸亥，任命長沙王淵業爲護軍將軍。狼牙脩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十五年春季正月己巳，詔令道：“觀察時勢實施教化，是國君的政令所首倡的，兼而利之，實爲致力根本，轉變風氣達到治世，都由此而興起。近來有關因襲與變革之令，根據周圍的事物變化而頒布，然而事物的興廢之探求，没有盡到合宜，人民困苦猶多，廉正公平尚少，因此久立垂視聽而懷想，執玉帛朝會而興嘆。可下令四方，政事有不利於民的，所在之處詳備列舉奏報。地方長官如是清廉足可稱道，或是侵奪成爲禍國殃民的人，分别奏上，將實行罷黜或提升。長吏要鼓勵督責，親自巡行堤防，不能出現没有修繕的地方，以致妨害農事。關市之賦税，或有不得當的，外官要時常酌量，寬減舊有規定。”

三月戊辰初一，發生日食。

夏季四月丁未，任命安右將軍豫章王蕭綜兼護軍。高麗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五月癸未，任命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刺史照舊。

六月丙申，改建小廟完工。庚子，任命尚書令王瑩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爲尚書右僕射。

秋季八月，老人星出現。芮芮、河南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九月辛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去世。壬辰，大赦天下。

冬季十月戊午，任命丹陽尹長沙王淵業爲湘州刺史。

十一月丁卯，任命兼護軍豫章王蕭綜爲安前將軍。交州刺史李叕斬殺交州的叛逆者阮宗孝，將其首級傳至京都。特赦交州。壬午，任命雍州刺史韋叡爲護軍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朕當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太皞御氣，句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休，布兹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産子，即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恤。班下四方。諸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冤滯，并若親覽。"

十六年春季正月辛未，皇上到南郊親自祭天，詔令道："我臨朝聽政想望治世，政道不明，破曉便開始勞苦，已是幾度春秋。如今正似太皞御風馳駕，句芒首創功業之時，祭天如葵藿向日，表達虔誠的敬意，蒙承天賜之福佑，廣施惠及百姓之德澤。赤貧之家，不收今年的調粟調帛雜調。那些没有田地的，所在之地酌量分配發給。如百姓中有生孩子的，則按制度寬減賦税。老弱鰥寡不能自立的，都加以救濟。頒布四方。各州郡縣，要及時審理訟案，不要造成滯留未申的冤案，都似我親自操持一樣。"

二月庚戌，老人星見。甲寅，以安前將軍豫章王綜爲南徐州刺史。

二月庚戌，老人星出現。甲寅，任命安前將軍豫章王蕭綜爲南徐州刺史。

三月丙子，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三月丙子，河南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廟牲。潮溝獲白雀一。

夏季四月甲子，開始取消宗廟用犧牲獻祭。潮溝獲得一隻白雀。

六月戊申，以廬陵王續爲江州刺史。

六月戊申，任命廬陵王蕭續爲江州刺史。

七月丁丑，以郢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

七月丁丑，任命郢州刺史安成王蕭秀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

八月辛丑，老人星見。扶南、婆利國各遣使獻方物。

八月辛丑，老人星出現。扶南、婆利國各自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冬十月，去宗廟薦脩，始用蔬果。

冬季十月，取消宗廟進獻乾肉，開始用蔬菜水果。

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詔曰："夫樂所自生，含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寬恤之恩；而編户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鷄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著土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

十七年春季正月丁巳初一，詔令道："歡樂源於自身，是衆生的本性；使百姓豐足安居樂業，是統治天下的通則。我憐憫百姓，無忘待旦，屢屢擴大繁殖人口聚積物力的方略，每每布施寬大體恤的恩惠；然而編入户籍的人口没有增加，遷轉流徙的情况還有，輕易離開故鄉，難道是其本來的志願？資財産業匱乏，自己無從返回，而居住南方之心，又怎能止息。如今開國肇基一年起始，萬物更新，想使百姓各安舊居。將讓郡無曠廢之地，邑無游蕩之民，鷄犬之聲相聞，桑樹與柘木交植。凡是天下的民衆，有流徙遷移他域的，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以開恩半年，完全聽憑他們返回本土，免除賦税三年。那些流落他鄉距離太遠的，酌量增加路程的日期。如有不樂意返回的，即使登記在當地户籍

村司三老及餘親屬，即爲詣縣，占請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托。凡坐爲市埭諸職割盗衰減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亦不得頓相兼并。遁叛之身，罪無輕重，并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并爲條格，咸使知聞。”

上成爲常居不遷的百姓，也照舊徵收賦税。如流徙遷移後，本鄉再没有住宅的，村長和有聲望的老人以及其他親屬，即爲他到縣衙門，審度村内公家的田宅而請求，命相容納接受，使留戀本土的回返有所依托。凡是因市埭諸職侵奪盗取賦税致使税收減少而坐罪應當將被查抄的資財登記入册的，其中田宅車牛，是民衆生活的工具，不得全部將其没收入官，都要酌量從寬分留，使他們自己能够生活定居。那些商賈富户，也不得頓相兼并。叛逃之人，罪無論輕重，都允許他們出來自首，復歸於平民行列。如有被拘限的，自然返回服原役。把這些一起立爲法規，使所有的人都知道。”

二月癸巳，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天下。乙卯，以領石頭戍事南康王績爲南兗州刺史。

二月癸巳，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安成王蕭秀去世。甲辰，大赦天下。乙卯，任命領石頭戍事南康王蕭績爲南兗州刺史。

三月甲申，老人星見。丙申，改封建安王偉爲南平王。

三月甲申，老人星出現。丙申，改封建安王蕭偉爲南平王。

夏五月戊寅，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己卯，干陁利國遣使獻方物。以領軍將軍蕭景爲安右將軍，監揚州。辛巳，以臨川王宏爲中軍將軍、中書監。

夏季五月戊寅，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免職。己卯，干陁利國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任命領軍將軍蕭景爲安右將軍，監揚州。辛巳，任命臨川王蕭宏爲中軍將軍、中書監。

六月乙酉，以益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領軍將軍。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癸卯，以國子祭酒蔡撙爲吏部尚書。

六月乙酉，任命益州刺史鄱陽王蕭恢爲領軍將軍。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蕭宏以本官號行司徒。癸卯，任命國子祭酒蔡撙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壬寅，老人星見。詔以兵騶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爲平民。

秋季八月壬寅，老人星出現。詔令兵騶奴婢，男子年齡達到六十，女子年齡達到五十的，豁免爲平民。

冬十月乙亥，以中軍將軍、行司徒臨川王宏爲中書監、司徒。

冬季十月乙亥，任命中軍將軍、行司徒臨川王蕭宏爲中書監、司徒。

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偉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辛亥，任命南平王蕭偉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領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

十八年春季正月甲申，任命領軍將軍鄱陽王蕭恢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始興王蕭憺爲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任命尚書左僕射袁昂爲尚書令，尚書右僕

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尚書右僕射。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二月戊午，老人星見。

四月丁巳，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老人星見。于闐、扶南國各遣使獻方物。

射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尚書右僕射。辛卯，皇上到南郊親自祭天，孝悌力田者賜封爵位一級。

二月戊午，老人星出現。

四月丁巳，大赦天下。

秋季七月甲申，老人星出現。于闐、扶南國各自派遣使者進獻本土物産。

梁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下)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賜文武勞位，孝悌力田爵一級，尤貧之家，勿收常調，鰥寡孤獨，并加贍恤。丙子，日有蝕之。己卯，以司徒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安右將軍、監揚州蕭景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暕以母憂去職，金紫光禄大夫王份爲尚書左僕射。庚子，扶南、高麗國各遣使獻方物。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初一，改年號，大赦天下，賜予文武官員勞績品級，對任孝悌力田的農官賜爵一級，格外貧窮的家庭，不徵收正常賦稅，對鰥寡孤獨之人，都加以救助撫恤。丙子，發生日食。己卯，任命司徒臨川王蕭宏爲太尉、揚州刺史，安右將軍、監揚州蕭景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暕因母親去世離職，金紫光禄大夫王份擔任尚書左僕射。庚子，扶南、高麗國各自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二月壬子，老人星見。癸丑，以高麗王世子安爲寧東將軍、高麗王。

二月壬子，老人星出現。癸丑，任命高麗王的世子高安爲寧東將軍、高麗王。

三月丙戌，滑國遣使獻方物。

三月丙戌，滑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夏四月甲午，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甲午，河南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六月丁未，以護軍將軍韋叡爲車騎將軍。

六月丁未，任命護軍將軍韋叡爲車騎將軍。

秋七月己卯，江、淮、海并溢。辛卯，以信威將軍邵陵王綸爲江州刺史。

秋七月己卯，長江、淮水、海洋都漲水漫過堤防。辛卯，任命信威將軍邵陵王蕭綸爲江州刺史。

八月庚戌，老人星見。甲子，新除車騎將軍韋叡卒。

八月庚戌，老人星出現。甲子，新任車騎將軍韋叡去世。

九月乙亥，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

九月乙亥，有星辰清晨出現在東方，光彩燦爛如火焰。

冬十月辛亥，以宣惠將軍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辛酉，以丹陽尹晋安王綱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

冬十月辛亥，任命宣惠將軍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辛酉，任命丹陽尹晋安王蕭綱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甲戌，以南徐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甲戌，任命南徐州刺史豫章王

豫章王綜爲鎮右將軍。新除益州刺史晉安王綱改爲徐州刺史。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兹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戊子，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詔曰："夫欽若昊天，曆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簡求沃野，具兹千畝，庶允舊章。"

五月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宫屋三千間。丁巳，詔曰："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燭，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無慚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遠臻冥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六月丁卯，信威將軍、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

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北討。甲寅，老人星見。魏荆州刺史桓叔興帥衆降。

八月丁亥，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冬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戊辰，以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蕭綜爲鎮右將軍。新任益州刺史晉安王蕭綱改任爲徐州刺史。辛巳，皇帝親自祭祀南郊。詔令説："春祠侍奉節氣，恭敬地祭祀，陶製器皿自然誠實，青黑玉璧禮儀完備，思慮依據上天覆蓋蔭庇之恩，施行撫育。凡是民衆年老孤單和幼小失去父母不能養活自己的，主管部門和郡縣都加以收養，救濟衣食，必使周全充足，以維持他們的生計。另外在京城設置孤獨園，使孤兒有歸宿，老年人不匱乏。如果去世，厚重地加以安葬。特别窮困的家庭，不徵收田租户調。"戊子，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皇帝親自祭祀明堂。

三月庚寅，下大雪，平地雪深三尺。

夏四月乙卯，改建南郊北郊祭壇。丙辰，詔令説："敬順上天，天象不亂，親自手扶農具，努力表示敬意，上協和星象，下教導民衆順應時節，辨别先後進行春耕，按義理不在南方。前代因循的，違背了禮制，可在東方，挑選肥沃田野，設立藉田，希望能合乎舊日典章。"

五月癸卯，琬琰殿起火，蔓延焚燒後宫房屋三千間。丁巳，詔令説："王公卿士，現在送表章慶賀祥瑞，雖説是百官體恤國家的誠意，我心中實有多種慚愧。如果恩澤遍及川流山泉，仁德覆蓋動物植物，氣候四季調和，政治達到太平，天降祥瑞，可以没有慚愧之心；然而治道多有闕失，純樸的教化没有形成，如何上協星辰，遠遠獲得神祇賜福呢？這是更顯出我的德行微薄，再增添我的過失。從現在起可停止慶賀祥瑞。"

六月丁卯，信威將軍、義州刺史文僧明獻出州城背叛到魏國。

秋七月丁酉，賜給大匠卿裴邃符節，統領各軍向北討伐。甲寅，老人星出現。魏國荆州刺史桓叔興率領部衆投降。

八月丁亥，始平郡中石鼓村土地自行裂開成爲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冬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自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十二月戊辰，任命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吴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份爲右光禄大夫。庚戌，京師地震。己未，以宣毅將軍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庚子，任命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吴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份爲右光禄大夫。庚戌，京城發生地震。己未，任命宣毅將軍廬陵王蕭續爲雍州刺史。

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屏薨。

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屏逝世。

夏四月丁卯，汝陰王劉端薨。

夏四月丁卯，汝陰王劉端逝世。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既。癸巳，赦天下，并班下四方，民所疾苦，咸即以聞，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五月壬辰初一，發生日食，是日全食。癸巳，大赦天下，并頒布命令到四方，民衆所疾苦的事，都立即上奏，公卿百官各自封緘奏事，郡國守相推舉賢良、方正、敢説真話的人。

秋八月辛酉，作二郊及籍田并畢，班賜工匠各有差。甲子，老人星見。婆利、白題國各遣使獻方物。

秋八月辛酉，建造的南郊北郊祭壇和爲皇帝耕作用的藉田都已完畢，賞賜工匠多少不等。甲子，老人星出現。婆利、白題國各自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冬十月丙子，加中書監袁昂中衛將軍。

冬十月丙子，加授中書監袁昂爲中衛將軍。

十一月甲午，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始興王憺薨。辛丑，以太子詹事蕭淵藻爲領軍將軍。

十一月甲午，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始興王蕭憺逝世。辛丑，任命太子詹事蕭淵藻爲領軍將軍。

四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應諸窮疾，咸加賑恤，并班下四方，時理獄訟。丙午，輿駕親祠明堂。

四年春正月辛卯，皇帝親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所有窮困有病的人，都加以賑濟撫恤，并發布命令到四方，及時處理案件訴訟。丙午，皇帝親自祭祀明堂。

二月庚午，老人星見。乙亥，躬耕籍田。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兹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恤，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剋日勞酒。"

二月庚午，老人星出現。乙亥，皇帝親自耕種藉田。詔令説："耕種藉田的意義重大啊！祭品因此而産生，禮節因此而顯著，古代英明的君王都由此而興盛。回顧八種政事，實行藉田，公卿百官，恭敬執行禮儀，九次撥土的禮儀完畢，祭品不斷。加上風調雨順，氣象萬千，恰逢看到這美好的時刻，思慮加以獎賞激勵。可頒布各地，廣泛開闢良田，公私土地，務必盡收土地效益。如果有要歸農而糧食種子缺乏的，也加以借貸撫恤，務使優厚周到。對任孝悌力田的農官賜爵一級。參與耕種的有關官員，選定時間設酒席慰勞。"

三月壬寅，以鎮右將軍豫章王綜爲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三月壬寅，任命鎮右將軍豫章王蕭綜爲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六月乙丑，分益州置信州，分交

六月乙丑，分割益州設置信州，分割交州設

州置愛州，分廣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霍州置義州。

秋八月丁卯，老人星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衛將軍袁昂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己卯，護軍將軍昌義之卒。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太白晝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

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狼牙脩國遣使獻方物。

五年春正月，以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爲鎮衛大將軍，改領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如故。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進號驃騎大將軍。太府卿夏侯亶爲中護軍。右光禄大夫王份爲左光禄大夫，加特進。辛卯，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綜進號鎮北將軍。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晋安王綱進號安北將軍。

二月庚午，特進、左光禄大夫王份卒。丁丑，老人星見。

三月甲戌，分揚州、江州置東揚州。

夏四月乙未，以雲麾將軍南康王績爲江州刺史。

六月乙酉，龍鬥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處樹木倒折，開地數十丈。戊子，以會稽太守武陵王紀爲東揚州刺史。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兖二州刺史，率衆北伐。

秋七月辛未，賜北討義客位一階。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克魏童城。

九月戊申，又剋睢陵城。戊午，北兖州刺史趙景悦圍荆山。壬戌，宣毅將軍裴邃襲壽陽，入羅城，弗剋。

置愛州，分割廣州設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割霍州設置義州。

秋八月丁卯，老人星出現。

冬十月庚午，任命中書監、中衛將軍袁昂爲尚書令，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己卯，護軍將軍昌義之去世。

十一月癸未初一，發生日食。太白星白天出現。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去世。

十二月戊午，開始鑄造鐵錢。狼牙脩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五年春正月，任命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偉爲鎮衛大將軍，改爲兼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照舊。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蕭恢升軍號爲驃騎大將軍。太府卿夏侯亶擔任中護軍。右光禄大夫王份擔任左光禄大夫，加授特進。辛卯，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蕭綜升軍號爲鎮北將軍。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晋安王蕭綱升軍號爲安北將軍。

二月庚午，特進、左光禄大夫王份去世。丁丑，老人星出現。

三月甲戌，分割揚州、江州設置東揚州。

夏四月乙未，任命雲麾將軍南康王蕭績爲江州刺史。

六月乙酉，龍在曲阿的王陂相鬥，隨之向西行走到建陵城。所經過的地方樹木倒地折斷，大地裂開幾十丈。戊子，任命會稽太守武陵王蕭紀爲東揚州刺史。庚子，任命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兖二州刺史，率領軍隊向北征伐。

秋七月辛未，賞賜向北征討的外族義士官位一級。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攻克魏國童城。

九月戊申，又攻克睢陵城。戊午，北兖州刺史趙景悦包圍荆山。壬戌，宣毅將軍裴邃襲擊壽陽，進入外城，没有攻克。

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破之。辛巳，又破曲木。掃虜將軍彭寶孫剋琅邪。甲申，又剋檀丘城。辛卯，裴邃破狄城。丙申，又剋甓城，遂進屯黎漿。壬寅，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定遠將軍闕二字太守曹世宗破魏曲陽城。甲辰，又剋秦墟。魏郿、潘溪守悉皆棄城走。

十一月丙辰，彭寶孫剋東莞城。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丙寅，魏馬頭、安城并來降。

十二月戊寅，魏荆山城降。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平靜關，剋之。辛丑，信威長史楊法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并剋之。

六年春正月丙午，安北將軍晋安王綱遣長史柳津破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晋城。庚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辛亥，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庚申，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内附。己巳，雍州前軍剋魏新蔡郡。詔曰："廟謨已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便親戎，以前啓行；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癸酉，剋魏鄭城。甲戌，以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爲司空。

二月丁丑，老人星見。庚辰，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續還朝，稟承戎略。乙未，趙景悦下魏龍亢城。

三月丙午，歲星見南斗。賜新附民長復除，應諸罪失一無所問。己酉，行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乙丑，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并攝徐州府事。己巳，以魏假平東將軍元景隆爲

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打魏國建陵城，攻下來了。辛巳，又攻下曲木。掃虜將軍彭寶孫攻克琅邪。甲申，又攻克檀丘城。辛卯，裴邃攻下狄城。丙申，又攻克甓城，於是進軍駐守黎漿。壬寅，魏國東海太守韋敬欣獻出司吾城投降。定遠將軍□□太守曹世宗攻下魏國曲陽城。甲辰，又攻克秦墟。魏國郿城、潘溪的守軍都放棄城池逃跑。

十一月丙辰，彭寶孫攻克東莞城。壬戌，裴邃攻打壽陽的安城，丙寅，魏國馬頭、安城的軍隊都前來投降。

十二月戊寅，魏國荆山城投降。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打平靜關，攻克。辛丑，信威長史楊法乾攻打武陽關；壬寅，攻打峴關。都攻克。

六年春正月丙午，安北將軍晋安王蕭綱派遣長史柳津攻下魏國的南鄉郡，司馬董當門攻下魏國的晋城。庚戌，又攻下馬圈、彫陽二城。辛亥，皇帝親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庚申，魏國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獻出彭城歸附。己巳，雍州先頭部隊攻克魏國的新蔡郡。詔令説："朝廷大計已經決定，對外攻取將要進行。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親自出征，做前鋒先出動；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蕭綜統領豪傑，風馳電掣般地跟進；其餘各軍，商定時間派遣。前鋒、居中的部隊和後續部隊，妥善地加以部署。我將率六軍如雲彩翻滚，乘龍船渡過長江。"癸酉，攻克魏國的鄭城。甲戌，任命原魏國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爲司空。

二月丁丑，老人星出現。庚辰，南徐州刺史廬陵王蕭續回到朝廷，稟受軍事策略。乙未，趙景悦攻下魏國的龍亢城。

三月丙午，歲星出現在南斗。賞賜新歸附的民衆長久免除賦税，所有罪過一概不予以追究。己酉，皇帝前往白下城，巡視六軍駐扎之處。乙丑，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蕭綜暫且駐扎在彭城，總領各軍，并代理徐州府中事務。己巳，任命原魏國暫署平東將軍元景隆爲衡州刺

衡州刺史，魏征虜將軍元景仲爲廣州刺史。

夏五月己酉，築宿預堰，又修曹公堰於濟陰。太白晝見。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北伐。

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于魏，魏復據彭城。

秋七月壬戌，大赦天下。

八月丙子，以散騎常侍曹仲宗兼領軍。壬午，老人星見。

十二月戊子，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壬辰，京師地震。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赦殊死以下。丁卯，滑國遣使獻方物。

二月甲戌，北伐衆軍解嚴。河南王遣使獻方物。丁亥，老人星見。

三月乙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俸秩。詔在位群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州年舉二人，大郡一人。

六月己卯，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秋九月己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薨。

冬十月辛未，以丹陽尹湘東王繹爲荆州刺史。

十一月庚辰，大赦天下。是日，丁貴嬪薨。辛巳，夏侯亶、胡龍牙、元樹、曹世宗等衆軍剋壽陽城。丁亥，放魏揚州刺史李憲還北。以壽陽置豫州，合肥改爲南豫州。以中護軍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元樹進號安西將軍。魏新野太守以郡降。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尚書僕射、中衛將軍。詔曰："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氣象環回，每弘優簡。百官俸禄，本有定

史，原魏國征虜將軍元景仲爲廣州刺史。

夏五月己酉，修築宿預堰，又在濟陰修築曹公堰。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現。壬子，派遣中護軍夏侯亶統領壽陽各軍事務，向北征伐。

六月庚辰，豫章王蕭綜投奔魏國，魏國又占據彭城。

秋七月壬戌，大赦天下。

八月丙子，任命散騎常侍曹仲宗兼任領軍將軍。壬午，老人星出現。

十二月戊子，邵陵王蕭綸犯罪，被免除官職，削奪爵位封邑。壬辰，京城發生地震。

七年春正月辛丑初一，赦免死罪以下的囚徒。丁卯，滑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二月甲戌，向北征伐的各軍解除戒嚴。河南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丁亥，老人星出現。

三月乙卯，高麗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蕭宏逝世。南州津改設校尉，增加俸禄品級。詔令在任的群臣，各自推薦所熟悉的人才，凡是清廉的吏員，都使他們被上奏推薦，每州一年推薦二人，大郡一年推薦一人。

六月己卯，林邑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秋九月己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蕭恢逝世。

冬十月辛未，任命丹陽尹湘東王蕭繹爲荆州刺史。

十一月庚辰，大赦天下。這天，丁貴嬪逝世。辛巳，夏侯亶、胡龍牙、元樹、曹世宗等各軍攻克壽陽城。丁亥，釋放魏國揚州刺史李憲回到北方。以壽陽設置豫州，合肥改爲南豫州。任命中護軍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元樹升軍號爲安西將軍。魏國的新野太守獻出郡城投降。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任命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尚書僕射、中衛將軍。詔令説："我思慮有利於民衆，每日盡力還嫌不够，歲月往復，常常刻意優待簡易之舉。百官的俸禄，本有固定數額，

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凡散失官物，不問多少，并從原宥。惟事涉軍儲，取公私見物，不在此例。"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曰："奉時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并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是月，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剋。

前代以來，多次評定核準，近來因襲舊例，沒來得及改變。從現在以後，可長期發給現錢，按時即出，不使拖欠發生。凡是散失的官府物資的錯誤，不管多少，都加以寬恕。不過事情涉及軍事儲備，取用公私現有物資的，不在這一條例內。"辛未，皇帝親自祭祀南郊。詔令說："敬奉時令昭示禮儀，虔誠奉上青黑色的玉璧，思慮秉承上天德行，施惠天下民衆。凡因戰事離開家鄉，流落到其他地方的，都准許恢復住宅田產，免除五年勞役。格外貧困的家庭，不徵收三調。對任孝悌力田的農官賜爵一級。"這月，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到三關，所到之處都攻克。

三月辛未，輿駕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宫，赦天下，改元。以左衛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林邑、師子國各遣使獻方物。

三月辛未，皇帝前往同泰寺捨身。甲戌，回到宫中，大赦天下，改年號。任命左衛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林邑、師子國各自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產。

夏五月丙寅，成景儁剋魏臨潼、竹邑。

夏五月丙寅，成景儁攻克魏國的臨潼、竹邑。

秋八月壬辰，老人星見。

秋八月壬辰，老人星出現。

冬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内屬。甲寅，曲赦東豫州。

冬十月庚戌，魏國東豫州刺史元慶和獻出渦陽歸附。甲寅，赦免東豫州囚徒。

十一月丁卯，以中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鎮渦陽。戊辰，加尚書令、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中書監。以渦陽置西徐州。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丁卯，任命中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鎮守渦陽。戊辰，加授尚書令、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爲中書監。在渦陽設置西徐州。高麗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產。

二年春正月庚申，司空元法僧以本官領中軍將軍。中書監、尚書令、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號中撫大將軍。衛尉卿蕭昂爲中領軍。乙酉，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庚申，司空元法僧以本來官職兼任中軍將軍。中書監、尚書令、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升軍號爲中撫大將軍。衛尉卿蕭昂擔任中領軍。乙酉，芮芮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產。

二月甲午，老人星見。是月，築寒山堰。

二月甲午，老人星出現。這月，修築寒山堰。

三月壬戌，以江州刺史南康王績爲安右將軍。

三月壬戌，任命江州刺史南康王蕭績爲安右將軍。

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内附，置北司州。時魏大亂，其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悦并來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儁、

夏四月辛丑，魏國郢州刺史元願達獻出義陽歸附，設置北司州。當時魏國政局大亂，他們的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悦都前來投奔；他們的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荆州刺史李志

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

六月丁亥，魏臨淮王元彧求還本國，許之。

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宫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内屬。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甲子，魏汝南王元悦求還本國，許之。辛巳，輿駕親祠明堂。

二月甲申，以丹陽尹武陵王紀爲江州刺史。辛丑，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三月丙辰，以河南王阿羅真爲寧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庚辰，以中護軍蕭淵藻爲中權將軍。

夏四月癸未，以安右將軍南康王績爲護軍將軍。癸巳，陳慶之攻魏梁城，拔之；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

五月戊辰，剋大梁。癸酉，剋虎牢城。魏主元子攸棄洛陽，走河北。乙亥，元顥入洛陽。

六月壬午，大赦天下。辛亥，魏淮陰太守晋鴻以湖陽城内屬。

閏月己未，安右將軍、護軍南康王績薨。己卯，魏尒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

秋九月辛巳，朱雀航華表災。以安北將軍羊侃爲青、冀二州刺史。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

冬十月己酉，輿駕還宫，大赦，改元。

十一月丙戌，加中撫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中書監。加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太子少傅。加金紫光禄大夫蕭琛、陸杲并特

也獻出土地投降。

六月丁亥，魏國臨淮王元彧請求回到本國，准許了他的請求。

冬十月丁亥，委任魏國北海王元顥爲魏主，派遣東宫直閤將軍陳慶之護送他回到北方。魏國的豫州刺史鄧獻獻出土地歸附。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皇帝親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對任孝悌力田的農官賜爵位一級。甲子，魏國汝南王元悦請求回到本國，准許了他的請求。辛巳，皇帝親自祭祀明堂。

二月甲申，任命丹陽尹武陵王蕭紀爲江州刺史。辛丑，芮芮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三月丙辰，任命河南王阿羅真爲寧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庚辰，任命中護軍蕭淵藻爲中權將軍。

夏四月癸未，任命安右將軍南康王蕭績爲護軍將軍。癸巳，陳慶之攻打魏國的梁城，攻下來了；進軍屠滅考城，擒獲魏國濟陰王元暉業。

五月戊辰，攻克大梁。癸酉，攻克虎牢城。魏主元子攸放棄洛陽，逃到河北。乙亥，元顥進入洛陽。

六月壬午，大赦天下。辛亥，魏國淮陰太守晋鴻獻出湖陽城歸附。

閏月己未，安右將軍、護軍南康王蕭績逝世。己卯，魏國人尒朱榮攻打并殺死元顥，又占據洛陽。

秋九月辛巳，朱雀航的華表遭到損害。任命安北將軍羊侃爲青、冀二州刺史。癸巳，皇帝前往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法會，隨之捨身入寺，公卿以下官員，用錢一億萬文贖回。

冬十月己酉，皇帝回宫，大赦天下，改年號。

十一月丙戌，加授中撫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爲中書監。加授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偉爲太子少傅。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蕭琛、陸杲都爲特進。司空、中軍將軍元法僧升軍

進。司空、中軍將軍元法僧進號車騎將軍。中權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將軍。中領軍蕭昂爲領軍將軍。戊子，魏巴州刺史嚴始欣以城降。

十二月丁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戊寅，以雍州刺史晋安王綱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續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癸未，老人星見。

夏四月庚申，大雨雹。壬申，以河南王佛輔爲寧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六月丁巳，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悦還北爲魏主。庚申，以魏尚書左僕射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隨元悦北討。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壬申，扶南國遣使獻方物。

秋八月庚戌，輿駕幸德陽堂，設絲竹會，祖送魏主元悦。山賊聚結，寇會稽郡所部縣。

九月壬午，假超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之。

三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丙申，以魏尚書僕射鄭先護爲征北大將軍。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甲寅，老人星見。乙卯，特進蕭琛卒。乙丑，以廣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

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

六月丁未，以前太子詹事蕭淵猷爲中護軍。尚書僕射徐勉加特進、右光禄大夫。丹丹國遣使獻方物。癸丑，立昭明太子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爲豫章郡王，枝江公譽爲河東郡王，曲阿公詧爲岳陽郡王。

秋七月乙亥，立晋安王綱爲皇太

號爲車騎將軍。中權將軍蕭淵藻擔任中護軍將軍。中領軍蕭昂擔任領軍將軍。戊子，魏國巴州刺史嚴始欣獻出城池投降。

十二月丁巳，盤盤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二年春正月戊寅，任命雍州刺史晋安王蕭綱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蕭續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癸未，老人星出現。

夏四月庚申，天下大雨和冰雹。壬申，任命河南王佛輔爲寧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六月丁巳，派遣魏國太保汝南王元悦回到北方任魏主。庚申，任命魏國尚書左僕射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跟隨元悦向北討伐。林邑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壬申，扶南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秋八月庚戌，皇帝到德陽堂，舉行音樂會，爲魏主元悦餞行。山中賊寇集結，侵犯會稽郡所轄各縣。

九月壬午，賜給超武將軍湛海珍符節去討伐山中賊寇。

三年春正月辛巳，皇帝親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對作孝悌力田的農官賜爵位一級。丙申，任命魏國尚書僕射鄭先護爲征北大將軍。

二月辛丑，皇帝親自祭祀明堂。甲寅，老人星出現。乙卯，特進蕭琛去世。乙丑，任命廣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

夏四月乙巳，皇太子蕭統逝世。

六月丁未，任命前太子詹事蕭淵猷爲中護軍。尚書僕射徐勉加授特進、右光禄大夫。丹丹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癸丑，立昭明太子的兒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蕭歡爲豫章郡王，枝江公蕭譽爲河東郡王，曲阿公蕭詧爲岳陽郡王。

秋七月乙亥，立晋安王蕭綱爲皇太子。大赦

子。大赦天下，賜爲父後者及出處忠孝文武清勤，并賜爵一級。乙酉，以侍中、五兵尚書謝舉爲吏部尚書。庚寅，詔曰："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并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爲差次。其有暱親，自依舊章。"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癸巳，老人星見。

天下，賞賜爲父親後嗣者以及處世忠誠孝順在文武兩方面清廉勤懇者，都賜爵位一級。乙酉，任命侍中、五兵尚書謝舉爲吏部尚書。庚寅，詔令說："推廣恩愛到六親，道義彰明九族，頒賜侯爵，也可以說是恰當的。凡是宗室親屬在五服以内的，都可賜給沐食鄉亭侯，各隨服屬親疏爲等級。有親近關係的，自然依照舊日典章。"壬辰，任命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癸巳，老人星出現。

九月庚午，以太子詹事蕭淵藻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戊寅，狼牙脩國奉表獻方物。

九月庚午，任命太子詹事蕭淵藻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戊寅，狼牙脩國送呈奏表貢奉地方特産。

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説《大般若涅盤經》義，迄于乙卯。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徙，至是招誘亡命，欲寇廣州，在所討平之。

冬十月己酉，前往同泰寺，高祖登上法座，爲出家與在家的佛教弟子講授《大般若涅盤經》的義理，直到乙卯日。前樂山縣侯蕭正則犯罪被流放，到這時招引逃亡的人，想侵犯廣州，當地守軍討伐平定了他。

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義，訖于十二月辛丑。

十一月乙未，前往同泰寺，高祖登上法座，爲出家與在家的佛教弟子講授《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義理，直到十二月辛丑日。

是歲，吴興郡生野穀，堪食。

這年，吴興郡長出野生穀物，能够食用。

四年春正月丙寅朔，以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進位大司馬，司空元法僧進位太尉，尚書令、中撫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位司空。立臨川靖惠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戊辰，以丹陽尹邵陵王綸爲揚州刺史。太子右衛率薛法護爲平北將軍、司州牧，衛送元悦入洛。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癸未，魏南兖州刺史劉世明以城降，改魏南兖州爲譙州，以世明爲刺史。

四年春正月丙寅初一，把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偉升爲大司馬，司空元法僧升爲太尉，尚書令、中撫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升爲司空。立臨川靖惠王蕭宏的兒子正德爲臨賀郡王。戊辰，任命丹陽尹邵陵王蕭綸爲揚州刺史。太子右衛率薛法護爲平北將軍、司州牧，護送元悦進入洛陽。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癸未，魏國南兖州刺史劉世明獻出城池投降，改稱魏國南兖州爲譙州，任命世明爲刺史。

二月壬寅，老人星見。新除太尉元法僧還北，爲東魏主。以安右將軍元景隆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雲麾將軍羊侃爲安北將軍、兖州刺史，散騎常侍元樹爲鎮北將軍。庚戌，新除揚州刺史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壬子，以江州刺史武陵王紀爲揚州刺

二月壬寅，老人星出現。新任太尉元法僧回到北方，成爲東魏主。任命安右將軍元景隆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雲麾將軍羊侃爲安北將軍、兖州刺史，散騎常侍元樹爲鎮北將軍。庚戌，新任揚州刺史邵陵王蕭綸犯罪，被免職成爲平民。壬子，任命江州刺史武陵王蕭紀爲揚州刺史，領軍將軍蕭昂爲江州刺史。丙辰，邵陵縣捕獲一頭

史，領軍將軍蕭昂爲江州刺史。丙辰，邵陵縣獲白鹿一。

白色的鹿。

三月庚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上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高祖所釋《孝經義》。

三月庚午，侍中、兼國子博士蕭子顯上奏表請求設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學生十人，專心通讀高祖所注釋的《孝經義》。

夏四月壬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壬申，盤盤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秋七月甲辰，星隕如雨。

秋七月甲辰，星辰隕落如同降雨。

八月丙子，特進陸杲卒。

八月丙子，特進陸杲去世。

九月乙巳，以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恪爲領軍將軍，平北將軍、雍州刺史廬陵王續爲安北將軍，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爲平西將軍，司空袁昂領尚書令。

九月乙巳，任命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蕭恪爲領軍將軍，平北將軍、雍州刺史廬陵王蕭續爲安北將軍，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爲平西將軍，司空袁昂兼任尚書令。

十一月己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己酉，高麗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十二月庚辰，以太尉元法僧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

十二月庚辰，任命太尉元法僧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空中有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滿壇上，朱紫黄白雜色，食頃方滅。兼太宰武陵王紀等以聞。戊申，京師地震。己酉，長星見。辛亥，輿駕親祠明堂。癸丑，以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將軍。河南國遣使獻方物。

五年春正月辛卯，皇帝親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對任孝悌力田的農官賜爵位一級。先前一天的三更，南郊令解滌之等人到祭祀場所巡查，忽然聞到空中有異常香味三次隨風飄來，隨即祭祀時，奏樂迎神完畢，有神光布滿壇上，朱紫黄白和雜色，過了一頓飯的時間纔消失。兼太宰武陵王蕭紀等人將此事上奏。戊申，京城發生地震。己酉，長星出現。辛亥，皇帝親自祭祀明堂。癸丑，任命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將軍。河南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訖于己丑。老人星見。

二月癸未，前往同泰寺，舉行四部大法會，高祖登上法座，揭示《金字摩訶波若經》義理，直到己丑。老人星出現。

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偉薨。

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蕭偉逝世。

夏四月癸酉，以御史中丞臧盾兼領軍。

夏四月癸酉，任命御史中丞臧盾兼任領軍。

五月戊子，京邑大水，御道通船。

五月戊子，京城遭遇大水災，御道上可通船隻。

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以下邳城降。

六月己卯，魏國建義城主蘭寶殺死魏國東徐州刺史，獻出下邳城投降。

秋七月辛卯，改下邳爲武州。

八月庚申，以前徐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老人星見。甲子，波斯國遣使獻方物。甲申，中護軍蕭淵猷卒。

九月己亥，以輕車將軍、臨賀王正德爲中護軍。甲寅，以尚書令、司空袁昂爲特進、左光禄大夫，司空如故。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尚書右僕射，侍中、國子祭酒蕭子顯爲吏部尚書。

六年春二月癸亥，輿駕親耕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三月己亥，以行河南王可沓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甲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

秋七月甲辰，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八月己未，以南梁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爲秦、南秦二州刺史。

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率衆北伐。

閏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聲二。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大赦天下。

二月己卯，老人星見。辛巳，輿駕親祠明堂。丁亥，輿駕躬耕籍田。辛丑，高麗國、丹丹國各遣使獻方物。

三月辛未，滑國王安樂薩丹王遣使獻方物。

夏四月庚子，波斯國獻方物。甲辰，以魏鎮東將軍劉濟爲徐州刺史。壬戌，以安北將軍廬陵王續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見。辛卯，

秋七月辛卯，改下邳稱爲武州。

八月庚申，任命前徐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老人星出現。甲子，波斯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產。甲申，中護軍蕭淵猷去世。

九月己亥，任命輕車將軍、臨賀王正德爲中護軍。甲寅，任命尚書令、司空袁昂爲特進、左光禄大夫，司空照舊。盤盤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冬十月庚申，任命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尚書右僕射，侍中、國子祭酒蕭子顯爲吏部尚書。

六年春二月癸亥，皇帝新自耕種藉田，大赦天下，對任孝悌力田的農官賜爵位一級。

三月己亥，任命代理河南王可沓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甲辰，百濟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夏四月丁卯，火星行進到南斗。

秋七月甲辰，林邑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八月己未，任命南梁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爲秦、南秦二州刺史。

冬十月丁卯，任命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率領軍隊向北征伐。

閏十二月丙午，西南發出雷聲二次。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初一，改年號，大赦天下。

二月己卯，老人星出現。辛巳，皇帝親自到明堂祭祀。丁亥，皇帝親自耕種藉田。辛丑，高麗國、丹丹國各自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三月辛未，滑國王安樂薩丹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夏四月庚子，波斯國貢奉地方特産。甲辰，任命魏國鎮東將軍劉濟爲徐州刺史。壬戌，任命安北將軍廬陵王蕭續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

秋七月乙卯，老人星出現。辛卯，扶南國派

扶南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辛卯，以前南兖州刺史蕭淵藻爲護軍將軍。

十一月丁未，中衛將軍、特進、右光禄大夫徐勉卒。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剋之，魏梁州刺史元羅降。癸亥，賜梁州歸附者復除有差。甲子，雄勇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進號平北將軍。月行左角星。

十二月乙酉，以魏北徐州刺史羊徽逸爲平北將軍。戊戌，以平西將軍、秦南秦二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進號車騎將軍，平北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進號驃騎將軍。辛丑，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進號安西將軍。

二年春正月甲辰，以兼領軍臧盾爲中領軍。

二月乙亥，輿駕躬耕籍田。丙戌，老人星見。

三月庚申，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徹田爲粮，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鐘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實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吏，并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冬十月辛卯，任命前南兖州刺史蕭淵藻爲護軍將軍。

十一月丁未，中衛將軍、特進、右光禄大夫徐勉去世。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打漢中，攻克，魏國梁州刺史元羅投降。癸亥，賞賜梁州歸附的人免除賦税多少不等。甲子，雄勇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升軍號爲平北將軍。月亮行進到左角星旁。

十二月乙酉，任命前魏國北徐州刺史羊徽逸爲平北將軍。戊戌，平西將軍、秦南秦二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升軍號爲車騎將軍，平北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升軍號爲驃騎將軍。辛丑，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升軍號爲安西將軍。

二年春正月甲辰，任命兼領軍臧盾爲中領軍。

二月乙亥，皇帝親自耕種藉田。丙戌，老人星出現。

三月庚申，詔令説："政治在於養育民衆，德行在於普及百姓，朝廷發令如同風，民衆響應如同草。我以微薄的德行，時來運到，治理亂世恢復正常秩序，忽然已三十六年。但不能使内門不關閉，防守達到海外，邊境還多有阻隔，車軌文書也没有統一。民衆爲輾轉運輸而疲憊，士兵爲邊防而勞苦。開發土地謀取糧食，不能片刻停止。治道不够清明，政事多有違失，百官没有開啓心智的進言，四方耳目缺乏順風耳的聽力，州停止檢舉奸惡推薦功臣，郡忘記共同治理天下。致使因違背事理而遭誹謗的人，没有途徑上告，官吏舞文弄墨歪曲法令，利用事件産生奸詐，鳴冤的石頭徒然陳列，懸鐘徒然擺設。《尚書》不是説過嗎：'有脚手纔能成人，有良臣纔能成聖。'實在是須依賴賢明的輔佐，來匡正我的不足。凡是在朝官員，各自進獻直言，政策不便於民衆的，可悉數陳述。如在四方外地，刺史郡守縣令，都上奏疏禀報。百姓有談論政事的，都爲

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領軍師將軍。

先是，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乙巳，以魏前梁州刺史元羅爲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六月丁亥，詔曰："南郊、明堂、陵廟等令，與朝請同班，於事爲輕，可改視散騎侍郎。"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北伐。

十一月己亥，詔北伐衆班師。辛亥，京師地震。

十二月壬申，魏請通和，詔許之。丁酉，以吴興太守、駙馬都尉、利亭侯張纘爲吏部尚書。

三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是夜，朱雀門災。壬寅，天無雲，雨灰，黄色。癸卯，以中書令邵陵王綸爲江州刺史。

二月乙酉，老人星見。丁亥，輿駕親耕籍田。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蕭淵藻爲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以尚書右僕射謝舉爲右光禄大夫。庚寅，以安南將軍廬陵王續爲中衛將軍、護軍將軍。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詧爲武昌郡王，譽爲義陽郡王。

夏四月丁卯，以南瑯邪彭城二郡

他們申述上報。我將親自閲覽，來消解過失。在位的文武官員，推舉你們所瞭解的人，公侯將相，依才能擢升任用，糾正過失補救政事上的缺漏，不要有隱諱。"

夏四月乙未，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兼軍師將軍。

在這以前，尚書右丞江子四呈上密封的奏章，極力談論政事得失。五月癸卯，詔令説："古人説過，屋漏在上面，知道的在下面。我所產生的過失，不能自己察覺。江子四等人密封奏章近日呈上，尚書可時常加以檢查，對民衆有危害的事情，便立即停止，應迅速詳細啓奏，不要使事情延緩。"乙巳，任命原魏國前梁州刺史元羅爲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六月丁亥，詔令説："南郊、明堂、陵廟等長官，和奉朝請品級相同，就事務而言是輕了，可改爲比照散騎侍郎。"

冬十月乙亥，詔令大規模出兵向北征伐。

十一月己亥，詔令向北征伐的軍隊撤兵。辛亥，京城發生地震。

十二月壬申，魏國請求通問和好，詔令准許。丁酉，任命吴興太守、駙馬都尉、利亭侯張纘爲吏部尚書。

三年春正月辛丑，皇帝親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對孝悌力田農官賞賜爵位一級。這天夜晚朱雀門發生火災。壬寅，天空没有雲彩，降落灰塵，黄顔色。癸卯，任命中書令邵陵王蕭綸爲江州刺史。

二月乙酉，老人星出現。丁亥，皇帝親自耕種藉田。己丑，任命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蕭淵藻爲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任命尚書右僕射謝舉爲右光禄大夫。庚寅，任命安南將軍廬陵王蕭續爲中衛將軍、護軍將軍。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的兒子蕭詧爲武昌郡王，蕭譽爲義陽郡王。

夏四月丁卯，任命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河

太守河東王譽爲南徐州刺史。

五月丙申，以前揚州刺史武陵王紀復爲揚州刺史。

六月，青州朐山境隕霜。

秋七月癸卯，魏遣使來聘。己酉，義陽王警薨。是月，青州雪，害苗稼。

八月甲申，老人星見。辛卯，輿駕幸阿育王寺，赦天下。

九月，南兗州大饑。是月，北徐州境内旅生稻稗二千許頃。

閏月甲子，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進號鎮西將軍，揚州刺史武陵王紀爲安西將軍、益州刺史。

冬十月丙辰，京師地震。

是歲，饑。

四年春正月庚辰，以中軍將軍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

二月己亥，輿駕親耕籍田。

三月戊寅，河南國遣使獻方物。癸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五月甲戌，魏遣使來聘。

秋七月己未，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岳陽王詧爲東揚州刺史。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如來真形舍利，大赦天下。

八月甲辰，詔"南兗、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二州，既經饑饉，曲赦逋租宿責，勿收今年三調。"

冬十二月丁亥，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護軍將軍盧陵王續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爲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號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尚書僕射，都官尚書劉孺爲吏部尚書。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

東王蕭譽爲南徐州刺史。

五月丙申，任命前揚州刺史武陵王蕭紀重爲揚州刺史。

六月，青州朐山境内下霜。

秋七月癸卯，魏國派遣使者前來通問修好。己酉，義陽王蕭警逝世。這月，青州降雪，損傷莊稼。

八月甲申，老人星出現。辛卯，皇帝前往阿育王寺，大赦天下。

九月，南兗州發生大饑荒。這月，北徐州境内野生稻稗二千來頃。

閏月甲子，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升軍號爲鎮西將軍，揚州刺史武陵王蕭紀擔任安西將軍、益州刺史。

冬十月丙辰，京城發生地震。

這年，發生饑荒。

四年春正月庚辰，任命中軍將軍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

二月己亥，皇帝親自耕種藉田。

三月戊寅，河南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癸未，芮芮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五月甲戌，魏國派遣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秋七月己未，任命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岳陽王蕭詧爲東揚州刺史。癸亥，詔令因東冶囚徒李胤之求得如來真身舍利子，大赦天下。

八月甲辰，詔令"南兗、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二州，經歷饑荒後，赦免拖欠的租税債務，不徵收今年的三調租税。"

冬十二月丁亥，兼國子助教皇侃上奏表呈上所撰作的《禮記義疏》五十卷。

五年春正月乙卯，任命護軍將軍盧陵王蕭續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爲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來名號擔任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擔任尚書僕射，都官尚書劉孺擔任吏部尚書。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上奏："現在南北二郊祭祀和籍田往返都應該駕御用車

事賀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并宜御輦，不復乘輅。二郊請用素輦，籍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詔付尚書博議施行。改素輦名大同輦。昭祀宗廟乘玉輦。辛未，輿駕親祠南郊，詔孝悌力田及州閭鄉黨稱爲善人者，各賜爵一級，并勒屬所以時騰上。

三月己未，詔曰："朕四聽既闕，五識多蔽，晝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即時皆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境任失。而今而後，以爲永准。"

秋七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廬陵王續爲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爲護軍將軍、安右將軍。

八月乙酉，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

九月庚申，以都官尚書到溉爲吏部尚書。

冬十一月乙亥，魏遣使來聘。

十二月癸未，以吴郡太守謝舉爲中書監，新除中書令鄱陽王範爲中領軍。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兖四州。

二月己亥，輿駕親耕籍田。丙午，以江州刺史邵陵王綸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豫章王歡爲江州刺史。秦郡獻白鹿一。

夏四月癸未，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毁。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并可量給。"

輛，不再乘人拉車。二郊祭祀請求使用未經雕飾的車，藉田往返乘坐平常車輛，都用侍中陪同乘坐，停止大將軍和太僕陪同。"下詔交付尚書廣泛討論執行。改未經雕飾的車名爲大同輦。祭祀宗廟乘坐玉輦。辛未，皇帝親自祭祀南郊，詔令孝悌力田和同鄉稱爲善人的人，各賜給爵位一級，并且寫明原因及時送交朝廷。

三月己未，詔令說："我四方視聽缺略，五種意識多有遮蔽，簽署同意的外朝文書，有時錯謬。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衆的，州郡縣都要及時報告，不能欺瞞隱諱。如果造成怨恨訴訟，當地承擔過失。從今以後，作爲永久的準則。"

秋七月己卯，任命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廬陵王蕭續爲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爲護軍將軍、安右將軍。

八月乙酉，扶南國派遣使者貢奉活犀牛和地方特産。

九月庚申，任命都官尚書到溉爲吏部尚書。

冬十一月乙亥，魏國派遣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十二月癸未，任命吴郡太守謝舉爲中書監，新任中書令鄱陽王蕭範爲中領軍。

六年春正月庚戌初一，赦免司、豫、徐、兖四州囚徒。

二月己亥，皇帝親自耕種藉田。丙午，任命江州刺史邵陵王蕭綸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豫章王蕭歡爲江州刺史。秦郡貢奉白鹿一頭。

夏四月癸未，詔令說："順應時代而王業興起，賢人繼嗣流傳業績，聲名永不磨滅，世代變遷，二姓賓客在位，三代子孫獲封的義理猶在。世事逐漸遥遠，墓地荒蕪，遥想古代産生感懷，説起來心中悲愴。晉、宋、齊三代的所有陵墓，有關官府要兢兢業業地加以守衛保護，不要使百姓隨意加以侵占毁壞。守衛兵士人少，可補充足額。先前没有守衛的，都可酌量配給。"

五月戊寅，以前青、冀二州刺史元羅爲右光禄大夫。己卯，河南王遣使獻馬及方物。

五月戊寅，任命前青、冀二州刺史元羅爲右光禄大夫。己卯，河南王派遣使者貢奉馬匹和地方特産。

六月丁未，平陽縣獻白鹿一。

六月丁未，平陽縣貢奉白鹿一頭。

秋七月丁亥，魏遣使來聘。

秋七月丁亥，魏國派遣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八月戊午，赦天下。辛未，詔曰："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睿，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八月戊午，大赦天下。辛未，詔令說："治理國家有法式，一定要徵詢朝中官員，所以尚書省設置令、僕射、丞、郎，每天上朝，商議當前事務，在一起籌劃，然後上奏。近來不是這樣，每當有疑難事情，頃刻間就尋求決斷。古人說過，君主不是堯、舜，怎麽能講話都正確呢。因此以放勛的聖明，還咨詢四岳，以重華的睿智，也依賴士人。豈是我微薄的德行，所能獨自決斷的。從現在起尚書中有疑難的事，先在朝堂召集衆人商議，然後啓奏，不能因襲以往。軍事機密國家大事，以前必須咨詢審察準確，現在自然依照舊日典章辦。"盤盤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九月，移安州置定遠郡，受北徐州都督，定遠郡改屬安州。始平太守崔碩表獻嘉禾一莖十二穗。戊戌，特進、左光禄大夫、司空袁昂薨。

九月，遷移安州設置定遠郡，接受北徐州統領，定遠郡改爲隸屬安州。始平太守崔碩上奏表進獻茁壯的禾稻一根莖十二個穀穗。戊戌，特進、左光禄大夫、司空袁昂逝世。

冬十一月己卯，曲赦京邑。

冬十一月己卯，赦免京城囚徒。

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歡薨。以護軍將軍湘東王繹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置桂州於湘州始安郡，受湘州督；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屬桂州。

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蕭歡逝世。任命護軍將軍湘東王蕭繹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在湘州的始安郡設置桂州，接受湘州的統領；撤銷南桂林等二十四個郡，全部改爲隸屬桂州。

七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還田宅，蠲課五年。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七年春正月辛巳，皇帝親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有流浪和失去故鄉的，各自歸還田産住宅，免除五年的賦税。辛丑，皇帝親自在明堂祭祀。

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辛亥，輿駕躬耕籍田。乙卯，京師地震。丁巳，以中領軍、鄱陽王範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

二月乙巳，任命代理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辛亥，皇帝親自耕種籍田。乙卯，京城發生地震。丁巳，任命中領軍、鄱陽王蕭範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

三月乙亥，宕昌王遣使獻馬及方物。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獻方物。

三月乙亥，宕昌王派遣使者貢奉馬匹和地方特産。高麗、百濟、滑國各自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夏四月戊申，魏遣使來聘。

五月癸巳，以侍中南康王會理兼領軍。

秋九月戊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丙午，以侍中劉孺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丙子，詔停在所役使女丁。丁丑，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奸盜，朕亦知此之爲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耗逋負，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尚書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又詔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蓋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没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税，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其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己丑，以金紫光禄大夫臧盾爲領軍將軍。

十二月壬寅，詔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徹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爲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楊阜是故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厨帳，或供廄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游軍，稱爲遏防，奸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采，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

夏四月戊申，魏國派遣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五月癸巳，任命侍中南康王會理兼任領軍。

秋九月戊寅，芮芮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冬十月丙午，任命侍中劉孺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丙子，詔令制止各處役使女丁。丁丑，詔令説："民衆的僥幸多，是國家的不幸，恩澤屢次施加，越發助長奸猾盜賊，我也知道這種作法造成的弊端了。而不優厚赦免，又不是仁人的心胸。凡是過失耗費和拖欠租税，從大同七年十一月九日拂曉以前，在民間無論多少，報告尚書統領處没有輸納的，全部免除。"又下詔説："利用上天的道理，分享大地的利益，大概是先代聖人的格言。凡是田地房屋被没收的，除公田以外，全部用來分給貧苦民衆，都使他們依據能力來接受田地。聽説近段時間裏，豪富的家庭，多方占取公田，用昂貴的價格租税，來給貧苦民衆耕種，破壞時政，造成的禍害是極爲嚴重的。從現在起公田全部不能租給豪富家庭；已經租借的特地准許不追回。如果富户給予貧苦民衆種子共同經營的，不在禁止的條例中。"己丑，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臧盾爲領軍將軍。

十二月壬寅，詔令説："古人説過，一人失去本來的處所，如同自己把他推入深溝中，這不是最要緊的話。我痛心悲傷，時間很長了，經常欲進食又放下筷子，正要睡眠又撤去枕頭，獨自坐着心懷憂慮，抑鬱感慨通宵達旦，不是爲一人，是爲所有民衆的緣故。州牧多不是良好人才，郡守縣令爲惡人作幫凶，楊阜因此憂慮憤恨，賈誼因此流下眼淚。至於在民間多方求取，有的供給食品，有的供給馬棚庫房，有的派遣使命，有的接待賓客，都不是自己開支，從民衆那裏搜取。又大量派遣游動軍隊，稱爲遏止防範，而奸猾盜賊不止，殘暴掠奪更繁多，有時尋求别人的供奉，有時要求别人服役。又施行劫掠，再加以冤枉逼迫，好人喪命，富户財盡。這造成的怨恨殘酷，不僅僅是一兩件事。也曾頻繁禁止，

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采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呵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魏遣使來聘。丙辰，於宫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是歲，交州土民李賁攻刺史蕭諮，諮輸賂，得還越州。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内史蕭説委郡東奔，敬躬據郡，進攻廬陵，取豫章，妖黨遂至數萬，前逼新淦、柴桑。

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之。

三月戊辰，大破之，擒敬躬送京師，斬于建康市。是月，於江州新蔡、高塘立頌平屯，墾作蠻田。遣越州刺史陳侯、羅州刺史寧巨、安州刺史李智、愛州刺史阮漢，同征李賁於交州。

九年春閏月丙申，地震，生毛。

二月甲戌，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配送司州。

三月，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賁，賁將范脩又破林邑王於九德，林邑王敗走。

冬十一月辛丑，安西將軍、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仍然没有完結。外司明白地加以收集，據事實檢舉上奏。又恢復公私的傳舍、屯田、邸店、冶鑄，直至僧尼寺院，在其地界内，祇應依照限額加以守護；後來竟廣加封禁，越過地界去禁止水陸采集、捕魚和打柴，於是使得百姓没有放手的地方。從現在起凡是越過地界加以禁止的，下禁令的本人，都依照軍法加以處治。如果是公家田地，禁止不能隨意設立屯田，和公家競争以謀取私利，至於百姓打柴采集以供燒飯者，都不能禁止；以及百姓采集捕魚，也不要呵責追問。如果不遵循順從，都以死罪結案判定。”魏國派遣使者前來通問修好。丙辰，在宫城的西面建造士林館，延聘聚集學者。

這一年，交州當地百姓李賁攻打刺史蕭諮，蕭諮送納財貨，得以返回越州。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百姓劉敬躬依仗旁門左道反叛，内史蕭説放棄郡城向東逃奔，敬躬占據郡城，進軍攻打廬陵，奪取豫章，妖黨竟達到幾萬人，向前逼近新淦、柴桑。

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蕭繹派遣中兵參軍曹子郢討伐敬躬。

三月戊辰，大敗敬躬，擒獲敬躬送到京城，在建康街市斬首。這月，在江州的新蔡、高塘設立頌平屯，開墾蠻人田地。派遣越州刺史陳侯、羅州刺史寧巨、安州刺史李智、愛州刺史阮漢，一同到交州征伐李賁。

九年春閏月丙申，發生地震，生長出毛狀物。

二月甲戌，命江州民衆三十家出一户奴婢，發配到司州。

三月，任命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林邑王攻下德州，攻打李賁，李賁的將領范脩又在九德打敗林邑王，林邑王失敗逃走。

冬十一月辛丑，安西將軍、益州刺史武陵王蕭紀升軍號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壬戌，領軍將軍臧盾卒；以輕車將軍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

十二月壬戌，領軍將軍臧盾去世；任命輕車將軍河東王蕭譽爲領軍將軍。

十年春正月，李賁於交阯竊位號，署置百官。

十年春正月，李賁在交阯竊取名號，設置百官。

三月甲午，輿駕幸蘭陵，謁建陵。辛丑，至脩陵。

三月甲午，皇帝前往蘭陵，拜謁建陵。辛丑，到達脩陵。

壬寅，詔曰："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閑，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并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因作《還舊鄉》詩。

壬寅，詔令說："我自離開故鄉，五十多年了，眷念回到東方，没有哪天不思索。現在四方歸附，海外諸侯齊聽命，案件訴訟逐漸減少，國家事務稍有閑暇，始能到陵墓表達敬意，祇是增添了感傷悲慟。故鄉老少，接連遠遠到來，神情狀態勤勉不怠，如同回到父親身邊，應足以安慰我的這顆心。都可賜予官位一級，并且加以賞賜。所經過的縣邑，不交納今年的租賦。監察部門向民衆收取過的，免除二年租賦。并且普遍賞賜内外隨從官員軍主左右錢米多少不等。"因之撰作《還舊鄉》的詩篇。

癸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并錫位一階，并加沾賚。丁未，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進號安東將軍。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癸卯，詔令陵園主管部門，恭敬勤勞，都賜予官位一級，并加以賞賜。丁未，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升軍號爲安東將軍。己酉，皇帝前往京口城北固樓，改樓名爲北顧。庚戌，前往回賓亭，宴請皇帝家鄉故老和所經過附近縣迎候的老少幾千人，各賞賜錢二千文。

夏四月乙卯，輿駕至自蘭陵。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恤各有差。

夏四月乙卯，皇帝從蘭陵返回。詔令對鰥寡孤獨格外貧困的人救濟撫恤多少不等。

五月丁酉，尚書令何敬容免。

五月丁酉，尚書令何敬容被免職。

秋九月己丑，詔曰："今茲遠近，雨澤調適，其穫已及，冀必萬箱，宜使百姓因斯安樂。凡天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無問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當時文列，應追税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各備臺州以文最逋殿，罪悉從原。其有因饑逐食，離鄉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

秋九月己丑，詔令說："今年遠近各地，雨量調和適中，收穫時節已到，希望定能積糧萬箱，使百姓因此而安樂。凡天下罪過無論輕重，已經發覺或者没發覺，討捕没有擒獲的，都赦免寬恕他們。侵占耗費官府物資，無論多少，也全部原諒免罪。田地荒廢、遇水旱不耕作、没有當時的文書報告，應追交租税的，以及耕種土地没有登記到官府簿籍上的，都停止交税。各臺州因文書末等及拖欠租税列在下等的，罪過都從寬原諒。有因饑荒到外地謀食，離開了家鄉本土的，都准許恢復産業，免除五年租税。"

冬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冬十二月，天降大雪，平地雪深三尺。

十一年春三月庚辰，詔曰："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玄扈，拱默岩廊。自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被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唯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内外條流、四方所立屯、傳、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園，新舊守宰，游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除省，以舒民患。"

十一年春三月庚辰，詔令説："黄帝在從前，恩德的風尚相距不遠，所以安詳地住在玄扈山，在朝廷拱手沉默。自從大道淪落，樸實的風尚消失，競争逐日滋長，虚假越發出現。我背靠斧紋屏風統御天下，一百年將過一半。夜半時分，還親自操勞政事；太陽西下，還來不及吃晚飯。退朝還披着布衣，品味的不過是野菜。哪裏以萬乘車輛爲尊貴，占據四海爲富有；衹是想使百姓康樂寧静，小民安定太平。即使三思而後行，且還是百慮中多有過失。凡是遠近分割設置、内外條例流别、四方所設屯田、傳舍、邸店、冶鑄，市内土壩、浮橋，渡口税、田園，新舊郡守縣令，設游動軍隊戍守巡邏，有不便利於民衆的，尚書州郡各自迅速條列奏上，應同時説明免除省略，來消除民衆的患難。"

夏四月，魏遣使來聘。

夏四月，魏國派遣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冬十月己未，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下因此，不無奸猾，所以一日復敕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内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冬十月己未，詔令説："堯、舜以來，便開創了贖刑，即位後依照古代，准許犯罪的人送交資産，有下層官吏利用這個機會，不能杜絶奸猾産生，所以不久前的一天又下令禁止。水流難以堵塞，人心動蕩不安，既違背佛典慈悲爲懷的義理，又損傷儒教愛惜生靈的德行。《尚書》説：'與其殺害無罪的人，寧可放過不守正道的人。'可再給有罪的人打開生路，都准許輸錢贖身。"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有大蛇鬥隧中，其一被傷奔走。癸丑，交州刺史楊瞟剋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的墓道口上石騏驎晃動，有大蛇在墓道中相鬥，其中一條受傷逃跑。癸丑，交州刺史楊瞟攻克交趾的嘉寧城，李賁逃竄到屈僚洞，交州平定。

三月乙巳，大赦天下：凡主守割盗、放散官物，及以軍糧器甲，凡是赦所不原者，起十一年正月以前，皆悉從恩，十一年正月已後，悉原加責；其或爲事逃叛流移，因饑以後亡鄉失土，可聽復業，蠲課五年，停其徭役；其被拘之身，各還本郡，舊業若在，皆悉還之。庚戌，法駕出同泰寺大會，停寺省講《金字三慧經》。

三月乙巳，大赦天下：凡是負責守護而割取盗賊、拋棄丢失官府物資，以及軍糧器械，凡是赦免令所不寬恕的，在十一年正月以前，都全部從寬施恩；十一年正月以後，都寬恕而加以責罰；有人因事逃跑叛變流落他鄉，因饑荒以後離開家鄉失去土地，可准許恢復産業，免除五年賦税，停徵徭役；被拘捕的人，各自回到本郡，舊日田宅如果還在，都全部歸還他們。庚戌，皇帝乘車到同泰寺參加法會，停留在寺省，講解《金字三慧經》。

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賚宿衛文武各有差。是夜，同泰寺災。

夏四月丙戌，在同泰寺講授佛經，設立法會。大赦天下，改年號。對孝悌力田和爲父親繼嗣者賜爵位一級，賞賜守衛的文武官員多少不等。這天夜晚，同泰寺遭遇火災。

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雨相擊薄。

六月辛巳，滿天有聲音，如同風雨相撞擊。

秋七月辛酉，以武昌王謍爲東揚州刺史。甲子，詔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并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丙寅，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并同三年。"

秋七月辛酉，任命武昌王蕭謍爲東揚州刺史。甲子，詔令說："禽獸知道母親而不知道父親，奸詐强横的子弟超過禽獸，以致連父母都不知道。多觸犯國法，牽害到老人。老人被囚禁，大可悲傷同情。從現在起有犯罪的，父母和祖父祖母不要連坐。惟獨大逆不道的罪行不獲得今日的恩典。"丙寅，詔令說："早晨四個而晚上三個，一群獼猴都喜悦，名稱實質没有虧負，而喜怒的心情却有意義。近來聽説民間多用九陌錢，錢額減少則貨物昂貴，錢額充足則物價低，這不是貨物有貴賤，是人心顛倒了。至於偏遠處，更日漸嚴重。哪裏衹是國家有不同的政策，簡直是家庭中有不同的習俗，徒然擾亂國家制度，無益於民衆增加財富。從現在起可通行足額的錢幣。法令施行後，以一百天爲期限，如果還有違犯的，男子判罰轉運，女子服勞役，都同爲三年。"

八月丁丑，東揚州刺史武昌王謍薨。以安東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即本號東揚州刺史，丹陽尹邵陵王綸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

八月丁丑，東揚州刺史武昌王蕭謍逝世。任命安東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以本來名號任東揚州刺史，丹陽尹邵陵王蕭綸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午，渴槃陁國派遣使者貢奉地方特産。

冬十月癸酉，汝陰王劉哲薨。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

冬十月癸酉，汝陰王劉哲逝世。乙亥，任命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蕭詧爲雍州刺史。

太清元年正月壬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廬陵王續薨；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詔曰："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宫，虔恭上帝，祗事檟燎，高熛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

太清元年正月壬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廬陵王蕭續逝世；任命鎮南將軍、江州刺史湘東王蕭繹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辛酉，皇帝親自祭祀南郊，詔令說："上天運行彌補縫合，覆蓋的功效博大；天道變化，滋生萬物的德行形成。我在齋室沐浴，虔誠敬奉上帝，恭謹聚積柴禾，高祭太一，大禮完成，感慨與喜慶兼具，思慮和廣大民衆，同享幸福恩惠。可大赦天下，格外貧窮的不要交納今年的田租户

窮者無出即年租調；清議禁錮，并皆宥釋；所討逋叛，巧籍隱年，暗丁匿口，開恩百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賞勞二年。可班下遠近，博采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甲子，輿駕親祠明堂。

調；因社會公正的議論而被禁止爲官的，全都寬恕解除禁令；所討伐的逃犯反叛者，玩弄賬籍隱瞞年齡，藏匿男丁人口者，開恩一百天，使各自自首，不追究過去的罪行；流落他鄉，准許恢復住宅田産，免除五年的賦税；對孝悌力田者賜予爵位一級；住在官府辦事的賞賜兩年的勞績。可以頒布到遠近各地，廣泛搜羅英才，有人德行聞名於州里，道義實行於鄉間，有人志行高潔不隨波逐流，不謀求爲人所知，都使有關官員上報，及時召見聘用。”甲子，皇帝親自到明堂祭祀。

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魏司徒侯景求以豫、廣、潁、洛、陽、西揚、東荆、北荆、襄、東豫、南兗、西兗、齊等十三州内屬。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丁亥，輿駕躬耕籍田。

二月己卯，一股白氣貫穿太陽。庚辰，魏國司徒侯景請求獻出豫、廣、潁、洛、陽、西揚、東荆、北荆、襄、東豫、南兗、西兗、齊等十三個州歸附梁國。壬午，任命侯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秉承制命行事，如同鄧禹的舊例。丁亥，皇帝親自耕種藉田。

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北豫州。

三月庚子，高祖前往同泰寺，舉行無遮大法會，施捨自身，公卿等官員用錢一億萬文贖回。甲辰，派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人接應北豫州。

夏四月丁亥，輿駕還宫，大赦天下，改元，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在朝群臣宿衛文武并加頒賚。

夏四月丁亥，皇帝回宫，大赦天下，改年號，對孝悌力田和爲父親繼嗣者賜爵位一級，在朝的群臣和守衛的文武官員都加以賞賜。

五月丁酉，輿駕幸德陽堂，宴群臣，設絲竹樂。

五月丁酉，皇帝前往德陽堂，宴請群臣，設立音樂會。

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

六月戊辰，任命前雍州刺史鄱陽王蕭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曰：“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潁剋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改合肥爲合州，北廣陵爲淮州，項城爲殷州，合州爲南合州。”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進入懸瓠城。甲子，詔令説：“兩個豫州分别設置，由來很久了。現在汝水、潁水已平定，可依照前代舊例，在懸瓠設豫州，壽春設南豫州，改合肥爲合州，北廣陵爲淮州，項城爲殷州，合州爲南合州。”

八月乙丑，王師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蕭淵明爲大都督。詔曰：“今汝南新復，嵩、潁載清，瞻言遺黎，有

八月乙丑，朝廷軍隊向北征伐，任命南豫州刺史蕭淵明爲大都督。詔令説：“現在汝南剛收復，嵩山、潁水清明，思念百姓，日夜辛勞，應

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應是緣邊初附諸州部内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愆，并不得挾以私仇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録行臺尚書事。

該廣施恩惠，讓他們重新開始。所有緣邊剛歸附的各州之内百姓，先前有罪逃跑，背叛進入北方的，一律免除，不追究往日的罪過，都不能懷有私仇而加以報復。如有違犯的，嚴厲加以制裁追究。”戊子，任命大將軍侯景爲録行臺尚書事。

九月癸卯，王遊苑成。庚戌，輿駕幸苑。

九月癸卯，王遊苑建成。庚戌，皇帝前往苑中。

冬十一月，魏遣大將軍慕容紹宗等至寒山。丙午，大戰，淵明敗績，及北兖州刺史胡貴孫等并陷魏。紹宗進圍潼州。

冬十一月，魏國派遣大將軍慕容紹宗等人到達寒山。丙午，大戰，淵明大敗，和北兖州刺史胡貴孫等人都陷落到魏國。紹宗進軍包圍潼州。

十二月戊辰，遣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爲魏主。辛巳，以前征北將軍鄱陽王範爲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十二月戊辰，派遣太子舍人元貞回到北方爲魏主。辛巳，任命前征北將軍鄱陽王蕭範爲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戊戌，詔在位各舉所知。己亥，魏陷渦陽。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爲尚書僕射。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殷州刺史羊思達，并棄城走，魏進據之。乙卯，以大將軍侯景爲南豫州牧，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戊戌，詔令在位官員各舉所瞭解的人。己亥，魏軍攻占渦陽。辛丑，任命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試任吏部尚書王克爲尚書僕射。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殷州刺史羊思達，都放棄城池逃走，魏軍進兵占據。乙卯，任命大將軍侯景爲南豫州牧，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

三月甲辰，撫東將軍高麗王高延卒，以其息爲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以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卲陵王綸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同三司之儀，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淵藻爲征東將軍、南徐州刺史。是日，屈獠洞斬李賁，傳首京師。

三月甲辰，撫東將軍高麗王高延去世，任命他的兒子爲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任命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卲陵王蕭綸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同三司之儀，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淵藻爲征東將軍、南徐州刺史。這天，屈僚洞斬殺李賁，傳送首級到京城。

夏四月丙子，詔在朝及州郡各舉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禮送京師。戊寅，以護軍將軍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

夏四月丙子，詔令在朝和州郡的官員各自推舉能勝任治理民衆的清廉人士，都以禮節送到京城。戊寅，任命護軍將軍河東王蕭譽爲湘州刺史。

五月辛丑，以新除中書令卲陵王綸爲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湘州刺史張纘爲領軍將軍。辛亥，曲赦交、愛、德三州。癸丑，詔曰：“爲國在於多士，寧下寄于得人。朕暗於

五月辛丑，任命新任中書令卲陵王蕭綸爲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湘州刺史張纘爲領軍將軍。辛亥，赦免交、愛、德三州囚徒。癸丑，詔令説：“治國在於人才多，安寧民衆依靠用人得當。我不熟悉料理事務，尤其缺乏治理方法，

行事，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相啓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窮其屠釣，盡其岩穴，以時奏聞。”是月，兩月夜見。

秋八月乙未，以右衛將軍朱异爲中領軍。戊戌，侯景舉兵反，擅攻馬頭、木栅、荆山等戍。甲辰，以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曲赦南豫州。

九月丙寅，加左光禄大夫元羅鎮右將軍。

冬十月，侯景襲譙州，執刺史蕭泰。丁未，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降之。戊申，以新除光禄大夫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己酉，景自横江濟于采石。辛亥，景師至京，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

十一月辛酉，賊攻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中軍司馬楊曒。庚辰，邵陵王綸帥武州刺史蕭弄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等入援京師，頓鍾山愛敬寺。乙酉，綸進軍湖頭，與賊戰，敗績。丙戌，安北將軍鄱陽王範遣世子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帥衆入援，次于張公洲。

十二月戊申，天西北中裂，有光如火。尚書令謝舉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并帥軍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是日，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營，粲拒戰死。庚申，邵陵王綸、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等帥兵集南岸。乙丑，中領軍朱异卒。丙寅，以司農卿傅岐爲中領軍。戊辰，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

孤獨地處於帝位，如同面臨深淵山谷。凡是在朝官員，都要思考匡正補救，進獻忠言，以相啓迪。頒布給各州刺史，廣泛尋求優異人才，搜羅人才至於屠夫、漁翁足迹，窮盡山岩洞穴，及時上奏。”這個月，兩個月亮在夜晚出現。

秋八月乙未，任命右衛將軍朱异爲中領軍。戊戌，侯景起兵反叛，任意攻打馬頭、木栅、荆山等城堡。甲辰，委派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蕭綸統領各軍討伐侯景。赦免南豫州囚徒。

九月丙寅，加授左光禄大夫元羅爲鎮右將軍。

冬十月，侯景襲擊譙州，捉住刺史蕭泰。丁未，侯景進軍攻打歷陽，太守莊鐵投降侯景。戊申，任命新任光禄大夫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統領京城各軍，駐守丹陽郡。己酉，侯景從横江渡江到采石。辛亥，侯景的軍隊到達京城，臨賀王正德率領軍隊依附賊軍。

十一月辛酉，賊軍攻占東府城，殺害南浦侯蕭推、中軍司馬楊曒。庚辰，邵陵王蕭綸率領武州刺史蕭弄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等人進入京城救援，停留在鍾山愛敬寺。乙酉，蕭綸進軍到湖頭，同賊軍交戰，大敗。丙戌，安北將軍鄱陽王蕭範派遣世子蕭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人率領軍隊進京救援，停駐在張公洲。

十二月戊申，天西北中間裂開，有光芒如同火焰。尚書令謝舉去世。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人都率領軍隊進京救援，推舉仲禮爲大都督。

三年春正月丁巳初一，柳仲禮率領軍隊分别占據南岸。這天，賊人在青塘渡過軍隊，偷襲攻下韋粲的營壘，韋粲抵禦直至戰死。庚申，邵陵王蕭綸、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等人率領兵士聚集在南岸。乙丑，中領軍朱异去世。丙寅，任命司農卿傅岐爲中領軍。戊辰，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到青溪以東，被賊軍打敗，

溪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壬午，熒惑守心。乙酉，太白晝見。

二月丁未，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蕭退帥江州之衆，頓于蘭亭苑。庚戌，安北將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己未，皇太子妃王氏薨。丁卯，賊攻陷宫城，縱兵大掠。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録尚書。辛未，援軍各退散。丙子，熒惑守心。壬午，新除中領軍傅岐卒。

夏四月己丑，京師地震。丙申，地又震。己酉，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舉州附于魏。

五月丙辰，高祖崩于净居殿，時年八十六。辛巳，遷大行皇帝梓宫于太極前殿。

冬十一月，追尊爲武皇帝，廟曰高祖。乙卯，葬于脩陵。

高祖生知淳孝。年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内外親黨，咸加敬異。及丁文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仿佛奉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高祖形容本壯，及還至京都，銷毁骨立，親表士友，不復識焉。望宅奉諱，氣絶久之，每哭輒歐血數升。服内不復嘗米，惟資大麥，日止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灑，松草變色。及居帝位，即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又於臺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再過，設

文皎戰死。壬午，火星停留在心宿。乙酉，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現。

二月丁未，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蕭退率領江州的軍隊，停留在蘭亭苑。庚戌，安北將軍、合州刺史鄱陽王蕭範以本來職位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人進軍到東府的北面，同賊軍交戰，大敗。己未，皇太子妃王氏逝世。丁卯，賊軍攻占宫城，放縱兵士大肆擄掠。己巳，賊人假稱詔令派遣石城公大款解散外面的援軍。庚午，侯景自稱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録尚書。辛未，援軍各自撤退散開。丙子，火星停留在心宿。壬午，新任中領軍傅岐去世。

夏四月己丑，京城發生地震。丙申，大地又震動。己酉，高祖因所求取的需用不能供給，憂慮氣憤而患病。這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自獻出州城依附魏國。

五月丙辰，高祖在净居殿逝世，時年八十六歲。辛巳，遷大行皇帝的棺材到太極前殿。

冬十一月，追尊大行皇帝爲武皇帝，廟號爲高祖。乙卯，安葬在脩陵。

高祖天生淳厚孝順。六歲時，獻皇太后逝世，他水米漿湯三天不入口，哭泣哀傷痛苦，超過成年人，内外親屬，都加以尊敬驚異。等到遭遇文皇帝去世，當時高祖擔任齊國隨王的諮議參軍，隨軍府在荆州鎮所，約略聽到消息，就遞上辭呈星夜趕路，不再吃飯睡覺，日夜兼程，大風大浪，也不短暫停留。高祖身體本來强壯，等回到京城，瘦得皮包骨，親屬和朋友，不再認得出他。拜望住宅敬奉父親，昏倒過去很長時間，每當哭泣就吐血幾升。服喪期間不再吃米飯，僅用大麥，每日衹二升多。拜祭陵墓，眼淚灑落之處，松樹野草爲之變了顔色。等到處於帝位，就在鍾山修建大愛敬寺，在青溪邊修建智度寺，又在朝廷内設立至敬等殿堂。又設立七廟堂，每月

净饌。每至展拜，恒涕泗滂沲，哀動左右。加以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并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則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凡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於是穆穆恂恂，家知禮節。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宫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盤》、《大品》、《净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説，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曆，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决，并悉稱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糾奸擿伏，洞盡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

兩次前往，擺設素食。每到叩拜時，總是淚如雨下，哀傷感動了左右的人。加之才思敏捷，凡事能深入研究，年輕時愛好學習，通曉儒學道學。雖然事務繁多，還書不離手，點火燭借光研讀，常常到五更。撰寫《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以及六十四卦、二篇《繫辭》、《文言》、《序卦》等篇的義疏，《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共二百多卷，都是糾正先代儒者的迷惑，揭示古代聖人的旨意。王侯朝臣都呈奏表詢問疑難，高祖都爲他們解釋。還修造裝飾國子學，增加學生名額，建立五館，設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年，有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人闡述皇帝旨意，并且撰寫吉、凶、軍、賓、嘉五禮，共一千多卷，高祖作爲皇帝爲其決斷疑難。這時風氣端莊肅敬，家家懂得禮節。大同年間，在臺城西設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人交替在那裏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也在東宫宣猷堂和揚州官府設立講壇，於是四方郡國，追求學術、仰慕品德，都雲集在京城。高祖深信佛法，尤其擅長釋家典籍，撰作《涅盤》、《大品》、《净名》、《三慧》等經的義疏，又有幾百卷。處理政事的餘暇，就在重雲殿和同泰寺講説，著名僧人博通的學者、在家與出家的佛教弟子中的聽衆，經常有一萬多人。又編撰《通史》，親自寫作贊語序言，共六百卷。天性聰慧敏捷，下筆便成文章，千篇賦百首詩，徑直注釋便完成，都文采與内容協調配合，超出古今。詔書碑銘贊語誄文，箴言頌辭書札奏章，從起初在民間，到登上帝位，所有文集，又有一百二十卷。對六種技藝理解透徹，棋藝居於超衆脱俗的品級，陰陽緯候，卜筮占決，都全部在行。又撰寫《金策》三十卷。草書隸書和書信，騎馬射箭，無不奇特精妙。勤於政事，孜孜不倦。每到冬月，四更天一過，就下令拿火燭查閱奏請事宜，握筆接觸寒氣，手爲之裂口。糾察奸人揭露隱秘的事，洞察人心，經常哀其不争以致流淚，然後同意上奏。每天僅吃一餐，膳食没有鮮魚肥肉，衹是豆羹粗食而已。各種事務繁雜，

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宫職司貴妃以下，六宫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押褄，盛夏暑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不與人相見，雖覿内竪小臣，亦如遇大賓也。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

日頭倘若到了天中央，就嗽口度過這一天。身上穿着布衣服，床上是木綿青帳，一頂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褥用了二年。經常自身厲行節儉，都是這一類。五十歲以後就斷絶了房事。後宮女官從貴妃以下，六宮除了三種繪有山雉的祭服外，衣服都不拖在地上，没有其餘的錦綉綾羅。不飲酒，不聽音樂，不是宗廟祭祀、大會酒宴和各種法事，不曾奏樂。性格端莊，雖然住在小殿暗室中，總是整理衣帽，閑坐時都繫好衣帶，盛夏暑月，不曾撩起衣裳露出上身。不端莊容貌，不和人見面，雖然與宫内宦官小臣相見，也如同接待貴賓。歷觀古代的帝王君主，恭順節儉端莊禮敬，多才多藝學問廣博，恐怕很少有人可與他相比。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絶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有云“可爲慟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宫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史臣曰：齊末天命完結，統治者昏庸暴虐，上天拋棄神靈發怒，衆人反對親信離開。高祖英明勇武通達明智，在樊城、鄧縣興起義兵，樹起旗幟建立國號，從水深火熱中拯救民衆，總領如蒼兕般勇猛的軍隊，擺起龍豹般的陣勢，如雲奔雷擊，殲滅殘暴君主平定凶惡小人，萬國樂意推舉，天地人改變國運。於是登上帝位，手握河圖，打開四門拓展招引賢人的道路，接納十亂一類的治國能臣，推延誠信正直的規範。復興文學，修理祭祀，整治五禮，制定六律，四方視聽發達，各項事務得以治理，政治穩定功成名就，遠方安寧近處肅静。加上天地的祥瑞，每年每季不斷絶。征討收税所到的鄉間，文書車軌通行的地方，南方超過一萬里，西方開拓五千里。其中珍奇的財物貴重的寶器，成千成百，無不充滿於國家府庫，貢奉朝廷。三四十年中，這是够興盛的了。自從魏、晋以後，恐怕是没有的。到了老年時，把事務托付給一群寵臣。如此朱异之流，作威作福，樹立朋黨，政事因賄賂而辦，皇帝的起居住行，由他們掌握，所以朝廷綱紀混亂，賞罰没有章法。“小人之道滋長”，大概是説的這事吧。賈誼説過“可爲之悲傷痛哭了”。致使漫天的羯人賊寇，利用時機偷襲，雕的羽毛遍及宫廷，刀槍侮辱了皇帝，百姓困苦，宫室荒凉。嗚

呼！天道是何等的殘酷。這雖然是國運窮盡，大概也是人的行事使其如此。

梁書卷四

本紀第四

簡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食邑八千户。八年，爲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量置佐吏。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二年，入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南北秦益寧七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將軍如故。十四年，徙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徵爲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尋復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益寧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未拜，改授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徙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五年，進號安北將軍。七年，權進都督荆、益、南梁三州諸軍事。是歲，丁所生穆貴嬪喪，上表陳解，詔還攝本任。中大通元年，詔依先給鼓吹一部。二年，徵爲都督南揚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

太宗簡文皇帝名綱，字世纘，乳名六通，是高祖的第三個兒子，是昭明太子的同母弟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簡文帝在顯陽殿出生。天監五年，他被封爲晉安王，封地達八千户。天監八年，他任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可以根據情况自行設置輔佐的官吏。天監九年，他遷官使持節，都督南兗、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兗州刺史。天監十二年，入朝擔任宣惠將軍、丹陽尹。天監十三年，他出京擔任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南秦、北秦、益、寧七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還像從前一樣任宣惠將軍。天監十四年，遷官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還像原來一樣任使持節。天監十七年，他被徵召爲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不久又擔任宣惠將軍、丹陽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京擔任使持節，都督益、寧、雍、梁、南秦、北秦、沙七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還未實授，又改授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普通四年，徙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的竟陵和司州的隨郡諸軍事，平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普通五年，他被進封號稱安北將軍。普通七年，他代理都督荆、益、南梁三州諸軍事。這一年，碰上生母穆貴嬪死去，簡文帝上表陳述請求解職的心情，高祖詔令他還兼任本職。中大通元年，高祖下詔令依先例給簡文帝鼓吹一部。中大通二年，簡文帝被徵召爲都督南揚、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去世。五

月丙申，詔曰："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于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内敏，群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爲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宫，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宫。

月丙申，高祖下詔書説："不是最公正就無從主宰天下，不能博愛就不能君臨四海。所以堯、舜克制忍讓，注重的是德；文王捨棄伯邑考而另立武王，爲上下樹立了榜樣，光照四方。如今太子永遠離去，天子舉步艱難，淳樸的民風尚且濃鬱，老百姓尚未安定，如果不是賢明聖哲，能文能武，怎麽能够承擔治國的重任，繼承天子的宏圖大業。晉安王蕭綱，生下來就知道文章道義，自然而然地懂得孝敬，他的威信恩惠早就在外面傳揚，他的德行注重内在修行努力，群王對他歸心贊美，天下人也都依附於他。可以立他爲皇太子。"七月乙亥，簡文帝面對堂前平臺接受策立和拜謝。因爲修繕東宫，簡文帝暫且居住東府。中大通四年九月，簡文帝移回東宫。

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崩。辛巳，即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夙丁閔凶。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慕號躃，厝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煢煢在疚，罔知所托，方賴藩輔，社稷用安。謹遵先旨，顧命遺澤，宜加億兆。可大赦天下。"壬午，詔曰："育物惟寬，馭民惟惠，道著興王，本非隸役。或開奉國，便致擒虜；或在邊疆，濫被抄劫。二邦是競，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創承鴻業，既臨率土，化行宇宙，豈欲使彼獨爲匪民。諸州見在北人爲奴婢者，并及妻兒，悉可原放。"癸未，追謚妃王氏爲簡皇后。

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崩。辛巳，簡文帝登上皇帝位。他下詔書説："朕因爲没有成就，過早的遭遇了凶喪。永遠離去了的皇帝突然捨棄萬國而去，朕牽留思念號哭仆倒，不能自持，無處安身。朕雖然少德，却越居人民之上，因此孤獨内疚，無所寄托，將要依賴輔佐大臣，社稷纔能安定。朕謹遵先帝聖旨，顧念他遺下的恩澤，并且應當增加千萬倍的恩澤給人民。可大赦天下。"壬午，簡文帝又下詔書説："培育萬物但求寬鬆，駕馭人民必須施予恩惠，德行顯著國家便興盛，本來就不能靠奴役百姓。有的人開拓疆土爲國奉獻，以致被擒獲俘虜；有的人在邊疆，無辜地被抄劫。兩個國家在争逐，老百姓有何罪過！朕雖少德又昏昧，既然繼承大業，已經君臨天下，就有教化天下的責任，朕難道想讓他們獨做匪民嗎。各州現在的北人做奴婢的，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可以放回原處。"癸未，簡文帝追謚妃子王氏爲簡皇后。

六月丙戌，以南康嗣王會理爲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壬辰，封當陽公大心爲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款爲江夏郡王，寧國公大臨爲南海郡王，臨城公大連爲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爲安陸郡王，新淦公大成爲山陽郡王，臨湘公大

六月丙戌，任命南康嗣王會理爲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壬辰，封當陽公大心爲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款爲江夏郡王，寧國公大臨爲南海郡王，臨城公大連爲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爲安陸郡王，新淦公大成爲山陽郡王，臨湘公大封爲宜都郡王。

封爲宜都郡王。

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爲刺史。戊辰，以吴郡置吴州，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庚午，以司空南康嗣王會理兼尚書令，南海王大臨爲揚州刺史，新興王大莊爲南徐州刺史。是月，九江大饑，人相食十四五。

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淵藻薨。

冬十月丁未，地震。

十二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以國哀不朝會。詔曰："蓋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莅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啓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儀，智周萬物。屬齊季薦瘥，彝倫剥喪，同氣離入苑之禍，元首懷無厭之欲。乃當樂推之運，因億兆之心，承彼掎角，雪兹仇耻。事非爲己，義實從民，故功成弗居，卑宫菲食，大慈之業普熏，汾陽之詔屢下。于兹四紀，無得而稱。朕以寡昧，哀煢孔棘，生靈已盡，志不圖全，僶俛視陰，企承鴻緒。懸旌履薄，未足云喻。痛甚愈遲，諒闇彌切。方當玄默在躬，栖心事外。即王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履端建號，抑惟舊章。可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爲大寶元年。"丁巳，天雨黄沙。己未，太白經天，辛酉乃止。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没漢東之地。丙寅，月晝見。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襲廣陵，斬賊南兖州刺史董紹先。侯景自帥水步軍擊皓。

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劃策應侯景叛亂，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打他，結果景仲自殺，霸先迎接定州刺史蕭勃爲廣州刺史。戊辰，在吴郡置吴州，以安陸王大春爲吴州刺史。庚午，以司空南康嗣王會理兼尚書令，南海王大臨爲揚州刺史，新興王大莊爲南徐州刺史。這個月，九江嚴重饑荒，人吃人的有十分之四五。

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淵藻薨。

冬十月丁未，發生地震。

十二月，百濟國派遣使者前來進獻特産。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初一，簡文帝因爲國家有不幸的事而不舉行朝會。他下詔書説："大概天下是最公正的神物，從前三皇五帝不能推辭因而莅臨天下。所以帝王的功業，衹是聖人無須投入主要精力的事；服冕乘軒的榮華，也不過是偶然得到的一物。太祖文皇帝含有光大事業的雅量，開啓像西伯建周那樣的基礎。高祖武皇帝政道潤澤天地，智慧遍及萬物。到了齊末老天接連降下災禍，法度和人倫離喪，人們一起遠離像入苑囿被圍剿那樣的災禍，帝王們懷着不能滿足的欲望。於是我們應當樂於被推上帝位的命運，順從億萬人民的心願，接着夾擊敵人，洗雪這些仇恨和耻辱。這些事不是爲了自己，按道理實在是順從民意，所以功成不要居功自傲，要住低矮的宫室，吃粗劣的菜飯，讓大慈的事業給普天下人帶來好處，像汾陽之詔那樣的詔書屢次頒發。朕在這五十年中没有什麽值得稱道之處。朕因爲少德昏昧，因而哀傷孤獨非常急躁，生靈已盡，志不能謀全，朕衹能努力視事，承接先帝的大業。懸挂的旌旗和踩着的薄冰，都不足以比喻朕此時的心情。這種心情悲痛得越厲害時間就越長久，爲先帝居喪時朕更加悲痛深切。朕正當重孝在身，衹能分心在這些國事之外的哀傷。就是王道未能伸直，天子舉步仍然艱難，要依靠輔佐大臣，來光大政績。朕即位伊始建立年號，一切還是衹按照舊的章程去做。可以大赦天下，改太清

四年爲大寶元年。”丁巳，天上落下黄沙。己未，太白星經過天空，直到辛酉纔消失。西魏軍入侵安陸，抓住司州刺史柳仲禮，完全攻陷漢水以東的土地。丙寅，月亮白天出現。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偷襲廣陵，斬殺自命南兖州刺史叛賊董紹先。侯景自己率領水步軍襲擊祖皓。

二月癸未，景攻陷廣陵，皓等并見害。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爲東揚州刺史。省吴州，如先爲郡。詔曰："近東垂擾亂，江陽縱逸。上宰運謀，猛士雄奮，吴、會肅清，濟、兖澄謐，京師畿内，無事戎衣。朝廷達官，齋内左右，并可解嚴。"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是月，邵陵王綸自尋陽至于夏口，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讓綸。丙午，侯景逼太宗幸西州。

二月癸未，侯景攻陷廣陵，祖皓等人一起被殺害。丙戌，簡文帝任命安陸王大春爲東揚州刺史。省減吴州，仍像從前一樣爲吴郡。簡文帝下詔説："近來東邊地方混亂，江陽放縱不受約束。皇上與宰相運謀策劃，猛士雄風奮發，吴、會的叛賊被肅清，濟、兖叛亂澄清，天下安寧，京城周圍，没有戰事。朝廷的達官，書房學人及左右人等，都可以解除緊急狀態。"乙巳，任命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這個月，邵陵王蕭綸從尋陽來到夏口，郢州刺史南平王蕭恪把州轉讓給蕭綸。丙午，侯景逼迫太宗巡幸西州。

夏五月庚午，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嗣王範薨。自春迄夏，大饑，人相食，京師尤甚。

夏季的五月庚午，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嗣王蕭範薨。從春到夏，大饑荒，以致人吃人，京城災情更重。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事。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西州。

六月辛巳，簡文帝任命南郡王大連主持揚州事務。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從尚書省出奔西州。

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約。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爲江州刺史。

秋季的七月戊辰，叛賊行臺任約入侵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率州人投降任約。這個月，簡文帝任命南郡王大連爲江州刺史。

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衆逼郢州。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邵陵王綸棄郢州走。

八月甲午，湘東王蕭繹派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衆逼近郢州。乙亥，侯景自己進位爲相國，封給自己二十郡，自立爲漢王。邵陵王蕭綸放棄郢州逃走。

冬十月乙未，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子大鈞爲西陽郡王，大威爲武寧郡王，大球爲建安郡王，大昕爲義安郡王，大摯爲綏建郡王，大圜爲樂梁郡王。壬寅，景害南康嗣王會理。

冬季的十月乙未，侯景又逼迫太宗巡幸西州曲宴，自封爲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又立皇子大鈞爲西陽郡王，大威爲武寧郡王，大球爲建安郡王，大昕爲義安郡王，大摯爲綏建郡王，大圜爲樂梁郡王。壬寅，侯景殺害南康嗣王會理。

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兵寇齊昌，執衡陽王獻送京師，害之。

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兵侵擾齊昌，抓住衡陽王蕭獻送到京城，并且殺害了他。湘東

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督衆軍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張彪起義於會稽若邪山，攻破浙東諸縣。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西魏所攻，軍敗，死。

三月，侯景自帥衆西寇。丁未，發京師，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

閏月，至西陽。乙亥，景分遣僞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丙子，執刺史蕭方諸。

四月甲子，景進寇巴陵，湘東王繹所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連戰不能剋。

五月癸未，湘東王繹遣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約帥衆拒援軍。

六月甲辰，僧祐等擊破任約，擒之。乙巳，景解圍宵遁，王僧辯督衆軍追景。庚申，攻魯山城，剋之，獲别將張化仁、儀同閻洪慶。辛酉，進圍郢州，下之，獲賊帥宋子仙等。鄱陽王故將侯瑱起兵，襲僞儀同于慶于豫章，慶敗走。

秋七月丁亥，侯景還至京師。辛丑，王僧辯軍次湓城，賊行江州事范希榮棄城走。

八月丙午，晋熙人王僧振、鄭寵起兵襲郡城，僞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儀同任延遁走。戊午，侯景遣衛尉卿彭儁、厢公王僧貴率兵入殿，廢太宗爲晋安王，幽于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人。矯爲太宗詔，禪于豫章嗣王棟，大赦改年。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吴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

冬十月壬寅，帝謂舍人殷不害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我思

王蕭繹派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督率衆軍抗拒任約。南郡王前中兵張彪在會稽若邪山起義，攻破浙東諸縣。

大寶二年春天的二月份，邵陵王蕭綸逃至安陸董城，被西魏攻打，兵敗，死去。

三月，侯景親自率領部衆向西侵擾。丁未，從京城發兵，從石頭到新林，大船首尾相接。

閏三月，侯景兵至西陽。乙亥，侯景分派僞將宋子仙、任約襲擊郢州。丙子，俘虜刺史蕭方諸。

四月甲子，侯景進軍侵襲巴陵，湘東王蕭繹所派遣的領軍將軍王僧辯連續作戰不能取勝。

五月癸未，湘東王蕭繹派遣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援救巴陵，侯景派任約率衆抗拒援軍。

六月甲辰，胡僧祐等人擊敗任約的軍隊，擒獲任約。乙巳，侯景突圍連夜逃遁，王僧辯督率衆軍追擊侯景。庚申，攻打魯山城，攻下了它，獲别將張化仁、儀同閻洪慶。辛酉，又進軍包圍郢州，并且攻下了它，俘獲賊帥宋子仙等。鄱陽王舊將侯瑱起兵，在豫章襲擊了僞儀同于慶，于慶失敗逃走。

秋季的七月丁亥，侯景回到京城。辛丑，王僧辯的軍隊駐扎在湓城，叛賊主持江州之事的范希榮棄城逃走。

八月丙午，晋熙人王僧振、鄭寵起兵襲擊郡城，僞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儀同任延逃跑。戊午，侯景派衛尉卿彭儁、厢公王僧貴率兵入殿，廢除太宗帝號，降爲晋安王，幽禁在永福省。侯景害死了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以及尋陽王的衆位兒子共二十人。侯景假藉太宗的詔令，禪位給豫章嗣王蕭棟，大赦天下更改年號。侯景又派遣使者害死南海王大臨於吴郡，害死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害死安陸王大春於會稽，害死新興王大莊於京口。

冬季的十月壬寅，簡文帝對舍人殷不害説："我昨天夜裏夢見自己吞食泥土，您試着爲我解

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還晉國。陛下所夢，得符是乎？"及王偉等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憂憤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壽酒，不得盡此乎？"於是并賫酒肴、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寢，王偉、彭儁進土囊，王脩纂坐其上，於是太宗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僧辯率前百官奉梓宫升朝堂，世祖追崇爲簡文皇帝，廟曰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

這個夢。"殷不害説："從前重耳被饋贈土塊，他終於回到了晉國。陛下所夢，大概能和這先例相符吧？"還有王偉等進酒給簡文帝説："丞相因爲想到陛下憂憤得太久了，所以派我爲您祝壽。"簡文帝笑着説："既是壽酒，能不喝盡它麽？"於是讓一起送來下酒菜、曲項琵琶，與帝一起飲酒。帝知不能推辭，就盡興酣飲，他説："不料如此快樂！"不久簡文帝酒醉睡去，王偉、彭儁進獻盛土的袋子，王脩纂坐在它的上面，於是太宗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歲。賊人給他的僞謚號明皇帝，廟號稱高宗。第二年，三月己丑，王僧辯率領前百官奉帝靈柩升上朝堂，世祖追尊他爲簡文皇帝，廟號是太宗。四月乙丑，簡文帝被葬在莊陵。

初，太宗見幽縶，題壁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文甚凄愴。

當初，太宗被囚禁，就題壁自叙説："有梁正直之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事，始終如一。風雨交加，天色昏暗，鷄鳴不止。不欺人於暗室，更何况在日月星三光之下。命運到了這種地步，命又怎麽樣！"又寫了《連珠》二首，文句十分凄愴。

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試，辭采甚美。高祖嘆曰："此子，吾家之東阿。"既長，器宇寬弘，未嘗見愠喜。方頰豐下，鬚鬢如畫，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自年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蕃政，所在有稱。在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晝夜號泣不絶聲，所坐之席，沾濕盡爛。在襄陽拜表北伐，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衆軍進討，剋平南陽、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毫不可欺。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恒討論篇籍，繼以文章。高祖所製《五經

太宗年幼時就聰明睿智，智識悟性都超過常人，六歲時便能寫文章，高祖對他的早熟感到吃驚，不相信有這樣的事，就在面前考試他，結果太宗的文章確實辭采很華美。高祖感嘆説："這孩子，是我家的東阿。"太宗成人後，氣宇軒昂器度寬大，未曾見他喜怒形於色。方正的面頰豐滿的下巴，鬍鬚鬢髮美麗如畫，斜眼看人就讓人覺得目光灼人。讀書一目十行。三教九流凡百姓氏，過目成誦；篇章辭賦，拿起筆來立即就能寫成。博覽綜合儒家的書，善於談論玄理。從十一歲起，便能親自處理紛繁的事務，歷次主持繁多的政務，他所在的地方人們對他多有稱頌。當穆貴嬪去世時，太宗哀痛欲絶形銷骨立，晝夜號泣不絶於聲，所坐的席子，被眼淚沾濕因而全部爛掉。太宗在襄陽拜華表北伐，派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衆多軍隊前去進討，攻克平定南陽、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據有安昌城此時投降，一下拓展國土千餘里。等到太宗居監受制時，却多所

講疏》，嘗於玄圃奉述，聽者傾朝野。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宫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并行於世焉。

寬大容恕，文案册簿，絲毫也不能欺騙他。太宗延引接納文學人士，獎賞接待他們不知疲倦，一直與他們討論篇章典籍，接着寫出文章。高祖所作的《五經講疏》，太宗曾在玄圃講述，聽的人竭盡朝野。太宗非常喜歡題詩，他的序説："我七歲時就有詩癖，長大後仍樂此不疲。"然而太宗的詩傷於輕浮美艷，當時人稱之爲"宫體"。太宗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都在世上流傳。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實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鍾《屯》、《剥》，受制賊臣，弗展所藴，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明睿智，美好的學問早就傳揚，才華横溢，超越今古。文章因爲受當時輕浮華艷的文風的連累，不被君子所贊賞。等到太宗在東朝修養道德，聲名傳遍全國，到他繼承帝位，實在具有人君的美德了。正當太宗像文、景二帝一樣治理國家時，他的命運却如《屯》、《剥》二卦所示不吉，受賊臣控制，不能施展他所具有的才華，終於遭遇了晋懷帝、晋愍帝那樣殘酷的結局，多麼的悲哀啊！

梁書卷五

本紀第五

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户。初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入爲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普通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大同元年，進號安西將軍。三年，進號鎮西將軍。五年，入爲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韶至江陵宣密詔，以世祖爲侍中、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不遣。六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戰所敗死。七月，又遣鎮兵將軍鮑泉代討譽。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反，來寇江陵，世祖嬰城拒守。乙丑，詧將杜崱與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衆來降。丙寅，詧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字世誠，乳名七符，是高祖的第七個兒子。天監七年八月丁巳出生。天監十三年，被封爲湘東郡王，食邑二千户。起初任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入朝後任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普通七年，出京任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進封號爲平西將軍。大同元年，又進封號爲安西將軍。大同三年，進封號爲鎮西將軍。大同五年，入朝爲安右將軍、護軍將軍，兼領石頭戍軍事。大同六年，出京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遷官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南秦、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太清三年三月，侯景入侵并且攻陷京城。四月，太子舍人蕭韶到江陵宣讀密詔，任命世祖爲侍中、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其餘的官職還像從前一樣。這個月，世祖向湘州徵召軍隊，湘州刺史河東王蕭譽抗拒命令不派遣軍隊。六月丙午，世祖派遣世子方等率領衆人討伐蕭譽，戰敗而死。七月，世祖又派遣鎮兵將軍鮑泉代爲討伐蕭譽。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舉兵反叛，來侵擾江陵，世祖繞城拒守。乙丑，蕭詧部將杜崱與其兄弟以及楊混各自率領他們的部衆前來投降。丙寅，蕭詧逃走。鮑泉攻打湘州不能取勝，世祖又派左衛將軍王僧辯代爲統兵。

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正月辛亥朔，左衛將軍王僧辯獲橘三十子共蒂，以獻。

二月甲戌，衡陽内史周弘直表言鳳皇見郡界。

夏五月辛未，王僧辯克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

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來奔。

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撫軍將軍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左衛將軍王僧辯爲領軍將軍。改封大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是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遣左衛將軍徐文盛、右衛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衛率蕭慧正、巂州刺史席文獻等下武昌拒約。以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恪爲荆州刺史，鎮武陵。

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箋曰：

竊以嵩岳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慎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黄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内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游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讋氣。親蕃外叛，釁均吴、楚，義討

大寶元年，世祖仍然沿用太清年號，稱太清四年。正月辛亥初一，左衛將軍王僧辯獲得三十個共有一蒂的橘子，把它們獻給了皇帝。

二月甲戌，衡陽内史周弘直上表説鳳凰在本郡地界出現。

夏季的五月辛未，王僧辯攻克湘州，斬殺河東王蕭譽，湘州平定。

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從信安抄小路前來投奔。

九月辛酉，世祖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蕭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撫軍將軍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左衛將軍王僧辯爲領軍將軍。改封大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這個月，任約進犯侵擾西陽、武昌，世祖派遣左衛將軍徐文盛、右衛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衛率蕭慧正、巂州刺史席文獻等下武昌抵抗任約。以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恪爲荆州刺史，鎮守武陵。

十一月甲子，南平王蕭恪、侍中臨川王蕭大款、桂陽王蕭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蕭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蕭曇等府州國共一千人給世祖進獻書信説：

我們私下認爲嵩岳已經很險峻，山川又高出白雲；大國有屏障，申甫作輔佐。難道不是皇帝建立了這樣的極至，纔能使人們把官位看作寶貝；聖人的教誨讓人們辨别行事的方法，對名聲和重器都要采取謹慎的態度。因此知道太尉輔佐皇帝，重華用黄玉之符表揚他；司空察看地貌，伯禹降下玄珪的賞賜。我們謙恭地想明公大王殿下，都是因爲時事命定并且在一定的日期應運而生，誕生的都是將帥聖賢，忠是他們的美德，孝實在是天經地義的事，心地與應、韓一樣懇切，所寄托的比旦、奭更深，這些事是五種品德的準則，七政因此而一致，心志存在於社稷，功績是能

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纔命戈船，底定灊、霍。溯流窮討，路絶窺窬，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

救艱險。如今夷狄入侵，他們枕戈待旦悲傷哭泣淚盡流血，鯨鯢還未掃除，又要投袂而起奮力勤王，能使游魂也請求結盟從而使敵人屈膝，醜惡之徒也含璧屏氣前來歸附。親近的蕃族向外叛變，罪過與吴、楚相同，他們興義師討伐伸張國威，兵不血刃。湘州的動亂自然平息，不是因爲築了杜弢那樣的壁壘；峴山不再懷有二心，不征伐劉表那樣的城池。九江阻塞，二別異流，剛命令用兵，就平定了灊、霍。逆流而上盡力追討，使敵人無路可走，胡兵侵入國界，鐵馬就如霧般合圍，神機妙算單獨運籌，敵酋都立即被懸首示衆，傾倒失敗如同鳥兒的翅膀折斷了，於是祇好向朝廷修好進貢。梁、漢配合默契，盡用犀利的兵器；巴、漢一起南下，竭盡驍勇布置戰陣。梁南面與五嶺相通，北面兵出力原；東夷不存怨恨之心，西戎謹守秩序。可以説國土上推千里，持戟之士多達百萬，梁成了天下最尊貴，四海所推崇的國家。

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嘆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麰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徽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

今海水飛揚成雲，崑山升起火炬，魏文要爲這樂於推舉人才的年頭而思舊傷感，韓宣要爲這禮成的日子而感嘆，陽臺之下，衹有達官貴人在奔走；夢水的旁邊，還有車子來往。大麥結兩個穗子，此事出於南平地區；樹枝挂滿甘露，此事降於當陽境界。野外的蠶兒自己能吐絲，何必要感謝歐絲；閑置的水田裏長出了稻子，這難道和天上降下粟米有什麼不同。莫非衆物都通達順利，這叫做光大文明，豈能不在青銅器和典籍上表明這美好的稱號，而英明的任用怎能不向官員們陳述呢！

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兹盛禮，顯答群望。愔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

從前晉、鄭入周還能作卿士；蕭、曹輔佐漢朝，尚且官居相國。應該使這樣盛大的禮遇更加隆重，來明確回答衆人的厚望。我等查尋好的法令，廣泛咨詢誠實的史官，謹慎地拜了再拜奉上此信，希望您位進至相國，總攬百事，使節符信均出於您一處，您分別裁准那永恒的禮儀。您手

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

持金斧來消滅逆賊暴徒，乘玉車來安定社稷。我們在旁邊列位相助比如附着於日月，忠貞清白可與天地相合。扶持危難的國家輔佐對國家的治理，難道不是很美善嗎！

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

恪等不識大體，自是昧死伏地進奏以使您知道。

世祖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翦，寤寐痛心。周粤天官，秦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鳶，北漸玄塞，率玆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踪曲阜，擬迹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恧。"

世祖詔令答説："節數積聚在重陽，時序祇在百六，鯨鯢未曾剪除，我無論是醒是睡都感到痛心。周的天官，秦稱相國。東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朱鳶，北到邊塞，勸導這些小宰，弘揚這些大德，將用什麽接續曲阜孔子的踪迹，和桓、文并肩。最後要來一次糾正，嚴肅地拜上五拜。即使你們的意思屬於隨時因變，事情也無虛假記載，但是經傳所稱都是謙讓，《象》寫的也都是謙讓之言，看看先前的典籍，我再次心懷悲傷與慚愧。"

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遣護軍將軍尹悦、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幼安帥衆下武昌，助徐文盛。

十二月壬辰，世祖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派遣護軍將軍尹悦、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幼安率領兵衆南下武昌，援助徐文盛。

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

大寶二年，世祖仍然稱作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派遣使者來訪。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

三月，侯景率全部軍隊西上，與任約的軍隊會合。

四月丙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春等奔歸，王珣、尹悦、杜幼安并降賊。庚戌，領軍將軍王僧辯帥衆屯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

四月丙午，侯景派他的將領宋子仙、任約襲擊郢州，抓獲刺史蕭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春等奔馳來歸，王珣、尹悦、杜幼安一起投降了賊兵。庚戌，領軍將軍王僧辯率領衆兵防守巴陵。甲子，侯景進犯侵擾巴陵。

五月癸未，世祖遣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援巴陵。任約敗，景遂遁走。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胡僧祐爲領軍將軍，陸法和爲護軍將軍。仍令僧辯率衆軍追景，所至皆捷。

五月癸未，世祖派遣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率衆下援巴陵。任約兵敗，侯景於是逃走；世祖又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胡僧祐爲領軍將軍，陸法和爲護軍將軍。仍然命令王僧辯率領衆軍追逐侯景，所到之處都取得了勝利。

八月甲辰，僧辯下次湓城。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爲中衛將軍。司空、征南將軍南平王恪進號征南大將軍、湘州刺史，餘如

八月甲辰，王僧辯南下駐扎在湓城。辛亥，世祖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爲中衛將軍。司空、征南將軍南平王蕭恪進封號爲征南大將軍、湘州刺史，其餘照舊。

故。

九月己亥，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餘如故。盤盤國獻馴象。

冬十月辛丑朔，有紫雲如車蓋，臨江陵城。是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等奉表曰：

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并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横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扆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冤。悠悠彼蒼，何其罔極！

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群議，故江東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嶮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

九月己亥，世祖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其餘照舊。盤盤國前來貢獻馴服的大象。

冬季的十月辛丑初一，有紫雲形如車蓋，飛臨江陵城。這個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等人進表説：

衆軍正在討伐逆賊，途中駐扎在九水，當日收到臨城縣派人報告稱：侯景忤逆弑皇帝，害太子，宗室人員凡是身在叛賊處的，一起都遭受到災禍和暴虐。六軍因此而慟哭，日月星也都改變了光芒。爲我皇帝而悲哀，四海之人爲此心痛欲裂。我大梁繼承堯所建立的事業，以商所開啓的國統爲根基。太祖文皇帝順應齊的禪讓爲聖主，開始領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包有并平定天下。依順日月而且協調四時，即帝位後就控制天下。附着於正道自可居於安定，帝王登基的先兆本來就是國家的福祉。四世相承繼，三聖同根基。你們這些凶暴的賊寇多麽愚蠢，竟敢欺凌天子的國土。閶闔遭受白登的耻辱，象魏招致堯城的懷疑。重臣得寵，一朝的臣民都受暴虐。國家的賢才良臣，没有誰不同受冤屈的。悠悠蒼天，多麽没有準則！

我聽説失去君主後就應該有君主出現，這是《春秋》的美好法則；用有道德的人和長子爲君，這是先王的通用準則。少康因此即帝位統治民衆，祭祀夏的宗廟以配天神；平王就居正位并東遷雒邑，宗周以此繼世。漢光以自己的才能懲罰不道之人，所以漢代的偉大國統重新昌盛；中宗因爲不違衆議，所以江東可以立國。考察古史分别今事，再無第二種計策。我們謙恭地想陛下極爲孝敬性情深沉，英武神斷，正當七九之災，却應了千年的期望；爲殷切憂愁的人們開啓希望之光明，而且要主持百王的盟會。獲取威信確定霸主地位，有很多艱難險阻，建設國家

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

治理軍隊，遵循古代的方法。家國大事，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上天賜福給大梁，大梁必將有君主。軒轅得姓，存有二人；高祖五個王，代確實居長。憑藉屈完使諸侯陳列，任用子武就駕駛大車。功德與九有相齊，道德對百姓有利。不尊奉這樣的聖明之君，那由誰來繼承帝位延續國脉！

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黄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輗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爲塋陵，開雪宫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即宫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雒可以爲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

我聽説日月貞潔明亮，太陽不能失缺光明；天地堅貞可觀，天道不能讓人長久地擔心。黄屋左纛，本來是因爲億萬人民纔尊貴；鸞車龍紋，大概是因爲郊野的祭祀而顯貴。寶器因爲極其貴重纔存在，對容易發生錯誤的事很謹慎纔能操守堅貞。百姓難道能缺少選擇没有國君，社稷豈能一日没有主宰。我誠懇地希望陛下掃地升中，祭天改物。天下事窘迫凶危，國運混亂，大概可以不需勞動宗正們奉詔行事，博士們選擇時日，面向南就可以居於尊位，面向西就不必在道德上有所謙讓。四方既然知道有尊可奉，百姓纔能有共同的期望。殘賊隱居，器械藏在社廟之處，乾象已經傾斜，坤儀又已顛覆，斬除王莽的車子，燒掉董卓的照市，廓清函夏，正是爲了先帝的陵墓，洗刷宫廷耻辱，希望能保存帝業，那周朝故都鎬京黍子紛披的景象，還有什麽可説的。陛下繼承光明的事業和帝位，就位於楚的舊宫。左邊宗廟右邊社廟的禮制，可以循權宜之計；五禮六樂的采納，可供歲時取用完備。金芝九根莖，瓊茅三個棱。重要的侍衛任職，尉官候望相互可看見。陛下坐廟堂之上以使四夷朝拜，登臨靈臺觀望雲物，禪祭梁甫封祭泰山，幸臨東海之濱禮拜日觀。這以後再與三事大夫，另謀都城和邊疆之事。左瀍右澗，中間夾有雒水可以居處；高大的殿堂稀疏的龍脊，帝王也可以建都在鎬，何必辛辛苦苦定要建都建業呢。

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我們不能忍受極度的懇切心情，謹慎地拜上奏表讓陛下知道。

世祖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

世祖奉奠太宗，大哭三天，百官都身穿孝

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群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十餘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群僚二百餘人，江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并奉箋勸進。世祖固讓。

服。世祖這纔回答王僧辯的奏表說："孤因爲德行不好，上天降下災禍給我，我枕戈待旦卧薪嘗膽，扣擊心扉淚盡泣血。狂風颳樹的嚴酷，就是重新開始一萬次也不能和這次相比；飛霜降露的悲哀，使我百憂交集。剛聽説伯升的災禍，又遭受仲謀的悲傷。如果封豕已經被殲滅，長蛇被殺死，我纔想追慕延陵的飄逸踪迹，繼承子臧的高讓品性，難道要藉助秋亭之壇，怎麽能侍奉繁陽之石。侯景，就如同項籍一樣；蕭棟，就如同殷辛一樣。未賞赤泉，劉邦還是個漢王；白旗没有懸挂時，周發仍稱太子。飛龍高位，誰説可以登上；攀龍附鳳之徒，已經聽到我的回答的就請來議事。諸位公卿士人，希望能明白孤的心意，不要忘記！"司空南平王蕭恪率領宗室五十多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領二百多位官員，江州别駕張佚率領三百多位官吏百姓，一起奉上書箋勸世祖進皇帝位。世祖堅持辭讓。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曰：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俯首潸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一次進表給世祖説：

紫色的宫殿曠缺帝位，神州無人主宰，百樣生靈爲此恐懼不安，萬國因此心神難寧。即使酒醉的人和清醒的人互相攙扶，一起回到景亳，又歌唱又朗誦，總是奔赴唐的郊野，仍然免不了害怕陛下低頭流淚，在道德方面有所謙讓因而不繼承帝位。驛車已經在道，還要慎重對待宋昌的謀略；帝車已經排好隊列，還要杜絶耿純的規勸。山岳和百官翹首期盼陛下即帝位，上天和百姓的這種心情在不斷地積累增長。

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黄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樽，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

我聽説星星來去太陽升落，雷擊電閃的地方叫做天；山岳聳立百川奔流，吐出霧氣聚起雲彩的地方叫做地。包容天地的混合生成，洞察陰陽的難以估測，因此裁成萬物，這樣的人大概存在於聖人之中吧！所以説"天地的大德叫生，聖人的大寶是位"。黄屋廟堂之下，本來不是爲了獲得纔占據它；明鏡高懸四衢八達之尊貴，大概是由於適應萬物變化取得教誨的緣故。我誠懇地想陛下考查古人文思，英偉雄奇獨立通達。用周旦作比，陛下是文王之子；用放勛打比方，那麽

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曆，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托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

陛下是帝摯的弟弟。千年快如早晚，即位之時可不就在此嗎。朝廷埋没危亡，國家的寶器淪喪翻覆，承受大梁國統，不是陛下又能是誰？豈能讓赤眉再立盆子，隗囂托放高廟。陛下正在反復從容地崇尚謙讓，用此來獲取謙遜的光彩。觀察賊寇的假傳僞詔，欺騙正朔，見機作惡，絶對可以認清他們的真面目。没有疑問何需占卜，不用依靠蓍草龜甲來占卜測算。

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奸臣互起，率戎伐潁，無處不然，勸明誅晋，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惵惵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内斷，横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扆帷，决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何校滅耳，莫匪奸回，史不絶書，府無虚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耻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

從前，公卿失去控制，災禍多達天空的盡頭，侯景欺凌天下，奸臣交替而起，率領戎狄討伐潁，無處不是這樣，勸明誅晋，到處都是如此。刁斗在深夜裏不停地被敲響，烽火互相照耀。梁朝的人士，相顧含悲；涼州的義兵，東望落淚，心懷恐懼的老百姓，將要在哪裏安身！陛下英才宏略齊天，性情沉明内心善於决斷，横劍悲哭淚盡流血，枕戈待旦卧薪嘗膽，農山圯下的策略，金匱玉鼎上的計謀，没有不是在屏風後帷帳裏决定的，它們可以决勝於千里之外。敲擊靈鼉戰鼓，樹起翠華戰旗，驅使六州士兵，統率九伯的征伐，四方雖然存有憂患，但是一戰就可以稱霸。斬除鯨鯢，已經表明最大的殺戮，肩扛刑具蓋没了耳朵，没有不是奸人佞臣，歷史不會斷絶記載，官府没有虚度的歲月。自從洞庭波平浪静，彭蠡安定，文臣聲名顯著武將肅穆，德行美如椒蘭，敵國的城池投降，與我們和睦如親戚，九服同計謀，百種方法一起進用，國耻家怨，洗雪之時指日可待，社稷不失，全在乎聖明之人。現在是什麽時候，陛下却重申帝啓的避讓之辭；如此凶險危難，陛下却正在陳述泰伯的言論。國家有有才能的大臣，誰敢尊奉詔令。

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

天下是高祖的天下，陛下是萬國人的歡心，萬國豈能没有君主，高祖難道能停止祭祀。近日五星夜裏會聚，八方的風暢通地吹，雲彩烟霧濃盛，日月放出光芒，百官感於物象而行動，軍政不需告誡就做好準備。飛快而巨大的艦船，浮游水面從頭至尾；鐵

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盾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鍾，修掃塋陵，奉迎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即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

馬銀鞍，越山跨谷。英傑接踵而至，忠勇之士互相顧盼，沉没宗族來報答皇恩，焚燒妻子兒女以報答主上。没有誰不以盾掩身威風凛凛，手提利斧攻擊敵衆，如風般飛躍如電樣閃耀，志在消滅凶惡之人。所依靠的是陛下明告后土，虔誠地尊奉上帝，廣泛地散發陛下聖明的詔書，使師出有名，軍隊傍晚返回，拂曉又進發，便要竭盡剿寇的威勢，窮盡蚩尤般的征伐，捕獲石趙求得帝印，斬殺姚秦取來國家寶器，修整灑掃陵墓，尊奉恭迎宗廟。陛下豈能不上存國家大計，下順民心。漢宣帝繼位之後，就派遣蒲類的軍隊；光武帝登位完畢，纔有長安大捷。由此説來，不是没有已存的標準的。

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懔懔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我們這些大臣有的世代享受朝廷的恩寵，有的自己受到隆重的知遇之恩，我們與陛下同歡樂共悲傷，按照國家的標準要求家人，假如我們另有心腹之人，敢用死來改變它。我不能忍受極度的憂愁，謹慎地再次進奉奏表以讓陛下知道。

世祖答曰："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謡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難，大耻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是時巨寇尚存，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夷》垂翼，璇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譙、沛未復，塋陵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顔，撫兹歸運。自今表奏，所由并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施行。"是日，賊司空、

世祖回答説："省讀所示，答覆一二。孤聽説天生衆民而後爲他們樹立國君，從而匹配弘揚上天的美德，主宰百姓。在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文字没有記載，不能稱頌。自從阪泉表明其武功，丹陵表明其文德，纔有了人民，有了社稷，或者是民間歌謡所歌頌的對象，或是上天所幫助的人。孤多次遭遇家難，大耻還未洗雪，蚩尤一樣的國賊還没有剪除，同姓中還有有扈一樣的人不歸順，孤卧床思考這些問題，難以成眠，坐着等待天亮，孤憑什麽繼國統，憑什麽展宏圖。希望一戰能盡定天下，罪人就能捕獲，祭祀夏，匹配天，你們方能再來商議。"世祖因此時巨寇還在，不想就位，然而四方之人上表規勸他就位的，前後相連，世祖就下令説："《大壯》升天，《明夷》垂翅，美好的制度屢次被改變，美好的法律多次被更動，四岳頻繁地派人來勸孤即位，九棘接連地上表讓孤知曉。譙、沛没有收復，陵墓離得還遠，孤無論是居處，還是睡醒都心懷憂苦，孤有何心情何面目，掌握此

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歸義、留異赴義，奉表請降。

等歸帝位的命運。從今日起一切表奏，所過州縣一起截斷，如果需要啓發疏導，可以抄寫這道命令并施行。”這天，賊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領儀同劉歸義、留異奔赴道義，進表請求投降。

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軍國多虞，戎旃未静，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畯。况三農務業，尚看夭桃敷水；四民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温，寧可墮此玄苗，坐飡紅粒，不植燕頷，空候蟬鳴。可悉深耕穊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并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以智武將軍、南平内史王褒爲吏部尚書。

大寶三年，世祖仍稱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說：“軍國多憂患，戰争還未停息，賊禍雖然熾烈，老百姓却應該安定。時序衹在鳥星，表明今年東方吉祥；春季應在龍宿，快樂的年景出現在南方。何况農民務業，還要看茂盛美麗的桃花和上天所施的雨水；四方的老百姓是有節令的，仍要觀察杏子落花兒飛。變化風俗改移風氣，常常是因爲緊急的事；勉勵耕作和戰鬥，必須更加自我督促。是否衹是燕國邊陲和寒谷，堆積的黍米可以自己温熱，豈可毁壞這些黑苗，坐吃紅色的米粒，不種植燕頷，空等候蟬兒鳴叫。可讓百姓全部來深耕密植，安居樂業，不要廢棄民力，一起分享田地的好處。此項命令要頒布到州郡，并約束他們都來遵守。”世祖任命智武將軍、南平内史王褒爲吏部尚書。

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曰：

夫剥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獷豕。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亂階；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勛，復興於周代；温、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粤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宇内，德惠悠長，仁育蒼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黄頭之士，虎賁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

二月，王僧辯的衆多軍隊從尋陽開出。世祖疾傳檄文昭告四方說：

衰敗到了極點就會生災，於是有了聖人參與的戰争，軍隊占卜的結果總是吉兆，所以纔能制服賊寇。難道不是因爲賊寇侵犯正義引起政基摇動民風不厚，根源在賊寇擾亂秩序；平定叛亂十分艱難，使它成功的衹有忠義。所以羿、澆在前面被消滅，莽、卓在後來被誅殺。因此使桓、文的功勛，在周代重現；温、陶的功績，更盛於五行爲金的朝代。至於梁朝建立五十餘年了，平定統一天下，美德和恩惠流傳得遥遠而長久，仁愛養育了蒼生，道義征伐了不順服之人。左面是伊右面是瀍，都仰威歸化；渾濁的涇水清澈的渭水，無不向風而動。樹立起翠鳳大旗，那麽六龍舉首奮發；敲擊靈鼉戰鼓，那麽百神警戒肅敬。風、牧、方、邵的賢才，衛、霍、辛、趙的名將，羽林軍中的水軍，勇士中的騎士，一聲吆喝風雲就會興起，戰鼓鳴

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

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逾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檄九府之費，錫三官之錢，冒于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芈，遠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誚已及。爲虎傅翼，遠相招致。虔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皋貔，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奪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兗。涣汗既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宫，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卧制朝宰，矯托天命，僞作符書。重增賦斂，肆意裒剥，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惵惵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隕桓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

響嵩山、華山就會拔起倒掉。從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人們都伸長脖子抬起脚後跟盼望，交叉雙臂彎屈兩膝表示臣服。胡人不敢放馬，秦人不敢彎弓射箭。協和萬國，辨别彰明百姓，既使十個堯九個舜，又何足道哉。

賊臣侯景，匈奴叛臣，戰亂之中苟延殘喘。懸瓠是座空城，本來不是國寶，壽春是重要之地，獎賞不能超過一個月。打開海陵倉，救濟常平的米，徵召九府的費用，賜給三官的錢財，冒領財物，不知道法度和準則。敢於謀逆作亂，阻塞我京郊交通。賊臣正德，怎麽忍心用軍隊阻礙我們。先前與江、芈結怨，遠遠地投奔單于。雖然屢次用簡牘表彰，彭生的魂靈仍未得到安撫；聚斂無度，景卿的譴責已到。爲老虎安上翅膀，把災禍從很遠的地方招致。殺害我的人民，離散我的兄弟。所以我率領勇猛的軍隊，親自穿着甲冑。明亮的戈矛映照日光，早晨離開時使得陽光失去光輝；龍騎遮蔽原野，平原失去了原來的顔色，信念和江水同流，氣概與寒風一起發憤。凶惡之人懼怕威勢，把命運委托給下吏，在淮、肥之間乞求活命，在徐、兗之間苟且圖存。離散污濁之事已經實行，絲做的綬帶於是披在身上。因此我們班師回朝凱旋而歸，讓牛馬休息。賊寇仍然不悔改，於是又一次讓箭射過王屋，賊兵停留在宫門前。總章觀，不再是聽訟堂；甘泉宫，永遠不再是避暑勝地。坐着招集有司，卧着可制裁朝廷宰輔大臣，假傳天命，僞造符書。增加賦税，肆意聚財盤剥，活着的人四處逃生，死去的人暴尸路旁，道路上相見衹能側目示意，僚屬們衹能閉口不言。量刑判决失當，賞爵賜位隨意，老弱之人衹能隨波逐流，文人婦女生活困苦。奴婢之類的人，五代宗族都能得到獎賞；爲官之人，却三族被殺。糧食價格飛漲，老百姓衹得自相吞噬。心懷恐懼的老百姓，在路上有被大繩子捆綁的悲哀；愚笨的黎民百姓，家家流着

死别生離的苦淚。從偃師南望，不再有儲胥、露寒，從河陽到北邊去，有時會看到穹廬氈帳等胡人用品。砍盡南山之竹做成竹簡，也不够用來記載賊臣的罪過；拔盡西山兔子的毛做成筆，也不足以書寫賊人的罪惡。

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宫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内摧裂，煩冤荼毒，無地容身。景阻饑既甚，民且狼顧，遂侵軼我彭蠡，憑凌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争先，忠貞盡力。斬馘凶渠，不可稱算，沙同赤岸，水若絳河。任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子仙乞活於鄢、郢，希榮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争穴，郭默清夷，晋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酆、郇，并離禍患，凡、蔣、邢、茅，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

外監陳瑩之到了，告訴我先帝已經登遐，宫車晏駕。聽到這噩耗我驚恐號哭，五臟六腑都被悲傷摧裂，煩悶冤屈身受毒害之苦，無處容身。侯景受阻缺糧已經很厲害，老百姓將要走投無路，侯景於是侵擾襲擊我彭蠡，欺凌我郢邑，竊據我江夏，偷襲我巴丘。所以我們義勇争先，忠貞盡力。斬殺凶寇，無法計算，沙岸被血染紅，河水變成深紅色。任約的頭在安南腐朽爲泥，化仁在漢口被捆綁，子仙在鄢、郢乞求活命，希榮在柴桑失敗。侯景四處逃竄，如同十隻老鼠争一個洞穴，郭默使夷狄太平，晋熙依附正義，侯景計窮力竭，反而殺死後主。畢、原、酆、郇，一起遭遇禍患，凡、蔣、邢、茅，都遭殺戮。這些可以忍受，還有什麽不可以容忍！

幕府據有上流，實惟分陜，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晋、鄭，漢有虚、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况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總一，共推幕府，實用主盟。粤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群，長戟百萬，驅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逾荆山，淺原度彭蠡，舳艫泛水，以掎其南；輜軿委輸，以衡其北。華夷百濮，贏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

幕府據有上流地域，實際衹分陜境，投袂而起荷戈而戰、志在完成命令。從前周依靠晋、鄭，漢外有虚、牟。它們并不是重要的屬國，尚且能够如此；何况與日月光華相聯，天下人并不以爲低賤，作爲大臣作爲人子，兼顧國和家的人呢！都認爲義旗既已建立，各種力量都應統一，共同推舉幕府，實際是用來主持聯盟。就因爲推舉我這個没有才智之人，主持統率諸軍，遠救國家艱難，無暇寧静地居處。中間權且行事後來勁頭十足，恭敬地替天行罰，提戈進擊多次蒙險，以死赴難。我有千群天馬，百萬支長戟，驅使勇敢之士，藉助智勇之力，大楚越過荆山，由淺原渡過彭蠡，大船浮水，以牽制賊寇的南邊；車子運送，以衝擊賊寇的北邊。華人夷人和百濮人，都擔着糧食像影子一樣跟從我們。我們像雷霆震怒狂風駭人，直指

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牛之侶，拔距礫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雁。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馳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脱復蜂蠆有毒，獸窮則鬥。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如鼷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黄道，兵起絳宫，三門既啓，五將咸發，舉整整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何罪不服。

建業。我們按劍呼喝，長江水因此倒流；抽出戈來一揮，潔白明亮的太陽因此退避三舍。并駕長驅，百路并進，平山填谷，充滿平原遮蔽郊野。能夾住轅拉倒牛的夥伴，能拔出鷄距碎裂石頭的大丈夫，騎馬能追逐太陽和風，彎弓能使猿猴哀吟大雁墜落。好似捧起崑崙來壓住蛋，傾倒渤海來灌滅微弱的火光。如同四匹馬運載一根鴻毛，如同奔跑的牛觸上魯國的白絹。用這樣的軍隊作戰，誰能抵擋他們！倘使報復的蜂和蝎子會施放毒液，是因爲野獸走投無路就會搏鬥。説山大概很高，但是四郊有很多壁壘；説地大概很遼遠，但是三千兵衆不違命。如同那發怒的青蛙，又像那小老鼠，難道要花費萬鈞之力去消滅它們，無需付出百鎰的勞力。加上日期逢臨黄道吉日，軍隊從絳宫興起，三門已經打開，五將已經出發，舉起整齊的旗子，横掃聳立的雲氣，所以兵臨機要秘密運動，不是賊人所能知道；遵奉正義誅殺賊寇，什麽樣的罪過能不服誅。

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摐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何校滅耳，匪朝伊夕。舂長狄之喉，縶郅支之頸。今司寇明罰，質鈇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勛王府，俯眉猾竪，無由自效，豈不下慚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乃眷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户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

現在派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領十萬兵衆，直掃金陵。敲響鼓聲音喧擾上天，擊響鑼聲音震動大地。紅色的旗子傍晚竪起，如同赤城的晚霞升起；兵戈艦船乘夜行動，就像滄海奔流。計算侯景的同夥，不足一旅。君子都在民間，小人結黨營私。扛着校這種刑具蓋没了耳朵，不是發生在早晨就是發生在晚上。舂長狄的喉嚨，拴住郅支的脖子。現在司寇嚴厲懲罰，殺人的刑具所誅殺的，祇是侯景罷了。老百姓有什麽罪過，一律不問罪。各位君子有的世代表現忠貞，自己又深受恩寵封有爵位，地位與顯赫家族相匹配，功勛在王府裏都有記載，却對狡猾的小人俯首順從，無法自己去爲國效力，難道不下有愧於泉水與土壤，上愧於皇天！失去忠和義，就難以自立。想使南風純正，就回頭向西看，順應變化建立功勛，轉變災禍爲幸福。如果有能捆綁侯景

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并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恤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兹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决，玉石同沉。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

以及送上他的首級的人，就封他爲萬户開國公，賜絹布五萬匹。如果有能够率領策動義軍，來響應官軍，保全城邑，不被賊寇所利用，就上賞他封地作官，下賞他剖符予以封功，一起分治山河，并授青紫勛帶。從前由余進入秦國，禮遇與卿佐等同；日磾投降漢朝，帽上可以插戴金貂尾。如果確實有那樣的才能，又何必擔憂没有官位。如果執迷不悟，違抗官軍，那麽大軍一到，殺死這些人絶不赦免。孟諸放火焚燒草木，結果靈芝與艾草一起燒盡；宣房决開河堤，結果玉和石頭一同沉没。賞罰的條文一定真實可信，有如潔白明亮的太陽；貶退和提升的規定，事情與白水一樣不可改變。檄文頒布到遠近各地，使人們都知曉。

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

三月，王僧辯等平定侯景，把侯景的頭傳送到江陵。戊子，把賊亂平定的消息祭告於明堂、太社。己丑，王僧辯等又進表説：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奸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群，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群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壖垣好畤，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膽誓衆。而吴、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凉義衆，阻强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耻并雪，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塋陵。嗣后

各路軍馬在本月戊子會集建康。賊寇侯景如鳥兒藏匿野獸般走投無路，頻頻出擊頻頻受挫，奸詐竭盡，陷於深溝不能自拔。臣等分率軍隊，百路同進，勇往直前的騎兵帶着短兵器，犀牛皮做的鎧甲鐵打的盾牌，集結成千群軍隊，持百萬戈戟，阻止紂於七步之内，包圍項羽於三層之中，轟然一聲敵兵全綫崩潰，群凶四處都被消滅。京城裏的老少人們，都稱頌陛下萬歲。長安的酒食，因此價格抬高。九縣烏雲散開，六合天清氣朗，况且這裏的老百姓，誰不高興地跳躍！臣等誠懇地想陛下咀嚼痛苦含有悲哀，被悲憤纏繞强忍暴虐。從紫庭絳闕，胡人兵燹四起，宫墻建在好畤，冀馬如雲般屯集，陛下淚盡流血精心治兵，卧薪嘗膽率師發誓。然而吴、楚聯爲一家，正和七國一起謀反；管、蔡散布流言，又靠三監作亂。西凉的義軍，受阻於强秦却不能相通；并州的遺民，跨越飛狐然而被滅。豺狼當道，不止一個人；罪魁禍首未被梟首示衆，很快已過了五年。英武之人能够振奮精神，怨恨與耻辱一

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并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

日者，百司岳牧，祈仰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窅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再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逾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黃帝游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入於姑射，猶使樽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絶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衫衣而游廣成，登崆山而去東土，群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况郊祀配天，罍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飢，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邦既復，函、雒已平。高奴、櫟陽，

起得到洗刷，永遠尋找霜露，這有什麼可說！我們就依據從前的事實，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别報告先帝陵墓。繼位君主剛剛升遐，載靈柩的龍車還未出殯，承華掩去光芒，皇帝的靈柩何時出殯不可推測，臣等就一起隨機備辦，雖然年成不好仍要禮節具備。四海共同悲哀，六軍將士袒身痛哭，聖上性情孝順友愛，臣等理當感動哀慟。

從前，衆位官員，都祈求仰盼陛下明確察鑒。因爲賞賜珪玉的功業，已經歸於有道；應當受璧的禮遇，的確屬於聖明，而優良的教誨和謙虚的美德，深遠穩定。飛龍可升，然而《乾》爻在四；皇帝的守門人在喊叫，然而閶闔却未打開。對陛下的謳歌一再傳揚，人民因此翹首以盼。所以有越地的人很固執，熏丹穴來求君；周地的人樂於推賢，越過岐山來事奉主上。漢王不即位，就無法使功臣尊貴；光武止於蕭王，難道能説是接續宗廟嗎。黃帝在襄城巡游時，還詢問治民的方法；放勛進入姑射，還使樽俎各有所歸。這些倘若來到，哪裏是聖人所想要的，衹是和帝王之運相應和，不能阻止罷了。臣誠懇地閲讀璽書，尋找和背誦聖制的深旨，不過除了能領會表面的意思外，臣未能接受到陛下慈愛的深衷。陛下有日角龍顔之姿，這表現於您聰敏明慧的時候；陛下有彤雲素氣之瑞，這奠基於陛下應和萬物之初。陛下博覽心胸闊大無法比擬，深奥的言論比顯著的宫觀還要光亮。忠是陛下的美德，孝實在能感動上天。加上陛下英明威武多謀略，有雄武的計劃，指揮作戰則丹浦不戰自勝，顧盼之間則阪泉自除。地維斷絶重新繫結，天柱傾斜再竪立。在孟門鑿通河津，百川重又暢流；用五彩石彌補蒼穹，萬物得以再生。如果讓陛下輕拂衫衣巡游廣成，登臨崆山而離開東土，那麼群臣怎麼能敬仰您和向您傾訴，衆多的百姓又向哪裏歸附仁義。何况郊祀是爲了配天，却出現“罍”和“篚”這些禮器空缺，齋宮清廟，

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皋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駕而赴名都，具玉鑾而游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迹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

匏和竹這些樂器却不陳設，人們仰望鑾輿，不是早晨就是晚上，盼望談論法駕，如飢似渴，怎麽能長期拖延衆人議論的事，荒廢了法則！舊邦已經收復，函、雒已經平定。高奴、櫟陽，宮館雖然被毁；但是渾濁的河水清澈的渭水，佳氣仍然存在。外城的皋門是多麽高大，甘泉宮四下敞開，土圭可以測量日影，仙人頂盤可以承露。這裏大概就是九州的赤縣，六合的樞紐機要。博士捧着圖書逐漸歸來，太常擬定禮儀已經列出。陛下豈能不發清駕奔赴名都，具辦玉鑾車輦去游宮殿的正房！往昔東周已經遷都雒邑，鎬京於是不再爲都城；長安一亂，郟、洛就永遠成爲帝王的居所。夏后憑萬國而使諸侯朝拜，文王靠六州匡正天下。足迹衹出現在百里之内，劍杖衹有三尺。憑藉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支勁旅，消滅三支叛軍。道路平坦局勢非常安定，御輦得以東歸。解散五牛於冀州，喂六馬於譙郡。遠求前世古人，這樣的事能够找到嗎？對應弘揚天命的事，何必在德行上有所謙讓！臣有理存於心中，所以敢再次重復我曾進奏過的話。

相國答曰："省表，復具一二。群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眷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説。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樛，世祖志也。

相國代陛下回答説："覽察過奏表，具體回覆一二。諸位公卿士人，億萬夷人，都用皇天眷顧命令我，用歸帝位的命運屬於我爲理由，因此而認爲應聚集寶位給我一個人。文叔的金吾官職，事情與往日的希望等同；孟德有征西之位，也符合前人的説法。現在淮海長鯨一樣的侯景，雖然説已經交出了他的腦袋；襄陽還有短狐一樣的賊人，尚未完全洗心革面。太平盛世玉燭高照之時，你們再議論我即位的事。"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秘密殺害豫章嗣王蕭棟，以及蕭棟的兩個弟弟蕭橋、蕭樛，這是世祖的願望。

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鉞、太尉武陵王紀竊位於蜀，改號天正元年。世祖遣兼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塋陵，修復社廟。丁巳，世祖令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雖子産獻捷，戎服從事，亞

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鉞、太尉武陵王蕭紀竊居帝位於蜀，改年號爲天正元年。世祖派兼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先帝陵寢，修復社廟。丁巳，世祖下令説："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即使是子産報捷，也要身着戎服辦事，亞夫不拜漢帝，道理僅因爲要帶兵。現

夫弗拜，義止將兵。今凶醜殲夷，逆徒殄潰，九有既截，四海乂安。漢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勒。”是月，以東陽太守張彪爲安東將軍。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世祖猶固讓不受。庚辰，以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司空南平嗣王恪爲鎮東將軍、揚州刺史，餘如故。甲申，以尚書令、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市。是日，世祖令曰：“君子赦過，著在周經；聖人解網，聞之湯令。自獫狁孔熾，長蛇荐食，赤縣阽危，黔黎塗炭，終宵不寐，志在雪耻。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心膂，周石珍負背恩義，今并烹諸鼎鑊，肆之市朝。但比屯邅寇擾，爲歲已積，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今特闡以王澤，削以刑書，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是月，魏遣太師潘樂、辛術等寇秦郡，王僧辯遣杜崱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

八月，蕭紀率巴、蜀大衆連舟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奉表曰：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革舄，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

在凶惡的賊寇已被殲滅平定，叛逆的人已經滅亡崩潰，九州已經統一，四海安定。漢官威嚴的儀節，正設盛大的禮儀，衛有很多君子，寄托於此讓人瞻仰。現在便可以解除緊急狀態，按時機不同另行宣布詔諭統率百姓。”這個月，世祖任命東陽太守張彪爲安東將軍。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蕭恪以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人，又上表請世祖上尊號，世祖仍然堅持辭讓不接受。庚辰，世祖任命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司空南平嗣王蕭恪爲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其餘如舊。甲申，又任命尚書令、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乙酉，在江陵的街市斬殺了叛賊的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嚴亶。這天，世祖下令說：“君子赦免別人的過錯，這寫在周經上；聖人解網，這在湯令上聽説過。自從獫狁的禍亂更加熾烈，長蛇頻頻食人，赤縣危險，老百姓困苦不堪，我整夜不能入睡，心志常在雪耻上。首惡伏誅，本來就應該殺侯景；王偉是侯景的心腹，周石珍忘恩負義，現在把他們一起在鼎鑊裏烹死，在市朝陳尸示衆。但是國家接連地遭遇困境遭受賊寇侵擾，積年已久，達官顯族舊時貴人，被逼得苟且偷生，猛士元勛和豪傑，隨波逐流苟且免禍，凡此惡人同夥，看來并非同族人。今天特別闡明君王的恩澤，削減刑獄書簡，從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黎明以後，各地都要使政令從新。”這個月，魏派遣太師潘樂、辛術等侵擾秦郡，王僧辯派杜崱率領兵衆抗拒他們。世祖又任命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這個月，魏派遣使者賀梁平定侯景叛亂。

八月，蕭紀率領巴、蜀大軍連舟東下，世祖派遣護軍陸法和駐扎巴峽以抗拒他們。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在鄴進表說：

臣聽説封唐虞有聖人，還要繼承帝嚳的家；居代國的是賢人，終究繼承了高皇的帝位。清靜無爲用生牛皮做鞋的時代被稱頌，治理得極好表現於能够垂衣拱手無爲而

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明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滕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群藝。擬兹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

治，而撥亂反正，并非間斷前世古法。至於像以"金"爲德的朝代重新興盛，那是發生於東莞；以"火"爲德的帝業之運仍然昌盛，枝條從南頓分出。難道能因爲軒轅而掩蓋了顯貴之姓，因爲顓頊而責怪才子嗎？没有誰不時時遭受災難，同樣是繼承神宗的人啊。臣誠懇地爲陛下着想，陛下出於《震》卦等同於勛、華，賢明禮讓和旦、奭相同。握圖執鉞，將在於駕馭天命，玉滕珠衡，先表彰元君。神祇所命令的，不僅僅是太室的吉祥；河圖洛書所歸屬的，又何止是堯門的祥瑞。像大孝是聖人的心，中庸是君子的美德，當然可以作爲百姓的規範，可以留給很多士子作爲勸告。一天二天，研究閱覽日理萬機；能文能武，包羅各種技藝。擬此三大，賓是四門，歷次嘗試諸多災難，取得多而大的成績，這不能稱頌嗎？

自無妄興暴，皇祚浸微，封豨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黄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冠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如貔如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冢，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氲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迹。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群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

自從無德狂妄之人興暴作亂，皇位旁落皇權衰微，大猪長蛇，在中原地區製造災難，上天神意所在，下民中將要發生武鬥，遥望紫極而長聲號泣，瞻仰丹陵而悲慟落淚。家族的冤將要申報時，上天就賞賜黄鳥大旗；國家的禍害應該誅殺，神靈就奉送銀狐之符籙。滕公擁抱大樹，雄氣正猛；張繡交戰，風神更勇。忠誠冠蓋日月，孝義感動冰霜。如雷霆，如虎貔，往前驅馳拼命效力，元凶就被殲滅。已經在西州挂膽，又正在東市燃臍。蚩尤三冢，難道能説是嚴厲的誅殺；王莽千剸，不能説是明罰。青羌、赤狄，都投給豺狼，穿胡服講夷言的人，都被戰勝封土作成大墓。以國都爲中心的廣大土地非常有利，再現興隆和平；宗廟和諧，正承受很多幸福。自從烟氣瀰漫渾沌洪荒的時代，有驪連、栗陸之君，卦象因爲龍的圖紋而産生，文字也是因爲鳥的足迹纔出現。雲師火帝，并非没有助戰陣的風；堯、湯誓師征伐，都是用的干戈正道。星過東井宿區，當時就破了崤、潼；雷震南陽，初次平定尋、邑。從來没有過在援救已經墜落的日、

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逾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跗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鑾旂以饗帝，仰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疇與爲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爲而弗宰。或云涇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眷。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宫；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

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户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

月、星時，救助四海的水鳥時，顯揚明白，恭謹地施行上天的懲罰，能如當今這樣盛大。於是祥雲似蓋，清晨輝映姚鄉；甘露如珍珠，早晨在高大的寢殿上光彩照人。芝房感於恩德，都出現在銅池；瑞草蓂莢伺候良辰，無需勞動銀箭。加上東面逐步發展到玄菟，西面越過白狼，高柳生風，扶桑出日，這些地方没有不列名在屬國，歸順鴻臚，荒遠之地莫不賓服，國家遠近同享幸福。那些文采顯著武藝美好，就如同花萼與花托；天平地成，功業也就如此。很久就應該旁求掌故，咨詢天官，思量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在霸主中興起，不用煩勞陽武侯；帝王的清蹕没有憂患，何必事奉長安府邸。正是應該發出皇帝的車駕來使他有所享受，仰看鳳屏來承受天恩，天定的即位人就在陛下自身，誰同意陛下的謙讓！上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到鄴，敬承聖旨謙和冲淡，因而没有主宰朝政。有人説涇陽没有收復，函谷没有修繕，聖駕歸回金陵，方能接受上天的眷顧。愚認爲大庭、少昊，没有固定的居所；漢祖、殷宗，都没有長久的住宅。登上岱岳并封祭，還設置明堂；巡狩章陵，按時行使司隸之權。何必向西看一定要如虎據龍盤，纔建立王宫；南望牛頭，纔稱得上是天闕。抑或又聽説：玄圭已經賞賜，蒼玉没有陳設，是木材加工誤期，不是苞茅没有進貢。雲和之瑟所奏佳音，久已不在甘泉響起；孤竹之管的樂曲，也没有在大澤聽到過了。難道不讓人懼怕嗎。

臣誠懇地希望陛下依順百姓的心意，拯救萬邦的命運。豈能退却堅辭，纔求石户的農人；推辭統治天下的請求，白白招引箕山之客！百姓不知道君主不自以爲有德，衹看見聖人的不仁。國土上所有的人都翹首以待，蒼生還有别的什麽希望！從前蘇季、張儀，遠離家鄉隨異俗，尚且又招引三方之士來事奉趙國，請來六國尊奉秦國。何况臣等明顯地承奉皇帝的恩寵，親身承受朝廷的顧

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勢汚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絶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命，珪璋特別顯達，互通聘問於河陽，貂尾珥飾雍容華貴，不久又在漳水結盟，加牢於貶館，隨世風的好壞而浮沉，遠望鄉關，確實與他們同悲歡。但是臣輕微的生命不能有所成就，命運與時代相背離。愧爲一個行人，同爲三危的遠棄之人。承蒙恩惠能位列內殿中間，此事超過了耿弇所受的恩惠；封奏於邊城，私下裏與劉琨一樣悲哭。不能表達盡臣極爲誠摯的情懷，謹跪拜進表讓陛下知曉。

九月甲戌，司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南平王恪薨。

九月甲戌，司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南平王蕭恪去世。

冬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于江陵，以循爲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內，琳副將殷晏下獄死。辛酉，以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庚戌，琳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襲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世祖即尊號，猶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之。

冬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從魏到了江陵，世祖任命蕭循爲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在宮殿內拘捕湘州刺史王琳，王琳的副將殷晏下獄而死。辛酉，世祖任命兒子蕭方略爲湘州刺史。庚戌，王琳的長史陸納及其部將潘烏累等舉兵造反，襲擊并攻陷湘州。這個月，四方征鎮以及王公卿士又勸世祖即位，世祖仍然謙讓不同意。奏表上了三次，世祖這纔聽從他們的規勸。

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詔曰："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黄屋，誠弗獲已而臨莅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斯屬。皇考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侔啓、誦，方符文、景。羯寇憑陵，時難孔棘。朕大拯横流，克復宗社。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眷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久曠，粤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算隆寶曆，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魏、晋、宋，因循以久。朕雖云撥亂，自非創業，思得上繫宗祧，下惠億兆。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逋租宿

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在江陵即皇帝位。下詔説："樹立君主，是爲了管理百姓。帝堯的心志，難道是看重黄屋，實際上是不得已纔登上帝位。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於岐、梁，化行於江、漢，政道輝映在田野，所有人都心向着他。皇考高祖武皇帝與日月一樣光明，功業與天同高與地同大，順應天意依從民心，既睿智又聖明。太宗簡文皇帝地同啓、誦，正符合文、景之治。羯族賊寇欺凌中原，時世艱難十分危急。朕大拯逆流，克復宗社。各位公卿士子、諸侯衆官，都以皇天神靈眷寵顧命，國運現在已歸屬於朕，上天的命令不能够長久拖延，皇宮不可以長久地空曠，如同前些年，憲章好的規範，害怕天威，計算出興隆寶貴的即位時間，因而把國家的神器集中在我一人身上。從前虞、夏、商、周，沒有好的年號，漢、魏、晋、宋，因循守舊已經很久。朕雖然説是撥亂反正，但不是創業開國，想着能上繼承宗廟，下施惠萬民。可改太清六年

責，并許弘貸；孝子義孫，可悉賜爵；長徒鏁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丁丑，以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循爲驃騎將軍、湘州刺史，餘如故。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王，方略爲始安郡王。追尊所生妣阮脩容爲文宣太后。是月，陸納遣將潘烏累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渌口，道貴走零陵。

十二月壬子，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破之。是月，營州刺史李洪雅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將下討納，納遣將吴藏等襲破洪雅，洪雅退守空靈城。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率衆軍上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尚書右僕射，劉瑴爲吏部尚書。西魏遣大將尉遲迥襲益州。

三月庚午，詔曰：“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籍。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册。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荐臻，干戈不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内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横流。一廛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舄鹵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即宣勒，稱朕意焉。”辛未，李洪雅以空靈城降賊，賊執之而歸。初，丁道貴走零陵投洪雅，洪雅使收餘衆，與之俱降。洪雅既降賊，賊乃害道貴。丙子，賊將吴藏等帥兵據車輪。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

爲承聖元年。拖欠的租税舊日的欠債，都允許寬免；孝子賢孫，都可賜給爵位；犯罪之人，特别加以原諒饒恕；被禁錮奪去勞動機會的人，全部解除禁錮。”這一天世祖不升正殿，公卿衹是陪列罷了。丁丑，任命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循爲驃騎將軍、湘州刺史，其餘如舊。己卯，立王太子蕭方矩爲皇太子，改名爲元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王，方略爲始安郡王。追贈親生母親阮脩容尊號爲文宣太后。這個月，陸納派遣部將潘烏累等攻破了衡州刺史丁道貴的陣營於渌口，道貴逃到零陵。

十二月壬子，陸納分兵襲擊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破了他們。這個月，營州刺史李洪雅從零陵率兵衆出擊空靈灘，將要向下討伐陸納，陸納派遣將領吴藏等襲擊攻破李洪雅軍，李洪雅退守空靈城。

承聖二年春正月乙丑，世祖詔令王僧辯率領衆軍向上討伐陸納。戊寅，世祖任命吏部尚書王褒爲尚書右僕射，劉瑴爲吏部尚書。此時西魏派遣大將尉遲迥襲擊益州。

三月庚午，世祖下詔説：“民以食爲天，發展農業是治國之本，此言流傳千年，遺留給百位帝王，他們没有誰不敬授農時，親自在帝王的籍田上耕作。所以稼穡是寶，《周頌》以樂章嘉獎它；禾麥没有收成，魯史把它寫在方册裏。秦人有農力科取，漢氏廣開屯田利益。近年來聚積了很多惡運，多災多難頻頻來到，干戈不止，我則無暇。擴大田地的命令，不在郡國中傳揚；載師的職責，在執行官府方略時有所疏陋。今天元凶已被殲滅，海内正在統一，希望能大大地庇護百姓，也許能力挽横流。一家店鋪廢棄了商務，就會勞心費神每日不安心；一個農夫廢棄了農業，地就會像鹹鹵地一樣無遺存的莊稼。國家富足刑法清廉，家庭豐足人民富裕。那些從事田地體力勞作的人，在當地免除賦税。外地立即宣揚本詔書并加以約束，就可以稱朕的心意了。”辛未，李洪雅在空靈城投降賊人，賊人拘囚他回去。當初，丁道貴逃到零陵投奔李洪雅，洪雅讓他收集餘衆，和他一起投降。洪雅降賊後，賊人就殺害

了丁道貴。丙子，賊將吴藏等率兵占據車輪。庚寅，有兩條龍出現在湘州西江。

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次車輪。

夏季的四月丙申，王僧辯的軍隊駐扎在車輪。

五月甲子，衆軍攻賊，大破之。乙丑，僧辯軍至長沙。甲戌，尉遲迥進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納迥。己丑，蕭紀軍至西陵。

五月甲子，官軍攻打賊寇，大破他們。乙丑，王僧辯的軍隊到達長沙。甲戌，尉遲迥進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獻城投降，接納了尉遲迥。己丑，蕭紀的軍隊到達西陵。

六月乙卯，湘州平。是月，尉遲迥圍益州。

六月乙卯，湘州平定。這個月，尉遲迥包圍益州。

秋七月辛未，巴東人苻昇、徐子初斬賊城主公孫晃，舉城來降。紀衆大潰，遇兵死。乙未，王僧辯班師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

秋季的七月辛未，巴東人苻昇、徐子初斬賊城主公孫晃，舉城來投降。蕭紀軍隊大敗，蕭紀遇到官兵死去。乙未，王僧辯班師回到江陵，世祖詔令各路軍馬各自回到所鎮守的地方去。

八月戊戌，尉遲迥陷益州。庚子，詔曰："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既息，關柝無警。去魯興嘆，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乂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鄴，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遄征，九旂揚旆，拜謁塋陵，修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宣勒。"

八月戊戌，尉遲迥攻陷益州。庚子，世祖下詔說："開始居住在亳，不棄先王的都城；受命於周，不改對舊邦的歌頌。近來戎事已經停息，關隘深夜無用警戒。離開魯興發感嘆，有感於夜分，經過沛感懷落淚，實在有勞夜眠。仍然因爲瀟、湘作亂，庸、蜀被賊兵所阻，所以任命將領授給律令，指定日期攻克平定。現在四面八方安定太平，京城四郊没有了堡壘，應該按照賜乘青蓋車的舊典去做，言歸白水的故鄉。江、湘運輸，用的是并連的大船，巴峽的舟艦，載有精鋭的甲兵上百萬，先駐扎建鄴，再行充實京城；然後六軍迅速出征，九旗飄揚，拜謁先帝陵寢，修復宗廟社廟。主宰者要詳細地依照舊典，按時宣傳和約束。"

九月庚午，司徒王僧辯旋鎮。丙子，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乙酉，以晉安王方智爲江州刺史。是月，齊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又遣大將邢杲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率衆會之。

九月庚午，司徒王僧辯回到原防地鎮守。丙子，世祖任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乙酉，又任命晉安王蕭方智爲江州刺史。這個月，齊派郭元建在合肥訓練水師，又派大將邢杲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率軍與郭元建會師。

冬十一月辛酉，僧辯次于姑孰，即留鎮焉。遣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吴興太守裴之横帥衆繼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尚書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尚書右僕射。

冬季的十一月辛酉，王僧辯率軍駐扎在姑孰，就留下來鎮守在那裏。派遣豫州刺史侯瑱進據東關堡壘，徵召吴興太守裴之横率衆接續他。戊戌，任命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尚書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尚書右僕射。

十二月，宿預土民東方光據城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十二月，宿預土民東方光獻城歸順，魏江西州郡都起兵響應他。

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帥衆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爲其聲援。辛丑，陳霸先遣晉陵太守杜僧明率衆助東方光。

承聖三年春季的正月甲午，世祖加南豫州刺史侯瑱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率軍攻打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達從秦郡包圍涇州，侯瑱、張彪前出到石梁，作爲他的聲援。辛丑，陳霸先派晉陵太守杜僧明率衆援助東方光。

三月甲辰，以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丁未，魏遣將王球率衆七百攻宿預，杜僧明逆擊，大破之。戊申，以護軍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

三月甲辰，世祖任命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丁未，魏派大將王球率兵七百人攻宿預，杜僧明迎擊，大敗他們。戊申，世祖任命護軍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

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爲司空。

夏季的四月癸酉，世祖又任命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爲司空。

六月壬午，魏復遣將步大汗薩率衆救涇州。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内。

六月壬午，魏又派大將步大汗薩率軍救涇州。癸未，有黑氣如龍，出現在宫殿裏。

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懔爲吏部尚書。

秋季的七月甲辰，世祖任命都官尚書宗懔爲吏部尚書。

九月辛卯，世祖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爲執經。乙巳，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衆來寇。

九月辛卯，世祖在龍光殿講述《老子》經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爲他執經書。乙巳，魏派它的柱國萬紐于謹率大批軍隊前來侵擾。

冬十月丙寅，魏軍至于襄陽，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内外戒嚴，輿駕出行都柵。是日，大風拔木。丙子，徵王僧辯等軍。

冬季的十月丙寅，魏軍到達襄陽，蕭詧率軍與他們會合。丁卯，雙方停戰談判，内外都戒嚴，車駕出來巡行各都柵。這天，大風拔起樹木。丙子，世祖徵召王僧辯等人的軍隊。

十一月，以領軍胡僧祐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王公卿士各有守備。丙戌，世祖遍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助運木石，諸要害所，并增兵備。丁亥，魏軍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内火。以胡僧祐爲開府儀同三司，巂州刺史裴畿爲領軍將軍。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

十一月，令領軍胡僧祐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他的副職；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職。王公卿士各有守備的責任。丙戌，世祖到處巡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幫助運送木料和石頭，各要害處所，都增加了兵備。丁亥，魏軍進至都柵下。丙申，徵召廣州刺史王琳前來增援。丁酉，颳起大風，城内起火。世祖任命胡僧祐爲開府儀同三司，巂州刺史裴畿爲領軍將軍。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隊駐扎在馬頭岸。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人率兵出戰，朱買

馬頭岸。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率兵出戰，買臣敗績。己酉，降左僕射王褒爲護軍將軍。辛亥，魏軍大攻，世祖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胡僧祐中流矢薨。六軍敗績。反者斬西門關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如蕭詧營，又遷還城内。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皆見害。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皆殺之。明年四月，追尊爲孝元皇帝，廟曰世祖。

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嘆。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彌加愍愛。既長好學，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絶一時。高祖嘗問曰："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賀革爲府諮議，敕革講《三禮》。世祖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悦，過别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脱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從之。及太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遐邇樂推，遂膺寶命矣。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

臣失敗。己酉，世祖降左僕射王褒爲護軍將軍。辛亥，魏軍大舉進攻，世祖從枇杷門出，親自臨陣督戰。胡僧祐中流箭陣亡。六軍慘敗。反叛的軍士斬斷西門的門閂來接納魏軍，城被西魏攻陷。世祖被拘囚，押到蕭詧的兵營，後又遷回到城裏。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守巴陵。辛未，西魏殺害世祖，於是世祖駕崩，時年四十七歲。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都被殺害。西魏軍於是挑選百姓中男女數萬人，分爲奴婢，驅趕入長安；幼小體弱的人都殺掉了。第二年四月，世祖被追謚爲孝元皇帝，廟號爲世祖。

世祖聰明穎悟英俊爽朗，天才英發。年齡衹有五歲時，高祖問他："你讀什麽書?"世祖回答説："能背誦《曲禮》。"高祖説："你試着説説。"世祖就背誦上篇，左右的人没有不驚嘆的。當初世祖眼睛生病，高祖自然用心去爲他治療，世祖仍然有一隻眼睛盲了，高祖更加憐憫疼愛他。長大後更加好學，博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有條理，才思敏捷應辯迅速，冠蓋一時。高祖曾經問他説："孫策從前在江東，當時年齡是多少?"世祖回答説："十七歲。"高祖説："正是你現在的年齡。"賀革是府諮議，世祖令賀革講論《三禮》。世祖性情不好聲色，很有好的名聲，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以及當時的才子們成爲布衣之交，寫作的辭章，多盛行於世。在尋陽，世祖夢見别人説："天下將要混亂，您必須維持它。"世祖背上又生黑痣，巫媪看見後説："這是大貴的徵兆，富貴當無法言説。"當初，賀革西上，心裏很不高興，拜别御史中丞江革，把實情告訴了他。江革説："我曾經夢見主上到處召見各位皇子，到湘東王那裏，親手脱去帽子給湘東王。這個人以後必定大富大貴，您應該前去啊!"賀革聽從了他的話。等到太清之難，世祖竟然能够取勝收復，所以遠近樂於推崇他，世祖於是接受了最寶貴的任命。世祖所寫的作品有《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

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録》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群后，枕戈先路。虚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兹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内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説，徙蹕金陵，左鄰强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傳》十卷。又《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録》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史臣曰：梁末的災禍，就是强大的賊寇依據壁壘作亂，世祖當時位置比各位連續率軍的人位尊，有保全楚的資望，應該親身率領各位侯王，枕戈待旦做開路先鋒。虚張聲勢去外援，事情不同於勤王，在於調動軍隊，不在於百舍國土的得失。後來纔殲滅平定了大惡之人的叛亂，因而使宗廟社稷寧静，掌握龍圖南面稱帝，使梁國祥光出現國家中興，也是世祖雄才大略，能够接續梁這寶貴的運脉。但是世祖稟性猜忌，不能區分疏近，駕馭部下又無好的方法，走在薄冰上不知恐懼，所以鳳連伺晨的功績也没有，火也没有内照的美名。按照世祖的神明和特别通達，如能留心爲政的道理，不怕邪説，移駕金陵，那麽左近的强賊，將能如何作亂。所以上天没有因後悔而不降災禍，蕩滅覆没了他的生命，可悲啊！

梁書卷六

本紀第六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邑二千户。二年，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爲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尋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儀同三司、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儀同三司、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史。

敬皇帝名方智，字慧相，乳名法真，是世祖的第九個兒子。太清三年，被封爲興梁侯。承聖元年，被封爲晉安王，食邑二千户。承聖二年，出任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承聖三年十一月，江陵陷落，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議定，以敬帝爲太宰、承制，迎回京城。承聖四年二月癸丑，敬帝從尋陽到達京城，入居朝堂。任命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三十人。任命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任命儀同三司、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任命儀同三司、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任命鎮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史。

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吴興太守裴之横與戰，敗績，之横死。太尉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于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丙午，帝即皇帝位。

三月，齊派它的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做梁帝位的繼承人，他們行至東關，敬帝派吴興太守裴之横與他們交戰，結果裴之横戰敗而死。太尉王僧辯率兵出征駐扎在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率郢州軍民依附齊軍，敬帝派江州刺史侯瑱討伐他。七月辛丑，王僧辯接納貞陽侯蕭淵明，從采石渡長江。甲辰，進入京城，以敬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旗，襲擊并殺害了王僧辯，廢黜蕭淵明。丙午，敬帝即皇帝位。

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釁，西都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宫，播越非所，王

紹泰元年冬季的十月己巳，敬帝下詔書說："王室没有成就，因而不停地遭受災禍，西都失守，朝廷淪喪覆滅，先帝的靈柩，流離失所，國

基傾弛，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仇逆。大耻未雪，夙宵鯁憤。群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登寡暗，嗣奉洪業。顧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憑先靈，傍資將相，克清元惡，謝冤陵寢。今墜命載新，宗祊更祀，慶流億兆，豈予一人。可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户。壬子，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守韋載據郡以應之。癸丑，進太尉蕭循爲太保，新除司徒建安公淵明爲太傅，司徒蕭勃爲太尉。以鎮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張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北將軍、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進號征北大將軍。征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約進號征南大將軍。辛未，詔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丙子，任約、徐嗣徽舉兵反，乘京師無備，竊據石頭。丁丑，韋載降，義興平。遣晋陵太守周文育率軍援長城。

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衆赴任約，入于石頭。庚寅，司空陳霸先旋于京師。

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任約又相率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水軍於江寧邀之，賊衆大潰，嗣徽、約等奔于江西。庚申，翟子崇等請降，并放還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其與任約、徐嗣徽協契同謀，一

家的基業傾覆鬆懈，百姓無所擁戴。朕因爲年幼無知，加上仍然屬於艱難時期，所以淚盡泣血枕戈待旦，志在復仇逆賊。大耻未雪，從早到晚都如鯁在喉悲憤不已。各位公卿長官，以大義勉勵自己，擺脱愚昧，繼承并從事洪大的事業。顧念自己平素的心情，考慮不能做到這些。期望能仰靠先帝之靈，依傍將相的資助，戰勝并掃清元凶，爲先帝的陵寢雪冤。現在先帝殞命年歲更新，宗祠重新設祭，福慶流及億萬百姓，豈止我一個人。可以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内外文武大臣均賜進位一等。”任命貞陽侯蕭淵明爲司徒，封爲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户。壬子，任命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之職如舊。震州刺史杜龕興兵，在長城攻打信武將軍陳蒨，義興太守韋載占據本郡來響應杜龕。癸丑，進太尉蕭循爲太保，新任司徒建安公蕭淵明爲太傅，司徒蕭勃爲太尉。任命鎮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封親生母親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張彪進尊號爲征東大將軍。鎮北將軍、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進尊號爲征北大將軍。征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約進尊號爲征南大將軍。辛未，詔令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丙子，任約、徐嗣徽舉兵造反，乘京城没有防備，竊據石頭城。丁丑，韋載投降，義興平定。敬帝派晋陵太守周文育率軍援助長城。

十一月庚辰，齊的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兵投奔任約，進入石頭城。庚寅，司空陳霸先回到京城。

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任約又相序到采石，迎接齊的援軍。丙辰，敬帝派遣猛烈將軍侯安都的水軍在江寧截擊他們，賊兵大敗，徐嗣徽、任約等奔逃到江西。庚申，翟子崇等請求投降，敬帝把他們一起放回北方。

太平元年春季的正月戊寅，敬帝大赦天下，那些與任約、徐嗣徽協合同謀的人，一概不追

無所問。追贈簡文皇帝諸子。以故永安侯確子後襲封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鎮東將軍、震州刺史杜龕降，詔賜死，曲赦吴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巖。

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癸丑，彪長史謝岐、司馬沈泰、軍主吴寶真等舉城降，彪敗走。以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護軍桂陽王大成爲護軍將軍。丙辰，若耶村人斬張彪，傳首京師，曲赦東揚州。己未，罷震州，還復吴興郡。癸亥，賊徐嗣徽、任約襲采石戍，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入于齊。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使巡省。

三月丙子，罷東揚州，還復會稽郡。壬午，班下遠近并雜用古今錢。戊戌，齊遣大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司空陳霸先軍主黄菆逆擊，大破之。軌退保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衆軍，據梁山拒之。

夏四月丁巳，司空陳霸先表詣梁山撫巡將帥。壬申，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

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淵明薨。庚寅，齊軍水步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敕周文育還頓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桁。癸卯，齊軍進據兒塘，輿駕出頓趙建故籬門，内外纂嚴。

六月甲辰，齊潛軍至蔣山龍尾，斜趨莫府山北，至玄武湖西北。乙卯，司空陳霸先授衆軍節度，與齊軍交戰，大破之，斬齊北兖州刺史杜方慶及徐嗣徽、嗣徽弟嗣宗，生擒徐

問。追贈簡文皇帝的各個兒子。讓已故永安侯蕭確兒子的後代沿襲封爲邵陵王，奉侍攜王後代。癸未，鎮東將軍、震州刺史杜龕投降，敬帝詔令賜杜龕死，特赦吴興郡。己亥，讓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爲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在剡巖包圍臨海太守王懷振。

二月庚戌，敬帝派周文育、陳蒨襲擊會稽，討伐張彪。癸丑，張彪的長史謝岐、司馬沈泰、軍主吴寶真等人率城投降，張彪失敗逃跑。敬帝任命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就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護軍桂陽王大成爲護軍將軍。丙辰，若耶村人殺死張彪，把他的頭傳送到京城，特赦東揚州。己未，罷震州建制，恢復吴興郡。癸亥，賊徐嗣徽、任約襲擊采石戍，拘囚戍主明州刺史張懷均，進入齊境。甲子，敬帝因爲東邊國土經過杜龕、張彪的抄掠施暴，所以派遣大使巡察。

三月丙子，罷去東揚州建制，恢復會稽郡。壬午，頒布下來命令讓遠近的人一并雜用古今錢。戊戌，齊派大將蕭軌前出到柵口，又奔向梁山，司空陳霸先的軍主黄菆迎擊，大敗齊軍。蕭軌退守蕪湖。敬帝派周文育、侯安都的軍隊，占據梁山抵禦齊軍。

夏季的四月丁巳，司空陳霸先上表到梁山去撫慰巡視將帥。壬申，侯安都輕兵在歷陽襲擊齊行臺司馬恭，并且大敗他們，俘獲敵人數以萬計。

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蕭淵明去世。庚寅，齊軍從水陸兩路進入丹陽縣。丙申，敬帝到達秣陵舊治。敬帝命令周文育回師停留方山，徐度停留在馬牧，杜稜停留在大桁。癸卯，齊軍進據兒塘，敬帝的車駕出發并停留在趙建的舊籬門，内外集中戒嚴。

六月甲辰，齊偷派軍隊到蔣山山脉末尾，斜奔莫府山北，到達玄武湖西北。乙卯，司空陳霸先被授予節度衆軍之權，和齊軍交戰，大敗齊軍，斬殺齊北兖州刺史杜方慶和徐嗣徽、徐嗣徽的弟弟徐嗣宗，活捉徐嗣彦、蕭軌、東方老、

嗣彦、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劉歸義等，皆誅之。戊午，大赦天下，軍士身殞戰場，悉遣斂祭，其無家屬，即爲瘞埋。辛酉，解嚴。

秋七月丙子，車騎將軍、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加中書監，餘如故。丁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

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

九月壬寅，改元大赦，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殊才異行所在奏聞，饑難流移勒歸本土。進新除司徒陳霸先爲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封義興郡公。中權將軍王冲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王通爲尚書右僕射。丁巳，以郢州刺史徐度爲領軍將軍。

冬十一月乙卯，起雲龍、神虎門。

十二月壬申，進太尉、鎮南將軍蕭勃爲太保、驃騎將軍。以新除左衛將軍歐陽頠爲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壬午，平南將軍劉法瑜進號安南將軍。甲午，以前壽昌令劉叡爲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紞爲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體哲，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群后。雖泰山頹峻，一老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祀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外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是日，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詳

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劉歸義等人，都殺掉了。戊午，敬帝大赦天下，軍士中在戰場上陣亡的，都派人收殮祭奠，那些没有家屬的軍士，就爲他們掩埋。辛酉，解除戒嚴。

秋季的七月丙子，車騎將軍、司空陳霸先進官位爲司徒，加中書監，其餘職位如舊。丁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

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蕭循去世。

九月壬寅，改年號爲太平并大赦天下，孝敬長輩順從兄長用力耕田的人都賜爵一級，有特殊才能品行與衆不同的人由所在地方奏報，因飢餓災難流離遷移的人勒令歸回本來的鄉土。進新任司徒陳霸先爲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封義興郡公。中權將軍王冲就任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王通任尚書右僕射。丁巳，任命郢州刺史徐度爲領軍將軍。

冬季的十一月乙卯，開始建雲龍門、神虎門。

十二月壬申，進太尉、鎮南將軍蕭勃爲太保、驃騎將軍。任命新除左衛將軍歐陽頠爲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壬午，平南將軍劉法瑜進號安南將軍。甲午，任命前壽昌令劉叡爲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紞爲巴陵王，奉侍宋、齊二朝的後代。

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敬帝下詔説："孔夫子降下靈氣體現聰明，以仁爲經以義爲緯，確實爲素王增光，開闢玄妙的功業，敬仰他的人更看高他，他教誨别人不知疲倦。立忠立孝，德行惠及衆多百姓，制禮作樂，道德冠蓋各位君主。即使泰山崩塌了它高陡的石壁，也不遺忘一老人，而泗水的餘波，千年仍在。自從皇位艱難險阻，祭祀不能進行，奉聖之門，繼承人被殲滅，敬神的寢廟，盛食物的器具無聲無形。雖然總是説的聲音很大，但實際上兼有帝王的悲傷。在外可以搜求舉薦魯國的士族，作爲奉聖侯；并且修繕廟堂，提供準備祭祀的典儀，四時常祭，一概遵守舊例。"這天，敬帝又下詔説："各州各置中正，

依品制，務使精實。其荆、雍、青、兖雖暫爲隔閡，衣冠多寓淮海，猶宜不廢司存。會計罷州，尚爲大郡，人士殷曠，可別置邑居。至如分割郡縣，新號州牧，并係本邑，不勞兼置。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分尋陽、太原、齊昌、高唐、新蔡五郡，置西江州，即於尋陽仍充州鎮。又詔：“宗室在朝開國承家者，今猶稱世子，可悉聽襲本爵。”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尚書左僕射。丁巳，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長沙王韶進號征南將軍。

按舊例查訪舉薦。不得總是憑接受單狀就序列官位，都必須中正簽押報上，然後量才授官。詳細地依照品制，務必使選才精當。其中荆、雍、青、兖雖然暫時還是隔閡，衣冠之人多寓居淮海，仍然應該不廢有司撫恤。會合計議罷去某些州制，還爲大郡，士人衆多，可以另外設置城邑讓他們居住。至於分割郡縣，新任州牧，都在本邑，不勞兼置。選舉中正，當求那些好德之人學問完備詳盡之士，讓其他官員兼任選舉中正之職。”任命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分置尋陽、太原、齊昌、高唐、新蔡五郡，設置西江州，就在尋陽郡治仍充當州鎮。又下詔：“宗室在朝開國承家的人，現在仍稱世子，可以全部聽憑他們沿襲本來爵位。”任命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尚書左僕射。丁巳，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長沙王蕭韶進號爲征南將軍。

二月庚午，遣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遣僞帥歐陽頠、傅泰、勃從子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率衆軍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巳，周文育軍於巴山生獲歐陽頠。

二月庚午，敬帝派領軍將軍徐度進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造反，派僞帥歐陽頠、傅泰、蕭勃侄子蕭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率兵與他們會合。敬帝詔令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人率大軍向南討伐叛軍。戊子，徐度到達合肥，燒毁齊軍船三千艘。癸巳，周文育的軍隊在巴山活捉歐陽頠。

三月庚子，文育前軍丁法洪於䃭口生俘傅泰。蕭孜、余孝頃軍退走。甲辰，以新除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於始興攻殺蕭勃。

三月庚子，周文育的前軍丁法洪在䃭口生俘傅泰。蕭孜、余孝頃的軍隊退走。甲辰，敬帝任命新任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在始興攻打并殺死蕭勃。

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爲賊所拘逼者，并皆不問。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齊遣使請和。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丙申，復閉細錢。蕭勃故主帥前直閣蘭敳襲殺譚世遠，敳仍爲亡命夏侯明徹所殺。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作亂。戊戌，侯安都進軍，余孝頃棄軍走，蕭孜請降，豫章平。

夏季的四月癸酉，特赦江、廣、衡三州；并且督查其中被賊所拘逼的人，都不追問。己卯，鑄造四柱錢，一枚新錢相當於舊錢二十枚。齊國派遣使者請求講和。壬辰，改定四柱錢一枚相當於舊錢十枚。丙申，又停用細錢。蕭勃從前的主帥前直閣蘭敳襲擊并殺死譚世遠，蘭敳接着被逃命的夏侯明徹所殺。蕭勃的舊記室李寶藏擁護懷安侯蕭任占據廣州作亂。戊戌，侯安都進軍，余孝頃棄軍逃跑，蕭孜請求投降，豫章平定。

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并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午，以鎮軍將軍徐度爲南豫州刺史。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爲鎮南將軍，侯安都進號爲鎮北將軍，并且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午，任命鎮軍將軍徐度爲南豫州刺史。戊辰，余孝頃派使者到丞相府求降。

秋八月甲午，加丞相陳霸先黄鉞，領太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羽葆、鼓吹。

秋季的八月甲午，加丞相陳霸先黄鉞，領太傅，可以帶劍穿鞋上殿，入朝拜見敬帝可以不小步快走，賓贊使拜可以不稱名，賜給羽葆儀仗、鼓吹宴樂。

九月辛丑，崇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位在王公上。加相國緑綟綬。置陳國百司。

九月辛丑，推敬丞相爲相國，總攬百政，封給十郡成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給璽印、玉紱、遠游冠，位列王公之上。又加相國緑綟綬。設置陳國各種官署。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增封十郡，并前爲二十郡。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旂，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宫縣。王后王子女爵命之典，一依舊儀。辛未，詔曰：

冬季的十月戊辰，進陳公的爵位爲王，增封十郡，和前十郡一起合爲二十郡。命陳王禮帽可以有十二條玉串，可以樹立天子的旌旗，出入可以警戒清道，乘坐金根車，駕六匹馬，備有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宫懸。王后和王子、王女封爵授命的典章制度，一律依照舊的準則。辛未，敬帝下詔説：

>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洪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難荐發：太清云始，用困長蛇；承聖之年，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改，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皇之祚，眇若綴旒，静惟《屯》、《剥》，夕惕載懷。

> 五運重新開始，三正替代，管理百姓，這屬於聖賢，因爲聖賢能够經緯乾坤，彌補天地，廣大地庇護老百姓，發揚洪大的事業。改晦暗爲光明，積各代制度同爲一軌，百王沿襲這些制度，都由這些法則辦事。梁德已衰微，災難頻頻發生：太清剛開始，就受長蛇一樣的賊寇的困擾；承聖年間，又遭大猪一樣的敵寇的災禍；到了天成，國家的寶器多次被竊據。三光屢次改動，七廟缺乏祭祀，生氣已經泯滅，顯赫的命運現在衰落，我皇的帝位，微小得如同連綴的串玉，静如《屯》、《剥》卦，晚上滿懷擔憂之情。

> 相國陳王，有縱自天，降神惟岳，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横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叛逆，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紀絶禮，儒館聿修，戎亭虚候。雖大功在舜，盛績維禹，巍巍蕩蕩，

> 相國陳王，聰明天縱，由山岳降給他神靈，道德合於天地，與日光齊明。陳王可以在滄海横流中拯救社稷，把億萬人民從困苦中解救出來。東邊誅殺叛逆，北邊殲滅獯的惡徒，威信施加四海，仁義惠及萬國。把崩壞的禮樂重新設立，又重新治理斷絶了的禮儀，儒館已經修好，戎亭虚設候望。即使説

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效珍川陸，表瑞烟雲，玉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勛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讖圖，獄訟有歸，謳歌爰適，天之曆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藐，暗於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别宫，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他有舜樣的大功，有禹般的盛大成績，但他的功績巍峨浩蕩，還是無法稱頌。來獻白環的事，難道衹有皇虞之世纔有；入貢素雉的事，也并非興隆的周代纔有。所以水陸獻珍物，烟雲表明瑞兆，玉露和醴泉，早晚凝聚噴涌，嘉禾和瑞草，孳生和繁殖在都城的郊外，道德在悠遠的年代裏仍然顯明，功勛與天同高。明亮的上天，日月的光華，可以證明革故鼎新在玄象裏很顯著，替代的恩德在讖圖裏很鮮明，官司訴訟各有所歸，謳歌適宜，天命曆數，實有所在。朕雖然平庸渺小，對古代的事昏暗不明，但是長期稽察高人替代我，這爲日已經很久了，朕怎敢忘記列朝列代遺留下來的典則，以及人神至高的願望呢！現在朕就遜位到别宫居住，把帝位敬禪給陳王，一律依照唐虞、宋齊的禪讓舊例。

陳王踐阼，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陳王即位，尊奉敬帝爲江陰王，江陰王在京城的王府去世，當時年齡衹有十六歲，被追謚爲敬皇帝。

史臣曰：梁季横潰，喪亂屢臻，當此之時，天曆去矣，敬皇高讓，將同釋負焉。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悦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

史臣曰：梁末迅速崩潰，喪亂屢屢到來，當這個時候，天數已盡，敬皇高懷禪讓，又同時釋去重負了。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説：

高祖固然是天所降生，聰明知古，道德僅次於生而知之者，學問是廣知萬物，能文能武，多才多藝。起自諸生，有放蕩不羈的風度，處於昏暗凶險賊寇肆虐，天倫受災禍的時候，收集義軍，將要洗雪家仇。人們説紂可以討伐，現在是不期而遇，龍跳躍於樊、漢，電擊於湘、郢，剪除離德離心之人就如同振落枯乾的草木，俘獲獨夫民賊如同拾取遺物。他的雄才大略，固然没有什麽可比稱的了。已懸白旗之首，又正應了皇天的眷顧，廣布恩德遍施恩惠，使近處的人高興使遠處的人來歸，開闢廣大的王道，革除怯弱的商朝一樣的習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儀，鼓扇玄妙的風氣，發揚儒家的事業，介

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晋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虚厠蒼頭之伍；高談脱屣，終戀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盗，棄好即仇，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

胄之士講仁義，在會盟席上可以制勝對方，聲名威震寰宇，恩澤波及邊遠的地方，戰争止息，共有數十年。人才衆多，政績美好，魏、晋以來，没有如此的盛世。然而高祖不能止息商業末技敦促農業這個根本，除去雕飾爲質樸，羡慕聲名喜好生事，崇尚浮華，貶抑孔、墨，流連釋、老。有時整夜不睡，有時終日不食，不是弘揚道德以利於萬事萬物，衹是裝飾智巧來驚駭愚民。而且心中没忘尊榮，衹是虚假地置身於下人的行列裏；高談闊論時脱去鞋子，但是終究眷戀黄屋的尊顯。人的最大欲望，在於飲食男女，至於華車禮帽和殿堂，并没有切身的急事。高祖屏除嗜好欲望，却眷戀華車與帝王的禮帽，達到了他難以達到的却停滯在他感到容易的事上，可以説是精神有所不明達，智慧有所不通暢。等到他的精神才華漸漸枯竭，德行威望已經衰微，受到聽聞感受的迷惑，使權力落在奸佞小人手中，儲君百王，没有誰能够言無不盡。高祖的急躁不平静的心情，暮年更加厲害。見利就動，拒絶進諫違反占卜，開門揖盗，棄善從惡，禍患産生於内部，災禍因爲戎、羯而生成，自身死於非命，災難殃及億萬人民，達官貴人死在鋒利的箭頭之下，老幼在戎馬足下粉身碎骨。觀看《黍離》，深深爲周朝宗廟痛惜；總是説《麥秀》，悲傷比殷墟引起的更甚。自古居安思危，而已經成功又失敗，國家被顛覆得如此快速，這是書籍記載中所没有見過的。《易》中説：'天所贊助的人是順從之人，人們所贊助的人是講信用的人。'高祖遇到這樣艱難的命運，不能死得其所，大概是因爲他好動赴險，不求信順，失却天和人的贊助，他能免於此種結局嗎！

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

太宗聰明睿智超過常人，神采奕奕，見聞廣博通達，詞藻豐富。然而文風華艷，可用者少，文章華而不實，文體窮盡淫靡華麗之能事，文義罕有暢通之處，哀損思念的靡靡之音，於是變移了風俗，用這種做法正萬

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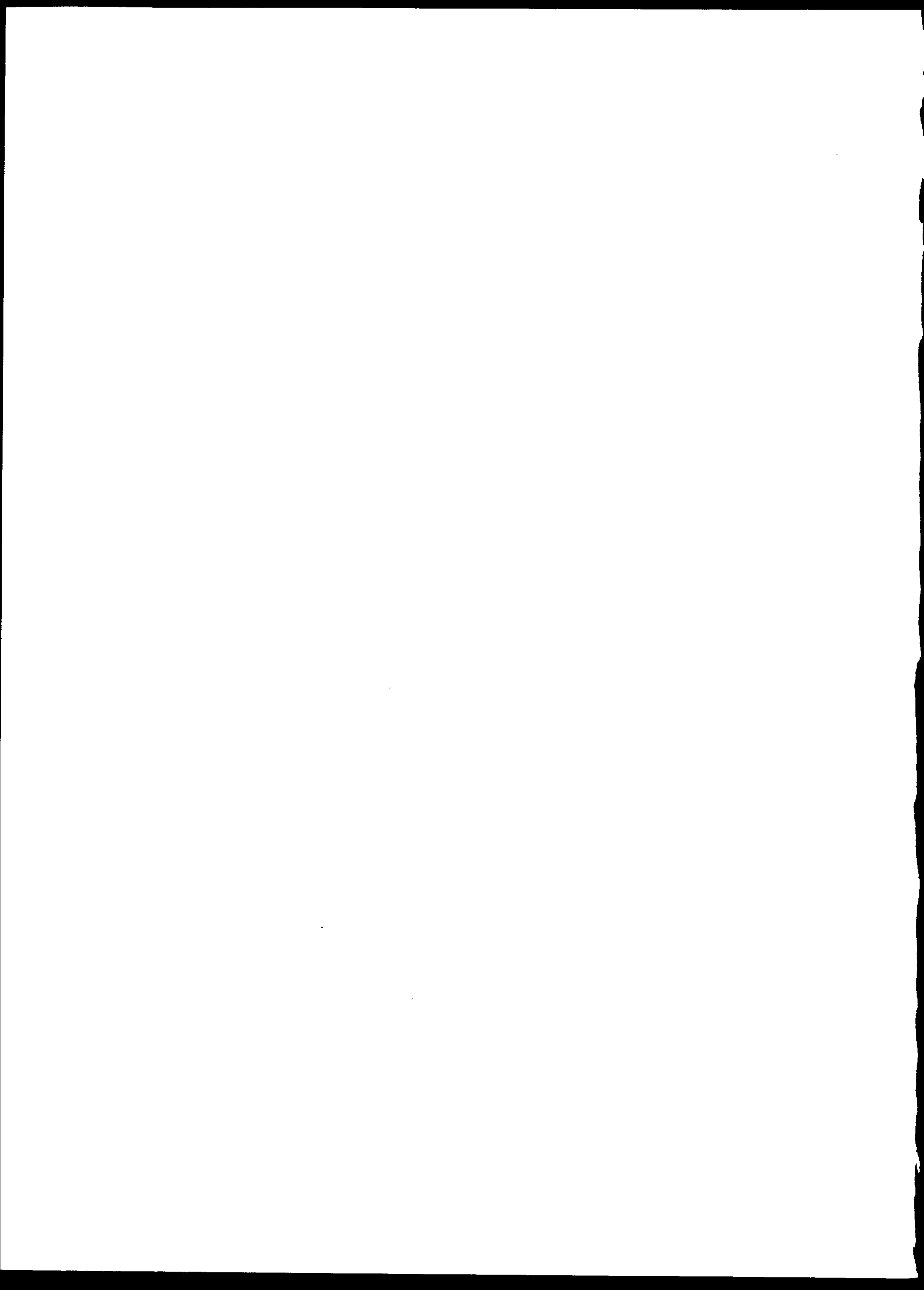
國，與周誦、漢莊相比是不同的了。我生不逢時，遭遇許多災難，凶暴叛逆的人捏造罪名煽動作亂，巨惡狡猾的人罪惡滔天，災難始於牖里那樣的拘禁，結局類似望夷的災禍。悠悠蒼天，這難道還可以去問嗎！

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説，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鄰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采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仇。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滅亡哉！

從前國家剛剛舉步艱難，兵發集中在京城，各位諸侯王放棄自己的職位，揮袖而起前來勤王。元帝以磐石般不可否定的宗親，接受分管陝的重任，遭遇君親的災難，位居聯合統率之長，不能撫劍思戰卧薪嘗膽，枕戈待旦淚盡泣血，身先士卒，拼命前驅；反而擁衆自保逡巡不前，內懷怨恨，坐觀時變，以此爲自身幸事。不急着誅殺王莽、董卓一樣的賊人，却先行兄弟之間的殺戮。又性格非常愛猜忌酷虐，多做無禮之事。盡情施展他的智慧和辯才來文過飾非，放任他的怨恨凶暴來損害事物。他的得力助手重要將領，心腹謀臣，有的因看一下就被拘囚，有的因一句話而遭到被剁成肉醬的酷刑，朝中君子，相顧都很害怕。自認爲安定如泰山，舉動没有遺留策略，警惕邪説，就可安定荆楚。雖然首惡被打敗剪除，但是社稷没有安寧，而且西邊的鄰國有責難的言辭，災禍和失敗隨即來到。上天降下明鑒，這是假手於人，天道人事，難道是可以欺騙的嗎！元帝很有志於藝文，但采寫輕浮淫靡的言辭而拋棄忠貞信譽；在戰爭中表明他果敢堅毅，但是他先殺親骨肉而後殺賊寇和仇敵。雖然他口能背《六經》，心能通百姓，有仲尼的學識，有公旦的才能，但這恰好足以增加他的驕橫傲慢，增多他的禍患，對金陵的覆没有何補益，對江陵的滅亡有何挽救呢！

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己，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敬帝遭遇家室無成，繼此艱難的國運，征伐有的是出自自己的心意，政令刑令却不能由着自己，當時没有伊、霍這樣的輔佐大臣，敬帝哪能不做出高讓的舉動呢？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并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録，止備闕云。

《易》説："有了天地然後纔有萬物，有了萬物然後纔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後纔有夫婦。"夫婦間的道義是至高無上的！周的禮儀制度是，帝王設立后妃，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用來斷決天下的婦女教化的問題。所以《昏義》説："天子和帝后，猶如日和月，陰和陽，是相輔相成的。"漢代初期沿襲秦的稱號，皇帝的母親稱皇太后，皇帝的妻子稱皇后，其餘的婦人則加上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這些稱號。到孝武時確定婕妤之類的稱號共十四等。自魏、晋以來，母后的稱號，都沿襲漢代的規則；從夫人以下，各代有增有减。高祖治平亂世、回復正常，深以驕奢淫逸導致亡國的先例爲借鑒，就吃粗劣的食物穿簡陋的衣物，凡事務必先講求節儉。他的原配妻子早亡，皇后的位置一直空着，嬪嬙的數目，没有什麽改動。太宗、世祖出自分封在外的皇嗣，而妃子們都在先前就殂逝了，他們又不營建后妃閨房增其數目。現在撰寫記録的幾位，衹是作爲補闕備用罷了。

太祖張皇后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

初，后嘗於室内，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

太祖的獻皇后張氏，名尚柔，范陽方城人。祖父次惠，宋濮陽太守。皇后生母蕭氏，即是文帝的堂姑。皇后在宋元嘉年間作了文帝的嬪，生了長沙宣武王蕭懿、永陽昭王蕭敷，其次生了高祖。

當初，皇后曾在屋内，忽然看見堂前的昌蒲生花，光彩閃灼，不是塵世間有的。皇后吃驚地

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閏四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謚曰獻。

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輿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別有傳。

看了後，對侍者說："你見到了沒有?"回答說："沒見到。"皇后說："我曾聽說凡看得見的人就可獲得富貴。"因而急忙摘取來吞下。這個月就生了高祖。將要生的那一夜，皇后看見堂內就像有衣冠之士重疊排列。其次生了衡陽宣王蕭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宋泰始七年，在秣陵縣同夏里的居室殂逝，葬在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閏四月甲辰日，追加尊號爲皇后，謚號獻。

父親穆之，字思靜，晉司空張華的第六代孫。曾祖張輿因張華牽連獲罪被責懲，調職到興古，但還未到那裏，就被召回。等到南渡過江後，任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年輕時方正文雅，有見識。宋元嘉年間，任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交情好，袁淑向始興王劉濬薦舉他，劉濬深加接納。穆之察覺他會有災禍發生，想避開這場禍害，就向江湛請求外出任職。江湛將要委任他到東縣，他則堅持請求到遠郡去，很久後，他得任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理地方上有不平凡的政績。後來恰逢刺史死，交地大亂，穆之胸懷威嚴進行安撫，境內因此安寧。宋文帝聽說這事後嘉獎他，將要任用他作交州刺史，他恰在這時病死了。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任鎮西參軍，死在任上。高祖即皇帝位，追贈穆之官銜爲光祿大夫，加金章。又下詔令說："亡故的舅舅齊鎮西參軍，道德風尚純潔高雅，早年身負高貴的名望輩分，降生後年壽却不長久，早逝掩藏了他的光輝。我年輕時遭際艱辛，處境嚴峻，外甥我雖說能成就顯貴，却沒有贈予過他天子所用的輅車，現在言及永往之人，真是即景生情、觸目傷心。可以追贈他爲廷尉卿。"弘籍沒有兒子，叔伯弟弟弘策讓他的第三個兒子張纘作爲他的繼承人，另外有傳。

高祖郗皇后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

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

高祖的德皇后郗氏，名徽，高平金鄉人。祖父郗紹，任國子祭酒，兼任東海王的老師。父親郗燁，任太子舍人，早死。

當初，皇后的母親尋陽公主剛懷孕，做夢顯示該生貴子。到生皇后時，有紅光在室內照耀，器物都被照亮了，家人都覺得這事奇怪。巫師說

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

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郗氏并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

永泰元年，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俔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曰脩陵。

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尚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王皇后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

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䂮。中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

這個女兒光彩異常，將對家人有所妨害，於是就在水邊爲她舉行了祓除儀式以除去凶垢。

皇后年幼時就聰慧，擅長隸書，喜歡讀史傳。紡綉縫紉等女紅之事，没有不熟練通曉的。宋後廢帝將要娶她作皇后；齊初，安陸王蕭緬又想與她成婚：郗氏藉口有婦女病都一概拒絶了，這纔停止。建元末，高祖纔得以與她訂婚。生了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

永泰元年，高祖任雍州刺史，先到鎮，後纔迎接皇后去。到州中不久，永元元年八月在襄陽的官宅殂逝，時年三十二歲。這一年歸葬在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升高祖職爲相國，封十郡、梁公，下詔追封皇后爲梁公妃。高祖即皇帝位，就追加她尊號爲皇后。有司議定她的謚號時，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大臣沈約建議説："表明謚號垂留嘉名，用意在於使之永遠不朽。先皇后應玉兔的祥和，并充滿大地的靈氣，具有陰柔的風範以作表率，容貌姿態自是深沉。天作之合，義先作橋，而神道早早被掩蔽，升登的吉運被阻隔，應該遵照她高尚的德行，以此來顯明國家的大典。在此我們恭謹地按照《謚法》來定，忠和純兼備叫德，高貴而善禮叫德。應該尊號爲德皇后。"皇上詔令依從。她的陵墓稱爲脩陵。

皇后的父親郗燁，被下詔追封爲金紫光祿大夫。郗燁娶宋文帝的女兒尋陽公主，齊初貶封爲松滋縣君。郗燁的兒子郗泛，是中軍臨川王的記室參軍。

太宗的簡皇后王氏，名靈賓，琅邪臨沂人。祖父王儉，是太尉、南昌文憲公。

皇后幼年就温柔明智賢淑，叔父王暕見了她之後説："她是我們家女人的楷模。"天監十一年，拜爲晉安王妃。生了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䂮。中大通三年十月，立爲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在永福省去世，時年四十五歲。這一年，太宗即皇帝位，追加她尊號

宗即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禄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

爲皇后，謚號簡。大寶元年九月，葬在莊陵。在此以前曾有皇命説："簡皇后的喪葬應有期限。過去西京的霸陵，憑藉山勢而隱藏；東漢帝后生前預築的壽陵，不過是依順水勢而建罷了。我在位正值時勢艱難，年成饑荒、百姓疲乏，正打算親身作臣下的楷模，長久地表率敦厚淳樸。現在所建造的莊陵，務必保持節儉。"又下詔命令金紫光禄大夫蕭子範作哀策文。

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黄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户，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

父親王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的偏名相同，所以改了。憑着公子的身份從家中被徵召起用任員外郎，後升職爲太子洗馬，承襲祖爵封爲南昌縣公，出任義興太守。回京任驃騎諮議，多次升職爲黄門郎，司徒右長史。他生性沉穩簡慢，不喜歡迎合當世。曾經安閑舒緩地對諸子説："論我家門第，正是所謂的普通氏族，自然可以順流按資歷進升，不必去苛求。"永元末，升職爲侍中，但没有拜受。高祖的霸府建立，就引進他任大司馬諮議參軍，不久升職侍中，領越騎校尉。

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曆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户。"騫襲爵，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爲東陽太守，尋徙吴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

高祖接受禪讓後，就下令説："庭堅的世代祭祀，直至宗周不曾停止，樂毅受封土地，在大漢仍然昭明。齊原來的太尉南昌公，内懷美質遵行正道，在混亂的時世中助君創建了齊，輔佐扶助謀略高明，與往昔的賢臣相同。雖然子房做皇帝的老師興盛一世，文若身列帝王的輔佐興隆一時，也没有能超過他。我承受國家之命登上帝位，應運而興起，惟新國家運命，衆多財物，賞罰應有制度。用辭章歌咏前代，敬重的是宏偉的事業，而不僅僅是大功勞，兼有懷念仁政的含義。可以降封南昌縣公爲侯，封地一千户。"王騫承襲祖爵，升職爲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任東陽太守，不久又調職到吴郡。八年，入京任太府卿，領後軍將軍，升職太常卿。十一年，升職爲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

時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

當時高祖在鍾山建造大愛敬寺，王騫的舊別墅在寺的一旁，有良田八十多頃，是先祖晉丞相王導受賜的田畝。高祖派主書通告帝意向王騫要求買下這田畝，想拿來送給寺廟。王騫答覆帝意説："這田我不賣；如果這是皇帝下令要拿去，

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吴興太守。在郡卧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

那就不敢説什麼了。”他的應答又表現得輕慢不拘。於是高祖很生氣，就交付市場評估這田畝的價格，然後按價值强迫償還他。由於這事抵觸了帝意，就被調出京任吴興太守。在郡中他卧病不辦公。後來徵召回朝，重新任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後因母親逝世而離職。

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安。子規襲爵，别有傳。

普通三年十月去世，時年四十九歲。下詔追封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號安。他的兒子王規承襲祖爵，另外有傳。

高祖丁貴嬪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烟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祗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仿佛若見神人，心獨異之。

高祖的丁貴嬪，名令光，譙國人，世代居住在襄陽。貴嬪生在樊城，生的時候有奇特的神光，滿屋紫烟，所以用“光”來取名。看相的人説：“這個女兒會有大貴。”高祖到她所在的州，丁氏就通過别人向高祖介紹。貴嬪當時纔十四歲，高祖就娶了她。當初，貴嬪出生時左臂上有顆紅痣，治取過却没弄掉，到這時候無緣無故忽然消失了。她侍候德皇后小心恭敬，曾經在供奉神佛經典的几案旁，仿佛看見了神人，她心裏獨自感到奇怪。

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

> 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宫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并應以敬皇太子之

高祖義軍興起，這時昭明太子纔誕生，貴嬪和太子都留在州城。京都地區平定後，纔回到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請封她爲貴人，但還没有正式册立；這一年的八月，她又被封爲貴嬪，地位在三夫人之上，住在顯陽殿。等到確立了太子，有司就上奏説：

> 按照禮儀，母親憑靠兒子而顯貴。生皇太子的母親，不容許人們不尊敬。宋泰豫元年六月，曾主張百官用吏的身份來尊敬敬帝的生母陳太妃，這樣宋明帝在位時，百官没有不尊敬她的。我在此私自認爲，“母親憑靠兒子而顯貴”，意義著録在《春秋》中。皇太子輔佐帝位，疆域内的人都恪守吏的禮節來對待他，既然已對皇太子盡了禮數，那麼不容許不尊敬他的生母。但是帝王的妃嬪，内宫的義理與外邊一向是分開的，憑法則憑先例，都没有向她們表達敬意的道理。現今皇太子身懷聰明，太子的禮儀早就已齊備，母以子貴的道理，則有原來的法規。王

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并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宫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宫闈施敬宜同吏禮，詣神虎門奉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况母儀春宫，義絶常算。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逾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

侯妃子公主常能流通音訊問候者，及六宫三夫人雖然與貴嬪地位相同，但却應該用尊敬皇太子的禮儀來同樣地尊敬貴嬪。宋元嘉年間，始興、武陵國的臣子都用吏的身份來同樣地尊敬皇太子的生母潘淑妃、路淑媛。對於宫中的臣子們來説貴嬪雖説不是諸侯的妻子，但這義理其實也没有不同，與宋泰豫朝主張百官用吏的身份去尊敬敬帝的生母的事理正是相同的。認爲太子官屬實施的尊敬，應當同吏的禮儀相同，到神虎門恭敬地捧着箋叩見；過年過節時應道賀，也同這一樣。婦女没有閨門外的事情，如果道賀涉及問訊箋奏等事務的話，就由主管的官吏上報即可。婦女的規則，從義理上來説是不能自專，如果不是上攀於夫，那也應是下附於子。使親人榮耀的道理，應當是使親人榮耀到極點，還没有兒子所享受的待遇而生母却享受不到的道理。所以在《春秋》中凡是被帝王封爲夫人的，就應在禮儀品級俸禄上與兒子相同。各封國諸王雖然與太子不相同，但尊從尊者這個義理并没有什麽不同，前代依據的準則，都表述在前代的史實中。貴嬪生育了太子，能鞏固國家的大業，禮制上應與太子相同，這確實也是前代的制度。探尋前代纔設置了貴嬪，地位次於皇后，爵位之高没有可與之相比的；再次一等的職位，地位可與相國看齊，爵位與諸侯王并列。這貴嬪的禮儀，已比朝廷百官高；况且東宫太子的生母作爲人母的典範，禮儀上應超越尋常的標準。而且太子妃作爲太子的配偶，也應遵循成規大法；如果以妻子的身份超越了丈夫的母親，就更違背了長幼主次的排列秩序。所以認爲貴嬪的法則，與太子一應俱同。

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

從這時起具備了貴嬪的法規禮儀，與太子相同，出言即稱爲令。

貴嬪性仁恕，及居宫内，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

貴嬪生性仁慈寬恕，到了住在宫裏時，從接待車駕的人到以下的臣僕，她都能得到他們的喜愛。她不愛好華麗的裝飾，器服用具都没有珍奇

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絶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浄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

豪華的，不曾爲親戚的事私自稟告請托。到了高祖弘揚佛教時，貴嬪尊奉實行，她拒絶吃肉食，長久地進食蔬菜便飯。在她受戒的那一天，甘美的雨露降落在殿前，縱横一丈五尺。高祖所創立的經書義理，基本的意思都是從她這裏獲得。她特别精通《浄名經》。所得到的貢品和賞賜，都用來作法事。

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殯於東宫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

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日去世，在東宫臨雲殿停放靈柩，時年四十二歲。詔命吏部郎張纘作哀策文説：

> 莪塗既啓，桂樽虚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閟，悼曾城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蘩》，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

> 靈柩已經打開，桂花酒器虚空地凝止着，帝皇的帷布已經拉啓，繪有夫人紋飾的衣服將要升天。皇帝悲傷那璧臺永遠關閉，哀念曾城不再被涉足，在内廷的音樂中停奏從前的歌曲，在祭祀的禮制中廢除深奥的齋戒。《風》有《采蘩》篇，流傳在南方，於是命令史官，使貴嬪的德行流傳後世。這詞句説：

> 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兹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局，天高照臨。玄紞莫修，褘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宫照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閫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穸。展衣委華，朱幘寢迹；慕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

> 后妃中的英華，江、漢的精靈；歸附在她的袖中，産生了這麽明耀的生靈。在她誕生之初，天樞星的光電環繞郊外，神光照耀着屋宇。等到她待嫁時，已是内心懷着美好早就顯露出嬌美温和；名聲傳到洽陽，美譽遍及中谷。皇帝的大德散播到四野，恭謹地增益了祭祀活動；陰柔的風尚這纔更换終結，帝王的風尚纔開始盛行。她舉止儀容均是徵詢的樣子，説的話都是引用回顧史書；使得她的家人和順親善，成爲國家法規的典範。她受了這樣的眷愛身負重任，從此歸心；羽毛裝飾彩色的珮玉，珮玉摇動發出優雅的聲音。她每天都在考慮虔誠齋戒，每月終了時都在思考箴言；叫她怎不小心謹慎，有上天高朗的陽光照耀着她呢。她不去修飾禮帽的絲帶，祭服的紋彩也早已殘破，除了她誰能成就事功呢，她那美好的法規光耀地永存。月亮端正而明朗，紫宫星也明晰；她恩惠施及臣下不損害别人，思慕賢人不使之被埋没。能親身從事節儉，祇用虔誠來彰明事理，不玩賞金玉，不丢棄竹筐。吉祥仁德

傳播演化，獎賞模範親善賢人；造就昌，超過啓，培養魯，培育燕。正在討論婦女的教化問題，明確婦女的規章地位，遺憾的是玄池早已關閉，湘、沅已然埋葬。王后的白展衣褪去了華彩，大紅的幘帛已經消失；太子宮中思慕聚結，藩王府内哀痛極深。唉，悲傷呵！

令龜兆良，葆引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凄凄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

如果龜卜的徵兆良好，就將保佑導引她離去；官吏們按次序排列，太子慢慢地小步隨行。日光昏暗隱没了春意，風凄凉使人情緒鬱結；依依不捨地離開深宮掖庭，久立等待着修整新建的宗廟。唉，悲傷呵！

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凄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闈於窒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

展開彩旗上細碎的裝飾品，抖動整頓送葬容車上死者的禮服，摹仿神靈的金器鬱結着痛楚，吹奏凄切的樂管凝聚着哀傷。在營寢留下了美好的器物，在甬道關上重叠的宫門；嬪妃居室温暖如昔，芳雅的殿堂幽暗不受日曬。唉，悲傷呵！

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迹。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

宫中側室道義高尚，紅管藴含着悦愉；道義改變了虞時的風尚，功德蓋過了唐時的業績。温順賢淑，美德留傳；不分朝夕，把自己獻給了天地。唉，悲傷呵！

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即位，追崇曰穆太后。

有司奏請賜謚號穆。太宗即皇帝位後，給她追加尊號爲穆太后。

太后父仲遷，天監初，官至兖州刺史。

太后的父親仲遷，天監初年，做官到兖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

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遥光納焉。遥光敗，入東昏宫。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天監七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爲修容，常隨世祖出蕃。

高祖的阮脩容，名令嬴，原本姓石，會稽餘姚人。齊始安王遥光先納她爲妾。遥光敗亡後，她又被東昏侯收入宫中。建康城平定後，高祖就收她做了宫女。天監七年八月，她生下了世祖。不久就被封爲修容，經常跟隨世祖出京住在封地。

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内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即位，有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

大同六年六月，她在江州的内室去世，時年六十七歲。這一年的十一月，回葬在江寧縣通望山。謚號宣。世祖即皇帝位後，有司奏請追尊她爲文宣太后。

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

承聖二年，給太后的父親齊已故奉朝請靈寶追贈官銜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追封爲武康縣

縣侯，邑五百户；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侯，封地五百户；母親陳氏，爲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

世祖的徐妃，名昭佩，東海郯人。祖父孝嗣，做官做到太尉、枝江文忠公。父親徐緄，做官做到侍中、信武將軍。

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

天監十六年十二月，封她爲湘東王妃。生了長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責令自盡，死後葬在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宫，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史臣曰：后妃在道義上輔助皇室風尚，風尚流傳在天下，大概是取之於《葛覃》、《關雎》的意義了。至於穆貴嬪，美好的光輝早就顯揚出來，生養了太子，以自己的德行勉勵六宫，美好呵。世祖的徐妃没有德行，而自取滅亡，應該啊。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蕭統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内，拜東宫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

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六月庚戌，始出居東宫。太子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宫。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

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綏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并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韵。或命作劇韵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説；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是高祖的長子。母親是丁貴嬪。當初，高祖没有兒子，義軍興起後，太子於齊中興元年九月出生在襄陽。高祖已經接受禪讓即帝位，有司奏請擁立太子，高祖因爲天下剛安定，百事多有缺漏，没有同意這個請求。衆大臣堅持請求，天監元年十一月，立蕭統爲皇太子。當時太子年紀幼小，依舊住在禁宫裏，委立了太子官吏，文武官吏都進到永福省辦公。

太子生來就聰明通達，三歲就從師學習《孝經》、《論語》，五歲就讀遍了《五經》，并且全都能背誦。五年六月庚戌日，纔出宫居住在東宫。太子生性仁慈孝敬，自從出宫後，經常思念宫中而不愉快。高祖知道了這一情況後，就每五天讓他來朝見一次，多數時候就留下他住在永福省，有的時候五天三天纔回東宫去。八年九月，在壽安殿講授《孝經》，他完全通曉其中大義。講授完畢，他親自到國學擺設爵祭奠神。

十四年正月初一早晨，高祖駕臨殿前，在太極殿爲太子舉行冠禮。按照舊有的制度，太子戴上了遠游冠，配金蟬翠緑的帽帶；到這時，下詔令加金博山。

太子姿態容貌美好，舉止得當。讀書可以同時看幾行，過目不忘。每當交往飲宴和出行之前祭路神時，他能够賦詩到十幾個韵。有人命題作較難的韵來賦詩，他稍加構思便全都作成，而且還没有改動之處。高祖大肆弘揚佛教，親自講經

經。乃於宫内别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絶。太子自立二諦、法身義，并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

説教；太子也尊崇信仰佛、法、僧這三寶，普遍地瀏覽衆經。於是在宫裏另外設立了慧義殿，專門用來作爲佛教徒講法集會的地方。招致引進有名的僧人，不斷地講論。太子自己立了真諦、俗諦這二諦及大佛真身的教義，并且創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美的雨露降落在慧義殿，人們都認爲這是他那最高尚的德行感動了上天所致。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宫禮絶傍親，書翰并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宫儀記》，稱'三朝發哀者，逾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并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逾月不舉樂'。劉僕議云'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説，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内，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蕭憺去世。舊時的典章制度，是按照東宫禮儀不連屬帝系親屬，往來的信件也依照平常的禮儀。太子心裏感到疑惑，就指令僕從劉孝綽研議這事。孝綽議論説："按張鏡所寫的《東宫儀記》，説'發喪三天的，超過一個月就不奏樂；鼓吹停止吹奏，喪服的限期也如此。'采用直系親屬之間的禮儀不用於旁系親屬的意義，就在於除去喪服，喪服雖説可以取掉，但情感哪能不悲傷，軍樂停止吹奏，的確也就是爲了這點。既然有悲傷的感情，應該説就是竭盡了思念，朝夕一哭的卒哭禮過了之後，按照常規奏樂，應該説就是舉哀完結了，這個道理和先代的例證是相吻合的。認爲仍然應當竭盡思念之情，到朝夕一哭後結束。"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與孝綽的見解相同。太子命令説："張鏡的《儀記》説'按照《士禮》，停止服喪之月稱做追悼'。又説'凡發喪三天，超過一個月就不奏樂'。劉僕議論説　'傍絶的意義，就在於除去喪服，喪服雖説可以取掉，但情感哪能不悲傷，朝夕一哭過後，按照常規奏樂，就該説是舉哀完結了，這個道理和先代的例證是相吻合的'。想那感情悲傷之説，并不僅僅在朝夕一哭過後，依據情感而言，這自然是難點之一。一方面采用張鏡的奏樂之説，另一方面又捨棄張鏡的悲傷之説，同是一個張鏡的話，取捨不同，這自然是難點之二。陸家令僅僅説'這是經歷了好多年了'，恐怕不一定是有事例證實過了的；即使反復多次用熟了，内心也還是覺得不安妥。近來我也常以此事詢問下面的人，關於立意的由來，都認爲仍應該有追悼的話。張鏡難道不知道奏樂是大事，舉哀是小事；抓住小節而忽視大節的原因，的確也在於有可以用來這樣説的理由。至於像元旦的

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

諸侯樂舞——六佾，是國家的大法，即使悲情有時尚未平定下來，大禮却是不能廢棄的。吹奏軍樂，比起元旦的六佾來也是這個道理，用奏書與之比擬，雖是在完成小事，但尚可抒發感情。音樂抒發在外，奏書抒發在裏，音樂的抒發來自他人，奏書的抒發來自自己。劉僕的看法，就是悲情尚未平定下來。可以讓諸位賢臣再一同詳細考慮。”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討論此事，說“關於追悼的說法，我們認爲應該在終喪之月”。於是命令編寫進典章書籍中遵照執行，以它作爲長久的準則。

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宫，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强進飲食。”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七年十一月，貴嬪生病，太子回到永福省，早晚侍候，衣不解帶。等到貴嬪去世，太子徒步護送靈柩回宫，到了停放靈柩時，太子水米不進，每次痛哭就哭昏過去。高祖派中書舍人顧協傳達旨意說：“哀痛却不丢掉性命，這是聖人的規章。《禮》上說，不能承受喪事和不孝是等同的。有我還健在，哪能這樣折磨自己！應立即勉强進食。”太子奉皇命，就吃了幾合食物。從這時候起到下葬，每天吃一升麥粥。高祖又下令說：“聽說你吃的東西太少，這樣很快就會瘦弱而病倒。我近來再無其他疾病，正因爲你這個樣子，我的心裏也堵塞鬱悶成病了。所以應該强行增加稀飯，不要讓我經常爲你擔心。”雖則屢次奉皇命勸逼，他每天也衹吃一鎰，不吃蔬菜水果。他身體平素比較壯實，腰帶有十圍，到這時候却削減超過一半了。每次入朝，見到他的士庶之人没有不流淚的。

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

太子自從行冠禮後，高祖就讓他去處理國事，内外各司來奏事的人堆滿阻塞在他的面前。太子明察百姓的事，細小的事情都一定要親自瞭解，每當奏上來的事有錯誤或不真實的地方，都立即辨别分析，把事情的可行還是不行展示給衆人看，然後慢慢叫人家改正，從未隨便奏劾處分過一個人。他公平地斷决法律案件，大多得以寬恕，天下的人都贊頌他仁愛。

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

他生性寬厚和藹能容人，喜怒不表露在臉上。引薦接納有才能學識的人，賞識、愛護從來没有厭倦的時候。時常親自參與討論文章書籍，

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宫有書幾三萬卷，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或者與文人學者們説古論今；空閑時緊接着就從事著述，這些都一概當作是常規。在那時東宫有藏書近三萬卷，名流及有才學的人聚集在一起，文化事業的興盛狀况，是晉、宋以來從未有過的。

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宫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太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他生性喜愛山水，在玄圃開池築山，又建起亭臺樓館，與朝中士大夫及一向有名望的人游玩其中。曾有一次在後苑池中蕩舟，番禺侯蕭軌大談"這裏應當叫歌舞伎人來演奏"。太子不答話，而吟咏起左思《招隱詩》："何必要絲和竹，山水自有清音。"番禺侯羞愧而止言。他搬離宫禁已二十多年了，從不養歌舞伎人。不久，高祖賜給他太樂歌妓一部，却一點也不爲他所喜愛。

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户口未實，重於勞擾。

普通年間，大軍北伐，京城米穀昂貴，太子就下令穿破舊衣裳減少飯食，更改慣常的太子餐爲小餐。每當到久下不停的雨天和大雪天，就派他身邊的親信，去環視大街小巷，看望貧困的人家，有流落在路上的人，就暗地裏給予救濟。又拿出尚衣所管的衣物布帛，多多地製成衣和褲，寒冬臘月用來施捨給貧窮挨凍的人。如果窮人死了没有能力收殮的，就替他們備辦棺木。每當聽説遠近的老百姓勞役賦税繁重，他就面容嚴峻。常認爲人口統計不真實，加重了對百姓的勞擾。

吴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吴郡、吴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吴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睹，竊有愚懷。所聞吴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强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

吴興郡多次因水災而没有收成，有人上書建議説應當開挖大河渠來導瀉浙江。中大通二年的春天，皇命派遣原來的交州刺史王弁假節領職，徵發吴郡、吴興、義興三郡的民伕去服役。太子上書説："我聽説將徵發王弁等上東三郡的民伕，開漕挖渠，疏通震澤，使得吴興一帶，不再有水災，這樣做實在是體恤百姓的至仁之心，是治國的長遠目的。一勞永逸，一定會得到日後的好處。未行之事難以預測，我心内竊有所思。我聽説吴興多年來歉收，有很多百姓流動遷移。吴郡十個縣，米穀也不是全都長成熟了。祇有義興去年秋天有收成，又不是些常服勞役的百姓。最近東邊一帶的米還貴，常有搶劫的强盗，那個地方的有司，却不全都向上報告。現在，徵發出去當兵的人没有回來，壯丁很少，這次雖然是小措施，我私下想來恐怕難成，祇要地方官一去叫

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

人，老百姓常常就把他們當作是坑害百姓的蛀蟲。再有出人丁的地方，遠近不一致，等到到齊了，已經耽誤了養蠶和耕種。去年稱爲豐收年，公家和私人都還吃不飽；如果當今再耽誤了蠶農業，我考慮這造成的弊端就更大了。而且草竊之徒大多會刺探民間的虛實。如果好人去服勞役，那麼强盜會增加得更多，吳興没有受益，內地却已遭受了這舉措帶來的災禍。不知道是否可以暫時停止這個舉措，等到百姓富裕之後再說？陛下的聖心憐憫百姓，這雅量是從來就有的。我的見解十分平庸和淺陋，不知道事情應當如何，如果有愚昧的想法，那就希望能上奏皇上知道。”高祖用優厚的詔命來答覆了太子。

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

太子天生就孝順嚴謹，每逢入朝，不到五更天明，就去等候城門打開。東宮雖然閑處在內殿，太子却是起坐都常面向西南方的臺城。前一天晚上被召將入朝，他就端正地坐到天明。

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册，文曰：

三年三月，他卧病在床。他擔心給高祖增添憂慮，但凡皇帝問訊，他就盡力自己親手寫回信達上。等到病情逐漸加重，他身邊的人想啓奏給皇上知道，他仍然不准，說“哪能讓君上知道我病得這樣重呢”，說完就嗚咽悲哭。四月乙巳去世，時年三十一歲。高祖駕臨東宮，哭吊盡哀。詔令用王帽王衣殯殮。謚號昭明。五月庚寅日，葬在安寧陵。皇上下令司徒左長史王筠撰寫哀册，哀册文說：

> 蜃輅俄軒，龍驂局步；羽翻前驅，雲旗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凄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

> 喪柩傾側了送葬的輅車，駕車的皇家的馬小步慢走；羽毛飾物隨着車前行，如雲的鈴旗向北駕行。皇帝悲傷他的繼承人的光明停止了輝耀，悲痛繼承人的德行消隕了芳香；坐在武帳中凄凉哀傷，身臨甲觀增添了悲傷。以他作爲美好德行的典範，記録弘揚他的大功業；皇命在旗飾上編寫下他的德行，在舞動的飾物上讓他的美德長久地保留下來。這旗飾上的文辭是：

>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奏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

> 能作爲楷模記載的明兩之人，確實衹有太子；他既爲皇帝的嫡長子，并且叫他爲太子。像上天那樣高峻，像日光傳送着光芒；侍奉神祖延展幸福，守護器物傳播芳香。他

肅，内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温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

通達聰明承負國運，日夜都居處在這裏；展現出外在的莊重嚴肅，内心懷着和樂温情。他見識精深能體察事物的實質，抱負能包容浩瀚的海洋；樹立德行全才多能，最大的功業也不據爲己有。寬厚舒緩存心，温和恭敬成性，遵守時間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嚴謹地遵循成規舊事。普遍地布施德和惠，仁厚協和着智慧敏達；將親親、尊君、長長這三善順次宣揚，普天同慶。

軒緯掩精，陰羲弛極；纏哀在疚，殷憂衔恤。孺泣無時，蔬饘不溢；禫遵逾月，哀號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璪，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愠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

軒車的織錦掩蓋了精英，陰暗的陽光減弱到極點；在居喪中被悲傷纏繞，深切地憂痛於遭受的母親之喪。兒子不分時辰地哭泣，菜飯稠粥都吃不下肚裏去；超過了禫這個祭禮的遵守時限已一個月了，他的哀痛的哭號還没完結。確實依靠他監國撫軍，也接繼了郊外的祭祀；恭敬地問安，在一旁小心恭敬地侍奉吃飯。金花服飾彩絲玉垂，黑色的駟馬雜色的車輪；他先隆盛家然後治國，主掌祭祀，安定平民。榮耀地奉命完成事務，整理紛繁的政務；既憐憫又審慎地處理平民百姓的案件，竭力體恤關塞市場。真實地存有同情心，不隨便喜怒形於色；普遍施予親切的情意，對人的恩情殷切纏綿。

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沈吟典禮，優游方册；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縢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咏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

當初，他對待學業認真嚴肅，分析經義點斷句讀；進獻給老師酒器表達尊敬，謙卑恭順地對待師傅。寧願藉助别人引導學習，不是衹靠自己去吃力地詳細解析；主管諸事簡明扼要，經常勤勉地處理這些事務。辯論問題窮究廣而精，思考問題探求深而細；聚精會神於占驗術數的河圖緯書，對爻卦的畫有精深的研究。深思法令典章制度，從容不迫地遍覽典籍；像飽食并玩味肥美食品的精華，又像品味體會肉、果諸類食品。包羅九流、七略等前代書籍，統括各種詩文和技能；周全地擁有古代寫本等書卷，竭盡到傳説的古書《九丘》《三墳》這樣的極點。盛物的布袋包書的布套積存充盈，儒、墨被區分開來；仰視銀河闡發準則，遠望魯國傳頌芳香。歌唱人類的精神和品性，豈止是一些

淺薄的技能；撰寫的詞句柔美，抒發的感情華麗。文字上詞句不需修改，筆在紙上不停地寫；宏大的思緒如泉涌流，清麗的文章如雲堆積。

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慚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托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泛醳；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

他招攬聚合當時的才子，搜羅集中傑出的精英；學問窮究廣博，文辭歸屬於內容多的一類。或獨攬衆人聚談之所，或在文苑深受贊譽；四方的友人推崇他的德行，連前代的七子都要愧對他的優秀。望苑招攬賢人，華池喜愛高朋；車船相依傍，車座相連接。抒寫文辭鋪陳詞藻，杯盞交錯斟滿香醇；恩重德厚以至於備辦甜酒，賞賜的品級之高超過了璧玉。美好的風尚長久地覆蓋，興旺的事業一天比一天更新；學習仁愛的氣度不覺沉重，道德的學習輕快而容易遵循。恩德散播萬民，幸福降施衆神；各方的人都仰慕他的道義，天下的人都歸附他的仁德。

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頹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

天色雲氣告示了不祥的徵兆，災難將臨的惡氣揭示了不幸的迹象；星星埋藏了平時的光輝，高山塌落了腐朽的土壤。他的威靈成爲已逝帝王的楷模，美好的聲譽長久地流傳；從屬他的官吏們失去了庇護，又該向誰去咨訪承問呢。唉，悲傷啊！

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跗萼增慟。慕結親游，悲動氓衆；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

皇帝的情緒悲傷着這突發的凶喪，悲痛深纏心靈；子孫後人長聲號哭，親密的兄弟大增悲戚。親近游處的人思慕不已，悲哀牽動了廣大的老百姓；憂愁得就好像是國家滅亡，驚恐得就好像是屋梁折斷。唉，悲傷啊！

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餸餸，孤燈翳翳。嗚呼哀哉！

孟夏掌管開門，麥收季節記錄禮法；儀仗侍衛白白地警戒着，精英却已棄世絕命。書簾徒自垂陳着，聚談的華筵已停置；充滿器皿的食物虛設，晦暗不明的孤燈空照。唉！悲傷啊！

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

選擇日子看好時辰，筮草來合，龜甲來卜。早晨打開幽幽的墓穴，露出完成了的太子玄宮。武士武官早已整齊地排好隊，葬器文物也增發了光明。過去游覽漳、滏時，賓客隨從們平靜無聲；而今歸葬在郊野，挽客

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阪之威夷，溯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凄鏘而流泫。嗚呼哀哉！

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潜於容質。嗚呼哀哉！

即玄宫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愧。嗚呼哀哉！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宫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蕭大器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四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户。尋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

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爲臺内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丁亥，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顔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

車從們都互感震驚。唉，悲傷啊！

背離宫門而遠去，輾過青門而緩行；指着馬馳的道路哪肯前進，遠望國都而不願踏行。登上高坡險阻，面臨平原悠遠；駿馬頓足而悲哀地嘶鳴，牽挽之人悲傷凄切而流淚。唉，悲傷啊！

哀音混雜在簫籟樂器聲裏，連天日都變爲愁容；即使夏木陰森清爽，也如回到寒林的孤寂凄凉。已經要返回了却又遲疑，好像想到了什麽却又最終遺忘；認爲天地并非成心這樣，倉促地長久藏蔽了他的容貌和姿質。唉，悲傷啊！

走近太子墓穴幽暗寂静，安放陵寢清凉陰深；傳記美名在盛典上，觀看德行業績在謚號中。在日月上高懸你的忠貞，在天地間傳播你的大名；衹有小臣我記載的話語，確實是吮筆深思書寫而無愧。唉，悲傷啊！

太子生前仁德一貫卓著，到他薨時，朝廷與民間都惋惜驚愕不已。京城的男男女女，在宫門奔走相告，滿街的人都在哀號哭泣。四面八方的老百姓，以及邊疆的百姓，聽到他逝世都痛哭。太子所著的文集有二十卷；又撰寫有古今典誥文言，作《正序》十卷；五言詩當中的佳作，輯成《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的嫡長子。普通四年五月丁酉日生。中大通四年，封爲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户。不久任侍中、中衛將軍，被賜給鼓吹樂一部。大同四年，被授職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仍擔任侍中。

太清二年十月，侯景進攻京都所在的地區，詔命太子任臺内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即皇帝位。六月丁亥日，立他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叛賊侯景黜廢太宗，將殺害太子，當時叛賊的部下聲稱侯景的命令召見太子，太子正在研究《老子》，剛要下床，而劊子手就悄悄走近了。太子面不改色，慢慢地説："早就知道會有這樣的

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絶，時年二十九。

事發生，我還嘆息來臨得晚了哩。"劊子手想用衣帶來絞殺他。太子説："這殺不死我。"就指着捆綁帳子的竹竿下面的繩子，叫他們拿過來絞他而死，時年二十九歲。

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携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并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

太子生性寬厚隨和，加上精神氣質端莊聰慧，在叛賊的控制下，經常表現出不屈的意志。當初，侯景西行，帶太子同路，等到他敗回來的時候，部隊不再整齊嚴肅，太子所乘的船又處於後面，趕不上叛賊們，他左右的心腹都勸他因此北上避難。太子説："現在家與國都敗亡了，我的心意是不想求生；主上蒙難，我哪裏忍心避難而去。我現在如果逃藏，就是背叛父親，而不叫避賊。"説完就痛哭流涕，命令立即前進。叛賊因爲太子有氣魄度量，對他就常常懷着畏懼之心，擔心他成爲日後的禍患，所以他就先遭了難。承聖元年四月，追加他謚號爲哀太子。

愍懷太子蕭方矩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荆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己卯，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是世祖的第四個兒子。起初封爲南安縣侯，跟從世祖在荆城鎮守。太清初年，任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不久徵召他任侍中、中衛將軍，賜給他鼓吹樂一套。世祖秉承皇帝旨意，立他爲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己卯日，立他爲皇太子。等到西魏的軍隊攻陷荆城，太子和世祖一起被魏兵殺害。

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太子聰明穎悟，頗有世祖的風度，但却凶暴猜忌。敬帝秉承皇帝旨意，追加他謚號爲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况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陳的吏部尚書姚察説：孟軻有話，"鷄叫就起床，勤勤懇懇做好事的人，是舜的好學生啊。"如果一個普通的百姓，在田地裏作農夫，一天到晚幹農活，他帶來的好處也已是多方面的。更何况太子處在重要顯明的地位上，居於正統體面的尊位，若都像昭明那樣能够約束内心不懈怠，淳厚孝道，那麽要擁有大舜的德行，還會很遠嗎？

梁書卷九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勛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黄縣男。

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户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駁略究其大旨。性沈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嘆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軍行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兖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内史。建武初，魏圍司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

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祖父王深，北中郎司馬。父親天生，宋末做列將，在石頭打敗了司徒袁粲，憑軍功做官到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黄縣男。

王茂幾歲時，就被祖父王深看重，常常對親友説："這孩子是我家的千里馬，立門户的人一定是這個孩子。"等到長大，他喜歡讀兵書，籠統簡略地探究書中大義。生性沉穩含蓄，不亂交際，身高八尺，面容潔白美觀。齊武帝還是平民時，見了他就感嘆説："王茂年紀輕輕，就這樣儀容軒昂，一定會成爲輔佐帝王的人才。"

宋昇明末，從家中起用王茂任奉朝請，歷任後軍行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領李烏奴侵犯漢中，王茂受皇命西征。魏軍退兵後，他回來任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京任越騎校尉。魏軍侵犯兖州，王茂這時正擔任寧朔將軍長史鎮守增援北部邊境，調回後任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升爲寧朔將軍、江夏内史。建武初年，魏軍圍攻司州，王茂率領郢州的軍隊去救援。高祖率領兵衆先登上了賢首山，魏將領王肅、劉昶來交戰，王茂跟隨高祖抵禦敵軍，大敗王肅等人的軍隊。魏軍退兵後，王茂回到郢州，又任輔國長史、襄陽太守。

高祖興起義師，王茂私下與張弘策商議，勸高祖迎立和帝，高祖不同意這樣做。這些話記在《高祖紀》中。高祖派遣雍軍進發，常常派王茂作先鋒。軍隊臨時駐扎在郢城，王茂進攻并平定

衿、吴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尸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群盗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盗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盗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奸盗，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户。

了加湖，打敗了光子衿、吴子陽等，斬首割耳數以萬計，回來到漢川報捷。郢、魯都已平定，他就跟隨高祖東下，又當軍隊的先鋒。軍隊駐扎在秣陵，東昏侯派大將王珍國，集結大軍在朱雀門，兵衆號稱二十萬，渡過航來討戰。王茂和曹景宗等人共同去攻打，大敗敵軍。放任軍隊追殺敗逃的敵人，敵軍尸體堆積與航的栅欄齊高，那些跳淮水死的，無法計算。一直追殺到宣陽門。建康城平定後，委派王茂作護軍將軍，不久升職爲侍中、領軍將軍。衆盗賊火燒神虎門，王茂率他的軍隊到東掖門接應救援，被盗賊放箭來射，王茂揚鞭躍馬前進，衆盗賊逃跑回去了。王茂認爲自己没能控制住奸賊爲非作歹，自己上表要求解除職務，皇帝寬厚的詔令没有同意。還加他的官銜爲鎮軍將軍，封爲望蔡縣公，食邑二千三百户。

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時九江新罹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

這一年，江州刺史陳伯之興兵反叛，王茂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賜給他鼓吹樂一套，去南征陳伯之。伯之投奔魏。當時九江剛遭受兵亂，百姓都想復歸務農，王茂大抓農耕減輕民役，於是百姓安於農業生産。四年，魏又侵犯漢中，王茂受皇帝詔令西征，魏纔退兵。六年，升職爲尚書右僕射，仍舊作常侍。但他堅辭不去就職，於是改任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委任他爲車騎將軍，仍任太子詹事。八年，以本號爲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仍舊做侍中。當時天下太平，高祖正信賴文雅之士，王茂心情不愉快，陪皇帝宴飲醉酒後，常在話語神情上表現出來，高祖常原諒而不責備他。十一年，進職任司空，侍中、尹的職位照舊。王茂辭去京尹，改領中權將軍。

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瑰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

王茂性情寬厚，當官雖然没有大聲譽，但也還能安定下級吏士和百姓。起居處事公平正直，即使在室内穿衣戴帽也很認真，連奴僕和小妾都看不到他懶惰的樣子。姿態儀表奇特又華美，鬍鬚眉毛如畫，進出朝會，常常爲衆人所敬仰矚目。第二年，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

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勛，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

史。辦公三年，在州中去世，時年六十歲。高祖很痛惜他，賜給三十萬錢、三百匹布辦喪事。皇詔說："表彰德行記載功勛，這是聖明帝王的法令；緬懷死者追念往事，是前代制度明定的皇命。原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茂，見識氣度深廣，器宇風貌端正。從最初開創的時代起，就竭力盡責，情意殷切地不論離合與聚散、艱危與平定都與我悲喜與共。剛開始依靠他出謀劃策來輔助，將朝廷重托給他以使長久興隆；他却突然至於薨逝，我那顆心啊真是充滿了悲痛。應該增加禮儀的等級，用來彰揚他的大功績。可追封爲侍中、太尉，加二十個佩有紋飾木劍的人，鼓吹樂一套。謚號忠烈。"

初，茂以元勛，高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

當初，王茂因爲是開國元勛，高祖賜給他樂器鐘和磬。王茂在江州時，夢見鐘磬在架子上，無緣無故自己墮落下來，心裏很厭惡這事。等到醒來，叫人奏樂。樂人已經排成行了，鐘磬在架上，果然無緣無故地斷了繩子，墮落地上。王茂對長史江詮說："這樂，是天子用來賞賜給功臣的恩惠啊。歡樂已到了極點，能没有憂患嗎！"不久就病了，没幾天就去世了。

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刺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兒子貞秀繼承，因爲居喪時不守禮法，被有司奏報，調職到越州，後來有皇命留職廣州，他就暗地勾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打算襲擊州城，刺史蕭昂征伐他們。杜景是從魏投降過來的，與貞秀一同被殺。

曹景宗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親欣之，做宋將，官位到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獐鹿，每衆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

景宗自幼擅長騎馬射箭，喜歡打獵，常常和幾十個夥伴在沼澤地中追捕獐鹿，每當騎手們追逐鹿時，鹿和馬就混雜在一起，景宗就在人群中發箭射鹿，大家都擔心馬脚被射中，然而鹿則應弦聲而死，以此爲樂。還没成年，父親欣之就派他出新野到州外去，他自己單騎一人帶了幾個隨從就上路了，在中途突然碰上幾百個蠻人强盜圍攻他們。景宗隨身携帶有一百多支箭，他就縱馬

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師，爲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

奔馳四面射殺，每支箭殺一個蠻人，蠻人就四散奔逃，因此他以有膽有勇而聞名。他很喜歡讀史書，每當讀到《史記》的《穰苴傳》、《樂毅傳》時，就放下書卷感嘆説："大丈夫就應當像這樣!"徵辟西曹官職不去上任。宋元徽年間，他跟隨父親離開京都，任奉朝請、員外，升職爲尚書左民郎。不久因爲父親逝世而離職，回到家鄉。服喪期滿，刺史蕭赤斧板授他官職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

時建元初，蠻寇群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爲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尸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

當時是建元初，蠻人盜匪大批騷亂，景宗東征西討，大都打了勝仗。齊鄱陽王鏘任雍州刺史，又用他做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年輕時他和家鄉的張道門交情很好。道門，齊的車騎將軍敬兒的小兒子，任武陵太守。敬兒被殺，道門也在郡被處死刑，親屬和原來的下級吏士没有人敢去收尸，景宗從襄陽派人坐船到武陵，收殮他的尸骸，迎接回鄉出殯安葬，家鄉的人們因此認爲他很講義氣。

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勛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

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侵犯赭陽，景宗擔任非主力軍的將領，每次衝鋒陷陣，總是有殺死或俘獲的敵人，憑戰功任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率軍隊向北包圍馬圈，景宗跟着去，用甲兵兩千設下埋伏，大敗魏托跋英帶領的援軍四萬人。等到攻克了馬圈，顯達評戰功時，却把景宗擺到了後面，景宗退下來後也没怨言。魏主領兵大舉進犯，顯達夜晚逃走，景宗引他們逃進山路，因此顯達父子倆都得以保全了性命。

永泰元年，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

永泰元年，高祖任雍州刺史，景宗很主動地結交依附他，幾次請高祖到他家去。那時天下正混亂，高祖也情誼濃厚地待他。永元初，上表委任他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到高祖的義軍興起時，景宗聚集衆人商議，并派親信杜思冲勸説高祖先迎接南康王在襄陽即皇帝位，然後再出兵，以此作爲萬全之計。高祖没有聽從，這些話記在《高祖紀》中。高祖到了竟陵，命景宗和冠軍將軍王茂渡江，包圍郢城，從二月開始到七月爲止，城就投降了。他又率領兵衆先行到南州，帶領騎兵步兵攻取建康，途中臨時駐扎在江寧，東

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皂莢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吕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

昏侯的將領李居士用大軍駐扎在新亭，這一天選拔了精鋭騎兵一千人到江寧停宿，這時景宗剛到達，安頓營寨還未妥；并且軍隊行軍的日子長，武器鎧甲都破損了，居士見了後輕視他們，於是擊鼓吶喊向前迫近景宗。景宗披上鎧甲躍馬出戰，短兵相接，居士就棄甲奔逃，器物等全都被景宗繳獲，於是擂鼓前進，直抵皂莢橋安營扎寨。景宗又和王茂、吕僧珍分兵牽制夾擊，在大航打敗了王珍國。王茂衝擊他們的中軍部隊，一到時限就攻了下來，景宗放任軍隊去追殺。景宗的士兵都是些凶暴狡猾的無賴之徒，在御道兩旁，都是些富家，士兵們就抄搶財物，掠奪人家子女，景宗阻止不了。等到高祖進新城停宿，嚴格公布號令，這以後纔稍稍平息。又和各軍一起長圍六門。城攻占後，他被委任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爲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屢次升職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爲平西將軍，改封爲竟陵縣侯。

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横，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既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景宗在州中時，買賣搜括財物。在城南修建住宅，在長堤的東面，夏口的北面，開闢街道建置侯門，東西達幾里之遠，私人軍隊凶惡殘暴，百姓非常厭惡他們。二年十月，魏軍進攻司州，圍困了刺史蔡道恭。當時魏軍攻伐得一天比一天厲害，城中的人背板汲水，景宗却不出望門，衹炫耀軍力游玩打獵而已。直到司州城被攻破，他被御史中丞任昉彈奏，高祖因爲他是功臣而扣下奏章不治他的罪，徵召他作護軍。到任後，又委任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淪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

五年，魏的托跋英侵犯鍾離，包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命令景宗統率諸軍去救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也參預救援，而受景宗節制調度。皇命景宗停宿在道人洲，等各路兵馬齊集後再共同進軍。景宗堅持啓請，要求先去攻占邵陽洲尾，高祖不同意。景宗想獨占功勞，就違背皇命進軍，這時恰逢暴風猝然降臨，景宗的部隊有很多人馬被淹没，衹好又返回來駐守原先停宿的地方。高祖聽説這事，説："這就是我們將能够打敗敵軍的緣故了。景宗不能進軍，大概就是天意

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别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尸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户，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

啊！如果他孤軍獨往，城守不了多久，必然出現進退兩難的窘迫局面。現在得以等着各路兵馬一同進攻，這樣纔能大捷。”等到韋叡到來，和景宗進軍停宿在邵陽洲，築起營壘距魏城一百多步。魏軍連連作戰都不能退敵，自身被殺死受傷的倒有十分之二三，自此魏軍不敢進逼。景宗等人的軍隊擁有嶄新精良的武器鎧甲，軍風軍容很興盛，魏軍一見之下就泄了氣。魏的大將楊大眼正對着橋北岸建造營壘，用來溝通糧食運輸，每當有放牧的人過到對岸去割喂牲口的乾草，就都被大眼擄掠去。景宗就招募勇士一千多人，徑直渡水到大眼的城南幾里的地方建造營壘，親自發動兵衆修建。大眼率軍來攻，景宗和他戰鬥并打敗了他，因此得以建成營壘。景宗派别部將領趙草去守它，因而稱爲趙草城，從此以後就可以在那兒任意割草放牧了。大眼有時派人來搶掠，反而被趙草抓獲。原先，高祖命令景宗等人預先安裝一艘高戰船，使它與魏的橋一樣高，作爲火攻之計。命令景宗和韋叡各攻一座橋，韋叡攻南面，景宗攻北面。六年三月，發了春水，淮水突然漲了六七尺。韋叡派他所統率的將領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戰船登上岸，攻打魏的水洲上的軍隊，全部予以殲滅。景宗趁勢命令諸軍士兵全體擊鼓吶喊、不論秩序登上各城，呼喊聲震天動地，大眼在西岸火燒營壘，托跋英從東岸棄城逃跑。各營壘相繼如土崩瓦解，士兵都丢了自己的武器鎧甲，争相投水逃命而被淹死，淮水都因此堵塞而流不動了。景宗命令主帥馬廣追擊大眼到濊水上，四十多里的地方，尸體互相枕壓着。昌義之出城來追擊托跋英到洛口，托跋英單人獨馬逃進了梁城。沿着淮水一百多里，死尸殘骸互相枕壓着，活捉的有五萬多人，繳獲他們的軍糧兵器，堆積如山，牛馬驢騾，不計其數。景宗就搜羅軍隊所獲戰俘一萬多人，一千匹馬，派去向上報捷，高祖命令返歸本部，景宗整頓軍隊凱旋入京，加封四百户，連同前面所封的一共有兩千户，進爵位爲公。詔令委任爲侍中、領軍將軍，賜給鼓吹樂一套。

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

景宗爲人自信好勝，每寫信，有不懂的字，

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綉。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獐，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

不拿去問別人，全憑自己臆造。即使是公卿也不謙讓；衹有韋叡年長，并且是同鄉名流，特此敬重相待，共同赴皇上的宴會，也能曲躬謙讓，高祖因此贊美他。景宗喜歡女色，妓妾多達幾百人，衣物極其華美。生性躁動，不能沉静，外出時常常想揭開車簾往外看，身邊隨從總是以他位高名重、爲衆人所敬仰作爲理由勸諫他，不應當這樣。景宗對親近的人説："從前我在家鄉的時候，與幾十個年輕的夥伴，騎駿馬像龍一樣快，拉開弓弦發出霹靂的聲響，箭射出就像餓鴟鷹叫。在平廣的沼澤地中追捕獐鹿，數着數一一射殺它們，口渴了就飲它們的血，肚子餓了就吃它們的肉，那味道甜得就像甘美的雨露。感覺耳後生風，鼻頭冒火花，這種快樂使人忘却了死亡，不知道衰老即將來臨。然而今天來揚州作達官貴人，却連轉動身體都不行，路上坐車揭開車簾，隨從總説不行。關閉着擺設在車中，如同初嫁的新娘，遇到這樣使人愁悶的事情，讓人毫無生氣。"他爲人嗜好喝酒喜歡音樂，臘月在家宅中，叫人裝野虎吼叫擊鼓驅疫，到各處人家去求酒食。本來是以此作爲游戲，但他的部下大多强悍輕捷，因此而去玩弄人家婦女，搶人家的錢財。高祖知道了這些情況，景宗纔停止了。高祖幾次設宴召見功臣，共叙舊情，景宗醉了以後言行荒唐，有時還失誤地自稱下官，高祖故意放任他并以此開玩笑取樂。

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

七年，曹景宗升職任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時死在途中，時年五十二歲。皇帝下詔賜錢二十萬、三百匹布辦喪事，追贈官銜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壯。兒子皎繼承。

柳慶遠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伯父元景，是宋的太尉。

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祀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

慶遠從家中被起用任郢州主簿，齊的初年任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受洪水，漂流冲走居民，下級吏士們請求遷移百姓祭祀城。慶遠説："天降雨水，哪裏是城可以預知的呢。我聽説江河漲水超不過三

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爲平北録事參軍、襄陽令。

天，這又有什麽可憂慮的。”他僅僅命搗土使之堅實。不久洪水過去，百姓們欽服他。他入京任長水校尉，又出任平北録事參軍、襄陽令。

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别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

高祖到雍州，向京兆人杜惲詢問想尋找一個可擔任州主管的官員，杜惲推舉慶遠。高祖説：“文和我已瞭解他，我問的是别的我不瞭解的人。”於是就徵召他爲别駕從事史。這時齊正禍難重重，慶遠對他的親近的人説：“當今天下要亂，英雄一定會興起，保護百姓奠定霸業的人，恐怕就是我們的君主吧？”因而竭盡忠誠地協助高祖。到高祖的義軍興起時，慶遠常常運籌帷幄成爲主謀者。

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黄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嘆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宫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中興元年，西臺挑選他任黄門郎，升職爲冠軍將軍、征東長史。他隨軍東下，作戰身先士卒。高祖在營壘間行走，看見慶遠歇宿的房舍很嚴整，就常感嘆説：“如果人人都像他這樣，我又有什麽可憂慮的呢？”建康城平定後，入京任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夜間曾經失火，宫中驚恐不安，當時高祖住在宫中，收了所有的鎖鑰，問大家“柳侍中在哪裏”，慶遠來了，就把鎖鑰全交給他。他就是這樣被高祖所信任。

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户。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

高祖霸府建立後，用他任太尉從事中郎。高祖接受禪讓即位，升他的官職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爲征虜將軍，封爲重安侯，封地一千户。因母親逝世而離職，後來按原先的官職又起用他，他堅持拒絶不就職。天監二年，升職爲中領軍，改封爲雲杜侯。四年，出任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在新亭設宴送行，對他説：“你衣錦還鄉，我没有西望的憂慮了。”

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

七年，徵召他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他没有去任職，屢次升職爲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到了京都，正值魏宿預城請求投降，他受皇命作爲援助，於是持節守淮陰。魏軍退兵。八年，回到京都，升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升職侍中、領軍將軍，賜給他扶持之人，并賜鼓吹樂一套。

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勛。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子津嗣。

十二年，升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又在本州任職，他更爲砥礪清白的操守，士人平民的心都歸附他。第二年春，去世，時年五十七歲。皇詔説："追思懷念過去忠心耿耿直到生命終結的人，是先王時就有的法令制度；帝王隆重地給予下臣禮遇，是歷代都有的常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和郢州之竟陵及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氣度見識深廣，思想胸懷暢通高雅。從最初開創的時代起，就參預追隨着籌劃治理國家大事；遠從天下承平時起，就辛勤操勞於禁旅之中。如今重新統治西藩，剛要弘揚治政的主張，却突然至於辭世，讓我心中無比悲痛。應該追加給他光榮的任命，用來表彰他的極大的功勛。可追封爲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樂、侯的儀式和爵位與原先所賜的相同。謚號忠惠。賜給二十萬錢、二百匹布辦喪事。"等到死者的遺體運回京都，高祖出宫哭吊。兒子柳津繼承。

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當初，慶遠的堂兄衛將軍世隆曾經對慶遠説："我昔日夢見太尉拿墊褥賜給我，我地位就僅次於台司；後來恰好又夢見拿我的墊褥給你，看來你必定要光宗耀祖。"到這時，慶遠也就是繼承了世隆所擁有的榮譽。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勛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陳的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然世代相承是帶兵之家，但他們也并没有顯出突出的節操。梁興起，他們就憑藉着日月的末光，來成就了個人懷抱的志向。配留遺迹於方、邵等地，在鐘鼎上記載下了他們的功勛，真是偉大啊！過去漢光武帝保全愛護功臣，也不過衹授給朝請、特進等官職，寇、鄧、耿、賈都不能將自己的才能力量全部施展出來。王茂等人却能輪流作地方長官，官位終於上將，君臣彼此之間的關係，超過了前代了。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禄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行荆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荆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逾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

蕭穎達，蘭陵郡蘭陵縣人，南朝齊光禄大夫蕭赤斧的第五個兒子。從小好勇使氣，起家冠軍。他的哥哥蕭穎胄，齊建武末年行荆州事，蕭穎達也擔任西中郎外兵參軍，兩人都在西府任職。南齊末年，國家多難，他們頗不自安。正好東昏侯派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路過荆州，密令蕭穎胄襲擊雍州。當時高祖已有所防備，就派遣蕭穎胄的親信王天虎給蕭穎達和蕭穎胄兄弟二人送信，使劉山陽對蕭穎胄産生疑心。劉山陽到了以後，果然不敢進入荆州城。穎胄一時想不出什麽好辦法，夜裏派錢塘人朱景思叫來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關起門來一起商議對策。闡文説："蕭衍在雍州招兵買馬，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江陵人向來害怕襄陽人，又寡不敵衆，要控制他們必定辦不到，即使能制服他們，最終也不會被朝廷所容忍。現在如果殺了劉山陽，與雍州方面一起起兵舉事，挾天子以令諸侯，那麽霸業就可成了。現在劉山陽遲疑不進，這是不信任我們的緣故。我們今天如果斬了王天虎，將其首級送給劉山陽，那麽就可以消除他的疑慮。等他來了以後，再設法除掉他，没有不成功的。"柳忱也這樣勸説蕭穎胄兄弟倆。蕭穎達説："好，就這麽辦。"第二天早晨，蕭穎胄對王天虎説："您跟劉輔國相識，現在不得不借您的頭用一用。"於是斬殺了王天虎，把他的首級送給了劉山陽。劉山陽大喜，衹帶領數百名隨從到荆州去見蕭穎胄。席闡文領兵在城

門口嚴陣以待，劉山陽所乘坐的車子一越過門檻，立即就關閉上城門，將他捉住并割下腦袋送給高祖，且告以推奉南康王蕭寶融爲主的建議，高祖對此表示贊許。

和帝即位，以穎冑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江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

齊和帝即位，任命蕭穎冑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留守西朝江陵。任命蕭穎達爲冠軍將軍。等到楊公則等人率師跟隨高祖，高祖領兵圍攻郢城時，蕭穎達也會合軍隊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人合力進攻郢城，最後攻陷了郢城。之後又隨高祖平定了江州。高祖進駐江州，派蕭穎達與曹景宗一起先率領軍隊向江寧挺進，大敗東昏侯的將領李居士，又攻下東城。

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冑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冑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及璝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冑丞相。

當初，義兵剛起之時，巴東太守蕭惠訓的兒子蕭璝和巴西太守魯休烈都没有隨高祖一同起事，還發兵攻打荆州，在硤口打敗了輔國將軍任漾之，在上明攻破了大將軍劉孝慶的防守，蕭穎冑發兵拒敵；而高祖當時已經平定了江州、郢城，正準備進攻建康。穎冑認爲自己官居上將，却不能制服蕭璝等人，所以憂愧成疾，發病没幾天就去世了。州中封鎖了蕭穎冑的死訊，使與蕭穎冑筆迹相似的人假冒其名發布命令。直到蕭璝等人聞知建康城已危在旦夕，部下驚懼潰散，江陵方面纔給蕭穎冑發喪，和帝贈穎冑爲丞相。

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内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逾嶂，僅而獲免。在道絶糧，後因食過飽而卒。

蕭穎達剛開始起兵時，他的弟弟蕭穎孚從京師建康逃出，廬陵人脩景智秘密地帶他往南逃歸，到了廬陵後，脩景智以及他的同族之人脩靈祐爲他招集兵員，徵募到好幾百人，屯兵於西昌藥山湖。蕭穎達聽説後，假穎孚節、都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内史。蕭穎孚率領脩靈祐等人進據西昌，東昏侯派遣安西太守劉希祖從南江進入藥山湖抵抗蕭穎孚。穎孚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敗敵軍，因此又帶領部下由建安逃到長沙，劉希祖尾隨直追，穎孚衹好翻越險峻的高山，纔免於被俘。穎孚在路上糧食斷絶，後來又因吃得過飽而被撑死。

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

建康城被攻克後，高祖任命蕭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皇上受禪登基，頒布詔書説："思念功德，歷代所同，追憶往日緬懷故人，更加讓

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天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本官如故。”贈穎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吴昌縣侯，邑千五百户。尋爲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

人想起舊日情懷。齊已故侍中、丞相、尚書令蕭穎胄，風格峻遠，胸襟寬廣，清明深遠的謀劃使帝業更加興盛，他的名聲威望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創業之初，帝業剛剛建立，他辛勤勞苦地領兵駐防於蠻夷之地，可見其心志之忠貞。朕上受天命，更改前朝，平定疆域，仰望岱岳、縱觀黄河，永遠爲他的逝去而悲號慟哭。可以追封他爲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擔任的本官如故。”追贈蕭穎孚爲右衛將軍。加蕭穎達爲散騎常侍，因公事而免官。到大加論功行賞時，封蕭穎達爲吴昌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不久又任命爲侍中，改封爲作唐侯，縣邑如故。

遷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争鷄豚之利；衣綉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税，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税，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税，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如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即主。

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飧之資，不俟潜有之數。遂復申兹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兹，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勛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遷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上奏説：

臣聽説貧則觀其所取，窮則視其所不爲。一般的平民百姓，雖窮困不得志却處世高潔，尚可用之抑制貪贓枉法之徒，勸勉世俗民風，使刻薄之人變得誠實、敦厚；何况那些貴族豪門之家，争奪鷄豚小利；衣綉顯貴之士，收受商人的東西呢。聽説征虜將軍臣蕭穎達索要魚軍税，就捕拿穎達宅督彭難當到御史臺接受審問。彭難當陳述説“謀求收取魚典税，原本是鄧僧琰所請求的，至今年五月十四日到期。主人蕭穎達當時覺得不是新設立的，就請求取代鄧僧琰收税，我等就蒙主人同意收取魚軍税，跟史法論一起一年收取了五十萬錢的魚軍税”。據彭難當所陳述的情况，跟傳聞的事實正好相符，蕭穎達就是其主謀。

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官居朝廷大臣，深知國家法令，却一再私自造訪請托，使國庫空虚。這種危害朝廷的行爲，决不同於一般小人的貪求之欲；爲資助生活的清苦，也不應偷偷地撈取意外之財。因此必須重申此法令，追回錢款，風紀如此，自當依法辦事。皇上寬弘大量，愛惜功臣，常常爲此而曲法；下臣身當執法重任，不敢違抗法紀。臣等共同商議，請以現有事實，免除穎達所擔任官職、

讓其保留侯爵歸還府第。

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爲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内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既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

高祖下詔赦免其罪。轉蕭穎達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不久復爲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内史，加俸禄爲中二千石。蕭穎達在任上極其嚴厲，郡中人士都很敬畏他。遷任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擔任將軍如故。不久，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由於平時生活安逸，尤其沉湎於歌舞聲色，常常飲酒過度，因此頗爲傷害自己的身體。

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敏嗣。

天監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這一年蕭穎達去世，時年三十四歲。高祖親自前往哀悼，賜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爲侍中、中衛將軍，并賞賜鼓吹樂隊一部。謚號爲康。兒子蕭敏繼承爵位。

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蕭穎胄的兒子蕭靡，承襲巴東公的爵位，官至中書郎，早年就去世了。

夏侯詳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户，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縣人。十六歲那年，父親去世，他爲父親守喪因過度悲哀而損傷身體。在服喪的三年時間裏，他在墓旁搭蓋小屋居住，曾有三隻脚的麻雀飛來停在小屋的門上，衆人都感到非常詫異。三年喪滿，刺史殷琰徵召他補主簿之職。

宋泰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説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内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逾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勔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勔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勔辭，

宋泰始初年，殷琰占據豫州反叛朝廷，宋明帝派遣輔國將軍劉勔前去討伐，雙方攻守連月，城内叛軍人情危懼，軍心動摇離散，殷琰打算向北魏求援。夏侯詳勸殷琰説："我們現在的行動，本意是對皇室表示忠節；如果今天朝廷有人主持，就應該歸附朝廷，怎麽可以屈身投靠北方異族呢。而且現在北魏軍隊已接近淮河，全軍如果難測去就，怕會有反叛的圖謀。現在如果就派使者去表白我們的誠意，他們一定會高興地接納，豈止是免除死罪呢。如果不信，請讓我充任使者。"殷琰同意派他前去。夏侯詳見到劉勔後説："將軍您嚴圍壁壘，矢刃如霜，我們城中守軍，實同困獸，軍民害怕將軍誅殺，都打算投降北魏。我現在之所以出得城來，向您坦露真誠的心意，衹是希望將軍您能弘浩蕩之恩德，降霈然之恩惠，下令解圍退兵，那麽我們都會相繼前來

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

歸降了。”劉勔答應了夏侯詳的條件。夏侯詳又說：“如果確實這樣，就照您所說的辦，我請求回去覆命。”劉勔讓他到城下，呼喚城中的守軍，轉告劉勔的承諾，即日殷琰及其部將全都出城投降，全州的百姓得以保全。

勔爲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内，爲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

劉勔擔任刺史時，又補夏侯詳爲主簿。不久，夏侯詳爲新汲縣令，由於政績突出，刺史段佛榮將其成績頒布境内各地，作爲他下屬城邑的表率。夏侯詳轉任治中從事史，又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表揚他的政績。

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爲魏所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城、弋陽、汝陰三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鋭卒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

齊明帝爲刺史的時候，對他極爲器重。等到齊明帝輔佐朝廷政務時，招令夏侯詳一同出城，準備重用他。明帝常常整日整夜跟夏侯詳及同鄉裴叔業一起談話，夏侯詳却表現得漫不經心，不予酬答。明帝就問叔業什麽原因，叔業將明帝的疑問告訴夏侯詳。夏侯詳回答說：“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因此明帝有點不悦。夏侯詳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不久，建安戍被北魏軍隊圍困，又任命夏侯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都督光城、弋陽和汝陰三郡的兵力前去救援。夏侯詳率領救兵到達建安後，北魏衹好退兵。在這之前，北魏軍隊在淮河上游設置荆亭戍，常常出來侵犯邊境劫掠財物，齊軍多次進攻而不能取勝，夏侯詳率領精兵鋭卒前去攻打，結果敵兵大敗，全都棄城而逃。

建武末，徵爲游擊將軍，出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荆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遥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并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

齊建武末年，夏侯詳被徵爲游擊將軍，出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荆州刺史時，夏侯詳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上任時走近路先到江陽。當時始安王蕭遥光在京邑發動叛變，南康王長史蕭穎胄還未到達，中兵參軍劉山陽事先還在荆州，山陽的副將潘紹知道蕭遥光叛亂的消息之後，也策劃想要舉兵響應，夏侯詳就假裝叫潘紹前來議事，在城門口斬了他，荆州各府因此得以安定。夏侯詳遷司州刺史，但他却推辭而不去上任。

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决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下，穎胄

高祖發兵起義時，夏侯詳和蕭穎胄協助高祖同創大業。在江陵建立西朝後，任命夏侯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是軍國大事，穎胄多向夏侯詳求教。當高祖率軍圍攻郢城却久

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群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采。"高祖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

攻不克時，穎胄派遣衛尉席闡文到高祖軍中。夏侯詳向高祖獻計說："越是處境艱危的壁壘越容易堅守，而想攻取它却很困難；駐兵攻取堅城，乃是兵家之大忌。確實應該多加謀劃，廣泛詢問并采納大家的意見，規定軍主以下直至平民百姓，都把他們的見解獻上來，盡其所想，擇善而從，并且選用能人，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還需要正確估量自己的實力以及敵人的糧草儲備，窺探敵方的軍心民情，權衡雙方的形勢。如果敵兵人多而糧食缺乏，就可以計算時日將敵圍困；如果敵兵糧多而力量薄弱，就應該率衆全力攻取它。如果敵人糧草兵力都很充足，就不是簡單的攻守所能解決的問題，而應該多使用金銀財寶，離間敵人内部，使他們智者不被重用，愚者互相猜疑，這就是魏武帝之所以能成就大業的緣故。如果以上三種辦法都行不通，就應思變通之計，觀察人心的向背，計算自己的糧草。如果受到仁德的感召，就能萬里歸心、遠邇歸義，加上平時多加蓄積財物，糧食的運送又很充足，那麼就可以列圍寬守，延長時間，這就是王翦之所以戰勝楚國的辦法。如果圍困而不能使敵人馬上投降，進取不能取勝，反間之計行不通，平時没有積蓄財物糧食，天下列强争雄，人心難以預料，那麼就應該再想想其他的變通辦法了。改變計策的方法，其實是要靠英明的决斷，此中的機要事宜，不好寫在紙上，就讓席衛尉轉述，希望您能采用。"高祖表示贊許并采納了他的計謀。不久，蕭穎胄去世。當時高祖的弟弟始興王蕭憺正留守襄陽，夏侯詳就派使者把蕭憺接來，一起參與管理軍國事務。齊和帝加夏侯詳禁兵，自由出入宫殿臺省，夏侯詳堅决辭讓不肯接受。和帝詔令夏侯詳遷侍中、尚書右僕射。不久又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夏侯詳又再三辭讓，把以上官職推讓給了蕭憺。

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户。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

天監元年，夏侯詳被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爲寧都縣侯，食邑二千户。夏侯詳多次辭讓，言辭非常誠懇，朝廷就重新授予他右光禄大夫，擔任侍中如故。賜給他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食邑如故。天監二年，上表朝廷，請求

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辭去官職，高祖頒詔解除他侍中之職，晋升爲特進。天監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夏侯詳善於處理政事，在湘州任職的四年時間裏，爲百姓所稱頌。湘州城南面臨水處有座險峻的山峰，古老的傳説説"刺史如果登上此山官職就會被取代"。因此歷任的官員都不敢到那兒去。夏侯詳却命人在山上建造起亭臺樓榭，延請僚屬，以表達自己謙虚退讓的志向。

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禄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禄。

天監六年，夏侯詳被徵爲侍中、右光禄大夫，賜給親信二十人，還未前去接受官職，又授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禄大夫，擔任侍中如故。在半路上生病去世，時年七十四歲，皇上爲他身着素服舉行哀悼儀式，追贈右光禄。

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期歲而貴矣。

先前，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督使上萬人疏通兵器庫周圍的防火池，挖到一把革帶金鉤，雕刻的花紋非常精巧，上面的篆文刻着"賜爾金鉤，既公且侯。"吉士瞻是夏侯詳哥哥的女婿。夏侯詳的侄女將金鉤偷來送給他，夏侯詳高興地佩戴在身上，一年後果然成爲貴人。

蔡道恭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父親蔡那，是宋益州刺史。

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荆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

蔡道恭少年時爲人寬厚而有雅量。齊文帝爲雍州刺史時，召他補主簿之職，又授予員外散騎常侍。後因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齊建武末年，出爲輔國司馬、汝南縣令。齊南康王任荆州刺史時，被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

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

反抗東昏侯的義兵剛起之時，蕭穎胄認爲道恭是舊日的將領，素以威名膽略著稱，因此專門委以重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又轉任司馬。齊中興元年，和帝即位，蔡道恭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人從巴、蜀聯合兵力進犯上明，蕭穎胄授予蔡道恭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蔡道恭進軍土臺，與敵軍交戰，他秘密派出一支軍隊出奇不意地出現在敵軍後面，一交戰就大敗敵軍，魯休烈等人在軍門投降。蔡道恭因功遷升中領軍，但他却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

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户，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輒於塹内列艨衝鬥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䢭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内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携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

天監初年，蔡道恭論功被封爲漢壽縣伯，食邑七百户，進號平北將軍。天監三年，北魏軍隊圍攻司州，當時城中的兵力不足五千人，糧食纔够支持半年。北魏軍隊攻城甚急，晝夜不停，道恭隨機應變抵禦敵軍，每次交戰都輕易地打敗敵人的進攻。北魏軍隊就修造四面都能前進的大車，載滿土，想用它來填塞護城河，道恭就在護城河裏布置艨衝戰艦嚴陣以待，使北魏軍隊無法前進。北魏軍又暗中挖掘地道想把護城河的水給放掉，道恭又命人載土將洞堵塞住。兩軍相持了一百多天，前後斬殺捕獲的敵人不可計數。北魏軍又大造雲梯和衝城的戰車，越發加緊攻城。蔡道恭在城内堆積土山，厚達二十多丈；製造很多又長又大的矛，長達二丈五尺，并在上面加上長長的刀刃，讓壯士用來刺殺登城的敵兵。北魏軍隊非常害怕，準備撤退。恰在這時，道恭的病情加重，他把侄兒蔡僧勰、堂弟蔡靈恩以及其他將帥們都叫來，對他們説："我身受朝廷恩德，却不能抵禦、消滅寇賊，爲國效力，現在我病情轉危，勢必不能支持多久了，你們應當以死來捍衛自己的氣節，不要讓我死有遺恨。"又命人取來他所持的符節對蔡僧勰説："稟承皇命出使邊疆，所憑依的就是這個；即使現在不能將它奉還朝廷，也當要携它一同長逝，你們可將符節放進我的靈柩，讓它與我永遠相隨。"大家都傷心落淚。這一年五月蔡道恭病逝。北魏軍隊知道蔡道恭死了，對司州城攻打得更加猛烈。

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内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效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已，忠果并至，何能身没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

在此之前，朝廷派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兵前去救援，曹景宗駐扎在鑿峴按兵不動。梁軍堅持到八月，直至城内糧盡，纔最後淪陷。朝廷頒布詔書説："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卓有才幹，辦事周密審慎，性格豁達剛烈。王業開創之初，他受命朝廷，致力於陝西的邊境事務，在任期間成績顯著。敵寇侵凌邊境，他全力抗敵，間出奇謀，克敵制勝，捷報頻傳。却不幸身染重病，忽然喪命殞逝，他留下的業績將與日月共長存。如果不是捨身殉國，忠誠而果敢，何以能像他那樣身死而守存，力窮而後屈呢。思念故人更加令人產生

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

悲傷、哀悼的情緒。追贈榮譽、爵位，抑或自有定數。可追贈蔡道恭爲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爵仍然照舊，并派人尋購死者棺木，隨宜發給喪葬費用。"天監八年，北魏答應歸還道恭遺體，其家屬用歌舞伎去將他交換回來，埋葬在襄陽。

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他的兒子蔡澹繼承爵位，死於任河東太守期間。孫子蔡固早年就死了，封邑被收回。

楊公則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父親楊仲懷，宋泰始初年爲豫州刺史殷琰的將領。殷琰反叛朝廷時，輔國將軍劉勔發兵討伐，仲懷拼死决戰，死於橫塘。楊公則當時跟隨父親在軍中，還未到弱冠的年齡，冒死在陣地上抱尸痛哭，氣絶許久，劉勔見後，命令部下交還仲懷首級。楊公則將他父親的尸首收殮完畢後，護送靈柩徒步回歸鄉里，因此而著名。歷任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栢年任命他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

氐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駡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晋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

當時氐賊李烏奴叛亂，進攻白馬，楊公則領兵固守歷久，矢盡糧竭，最終被敵寇攻陷，公則被捕後高聲駡賊，毫無懼色。烏奴很佩服他的英勇，反而更優厚地對待他，想招降他一同共事。楊公則本想假裝同意而後再圖舉事，結果計劃泄露，楊公則衹好單身騎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將此事上奏朝廷，齊高帝下詔褒獎楊公則。授爲晋壽太守，在任太守期間清正廉明，潔身自好。

永明中，爲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南康王爲荆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冑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

齊永明年間，楊公則任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他因母親去世而辭官守喪。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用他爲寧朔將軍，又兼領太守。不久，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發動叛亂，公則率師前去討伐。事件平息後，公則遷爲武寧太守。在擔任郡守的七年裏，楊公則的家裏没有一點積蓄，百姓也因之而安居樂業。入爲前軍將軍。南康王爲荆州刺史時，楊公則又擔任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冑協助高祖起兵，任命楊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仍然擔任中兵之職，率領大軍沿江東下。當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不知道該依附於哪一方，公則大軍攻克巴陵以後，又回師南討。大軍駐扎在白沙，張寶積害

之，湘境遂定。

怕，自動解除武裝以待梁軍。楊公則率部進入長沙，安撫、收納了張寶積及其部屬，於是平定了湘州境内。

和帝即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魯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冲各據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

和帝即位以後，授予公則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統率大軍駐扎在沔口，魯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冲都各自據城自守，久攻不下，楊公則率領湘府的兵力與高祖會合於夏口。當時荆州方面的各部兵力全都接受楊公則的指揮調遣，即使像貴爲皇室宗親的蕭穎達也同樣成爲他的部下。累次進升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擔任持節、刺史如故。

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栅，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平，城内出者或被剥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

平定郢城後，高祖命令各路大軍即日沿江東下，楊公則受命擔任前驅，直達柴桑。江州被平定以後，又連續揮師東下，直指京邑。公則所率領的軍隊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所在地的百姓没有不依靠他的。大軍到達新林，楊公則從越城移兵駐扎在領軍府壘北樓，跟南掖門正好相對。楊公則曾經登樓觀戰，城中守軍遠遠望見他的麾蓋，就用神鋒弩來射他，箭頭射穿了他坐的交椅，左右隨從全都大驚失色。公則不經意地説：“差點射中了我的脚。”仍然談笑如初。東昏侯夜間挑選勇士前來攻打公則栅壘，軍中兵士驚恐不已，公則却仍然躺在床上，從容不迫地下令回擊來犯之敵，東昏侯的軍隊衹好撤退。楊公則所率領的兵士多是湘溪人，歷來被認爲性格怯懦，城中守軍很看不起他們，以爲容易對付，每次出擊，總是首先進犯楊公則的營壘。楊公則就采用獎勵軍士的辦法，所以克敵獲勝的次數更多。建康城被攻克後，從宫城中出來的人，有的被搶劫，楊公則就親自帶領部下列隊於東掖門，以便護送公卿士民們，所以出城者大多從楊公則的營地經過。進號爲左將軍，任持節、刺史如故，還師鎮守南藩。

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并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户。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户口充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己廉

當初，楊公則沿江東下時，湘州屬下的各郡大多還没有歸順，到楊公則返回湘州後，各路屯聚的隊伍都四處散逃了。天監元年，公則進號平南將軍，封爲寧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湘州寇亂連年，很多百姓流離失所，楊公則到任後減輕刑罰，少收賦税，很快，湘州的户口就差不多

愼，爲吏民所悦。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恢復到原來的數量了。楊公則爲政雖然不重威嚴，但能克己廉正，謹慎小心，深爲官吏、百姓所愛戴。按當時的湘俗，微賤之家常用賄賂來求取州縣的官職，公則到任後，完全斷絶了這些人的官路，所徵召舉用的都是州郡裏有聲望的族姓，高祖布告諸州依效此項做法。

三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贐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强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户。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烈。

天監三年，楊公則被徵爲中護軍。代職的人一到，他便乘上兩艘小船出發了，人們所進貢的財物一無所取。又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當時朝廷開始商議北伐事宜，由於楊公則的威名一向很顯著，到京師後，高祖詔令他假節先屯兵洛口。公則受命後身患疾病，他對親人們説："昔日廉頗、馬援因年老而不被起用，仍極力自薦請求重用。現在朝廷不認爲我老朽無用，任命我爲先鋒，跟古人相比，我是深受皇上器重啊。雖臨出征前得了疾病，却又怎能剛剛受命就藉口推辭呢？馬革裹尸，戰死沙場，這就是我的志向啊。"於是勉强起來登船出發。兵至洛口，壽春的百姓有幾千户前來歸降。北魏豫州刺史薛恭度派遣長史石榮等人爲前鋒來迎戰，楊公則當即就斬殺了石榮，追擊敗兵直至壽春，距離壽春城幾十里纔收兵。楊公則因病卒於軍中，時年六十一歲。高祖深感痛惜，即日舉行哀悼儀式，追贈他爲車騎將軍，賜給鼓吹樂隊一部。謚號爲烈。

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

楊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在家裏淳厚而和睦，關心他哥哥的兒子超過自己的孩子，將家中財物全都交給他管理。楊公則生性好學，即使常年生活在軍旅之中，仍然手不釋卷，士大夫們都因此而稱贊他。

子膘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勳臣，特詔聽庶長子朓嗣。朓固讓，歷年乃受。

楊公則的兒子楊膘繼承爵位，後因犯罪而被免除。高祖認爲楊公則有功於國家，特下詔讓他的庶出長子楊朓繼承爵位。楊朓堅決辭讓，許多年以後纔接受。

鄧元起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參平西軍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從小就很有膽略才幹，膂力過人。生性俠義，喜歡賑濟施捨別人，鄉里的年輕人多依附於他。剛開始時州裏徵辟擔任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任命他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參平西軍事。當

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絶，刺史蕭遥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

時西陽的馬榮率軍沿江搶劫掠奪，致使商旅斷絶，刺史蕭遥欣派遣鄧元起率兵前去討伐，平定了馬榮之亂。遷武寧太守。

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鋭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

永元末年，北魏軍隊進逼義陽，鄧元起從武寧郡出兵救援。蠻帥田孔明投靠北魏，自號郢州刺史，發兵侵犯劫掠三關，并打算伺機襲擊夏口，鄧元起率領精兵鋭卒前去攻擊，不過旬月之間，就連下六城，殺敵數以萬計，田孔明的殘兵敗將全都四散而逃。鄧元起仍派兵戍守三關。郢州刺史張冲都督河北軍事時，元起多次給張冲去信，請求回師。張冲回信説："足下您駐守三關，我領兵防守郢州，彼此形成表裏之勢，可以説是金城湯池，堅不可摧；假如一旦捨去一方，則將荆棘叢生，處境維艱。"乃上奏朝廷任命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從此以後，元起每戰必勝，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於爲他效命的有一萬多人。

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懼冲；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群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冲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

當反抗東昏侯的軍隊起義時，蕭穎胄給鄧元起去信，招他前來。張冲對待元起一向很優厚，衆人都害怕張冲；等到書信一到，元起的屬下大多勸他回郢州去。鄧元起却大聲對衆人説："如今朝廷暴虐無道，任意殺戮宰輔大臣，一群小人在朝中專權，士大夫們走投無路，前途黯淡。現在荆、雍二州共同謀舉大事，何愁不能成功。況且我的老母親還在西邊，哪裏容得了我背棄根本。如果事情不能成功，正好讓昏庸的朝廷把我殺掉，反而可以免去我對老母親的不孝之罪。"鄧元起即日就收拾上路。到達江陵後，被任命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領衆軍與高祖會師於夏口。高祖命令王茂、曹景宗以及鄧元起等人圍攻郢城，在九里構築壘寨，張冲多次出兵反擊，總是大敗而還，衹好繞城固守。

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黄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

和帝即位後，授予鄧元起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黄門侍郎，轉而鎮守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投降，元起以本號任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將軍，元起領兵沿江先下，平定了尋陽。等到高祖率大軍進至京邑後，元起在建陽門構築攻城的營壘，與王茂、曹景宗等人聯合圍攻建康城，戰鬥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戰。建康城被攻克後，鄧元起進號爲

縣侯，邑一千二百户。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

征虜將軍。天監初年，封爲當陽縣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又進號左將軍，擔任刺史如故，這時纔正式上任供職。

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絶。或説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

當初，反抗東昏侯的軍隊剛起兵時，益州刺史劉季連采取觀望的態度。等到聽説元起大軍將至，纔發兵拒守。這些事記在《季連傳》中。鄧元起到達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打開城門，迎其入内。早先之時，蜀地的百姓有很多逃亡的，聽説鄧元起到了，紛紛跑來投奔他，都説要參加義兵以響應朝廷，因此元起的軍隊新兵和老兵加起來共有三萬多人。元起在路上時間久了，軍糧就嚴重缺乏，快要斷絶。有人勸他説："蜀地的政令向來不嚴，老百姓大多假裝生病，如果核查一下巴西一郡的户口，因之而加以處罰，所獲得的財物一定很豐厚。"鄧元起同意了。涪地的縣令李膺進諫説："使君您前頭有强大的敵人，後面又没有增援的救兵，山民們剛剛開始投附於您，還在觀望我軍的德行。如果對他們過於刻薄，民衆一定不堪忍受，而衆心一旦離散，我們將後悔莫及。何須一定要讓百姓們無法忍受而來救濟目前的窘境呢。李膺我請求出面去想想辦法，不愁軍隊的糧食資用不足。"鄧元起聽後説："很好，一切都委托給您了。"李膺回去後，帶領富實之家給元起大軍捐納軍資、米糧，不久就得到三萬斛。

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没。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剋。元起捨郫，徑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

鄧元起先派遣將領王元宗等人進攻劉季連，在新巴打敗了季連的部將李奉伯，在赤水打敗了齊晚盛，各路大軍進駐西平。劉季連開始閉城固守。齊晚盛又在斛石打敗了元起的部將魯方達，被殺死的士兵有一千多人，全軍上下一片驚慌，鄧元起衹好自率兵馬逐漸進駐蔣橋，離成都二十里遠近，把輜重物資都留在郫城。劉季連又派遣李奉伯、齊晚盛率二千人抄小路襲擊郫城，攻下了郫城，鄧元起的軍備物資全部喪失。元起派遣魯方達領兵前去救援，却大敗而回，最終不能攻克郫城。元起衹好放棄郫城，徑直去圍攻州城，在成都城的三面樹起栅欄、挖掘壕溝將其圍住。元起出來巡視圍城的情况時，劉季連派精兵勇士對其發動突然襲擊，將衝到元起麾下時，元起下

車持盾喝叱敵兵，衆敵兵立即退避不敢前進。

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耕農，内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户，并前二千户。

當時益州城裏兵亂日久，百姓廢棄農耕，城墻内外被飢餓所困擾，許多人開始互相吃人，出城的道路又斷絶不通，劉季連毫無辦法。第二年，高祖派使者赦免了劉季連的罪過，下令可以接受劉季連的投降。劉季連即日就打開城門讓元起進城，元起將劉季連送到京師。成都城打開後，郫城也投降了。鄧元起斬殺了李奉伯、齊晚盛。高祖認爲他平蜀有功，復號元起爲平西將軍，增封食邑八百户，加上先前的封邑共二千户。

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并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内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脱，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鄧元起起用同鄉庾黔婁爲録事參軍，又得到荆州刺史蕭遥欣的舊門客蔣光濟，他都用優厚的待遇對待他們，委以管理州中諸事的重任。黔婁爲官非常清白廉潔，光濟則善於出謀劃策，兩人都勸鄧元起要爲政從善。元起平定了季連之後，對城内財寶絲毫不取，勤理政務，體恤民情，從不談論財富美女。鄧元起本來極善於飲酒，喝到一斛也不醉，當任益州刺史後，他就把酒戒了。蜀地的人士都對他交口稱贊。元起的舅舅的兒子梁矜孫爲人輕率而不持重，跟黔婁的志向、品行也不一致，他對元起説："城裏的人都説益州有三個刺史，您怎麽能忍受得了呢?"元起從此以後就疏遠了黔婁、光濟，而政績也就逐漸不如以前了。

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晋壽，并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匆匆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比至，魏已攻陷兩晋壽。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之，因表其逗留不憂軍

鄧元起在益州任刺史兩年，因母親年老請求歸還故里奉養，高祖下詔批准了他的請求，徵爲右衛將軍，另以西昌侯蕭淵藻代替他益州刺史之職。這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在南鄭反叛朝廷，引導魏兵南侵，白馬戍主尹天寶得知消息後立刻派使者到蜀地報急，等到北魏將領王景胤、孔陵侵犯東、西晋壽時，兩晋壽的守將也都遣使去向鄧元起告急，衆人都勸説鄧元起急速前去援救。鄧元起却説："朝廷離這兒有萬里之遥，援軍不會很快到達，若是寇賊進一步向前推進，這纔需要前去討伐掃蕩，督軍的任務，除了我還有誰呢？何必現在就急匆匆地前去救援。"黔婁等人苦苦進諫，元起都不聽從。高祖也授予元起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讓他發兵援救漢中，等到

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户。

達時，北魏軍已經攻陷了東、西兩晉壽。蕭淵藻將要到益州，鄧元起大肆打點回去的行裝，他把所有糧食儲備和各種器械都帶走，一點都不留下。蕭淵藻入城以後，見到這種情形對元起極爲怨恨，因而上表朝廷，説元起逗留不前延誤軍機，遂將鄧元起拘捕交付州獄，元起在獄中自縊而死，時年四十八歲。有司追究其罪責削奪了他的爵位和封邑，朝廷下詔削減了他一半的封邑，改封爲松滋縣侯，食邑一千户。

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别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内，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别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遣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當初，元起在荆州時，刺史隨王想起用元起爲從事，别駕庾蓽執意反對，元起因之對庾蓽懷有怨恨之意。後來當元起率大軍抵達京師時，庾蓽還在城裹，他對元起的到來非常害怕。建康城被攻陷後，元起首先就派人前去迎接庾蓽，并對别人説："庾别駕若是被亂軍所殺，那我就有口難辯了。"又給庾蓽很豐厚的禮物送走他。年輕時又曾到他自己的西沮田舍，有個和尚向他乞討，元起問農民："倉中有多少稻穀?"回答説："有二十斛。"元起就把這些稻穀全都施捨給了和尚。當時的人都稱贊他有大度。

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元起開始任益州刺史時，到江陵去迎接他母親，他母親信奉道教，正居住在館舍，不肯跟他一起外出。元起跪拜在地，請求同行。他母親説："你這貧賤家兒忽然得到富貴，哪裹可以保持長久，我寧死也不能跟你一起進入禍敗之地。"元起到了巴東，聽説蜀地發生叛亂，就讓蔣光濟占卜凶吉，結果得到《蹇》卦，元起仰天長嘆道："我難道會像鄧艾一樣嗎?"後來果然跟占卜的結果一樣。他的兒子鄧鏗繼承爵位。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荆州方未有釁，蕭穎胄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惎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决也?穎達叔侄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末年，荆州還没有發生禍亂，蕭穎胄帶領楚地的全部兵馬，首先響應高祖的義舉。這難道是受到了上天的啓示，還是别人的教導?要不，怎麽能響應得如此之决然?穎達叔侄福慶流及後代，夏侯詳、楊公則、鄧元起都享有盛名，真是興旺啊。夏侯詳爲人嚴謹淳厚，楊公則、蔡道恭廉潔而有氣節，這都是君子學習的榜樣。

梁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吕僧珍

張弘策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

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兹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是文獻皇后的堂弟。從小以孝順而出名。他母親曾生病，連續五天不能吃飯，弘策也不吃不喝。母親勉强喝了點粥，他纔吃了母親剩下的粥。母親去世後，他三年不吃有鹽的菜，幾乎危及生命。他們兄弟之間極爲友愛，不忍暫時的別離，雖各有家室，却經常同榻而眠，世人都把他們比作姜肱兄弟。起家擔任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

張弘策年齡跟高祖相近，幼年時親近狎昵，經常跟隨高祖一同玩耍。每當進到屋裏，常覺得有雲烟繚繞，不由得肅然起敬，由此弘策特别敬重高祖。齊建武末年，弘策跟從高祖一起住宿，一次痛飲之後，將酒席移到屋外邊飲邊聊，談到當時的政事，弘策就問高祖説："天上星象怎麽説？國家應當不會有災難吧？"高祖説："難道還用説嗎？"弘策又説："請談談將要發生動亂的先兆吧。"高祖説："漢北一帶有失地氣，浙東有突發戰亂的預兆。今年冬初，北魏軍隊必將南侵；如果真的這樣，我們將會失去漢北的領土。皇上現在長期患病，朝廷上下意見多不統一，萬一有可乘之機，稽部必定乘機起來造反，但這班人必定不能成事，衹不過是自取滅亡罷了。明年都城建康必有動亂，死人會比亂麻還多，南齊政權的曆數，必定從此滅亡。梁、楚、漢這一帶會有英雄産生。"弘策説："這個英雄現在何處？是富貴之人還是身處草廬荒郊？"高祖笑着回答："東漢

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

光武帝曾經説過，‘這個天子難道不可能是我嗎’？”弘策起身恭敬地説：“今夜之言正是天意，請求我們從此定下君臣之分。”高祖説：“舅舅你要仿效鄧晨嗎？”這年冬天，北魏軍隊進犯新野，高祖領兵前去救援，并接受齊明帝密旨，代替曹虎爲雍州刺史。弘策聽到這個消息後，心中暗喜，對高祖説：“前些日子夜裏所説的話，獨當應驗了。”高祖笑着説：“暫且不要多説。”弘策隨從高祖西行，仍在軍中運籌帷幄，事必躬親，不辭辛苦。

元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録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睹海内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郢，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説王曰：“昔周室既衰，諸侯力争，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懌而無以拒也。

永泰元年秋，齊明帝崩，遺詔任命高祖爲雍州刺史，高祖表弘策爲録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目睹國内兵亂四起，就有匡時濟世之心，并秘密進行物資儲備，給高祖出謀劃策的，衹有弘策一人。當時長沙宣武王被免去益州之職回到京城，仍擔任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派遣弘策到郢州，向宣武王獻計，説的話記録在《高祖紀》中。弘策勸宣武王説：“昔日周王朝日漸衰落，諸侯争霸，齊桓公衹是中等之人，却能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人們至今仍在稱頌他。如今齊國德運衰微，四方動蕩不安，天下百姓的命運，應當有人主宰。郢州位居長江中游，是江中要衝，況且雍州兵强馬壯，您又兄弟英武，天下無敵，如果藉此而虎據兩州，三分天下，糾合義軍，爲百姓解除疾苦，廢除昏君另立明主，簡直易如反掌。如果這樣，就可成就像齊桓公、晉文公一樣的千秋霸業，建立絶世之功勛。也不至於被小人所欺負，爲後人所取笑。我們覺得目前時機已成熟，願大王您早作打算。”宣武王聽後很不高興却無法反駁。

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吕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

將要起義之前，高祖連夜召見弘策、吕僧珍入宅商議對策，第二天早上就發兵，任命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帶領一萬人馬都督後部軍事。南康王在江陵稱帝即位後，任命弘策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郢城被攻克後，蕭穎達、楊公則等諸位將領都想把軍隊駐扎在夏口，高祖則認爲應當乘勝前進，直驅建康，將此計劃告訴弘策，弘策非常贊同高祖的意見。又徵求寧遠將軍庾域的意見，庾域也贊成高祖。高祖便命令衆

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吕僧珍先入清宫，封檢府庫。于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户。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

路大軍即日就開拔上路，沿長江至建康，凡是磯、浦、村落，軍隊行軍途中可以住宿、停留的地方，弘策早已畫成地圖，一目瞭然。義軍到達新林，王茂、曹景宗等人正與敵軍在大航交戰，高祖派遣弘策持節前去慰勞，衆人都受到極大鼓舞。這一天，攻破朱雀守軍。高祖坐鎮石頭城，弘策領兵防守城門，擔任警戒，親自接待士人，大多獲得保全。建康城被攻克後，高祖派弘策和吕僧珍先進城清理皇宫，封存了府庫。其時，宫城中奇珍異寶到處都是，弘策對部下嚴加管束，做到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年，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弘策事奉皇上盡心盡職，知無不爲，他對故交舊友都能各按其才給予舉薦提拔，各地官宦都争相投靠於他。

時東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吕僧珍直殿内，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忽，殞身袄竪。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闊夷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絶，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勋，翼宣寡薄，報效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

當時東昏侯的餘黨剛被赦免，許多人仍然感到不安，其中幾百人藉運送蘆葦火把之機，進入南北掖門暴動作亂，放火焚燒了神虎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吕僧珍正在殿内當值，率領宿衛兵擊敗亂軍，賊人分兵進入衛尉府，弘策當時正指揮衆人救火，賊兵潛伏到他後面將其殺害，死時年齡四十七歲。高祖爲他的遇害深感痛惜。賜給官邸一座，衣服一套，錢十萬，布一百匹，蠟二百斤。頒布詔書説："已故從舅衛尉，因一時疏忽，喪身於盜賊之手。他性情清白堅貞，器量見識淵深而美好，我朝建立以來，他辛勤勞苦，歷盡險阻。外祖父家衰敗没落，饗嘗之祭經常斷絶，而他常寄情於《渭陽》一詩，以表甥舅之情。正當依靠他建功立業，輔佐聖朝之時，他却突然喪命殞逝，以致無法報答他的恩德，實在令人感到無限的悲哀。可以追贈他爲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樂隊一部。謚號爲愍。"

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禄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别有傳。

張弘策爲人寬厚曠達而又坦率，深念親朋故舊。他在朝中擔任高官，位居隆重，但他從不以有權勢而自視清高。接待故人賓客十分周到熱情，仍然像從前當老百姓時一樣。所接受的俸禄賞賜都隨即分送給親友。他遇害後，没有人不爲他痛心惋惜。他兒子張緬繼承爵位，另外有傳。

庾域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録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時，任命他爲録事參軍，帶華陽太守。當時北魏軍隊圍攻南鄭，州中有數十個空糧倉，庾域將庫門貼上封條，告訴將士們説："這些糧倉中都裝滿了糧食，足够支用二年，你們衹管努力堅守。"這樣，軍心纔得以安定。敵兵撤退後，以其功授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

永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銜命勞軍。域乃諷夬曰："黄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高祖黄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即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參軍。

齊永元末年，高祖起兵，發信徵召庾域前去。南康王在江陵稱帝即位後，任命他爲寧朔將軍，領行選，隨從高祖沿江東下。軍隊駐扎在楊口，和帝派御史中丞宗夬領命前去犒勞大軍。庾域婉言對宗夬説："皇上還没有授予高祖黄鉞，這樣無法統率各路軍隊。"宗夬返回江陵將這一情况告訴了和帝，和帝就授予高祖皇帝所用的黄鉞。蕭穎胄統領中央地方各項軍事事務後，左右的人都勸高祖應致函江陵，庾域諍諫説不應接受此建議，高祖纔作罷。郢城被攻克後，庾域和張弘策的想法跟高祖相同，當即命令各路大軍沿江東下，直取建康。庾域每次所進獻的謀略，多被高祖采用。高祖霸業初就，任命他爲諮議參軍。

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土，死者太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户，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天監初年，庾域被封爲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反叛朝廷投降北魏，北魏兵馬侵襲巴西，庾域據城固守一百多天，城中糧盡，全軍將士衹好以青草、泥土充飢，餓死的人超過大半，但全軍上下毫不動摇。北魏軍隊撤退後，朝廷頒詔增封庾域食邑二百户，晋升爲伯爵。天監六年，卒於任職的州郡。

鄭紹叔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世代定居在壽陽。祖父鄭琨，曾任南朝宋高平太守。

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

鄭紹叔從小生活孤苦貧困。二十多歲時，爲安豐縣令，在任期間以能幹出名。本州召補他爲主簿，輔治中從事史。當時刺史蕭誕的弟弟蕭諶被朝廷誅殺，朝廷派兵前來收捕蕭誕，兵馬突然來到，蕭誕的左右親信全都驚慌失措，四散而逃，衹有鄭紹叔聽説刺史有難，飛馬趕赴州郡。蕭誕死後，又親自護送靈柩，衆人都稱頌他的忠

誠。到京師後，司空徐孝嗣見到他後驚異地說："他是祖逖之類的人啊。"

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遥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遥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

高祖到司州後，任命鄭紹叔爲中兵參軍，領長流，此後他更加依附於高祖。高祖被免去司州之職準備歸還京師，便謝遣賓客僚屬，惟獨紹叔堅決請求留下。高祖對他說："您的才幹自然會受到重用，但是我現在不能對你提携，您應當另謀出路。"紹叔說："臣已委身於君，决無二心。"高祖還是堅持不留下他，之後他衹好回到壽陽。刺史蕭遥昌極力想引用紹叔，但他始終固辭不受。蕭遥昌大怒，要將他囚禁起來，後被人解救而得免。到高祖爲雍州刺史時，紹叔從偏僻的小路西歸雍州，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

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托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别。

東昏侯殺害了好幾位朝廷大臣後，又對高祖頗爲猜疑。鄭紹叔的哥哥鄭植是東昏侯的侍衛人員，東昏侯派他去雍州，假托去看望紹叔，實際上是暗中讓他去當刺客。紹叔知道這一情况後，就密報高祖，讓他有所準備。鄭植到達雍州後，高祖在紹叔的住處設宴招待他，戲謔他説："朝廷派遣閣下來打我的主意，今日便宴，正是您取我性命的好機會啊。"賓主雙方大笑。高祖讓鄭植登上城墻，仔細觀看府署，但見士卒、器械、舟船、戰馬，都很富實。鄭植回來後對紹叔説："雍州實力强大，確實不容易對付。"紹叔説："哥哥您回去後，將這裏的情况詳細地禀告天子。哥哥如果來攻取雍州，我這當弟弟的就率領這些兵士跟你决一死戰。"紹叔一直把哥哥送到南峴，最後抱頭痛哭而别。

義師起，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

高祖率師起義後，任命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隨從高祖東下江州，江州被攻克後，留下紹叔監管州中事務，都督江、湘二州的糧運，使東征大軍的糧食不致缺乏。天監初年，入爲衛尉卿。鄭紹叔事奉皇上忠心耿耿，凡在外面聽到什麽，都對皇上没有絲毫的隱瞞。每次向高祖彙報事情，成效顯著的，就説"下臣才學淺陋，這些成績都是聖上您英明决策的結果。"如果出現失誤，就説："下臣見識短淺，本以爲這件事應當如此，幾乎因此而貽誤朝廷大事，臣之罪過實在不輕。"高祖越發親近信任他。因母親

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户。俄復爲衛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户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禄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

去世而辭官。紹叔天性孝順，高祖常常派人前去勸他節哀。隨後，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封爲營道縣侯，食邑一千户。不久復爲衛尉卿，加冠軍將軍。由於營道縣户口衰減，改封東興縣侯，食邑照舊。當初，鄭紹叔從小失去父親，以事奉母親、祖母十分孝順而聞名，對待兄長恭敬而又謹慎。在朝廷擔任顯要官職以後，所得到的俸禄、賞賜以及四方進貢、饋贈的禮物，全都送到哥哥家裏。

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

天監三年，北魏軍隊圍攻合肥，鄭紹叔以本號督領衆軍鎮守東關，戰事平息後，復爲衛尉。不久義陽被北魏軍隊攻陷，遂將司州治所遷移到關南。天監四年，任命鄭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到任以後，築城挖壕，修繕兵器，增廣農田，積儲糧食，招集各地流民，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紹叔性情頗好誇耀而急躁，以權勢而自居；但還能傾心待人，較多推薦舉用有識之士，文人、士大夫們也都因此而歸附於他。

六年，徵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實立茂勛，作牧疆境，效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兹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忠。"

天監六年，鄭紹叔被徵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到家後病重，高祖下詔就在其住宅拜授官職，然後用車子載回州府。高祖親派宦官送去醫藥，一天多達數次。天監七年，紹叔卒於官邸，時年四十五歲。高祖準備親臨吊唁，但因紹叔住宅所處的街巷狹窄簡陋，容不下皇帝的車駕，衹好作罷。高祖頒詔說："追憶往事緬懷功勛，這是先王所重視的；真心誠意思念故人，歷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處世清正廉明，事奉皇上忠誠恭謹，辛勤創業，成績顯著。起義之初，他功勛卓越，駐守疆境，成效卓著。正當朝廷委以重任，身處要職輔佐皇上之時，忽然喪命殞逝，真是讓人悲傷哀痛。應當爲他舉行盛大葬禮，使加恩特賜的任命更加隆重。可追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賜給鼓吹樂隊一部，東園秘器，朝服一套，衣一襲，喪事所需費用，都由朝廷供給。謚號爲忠。"

紹叔卒後，高祖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

鄭紹叔去世後，高祖曾傷心地對朝臣們説："鄭紹叔立志忠烈，如果是好事，就把功勞歸結於君主；如果有過錯，就把責任歸結於自身，當

惜如此。子貞嗣。

今世上大概没有人能與之相比了。"可見高祖極其贊賞惋惜他。他的兒子張貞繼承其爵位。

吕僧珍

吕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

吕僧珍字元瑜，東平范縣人，世代居住在廣陵。出生於寒微之家。童年時代，跟從老師學習，有個相命先生看了所有學生後，指着僧珍對博士説："此童有非同尋常的聲音，從相術來看是封侯的相貌。"二十多歲時，投靠宋丹陽尹劉秉，劉秉被誅殺後，僧珍事奉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僧珍身高七尺五寸，容貌魁梧奇偉。在他同輩人中行爲舉止極爲嚴肅、莊重，官署裏的人都非常尊敬他。

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瑀寇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荆州刺史，齊武以僧珍爲子隆防閤，從之鎮。永明十一年，雍州刺史王奂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虎，西爲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努力爲之。"

太祖爲豫州刺史時，任命僧珍爲典籤，帶蒙縣縣令，任官期間極爲稱職。當太祖遷任領軍後，僧珍被補爲主簿。叛賊唐瑀進犯東陽，太祖率軍前往東邊討伐，派僧珍主持行軍衆局事。僧珍家住在建陽門東面，自從受命任職以來，每天路經建陽門，却從不順道回家，太祖因此更加賞識他。任命他爲丹陽尹，又任命爲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荆州刺史，齊武帝任命僧珍爲子隆防閤，跟隨子隆鎮守荆州。永明十一年，雍州刺史王奂反叛朝廷，朝廷派遣僧珍隸屬平北將軍曹虎，到西邊擔任典籤，帶新城縣令。北魏軍隊進犯沔北，司空陳顯達出兵征討，一見到僧珍就感到十分驚奇，便屏退左右呼他上座，對他説："你有貴人之相，日後也不會減少，你應當多加努力。"

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并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間諜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

齊建武二年，北魏軍隊兵分五路齊頭并進，大舉南侵。高祖領軍援救義陽，僧珍跟隨高祖同在軍中。長沙宣武王當時爲梁州刺史，北魏軍隊的圍攻持續好幾個月，派出去的間諜不能回報消息，義陽與雍州兩地之間交通斷絶。高祖想要派遣使者前往襄陽，探聽梁州方面的音信，衆人都感到害怕，不敢前去，惟獨僧珍堅决請求願意充當使者，即日就隻身乘船上路了。到了襄陽後，督促派遣援軍，并且帶回了宣武王的書信，高祖對他十分贊賞。戰事平息後，僧珍補羽林監。

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

東昏侯即位後，司空徐孝嗣掌管朝政，想要吕僧珍跟他一起共事，僧珍估計他不久將會垮

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邵令。既至，高祖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艛艦，葺之以茅，并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臺，就不前往。當時高祖已到雍州任刺史，僧珍堅決請求調回西部，結果被任命爲邵縣縣令。到任後，高祖任命他爲中兵參軍，視之爲心腹。僧珍暗中蓄養勇士，有許多人歸附於他。高祖也在徵召武猛之士，士人百姓都紛紛響應跟從高祖，一時間會集了一萬多人，便命令部屬巡察城西的荒地，將在那裏建造幾千間房屋做臨時住所，并砍伐很多木材、竹子，沉到檀溪裏，又收割了許多茅草，堆積如山，却又都不使用這些東西。衹有僧珍領悟到高祖這樣做的意圖，也在私下裏造了幾百張櫓。當各地義兵舉事反齊時，高祖在夜裏召集吕僧珍和張弘策共同商議計策。第二天早晨就集合部隊，把檀溪中的木材、竹子都撈取上來，製造成樓船戰艦，用茅草把它們全都遮蓋起來，這些事没多久就辦好了。大軍將要出發時，各將領果然爭要船櫓，吕僧珍就拿出他事先準備好的船櫓，每艘船發給兩張，爭搶纔平息。

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獨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鋭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遥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逾城而下，内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即日瓦解。

高祖任命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高祖内室，傳達高祖旨意。大軍抵達郢城，僧珍率領軍隊屯駐偃月壘，不久又進發占據了騎城。郢州被攻克後，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軍臨時駐扎在江寧，高祖命令僧珍與王茂帶領精兵强將率先登上赤鼻邏。這一天，東昏侯的將領李居士率軍前來交戰，僧珍等從半路截擊，大敗敵軍。於是與王茂一起進軍白板橋構築營壘，營壘建成後，王茂把駐地轉移到越城，僧珍仍然留守白板橋。李居士窺探到吕僧珍的兵力少，就率領精兵一萬人直向前來，逼近吕僧珍的營壘。吕僧珍對將士們説："我們兵力少，不可輕易出戰；也不要遠距離放箭，須等待敵兵到了我們的溝塹裏面後，再合力打敗他們。"不一會兒，李居士的軍隊都越過了塹壕，拔掉栅欄，這時，吕僧珍派人分批上城，箭石一起向敵兵發射，自己則親率騎兵、步兵三百人繞到敵人的背後，而城上守城的兵士又越城而下，内外夾擊，李居士即刻潰敗而逃，吕僧珍部繳獲的各種器甲不可勝數。僧珍又率部進據越城。東昏侯的大將王珍國把戰車排列起來作爲營地，背靠淮水布列陣勢，以作背水一戰。王茂等人率領各路大軍攻擊王珍國，僧珍又

派兵用火車焚燒了敵方的營地。王珍國的軍隊即日就土崩瓦解了。

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淸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即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虎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户。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秘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

建康城被攻克後，高祖命令呂僧珍率領部屬先進去清理宮中財物，他跟張弘策一起封檢了府庫，即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虎賁中郎將。高祖受禪登基後，任命呂僧珍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爲平固縣侯，食邑一千二百户。不久遷給事中、右衛將軍。不久，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宮在秘書省當值，統領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天，梁軍大舉北伐，自此軍中事務繁多，僧珍白天在中書省值班，晚上回到秘書省。天監五年夏天，高祖又命僧珍率領勇猛的羽林軍出征梁城。這一年冬天回師，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耻。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秘書省如先。

僧珍離家日久，上表請求回鄉拜墓，高祖想讓他榮歸故里，就破例讓他到本州當官，就授予他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上爲官公正無私，以身作則，不爲親戚謀取私利。他的堂兄、堂侄原先以販葱爲職業，僧珍到任後，便拋棄舊業，想在州府裏求得一官半職。僧珍對他們說："我身負皇上隆恩，祇怕無法報效國家，你們自有本分，怎可妄求非分之職，還是趕快回到葱鋪去吧。"僧珍的舊宅在街市的北面，宅前是督郵的官署，鄉人都勸僧珍把這個官署遷往別處，以便擴大其宅院。僧珍氣憤地說："督郵是國家的衙門，自從設置以來，一直就在此地，怎麼可以遷往别處用以擴建我的私宅呢！"僧珍的姐姐嫁給于氏，住在市場的西面，小屋緊挨着大路，跟街上的商鋪雜處在一起，僧珍常在儀仗隊的前導或後衛隨從下順路到她的住處，從來不以爲耻。擔任州官一百多天後，徵爲領軍將軍，不久加散騎常侍，賜給鼓吹樂隊一部，像先前一樣在秘書省當值。

僧珍有大勛，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

僧珍立有大功，在朝廷肩負重任，所受皇上的恩遇没有人能與之相比。他性情謙恭而謹慎，在宮禁中當值時，連盛暑也不敢解開衣襟。每當陪侍皇上，常屏氣鞠躬十分恭敬，對案上的糖麵果食從來不敢用筷子去夾。曾因喝醉以後吃了一個柑橘。高祖笑着對他說："你今天算是吃得最

其餘賜賚不絶於時。

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黄，當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黄，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即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勛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多了。"除了俸禄之外，高祖每月又賞給他錢十萬；經常還有其他的賞賜。

天監十年，僧珍病重，高祖親臨慰問，并派宦官送醫送藥，一天有多次。僧珍對親近故人說："昔日我在蒙縣時，因得熱病而全身發黄，當時覺得一定不能康復了，主上見到我後說，'你有富貴之相，必定不會死，很快就會自愈'，不久後果然痊愈。現在我已得富貴而又得病，全身發黄，所受之苦與前次正好相同，我一定再也起不來了。"果如其言。死於領軍府舍，當時五十八歲。高祖即日親臨吊唁，頒詔說："思念故人的篤終禮制，是前王所留下的美好儀式；爲死者追贈榮譽、爵位，歷代同規。已故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度弘廣通達，風度奇偉、見識廣博，他竭盡忠誠禮儀，對朝廷政務知無不爲。與朕一起辛勤創業，從來不顧自身安危。王業初建，他的功勛纔得到獎賞。在宫廷裏與朕朝夕相處，忠心耿耿。正當身任宰輔之職，肩負朝廷重擔之時，忽然喪命殞逝，使人滿懷悲痛。應當舉行盛大的葬禮，使加恩特賜的任命更加隆重。可追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樂隊、侯爵照樣不變。賜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套，衣一襲，喪事所需要的東西，都給予置辦。謚號爲忠敬侯。"高祖爲他的去世深感痛惜，一説到他就傷心落淚。僧珍的長子吕峻早年去世，吕峻的兒子吕淡繼承爵位。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吕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爲臣之節矣。

陳吏部尚書姚察說：張弘策誠樸寬厚，言行謹慎嚴密，吕僧珍恭敬勤懇，毫不懈怠，鄭紹叔忠心耿耿、死而後已。締造王業，這三個人全都盡心盡力。吕僧珍的莊重恭敬，鄭紹叔的肺腑之言，都應認爲是當臣子所應具有的氣節。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柳惔（弟）忱　席闡文　韋叡（族弟）愛

柳惔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

惔年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荆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

建武末，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户。高祖因宴爲詩以貽惔曰："爾實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

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惔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

柳惔字文通，河東郡解縣人。父親柳世隆，曾任齊司空。

柳惔十七歲時，齊武帝擔任中軍，任命他爲參軍，轉主簿。南齊初年，入爲尚書三公郎，屢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荆州刺史，柳惔跟隨他鎮守荆州。子響喜歡親近小人，柳惔知道必將有禍，假稱有病返回京師。到子響發生災難，柳惔由於事先回京而得以幸免。歷任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在任期間，由於没有什麽政績而被免官回家。很久以後，擔任右軍諮議參軍事。

齊建武末年，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高祖起兵時，柳惔率領漢中的兵馬響應義軍。齊和帝即位後，被任命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即位，徵爲護軍將軍，没有拜受，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爲曲江縣侯，食邑一千户。高祖在宴會上作詩賜給柳惔説："你功蓋群侯，惟我念你功。"又曾經侍座，高祖説："徐元瑜曾經在嶺南違抗命令，《周書》説罪不相及，朕已經寬恕他的幾個兒子，你看怎樣?"柳惔回答説："懲罰罪過不涉及後代，賞賜則延及於後世，現在又在我朝體現出來了。"當時人們認爲他的話極有見地。不久遷任尚書右僕射。

天監四年，高祖發動軍隊大舉征伐北魏，任命臨川王蕭宏爲都督北討諸軍事，以柳惔爲副帥。北伐回師後，柳惔復爲僕射。因爲長期有病，轉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賜給親信二

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穆。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

十人。没有受任，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天監六年十月，死於州府，時年四十六歲。高祖身穿素服爲他舉行哀悼儀式。追贈侍中、撫軍將軍，賜給鼓吹一部。謚號爲穆。柳惔所著《仁政傳》及所有詩賦，略有文采意義。兒子柳照繼承爵位。

惔第四弟憕，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柳惔的第四個弟弟柳憕，也有美名，歷任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死，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柳忱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毁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

柳忱字文若，是柳惔的第五個弟弟。年齡纔幾歲時，父親柳世隆和母親閻氏常常卧病在床，柳忱没有寬衣睡覺好幾年。在居喪守孝期間，因過度悲哀而聞名。起家任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

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鋭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

齊東昏侯派遣巴西太守劉山陽從荆州襲擊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想不出什麽良策妙計，夜裏，叫來柳忱以及親信席闡文等人一起商議對策。柳忱説："當今皇帝昏庸狂悖，一天比一天作惡多端。前不久聽説京城中的大臣們人人膽戰心驚，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現在，我們幸好遠離朝廷，得以暫時的安全。朝廷命令我們襲擊雍州，衹不過藉此而讓雙方互相殘殺罷了。難道没看到蕭令君的下場嗎？他以幾千精兵，打敗了崔氏十萬大軍，然而竟被那幫邪惡的小人所陷害，以致災禍及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假如那幫小人的陰謀得逞，怎麽知道您不會步其後塵呢？再説雍州兵精糧多，蕭使君雄姿蓋世，劉山陽一定不是他的對手；如果他打敗了劉山陽，我們荆州也會因没有執行朝廷命令而受到責難。真是進退兩難，所以應該認真加以考慮。"闡文也極力勸説穎胄隨同高祖起兵舉事。穎胄就誘斬了劉山陽，任命柳忱爲寧朔將軍。

和帝即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固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摇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

齊和帝即位，柳忱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不久遷任侍中、冠軍將軍，擔任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没有接受官職。郢州被攻克後，穎胄準備遷都至夏口，柳忱又堅持諫阻，他認爲巴、硤兩地還没有歸順，不應該輕易放棄根據地，動摇民心。穎胄不聽從。不久巴東

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

敵兵攻至硤口，遷都的打算纔取消。大家都説他有先見之明。

高祖踐阼，以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户。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秘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禄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追贈中書令，謚曰穆。子範嗣。

高祖即位，任命柳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因爲建國有功，封爲州陵伯，食邑七百户。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還未出發，又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由於擅自放縱軍士而被免職。不久入爲秘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還未拜官就生病，朝廷下詔改授他爲給事中、光禄大夫，由於病情加重而没有拜官。十年，在家中去世，時年四十一歲。追贈中書令，謚爲穆。兒子柳範繼承爵位。

席闡文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

席闡文，安定郡臨涇縣人。幼年失去父母，生活貧困，從小喜歡瀏覽群書。齊初，擔任雍州刺史蕭赤斧的中兵參軍，因此跟他的兒子蕭穎胄很友好。又歷任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將起兵反抗東昏侯，闡文極力勸説，蕭穎胄同意響應高祖一同舉事，又派田祖恭密報高祖，并貢獻銀裝刀，高祖回贈他金如意。

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黄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

齊和帝即位，任命他爲給事黄門侍郎，不久遷衛尉卿。穎胄突然去世，州府動亂不安，闡文以爲和帝年幼，而長江中游一帶任務艱巨，當時始興王蕭憺正留守雍州，就與西朝江陵的文武百官共迎蕭憺前去總管荆州府的事務，因此百姓得以安定。

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户。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户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威。

高祖受禪登基，闡文任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爲山陽伯，食邑七百户。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於湘西，食邑照舊。任官兩年，以清白而著稱，死於任官期間。高祖下詔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助辦喪事。謚號爲威。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禄勛。父祖歸，寧遠長史。

韋叡字懷文，京兆郡杜陵縣人。自從漢丞相韋賢以後，世代爲三輔之地的望族。祖父韋玄，因躲避做官而隱居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後，徵召他爲太尉掾，他却不去接受官職。韋叡的伯父韋祖征，宋末年爲光禄勛。父親韋祖歸，任寧遠

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并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携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内兄王憕、姨弟杜惲，并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

長史。韋叡事奉繼母以孝順聞名。韋叡的哥哥韋纂、韋闡，兩人早有名氣。韋纂、韋叡都從小喜歡學習，韋闡操守清白。韋祖征歷任郡守，常帶韋叡到任職的州郡，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看待。當時韋叡的内兄王憕、姨弟杜惲，兩人在鄉里都負有盛名。韋祖征對韋叡説："你自認爲和憕、惲相比怎麽樣?"韋叡謙遜不敢回答。祖征説："你作文章也許會稍差些，但學問見識當會超過他們；然而報效國家，成就功業，他們都比不上你。"表兄杜幼文出任梁州刺史時，邀請韋叡一同前往。梁州土地富饒，到那裏任職者大多因貪污受賄而丢官；韋叡當時雖然年幼，惟獨他因爲清正廉潔而聞名。

宋永光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之禍。後爲晋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荆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别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遑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宋永光初年，袁顗任雍州刺史，一見到韋叡就覺得他非同尋常，引爲主簿。袁顗到雍州後，與鄧琬起兵反叛朝廷，韋叡事先請求到義成郡任職，因而免遭袁顗之禍。之後擔任晋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跟隨齊司空柳世隆防守郢城，抵抗荆州刺史沈攸之的進攻。攸之之亂被平定之後，遷前軍中兵參軍。很久以後，任廣德縣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别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年時局動亂，韋叡不想遠離家鄉，請求擔任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不久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反叛朝廷，頻頻進逼京師建康，人人驚惶害怕，不知所措。蜀地人士向韋叡詢問時局問題，韋叡説："陳顯達雖然是一員老將，但不是治世之才；崔慧景頗懂些事理，但怯懦而缺少勇武之氣，他們該是落個滅族的下場。平定天下的人，大概會産生於我們州裏。"於是，就派遣他的兩個兒子主動前去結交高祖。

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悦，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郢、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

高祖起兵的檄書傳來，韋叡率領郡兵砍伐竹子做成竹筏，日夜兼程趕來參加，共帶來二千多人，駿馬二百匹。高祖見到前來投奔的韋叡非常高興，拍着几案説："以前我見到你的人，今天見到的却是你的真心，我的大事一定會成功了。"義軍攻克郢、魯，平定加湖，韋叡提出很多計策，都被高祖采用。東征大軍將從郢城出發，商議留守郢城的將領人選時，高祖覺得很難確定。很久以後纔回頭對韋叡説："放棄良馬而不乘，

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尸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恤，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

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即位，遷廷尉，封都梁子，邑三百户。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户邑如先。東宫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

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表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吴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

匆匆忙忙地再到哪裏去尋找呢?”當日就任命他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當初，郢城據險堅守之時，有士人百姓男女近十萬人，關閉城門將近一年，城内瘟疫流行，每十個人中就有七八個染病死去，尸體都堆積在床底下，而活人睡在床上，家家户户都這樣堆滿了尸體。韋叡親自清點察看，安撫還活着的人，都爲之經營料理，這樣死者纔得以收埋，生者能返鄉安居樂業，因此百姓都依賴於他。

梁朝建立後，韋叡被徵爲大理。高祖即位後，遷爲廷尉，分封爲都梁子，食邑三百户。天監二年，改封永昌，食邑如先。太子立，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北魏軍隊進犯邊疆，韋叡率領州兵擊退敵兵。

天監四年，王師北伐，詔令韋叡統率衆軍。韋叡派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進攻北魏的小峴城，未能攻克。韋叡正在巡視陣地時，魏城中忽然衝出數百敵兵，在城門外擺開陣勢，韋叡想要攻擊他們，諸位將領都説：“我們本是輕裝而來，没有很好地備戰，還是先回去給士兵發授甲衣，然後纔可以進攻。”韋叡説：“不對。魏城中有守敵二千多人，如果閉門堅守，足以自我保全，現在無緣無故衝出城外，必定是他們的精兵勇士，如果能挫敗他們，敵城就會不攻自破。”衆將領仍然遲疑不從，韋叡指着符節説：“朝廷授我此物，不是用來裝飾的，我韋叡的軍令是不得違抗的。”於是進兵攻擊。將士都殊死决戰，魏軍果然敗逃，因此便對小峴城發起猛烈攻擊，到半夜就攻占了小峴城。接着，又進軍討伐合肥。原先，右軍司馬胡略等攻打合肥，久攻不下，韋叡巡視了當地的山川地勢，説：“我聽説‘汾水可用來澆灌平陽，絳水可以用來澆灌安邑’，這裏的地形就是這樣。”於是决定修堰阻攔肥水，親爲表率，很快，堰壩築成，水路連通，舟船相繼而至。北魏當初修築了東、西小城用以夾護合肥，韋叡先攻下這兩座小城。不久北魏援兵的將領楊靈胤率領五萬軍隊忽然到達，衆人害怕不敵魏軍，請求上表朝廷增派援兵。韋叡笑着

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說："敵軍已至城下，方纔請求增兵，就像臨到急難之時，纔去鑄造武器，哪裏還來得及呢？況且我請求增兵，對方也增兵，就像吳國加高了巴丘，蜀國加高白帝一樣。'用兵之法貴在出奇制勝，而不在人數衆多'，這是自古以來的道理。"於是跟楊靈胤交戰，打敗了他，使軍心稍爲安定。

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静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静城，千餘人皆没。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傘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争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鬥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准繩。

當初，韋叡修好肥水堰後，派軍主王懷静在岸邊修築城堡守護堰壩，北魏軍攻陷了懷静城，一千多人全部陷没。魏兵乘勝攻至韋叡堤下，兵勢非常凶猛，軍監潘靈祐勸說韋叡退守巢湖，諸位將領又請求撤退以保三叉。韋叡大怒，說："怎麽有這樣的道理！率領軍隊就要血戰到底，衹准前進，不准後退。"就命人取來傘扇和軍旗，樹立在堤下，表示毫不動摇的决心。韋叡身體一向很虚弱，每次戰鬥都不能騎馬指揮，而是乘坐在板輿上監督激勵將士們。魏軍來攻鑿堤堰，韋叡親自指揮官兵與魏軍展開争奪戰，魏軍稍一退却，就立即在堤上築了堡壘，以便固守。韋叡建成鬥艦，其高低跟合肥城墻相等，以四面圍攻合肥城。魏人無計可施，衹好相對悲哭。韋叡準備好了攻城器具，堰中的水也積蓄得滿滿的，北魏的救兵又發揮不了作用。魏守將杜元倫親自登城督戰，被弩箭射中而身亡，遂兵潰而城陷。梁軍俘虜魏兵一萬多人，繳獲牛馬以萬計數，絹可以堆滿十間屋子，都充作軍賞。韋叡常常白天接待來訪者，夜晚研讀兵書，三更又起床張燈讀書直至天亮，安撫衆兵士，總是無微不至常恐不及，因此應募投奔之士争相歸附於他。他所到達之處住的地方，房屋館舍的圍墻，其規格和標準都合乎規定。

合肥既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

合肥城平定後，高祖詔令各路軍馬進兵抵達東陵。東陵距離北魏甓城二十里，兩軍將要會戰，有詔令傳來讓班師而返。距離敵軍已經很近，衆將領們擔心北魏軍隊隨後追擊，韋叡安排全部輜重在前，自己乘坐小車殿後，北魏軍隊懾服於韋叡的威名，眼看着梁軍退走而不敢逼近，梁軍全部安然而返。於是，梁朝把豫州治所遷到合肥。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徑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户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

天監五年，魏中山王元英侵犯北徐州，將刺史昌義之圍困在鍾離，魏軍號稱百萬，築起四十多座城堡。高祖派征北將軍曹景宗率領二十萬大軍前去救援。曹景宗率軍臨時駐扎在邵陽洲，築起營壘，觀望固守，高祖詔令韋叡率領豫州的軍隊與之會合。韋叡從合肥取直道，經由陰陵大澤而行，遇到山澗峽谷，就架設飛橋讓軍隊通過。大家害怕北魏兵勢强盛，都勸説韋叡放慢行軍速度。韋叡却説："鍾離城現在正挖穴而住，負户而汲，處境極其危急，我們即使車馬飛馳，士卒奔跑，還恐怕來不及，更别説减速行進了！北魏人已在我的掌握中了，各位不必擔憂。"大軍十日就到達了邵陽。當初，高祖告誡曹景宗説："韋叡是你們鄉里有名望的人，應該好好地敬重他。"景宗見了韋叡，禮節甚爲恭謹。高祖得知後，説："兩位將領和好，軍隊必定能取勝。"

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强。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韋叡在曹景宗營前二十里處，連夜挖掘長溝，把鹿角竪立其中，攔截邵陽洲，構築城壘，等到天亮的時候，軍營就修築好了。元英見了，大吃一驚，用杖敲打着地面説："這是哪路的神仙啊！"第二天早晨，元英親自率部前來交戰，韋叡乘坐没有上漆的木頭車子，手執白角如意指揮軍隊，一天之内交戰了好幾個回合，元英深畏梁軍的强大。北魏軍隊在夜裏又來攻城，流箭像雨一般密集，韋叡的兒子韋黯請求下城墻去避箭，韋叡不准許。軍中上下驚慌，韋叡在城墻上厲聲呵叱，軍心纔安定下來。

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鬥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絶，脱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

開戰前，魏軍在邵陽洲兩岸架設兩座橋，竪立起百步寬的柵欄，跨越淮河，連結兩岸。韋叡裝備好高大船艦，派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正值淮水暴漲，韋叡立即讓他們進攻，大小船隻競相向魏軍進發，駛臨敵方營壘，又用小船載着柴草，澆灌上膏油，縱船放火去燒毁敵軍的橋梁。風勁火盛，烟塵遮天蔽日，敢死之士將敵軍的柵欄拔去，橋梁砍斷，水流又特别湍急，倏忽之間，橋和柵欄都被破壞了。而馮道根等人都親自搏戰，官兵們人人奮勇争先，以一當百，喊殺聲震天動地，魏軍大敗。元英見橋已斷，就脱身逃跑了。

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户，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魏軍兵士争相投水而逃，結果溺死的有十多萬，被斬首的也有這麽多。其餘的丢盔棄甲跪地磕頭，乞求被收爲囚奴的還有幾十萬人。梁軍繳獲的軍用器械，糧餉和牛馬等不可勝數。韋叡派人報告昌義之，昌義之悲喜交加，激動得説不出話，衹是叫道："得以新生！得以新生！"高祖派遣中書郎周捨到淮水邊慰勞全軍，韋叡將所繳獲的物資堆積於軍門前，周捨看了後，對韋叡説："將軍您此次繳獲的戰利品又可跟熊耳山相等高啊。"按功增封給韋叡食邑七百户，進升爵位爲侯，徵召爲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

天監七年，韋叡遷左衛將軍，不久擔任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適逢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回師，被魏軍所追趕，致使三關守軍騷動不安，梁高祖詔令韋叡率兵援救馬仙琕。韋叡一到達安陸，加築城墻，加高到兩丈多，又挖大壕溝，起造高樓，衆人頗爲譏笑韋叡這是顯示怯弱。韋叡説："不對，當將領的應當有膽怯的時候，不可以專逞一時之勇。"這時元英又急追馬仙琕，要報復邵陽之耻，聽説韋叡到來，就撤退了，武帝也下詔命令罷兵。第二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屢次遷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不久擔任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官遷智武將軍、丹陽尹，由於公事被免官。不久，又起用爲中護軍。

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泣止叡，叡還爲州，儁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禄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

天監十四年，韋叡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當初，韋叡在鄉中起兵之時，門客陰儁光哭着勸阻韋叡，韋叡回家擔任州官，儁光在路旁迎候，韋叡笑着對他説："當初如果聽你的話，我今天可要靠乞討爲生了。"送給他耕牛十頭。韋叡對待老朋友，從不因吝惜而遺漏任何人，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士大夫，多任命爲假板縣令，鄉里人都歸向他。天監十五年，上表朝廷，請求辭去官職，高祖下詔褒獎并不准許他辭官。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不久賜給鼓吹一部，入值殿省。在朝廷上，韋叡極其温順恭謹，從來不敢仰面直視皇上，高祖對他也十分禮敬。韋叡性情仁慈和藹，撫養兄長的遺孤比自己的兒子還要周到，歷任官職所得的俸禄、賞賜，全都

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分散給親朋故舊，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物。後來擔任護軍，在家裏没事，敬慕萬石、陸賈的爲人，因而將他們的像畫在墻上自己欣賞。當時雖已年老，空閑的日子仍然親自教授幾個兒子學習。第三個兒子韋稜，尤其精通經史，當時的人都認爲他廣聞博識。韋叡常常在座中而韋稜請他講解書經，他所闡發的内容，往往比韋稜更加精辟。高祖當時正專心信奉佛教，天下百姓也都從風而化；韋叡素來在信仰方面比較淡薄，而且又官居大臣，不願意被世俗所左右，其舉止跟往日没有兩樣。

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高祖即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

梁普通元年夏天，韋叡遷任侍中、車騎將軍，因病而没有拜官。八月，死於家裏，時年七十九歲。遺囑要求將他薄葬，用一般的服裝將其收殮。高祖即日親臨吊唁，痛哭哀悼。賜給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的費用由官府支付，并派中書舍人監護執行。追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嚴。

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群帥爭先啓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别有傳。

當初，邵陽之戰，昌義之非常感激韋叡，請曹景宗和韋叡二人一起聚會，設下二十萬錢，在官府裏擲樗蒲賭博。景宗擲得“雉”，韋叡慢慢地擲得“盧”，立即取一子翻過來，説道：“真是怪事呀。”於是變成了“塞”。曹景宗當時同其他將帥争着先去告捷，韋叡獨居其後，他不愛誇耀自己的勝利，大多是如此，世人尤其因這一點而稱贊他。韋叡的兒子有韋放、韋正、韋稜、韋黯，韋放另外有傳。

韋正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逾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黄門侍郎。

韋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不久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以前，韋正跟東海王僧孺很友好，當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與掌管朝廷大選時，賓客朋友没有不傾意奉承的，惟獨韋正淡然處之。等到僧孺被斥逐罷官以後，韋正又加深了平日與他的情分，甚至超過從前，人們都稱頌他的行爲。歷任官職至給事黄門侍郎。

韋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强記，當世之士，咸就質

韋稜字威直，性情恬淡而樸素，擔任記事的史官，博聞强記，見多識廣，當時的士人都請他

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禄卿。著《漢書續訓》三卷。

解答疑難不清的問題。韋稜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不久遷任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禄卿。著有《漢書續訓》三卷。

韋黯

黯字務直，性强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内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锸。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内，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叡族弟愛。

韋黯字務直，性格剛正不阿，少年時代學習經史，頗有文采。起家太子舍人，不久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渡過長江，韋黯屯兵六門，不久改任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當時侯景在城外築起東西兩座土山，城内也修築兩座土山來與之相對抗，太宗親自背土，哀太子以下官員都親手拿起箕畚鐵鍬參加築土。韋黯負責防守城西的土山，晝夜苦戰，因抗敵有功被授予輕車將軍，加持節。死於城内，追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韋叡族弟韋愛。

韋愛

愛字孝友，沈静有器局。高祖父廣，晋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爲本州别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

韋愛字孝友，沉静而有器量。他的高祖父韋廣，是晋朝的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父韋軌，在東晋孝武帝太元初年，南遷襄陽，擔任本州别駕，散騎侍郎。祖父韋公循，任宋義陽太守。父親韋義正，早年便去世了。

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游，而篤志好學，每虚室獨坐，游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游京師，值天子出游南苑，邑里喧嘩，老幼争觀，愛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

韋愛年幼就失去父親，侍奉母親很孝順，并由此知名。韋愛清高耿直，不妄交往，專心好學，總是獨坐陋室，一心攻讀古書，屋内桌椅結滿灰塵，寂静得像没有人一樣。十二歲那年，曾游京城，正好趕上天子出游南苑，大街小巷熱鬧非凡，老幼争看，衹有韋愛一人仍然端坐讀書，手不釋卷，族人看見他這樣，無不驚異。長大成人後，博學有文才，尤其精通《周易》和《春秋左氏》的義理。

袁顗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吊。服闋，引爲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爲壯武將軍、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虚，魏興太守顔僧都等據郡反，州内驚擾，百姓携貳。愛沉敏有謀，素爲州里信伏，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

袁顗爲雍州刺史時，徵召他爲主簿。母親去世，他在墓旁搭蓋小屋居住，親自背土築墳。高祖到雍州，聽到這件事後，親自前去吊唁。三年服喪期滿，被引爲中兵參軍。高祖義軍剛起之時，任命韋愛爲壯武將軍、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縣令。當時京師還未平定，雍州軍備空虚，魏興太守顔僧都等人又占據州郡反抗義軍，州内百姓驚慌失措，懷有二心。韋愛沉着機敏又有謀略，一向爲州裏軍民所信服，就推心置腹以安撫百姓，分析敵我形勢的變化；并招募鄉里勇士，

大破之，百姓乃安。

得到一千多人，在始平郡南部與僧都等人的叛軍展開激戰，大敗敵軍，百姓纔得以安定。

蕭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巴東太守蕭璝、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荆州，及憺至，令愛書諭之，璝即日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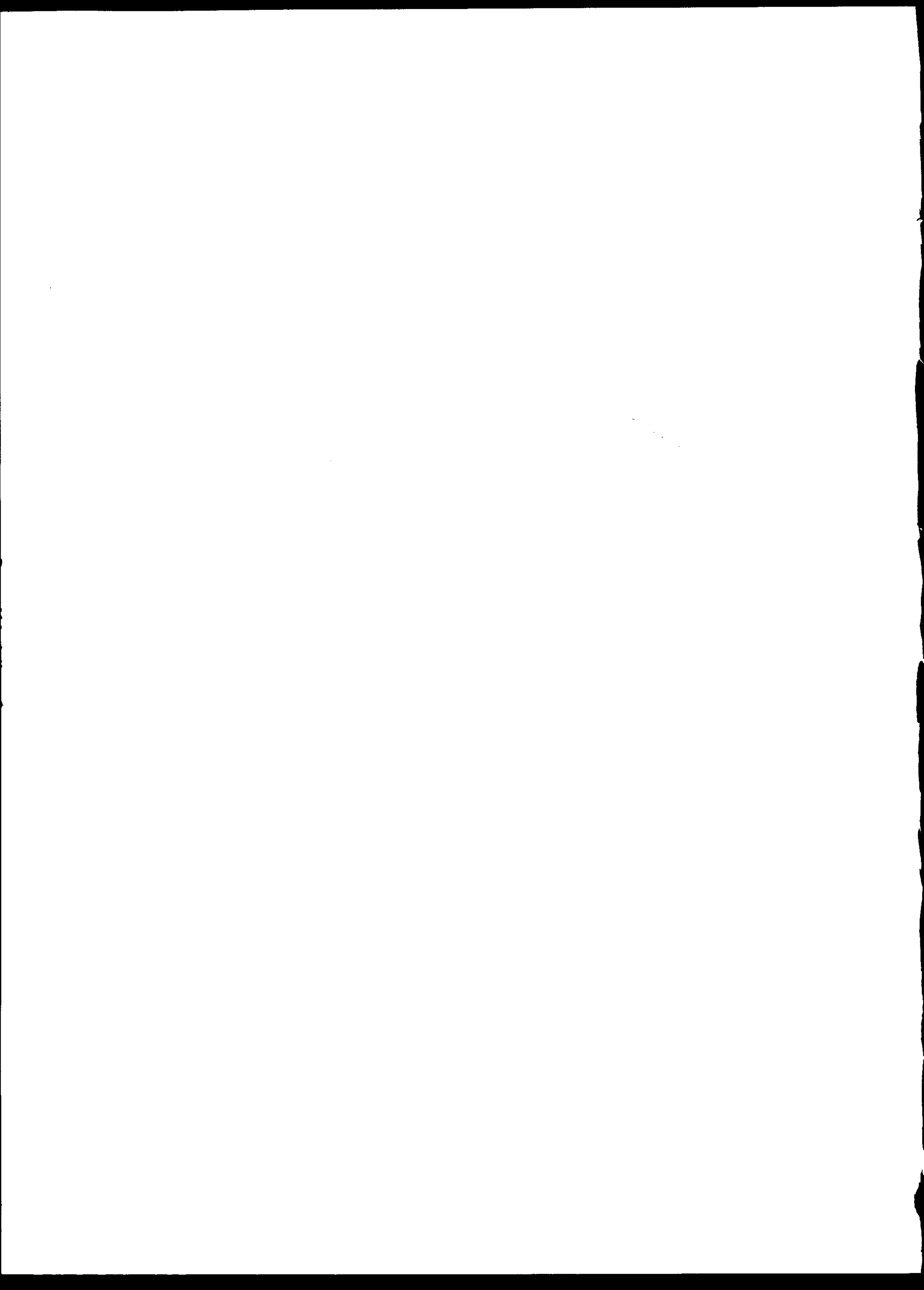
蕭穎胄去世後，齊和帝在襄陽徵集士兵，韋愛跟隨始興王蕭憺前去應徵。在這之前，巴東太守蕭璝、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進犯荆州，蕭憺到了以後，命令韋愛寫信諭示蕭璝，蕭璝當日就請求投降。

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贈衛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二郡太守。

齊中興二年，跟隨和帝沿江東下。高祖受禪登基，韋愛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不久任寧蜀太守，跟益州刺史鄧元起一同西上襲擊劉季連，行軍到公安時，韋愛半路上因病而去世，贈衛尉卿。兒子韋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和汝陰、鍾離兩郡的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霣，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陳吏部尚書姚察説：昔日竇融舉河右之地歸順漢朝，最終成爲豪門大族；柳惔率領南鄭響應高祖義舉，而其家族世代的名聲美譽并没有毀壞，都是符合時代潮流的緣故啊！柳忱的謀慮計劃，也是卓有成效，這是他智慧的體現。韋叡率領上庸人馬歸附高祖，他的地方比柳惔還小，而到合肥、邵陽之戰後，其功績更爲顯著，他却不居功自傲，真是君子啊。



梁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范雲

范雲字彦龍，南鄉舞陰人，晋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嘆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晝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范雲字彦龍，南鄉舞陰人，晋朝平北將軍范汪的第六代子孫。八歲時，一次在路上遇見宋國的豫州刺史殷琰，殷琰見他外貌很不尋常，便邀請他一同入座，席間范雲風度從容，應對自然，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殷琰讓他賦詩，他拿起筆來馬上就寫成了，在座的人無不贊嘆。范雲曾經跟從他的親戚袁照學習，日夜都不懈怠。袁照拍着他的肩背說："你精神秀逸明朗，學習又勤奮，將來一定會是個相才。"

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稿，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吴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

范雲從小機智靈活，遇事頗有見地，善於作文章，熟習書信等各類文體，下筆即成，從不打草稿，當時人們常懷疑他是預先構思好的。父親范抗，任郢府參軍，范雲隨父住在府裏。當時吴興人沈約、新野人庾杲之跟范抗同在郢府任職，范雲跟他們相見後立即成爲好朋友。

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内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

范雲一開始任郢州西曹書佐，轉任法曹行參軍。不久沈攸之叛變起兵圍攻郢城，范抗當時任郢府的長流，入城擔任防務，把家屬都留在城外。范雲被敵方軍人捉住，攸之親自審問他，聲色非常嚴厲，可范雲却容貌不變，沉着回答。攸之聽了笑着說："你真是個可人意的小孩，暫且回家去吧。"第二天早上，攸之又派人把范雲找來，命他給城裏送信。城内守軍有人主張把范雲殺掉。范雲說："我城外的家裏有老邁的母親、年幼的弟弟，他們的性命全掌握在沈氏手裏，我若違抗命令，必定要禍及他們。我今天爲他們而被殺，甘心如薺，死而無悔。"長史柳世隆平素

和范雲友好，設法讓他免於一死。

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游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悦，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齊建元初年，竟陵王子良做會稽太守，范雲當時剛開始跟隨竟陵王，王對他還不甚瞭解。恰巧遇上竟陵王游覽秦望山，王讓周圍的人辨認刻石上的古文字，却没人能認識，惟獨范雲能誦讀碑文，竟陵王很高興，從此范雲受到的寵信超過同府的其他人。竟陵王任丹陽尹時，范雲被召爲主簿，深得親信重用。當進見齊高帝時，正好有人進獻白烏鴉，高帝問這會是什麽預兆，因范雲職位低下，在最後回答説："我聽説帝王敬祀宗廟，就會有白烏鴉到來。"當時拜謁宗廟剛剛結束。齊高帝説："正如你所言。天人感應的道理，竟然會是如此神奇一致。"

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内史，在任潔己，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内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祏善，祏姨弟徐藝爲曲江令，深以托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耻，詣京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

范雲後轉補征北南郡王的刑獄參軍事，兼任主簿不變，升遷爲尚書殿中郎。蕭子良當司徒時，范雲又補記室參軍事，不久被授予通直散騎侍郎、兼領本州大中正。後出任零陵内史，在任期間能潔身自好，省去許多煩苛的政令，免除不必要的花費，使百姓能安居樂業。齊明帝召范雲回都城，到了以後，授予散騎侍郎。又出任始興内史。始興郡内有很多豪猾大族，郡太守如有不善待他們的，就密謀一同殺死他，不成功，就把太守趕走。始興邊郡，有蠻俚部落聚居，這些地區盜賊尤其衆多，以前諸任内史都是身佩兵刃用以自衛。范雲到始興境内後，用恩德來安撫他們，撤除監視的哨所，來往商賈可以安心露宿，郡内的百姓都稱贊他是神明。因此又升遷爲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當初，范雲與尚書僕射江祏友好，江祏的姨弟徐藝擔任曲江縣令，江祏把徐藝托付給范雲請求關照。譚儼是縣裏的豪族，曾被徐藝處罰而遭受鞭刑，譚儼認爲受了羞辱，前往京城控告范雲，范雲被召回京師定罪下獄，正好遇上大赦而免於受罰。齊永元二年，重新起用爲國子博士。

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閈，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内。東昏既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黄門侍郎，與沈

當初，范雲曾在齊竟陵王子良的府邸遇見梁高祖，又曾經住在鄰近的里巷，梁高祖很器重他。等到反對東昏侯的軍隊攻打到京城時，范雲正在城内。東昏侯被誅殺後，侍中張稷派范雲帶着使命出城，梁高祖便留下他，讓他擔任軍中參

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

謀，運籌帷幄，又授予黄門侍郎，和沈約一起同心協力輔佐高祖。不久升遷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兼録事。

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踪，以女德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梁朝建立後，范雲升任侍中。當時梁高祖納娶齊東昏侯的余妃，此事嚴重影響朝廷政務，范雲曾經爲此進諫過，未被采納。後來范雲又與王茂一起進入高祖卧室，再次進諫説："昔日漢高祖在山東的時候，貪圖財貨，喜愛美女；而到入關平定秦地之後，不收取財物，不親近女色，范增認爲這是他志向遠大的緣故。現在大王您剛剛安定天下，四海之内都仰慕您的聲望，怎麽還能步過去昏亂之君的後塵，而被女色拖累貽誤大事呢。"王茂也趁機起身下拜説："范雲所言極是，主公您一定要以天下大事爲重，不應當爲今後留下惋惜。"高祖聽後沉默不語。范雲便上疏建議把余氏賞賜給王茂，高祖認爲他説的是忠正之言，就批准了。第二天，高祖賞賜給范雲、王茂各一百萬錢。

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户。

天監元年，梁高祖受禪登基，在南郊舉行燎柴祭天儀式，范雲以侍中的身份擔任參乘。祭禮結束後，高祖登上御輦，對范雲説："我今天的心情，就像古人所説的戰戰兢兢如同用朽爛的繮繩駕馭六馬一樣。"范雲回答説："希望陛下您一天比一天更加謹慎。"高祖很贊賞范雲。當天就授予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并以輔佐高祖登基有功而分封爲霄城縣侯，食邑一千户。

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嘗侍宴，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宫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僕射。

范雲憑舊日與高祖的情誼而被提拔，官位超過其他的佐命大臣，他也竭盡忠誠輔佐君王，凡是他能想到的都盡力去做。高祖也放心大膽地任用他，凡范雲奏請的事大多允准。范雲曾經陪侍御宴，高祖對臨川王蕭宏、鄱陽王蕭恢説："我和范尚書從年輕時起就親善友好，情同兄弟；如今我爲天下之主，這種兄弟之禮已變爲君臣的關係，你們應代我稱呼范雲爲兄長。"二王離席參拜施禮，并與范雲同乘一輛車子回到尚書下省，當時的人們都爲范雲感到榮耀。這一年，太子設立，范雲以原來的官職領太子中庶子，不久升任尚書右僕射，仍然兼領吏部之職。之後，由於違背皇上旨意用人而獲罪，被免去吏部之職，仍擔

任僕射。

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畡善，畡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含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恒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嘆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

范雲性情篤實隨和，事奉寡嫂盡心盡禮，家中大小事情一定要先同寡嫂商議後纔實行。他愛好氣節，崇尚奇偉之舉，專意救助別人的急難。小時候跟領軍長史王畡友好，後來王畡死於官署的房舍裏，家貧没有自己的住宅，范雲便把死者運回自己家裏，親自處理含殯入殮諸喪事。事奉竟陵王子良時受到的恩寵禮遇非常隆重，但范雲每次進言陳説其爲政之得失，從未有一點的阿諛奉承。子良曾經啓請齊武帝選拔范雲爲郡守。武帝説："范雲是個平庸之人，我聽説他經常賣弄自己的才學，我現在不再徹底追究，應當寬恕他到邊遠之地去任職。"子良回稟説："不是這樣。范雲常常對我進行規勸、教誨，其進諫的文書都還保留着，請讓我取來呈遞給您。"拿來一看，有百餘張紙，言辭都懇切而坦率。武帝無限感嘆，因而對子良説："想不到范雲竟能如此。正好讓他輔佐你，怎麽可以讓他外出當郡守呢？"

齊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既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

齊文惠太子曾經到東田觀看收穫莊稼，回頭對身邊的隨從説："原來收割莊稼也很值得一看啊。"衆人都唯唯稱是。衹有范雲説："一年三次的農忙季節，實在是長期辛苦的事，希望殿下能體察稼穡之艱難，不要貪求一朝一夕的宴樂安逸。"從東田出來以後，侍中蕭緬先前不認識范雲，此時走近范雲的車旁，握着他的手説："想不到今天又聽到了忠直之言。"

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

當范雲官居吏部負責選官時，擔任的職守尊貴而顯赫，書信文件堆滿公案，賓客滿門，范雲却能應對如流，毫無壅塞阻滯，官府的文書批示發送快速若神，當時的人們都佩服他的聰敏博學。范雲性格直率而易激動，缺少威嚴莊重，心中有所是非，都輕率地表現出來，有的士大夫就因此對他不滿。起初范雲做郡守人們都稱頌他的廉潔，但位高權重後，頗看重與別人相互饋贈，然而家無積蓄，每有收入，隨即分送給親友。

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况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

天監二年，范雲去世，當時五十三歲。高祖聞訊爲之流涕，當日就乘着車駕親臨吊唁。頒布詔書説："追憶往事讓人産生悲傷的情緒，這是平常有深厚感情的緣故；况且他的名譽聲望還留

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脱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靮，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於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謚曰宣，敕賜謚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在我們中間，又是個深受重用的大臣呢。已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范雲，器量法度忠貞正直，爲國家大事深謀遠慮，早年就身懷大志，平常辦事久負盛名。自從他脱巾來仕，清明的政績一直很顯著。在朝中協理國政，確是衆所瞻望的宰輔重臣。他殷勤輔佐，大義始終銘記在我心裏，雖然他操持的不是軍務，但却是長期和我議論謀劃政務的文臣。正當任重道遠，長久輔助國政的時候，忽然喪命殞逝，實在讓人感到無限悲哀。應當加賜官爵秩禄，用來完備美好的典制。可以追贈他爲侍中、衛將軍，僕射、侯爵不變。并賞賜鼓吹樂隊一部。”禮部官員請求加謚號爲宣，皇帝下令改賜謚號爲文。有文集三十卷。他兒子范孝才繼承爵位，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　沈旋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祖父沈林子是南朝宋征虜將軍。父親沈璞曾任淮南太守。沈璞在元嘉末年被誅殺，幼小的沈約爲免遭迫害而東躲西藏，逢大赦，纔免於流亡。此後，他長期流寓他鄉，過着孤苦貧困的生活，但他篤志好學，晝夜勤學不倦。母親擔心他勞累成疾，常常減少燈油熄滅燈火，使他早睡。然而，沈約就白天讀書，夜間默誦，終於博覽了群書，寫得一手好文章。

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荆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晋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并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

沈約剛開始時擔任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聽説他有才華，非常賞識他；蔡興宗任郢州刺史時，引沈約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蔡興宗常對他的兒子們説：“沈記室的操行可爲人師表，你們應當向他學習。”後來蔡興宗任荆州刺史，又請沈約擔任征西記室參軍，帶厥西縣令。蔡興宗死後，沈約開始任安西晋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參軍，并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宫，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宫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影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宫，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

齊初，沈約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事奉的是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宫，沈約任步兵校尉，掌管東宫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這時太子宫中才能之士很多，而沈約特别受到親近信任，每天早晨入宫拜見太子，到日影西斜纔出來。當時王侯到東宫參見太子，有的還不能獲准入内，沈約常説起此事。太子説：“我一貫懶得

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

高祖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勛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曆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脱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

早起，這是你所知道的，平時聽了你的談論後，纔使我忘了睡覺。你要我早起的話，可經常早點入宫來見我。”遷太子家令，之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當時竟陵王也在招賢納士，沈約和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人都交游於竟陵王府，當世都稱道竟陵王有知人之明。不久兼尚書左丞，接着又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沈約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朝政歸宰相，尚書令徐孝嗣讓沈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不久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因家母年老上書請求解除職務，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

當初，高祖在竟陵王西邸時，和沈約有故交。建康城被攻克後，引沈約爲驃騎司馬，擔任將軍如故。這時高祖勛業成就，登基稱帝已是天意所指民心所向。沈約曾向高祖提出這個問題，高祖默然不應。另一天，沈約又向高祖進言説：“如今與古代不同了，不可以期望人人都能保持着淳樸之風。士大夫們無不攀龍附鳳，都想能够得到尺寸之功，以保福禄。現在連小孩牧童都知道齊的氣數已盡，大家都説明公您應當取而代之。况且無論天文人事，都顯示國運變化的徵兆，東昏侯永元以來，尤其明顯。讖語説‘行中水，作天子’，這又分明有所記録。天意不可違抗，人心不可失去，假如天道安排如此，您即使想要謙遜禮讓，而實際上也是辦不到的。”高祖説：“我正在考慮此事。”沈約又説：“明公當初起兵於樊城、沔水之間時，纔應有所考慮。如今帝王基業已經就緒，還考慮什麽呢？昔日周武王討伐商紂，剛進入朝歌人們便稱他爲吾君，武王不違背人們的意願，也没有什麽需要考慮的。明公自從到京都建康，氣數已定，跟周武王相比祇是早晚不同而已。如果不早定大業，延誤天人之望，若有一人提出異議，就會有損於您的威德。况且人非金石，時事難測。難道就僅僅把建安郡

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公的封爵留給子孫後代嗎? 如果天子回到都城，公卿們各得其位，那麼君臣之間的名分已經定了，他們就不會再有什麼異心。於是國君聖明，居位於上，大臣忠心，盡職於下，怎麼還會有人再同您一起作反賊呢?”高祖認爲很對。沈約告退後，高祖又召見范雲詢問他的看法，范雲的回答與沈約大致相同。高祖說：“智者所見竟如此不謀而合，卿明早同沈休文再來。”范雲辭出後將高祖的話告訴沈約，沈約說：“先生一定要等我。”范雲應諾。第二天，沈約却先到而入，高祖命他草擬關於受命登基的詔書。沈約就從懷中取出預先已準備好的詔書和各方面人選名單，高祖没有什麼改動。不一會兒，范雲從外面來了，到殿門口不能入内，祇好在壽光閣外徘徊，嘴中不停地發出表示奇怪的“咄咄”聲。沈約出來，范雲問：“結果如何?”沈約舉手向左，表示大事已定，范雲笑着說：“不負所望。”過了一會兒，高祖召見范雲，對他說：“我生平與沈休文相處，不覺他有什麼異於常人之處，今日見其才智縱橫，可謂賢明卓識。”范雲說：“明公今日纔瞭解沈約，和沈約今日纔瞭解明公一樣。”高祖說：“我起兵至今已三年了，功臣諸將都確有功勞，然而能使我成就帝業的乃是你們二位。”

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户，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右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吊，以約年衰，不宜致毁，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

梁國建立，沈約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登基，任沈約爲尚書僕射，受封建昌縣侯，食邑一千户，任常侍如故。又封拜沈約母親謝氏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命之日，右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都來道賀，朝野上下都認爲沈約無比榮耀。不久遷尚書左僕射，任常侍如故。不久又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沈約母親去世，高祖親臨吊喪，因沈約年事已高，不宜因母喪而影響健康，高祖遣中書舍人前去攔止客人，勸他節哀。起任沈約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喪期滿，遷侍中、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以尚書八條事上奏皇上，遷尚書令，擔任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次進表辭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任侍中如故。不久遷任尚書令，領太子少傅。天監九年，轉左光禄大夫，任侍中、少傅

年，轉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

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期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禄，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托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如故，賜給鼓吹樂隊一部。

起初，沈約久居宰相之職，常向往三公之位，時論也都認爲他宜居此位，但高祖始終没有同意，沈約於是請求外出任職，皇上也不允許。沈約與徐勉素來友善，就寫信向徐勉陳述自己的心情，他説："我幼年孤苦，周圍又没有可以依靠的親屬，往事即將成爲過去，平日裏早晚被辛勞的政務所困擾，雖擔任的僅是勞碌奔波的卑微官職，但并非是謀己之私利，衹希望能得到微薄的禄秩，讓我東歸鄉里。過了十年，方愧任襄陽縣令，不論從公私哪方面説，都不是我所能勝任的，可是還要依靠别人的幫助，不得不艱難地步入仕途。齊永明末年，出任東陽太守，心裏已經知止知足了；而齊建武初年，世道乖戾，動蕩不安，一離開家鄉就一直不得回返，行事極其艱難不易。到了齊末昏君當朝時，國家令出多門，我因此而打算退隱江湖，大概是可以的吧，當時還請您代向徐令表露過自己的心情，想來您還未忘記。如今王道興起，躬逢盛世，往日的志向和心願，復又成了失誤。現在開國伊始，往後敬神之祀將周而復始，而我請求辭官家居，皇上恩遇不予允許，如果真的不能弘揚德化，使朝廷的政治發揚光大，那就要討尋文册簿籍，議論時政的同異。自從年初以來，病情加重使我更加擔憂，大概由於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勞役過度，必將凋敝窮竭，走向人生之暮年，也必定會牽制人的行爲舉止，衹好盡力多幹點事情了。我現在從外表看來，還像是完整之人，而人的容貌與體力已是不相統轄了。常常需要對自己進行約束，纔可勉强辦點事情。而解衣往床上一卧，四肢與身體却不再相關聯。經常上身發熱下肢發冷，一天比一天厲害，生火取暖又覺得悶熱頭痛，一旦遇到寒冷，則必定要腹瀉，每次病愈之後身體都越發不如以前，病情也要比前一次來得嚴重。僅僅百日數旬之間，身體消瘦，腰帶常要移動孔眼，用手握臂，大概每月要縮小半分。按這樣推算的話，還能支持多長時間呢？如果現在再不休養，那麽日復一日，將給朝廷帶來無可挽回的後果。我如

今上表朝廷，請求辭官歸老的禄秩。如果老天能讓我多活幾年，還我以安健的身體，而且才智和能力又能勝任的話，那麽我還希望能受命於王，爲國效力。”徐勉爲其進言於高祖，請賜給他三公的儀仗，高祖不同意，僅在儀仗中加鼓吹而已。

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

沈約生性不會飲酒，又没有什麽嗜好，雖皇上對他恩寵隆重，但他的生活却非常節儉樸素。他在東田修建了一所房舍，能遠望郊外高山，曾作《郊居賦》抒發情懷，其文辭曰：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栖仁於東里，鳳晦迹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托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奂，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横構，亦風除而雨攘。

惟道德高尚者没有自我，纔能忘却周圍瑣事與自身。智力平庸低下者，都把生命看得高於一切。百獸因藏身窄窟方能馳騁原野，飛鳥先居於巢中而後翱翔高空。陳完居於偏巷窮困自守却能事業興泰，晏嬰居住低濕之地却使道德高尚無比。公孫僑心懷仁義居住東里，鳳胸懷壯志却匿迹於西堂。我無鴻鵠之志，也無廣博識見以治理國事。衹思隱居深林如鳥兒止息，情願寄身水中如魚兒藏匿。衆多世事皆無情趣，坦蕩的仕途也不存奢望。寄身寂寥的東郊，進入蒼茫的原野。衹願能自由行走自由聯想，櫛風沐雨縱横天地之間。

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逾班生之十紀。或辭禄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晋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顔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窊

西漢末年，我的先祖流離遷徙。捨棄名利居住海昏，在長江邊上建立住宅。似黄河、濟水源遠流長，比班嗣超脱世俗更久遠。有人拒收俸禄歸園田居，有人彈冠相慶欲出仕途。直至東晋隆安年間，災難重重，國運艱難。世人争名奪利奔波勞碌，政治腐敗人民流離失所。市井混亂如亂麻，人群曝曬如同莽草。大地空闊却無容身之地，天空高遠，又向誰傾訴？皇祖幼年，正逢時勢艱維百孔千瘡。離開危邦移居平安之地，開始在朱方相土而安居，關門閉户栖息其間。正值皇祖蓬勃奮起，乃因襲風尚，施展才能。奉皇旨南巡，駕轅車馳騁長路。打開華麗的門扉，移植高大的香草。修平路旁小道，面對清直之淮水。花香悠遠沁人心脾，世道凹凸多有不平事。連續四代至今日，盡微薄之

隆。綿四代於兹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實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

力供奉百祀。感嘆家國如破屋難保平安，像隕星墜落，如籜皮層層剥落隨風飄揚。或除去枯枝或剪去荆棘，有時向東有時向西。衹好暫且容身於白社，不久又寄妻兒於豪富之家。

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皋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嘆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逾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咏歸歟而躑局，眷岩阿而抵掌。

我平生性情耿直，確實有心於單獨離去。想起古人幽思難忘，眼望東邊的高山而長長思索。本應忘情於世俗之物，却被繩索羈絆於天壤之地。應劭屢次嘆息繩索之牽挂，陸通曾説到世俗如塵網，不幸之事層出不窮，心情憂愁，鬱鬱寡歡。道路將盡而更加險峭，人到暮年而心更寬廣。心如蘭草芬芳，何時能如願以償，像長江水浩蕩東流。踽踽獨步咏唱而歸，在高山之中流連而忘返。

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胾。始嘆絲而未睹，終逌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嬀、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

適逢當時君王喪失德行，凶殘冷酷極端猖獗。乃戰牧所未能陳述，實升陑所記載不盡。黎民百姓血流滿地，如同食餌送進虎口。眼望天高路遠無歸路，雖非牲牢而凄慘被殺血肉模糊。始嘆自己絲毫未察，終哀自己當官纔遇。不久幸得上天垂憐，天下百姓得到庇護。神授符命於市井，此乃是上天給予的使命。正當諸侯誕生時，昏君積惡累累，國家災難深重。人民普遍遭受沉溺之禍害，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混亂不堪。事必躬親，無暇朝食，常通宵達旦，和衣而卧。從牢籠中解救嬀昌和夏后氏，又奔波於軒、頊兩地。聖德浩蕩覆蓋遠近，光明昭昭普照大地。聖恩如霖潤澤荒漠，仁風和煦遠拂邊境。開天闢地人人懷念，以仁義治天下其貴如玉。

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禄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

正值仁君在位之盛世，恰遇聖恩興隆的佳期。感謝君主左右百官，輔佐聖朝在此時。然六軍中缺乏英武的猛士，朝廷中又無擅長言辭的文人。雁鵠排列往南飛，占據河山肇啓帝業。希望太子以三善爲美德，鼓勵百官擅天子之職事。擔憂芸芸衆生輕易喪失他們的生命，害怕恩寵榮禄難以持久。那些前世的高官貴爵，很少有人能寄情於故鄉的

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駝，并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闔，豈蓬蒿所能没。敖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咏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

山水。繁華富貴逮及楚、趙，驕奢淫逸相去不遠。建上等宅第於銅駝，排排高門大户矗立於北闕。開闢大門於華麗的門檻，蓬蒿野地豈能將它埋没。孫叔敖告誡子孫世代勿居富饒之地，何氏三高隱遁於窮山惡水。回味先哲的遺言，我心中頗有同感。不羡慕權貴於城市，哪還會在屠肆中争名奪利。衹願在老室中輕輕吟哦，慶幸小屋雖破却可避風霜。

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栖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决渟洿之汀濴，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瓮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户。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睹。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黄荇緑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鱉緑葹，天蓍山韭；雁齒麋舌，牛唇彘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窗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并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娱。欲令紛披蓊鬱，吐緑攢朱；羅窗映户，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蒂，銜素蕊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緑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鷖寒鵜，修鵁短鳬。曳

我就姑且依傍這窮山僻壤，來到那荒遠的郊外；用茅草編織籬笆搭蓋小屋，以抵擋郊野的風霜與寒冷。在百鳥争鳴的密林裏開闢空地，建造簡陋的茅屋。將妨礙屋檐的枝條砍去，把影響房基的巢穴摧毁。挖掘溝渠使停滯不前的濁水變得清澈見底，填塞井邊凹陷的地方使之平坦如砥。在北渠和南浦種下芳香的柑橘和挺拔的楊樹。蘭室中開闢窗門，花圃邊修築短墻。用荆棘編成拱門，以茅草墊在地上鋪於門外。大樾樹下的庭院濃蔭覆蓋，芳香的杜梨邊築起籬笆墻。打開閣門向外遠遠眺望，敞開高軒往旁邊細細欣賞。將池溏之水引到堂邊檐下，四周田塍環繞，陌路横於堂下。但見那翠緑的蘋草、浮萍、菁藻漂浮水面，芡蓮、芰菱和荻草、茭白迎風招展；石衣、海苔、黄荇、緑蒲千姿百態各具風采。微風過處紅荷掀起層層波浪，碧緑的荷葉覆蓋着清澄的湖面。食用精美的果實不覺使人返老還童，抖動羽服修行於清都。而岸上的紫蕨、緑葹、天蓍、山韭絢麗多姿；雁齒、麋舌、牛唇、彘首諸草争奇門艷。各種野菜布滿池水北岸，爛漫的野花開遍北樓後坡。有的水草像布幔覆蓋水面，有的青藤沿墻爬滿門窗。這是一座特殊的園宅，充滿了奇異的田圃。東吴丹陽太守李衡曾在氾州種橘樹千棵，晉朝石崇也在金谷别墅植雜果萬株。他們的行爲都是豪侈之情所致，并非是儉志者所能感到歡娱的。衹是想讓滿園布滿蓊鬱茂盛的草木，到處緑葉扶疏、繁花似錦；百草羅窗映户，接霤承

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儵巨鱯。碧鱗朱尾，修顱偃額。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迹，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并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

隅。盛開的花朵光華四照，枝葉舒張遍布九衢。滿地的野花，有的紫蔕紅英，有的青柎素蕊，姹紫嫣紅。林中的鳥兒自由自在地上下飛翔，天空中留下它們歡快的叫聲；不同種類的楚雀，嚶嚶鳴叫，喧鬧不已。有的鳥兒長着斑爛的尾巴色彩綺麗的翅膀，有的鳥兒身披緑衣，頭頂紅冠。它們悠閑自得地隱藏在茂密的樹林間，忽然又鳴叫着互相往來。那水面上的飛禽則有大鴻小雁以及鵁鳥、澤虞；秋寒之日水鶂、鸂鶒慢游水面，修鷁短鳧覓食水中。輕盈的身軀在初生的參差水藻中往來嬉戲、跳躍；群鳥翻飛白浪滔滔、起泡成珠。水裏的赤鯉青魴穿梭往來，黑白相間的巨鱯多麼的悠游自得。有的魚兒碧鱗朱尾，有的魚兒修顱偃額。水面上小魚嬉戲形成道道波紋，大魚噴水揚起層層白浪。它們毫不羡慕廣闊的江海，忘情游戲於我的宅邊。園中修竹獨秀東南，堪稱九州奇絶。它們如果不是從淇水遷植於此，大概也是從樂池移植而來的。秋蟬在緑葉間長吟，寒雀於枝頭上聒噪。炎熱的夏季南軒之下風來陣陣，寒冷的冬天北堂之垂白雪皚皚。回想往日走過的路途，察看先前虚僞的世情。每每把玄虚之物説成實在的東西，常常將艱難之事看得極爲容易。不自止而去求得滿足，反而被世俗之物所拖累。這也是過去士人所迷惑之處，而現在正是我所要躲避的東西。

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顔簞食而樂在，鄭高廪而空虚。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局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嬰於曉蓐，不抱惄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羡汶陽之墟。

探討神農氏之初始，人們開始掘地播下種子。改變衹靠狩獵爲生的歷史，開始以穀物爲食的生活，這些五穀乃是維持人們生命的保障。追尋往日涉及井田制的記載，考察前朝古書中關於阡陌的歷史。顔回雖簞食瓢飲却能安貧樂道，鄭莊公雖居廟堂之高却空虚寂寞。我歸隱於此，雖無幾百頃之苑囿，却也有五十多畝的田園。撫念隱藏心中的情思而徘徊思慮，慶幸的是獨居庭廬而有所取用。把荒廢不用的舊耜修理好，引來新渠之水灌溉北面的田園。再也不必清晨不及穿衣

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兹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綫。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鍤於强秦。路縈吴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濔濔，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游於兹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葱楚。望商飆而永嘆，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鋐，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吴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凄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嶫，百栱相持。皂轅林駕，蘭枻水嬉。逾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

就匆匆進食，也無須抱怨每天要向皇上上書。拋棄利欲功名的煩惱，不必像往日的我常常爲官場所拖累。爲何要爲了千石的俸禄，而不再向往汶陽之墟。

面臨東南方而放眼眺望，登上堆冢而轉眼旁觀。雖然這衹是一座小山丘，却是當年文靖宴飲之處。驅趕着四匹馬拉的車兒，彈起清囀悠揚的笳笳聲聲。搜尋天地海陸之間，但見綺紋交錯、肥草萋萋。爲何一旦有權就顯赫偉大？委擲千金如同拋棄細綫。我常常試圖捫胸而言之，這些腐敗之風豈可傳揚？學識淵博者的深遠旨意，非常人的俗慮所能明白。姑且改變思緒轉换視綫，在歸途的渡口處再看看小丘的方向。那飄滿芳香的水岸邊，人們舉起鋤頭對抗强秦。我又路過吴地到達越境，再取道海路通向閩郡。三隻送信的青鳥何時纔到，此刻的故鄉多麽令人懷念。確實是晚年時期的差錯，而非我青年之時的失誤。浩蕩的東川水盈盈流淌，惟有我獨自傷心地流淚。昔日的我曾胡亂晋謁賢人，多次徒步游歷此地。陪侍賢人擁旄騎馬浩浩蕩蕩，跟隨左右龍舟競發抵達岸邊。有的列席酒宴賦詩吟唱，有的觥籌交錯歡歌笑語。終有一天這些都將逝去，西陵故地變得草木叢生，失去往日的繁華。眼望狂飆突起而嘆息，又每每歡樂地在此遠遠觀看。開始時山上鐘石鏗鏘作響，最後以水中魚龍四散而終結。想想人世間自是升降有序，衹管開懷暢飲何須枉費心機。歷來尊貴者像西漢同輔朝政的丙吉、魏相、蕭何、曹參，親近者如梁孝王、周公旦。他們雖然名噪一時，却莫不與霜霧一同消失，像風雲一般飛散。眺望孫后的墓地，尋覓英雄霸業的遺迹。孫權確爲漢末的一代英王，實是東吴的開國之君主。他指定衡岳而鎮守一方，占據江漢而建立都宇。徒然面對石椁驗證言辭，而占卜的結果却是災難蔓延。頃刻間田園荒蕪、雜草叢生，如同原野上長滿了野草。螻蟻尚知爲生，狐狸亦能哀其同類，更不必説那遭遇災

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

難的平民百姓了。再次放眼眺望東山，心裏滿懷凄凉不悦之感。那昔日繁華的王宫舊苑，其實是西漢衛太子博望苑的殘基。萬木叢林裏月桂樹屹然獨立，衆多花草中芳香的芝蘭迎風招展。樓臺前清風徐徐，水榭上月挂樹梢。宫殿的枓栱高高聳立，錯落有致，相互映襯。諸王三公乘着皂輪車從樹林中緩緩而過，蕩着小舟在飄滿芳香的水面上嬉戲游玩。往事悠悠如過眼烟雲，倏忽之間已過了幾百年。如今過去的一切繁華全都被歷史冲洗得乾乾净净，這并非古今時代的不同啊。

回余眸於艮域，覿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迹，實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吐霧，終陵虚而倒影。駕雌霓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瑶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峨崇崒，喬枝拂日；嶢嶷岧嵽，墜石堆星。岑崟崥屼，或坳或平；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嶝横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岩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

回望東北之地，祇見高高的山嶺上館舍林立。雖遠遠望去它跟山林已渾然一體，但仍可從中吸取歷史的遺訓。遠處的天空雲霧漫漫，高大的山陵倒映水中。乘坐着雌霓駕御的車子蜿蜒而行，祇願能永遠漂浮在這星光燦爛的天河裏。打算在日浴之咸池稍作歇息後，飛向那日夜思念的瑶臺仙境，并非我隨便誇耀自己的高尚，祇是希望能够求得那神妙的仙方。惟有那雄偉的鍾山高峻挺拔，巍然屹立在京都的面前，乃是望祭山川所宗仰之地，它飽含風雲滋潤萬物。山的形狀啊，巍峨秀美、高聳入雲，高大的樹枝拂拭日月；但見山勢崎嶇險峻，墜落的怪石星羅棋布。到處怪石嶙峋、凹凸不平；巉岩與樹木盤根錯節，千姿百態。攀登向上的羊腸小道横插其間，山腰上洞穴密布；真是千山萬壑，重重叠叠，氣象萬千。這奇異的風光縈繞州邑，在郊外連綿不斷。傍晚山上輕烟如帶，清晨白霧濛濛縈繞其間。近看則滿山異色，遠望却是一片青黛。

覲二代之塋兆，睹摧殘之餘墋。成顛沛於虐豎，康斂衿於虚器；穆恭已於岩廊，簡游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祟。何宗祖之奇傑，威横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

縱觀殷、周二代的墳墓，目睹那被摧殘毁壞的墓道，真是讓人百感交集。周成王顛沛流離受盡小人的虐待，周康王死於空有其名之時，但他們都能成就功業，創立成康之盛世；周穆王在朝廷上對自己要求恭謹嚴格，趙簡子鍾情於道教的玄想；周烈王窮飲而招致災禍，安世高讓國於叔出家爲僧終爲

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烟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恍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踪遐闊。念甚驚飆，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橑於岩根，或開櫺於木末。室暗蘿蔦，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飢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己於兹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兹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栖余志於净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魚牣沼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蕊。或蕊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檐桂，發黄華於庭菊。冰懸坎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并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

後人所崇敬。這些先人是如此的奇偉傑出，他們的威嚴縱横天地之間。惟有那聖德的天子纔能繼承帝業，創立太平之盛世。如今之君主繼承了先世的德行，仰望前人之墓不僅讓人掩面而泣。先人的寢陵非祇一座，神靈之館舍相互對峙。筵席的旁邊布滿來賓乘坐的騂駒馬，廳堂裏芳香的美酒遍地流淌。恭請紫皇從天而降，到湘江岸邊特邀那美麗的二妃。桂木修築的宫殿裏飄散着芳香的輕烟，揚起玉桴，握着花椒祭米啊，到南楚請求卜筮的巫陽。臨風恍惚啊祇有高歌，手持瓊茅送别啊長久佇立。心想那上天的路途是多麽的遥遠漫長，神仙的踪迹多麽的遐闊而悠遠。擔心那狂怒的驚風，使芸芸衆生如聚散之泡沫。惟有一乘之法方能皈依佛境，開啓佛門以達到三明之境界。想要静下心來摒除塵世的煩擾，必將遠離衆人而後纔能領悟豁然開朗的情境。或在山麓下結廬而居，或砍伐樹木搭蓋小屋。讓居室外蘿蔦蔓生，幽幽暗暗；屋檐上松枝隱栝，緑蔭覆蓋。既然從告别塵世中領悟真理，則早已將飢渴置之度外。或獨自攀枝遠眺，或凌雲而高蹈，直衝霄漢。用茅茨覆蓋小屋，猶道家養空而彰顯其名號。今日得以忘却自身，難道僅是期望來日的報答？上天授予我之美德，我將真心保留直至永遠。接受老夫的尊貴稱號，又在大學裏被賜予敬老之燕禮。但是我確實是缺乏朝廷所深寄厚望的崇尚品德和珪玉般的美好品質。向朝廷請求往日的隆恩，重新又在今朝擔任力所不及的職務。仰慕人老休養的美好法則，希望能有閑暇安度我的晚年。勞蒙朝廷關照獲准辭官歸里，却又奉命任職於太子宫中。當時的我多希望回到那簡陋的屋舍，姑且利用空暇的日子像鳥兒一樣自由自在地在太空翱游。但願能停留志向於佛國，回歸心志於道場。即使野獸近在階前也毫不心慌害怕，魚蝦滿池也不動捕撈之念。拋棄往日印記後不久却又如迷途的羔羊，更加思念那逝去的時光。正如老樹開花，初英

落蕊。有時因身處不同的林中而更容易分辨出遠山丹青的顏色，驟然間吹過的陣風使滿山的翠緑間雜些紫紅之美麗。那夜間開放的紫蓮，清晨水面上婷婷玉立的紅荷，在清風的吹拂下更是芳香四溢，沁人心脾。凄凉的風聲在園中樹林間回蕩，清冷的月光籠罩着水池修竹。屋檐下的桂樹枝繁葉茂，庭階前的秋菊花開似錦。冬天冰凌懸挂於壙穴山川，白雪覆蓋着青松原野，大地茫茫一片。野鴨屯飛而驅趕不散，大雁在高空翱翔又想降下歇息。所有應時之景物都實在令人懷想，惟有這些外來之物是那麽的真切實在。這是我本性所寄托的地方，也是我傾慕而不能捨棄它的原因啊。

傷余情之頹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歎殊方而并失。時復托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

感嘆我的情性業已衰老，却爲國家的重重苦難而憂傷哀痛。可悲的是雖屬殊途却又同歸一處，值得慶幸的是失去了各種不同的方向。現在重又寄情於花鳥蟲魚，歸而閑居於簡陋的茅舍。旁邊缺少吳地之美女，面前也無趙國的琴瑟。因此而度盡晚年，在這裏以消終日。衹是擔心難以報答天地神靈的恩德，不被書事之官所記述；白白被朝廷所看重，却無尺寸之功可以載入史册。實在令人悲傷啊，又何必再多説呢？况且有愧於心的事也并非衹有一件。

尋加特進，光禄、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謚曰隱。

不久加封特進，任光禄、侍中、少傅如故。天監十二年，卒於任上，死時七十三歲。皇上下詔贈給本官，并賜錢五萬，布一百匹以資助喪儀，謚爲隱。

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宫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文

沈約左眼有兩個瞳仁，腰間有紫痣，聰明過人。喜歡讀書，收藏典籍達二萬卷，京都没人能與之相比。少時孤貧，曾向族人借米數百斛，但被族人所侮辱，他當場把米倒在地上，轉身就走。後來當了大官，并不記恨，仍然任用這個族人爲郡部傳。曾經陪侍酒宴，有個妓師是齊文惠太子之宫人。高祖問他認識在座的客人麽？他回答説："衹認識沈家令。"沈約聽後頓生懷舊之念，不免傷心流淚，高祖也感到悲傷，并因此而中止了酒宴。沈約歷任宋、齊、梁三朝官職，通

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曉往昔的典章制度，見識廣博，當時朝廷要制定政策，往往都要聽取他的意見。謝玄暉擅長作詩，任彥昇精通文章，沈約却兼而有之，但都不能超過他倆。他自負才高，醉心於功名利祿，憑藉時運，追逐權勢，頗爲清議所譏諷。到他擔任宰相之後，略見知足，每進一官，總是懇請退讓，而最終還是不能推却，當時的輿論將他比作魏晋之際的山濤。在梁朝當官十多年，没有向朝廷舉薦什麼人才，對於朝政的得失，也不願多加評論，衹是唯唯諾諾而已。

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而憑空頓於户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晋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當初，高祖對張稷心存舊怨，張稷死後，還對沈約談起此事。沈約説：“尚書左僕射出任邊州刺史，也算是懲罰了，已經過去的事情，何必再提。”高祖以爲沈約庇護親家，大怒説：“你説這種話，還算是忠臣嗎？”於是乘輦回到内宫。沈約恐懼萬分，竟没發覺高祖已起身回宫，依然呆坐在那裏。回到家後，仍心神不定，未至床邊便坐下，以致坐空而摔倒在地上，并因此而得病。病中夢見齊和帝用利劍割斷他的舌頭。請來巫師察看的結果竟跟他夢中所見相一致。於是請道士向上天啓奏赤章，稱禪代之事，不是自己出的主意。高祖派遣御醫徐奘前去給沈約看病，回來後將他的病狀如實稟告給高祖。在這之前，沈約曾侍宴，恰逢豫州向皇上進貢栗子，直徑有一寸半，高祖覺得很奇特，問沈約説：“史書上關於栗子的典故有多少呢？”并和沈約一起將所記憶之事各自分條寫下，結果沈約比高祖少三件事。沈約出來後對人説：“此公回護從前之錯誤，不讓他三事就會羞死。”高祖認爲他出言不遜，對皇上不尊重，要治他罪，經徐勉極力勸諫纔作罷。而這次聽了關於赤章的事後，高祖大怒，幾次派中使前去譴責，沈約畏懼而死。有司給他謚曰文，高祖説：“懷情不盡曰隱。”因此改謚爲隱。他所著的《晋書》有一百一十卷，《宋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以及文集一百卷，都流傳於世。又撰有《四聲譜》，他以爲從前的詞人幾千年都没有領悟到的東西，他却能獨得於胸衿，窮究出它的奥妙之

處，自稱已達到了神妙的境界，而高祖頗不喜愛。高祖曾問周捨説："什麽是四聲?"周捨回答説："'天子聖哲'這四個字就是四聲。"但是高祖還是不太遵循和使用沈約的《四聲譜》。

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爲給事黄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内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

兒子沈旋，沈約在世時已歷任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和司徒右長史。居沈約喪期滿後，任太子僕，後又因母親去世而辭官，居喪期間衹吃蔬菜不食五穀。服喪期滿後，仍然不吃粳米精糧。擔任給事黄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外擔任招遠將軍、南康内史，在任上以治政清廉著稱。卒於本官，謚曰恭侯。兒子沈寔繼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横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實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當年齊王朝氣數將盡，東昏侯即位後，暴虐無道，黎民百姓惶惶不可終日，總擔心自己會在頃刻之間命喪黄泉。此時高祖發動義軍拯救國家於危難之際，立志安寧華夏，建功立業，運籌帷幄，把希望寄托於像張良、陳平一樣的人身上。後來遇上了范雲、沈約，他們參與計謀，輔佐高祖完成帝業；另外范雲又機警明達，能很好地輔助朝廷政務，沈約才高而學識廣博，其名聲僅次於司馬遷、董狐，他們都是興梁的功臣又正值時運昌隆之盛世，乃是名冠一代的英偉之才啊。

梁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江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沉靖少交游。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

江淹字文通，是濟陽考城人。他年少時孤苦貧困，但是勤奮好學，性格沉靜，很少與人交游。初任南徐州從事之職，轉任奉朝請。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彦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獄中上書曰：

宋建平王景素喜歡士人，江淹就跟隨景素住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彦文因故獲罪，供辭連及江淹，江淹被拘囚在州中監獄裏。江淹在獄中上書説：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

從前，低賤的臣子擊胸表白心志，就會突然有霜襲擊燕地；普通的女子向天呼告，就會突然起風襲擊齊臺。我每次讀到這些文字，没有不掩卷流淚的。爲什麽呢？因爲士子們有一直堅定的信念，女人也有不能改易的德行。誠實却被懷疑，忠貞反遭殺戮，所以壯烈之人俠義之士寧願赴死，决不反顧，原因就在這裏。我聽説仁和善都不可依靠，一開始我認爲這是虚話，到今天纔明白其中的道理。我誠懇地希望大王暫且停止身邊的事務，稍稍施予我些許憐憫和鑒察。

下官本蓬户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顔色。實佩荆卿黄金之賜，竊

我本是住在用蓬草編門桑樹做户樞的簡陋房屋裏，身穿麻布衣服，腰繫韋皮帶的無官之人。退居時不用《詩》《書》裝飾自己來驚駭愚人，進用時也不向天下人收買名聲。先前，我僥幸能在承明宫闕裏上下，在金華宫殿中出入，我何曾不拘束我的形影，凝聚我的莊嚴，側身行走於宫門禁中呢？我敬慕大王的道義，纔成爲您門下的賓客，我準備了些許鷄鳴狗盜之類的淺薄之術，還預

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岩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册，并圖青史。寧當争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毁銷金，積讒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盗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禄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備了三五種賤技的細枝末節。大王把恩澤光輝施惠於我，和顔悦色地眄視我。這實際上是使我如同佩有荆卿那樣的黄金賞賜，私下裏感到如享有豫讓那樣的國士的名分了。我常想結好帽帶身伏利劍，從容就死，來稍稍感謝大王的恩德於萬一，披肝瀝膽摩頂放踵，來報答大王。不料小人固塞鄙陋，遂給我留下誹謗毁損之辭，使我的業迹墜毁於昭明的法令，身體受限制於幽冷的囹圄。我踩踏自己的身影，憐憫自己的心情，每每鼻子發酸，痛入骨髓。我聽説使聲名受損是最大的耻辱，使形體受損傷還在其次，所以每一次這些念頭上來，心中恍惚，如同有所遺失。再加上時間已過了一個月，迫近秋末，天色陰沉，周圍没有好景色。我的身體不是木頭也不是石頭，却和獄中吏卒爲伍。這也正是少卿仰天長嘆捶心自責，眼淚流盡接着流血的原因。我雖然缺乏鄉里部曲的贊譽，但是也曾聽説過君子的德行。首先就是隱身於市肆之間，退居安卧在山林岩石之下；其次就是在金馬之庭上佩結印綬，在雲臺之上高談闊論；再其次就是俘虜南越國君，繫住單于的頸子：這都能啓用丹書鐵券，留名青史。人難道應當争奪一分一寸這樣的微小益處，競争刀刃錐尖這樣的細小利益嗎！可是我聽説毁謗的話積累多了可銷熔金子，讒言積累多了可以使骨頭糜爛。古代的直生被懷疑有盗竊金子的行爲，近世的伯魚被加上不義的名聲。他們這樣兩個賢才尚且如此，何況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我哪裏能使自己免禍。從前上將軍遭受的耻辱，可以舉出絳侯繫囚在牢獄中的例子；名臣所受的羞辱，可以舉出史遷被下蠶室遭受宫刑的例子，像我這樣的遭遇還有什麽話説呢。魯連有智慧，辭去俸禄而無反顧；接輿賢明，邊行邊唱忘記歸去。子陵在東越閉關自守，仲蔚在西秦杜門謝客，他們也很可以理解。假如我的事不是這樣虚假不實，而是罪名與實際相符，那麽我就應當閉口不言，身伏匕首來殞滅自

身，我還有什麼面目見齊魯那些有奇節的人，燕趙那些慷慨悲歌之士呢?

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如今聖上理政英明，天下人安居樂業，青雲飄浮在雒水的上空，榮光充塞黄河。西到臨洮、狄道，北到飛狐、陽原，没有不沉浸沐浴在仁義的恩澤裏的，人們攬鏡照影，飲用甘甜的美酒。然而我却在牢獄裏抱深痛含悲憤，這一件事情雖然微小，却有值得悲傷的地方。我懇求大王稍稍垂察，把我的事弄個明白，果真如此，那麽梧丘的冤魂，就不會因爲頭顱變成水中污泥而羞愧；鵠亭的游鬼，也不會因爲骨朽爲灰而遺憾。我不能忍受肺腑之情的急切，衹得恭敬地通過大王左右的人來使您聞悉我的事情。我的這片心意已經宣明，那就死也將不朽了。

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

景素看過這封上書後，當天就放出了江淹。不久又舉拔江淹爲南徐州秀才，江淹對答皇帝的策問，結果列入最上等，轉任巴陵王國左常侍。

景素爲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栖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

景素擔任荆州刺史，江淹隨從他到鎮所。少帝即位，言行多失帝德。景素專擅倨傲，控制着上流之地，人們都勸景素趁此時發動事變。江淹每每耐心地勸諫景素説："謡言會招致災禍，這是二叔同亡的原因；抵觸怨恨、器度狹小，七國就都爲此而遭到滅亡。殿下您不求宗廟的安定，却偏信左右的計謀，那麽麋鹿霜露栖息布滿姑蘇臺的慘景又要重現了。"景素却不采納他的忠言。等到景素鎮守京口，江淹又隨任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此時與心腹們日夜密謀計議，江淹知道禍亂機變將要發生，就寫了十五首詩贈送給景素來諷諫他。

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吴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

這時碰上南東海太守陸澄守喪離任，江淹認爲自己作爲郡丞應該處理郡務，景素却任用司馬柳世隆主管郡事。江淹堅持要求管理郡事，景素大怒，把此事告訴選部，結果江淹被貶官爲建安吴興令。江淹在吴興縣任職三年。昇明年初，齊帝輔助朝政，聽説了江淹的才能，就徵召他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不久荆州刺史沈攸之發動叛亂，高帝對江淹説："天下如此紛亂，您説該怎麽辦?"江淹回答説："往昔項羽强大而劉邦

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册，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内史。視事三年，還爲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弱小，袁紹兵多而曹操兵少。項羽雖然號令諸侯，却終於遭受用一劍刎頸而死的耻辱；袁紹曾經據有四州，却最終成爲奔亡敗北之人。這就叫‘重在德行而不在顯赫’。您疑慮什麽呢。”高帝説：“這樣的話我已聽過很多了，還是請您試着替我分析一下。”江淹説：“您雄壯英武有奇謀異略，這是取勝的第一個條件；您寬厚容忍又仁愛忠恕，這是取勝的第二個條件；天下賢才能人都願爲您盡力，這是取勝的第三個條件；您是民心所向的人，這是取勝的第四個條件；您幫助天子去討伐叛逆，這是取勝的第五個條件。他們雖然志氣鋭利但是器量狹小，這是他們會失敗的第一個原因；他們有威勢却刻薄無恩惠，這是他們會失敗的第二個原因；他們的士兵人心涣散，四分五裂，這是他們失敗的第三個原因；官宦不支持他們，這是他們失敗的第四個原因；他們孤軍深入幾千里，却没有同夥相助，這是他們失敗的第五個原因。所以他們雖有十萬豺狼之兵，但是終將被我們俘獲。”高帝笑着説：“您説得過分了。”這時軍事上的書、表、記，都讓江淹起草備辦。相國府建立，補授江淹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年，他又擔任驃騎豫章王記室，帶東武令，參與掌管詔書典册，并且執掌編修國史。不久遷任中書侍郎。永明年初，又遷任驍騎將軍，執掌國史修撰。後出京擔任建武將軍、廬陵内史。在任主事三年，又回京任驍騎將軍，兼任尚書左丞，不久又以本官職領國子博士。少帝即位之初，江淹又以本官職兼任御史中丞。

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僚。”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繢、護軍長史庾弘遠，并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并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

此時明帝擔任相職，就對江淹説：“您先前在尚書省時，不是公家的事决不輕妄行動，爲官既寬容又嚴厲，還能折衷調和；現在您任南司之職，足以震懾整肅百官。”江淹回答説：“今天的事，衹能説是按照官員的本分去行事，我更害怕自己才能低劣，意志薄弱，不能够與聖上英明的旨意相稱。”於是江淹彈劾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繢、護軍長史庾弘遠，都是因爲長時間生病而不參與帝陵公事；又劾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都是貪污受賄得錢物多以萬計，這些人就被收交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

長，多被劾治，内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略、永嘉太守庾曇隆以及各郡的二千石和大縣的官長，多被彈劾治罪，朝廷内外因此而莊嚴安定。明帝對江淹説：“宋代以來，不再有嚴明的御史中丞了，您現在可以稱得上是近世獨一無二的了。”

明帝即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事中，還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爲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秘書監。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明帝即位後，任命江淹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不久又官拜廷尉卿，加給事中，又遷任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後出京任宣城太守，仍舊擔任輔國將軍之職。在宣城郡任職四年，江淹又回到京城任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不久又擔任秘書監之職。永元年間，崔慧景興兵包圍京城，士紳官宦都去投名帖，拜謁結交，江淹却假稱有病不去。等到叛亂被平息，世人都佩服江淹有先見之明。

東昏末，淹以秘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爲冠軍將軍，秘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

東昏侯末年，江淹以秘書監之職兼任衛尉，他堅持辭謝，但是没有獲得同意，於是衹好上任。江淹曾對人説：“衛尉之職不是我能勝任的，這連路人都知道，讓我兼任衛尉，衹不過看取了我的虚名罷了。况且天時人事，不久就要發生變化。孔子説過：‘有文的事務的人必有武的準備。’事情臨頭時再去圖謀它，又有什麽好憂慮的呢？”不久，又做領軍王瑩的副職。等到義師到達新林，江淹身穿便服前來投奔，高祖下詔書任命江淹爲冠軍將軍，仍做秘書監，不久又兼任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遷任吏部尚書，二年，轉任相國右長史，仍舊擔任冠軍將軍。

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憲伯。

天監元年，江淹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被封爲臨沮縣開國伯，封地有四百户。江淹就對子弟們説：“我本來是普通官員，不追求功名富貴，現在竊居高位，於是就到了富貴的地步。我平生好談知止知足的事，現在也已經很完備了。人生不過是行樂罷了，貪求富貴要到何時。我的功名既然已經建立，正想退身到草野中去。”那一年，他因病遷任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天監四年，江淹去世，此時他六十二歲。高祖爲江淹穿素服盡哀，賜錢三萬、布五十匹作爲辦理喪事之用。江淹的謚號叫憲伯。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

江淹年少時，因爲文章做得好而顯名，晚年才思衰微退化，當時的人都説他是才思枯竭。他

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并行於世。

子蒍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爲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復封蒍吴昌伯，邑如先。

總共著述有百餘篇作品，自己編撰爲前後兩集，他還著有《齊史》十志，一起在世上流傳。

江淹的兒子江蒍承襲封地爵位，從丹陽尹丞做到長城令，因爲有罪而被削去封爵。普通四年，高祖追思懷念江淹的功績，又封江蒍爲吴昌伯，封地仍像先前一樣。

任昉

任昉字彦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朝請，舉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

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遷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爲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宫書記。

初，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己，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托，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

任昉字彦昇，是樂安博昌人，漢代御史大夫敖的後代。父親名遥，是齊的中散大夫。任遥的妻子是裴氏，曾經白天睡覺，夢見有彩旗華蓋四角懸挂小鈴，從天而降，其中一個小鈴落入裴氏懷中，裴氏心有觸動，不久就有了身孕，生下任昉。任昉身高七尺五寸。他年幼時就好學，很早就出了名。宋丹陽尹劉秉徵召他爲主簿。當時任昉纔十六歲，因爲年少氣盛而忤逆劉秉的兒子。很久以後，擔任奉朝請之職，被舉薦爲兖州秀才，官拜太常博士，遷任征北行參軍。

永明初年，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又延引任昉爲主簿。王儉很欽佩看重任昉，認爲當時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任昉又遷任司徒刑獄參軍事，入内閣擔任尚書殿中郎，轉任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後因父親去世守喪離職。任昉性情極孝順，居喪時克盡禮節。他剛除去喪服，又接着遭遇喪母之痛，因爲長期在父母墓側住廬守墳，哭泣過的地方，草木因此不再生長。喪服除去後，任昉官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宫書記。

當初，齊明帝已經廢去鬱林王，開始做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被封爲宣城郡公，加兵五千，讓任昉準備奏表的草稿。任昉起草的奏表的辭語是："我本是庸才，智慧能力都很淺薄短小。太祖高皇帝對我加深像對待子女一樣的恩愛，降下對待家人的仁慈；世祖武皇帝對我這個布衣之人感情平等，寄托深厚，精神相同。武皇病危，我確實遵奉詔言。人們雖然有自見之明，但仍然會因爲親近而受蒙蔽；愚陋的人偶爾還記得衡量自己，我實在不忍心自己固執於綴衣之辰，抗拒違命於玉几之側，於是承受高皇、武皇的垂顧囑托，引導弘揚微末的命運。雖然嗣位之君廢棄綱

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徽榮於家耻，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没同歸，毁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

常，那是獲罪於宣德；王室没有成就，那是臣的原因。爲什麼呢？親近的就是東牟，任用的衹有博陸，人們空懷子孟治國之道，如何能救昌邑諫諍之臣所受的譏諷。四海之内的議論，我有何理由逃避責任。先王陵墓泥土未乾，先王訓誓言猶在耳，可是家國之事，竟到了這種地步，不是我的過錯，又有誰能承擔這個過錯！我將如何嚴肅地拜謁高皇陵寢，虔誠地侍奉武皇的陵園？内心傷悼，失魂落魄，徹夜難眠，眼淚流盡，接着流血。哪裏容忍我再在家庭蒙耻之時求取榮位，在國家危亡之際追求安閑逸樂。驃騎上將爲國家元勛，神州儀禮刑法之官重如排列的山岳，尚書之職就是人們所説的司會之官，中書之職實際上掌管王之言論。而且虚飾寵章，責成禦侮，我知道這樣做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這樣的事又有誰説它是應當的。但是我的生命雖然輕如鴻毛，可是我的責任却重於山岳，無論生存還是毁滅，歸旨都是相同的；無論是受到毁謗還是得到贊譽，思想都是一貫的。辭去一個官職仍然不能減輕我自身的負累，增加一個官職却已褻瀆了朝廷的聖經。我自當體念國家，不做虚飾辭讓。至於功業均爲匡助天子，獎賞同爲千室，光大所居在京城近郊，全部占有邦國，至死之日，我不敢聽命，也衹希望聖上垂降明鑒，允許我不就宣城郡公。鉅平的懇心誠意必當永固，永昌的遺恨得以舒展，纔知曉君臣之道，是舒緩有寬餘的，假如説聖上容易宣明，那誰還敢抱着他難改成命的想法呢。”齊明帝厭惡奏表的言辭有斥責自己的意思，很生氣，任昉因此在整個建武年間，官位也不超過列校。

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

任昉很善於作文章，尤其擅長疏、傳、表、奏之類寫作，才思敏捷，没有窮盡。當時王公大臣的上表和奏章，没有不請任昉寫的。任昉寫文章起的草稿就成了正式的作品，不用加以删改。沈約爲一代詞宗，對任昉却非常推崇。明帝崩，任昉官遷中書侍郎。永元末年，任昉任司徒右長史。

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

高祖攻克京城，霸府剛剛建立，就任命任昉爲驃騎記室參軍。當初高祖和任昉在竟陵王西邸

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箋曰："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吊，大厦構而相歡。明公道冠二儀，勛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驤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

相遇，高祖從容地對任昉説："我如果登上三府，當用您做記室官。"任昉也對高祖開玩笑説："我如果登上三事，當用您爲騎兵。"是説高祖善於騎馬。到了高祖攻克京城時，就延引任昉爲驃騎記室參軍，以此和過去的話相符。任昉敬奉給高祖的信箋説："在本月的良辰吉日，我承蒙您的恩惠，受到典命册封，使我品德尊顯，功業抬高，榮光滿四海，有生之年，有地方庇護自身了；何况我任昉受君子教誨，將近二十年，知道您的咳嗽吐唾都是給我的恩惠，您斜眼看我也會成爲值得我誇飾的事，小人感恩，不過也知道要爲誰而死。從前我承蒙竟陵王宴請，您囑托我前面的話，提挈我的心意，却用善意的戲謔話表達出來，是否可以説我是多幸的，您説過的話没有改變。雖然我的性情與您先前的感覺不合，而且我的行迹因驕傲的引誘而沉淪，但是您使我湯沐具備而無憂慮，國家的大厦構成而相互歡欣。您的道德居二儀之首，功勛超遠古之人，您將使伊尹周公爲您執繮繩，齊桓公晋文公爲您扶車，您神奇的功績無法記載，化育萬物又有什麽能與之相稱。府朝剛剛建立，俊傑賢才正昂首前進，惟有我這像魚目一樣的人，唐突了那些像寶玉一樣的賢才。考慮到自己衹能算挨着賢才的邊，實在覺得慚愧，您對我的恩遇千載難逢，您的再造之恩我難以報答。即使我死了，也不能報答您的深恩。"

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高祖踐阼，拜黄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著作。

梁臺建立，禪讓的文書詔誥，大多是任昉所寫。高祖登位，任昉官拜黄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不久又以本官職兼管著作。

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梁武帝天監二年，任昉出京擔任義興太守。任昉在任時清廉高潔，兒女僕妾衹吃麥食。任昉有友人是彭城的到溉，到溉的弟弟是到洽，到洽跟從任昉共游山川林澤。等到義興太守之職被人代替，任昉登船遠行，此時他衹有五斛米。已經到了京城却没有衣服可穿，鎮軍將軍沈約派人送裙衫歡迎他。後任昉重新官拜吏部郎中，參與掌管大選事宜，但他居此官却不稱職。不久轉任御史中丞，秘書監，領前軍將軍。從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之書，篇目卷帙紛繁複雜，任昉親自校

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祖聞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謚曰敬子。

昉好交結，奬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争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産，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嘆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縦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

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贍恤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

對，因此篇目確定了。

六年的春天，任昉出京任寧朔將軍、新安太守。任昉在郡時不修邊幅，隨意地拖着拐杖，徒步行走在郡城内外，老百姓有打官司的，任昉就在路上決斷了。任昉爲政清廉省事，官吏百姓都感到很方便。爲官滿一年，死在官署，當時年齡是四十九歲。新安郡全境的人都深感痛惜，老百姓一起在城南建立了祠堂。高祖聽説後，當天就爲任昉盡哀，哭得很傷心。任昉被追贈爲太常卿，謚號爲敬子。

任昉喜好與人結交，奬掖舉薦士人和朋友。凡是得到任昉延引贊譽的人，大多被升遷提拔，所以達官貴人，没有誰不争着與任昉結交相好。任昉家坐着的賓客，總有幾十個。當時的人羨慕他，稱他爲任君，意思是指他像漢代的三君。陳郡的殷芸給建安太守到溉的書信中説："哲人亡故，他的儀表永遠消失了。從今以後，史占著作之事寄托給誰？爲士人朋友指路延引之舉又由誰來承擔呢？"任昉被士人朋友所推崇就是如此。任昉不治家産，竟然到了没有房子居住的地步。當時有人譏諷任昉經常乞求借貸，但他借貸來的錢物隨後又散發給親朋故友。任昉常常感嘆説："瞭解我的是叔則，不瞭解我的也是叔則。"任昉博覽群書，三墳五典各類書籍没有他没看過的，他家雖然貧困，他却聚積圖書達萬餘卷，大多是與常見本不同的本子。任昉死後，高祖派學士賀縦與沈約一起勘查他家的書籍篇目，凡是官府所没有的，就從任昉家取出補足。任昉所寫的文章有幾十萬字，在世上廣爲流行。

當初，任昉位列於士大夫之間，對士大夫多有奬掖延引，凡是和自己相好的就抬高他的聲名。等到任昉死去，他的幾個子女都還年幼，人們却很少去贍養體恤他們。平原劉孝標爲此事著文議論説：

客人問主人説："朱公叔的《絶交論》，是對呢？還是不對呢？"主人説："客人您爲什麽問這個呢？"客人回答説："草蟲鳴叫土山上的螽斯蟲就會跳躍，雕虎嘯叫清風就會吹起。所以絪緼相互感召，就會雲霧升騰洶

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散，皆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越謨訓，捶直切，絶交游，視黔首以鷹鸇，媲人倫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涌；動物的鳴叫互相感召，以致星兒流走電光激發。所以王陽登位貢公就喜歡，罕生逝世國子就悲傷。況且人心如果同琴瑟般和諧，那麽語言就會像蘭花香草一樣香氣濃烈；人們的道德理想如果融洽統一，如膠似漆，那麽心意就會像樂器發出的聲音一樣婉轉多變。聖賢之人因此在金版、磐石和器皿上雕鏤鐫刻文字，還在玉牒鐘鼎上書寫雕刻文句，以引起人們的共鳴，指導人們行動。如同匠人能巧妙地停止已經形成的風，伯牙能通過正確的引導停息正在流動的水。范、張在下泉舒緩閑適，尹、班竟夜歡喜快樂。事物的往來不絶縱橫交錯，烟雲的濃盛雨雪的消散，都是有智慧有經驗的人所不能知道，有心計的人所不能猜測的。因而朱益州擾亂常道和秩序，超越先人的謀略和教誨，用棍打正直懇切之人，斷絶與人的交游，把老百姓看作鷹鸇一樣的猛禽，把人的倫理與豺狼虎豹相比照，我蒙昧無知，對此事無法猜想，請您爲我辨别其中的疑惑。"

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雁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嘆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逾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

主人欣然説："客人所説的正像彈撥琴弦發出美好的聲音，却不會出現因琴弦燥濕引起的變聲；在低濕的沼澤地帶張開羅網，却没有看見鴻鵠大雁已高飛。大概聖人手握金鏡，開闢猛烈之風氣，龍首高抬尺蠖屈伸，所從之路有積水不流有突起高顯。日月如珠聯璧合，感嘆於勤勉不倦的宏大情致；彩雲飛揚閃電迫近，顯示出棣樹之華的微妙旨趣。如同五音的變化，可以助成九成妙曲。這就是朱生在赤水邊得到玄珠，因此計謀神奇睿智而成爲人們的言談。至於組織仁義之事，琢磨道德之心，爲别人的愉樂而歡心，爲他人的衰落而擔憂。寄情通達於靈臺之下，遺迹於江湖之上，風猛雨急却能不停其聲音，霜降雪落也不改變其容色，這是賢達之人的真情交往，經歷萬古纔能一遇。等到後世之人風氣變壞，窺伺動静虚假欺騙之事如暴風驟起，溪谷不能超過他們的危險，鬼神也無法探求他們的變化，他們争逐毛羽

一樣的輕利，爲錐尖刀刃一樣的細小利益而奔走。於是樸素真情的交往没有了，勢利虚假的交往却興起了，天下紛擾，鳥兒吃驚雷電駭怕。不過勢利之交雖然同源，其流派却不同，比較一下，説説它們的大略情況，有五種勢利之交如下：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爐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熛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

"如果他的榮寵與董、石相當，權勢壓倒梁、竇，雕刻的有百種工藝，爐火錘煉出萬般事物，他吐唾咳嗽能興起雲雨，呼吸之間能降下霜露，九洲的地域内高聳其風烟塵霧，四海之中重疊着他的火烟與灼熱，人們就無不望見他的身影就星夜奔走干謁，踐踏驚擾使得河中鴨子發出叫聲。司晨之人剛開始高聲報曉，車蓋就會集連成一片遮出陰影；高大的門早晨一打開，車子奔來前後銜接如同流水一般。人們都願意從頭頂到脚跟都摩傷，毁壞自己的膽抽出自己的腸，訂約説願同要離一樣焚燒妻子兒女，發誓要像荆卿一樣從而使七族榮光。這就是勢利之交，是其中的第一種流派。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富貴與陶、白相等，資財比程、羅雄厚，獨攬出銅的山陵，家藏産金的洞穴，出現在平原上就是騎手相連，居住在里巷就擊鐘鳴樂。那麽就會有身處窮巷的賓客，瓮牖繩樞之人，希望能得到他夜晚蠟燭的餘光照耀，求取他滋潤房屋的些微雨露，他們像游魚一樣連貫而行，像野鴨子一樣争先恐後，豪邁地會合像魚鱗一樣聚集排列，希求分得雁鴨吃剩的稻米高粱，被施與玉酒杯中餘下的點滴殘酒。他們心懷富人所給的恩遇，就向富人表白自己的誠懇，援引青松來表示自己的心志，指着白水來誇耀自己的誠實。這就叫金錢之交，是其中的第二種流派。

"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頗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温燠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

"陸大夫在西都設宴歡會，郭有道在東京敦厚人倫，公卿們認爲他們的名籍很顯貴，搢紳大人羨慕他們如同登仙。於是公卿搢紳們臉頰或蹙或伸，鼻涕唾沫流濺，像放任黄馬奔馳一樣來暢談，又像放縱碧鷄鳴叫一樣來雄辯，叙談温熱時寒冷的峽谷也成了

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絓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暖和的地方，議論嚴冷枯敗時春天的樹叢也會落葉，飛升還是沉降似乎衹出現在他們的顧盼指點之間，榮譽與耻辱衹要他們一句話就可確定。於是未成年的王孫，穿着華麗的公子，他們的學説還不能難住通達之人，聲音弱小不能傳達到雲閣之上，却要攀附在善談之人的鱗甲翼翅上，求他們剩餘的議論能給自己一些好處，依附在騏驥的尾巴尖上，以圖在碣石超越回歸的大雁。這就叫劇談之交，是其中的第三種流派。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置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陽光温暖明亮讓人舒暢，陰天寒冷昏暗讓人覺得淒慘，這是人們的常情；悲歡離合，這是衆多人和物的永恒本性。所以魚兒因爲泉水乾涸而吐出泡沫，鳥兒因爲將要死去而悲傷地鳴叫。因爲同病相憐所以譜寫成河上的悲傷曲子；懷着恐懼的心情，纔能顯示出《谷風》的盛大與典雅。這就是説由於同處低下狹窄的住宅而成爲同心之友，因爲同住在茅草房裏而結爲刎頸之交。所以伍員因爲宰嚭而靈光，張王被陳相撫慰輔佐。這就叫不得志之交，是其中的第四種流派。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鶵，曾、史蘭熏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奔競的風俗，澆薄的人倫，没有不控制權衡，秉持纖纊的。衡是用來測量輕重的，纊可以用來跟隨鼻子出的氣息飛動。如果秤杆不能舉起，綿絮不能飛舞，那麽即使顔、冉秀穎傑出，曾、史德行純美，舒、向美好宏大，卿、雲文采飛揚，也要把他們看作游動的塵埃，對待他們如同對待泥土和草芥，不肯爲他們費去半顆豆子，很少有人爲他們拔出一根毫毛。如果秤杆能測量出錙銖一樣的微小的重量，綿絮能隨微風飄飛，那麽即使像共工一樣隱蔽邪惡，像驩兜一樣掩飾仁義，像南荆一樣跋扈，像東陵一樣巨猾，也都要爲他們匍匐身體委蛇而行，輕易地爲他們舔痔瘡，用金膏翠羽來迎合他們的意旨，擦脂粉佩韋帶的寵信小臣也要表達他們的誠懇。所以車子所游走的地方，必定不是夷、惠的家；饋贈所入的實際上是張、霍之類的家。思謀而後行動，會很少出現差

錯。這就叫衡量之交，是其中的第五種流派。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凡是這五種交往，意義與做買賣相同，所以譚拾子用市喻交，林回用甜酒打比方。寒暑遞相更進，盛衰互相重叠，有的人前半生榮光而後半生却勞苦困病，有的人開始很富裕而最終却很貧窮，有的當初興旺而最後衰亡，有的先代節儉而今天却侈泰，循環反復，如同波瀾起伏一樣迅速。因此人們順從勢利的感情不曾不同，衹不過變化的方式不一樣罷了。由此看來，張、陳之所以不歡而散，蕭、朱之所以末了出現感情上的裂痕，稍作判斷就可以知道了。然而翟公正在規規矩矩地嚴守大門來規勸客人，他的認識是多麽晚啊！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

“然而因爲這五種勢利之交，就産生了三種罪過：敗壞道德殄滅仁義，和禽獸相像，這是第一種罪過；要穩固很難而分離却很容易，仇恨與爭訟聚積，這是第二種罪過；名聲被貪婪的饕餮所陷害，讓忠貞耿介之士感到羞耻，這是第三種罪過。古人知道這三種罪過是梗塞，害怕五種勢利之交會加速罪過的産生。所以王丹用檟樹枝荆條來教訓子女，朱穆發出善言以示絶勢利之交，有意旨啊！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招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奥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

“近世有個樂安的任昉，爲海内豪傑，很早就佩帶官印，平素很能招致老百姓的贊譽。他文風剛勁詞藻華麗，正能超越曹、王；英才蓋世，智慧出衆，可以和許、郭并列。他就像田文一樣愛惜賓客，同鄭莊一樣喜歡賢才。看見一個善人他會扶住車衡張目直視扼腕而嘆，遇到一位賢才就會揚眉吐氣抵掌而談。任昉口中隨時能出駁正之言，是非由他考評。於是冠蓋如雲車輛齊集，人們像雲一樣會合在任昉門前，有帷蓋的車子互相擁擠碰擊，任昉家座上賓客總是滿滿的。踩上任昉家的門檻，就如同升上了闕里的正屋；進入他家的屋角，就會被人們説成是登上了龍門的山坡。至於任昉看他一下就會使

之徽烈。及瞑目東越，歸骸維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絶其氛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他身價倍增，推崇贊譽他就會使他施展才能，在雲臺任職作官的人摩肩接踵，在丹墀役使奔走的人足迹相叠。没有誰不想與任昉締結恩情與親近，多相往來，心中盼望惠、莊一樣的任昉光顧，期待着像羊、左那樣聲名美好功業顯赫。等到任昉在東越死去，骸骨歸葬維浦，當繐帳還高高懸挂，他家的門前已經罕有吊喪的才學之士了；他的墳墓上還未長出隔夜的草，郊野已斷絶了乘車吊唁的賓客。任昉的諸位孤兒都還幼稚，生活上朝不保夕，流離在大海的南邊，在充滿瘴癘的地方寄托命運。從前那些和任昉互相握住手臂親密交往的英傑，締結金蘭的朋友，竟然没有了羊舌下泣的仁慈，又哪裏能羡慕郈成分宅的恩德。哎呀！世路的艱險，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太行孟門，寧願説它險峻高絶。所以耿介之人，憎恨他們像這樣，就撕裂衣裳裹住雙足，縱馬疾馳遠遠地抛棄他們。獨立在高山頂上，高興地和麋鹿們同群，清白高潔，斷絶了世間的昏亂與污濁，他們確實爲忘恩負義的人感到羞耻，確實害怕那些背信棄義的人。”

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任昉撰寫的《雜傳》有二百四十七卷，《地記》有二百五十二卷，文章有三十三卷。

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任昉的第四個兒子是東里，他很有父親的風度，官做到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静，昉持内行，并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未由也已。

陳吏部尚書姚察説：觀察二漢求取賢才，大致是以儒經方術爲優先；近代的取人標準，多是由文學歷史的好壞來判斷。江淹與任昉兩個人的作品，辭藻雄壯華麗，的確正逢其時。江淹有能力性格沉静，任昉矜持注重内在修行，一起在名聲地位上善始善終，這是適宜的呀。江淹如不是靠事先知覺，任昉也没有舊日的恩寵，那麽上等的官品顯赫的饋贈，也是無從得來的啊。

梁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謝朏（弟子）覽

謝朏

謝朏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禄大夫，并有名前代。朏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游姑孰，敕莊携朏從駕，詔使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

謝朏，字敬冲，陳郡陽夏人。祖父弘微，宋代的太常卿，父親謝莊，右光禄大夫，兩人在前代都很有名。謝朏小時候聰明慧敏，謝莊很看重他，常常把他帶在身邊。他十歲就能寫文章。謝莊在土山游玩賦詩，讓謝朏命題，謝朏提起筆就寫好了。琅邪的王景文對謝莊説："你兒子足以稱爲神童，更會成爲後人中特别有出息的人。"謝莊笑了，就輕拍着謝朏的背説："你真是我們家的寶貝。"孝武帝在姑孰游玩，敕令謝莊帶謝朏跟隨車駕出行，下詔令讓謝朏作《洞井贊》，在坐處就將《洞井贊》奏上。孝武帝説："他雖然年紀小，却是個神童。"

起家撫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舍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朏謁既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黄門侍郎。出爲臨川内史，以賄見劾，案經袁粲，粲寢之。

謝朏初仕任撫軍法曹行參軍，升遷爲太子舍人，因父親去世而離職。服完喪事，又做舍人，歷任中書郎，衛將軍袁粲的長史。袁粲生性簡慢嚴厲，極少交往賓客，當時的人們將他與李膺類比。謝朏拜見他已退下，袁粲説道："這是謝令不死啊。"不久調遷爲給事黄門侍郎。出任臨川内史，因爲賄賂的事情被彈劾，案子經過袁粲處，袁粲擱置了此事。

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敕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斅、彭城劉俣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册。高帝進太尉，又以朏爲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欽屬。論

齊高帝做驃騎將軍輔政，選舉謝朏做長史，敕令與河南的褚炫、濟陽的江斅、彭城的劉俣一起入朝侍奉宋帝，當時號稱爲天子四友。接着又拜授爲侍中，并且掌管中書、散騎兩省的詔册文書。高帝升爲太尉，又用謝朏做長史，兼任南東海太守。高帝正要圖謀帝位的禪讓接替，考慮輔佐他創業的大臣，認爲謝朏名望重，深爲欽敬矚

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答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悦。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朏。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

目於他。與謝朏談論魏、晉的故事，就説："晉代改革天命時運的變故很久以來就有預兆了，石苞不早些鼓勵晉文帝即帝位，死了纔痛哭他，與馮異相比，是不知道時機啊。"謝朏回答道："原來魏國有鼓動魏武帝即帝位的大臣，魏武帝對他們説：'如果天命有用得上我的，大概就是做個周文王吧！'晉文帝一生侍奉魏氏，必將是一生面北稱臣；假如魏早先依了唐虞禪讓的故事，那麽晉文帝也該多次辭讓纔更顯其高風亮節。"高帝聽了這話很不高興。就轉而引薦王儉做左長史，讓謝朏做侍中，領秘書監職。到了齊接受禪讓，謝朏當天輪值，百官陪坐，侍中應當去解下玉璽，謝朏假裝不懂，問："有什麽公事？"傳詔的人説："解下玉璽授予齊王。"謝朏説："齊自己應當有侍中。"就拉過枕頭睡覺。傳詔的人懼怕，就讓他聲稱有病，想另找别人代替。謝朏説："我没有病，説的是什麽話。"就穿上朝服，走出東掖門，然後坐上車，就回了住處。這一天就用王儉作爲侍中負責解玉璽。不久武帝對高帝説，請求殺掉謝朏。高帝説："殺了他那就成就了他的名聲，正應當縱容他而排斥他在法度之外。"於是將他罷官在家。

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事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吴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朏内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

永明元年，從家中召謝朏授通直散騎常侍，連續調遷爲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任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俸禄中二千石。他在郡任職時不察看閑雜事，凡事都交付綱紀，説："我不能做主子的低級小官吏，衹能做太守。"辦公三年，徵爲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又做侍中，領新安王師傅職，謝朏没有拜授，就堅持請求外出任職。於是就做了征虜將軍、吴興太守，受召見後就到職了。這時明帝謀求進而繼承君位，朝廷的舊臣們都被召引來參議謀劃策略。謝朏内心考慮止足，而實際上也是爲避開這事。弟弟謝瀹，這時是吏部尚書。謝朏到郡，送給謝瀹幾斛酒，留下字條説："可以盡力喝下，不要參與人事糾葛。"謝朏在郡任上往往不理公事，却常常致力於積聚財貨，人們對此很譏嘲，他也不加理睬。

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

建武四年，下詔徵召謝朏爲侍中、中書令，

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朏，早藉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迹康衢，拂衣林沚，抱箕、潁之餘芳，甘憔悴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概。可賜床帳褥席，俸以卿禄，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二年，詔徵朏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并不屈。三年，又詔徵朏爲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時東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近，故并得不到。

他向皇帝上奏章不願應詔。他差遣諸子回京城，惟獨自己與母親留下來，在郡的西城建起房屋。明帝下詔説："超然榮譽之上，風流卓越的人物自然遠去；追循那位隱士的足迹，出衆的光彩罕有的價值。所以對在南方被稱頌的楚相拱手長揖致敬；高聲地感謝貴在選用好史官的漢臣。剛任命的侍中、中書令謝朏，早年朝廷就憑藉着他的輔翼，平素他顯現出清白高尚，登上朝廷樹立政績，出任守官聲名馳騁。接着收束足迹走向康莊通達的田野大道，振衣歸隱山林水洲之間，擁抱着箕山、潁水的餘芳，甘願憔悴也不苦惱。追思往事懷念舊人，存留了欽敬的想往。應該加以優待禮遇，用來表彰他清白的節操。可以賜給床帳褥席，給他卿的俸禄，長期送到他所在的地方。"這時國子祭酒廬江的何胤也向皇帝上奏章返回了會稽。永元二年，下詔徵召謝朏爲散騎常侍、中書監，何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兩人都不屈就。三年，又下詔徵召謝朏爲侍中、太子少傅，何胤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這時東昏侯都下臨他們所在之地，派遣人强迫差遣他們，這時正值義軍已迫近，所以兩個人都得不到。

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朏、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并達照深識，預睹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絶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兹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勛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

及至高祖平定京城，進職爲相國，上表請求任用謝朏、何胤説："不得志就獨善其身，得志就應兼助天下。雖説出仕和隱退的道理，他們的考慮不同，但朝廷任用還是捨棄衹應看時勢需要，衹要才德超群就任用。前朝剛任命的侍中、太子少傅謝朏，前朝剛任命的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何胤，是朝廷輔翼、世家後代，道行美好、出身仕宦，才能政績、道德聲望，可以安撫天下、救助雅俗。過去雖然位居朝廷，一向却没有做官的心思，很少交往賓客，很少參與公卿的事情，冠簪和纓帶雖未脱去，却能擺脱世俗風氣。况且文章宗伯儒學修養，互有其長處；可遵循的清雅的規範，兼擅其各自好的地方。并且通達明瞭深透的事理，預見萌生的禍亂，而最初就能發現庸才，懂得子孫的無所寄托。歸隱東山，絶迹於塵世。雖然在命運昌盛時解下印綬，其實是爲了避開昏暗混亂的時世。家庭承受着豐足的食物，却甘願吃這些橡栗、野蒿般的粗食，世代

爲耻；况乎久藴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實賴群才，共成楝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并補臣府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并不至。

承襲着華美的衣物，却安心穿這鶴鶉般的陋衣。自從浮薄的社會風氣開始吹拂，作用於南方形成流俗，質樸敦厚純潔的風尚，其遺存的功績還稍有一些。誰能抑制貪婪呢，功績應歸於道的存在，安寧的風俗能救助百姓，在朝在野都一樣。隱士們雖然身在江海，但其功勛却同在朝廷是一樣的。當今國家的氣數纔開始，以貧賤爲耻辱；况且長久地蕴藏着貴重的瑚璉，暫時滿足處於承明，而能够到天涯海角去尋求大志向，永遠追循神仙松子嗎？我負擔特别重，衆多事務的參謀協助，實在是有賴於衆多人才，來共同成爲國家的棟梁。思慕引來清泉，在静止不流的水中鑒照自己。我想屈居於群僚的首位，早晚咨詢，希望足以用來輔佐并補益寡薄之處，規範王者的政教。請一并補爲我府上的軍諮祭酒，謝朏加後將軍。”一并不來。

高祖踐阼，徵朏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禄大夫，又并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别。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敕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

高祖即位，徵召謝朏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禄大夫，兩人又都不屈就。又派領軍司馬王果去宣讀旨令規勸曉諭。第二年六月，謝朏坐一葉輕舟出城，赴高祖的殿庭自去回話。抵達後，下詔徵他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謝朏藉口脚有病不能步行去拜見高祖，就戴着角巾，坐着轎子，到雲龍門去謝恩。高祖下詔在華林園召見，謝朏乘坐小車赴宴。第二天早上，高祖駕臨謝朏住宅，設宴閑聊盡情歡樂。謝朏再三陳述自己本來的志向不願做官，不允許；於是就請求回東邊把母親接來，這纔允許。出發前，高祖又駕臨，賦詩餞别。使臣送迎，不絶於道。到了京城，敕令材官在他的舊宅上建府第，高祖親到殿前，派遣謁者到府上去拜授，下詔停下各類公事以及朔望的朝見。

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并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

三年元會群臣朝見時，下詔讓謝朏乘坐小車登殿。第二年，遭遇母親死亡，不久有詔讓他攝過去所攝官職。此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他一并堅决辭讓不接受。派謁者敦促授職，纔拜受了。這年冬天在府上去世，當時六十六歲。高祖駕車降臨來哭喪，下詔供給棺木，一套朝服，一套衣，十萬錢，一百匹布，一百斤

中、司徒。謚曰靖孝。朏所著書及文章，并行於世。

子諼，官至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䜣，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官。

蠟。追贈爲侍中、司徒。謚號爲靖孝。謝朏所著的書和文章，同時在世上刊行。

兒子謝諼，官職升到司徒右長史，因犯殺牛罪而免官，在家中去世。次子謝䜣，很有文才，官做到晉安太守，在任上去世。

謝覽

覽字景滌，朏弟瀹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閤祭酒，遷相國户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

謝覽字景滌，謝朏弟弟謝瀹的兒子。被選中娶了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太子舍人。高祖做了大司馬，召用謝覽補東閤祭酒，遷相國户曹。天監元年，做中書侍郎，執掌吏部事，不久就獲實授正式官職。

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國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毁，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頃之，敕掌東宫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

謝覽有美好的風度神態，善於辭令，高祖很器重他。曾經陪侍坐在一旁，受敕命與侍中王暕作詩互爲贈答，他的文章很精當。高祖認爲很好，又讓他重作，又符合高祖旨意。就賜詩道："兩篇文章已是出自後輩，兩位少年的確是名家手筆；哪裏就僅僅是一房的屋梁高大厚實呢，實在就都是國家的精華啊。"謝覽因爲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完畢，任中庶子，又執掌吏部郎事，不久任吏部郎，升遷爲侍中。謝覽很喜歡飲酒，因爲宴席中與散騎常侍蕭琛言辭相互詆毁，被有司奏報。高祖認爲謝覽年輕不正，讓他出任中權長史。不久，敕令掌東宫管記，遷爲明威將軍、新安太守。

九年夏，山賊吴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叙等與合，攻没黟、歙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尋遷吏部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

九年夏，山賊吴承伯攻破宣城郡，餘黨分散進入新安，反叛的小吏鮑叙等與之會合，攻占黟、歙各縣，進軍攻擊謝覽。謝覽派遣郡丞周興嗣在錦沙建起土堡屏障迎戰，不能抵禦，就丢棄郡逃到會稽。官軍平定山寇後，謝覽重回到郡，降職爲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兼代南徐州事，五兵尚書。不久遷調爲吏部尚書。謝覽從祖輩到孫輩，三代居官吏部，當世都以此爲榮。

十二年春，出爲吴興太守。中書舍人黄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横，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關通。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

十二年春，謝覽出任吴興太守。中書舍人黄睦之家住烏程，子弟們專横，前任太守都折節事奉他們。謝覽還没有到郡，睦之的子弟們來迎接，謝覽趕走他們的船，對爲其通報消息的小吏用了杖刑。自此以後睦之家人閉門不出，不敢與公私各方交通往來。郡境内搶劫多，成爲東方道

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并爲吴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子罕，早卒。

路上的禍患，謝覽一下車秩序就安定良好，全境清静。當初，齊明帝和謝覽父親謝瀹、東海的徐孝嗣，都曾做過吴興太守，號稱著名的太守，而謝覽都要超過他們！過去謝覽在新安比較積聚財富，到這裏就被稱爲廉潔，當時的人把他比爲王懷祖。在任上去世，當時三十七歲。下詔追贈爲中書令。兒子謝罕，早年去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疏、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韙之。

陳的吏部尚書姚察説：謝朏對於宋代，大概算得上忠義者吧？在齊的建武時代，振衣止足，永元年間多磨難，堅定不移獨善其身，大概屬於疏、蔣這類人吧。到了高祖龍運興起，搜求物色，於是角巾隱士來做官，首先走進台司，這也是出仕隱退的極限了。謝覽始終能善於理政，所以君子要贊美他。

梁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晋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宋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黄門侍郎。

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累遷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秘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黄門侍郎。尋拜晋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齊明帝作相，聞而嘉之，引爲領軍長史，甚見賞納。及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中。

建武末，爲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内無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爲尚書右僕射、中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是晋朝丞相王導的第六代孫。他的祖父王偃，是宋朝的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他的父親王攸，爲給事黄門侍郎。

王亮因爲是名門家族的子弟，宋朝末年選配給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多次升遷後任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秘書丞。齊朝的竟陵王子良開闢西邸，延請有才智的人來組建士林館，派遣工匠爲他們畫像，王亮也參預其中。王亮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任衡陽太守。因爲南方地勢低下潮濕，他推辭没有去上任，遷給事黄門侍郎。不久王亮拜晋陵太守，任職清廉公正有好的政治措施。當時齊明帝作相，聽説後贊揚他，薦舉爲領軍長史，很被贊賞接納。等到齊明帝即位，王亮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他以闡述事情條理清晰而出名，又遷侍中。

建武末年，王亮擔任吏部尚書。這時尚書右僕射江祏管理朝政，多次推薦選拔人才，成爲士子們的歸屬。王亮憑藉身居選部，常常堅持異議。當初王亮没有做吏部郎時，因爲江祏是皇帝的内弟，所以和江祏交情很深，江祏爲他播揚聲譽，王亮更加被皇帝所器重；到這時他跟江祏的交情疏遠冷淡了，但江祏還像當初一樣對他很親近。等到江祏被殺，衆小人違棄教命，凡是拜官授職，都由内寵决定，王亮就更不能制止。對外好像詳細審察，對内并無顯明的鑒識，他們的選拔録用，僅局限在身份等第上罷了，當世的人們

護軍。既而東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

不認爲他們有才能。王亮頻繁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擔任尚書右僕射、中護軍。不久東昏任意殘殺，酷刑已經肆行，王亮依附取悦，最終免於被殺。

義師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城内既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高祖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不拜，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引參佐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户。天監二年，轉左光禄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爲庶人。

仁義之師到達新林，朝廷内外的衆多官員都到路上去歡迎，那些不能脱身的，也派人從小路去表達真誠的心意，惟獨王亮没有去。等到城内已經安定，大家衹推舉王亮做首領。王亮出來同高祖相見，高祖説："盲人跌倒了却不去扶他，哪裏還用得着扶助他的人呢。"却没有給他定罪。霸府開設後，王亮擔任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梁臺建立，授王亮侍中、尚書令，他堅決辭讓不肯接受，衹承擔侍中、中書監，兼任尚書令。高祖接受禪讓，王亮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引進參與佐命，封豫寧縣公，食邑二千户。天監二年，王亮轉左光禄大夫，侍中、中軍還像過去一樣。正月初一在朝廷會見各國賓客，王亮推説有病没有上殿，設筵別省，并且談笑自如。幾日後，皇帝召見公卿詢問事情，王亮面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上奏這是對皇帝大不敬，討論判處他棄市的刑罰。皇帝下令削去王亮的官爵廢爲庶人。

四年夏，高祖宴於華光殿，謂群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虚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悦。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

天監四年夏天，高祖在華光殿飲宴群臣，對他們説："朕每天到日斜仍聽理朝政，想聽到理政的得與失。卿等可以説是有才能、有膽識的人，應該各自進諫。"尚書左丞范縝站起説："司徒謝朏本來衹有虚名，陛下却這樣提拔他，前任尚書令王亮很有料理實事的才能，陛下却如此廢棄了他，這些是愚臣所不能知曉的。"高祖臉色一變説："卿可再説別的事。"范縝堅持己見，高祖很不高興。御史中丞任昉趁機上奏道：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晋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晋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

臣聽説息夫多次詆毀別人，漢朝有公正的法度制裁他；白褒一次上奏，晋朝用嚴明的刑罰懲處他。何況對於依附下邊毀謗上面，詆毀贊譽隨口而出的人呢。我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從晋安回來，對別人説："我不拜訪其他人，衹拜訪王亮；不款待其他人，衹款待王亮。"就拘捕范縝的白從左右萬休到臺審問，所供與風聞相符合。

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臣并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答所問，而横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褒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并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游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頹，縝即主。

又本月十日，皇帝爲梁州刺史臣珍國餞行，宴會已經結束，群臣一起請求告退，當時皇帝命令留下侍中臣袁昂等十人，詢問施政的方略。范縝不回答所問之事，却非常激烈地恣意議論，貶斥裁決司徒臣謝朏，贊揚舉薦庶人王亮。我當時也列於奉恩留下的大臣中，追隨同僚們一起立於堂上，耳聞目睹，風聞并没有錯。現今王又出行，親自駕車到朝廷上，情意深摯薦舉人才，人情遍布《湛露》。飲宴結束，面對屏風直立，記載事情之人在前面，記載言論之人在後面，深思早朝之念，探聽民間疾苦，但范縝出言不遜，隨意陳述褒獎貶斥之辭，有傷美好的風範，缺乏謙恭的名望。没有嚴厲的裁决，法令的準則將會衰敗，范縝即是當事者。

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翻爲矛盾，人而無恒，成兹奸詖。日者，飲至策勛，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譏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置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黄紙，臣輒奉白簡。

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爲衣冠之後，言行不一致，誇耀於鄉里，在士宦的行列中大聲詬罵。拘執於不通之學、諂媚地聆聽，不知有所去除替代；搬弄口舌，祇足以文飾過錯。以往，仁義之師短期駐扎，范縝遭遇親喪，終不叫門，穿着黑色的喪服如影附身，與事先認識覺察一樣，實際是在敬奉皇帝。現在朋輩間相互協調挑釁之餘，反轉爲各種矛盾，人若不恒久，就會成爲這種奸邪之輩。從前，慶功策勛，他功勞很小賞賜却很豐厚，外出主管名邦，入司管理統轄，搜刮的財物没有遺漏的，却假稱清廉，衣裙可以遮蔽身體，毁謗他人的人很快會失去存身之處，招引非議人家的過失，認爲應廢黜不用，在朝廷上辱没民之宗師。自從處於執行國家法令的地位，舉奏却沉寂無聲。看見錯誤行爲不加制止而任其發展，没有最公正的評論；醜惡正直之人，有私下攻擊别人短處的言談。應該依照法度，嚴肅地端正國家的制度法令。臣等參預議論，請求憑藉現有事情罷免范縝所任官職，勒令另外拘押交付給廷尉法獄治罪。應把和范縝有牽連的人一同

逮捕，把他們委托於處理訴訟的官吏，按照法令制度處置。范縝的職位應用黄紙，臣敬奉彈劾奏章。

詔聞可。璽書詰縝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群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禄，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録其白旗之來，貰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奸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縝答支離而已。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

皇帝下詔傳達許可。詔書責問范縝說："王亮年輕時缺乏才能，在當時的同輩中没有名聲，過去冒入衆多傑出的人才中，結交并且希望依附他們，晚年諂媚事奉江祏，任職吏部，最後幫助依附梅蟲兒、茹法珍，就執掌昏亂的政治。家家户户遭受禍亂，都陷入極端困苦的境地，天下紛擾混亂，這是誰的罪責！食亂君的俸禄，不死在治世。王亮協助穩固了凶惡的朋黨，作威作福，衣食奢靡，美女音樂充盈房屋，形勢危急事情逼迫，就互相吞并。王亮在建業石頭，首先署名於向梁武輸誠之文書上，俯倒請罪。朕因其投降而來就録用了他，赦免了以往的罪過。王亮變化無常對王不忠，奸邪貪財明顯地暴露出來，有什麼可以争議，隨便談及的？全部根據陳述的回答。"責問的十條，范縝衹能散亂地答覆罷了。王亮因此隱居閉門，不與賓客交往。他遭逢母親亡故，服喪盡孝道。

八年，詔起爲秘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匹。謚曰煬子。

八年，皇帝下詔起用王亮爲秘書監，不久加通直散騎常侍，幾天後遷太常卿。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那一年王亮去世。皇帝下詔贈送辦理喪事的錢幣三萬，布帛五千匹。王亮的謚號叫煬子。

張稷

張稷字公喬，吴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禄大夫。稷所生母遘疾歷時，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永異之。及母亡，毁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疏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具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

張稷字公喬，吴郡人。他的父親張永，是宋朝右光禄大夫。張稷的生母得病經歷了四季，張稷當時纔十一歲，夜裏衣不解帶地侍養母親，張永認爲很奇異。等到母親去世，張稷因居喪過哀而極端瘦弱，超過了一般人，扶着拐杖纔能起來。張稷性格粗略輕率，明達有才能，與同族兄弟張充、張融、張卷等都爲世人所知，當時人們稱他們："充、融、卷、稷，這就是四張。"張稷起家著作佐郎，没有接受。他接連處理父母喪事，在墳墓旁邊搭建小屋守喪六年。服喪完畢，張稷擔任驃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

齊永明中，爲剡縣令，略不視事，多爲山水游。會賊唐寓之作亂，

齊朝永明年間，張稷擔任剡縣令，很少到職處事，多爲山水之游。適逢賊唐寓之叛亂，張

稷率厲縣人，保全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曅爲護軍，轉護軍司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壽春，以稷爲寧朔將軍、軍主，副尚書僕射沈文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處分，文季悉委稷焉。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事。時雍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師退，稷還荆州，就拜黄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俄進督北徐、徐、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將軍并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衛宫城。義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

稷率領勉勵縣裏的人民，保全了縣境。他入朝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蕭曅做護軍，張稷轉護軍司馬，不久爲本州治中。明帝兼任州牧，張稷仍擔任别駕。當時魏朝人侵犯壽春，任張稷爲寧朔將軍、軍主，副尚書僕射沈文季鎮守豫州。魏朝兵多號稱百萬，圍困城池好幾天，當時策劃處理，沈文季全部委托給了張稷。魏軍退去，張稷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内史。魏軍又侵犯雍州，皇帝詔令用本號都督荆、雍諸軍事。當時雍州刺史曹虎跨越樊城邊界，任張稷爲知州事。魏軍敗退，張稷返回荆州，就拜黄門侍郎，又擔任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名犯張稷父親的諱，改永寧爲長寧。不久張稷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等到江州刺史陳顯達率軍謀反，張稷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不久他被徵召返回，擔任持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出巡駐扎在白下，又遷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不久張稷進督北徐、徐、兖、青、冀五州諸軍事，所任將軍仍如從前。永元末年，張稷被徵召爲侍中，在宫城中值宿警衛。仁義之師到達，兼衛尉江淹逃亡，張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

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内思亡而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直閤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絶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

那時東昏侯淫亂暴虐，義師圍城已經很久，城内的人們想逃跑但没有人先發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到張稷那裏和他謀劃這件事情，就派遣直閤張齊在含德殿殺害了東昏侯。張稷召請尚書右僕射王亮等人在殿前西鐘下列坐，説："從前桀有昏憒之德行，鼎遷到殷；商紂殘暴肆虐，鼎遷到周。現在衆叛親離之人自己隔絶於天下，四海之地已歸聖主，這是微子離開殷的時候，項伯歸附漢的日子，可以不努力嗎。"就派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出使石頭城拜詣高祖，高祖把張稷任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總管各項事務，張稷遷大司馬左司馬。梁初臺建立，他擔任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接受禪讓，按照功勞封

侯，邑一千户。又爲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免。尋爲度支尚書、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公事免。俄爲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

張稷爲江安縣侯，封邑一千户。他又擔任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因事被罷免。不久張稷擔任度支尚書、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因公務被罷免。不久任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用本來職務知領軍事。旋即張稷遷領軍將軍，中正、侯跟原來一樣。

時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爲散騎常侍、將軍、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輿駕將欲如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魏寇朐山，詔稷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鎮北將軍。

當時魏軍侵犯青州，詔張稷假節、行州事。適逢魏軍退去，他就外出做散騎常侍、將軍、吴興太守，俸禄爲中二千石。張稷到任慰問前朝舊臣，舉薦他們的子孫，給他們安置重要的職位，政事稱得上寬容仁愛。給張稷進號雲麾將軍，徵任尚書左僕射。帝駕想到張稷的府宅，因爲酷暑没有去，就留幸僕射省，過去帝王親臨所供器具都報謝給了太官饌直，皇帝認爲張稷清貧，親自書寫詔書不接受。張稷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適逢魏軍侵犯朐山，詔令張稷姑且屯駐六里，都督各路軍隊。返回後，他進號鎮北將軍。

初鬱洲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與魏通，既不自安矣；且稷寬弛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稷，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

當初鬱洲和邊境相接，人民的風俗是多與魏朝人互市。等到朐山叛亂，有人與魏人勾結，自己已經不能安心了；并且張稷放鬆没有防備，官吏們都侵奪百姓。州人徐道角等夜間侵襲州城，殺害了張稷，時年六十三歲。有司上奏削奪了他的爵位和封地。

稷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禄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吴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吴，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張稷性格剛烈直率，喜歡和人們交往。歷任官職却無積蓄，俸禄都頒發給了親戚故舊，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當初張稷離開吴興郡，以僕射的身份被徵召，從吴取道，等候張稷的鄉人們擠滿了水路和陸路。張稷簡單裝束徑直回到京城，人們没有認出來，他就是這樣的直率樸素。

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嵊，别有傳。

張稷的長女楚瑗，出嫁給會稽孔氏，因没有孩子回歸母家。等到張稷被害，她用身體遮擋利刃，先於父親而死。張稷的兒子張嵊，另有列傳。

卷字令遠，稷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

張卷字令遠，是張稷的堂兄。年輕時以知曉事理而出名，能清談，官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年死去。

王瑩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鄉僖侯。

瑩還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

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既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爲前軍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事黃門郎，出爲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還爲太子詹事、中領軍。

永元初，政由群小，瑩守職而不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州，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户。尋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如故。累進號左中權

王瑩字奉光，是琅邪臨沂人。他的父親王懋，是光祿大夫、南鄉僖侯。

王瑩選配了宋朝的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多次遷升爲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

齊高帝任驃騎將軍時，王瑩被舉薦爲從事中郎。不久，王瑩出任義興太守，代替謝超宗。超宗離開郡，與王瑩相互憎恨仇視，回去以後，向王懋離間王瑩。王懋向朝廷稟告，説王瑩供養父母不足，由此失去郡職而被棄置不用。很久以後，王瑩擔任前軍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没有拜受，因爲遭遇母親喪事。守喪期滿除服，王瑩做給事黃門郎，出爲宣城太守，遷驃騎長史。又擔任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親去世離開了職位。王瑩守喪期滿除服，又擔任侍中，領射聲校尉，又做冠軍將軍、東陽太守。王瑩在郡裏有仁政，遷吳興太守。明帝憂慮各種政務，王瑩接連居處二郡，都有能够勝任的名聲，很被嘉獎贊美。他回朝後擔任太子詹事、中領軍。

永元初年，政事由衆小人統管，王瑩忠於職守却不能有所褒貶評論。王瑩的堂弟王亮執掌朝政後，對王瑩平素雖不友好，但也常常想把他引薦作爲共事的人。王瑩遷尚書左僕射，未拜，適逢護軍崔慧景從京口推奉江夏王來討伐，王瑩假節，率領衆軍在湖頭抵抗慧景。夜裏被慧景襲擊，軍隊潰散，王瑩跳入水中，抓着木片逃入樂遊，因而能够返回臺城。崔慧景戰敗，王瑩回朝居於領軍府。仁義之師到達，他又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定，高祖爲相國，舉薦王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送法駕到江陵迎接和帝。和帝到南州，讓位於正式寢宮以外的宮室。高祖即位，王瑩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食邑千户。不久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還跟原來一樣。旋即，王瑩任護軍將軍，又遷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王瑩就職治事三年，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左衛將軍。不久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還與從前一樣。他多次進

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敗，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王瑩性格清高慎重，任職恭敬謹慎，高祖很器重他。

天監十五年，王瑩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還如以前。王瑩將要受職，鑄印的工匠鑄造他的印，鑄造六次，龜六次都毀壞了，完成以後，龜頸空虛沒有充實，填補來使用它。王瑩任職六天，突然發病而亡。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說：孔子聲稱“殷有三位具有仁德的人，微子離開了，箕子成爲奴隸，比干因規諫而死”。王亮處於亂世，權勢地位都顯示了出來。他對於取捨之宜，和三位有仁德的人有什麽不同？等到擁戴使王成功，承蒙寬容的政治，成爲輔助帝王創業的功臣，本來將會在心裏感到慚愧。他自取廢棄敗亡，不算不幸。《易經》說：“不是自己能够有的却占有了它，一定會招致危險。”王亮的行爲舉止，就是失去了他的所據。可惜啊！張稷隨順形勢應變，也是那個時代造成的。王瑩鑄造印章六次都毀壞了，難道是神靈也嫉恨盈滿嗎？

梁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王珍國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官至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王珍國字德重，是沛國相地人。父親名廣之，是齊朝的一員良將，官做到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虎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齊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内史，討捕盜賊，境内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嘆曰："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每嘆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者少矣。"復出爲安成内史。入爲越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

王珍國初次離家當官，任冠軍行參軍，屢次升遷任虎賁中郎將、南譙郡太守，在任上以能幹聞名。那時郡内苦於饑荒，王珍國就發放糧食錢財，以拯救飢寒交迫的人民。齊高帝親手撰敕說："卿愛惜人民輔佐治國，非常合我的心意啊。"永明初年，王珍國遷任爲桂陽郡内史，他討伐逮捕盜賊，使得郡内非常太平。王珍國卸任後，在回京都時，路過江州，江州刺史柳世隆在江邊爲他設宴餞行，看見王珍國回朝携帶的東西少而簡樸，於是嘆息說："這位真可謂是賢良的地方大員啊。"王珍國回朝後擔任大司馬中兵參軍。齊武帝對他非常瞭解和欣賞，經常贊嘆道："近代將領家的子弟中，像珍國這樣的太少了。"後來王珍國又外任爲安成郡内史。又被召入任越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郡太守。後又遷任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被召回任游擊將軍，因父親去世而離職。

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距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青、冀

建武末年，魏軍圍困司州，明帝派徐州刺史裴叔業進攻奪取渦陽，作爲聲援，起用王珍國任輔國將軍，率領兵士協助裴叔業。魏軍將領楊大眼率領大部隊突然到來，裴叔業害怕了，便棄軍而逃，王珍國率領他的部隊殿後，纔不至於大敗。永泰元年，會稽郡太守王敬則反叛，王珍國又率軍隊前去抵禦。王敬則被平定後，王珍國遷

二州刺史，將軍如故。

任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之職依舊。

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軍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即東昏於内殿斬之，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敕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黄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灄陽縣侯，邑千户。除都官尚書，常侍如故。

高祖興起義師，東昏侯召王珍國率部隊回京師，進入并安頓在建康城。起義隊伍到達後，東昏侯派王珍國屯守朱雀門，結果被王茂軍打敗，於是退入城内。王珍國又秘密派遣郄纂手捧明鏡獻給梁高祖，表明他的誠意，梁高祖用斷金作爲給他的回報。當時城中軍民都想投奔起義隊伍，衹是没有人敢先出頭。侍中、衛尉張稷是衆軍統帥，王珍國暗地裏結交張稷的心腹張齊，對張稷進行邀約，張稷允許了他們的要求。十二月丙寅日清晨，王珍國引張稷出衛尉府，率領士兵從雲龍門進入内殿，在那裏把東昏侯殺死，王珍國與張稷在西鐘樓下會合尚書僕射王亮等人，派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人捧着東昏侯的首級投奔梁高祖。王珍國因功被授予右衛將軍，他推辭不拜任；又授予他徐州刺史，他堅持請求留在京師。又賜給他金銀布帛，王珍國又堅持推讓。高祖給他的詔書説："從前，田子泰堅決辭退絹帛和糧食。今天，卿體諒國家的深情，實在值得嘉獎。"後來，王珍國侍宴，高祖問他："你的明鏡我還保存着，當年我送你的斷金在哪裏呢？"珍國回答道："黄金謹在我的肘間，不敢丢失墜落。"後來，王珍國又擔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又遷任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年，被封爲灄陽縣侯，食邑一千户。又任都官尚書，仍任常侍。

二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出爲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户邑如前。徵還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加後軍。頃之，復爲左衛將軍。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

天監二年，魏朝的任城王元澄侵犯鍾離，高祖派王珍國出征，并問他討賊的方針策略。王珍國回答："我衹怕魏軍來得人少，不怕他人多。"高祖認爲他説得豪壯，就讓他持符節，與衆軍共同討伐魏軍。魏軍撤退，珍國與衆軍班師回朝。珍國出任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那時正當梁州長史夏侯道遷把梁州獻出投降了魏軍，王珍國從魏興步行而出，準備襲擊夏侯道遷，没有成功，於是就留在那裏鎮守。因爲没有功勞，他幾次上表，請求解除職務，高祖不許。後改封爲宜陽縣侯，食邑户數和以前一樣。後來，王珍國被召回，任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并加後軍。不久，又恢復爲左衛將軍。天監九年，出任使持節、都

年，徵還爲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威。子僧度嗣。

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任職四年後，被召回任護軍將軍，遷任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天監十四年，去世。皇帝下令追贈他爲車騎將軍，賜給鼓吹一部，送助葬錢十萬，布一百匹。謚號威。他的兒子王僧度繼承他的官爵。

馬仙琕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縣人。他父親名伯鸞，是劉宋的冠軍司馬。

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常侍，爲小將，隨齊安陸王蕭緬。緬卒，事明帝。永元中，蕭遥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勛至前將軍。出爲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

馬仙琕少年時以果敢聞名遠近，遭受喪父之痛時，他因哀傷過度而消瘦，超過了禮法的規定，他背土堆墳，親手種植松柏在墳邊。馬仙琕開始做官出任郢州主簿，遷任武騎常侍，爲小將，跟隨齊朝的安陸王蕭緬。蕭緬去世後，仙琕就事奉齊明帝。永元年間，蕭遥光、崔慧景作亂，仙琕平亂作戰，屢有戰功，因功勞升爲前將軍。出任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那時正當壽陽剛剛淪陷，魏將王肅侵犯邊境，仙琕奮力作戰，以少勝多，魏人非常害怕他。仙琕又因戰功而升遷爲寧朔將軍、豫州刺史。

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説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徇。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鈎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絶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琕母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效耳。"

梁高祖義師興起之後，四面八方很多人來響應，梁高祖派仙琕的老朋友姚仲賓去勸説仙琕投靠高祖，仙琕在軍營中將姚仲賓斬首示衆。起義隊伍到了新林，仙琕仍帶兵守在長江西岸，每天搶奪義師從水路運輸的糧食。建康城被攻陷後，仙琕號啕大哭了一個通宵，這纔解散隊伍，到高祖跟前謝罪。高祖慰勞他説："管仲箭射公子小白的衣帶鈎，寺人披割斷重耳的衣袖，前人都不計舊怨。卿不要因爲殺了使者、切斷糧食運輸這些事情痛恨自己而與我有隔閡。"仙琕道謝説："小人我如同喪家之犬，衹要有人喂養，就會爲後來的主人效力。"高祖笑着贊美他。不久，仙琕的母親去世，高祖知道他很貧窮，送給他很多財物幫助他辦理喪事。仙琕失聲大哭，他對弟弟仲艾説："我們已經蒙受了再造之恩，還未報答。今天又受到特殊照顧，今後我當和你共同全心全意爲高祖效力啊。"

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

天監四年，梁武帝率師北伐，仙琕每次作戰，都勇冠三軍，他所到之處，無不望風披靡。但到與各位將領評論功過時，他却絶口不提自己

其故，仙琕曰："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授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浛洭縣伯，邑四百户，仍遷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俄進號貞威將軍。

魏豫州人白皁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胡遜爲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超等守三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雒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出爲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號雲麾，復爲司馬，加振遠將軍。

十年，朐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晣，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與戰，累破之，昶遁走。仙琕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户。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

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琕"云。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

的功勞。有人問他原因，仙琕説："大丈夫被時代所知用，應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這是我一生的願望。有什麼功勞可説呢！"之後，仙琕被授予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任南義陽太守。仙琕屢次打敗山裏的蠻人，郡内變得清静安謐。仙琕因功被封爲浛洭縣伯，食邑四百户，又遷任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并仍舊任輔國將軍。不久進號爲貞威將軍。

魏豫州人白皁生殺死豫州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後，自己號稱平北將軍，推舉同鄉胡遜任刺史，以獻出軍事要地懸瓠來投降梁朝。梁高祖派仙琕前往接收，又派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大軍爲後援部隊。仙琕來到楚王城安頓下來，派副將齊苟兒帶兵二千幫助守衛懸瓠。魏中山王元英率領十萬大軍進攻懸瓠，仙琕派遣馬廣、武會超等守衛三關。十二月，元英攻破懸瓠城，俘獲齊苟兒，又向馬廣進攻，并攻破了馬廣的防綫，活捉了馬廣，押送到雒陽。仙琕没有及時救援，武會超等也相繼撤退散去，魏軍就進攻并占據了三關。仙琕因此被召回，改任雲騎將軍。又出任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號爲雲麾將軍，後又任司馬，加振遠將軍。

天監十年，朐山百姓殺死琅邪郡太守劉晣，把城獻給魏國投降了，梁武帝命令仙琕持符節前往征討。魏國的徐州刺史盧昶率領十多萬大軍趕到那裏。仙琕與盧昶軍作戰，多次打敗魏軍，盧昶逃走。仙琕派兵乘勝追擊，魏軍逃脱者僅十分之一二，收繳魏軍的兵器、軍糧、牛馬、器械等等，不可勝數。仙琕整頓部隊，回到京師，遷任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加食邑六百户。十一年，遷任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兼任南汝陰太守。

最初，仙琕年幼時名叫仙婢，長大後，認爲"婢"字作名不好聽，就用"玉"旁代替"女"旁，因而成了"琕"。自從他當上將軍并官居州郡長官後，仙琕能够與士兵們同甘苦，共勞逸。他身上所穿不過是布帛做的衣服，所住的地方没有帷幕衾屏，行軍打仗時，飲食與最低層的士兵相同。他在邊境時，經常孤身一人潛入敵人的庭

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仗之。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謚曰剛。子巖夫嗣。

帳，偷偷偵察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所以每次作戰大多能够獲勝，士兵們也心甘情願地聽他指揮，爲他所用，高祖非常喜愛和器重他。仙琕在州上任事四年後去世。被追贈爲左衛將軍。謚號剛。他的兒子巖夫繼嗣。

張齊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吴郡張稷爲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爲心腹，雖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稷歸京師。稷爲南兗州，又擢爲府中兵參軍，始委以軍旅。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因世代居住在橫桑，所以有人説他是橫桑人。張齊少年時很有膽氣。最初在荆府司馬垣歷生處做事。歷生喜歡酗酒，對待屬下很嚴酷，對人不太有禮貌。歷生罷官回鄉後，吴郡的張稷繼任荆府司馬，張齊又跟從他做事，張稷很看重他，把他當作自己的心腹，即使是家居中的瑣細之事，也都委任給他。張齊服侍張稷盡心盡力，毫無怨言。後隨張稷回京師。張稷在南兗州任職，又被提拔爲府中兵參軍，開始給張齊委派軍旅之事。

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宫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造王珍國，陰與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齊自執燭以成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内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五百户，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修。

南朝齊永元年間，梁高祖率師起義，東昏侯召回張稷，統領宫城諸軍事，駐在尚書省。起義隊伍到了城外，將城包圍，形勢逐漸危急，張齊白天到王珍國那裏，悄悄與他定下計策。計策一定，當晚就帶領王珍國到張稷這兒來聯絡，張齊自己手持燭火照明，以促成這個計策的實現。第二天一早，張齊與張稷、王珍國在内殿走近東昏侯，張齊親手用刀殺死了東昏侯。第二年，梁高祖接受禪讓，封張齊爲安昌縣侯，食邑五百户，同時又任寧朔將軍、歷陽郡太守。張齊手不會寫，目不識字，却在郡守任上有清政之美譽，郡府事務治理得很好。

天監二年，還爲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使齊置大劍、寒冢二戍，軍還益州。其年，遷武旅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蜒，抄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

天監二年，張齊回京師任虎賁中郎將。没有拜任，又遷任天門郡太守，仍舊任寧朔將軍。天監四年，魏國將領王足侵犯巴、蜀，高祖任命張齊爲輔國將軍，前去救援蜀軍。張齊的隊伍還没到達蜀地，王足就退走了，張齊就進駐戍衛南安。天監七年秋季，皇帝命張齊設置大劍、寒冢兩個戍所，大軍回到益州。這一年，張齊遷任武旅將軍、巴西郡太守，不久又加征遠將軍。十年，蜀郡人姚景和聚合少數民族蠻蜒，抄斷長江水路，攻破金井。張齊討伐姚景和，在平昌地區打敗了姚景和。

初，南鄭没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應贍南梁。

當初，南鄭被魏國攻陷，就在益州西面設置了南梁州。南梁州州鎮處於草創時期，一切都仰仗益州提供物品。張齊到少數民族夷、僚聚居區去徵收額外的租糧，得到大米二十萬斛。張齊又立臺傳，興辦冶煉鑄造業，以供應南梁州所需。

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豎眼寇南安，齊率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葭萌人任令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晋壽太守，以城歸款。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督南梁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諶及宗範逆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將丘突、王穆等皆降。而魏更增傅豎眼兵，復來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萌復没於魏。

天監十一年，張齊進官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軍將領傅豎眼侵犯南安，張齊帶兵迎戰，傅豎眼退走。十四年，張齊遷任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同年，葭萌人任令宗看到衆人受害於魏人，就殺死魏國晋壽郡太守，以整座城投靠梁朝。益州刺史鄱陽王派遣張齊率領三萬大軍，督南梁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接任令宗。十五年，魏國東益州刺史元法僧派遣兒子元景隆前來抵抗張齊軍，南安郡太守皇甫諶和席宗範迎戰，在葭萌大敗魏軍，屠城十餘座，魏將丘突、王穆等都投降了梁軍。然而，魏國又增兵給傅豎眼，再次前來與梁軍作戰，張齊兵少，作戰不利，隊伍退回，於是葭萌又落入魏軍之手。

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

張齊在益州一住好幾年，不斷征討襲擊蠻僚，終年不得安寧。他住在軍營中時，能够身體力行，與士兵同甘共苦。他親自規劃設計宿營地的房舍和城壘，都很妥貼便利，調濟配給衣服糧食和用品，使得每個人都不缺乏。一旦物質上有所依附以後，蠻僚也不敢再來冒犯，因此張齊的威名盛行於庸、蜀等地。巴西郡占有益州的一半地方，又正當東路的交通要道，刺史經過這裏，軍府人員遠涉，經常感到衣食匱乏。張齊就沿路聚集糧食，種植蔬菜，路過此地的行人都可以自己取用。張齊的辦事才能，大多類此。

十七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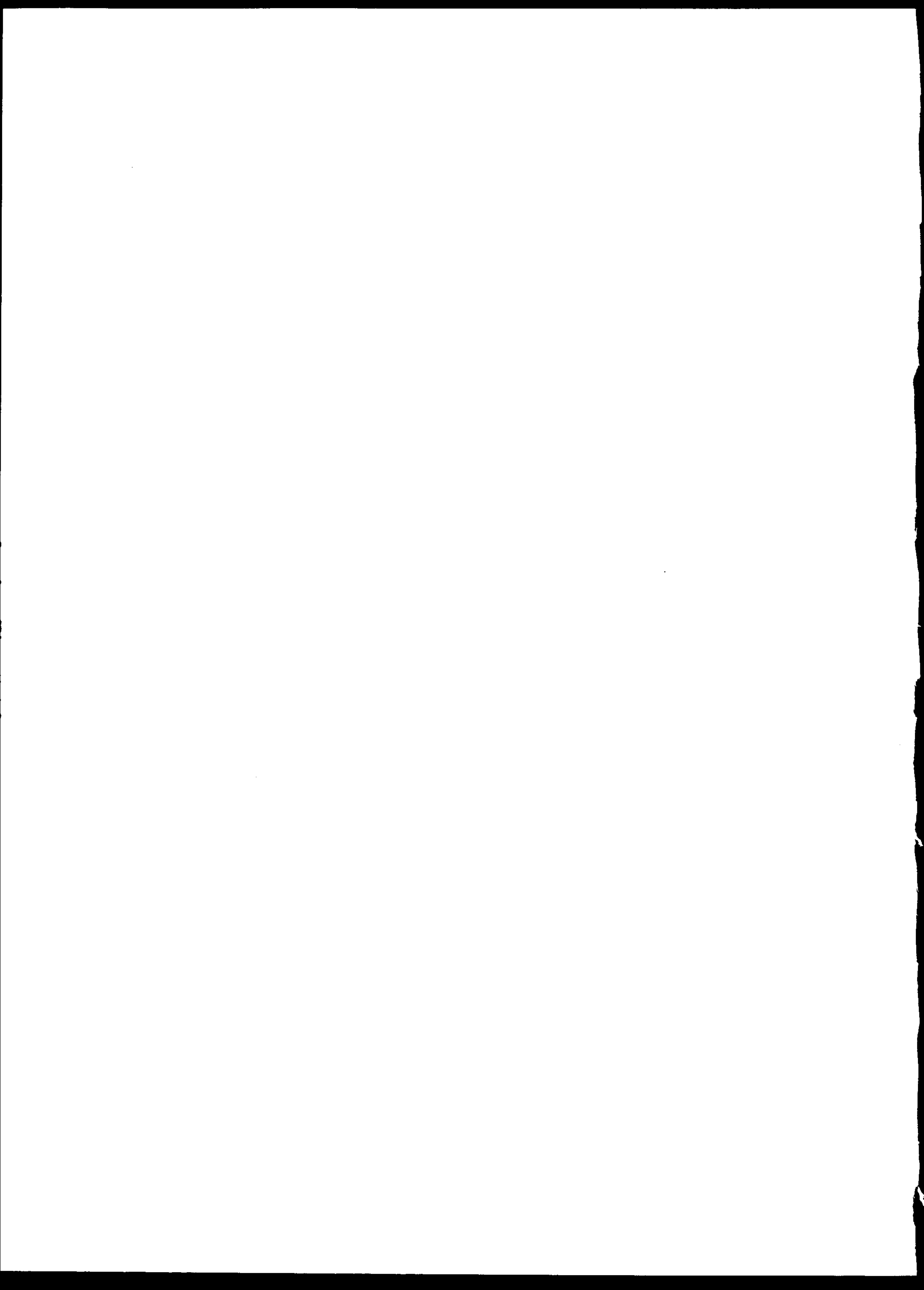
天監十七年，張齊遷任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張齊遷任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的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他還未出發就去世了，終年六十七歲。被追贈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皇帝送錢十萬、布一百匹爲他辦喪事。謚號壯。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爲列

南朝陳吏部尚書姚察説：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這些人在齊朝末年都是列將，

將，擁强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冑、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擁有强兵，但他們有的捆綁了自己向梁朝請罪，有的把所守關隘獻給梁朝；其中能够最後纔降服的，衹有馬仙琕一個人而已。仁義有什麼一定之規呢，照着它做了就是君子，真是這樣啊！至於他到邊境地區安撫民衆這件事，即使是李牧也不能超過他。張齊的政績，也有與衆不同之處。申冑、徐元瑜、李居士進入梁朝後事迹太少，所以不爲他們立傳了。



梁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惠紹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爲直閤，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板爲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游遏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閤、左細仗主。高祖踐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户。遷驍騎將軍，直閤、細仗主如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户，遷太子右衛率。

張惠紹字德繼，是義陽人。少年時就有軍事才幹。南朝齊明帝時，他任直閤，後來補任竟陵橫桑的戍主。永元初年，因母親去世，他回鄉里安葬。聽説梁高祖義師興起，就急忙跑去歸附高祖，被授官爲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義師臨時駐扎在漢口，高祖派惠紹與軍主朱思遠在長江中巡游，阻斷郢、魯二城之間的運糧通道。郢城的水軍軍主沈難當率領數十艘輕便戰船向惠紹挑戰，被惠紹擊敗，沈難當被斬，所有軍器都被繳獲。義師停在新林、朱雀，惠紹又屢有戰功。建康城被義師攻下後，惠紹遷任輔國將軍、前軍，直閤、左細仗主。梁高祖登基後，封惠紹爲石陽縣侯，食邑五百户。惠紹又遷任爲驍騎將軍，直閤、細仗主如故。當時東昏侯的餘黨數百人，偷偷潛入南掖門、北掖門，放火燒神虎門，殺害了衛尉張弘策。惠紹率領部下急奔來戰，斬首數十級，餘黨這纔逃散。惠紹因功增加食邑二百户，遷任太子右衛率。

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城主馬成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立城爲掎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能守，是夜奔還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宗督衆軍爲援，進據邵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

天監四年，梁軍大舉北伐，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進攻宿預，捉拿了城主馬成龍，押送到京師。他讓部下將領藍懷恭在河南岸建城，構成掎角之勢。不久，魏軍的援兵大批到來，打敗了藍懷恭，攻陷了懷恭所建之城，惠紹守不住宿預城，當夜逃回淮陰，魏軍重新得到宿預。天監六年，魏軍進攻鍾離，梁武帝命令左衛將軍曹景宗監督各路軍隊作爲後援，進軍占據邵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魏軍的連

潰。以功增邑三百户，還爲左驍騎將軍。尋出爲持節、都督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兗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内附，惠紹撫納有功，進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户。入爲衛尉卿，遷左衛將軍。出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

橋，兩軍短兵相接，魏軍大敗。惠紹又因功增加食邑三百户，回來後擔任左驍騎將軍。不久，出任持節、都督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兗州刺史。魏國的宿預、淮陽二城歸附梁朝，惠紹因招納撫慰有功，進封號爲智武將軍，增加食邑二百户。後被召回任衛尉卿，遷任左衛將軍。又出任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兼任安陸太守之職。惠紹在州任上治理有方，官民們都很喜愛他。

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内。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詔曰："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勤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勛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謚曰忠。"子澄嗣。

惠紹被召回京師任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帶甲胄儀仗隊一百人，在殿内當值守衛。天監十八年，張惠紹去世，終年六十三歲。皇帝的詔書這樣寫道："張惠紹志向才略能够創業濟時，辦事固守正道并能圓滿完成。爲人真誠勤懇遵循義理，在歷任官職上都成績突出。居值宫中當禁軍時，又盡心盡力，朝夕守衛。現在突然去世，讓人心中凄惻悲傷。可以追贈加恩特賜的任命，以表彰他的功業。可追贈他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一百匹，蠟二百斤。謚號叫忠。"他的兒子張澄繼嗣。

澄初爲直閤將軍，丁父憂，起爲晋熙太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并當時之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張澄開始任直閤將軍，遭父喪之後，起用爲晋熙郡太守，跟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屢有戰功，在當時，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并爲驍將。他一生做過衛尉卿、太子左衛率等官。死於任上，謚號愍。

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郡召爲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戍主，道斑攻蠻錫城，反爲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斑以免，由是知名。

馮道根字巨基，是廣平酇縣人。幼年便失去父親，家境貧窮，從小就受雇給人幹活來奉養母親。他得到好吃的東西，自己不敢先吃，一定要趕緊回家進獻給母親。年僅十三歲，就因孝順而聞名鄉里。郡守召他當主簿，他推辭不受。十六歲時，同鄉人蔡道斑當湖陽的戍主，道斑進攻蠻人居住的錫城，反被蠻人圍困，馮道根前去救助。他隻身匹馬轉戰東西，殺傷很多敵人，道斑因此得以免除圍困，馮道根也因此而成知名人物。

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没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師入沟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

南朝齊建武末年，魏帝托跋宏領兵侵犯并吞没了南陽等五個郡，齊明帝派太尉陳顯達率軍隊去奪回失地。隊伍進入沟口，馮道根與鄉里百姓

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沟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酇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沟口戍副。

用牛肉和酒迎候軍隊，并勸說顯達："沟水迅猛湍急，前進很難，後退容易。如果魏軍守住隘口，那麽，你們將首尾難顧，形勢危急。不如把船艦都留在酇城，隊伍整隊步行前進，依次建立營寨，擊鼓而進。這樣，很快就可以打敗魏軍了。"顯達没有聽從他的建議，而道根仍然讓自己的人跟着軍隊。等到顯達戰敗時，軍人連夜逃跑，却大多不認識山路；馮道根每到險要處，就停馬向士兵指示方向，隊伍靠了他的指引纔得以保全下來。不久，馮道根擔任沟口的副戍主。

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高祖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時有蔡道福爲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湖，道根常爲前鋒陷陳。會道福卒於軍，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即位，以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邑二百户。領文德帥，遷游擊將軍。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

永元年間，馮道根的母親去世，他回家奔喪。聽說高祖組織起義師，就對親戚們說："戰爭時期不能守禮，古人也不迴避這個問題，能够揚名於後世，這難道不是孝嗎？這個時機不能錯過，我要走了。"他率領鄉里能够當兵打仗的子弟，全都投奔了高祖。當時有一個叫蔡道福的任將從軍，高祖讓道根當他的副手，他們都隸屬於王茂。王茂討伐沔地，進攻郢城，攻克加湖時，馮道根都在前面衝鋒陷陣。這時蔡道福在軍中去世，高祖就命令馮道根統領蔡道福的全部軍隊。起義大軍駐在新林，馮道根隨王茂在朱雀航大戰，斬殺俘獲了很多敵人。高祖即位後，任命馮道根爲驍騎將軍。并封他爲增城縣男，食邑二百户。兼領文德帥，遷任游擊將軍。這年，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叛，馮道根隨王茂一起討伐陳伯之，平定了這次反叛。

天監二年，爲寧朔將軍、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於是糧運既絶，

天監二年，馮道根任寧朔將軍、南梁郡太守，兼任阜陵城戍的戍主。馮道根剛到阜陵，就修築護城壕，遠遠地放了哨兵，仿佛敵人就要來了似的，大家都笑他。馮道根説："小心防禦，勇敢作戰，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城壕還未修完，這時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領二萬大軍，突然來到城下，此時道根修的阜陵城塹壕堡壘不够堅固，城裏兵衆又少，大家都驚慌失色。馮道根下令大開城門，他從容地穿上戰服登上城頭，選出精鋭士兵二百人，出城與魏軍交戰，打敗了魏兵。魏軍看見道根這邊神態安閑，而自己與他作戰又不利，因此就撤退了。當時魏軍分兵力布置在大峴、小峴和東桑等地，城與城之間互相保持

諸軍乃退。遷道根輔國將軍。

豫州刺史韋叡圍合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進，所在有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救之，道根率衆三千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益封三百户，進爵爲伯。還遷雲騎將軍、領直閤將軍，改封豫寧縣，户邑如前。累遷中權中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太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内安定。十一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爲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閤。十五年，爲右衛將軍。

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讙嘩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勛。"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静，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

聯係，與道根的阜陵城相對峙。魏軍將領高祖珍率領三千騎兵在其間來往聯絡，馮道根率領一百名騎兵攔腰打敗魏軍，繳獲了魏軍的鼓角軍儀仗。於是，魏軍的運糧通道被斷絶，各路軍隊衹好退走。馮道根被提升爲輔國將軍。

豫州刺史韋叡包圍并攻占了合肥，馮道根和各路軍共同前進，所到之處，都有功勞。六年，魏軍進攻鍾離，高祖又命令韋叡前去救援，馮道根率領三千士兵作爲韋叡的先驅部隊。到達徐州後，馮道根建議先占據邵陽洲，修築堡壘，挖掘塹壕，以此進逼魏軍城壘。馮道根能够騎馬丈量土地，計算馬的步數就能得到土地的長度，護城壕很快就修好了。等到淮河水漲潮時，馮道根乘坐戰艦，攻斷魏軍的連橋數百丈，魏軍大敗。馮道根增加食邑三百户，進爵位爲伯。回師後遷任雲騎將軍、兼任直閤將軍，後改封豫寧縣伯，食邑户數同前。又多次遷任中權中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郡太守。八年，遷任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兼任汝陰郡太守。馮道根爲政清廉簡樸，郡内安定。十一年，被召入任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任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被召任員外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兼任朱衣直閤。十五年，任右衛將軍。

馮道根性格謹慎寬厚，木訥少言，當將軍時能够約束部下，他們所經過的村莊阡陌，官兵們都不敢進行擄掠。每次征戰之後，道根總是不説自己的功勞，其他將領喧嘩競相爭功，他衹是默不作聲而已。他的部下有人對他有怨言，道根給他講道理説："皇帝明察秋毫，自會鑒别出誰的功勞多，誰的功勞少，我們還用做什麽呢。"高祖曾指着道根對尚書令沈約説："這個人從來不説自己的功績。"沈約説："這是陛下的大樹將軍啊。"馮道根在州郡任官時，寬和治理，爲政清明而無爭，一直被部下所懷念。在朝廷當官時，即使地位顯貴，他的本性仍很儉樸，他所居住的房宅没有修築墻屋，也没有器物服飾，没有侍衛人員，進入他的房間，非常冷清，就像是普通百姓中貧窮低下者的房子一樣。當時的人們佩服他

的清貧淡泊，高祖也非常看重他。道根年輕位低時沒有學習的機會，地位升高後，纔粗通文墨，自稱缺少文采，經常羡慕周勃因才能而受到重視。

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别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悦。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十六年，馮道根再次任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要出發前，高祖帶領朝廷官員在武德殿設宴爲他餞行，高祖叫來畫工觀察道根，然後把他的形像畫下來。道根恭敬不安地道謝説："臣所可以報效國家的事，衹有死這一件了；但是現在天下太平，臣衹恨没有可死的地方和機會。"豫州部衆重新得到馮道根，人人都很高興。高祖常常稱贊他説："馮道根所到之處，能够使朝廷不再記得還有這一州。"

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既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八。是日輿駕春祠二廟，既出宫，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即幸其宅，哭之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威。"子懷嗣。

馮道根到州任上不久就生病了，他上表給皇帝，請求回京師，皇帝召他任散騎常侍、左軍將軍。道根回到京師，病情更重，皇帝派使者幾次三番詢問病情。普通元年正月，馮道根去世，終年五十八歲。去世這天，皇帝正要去二廟做春祭，剛出宫殿，有關官員就向他報告道根去世的消息。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吉凶在同一天，今天可以去嗎？"朱异回答道："從前柳莊病死在床上，衛獻公正在祭祀，他問主持祭祀的人：'有一個臣子叫柳莊，他不是我的臣子，是社稷的臣子，聽説他死了，我請求去看他。'他没有脱掉祭服就到柳莊家，并贈送衣被給柳莊。馮道根雖然没有成爲社稷的臣子，但也對王室有功勞，陛下去看他是符合禮的。"高祖就來到道根家，哭悼道根，非常悲痛。頒下詔書道："豫寧縣開國伯、新任散騎常侍、兼任左軍將軍馮道根，事奉朝廷忠心耿耿，有功勞而不誇耀，撫慰人民充滿愛心，守衛邊境使敵人難犯，就算從前的祭遵、馮異、郭伋、李牧，都不能超過他。他突然去世，讓人胸懷悲愴。可追贈他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送錢十萬，布一百匹。謚號威。"他兒子馮懷繼嗣。

康絢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

康絢字長明，是華山郡藍田縣人。他的祖先出自康居國。最初，漢朝設置都護，西域各國全都臣服於漢，康居國也派遣王子作爲侍子到達河

爲黔首，其後即以康爲姓。晋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于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并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

西都護府，等待皇帝的命令，因而就留在那裏成了普通百姓，他們的後代就以康作爲姓氏。晋朝時，隴右騷亂，康氏家族遷到了藍田。康絢的曾祖父康因當了苻堅的太子詹事，生子名叫康穆，康穆當了姚萇河南尹。南朝宋永初年間，康穆發動鄉里康姓家族三千餘家，進入襄陽的峴南地區，宋朝爲此設置了華山郡藍田縣，隸屬於襄陽，任命康穆爲秦、梁二州的刺史，還没上任就去世了。康絢的大伯父康元隆、父親康元撫，都被移民們推舉出來，相繼擔任華山郡太守。

絢少俶儻有志氣，齊文帝爲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爲西曹書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宫，以舊恩引爲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悦服。遷前軍將軍，復爲華山太守。

康絢少年時卓爾不群，志向高遠，齊文帝當雍州刺史時，所選用的官員全都出自名家，康絢以他特别的才華被召爲西曹書佐。永明三年，康絢被授予奉朝請。文帝在東宫當太子時，康絢因以前的舊恩情，被文帝任爲直後，因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被授予振威將軍、華山郡太守。他安撫百姓，以誠相待，荒遠地區的人也對他心悦誠服。後遷任前軍將軍，又任華山郡太守。

永元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師方圍張冲於郢城，曠日持久，東昏將吴子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游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户。除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魏圍梁州，刺史王珍國使請救，絢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三關爲魏所逼，詔假絢節、武旅將軍，率衆赴援。九年，遷假節、督北兖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兖州刺史。及朐山亡徒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魏軍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絢又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徵驃騎臨川王司馬，加左驍騎將軍，尋轉朱衣直閤。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

永元元年，高祖的仁義之師起兵，康絢帶領整個華山郡響應高祖，他自己率領勇敢者三千人，牽着自己的二百五十匹馬跟從高祖。他被任命爲西中郎南康王的中兵參軍，并加輔國將軍。起義部隊正把張冲圍困在郢城，曠日持久，東昏侯的將領吴子陽沿加湖形成包圍圈，軍隊的前鋒很厲害，康絢隨王茂奮力進攻，殲滅了吴子陽部。從此，康絢經常帶領士兵巡游，哪裏有危急就奔赴那裏救援，殺死和俘獲了很多敵人。天監元年，康絢被封爲南安縣男，食邑三百户。又被任命爲輔國將軍、竟陵郡太守。魏軍包圍了梁州，刺史王珍國派人來請求援助，康絢帶領竟陵郡的士兵前往，魏軍退走。七年，司州三關被魏軍圍逼，高祖命令康絢持符節，任武旅將軍，率大軍奔赴救援。九年，遷任假節、督北兖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兖州刺史。當朐山的亡命之徒獻出整個城投降魏國時，康絢騎馬調遣司馬霍奉伯分兵占據險要地段，魏軍到了這裏，不能越過朐城。第二年，青州刺史張稷被土人徐道角殺害，康絢又派司馬茅榮伯討伐平定徐道角。之

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

後，康絢被召爲驃騎臨川王的司馬，加左驍騎將軍，不久，轉爲朱衣直閤。十三年，遷任太子右衛率，領甲仗一百人，與領軍蕭景一起在殿內當值。

絢身長八尺，容貌絶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悦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

康絢身高八尺，相貌堂堂，無與倫比，即使位居顯官，仍然練習武藝。一次，高祖前往德陽殿騎馬游玩，令康絢騎馬射箭，康絢彎弓搭箭，應聲中靶，圍觀者都很開心。這天，皇帝讓畫工畫了康絢的像，派宦官拿着畫去問康絢："你認識這圖上的人嗎?"可見其受親近程度。

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并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鬵，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沉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復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

當時從魏國投降過來的王足提出一個計策，請求在淮水上築攔河壩，用水灌壽陽。王足引用北方的童謡説："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并灌鉅野澤。"高祖認爲有道理，讓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去視察地形，他們視察以後都説淮河内沙土輕漂，不堅實，不可以築壩。高祖没有采納他們的意見，發動徐州、揚州兩地的人民，以每二十户取五丁的比例，抽調人丁去築大壩。授康絢假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監護堰壩的修築，服役的民工和戰士，共有二十萬之多。在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河岸堆土，到中流合攏。十四年，堰壩就要合攏時，淮水變得迅猛湍急，大堰又被水冲垮了，大家爲之擔憂。有人説，長江、淮河經常有蛟龍，它能乘着風雨冲壞山崖堤岸，但它生性怕鐵，因此，人們引進東西兩處冶鑄的鐵器，大到釜鬵這樣的大鍋，小到耕地用的鏵鋤，數千萬斤的鐵器沉入大堰所在的水中。還是不能合攏，於是砍伐樹木做成井欄，在中間填上大石頭，上面再加上土。淮河沿岸百里之内，山岡丘陵上的樹木石頭，無論粗細大小，都被砍光取盡，扛樹挑擔的人肩上都被磨破了。夏天，發生了流行病，死去的民工堆在一起，互相枕藉，蚊蠅蟲子的聲音日夜不停。高祖憐憫役人勞作的日期太長，就派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持節去工地慰勞，并免除他們的賦税。這年冬天又非常寒冷，淮河、泗水全都凍冰了，民工士兵中死去的人占了十分之七八，高祖又派人賜給做工的人衣服褲子。十一月，魏國派遣大將楊大眼聲稱要開決大堰，康絢

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閤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壟。

命令各軍撤出軍營露宿，以等待魏軍的到來。他派兒子康悦前去挑戰，斬殺了魏咸陽王府的司馬徐方興，魏軍稍稍後退。十二月，魏國派遣尚書僕射李曇定統率大軍前來挑戰，康絢和徐州刺史劉思祖等進行抵抗。高祖又派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閤曹世宗、徐元和相繼前來抵禦守衛。十五年四月，大堰纔築成。它長九里，底邊寬一百四十丈，頂部寬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中間夾有堤，在堤上種植杞柳樹，軍民在上面并列安居。河水非常清潔，從上往下看，民居和墳墓都在下面，一目瞭然。有人對康絢說："長江、淮河、黄河、濟水四瀆，是老天用來調節宣泄它的氣的，不可長期堵塞。如果開鑿一個涵洞，讓水向東灌注，那麽水流寬緩，大堰可以不受損壞。"康絢認爲他説得對，開洞向東注水，又派人到魏國去施反間計説："梁朝人最怕開洞，却不怕在野地裏打仗。"魏人相信了這話，果真鑿了一個山洞，深五丈，在堤上開洞，讓水向北注入山洞，河水日夜分流，洞中的水却仍然不減。當月，魏軍全都潰敗而歸。河水所到之處，有淮河沿岸數百里地。魏國壽陽城的戍所衹好遷徙到八公山安頓下來，這裏是南邊人零散形成的墳山。

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謂己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是遂譖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户。絢還後，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决，奔流于海，祖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爲嚴政。

最初，大堰在徐州界内開築時，刺史張豹子在境内到處揚言，説自己一定會主管此事。後來康絢派其他官員來監督主管這項工作，張豹子感到非常慚愧。不久，皇帝命令張豹子受康絢的節度指揮，每件事都要先向他咨詢，因此，張豹子就誣陷康絢和魏國勾通，高祖雖然不采納他的話，仍然每事都向康絢徵詢。不久，調任康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兼任安陸郡太守，增加食邑二百户。康絢回去後，張豹子不再修築大壩，到這年的秋季八月，淮河水暴漲，堰堤全被冲决毁壞，河水一直奔流到大海，祖暅因而被逮捕下獄。康絢在州任職三年期間，大修護城壕，爲政號令嚴謹。

十八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周捨直殿省。普通元年，除衛尉卿，

十八年，康絢被召爲員外散騎常侍，兼任長水校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周捨在殿内當值。普通元年，康絢被授予衛尉卿，還未正式拜

未拜，卒，時年五十七。輿駕即日臨哭。贈右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壯。

絢寬和少喜慍，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繿縷，輒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悦嗣。

官就去世了，終年五十七歲。皇帝當天親自去哭悼。追贈他爲右衛將軍，送給鼓吹一部。送辦喪事的錢十萬，布一百匹。謚號壯。

康絢性情寬厚和悦，喜怒不形於色，在朝廷上，看見別人就像是不會説話的人，被稱爲長厚之人。在省裹，每當寒冬臘月，看見省官衣衫襤褸，就送棉衣給他們，他就是這樣樂善好施的。他的兒子康悦繼嗣。

昌義之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虎征伐，累有戰功。虎爲雍州，以義之補防閤，出爲馮翊戍主。及虎代還，義之留事高祖。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遇之。義師起，板爲輔國將軍、軍主，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芊口有邸閣，高祖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新亭，并朱雀航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平，以爲直閤將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户。除驍騎將軍。出爲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三年，進號冠軍將軍，增封二百户。

四年，大舉北伐，揚州刺史臨川王督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兵受節度，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詔班師，衆軍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没馬頭，城内糧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無復南向。"高祖曰："不然，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土匠修營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少年時就有强壯的身軀。齊代時他隨曹虎征伐，屢屢立有戰功。曹虎在雍州任官時，讓義之補任防閤，出任爲馮翊戍主。到曹虎被换回時，義之便留下來爲高祖服務。當時天下正亂，高祖待義之很好。義師起來後，義之被授予輔國將軍、軍主，任建安王的中兵參軍。當時竟陵郡的芊口有屯積軍糧的倉庫，高祖派他去作戰，每次都能獲勝。起義大軍駐在新林時，昌義之隨王茂在新亭及朱雀航奮力作戰，斬殺繳獲了很多。建康城被平定後，高祖任命昌義之爲直閤將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義之被封爲永豐縣侯爵，食邑五百户。任驍騎將軍。出任盱眙郡太守。二年，遷任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守鍾離。魏軍侵犯北徐州，被昌義之率兵擊敗。三年，昌義之進封號爲冠軍將軍，增加食邑二百户。

四年，梁朝大規模地北伐，揚州刺史臨川王統率各路大軍駐在洛口，義之帶領州兵接受節度，擔任前軍，進攻魏國的梁城戍所，并攻克了戍所。五年，高祖感到軍兵征役時間太長久，就命令軍隊班師回朝，衆軍各自退散，魏國中山王元英乘勢跟踪追擊，攻陷了馬頭城，城裹儲備的糧食，魏軍全都移運到了北方。議論者都説："魏軍把米運回北方，應該是不會再向南侵犯了吧。"高祖説："不對，這一定是要進兵，目前的情形不是事情的真相。"於是派遣土木工匠修築營建鍾離城，命令昌義之作好戰守的準備。這年冬天，元英果然率領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數十萬大軍，向南進犯鍾離。鍾離城北邊被淮河水阻隔，魏軍在邵陽洲西岸架起浮橋，横

城。時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督帥，隨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自後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土輒頹落。義之乃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

跨淮河，作爲通道。元英占據東岸，楊大眼占據西岸，夾攻鍾離城。當時城裏衹有三千人，昌義之統率他們隨時進行抵抗。魏軍於是用車裝土來填塹壕，讓魏軍士兵們背着土跟隨其後，軍官騎馬在後面催促着他們，有的人還未來得及回來，泥土緊跟着壓上他們，很快，塹壕就被填滿了。元英與楊大眼親自督戰，晝夜苦攻，輪番上陣，掉下來就又爬上去，没有一個後退的。他們又架設飛樓和衝車衝撞城牆，所撞之處，城牆上的土就往下塌落。昌義之就用泥補上缺口，衝車即使撞進了城牆，也不能把城牆破壞。昌義之還善於射箭，城裏有被攻打得危急的地方，義之就急馳而去救援，每次他彎弓搭箭，所向披靡，没有不應弦而倒的。一天交戰數十回合，前後死傷人員數以萬計，魏軍戰死的士兵與城牆一樣高。

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衆二十萬救焉，既至，與魏戰，大破之，英、大眼等各脱身奔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俘生，不可勝計。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增封二百户，還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未拜，改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坐禁物出藩，爲有司所奏免。其年，補朱衣直閤，除左驍騎將軍，直閤如故。遷太子右衛率，領越騎校尉，假節。八年，出爲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刺史。九年，以本號還朝，俄爲司空臨川王司馬，將軍如故。十年，遷右衛將軍。十三年，徙爲左衛將軍。

六年四月，高祖派曹景宗、韋叡率領二十萬大軍前來救援，到了鍾離，與魏軍交戰，大敗魏軍，元英、楊大眼等各自脱身逃走。昌義之率領輕騎兵一直追到洛口纔返回，這次戰役，殺死和活捉的魏軍，不可勝數。昌義之因功進封號爲軍師將軍，增加食邑二百户，遷任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還未正式拜官，又改任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因犯禁物出管轄範圍之罪，被有關官員奏本，免官。同年，義之補任朱衣直閤，被授予左驍騎將軍，仍舊擔任直閤。後遷任太子右衛率，兼任越騎校尉，假節。八年，昌義之出任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刺史。九年，以原來的封號回朝，不久任司空臨川王司馬，將軍之職如故。十年，遷任右衛將軍。十三年，改任左衛將軍。

是冬，高祖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明年，魏遣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欲决堰，詔假義之節，帥太僕卿魚弘文、直閤將軍曹世宗、徐元和等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圍直閤將軍趙祖悦，義之又率朱衣直閤

這年冬季，高祖派太子右衛率康絢監督大軍修築荆山堰。第二年，魏國派遣李曇定統率大軍進逼荆山，揚言要決開大堰，皇帝命令義之假節，統率太僕卿魚弘文、直閤將軍曹世宗、徐元和等去救援康絢，大軍還未到，康絢等已打敗魏軍。魏軍又派大將李平進攻峽石，包圍直閤將軍趙祖悦，昌義之又率領朱衣直閤王神念等去救

王神念等救之。時魏兵盛，神念攻峽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時進，遂陷峽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問也。

十五年，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刺史。其年，改授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北徐州刺史。義之性寬厚，爲將能撫御，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俄給鼓吹一部，改封營道縣侯，邑户如先。普通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詔曰："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略沉濟，志懷寬隱，誠著運始，效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謚曰烈。"

子寶業嗣，官至直閤將軍、譙州刺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群盗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助。當時，魏兵士氣正盛，王神念進攻峽石的浮橋沒能成功，所以援兵不能立刻進來，於是峽石被陷。昌義之班師回朝，被有關官員奏本，高祖認爲他是功臣，就不問他的過失。

十五年，昌義之又被任命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刺史。同年，改任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北徐州刺史。昌義之生性寬厚，任將軍而能够撫慰人心、統御有方，所以能够得到部下拼死力相報效，他在藩邦任官時，部下和百姓都很安定。不久，皇帝送給他鼓吹一部，改封爲營道縣侯爵，食邑户數同前。普通三年，昌義之被召任護軍將軍，鼓吹如舊。四年十月去世。高祖爲他的死深感痛惜，在詔書上寫道："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辦事穩重，謀略有成，胸懷寬闊威重，忠誠卓著於國運開始的時候，效力邊境并取得成績。纔宣布爲國之重臣，就派他統領禁衛軍。他的突然去世，讓人不勝悲哀。可追贈他爲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送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套。送錢二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謚號烈。"

昌義之的兒子昌寶業繼嗣，官作到直閤將軍、譙州刺史。

南朝陳吏部尚書姚察說：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剛開始跟從皇上時，功勞還很輕微。到群盗焚燒城門時，張惠紹因奮力作戰而功顯；合肥、邵陽兩城被圍逼時，馮道根、昌義之的功勞最多；浮山之役興起時，是康絢主管其事：他們各有各的功勞，所以受到寵信，而加官進爵也是理所應當的了。在此之前，土星守住天江星時，大堰興建起來，土星移動位置後，大堰就决堤，這不僅是人事問題，而是有天道的旨意吧。

梁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宗夬　劉坦　樂藹

宗夬

宗夬字明敭，南陽涅陽人也，世居江陵。祖炳，宋時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

宗夬字明敭，是南陽郡涅陽縣人，世代居住在江陵。他的祖父叫宗炳，被南朝宋徵召爲太子庶子，他不接受任命，有很高的名望。宗夬的父親宗繁，任西中郎諮議參軍。

夬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并見圖畫，夬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

宗夬幼年時勤於學習，有度量和才幹。二十歲時，就考中郢州秀才，當過臨川王的常侍、驃騎行參軍。南齊司徒竟陵王把學士們集中到西邸，并給他們畫像，宗夬也在其中。永明年間，南齊與魏和親，皇帝命令宗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一同接待魏國使者，他們都是當時選出的人才。

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夬管書記，夬既以筆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及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疏，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惟夬及傅昭以清正免。

齊武帝的嫡孫南郡王居住在西州，他讓宗夬掌管書記，宗夬已經因爲善書法被大家所認識，也因他的爲人忠貞正直而受到人們的贊許，所以纔有此任命。不久，文惠太子去世，南郡王當上了皇太孫，宗夬仍然掌管書記。等到皇太孫即皇帝位後，有很多失德的地方，宗夬就自動疏遠了他，得任秣陵縣令，遷任尚書都官郎。隆昌末年，少帝被誅殺，過去被寵信的舊官員大多遭到禍害，衹有宗夬和傅昭因本身清正而免遭禍害。

明帝即位，以夬爲郢州治中，有名稱職，以父老去官還鄉里。南康王爲荆州刺史，引爲別駕。義師起，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別駕如故。時西土位望，惟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信，故領軍將軍蕭穎冑深相委仗，每事諮焉。高祖師發雍州，穎冑遣夬出自楊口，面稟經略，并護送軍

明帝即位後，任命宗夬爲郢州治中，以工作稱職而有名，後因父親年老而辭官回到鄉里。南康王當荆州刺史時，把宗夬當作自己的別駕。梁高祖起義師後，宗夬遷任西中郎諮議參軍，別駕之職仍舊。當時西邊國家論地位名望，衹有宗夬和同鄉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重信任，所以領軍將軍蕭穎冑對他非常信任和依重，每件事都要向他徵詢意見。高祖的義師從雍州出發，穎冑派宗

資，高祖甚禮之。中興初，遷御史中丞，以父憂去職。起爲冠軍將軍、衛軍長史。天監元年，遷征虜長史、東海太守，將軍如故。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是冬，遷五兵尚書，參掌大選。三年，卒，時年四十九。子曜卿嗣。

夬從弟岳，有名行，州里稱之，出於夬右。仕歷尚書庫部郎，郢州治中，北中郎録事參軍事。

劉坦

劉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晉鎮東將軍喬之七世孫。坦少爲從兄虬所知。齊建元初，爲南郡王國常侍，尋補房陵令，遷南中郎録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

南康王爲荆州刺史，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静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逾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之。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下車簡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米三十餘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

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内史王僧粲應之。邵陵人逐其内史褚澊，永陽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并應僧粲。桂陽人邵曇弄、鄧道介報復私仇，因合黨亦同焉。僧

夬從楊口出去，當面禀告籌劃謀略，并護送軍用物資，高祖對他非常有禮。中興初年，宗夬遷任御史中丞，因父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起用爲冠軍將軍、衛軍長史。天監元年，宗夬遷任征虜長史、東海郡太守，將軍之職照舊。二年，被召任太子右衛率。這年冬季，宗夬遷任五兵尚書，參加掌管官員的大選。三年，宗夬去世，終年四十九歲。他兒子宗曜卿繼嗣。

宗夬的堂弟宗岳，名聲和行爲舉止都很好，州裏人交口稱贊他，比宗夬還有名。官作過尚書庫部郎，郢州治中，北中郎録事參軍事。

劉坦字德度，是南陽郡安衆縣人，晉朝鎮東將軍劉喬的第七代孫子。劉坦少年時爲堂兄劉虬所瞭解。南朝齊建元初年，劉坦當了南郡王的國常侍，不久，補任房陵縣令，遷任南中郎録事參軍，在所任官職中以辦事幹練著稱。

南康王當荆州刺史時，劉坦任他的西中郎中兵參軍，兼任長流。高祖義師興起後，劉坦遷任諮議參軍。當時輔國將軍楊公則任湘州刺史，他統率隊伍趕赴夏口，西部國家商議管理州事的人，劉坦對他們説："湘州境内的民情，是易被騷擾難得信任。如果專派武士去，那麽老百姓害怕被侵吞掠奪財物；如果派遣文人去，則威望不够。如果一定要安定這一州城，使得軍民有足够的衣食的話，那麽最好的人選莫過於老臣了。先零之役後，我私下以爲自己還可以勝任。"於是高祖聽從了他的話。就授予他輔國長史、長沙太守，管理湘州事務。劉坦曾經在湘州待過，有很多老朋友，他們中有很多人都前來夾道歡迎劉坦。劉坦到任後，挑選能够勝任做事的人當官吏，分别到十個郡去，發動所有人丁，運送租米三十多萬斛，送給起義隊伍，充當軍需物資。

當時東昏侯派遣安成郡太守劉希祖，在平都擊敗了西臺所選的太守范僧簡，劉希祖給湘州下了戰書，於是始興郡内史王僧粲響應。邵陵人驅逐了他們的内史褚澊，永陽人周暉起兵進攻始安郡，他們都來響應王僧粲。桂陽人邵曇弄、鄧道介爲了報私仇，也一起參加進來。王僧粲自己號

粲自號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永陽人周舒爲謀主，師于建寧。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略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反州城。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州，群賊始散。

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任永陽人周舒爲謀主，在建寧興師。從此湘州境內的各郡，全都蜂擁而起；衹有臨湘、湘陰、瀏陽、羅四個縣還算完整。湘州人民都想乘船逃走，劉坦把船都集中起來放火燒掉了，他派大將尹法略抵抗王僧粲，兩軍相持不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暗地裏計劃響應王僧粲，他邀集士庶數百人，連名制定計劃，約定日期反叛州城。劉坦聽說了他們的密謀，却假裝不知道，他故意處理案件直到深夜，城門也因此而不關閉，故意迷惑他們。鍾玄紹還未發動反叛，第二天到劉坦那裏詢問不關城門的原因。劉坦一面留他作長談，一面秘密派遣親信士兵到鍾玄紹家裏搜找書信。鍾玄紹在劉坦這裏坐談，還未起身，而派出去的親兵已經回來報告說拿到玄紹文書的經過，鍾玄紹趕忙伏首，劉坦在座位上把他殺死了。劉坦焚燒了那張文書，其餘黨全都不過問，衆人感到羞愧，并且很服從劉坦，境內於是得到安寧。尹法略與王僧粲相互對峙幾個月後，建康城被平定了，公則回到湘州，群賊開始散去。

天監初，論功封荔浦縣子，邑三百户。遷平西司馬、新興太守。天監三年，遷西中郎長史，卒，時年六十二。子泉嗣。

天監初年，劉坦因功被封爲荔浦縣子爵，食邑三百户。遷任平西司馬、新興郡太守。天監三年，遷任西中郎長史，去世，時年六十二歲。他兒子劉泉繼嗣。

樂藹　樂法才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晋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侄。藹時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

樂藹字蔚遠，是南陽郡淯陽人，晋朝尚書令樂廣的第六代孫，世代居住在江陵。樂藹的舅舅雍州刺史宗慤，曾經擺了一些器物，試探他的幾個外甥和侄子。樂藹當時的年紀還很小，而他却衹取書，宗慤因此對他感到驚奇。又取來史書和傳記各一卷交給樂藹等人，讓他們讀完後，説一説書上的内容。樂藹略微一讀，就能把内容全都説出來，宗慤對他更加喜愛了。

宋建平王景素爲荆州刺史，辟爲主簿。景素爲南徐州，復爲征北刑獄參軍，遷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焉。時齊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雅善藹爲政，及嶷爲荆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

南朝宋建平王景素任荆州刺史時，樂藹被徵召爲主簿。景素在南徐州做官時，又召樂藹爲征北刑獄參軍，遷任龍陽相。後因父親去世而離職，當地的官員和百姓到州裏去請求他安葬好父親就再回來任官。當時南齊的豫章王蕭嶷當武陵郡太守，他非常欣賞樂藹的爲政，所以當蕭嶷任

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跱，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嶷還都，以藹爲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遷枝江令。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

荆州刺史時，便讓樂藹當驃騎行參軍、兼任州主簿，參知州事。蕭嶷有一次向樂藹詢問風土舊俗，城壕基礎的位置，山川的險易等事，樂藹張口就答，就像看着地圖譜牒一樣，蕭嶷對他更加器重了。州裏有人嫉妒樂藹，造謡説他的官署門前熱鬧如市場，蕭嶷派人偷偷偵察，看見樂藹正閉門讀書。蕭嶷回到京都，就讓樂藹當太尉刑獄參軍，主管書記，又遷任枝江縣令。回來後任大司馬中兵參軍，代管署記室。

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既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悦焉。用爲荆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以爲自晉王忱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

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起兵反叛，失敗後，就焚燒政府官舍，一時間，官署裏的文書檔案都被燒得乾乾凈凈。武帝召見樂藹，向他詢問梁的事情，樂藹作了詳細而敏捷的回答，皇帝對他非常滿意。任用他爲荆州治中，命令把修復府州官署的事交付給他。樂藹回到州裏，修繕官署數百所，很快就全部完工了，而且没有拉百姓作爲工役。荆州人認爲這是自從晉王忱把州治所遷移到這裏來以後從未有過的府舍。

九年，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累遷車騎平西録事參軍、步兵校尉，求助戍西歸。

九年，豫章王蕭嶷去世，樂藹辭官奔喪，他率領荆、湘二州的舊官員們，在豫章王的墓前立碑。樂藹以後歷任車騎平西録事參軍、步兵校尉，要求幫助戍守邊境回到西部。

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議參軍。義師起，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梁臺建，遷鎮軍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舟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藹焉。尋遷給事黄門侍郎，左丞如故。和帝東下，道兼衛尉卿。

南康王任西中郎時，讓樂藹擔任諮議參軍。梁高祖起義軍興起後，蕭穎胄帶引樂藹以及宗夬、劉坦加入義師，任他們爲經略。梁朝建國後，樂藹遷任鎮軍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當時諸如營造武器盔甲，舟艦軍糧，以及朝廷的禮儀憲法等等事情，全都要向樂藹詢問。不久，樂藹遷任給事黄門侍郎，左丞之職依舊。和帝東下途中，樂藹兼任衛尉卿。

天監初，遷驍騎將軍、領少府卿；俄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藹性公强，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

天監初年，樂藹遷任驍騎將軍、兼任少府卿；不久遷任御史中丞，兼任本州大中正。當初，樂藹從江陵出發，無緣無故地在船上得到八根車輻條，就像中丞健步避道一樣，今天果然得到升遷。樂藹秉性公正剛强，官居憲臺非常稱職。當時長沙宣武王將要下葬，而這時車府官却忽然丢失了車上的絲繩網，正要追究主管官的責任。樂藹説："當年晉朝的武器庫失火，張華認爲是存積油料萬石所必然引起的。現在如果發現

其博物弘恕焉。

二年，出爲持節、督廣交越三州諸軍、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道遇始興人士反，逐内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産。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托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之，誅元瑜。尋進號征虜將軍，卒官。

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虯，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禄秩，西土稱之。

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少游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齊和帝爲相國，召爲府參軍，鎮軍蕭穎胄辟主簿。梁臺建，除起部郎。天監二年，藹出鎮嶺表，法才留任京邑，遷金部郎，父憂去官。服闋，除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本州别駕。入爲通直散騎侍郎，復掌通事，遷尚書右丞。晉安王爲荆州，重除别駕從事史。復徵爲尚書右丞，出爲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即日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内史，耻以讓俸受名，辭不拜。俄轉雲騎將軍、少府卿。出爲信武長史、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栖心物表。皇太子以法才舊臣，累有優令，召使東下，未及發而卒，時年六十三。

庫裏有灰，那麼就不是車府官的罪過了。"之後經過檢查車庫，果然發現有積灰，於是人們紛紛稱贊樂藹的博聞廣識、寬宏大度。

二年，樂藹出任持節、督廣州、交州、越州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廣州刺史徐元瑜罷官回鄉，路途上遇到始興人士反叛，驅逐内史崔睦舒，并搶掠了徐元瑜的財産。徐元瑜趕忙回到廣州，向樂藹借兵，藉口是要討伐盜賊，而實際上是想襲擊樂藹。樂藹察覺到了他的企圖，就把徐元瑜給殺了。不久，樂藹進封號爲征虜將軍，他在官任上去世。

樂藹的姐姐嫁給了同郡老鄉徵士劉虯，她也是一個明白事理、有見識有禮訓的人。樂藹任州官時，接迎姐姐住在官府中，把自己的官俸分三分之一給她，西部的人民很稱道這件事情。

樂藹的兒子叫樂法才，字元備，幼年時與他弟弟法藏都有很好的名聲。少年時在京師游學，拜訪過沈約，沈約見了他後十分贊賞。齊和帝當相國時，召樂法才任相國府參軍，鎮軍蕭穎胄又召他任主簿。梁建國後，樂法才被授予起部郎。天監二年，樂藹出外鎮守嶺表，法才在京邑留任，遷任金部郎，因父親去世而辭官。服喪期滿後，被授予中書通事舍人，出任本州别駕。後召入任通直散騎侍郎，再次掌管通事，遷任尚書右丞。晉安王任職荆州時，重又授予法才爲别駕從事史。後又被召入任尚書右丞，出任招遠將軍、建康令。法才没有接受的薪俸，攢到他離職時，已將近一百金，縣官把這筆錢送進了國庫。高祖嘉獎法才高潔的節操，説："當官的能做到這樣，可以成爲地方官的表率了。"當天法才就遷任太舟卿。不久授予他南康郡内史，但他覺得因退讓薪俸而當官出名是一種耻辱，就不肯接受拜官。不久法才轉爲雲騎將軍、少府卿。又出任信武長史、江夏郡太守。因被代，上表請求順道回家。到家後，法才把家宅劃出一部分當作寺廟，超然物外。皇太子因念法才是老臣，屢次下達優待命令，召他東下任官，法才還未出發就去世了，終年六十三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胄起大州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藹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南朝陳吏部尚書姚察說：蕭穎胄發動全州大衆來會合起義隊伍，當時的人心還不能領悟。這三個人，是楚地的鎮懾力量。在經營締構梁朝上，他們都是有力之人。在某一方面的軍政事務上，劉坦的功勞要多些；在當官任事方面，樂藹要强一些。他們最後都登上了受寵信的官位，這是理所應當的啊！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　陳伯之

劉季連

劉季連字惠續，彭城人也。父思考，以宋高祖族弟顯於宋世，位至金紫光祿大夫。

劉季連字惠續，是彭城人。他的父親劉思考，因爲是宋高祖的族弟而在宋朝顯赫一時，官至金紫光祿大夫。

季連有名譽，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室近屬，將及季連等，太宰褚淵素善之，固請乃免。

劉季連名譽很好，很早就擔任過清官。齊高帝接受禪讓登上皇帝寶座後，把宋王朝的近屬全部殺掉，準備殺劉季連等人時，因太宰褚淵一向與季連很好，在他堅决懇請下，季連纔免於一死。

建元中，季連爲尚書左丞。永明初，出爲江夏内史，累遷平南長沙内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并行府州事。入爲給事黄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建武中，又出爲平西蕭遥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内親則仗遥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内弟江祏。遥欣之鎮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遥欣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邪王會爲遥欣諮議參軍，美容貌，頗才辯，遥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遥欣競侮季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遥欣有異迹，明帝納焉，乃以遥欣爲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四年，以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遥欣上流。季連父，宋世爲益州，貪鄙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善待季連。季連下車，存問故老，撫

建元年間，劉季連任尚書左丞。永明初年，劉季連出任江夏郡内史，并多次升遷任平南長沙郡内史，冠軍長史、廣陵郡太守，并掌管府州事務。後被召入任給事黄門侍郎，轉任太子中庶子。建武年間，劉季連又出任平西蕭遥欣的長史、南郡太守。當時明帝的幾個兒子年齡還小，那些内親們倚仗蕭遥欣兄弟，外戚們則仰仗皇后的弟弟劉暄、内弟江祏。蕭遥欣在鎮守江陵時，明帝對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遥欣到了州裏，却廣招賓客，私自大加封賞，明帝對此甚爲厭惡。劉季連的族外甥琅邪人王會當了蕭遥欣的諮議參軍，王會長得相貌俊美，雄才善辯，蕭遥欣對他非常看重。王會因此非常傲慢，竟然在衆人面前與蕭遥欣争着侮辱劉季連，劉季連對此很不高興，他就秘密上表給明帝，説蕭遥欣有異常迹象，明帝采納了他的意見，就把蕭遥欣調任爲雍州刺史。明帝内心感激季連，四年，任命劉季連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他據守蕭遥欣的上游。劉季連的父親在宋朝任益州長官時，貪婪卑

納新舊，見父時故吏，皆對之流涕。辟遂寧人龔愜爲府主簿。愜，龔穎之孫，累世有學行，故引焉。

鄙而無政績，但益州人民仍然以義爲重，待季連很好。劉季連下車到任後，慰問故老官吏，撫慰結納新舊朋友，見到他父親時的舊官員，都對着他們流淚涕泣。劉季連任命遂寧人龔愜爲州府主簿。龔愜是龔穎的孫子，他家世代都是有學問有德行的人，所以引薦他做官。

東昏即位，永元元年，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自驕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愎酷狠，土人始懷怨望。其年九月，季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還州，郡縣多叛亂矣。是月，新城人趙續伯殺五城令，逐始平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殺其太守，寶稱自號南秦州刺史，難當益州刺史。十二月，季連遣參軍崔茂祖率衆二千討之，齎三日糧。值歲大寒，群賊相聚，伐樹塞路，軍人水火無所得，大敗而還，死者十七八。明年正月，新城人帛養逐遂寧太守譙希淵。三月，巴西人雍道晞率群賊萬餘逼巴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軍，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守，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奉伯至，與郡兵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惰將驕，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小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六月，江陽人程延期反，殺太守何法藏。魯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又反，有衆二萬，出廣漢，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我玉印，當王蜀。"愚人從之者甚衆。季連進討之，遣長史

東昏侯即位，永元元年，徵召劉季連爲右衛將軍，因道路阻斷而未到任。劉季連聽説東昏侯有失德行，京城多有變故，於是他驕傲矜持起來。劉季連本來以文官而知名，性情好忌妒而褊狹，到現在就變得更加嚴酷凶狠、剛愎自用，當地人民開始對他心懷怨恨失望。這一年的九月，劉季連聚集了五千人，聲稱是演練武藝，實際是派遣中兵參軍宋買率領這些人去襲擊中水。穰縣人李託事先知道了這件事，就布置了防備力量守衛險要之處，宋買與李託交戰不利，回到州裏，很多郡縣發生了叛亂。當月，新城人趙續伯殺死五城縣令，趕走始平郡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殺死他們郡的太守，樂寶稱自己封號爲南秦州刺史，李難當號爲益州刺史。十二月，劉季連派遣參軍崔茂祖率領二千士兵前去征討，衹帶了三天的糧食。當時正值這年最寒冷的季節，群賊互相聚在一起，砍伐樹木，擋住通路，軍人得不到水和火解渴禦寒，結果大敗而歸，死亡者十分之七八。第二年正月，新城人帛養驅逐了遂寧郡太守譙希淵。三月，巴西郡人雍道晞率群賊一萬多人進逼巴西郡，離郡還有數里，雍道晞自稱是鎮西將軍，封號建義。巴西郡太守魯休烈與涪縣縣令李膺環城自守，劉季連派中兵參軍李奉伯率領五千士兵前去救援。李奉伯到達後，與郡裏兵士一起，打敗并活捉了雍道晞，在涪縣街市上將道晞斬首示衆。李奉伯乘勝要獨自進巴西郡的東鄉，去追討餘賊。李膺勸阻他說："現在士兵懈怠，將領驕矜，如果乘勝去赴險境，這不是好計策啊。不如稍稍緩一緩，再想其他的辦法。"李奉伯没有采納他的建議，帶領大軍全都進了山，結果大敗而出，於是他們逃回了州裏。六月，江陽人程延期反叛，殺了太守何法藏。魯休烈害怕自身難保，就投奔巴東郡相蕭慧訓。十

趙越常前驅。兵敗，季連復遣李奉伯由涪路討之。奉伯別軍自潺亭與大軍會於城，進攻其栅，大破之。

月，巴西郡人趙續伯又反叛，擁有二萬人，從廣漢出發，乘坐佛車，用五彩布裹住青石頭，誑騙老百姓説："上天賜給我玉印，我應該當蜀王。"愚蠢地跟從他的人很多。劉季連進軍討伐趙續伯等，派遣長史趙越常當前鋒。被打敗後，劉季連又派李奉伯從涪縣這一路前去討伐。李奉伯的另一支軍隊從潺亭與大軍在城前會合，進攻趙續伯的營栅，結果大破趙軍。

時會稽人石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爲尚書左丞，出爲江夏内史，又代季連入爲御史中丞，與季連相善。子仲淵字欽回，聞義師起，率鄉人以應高祖。天監初，拜郢州別駕，從高祖平京邑。

當時，有一個會稽人石文安字守休的隱居在鄉里，專門施行禮讓，他代替劉季連任尚書左丞，出任江夏郡内史，又代替季連被召入任御史中丞，他與季連非常要好。劉季連的兒子叫劉仲淵，字欽回，他聽説梁高祖起義後，就率領同鄉前去響應高祖。天監初年，劉仲淵拜官爲郢州別駕，跟從高祖平定京邑。

明年春，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弟通直郎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喻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録，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説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辦復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説季連，求爲巴西郡，留三子爲質，季連許之。頃之，季連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李膺。膺、士略并不受使。使歸，元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季連誅士略三子。

第二年春季，皇帝派遣左右陳建孫護送劉季連的弟弟、通直郎劉子淵及季連的兩個兒子出使蜀郡，宣布皇帝意旨慰勞。劉季連接受命令後，整治行裝，準備打道回府。高祖任命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鄧元起是南郡人。劉季連在南郡做官時，對鄧元起一直很不好。典籤官朱道琛曾經當過劉季連的州府都録，是個無賴小人，因有罪，劉季連要殺他，因他逃跑，免於一死。現在他勸鄧元起説："益州局勢紛亂已經很久了，公家和私人的府庫損耗一定很大，劉益州莅臨一座空城，怎麽能够遠道運送物資呢。道琛我請求先去查核，沿路奉迎他；不這樣的話，萬里運送的資糧，就不容易到手了。"鄧元起同意了他的請求。朱道琛到了益州，言語很不恭敬，又一個一個地到府州官員家裏去，看見器皿財物就搶奪過來，遇到有不肯給的，他就説："早晚都會屬於别人的東西，何苦這麽愛惜呢。"於是軍府上下都非常恐慌，認爲鄧元起到了這裏肯定會殺劉季連，還會連累他的屬下，都紛紛到季連那裏去訴説。劉季連也是這樣認爲的；他又忌諱過去自己對鄧元起的不禮敬，於是更加感到憤懣。司馬朱士略勸説劉季連，請求讓他擔任巴西郡長官，留下三個兒子當作人質，劉季連同意了。不久，劉季連就召進佐史，謊稱齊朝宣德皇后有令，要

聚集兵力再次反叛，他把朱道琛抓住殺了。又寫信通報朱士略，同時召李膺回來。李膺和朱士略都不接受他的使命。使者回去後，鄧元起收集部隊，在巴西郡等待時機，劉季連殺掉了朱士略的三個兒子。

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乃敗退還成都。季連驅略居人，閉城固守。元起稍進圍之。是冬，季連城局參軍江希之等謀以城降，不果，季連誅之。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其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飢窘無計。二年正月，高祖遣主書趙景悦宣詔降季連，季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於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并諸渠帥，送季連還京師。季連將發，人莫之視，惟龔愜送焉。

天監元年六月，鄧元起到達巴西郡，劉季連派遣大將李奉伯等人去抵禦作戰。兩軍交戰，互相有得有失，時間一長，李奉伯就敗退回到成都。劉季連把居民們驅趕出去，然後關閉城門堅守。鄧元起悄悄進軍，包圍了成都城。這年冬季，劉季連的城局參軍江希之等人密謀要獻城投降，没有成功，劉季連把他們殺了。蜀中遭受喪亂已經有兩年了，城裏的糧食吃完了，一升米用三千錢也買不到，餓死的人堆積在一起互相枕藉。那些没有親戚朋友的人，又殺了别人來吃。劉季連連喝了幾個月的稀粥，飢餓窘迫，無計可施。二年正月，高祖派遣主書趙景悦前去宣布命令，要劉季連投降，劉季連脱去上衣，袒胸請罪。鄧元起把劉季連遷移到城外，不久就去看望他，并以禮相待。劉季連道謝説："早知如此，哪會有前日之事呢。"鄧元起殺了李奉伯及其他各位將帥，把劉季連送回京師。劉季連臨行前，没有人去看他，衹有龔愜一個人來送他。

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别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

當初，鄧元起在路上時，害怕事情不成功，又没有什麽東西可封賞將士的，所以衹要有人來當兵，全都許諾將給他們任命，於是，接受别駕、治中檄官的人，將近二千。

季連既至，詣闕謝，高祖引見之。季連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顙，以至高祖前。高祖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季連復稽顙謝。赦爲庶人。四年正月，因出建陽門，爲蜀人藺道恭所殺。季連在蜀，殺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報復焉。

劉季連到了京城後，來到皇宫跟前謝罪，高祖接見了他。劉季連從東掖門進來，走幾步就一磕頭，就這樣來到高祖跟前。高祖笑着對他説："卿想要學劉備却連公孫述都不及，難道是因爲没有卧龍這樣的臣子嗎。"劉季連再次磕頭謝罪。劉季連被赦貶爲平民。四年正月，季連在出建陽門時，被蜀人藺道恭殺死。劉季連在蜀地時，殺死了道恭的父親，道恭却出逃了，到現在算是報復了他。

陳伯之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

陳伯之是濟陰郡睢陵人。幼年時有膂力。十三四歲時，喜歡戴獺皮帽子，佩帶刺刀，等到

刀，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盗，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嘗自隨。

齊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歐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勛累遷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户。

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説伯之，即以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僞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唤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

鄰里的稻子成熟了，就去偷偷地割稻。有一次被田主看見，呵止他説："賤小子别動！"陳伯之對田主説："您的稻子幸好還有很多，少一擔又有什麽關係呢？"田主要抓他走，陳伯之就持刀而進，將要刺到田主時説："賤小子一定要又怎麽樣！"田主趕緊逃回去了，陳伯之却從容地挑起稻子回家。陳伯之長大後，在鍾離地區經常當搶劫的盗賊，有一次，他露出臉偷看人家的船，撑船的人用刀砍他，割下了他的左耳。後來他跟隨了同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王廣之喜愛他的勇武，每天晚上都讓他睡在自己的榻下，征伐作戰時也經常讓他跟着。

南齊安陸王蕭子敬在南兗州任官時，擁有很多兵力來自衛。明帝派遣王廣之去討伐子敬，王廣之到了歐陽，派陳伯之當先鋒，藉着城門開啓，陳伯之獨自進城殺了蕭子敬。後來他又立有不少戰功，陳伯之因功勛而多次升遷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被封爲魚復縣伯，食邑五百户。

梁朝義師興起後，東昏侯任陳伯之爲假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之職照舊。不久，陳伯之轉任到江州，占據尋陽城以抵抗義軍。郢城被平定，高祖俘獲了陳伯之的幢主蘇隆之，派他去勸伯之投降，并立即任命伯之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雖接受了高祖的任命，但仍然心懷觀望之心，謊稱"大軍不久就下來投降"。高祖對衆將説："伯之的這個回答，表明他的心還未定下來，他還在猶豫，應該逼他一逼。"於是大軍駐扎在尋陽，陳伯之退保南湖，然後纔歸附高祖。陳伯之進號爲鎮南將軍，與衆軍一起前進。陳伯之在籬門駐軍，不久進了西明門。建康城還未平定時，每當有投降的人出城，陳伯之就把他叫過來跟他耳語。高祖怕他又懷反覆之心，就悄悄地對伯之説："聽説城裏人對你江州投降的事非常憤怒，要派刺客來刺殺你，你應當小心爲是。"伯之還不相信他的話。恰巧東昏侯的將領鄭伯倫出城投降，高祖派他到伯之跟前，對伯之説："城裏人都很恨你，要寫信誘你投降，好去封賞。等你再次投降的時候，就活生生地割掉你的手脚；你如果不投降，就再派刺客殺你。

户，遣還之鎮。

你要多加防備。”陳伯之害怕了，從此再無二心。陳伯之奮力作戰，立了戰功。建康城被攻下後，陳伯之進號爲征南將軍，被封爲豐城縣公，食邑二千户，被派遣回江州鎮守。

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决於主者。

陳伯之不識字，他回到江州後，拿到文件訟案等，都衹是大聲答應而已。遇到有事情，就讓典籤官傳他的口頭命令，最後的决定由主管此事的官吏作出。

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并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别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緭，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爲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緭獨不達。高祖即位，緭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距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强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遽减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并乘伯之愚暗，恣行奸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

陳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都有舊交情，鄧繕曾經隱藏過伯之的孩子陳英，使其免遭禍害，伯之對此事尤其感恩戴德。陳伯之到州裏任職後，任用鄧繕爲别駕，戴永忠爲記室參軍。河南人褚緭，是京城裏品行輕薄之人，南齊末年當了揚州西曹，因遭逢亂世，就閑居在家裏；而其他的輕薄之人能够互相推薦做官，惟獨褚緭一人没有做官。高祖即位後，褚緭頻頻拜訪尚書范雲，范雲不喜歡褚緭，堅决拒絶見他。褚緭更加憤怒，私下對朋友説：“自從建武以後，那些平民百姓，全都當了官、變成了貴人，我有什麽罪過要被抛棄。如今國家剛剛創立，饑饉荒年不斷，説不定還會有喪亂，也未可知。陳伯之擁有强大的兵力，駐扎在江州，他不是代這個地方來的人，自然有疑慮；而且火星出現在南斗星宿，難道不是爲我而出現的徵兆嗎。今天我要出去走一趟，如果仍然一事無成，我就到魏國去，無論如何最低限度也得當一個河南郡太守。”於是他就投奔了陳伯之的書佐王思穆，在他手下做事，受到非常親昵的接待。後來，陳伯之的同鄉朱龍符任長流參軍，他們共同利用陳伯之的愚昧昏暗，恣意做一些奸邪險惡之事，刑法政事的開通或閉塞，全都由他們共同掌握。

伯之子虎牙，時爲直閤將軍，高祖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别駕鄧繕，伯之并不受命。答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效，臺所遣别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日夜説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

陳伯之的兒子叫虎牙，當時任直閤將軍，高祖親手書寫了朱龍符的罪狀，交給虎牙，虎牙没有拆封就給了陳伯之；高祖又派遣陳伯之替代江州别駕鄧繕，但伯之并不接受任命。他答覆高祖説：“朱龍符是個驍勇健兒，鄧繕也很有功績，皇上您所任命的别駕一職，請改爲治中。”鄧繕在當天夜裏勸説陳伯之説：“朝廷府庫空竭，又没有器物儀仗，三倉無米，東境又鬧饑荒，這是

可失。”繢、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内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繢詐爲蕭寶夤書，以示僚佐。於廳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長史已下次第歃血。繢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内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便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繢爲尋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大雷。大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參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鄰、李景受龍符節度，鄰爲徐州，景爲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吕孝通、戴元則爲内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蕩，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

萬代纔可一遇的時機啊，機會不可錯過。”褚繢、永忠等也都贊成鄧繕的話。陳伯之對鄧繕說：“今天我再報告上官，如果還得不到的話，我就和你們一起反了。”高祖命令將部内的一個郡交給鄧繕，陳伯之於是召集府州的佐史，對他們說：“奉齊建安王的命令，他率江北義勇士兵十萬，已經進駐六合，見到使者後，以江州現有的力量迅速運送糧食。我受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天就開始戒嚴準備辦事。”他讓褚繢僞造蕭寶夤的書信，拿給各位官僚佐史看。然後，在官府辦公的堂屋前設壇，殺了牲口，作爲盟誓，陳伯之先喝，長史以下依次歃血爲盟。褚繢對伯之建議說：“今天舉行大事，應當招引深孚衆望之人。而程元冲與大家不同心；臨川郡内史王觀，是王僧虔的孫子，這個人不錯，可以召來任爲長史，以代替程元冲。”陳伯之同意了他的意見，仍然任褚繢爲尋陽郡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爲輔義將軍；朱龍符爲豫州刺史，率領五百人守衛大雷。大雷的戍主是沈慧休，鎮南參軍是李延伯。陳伯之又派遣同鄉人孫鄰、李景受朱龍符的節度，孫鄰管徐州，李景管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帶領郡兵進行抵抗，守衛豫州。程元冲失去官職後，在家糾合了數百人，他讓陳伯之的典籤官吕孝通、戴元則作内應。陳伯之每到早晨經常要做些木工活，傍晚太陽一落下就睡覺，他的左右衛士也都休息了。程元冲趁着他們禁戒鬆弛時，從北門進去，徑直來到堂屋前。陳伯之聽到叫聲，親自率人出來衝殺，程元冲力不能敵，逃跑進了廬山。

初，元冲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繢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

當初，程元冲起兵時，邀約了尋陽的張孝季，孝季跟從了他。事情敗績後，陳伯之追趕孝季没有追上，就抓住了他的母親郎氏，給她灌蠟害死了她。又送信回都通報兒子虎牙兄弟，虎牙等人逃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興紹、張顯明等人截擊他們，但没能打敗他們，反而被他們殺害。高祖派王茂討伐陳伯之。陳伯之聽説王茂來了，就對褚繢說：“王觀還没有死，鄭伯倫又不肯從命，便應該空手受困。如今應先平定豫章，開通南邊的道路，多動員人丁，增加運輸財物糧

飢疲之衆，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人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緭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禄大夫、曲江縣侯。

食，然後席捲到北方去，以壓伏飢餓疲乏的大衆，不怕不成功。”於是就留下同鄉唐蓋人守城，其他人相繼奔向豫章。豫章郡太守鄭伯倫堅守城池，陳伯之進攻没能攻下。這時，王茂的先遣部隊已經到達，陳伯之内外受敵，衹能敗逃，他從小路向江北逃命，與他的兒子虎牙及褚緭等人一起進入魏國。魏國任命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禄大夫、曲江縣侯。

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

天監四年，皇帝下詔，命令太尉、臨川王蕭宏率領大軍北伐，蕭宏讓記室丘遲私下給陳伯之寫信説：

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録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

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您是三軍中第一勇敢之人，是當代傑出的人才。您鄙棄燕雀的渺小志向，仰慕鴻鵠的展翅高飛。當年您順應時機的變化，遇到了明主高祖，建功立業，成爲開國功臣，擁有豪華的朱輪車輿，持節統制萬里疆域，這是何等壯觀啊！怎麼一日之間就變成了亡命之徒，聽到響箭的聲音大腿就顫抖，而對着胡人的氈帳却要卑躬屈膝，這又是何等卑劣啊！推求您去梁而就北魏的動機，没有其他原因，僅僅因爲您自己的内心不能反復思考，外加受到流言的影響，迷惑狂妄，以至於今天的地步。聖朝一貫是讓被赦的人立功贖罪，捨棄缺點，録用有才之人，向天下招收真心爲國的人，使疑懼不安的人安下心來，這些都是將軍您所知道的，不用我一樣一樣地叙述了。朱鮪曾經參與了殺害漢光武帝劉秀的哥哥劉縯的流血事件，張繡刺殺了曹操的愛子曹昂，而當他們投降以後，漢光武帝并不因此而猜疑朱鮪，魏君曹操對張繡仍像過去一樣。何況將軍您還没有古人的那些罪狀，而您的功勛在當世是非常重大的。

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

衹要迷途知返，連先賢屈原也會嘉許；誤入歧途不遠就返回正道，這是先典《易經》所推崇的。現在梁武帝委屈法律，再三申明恩典，放寬法網，連吞舟的大魚都能漏掉，對犯有重大罪惡的人也可以寬容。將軍

臣名將，雁行有序。懷黄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并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顔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

祖先的墳墓没有受到破壞，您的親戚們也都很安全地生活着；將軍您的住宅没有受到損害，您的愛妾還在等您回來。您在心裏仔細思量一下，還有什麽可説的呢。今天，在梁朝的功臣名將，像大雁飛行的行列一樣，尊卑有序。他們有的人佩帶着繫紫色帶子的黄金印，共同參與謀劃軍事行動；他們中有的人乘坐軺車，插着旌節，接受保衛邊疆的重任。他們往往殺白馬，取血飲之以立誓言，并把這習慣傳給子孫。惟獨將軍一人厚着臉皮，苟且偷生，在異國他鄉效力奔走，豈不悲哀嗎！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盗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再説以慕容超的强悍，仍不免被斬殺於建康城的刑場；以姚泓當年的盛大，仍落得個向西都長安縛手投降的結局。因此可以知道天地之間，霜露所及的地方，不養育異類；周漢所在的北方中原地區，是不收留少數民族的。北魏假稱帝號，盗取中原，歷經多年，積惡甚多，禍害滿盈，理所當然地要崩潰滅亡。何況北魏的宣武帝昏聵狡詐，自相殘殺，部落之間互相分裂，酋長之間互相猜疑，他們很快就要以繩繫頸請求投降，被縛到京城殺頭示衆了。而將軍您就像是魚在煮着沸水的鼎中游弋，燕子在飛動摇蕩的帳幕上築巢一樣危險，這不是讓人迷惑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看見故國的戰旗和戰鼓，感喟昔日的生平事迹，登上城中的女墻撫弄弓弦，豈不悲恨痛苦。這就是當年廉頗公要想再當趙將，吴起臨行時望西河而流淚的原因，這是人之常情啊。將軍您難道就無情嗎！希望您早日作好歸梁的打算，爲自己取得幸福。

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爲魏人所殺。

陳伯之於是在壽陽帶着八千士兵回到梁國。他的兒子陳虎牙被魏國人殺害。

伯之既至，以爲使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户。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

陳伯之到了梁以後，被任命爲使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食邑千户。還没到任，又被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任太中大夫。過了一段時間，陳伯之在家裏去世。他的兒子還有的仍在魏

在魏者。

國。

褚緭

褚緭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緭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褚緭在魏國時，魏國人想提拔任用他做官。魏國皇帝在元旦朝見群臣的時候，褚緭作詩戲弄説："帽上著籠冠，褲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國人被激怒了，把他貶職出任始平郡太守。褚緭天天出去打獵，從馬上掉下來摔死了。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群盜又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史臣曰：劉季連這樣的文官無關大體的行爲，却不能够以此保全自己，這是習慣於混亂造成的。陳伯之本是小人却乘着君子有器度能容忍他，群盜又欺騙他改變他，怎麼能長久呢。

梁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子）訓　王泰
王份（孫）錫　僉　張充　柳惲　蔡撙　江蒨

王瞻

王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

王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是宋朝太保王弘的堂孫。祖父王柳，擔任光祿大夫、東亭侯。父親王猷，擔任廷尉卿。王瞻幾歲時，曾拜師讀書，當時有藝人經過門口，同學都出去觀看，惟獨王瞻不看，如起初一樣溫習誦讀。伯父尚書僕射僧達聽説後而另眼看待他，對王瞻的父親説："我們家族不衰微，希望寄托在這孩子身上。"王瞻十二歲，爲父親服喪，以孝道聞名。服喪期滿，繼承封爵東亭侯。

瞻幼時輕薄，好逸游，爲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棋射尤善。

王瞻年幼時輕浮刻薄，喜好放縱游玩，爲鄉里所憎惡。等到成人，便强自克制而有讀書人的操守，涉獵群書，對下棋射箭尤爲擅長。

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頃之，出爲鄱陽内史，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爲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南海王爲護軍將軍，瞻爲長史。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史，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瞻潔己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徵拜給事黄門侍郎，撫軍建安王長史，御史中丞。

出仕爲著作佐郎，屢經升遷爲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不久，外出任鄱陽内史，任職期滿，授任太子中舍人。又任齊南海王友，不久改任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竟陵王對他十分尊敬。南海王擔任護軍將軍，王瞻任長史。又外出任徐州別駕從事史，調任驃騎將軍王晏的長史。王晏被殺，王瞻外出任晉陵太守。王瞻廉潔行政，妻子兒女也不能免除飢寒。當時大司馬王敬則起兵作亂，途經晉陵，郡中民衆很多人依附敬則，後軍隊失敗，朝廷軍隊要討伐賊黨，王瞻上報朝廷説："愚蠢的人容易騷動，不值得追根求源去處治。"明帝准許他的意見，所保全的人以萬計數。徵召王瞻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撫軍建安王長史，御史中丞。

高祖霸府開，以瞻爲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録事。梁臺建，爲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瞻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贍，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棋、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九。謚康侯。子長玄，著作佐郎，早卒。

高祖的藩王府邸設立，任命王瞻爲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兼録事參軍。梁朝臺閣建立，王瞻任侍中，調任左民尚書，不久改任吏部尚書。王瞻性格直率，處於任免官員的部門，所推舉多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很愛飲酒，常常飲酒一整日，而精神更加開朗充足，不耽誤文書事務。高祖經常稱説王瞻有三種技術，就是射擊、下棋、飲酒。不久加授左軍將軍，因患病不就任，仍舊任侍中，兼驍騎將軍，没就任，去世，這年四十九歲。謚號康侯。兒子長玄，擔任著作佐郎，去世早。

王志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禄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并有重名。

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毁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爲司徒，引志爲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爲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吴慶争田，經年不决。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争。"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黄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嘆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爲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父曇首，是宋左光禄大夫、豫寧文侯；父親僧虔，是齊司空、簡穆公，都有大名聲。

王志九歲時，爲生母服喪，面容哀傷身體消瘦，爲同服的兄弟姐妹所驚異。成人後，被挑選娶宋孝武帝的女兒安固公主，任命爲駙馬都尉、秘書郎。屢經升遷任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擔任司徒，延聘王志爲主簿。褚淵對僧虔説："朝廷的恩典，本來特殊，可值得榮耀，就委屈賢公子了。"王志屢經升遷任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京任中書侍郎。不久授任宣城内史，清廉謹慎有恩德。郡中民衆張倪、吴慶争奪田地，多年不能判决。王志到任後，父老就互相對他們説："王府君施行德政，我們鄉里却有這樣的争奪。"張倪、吴慶於是一道前往請求治罪，所争訟的田地就成爲荒地。徵召王志任命爲黄門侍郎，不久調任吏部侍郎。外出任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中監獄有重大罪犯十多人，在冬至那一天都放他們回家，過了節日返回，僅一人延誤時間，監獄官員報告這件事。王志説："這自然是太守的責任，主管官員不要擔憂。"第二天早晨，那人果然自己前往監獄，稱説是因妻子有孕，官吏民衆更加佩服王志。在任三年，齊永明二年，入京爲侍中，未就任，改任吏部尚書，在選拔官吏中以平和合理被稱道。崔慧景被平定後，王志依條例加授右軍將軍，封臨汝侯，王志堅决推讓不接受，改兼右

衛將軍。

義師至，城内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嘆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高祖覽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爲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

起義軍隊到達，城内人殺了東昏侯，百官署名送上東昏侯的首級。王志聽説後而嘆息説："帽子雖然破，難道可戴在脚上嗎?"於是取用庭院中的樹葉揉搓吞下，假裝氣悶，不署名。高祖讀文書見没有王志的署名，心中嘉許他，不加以責備。藩王府邸設立，任命王志爲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朝臺閣建立，王志調任散騎常侍、中書令。

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爲政清静，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爲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侄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爲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并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

天監元年，以本來官職兼任前軍將軍。這年，調任冠軍將軍、丹陽尹。行政清簡而奉行無爲而治，去掉煩瑣苛刻的政令。京城有個寡婦没有兒子，婆婆死後，借債加以收殮安葬，安葬後無法還錢，王志同情她的道義，用俸禄替她償還。這年發生饑荒，每天早晨在郡府門前擺稀粥，來布施百姓，民衆稱贊王志不絶口。三年，擔任散騎常侍、中書令，兼游擊將軍。王志擔任中書令，居職任京城長官，就認爲很知足了。時常對子侄們説："謝莊在宋孝武帝時，地位僅中書令，我自認爲不能够超過他。"於是多次稱病，少和賓客來往。調任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外出任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次年，調任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都加授中二千石的品級。九年，調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十二年，去世，這年五十四歲。

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

王志擅長草書隸書，當時作爲楷模。齊朝游擊將軍徐希秀也號稱能書寫，常稱王志爲"書聖"。

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盗脱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侄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賜之，追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并知名。

王志的家庭世代居住在建康禁中里馬蕃巷，從父親僧虔以來，家風多寬容，王志尤爲淳樸厚道。在所歷任的職位上，從不以罪過彈劾别人。門下賓客曾經偷盗王志車輛上的帷幔出賣，王志知道後也不追究，對待那人如當時一樣。賓客到他家游玩，他專門掩飾别人的過失而稱贊他們的善處。兄弟子侄都篤厚誠實謙虚和順，當時人稱馬蕃各位王姓家族有長者風範。普通四年，王志改葬，高祖豐厚地贈送賞賜，追加謚號爲安。王志有五個兒子，叫王緝、王休、王諲、王操、王

素，都有名聲。

王峻

王峻字茂遠，琅邪臨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於宋世，位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祖瓚之，金紫光禄大夫。父秀之，吴興太守。

王峻字茂遠，琅邪臨沂人。曾祖父敬弘，在宋朝時有大名聲，官位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祖父瓚之，官位至金紫光禄大夫。父親秀之，官位至吴興太守。

峻少美風姿，善舉止。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累遷中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邵陵王文學，太傅主簿。府主齊竟陵王子良甚相賞遇。遷司徒主簿，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建安王友。出爲寧遠將軍、桂陽内史。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相驚擾，峻閉門静坐，一郡帖然，百姓賴之。

王峻年輕時風度優美，舉止適宜。出仕爲著作佐郎，不就任，屢經升遷爲中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邵陵王文學，太傅主簿。府主齊竟陵王子良對他十分賞識厚待。升爲司徒主簿，因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授任太子洗馬，建安王友。外出任寧遠將軍、桂陽内史。遇義軍興起，上游各郡多驚慌騷動，王峻關門静坐，一郡安定，百姓仰賴他。

天監初，還除中書侍郎。高祖甚悦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俄遷吏部，當官不稱職，轉征虜安成王長史，又爲太子中庶子、游擊將軍。出爲宣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視事三年，徵拜侍中，遷度支尚書。又以本官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事畢，出爲征遠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尋爲智武將軍、鎮西長史、蜀郡太守。還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

天監初年，回京授任中書侍郎。高祖十分喜愛他的風度，和陳郡人謝覽一同受到賞識擢升。不久調任吏部，在位不稱職，改任征虜安成王長史，又擔任太子中庶子、游擊將軍。外出任宣城太守，行政清廉平和，官吏民衆安定。任職三年，徵召入京任命爲侍中，調任度支尚書。又以本來官職兼任起部尚書，監督修建太極殿。事情結束，外出任征遠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不久擔任智武將軍、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回京擔任左民尚書，兼步兵校尉。調任吏部尚書，在選拔官吏的職位上很受稱贊。

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吴興郡，平心不畏强禦，亦由處世之情既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久之，以疾表解職，遷金紫光禄大夫，未拜。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六，謚惠子。

王峻性情安詳高雅，没有趨附争競的心意。曾經和謝覽約定，官位到侍中，不再謀求升任。謝覽從吏部尚書任上外出任吴興郡太守，用心公平不畏懼豪强，也是由於處世的心情淡泊的緣故。王峻擔任侍中以後，雖然不退職，也操守淡泊，没有什麽鑽營行爲。很久以後，因患病上奏表請求解除職位，調任金紫光禄大夫，没就任。普通二年，去世，這年五十六歲，謚號爲惠子。

子琮。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縣主，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謝仁

兒子王琮。王琮爲國子學生員，娶始興王的女兒繁昌縣主，因不聰明，爲學生們所嗤笑，於是離婚。王峻向始興王道歉，王説："這本是皇上的意思，我極不願意這樣。"王峻説："臣下的

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婭爲門户。”

太祖是謝仁祖的外孫，也不憑藉殿下的婚姻來確立門户。”

王暕

王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

王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父親王儉，是齊朝太尉、南昌文憲公。

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遥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僥幸路絶。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彦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虚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

王暕幾歲時，便風度出衆，有成人的器量。當時文憲公做宰相，賓客滿門，見到王暕後互相説："三公的才華名望，再現於此了。"成人後，被挑選娶淮南長公主，任命爲駙馬都尉，授任員外散騎侍郎，没就任，改授晉安王文學，調任廬陵王友、秘書丞。明帝下詔訪求優異人才，始安王遥光上奏表推薦王暕和東海人王僧孺説："臣下聽説訪求賢人一時辛勞，但可垂衣拱手而治永久安逸，比之於疏通土壤，又類似於疏導河流。陛下道德潜藏於頭腦中，信義展示在符命中，山谷中已空無能人，操行純潔的賢人已在朝廷中；還恐怕有能人隱匿才能於占卜人士中，暗藏智慧於屠夫傭工中，訪求於函谷關下，委任於黄河邊。製作裘服不取自於一隻狐狸，推想是尋求各種色彩。五聲令人厭倦，詢問九工；擱置朝堂中的議論，且聽僕人之言。臣下地位高職責重，按道義維護國家，實在想使名聲與實際才能不違背，僥幸爲官的道路斷絶。權勢之家上等品第，還應當以社會輿論相衡量；有傑出才能的下層吏員，不可以地位形貌加以限制。私下見到秘書丞琅邪人王暕，二十一歲，七代相繼，是海内大族，神清氣爽，可用以啓迪中正平和。衛叔寶以玄理遣時的談論，樂彦輔所言名教的樂趣，本已輝映先輩，統率後人。居處没有灰塵雜物，家中有賜閱的書；辭賦清爽新穎，言談玄妙高遠；房舍近而人空缺，世事疏而道德親。在丘墟培育隱居之心，臺階上席位空設；學校朝廷，萬人翹首以待。豈僅荀令可以想望，李公不死而已呢！實在是學校的絶秘寶貝，治理國家的優秀人才。"授任王暕爲驃騎從事中郎。

高祖霸府開，引爲户曹屬，遷司徒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爲侍中。出爲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爲侍中，領射

高祖的藩王府邸設立，延聘王暕爲户曹掾屬，升爲司徒左長史。天監元年，授任太子中庶子，兼驍騎將軍，入宫任侍中。外出任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擔任侍中，兼射聲校尉，調任

聲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出爲晉陵太守。徵爲吏部尚書，俄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修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謂爲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左僕射，以母憂去官。起爲雲麾將軍、吴郡太守。還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謚曰靖。有四子，訓、承、穉、訏，并通顯。

五兵尚書，加授給事中。外出任晉陵太守。徵入任吏部尚書，不久兼國子祭酒。王暕是名公之子，年輕時得到美好名聲，等到處於選拔官吏的部門，職責事務井井有條；然而世代尊貴顯赫，和他人多有隔閡，不能留心出身低微的人，衆人頗認爲他冷酷無情。升尚書右僕射，不久加授侍中。又升爲左僕射，因母親去世離職。復出後任雲麾將軍、吴郡太守。回京任侍中、尚書左僕射，兼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因急病去世，這年四十七歲。詔令追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賜給棺材，禮服一套，衣服一套，錢十萬，布一百匹。謚號爲靖。有四個兒子，叫王訓、王承、王穉、王訏，都仕途順暢顯要。

王訓

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年十三，暕亡憂毁，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射策高第，除秘書郎，遷太子舍人、秘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爲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

王訓字懷範，幼年聰明機警有見識器量，隱士何胤看見後而認爲他奇特。十三歲時，王暕去世而他哀傷消瘦，到了家人莫識的地步。十六歲，被在文德殿召見，對答爽朗透徹。皇帝目送他出去良久，回頭對朱异説："可以説是宰相之家有宰相了。"增補爲國子生，考試爲上等，授任秘書郎，調任太子舍人、秘書丞。改任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録。不久升爲侍中，任命後入宫叩見，高祖舒緩地詢問何敬容説："褚彦回多少歲做宰相？"敬容回答説："剛過三十歲。"皇帝説："現在的王訓，不差於彦回。"

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在春宫特被恩禮。以疾終於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謚温子。

王訓容貌美觀有風度，善於進退，文章寫得好，是後輩中的領頭人。在太子宫中特别受恩遇禮敬。因病在侍中任上去世，這年二十六歲。追贈本身官職。謚號爲温子。

王泰

王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吴郡，知名在志右。

王泰字仲通，是王志長兄王慈的兒子。王慈，在齊朝時歷任侍中、吴郡太守，名聲在王志之上。

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侄，散棗栗於床上，群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温雅，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起家

王泰年幼時聰明有悟性，幾歲時，祖母召集所有孫子侄兒，撒棗子栗子在床上，小孩子都争相去拿，惟獨王泰不拿。詢問其中原因，他回答説："不拿，自然將受到賞賜。"因此同服的兄弟姐妹都另眼看他。成人後，通達平和温柔雅致，

爲著作郎，不拜，改除秘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閤祭酒、車騎主簿。

人們看不到他喜怒的神色。出仕爲著作郎，不就任，改授秘書郎，調任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閤祭酒、車騎主簿。

高祖霸府建，以泰爲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秘書丞。齊永元末，後宫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爲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黄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并掌吏部如故，俄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爲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累遷爲廷尉，司徒左長史。出爲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爲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爲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爲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爲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士多懷泰，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謚夷子。

高祖的藩王府邸建立，任命王泰爲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調任秘書丞。齊永元末年，後宫起火，蔓延燒毁宫中藏書，圖書差不多全部散失雜亂。王泰任秘書丞，上奏表要求加以校訂繕寫，高祖聽從他的建議。不久，調任中書侍郎。外出任南徐州別駕從事史，任職有能幹的名聲。又徵召爲中書侍郎，下令掌管吏部郎事務。屢經升遷任給事黄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并且照舊掌管吏部郎事務，不久正式擔任。自從渡過長江以來，吏部郎不再掌管大官的選拔，令史以下，小人争相求取的接連不斷，前後很少有人能够稱職。王泰擔當後不搞關係請托，吏員先到的就任用，不因任何人請托説情而改變意見，天下都稱贊公平。屢經升遷任廷尉，司徒左長史。外出任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中平和治理得到民心。徵入任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不久升爲侍中。隨之擔任太子庶子、兼步兵校尉，又擔任侍中。不久調任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代理南康王府、州、封國事務。南康王調任職位，王泰又擔任北中郎長史，代理豫章王府、州、封國事務，太守職位照舊。入京擔任都官尚書。王泰能够接納人士，士人多懷念王泰，常常希望他位居選拔官員的職位。不久，王泰擔任吏部尚書，高門大户寄希望於他，没有等到任命官員，王泰便患病，改授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没就任，去世，這年四十五歲。謚號爲夷子。

初泰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廓。

起初王泰没有兒子，過繼哥哥的兒子王祁，很久以後生下兒子王廓。

王份　王琳

王份字季文，琅邪人也。祖僧朗，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父粹，黄門侍郎。

王份字季文，是琅邪人。祖父僧朗，是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父親王粹，官至黄門侍郎。

份十四而孤，解褐車騎主簿。出爲寧遠將軍、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遷太子中舍人，太尉屬。出爲晋

王份十四歲失去父母，出仕爲車騎主簿。外出任寧遠將軍、始安内史。袁粲被殺，親戚朋友没有敢去看的，王份獨自前往致以哀悼，因此而聞名。調任太子中舍人，太尉掾屬。外出任晋安

安内史。累遷中書侍郎，轉大司農。

内史。屢經升遷任中書侍郎，改任大司農。

份兄奂於雍州被誅，奂子肅奔于魏，份自拘請罪，齊世祖知其誠款，喻而遣之。屬肅屢引魏人來侵疆埸，世祖嘗因侍坐，從容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斂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尋除寧朔將軍、零陵内史。徵爲黄門侍郎，以父終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秘書監。

王份的哥哥王奂在雍州被殺，王奂的兒子王肅逃奔到魏國，王份自我囚禁請求治罪，齊世祖知道他依附的誠心，開導他而放他回去。正逢王肅接連帶領魏國軍隊前來侵犯邊境，世祖曾利用王份陪伴的機會，從容地問王份説："近來有北方的消息嗎?"王份嚴肅地回答説："王肅既然近忘家族，哪裏還遠遠記得有臣下這個人。"皇帝也因此而信任王份。不久授任寧朔將軍、零陵内史。徵入任黄門侍郎，因父親在這個職位上去世，堅決推辭不就任，調任秘書監。

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爲有爲無?"份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高祖稱善。出爲宣城太守，轉吴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北中郎豫章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南徐府州事。還太常卿、太子右率、散騎常侍，侍東宫，除金紫光禄大夫。復爲智武將軍、南康王長史，秩中二千石。復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南徐州大中正，給親信二十人。遷尚書左僕射，尋加侍中。

天監初年，授任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曾在宴席上詢問群臣説："我是有爲呢還是無爲呢?"王份回答説："陛下順應萬物是有爲，體會最高境界是無爲。"高祖稱贊回答得好。外出任宣城太守，改任吴郡太守，調任寧朔將軍、北中郎豫章王長史、蘭陵太守，代理南徐府州事務。調任太常卿、太子右率、散騎常侍，在東宫侍奉，授任金紫光禄大夫。又擔任智武將軍、南康王長史，品級爲中二千石。再入京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南徐州大中正，賜給親信二十人。升爲尚書左僕射，不久加授侍中。

時修建二郊，份以本官領大匠卿，遷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加親信爲四十人。遷侍中、特進、左光禄，復以本官監丹陽尹。普通五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九。詔贈本官，賻錢四十萬，布四百匹，蠟四百斤，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胡子。

當時修建南北二郊祭壇，王份以本身職位兼任大匠卿，調任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加授親信共爲四十人。升爲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又以本身職位兼丹陽尹。普通五年三月，去世，這年七十九歲。詔令追贈本來的職位，贈錢四十萬文，布四百匹，蠟四百斤，賜給棺材，禮服一套，衣服一套。謚號爲胡子。

長子琳，字孝璋，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司徒東閤祭酒，南平王文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侍郎，衛軍謝朏長史，員外散騎常侍。出爲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徵司徒左長史。

長子王琳，字孝璋，被推舉爲南徐州秀才，出仕爲征虜建安王法曹參軍，司徒東閤祭酒，南平王文學。娶義興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屢經升遷爲中書侍郎，衛軍謝朏長史，員外散騎常侍。外出任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徵入任司徒左長史。

王錫

錫字公嘏，琳之第二子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常獨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公主入宫，高祖嘉其聰敏，常爲朝士説之。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爲飾居宇。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爲太子舍人。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闋，除太子洗馬。時昭明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以戚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稱疾不行，敕許受詔停都。王冠日，以府僚攝事。

王錫字公嘏，是王琳的第二個兒子。年幼機警有悟性，和兄弟拜師讀書，到應休息散開時，常常獨自留下不起身。七八歲時，還跟隨公主進宫，高祖嘉許他的聰明敏捷，經常對朝中官員談起他。王錫讀書用精力不顧疲倦，以致損傷右眼。公主時常限制他的學業，爲他裝飾住房。雖然是兒童時代，却没有一點其他愛好。十二歲時，做國子生。十四歲時，被推舉爲秀才，授任秘書郎，和范陽人張伯緒名聲相等，都擔任太子舍人。遇父親去世，服喪恪盡禮儀。服喪期滿，授任太子洗馬。當時昭明太子還幼小，没有和臣屬相交往。高祖下令："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是親戚中的精英，朝廷中的良才，可如師友一樣敬奉他們。"因是親戚獲封永安侯，授任晉安王友，推説患病不赴任，高祖下令准許他接受詔命而停留在京城。晉安王行加冠禮的時候，王錫以府中僚屬身份代掌事務。

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异接之，預宴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宴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敕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嘆挹。佗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

普通初年，魏國開始聯絡求和，派劉善明前來通問修好，高祖下令派中書舍人朱异接待他，參與宴會的都是歸附的北方人。善明仗恃自己的才氣，飲酒盡興後對朱异説："南方國家中如中書舍人您這樣雄辯有學問的有幾個人?"朱异回答説："我之所以得以接待賓客，是履行職責。二國和平交往，所貴重的是親近友好；如果以才華論辯相推崇，我則不當被指派。"善明於是説："王錫、張纘，在北方聽説過，如何可見到他們?"朱异詳細啓奏，高祖下令當即在南苑設宴，僅王錫和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到了席上，遍論經書史籍，同時加以嘲諷戲謔，王錫、張纘依其談論應對，没有停頓疑難，不曾詢問對方一件事，善明很相嘆賞。另一天對朱异説："一天見到兩位賢人，實在滿足我的期望，没有君子，怎麽能成爲國家!"

轉中書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

改任中書郎，調任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這年二十四歲。王錫對親友説："我因是外戚，受到當今皇上的知遇，蒙受爵位，這本不是我的志向；加上近來體弱多病，各種事務難以承受，怎麽能捨棄愛好而曲從所不能的事呢?"

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絶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中大通六年正月，卒，時年三十六。贈侍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貞子。子泛、湜。

王僉

僉字公會，錫第五弟也。八歲丁父憂，哀毁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策高第，除長兼秘書郎中，歷尚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與吴郡陸襄對掌東宫管記。出爲建安太守。山酋方善、謝稀聚徒依險，屢爲民患，僉潜設方略，率衆平之，有詔褒美，頒示州郡。除武威將軍、始興内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寧遠將軍、南康内史，屬循墟作亂，復轉僉爲安成内史，以鎮撫之。還除黄門侍郎，尋爲安西武陵王長史、蜀郡太守。僉憚岨嶮，固以疾辭，因以黜免。久之，除戎昭將軍、尚書左丞，復補黄門侍郎，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宫管記。太清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四十五。贈侍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承聖三年，世祖追詔曰："賢而不伐曰恭，謚恭子。"

張充

張充字延符，吴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禄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游。緒嘗請假還吴，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脱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於是推稱患病不就任。便遣回差役，謝絶賓客，掩門深思，房内寂寥。中大通六年正月，去世，這年三十六歲。追贈侍中，賜給棺材，禮服一套，衣服一套。追贈謚號爲貞子。有兒子王泛、王湜。

王僉字公會，是王錫的第五個弟弟。八歲遇父親去世，哀傷消瘦超過禮儀。服喪期滿，徵召補爲國子生，祭酒袁昂稱贊他通達事理。考試列在上等，授任長兼秘書郎中，歷任尚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和吴郡人陸襄輪流掌管東宫文牘。外出任建安太守。山民首領方善、謝稀聚集部衆依仗險要，屢次劫略成爲民衆的禍患，王僉暗中設下計謀，率領軍隊平定他們，詔令對王僉加以褒揚，頒布到州郡。授任武威將軍、始興内史，遭生母去世，堅决推辭不就任。又授任寧遠將軍、南康内史，遇循墟作亂，又改任王僉爲安成内史，來平定安撫他們。返回授任黄門侍郎，不久擔任安西武陵王長史、蜀郡太守。王僉畏懼險阻，堅决地以患病加以推辭，朝廷因之罷黜他。很久以後，授任戎昭將軍、尚書左丞，又任命爲黄門侍郎，調任太子中庶子，掌管東宫文牘。太清二年十二月，去世，這年四十五歲。追贈侍中，賜給棺材，禮服一套，衣服一套。承聖三年，世祖追加詔令説："賢明而不自誇爲恭，定王僉謚號爲恭子。"

張充字延符，吴郡人。父親張緒，是齊朝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聞名於前朝。張充年輕時，不秉持操守，喜好安逸游樂。張緒曾經請假回到吴郡，剛進入西城，遇張充出去打獵，左手架着鷹，右手牽着狗，遇上張緒的船到達，張充便放下繩索解開袖套，在水邊叩拜。張緒説："一人而做兩種事，不是太勞累了嗎?"張充跪着回答説："我聽説三十歲而能自立，現在我二十九歲了，請等到來年再恭敬改變。"張緒説："有過錯而能改正，顔氏子有這種美德。"到次年，便修養自身改變節操。學習不滿一年，涉覽多種書籍，尤其通曉《老子》、《周易》，能够清雅地談

起家撫軍行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决焉。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爲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而愠，因與儉書曰：

吴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邪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魚釣之閑，鎌采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娱，逍遥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途不一。故以圓行方止，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挂簪帶之高，河南降璽書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栖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彯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慚衣冠之秀。所以擯迹江皋，陽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敻舉，輡轅乎千載。充所以長群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税；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味於澠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謝焉。

論玄理，和堂叔張稷都有好名聲。

出仕爲撫軍行參軍，調任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當時尚書令王儉當權理事，武帝所有事都取决於他的意見。武帝曾經想委任張充的父親張緒爲尚書僕射，徵求王儉的意見，王儉回答説："張緒年輕時有清高的聲望，的確是好的人選；然而東方的士人近來不堅持操守，張緒的幾個兒子又多行爲輕浮，臣下以爲這事應該認真挑選。"皇帝於是作罷。在這之前張充兄弟都輕佻任俠，張充年輕時又不顧小節，所以王儉那樣説。張充聽説後感到惱怒，於是給王儉寫信説：

吴國百姓張充寫信給琅邪王君侯：近日路途遥遠，久雨陰暗，炎凉不均衡，想來不會虧損攝養。我有幸享以垂釣的閑暇，耕種的空餘，時而以書籍自我娱樂，從前代史册中浮想聯翩。縱横於遠古，運動與寂静的路有很多條；紛擾的一百年，升降的途徑不一樣。所以圓形利於滚動方形益於擱置静止，是器物用處的不同；金剛强而水柔弱，是品性的差别。善於駕馭品性的，不違背金與水的本質；善於製作器物的，不改變方與圓的用途。所以北海人挂着高高的簪帶，河南人使高貴的璽書頒發。我生平少交往，不把利益欲望放在心上，三十六年，稍微能以儉約自足。專一的志向，如峭壁聳立在帶霜的懸崖；不變的情懷，如山峰横列在海岸邊。在天閣飄動纓帶，已經謝絶朝廷的榮華；在雲臺裝飾絲帶，終感慚愧於大族的英才。之所以落迹於江畔，在田間假裝發狂，實在是因氣質懶散而呆板，性情拘謹阻隔。獨自依據心意行事，不受世俗人士的推許；超群出衆於精神境界，時常爲世俗生活而周旋不進。所以君山直上九天，在當年受壓抑；叔陽飛升，在一千年前不得志。我因此長久和魚鳥爲友，留影在松林。半頃的田地，足以交納税租；五畝的住宅，種上桑麻。在川澤之間吹奏歌唱，在澠池之上誦讀品味，在漁父游動之處泛舟，在房間之下休

若夫驚岩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玆長往。若乃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

息。如此而已，我有什麼可致歉的呢。

高大的山岩罩住太陽，壯闊的海洋擋住蒼天；聳立的石頭一段段地崩裂，高大的懸崖一段段地落下。桂樹蘭花華麗，在幽深的山谷雜亂叢生；松樹柏樹陰森，在山澗曲流中互相圍繞。元卿於是不回家，伯休也因此長久離去。揮動魚竿在水邊垂釣，在滄浪的島上洗脚；在雲氣中獨自流浪，在清風明月中高枕而卧。悠遠的琴瑟酒食，山路遥遥有誰來；鮮明的文章言談，徒然疲憊了内心。不覺千里相隔，路途上滿是川流。每到颸西風時，何曾不眷顧？姑且利用患病的空隙，略微抒發胸懷；用這隻言片語，輕率地委屈了高人的聽聞。

丈人歲路未强，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彦，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嘆。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岩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庵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

大丈夫您年歲不大，學業優異而爲官；道義佐助百姓，功勳陳列如隔海相望。入朝則協和長倩的忠誠，出廷議論便具備仲子的節操。可以説是大德維持時政，是如孤獨的松柏一樣出衆的人。而我一向履歷不被詳知，這些閲歷還很少。茂陵的英才，望着車乘服飾而長久懷想；霸山的平民，停下車馬而聳肩嘆息。能不可惜嗎？至於控御天鵝，駕黄鶴而凌空，就河岸不離乾枯，山野受到滋潤。奇禽異鳥，有的到山岩邊相迎接；輕微的烟霧，乍現林間而蒸騰。東都不值得珍奇，南山哪能算貴重。

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説，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

我是昆山西面的百姓，岱山外的一介平民。養蠶而穿衣，耕種而進食，不能够侍奉王侯，尋找知己，造訪當代官員，奔馳游説，蓬頭來往於屠夫賭徒之間，歡快極了。大丈夫您早先遇上承華，後來遇上崇禮。無尚的器重，使您早年聲望横溢；鄉下人的言論，則因倉促間謬誤綿延。然而一世的人都説我爲顛狂，我也如何能和各位君子論説呢？所以披露見聞，敞開心胸，叙述生平，談論出處，之所以溝通夢境交往魂魄，推誠以言，祇是因大丈夫您而已。

關山敻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關口山路阻隔，寫完無法送上，倘若遇上打柴的人，冀盼送呈管事的人。

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廢處久之。後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并爲司徒竟陵王賓客。入爲中書侍郎，尋轉給事黄門侍郎。

明帝作相，以充爲鎮軍長史。出爲義興太守，爲政清静，民吏便之。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中庶子，遷侍中。

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宫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侍中省，不出閤。城内既害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

高祖霸府開，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梁王國郎中令、祠部尚書、領屯騎校尉，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除太常卿。尋遷吏部尚書，居選稱爲平允。俄爲散騎常侍、雲騎將軍。尋除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徵拜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説，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轉左衛將軍，祭酒如故。入爲尚書僕射，頃之，除雲麾將軍、吴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悦。以疾自陳，徵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未及還朝，十三年，卒于吴，時年六十六。詔贈侍中、護軍將軍。謚穆子。子最嗣。

王儉報告給武帝，免除張充的官職，廢黜了很長時間。後來擔任司徒諮議參軍，和琅邪人王思遠、同郡人陸慧曉等，都是司徒竟陵王的賓客。入京擔任中書侍郎，不久改任給事黄門侍郎。

明帝做宰相，任命張充爲鎮軍長史。外出任義興太守，行政清明而奉行無爲而治，民衆官吏感到便利。不久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授任太子中庶子，升侍中。

起義軍隊停駐在京城附近時，東昏侯召集百官進入宫省，朝廷官員擔心禍患，有的來往酣飲歡宴，張充獨自住在侍中省，不出閣門。城内害死東昏侯，百官聚集在西鐘下，召唤張充而不到場。

高祖的藩王府邸建立，任命張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調任梁王國郎中令、祠部尚書、兼屯騎校尉，改任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年，授任太常卿。不久調任吏部尚書，處於選拔官吏的部門有公平的稱譽。不久擔任散騎常侍、雲騎將軍。繼而授任晉陵太守，品級爲中二千石。徵入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張充擅長義理，登堂講授，皇太子以下都到來。當時王侯多在學校中，手執經書叩拜，張充穿着公服而站立，不敢接受。改任左衛將軍，祭酒照舊。召入任尚書僕射，不久，授任雲麾將軍、吴郡太守。到任便撫恤貧困老人，舊日朋友無不歡欣喜悦。因患病自己陳述要求，被徵入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没來得及回到朝廷，天監十三年，在吴郡去世，這年六十六歲。詔令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號爲穆子。兒子張最繼嗣。

柳惲　柳偃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瀹深所友愛。

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并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

柳惲字文暢，是河東解縣人。年輕時有志向節操，愛好學習，擅長寫文牘。和陳郡人謝瀹比鄰而居，謝瀹對他深加友愛。

當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都善於彈琴，説是傳承戴安道的師法，柳惲自幼跟他們學，極盡彈奏的妙趣。齊竟陵王聽説後召唤他，任用爲法曹行參軍，柳惲很受賞識親近。竟陵王曾在後園設酒席，有晉朝宰相謝安彈過的琴在旁邊，

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踪古烈。"累遷太子洗馬，父憂去官。服闋，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

授予柳惲，柳惲彈出雅致的曲調。子良說："你的精巧超越嵇元榮的心，玄妙達到羊蓋的法式，優良的質地美妙的手法，的確都出現在今天。豈衹是當代可稱奇異，足以能追踪古代名人。"屢經升遷任太子洗馬，因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試任鄱陽相，他准許吏員可服完三年的喪禮，代理當地的文教事物，百姓稱贊。回京授任驃騎從事中郎。

高祖至京邑，惲候謁石頭，以爲冠軍將軍、征東府司馬。時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惲上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會蕭穎胄薨于江陵，使惲西上迎和帝，仍除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遷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

高祖到達京城，柳惲到石頭城迎候拜見，被任命爲冠軍將軍、征東府司馬。當時東昏侯還没平定，士兵還在苦戰，柳惲上書陳述應做的事，請求在城池平定的時候，先收取圖書文籍，以及遵循漢高祖寬宏大量愛護民衆的義理，高祖聽從他的建議。遇蕭穎胄在江陵逝世，派柳惲西上去迎接和帝，隨之授任給事黄門侍郎，兼步兵校尉，調任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授任長兼侍中，和僕射沈約等人共同制定新的法律。

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爲詩曰："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爲高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

柳惲做人品行貞潔樸素，在貴公之子中很早有好名聲，年輕時工於詩賦。開始寫詩說："河流湖沼木葉下，隴山之首秋雲飛。"琅邪人王元長見到後嗟嘆贊賞，因之書寫在書房墻壁上。到現在參與樂曲宴會，柳惲必受詔賦詩。曾經奉命和高祖《登景陽樓》的中篇說："太液滄茫波浪起，長楊高樹已見秋。皇上儀仗承漢代，雕鏤車輛隨風游。"深受高祖的贊美。當時都共同稱贊傳揚。

惲善奕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劣。二年，出爲吴興太守。六年，徵爲散騎常侍，遷左民尚書。八年，除持節、都督廣交桂越四州諸軍事、仁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徵爲秘書監，領左軍將軍。復爲吴興太守六年，爲政清静，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天監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三。贈侍中、中護軍。

柳惲善於下棋，皇帝經常下令他陪伴，又命他確定棋譜，評定高下。二年，外出任吴興太守。六年，徵入任散騎常侍，調任左民尚書。八年，授任持節、都督廣交桂越四州諸軍事、仁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徵入任秘書監，兼左軍將軍。又擔任吴興太守六年，行政清明奉行無爲而治，民衆官吏懷念他。在郡中患病，自己陳述要求解除職位，父老一千多人上奏表請求他留任，事情没有施行。天監十六年，去世，這年五十三歲。追贈侍中、中護軍。

惲既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

柳惲已然善於彈琴，曾經用當時聲調轉而拋棄古代法式，於是寫作《清調論》，列有條例。

少子偃，字彦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太子舍人，洗馬，廬陵、鄱陽内史。大寶元年，卒。

小兒子柳偃，字彦游。十二歲時被召見。皇帝問他讀什麽書，他回答説是《尚書》。又問他説："有什麽好句子?"他回答説："德行衹爲美好的政治，政治在於養育民衆。"衆人都對他感到驚異。詔令他娶長城公主，任命他爲駙馬都尉，都亭侯，太子舍人，洗馬，廬陵、鄱陽内史。大寶元年，去世。

蔡撙

蔡撙字景節，濟陽考城人。父興宗，宋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有重名前代。

蔡撙字景節，濟陽考城人。父親興宗，是宋朝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在前代有大名聲。

撙少方雅退默，與兄寅俱知名。選補國子生，舉高第，爲司徒法曹行參軍。齊左衛將軍王儉高選府僚，以撙爲主簿。累遷建安王文學，司徒主簿、左西屬。明帝爲鎮軍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中軍長史，給事黄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并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坐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吴興太守。

蔡撙年輕時正直儒雅謙退冷静，和哥哥蔡寅都聞名。被挑選補爲國子生，考試在上等，擔任司徒法曹行參軍。齊左衛將軍王儉嚴格挑選府中僚屬，委任蔡撙爲主簿。屢經升遷任建安王文學，司徒主簿、左西屬。明帝擔任鎮軍將軍時，延聘爲從事中郎，調任中書侍郎，中軍長史，給事黄門侍郎。遇母親去世，在墓旁搭棚子居住守喪。齊末禍難多，服喪期滿，便住在墓地。授任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都不就任。梁朝臺閣建立，蔡撙擔任侍中，調任臨海太守，因公事獲罪貶降爲太子中庶子。又擔任侍中，吴興太守。

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吴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旁縣，逾山寇吴興，所過皆殘破，衆有二萬，奄襲郡城。東道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并請撙避之。撙堅守不動，募勇敢固郡。承伯盡鋭攻撙，撙命衆出拒，戰於門，應手摧破，臨陣斬承伯，餘黨悉平。加信武將軍。徵度支尚書，遷中書令。復爲信武將軍、晋陵太守。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遷吏部尚書，居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秘書監，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普通二年，出爲宣毅將軍、吴郡太守。四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宣惠將軍。謚康子。

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員吴承伯倚仗妖道聚集徒衆攻打宣城，殺死太守朱僧勇，隨之轉而屠滅周圍的縣，越山侵犯吴興，所經過之處都毁滅破壞，軍隊有二萬人，偷襲郡城。東方的人不熟悉戰事，官吏民衆畏懼紛擾而四散逃奔，都請蔡撙躲避。蔡撙堅決守衛不動摇，招募勇敢的人加固郡城。承伯用盡精鋭兵士攻打蔡撙，蔡撙命令軍隊出城抵禦，在城門交戰，一交手就打敗承伯，在軍陣中斬殺承伯，殘餘黨羽全部平定。被加授信武將軍。徵召任度支尚書，調任中書令。又爲信武將軍、晋陵太守。返回朝廷授任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調任吏部尚書，任職選拔官吏的部門，寬宏簡易有名聲。又擔任侍中，兼秘書監，改任中書令，侍中照舊。普通二年，外出任宣毅將軍、吴郡太守。四年，去世，這年五十七歲。追贈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宣惠將軍。謚

號爲康子。

子彦熙，歷官中書郎，宣城内史。

兒子彦熙，歷任中書郎，宣城内史。

江蒨

江蒨字彦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禄、儀同三司；父斅，齊太常卿：并有重名於前世。

江蒨字彦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江湛，宋朝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親江斅，齊朝太常卿：都在前代有大名聲。

蒨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爲國子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秘書郎，累遷司徒東閤祭酒、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墓所。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司徒左西屬，太子中舍人，秘書丞。出爲建安内史，視事期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諓之爲郡，蒨帥吏民據郡拒之。及建康城平，蒨坐禁錮，俄被原，起爲後軍臨川王外兵參軍。累遷臨川王友，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黄門侍郎，領南兖州大中正。遷太子中庶子，中正如故。轉中權始興王長史。出爲伏波將軍、晋安内史。在政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爲寧朔將軍、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頃之，遷太尉臨川王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右將軍。

江蒨幼年聰明機警，讀書看過一遍就能背誦。被挑選爲國子生，通曉《尚書》，考試在上等。出仕爲秘書郎，屢經升遷爲司徒東閤祭酒、廬陵王主簿。爲父親服喪以孝道聞名，在墓旁搭棚子居住，明帝下令派遣武士二十人守護墓地。服喪期滿，授任太子洗馬，屢經升遷任司徒左西屬，太子中舍人，秘書丞。外出任建安内史，任職一年，起義軍隊東下停駐江州，派遣寧朔將軍劉諓之爲郡守，江蒨率領官吏民衆占據郡城抗拒他。等到建康城平定，江蒨獲罪不得爲官，不久被寬恕，起用爲後軍臨川王外兵參軍。屢經升遷爲臨川王友，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黄門侍郎，兼南兖州大中正。調任太子中庶子，中正照舊。改任中權始興王長史。外出任伏波將軍、晋安内史。在任清廉節儉，專意寬大施惠，使下屬官吏、民衆感到便利。詔令徵召爲寧朔將軍、南康王長史，代理府、州、封國事務。不久，調任太尉臨川王長史，改任尚書吏部郎，右將軍。

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并宿士敬之，惟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第七兒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冑所悦，故勉斥泰爲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

江蒨正直儒雅有風骨。僕射徐勉因權勢重而自傲，在位的人都把他作爲前輩尊敬，惟獨江蒨和王規和他行對等禮節，不爲他所屈尊。徐勉通過江蒨的門客翟景爲自己的第七個兒子徐繇求娶江蒨的女兒，江蒨不答應，翟景第二次説這事，江蒨於是責打翟景四十棒，因此和徐勉有矛盾。授任散騎常侍，不就任。這時徐勉又爲兒子求娶江蒨的弟弟江葺的女兒和王泰的女兒，二人都拒絶他。江葺擔任吏部郎，因責打官署中差役而獲罪免官，王泰因患病請假回家，於是調任散騎常侍，都是徐勉的意思。當初，天監六年，下詔任用侍中、常侍都在宫内侍奉，分門下二局到秘書監，官品比照侍中，而這些不是大族人士所喜悦

的，所以徐勉貶降王泰去擔任。江蒨不久調任司徒左長史。

初，王泰出閣，高祖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遷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本官。謚肅子。

起初，王泰出臺閣，高祖對徐勉說："江蒨的資歷高，應該處於選拔官吏的部門。"徐勉回答說："江蒨有眼病，又不熟悉人物。"高祖於是作罷。江蒨被調任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去世，這年五十三歲。詔令追贈本來的官職。謚號爲肅子。

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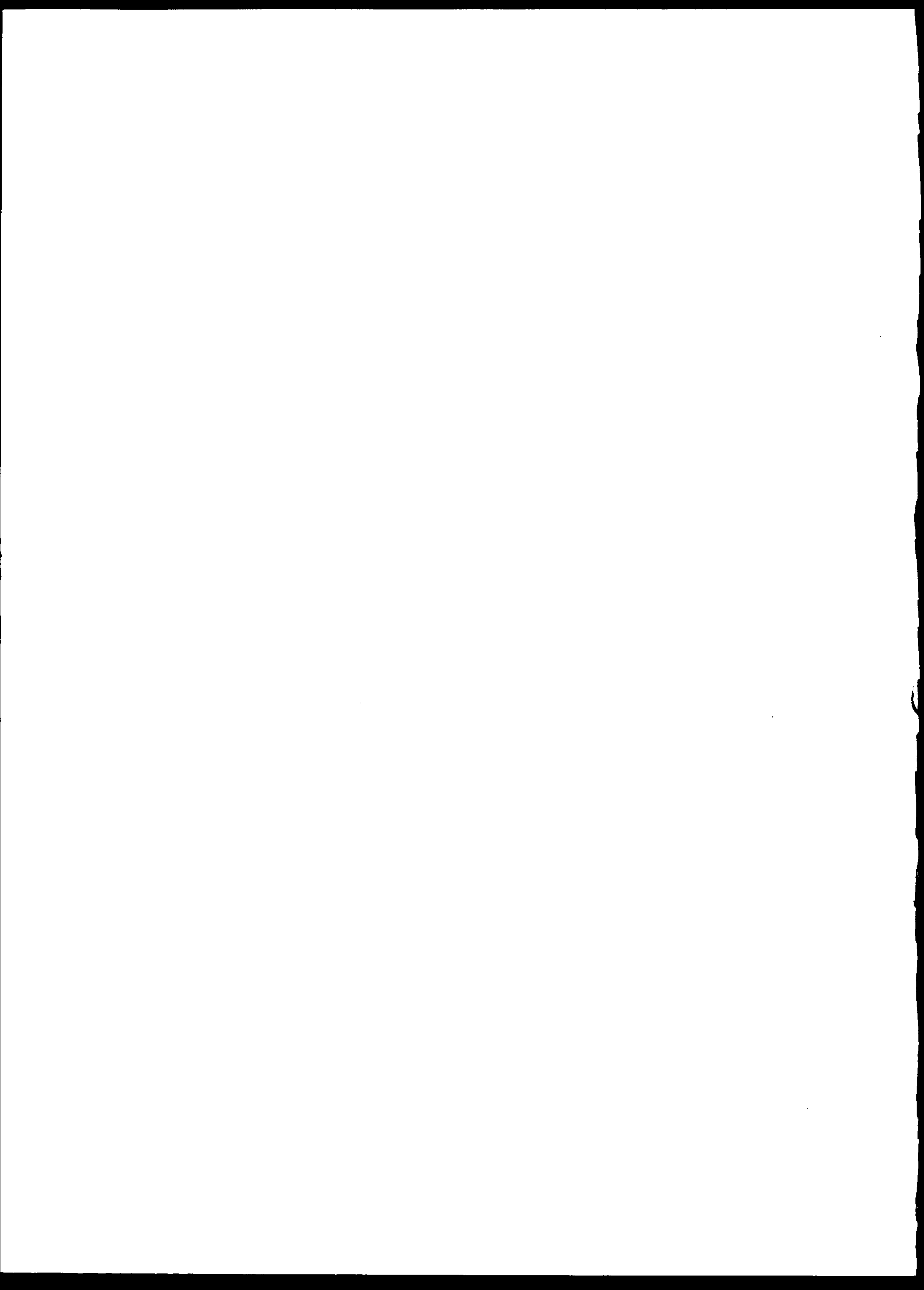
江蒨愛好學習，尤爲熟悉朝廷禮儀舊例，撰作《江左遺典》三十卷，没有完成，去世。有文集十五卷。

子紑，經在《孝行傳》。

兒子江紑，編寫在《孝行傳》。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兹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實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撙以方雅著，江蒨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

史臣曰：王氏自從周朝以後，直到秦、漢，接連有傑出人物。到東晉時王茂弘治理江左，當時人把他比作管仲。其後貂蟬冠冕交相輝映，三公輔臣互相沿襲，刻寫姓名於帝王圖籍，吉慶流傳到子孫，這是盛大的家族啊。王瞻等人繼承這個根基，是貴重的國家精華，子嗣有才能操行，可加稱道。張充年輕時不秉持操守，後來便强自抑制，在主管選拔中，有廉潔公平之稱。柳惲以多才多藝而著稱，蔡撙以正直儒雅而聞名，江蒨以風度骨氣而顯要，都是梁室的名士。



梁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太祖五王

太祖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高祖、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懿及融，齊永元中爲東昏所害；敷、暢，建武中卒：高祖踐阼，并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靖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吴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太祖有十個兒子。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蕭懿、永陽昭王蕭敷、高祖、衡陽宣王蕭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蕭融。蕭懿和蕭融，在齊永元年間被東昏侯害死；蕭敷、蕭暢，在建武年間去世：高祖登位，都追封爲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靖惠王蕭宏，南平元襄王蕭偉。吴太妃生安成康王蕭秀，始興忠武王蕭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蕭恢。

臨川王蕭宏

臨川靖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齊永明十年，爲衛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時長沙王懿鎮梁州，爲魏所圍，明年，給宏精兵千人赴援，未至，魏軍退。遷驃騎晋安王主簿，尋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衡陽王暢，有美名，爲始安王蕭遥光所禮。及遥光作亂，逼暢入東府，暢懼禍，先赴臺。高祖在雍州，常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

臨川靖惠王蕭宏字宣達，是太祖的第六個兒子。身高八尺，翳鬚眉毛美麗，舉止可供觀瞻。齊永明十年，擔任衛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調任太子舍人。當時長沙王蕭懿鎮守梁州，被魏國軍隊包圍，次年，配給蕭宏精鋭的兵士一千人前往救援，没有到達，魏軍退走。調任驃騎晋安王主簿，不久擔任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衡陽王蕭暢，有美好的名聲，爲始安王蕭遥光所禮敬。等到遥光作亂，逼迫蕭暢進入東府，蕭暢畏懼禍難，先奔赴朝廷。高祖在雍州，時常擔憂弟弟們遇禍，對南平王蕭偉説："六弟明白事理，必定先回到朝廷。"等到使者到來，果然如高祖所料。

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平，遷西中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户。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又給鼓吹一部。

高祖起義的軍隊東下，蕭宏到新林迎接，被任命爲輔國將軍。建康平定，調任西中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食邑二千户。不久擔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又賜給鼓吹一部。三年，加授侍中，升軍號爲中軍將

三年，加侍中，進號中軍將軍。

四年，高祖詔北伐，以宏爲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宏前軍剋梁城，斬魏將黿清。會征役久，有詔班師。六年夏，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其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夏，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空、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侍中如故。未拜，遷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十二年，遷司空，使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將軍并如故。

十五年春，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并衣不解帶，每二宫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臨幸慰勉之。宏少而孝謹，齊之末年，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如故，固辭弗許。

十七年夏，以公事左遷侍中、中軍將軍、行司徒。其年冬，遷侍中、中書監、司徒。普通元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二年，改創南、北郊，以本官領起部尚書，事竟罷。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詔許解揚州，餘如故。四月，薨，時年五十四。自疾至于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侍中、太尉臨川王宏，

軍。

四年，高祖詔令向北征伐，任命蕭宏爲都督南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蕭宏因是皇帝的親弟弟，所統領的軍隊都器械精巧嶄新，軍隊的儀容很盛大，北方人認爲是一百幾十年以來所没有過的。軍隊停駐在洛口，蕭宏的前鋒攻克梁城，斬殺魏軍將領黿清。遇上因爲征戰時間長久的原因，詔令撤軍。六年夏季，調任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照舊。這一年，升爲司徒，兼太子太傅。八年夏季，擔任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空、揚州刺史，侍中照舊。這年冬季，因公事貶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侍中照舊。没有就任，調任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照舊。十二年，升爲司空，使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將軍都照舊不變。

十五年春季，生母陳太妃病重，蕭宏和同母弟南平王蕭偉侍奉疾病，都衣不解帶，每當二宫派人問訊，就對着使者流淚哭泣。等到太妃逝世，水米不進口有五天，高祖時常前往安慰他倆。蕭宏年輕時便孝順恭謹，齊朝的末年，避難潛藏，和太妃不在一處，經常派使者問候起居。有人對蕭宏説："逃難必須秘密，不宜來往。"蕭宏含着眼淚回答説："可以没有我，但這件事一天都不能廢棄。"不久復出任中書監，驃騎大將軍、使持節、都督照舊不變，堅決推辭不被准許。

十七年夏季，因公事貶降爲侍中、中軍將軍、代理司徒。這年冬季，升爲侍中、中書監、司徒。普通元年，升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太尉、揚州刺史，侍中照舊。二年，改建南、北郊祭壇，蕭宏以本身官職兼起部尚書，事情結束後罷除。七年三月，因病上奏表陳述，詔令准許解除揚州刺史職位，其餘職位照舊。四月，逝世，這年五十四歲。自患病到逝世，皇帝七次出宫探望他。等到安葬，皇帝下詔説："侍中、太尉臨川王蕭宏，氣質淡遠高雅，胸懷博

器宇冲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于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啓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憖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黄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爲六十人。給温明秘器，斂以衮服。謚曰靖惠。”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時稱其長者。

宏有七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爲吴興太守，有治能。天監十年，卒，謚曰哀世子。無子，高祖詔以羅平侯正立爲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讓正義爲嗣，高祖嘉而許之，改封正立爲建安侯，邑千户。卒，子賁嗣。正義先封平樂侯，正德西豐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正德别有傳。

安成王蕭秀

安成康王秀字彦達，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生母吴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并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秀既長，美風儀，性方静，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不見也，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齊世，弱冠爲著作佐郎，累遷後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

永元中，長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爲尚書令，居端右；弟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

大通達。起自幼年，品德昭彰而行爲淳樸；到了應付事務，上好的策略不斷被記録。自從帝業奠基，蕭宏身份是親弟弟，長久掌管京郊，歷任公輔，評論道義而登朝，人們没有不同議論。我兄弟關係密切，家庭與邦國的情感兼具，正要進一步協調治理，爲百官樹立榜板。上天不肯留下老臣，忽然辭世，哀痛抽泣，震撼悲慟在我心中。應該增加禮儀品級，昭明隆重的典禮。可追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黄鉞，王爵照舊。并賜給羽葆鼓吹一部，增加帶班劍儀仗爲六十人。賜給棺材，以禮服入殮。謚號爲靖惠。”蕭宏性格寬容和順篤實忠厚，在州中二十多年，不曾因政事壓抑郡縣，當時人稱他爲長者。

蕭宏有七個兒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任吴興太守，有治理的才能。天監十年，去世，謚號爲哀世子。没有兒子，高祖下詔任命羅平侯正立爲世子，是出於蕭宏的意思。蕭宏逝世，正立上奏表推讓正義爲繼嗣，高祖贊美而准許了他的請求，改封正立爲建安侯，食邑一千户。去世，兒子蕭賁繼嗣。正義原先封平樂侯，正德封西豐侯，正則封樂山侯，正立封羅平侯，正表封封山侯，正信封武化侯。正德另有傳記。

安成康王蕭秀字彦達，是太祖的第七個兒子。十二歲時，生母吴太妃亡故，蕭秀的同母弟始興王蕭憺當時九歲，都以孝道聞名，服喪時，多日不進飲食，太祖親自取過稀粥交給他們。哀憐他們早失母親，命令偏房陳氏撫育兩個孩子。陳氏也没有兒子，有母親的德行，視兩個孩子如同親生兒子。蕭秀長大後，風度優美，性情正直恬静，即使是左右的侍從，不端正衣帽不相見，因此親友和家中的人都尊敬他。齊世，成人後任著作佐郎，屢經升遷任後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

永元年間，長沙宣武王蕭懿入京平定崔慧景，擔任尚書令，處於尚書省之首；弟弟衡陽王蕭暢擔任衛尉，掌管宫中門户。東昏侯晚上外出

出入無度，衆頗勸懿因其出，閉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帝左右既惡懿勳高，又慮廢立，并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王侯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侄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惟桂陽王融及禍。

高祖義師至新林，秀與諸王侯并自拔赴軍，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晋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鎮京口，長史范岫行府州事，遣使降，且請兵於高祖，以秀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京口。建康平，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天監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封安成郡王，邑二千户。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户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二年，以本號徵領石頭戍事，加散騎常侍。三年，進號右將軍。五年，加領軍、中書令，給鼓吹一部。

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時盛夏水泛長，津梁斷絶，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其年，遷號安西將軍。立

游玩，出入没有法度，不少人勸蕭懿利用他外出，關上宫門起兵廢黜他，蕭懿不聽從。皇帝左右的人既憎惡蕭懿功勛高，又顧慮他做廢立的事，都誣陷蕭懿，蕭懿也感到危險，從此各王侯都爲之戒備。等禍難發作，臨川王蕭宏以下弟弟侄兒各自得以逃奔躲避。當他們逃跑時，都没出京城，而很少有被發覺的，僅桂陽王蕭融遭到禍殃。

高祖起義軍隊到達新林，蕭秀和各王侯都自己逃出奔赴軍中，高祖任用蕭秀爲輔國將軍。這時東昏侯的弟弟晋熙王寶嵩擔任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鎮守京口，長史范岫代理府州事務，派遣使者投降，而且向高祖請求派兵，任命蕭秀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守京口。建康平定，蕭秀隨之擔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職銜照舊。天監元年，升軍號爲征虜將軍，封安成郡王，食邑二千户。京口自從崔慧景作亂，接連遭遇戰事，民户流徙四散，蕭秀招集安撫，大行恩惠。又遇上年成饑荒，用私人財産救助百姓，所救濟活命的人很多。二年，以本身職位受徵召兼管石頭戍事務，加授散騎常侍。三年，升軍號爲右將軍。五年，加授領軍、中書令，賜給鼓吹一部。

六年，外出擔任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要出發，主管者請求堅固的船用來運載齋庫財物。蕭秀説："我哪裏愛惜財物而不愛惜士兵。"於是下令安排，把堅固的船配備給參謀僚屬，下等的船運載齋庫財物。不久遇到大風，裝運財物的船就破了。等到達州中，聽説先前的刺史聘用徵士陶潛的曾孫爲里司。蕭秀嘆息説："陶潛的德行，哪可不延及後代！"當日任用他爲西曹掾屬。當時盛夏水暴漲，渡口橋梁斷絶，主管部門請求依舊交税渡過，收取錢幣。蕭秀下令説："刺史没有德行，水積爲患，能以這謀利益嗎！給予船隻而已。"七年，遇養母陳太妃逝世，詔令他復出任職。不久調任都督荆、湘、雍、益、寧、南梁、北梁、南秦、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這年，

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咏，弘風闡道，靡不由兹。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并脱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内，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彊三緘之嘆。"

升軍號爲安西將軍。建立學校，招集隱士。下令説："鶉火星似的珍禽，不在丹山藏匿身影；美好的寶玉，時而在藍田閃耀光彩。所以長江漢水有洗滌冠纓的歌聲，空曠山谷留下懷念的咏嘆，弘揚風範闡發道德，無不因爲這。隱士河東人韓懷明、南平人韓望、南郡人庾承先、河東人郭麻，都超脱世俗，以高義實踐這件事。兩韓的孝順友愛純摯深厚，庾、郭的身體枯瘦，有的以橡實爲飯以蔓菁爲羹，每日一餐還感不足，有的以蘆葦爲墻以艾草爲席，樂趣在其中。從前伯武忠貞堅强，在河内爲官，史雲孤傲自强，在陳留委屈心志。豈是爲場圃禾苗，實是在於攻治玉石。可加徵召任用，并派人説明意圖。既然與魏侯致以禮敬的請求相同，希望没有辟彊三次閉口的嘆息。"

是歲，魏懸瓠城民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悦，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荆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而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先是，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害，後軍司馬高江産以郢州軍伐之，不剋，江産死之，蠻遂盛。秀遣防閤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絶其蹊徑，蠻失其嶮，期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盗賊遂絶。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人，百姓甚悦。

這年，魏國懸瓠城的民衆反叛，殺死豫州刺史司馬悦，招引梁國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送文書給荆州請求接應奔赴。衆人都以爲應等待朝廷答覆，蕭秀説："他們等待我們救援，救援應該迅速，等待命令雖是舊例，不能應急。"當即派兵士奔赴。在這以前，巴陵馬營蠻是沿長江一帶的禍害，後軍司馬高江産率領郢州軍隊討伐他們，不能攻克，江産戰死，蠻人於是强盛。蕭秀派遣防閤文熾率領軍隊討伐他們，焚燒樹林，絶斷小路，蠻人失去險阻，一年後而長江道路平静，於是州境内盜賊斷絶。等到沮水暴漲，損壞了不少民衆田地，蕭秀用二萬斛穀物救濟他們。派長史蕭琛挑選出府州中貧困年老和獨子作小官和差役的，一日中放回五百多人，百姓十分喜悦。

十一年，徵爲侍中、中衛將軍，領宗正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當塗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約己，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内

十一年，徵入任侍中、中衛將軍，兼宗正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又外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靠路邊的地方是難治理之處，百姓貧苦，以致用婦人供給差役，弊端竟然如此。蕭秀到達鎮所，專意安定他們。主管的人有的請求召集吏員。蕭秀説："不懂得拯救弊端的法術；這個州凋敝殘破，不可騷擾。"於是致力節省自己的用度，省除游玩費用，百姓平安，境内寧

晏然。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黄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譏毁，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

十六年，還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梵，薨，時年四十四。高祖聞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績緣道迎候。

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册贈侍中、司空，謚曰康。

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鶴，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誚也。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梁興，憺久爲荆州刺史，自天監初，常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世高才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吴

静。在這以前夏口常爲軍事要地，黄鶴樓下裸露堆積着骨骸，蕭秀祭祀後而加以掩埋。一天夜晚，夢見幾百人叩拜道謝後離開。每年冬天，常縫製短襖、套褲來賜給挨凍的人。當時司州叛變的蠻人田魯生，弟弟魯賢、超秀，占據蒙籠前來投降，高祖任命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爲北豫州刺史，超秀爲定州刺史，以此爲北方邊境的屏障。然而魯生、超秀互相詆毁，有叛離的心思，蕭秀安撫開導懷柔接納，使之各盡其用，當時的情形都依賴蕭秀。

十六年，調任使持節、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從小路到鎮所。十七年春季，行進到竟陵的石梵，逝世，這年四十四歲。高祖聽説後，十分悲痛哀傷。派遣皇子南康王蕭績沿路去迎候。

當初，蕭秀西進時，郢州民衆互相送他出境，聽説他患病，百姓商人都爲他祈求保全性命。逝世後，四州民衆撕裂衣裳爲白帽，哀傷哭泣來迎送他。雍州蠻人迎接蕭秀，聽説他逝世，祭拜哭泣而離去。靈柩到京城，高祖派使者册贈侍中、司空，謚號爲康王。

蕭秀有風度，每次朝見，百官注目。性格仁慈寬恕，喜怒不顯現在臉色上。左右的人曾用石頭投擲砸死了他所豢養的天鵝，齋帥請求治砸死者的罪。蕭秀説："我哪可因爲鳥而傷害人。"在京城，早晨要去辦公，厨師送來食物，失誤而弄翻了，離開後登車去朝堂，整個上午没進食，也不責備厨師。他精心留意學術，搜集經書雜記，招引學者平原人劉孝標，讓他撰寫《類苑》，書没來得及完成，而已經在世間流傳。蕭秀對高祖如百姓中的兄弟，等到成爲君臣，小心敬畏，過分地疏遠卑微，高祖更因此認爲他賢明。年輕時失去母親，對始興王蕭憺格外真誠。梁朝興起，蕭憺長久擔任荆州刺史，從天監初年，經常把所得俸禄平分給蕭秀，蕭秀稱心如意地接受，也不推辭多説。兄弟間的和睦之情，爲當時輿論所推崇。舊日屬吏夏侯亶等人上奏表請求立墓碑，詔

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世子機嗣。

令准許。當代大學者到王府交游的，有東海人王僧孺、吳郡人陸倕、彭城人劉孝綽、河東人裴子野，各撰寫碑文，古代還沒有過。世子蕭機繼嗣。

蕭機

機字智通，天監二年，除安成國世子。六年，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還爲給事中。普通元年，襲封安成郡王，其年爲太子洗馬，遷中書侍郎。二年，遷明威將軍、丹陽尹。三年，遷持節、督湘衡桂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于州，時年三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强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治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請謚，高祖詔曰："王好内怠政，可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子操嗣。

蕭機字智通，天監二年，授任安成國世子。六年，擔任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回京任給事中。普通元年，繼承封爵安成郡王，這年擔任太子洗馬，調任中書侍郎。二年，調任明威將軍、丹陽尹。三年，升持節、督湘衡桂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在州中逝世，這年三十歲。蕭機容貌俊美，善於談論。家中書籍多，廣博學習記憶力强；然而好賣弄，崇尚武力，疏遠士大夫，親近小人。任刺史時一心聚斂財富，沒有政績，接連被訊問彈劾。等到將要安葬，有關官員請示謚號，高祖下詔說："王喜好房事而荒廢政事，可定謚號爲煬王。"蕭機所撰作的詩賦有幾千字，世祖收集後爲他作序。兒子蕭操繼嗣。

蕭推

南浦侯推，字智進，機次弟也。少清敏，好屬文，深爲太宗所賞。普通六年，以王子例封。歷寧遠將軍、淮南太守。遷輕車將軍、晉陵太守，給事中，太子洗馬，秘書丞。出爲戎昭將軍、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賊設樓車，盡鋭攻之，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鬱華啓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

南浦侯蕭推，字智進，是蕭機的第二個弟弟。年輕時清高機敏，喜好寫文章，深受太宗的賞識。普通六年，因是親王之子依條例獲封。歷任寧遠將軍、淮南太守。調任輕車將軍、晉陵太守，又任給事中，太子洗馬，秘書丞。外出任戎昭將軍、吳郡太守。所到之處必定遍地不生五穀而大旱，吳郡人稱他爲"旱母"。侯景之亂時，蕭推守衛東府城，賊軍設置攻城車，用盡精鋭攻打，蕭推依據形勢抗拒，接連挫敗賊軍。到了晚上，東北樓主許鬱華開關口放進賊軍，城池於是陷落，蕭推手握符節而戰死。

南平王蕭偉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齊世，起家晉安鎮北法曹行參軍，府遷驃騎，轉外兵。高祖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俄聞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義師起，南康王承制，板爲冠軍將軍，

南平元襄王蕭偉字文達，是太祖的第八個兒子。自幼清和機敏愛好學習。齊世，出仕爲晉安鎮北法曹行參軍，軍府改稱驃騎，蕭偉改任外兵參軍。高祖擔任雍州刺史，擔心天下將動亂，請求迎接蕭偉和始興王蕭憺前來襄陽。不久聽說他們已進入沔水，高祖欣喜地對屬吏說："我沒有憂慮了。"起義軍隊發動，南康王秉承制命，

留行雍州州府事。義師發後，州内儲備及人皆虚竭。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顔僧都并據郡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

高祖既剋郢、魯，下尋陽，圍建業，而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荆州，屯軍上明，連破荆州。鎮軍蕭穎胄遣將劉孝慶等距之，反爲瓚所敗，穎胄憂憤暴疾卒，西朝凶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既至，瓚等皆降。和帝詔以偉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進號鎮北將軍。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進督荆、寧二州，餘如故。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四年，徙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使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五年，至都，改爲撫軍將軍、丹陽尹，常侍如故。六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未拜，進號中權將軍。七年，以疾表解州，改侍中、中撫軍，知司徒事。九年，遷護軍、石頭戍軍事，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其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十一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復以疾陳解。十二年，徵爲撫軍將軍，儀同、常侍如故，以疾不拜。十三年，改爲左光禄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布絹五千匹，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

委任蕭偉爲冠軍將軍，留守代理雍州州府事務。起義軍隊出發後，州内的儲蓄和兵士都空虚枯竭。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顔僧都都占據郡城不接受命令，發兵將襲擊雍州，蕭偉和始興王蕭憺派遣兵士在始平郡等待師仁等人，攔腰截擊大敗他們，州境内因此安定。

高祖攻克郢州、魯山城後，向下到尋陽，包圍建業，然而巴東太守蕭慧訓的兒子蕭瓚和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近荆州，屯駐在上明，接連打敗荆州軍隊。鎮軍將軍蕭穎胄派遣將領劉孝慶等人抗拒他們，反被蕭瓚打敗，穎胄憂慮氣憤得急病而死，西朝人士騷動恐懼。尚書僕射夏侯詳建議向雍州徵兵，蕭偉於是分出州府的將領官吏，配備給始興王蕭憺前往救援。蕭憺到達後，蕭瓚等人都投降。和帝下詔任命蕭偉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照舊。不久加授侍中，升軍號爲鎮北將軍。天監元年，加授散騎常侍，增督荆、寧二州，其餘職位照舊。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户，賜給鼓吹一部。四年，改任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使持節、常侍、將軍照舊。五年，到都城，改任撫軍將軍、丹陽尹，常侍照舊。六年，升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没就任，升軍號爲中權將軍。七年，因病上奏解除州職，改任侍中、中撫軍，知司徒事。九年，調任護軍、石頭戍軍事，侍中、將軍、鼓吹照舊。這一年，外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鼓吹照舊。十一年，以本身職位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這年，又因病陳請解除職位。十二年，徵入任撫軍將軍，儀同、常侍照舊，因病不就任。十三年，改爲左光禄大夫。加授親信四十人，每年供給米一萬斛，布絹五千匹，醫療費用二百四十萬錢，生活費用每月二十萬錢，并派二衛兩營服各種差役者二百人，成倍於先前，設置防閤和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蕭偉晚年疾病越發加劇，不再外出鎮守，所以俸禄品級增加。

偉末年疾浸劇，不復出藩，故俸秩加焉。

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偉及臨川王宏侍疾，并衣不解帶。及太妃薨，毁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高祖每臨幸譬抑之。偉雖奉詔，而毁瘠殆不勝喪。

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户如故。遷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普通四年，增邑一千户。五年，進號鎮衛大將軍。中大通元年，以本官領太子太傅。四年，遷中書令、大司馬。五年，薨，時年五十八。詔斂以衮冕，給東園秘器。又詔曰："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遠，列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識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勛高樊、沔，契闊艱難，劬勞任寄。及贊務論道，弘兹衮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給羽葆鼓吹一部，并班劍四十人。謚曰元襄。"

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宫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恤之。太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即賦給之。晚年

十五年，生母陳太妃病重，蕭偉和臨川王蕭宏侍候疾病，都衣不解帶。等到太妃逝世，哀傷消瘦超過禮儀，水米不進口持續多日，高祖時常前往開導撫慰他。蕭偉雖然奉行詔令，而消瘦得差不多承受不了喪事。

十七年，高祖因建安土地貧瘠，改封蕭偉爲南平郡王，封邑户數照舊。調任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普通四年，增加封邑一千户。五年，升軍號爲鎮衛大將軍。中大通元年，以本身官職兼太子太傅。四年，升中書令、大司馬。五年，逝世，這年五十八歲。詔令以禮服冠冕入殮，賜給棺材。又下詔説："表彰德行記載功勞，是前朝帝王的美好典章；慎重辦理喪事祭祀遠祖，是歷代通行的規則。已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蕭偉，氣度寬宏開闊，見識宏大簡明。起自幼年，清明和睦，在初創基業時盡力輔佐，建大功於樊城、沔水，遥遠艱難地區，把辛勞責任寄托給他。等到輔佐朝政評論治道時，光大了三公之職。忽然逝世，我因此心中震撼悲慟。應隆重賜予任命，來昭明重大的典禮。可追贈侍中、太宰，王爵照舊。賜給羽葆鼓吹一部，并賜帶劍儀仗四十人。謚號爲元襄。"

蕭偉年輕時愛好學習，篤實誠懇通達寬容，接近賢才重用士人，經常好像做得不够似的。因此四方交游之士，當代著名人物，無不到他府中。齊世，青溪宫改爲芳林苑，天監初年，賜給蕭偉爲宅第，蕭偉又加以挖掘建築，增種美好的樹木珍奇的花果，極盡雕飾華麗，經常和賓客在裏面游樂，命令從事中郎蕭子範爲這寫題記。梁世藩王住宅的豪華，没有超過蕭偉的。然而他性格多行恩惠，格外同情窮困貧乏的人。時常派遣心腹左右，遍訪鄉里人士，如有貧困者遇紅白喜事不能維持生活的，就派人賑濟撫恤他們。太原人王曼穎去世，家中貧困無法安葬，友人江革前往吊唁，曼穎的妻子兒子對着江革號哭傾訴。江革説："建安王瞭解了這事，必定爲你們料理。"話没説完而蕭偉的使者到來，補助喪事，得以周

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全置辦。每當大寒積雪，就派人運送木柴糧食，遇貧乏斷炊的就發給他們。晚年信仰佛教義理，格外精通玄學，撰《二旨義》，特別清新通達。又撰寫《性情》、《幾神》等論，其中義理，僧寵和周捨、殷鈞、陸倕都有解說精到的名聲，而不能難倒蕭偉。

偉四子：恪，恭，㥄，祗。世子恪嗣。

蕭偉有四個兒子：蕭恪，蕭恭，蕭㥄，蕭祗。世子蕭恪繼嗣。

蕭恭　蕭靜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以元襄功，加邑至千户。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曰："汝兒非直無過，并有義方。"

蕭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因元襄王的功勞，增加封邑到一千户。當初，樂山侯正則犯罪，下令責問各親王，惟獨對元襄王說："你的兒子没有過失，而且有做人的正道。"

恭起家給事中，遷太子洗馬。出爲督齊安等十一郡事、寧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徵爲秘書丞，遷中書郎，監丹陽尹，行徐南徐州事，轉衡州刺史，母憂去職。尋起爲雲麾將軍、湘州刺史。

蕭恭出仕任給事中，調任太子洗馬。外出任督齊安等十一郡事、寧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徵入任秘書丞，調任中書郎，兼丹陽尹，代理徐、南徐州事務，改任衡州刺史，因母親去世離職。不久復出任雲麾將軍、湘州刺史。

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櫚，模寫宫殿。尤好賓友，酣讌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以雍州蠻文道抅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持節、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太宗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曰："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惟尚貪婪，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皂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諜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聲

蕭恭善於處理政事，在各處受到稱贊，而性格崇尚豪華奢侈，大力建造房舍，建重室走廊，模仿宫殿。尤其喜好招待賓客朋友，整日酣暢宴飲，客人布滿筵席，言談不知疲倦。當時世祖鎮守地方，很注重名聲，勤奮著述，不曾隨意辦酒席。蕭恭時常安逸舒緩地對别人說："下官遍觀世上的人，有不少人不喜好歡樂，却仰卧在床上，看着屋梁而寫書，千秋萬代以後，誰還傳看這種書。耗費精神苦苦思索，最終不能成名，哪裏比得上迎着清新的微風，對着明朗的月亮，游山玩水，盡情飲酒歌唱呢。"不久因雍州蠻文道招引魏軍入侵，皇帝詔令蕭恭趕去救援，隨之授任持節、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從小路到鎮所。太宗年輕時和蕭恭交游，特别被賞識親近，到這時親手下令說："那裏士人品行污穢，有關内三輔的殘餘風氣，民衆格格不入，祇知重爭鬥看輕死亡。投降的胡人祇崇尚貪婪，邊地蠻人不知道禮貌謙讓，心中不能分辨是非，法律無法施行。希望充實邊境戍守兵力，不要不斷遷移，設偵伺要遠，府庫財産要積蓄，用長遠之計

績，百姓陳奏，乞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

控御當時局勢，用鎮静制服躁動。我早先受到愛護體念，便申述肺腑之言。”蕭恭到州中，治理果然有聲望政績，百姓上奏，請求在城南爲他立碑歌頌功德，詔令准許。

先高祖以雍爲邊鎮，運數州之粟，以實儲倉，恭後多取官米，贍給私宅，爲荆州刺史廬陵王所啓，由是免官削爵，數年竟不敍用。侯景亂，卒于城中，時年五十二。詔特復本封。世祖追贈侍中、左衛將軍。謚曰僖。

原先高祖因雍州是邊境軍鎮，運輸幾州的穀粟，來充實倉庫儲蓄，蕭恭後來取用很多官府米穀，供給私人，被荆州刺史廬陵王所啓奏，因此被免除官職削去爵位，幾年都不加以任用。侯景作亂，蕭恭死在城中，這年五十二歲。詔令特地恢復他本來的封爵。世祖追贈他爲侍中、左衛將軍。謚號爲僖侯。

世子静，字安仁，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内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静忌其太盛，距而不納，時論服焉。歷官太子舍人、東宫領直。遷丹陽尹丞，給事黄門侍郎，深爲太宗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世子蕭静，字安仁，有美好的名聲，被稱爲宗室的後起之秀。有文才，而志向堅定愛好學習，家内已然財産充足，便多集經書史籍，書散開可堆滿坐席，親自加以校勘。何敬容想把女兒嫁給他，蕭静忌諱他權勢太大，拒絶而不接受，當時輿論佩服他。歷任太子舍人、東宫領直。調任丹陽尹丞，給事黄門侍郎，深爲太宗所愛護賞識。太清三年，去世，追贈侍中。

鄱陽王蕭恢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第九子也。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既長，美風表，涉獵史籍。齊隆昌中，明帝作相，内外多虞，明帝就長沙宣武王懿求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宣武言恢焉。明帝以恢爲寧遠將軍，甲仗百人衛東府，且引爲驃騎法曹行參軍。明帝即位，東宫建，爲太子舍人，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之難，逃在京師。

鄱陽忠烈王蕭恢字弘達，是太祖的第九個兒子。自幼聰明，七歲時，能貫通《孝經》、《論語》的義理，解説疑難没有遺漏。長大後，儀表美好，博覽史書。齊朝隆昌年間，明帝做宰相，内外多難，明帝向長沙宣武王蕭懿徵求可以委任爲心腹的堂弟，宣武王説到了蕭恢。明帝委任蕭恢爲寧遠將軍，帶領兵士一百人保衛東府，而且任用爲驃騎法曹行參軍。明帝即位，太子立，蕭恢擔任太子舍人，屢經升遷任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遭難時，蕭恢避難到京城。

高祖義兵至，恢於新林奉迎，以爲輔國將軍。時三吴多亂，高祖命出頓破崗。建康平，還爲冠軍將軍、右衛將軍。天監元年，爲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封鄱陽郡王，食邑二千户。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高祖起義軍隊到達，蕭恢到新林迎接，被任命爲輔國將軍。當時三吴戰亂多，高祖下令軍隊駐扎在破崗。建康平定後，返回任冠軍將軍、右衛將軍。天監元年，擔任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獲封鄱陽郡王，食邑二千户。二年，外出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節照舊。義兵初起時，郢

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義兵初，郢城内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及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内大治。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進督霍州。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十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石頭戍軍事，領宗正卿。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十七年，徵爲侍中、安前將軍、領軍將軍。十八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七年九月，薨于州，時年五十一。詔曰："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于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燮台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并給班劍二十人。謚曰忠烈。"遣中書舍人劉顯護喪事。

城内因疾病瘟疫而死的人很多，來不及殯葬，等蕭恢到任，急速下令掩埋。又派遣四位使者巡視州境，境内達到大治。七年，升軍號爲雲麾將軍，增督霍州。八年，又升軍號爲平西將軍。十年，徵入任侍中、護軍將軍、石頭戍軍事，兼宗正卿。十一年，外出任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梁、北梁、南秦、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賜給鼓吹一部。十三年，調任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秦、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照舊，從小道到鎮所。當時成都距新城有五百里，陸路往來，全部徵用私人馬匹，因此百姓視爲禍患，歷任刺史不能改變。蕭恢於是買馬一千匹，交付給所徵用的家庭，供他們騎乘，有要用的時候就依次徵發，百姓因此受利。十七年，徵入任侍中、安前將軍、領軍將軍。十八年，外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普通五年，升軍號爲驃騎大將軍。七年九月，在州中逝世，這年五十一歲。詔令説："已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秦、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蕭恢，風度開闊爽朗，氣質端莊穩重。起自幼年，有美好的名聲傳揚，直到從政，有上等的政績策略不斷。正要入朝評論治道，光大三公之位，忽然逝世，我因此心中悲傷哀痛。應隆重贈予册命，來表明朝廷的典章。可追贈侍中、司徒，王爵照舊。并賜給帶劍儀仗二十人。謚號爲忠烈。"派遣中書舍人劉顯料理喪事。

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遑，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

蕭恢有孝順的品性，起初鎮守蜀地，生母費太妃還住在都城，後來在都城患病，蕭恢不知道，一天夜間忽然夢見返回侍候疾病，醒來後憂慮不安，便廢寢忘食。不久都城使者到來，太妃已痊愈。後來又眼睛有病，很久不能看東西，有個北方來的道人慧龍得到治療眼睛的方法，蕭恢

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請求於他。到來後，空中忽然出現菩薩，等到慧龍下針，豁然開朗，都說是蕭恢的真誠所導致的。

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禄隨而散之。在荆州，常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賓咸服。世子範嗣。

蕭恢性格通達寬容，輕財好施，共任職四州，所得到的俸禄隨後就散發了。在荆州時，曾經舒緩地問賓客僚屬説："中山王好飲酒，趙王愛做官，二者哪個更有害?"衆人没有回答的。蕭恢回頭對長史蕭琛説："漢代的王侯，不過維護國家而已，管理事務治理民衆，自然有專門職位。中山王聽音樂，可以任性情行事；彭祖代管政事，近於侵犯職責。現在的王侯，不守衛藩國，應該輔助天子治理民衆，大概能分清優異吧!"在座賓客都佩服。世子蕭範繼嗣。

蕭範　蕭嗣

範字世儀，温和有器識。起家太子洗馬、秘書郎，歷黄門郎，遷衛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開通劍道，剋復華陽，增邑一千户，加鼓吹。徵爲領軍將軍、侍中。

蕭範字世儀，温厚平和有見識。出仕爲太子洗馬、秘書郎，歷任黄門郎，升衛尉卿。每夜親自巡邏警衛，高祖嘉許他的辛勞。外出任益州刺史，打通劍道，收復華陽，增食邑一千户，加授鼓吹。徵入任領軍將軍、侍中。

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範作牧莅民，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範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進伐穰城。尋還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已蓄奸謀，不臣將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征北將軍。京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出師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遣信告尋陽王。尋陽要還九江，欲共治兵西

蕭範雖然没有學問，而自以爲有謀略，喜歡奇異品玩古器物，招集文士，任意出題作文，也時而有奇妙的情趣。又外出擔任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秦、北秦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蕭範作刺史治理民衆，很得當時稱譽；安撫將領士兵，完全獲得人們的歡心。太清元年，大舉向北征伐，任命蕭範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進軍討伐穰城。不久調任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侯景在渦陽失敗，退到壽陽據守，於是改任蕭範爲合州刺史，鎮守合肥。當時侯景已經蓄積奸詐的計謀，不順服的迹象將要顯露，蕭範多次啓奏報告，朱异總是壓下而不上奏。等到侯景包圍京城，蕭範派遣世子蕭嗣和裴之高等人入京救援，升開府儀同三司，升軍號爲征北將軍。京城失守，蕭範於是放棄合肥，外出到東關，向魏國請求出兵，派遣兩個兒子爲人質。魏國軍隊占據合肥，最後不出兵援助蕭範，蕭範進退都没有辦法，於是泝流西上，駐扎在樅陽，派遣使者告訴尋陽王。尋陽

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晋熙爲晋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尋陽政令所行，惟存一郡，時論以此少之。既商旅不通，信使距絶，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恚，發背薨，時年五十二。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能傾身養士，皆得其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晋熙，城中食盡，士乏絶，景遣任約來攻，嗣躬擐甲冑，出壘距之。時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

王邀他回九江，想共同整治軍隊西上，蕭範接信大喜，就率領軍隊到湓城，在晋熙設置晋州，派遣兒子蕭嗣爲刺史。江州郡縣，隨意改變，尋陽政令所推行之處，僅存在一郡，當時輿論因此貶低他。隨後道路不通，信息斷絶，蕭範的幾萬軍隊，都不再有糧食，人大多餓死。蕭範怨恨，毒瘡在背部發作而死，這年五十二歲。

世子蕭嗣，字長胤。體魄魁偉，腰帶達到十圍。性格驍勇果敢有膽略，卓越不凡不拘小節，而能够盡心豢養兵士，都能得到他們拼命盡力。蕭範逝世後，蕭嗣仍然占據晋熙，城中糧食吃光，兵士困乏死去，侯景派遣任約前來攻打，蕭嗣親自披上鎧甲，出營壘抵禦。當時賊軍勢力正强盛，都勸他暫且停止。蕭嗣手按佩劍喝叱他們説："今日的交戰，哪有退路呢？這是蕭嗣報效國家爲節操而死的時候。"於是中了流箭，在戰陣中去世。

始興王蕭憺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太祖第十一子也。數歲，所生母吴太妃卒，憺哀感傍人。齊世，弱冠爲西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義師起，南康王承制，以憺爲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遷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

和帝立，以憺爲給事黄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瓛等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逼荆州，屯軍上明，鎮軍將軍蕭穎胄暴疾卒，西朝甚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南平王偉遣憺赴之。憺以書喻瓛等，旬日皆請降。是冬，高祖平建業。明年春，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未拜。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都督、刺史如故。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户。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

始興忠武王蕭憺字僧達，是太祖的第十一個兒子。幾歲時，生母吴太妃去世，蕭憺哀傷感動旁人。在齊世，成人後擔任西中郎法曹行參軍，調任外兵參軍。起義軍隊發動時，南康王秉承制命，任命蕭憺爲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調任相國從事中郎，和南平王蕭偉留守。

和帝登位，任命蕭憺爲給事黄門侍郎。當時巴東太守蕭慧訓的兒子蕭瓛等人和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近荆州，駐扎在上明，鎮軍將軍蕭穎胄患急病去世，西朝十分恐懼，尚書僕射夏侯詳建議向雍州徵調兵士，南平王蕭偉派遣蕭憺趕去救援。蕭憺寫信開導蕭瓛等人，十天時間都在敦請投降。這年冬季，高祖平定建業。次年春天，和帝將從江陵出發，下詔任命蕭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秦、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没就任。天監元年，加授安西將軍，都督、刺史照舊。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户。當時戰事之後，公私匱乏，蕭憺振奮精神進行治理，大力開墾屯田，减省勞役，慰問作戰死亡的家庭，供給窮困的人，民衆很爲安定。蕭

困，民甚安之。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無吝。"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教，决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悦焉。三年，詔加鼓吹一部。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邴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

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八年，爲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尋遷中軍將軍、中書令，俄領衛尉卿。憺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是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九年春，遷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時魏襲巴南，西圍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壁固守，憺遣軍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衆。十四年，遷

憺自以爲年輕剛位居重要職位，想要引導人心。就對輔佐的官吏説："政事不妥善，是士大夫所應共同可惜的。言論可以采用的，采用就可以了；如不可采用，對我有什麽損傷？我已敞開胸懷了，你們没有可顧慮的。"於是小人知道恩典，而君子盡心盡力。民衆上訴的，都站在面前等待命令，頃刻間决斷。官府中没有遺留的事務，下面没有遲滯的案件，民衆更加喜悦。三年，詔令賜予鼓吹一部。

六年，州中發大水，長江水漫堤壞，蕭憺親自率領府中將領官吏，冒雨規定尺度修築堤防。雨大水勢猛，衆人都恐懼，有人請蕭憺躲避。蕭憺説："王尊尚且要用身體堵住黄河堤壩，我爲什麽會有心避開。"就殺白馬祭祀江神。不久水退而堤防築起。邴州在長江南岸，有幾百家看到水漲起來驚慌逃跑，登上房屋攀上樹枝，蕭憺募集人救他們，救一人賞錢一萬，販賣的商人幾十人響應招募救助，州中民衆纔得以免死。又分派使者到各郡，遭水災死的賜給棺材，失去田地的給與糧食種子。這年，有祥瑞的禾苗在州界出現，官吏民衆把美好歸於他，蕭憺謙讓不接受。

七年，養母陳太妃逝世，蕭憺水米不進口有七天，服喪超過禮儀，高祖發下優待的詔書勸導他，使他代掌州職。這年冬季，詔書徵召他以本身名號回朝。民衆爲之編出歌謠説："始興王，民衆的爹。救人急難，如同水火。何時再來哺育我？"八年，蕭憺擔任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久調任中軍將軍、中書令，隨之兼衛尉卿。蕭憺性格勤懇謙虚，虚心接待士人，時常和賓客連席而坐，當時輿論稱贊他。這年秋季，外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九年春季，調任都督益、寧、南梁、南秦、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設立學校，獎勵督促士子求學，派遣兒子蕭映親自接受經書傳授，因此多有向往學業者。當時魏國襲擊巴南，向西包圍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加固營壘防守，蕭憺派遣軍隊救援他，魏國軍隊退走，所收繳的器械很多。十四年，調任都督

都督荆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槀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産賻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薨，時年四十五。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册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勛，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謚曰忠武。魂而有靈，歆兹顯號。嗚呼哀哉！"

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世子亮嗣。

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蓋亦漢之間、平矣。

荆、湘、雍、寧、南梁、南秦、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荆州刺史。同母的哥哥安成王蕭秀將到雍州，在途中逝世，蕭憺聽到喪事，自己倒在地上，卧在禾秆上哭泣，幾天不吃不喝，用盡財産幫助辦理喪事，部屬上下都取用充足。天下人稱他敬愛兄長。十八年，徵入任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逝世，這年四十五歲。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賜給帶劍儀仗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哀册説："已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忠是美好德行，武是制止戰事，依形勢而使用，記載在從前的典籍。王有輔佐建國的首功，利於民衆的厚德，前後二十多年，始終不變，所以和往昔賢人同一等第，考究挑選舊日典章，大名美義，應達到極點。現在派遣大鴻臚程爽，贈謚號忠武。魂魄如有靈應，享受這顯赫的名號。嗚呼哀哉！"

蕭憺逝世以前，夢見改封爲中山王，策命授任如往日，心中很厭惡這事，幾十天後死去。世子蕭亮繼嗣。

史臣曰：自從往昔帝王創立基業，大力培植親屬，分割州郡，分封給子弟。所以大小旗幟，在魯國、衛國尊崇，如磐石般牢固，建立梁國、楚國。高祖遠遵前代軌迹，用親屬維護皇室。至於安成王、南平王、鄱陽王、始興王，都因聲名事迹著稱，大概也是漢代的河間王、東平王一類了。

梁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長沙嗣王業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　桂陽嗣王象

長沙嗣王蕭業

長沙嗣王業字靜曠，高祖長兄懿之子也。懿字元達，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遷太子舍人、洗馬、建安王友。出爲晉陵太守，曾未期月，訟理人和，稱爲善政。入爲中書侍郎。永明季，授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氐帥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谷、坑池等六戍，剋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進號征虜將軍，增封三百户，遷督益寧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入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吏部郎、衛尉卿。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叔業，叔業懼，降于魏。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奔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侍中、尚書右僕射，未拜，仍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故，增邑

長沙嗣王蕭業，字靜曠，是高祖長兄蕭懿的兒子。蕭懿字元達，少年時有很好的聲譽。入仕齊朝任安南邵陵王的行參軍，承襲爵位爲臨湘縣侯。又遷任太子舍人、洗馬、建安王友。出任晉陵郡太守後，不到一個月，訴訟案件被理順，人人都心平氣和，被人稱作善政。後被召入任中書侍郎。永明年間，蕭懿被授予持節、都督梁州、南秦州、北秦州、沙州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州、南秦州二州刺史，并加冠軍將軍。這年，魏軍侵入漢中，進而包圍南鄭。蕭懿隨機應變，阻擊魏軍，殺傷殺死了很多敵人，魏軍這纔解散包圍悄悄撤走。蕭懿又派遣氐人統帥楊元秀進攻魏國的歷城、臯蘭、駱谷、坑池等六個戍所，并占領了這些戍所，魏國人大爲震驚恐懼，於是邊境得到安寧。蕭懿被進封號爲征虜將軍，增封食邑三百户，遷任督益州、寧州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又被召入任太子右衛率、尚書吏部郎、衛尉卿。永元二年，裴叔業占據豫州反叛，蕭懿被授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兼任歷陽、南譙二郡的太守，討伐裴叔業，裴叔業害怕了，投降了魏國。不久，平西將軍崔慧景進犯京城，并跟隨江夏王蕭寶玄包圍臺城，齊王朝大亂，皇帝下令召見蕭懿。當時蕭懿正在吃飯，接到命令，立刻扔掉筷子起身，率領精銳士兵三千人救援京城。崔慧景派他的兒子崔覺來抵擋蕭懿，蕭懿率軍奔襲把崔覺打得大敗，崔覺一人騎馬逃走。蕭懿軍隊乘勝追擊，崔慧景的隊伍

二千五百户。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并見誅夷，懿既立元勛，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説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之，將加酷害，而懿所親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遂遇禍。中興元年，追贈侍中、中書監、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晋安平王故事。

被打得四處潰散，蕭懿追上并斬殺了慧景。蕭懿被授予侍中、尚書右僕射，還未拜官，又遷任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之職依舊，增加食邑二千五百户。當時東昏侯在朝，殘暴放縱，茹法珍、王咺之等人執掌朝政，前朝的老臣舊將，一個個被誅殺夷族，蕭懿建立功勛以後，獨居朝廷中的高位，深受茹法珍等人的忌憚，他們就勸東昏侯説："蕭懿將要重演隆昌年間的故事，陛下的性命危在旦夕。"東昏侯相信了他們的話，要殘害蕭懿，而與蕭懿關係親密的人知道這個計劃後，偷偷地準備了一條小船放在江邊，勸説蕭懿乘船向西逃走。蕭懿説："自古以來就有死節之事，難道有尚書令叛逃的嗎?"於是蕭懿遇害。齊中興元年，追贈他爲侍中、中書監、司徒。宣德太后臨朝執政時，改贈蕭懿爲太傅。天監元年，追崇蕭懿爲丞相，封長沙郡王，謚號宣武。贈給九旒旗、鸞輅天子之車、轀輬喪車，黄繒的車蓋和挂在車衡左邊的旗子，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一百人，葬禮完全依照晋安平王的樣式進行。

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仕齊爲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高祖既至，乃赴于軍，以爲寧朔將軍。中興二年，除輔國將軍、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徵爲冠軍將軍，量置佐史，遷秘書監。四年，改授侍中。六年，轉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驍騎將軍，尋爲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兖州刺史。八年，徵爲護軍。九年，除中書令，改授安後將軍、鎮琅邪彭城二郡、領南琅邪太守。十年，徵爲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復爲護軍，領南琅邪、彭城，鎮于琅邪。復徵中書令，出爲輕車將軍、湘州刺史。

蕭業年幼就聰明機敏，見識與度量超過常人。入仕齊朝任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難發生後，他與兩個弟弟蕭藻、蕭象一起逃走藏匿起來。高祖來到後，就投入高祖的軍隊，高祖任命蕭業爲寧朔將軍。中興二年，蕭業任輔國將軍、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被召入任冠軍將軍，量置佐史，遷任秘書監。四年，改任侍中。六年，轉任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任左驍騎將軍，不久任中護軍，兼任石頭戍軍事。七年，出任使持節、都督南兖州、兖州、徐州、青州、冀州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兖州刺史。八年，被召入任護軍。九年，任中書令，又改任安後將軍、鎮守琅邪、彭城二郡、兼任南琅邪郡太守。十年，被召入任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又任護軍，兼任南琅邪、彭城長官，鎮於琅邪。後又被召入任中書令，出任輕車將軍、湘州刺史。

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

蕭業性情敦厚老實，所到之處都留下恩惠。

果，篤誠佛法，高祖每嘉嘆之。普通三年，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四年，改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謚曰元。有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他深信因果報應，虔誠地事奉佛法，高祖經常贊揚他。普通三年，他被召入任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四年，改任侍中、金紫光禄大夫。七年，蕭業去世，終年四十八歲。謚號元。他有文集流行於世。兒子蕭孝儼繼嗣。

蕭孝儼

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高祖深賞異之。普通元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章。子慎嗣。

蕭孝儼字希莊，聰明智慧，很有文才。在選拔官員的射策考試中，他考中甲科，被任命爲秘書郎、太子舍人。跟從皇帝前往華林園，在座席上進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詞，文章非常優美，高祖深爲欣賞，認爲這是奇文。普通元年，蕭孝儼去世，終年二十三歲。謚號章。他的兒子蕭慎繼嗣。

蕭藻

藻字靖藝，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齊永元初，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食邑五百户。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十年，爲左驍騎將軍、領南琅邪太守。入爲侍中。

蕭藻字靖藝，是元王蕭業的弟弟。年少時樹立了好的名聲和形象，志向操守清雅高潔。南齊永元初年，他入仕任著作佐郎。天監元年，蕭藻被封爲西昌縣侯，食邑五百户。出任持節、都督益州、寧州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當時國家剛剛建立，邊境還不安定，益州人焦僧護聚集了幾萬人，占據郫、繁二縣後叛亂。蕭藻此時還不到二十歲，他召集幕僚佐史商議，想要親自出擊焦僧護。有人認爲不可以這樣，蕭藻大怒，將那個人殺死在臺階旁邊。於是，蕭藻乘坐平肩車，到亂賊占據的營壘外巡視。亂賊弓箭亂射，箭矢如雨般射向蕭藻，跟隨的士兵舉起盾牌擋住射來的箭矢，蕭藻又命令除去，因此，人心大安。亂賊就在夜裏悄悄溜走了，蕭藻命令騎兵追殺亂賊，斬殺了數千人，於是削平了亂軍。蕭藻進封號爲信威將軍。九年，被召入任太子中庶子。十年，任左驍騎將軍、兼任南琅邪郡太守。又被召入任侍中。

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三州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徵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

蕭藻性格謙遜退讓，不求聞達。他擅長作文賦詩，尤其喜好古體詩，但除非是在公宴上作詩文，平時不曾妄有所爲，即使有了小文章，一旦作成，就扔掉底稿。十一年，蕭藻出任使持節、都督雍州、梁州、秦州三州和竟陵郡、隨郡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被任命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州、兖州、徐

兗州刺史，軍號如故。頻莅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徵爲太子詹事。普通三年，遷領軍將軍，加侍中。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伐渦陽，輒班師，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土。七年，起爲宗正卿。八年，復封爵，尋除左衛將軍，領步兵校尉。大通元年，遷侍中、中護軍。時渦陽始降，乃以藻爲使持節、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鎮于渦陽。三年，爲中權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置佐史，加侍中。中大通元年，遷護軍將軍，中權如故。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高祖每嘆曰："子弟并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藻小名也。入爲安左將軍、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

藻性恬静，獨處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禄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太清三年，薨，時年六十七。

州、青州、冀州五州諸軍事、兗州刺史，軍號如故。他頻頻到好幾個鎮所去，百姓和官吏都很稱贊他。他推舉善待下人，常常好像是做得還不够。又被召爲太子詹事。普通三年，遷任領軍將軍，加任侍中。六年，任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一起北伐渦陽，很快就班師回京，被有關官員奏本，免去了他的官職，削減他的爵土。七年，蕭藻被起用，任宗正卿。八年，又恢復所封爵位，不久，授左衛將軍，兼任步兵校尉。大通元年，遷任侍中、中護軍。當時渦陽剛剛投降，就任命蕭藻爲使持節、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鎮守渦陽。三年，蕭藻任中權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置佐史，加侍中。中大通元年，蕭藻遷任護軍將軍，并仍舊擔任中權。三年，任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任丹陽尹。高祖經常贊嘆説："子弟們如果都能像迦葉一樣，我還有什麽憂慮呢。"迦葉是蕭藻的小名。蕭藻又被召入任安左將軍、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蕭藻堅決辭讓，不肯接受任命，皇帝命令不許他推讓。大同五年，遷任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并仍擔任侍中之職。

蕭藻性情恬静，他獨自一人住一間屋子，他常坐的床具，被膝蓋磨出了痕迹，宗室子弟、官紳士大夫，没有一人不以他爲效仿的楷模。他經常認爲自己所得到的爵位、俸禄太多太高，就想隱退，因此門内庭中空閑寂寞，與賓客們也很少來往，太宗因此特别敬重喜愛蕭藻。自從遭受家庭災難以後，蕭藻常年穿布衣、墊蒲席，不吃鮮魚活禽，如果不是在公衆場所，就不聽音樂，高祖常因此而稱贊他。蕭藻出任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之亂發生後，蕭藻派自己的長子蕭彧率領兵士進入京城增援，城門解放後，蕭藻被加任散騎常侍、大將軍。侯景派他的儀同蕭邕代替自己，占據京口時，蕭藻染上流行病，他自己不作治療。有人勸他投奔江北，蕭藻説："我是國家的重臣，地位特别重要，既然不能誅殺剪除逆賊，那麽正應當與朝廷同死生，怎麽能賣身投靠異族人，而求保全自己的性命呢。"於是，他好幾天不吃東西。太清三年，蕭藻去世，終年六十

七歲。

永陽嗣王蕭伯游　蕭敷

永陽嗣王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敷字仲達，解褐齊後軍征虜行參軍，轉太子舍人，洗馬，遷丹陽尹丞。入爲太子中舍人，除建威將軍、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進號寧朔將軍，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薨。高祖即位，追贈侍中、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

伯游美風神，善言玄理。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奧區，宜須撫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二年，襲封永陽郡王。五年，薨，時年二十三。謚曰恭。

永陽嗣王蕭伯游，字士仁，是高祖二哥蕭敷的兒子。蕭敷字仲達，入仕齊朝擔任後軍征虜行參軍，轉任太子舍人，洗馬，遷任丹陽尹丞。後被召入任太子中舍人，授官爲建威將軍、隨郡內史。蕭敷能招撫關懷遠近人民，百姓們安居樂業，認爲前後幾任官員的政績都比不上他。蕭敷進封號爲寧朔將軍，被徵召任廬陵王的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蕭敷去世。高祖即位後，追贈蕭敷爲侍中、司空，封爲永陽郡王，謚號昭。

蕭伯游風度優美，神情俊秀，善於闡述玄理。天監元年四月，皇帝下詔說："我哥哥的兒子伯游，雖然年齡不大，見識不廣，想來還可以。浙東的深山地區，也需要有人管理，伯游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郡太守。"二年，蕭伯游襲封永陽郡王。五年，蕭伯游去世，終年二十三歲。謚號恭。

衡陽嗣王蕭元簡

衡陽嗣王元簡字熙遠，高祖第四弟暢之子。暢仕齊至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

元簡三年襲封，除中書郎，遷會稽太守。十三年，入爲給事黄門侍郎，出爲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還爲太子中庶子，遷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卒於州。謚曰孝。子俊嗣。

衡陽嗣王蕭元簡，字熙遠，是高祖四弟蕭暢的兒子。蕭暢在南齊作官至太常，封江陵縣侯，後去世。天監元年，被追贈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號宣。

蕭元簡在三年襲封，授官爲中書郎，遷任會稽郡太守。十三年，被召入任給事黄門侍郎，出任爲持節、都督廣州、交州、越州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任太子中庶子，再遷任使持節、都督郢州、司州、霍州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蕭元簡在州任上去世。謚號孝。他的兒子蕭俊繼嗣。

桂陽嗣王蕭象

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初，叔父融仕齊至太子洗馬。永元中，宣武之難，融遇害。高祖平京邑，贈給事黄門侍郎。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封桂

桂陽嗣王蕭象，字世翼，是長沙宣武王的第九個兒子。最初，他的叔父蕭融在南齊任官，作到了太子洗馬。永元年間，在宣武之難中，蕭融遇害身亡。高祖平定京城後，追贈蕭融爲給事黄門侍郎。天監元年，加贈散騎常侍、撫軍大將

陽郡王。謚曰簡。無子，乃詔象爲嗣，襲封爵。

象容止閑雅，善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起家寧遠將軍、丹陽尹。到官未幾，簡王妃薨，去職。服闋，復授明威將軍、丹陽尹。象生長深宫，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爲持節、督司霍郢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尋遷湘衡二州諸軍事、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湘州舊多虎暴，及象在任，爲之静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除中書侍郎，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轉給事黄門侍郎、兼領軍，又以本官兼宗正卿。尋遷侍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以疾免。尋除太常卿，加侍中，還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大同二年，薨，謚曰敦。子慥嗣。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并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軍，封桂陽郡王。謚號簡。蕭融没有兒子，於是皇帝下詔讓蕭象繼嗣，襲封爵位。

蕭象儀容舉止嫻雅，善於交結朋友，他事奉生身母親非常孝順，因此而聞名遠近。他離家當官，任寧遠將軍、丹陽尹。到官任上不久，因簡王妃去世，蕭象離職。服喪期滿後，又授官爲明威將軍、丹陽尹。蕭象從小生長在深宫，一開始親自執行政事，舉措就没有失德之處，朝廷裏的人都很稱贊他。後出任持節、督司州、霍州、郢州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不久遷任湘州、衡州二州諸軍事、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湘州過去老虎很多，經常傷害人、畜，到蕭象任刺史時，虎害停止了，老人們都説這是蕭象的德政感動了老虎。蕭象又被授官爲中書侍郎，不久，以原來的官職執行石頭戍的軍事，又轉任給事黄門侍郎、兼領軍，又以本官身份兼任宗正卿。不久遷任侍中、太子詹事，還未拜官，改任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因生病而免職。不久，又任太常卿，加侍中，遷任秘書監、兼任步兵校尉。大同二年，蕭象去世，謚號敦。他的兒子蕭慥繼嗣。

史臣曰：長沙王的各位嗣王，全都承襲了土地房屋，擁有廣闊的封地。桂陽王蕭象以孝順聞名，在湘州當州牧時，猛虎都停止了殘暴行爲，大概是他的德政恩惠所造成的吧。過去的善政，還有什麽可以超過他的呢。

梁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蕭景 (弟)昌 昂 昱

蕭景

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即左光禄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尚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禄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爲衆所推，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于治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尚之敦厚有德器，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决。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文宣侯。

蕭景，字子昭，是高祖的堂弟。父親蕭崇之，字茂敬，就是左光禄大夫蕭道賜的兒子。蕭道賜有三個兒子：長子蕭尚之，字茂先；次子是太祖文皇帝；第三子是蕭崇之。當年，左光禄道賜居住在鄉里時，非常注重實行禮讓，爲衆人所推崇，他當過宋朝太尉江夏王的參軍，官至治書侍御史時去世，南齊末年，被追贈爲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蕭尚之性格敦厚，有德行器度，他當司徒建安王的中兵參軍時，整個府裏的人都稱他爲長者；琅邪人王僧虔特别器重他，遇到事情經常與他商議後再作决定。後來蕭尚之遷任步兵校尉，在官任上去世。天監初年，被追贈謚號叫文宣侯。

尚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頃之卒。高祖即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千户。子譽嗣。崇之以幹能顯，爲政尚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别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侯。

蕭尚之的兒子蕭靈鈞，官任南齊廣德縣令。高祖的義師到達時，蕭靈鈞正執行會稽郡的事務，不久就去世了。高祖即位後，追封他爲東昌縣侯，食邑一千户。他的兒子蕭譽繼嗣。蕭崇之因才幹和能力著稱，他爲政崇尚嚴厲，作官作到冠軍將軍、東陽郡太守。永明年間，錢唐人唐寓之造反，率領隊伍攻下東陽，蕭崇之遇害身亡。天監初年，被追贈謚號爲忠簡侯。

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毁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齊建武中，除晋安王國左常侍，遷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决。"頃之，

蕭景八歲時，跟隨父親住在東陽郡，父親去世後，蕭景在服喪期間因悲哀過度而消瘦，因此而聞名遠近。長大以後，愛好學習，才辯過人，做事果斷。南齊建武年間，被授予晋安王的國左常侍，遷任永寧縣令，他的政績是地方官中最好的。永嘉郡太守范述曾住在郡裏，號稱廉潔公

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驃騎行參軍。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爲寧朔將軍、行南兗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内皆平。中興二年，遷督南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兗州。高祖踐阼，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户，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恤，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平，他一直很佩服蕭景的爲政，就在郡門上貼了一張告示説："各個縣裏凡是有疑難積壓的問題，可以到永寧縣令這裏來解决。"不久，蕭景因病離職。永嘉人胡仲宣等一千多人來到宫殿前，上表請求蕭景繼續任郡守，皇帝没有同意。蕭景回朝當了驃騎行參軍。永元二年，因長沙宣武王蕭懿的功勞，蕭景被授予步兵校尉。這年冬天，宣武王遇害身亡，蕭景也逃難走了。高祖的起義隊伍到達後，任命蕭景爲寧朔將軍、執行南兗州軍事。當時天下還没安定，長江北岸的那些楚人們各自占據防禦用的土堡，蕭景向他們示以威信，那些首領們相繼捆綁了前來請罪，十天之後，境内全都平静下來。中興二年，蕭景遷任督南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督南兗州。高祖即位後，封蕭景爲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户，并擔任使持節、都督南兗州、北兗州、青州、冀州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皇帝詔令蕭景的母親毛氏爲國太夫人，在禮儀上的待遇如同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蕭景居住在州裏時，清廉謹慎有威裁，他明確瞭解吏員的職責，文件案卷從不積壓，下面的辦事人員不敢欺瞞他，吏員們對他非常尊敬和畏懼，就像對神一樣。正遇上這年鬧饑荒，蕭景統計人口進行賑濟撫恤，做好了飯粥放在路邊供給路過的人，死了人的就送給棺材，百姓們都非常依賴他。

天監四年，王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預。丁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衛率，遷輔國將軍、衛尉卿。七年，遷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荆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群蠻，群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

天監四年，梁朝軍隊北伐，蕭景統率大軍從淮陽出發，進攻宿預城。因母親去世離職，皇帝下詔起用爲代理官職。五年，班師回朝，任太子右衛率，遷任輔國將軍、衛尉卿。七年，遷任左驍騎將軍，兼任領軍將軍。領軍之職主管國家的軍事機密，而監局的官僚們，過去大多驕横奢侈，蕭景在任職期間非常嚴厲，官員們都很收斂。而武官制局監都是一些受寵幸的人，他們不堪忍受蕭景，因此蕭景不能久留朝廷。不久，出任爲使持節、督雍州、梁州、南秦州、北秦州、郢州的竟陵郡、司州的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國的荆州刺史元志率領七萬大軍侵犯潺溝，他們驅趕逼迫蠻人，蠻人們紛紛渡過漢水來投靠梁朝。有人議

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尸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績率軍士收而瘗焉。

論，認爲蠻人屢次成爲邊境的禍患，可以藉此機會把他們除掉。蕭景說：“他們走投無路了前來歸附我們，把他們殺掉是不好的。況且魏國人來侵犯我國時，蠻人經常與他們産生矛盾，如果把蠻人全都殺掉，那麽魏軍就没有障礙了，這不是長久之計。”於是就打開樊城的城門，接受投降的蠻人。蕭景因而命令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在潺溝襲擊元志，大獲全勝，活捉了元志的長史杜景。殺死敵人一萬餘人，漢水中蓋滿了漂浮的尸體，蕭景派遣中兵參軍崔績率領軍隊士兵把尸體打撈上來掩埋了。

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内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絶迹。十一年，徵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爲使持節、督南北兖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兖州刺史。十三年，徵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禄五萬。

蕭景初到雍州時，减省免除了參見拜迎的羽儀和器服，不讓煩勞打擾州裏的吏員和百姓。他到任後，修建營房築城池堡壘，三令五申告誡加强邊境的防備，審理案件訴訟，勸勉百姓務農種桑。一時間，州内的各個郡縣都改變政策，自我勉勵，雍州境内變得清静整肅，漢水沿岸水陸共一千多里地，偷盜之事不再發生。十一年，蕭景被召入任右衛將軍、兼任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再次任使持節、督南兖州、北兖州、北徐州、青州、冀州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兖州刺史。十三年，蕭景被召入任領軍將軍，在殿省内值班，主持十個州的損益事務，每月增加俸禄五萬。

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决。十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曰：“揚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吴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即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于涕泣，高祖不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爓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

蕭景爲人一直很有風度，擅長辭令。他在朝廷時，被大家所注視仰慕。他和高祖論親戚關係雖然是堂兄弟，而高祖對他的禮遇是很隆重的，遇到軍務和國家大事，都要與他商議决定。十五年，蕭景加任侍中。十七年，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因犯了法而被罷免。皇帝的詔書説：“揚州應須得到管理，要選擇合適的人。侍中、領軍將軍吴平侯蕭景的才能，能够勝任此職，可用安右將軍監督揚州，并置佐史，侍中之職依舊，就以他的住宅爲官府。”蕭景的遠房親戚居住在揚州，他非常誠懇地推辭這個任命，以至於哭了起來，而高祖就是不允准他的辭讓。蕭景在雍州任上，特别以明斷而著稱，所批示的政令非常嚴整。有一個農村老婦人，一次她投訴後得到了蕭景給她的批示，回到縣裏，縣吏没有立即發

出去，老婦人說："蕭監州的符命，會像火一樣燙你的手，怎麽敢留下它呢！"蕭景爲人們所敬畏到如此地步。

十八年，累表陳解，高祖未之許。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别，爲之流涕。既還宫，詔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保境，不復侵略。普通四年，卒于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勱嗣。

十八年，蕭景多次向皇帝上表，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高祖没有同意。第二年，蕭景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州、司州、霍州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臨出發前，高祖御駕臨幸建興苑，爲蕭景餞行送别，并爲此淚流滿面。高祖回到宫中，命令給蕭景鼓吹一部。蕭景在郢州任上又以能幹而聞名遠近。齊安郡、竟陵郡與魏國國界接壤，有很多盜賊，蕭景向魏國傳遞告示後，魏國立即焚燒那盜賊防禦的土堡，保衛國境，不再有侵略二郡的事情。普通四年，蕭景在郢州去世，終年四十七歲。皇帝詔令追贈他爲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他的兒子蕭勱繼嗣。

蕭昌

昌字子建，景第二弟也。齊豫章末，爲晋安王左常侍。天監初，除中書侍郎，出爲豫章内史。五年，加寧朔將軍。六年，遷持節、督廣交越桂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七年，進號征遠將軍。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坐免。十三年，起爲散騎侍郎，尋以本官兼宗正卿。其年，出爲安右長史。累遷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又兼宗正卿。

蕭昌字子建，是蕭景的第二個弟弟。南齊豫章末年，任晋安王的左常侍。梁天監初年，任中書侍郎，出任豫章郡内史。五年，蕭昌加任寧朔將軍。六年，遷任持節、督廣州、交州、越州、桂州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七年，進號爲征遠將軍。九年，從湘州分出衡州，任命蕭昌爲持節、督廣州的綏建和湘州的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因罪免官。十三年，蕭昌被起用爲散騎侍郎，不久以原來的官職兼宗正卿。同年，蕭昌出任安右長史。屢次遷任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又兼任宗正卿。

昌爲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後多過。在州郡，每醉輒徑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虚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十七年，卒，時年三十九。子伯言。

蕭昌的爲人也很明白有悟性，然而他生性喜好喝酒，喝了酒以後，又經常犯錯誤。在州郡任上時，他每次喝醉了酒就經常徑直出入别人家，有時獨自一人到荒草野地裏去。他在用刑殺戮方面，也很没有限度。他喝醉時殺了人，酒醒後又要找那個人，就這樣，他也不悔過。終於被有關官員彈劾，蕭昌被召入留在京城，他非常不快樂，於是整天酗酒，身體變得很虚弱，得了心臟病。在石頭東齋，蕭昌拿刀刺向自己，左右隨從

人員趕緊搶救下來，没有死成。十七年，蕭昌去世，終年三十九歲。他的兒子叫蕭伯言。

蕭昂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也。天監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出爲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爲南兖，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軍號如先。復以輕車將軍出爲廣州刺史。普通二年，爲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四年，轉散騎侍郎、中領軍、太子中庶子，出爲吴興太守。大通二年，徵爲仁威將軍、衛尉卿，尋爲侍中，兼領軍將軍。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二年，封湘陰縣侯，邑一千户。出爲江州刺史。大同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謚曰恭。

蕭昂字子明，是蕭景的第三個弟弟。天監初年，他多次遷任司徒右長史，出任輕車將軍、監督南兖州。當初，他的哥哥蕭景第二次任南兖州長官時，功德恩惠還留在人們心中，到蕭昂來代替，當時人把他比作馮氏。蕭昂被徵召任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軍號仍如從前。又以輕車將軍的官職出任廣州刺史。普通二年，任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四年，轉任散騎侍郎、中領軍、太子中庶子，出任吴興郡太守。大通二年，被召入任仁威將軍、衛尉卿，不久任侍中，兼任領軍將軍。中大通元年，任領軍將軍。二年，被封爲湘陰縣侯爵，食邑一千户。出任江州刺史。大同元年，蕭昂去世，終年五十三歲。謚號叫恭。

蕭昱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并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脱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黄門侍郎。上表曰："夏初陳啓，未垂采照，追懷慚懼，實戰胸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既雜，時逢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絶，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飢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既乖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溘至長罷，俯自哀憐，能不傷嘆！夫自媒自衒，誠哉可

蕭昱字子真，是蕭景的第四個弟弟。天監初年，被授予秘書郎，多次遷任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常常請求自試，高祖任命他爲淮南郡、永嘉郡、襄陽郡長官，他都不赴任。他志願到地處邊境的州郡去，高祖認爲他輕佻不穩重，没有威望，就壓抑住他，不許他去。後遷任給事黄門侍郎。蕭昱上表給皇帝説："夏初我遞上的陳述，没有獲得采納允准，追懷過去，羞慚恐懼，實在讓我心中戰栗。臣聽説暑天下大雨，冬天大寒，小人都還有怨言；對於政治上的得意還是失意，受寵幸還是受羞辱，誰能够忘懷呢！臣藉助過去的關係，能够得以加入皇室親戚的隊列中得到重視；依循報恩的機緣已然錯雜，又正遇到窮困不得志的命運。過去在齊朝末年，義師初起之時，我還年幼，剛剛有點懂事，因爲東西交通阻隔斷絶，没有辦法投奔義師，雖然没能手持戈矛，身穿鎧甲，其實我也熱淚盈眶，滿懷憤懣。我潛伏在東境，嘗遍了艱辛和危險，前後一共三年，轉移了好幾處地方，即使是飢餓寒冷交迫於身，我也不以凍餒爲苦。每當遇到驚疑之時，我恐懼得失魂落魄，既已違背致命

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己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干請。夫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鄣，所以致乖算測。聖監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黄樞。忝竊稍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叨榮兩宫，報效無地，方違省闥，伏深戀悚。”高祖手詔答曰：“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興二人，并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令，興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還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即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爲招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内地非願；復問晋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産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啓。”坐免官。因此杜門絶朝覲，國家慶吊不復通。

的氣節，又白白懼怕遭受刑戮，身首分離，期待着亨通安泰的那一天，可以共同享受歡樂；誰知期待了二十多年，没有功名可以記載，我的整個軀體，也將填於溝壑，我的赤誠的心和純潔的願望，突然永遠地結束了，我俯首獨自哀憐，能不傷心嘆息！自己給自己作介紹，自己炫耀自己，確實是可鄙的行爲；自己贊美自己，自己誇獎自己，實在是可羞。然而衡量自己清楚地瞭解自己的情况，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力纔去就任官職，哪裏敢説空話，因此常希望能試一試，多次請托於人。要説能上應天象，實在不敢那麽貪心，但如果錦緞不加裁剪，實在難以做成衣服。因爲我前世所作的種種惡果，成爲今世的障礙，所以導致現在違背了算測。聖上既然認爲臣愚笨有缺陷，不可以試用，難道能容忍我長久地居住在皇室禁地，白白地玷污黄門官之職。愧居官位，時間漸久，恐怕要遭受人們的議論，請解除我今天的職位，乞求屏退回家門。我俯伏請求皇上特别降旨允許。臣雖然承受兩宫的恩榮，却無法報答效命，又違背了宫中意願，我深感留戀和恐懼。”高祖親手寫詔書答道：“蕭昱的上表如此。古時候用人，一定先要當面試用，都必須立有功業，效用很好，纔可以顯揚自己謙讓的高風格。當年漢光武帝兄長的兒子劉章、劉興二人，都是在宗室中有名氣的人，但他們想要做官，也不過是劉章當了平陰縣令，劉興當了緱氏宰，待他們在政事方面有了能力後，纔遷任郡守之職，不衹是政績受到人們稱贊，他們還是光武帝的侄子。蕭昱你的才能和見地，怎麽能與他們相比呢！過去幾年裏，讓你到淮南郡任職，已經不肯去了；接着用你任招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郡太守，你又以那是邊遠地區爲藉口推掉了；後改授爲招遠將軍、永嘉郡太守，却又説去内地不是你的願望；再問你晋安、臨川這兩個地方，隨你自己選擇，也是不肯去。除去頭巾，出任官職，就没有微小的事情，而你幾次三番都有説詞，你的意願到底在哪裏？况且你蕭昱的幾個兄長相繼當了郡守、統帥等職，互相推薦，一年都不曾缺。你的同胞兄長蕭景，現在正官居藩鎮。朕難道是待蕭景厚

而待你蕭昱薄嗎，正是朝廷衆人的議論，像這樣的次序，在你們是一門所出，稍稍可以無愧了。不用説今日不得如此；蕭昱兄弟當年是平民百姓，因處於成長時期，憑什麽取身立命，又怎麽能够放縱自己違反正道，背天違地。誰説朝廷没有憲章，衹不過是没有要把你放到理前。既然你上表請求解職，就依照你所請求的辦吧。"蕭昱因此而被免除官職。從此他杜門謝客，再也不去朝廷覲見皇帝，國家有什麽慶典或吊喪之事也不再通知他參加了。

普通五年，坐於宅内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菩薩戒。昱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爲招遠將軍、晋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爲之喧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

普通五年，蕭昱因在自己家裏鑄造錢幣而犯法，被有關官員奏本，下交廷尉，得免一死，遷移到臨海郡。剛走到上虞這個地方，就有皇帝的命令追來，讓他回去接受菩薩的告誡。蕭昱到了京城以後，非常恭敬謹慎地按照禮的要求去做，改變意志，循規蹈矩，對齋戒又非常精心清潔，高祖非常贊賞他，任命他爲招遠將軍、晋陵郡太守。蕭昱到任後，以名望和功業勉勵自己，除去煩多的苛捐雜税，申明法律憲章，對奸猾的官吏嚴厲管制，對百姓則實行優養政策，結果在十幾天内，晋陵郡境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久，蕭昱得了暴病去世，郡内老百姓不論是正在行走的還是坐着的，聽到消息後，都號啕大哭，街市巷里因此而一片喧嘩沸騰，有四百多人在郡府庭院裏設祭奠。田邊農舍有一個女人夏氏，年紀已有一百多歲了，她聽到蕭昱去世的消息，扶着曾孫來到郡府，悲傷地哭泣，不能自已。可見蕭昱的惠政的感化力量是如此之大。百姓們相繼爲蕭昱建廟宇、立碑石，用來紀念他的功德。他們又到京城去爲蕭昱請求贈謚。皇帝下詔，追贈蕭昱爲湘州刺史。謚號恭。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婕，咸被任遇。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令望者矣。

史臣曰：高祖擁有天下，獎賞的任命普遍施予，那些親屬和有關係的人，全都被任用禮遇。蕭景的才能見識和判斷能力，可以有利於朝政，輔助時政，大概也是梁朝宗室有善美的威儀的人了。

梁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周捨　徐勉

周捨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禄大夫顗之八世孫也。父顒，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顒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諷説，音韵清辯。

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建武中，魏人吴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包講，捨造坐，累折包，辭理遒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悦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

梁臺建，爲奉常丞。高祖即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爲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是晉朝左光禄大夫周顗的八世孫。父親周顒，任齊朝中書侍郎，在當時有名聲。周捨幼年聰明，周顒認爲他很奇特，臨終時對他説："你不擔心不能富貴，祇是應該秉持道德。"長大後，博學多通，格外精通義理，善於朗讀書籍，背誦文章立論辯説，音調清晰有辯才。

出仕爲齊朝太學博士，調任後軍行參軍。建武年間，魏國人吴包歸附南方，有儒學修養，尚書僕射江祏招吴包講授，周捨造訪就座，多次折服吴包，文理剛健飄逸，因此有辯才之名。王亮擔任丹陽尹，聽説後喜歡他，徵用爲主簿，政事多托付給他。調任太常丞。

梁朝臺閣建立，擔任奉常丞。高祖登位，廣泛求取有特殊才能的人，吏部尚書范雲和周顒一向友好，重視周捨的才華，報告給高祖，徵召周捨任命爲尚書祠部郎。當時國家草創，禮儀的增減，多出自周捨。不久擔任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朝爲中書通事舍人，屢經升遷任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當時王亮犯罪回家，朋友没有到訪的，周捨獨自看重舊日恩惠，到王亮去世，親自爲他料理出殯安葬，當時人稱贊他。調任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然擔任的職務屢次變更，但經常留在官署内，很少能休息回家，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事謀略，都由他兼管。日夜侍奉皇帝，參預機密事務，二十多年不曾離開左右。周捨素來能言

給，與人泛論談謔，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嘆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床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鄣，壞亦不營。爲右衛，母憂去職，起爲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頃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遷太子詹事。

善辯，和别人談論開玩笑，整天不住口，而竟没有一句話泄漏機密，衆人格外贊嘆佩服他。性格節儉樸素，衣服器物，住處的床席，如同百姓中的貧困者。每次進官府，即使是高大華麗的建築，内房層層，周捨居住後就積滿了灰塵。用荻草做遮擋物，壞了也不置辦。擔任右衛，因母親去世離職，復出擔任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服喪期滿，授任侍中，兼步兵校尉，没有就職，又調任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不久，加授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調任太子詹事。

普通七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面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爲有司所奏，捨坐免。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上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内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普通七年，南津截獲武陵太守白渦的信件，許諾送給周捨面錢一百萬，渡口主管官員報告上去。雖然信件是從外面送進的，周捨還是被有關官員所舉奏，周捨獲罪免官。調任右驍騎將軍，執掌太子詹事事務。在這年去世，終年五十六歲。皇帝前往吊唁，哀傷感動左右。詔令説："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周捨，忽然去世，心中悲傷。他學問堅實思慮明晰，志向開闊行爲敏捷，爲機要事務辛勞，經歷多年，才能没用盡，很爲慨嘆悲慟。應尊崇追念的禮儀，來表彰好人。可追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賜給棺材，公服一套，衣服一套，喪事依據情況供給。謚號爲簡子。"次年，又下詔説："已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周捨，義理貫通儒道，廣博窮盡文史，侍奉親人能孝順，侍奉君主能盡忠，多年掌管機密，以清廉忠貞要求自己。飲食没有多餘的味道，身上没有多餘的衣服。去世的時候，内没有妻妾，外没有田地住宅，兩個兒子孤單貧困，超過古代名人。往日，南司關於白渦的彈劾，恐怕外間議論我有私心，以致有廢黜免職的詔命，追思有愧於這人耿直的善行。外府可酌情加以褒獎，來表彰好人。"周捨有兩個兒子：名叫弘義、弘信。

徐勉

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

徐勉字脩仁，是東海郯縣人。祖父長宗，擔任宋高祖藩王府邸的行參軍。父親徐融，擔任南昌相。

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

徐勉幼年孤單貧困，很早磨礪清高的節操。

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爲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衞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機鑒。

六歲時，遇到大雨，家人祈求天晴，徐勉隨手寫出祝文，受到老輩的稱道。等到長大，立志好學。起家爲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當時任祭酒，經常稱贊徐勉有宰輔的氣量。考試列在上等，任西陽王國侍郎。不久調任太學博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因公事免職。又授任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人王元長的文才名聲很高，曾想和徐勉相識，經常托人召他。徐勉說："王郎名望高而急升，很難輕易裂開衣襟。"不久元長遇禍，當時人無不佩服徐勉機警的洞察力。

初與長沙宣武王游，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

起初和長沙宣武王交游，高祖很器重賞識他。等起義軍隊到達京城，徐勉在新林拜見，高祖特别加以恩待禮敬，派他掌管文書記録。高祖登位，徐勉被任命爲中書侍郎，調任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州中正、尚書左丞。自從掌管執法大權，糾察舉劾很多，當時輿論認爲他稱職。

天監二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群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天監二年，授任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與掌管重要官員的選拔。調任侍中。當時朝廷軍隊向北征伐，等候傳送的文書堆積。徐勉參與掌管軍事文書，日夜辛勞，動不動經過幾十天，纔回一次家。每次返回，以致家中群狗驚異狂叫。徐勉嘆息說："我憂心邦國忘記家庭，竟到了這一步。如果我死後，也是傳記中的一件事。"六年，授任給事中、五兵尚書，調任吏部尚書。徐勉處於選拔官員的部門，井然有序，既熟悉書信，又擅長辭令，雖然文案堆積，坐客滿屋，應對如流水，手中還不停筆。又貫通百家姓氏，都能爲之避用名諱。時常和門人夜晚集會，有個叫虞暠的賓客謀求詹事五官，徐勉嚴肅地說："今晚衹可談論清風明月，不應涉及公事。"所以當時人都佩服他没有私心。

除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未拜，改領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宫。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内講《孝經》，臨川靖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

授任散騎常侍，兼游擊將軍，未到任，改兼太子右衛率。調任左衛將軍，兼太子中庶子，在東宫侍奉。昭明太子還幼小，命令徐勉執掌宫内事務。太子尊敬他十分盡心，每件事都詢問商議。曾經在殿内講授《孝經》，臨川靖惠王、尚書令沈約任太傅少傅，徐勉和國子祭酒張充擔任

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惲、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尋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宫職，優詔不許。

執經授業的任務，王瑩、張稷、柳惲、王暕擔任侍講。當時人選極爲親密賢明，受盡當時美好稱譽，徐勉再三陳述推讓。又給沈約寫信，請求换爲侍講，詔令不准許，然後就任。改任太子詹事，兼雲騎將軍，不久加授散騎常侍，升尚書右僕射，詹事照舊。又改授侍中，頻繁上奏表請求解除宫職，詔書好言相答不准許。

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絶，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没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當時民間喪事，多不遵循禮儀，早晨去世晚上出殯，以急速相推崇。徐勉上奏疏説："《禮記·問喪》説：'三天之後纔入殮，是等待死者的復生；三天還不復生，也就不能復生了。'近段時間以來，不遵循這個制度。送終的禮儀，在當日出殯，豪富家庭，有的竟然衹半天，衣被棺槨，以急速爲榮耀，親戚和奴僕，各自惦記休息返回。所以死者剛要落氣，石灰釘子已經準備好，忘記狐狸老鼠回頭而走的顧念，有愧燕雀徘徊飛翔的眷戀。傷情害理，没有比這更大的了。而且兒子承受覆蓋尸體的單被時，心中煩悶沉痛，喪事所需要的，全出自他人之手，愛憎的深淺，事情實在難以原諒。如果觀察偶爾有差誤，存亡相違背，假如一萬人中有一人，怨恨殘酷已很多，哪裏比得上延緩入殮的時間，表明希望復生的願望。請求從現在起無論士家庶族，應該都依照古代制度，三天後大殮。如有不奉行的，加以糾舉制裁。"詔書同意徐勉的奏疏。

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僕射如故。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稿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

不久授任宣惠將軍，設置輔佐的屬吏，侍中、僕射職位照舊。又授任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徐勉因舊日恩情，超升高位，盡心侍奉皇帝。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做的。起自於小職務，直到這個職位，經常參與掌管人才選拔，很得士人的心。宫廷官署中的事，從不曾泄露過。每次有表章奏上，就焚毁草稿。博通經書史籍，記得很多前代事情。朝廷禮儀國家法典，結婚加冠等吉凶禮節，徐勉都參與商議。普通六年，呈上修訂五禮的奏表説：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民，弘風訓俗，經

臣下聽説"確立天的道理，有陰和陽兩方面；確立人的道理，有仁和義兩方面"。所以説"用道德加以引導，用禮儀加以統一"。禮儀是用來安定君主統御民衆，光大

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

風尚訓導習俗，治理國家，利於後繼者的。唐堯虞舜三代，都一定經由禮儀而治國。在有周一代，典章尤爲完備，因循殷禮改革夏制，盛衰可得而知。雖然大禮三百條，小禮三千條，經文三百篇，威儀三千款，大的歸宿有五個方面，就是宗伯所掌管的禮儀：吉禮在首次，其次是凶禮，再次是賓禮，復次是軍禮，嘉禮在最後。所以祭祀不用禮儀，就不整齊不莊重；喪事不用禮儀，就使違背死者意願忘記生者義務的人多；接待賓客不用禮儀，就使朝見失去標準；軍隊行動不用禮儀，就擾亂了軍律；加冠成婚不用禮儀，就使男女結合延誤時間。治理國家修養自身，這是急迫的事。

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横，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毁，或以武功鋭志，或好黄、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删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厘革之風，是則未暇。

自從周室崩壞，治道衰落，官府守護條文，逐日失去次序，禮樂征伐，出自於諸侯，《小雅》全部廢棄，舊日篇章闕失。所以韓宣前往魯國，知道周公的德行；叔侯在晉國，分辨郊外慰勞的禮儀。戰國合縱連衡，政治教化更加泯滅；殘暴的秦國毁滅學術，被掃除没有遺留。漢氏興起，成天没有一點空閑，還命令叔孫通在野外演習，纔知道帝王的寶貴。末年紛亂，接連有毁棄，有的以武功爲堅定的志向，有的喜好黄帝、老子的言論，禮義的法式，在這時中止了。等到東漢時的曹褒，在南宮撰述，收集失散缺略文字，有一百多篇，雖然書寫在竹簡上，而最終没有呈送上奏。隨後戰事不斷，不同見解互相出現，章句遺失後，禮儀就中止了。方領矩步的儀容，因戰事而消失；蘭臺石室的文書，因帳幔遮蓋而用盡。到了晉初，於是確定新禮儀，荀顗在前面制定，摯虞在其後删訂。不久中原遇死喪禍亂，很少有餘留的；東晉初創，因循舊禮而已。改革的風氣，這時没有空閑。

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世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游；闢兹五

陛下通達明智開啓國運，先於上天改變萬物，用武力治理亂世，用文教治理社會。創作音樂在功勞成就後，制定禮儀光大基業的奠定。建立二學，皇室成員同於無官職的

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棧山之贐，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群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踪繼軌；負笈懷鉛之彦，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

王公貴族；設置五館，民衆可以升上高等爵位。自從受命，直到向上天報告成功，盛大的德行形象具備了，天下能做的事完成了。英明端莊，没有德行而能稱述。至於暗相感應的祥瑞，跋山涉水的貢納，本也是每日記載在左史，副本在主管部門保存，現在可得以省略。所以命令那些多才之人，搜羅甘泉的法令；延聘這些博學之士，闡述曲臺的禮儀。淄上淹中的儒生，前後相繼；背笈求學的美士，不分早晨與晚上。諒必教化在三雍整肅，人人順從五教，主祭官員的教化，勃然興起。

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逾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删撰，欲且省禮局，并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

探究所制定的五禮，起自於齊朝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奏表請求制定一代的禮樂制度，這時參與商議設置了新舊學士十人，衹修訂五禮，向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咨詢稟告，學士也分别住在郡中，制定了幾年，還没完成。等到文憲公逝世，遺文散佚，後來又把事情交付給國子祭酒何胤，經歷九年，又没完成。建武四年，何胤回到東山，齊明帝下令委托給尚書令徐孝嗣。舊稿的主體和枝節，都隨他放在南府。永元年間，孝嗣在這裏遇禍，原文又大多失落。當時收集的剩餘文字，權且交付給了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同掌管這件事。當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侯時，接連有戰事火災，所散失的，又超過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奏審定删除與設置的事宜，下令外府詳細討論。當時尚書參與議論，以爲天下剛换代，各種事務纔起頭，應等到太平時，慢慢商議删訂禮儀的事，想暫且省除修禮局，一并還於尚書儀曹。詔書旨意説："禮壞樂缺，因而各國不同各家有别，實應及時修正審定，作爲永久的準則。不過近來的修撰，憑情感録用人，不是因學問而提拔；所掌管的人，以尊貴總領屬員，不是因爲稽考古禮，所以多年不能完成，有名而無實。這既是治理國家的急務，外府可商議人選，人選決定，就立即編撰。"於是尚書

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决。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别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决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决，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絶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

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

僕射沈約等人參與商議，請求五禮各設置舊日學士一人，每人各自推舉學士二人，協助抄録修撰。其中有疑惑的，依照前漢的石渠閣、後漢的白虎觀，依據本源上奏，請求聖旨裁决。於是任用舊日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管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管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管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管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管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管這些事。佟之去世後，任命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替他。後來又委任伏暅代替嚴植之掌管凶禮。伏暅不久調任官職，委任《五經》博士繆昭掌管凶禮。又因爲禮儀深邃廣博，記載殘缺，必須廣泛討論，共同詳盡意致，另委派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以及臣下三人共同參與這一事務。臣下又另外接到命令，總管這件事。後來又指派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參與掌管。如有疑惑的義理，所掌管的學士應當首先發表意見，遍詢五禮舊學士以及掌管者，各自談論不同意見，寫成奏文啓奏，由聖旨决斷。疑惑的事情多，歲月積累，聖旨决斷，數額不少，無不網羅經文，集衆人之大成，意義貫穿精微，道理深入神妙，爲前朝學者所没解釋，後代學人所没聽説過。所有上奏裁决，都記載在篇首，列出聖旨，爲不可改變的準則。宏大的規範，高於百代帝王；豐富的内容、卓越的名聲，將流傳千年。哪裏是孝宣帝所能比擬，孝章帝足以并論的呢？

五禮的職掌，事情有繁簡之别，到修撰完畢，不能同在一時。《嘉禮儀注》在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交尚書，共十二函，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在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交尚書，共十七函，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在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交尚書，共十八函，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

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

注》在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交尚書，共二十六函，二百二十四卷，一千零五條；《凶禮儀注》在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交尚書，共四十七函，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總計一百二十函，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條。又陳列副本在秘閣和《五經》典書處各一套，繕寫并校定，在普通五年二月纔收筆完成。

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世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焕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

私下以爲撰作禮儀，歷代很少能完成，皇朝國運明朗，辦事用功纔完成。周代三千條，是列舉盈滿數額；現在的八千條，是依事情而附益。內容形式相變化，數額就成倍了，猶如八卦的爻符，隨之重疊，錯綜而成六十四卦。從前文武二王，之所以治理周室，統治天下，是周公修撰禮儀，而招致太平龍鳳的祥瑞。從那時之後，到現在纔完備。孔子說："如有繼承周室者，即使一百代也可推知。"哪裏是說功勛相等可以比美呢！臣下以平庸的學識，掌管這一職事，延續多年，承當這一責任；在修成之初，没來得及上表呈進，實在是由於才能低而事務多，思慮不周到，說起來慚愧畏懼，日夜不能忘記。自今年春季皇上將親自統領六軍，搜尋軍禮，閱覽條章，没有不詳盡的。真所謂文采盛美，焕然盈滿，實在可以懸挂於日月，頒布到天下。愚臣的心中歡喜，追思陳述；加之前後一同任職者，一時之間都去世了，臣下雖然幸存，高齡已及，考慮到皇朝大典，竟然没有上奏，不能滿足臣下心願，於是詳細記載撰修始末，以及任職人員、所修成的卷帙、條目數額，恭謹上奏報告。

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

詔令說："禮經大爲完備，政典記載全面，現詔令有關官員，可依據行事。"又詔令說："徐

"勉表如此。因革允厘，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内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决。脚疾轉劇，久闕朝覲，固陳求解，詔乃賚假，須疾差還省。

勉的奏表如此。因循與變革完成，典章制度周全，功勛建成事業奠定，就在這裏。可以光彩照耀八方，施行百代，使萬代以後，知道禮樂制度在這裏。主管者依此遵行，不要有所失落。"不久加授徐勉爲中書令，賜給親信二十人。徐勉因患病自己陳述要求，請求解除宫内職務，詔令不准許，於是命令住在下省，三天朝見一次，有事派遣主書商討决斷。後來脚病加重，長久没有朝見，執意請求解除職位，詔書於是賜給假期，等病痊愈後回到官署。

勉雖居顯位，不營産業，家無蓄積，俸禄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誡其子崧曰：

徐勉雖然處於顯要職位，不經營田産，家中没有蓄積，俸禄分别救濟親屬中的貧困者。門人朋友有的隨口説起這件事。徐勉於是回答説："别人把財産留給子孫，我把清白留給子孫。子孫有才能，就能自己得到輜車軿車；如果没有才能，財物終將爲他人所有。"曾經寫信告誡兒子徐崧説：

>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産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

> 我家世代清廉，所以經常以清貧樸素自守，至於家産的事，没有説到過，不僅僅是不經營而已。减損自己的經歷，直到現在，高官厚禄，可以説是充溢了。每當私下思念到這些，哪是由才能所招致，是上憑先代風範延及福禄喜慶，所以達到這一步而已。古人説過"把清白留給子孫，不也是很豐厚嗎"。又説："留給子孫黄金滿筐，不如一部經書。"詳盡探求這些話，的確不是空話。我雖然不聰明，實在有這個心意，希望能够遵循這個義理，不敢失去。所以顯要尊貴以來，將近三十年，門人朋友，極力陳説該做的事，有的讓開墾田地，有的勸建立房舍客店，又想用船隻運輸，也能使我經商聚財。像這些事，都拒絶而不采納。不僅是不與民争利，而且想平息紛紜的建議。

> 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

> 後來姑且在東田間經營小園圃，不在於播種，以邀取利益收入，衹是想挖池種樹，稍微寄托情懷用以觀賞。又因郊外空地寬闊，終可建房舍，倘若得以退休離職，實想在那裏歡歌哀哭。慧日、十住等人，已應該辦理婚事，又需住房，我清明門的住處，没

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内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并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爲舄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仿佛。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

有容納的地方。之所以如此，也是有原因的。先前割取西邊施捨給宣武寺，失去西邊廂房後，不再擴建，心中也想這是客居住宅，何必要奢華？時常遺憾當時人以爲是我的住宅。古往今來，富豪人家不斷，高門大族的宅第，接連的夾室内房，到他死後，到底是誰的住處？衹是不能不造小山丘，聚石頭移果樹，雜種花卉，來在休息時娱樂，以寄托性情。隨意堆積，不在於高大寬廣，衹是念佛的地方，以小爲好。所以裏面狹小，不再有房子。近來營造東邊兒孫兩套房舍，是憑藉十住從南方返回的資金，其中所需要的，還有不少，既然運輸不能到達，又不能中途停止，郊外的園圃，便不能置立，賣給韋黯，纔獲得一百兩黄金，建成二套房舍，已用去一大半。推尋園圃出賣所得，爲什麽到這麽高？是因爲我經營多年，已粗略建成，桃李茂密，桐竹成陰，田埂交錯，溝渠相連。華麗的樓房高遠的臺榭，很有登臨眺望的美觀；獨聳的山峰草木叢生，不是没有重叠交結的興致。溝中茭白富饒，湖裏菱角蓮花很多。雖説人迹少到，離城很近，韋生想到那裏，也很有情趣。追述這件事，不是有吝惜的心思，當是筆勢所到而已。回憶謝靈運《山家詩》説："其中爲天地之物，今日爲鄙夫所有。"我這個園圃享有它二十年了，現在成爲天地之物，物和我，相比較有多少呢！這是我所餘下的，現在分給你，經營小田舍，親人既多，道理也必須如此。而且佛家的教導，把財物稱爲身外之物；儒家經典也稱"如何聚集人爲財"。況且你們平常的心情，怎麽能忘記這些。聽説你所買姑孰的田地，十分貧瘠，更有什麽安心的。之所以如此，是不同别人競争的緣故。雖然事情不同於寢丘，大致也相仿佛。孔子説："把家庭治理好，治道可移用到官府。"既然已經營造，應該使之完成。進退兩難，更留下耻笑。如果有所收穫，你可以自己分别救濟内外大小，應使各得其所，這不是我所能

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

知道的了，另外還應施及幾個女兒。你處於長子之位，所以說到這些。

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勖，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屩，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并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凡做別人的兄長，很不容易，應使內外和諧，別人没有閑話，先人而後己，然後纔可貴。老生說："位居別人身後而又身在前列。"如果能這樣，更會招來大利。你應自己努力，見到賢人想到和他相等，不要忽略修養而廢棄時間。不僅廢棄時間，而且廢棄自身，身名的美惡，難道不重大嗎！能不慎重嗎？今日的教導，略微說到這個意思，衹是講成家以來，不從事家產的增值，建立別墅房舍後，違背舊日家業，陳述始末，心中無愧。加之我年歲已老，心力漸漸耗盡，心中挂念奉行公事，已顯得不能完成，其中剩餘的空閑，纔可自己休息。或者是冬天的陽光下，或者是夏天的蔭凉中，良辰美景，處理文案的間隙，拿着拐杖拖着草鞋，在簡陋的館舍逍遥，到池邊看魚，撥開林子聽鳥叫，渾濁的酒一杯，彈一首曲子，求得幾刻的短暫娛樂，希望守常不變而等待生命終結，不應再操勞家中小事。你交接已經確定，這封信又發出，凡所需要的，將另外交付。從此以後，我不再說到田產的事，你也不要再對我說起。假使堯遭水災湯遭旱災，我哪裏知道怎麽辦；如果穀物堆滿糧倉，那是你的幸運際遇。如此之類的事，都不必讓我知道。《禮記》說："所謂孝，是善於繼承先人的志向，善於完成先人的事業。"現在希望你成全我這個志向，就没有遺憾了。

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喻》。其辭曰：

徐勉第二個兒子徐悱去世，徐勉悲慟萬分，不想長久荒廢政務，就撰寫《答客喻》。其文辭說：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悱喪之問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隕。二宫并降中使，以相慰勖，親游賓客，畢來吊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我第二個兒子晉安內史徐悱去世的消息傳來，全家傷心哀悼，心情如墜落深淵。二宫都派出使者，來加以慰問，親戚朋友，都來吊唁問候，我動輒失聲痛哭，悲傷不能自已，是人們所說的父子天然禀性，不知眼淚是從哪裏出來的。

也。

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遣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

這時門人擔心我盡情所致，容貌疲乏困頓，就提起衣襟而進言說："我聽説古往今來，是社會演化的正常運數；春天繁榮秋天凋落，是氣候的不變期限。人居住在其中，好比旅客，在世爲借住死後爲歸家，這話著録在通達的議論中，所以有深入見解的人，悠然忘記生存。東門歸之於無的宗旨，受到前代哲人的稱贊；西河損壞眼睛的過失，受到朋友的譏諷。足下在朝廷受到知遇，地位處在尚書省之首，憂患深而責任重，同皇上休戚與共，應該放下情感，停止哀傷增加飯食，上存尊奉國家之心，下示興隆家族之意。豈可放縱這没有益處的哀傷，和小孩子相同，損傷精神見識，甚至虧損百姓事務？門下私下議論，都爲君侯感到不足取。"

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吴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嘆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悱始逾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游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咏，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繄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静，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闔棺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

我含淚哭泣而回答説："彭祖關於死的通達義理，延吴的雅正之言，也曾經聽到了；之所以没有消除生死之念，請讓我陳述想法。在庭院植樹，欣喜枝葉的繁茂；堆積山丘到若干丈，愛惜積小成大的功夫。所以吐穗開花而不結實，尼父爲之嘆息；辨析那分歧的道路，楊子因此而徘徊。事情有可深入一層的，聖賢不能抑止。現在我所悲傷的，也是因爲徐悱剛過三十歲，孝順友愛之極，從小到大，文章的美好，得之於天然性情，好學不倦，住處没有灰塵雜物，著述很多，裝滿書箱，在有得失的時候顯得淡然，喜怒不行於色。等到在東宫任職，同事成列，他所交往的，都是當時英才，賦詩咏頌，整日忘記疲勞。經常隨口説我遇上時運，地位高責任重，應當推舉賢明尊敬士人，先人而後己，然後可以報答英明君主的恩情，保全大吉大利。使我二十多年中，愧居如此要職，有幸而無大過失的，實是這個兒子的協助。自從外出到閩山地區，政事保持清明寬簡，希望他返回，稍微慰藉我這老人，然而現在，已遠遠離去。加上在千里之外蓋上棺材，不知骨骸歸來的日期，即使是

詎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殷勤於詞賦。况夫名立宦成，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既貽格言，喻以大理，即日輟哀，命駕修職事焉。”

無情的人，在往日怎麼能不痛心！王夷甫還在幼年，尚且盡哀來接待賓客；潘安仁未到七十歲，還情意懇切撰寫詞賦。何况名聲建立已入仕途，半途而中止，也怎能心中平靜呢。推求這一心懷，可以説是禾苗與結實的意思。各位賢人既贈送可作準則的話，用大道理加以開導，就在今日停止哀傷，命令駕車去履行職責。”

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禄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宫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高祖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并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謚曰簡肅公。

中大通三年，又因疾病自己陳述要求，改授特進、右光禄大夫、侍中、中衛將軍，設置輔助的屬吏，其餘照舊。增加親信四十人。兩宫慰問，官員車輛相接；飲食醫藥，都由宫廷府庫供給。皇帝每次下令想要前去，徐勉因不能完成叩拜伏地的大禮，頻繁啓奏要皇帝停止出宫，詔令准許，於是皇帝停留在宫中。大同元年，徐勉去世，這年七十歲。高祖聽説後流下眼淚，當天坐車前往停殯處，於是下詔追贈特進、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其餘的都照舊。賜給棺材，禮服一套，衣服一套。贈送錢二十萬文，布一百匹。皇太子也在朝堂舉辦喪事。謚號爲簡肅公。

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删撰爲《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爲《婦人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許立碑於墓云。

徐勉善於寫文章，勤於著述，雖然處於機要職位，筆耕不停止。曾經因起居注繁雜，就加以删改撰寫成《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拔官吏的部門，撰寫《選品》五卷；在齊朝時，撰寫《太廟祝文》二卷；因孔釋二教通過不同途徑達到一個目的，撰寫《會林》五十卷。凡所著述前後共二集四十五卷，又撰寫《婦人集》十卷，都流行於世間。大同三年，從前的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人前往朝廷陳述徐勉品行業績，請求刻碑記載功德，當即降詔准許在墓地立碑。

徐悱

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宫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遷晋安内史。

徐悱字敬業，自幼聰明，能寫文章。出仕爲著作佐郎，改任太子舍人，掌管文書記録的職責。屢經升遷任洗馬、中舍人，仍然掌管文書記録。出入太子的宫署多年，因脚病外出任湘東王友，調任晋安内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説：徐勉年輕時磨礪志向

志忘食，發憤修身，慎言行，擇交游；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爲梁宗臣，盛矣。

忘記飲食，發憤修養身心，言行謹慎，擇友而交；加上遇到君王興起的時運，依憑日月的光輝，所以能因懂得經學而得高位，出入宫廷而任卿相。等到處於重大職位，竭盡誠心侍奉君主，行動師法古人，依照先代帝王準則，執掌朝廷法度，人們没有異議，是梁朝人所宗仰的大臣，聲譽盛大啊。

梁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范岫　傅昭（弟）映　蕭琛　陸杲

范岫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兗州別駕。

范岫字懋賓，是濟陽考城人。高祖范宣，是晉朝隱士。父親范義，擔任宋朝兗州別駕。

岫早孤，事母以孝聞，與吳興沈約俱爲蔡興宗所禮。泰始中，起家奉朝請。興宗爲安西將軍，引爲主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驃騎參軍，尚書删定郎，護軍司馬，齊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

范岫早年喪父，侍奉母親以孝順而聞名，和吳興人沈約都爲蔡興宗所禮敬。泰始年間，出仕爲奉朝請。興宗擔任安西將軍，延聘爲主簿。屢經升遷任臨海、長城二縣令，驃騎參軍，尚書删定郎，護軍司馬，齊朝司徒竟陵王子良的記室參軍。

累遷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屢經升遷任太子家令。文惠太子在東宮時，沈約之類以文才被徵召，范岫也在其中。范岫的文才雖然不如沈約，而名聲品行爲當時的有名人物所贊許，廣博涉獵通曉内容多，尤其熟悉魏、晉以來吉禮凶禮舊例。沈約經常稱贊説："范公善於記事很周詳廣博，胡廣也無法超過。"南鄉人范雲對别人説："各位的進退禮儀，應該詢問范長頭。"是因范岫記得很多前代舊事的緣故。

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還遷尚書左丞，母憂去官，尋起攝職。出爲寧朔將軍、南蠻長史、南義陽太守，未赴職，遷右軍諮議參軍，郡如故。除撫軍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安成內史。入爲給事黄門侍郎，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南北兗二州大中正。永元末，出爲輔國將軍、冠軍晉

調任國子博士。永明年間，魏國使者到來，詔令精選朝廷官員中有文采辯才的人，到邊界接待使者，委任范岫兼任淮陰長史去迎接。返回調任尚書左丞，因母親去世而離職，不久復出代理職事。外出任寧朔將軍、南蠻長史、南義陽太守，没有赴任，調任右軍諮議參軍，郡守職位照舊。授任撫軍司馬。外出任建威將軍、安成內史。入京任給事黄門侍郎，調任御史中丞、兼前軍將軍、南、北兗州二州大中正。永元末年，外出任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代理南徐州事

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義師平京邑，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梁臺建，爲度支尚書。天監五年，遷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侍皇太子，給扶。六年，領太子左衛率。七年，徙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中正如故。其年表致事，詔不許。八年，出爲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九年，入爲祠部尚書，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金紫光禄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十三年，卒官，時年七十五。賻錢五萬，布百匹。

務。起義軍隊平定京城，秉承制命徵召范岫爲尚書吏部郎，參與主要官員的選拔。梁朝臺閣建立，范岫擔任度支尚書。天監五年，調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侍奉皇太子，賜給扶持者。六年，兼太子左衛率。七年，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中正職位照舊。這年上奏表請求退休，詔令不准許。八年，外出任晉陵太守，品級爲中二千石。九年，入京任祠部尚書，兼右驍騎將軍，這年調任金紫光禄大夫，加賜親信二十人。十三年，在任上去世，這年七十五歲。贈錢五萬，布一百匹。

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范岫身高七尺八寸，恭敬嚴肅，進退依據禮儀。自從雙親去世後，吃粗食穿布衣直到去世。每當處於官位，總是以廉潔聞名。任長城令時，有個梓木材質的巾箱用了幾十年，到尊貴後還不改換。在晉陵時，僅製作牙管筆二隻，還以爲浪費財産。所撰作的文集《禮論》、《雜儀》、《字訓》流行於世上。有兩個兒子名叫范褒，范偉。

傅昭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劉誕，誕反，淡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毁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爲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悦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并當世名流，通之贈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遵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爲所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制。每經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是晉朝司隸校尉傅咸的七世孫。祖父和之，父親傅淡，擅長《三禮》，在宋朝時著名。傅淡侍奉宋朝竟陵王劉誕，劉誕反叛，傅淡獲罪被殺。傅昭六歲而成孤兒，哀傷消瘦如同成年人，宗族鄉黨都因此感到驚異。十一歲時，跟隨外祖父在朱雀航賣日曆。做雍州刺史袁顗的門客，袁顗曾經來到傅昭的住所，傅昭讀書跟先前一樣，神色不改變。袁顗感嘆地説："這孩子神情不一般，必定成爲好人才。"司徒建安王休仁聽説後而喜悦，便想招致傅昭，傅昭因宋氏變故多，便不前往。有人向廷尉虞愿稱贊傅昭，虞愿於是派遣車輛迎接傅昭。當時虞愿同宗的人通之在座位中，都是當代的名流，通之贈給傅昭的詩句説："英俊奇妙擅山東，才子手筆傾洛陽。清静無爲誰能繼，到你之身遺芬芳。"太原人王延秀向丹陽尹袁粲推薦傅昭，深爲袁粲所禮敬，徵用爲郡主簿，命幾個兒子跟隨傅昭求學。遇明帝逝世，袁粲撰作哀策

昭户，輒嘆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員外郎、司徒竟陵王子良參軍、尚書儀曹郎。

文，於是延引傅昭删改他的初稿。每當經過傅昭門前，就贊嘆説："經過他門口，寂静如同没有人，打開帷帳，這個人却在，難道不是名人賢士嗎?"不久擔任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朝永明年間，屢經升遷任員外郎、司徒竟陵王子良的參軍、尚書儀曹郎。

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武帝，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争求權寵，惟昭及南陽宗夬，保身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其禍。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静，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於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水校尉，太子家令，驃騎晋安王諮議參軍。尋除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

在這之前御史中丞劉休向武帝推薦傅昭，永明初年，委任傅昭爲南郡王侍讀。王繼承帝位後，舊日臣屬僕人争相求取權利恩寵，惟獨傅昭和南陽人宗夬，保全自身堅守正道，不參與進去，最後免於遭受禍難。明帝登位，招傅昭爲中書通事舍人。當時擔任這個職務的人，都權勢遍天下，傅昭獨自廉潔恬静，不强行參與過問别人的事。器物衣服簡陋，身體安於粗疏。經常插火燭在板床上，明帝聽説後，賜給漆盒燭盤等物，下令説："你有古人的風範，所以賜給你古人的器物。"屢經升遷任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水校尉，太子家令，驃騎晋安王諮議參軍。不久授任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

高祖素悉昭能，建康城平，引爲驃騎録事參軍。梁臺建，遷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郎，頃之，兼御史中丞，黄門、著作、中正并如故。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六年，徙爲左民尚書，未拜，出爲建威將軍、平南安成王長史、尋陽太守。七年，入爲振遠將軍、中權長史。八年，遷通直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復領本州大中正。十年，復爲左民尚書。

高祖素來熟悉傅昭的能力，建康城平定，招傅昭爲驃騎録事參軍。梁朝臺閣建立，調任給事黄門侍郎，兼著作郎，不久，兼御史中丞，黄門、著作、中正的職位都照舊。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與選拔官吏事務。四年，正式授任。六年，改任左民尚書，没就任，外出任建威將軍、平南安成王長史、尋陽太守。七年，入京任振遠將軍、中權長史。八年，調任通直散騎常侍，兼步兵校尉，又兼本州大中正。十年，又任左民尚書。

十一年，出爲信武將軍、安成内史。安成自宋已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内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虚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蹈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

十一年，外出任信武將軍、安成内史。安成自從宋朝以來軍事戰亂，郡舍被稱爲不吉利的宅第。等到傅昭任郡守，郡内的人夜晚夢見兵馬鎧甲很强盛，又聽見有人説"應該避讓好人"，兵衆相互飛入空中而消失。做夢的人受驚起床。不久狂風暴雨，忽然到來，幾間屋都倒塌，就是做夢者所見軍馬踐踏的地方。從此以後郡舍平安，都以爲是傅昭正直所招致的。郡中水溪没有魚，有人在夏天送魚給傅昭，傅昭既不想接受，又不

拒，遂餧于門側。

十二年，入爲秘書監，領後軍將軍。十四年，遷太常卿。十七年，出爲智武將軍、臨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栗，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領本州大中正，尋領秘書監。五年，還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中正如故。

昭所莅官，常以清静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内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闇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大通二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貞子。長子諝，尚書郎，臨安令。次子肱。

傅映

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厲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歡，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并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逾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

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琛相友善，繪之爲南康相，映時爲府丞，文教多令具草。褚彦回聞而悦之，乃屈與子

想拒絶，魚於是放在門旁腐爛了。

十二年，入京任秘書監，兼後軍將軍。十四年，調任太常卿。十七年，外出任智武將軍、臨海太守。郡中有座産蜜的岩地，前後太守都加以封禁，獨收利益。傅昭以爲周文王的園囿，應和百姓共享，大事可明白小事，於是下令不封禁。縣令曾經送栗子，用絹包裹放在簾下，傅昭笑着還給他。普通二年，入京任通直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兼本州大中正，不久兼秘書監。五年，調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中正照舊。

傅昭所任官職，時常以清静施政，不崇尚嚴厲。在朝廷中，不請托拜見，不培植私人門生，不爲私利交往。整日端坐，以圖書爲娱樂，雖然年老也不衰減。博通古今，尤其擅長人物評論，魏、晋以來，仕宦功績，婚姻内外，舉列論説，没有遺漏。性格尤其篤厚謹慎。兒媳婦曾經將家中饋贈的牛肉呈獻，傅昭招唤兒子説："吃了就犯法，報官又不可，取走埋掉它。"他處世律己，不辜負已過世的帝王，大都是這樣。京城的後輩，崇尚他的學問，尊重他的道義，人人自以爲比不上。大通二年九月，去世，這年七十五歲。詔令饋贈錢三萬，布五十匹，當天舉辦喪事，謚號爲貞子。長子傅諝，擔任過尚書郎，臨安令。次子名叫傅肱。

傅映字徽遠，是傅昭的弟弟。三歲而成爲孤兒。兄弟友愛和睦，修養身心磨礪品行，不合禮儀的不做。開始傅昭任臨海太守，陸倕爲他餞行，賓客主人都歡喜，到天黑還不返回，傅映因傅昭年歲大，不可連夜極度娱樂，於是親自前往迎候，一同乘車返回，兄弟都已頭髮斑白，當時人贊美而佩服他們。等到傅昭去世，傅映如同死去父親，年過七十，哀傷超過禮儀，喪服雖然除去，每當説起就感慨悲慟。

傅映廣泛涉獵歷史傳記，有文才，而不以文章自任。年輕時和劉繪、蕭琛相友善，劉繪任南康相，傅映當時任府丞，文書命令大多讓傅映起草。褚彦回聽説後喜愛他，就委屈他和兒子褚賁

賁等游處。年未弱冠，彦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官。

永元元年，參鎮軍江夏王軍事，出爲武康令。及高祖師次建康，吴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狎近群小，親賢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悛改。今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慮，無祇悔也。"尋以公事免。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參軍，建安王中權録事參軍，領軍長史，烏程令。所受俸禄，悉歸于兄。復爲臨川王録事參軍，南臺治書，安成王録事，太子翊軍校尉，累遷中散大夫、光禄卿，太中大夫。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等交往。還未成年，彦回想讓他爲官，傅映因傅昭還未出仕，堅决推辭，等傅昭出仕後纔爲官。

永元元年，擔任鎮軍江夏王的參軍，外出任武康令。等到高祖軍隊停駐建康，吴興太守袁昂自以爲家族世代忠貞，固守誠摯節操，於是訪問傅映説："你以爲形勢將如何?"傅映回答説："元嘉末年的情形，爲開天闢地以來所没有，所以太尉犧牲性命而表明節操，司徒位居輔佐的重任，按道理没有苟且保全的，所以不顧艱險，爲標名教化道義而捨生。現在繼位的君主昏庸暴虐，親近小人，親戚賢人被誅殺，君子的道理削弱，外部禍難屢次發生，竟然不改正。現在荆州、雍州共同發動，占據上游，背叛昏暗歸向光明，依情勢没有不成功的。百姓思念治理，上天人間的意願可以得知；既聰明又通達，忠孝的道路是没有差失的。希望明府再慎重考慮，不要有悔恨。"不久因公事免職。天監初年，授任征虜鄱陽王參軍，建安王中權録事參軍，領軍長史，烏程令。所得到的俸禄，都交給哥哥。又任臨川王録事參軍，南臺治書，安成王録事，太子翊軍校尉，屢經升遷任中散大夫、光禄卿，太中大夫。大同五年，去世，這年八十三歲。兒子名叫傅弘。

蕭琛

蕭琛字彦瑜，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太中大夫。琛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

琛少而朗悟，有縱横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悦。儉爲丹陽尹，辟爲主簿，舉爲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

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至桑乾，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宴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

蕭琛字彦瑜，蘭陵人。祖父僧珍，是宋朝廷尉卿。父親惠訓，是太中大夫。蕭琛幾歲時，堂伯父惠開撫摸他的背説："必定振興我們的家族。"

蕭琛年輕時開朗善悟，有奔放的辯才。出仕爲齊朝太學博士。當時王儉當權，蕭琛年輕，不爲王儉所賞識，蕭琛仗着才氣，想探候王儉。當時王儉在樂遊苑設宴，蕭琛於是穿着虎皮靴，拄着桃枝杖，徑直前往王儉的座位，王儉和他交談，大喜。王儉擔任丹陽尹，徵召他爲主簿，推舉他爲南徐州秀才，屢經升遷任司徒記室。

永明九年，與魏國開始通問修好，蕭琛兩次奉命到桑乾，返回擔任通直散騎侍郎。當時魏國派遣李道固前來出使，齊帝宴請他，蕭琛在筵席上舉杯勸道固，道固不接受，説："公家庭院没

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府卿、尚書左丞。

有私人禮節，不能接受勸酒。"蕭琛慢慢地回答說："《詩經》說過'雨點灑到公田裏，同時落到我私田'。"在座的人都佩服，道固於是接受了蕭琛的勸酒。蕭琛升爲司徒右長史。外出任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返回兼任少府卿、尚書左丞。

東昏初嗣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高祖定京邑，引爲驃騎諮議，領録事，遷給事黄門侍郎。梁臺建，爲御史中丞。天監元年，遷庶子，出爲宣城太守。徵爲衛尉卿，俄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出爲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

東昏侯起初繼位，當時議論因没有入廟拜見的典章，蕭琛建議依據《周頌》的《烈文》、《閔予》皆爲登位拜見宗廟的典章，於是聽從了他的建議。高祖平定京城，徵用爲驃騎諮議，兼録事，調任給事黄門侍郎。梁朝臺閣建立，擔任御史中丞。天監元年，調任庶子，外出任宣城太守。徵入任衛尉卿，不久調任員外散騎常侍。三年，授任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外出任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

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書餉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宫。

開始蕭琛在宣城，有位北方僧人渡江到南方，僅帶了一個葫蘆，裏面有《漢書序傳》。僧人說："三輔老人相傳，以爲這是班固的正本。"蕭琛執意請求得到這部書，書中多有不同於今本的地方，而且紙墨也久遠，文字多如龍頭升起的樣子，不是隸書不是篆書，蕭琛十分珍視。到這次外出，把書饋贈給鄱陽王蕭範，蕭範於是獻給太子。

琛尋遷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母憂去官，又丁父艱。起爲信武將軍、護軍長史，俄爲貞毅將軍、太尉長史。出爲信威將軍、東陽太守，遷吴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床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蕭琛不久調任安西長史、南郡太守，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又遭父親去世。復出擔任信武將軍、護軍長史，不久擔任貞毅將軍、太尉長史。外出任信威將軍、東陽太守，調任吴興太守。郡中有項羽廟，當地民衆稱爲憤王，很有靈驗，於是在郡中廳事設置帳幕作爲神座，公私事務祈求，前後太守都在廳堂拜祭，而避居於其他房屋。蕭琛到來，遷移神座回廟中，泰然處之没有疑心。又禁止殺牛舉行袚除災邪的祭祀，以肉乾代替新鮮肉。

琛頻莅大郡，不治産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普通元年，徵爲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子右衛率。徙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軍將軍，轉秘書監、後軍將

蕭琛頻繁治理大郡，不經營家産，有缺少時就徵取，不視爲疑忌。普通元年，徵入任宗正卿，調任左民尚書，兼南徐州大中正，太子右衛率。調任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軍將軍，改任秘書監、後軍將軍，升爲侍中。

軍，遷侍中。

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宴，接以舊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簉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高祖在西邸時，很早就和蕭琛親近，每當朝中宴會，以舊日恩情加以接待，稱蕭琛爲宗老。蕭琛也陳述昔日的恩情，說"早先沐浴陽光，昔日愧居同門，雖在國運興起時迷惑，仍然獲得大恩"。皇帝回答說："雖說早年相交，却是不同心；不要談起國運興起時，且說狂悖奴才持異端。"

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脱，常自解竈，事畢餕餘，必陶然致醉。

蕭琛曾經說："青壯年時有三個喜好，是音律、書、酒。年老以後，兩件事都廢棄了，僅讀書沒有衰減。"然而蕭琛性格曠達，經常自己祭竈神以解禍求福，事情完畢吃祭餘之物，必定歡樂暢飲而醉。

大通二年，爲金紫光禄大夫，加特進，給親信三十人。中大通元年，爲雲麾將軍、晋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疾自解，改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年五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加雲麾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平子。

大通二年，擔任金紫光禄大夫，加授特進，賜給親信三十人。中大通元年，擔任雲麾將軍、晋陵太守，品級爲中二千石，因疾病自己請求免職，改任侍中、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去世，這年五十二歲。遺令幾個兒子，和妻子同一座墳而不在一個墓室，用蔬菜祭祀，安葬的時候僅十輛車，事情盡量簡樸。皇帝前往哭祭十分哀傷。詔令追贈本來職位，加授雲麾將軍，賜給棺材，禮服一套，衣服一套，贈錢二十萬，布一百匹。謚號爲平子。

陸杲　陸煦

陸杲字明霞，吴郡吴人。祖徽，宋輔國將軍、益州刺史。父叡，揚州治中。

陸杲字明霞，吴郡吴縣人。祖父陸徽，是宋朝輔國將軍、益州刺史。父親陸叡，是揚州治中。

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韵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久之，以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遷征虜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晋安王諮議參軍，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以爲驃騎記室參軍，遷相國西曹掾。天監元年，除撫軍長史，母憂去職。服闋，拜建威將軍、

陸杲年輕時愛好學習，擅長書法繪畫，舅舅張融有大名聲，陸杲的風度舉止，很類似於張融，當時人稱贊他們說："天下無雙，一對舅甥。"出仕爲齊朝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的主簿。調任尚書殿中曹郎，任命的那一天，尚書八座和丞郎都到上省交相行禮，然而陸杲來晚了，沒有趕上，獲罪免官。很久以後，被任命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調任征虜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晋安王諮議參軍，司徒從事中郎。梁朝臺閣建立，被任命爲驃騎記室參軍，調任相國西曹掾。天監元年，授任撫軍長史，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結束，任建威將軍、中軍臨川王諮

中軍臨川王諮議參軍，尋遷黄門侍郎，右軍安成王長史。五年，遷御史中丞。

杲性婞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數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托杲，杲不答。高祖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杲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强禦。

六年，遷秘書監，頃之爲太子中庶子、光禄卿。八年，出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民下所稱。還爲司空臨川王長史、領揚州大中正。十四年，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遷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十五年，遷司徒左長史。十六年，入爲左民尚書，遷太常卿。普通二年，出爲仁威將軍、臨川内史。五年，入爲金紫光禄大夫，又領揚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特進，中正如故。四年，卒，時年七十四。謚曰質子。

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弟煦，學涉有思理。天監初，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家令，卒。撰《晋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并行於世。

子罩，少篤學，有文才，仕至太子中庶子、光禄卿。

議參軍，不久調任黄門侍郎，右軍安成王長史。五年，調任御史中丞。

陸杲性格剛强正直，没有顧忌。山陰令虞肩在位，貪污幾百萬，陸杲舉奏拘捕懲治他。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虞肩的事請托陸杲，陸杲不答應。高祖聽説後，詢問陸杲，陸杲回答説“有這件事”。高祖説：“你認識睦之嗎?”陸杲回答説：“臣下不認識這個人。”當時睦之在皇帝身邊，皇帝指着睦之給陸杲看并説：“這個人就是他。”陸杲對睦之説：“你是個小人，怎敢把罪人托付給南司?”睦之臉上變色。領軍將軍張稷，是陸杲的堂舅，陸杲曾經因公事彈劾張稷，張稷利用侍奉宴飲時向高祖訴説：“陸杲是臣下親戚，以小事彈劾臣下而不寬恕。”高祖説：“陸杲的職責管這些事，你怎能有疑忌!”陸杲在御史臺，有不畏强暴的稱譽。

六年，調任秘書監，不久任太子中庶子、光禄卿。八年，外出任義興太守，在郡中寬容施恩，爲民衆下屬所稱贊。返回任司空臨川王長史、兼揚州大中正。十四年，調任通直散騎侍郎，不久升爲散騎常侍，中正照舊。十五年，升爲司徒左長史。十六年，徵入任左民尚書，升爲太常卿。普通二年，外出任仁威將軍、臨川内史。五年，入京任金紫光禄大夫，又兼揚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授特進，中正照舊。四年，去世，這年七十四歲。謚號爲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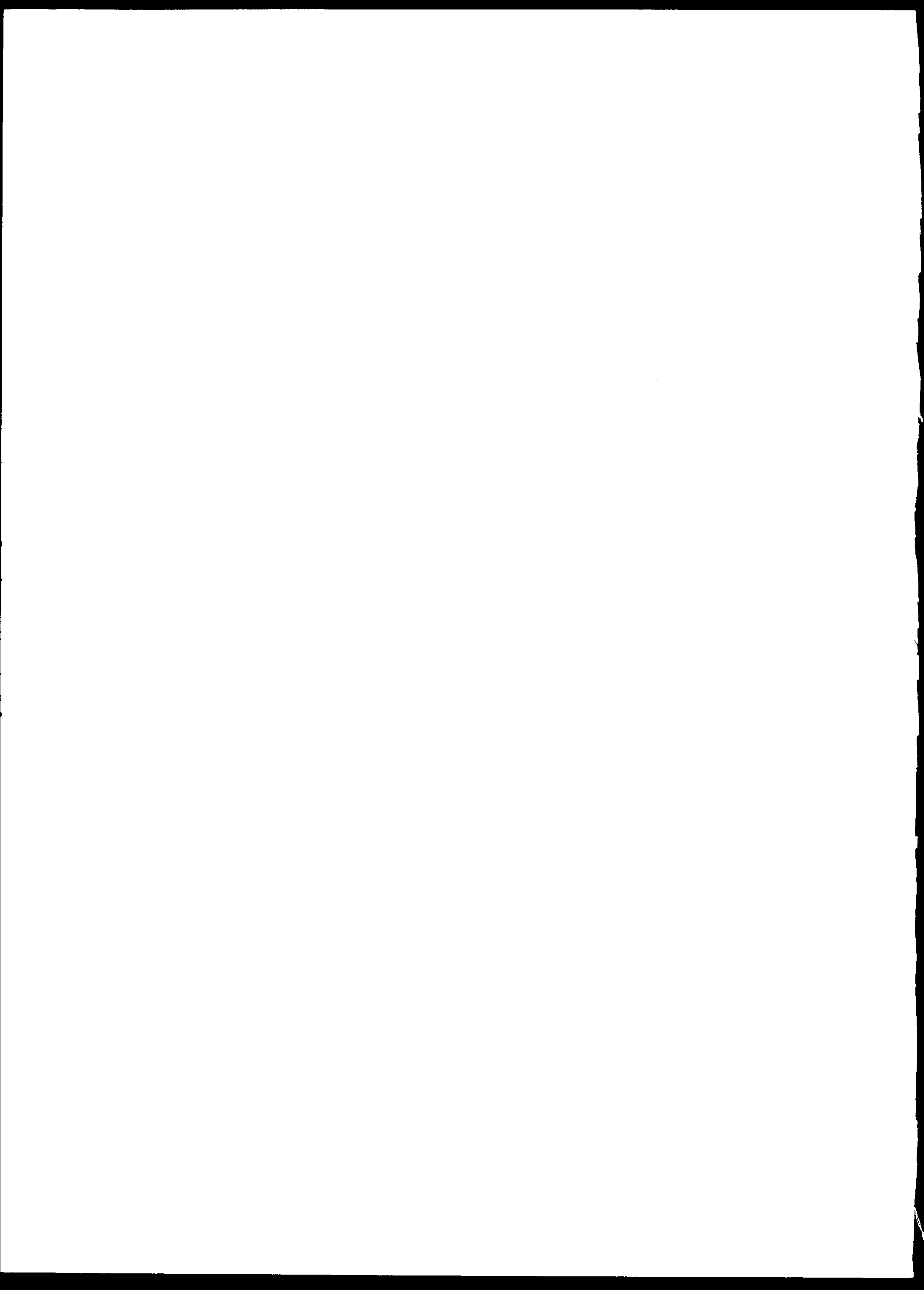
陸杲素來信仰佛法，堅持戒律很嚴格，撰寫《沙門傳》三十卷。

弟弟陸煦，廣博學習有思辯能力。天監初年，歷任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家令，去世。撰寫《晋書》没有完成。又撰寫《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都流行於世間。

兒子陸罩，年輕時勤奮學習，有文才，官位至太子中庶子、光禄卿。

史臣曰：范岫、傅昭，并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游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婞直，無所忌憚，既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兹正色。《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史臣曰：范岫、傅昭，都行爲純厚清廉謹慎，善始善終，這是石建、石慶一類的人。蕭琛、陸杲都以才華學問而著名。蕭琛開朗善悟論辯敏捷，加之諳熟探究朝廷典章，高祖在野時，和蕭琛交往，等到登上帝位，蕭琛地位待遇十分隆重，美好啊。陸杲性格剛强正直，無所顧忌畏懼，隨之在南司執法，糾舉彈劾不避開權勢有寵的人，可以説是公允嚴肅。《詩經》説："他是這樣一個人，國家司直美名揚。"陸杲當有這一風範吧。



梁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

陸倕字佐公，吴郡吴人也。晋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

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内起兩間茅屋，杜絶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脱。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年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

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衮衣與綉裳。還伊人而世載，并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朴。冠衆善而貽

陸倕字佐公，是吴郡吴縣人。是晋朝太尉陸玩的六世孫。祖父子真，是宋朝東陽太守。父親慧曉，是齊朝太常卿。

陸倕年輕時勤奮學習，善於寫文章。在住宅内建造兩間茅草房，斷絶交往，日夜讀書，這樣持續了幾年。讀過一遍，必定能口中背誦。曾經借閲别人的《漢書》，遺失《五行志》四卷，於是默寫後還給别人，没有一點遺漏。幼年爲外祖父張岱所另眼相看，張岱常對幾個兒子説："這孩子是你們家的陽元。"十七歲時，被推舉爲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設西邸引進才智出衆的人物，陸倕也列在其中。徵用爲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年，擔任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改任主簿。

陸倕和樂安人任昉友好，寫《感知己賦》來贈給任昉，任昉用這個篇名來回報陸倕説："確是偉人的世代篤厚，本生於侯服地區的陸鄉。緬懷功勛和道德，繼承綉龍的上衣和下裳。到這人而世代相傳，三馬并馳而得恩寵榮光。過龍門而停息，望着梧枝而飛翔。那白玉雖然純潔，這蘭花確實芬芳。思慮用物做比喻，不是斗斛所能量。匹配聳峙在東岳，可比凝結於秋霜。不漏一頓飯而隨意經過，常將三文錢投入渭河。不是蒙上衣袖敢嗟嘆，哪是溝壑之中能穿衣。積蓄收藏有多餘，又淡然而無味。得其意旨如同在心中，違背義理則好似要主持正義。類似何平叔而不雕飾，好比揚子雲的不儉樸。聚合各種善行而留下

操，綜群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帷。采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既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荏苒，迫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鍾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産，終長對於短生。飢虚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暗求，千里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娱。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没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爲士友所重如此。

節操，綜貫各種言論而構成學術。在后臺折服高氏、戴氏，在董氏篷帳駁難鄒氏、顏氏。在河間采集三家《詩經》，在淮水曲折處訪問學者。學術兼具口耳相傳的書籍，技藝包括鏗鏘的音樂。時而坐着入睡而頭髮拴在屋梁上，剛剛閑談而鐵錐在握。文章超越他人而意義深長，道理精深而文辭繁密。感嘆我生命的推移，接近歲末而傷心。在房屋下測量光照，在洛城聽鐘聲敲響。惟有不拘年歲的陸子，在鋪荆之地一遇而訂交。我獲得田蘇的價值，你得到天下的名聲。的確是窮困失意而無家産，終將長期面對短暫的生命。飢餓虚弱表現在慢慢踱步，逃避責任顯示於快步行走。你把我比作裴叔則，又把我比爲袁耀卿。肝膽相照情誼相交，傳言不能迷惑。萬物中暗暗求索，千里外而遠遠獲得。言論形象可以廢棄，輔助工具自然收藏。居住不是房舍相連，出行則同乘一車。冬天時間不足，夏天時間没有多餘。肉類果品不是糕餅，音樂哪能娱樂。我還没走下車，你的車輛已回轉。吃飯時互相觀望，惆悵迷惘而變色。邦國已有異樣，分離相會不能推測。在世不同於山陽的居處，死後不在要離的旁邊。好比膠投進油漆中，離婁哪能分辨。”陸倕就是如此爲士人朋友所推重。

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宫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太子庶子、國子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揚州别駕從事史，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爲吏部郎，參選事。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爲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

調任驃騎臨川王東曹掾。這時禮樂制度，創造改革很多，高祖很喜愛陸倕的才華，於是下令陸倕撰寫《新漏刻銘》，文辭十分華美。調任太子中舍人，掌管東宫文書記録。又詔令陸倕撰寫《石闕銘記》，陸倕上奏呈獻。高祖下令説：“太子中舍人陸倕所撰的《石闕銘》，文辭意義高雅優美，足以成爲佳作。從前虞丘氏辨明事物，邯鄲氏獻上詩賦，獲賜金帛，成爲從前史書中的美談。對陸倕可賜絹三十匹。”調任太子庶子、國子博士，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擔任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揚州别駕從事史，因疾病請求解除職務，調任鴻臚卿，入尚書省爲吏部郎，參與選拔事務。外出任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州事。因公事免職，貶降爲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擔任中庶子，加授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又授任國

國子博士，中庶子、中正并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第四子纘，早慧，十歲通經，爲童子奉車郎，卒。

子博士，中庶子、中正職位都照舊。試任太常卿，中正照舊。普通七年，去世，這年五十七歲。有文集二十卷，流行於世間。

第四個兒子陸纘，早年聰明，十歲通曉經書，擔任童子奉車郎，去世。

到洽

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彦之曾孫。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

洽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睹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岩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溉并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嘆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

到洽字茂沿，是彭城武原人。是宋朝驃騎將軍彦之的曾孫。祖父仲度，是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親到坦，是齊朝中書郎。

到洽十八歲，擔任南徐州迎西曹行事。到洽年輕時知名，清高機警有才學品行。謝朓的文章在當時很著名，見到到洽很相賞識友好，每天招他一起談論。經常對到洽說："你不僅僅是名人，也兼備文武才能。"謝朓後來擔任吏部郎，到洽離職，謝朓想舉薦他，到洽觀察世道將混亂，深加拒絕。被授任爲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任，於是在山岩邊建房舍，隱居了幾年。樂安人任昉有瞭解他人的鑒別力，和到洽的哥哥到沼、到溉都友好。曾經在田間房舍拜訪到洽，見到他後贊嘆說："這人天下無雙。"於是使用拜見朋友父母的禮節。

天監初，沼、溉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韵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天監初年，到沼、到溉都受到提拔，到洽格外被知遇賞識，堂弟到沆也與他名聲相等。高祖詢問待詔丘遲説："到洽與到沆、到溉相比怎麽樣？"丘遲回答説："正直清廉超過到沆，文章不差於到溉；加上能清談，二人恐怕難以比得上到洽。"當即徵召到洽爲太子舍人。高祖到華光殿，詔令到洽和到沆、蕭琛、任昉侍奉飲宴，賦二十韵詩篇，以到洽的文辭最爲工巧，賜絹二十匹。高祖對任昉説："到氏兄弟可以稱爲才子。"任昉回答説："臣下時常私下議論，宋得到武將，梁得到文人。"

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宫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十

二年，調任司徒主簿，在待詔省值勤，詔令派他抄寫經部書籍。五年，調任尚書殿中郎。到洽的叔伯兄弟，接連居於這個職位，當時人覺得他們很榮耀。七年，調任太子中舍人，和庶子陸倕分别掌管東宫文書記載。不久擔任侍讀，侍讀省不久設置學士二人，到洽又充任人選。九年，調任國子博士，奉命撰寫《太學碑》。十二年，

二年，出爲臨川内史，在郡稱職。十四年，入爲太子家令，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爲尚書吏部郎，請托一無所行。俄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復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當時肅清。以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决。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别也。七年，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一。贈侍中。謚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晋安王綱令曰："明北兖、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殁，今兹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内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并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説，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外出任臨川内史，在郡中稱職。十四年，入京任太子家令，調任給事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調任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身官職兼任博士。不久，入尚書省擔任吏部郎時，請托在他那裏全部行不通。不久調任員外散騎常侍，又兼任博士，因母親去世而離職。五年，又擔任太子中庶子，兼任步兵校尉，未就任，隨之調任給事黄門侍郎，兼任尚書左丞，糾舉從不避開貴戚，對尚書省施賄賂也行不通。當時皇帝想要親自出征，軍隊國家的禮儀，多由到洽制定。六年，調任御史中丞，彈劾糾察無所顧忌，有强勁正直之稱，當時爲之整肅。因公事貶級，仍然處於職位上。按舊日制度，中丞不能進入尚書下舍，到洽的哥哥到溉擔任左民尚書，到洽援引親屬不應有妨礙的條款，送尚書省詳細决斷。左丞蕭子雲建議准許進入到溉的官署，也是因爲他們兄弟一向忠厚，不相區别的緣故。七年，外出任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在郡中去世，時年五十一歲。追贈侍中。謚號爲理子。昭明太子給晋安王蕭綱下令説："明北兖、到長史相繼逝世，悲傷惋惜，不能平息。去年陸太常亡故，現在二位賢人長辭。陸生秉持忠心行事堅貞，像冰那樣清明像玉那樣潔净，文才具備《詩經》的四個部分，學問遍及九個學派，高尚的情操優勝的氣質，堅守正道直上雲霄。明公博通儒學考察古事，淳樸厚重篤實誠摯，立身處世推行道義，始終如一，倘若遇上夫子，必定升上孔氏殿堂。到子風度開放爽朗，文采章法都可作爲榜樣，處於職位而理事，耿介没有私心。都是海内的英才，國學中的珍秘寶器。這樣的嗟嘆惋惜，還有什麽可談論的。衹是來往交游，都經歷歲月，促膝忠心規勸，哪可詳盡陳説，有幸免除後悔，實是這幾人的力量。交談如同在昨天，聲音言語還在耳邊，相繼辭世，都成陰間之人，每當思念到這裏，何時可以談論。天下的寶器，按理應當悲愴。近時張新安又亡故，這人文筆豪放典雅，也足以嗟嘆惋惜，跟隨弟弟的官府，分别在東西時間長久，尤其應當傷心。近來人物凋零，特别值得傷心惋惜，遇上現在的使者，於是

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國子博士徵，不就。

山賓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嬰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遥光引爲撫軍行參軍，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爲相府田曹參軍。梁臺建，爲尚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侍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黄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宫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

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

又談起。”

到洽的文集流行於世間。兒子名叫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是平原鬲縣人。父親僧紹，隱居不出仕，宋末被徵爲國子博士，不就任。

山賓七歲時能談事物的是非道理，十三歲時博通經書傳注，服喪恪盡禮節。服喪期滿，州中徵用爲從事史。出仕爲奉朝請。哥哥仲璋患難治的病，家中空虚，山賓於是求取官職。齊朝始安王蕭遥光召爲撫軍行參軍，後來擔任廣陽令，不久離職。起義軍隊到來，高祖延聘爲相府田曹參軍。梁朝臺閣建立，山賓擔任尚書駕部郎，調任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管修訂吉禮。當時開始設置《五經》博士，山賓最先接受這一職位。調任北中郎諮議參軍，侍奉皇太子讀書。屢經升遷任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職銜照舊。天監十五年，外出任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徵入任太子右衛率，加授給事中，調任御史中丞。因公事貶降爲黄門侍郎、司農卿。四年，調任散騎常侍，兼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宫新設學士，又委任山賓擔當，不久以本身職位兼任國子祭酒。

當初，山賓在州中，所管轄的平陸縣歉收，山賓啓奏放出倉中糧食來賑濟民衆，後任刺史檢查州中官署，丢失了賬簿，以爲是山賓損耗缺略，有關部門追究責任，没收山賓的住宅入官府，山賓沉默不爲自己申訴，另外買地建住宅。昭明太子聽説山賓建房不能完工，下令説：“明祭酒雖然外出鎮撫大州，手握大權助人成事，插金質飾品拖紫色絲帶，而總是手中空空。聽説建房没完工，現送上微薄的資助。”并且贈詩説：“平仲自古稱奇特，夷吾昔日擅美名。美好法則立賢明，東秦本來多士人。建房不在道路旁，安置住宅歸仁里。庚桑正有後繼者，原生今日易比擬。必來隱居鄉里人，將要招致《五經》士。”

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脱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五年，又爲國子博士，常侍、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卒，時年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質子。昭明太子爲舉哀，賻錢十萬，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顒監護喪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温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

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疏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

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融八世孫。父叡，有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奂女。奂爲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言於朝，以叡爲鎮北長史、河南太守。奂誅，叡并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静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并稱賞之。高祖與

山賓性情忠厚老實，家中曾經缺乏資金，賣出所騎的牛。售後取錢，就對買主說："這頭牛曾經患過漏蹄，治療後已痊愈很久，恐怕今後萬一復發，不得不相告。"買主馬上追回山賓取走的錢。隱士阮孝緒聽説後，感嘆説："這段話足以使人回歸淳樸，遏制浮薄的風氣。"

五年，又擔任國子博士，常侍、中正照舊。這年以本身職任被授任假節，暫且代理北兗州事務。大通元年，去世，這年八十五歲。詔令追贈侍中、信威將軍。謚號爲質子。昭明太子爲他舉辦喪事，贈錢十萬，布一百匹，并派舍人王顒督促料理喪事。又給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下令説："北兗州使者到來，明常侍突然逝世，聽説後心中悲傷。這位賢人貫通儒學，立志考察古事，温順忠厚淳樸平和，高雅博大。自他傳授經書以來，到現在已二十多年。至於他同上位的人交往不諂媚，促膝忠心規勸，不顯露外表迹象，出自於心中，大概也是底蘊深厚吧。代掌刺史之任，行爲得當言論有主旨，没想到他長辭，已遠同往昔。追憶他的談吐，都成爲悲傷的端緒，如何能够平息！昔日因事聯係，按理應當酸楚悲愴。"

山賓長久處於學官，很有教導的補益，然而性格通達，接待學生，多加以親近，人人都喜愛他。所撰寫的有《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

兒子明震，字興道，也繼承父親的學業。歷任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是陳郡長平人。是晉朝太常殷融的八世孫。父親殷叡，有才華而善辯，在齊世聞名，歷任司徒從事中郎。殷叡娶王奂的女兒爲妻。王奂擔任雍州刺史、鎮北將軍，於是上奏朝廷，委任殷叡爲鎮北長史、河南太守。王奂被殺，殷叡一同遇害。殷鈞當時九歲，以孝順聞名。等到長大，淡泊閑適少交游，喜好學習有思想意趣。擅長隸書，成爲當時的楷模，南鄉人范雲、樂安人任昉都稱贊賞識他。高祖和殷叡年輕

叡少舊故，以女妻鈞，即永興公主也。

時是朋友，把女兒嫁給殷鈞，就是永興公主。

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秘書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書丞。鈞在職，啓校定秘閣四部書，更爲目録。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别爲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宫書記。頃之，遷給事黄門侍郎，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宫置學士，復以鈞爲之。公事免。復爲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騎將軍，博士如故。出爲明威將軍、臨川内史。

天監初年，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出仕爲秘書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書丞。殷鈞在任，啓奏校定秘閣四部圖書，另編目録。又受詔檢索西省書法古迹，另編品級細目。調任驃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太子家令，掌管東宫文書記録。不久，調任給事黄門侍郎，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宫設置學士，又以殷鈞充任。因公事免職。又擔任中庶子，兼國子博士、左驍騎將軍，博士的職銜照舊。外出任明威將軍、臨川内史。

鈞體羸多疾，閉閤卧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盗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曰："知比諸德，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毁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强。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尫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横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黄，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滋，實聞前典，不避粱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補續，如脱申延，實由亭造。"服闋，還五兵尚書，猶以頓瘵經時，不堪拜受，乃更授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宫。尋改領中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右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中大

殷鈞體弱多病，關起門來卧而治之，而百姓爲他的德行感化，盗賊都逃出境外。曾經擒獲劫掠的頭目，殷鈞不加以拷打，衹是和言悦色地責備他。劫掠頭目叩頭請求改過，殷鈞便下令放了他，後來那人就變成了好人。郡内舊日多有瘧疾，到了夏天必定發作，自從殷鈞到任，郡中不再有瘧疾。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超過禮儀，昭明太子擔憂他，親手寫信告誡開導他："得知你近日的德行，哀傷困頓超過禮儀，又進食差不多没有一升，十分酸楚。你獨自一人，是宗族的寄托，過度悲傷而危及生命，是儒教所不容許的。應該稍加自行割捨，保存禮制，米粥瓜果蔬菜，略爲勉强增加。我心中憂慮深，意旨有所涉及，一并命令繆道臻口頭詳述。"殷鈞回答説："接受所賜親筆令文，以及繆道臻所宣旨意，伏地拜讀感慨哽咽，悲傷到肝血腦漿流至地上。小人没有性情，行動達不到禮儀，不過天生孱弱，隨年歲推移，罪過聚集，又横增疾病。近來病重，整日守喪，頭昏目眩，心中沉湎於哀樂，衹想要治喪，不能以高遠的道理控制自己。調味品的潤澤，實出自於從前典籍，不避開美食佳肴，又愧受當今仁慈者的教誨，臣是什麽人，受到這種哀憐同情。應該恭謹遵循聖人之言，思量自己補養延壽，如果得以延長，實是由於殿下的培育。"服喪期滿，調任五兵尚書，還因爲病情拖延多時，承受不了職責，於是另外授任散騎常侍，兼

通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謚曰貞子。二子：構，渥。

步兵校尉，在東宫侍奉。不久改兼中庶子。昭明太子逝世，官屬罷除，殷鈞又兼右游擊將軍，授任國子祭酒，常侍照舊。中大通四年，去世，這年四十九歲。謚號爲貞子。有兩個兒子：殷構，殷渥。

陸襄

陸襄字師卿，吴郡吴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遥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遥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

陸襄字師卿，吴郡吴縣人。父親陸閑，擔任齊朝始安王遥光揚州治中，永元末年，遥光占據東府作亂，有人勸陸閑離開他。陸閑説："我是人家的屬吏，爲什麼要逃避死亡?"朝廷軍隊攻下城池，陸閑被捉住，將施刑，第二個兒子陸絳請求代替陸閑去死，没獲准許，就用身體擋住刀刃，施刑者都加以殺害。陸襄哀痛父兄的慘死，喪事超過禮儀，喪期結束後還如同在服喪時期。

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川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聞襄業行，啓高祖引與游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并掌管記。出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换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毁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别居金華宫，以襄爲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宫家令、知金華宫事。

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上奏表推薦陸襄，陸襄起之於家超授著作佐郎，授任永寧令。任職期滿，屢經升遷任司空臨川王法曹，外兵參軍，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聽到陸襄的學業品行，啓奏高祖召他一起游居處，授任太子洗馬，調任中舍人，并掌管文書記載。外出任揚州治中，陸襄的父親在這一職位上去世，他堅决推辭，高祖不准許，允許府司馬對换官舍居住。昭明太子敬重老人，陸襄的母親年近八十歲，和蕭琛、傅昭、陸杲每月派人慰問，加賜佳肴衣服。陸襄的母親曾經突然患心絞痛，處方需要三升粟漿，這時是冬月，時辰又接近黄昏，求索没有地方，忽然有個老人到門前賣粟漿，數量如處方劑量，剛要付錢，那人不知哪裏去了，當時以爲是陸襄的孝道感動上天所導致。屢經升遷任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又掌管文書記載，因母親去世離職。陸襄年紀已經五十歲，哀傷消瘦超過禮儀，太子擔憂他，每天派使者告誡開導。服喪期滿，授任太子中庶子，又掌管文書記載。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逝世，官屬罷除，妃子蔡氏另外居住在金華宫，任命陸襄爲中散大夫、兼步兵校尉、金華宫家令、知金華宫事。

六年，出爲鄱陽内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修道法，嘗入山采藥，

六年，外出任鄱陽内史。在這以前，郡中百姓鮮于琛服用丹藥而修道，曾經入山采藥，拾到

拾得五色幡旄，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别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吏修城隍，爲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争，遂相誣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鬥既罷，仇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爲吏部郎，遷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中正如故。

五種顔色的旗幟，又在地中得到石璽，私下感到奇怪。鮮于琛原先和妻子不在一室住，望鮮于琛所住的地方，時常有異樣的氣象，更加以爲神妙。大同元年，於是集結門徒，殺死廣晉令王筠，自稱改年號上願元年，設置官屬，黨羽轉相誑騙誘惑，擁有部衆一萬多人。將要出兵攻打郡城，陸襄先已率領民衆官吏修築城池，做好防備，等賊軍到達，接連作戰打敗他們，生擒鮮于琛，其餘的人逃跑潰散。當時鄰郡豫章、安成等郡守縣令，訊問收治鮮于琛的黨羽，利用時機求取財貨，都不能得到實情，有的好人全家遇禍，惟獨陸襄所在郡正直的人没有無辜受害的。民衆創作歌謡説："鮮于平定之後善惡分明，民衆没人冤枉死，全靠有陸君。"又有彭氏、李氏二家，先前因爲氣憤争鬥，於是互相誣告，陸襄把他們召進内室，不加以責備，衹是好言好語地勸解開導他們，二人感激恩德，深深地認錯後悔，陸襄於是爲他們設酒席，使他們盡情酣飲，酒席結束，二人同車返回，便互相親近厚待。民衆又作歌謡説："陸君政策，没有怨家，争鬥已罷，仇人同車。"在位六年，郡中得到大治，民衆李睍等四百二十人前往朝廷上奏表，陳述陸襄的仁德教化，請求在郡中立碑，高祖下令准許。又上奏表請求留下陸襄，陸襄堅決請求返回，徵入任吏部郎，調任秘書監，兼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調任度支尚書，中正職銜照舊。

二年，侯景舉兵圍宫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吴。賊尋寇東境，没吴郡。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吴，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拒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黯等戰於松江，黯敗走，吴下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十。

二年，侯景起兵包圍宫城，高祖任用陸襄在侍中省值勤。三年三月，城池陷落，陸襄逃回吴縣。賊軍不久侵犯東部疆域，攻下吴郡。侯景的將領宋子仙進軍攻打錢塘，遇海鹽人陸黯發起義軍，有部衆幾千人，夜晚出動襲擊郡城，殺死僞太守蘇單于，推舉陸襄代理郡中事務。當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避賊人進入吴郡，陸襄派人迎接蕭寧爲盟主，派遣陸黯和哥哥的兒子映公率領部衆抵禦子仙。子仙聽説義兵興起，於是退回，在松江和陸黯等人交戰，陸黯戰敗逃走，吴下軍隊聽説後，也各自逃散。陸襄躲藏在墳墓下，一天夜晚因憂愁氣憤而去世，這年七十歲。

襄弱冠遭家禍，終身蔬食布衣，

陸襄成年後遭遇家中禍殃，終生粗食布衣，

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侯景平，世祖追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義功，追封餘干縣侯，邑五百户。

不聽音樂，口中不談殺害之類的事有五十來年。侯景被平定後，世祖追贈陸襄爲侍中、雲麾將軍。因興起義兵的攻勞，追封爲餘干縣侯，食邑五百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静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説：陸倕廣泛涉獵文史事理，到洽忠貞强勁，明山賓儒雅忠厚，殷鈞恬静平和，陸襄淳樸有孝心，雖然職位待遇有差别，都列在名臣中。

梁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弟）夔 魚弘（附）　韋放

裴邃　裴之禮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

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遥昌引爲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遥昌爲立碑，使邃爲文，甚見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

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遥光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後遥光敗，邃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邃遂隨衆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爲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效，以爲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吕頗率衆五萬奄來攻郡，邃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

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没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是魏朝的襄州刺史裴綽的後代。他的祖父叫裴壽孫，家住在壽陽縣，是宋武帝的前軍長史。他的父親叫裴仲穆，當過驍騎將軍。

裴邃十歲時就會寫文章，擅長《左氏春秋》。南齊建武初年，刺史蕭遥昌引薦他當州府主簿。壽陽縣裏有八公山廟，蕭遥昌爲之立碑，讓裴邃撰寫碑文，碑文深受稱贊和欣賞。裴邃考中秀才後，在朝廷的取士考試中高中榜首，被任命爲奉朝請。

東昏侯即位後，始安王蕭遥光任撫軍將軍、揚州刺史，他引薦裴邃當參軍。後來，蕭遥光敗落，裴邃回到壽陽，正遇上刺史裴叔業獻出壽陽向魏國投降，豫州的貴族大户全都被驅逐劫掠，裴邃於是跟隨大家向北遷徙，魏國皇帝宣武帝非常看重他，任命他爲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國派遣王肅鎮守壽陽，裴邃堅决請求跟隨王肅，暗中計劃回到南方去。天監初年，裴邃自己逃出魏國，回到南朝，被任命爲後軍諮議參軍。裴邃自己要求到邊境去效力，於是又任命他爲輔國將軍、廬江郡太守。當時魏國大將吕頗率領五萬大軍突然前來進攻廬江郡，裴邃率領自己的部下進行抵抗，打敗了魏軍，裴邃被加任右軍將軍。

五年，出征邵陽洲，魏軍在淮河上搭了一座長橋過河。裴邃修築堡壘向長橋逼進，每次作戰都能取勝，因此，他暗地裏製作了没有烟囱的艦

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斬城主甯永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户。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

船。正碰上下大雨，淮河水位暴漲，裴邃帶人乘坐艦船徑直來到長橋旁邊，魏軍大吃一驚，潰不成軍，裴邃等人乘勝追擊，大敗魏軍。裴邃進而攻克羊石城，殺了城主元康。又攻破霍丘城，將城主甯永仁斬首。之後，又平定小峴，攻下合肥。裴邃因功被封爲夷陵縣子，食邑三百户。遷任冠軍長史、廣陵郡太守。

邃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爲始安太守。邃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顔延有'二始'之嘆，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邃拒焉。行次直瀆，魏衆退。遷右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麾府司馬，率所領助守石頭。出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爲游擊將軍、朱衣直閤，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閤將軍，遷大匠卿。

裴邃和同鄉人一起進入魏武廟，并議論起帝王的功業。他妻子的外甥王篆之偷偷向高祖告密，説"裴邃説了很多大話，有不忠於君主的迹象"。因此，裴邃被降職，任始安郡太守。裴邃立志要在邊陲立功，不願意到太清閑的地方去，就寫了一封書信給呂僧珍説："從前阮咸、顔延有'二始'的嘆息，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人，現在是三始，這不是我的心願，該怎麽辦?"還没有到達始安郡，正巧魏軍進攻宿預，皇帝詔令裴邃前去抵禦魏軍。裴邃行進到直瀆這個地方，魏軍就撤退了。裴邃遷任右軍諮議參軍、豫章王的雲麾府司馬，率領他的部隊幫助守衛石頭城。後出任竟陵郡太守，他開墾屯田，公家私人都感到方便。又遷任游擊將軍、朱衣直閤，在殿省内當值。不久，遷任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州和秦州二州刺史。他又開創了屯田數千頃，糧倉裏裝滿了糧食，這就可以省去或停止對邊境的運輸，軍民都得以安定。於是他們相繼送來一千多匹絹，裴邃從容地説："你們不應該這樣，但我又不能違逆你們的心意。"於是，他衹象徵性地收下了其中的兩匹絹而已。回朝後，任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閤將軍，遷任大匠卿。

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邃爲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肥。

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獻義州叛投到魏國，魏軍前來支援。皇帝任命裴邃爲假節、信武將軍，督領大軍討伐魏軍。裴邃深入魏國境内，從邊城借道，出其不意，而魏國所部署的義州刺史封壽占據了檀公峴，裴邃打敗了封壽，并進而包圍了府城，封壽自己反綁雙手請求投降，義州於是被平定。裴邃被授予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還没到職上任，又遷任督豫州、北豫州、霍州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坐鎮合肥。

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邃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其郛，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絕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别。邃自爲黄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城、馬頭、沙陵等戍。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於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邃勒諸將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户。謚曰烈。

四年，裴邃進封號爲宣毅將軍。這年，梁朝大軍準備北伐，任命裴邃督征討諸軍事，率領騎兵三千，先行襲擊壽陽。九月壬戌，隊伍連夜到達壽陽，進攻壽陽的外城，殺掉守關士兵進入内城，一天裏就戰了九個回合，而後軍蔡秀成因爲迷路，没有及時趕到，裴邃因爲後援斷絶，就抽身回師了。在這裏，裴邃再次整頓軍隊，收集士兵。命令幾位將領各自用不同服裝顏色互相區别開。裴邃自己率領穿黄袍的騎兵，先向狄丘、甓城、黎漿等城進攻，全都被攻下。屠滅了安城、馬頭、沙陵等戍所。這年冬季，開始修築芍陂。第二年，又攻下了魏國的新蔡郡，占領的地盤一直到了鄭城，汝水、潁水之間的人民，到處都來響應。魏國守衛壽陽的將領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領五萬大軍，出城前來挑戰，裴邃統率四個將領分作四翼等待魏軍，命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假裝逃跑，引誘長孫稚，長孫稚率所有人馬去追李祖憐，這時，裴邃埋伏的四翼部隊相繼出動，魏軍被打得大敗。斬首一萬多級。長孫稚等人奔走逃命，回城後，關閉城門堅守，不敢再出城作戰。這一年的五月，裴邃在軍營中去世。被追贈爲侍中、左衛將軍，送給他鼓吹一部，進爵位爲侯爵，增加食邑七百户。謚號烈。

邃少言笑，沉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死，洛陽不足拔也。

裴邃平時少言寡語，不苟言笑，思想深沉，有謀略，他爲政寬和開明，能得到士兵們的衷心擁護。他爲人端方正直有威儀，將士官吏們又都很敬畏他，很少有人敢犯法。他去世後，淮河、肥水間的人民没有不流淚涕泣的，他們認爲裴邃如果不死的話，洛陽不致被攻陷。

子之禮，字子義，自國子生推第，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王爲南兖，除長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閤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别攻魏廣陵城，平之，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黄門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爲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

裴邃的兒子裴之禮，字子義，由國子生而中第，補任邵陵王的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邵陵王任南兖州長官時，裴之禮被任命爲長流參軍，没有到任，仍然留下宿衛，補任直閤將軍。這時他父親去世了，服喪期滿後，他襲封父親的爵位，因而請求跟隨軍隊討伐壽陽，被任命爲雲麾將軍，遷任散騎常侍。又另外進攻魏國的廣陵城，平定了這座城後，被授予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任輕車將軍，任黄門侍郎，遷任中軍宣城王的司馬。不久任都督北徐州、仁州、睢州三

左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謚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黄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後被徵召爲太子左衛率，兼任衛尉卿，轉任少府卿。裴之禮去世後，謚號壯。他的兒子裴政，在承聖年間，任官職爲給事黄門侍郎。江陵淪陷後，他隨例進入西魏。

裴之高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從事、新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

裴之高字如山，是裴邃兄長中散大夫裴髦的兒子。初入仕時任州從事、新都縣令、奉朝請，遷任參軍。裴之高讀了不少書，少年時自以爲意志和氣概很了不起，經常跟隨他的叔父裴邃東征西討，所到之處都立功，深受裴邃的器重，裴邃把軍事政務都委任他去辦理。

壽陽之役，邃卒于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户。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假節、飆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反，逾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父憂還京。起爲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盗賊，平之，以爲譙州刺史。又還爲左軍將軍，出爲南譙太守、監北徐州，遷員外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豫州刺史，餘如故。

在壽陽戰役中，裴邃在軍營中去世，裴之高隸屬於夏侯夔，平定了壽陽，被授予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被封爲都城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户。當時魏國的汝陰前來歸附梁朝，皇帝令裴之高去接應，并授予他假節、飆勇將軍、潁州刺史。有些士民乘天黑造反，他們跳墻而入，裴之高率領家裏的僕人和部下奮力反擊，反賊這纔逃散。裴之高因父親去世回到京都。被起用爲光遠將軍，參加討伐陰陵的强盜，平定了這夥强盜，裴之高被任命爲譙州刺史。又回京擔任左軍將軍，出任南譙郡太守、監督北徐州，遷任員外散騎常侍。不久，被授予雄信將軍、西豫州刺史，其他官職依舊。

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之高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時年七十三。贈侍中、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謚曰恭。

侯景之亂發生後，裴之高率領大軍入城救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蕭範命令裴之高總管江右援軍諸軍事，駐扎在張公洲。柳仲禮到横江，裴之高派船隻二百多艘迎接柳仲禮，他們和韋粲等人會合，都在青塘這個地方建立營寨，占據建興苑。城池被攻陷以後，裴之高回到合肥，與鄱陽王蕭範向西逆流而上。剛到新蔡，隊伍將近一萬人，没有所屬的主人，梁元帝派蕭慧正去召裴之高來，任命他爲侍中、護軍將軍。裴之高到江陵後，秉承皇帝旨意，被授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裴之高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被追贈爲侍中、儀同三司，送鼓吹一部。謚號恭。

子畿，累官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戰死之。

裴之高的兒子裴畿，屢次擔任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時，裴畿奮力作戰而

裴之平

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隨邃征討，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拒侯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裴之横

之横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嘆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太宗在東宫，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直閤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晋熙，範令之横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横乃還。

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横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景。之横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爲河東内史。又隨王僧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遷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户。又隨僧辯追景，平郢、魯、江、晋等州，恒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横與杜崱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

死。

裴之平字如原，是裴之高的第五個弟弟。少年時也跟隨裴邃征討，因軍功被封爲都亭侯。歷任武陵王的常侍、扶風弘農二郡的太守，没有赴任，又被授予譙州郡長史、陽平郡太守。他參加抗拒侯景，城被攻陷後，遷任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裴之横字如岳，是裴之高的第十三個弟弟。少年時喜好四處游蕩，很看重豪俠義氣，不願從事生産事業。裴之高因爲他的放縱荒誕，就給他做了一床窄被子，并衹給他吃蔬食，以此來激勵他。裴之横嘆息説："大丈夫我富貴以後，一定要做一百幅被子。"於是和家裏的僮僕好幾百人，來到芍陂，大規模開墾荒地，因此而達到殷富，有了積累。梁太宗蕭綱還是太子時，聽説了裴之横的事，就邀他來京城，讓他當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任直閤將軍。侯景之亂時，裴之横出任貞威將軍，附屬於鄱陽王蕭範，跟他一起討伐侯景。侯景渡過了長江，裴之横就和蕭範的長子蕭嗣回京增援。他們連營渡過淮河，占領了東城。京都被攻陷後，裴之横撤退回到合肥，與蕭範一起逆流而上，奔赴湓城。侯景派遣任約往上游進逼晋熙，蕭範命令裴之横往下游援救，還没到達目的地，蕭範去世，裴之横就回來了。

當時尋陽王蕭大心在江州，蕭範的副將梅思立秘密邀約蕭大心襲擊湓城，裴之横殺死了梅思立而後抵禦蕭大心。蕭大心獻江州投降了侯景。裴之横率領自己的部隊與他的兄長裴之高一起歸附梁元帝，秉承皇帝旨意，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廷尉卿，出任河東郡内史。又跟隨王僧辯在巴陵這個地方抵抗侯景，侯景退回去後，裴之横遷任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被封爲豫寧侯，食邑三千户。又跟隨王僧辯追討侯景，平定了郢州、魯州、江州、晋州等幾個州，裴之横一直擔任先鋒衝鋒陷陣。就在石頭這個地方，打敗侯景，侯景向東逃跑，王僧辯命裴之横與杜崱進入臺城守衛。後來，陸納依靠湘州反叛，裴

口。還除吴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

之横又跟隨王僧辯向南討伐陸納。在戰陣上殺死陸納的大將李賢明，於是平定了這場叛亂。裴之横還在硤口打敗了武陵王。他回來後，被任命爲吴興郡太守，就做了一百幅被子，以實現他當初的志願。

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涣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方智承制，以之横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軍，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横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没，時年四十一。贈侍中、司空公，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後來，江陵被攻陷，南齊派遣上黨王高涣扶持貞陽侯進攻東關，晉安王蕭方智秉承皇帝旨意，任命裴之横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并送給鼓吹一部，出京守衛蘄城。裴之横還没有修築好軍營的壁壘，而南齊的大軍就已經到了，裴之横的隊伍這時士兵大多戰死，箭矢用盡，裴之横也在陣地上戰死，終年四十一歲。被追贈爲侍中、司空公，謚號忠壯。他的兒子蕭鳳寶繼嗣。

夏侯亶 夏侯詳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永元末，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荆州，亶留京師，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下都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封十郡爲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爲宣城太守。尋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所悦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十五年，出爲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

夏侯亶字世龍，是車騎將軍夏侯詳的長子。南齊初年，夏侯亶離家入仕，當了奉朝請。永元末年，夏侯詳任西中郎南康王的司馬，隨着王府鎮守荆州，夏侯亶留在京師，任東昏侯的聽政主帥。在崔慧景作亂時，夏侯亶因護衛皇帝的功勞，被授予驍騎將軍。高祖興起義師時，夏侯詳和長史蕭穎胄協商共同舉起義旗，他們秘密派遣信使到京都去迎接夏侯亶出來，夏侯亶就携帶宣德皇后的手令，令南康王纂位繼承皇帝大統，封十郡爲宣城王，進位爲相國，設置官僚屬下，選舉百官。建康城被平定後，任命夏侯亶爲尚書吏部郎，不久遷任侍中，他把皇帝的玉璽奉獻給了高祖。天監元年，夏侯亶出任宣城郡太守。不久被召入任散騎常侍，兼任右驍騎將軍。六年，出任平西始興王的長史、南郡太守，因父親去世而解除職務。在服喪期間，他完全做到符合禮節，在父親墳墓旁邊搭了一個草棚，自己就住在裏面，父親遺留下來的財産，他全都推讓給了幾個弟弟。八年，夏侯亶被起用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兼任安陸郡太守。服喪期滿後，他襲封爲豐城縣公。夏侯亶在州任官職上很有威儀和惠政，爲邊境人民所悦服。十二年，以原來的封號回到朝廷，被授予都官尚書，遷任給事中、右衛將軍、兼任豫州大中正。十五

爲明威將軍、吴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轉太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護軍。

年，出任爲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郡太守。十七年，被召入任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任左衛將軍，兼任前軍將軍。不久又出任明威將軍、吴興郡太守。他在郡守職位上又實行惠政，郡裏的官吏和百姓給他畫了像，立石碑歌頌他的德政。普通三年，被召入任散騎常侍，兼任右驍騎將軍，轉任太府卿，常侍一職如故。因公家事務被免官，不久，皇帝特下詔令讓他官復原職。五年，遷任中護軍。

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晋熙太守張澄，并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没，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軍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户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六年，梁朝大規模北伐，先派遣豫州刺史裴邃統率譙州刺史湛僧智、歷陽郡太守明紹世、南譙郡太守魚弘、晋熙郡太守張澄，這些人都是當世的驍將，他們從南道進伐壽陽城，還未攻克而裴邃就去世了。就加任夏侯亶爲使持節，騎馬急馳前去代替裴邃，他和魏軍將領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互相交戰，他頻頻出戰，每次都告捷。不久，皇帝下了一道密令，讓他們班師回合肥，以便使士兵和馬匹得到休息，等到大堰築成後再進軍。七年夏季，淮河堤堰裏的水非常盛大，壽陽城將被淹没，高祖又派遣北道軍元樹統率彭寶孫、陳慶之等逐漸推進一些，夏侯亶統率湛僧智、魚弘、張澄等疏通清流澗，準備進入淮河、肥水。魏軍沿肥水兩岸修築城墻，從夏侯亶軍隊的後面衝出，夏侯亶與湛僧智回馬襲擊，打敗了魏軍。又進攻黎漿，梁貞威將軍韋放從北道前來與夏侯亶部會合。兩軍合到一起後，所到之處，魏軍全都投降，城池被攻下。投降的城池一共有五十二座，俘獲男女人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皇帝下詔，依照前代的制度，在壽陽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任命夏侯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和沿淮河的南豫州、霍州、義州、定州共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州、南豫州二州的刺史。壽春地區長久以來遭受兵燹之災，百姓大多四處流散，夏侯亶實行減輕刑罰降低賦税的政策，讓百姓全力務農，省去勞役，很快，人民的户口數就擴充到原來的規模了。大通二年，夏侯亶進封號爲平北將軍。三年，他在州鎮任上去世。高祖梁武帝聽到噩耗，當天就穿着素衣舉行哀悼，并追贈他爲車騎將軍。謚號襄。州民夏

侯簡等五百人向皇帝上表，請求爲夏侯亶立碑建祠，皇帝下詔允許。

亶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専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

夏侯亶爲人風度翩翩，儀表俊美，性情寬厚，器量很大，涉獵文史，能言善辯，并能見問就答。與他同族的夏侯溢擔任了衡陽郡的内史，向皇帝辭行那天，夏侯亶陪坐在皇帝身邊，高祖梁武帝對夏侯亶説："夏侯溢和你的關係是遠還是近?"夏侯亶回答説："他是臣的堂弟。"高祖知道夏侯溢已經和夏侯亶疏遠，就説："你這個北方人，連同族同宗人都分辨不清。"夏侯亶回答説："臣聽説同服中的兄弟姐妹容易疏遠，所以不忍心説是同族。"當時人們都認爲他擅長應對。

亶歷爲六郡三州，不修産業，禄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并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

夏侯亶歷任過六個郡三個州的長官，他不爲自己積蓄産業，所得到的官俸和皇帝的賞賜，隨手就散發給了親戚和朋友。他本性儉樸，所居住的地方和服裝用品等，都衹是够用而已，不追求華麗奢侈。夏侯亶晚年非常喜愛音樂，他養了十幾名藝妓和妾，都没有什麽姿色容貌和衣服。每當有客人來，藝妓們就隔着簾子演奏音樂，當時人們都説，這簾子就是夏侯藝妓們的衣服。

亶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歷官太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并卒圍内。

夏侯亶有兩個兒子：夏侯誼，夏侯損。夏侯誼襲封了豐城公的爵位，歷任太子舍人，洗馬等官職。太清年間，侯景作亂侵犯京城，夏侯誼和弟弟夏侯損率領自己的部下進入京城作戰，二人都死於圍城之中。

夏侯夔 夏侯譒

夔字季龍，亶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黄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亶爲吴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七年，徵爲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

夏侯夔字季龍，是夏侯亶的弟弟。剛離家入仕，就任南齊南康王的府行參軍。中興初年，遷任司徒屬。天監元年，任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父親去世後爲父親守喪，服喪期滿後，被授予大匠卿，主持造太極殿的事務。普通元年，任邵陵王的信威長史，執行府國事務。這年，出任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向北征討，回來後被授予給事黄門侍郎。二年，作爲裴邃的副官協助征討義州，平定了義州。三年，代替兄長夏侯亶出任吴興郡太守，不久，遷任假節、征遠將軍、西陽郡武昌郡二郡的太守。七年，被徵召任衛尉，没有拜官，又改任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

史，領安陸太守。

軍、司州刺史，兼任安陸郡太守。

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静、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内築栅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爲烏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

八年，皇帝命令夏侯夔統率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從義陽道出發，進攻平静、穆陵、陰山三關，結果攻下了這三關。這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在廣陵包圍了魏國東豫州刺史元慶和，并進入它的外城。魏軍將領元顯伯率領軍隊奔赴救援，湛僧智迎擊魏軍并打敗了這支隊伍，夏侯夔從武陽前來與湛僧智會合，切斷了魏軍回去的退路。元慶和在城内築起栅欄，以便加固自己的防守設施，夏侯夔來到後，元慶和於是請求投降。夏侯夔要把功勞讓給湛僧智，湛僧智説："元慶和的心意是要向您投降，而不願意向我僧智投降，我今天如果去接受他的投降，肯定是違背他的心意；而且僧智我所統領的是招募來的烏合之衆，不能依法統御降軍。您主持軍隊一直很嚴格，必定没人敢違反命令，您去接受投降，接納歸附，是最合適的了。"因此，夏侯夔就登上城墻，拔掉魏軍的旗幟，樹起梁朝軍隊的旗鼓，衆人没有一個敢輕舉妄動，元慶和整頓隊伍出城，軍隊裏没有人搞暗中活動。投降的男女人口一共四萬多人，小米六十萬斛，其餘物品也大致如此。元顯伯聽到消息後連夜逃跑，梁朝大軍緊緊追趕，活捉了二萬多人，斬殺的人不可勝數。皇帝下詔命湛僧智兼管東豫州，鎮守廣陵。夏侯夔帶領軍隊屯駐安陽。夏侯夔又派遣偏將屠滅楚城，俘獲了全部人馬，從此義陽的北道就與魏國斷絶了來往。

大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使持節，進號仁威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户。中大通二年，徵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

大通二年，魏國的郢州刺史元願達請求向梁朝投降，梁武帝命郢州刺史元樹前往迎接元願達，夏侯夔也從楚城前來會合，於是就留在郡裏鎮守了。皇帝命令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任命夏侯夔爲北司州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任使持節，進封號爲仁威將軍，被封爲保城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中大通二年，被徵召任右衛將軍，因他的生身母親去世而離職。

時魏南兖州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夔爲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

當時魏國的南兖州刺史劉明以譙城歸附梁朝，皇帝詔令派遣鎮北將軍元樹統率軍隊去接應，起任夏侯夔爲雲麾將軍，見機行事，討伐北方。不久，夏侯夔被任命爲使持節、督南豫州諸

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并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并服習精强，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

軍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轉任使持節、督豫州、淮州、陳州、潁州、建州、霍州、義州七個州的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多年來遭受戰爭侵犯，大多數人失業，夏侯夔就統率軍人在蒼陵築起堤壩，用水灌溉田地一千多頃，一年後收穫穀子一百多萬石，用來充當儲備，同時也供給貧困人家，境內百姓都依賴他而活了下來。夏侯夔的兄長夏侯亶先前曾擔任過這個官職，到現在夏侯夔又位居此官。兄弟二人都給鄉里留下了恩惠，老百姓作歌讚頌他們道："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夏侯夔在州裏任官七年，成績很大，名聲很好，遠近的人都依附於他。共有部曲一萬人，馬二千匹，這些人全都是精兵强將，善於騎射，成爲當時的一件盛事。夏侯夔性情豪放奢侈，他的後房裏的藝伎侍妾以百計數，全都穿羅紗做的衣服，飾戴金翠首飾。他還愛好結交人士，從不因自己官高位重而自視清高，他的家裏經常是高朋滿座，文武官員都有，當時的人們也因這事而稱道他。大同四年，夏侯夔在豫州去世，終年五十六歲。皇帝下詔舉行哀悼活動，賜辦喪事用的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他爲侍中、安北將軍。謚號桓。

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譒，少粗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没，復爲侯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譒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并有國色。淵明没魏，其妾并還京第，譒至，破第納焉。

夏侯夔的兒子夏侯譔繼嗣，作官至太僕卿。夏侯譔的弟弟夏侯譒，少年時行爲粗險，品行輕薄，經常停留在鄉里，帶領他父親的部曲，充當州裏的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用他當府長史。蕭淵明在彭城戰死以後，夏侯譒又當侯景的長史。不久，侯景舉兵反叛，夏侯譒作爲先驅部隊首先渡江，他把隊伍停頓在京城西邊的士林館，攻破府邸官第以及百姓中的富裕人家進行劫掠，把人家的子女和財產貨物，全都據爲己有。蕭淵明在州裏有四個侍妾，章氏、於氏、王氏、阮氏，都長得非常漂亮。蕭淵明在魏國戰死後，他的侍妾全都回到了京城的府第，夏侯譒到來後，進入府第把她們都納爲自己的侍妾了。

魚弘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

魚弘是襄陽人。他身高八尺，皮膚白皙，容貌俊美。他多次跟隨皇帝征討，經常擔任軍隊的前鋒，歷任南譙郡、盱眙郡、竟陵郡的太守。他

"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歡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絶。遷爲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卒官。

經常對別人說："我當郡守，有所謂四盡：水裏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村裏民庶盡。大丈夫人生在世，就像一粒灰塵栖落在小草中一樣輕微，又像一匹白馬跳過山隙一樣短暫。人生的歡樂和富貴能享受多久呢!"因此，他盡情地喝酒賞賜，擁有侍妾百餘人，金銀珠翠不可勝數，服飾玩物車馬，都是當時的絶品。魚弘遷任平西湘東王的司馬，新興郡、永寧郡的太守，在官任上去世。

韋放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叡之子。初爲齊晋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爲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爲輕車晋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

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亶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爲藩佐，并著聲績。

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

韋放字元直，是車騎將軍韋叡的兒子。他最初當南齊晋安王的寧朔迎主簿，高祖梁武帝駕臨雍州時，又召他任主簿。韋放身高七尺七寸，腰帶有八圍，容貌非常偉岸。天監元年，任盱眙郡太守，回京後被授予通直郎，不久任輕車晋安王的中兵參軍，遷任鎮右始興王的諮議參軍，因父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後，襲封爲永昌縣侯，出任輕車南平王的長史、襄陽郡太守。轉任假節、明威將軍、竟陵郡太守。在郡任上爲政寬和有條理，爲官吏和人民所稱贊。

天監六年，梁朝軍隊大規模北伐，任命韋放爲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同曹仲宗向北進軍。七年，夏侯亶進攻黎漿没有成功，高祖梁武帝又派他統率軍隊從北道到壽春城會合。不久，韋放遷任雲麾南康王的長史、尋陽郡太守。韋放多次輔助藩王的工作，每次都以成績著名。

普通八年，高祖梁武帝派遣兼領軍曹仲宗等進攻渦陽，又任命韋放爲明威將軍，統率軍隊，會合曹仲宗。魏軍大將費穆率領大軍突然來到，而韋放的軍營還没建立起來，麾下衹有二百多人。韋放的堂弟韋洵勇猛果敢有力量，是整個軍隊的依靠，韋放命令韋洵單人匹馬，用戈矛去突擊魏軍，結果多次挫敗魏軍，韋洵的坐騎也因受傷不能前進，這時韋放的頭盔上中了三枝亂箭。衆人都驚慌失色，請韋放突圍出去。韋放厲聲斥責他們說："今天衹有拼死作戰了。"他取下頭盔跳下馬來，就坐在交椅上指揮作戰。因此，士兵們全都殊死作戰，無不以一當百。魏軍於是開始撤退，韋放追趕逃兵一直追到渦陽。魏軍又派遣

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緯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奬、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緯送於京師。還爲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户，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宣侯。

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奬、乞佛寶、費穆等人率領五萬大軍前來援助，韋放率他所領的大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魏軍，把魏軍打得大敗。渦陽城的城主王緯獻城投降。韋放就登上城墻，在投降的人口中挑選出四千二百人，給他們每人都發放了武器；又派遣三十個投降的人，分別去向李奬、費穆等人報告消息。魏軍士兵聽到這個消息，立時就崩潰瓦解，四處奔逃，這時韋放的大軍乘勝追擊，把魏軍幾乎全部斬殺俘虜。抓住了費穆的弟弟費超，把他和王緯一起押送到京師。韋放回到京師後，任太子右衛率，轉任通直散騎常侍。又出任持節、督梁州、南秦州二州的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州、南秦州二州的刺史。中大通二年，改任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加封邑四百户，持節、將軍之職照舊。在任三年後，韋放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謚號宣侯。

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卧起，時稱爲“三姜”。初，放與吴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産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别有傳。

韋放性格寬厚實在，把錢財看得很輕，喜好施捨，與他的幾個弟弟尤其和睦。每次他遠行或者外出打仗剛回來，總要和兄弟們在一間屋裏住和睡，當時人們稱他們是“三姜”。當初，韋放和吴郡人張率的小妾都懷有身孕，因此他們指腹爲婚。後來兩位小妾各自生下了男孩和女孩，還没有長大，張率就去世了，留下了寡婦和孤幼的孩子，韋放經常去幫助撫恤他們。韋放任北徐州長官後，當時有一個勢力很大的家族想和韋放聯姻，韋放説：“我不能失信於我死去的老朋友。”他就讓自己的兒子韋岐娶了張率的女兒，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張率的兒子，當時人們都稱贊韋放能够念舊，忠實於老朋友。韋放的長子韋粲繼嗣，另外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沉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并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史臣曰：裴邃的詩詞文采早就著名，更兼有深沉的思想謀略，夏侯亶的好學和能言善辯，夏侯夔的奢侈豪華喜愛結交士人，韋放的寬厚和踏實的行爲，他們都遇到了明主，生逢其時，得以展示他們的才華和能力。至於擔任州郡官職主持其事，破敵安邊，都很有功勞和成績，確實符合他們的文武之職位，他們應該是梁王朝的名臣了吧。

梁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高祖有八個兒子：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蕭綜及蕭紀另有傳。

南康簡王蕭績　蕭會理　蕭通理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户。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嘆其聰警。十六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

南康簡王蕭績字世謹，是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爲南康郡王，食邑二千户。出任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任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升號仁威將軍。蕭績當時年僅七歲，主管的人在接收貨物時，更改了解送的書信，長史王僧孺没有發覺，蕭績看見了就立即責問他，主管當時就自首服罪，衆人都贊嘆他聰明警覺。十六年，徵任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任使持節，都督南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名。不久有詔令徵還京師，百姓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赴朝廷上表，稱譽蕭績做的特別優異的政事十五條，乞請留任州刺史，優詔同意他們的請求，進升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入任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任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母親董淑儀去世，服喪完全按照禮儀，高祖手詔勸勉他，讓他代理江州刺史，他堅決要求解除職務，便徵入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不久加任護軍。身體瘦弱不能治理政務。大通三年，因感病在任上去世，時年二十五歲。追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

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曰簡。

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

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托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决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

是冬，景往晋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

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號爲簡。

蕭績少玩賞與愛好，也少嗜好欲望，家中没有僕妾，親自辦理事情，簡約節儉，所有的田賦俸禄，都寄送到朝廷的倉庫中。在他去世後，倉庫中存有南康國没有標出名目的錢數千萬。

子會理嗣爵位，字長才。年少聰慧，喜好文史。年僅十一歲喪父，特被高祖所愛，服飾及所受禮儀俸禄與正王没有不同。十五歲，拜授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任侍中，兼領軍將軍。不久除授宣惠將軍、丹陽尹，設置佐史。出任使持節，都督南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率衆軍北討，至彭城，被魏師打敗，退歸南兗州。

二年，侯景圍攻京城，會理整治行裝將入援，這時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要應合其兄正德，對外托言赴援，實際想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他，纔得以進路。臺城失陷，侯景遣前任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諭召會理，他的僚佐都勸他拒召，會理説："諸君的心事，與我不同，天子性命尊貴，受賊虜控制，今有手諭召我入朝，臣子之心，怎能違背？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有成就，不如身赴京都，在天子左右謀略。我的計慮已决定了。"於是帶着所有的軍備出發，將南兗州交與紹先。至京，侯景任他侍中、司空、兼中書令。他雖在寇手下任職，但常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人暗中布署親信，邀約勇士。這時范陽人祖皓斬殺了紹先，占據廣陵城起義，希望會理爲內應。祖皓失敗，供辭連及會理，侯景詐稱詔令免去會理官職，仍以平民百姓的身份領尚書令。

這年冬天，侯景前往晋熙，京師兵力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圖謀起兵。敬禮説："舉辦大事必有所資靠，今無寸兵，怎麽可以行動？"會理説："湖熟有我舊兵三千餘人，昨日來人相告，

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内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弟祁陽侯通理并遇害。

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祁陽侯。

蕭乂理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内人分散，涕泣相送，乂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宫人，喪畢去爾。"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宫人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邑五百户。

乂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嘆曰："一生之内，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

太清中，侯景内寇，乂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恒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爲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僞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安固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勉，勿賜以爲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

到時響應聚集，聽到我起兵日子一定，便至京師。估計賊的守兵不過千人吧，如果大兵在外進攻，我們在内應合，直取王偉，事必有成。即使侯景後歸，也不能有作爲了。"敬禮説"好"，因此贊成起兵。這時百姓厭惡賊人，都思聽從命令，自丹陽至於京口，没有不同意的。後來事情没有成功，與弟祁陽侯通理并被殺害。

通理字仲宣，職位是太子洗馬，封爲祁陽侯。

通理的弟弟乂理字季英，是會理第六弟。出生一百天而簡王去世，至三歲就有見解，見内人分散離去，流着淚互相送别，乂理詢問事情原因，有人説："這是簡王宫中的人，喪事完畢離去。"乂理便號泣，悲傷不能控制自己。諸宫人看見了，没有不傷感的，因爲這樣留下的有三人。服喪期滿除服後，看見高祖，又悲泣不能控制自己。高祖因此流涕，對左右人説："此兒長大必成爲奇士。"大同八年，封爲安樂縣侯，食邑五百户。

乂理性情慷慨，向往建立功名，每讀書看到忠臣烈士的事迹，未曾不合起書贊嘆説："這些人的一生，在古人面前不會感到慚愧。"博覽多識，有文才，曾祭祀孔文舉墓，并爲他立碑，碑文寫得極美。

太清年間，侯景内侵京師，乂理聚集賓客數百人，輕裝趕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朝廷，經常親身抵當矢石，衝鋒總在士卒前面。在城失陷後，又隨會理返還廣陵，想入齊爲人質，乞求出師。行二日，適逢侯景遣董紹先占據廣陵，於是追捕會理，乂理被俘獲。紹先防備得很嚴密，他不能與兄弟相見，便僞請先還京師，得以與母親告别，對姐姐安固公主説："事已到如今，怎能讓全家人都被殺害。哥哥如果回來，希望你代我對他講，讓他想好計謀自己努力去做，不要再想念我。家庭國家都面臨危險，爲此獻出生命也不怨恨，我也想將來能爲國家建立功業，但不知天命如何。"到了京師，認爲魏投降梁朝人元貞忠

以托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誠正直，注重名節，自己死後可讓他收尸，於是把玉柄扇贈給他。元貞對贈送感到奇怪，所以不接受。乂理說："以後會明白，希望不要推辭。"這時祖皓起兵，乂理也奔赴長蘆，召兵一千多。乂理身旁有通賊的人，趁機劫持他，他招集的兵衆遂即驚散，自己也被侯景殺害，時年二十一歲。元貞這時纔明白他以前的用意，前去收尸安葬了他。

廬陵威王蕭續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户。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

續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嘆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悦。三年，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雍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二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内盈，倉廪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南、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是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爲廬陵郡王，食邑二千户。十年，拜授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年，轉任會稽太守。十六年，任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入任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

蕭續少年時處事英勇果斷，體力超人，騎馬射箭、出游打獵，都是百發百中。高祖常讚嘆說："此兒就是我家的任城呀。"曾與臨賀王正德以及胡貴通、趙伯超等人在高祖面前驅馬射箭，蕭續名列第一，高祖很高興。三年，任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雍州刺史。七年，加任宣毅將軍。中大通二年，又任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一部鼓吹。蕭續收集了許多兵器，畜養良馬，金錢貨物充滿室内，糧食堆滿外面的倉庫。四年，遷任安北將軍。大同元年，任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入任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任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任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南、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中大同二年，在荆州去世，時年四十四歲。追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給一部鼓吹，謚號爲威。長子蕭安繼嗣。

邵陵攜王蕭綸 蕭堅 蕭確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

邵陵攜王蕭綸字世調，是高祖第六子。小

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户。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坐事免官奪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

時就很聰明，有出衆的才能，博學，文章寫得漂亮，更擅長寫書信。天監十三年，封爲邵陵郡王，食邑二千户。出任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任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入任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不久任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代理南兖州刺史。因事獲罪，被罷免官職，除去爵位。七年，拜授侍中。大通元年，恢復封爵，不久加任信威將軍，設置屬官。中大通元年，任丹陽尹。四年，任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因侵吞平民財物，少府丞何智通將此事上報，蕭綸知道了，令門客戴子高在都巷刺殺他。智通的兒子向皇帝控訴此事，高祖令人包圍蕭綸的住宅，捉拿戴子高。蕭綸將他藏起來，竟捉拿不到。蕭綸因此事被免職成爲平民。不久，恢復封爵。大同元年，任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任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任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任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

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竪，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游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黄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

太清二年，進升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發動叛亂，加任蕭綸征討大都督，率衆兵討伐侯景。出發前，高祖告誡他説："侯景這個小人，非常熟悉打仗的陣法，不可能衹靠打一仗就把他消滅了，應當從長計議。"蕭綸到鍾離時，侯景已過采石。蕭綸於是日夜兼行，不設固定防守地，帶領流動出擊的軍隊追趕。過長江至江中心颳起大風，人馬被淹死者有十分之一二。於是率領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人，率步騎兵三萬人，從京口出發。將軍趙伯超説："假若走黄城大道，必與賊相遇，不如走小路直向鍾山，出其不意。"蕭綸聽從了。衆軍突然出現，賊兵十分驚駭，分爲三路攻打蕭綸軍，蕭綸軍與戰，打敗他，殺死千餘人。第二天，賊軍又來攻打，兩軍相持到黄昏，賊軍稍有退却，南安侯蕭駿帶領數十騎兵追擊。賊兵回擊蕭駿，蕭駿部隊大亂，賊兵因此逼近大軍，大軍於是潰敗。蕭綸至鍾山，軍隊纔有千餘人，賊又圍攻

他，蕭綸又戰敗，便逃回京口。

三年春，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内外斷絶，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失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内，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吴局，方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届此藩，備加覼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争，復以兵來。蕭墻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沓其間，委悉無因詳究。

方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强，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

三年春，蕭綸又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人入援朝廷，到達驃騎洲。進升司空。臺城失陷，逃奔到禹穴。大寶元年，蕭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蕭恪要把郢州讓給蕭綸，蕭綸不接受，便向上舉薦蕭綸，任蕭綸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蕭綸於是設置百官，將廳事改爲正陽殿。多次出現災怪事，蕭綸很厭惡。當時元帝在長沙圍攻河東王蕭譽已經很久，内外來往被斷絶，蕭綸聞蕭譽的情况很緊急，想去救援他，因爲軍糧不足，竟然停止。於是給世祖寫信説：

以先朝皇帝的聖德，用孝道治理天下，衆親族和睦相處。四方人民没有怨恨，國政確應如此，家風也實應如此。衹有我與你，共同奉聽皇帝的這一教誨，應當互相勉勵遵守諭旨，共同承諾不改悔。而且道的最高境界，是以和爲貴，占有天時地利，都不如人和重要，難道自己的親兄弟，自相屠害？往日聽聞蕭譽處事獨斷獨行，違背教誨，以晚輩欺侮長輩，湘江、峽江之内，於是發生了戰争。方等參戰遇到亂兵，在戰陣中被打死，在吴地送掉性命，正逢此時也不算冤枉。通音問哀號痛哭，更增添了悲憤，哀痛地懷念，説什麼好呢。我在郢州，所居地與此遥隔，雖知發生的事情，但不知爲什麽會這樣。當我來到此地，向各方詢訪，都説蕭譽應接多替，不輸送兵糧；你教育他他也不改正，所以你興師討伐他。蕭譽不識大體，隨意斷定所行，雖然出現急難，哪會知道去想想。不能與他争禮，就出兵而來。内部興變，兄弟成爲仇敵，一朝至此，能不悲傷。已經有書問，恩澤傳流，議論紛雜其間，確實都知道没有辦法詳究。

當今國家有危險與耻辱，創痛巨深，人不同禽蟲，在於知道報效君父。近日大敵很强，天仇未報，我你兄弟，在外有三人，如果不挽救國家危難，還有什麽地方用得着我們？衹應當竭誠相見，泣血枕戈，感誓蒼

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匡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冤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

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强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采藉風謡，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

天，依靠神靈祖宗，晝夜謀計，共思匡復。至於其餘小怨恨，或者應該寬免。如果你再仇恨片刻，將奈何未伸的國冤。正應當更換事情的輕重，重新定奪事情的大小，排遣無益的情緒，割捨失去兒子的哀痛，以理寬宏豁達，通識勉之。今已喪失鍾山，兒子也被殺害，再不要做揚湯止沸、吞冰療寒的事情。若因蕭譽的無道，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你又仿效他們，就不是他一人的過錯了。希望衆議對他寬厚，忍耐使矛盾平息。如果是外寇未除，家禍仍起，觀今訪古，國家没有不亡的。

征戰的道理，重要的是打勝仗；至於骨肉之間的戰争，愈勝就愈殘酷，勝利不是功績，失敗的就是喪事，勞苦軍隊損害道義，這虧失就太多了。侯景的軍隊之所以不敢窺視江南，正是因爲藩籬屏蔽盤桓牢固，同族兄弟鎮守嚴密强大。如果我們自相魚肉，就是替侯景出兵，侯景便不勞兵力，坐收成效，醜徒聽聞此事，多麼稱意。又莊鐵小人作亂，長久挾持觀寧侯、懷安侯，打着他們的旗號，當陽有戰事他從旁牽掣兵力，極度地廢除疆界防備力量，當聽到要出兵征伐，他又將兵力分散，便使從瓜州至湘、雍，全成爲戰地，使所有軍隊疲奔。侯景終於承虛挑釁，渡江横衝直撞，豈不是造成裏外憂慮，首尾難以援救的局面？可使人寒心，這件事已經很迫切了。弟如果堅決攻陷洞庭，不停止戰争，在雍州的蕭詧也懷疑你要進迫他，他用什麽辦法自安？必然引進魏的軍隊，以求援助。侯景的事情等於自身内部長了惡性膿瘡，西魏的援兵如同身體外部長了腫瘤。西魏兵置治在關中，已被他塞住咽喉，何況貪狼之心難測，勢必向内侵害。弟若感到自己不安而攻洞庭，家國就要滅亡了。我并不是有深的洞察力，衹是能够弘揚道理，正是采集了風聞謡傳，廣泛地參聽衆人的議論，認爲可疑，這些是想要解體的計謀。

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眦，咸欲剚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群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溯流更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兹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協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自我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恩感蒼天，德漫全國，雖有逆難發生，但没有破壞國家的和平盛世。普天下境域内，忠臣憤慨，近鄰遇禍，大家忠義奮發，懷抱鎧甲背負兵器，怒髮衝冠，怒氣裂目，都想把刀劍插入侯景腹中，所須主帥倡導而已。現在人們都樂於赴死，參加的人如流水。弟英才謀略震動遠方，雄霸當代，你的德藝，你的文資武功，能拯溺濟難，朝野都歸屬你，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非弟而誰能？怎能自己違背衆望，招致衆人的怨言誹謗！其中艱苦處境，都如我所陳述。這個道理很明白，無庸贅述。檢驗都真實，不須再精確表明。我所以越間關險道，從東川出來，正是要告訴長江上游諸王，必須親密關係聯合出兵，將我的餘年，效力在行伍中；等到了九江，安北兄應逆流而上，全因軍糧將斷絶，士兵食物多半是菜，臉色飢饉，所以不能再進取。侯景正好藉機休整，又緩死刑，倍增激憤，想安居無地方。算計瀟湘的穀粟，應當儲積豐富，若阻止弟陳兵，惟此事緊迫，至於運轉，恐無暇發派。近日萬心懇切希望的，就是有足够的糧食，如果等從西河轉輸來，時事就危險了。必希望賢弟迅速地照此途徑辦理，解除對汨川的包圍，存社稷之計，使他運輸糧儲，供應軍旅，衹要齊心協力，不日天下太平安寧。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舉弟的功勞，難道不是很幸運的。我才薄兵少，怎能去做這些事情，所有都寄托於賢弟，如果能表達情意，朝聞夕死，死一萬次有什麽怨恨。姑且陳述我的見聞，希望不要怪罪。寫信時六神無主，很多地方失去次序。

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强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

世祖覆信，陳説河東王有罪，長沙的包圍不可解除的原因。蕭綸看信流着淚説："天下的事情，竟成這樣！"左右人聽了，没有不哭泣的。於是蕭綸大修兵器，將出兵征討侯景。元帝聽聞他兵力强盛，於是派王僧辯率舟師一萬逼攻蕭

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

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顔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户。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

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户，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秘書丞，太子中舍人。

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群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

蕭綸，蕭綸將劉龍武等人向王僧辯投降，蕭綸軍潰敗，於是與子蕭躓等十餘人乘船逃到武昌。

當時蕭綸的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原先在外面，聽聞蕭綸兵敗，驅馬前往迎接他，於是蕭綸重新收集散兵，駐扎在齊昌郡，將要引進魏軍共攻南陽。侯景部將任約聞知此事，派鐵騎二百襲擊蕭綸，蕭綸没有防備，又戰敗逃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接蕭綸，蕭綸因爲龍祖爲荆鎮所任，懼怕被他捉去，就再回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任命的汝南城主李素，是蕭綸的舊部下，聞蕭綸兵敗，開城接納他。蕭綸便修築城池，收集士卒，將要攻打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聽聞此事，向西魏報告，西魏派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趕來。二年二月，楊忠等人到了汝南，蕭綸親自環城固守。這時天寒大雪，楊忠等人攻城失利，死者甚衆。後來李素中箭而亡，城失陷。楊忠等人捉住蕭綸，蕭綸不向他們屈服，於是被殺害，尸體被投到江岸，多日蕭綸的臉色不變，鳥獸都不敢接近他。時年三十三歲。百姓同情他，爲他建祠廟，後來世祖給他追封謚號稱作攜。

長子蕭堅，字長白。大同元年，按例封爲汝南侯，食邑五百户。也擅長草書、隸書，性情很庸懶浮淺。侯景圍城，蕭堅駐扎在太陽門，終日賭博酗酒，不過問軍政。吏士有功，也不申報，得了瘟疫，也不關心撫慰，士兵都很憤怨。太清三年三月，蕭堅的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人用繩子引賊登樓，城立即失陷，蕭堅被殺害。

弟蕭確，字仲正。年少時很勇猛，又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食邑五百户，後改封永安侯。經常在家中練習騎射，學習兵法，時人都認爲他狂妄。左右有人直言規勸他，蕭確説："等我爲國家破賊，使你們知道我。"授秘書丞，太子中舍人。

鍾山一仗，蕭確苦戰，所向披靡，群虜都怕他。蕭確每臨陣對敵，意氣充盈飽滿，披甲跨馬，自朝及夕，往返奔馳，不覺辛勞，諸將領佩服他的壯勇。當侯景乞求結盟時，蕭確在外，侯

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户。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没，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賫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

確既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群虜争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并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續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景怕蕭確成爲後患，請求召蕭確入城。於是下詔書任蕭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户。蕭確知此次結盟可疑，城必淪没，想前往南方，攜王知道了，逼使蕭確入城。蕭確還是不肯，攜王流着淚對他説："你想造反呀！"當時臺使周石珍在座，蕭確對石珍説："侯景雖説想撤軍，但又不解除長圍，以意推論，結盟的事情很清楚了。今召我入城，没有看到有什麼益處。"石珍説："敕旨如此，侯怎能推辭？"蕭確堅持自己的決定，攜王大怒，對趙伯超説："譙州，卿爲我斬了他，提着他的頭顱赴宫闕。"伯超揮刀斜視蕭確説："我認識君，刀難道認識君？"蕭確於是流涕而出，便入城。等到侯景背叛盟約再次圍城時，城失陷，蕭確推宫門而入，啓稟高祖説："城已失陷了。"高祖説："還能决一戰嗎？"回答説："不可能了。臣一向都是親自格戰，現有的力量禁止不了，衹能順着繩子下城，衹有這個辦法。"高祖嘆氣説："國家是從我手中得到的，又從我這失去，又有什麼可悔恨的。"於是讓蕭確寫慰勞文。

蕭確出城見侯景，侯景愛他有體力，經常讓他守在自己身旁。有一次隨侯景出行，見天上有老鷹，群虜争射不中，蕭確射箭，老鷹中箭掉下來。賊徒憤恨嫉妒他，都勸侯景除掉他。先是攜王派人密去引導蕭確，蕭確對使者説："侯景爲人很輕佻，一個人就可對付他，蕭確不怕死，正想親手殺了他，但還没有得到機會。卿還啓告家王，讓他不要挂念此事。"事没辦成而被賊殺害。

史臣曰：自從周朝、漢朝封許多諸侯王保衛朝廷，他們固本深根；高祖分封諸侯，是想遵循古制。南康王、廬陵王是因宗室的貴位，占據如盤石樣的重地，蕭績因有孝道出名，蕭續因有勇氣聞名。蕭綸聰警有才學，性情險詐浮躁，多次因獲罪被罷職，到了太清年間的戰亂，他們的忠孝獨存，這是值得嘉獎的。

梁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并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

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游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二年，吴平侯蕭景爲南兖州刺史，引爲冠軍録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

裴子野字幾原，是河東聞喜人，晉朝太子左率裴康的第八代孫。兄裴黎，弟裴楷、裴綽，都有盛名，稱爲“四裴”。曾祖裴松之，是宋朝太中大夫。祖父裴駰，是南中郎外兵參軍。父親昭明，是通直散騎常侍。

子野出生後母親就去世了。由祖母撫養，九歲那年，祖母去世，他悲痛泣血，家人感到詫異。年輕時好學，擅長寫文章。起家入朝爲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因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期間的行爲完全符合禮節，每到墓所，哭泣處草都爲他枯萎，有白兔順伏在他身旁。天監初年，尚書僕射范雲稱贊他的品行，將要上表向皇上陳奏，因范雲去世，此事未成。樂安人任昉有盛名，受到後輩的仰慕，在他門下求學的人，任昉必推薦引進。子野是任昉的從表兄，却不去拜見，任昉也怨恨他。久之，除授右軍安成王參軍，隨即遷任兼廷尉正。當時，刑事判決文書是由三方官員共同簽署，有一次子野不在，同僚就署上他的名字，奏章没有批准，子野受牽連被免職。有人勸他去向有司説明事實，就可以無過錯。子野笑答：“雖慚愧没有柳季的操行，但也不能靠訴訟受到職務。”自此被罷免很久，終無恨意。

二年，吴平侯蕭景任南兖州刺史，引進他任冠軍録事，蕭景調離後他被解職。當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没有交往，聽聞他有品行業迹也褒揚他。范縝遷任國子博士，立即上表推讓子野，説：

“伏見前冠軍府録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毁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嘆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游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脱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嬀，棫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録，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虚謬，不勝慺慺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款，鑒其愚實，干犯之愆，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悦，合境無訟。

“聽聞前任冠軍府録事參軍河東人裴子野，年齡四十，字幾原，幼年稟承了超人的品行，長大後磨煉出優秀的節操，服喪時遵守禮儀，哀痛幾乎毁滅性命，服喪期滿之後，還飯食不進。地處下位，身賤名微，但性情不貪，不詐僞，因此有見識的人都推重他，家鄉的人都嘆服他。而且家學相傳，世習儒史，博覽群書，居止行動都在研究作文章。著有《宋略》二十卷，貫通首尾，寫成一朝歷史，撰文記事，值得觀賞。而且剖章析句切合詳盡，解釋字句可以傳世，如果讓他在學校任職，這是弘獎後輩，能使一夔這類誤傳問題的辯論可尋到根源，三豕這類筆訛問題得到糾正。皇家光耀，賢士滿庭，官人越過有嬀時代，才人衆多超過姬氏時代，即使是有小善也記録，無論厚薄，衹要有一點可用的人可求用，不限等級。臣遍覽古今人君推重喜好賢善之人的事情，没有像本朝這樣的孜孜不倦。敢因循事理，輕陳愚見，乞求將我愧於擔任的職位，回授子野。如此，則賢與不賢的位置，各得其所，訊問衆人的意見，無不尊敬信任。臣與子野雖未曾一起飲酒，但訪問邑里人，幾乎不會有虚謬，非常恭謹地述説微見，冒昧陳聞。願陛下哀憐我誠懇的心意，鑒識我的愚忠，冒犯的罪過，乞求赦免。”有司認爲裴子野的資歷没有達到提任資格，没有被通過。不久授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任諸暨令，在縣任時不實行鞭罰，百姓有爭執者，向他們明示道理，百姓稱贊，全境無訴訟事件。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删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而嘆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

當初，子野曾祖父松之，在宋元嘉年間受詔續修何承天編纂的《宋史》，未完成就去世了，子野常想完成父業。到了齊永明末年，沈約所撰寫的《宋書》已發行，子野將宋史更删撰成《宋略》二十卷。他叙事評論多有高妙處，沈約看了贊嘆説：“我趕不上他。”蘭陵人蕭琛、北地人傅昭、汝南人周捨都稱許看重他。至是，吏部尚書徐勉向高祖推薦他，任他爲著作郎，負責編寫國史及起居注。頃刻，兼中書通事舍人，不久授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之職照舊。又命令他掌管中書詔誥。這時西北塞外有白題與滑國，遣使從

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

岷山道來朝進貢。此二國歷代以來沒有通使朝見，不知國情。子野說："漢朝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說：'白題，胡名。'又漢朝定遠侯擊虜，八滑跟從，現在來的是他的後人吧。"時人佩服他博識。敕命仍讓他編撰《方國使圖》，廣述招徠塞外人員的盛況，從邊遠地區至海外，共有二十國。

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吴郡顧協、京兆韋棱，皆博極群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吴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并嘆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

子野與沛國人劉顯、南陽人劉之遴、陳郡人殷芸、陳留人阮孝緒、吴郡人顧協、京兆人韋棱，都博覽群書，互相都深爲賞識和友愛，劉顯更推重子野。當時吴平侯蕭勱、范陽人張纘，每次討論古籍，有争論都讓子野評判。普通七年，王師北伐討魏，命令子野起草對魏諭文，子野受詔立即成文，高祖因事體重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會集到壽光殿觀看文章，在座的人都嘆服。高祖看着子野而說："他的外形雖弱，但他的文章豪壯。"隨即又命他起草曉諭魏相元叉文，當夜接受旨令，子野認爲可待明日再上奏，就没有動筆，但到五更，詔書催令開齋門時交上文章，子野安穩地操筆，拂曉便成。上奏後，高祖極爲褒獎。自是凡各種符檄文，皆令他起草。子野的文章典雅而且速成，不崇尚華麗的詞句，文體多效法古人，與今文體不同，當時有人詆毁他，但到後來都一致尊重他。有人問他成文迅速的原因，子野回答說："人們的文章是用手寫出來的，我獨自用心寫成，雖有看見與看不見的差異，那樣修改起來是一樣的。"

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静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侄祗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

不久遷任中書侍郎，其餘任職如舊。大通元年，轉任鴻臚卿，隨即兼任步兵校尉。子野在皇宫任職十餘年，静沉緘默，潔身自愛，從來没有什麽要求，母親家與父親家親戚貧困，就把所得俸禄全分給他們。没有住宅，借用官地二畝，蓋草屋數間。妻子兒女經常受飢寒，而他衹以教誨爲本，子侄敬畏他，像奉侍父親。晚年深信佛教，嚴守教規，終身衹吃素食。中大通二年，在官任上去世，時年六十二歲。

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

先是子野自己估計死期過不了庚戌年。到這

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貞子。”

年自我省察求退，對同官劉之亨說：“我要逝去了。”遺命喪事儉約，一定要節制。高祖哀傷痛惜，爲他流淚。詔書說：“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有足够的文史知識，廉潔自愛，任職辛勞，經過多年。忽然喪逝，使人悲傷懷念。可追贈散騎常侍，給辦喪事錢五萬，布五十匹，近日安葬。謚號貞子。”

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謇，官至通直郎。

子野年輕時，編有《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摘録後漢事情四十餘卷，又詔令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都在世間流傳。又想編撰《齊梁春秋》，已開始起草，未成而去世。子裴謇，官作到通直郎。

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禄張永嘗携内外孫侄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嘆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内弟率尤推重焉。

顧協字正禮，是吳郡吳人。晉朝司空顧和的第七代孫。顧協幼時喪父，隨母親受養於外祖父家。外從祖父宋朝右光禄張永曾携帶内外孫侄游虎丘山，顧協衹有幾歲，張永撫摩他說：“兒想戲玩什麽？”顧協對答：“兒正想隱居山林。”張永嘆息說：“顧氏興盛靠此子。”長大後，好學，因能專心致力被稱贊。外氏張氏家族有許多賢達有識鑒的人，而從内弟張率更推重他。

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嘆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録事參軍，掌書記。

開始作官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看到他寫的策文而贊嘆說：“東晉以來，未有這樣的作品。”遷任安成王國的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他掌書記，便侍奉西豐侯正德讀書。正德任巴西、梓潼郡守，顧協授所屬安都縣令，未至縣，母親去世。服喪期滿，出補西陽郡丞。回來又授北中郎行參軍，再兼廷尉正。久之，出任廬陵郡丞，未拜授，這時西豐侯正德任吳郡守，授顧協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任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薦顧協爲府録事參軍，掌書記。

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

北討回軍，這時有詔令推舉有才能的人，湘

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吴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績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慚兩士。"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并如故。大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内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椁，并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温子。"

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

東王上表薦舉顧協説："臣聞貢玉的人，是來自潤山；論珠的人，是出自枯岸。所以淺陋的見解，供朝廷擇用。臣府中兼記室參軍吴郡人顧協，品行被鄉閭稱贊，學問兼有文武，衷心信奉純樸的德行，氣度宏大深遠，安貧守靜，奉公耿直，雖有知己在皇帝身旁，立志不去爲自己謀劃，年已六十，室無妻兒。臣想向官人推薦他，申述他久屈下位的情況，顧協必苦執對仕宦名利的淡泊，立志難改變，可謂是東南地區的遺寶。我思量陛下天未明就起床治理國事，思賢若渴，於是發明詔，讓各舉所知。臣的見識不如許劭、郭太，雖没有知人之鑒，但如果保持緘默，懼怕留下埋没賢能的錯誤。昔日孔愉表彰韓績的才能，庾亮推薦翟湯的品德，臣雖然不能與二臣相排比，但顧協確實不會使兩士慚愧。"即召拜授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職位照舊。大同八年，去世，時年七十三歲。高祖哀悼懷念他，親筆詔書説："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至老不衰，久在宫中，内外人稱善。忽然去世，憂傷的懷念，不能休止。他旁無近親，更使人悲哀。穿好衣服入棺柩，立即送靈柩還鄉，一并營造墓地棺椁，并給以費用，盡力周辦。可追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號稱作温子。"

顧協年輕時清正耿直有志操。初任廷尉正，冬天衣服單薄，寺卿蔡法度對人説："我願把身上短襖送給顧郎，恐怕顧郎難以接受别人送的衣食。"竟不敢將短襖送給他。到他任舍人時，同官者都裝飾房屋，顧協在官署十六年，器服飲食，不改以往的狀況。門生有事來找顧協，知他廉潔，不敢送他厚禮，衹送錢二千，顧協發怒，用杖抽打他二十下，從此有事找他的人絶不送禮。自父母去世後，便終身布衣蔬食。年輕時已與舅舅女兒訂婚，未成婚而顧協母亡，服喪期滿後不再娶她。到六十多歲，此女也未再嫁，顧協有感於她的情義而迎娶她。晚年雖結婚，終無子孫。

協博極群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并行於世。

顧協博覽群書，對於文字及禽獸草木知道的更爲精詳。編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都在世間流傳。

徐摛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

徐摛字士秀，是東海郯人。祖父憑道，是宋朝海陵太守。父親超之，天監初年官至員外散騎常侍。

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録事參軍，帶郯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尹，起摛爲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

徐摛年幼而好學，長大後遍覽經史書籍。寫文章好新奇變化，不拘泥舊體。起家任太學博士，遷任左衛司馬。這時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對周捨說："爲我尋找一個人，文學俱長兼有品行，想讓他與晉安交往相伴。"周捨說："臣表弟徐摛，外表陋小，若不勝衣，但能勝任此事。"高祖說："如果有王粲的才能，也就不挑揀他的容貌了。"任徐摛爲侍讀。後來晉安王出鎮江州，便補任徐摛爲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任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徐摛又隨府轉任安北中録事參軍，兼任郯縣令，因母親去世離職。王任丹陽尹，起用徐摛任秣陵縣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徐摛堅決要求隨王西上，遷任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年，王總率軍隊北伐，以徐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軍政，教令軍書，多出自徐摛的手筆。王被封爲皇太子，徐摛轉任家令，兼掌管記，不久帶領直。

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宫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説，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横，應答如響，高祖甚加嘆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説，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宫，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經爲之，卿爲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

徐摛的文體有别傳統，太子宫人都學他，"宫體"的稱號，從這而起。高祖聽到此事大怒，召見徐摛要責備他，當見到他，他應對明敏，辭意可觀，高祖怒意消失。於是問他《五經》大義，再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説，最後議論佛教。徐摛品評縱横，應答如響，高祖更加嘆異，更被親近，寵遇日增。領軍朱异不愉快，對他親近的人説："徐叟出入兩宫，漸漸逼脅我，須早點調他去别處。"於是趁機稟告高祖："徐摛年老，又喜愛山水，意在去一郡地，好讓自己安養。"高祖以爲徐摛想這樣做，便召徐摛説："新安有大好山水，任昉等人都經治過此地，卿爲我無爲而治此郡。"中大通三年，便出任新安太守。至郡後，治事公平安静，教民禮義，鼓勵督責農桑，一年

治清静，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

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侄女也。晋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内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侄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

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

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栅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

之中，風俗便改變。任職期滿，回朝任中庶子，加戎昭將軍。

這時臨城公娶夫人王氏，就是太宗妃的侄女。晋朝、宋朝以來，初婚第三日，新婦拜見公婆，所有的賓客都列觀，這是根據《春秋》的記載"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莊公使大夫宗婦相見用幣"。戊寅，是丁丑的次日，因此禮官根據此記載，都説應當依舊例。太宗徵問徐摛，徐摛説："《儀禮》記載'天明新婦拜見公婆'。《雜記》又説'新婦拜見公婆，兄弟姊妹都站在堂下'。正是説新婦是外宗，未審嫻令，所以停朝辦事，觀察她的七德。公公接待外客，婆婆率領女賓，堂下準備了盛大的禮儀。近代新婦對於公婆，就有戚屬關係，不相瞻看。夫人是妃的侄女，有異他姻，拜見的禮儀，應該省略。"太宗聽從他的意見。後授太子左衛率。

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這時太宗住在永福省，衆賊奔入，舉兵上殿，皇宫侍衛奔散，没有願留下的。徐摛獨自威嚴侍立不動，緩緩地對侯景説："侯公當用禮拜見，怎麽能這樣做。"侯景的凶威被折服。侯景於是拜見，從此常懼怕徐摛。太宗繼承皇位，進授左衛將軍，徐摛堅辭不拜授。後來太宗被囚禁，徐摛不能去朝見，因感氣疾而去世，時年七十八歲。長子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是東海人。父親鮑機，是湘東王諮議參軍。

鮑泉博覽史傳書籍，有韵無韵的文章均寫得好。年輕時侍奉元帝，很早就被提拔任用。元帝繼承皇位後，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鮑泉去湘州征討河東王蕭譽，鮑泉至長沙，布置毗鄰諸城逼迫蕭譽，蕭譽率衆兵攻鮑泉，鮑泉據栅欄堅守，蕭譽不能攻克。鮑泉又趁他疲困出擊，蕭譽大敗，鮑泉俘獲他許多兵士，於是包圍城池，但久攻不下。世祖就數説鮑泉的罪過，派平南將軍王僧辯代鮑泉任都督。僧辯至軍，鮑泉

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床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乃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

很驚訝，對左右人說："得到王竟陵助我經略，不用費力就能平定賊寇。"僧辯入室，便背對鮑泉而坐，說："鮑郎有罪，令旨讓我鎖拿卿，卿不要以舊友的情意而懷有希望。"於是拿出令旨讓鮑泉看，將鮑泉鎖在床下。鮑泉說："延緩了王師進攻，服罪是甘心的，但恐後人更想的是鮑泉的糊塗。"於是僧辯上奏請原諒鮑泉用軍遲緩的罪過。世祖不久恢復他的職務，令他與僧辯等人率舟師從東面郢州進逼邵陵王。

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尸于黄鵠磯。

平定郢州後，元帝讓長子方諸任刺史，鮑泉任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領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擊郢州，方諸與鮑泉不考慮軍政，祇是賭博酗酒自樂，賊騎兵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在博戲，不信，說："徐文盛的大軍守在東面，賊怎麼會來？"接着傳告的人很多，纔令關城門，賊縱火燒城，没有人敢抗拒，賊騎兵得以入城，城失陷。執捕方諸及鮑泉送到侯景所。後來侯景在巴陵攻王僧辯，没攻下，失敗而還，便在江夏殺了鮑泉，將尸體沉入黄鵠磯。

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説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

當初，鮑泉去任南討都督時，他的朋友夢見鮑泉得罪了世祖，醒後告訴鮑泉。没過十天，鮑泉果然被拘捕。不久，又夢見鮑泉穿着紅色的公服在水上走，又告鮑泉説："君勿憂，不久可免罪。"將夢説給鮑泉聽，鮑泉密記此事，不久再被任用，都應了夢中所説。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鮑泉最懂《儀禮》，編撰《新儀》四十卷，在世上流傳。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樸，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述四科，以德行爲始，以文學爲終。有德行的人多崇尚質樸，有文學的人大都不信守準則，所以衛綰、石奮没有餘論可傳播，屈原、賈誼没有立德的聲譽。像效法子游、子夏，仿效顔回、子騫，德行和文學并存，在裴幾原身上能見到。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洵，宋征虜將軍、吴郡太守。父顗，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晉安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從兄彖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

袁昂字千里，是陳郡陽夏人。祖父袁洵，是宋朝征虜將軍、吴郡太守。父親袁顗，是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年，起兵擁立晉安王子勛，事敗被殺。袁昂時年五歲，乳母携抱藏到廬山，碰到赦罪纔得出山，遷往晉安，到元徽年間聽許回鄉，時年十五歲。當初，袁顗起兵敗，首級傳到京師，藏在武庫，現在纔被送回。袁昂號哭嘔血，死去活來，從兄袁彖曾撫養教育他，袁昂换上喪服，在墓地建屋居住。後來與袁彖同去拜見堂叔司徒袁粲，袁粲對袁彖説："他幼孤而能表現這様，故知爵位名號自有所在。"

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秘書丞，黄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

齊朝初年，起初作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任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王儉當時任京尹，曾經在後堂單獨引見袁昂，指着北堂對袁昂説："卿一定會居住此地。"累遷任秘書丞，黄門侍郎。袁昂本名叫千里，齊朝永明年間，武帝對他説："昂昂千里之駒，你的名字包含此意，今改卿名爲袁昂，就用千里爲字。"出任安南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還任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

丁内憂，哀毁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期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

母親去世，居喪盡依禮節。未除服而堂兄袁彖去世。袁昂幼時父親去世，被袁彖撫養，於是他爲袁彖服期服。人有怪而問他，袁昂致信曉諭他説："我聽説禮節的大小是由親疏而定，服喪是爲了表達哀思，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居同食的親人有服緦麻的，典籍中明文記載。我過

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侄，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期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絶，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

去不被天護佑，幼年失去父親的庇蔭，没有能敬奉父親，没有接受父親的教誨，年紀幼小，未能成就顯赫功名。堂兄扶持訓教，告訴我做人做事的正道，藉他的談論和評價，虛沾他的聲譽，得以到達人群之中，確實也是有緣由的。并給我擴建房屋，住在華麗寬大明亮的房屋中，錢財共有，聽任我索取所需，從那時以來三十多年了，對我憐愛之極，無異己出。姊妹孤侄，成全一代，對他真誠思念之深，在他臨終時更加牢固，此恩此愛，終身不追悔。既然情感如同己生，而服喪與諸從輩相同，傾吐心意面對眼前的事情，實在不能忍安。昔日馬棱與弟馬毅同居，馬毅去世，馬棱爲他服心喪三年。仲由也到期不除喪，也是緣情而致制，雖然我的見識不及古人，但對他們誠心感念仰慕。常願從兄去世後，爲他服期服。没想到門第衰敗，禍集一旦，居母喪的悲痛尚未平息，又遭遇今日的殘酷，隨即悲哀而昏厥，越來越厲害。今以剩餘的生命，想完成平素的志願，寄托那不盡思慕的痛苦，稍伸無止境的情意。雖禮没有明據，但事有先例，沉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的根據，謹以此禀告。面臨信紙書寫號哭哽噎，語無倫次。"

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内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没，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武將軍、吴興太守。

服喪期滿，除授右軍邵陵王長史，隨即遷任御史中丞。當時尚書令王晏弟王詡任廣州刺史，多方接受賄賂，袁昂依事向皇帝檢舉他，不懼怕權貴豪門，當時人稱贊他正直。出任豫章内史，遇親生母親去世離職，送喪回家鄉，長江風浪暴駭，袁昂便用衣服把自己捆綁在棺柩上，誓同棺柩沉没。及風止，其他船皆没江中，衹有袁昂所乘的船獲得安全，都説是他精誠所致。安葬畢，出任建武將軍、吴興太守。

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絶齊，聖明啓運，兆民有

永元末年，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順服投降，袁昂獨據守境地抗拒不受命。高祖親筆寫信曉諭他説："禍福没有定數，都是人所自取，國家的興亡是有定數的，天要拋棄他，誰人能匡復？機會不再來，圖謀應早。近來藉聽衆人傳聞，你想像狼一樣霸占一角，既然未悉知你的雅懷，姑且申明一向的主張。獨夫狂妄猖獗，往昔都没聽到像他這樣，窮凶極虐，隨着歲月他更厲

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吊民，至止以來，前無横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鋭卒萬計，鐵馬千群，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兹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肸、朱端，已先肅清吴、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竪，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禄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禄，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

害。天不滅齊，聖明開啓世運，萬民有了依賴，百姓於困苦中獲得復活。吾擔任前驅，掃除京邑，撥亂反正，討伐罪人拯救百姓，從這以來，前面没有横阻的陣地。今日皇威四臨，長圍已合攏，遠近已會集，人神同奮鬥。精兵萬計，騎兵千群，以此攻戰，何往不勝。何況建業已成孤城，人人都想離開險阻地，向軍門投降的人，日夕相繼，因畏誅殺而潰逃的日期，不會太遠。又火星出現在端門，太白星出現氐室，上表現在天文，下符合人事，不謀而相合，是在這個時刻。而且范岫、申胄，很久前就表示真誠順服，各率有關官吏，仍然分兵牽制敵人；沈法瑀、孫肸、朱端，已先肅清吴、會，而足下想以區區之郡，抵禦堂堂之師，樹根已傾，枝葉安附？小兒牧童，都説不對，求之明鑒，實在是没有通達。今竭力侍奉昏主，算不得忠，家門被屠滅，不是所説的孝，忠孝俱盡，將想依賴什麽？還不如迅速轉變改换圖謀，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禄位。去就事宜，希望你詳擇。如果執迷以往的錯誤，怙惡不悛，大軍一臨，誅滅三族。衹留下後悔，怎樣再談彌補。想表達對你的關懷，所以現在告白於你。"袁昂回信説："都史至，承蒙教誨。你藉聽衆人的議論，説我有勤王的舉動，并蒙受責備，獨自没有順服投降，現我回覆您嚴厲的教訓，心情如臨萬仞。三吴在内地，不是用兵的地方，更何況以偏僻的一郡，怎能作戰？近日奉敕，以此境多防備，被使者安慰。自從承軍隊行動，没有不到軍門請罪的，惟僕一人敢後至，正是因爲内官素質凡庸，文武無教，直是東國賤男子。雖想獻心，但這不會增加大師的勇猛；保持愚默，哪能阻拒衆軍的威力。幸虧憑藉將軍度量大，可得使我從容用禮。我認爲人受一餐微薄施捨，都可以死去報答，何況拿人俸禄，而頓然一日忘却？不僅衆議認爲不可以，恐怕明公也鄙視這做法，所以我躊躇，没有時間顧及進獻璧玉。遂以輕微，下達重命，使我心裏震動，不知所措，誠然推服您的見識，還是懼怕威臨。"建康城被平定，昂自縛其身到宫闕，高祖寬免他不追問了。

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絶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蒉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斫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雁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吴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游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

高祖答曰："朕遺射鈎，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黄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爲仁威將軍、吴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尚書，復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即真。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

天監二年，任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袁昂敬奉回覆書函答謝説："恩惠降落在我絶望的時辰，褒獎會集在我寒心的日子，衹有焰灰不能曉諭，枯草不能比擬，我提裳登階一步一并，顛沛不勝。臣遍覽三墳，詳察六典，考校賞罰的條文，調檢生死的法律，都是在明君的朝代嚴懲五罪，在聖人的時代嚴厲法律。所以塗山始會盟，導致防風被殺；酆邑剛建，就有崇侯被討伐。没有對斬殺的人緩刑，對犯有耐罪之族寬刑，像臣這樣出萬死入一生的。您推恩及罪人，在臣實大，披心瀝血，冒昧乞求陳述。臣是東國賤人，學行無可取，既然不同於鳴雁和直木，所以没有出仕作官，徒然憑藉輔翼，變務農爲作官。往年不稱職而列其位，在東隅守着俸禄，人們仰望奉行，風驅電掩。那時拿着國家重要器物的人日至，執玉帛來的人相互望見。獨在愚臣，迷昏大義，殉身於鴻毛的輕飄，忘掉了同德的重要。但三吴地勢險要而貧薄，五湖交通，多次發生田儋殺令爲王的變故，經常懼怕有殷通被殺的禍亂，空慕君魚保衛境地的事情，也就失去了師涓抱器投水的忠誠。後投降者被殺，臣甘心被殺。公開刑罰向衆人示明，誰説不應這樣。幸運約法的弘大，承蒙仁德赦罪，猶當降一級鬼薪與白粲刑，於是便立即從鉗赭刑中釋放出來。斂骨吹魂，還編平民之中，清滌過失，蕩洗污穢，入楚國游陳國，皇恩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死不困難，是相處到死纔困難。'臣所蒙受的恩惠，往昔都没有記載；臣所死的地方，未知何地。"

高祖回答説："朕送射鈎，卿不要自視爲外人。"不久除授給事黄門侍郎。這年遷任侍中。第二年，出任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入任吏部尚書，多次上表辭讓，移任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授國子祭酒，兼僕射照舊，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任仁威將軍、吴郡太守。十一年，入任五兵尚書，再兼右僕射，未拜授，有詔改爲實授。接着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任侍中。十四年，馬仙琕在朐山打敗魏軍，詔袁昂暫時代理持節，前往勞軍。十五年，遷任左僕射，接着任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任中書

勞軍。十五年，遷左僕射，尋爲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并如故。五年，加特進、左光禄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宇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實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即日舉哀。"

監、丹陽尹。這年進升號爲中衛將軍，再任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授，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任中書監，給護衛三十人。不久上表解除祭酒，進升號中撫軍大將軍，遷任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都照舊。五年，加特進、左光禄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去世，時年八十歲。詔令説："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司空袁昂，忽然去世，心裏憂傷。公氣概穩重樸素，志誠操正，端肅朝政，協和治理，好的謀略記載編輯。追述榮譽表彰品德，是國家的令典。可追贈本官，一部鼓吹，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即日安葬。"

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慚鄉里。往忝吴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户。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絶，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脱有贈官，慎勿祗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册謚曰穆正公。

當初，袁昂在臨終遺疏中説，不要接受追贈官職和謚號，告誡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和立志銘，凡是有所需，都應裁減節省。又説："我脱去布衣做官，不期望富貴，但官序不愧同輩，衣食粗知榮辱，以此蓋棺，無慚鄉里。往日任吴興太守，屬於在昏明之中，既對先覺不瞭解，又對聖朝不認識，不知天命，甘心讓明正典刑，陳尸示衆，幸遇殊恩，終於保全了門户。自念有罪家門，升登高位的希望已絶，保存住生命，認爲已是很幸運的；不料不當得而得到恩寵榮耀，一至於此。常想竭誠酬報，申明我的心意，所以朝廷每有興師北伐的事情，我就上奏書要求同行，誓言來自赤誠的心，實非矯情之言。既然我庸下懦弱没有辦法，都不被允許，雖想竭盡性命，那個意見没有聽從。今日瞑目，抱恨九泉，假如我的靈魂有知，期望能報恩。聖朝遵古，知吾名聲品格，或有追念前賢的恩典，雖是治國的恒典，在我不應致此，或有贈官，慎勿奉受。"諸子多次上表陳奏，詔不許。册贈謚號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

子君正，有很好的風度儀表，善於居處，以貴公子得到當世的名譽。不久，兼吏部郎，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任邵陵王友、北中郎長

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内史，尋轉吴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

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産，服玩靡麗。賊遣于子悦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吴陸映公等懼賊脱勝，略其資産，乃曰："賊軍甚鋭，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悦，子悦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史、東陽太守。不久徵召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至宫闕乞留任一年，詔不許，仍授豫章内史，不久轉任吴郡太守。侯景叛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京城失陷後，還郡。

君正當官做事有名聲，然而蓄聚財産，服用奢侈華麗。賊派于子悦進攻他，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吴郡陸映公等人懼賊如果取勝，掠走他們的資産，便説："賊軍甚鋭，其鋒不可拒擋；今若拒抗他，恐怕民心不服從。"君正性怯懦，便送米及牛酒，出郊迎接子悦，子悦來之後，掠奪他的財物子女，因此感疾而死。

史臣曰：天尊地卑，以此決定了君臣的位置；松竹同等本質，不改變堅貞不屈的節操。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遇遭災受難的末世，雖然統治者喪失道德，但臣志不動摇；當他向高祖上書直言時，也無虧忠節，這也是存留了伯夷、叔齊的風尚。終於成爲梁室的台鼎，何其美呀！

梁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　陳昕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棋，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效用。除奉朝請。

陳慶之字子雲，是義興國山人。幼年就隨從高祖。高祖喜好下棋，每次下棋都是通宵達旦不停止，同輩都疲倦睡覺，祇有慶之不睡覺，聞呼即至，很被親信賞識。跟隨高祖東下平定建鄴，稍後任主書，散財召募士兵，常思發揮作用。授奉朝請。

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全。

普通年間，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在彭城請求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他。回師後，授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然率軍二千，送豫章王蕭綜去鎮守徐州。魏派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抵抗，駐守在陟□。延明先派其別將丘大千在潯梁築壘，在邊境顯示兵力。慶之進逼他的土壘，一仗他就潰敗了。後來豫章王丟棄軍隊逃奔魏，衆人都潰散，諸將不能制止，慶之便砍斷門閂破城，夜晚退兵，軍士得以保全。

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

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授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派其子長鈞另築兩個城壘相抗拒，慶之進攻他，李憲力盡於是投降，慶之入據其城。轉任東宮直閣，賜爵位關中侯。

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

大通元年，隸屬領軍曹仲宗征伐渦陽。魏派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人率騎步兵十五萬來援助，前軍到達駝澗，距渦陽四十里。慶之想迎戰，韋放認爲賊的前鋒必是輕捷精銳，與戰若勝，不足爲功，與戰不利，敗壞我們的軍勢，兵

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并無鬥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法所説要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説："魏人從遠處來，都已疲倦，離我軍既然很遠，必不被懷疑，趁他們没有聚集，必須挫敗他們的鋭氣，出其不意，一定没有不敗的道理。且聽説敵軍所據營壘，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有疑惑，慶之請獨自攻取他。"於是與部下二百騎兵奔擊魏軍，攻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於是還軍與諸將連營而進攻，占據渦陽城，與魏軍相對峙。自春至冬，打了數十百仗，軍隊疲憊士氣漸衰，魏的援兵又想在慶之軍後築壘，仲宗等人害怕腹背受敵，謀劃想退師。慶之在軍門前執持旄節説："共來至此，經歷一年，糜費糧食武器，其數極多，諸軍并無鬥心，皆謀劃退縮，哪裏是想立功名，簡直是爲了搶劫而連營。吾聞置士兵死地，便可讓他去求生還，必須在敵人大會合時，然後與他作戰。果真想班師，慶之別有密令，今日犯者，便依明詔行事。"仲宗佩服他的計謀，便聽從他。魏人爲了牽制兵力修築十三個城壘，慶之横銜枚於口中，夜晚出城，攻陷敵人四個城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個城壘，軍力還很强盛，便陳列被俘被殺敵人的左耳，擂鼓吶喊進攻敵人，於是敵人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被填塞，降獲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設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向前駐留在城父。高祖稱贊，賜給慶之親筆寫的詔書説："本非將門子孫，又非豪門大家，不滿時勢，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始善終。打開朱門接待賓客，宣揚名聲在書册中，難道不是大丈夫嗎！"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飆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涣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銍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

大通初年，魏北海王元顥因本朝大亂，主動擺脱困境來投降，請求立他爲魏主。高祖接納了他，任慶之假節、飆勇將軍，送元顥還北方。元顥在涣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從銍縣出發，進取滎城，於是到了睢陽。魏將領丘大千有部衆七萬，分築九個城壘相抗拒。慶之進攻他，自黎明至下午，攻陷三個城壘，大千於是投降。當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皇家衛軍、有爵者的服役

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暉業，獲租車七千八百兩。仍趨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

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强，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尒朱吐没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尒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虎牢。天穆、吐没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并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争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逾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尒朱吐没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尒朱世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宫，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增邑萬户。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并皆降款。天穆與十

人二萬來救梁、宋，進駐考城，城四面繞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活捉暉業，繳獲輸納租賦的車輛有七千八百輛。便直趨大梁，敵人望旗投降。元顥進升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於是率衆人西去。

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領皇帝衛軍、皇族子弟、有爵者的服役人共七萬，占據滎陽抗拒元顥。兵既精强，城又險固，慶之攻城未能拔取。魏將領元天穆大軍又將至，先派他的驃騎將軍尒朱吐没兒帶領胡騎五千，騎兵將領魯安帶領夏州步騎兵九千，援助楊昱；又派右僕射尒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羆的騎兵一萬，據守虎牢。天穆、吐没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當時滎陽没有拔取，士衆皆恐懼，慶之便解下馬鞍喂飽戰馬，向衆人宣諭說："吾至此以來，破城殺民，侵略土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不可計算。天穆的衆人，都是仇人。我們纔有七千人，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謀求生存。吾與虜騎不可在平原以力氣相競争，當他未全到來時，須平定他的城壘，諸君不要狐疑，那樣會自己貽誤讓人屠殺切成肉泥。"於是一鼓作氣全都登城，壯士東陽人宋景休、義興人魚天愍跳過城上矮墻而入，於是攻克城壘。頃刻間魏軍在城外合攏，慶之率騎兵三千背城迎戰，大破魏軍。魯安在陣地乞降，元天穆、尒朱吐没兒一人一馬得以逃脱。收取滎陽儲存實物，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尒朱世隆棄城逃走。魏主元子攸很懼怕，奔逃并州。魏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閉儲藏財物兵甲的處所，準備好皇帝用的車馬，奉迎元顥入洛陽宫，在前殿登位，改年號大赦罪犯。元顥任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增加食邑萬户。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派老生、費穆兵二萬，據守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依據情勢突然襲擊，都順服投降。天穆與十餘騎兵向北渡黄河。高祖又賜親筆寫的詔書稱美慶之。慶之部下全穿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

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有童謡説："名師大將不要自認爲固牢，千兵萬馬要避開白袍。"自從銍縣出發至洛陽共一百四十天，削平三十二個城壘，交戰四十七次，所去的地方，誰也阻擋不住。

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宫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奸計，將背朝恩，絶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内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説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虚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説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疏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尒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摇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羌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尒朱榮、右僕射尒朱世隆、大都督元天

當初，元子攸衹單騎敗走，宫廷裏的衛尉、嬪、侍人往常的制度没有改變，元顥得志後，便沉溺在酒色中，日夜宴樂，不再就職治事，與安豐王、臨淮王共立奸計，將要背叛朝恩，拒絶入貢朝見天子的禮儀；衹是因爲時事未安定，而且還要依靠慶之的能力和作用，所以外同内異，言語多妒忌刻薄。慶之心知此事，也秘密設計。便對元顥説："今遠來至此地，未降服的人尚多，如果這些人知道我們的虚實，就一并更加連兵，而且應該居安思危，需要預先準備對策。應該啓稟天子，再請派精兵；并强制諸州，有南邊人没入此地者，全須押送來。"元顥想聽從，元延明對元顥説："陳慶之的兵不出數千，你自己已經難控制他，今增加他的衆人，他豈肯再爲你用呢？失去權柄，行動聽從别人，魏的宗廟社稷，到此而滅。"元顥由是致疑，對慶之逐漸疏遠和背離。又憂慮慶之向上密奏，便自己先向高祖上表説："河北、河南一時已平定，惟有尒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他。今州郡剛歸服，正需要安撫，不宜再次加兵，勞動百姓。"高祖於是下詔衆軍都停駐在邊界前綫。洛下有南人不到一萬，羌夷是他們的十倍，軍副馬佛念向慶之説："功高不獎賞，使君主畏忌自身就危險，這二事已經出現，將軍難道無慮？自古以來，廢昏君立明君，扶危定難，很少有人得到善終。今日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殺了元顥據守洛陽，則是千載難遇的機會。"慶之没有聽從。元顥以前任慶之爲徐州刺史，因此慶之固求去鎮守。元顥心裏畏懼他，於是不派他去。便説："主上將洛陽之地全付托給你，忽然聽聞捨去朝廷的决定，想往彭城，會説君很快取得富貴，不爲國家計謀了，手敕連續不斷，留下你恐怕變成我的責任了。"慶之不敢再言。魏天柱將軍尒朱

穆、驃騎將軍尒朱吐没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靈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髪爲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户。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兖州刺史。

榮、右僕射尒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尒朱吐没兒、尒朱榮的長史高歡、鮮卑、芮芮，統衆人號稱有百萬，挾持魏主元子攸來攻元顥，元顥據守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壘，一時都反叛他。慶之渡黄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作戰十一次，傷殺的人很多。尒朱榮將要退兵，時有劉靈助，懂得天文，便對尒朱榮説："不出十日，河南會大定。"尒朱榮於是縛木成筏，從硤石渡黄河，與元顥在河橋作戰，元顥大敗，逃至臨潁，遇賊被擒，洛陽失陷。慶之有馬步兵數千，結陣向東返，尒朱榮親自來追，碰巧嵩高山洪水泛濫，軍人死散。慶之便削髮剃鬚成爲僧徒，從小路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人暗地把他送出汝陰。至都城，仍以功勞授右衛將軍，封爲永興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後來出任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兖州刺史。

會有妖賊沙門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强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决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强，傳其首。

這時有妖賊僧徒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和他，僧强頗懂幻術，更加煽動蠱惑人心，徒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逃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被害，派慶之討伐他。皇帝親臨白下設宴送行，對慶之説："江、淮兵强勁，其鋒難抵擋，卿可以用策略制服他，不宜决戰。"慶之受命而行。不到十二天，斬殺伯龍、僧强，傳其頭顱示衆。

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并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并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廪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

中大通二年，授都督南司、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司、北司二州刺史，其餘職位照舊。慶之至鎮，便包圍懸瓠。在溱水攻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又在楚城攻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撤除義陽鎮兵，停止水陸運輸，江湖諸州并得以休整。開闢田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廪充實。高祖經常嘉許慰勞他。又上表撤銷南司州，恢復安陸郡，設置上明郡。

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没，景仍進軍淮

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侵犯楚州，刺史桓和陷没，侯景於是進軍淮上，送信給慶之

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

慶之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

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游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

讓他投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人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侯景。當時大寒雪，侯景丟棄軍用物資敗走，慶之收取而歸。進升號仁威將軍。這年，豫州荒年，慶之開倉救濟，多有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上表請爲慶之樹碑頌德，下詔同意。五年十月，去世，時年五十六歲。追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給一部鼓吹。謚號武。下詔義興郡派五百丁共同參加喪葬儀式。

慶之性敬慎，衣不穿絲綢，不喜好音樂，參加射禮不穿有裝飾的鎧甲，騎的馬并不敏捷，然而善於撫慰軍士，因此他們都能效死盡力。長子陳昭承嗣。

第五子陳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歲隨父入洛陽，在路上得病，返回京師。拜訪鴻臚卿朱异，朱异問北方形勢，陳昕在地上聚土畫圖，示意區別，朱异很驚奇。

大同四年，任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命派他去義陽助防。魏豫州刺史堯雄，是北面的猛將，兄子寶樂，特別勇敢。慶之包圍懸瓠，堯雄來解救危難，寶樂要求單騎交戰，陳昕躍馬直趨寶樂，堯雄軍立即散潰，於是攻陷溱城。六年，授威遠將軍、小峴城主，因公事免職。十年，妖賊王勤宗在巴山郡起兵，任陳昕爲宣猛將軍，假節去征討。勤宗平定，授陳昕陰陵戍主、北譙太守，因疾病未到任。又授驃騎外兵，不久任臨川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包圍歷陽，詔令召陳昕返回，陳昕啓奏說："采石急須重兵鎮守，王質水軍力量弱小，擔心憂慮不頂用。"於是委任陳昕爲雲騎將軍，代替王質，陳昕還沒有到水邊，侯景已渡河，於是派率所領部將游防城外，不得入守。想逃奔京口，却被侯景所擒。侯景見陳昕勤奮，因此留他盡情暢飲，說："我至此地得到卿，其他人做不到。"令陳昕收集軍隊，將要使用，陳昕誓死不從。侯景使他的儀同范桃棒嚴禁陳昕，陳昕於是說服桃棒令率所領部衆歸降，以襲

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决，外事發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既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殺王偉、宋子仙爲信號。桃棒答應了，於是結盟約，把啓書射進城中，遣陳昕夜晚縋繩入城。高祖大喜，敕令即刻受降，太宗遲疑多日不决，在外面秘密泄露，陳昕不知道，仍然按期下到城外。侯景阻截得到陳昕，便逼陳昕讓他再向城中射書，説"桃棒暫且率數十人先入城。"侯景想帶兵器隨他入城。陳昕既然不肯寫書，也料想必死，遂被侯景殺害，時年三十三歲。

蘭欽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

蘭欽字休明，是中昌魏人。父親子雲，天監年間，軍功官至雲麾將軍，任冀州刺史。

欽幼而果决，趫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宫直閤。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别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别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别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

蘭欽年幼而處事果决，矯健敏捷超人，隨父北征，授東宫直閤。大通元年，攻打魏蕭城，攻取城壘。接着打敗彭城别將郊仲，進攻擬山城，攻破其大都督劉屬部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繳獲馬千餘匹。又攻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别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人。於是進攻厥固、張龍、子城，没有攻下，魏彭城守將楊目派子孝邕率輕裝士兵來援助，蘭欽迎擊趕走他。又攻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來拔取厥固，收捕他的家人。楊目又派都督范思念、别將曹龍牙數萬部衆來援，蘭欽與之作戰，在戰陣斬殺龍牙，把頭顱傳遞到京師。

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户。又破天�蠻帥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户，進爵爲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漢

又假蘭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伐桂陽、陽山、始興反叛蠻人，一到就平定了。封爲安懷縣男，食邑五百户。又攻破天漆蠻帥晚時得。這時衡州刺史元慶和被桂陽人嚴容包圍，遣使告急，蘭欽前往應援，在羅溪打敗嚴容，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全平蕩。又密敕蘭欽前往魏興，經過南鄭，正逢北魏將領托跋勝侵略襄陽，便命令蘭欽赴援。授蘭欽持節、督南梁、南秦、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食邑五百户，進爵位爲侯。後攻破通生，捉住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於是投降，梁、漢平定。又進升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户。

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户。

俄改授持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述職，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瑶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户，仍令述職。

不久改授持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没來得及到職，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瑶請求救援，蘭欽率所領部衆去救援，在高橋城大敗董紹、張獻，斬首三千餘，董紹、張獻敗逃，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送馬二千匹，請結爲友好鄰邦。詔令加蘭欽散騎常侍，進升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户，仍然讓他去任職。

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并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户。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厨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

治理廣州，因此攻破俚帥陳文徹兄弟，并捉住他們。至衡州，進升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加食邑五百户。在州治理有惠政，吏民到宫闕請求爲他立碑頌德，下詔同意。徵入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不久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厨人將毒藥放進食物中，蘭欽中毒而死，時年四十二歲。下詔追贈侍中、中衛將軍，給一部鼓吹。

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子夏禮，侯景至歷陽時，率領他的部下阻擊侯景，兵敗而死。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用兵謀略，戰勝攻取，與廉頗、李牧、衛青、霍去病相匹敵。慶之機敏聰慧，早就侍奉高祖，既預有舊恩，又加上他謹慎恭敬，戴蟬冠，服飾有組帶玉珮，也是一世的榮耀。

梁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曾祖雅，晉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宫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游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宫，直崇明殿。欲擬爲官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德元出爲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栖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宫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錢

王僧孺字僧孺，是東海郯人，魏朝衛將軍王肅的第八代孫。曾祖父名王雅，在晉朝任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祖父名王准，在宋任司徒左長史。僧孺五歲讀《孝經》，問授課先生此書所載述的内容，先生説："是論説忠孝二事。"僧孺説："像這樣，我願意常讀它。"六歲時能寫文章，長大好學。家貧，常靠替别人抄書以奉養母親，書抄完之後，就能很通暢地背誦。

在齊朝作官，從家中徵召出來任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非常欣賞喜歡他。王晏任丹陽尹，召僧孺補郡功曹，讓他編撰《東宫新記》。遷任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設西邸招致有文學才能的人，僧孺也在其中。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宫，在崇明殿值勤。打算讓他作太子官屬，因文惠太子去世，此事終於没有實行。當時王晏的兒子德元出任晉安郡守，以僧孺補郡丞，授候官令。建武初年，有詔令薦舉人才，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上表薦舉秘書丞王暕及僧孺説："前任候官令東海人王僧孺，三十五歲，志趣愛好簡約，思想意趣聰慧敏悟，以筆代耕維持生活，在替别人抄書中完成學業，以至於到了照螢映雪，將蒲葉編訂成册，柳木製成書簡這樣艱辛刻苦的地步。對於先世賢人的言行，人物的雅俗，甘泉宫中實施的禮儀，南宫中發生的政事，都很熟悉，到了在地上刻畫便能成圖，指着手掌便能一一陳述的程度。豈止是能辯解像鼮鼠那樣的疑難問

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毁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勖。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

題，使竹書没有記載的錯誤，而且不斷地回答皇帝的咨詢，有疑難問題就向他請教。"授尚書儀曹郎，遷任治書侍御史，出任錢唐令。當初，僧孺與樂安人任昉相遇在竟陵王的西邸，以文學友會，現在要去錢唐任職，任昉贈詩給他，其略曰："您受到恩遇，我深深地瞭解您。觀視到您的品行言論，始終如一。敬佩您尊重您，您像蘭草像白芷。形體與影子互相跟隨，過去相行今日分離。衆多品行之首，立身最爲顯著。這些您都具有，誰能毁譽您。美名已樹立，年老又何妨。誰爲您執鞭，我爲您御車。劉歆的《七略》，班固的《藝文志》，虞初的《周説》，荀悦的《漢記》，過去您有所識，我們互相欣賞勉勵。在家苦讀書，作官有撰述。稱贊您的晨燈，珍惜我的夜燭。"他被友人推重就像這樣。

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嘆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并無所取。視事期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既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即真。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工。遷少府卿，出監吴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

天監初年，授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不久出任南海太守。郡裏常有被販賣的高凉人及海船每歲數至，外國商人來通貿易，過去州郡以很低的價錢在市場販賣，又買又賣，從中獲取數倍的利益，歷來官員都這樣習以爲常。僧孺於是感嘆説："昔人作蜀部長史，終身不從蜀地掠取財物，我想要留給子孫的，不在越地置辦行裝。"南海的財物一無所取。任職一月，詔令徵他回京師，郡裏百姓道俗六百人到朝廷請求留任他，朝廷不許。回到朝廷，授中書郎、領著作，再次在文德省當值，編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任尚書左丞，領著作如舊。不久授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年家貧，母親以賣紗布維持生活，曾帶僧孺到市上去，路上遇到中丞出行前導的儀仗騎從，把他們驅迫到溝中。到了自己拜授中丞的這天，引騶在前面清道，悲痛傷感不能控制。後來因公事降任雲騎將軍，兼職照舊，不久兼職改爲實任。這時高祖寫了《春景明志詩》五百字，讓在朝官員沈約以下都和韵同作，高祖認爲僧孺作的詩最精巧。遷任少府卿，出監吴郡。回朝後授尚書吏部郎，參與官員的考察銓選，想到他這裏走門路的人都不能如願。

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

出任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藩國事。王的典籤湯道愍被王親昵，在王府專横，僧孺經

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慚袨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鱉而爲群；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常裁抑他，道愍於是謗訟僧孺，將他逮捕送到御史臺。僧孺在辭別南康王的信札中說：“我不能躲避沉溺在山隅，反而在李樹下正冠，既留下疵辱，以致被囚禁，交出簿籍收去冠簪，又穿上未入仕時的衣服。我私下認爲董仲舒有擔負重任的才能，但衹輔佐了驕王；賈誼具有上才，却輔佐卑下的諸侯王。我平生碰上好機會，能追隨在賢人後面，在天子的太學中開始走上仕途，也曾作爲宰相的座上客受到接待，很慚愧穿上盛服，長袖交錯，在衆多高高的坐榻邊，我徑直居坐右邊尊位，官員們整齊的隊列如畫，我獨排在同僚的最前面。您以鎮静沉着的言詞，寬厚温和的神色對待我，我得到的恩禮遠遠超過申不害、白起，榮譽及聲望可置於應劭、徐璆之列。這樣厚重的恩德難以遇到，而小人却有不同的說法。我想即使肝腦塗地，不足以報答您的一言；披露肝膽竭盡忠誠，何能酬謝您多次的照顧。竟是捕網纔舉，小鳥就被捕獲；西風始吹，細草就墜落。一辭種蘭的地方，離開皇帝的宫殿。縱令國家的法律寬大，聖恩可依恃，又到哪裏去寄托我的心身，有何面目去見人呢？真應去沉潭蹈海，與魚鱉合群；砍伐攀緣叢雜的樹木，同毒蛇爲伍。哪能再去仰聽您美好的聲音，瞻望您美好的容貌。遠視您高敞的馬車，心中悲痛如雪珠落地；徘徊在我卑下的坐席前，淚如繩索。”

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歧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鄭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飆戒序，起居無恙，動静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

僧孺獲罪被罷官，很久没有升調。朋友廬江人何炯仍然爲王府記室，於是寫信給何炯，以表達己意。信中說：

最近分別後，差不多不通問候，想念您而憂傷，使我真是難忘。昔日李叟入秦國，梁竦徙越地，尚懷悵恨，且或吟謡；何況今日走到歧路，將要遭遇嚴厲的法網，没有值得憐憫的訟辭，而罪罰不可意料。入獄受訊，過去的人都很厭惡，我被捆綁拘禁，又從哪裏聽聞您的消息，所以握手戀戀，離別互道珍重。您對我的友愛如同鄭長倩對公孫弘，我眼裏含着滚動的淚水，但還是舉手異道而行，羞於像婦人那樣啼哭。您向來看重節候，秋風已經來臨，起居無恙，行動適宜

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袪首疾。甚善甚善。

吧。您有揚雄書信、阮瑀記事那樣的文才，被信用已經如此，可以極爲歡樂。且使目明，又能除去因思念而引起的頭痛。甚善甚善。

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污，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横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

我沒有過去那些賢人的才能却有他們的疾病，神經錯亂兩眼昏花的情形屢次出現，消渴病更加嚴重。順從自然的變化聽憑死期到來，因此不再看病吃藥，衹是遺憾這次突然遭受極大耻辱，干犯明文規定的法令條規，離開了光明潔净而自己不能洗去污穢，懷有煩冤而没有人可告訴，自青壯年至今蓄積的成就，與此一起消亡，白白地竊取顯貴的身份與崇高的聲譽，意外地得到官職和爵位，今後我的智慧才能没有可以報效的地方，精神氣力没有應用的機會，想起這些我悲痛填膺，眼淚流盡而繼之以血。

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絶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綉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針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疏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游梁、竇，俯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遘，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衔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

衹是因爲不才，文采與稟性都很平庸，衣食困乏，迫於飢寒，依違於政事和隱居之間改而從事農耕，所希望的不過是多得穀物。久爲俸禄少地位低的小官，從事下級僚吏的差使，没有奇特的才能超群的學問，雄略高謀，并非説一句話可以匡俗振民，提一建議可以固邦興國。把和氏璧完整帶回趙國，用匕首刺秦王救燕國，隱居魏國使魏不被秦國侵害，甘於立秦廷請兵使楚國郢都安全，使匈奴人腦碎，使月支人骨髓流出，擁有十萬大軍縱横馳騁所向無阻，帶領五千士兵深入列國，他們將能執圭裂土封侯，功勞刻在景公鐘上，錦綉做衣，朱紅塗車，這是大丈夫的志向，不是我等之輩所能做到的。僅有章句小才，蟲篆小技，徜徉在書卷之間，流連在杯酒之中，像婦人那樣屈身折節，如同米鹽那樣煩碎，哪裏能得到顯貴榮華。加上我性格疏散説話遲鈍，拙於進取，不曾與許劭、史弼一類人物交往，在梁商、竇嬰一類人中遨游，低首縮肩，馴服聽命，揣摩上官的意志，奉承恭順，以博取他們的歡心，所以三代人都没有交上好運，十年没有徙

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顔色，再睹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群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筍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影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

移，哪能説不是才能低微。等到除舊布新，旭日東升，大家歡天喜地，歌頌國家有了新主，而我却還在一個小官吏的職位上困頓不前，阻隔在千里之外，不能手持朝笏作皇帝的親近侍從官，參與以禮相交的盟會，或者手執兵器，厠身在行伍之中。等到我引罪自責辭官歸來，皇帝的恩澤均沾到舊時的小官員，我登上皇宫的殿階，皇帝一見我就給好臉色，再見面又與我親切交談，我得到的榮寵不是藉助皇帝左右侍從的容納，也不用王公大臣幫助。也不是同席共硯的舊交，或酒席宴會上的舊識。一旦在武帳文階間陪侍皇帝，配備老聃、史佚般的柱下史，充當嚴助、朱博般的席上賓客，入則居於朝廷九卿之列，出則獨斷千里地方的政務，占據了朝廷的要職，雖然古代也有不按尋常次序封人爵位，選拔人才不考慮一定的名分，還没有像我這樣好比騎着追風馬追日影那樣升遷得如此快速的。

蓋基薄墻高，塗遥力躓，傾蹶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兹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兹𢇁詬，憐其觳觫，加肉朽胔，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

地基淺薄墻體高危，路途遥遠力量困頓，傾覆顛仆是必然的，墜落倒地是預料中的事情。最終因爲福過多而災生，人指鬼望，想要及時調節宥坐之器的水位，使之不要太過或不及，以驗證攲器防止傾覆，是以不能早從曲影，終竟走上被懷疑的小路。因此司隸官嚴正地對待我，想將我當成射箭的靶子，我好比懸挂在厨房裏的走獸，又像被箭射中的鳥，將放置在庖鼎，或用來喂飽鷹鸇。雖然事情和那種鑽皮出羽極意被誇飾的現象不同，文辭也并不深刻，我還是將這些言辭，寫成這樣的文章，我的罪最重的處罰是被投放到極遠的北方，次一等可能送左校勞作，成了穿紅衣服的罪人，充當擣穀打柴的僕隸。幸虧聖主有寬免罪人的德行，實施愛惜生靈不事殺戮的恩惠，打開羅網給予生路，像大禹哀憐罪人而哭泣那樣，哀愍我缺乏志氣節操，可憐我的恐懼，使朽骨生出新肉，枯枝長

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耻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强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蘖。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

出綠葉，輟薪止火，使我得以不銷爛，好像從北極星那邊返回靈魂，從泰山那裏追回氣息，祇將我削職爲民，悠閑地住在家鄉的巷子裏，從此到五十年以後，都是君主所賜予的。木石能感到天地陰陽的轉變，犬馬能識别對它的厚薄，圓首方足的百姓，誰不立於天地之間？而私下有悲傷，是因爲士無論賢或不肖，在朝被人妒嫉；女人不論美或醜，入宫受人嫉妒。我家裏貧寒，没有禮物可以饋贈給友朋，厭惡僞善者，耻於那些人的諂諛獻媚，爲什麽服從别人，爲什麽順隨時俗？外無爲我奔走的朋友，内乏較爲親近的親戚，所以挑撥離間的人，隨相構陷誣害我。當一朝被罷黜，使怨恨我的人稱心如意，唉，可悲啊！

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摇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黄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耀争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俯眉事妻子，舉手謝賓游。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没。慨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吴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先顯貴後卑賤，古富貴今貧窮，季倫所以發出此哀音，雍門人所以和應韓娥的悲曲。又受到嚴秋陰寒氣勢的逼迫，萬物多悲傷，長夜輾轉，百憂俱至。何况又是霜打草色，風摇樹影。寒蟲夕叫，高低强弱合聚而同悲；秋葉晚傷，黄紫相雜而俱墜。蜘蛛結網，螢火蟲争飛，長久没有車轍馬聲，怎能聽到鷄鳴犬吠。低頭侍奉妻子，舉手謝絶賓客。僅祇與飛禽走獸爲鄰，永把自己埋没在蓬蒿之間。感嘆這長久的寧静，忽不覺生命的重要。平素無一廛土地，而有數口人的連累。難道説不爲時用，便應長做雇工，糊口寄身，忽然死在溝渠裏，以喂螻蟻，可悲呀！哪能再與二三士友，抱有促膝相談的歡樂，履足差肩，寫出思緒起伏多彩的清麗文章，談論虚無玄妙的道德。祇有吴馮遇到夏馥，范式逢着孔嵩，憐憫他受雇當街卒，同情他行乞的事。倘若不認爲我的耻辱會連累您，而時加顧念賜以簡短的書信，則雖先前身患疾病，仍能像赤松子、王子喬那樣長壽。去矣何生，高樹了流芳的功績。作此書信以代面會，筆與淚俱下。

久之，起爲安西安成王參軍，累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

很久以後，被起用任安西安成王參軍，累經升遷任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

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

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睹。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内爲五卷，及《東宫新記》，并行於世。

軍，入西省當值，掌管撰寫譜表的事情。普通三年去世，時年五十八歲。

僧孺喜好古代典籍，聚書多至萬餘卷，大多是珍本，與沈約、任昉家藏書相等。年輕時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讀。文章寫得華麗飄逸，多記載新鮮事，是别人所未見過的，世人看重他知識豐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内爲五卷，及《東宫新記》，并在世間流傳。

張率

張率字士簡，吴郡吴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禄，加給事中。

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遥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并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宫。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别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

張率字士簡，是吴郡吴人。祖父張永，在宋朝任右光禄大夫。父親張瓌，在齊朝地位顯貴，歸家鄉養老，天監初年，授任右光禄，加給事中。

張率十二歲時，就能寫文章，經常是每日限定寫詩一首，稍有長進就寫賦頌，到十六歲，大約寫有二千多首。齊朝始安王蕭遥光任揚州刺史，召迎他任主簿，他没有就任。起家任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授任太子舍人。與同郡人陸倕年幼時就很親近友好，經常一同乘車去左衛將軍沈約家，有一次恰巧遇到任昉在座，沈約便對任昉説："這兩人是後輩中的才秀，都是南方傑出人才，您可與他們結爲朋友。"由此與任昉很友善。張率遷任尚書殿中郎。出任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因疾未就任。久之，授任太子洗馬。高祖建藩王府邸時，進用他作相國主簿。天監初年，臨川王以下均設置友、學官，任張率爲鄱陽王友。遷任司徒謝朏掾，當值文德待詔省，下敕讓他抄寫乙部書籍，又讓他撰寫婦人事二十餘條，寫成百卷，派擅長書法的琅邪人王深、吴郡人范懷約、褚洵等繕寫，送給後宫妃嬪。張率又寫《待詔賦》奏上，極被高祖稱賞，親筆寫敕書答道："仔細閲讀感到非常好。司馬相如賦寫得工整但不敏捷，枚皋寫得敏捷但不工整，卿可以説在金馬門待詔學士中，兼有二人長處。"又在陪侍酒宴作詩時，高祖於是另賜張率詩説："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我雖慚古昔，得人

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秘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

今爲盛。"張率奉詔寫詩回應數首。這年，遷任秘書丞，在玉衡殿受接見。高祖說："秘書丞是天下清官，東南帝王貴族後代没有任此職的，現讓卿處在這位子，足可以使卿有美譽。"他受到的恩遇就像這樣。

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騵，《詩》誦騮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效珍，軨服烏號之駿，駒駼豢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絶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

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既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并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絶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兹而朱翼。既效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絶類，嗣西宛之鴻胄。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薺夏，知蹈蹀於金奏。超六種於周閑，逾八品於漢廄。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瘦。

四年三月，在華光殿臨水修禊聚宴。這天，河南國貢獻舞馬，詔令張率爲此事作賦，說：

臣聞"天用没有比過龍的，地用没有比過馬的"。所以《禮》稱美馬爲驪騵，《詩經》頌揚馬爲騮駱。能跑在日影之前的遺風駿馬的美妙，是世間所能聽到的；龍馬銜圖出河光華四溢的奇異事，會在一定時機出現。到我梁朝，廣有諸夏，土地從中央伸延四方，統治天下無一例外，日落之地，風被之地的人們，越險獻珍寶，將此作爲見面禮，有車馬良弓烏號的俊美，有騊駼豢龍的名聲。而河南又貢獻赤龍駒，有奇貌和無以倫比的四足，能拜禮善跳舞。天子詫異，使臣作賦，說：

梁朝建國四年，大的祥瑞已經降臨，協調吕律的事情全都興辦，學校的教誨必定敷布，兵車的用處已經消失，皇帝的玉輅將出發巡視。考帝文而全部相通，披覽河圖而盛大壯觀。獎賞以道德爲首要，神靈不贊揚聖人贊揚誰。龍馬銜圖出河是唐堯的瑞兆，望到天馬是漢代的吉祥。既符合祥瑞的徵兆又合乎道德，而且事理相通脉絡連貫。查考今天國家的美譽，超過在往昔的聖王。日月放射光芒照亮幽暗，播揚德義的名聲而達到遠方。堅持施惠没有窮盡，表示誠意無所乎朝夕。并順勢而請設官吏，都聞風仰慕而奉守職務。從絶區交納奇貢，由殊域送來駿馬。馳遠古而有赤文，現在它有着紅色的兩翼。既在漢朝呈獻了功德，也以崇尚的顔色表示祥瑞。憑藉皎潔的月光而誕生，祖授河龍而剛健挺拔。是北方唐堯的絶異種類，是西域大宛的强健後代。稟承了漂亮的四足超過同類，有不同尋常的姿態特别出衆。善於在長滿蒺藜的土地上周旋，知道在鐘鈸聲中起

豈徒服皂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别，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

舞。超過了在周天子馬厩中的六種馬，勝過了在漢朝馬厩中的八個品種。自然而有天賦的個性，肥瘦豈能改變它的容貌。難道僅僅讓官吏安逸地飼養它，應當去駕着馬車馳騁。它能有挾尺懸鑿的分辨，能知附蟬伏兔的區别，有十形五觀的姿態，有三毛八肉的氣勢，臣何得而去稱贊它，在前人的著作中本來已做了詳細的描述。

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逾輪，齊秀騏而并末駟。貶代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决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游，逾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轡。若迹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

觀它精神俊爽，視它與衆不同的豪放，奔跨田野不在意逾輪馬，匹配秀騏而摒除駟馬。貶斥代盤馬而鄙視小華馬，超越定單而輕視天驥。相信没有同等的馬露面，那些馬可稱是它的祖先。可以走大章、豎亥未游亡地，踏逾禹、益未到之地。將不能用手指計算里程，哪有空閑整理馬繮。如果踏遍前人足迹而忘却返回，這不是我皇要做的事情。將給前古的文字做潤色，超越精深的文辭而積蓄了豐富的思緒。

既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俊，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衽，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褒。聽磬鎛之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騂。乃命涓人，效良駿，經周衛，入鈎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蹙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鸞集，鵠引鳧翔。妍

不久國家樞機大事之餘多有閑暇，春秀還没有移去。時間是三月初三，美景全在這時。遵循武王在鎬京君臣同飲的舊例，陳列平王在洛邑宴飲的舊儀。拓寬漕渠在伊川分流，引導激流讓它迴旋於池中。集民間的俊秀爲國家良才，造就皇帝支屬中的優秀人才。戴着高冠襟連襟，佩玉鏘鳴肩隨肩。在上林苑清掃行車大道，整肅華臺的皇帝寶座。在綠苞中探望發出的光色，穿着的紫衣也貯滿了香氣。聽到磬鎛齊奏，又聽《韶樂》、《夏樂》的播揚。承接六奏已終了，接着九變已完成。與唐序的鳳凰均等，與虞庭的舞獸相同。懷念夏后的九代馬，思慕陳王的紫騮馬。便令宮中內侍，試良馬，經過宮庭的周圍，進入後宮，報告右牽進獻的馬已到，竟執鞭擊撻而後進。既能隨着音律傾首，又能按着鼓點踏脚。聳起龍頭，回轉鹿身，兩眼斜視，收攏像兩隻水鳥般的耳朵。既在場高雅地拜禮，又跟着曲子慢慢前行。在急促的節拍中擾動內心敏捷應和，在迅疾的鼓聲中迅速地變換着繁多動作。騏驥行

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俯膺合雅。露沫歕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野。

動，虎龍騰越；雀躍燕集，天鵝引頸，水鳥飛翔。可比美七盤舞的柔姿，可超過九劍的抑揚頓挫。它的儀容哪裏是藉助美麗的衣裳，寧可說是藉助於堂皇的馬鬣。漂亮的脊柱與儀容相合，俯首於胸前高雅不俗。口露唾沫噴出紅色氣體，浸濕的汗水也流出紅色。於是從祭神的集靈宮退走，在水草茂盛的夏天用仁愛之心馴養它。使它蘊結風雷般的壯心，想去南方曠野展足馳騁。

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搢紳群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内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雲郊而玄運。將絶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駏驉。總三才而驅騖，按五御而超攄。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絶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昇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

至若吉兆大量顯現，可以去大山明告大業的完成，搢紳群后，真誠地希望得到末光，而天子以肅静端莊爲限度，還没有去拜訪。爲什麽？封禪的進取與謙讓是特殊的事情，如果去拜訪，難道不是皇帝彌加文飾嗎？今四衛以外封諸侯，五岳納入境内，更應該大下封禪的規定，增加呈上封禪的訓令，離開皇宫而日行，向着天外前進而敬承天命。駕馭絶塵駿馬車無痕迹，如同鳥飛與駏驉奔馳。總攬天地人三才縱横驅馳，放縱五駕馬車超然騰躍。在皇帝的車駕上遮蓋着祥瑞的五色雲，在侍從車上護翼着春天的東北風。皇帝的車没有超群出衆的馭手，馬也不因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修飾中岳中斷的道路，營建奉高祭祀泰山的舊地。遵循厚賜人神的典則，對衆多的賢人給以培養。留下的大德與世長存，聚集繁多的福祉，在庸臣鋭氣方剛，有從軍效力的大願。一定從現在展示風采，將來同樣送到厨房燒烤。追念司馬相如的遺書，憐憫周南的遺憾。

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

當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令作賦，高祖認爲張率及興嗣寫得工整。

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奸，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

這年，他居父親喪離職。他父親的侍妓有數十人，有一妓善唱歌有色貌，同邑人儀曹郎顧玩之求娶她爲妻，此妓不願意，便出家爲尼姑。她曾趁齋會去張率家，玩之就寫匿名信説此妓與張率通奸，御史臺將此事上奏，高祖愛惜他的才能，就把奏章擱置起來，然而還是招致世人的議論。

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

服喪期滿除服後，很久没有做官。七年，皇

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并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荆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

帝下詔書徵召他出仕，授任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參預長名榜的問訊，不限時日。不久有詔書讓他在壽光省當值，負責子、集部書的抄寫。八年，晉安王鎮守石頭，任張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任南兖州刺史，張率轉任宣毅諮議參軍，并兼記室。王回到京師，張率被授任中書侍郎。十三年，王任荆州刺史，再任張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王府遷往江州，張率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張率在王府十年，受到極厚的恩惠禮遇。

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别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别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并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悦。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劉孝綽對掌東宫管記，遷黄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回到京師授任太子僕，累經升遷任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别駕。張率雖然多年擔任職務，但從不留心公文簿的事，當任别駕向上奏事時，高祖閲呈文問他事情，他都回答不上來，衹能對答説“事情全寫在呈文中”。高祖聽了不高興。不久遷任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太子僕劉孝綽共同掌管東宫管記，遷任黄門侍郎。出任新安太守，任職期滿回都城，未至，遭遇親生母親喪事。大通元年，服喪期未滿，去世，時年五十三歲。昭明太子遣使者贈送辦理喪事所用的財物，與晉安王蕭綱稱贊他説：“新近張率又故去了。這人文才高雅，真讓人嗟嘆惋惜。跟隨弟的官府，從東到西時間很久，就更使人傷懷。近來一些有才德名望的人死去，特别使人感慨落淚，接着又聽到這個消息，便又感悲傷。”

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吴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并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張率喜歡喝酒，處事寬容，家務事更不介意。在新安時，派家僮載米三千石送還家鄉吴宅，家僮至吴，米少了大半。張率問原因，家僮回答説：“雀鼠吃了。”張率笑着説：“雀鼠吃得真快呀。”竟然不再追問。年輕時喜歡寫文章，而且《七略》以及《藝文志》中所著録的詩賦，當今其文已佚失的，他都補作了。他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在世上流傳。子名長公繼嗣。

劉孝綽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

劉孝綽字孝綽，是彭城人，原名冉。祖父名勔，是宋朝司空忠昭公。父親名繪，在齊朝任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

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

孝綽小時候聰明機靈，七歲就能寫文章。舅

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并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并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舅齊朝中書郎王融對他深加贊賞，認爲他很奇特，經常帶他乘車去拜訪親友，大家稱他神童。王融經常說："天下的文章，寫得好的如果不是我的，那就應當歸屬阿士。"阿士，是孝綽的乳名。劉繪，在齊朝負責起草詔誥。孝綽還不滿十五歲，劉繪就經常讓他代爲草擬。父親的朋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聽聞他的名聲，并立即駕車去拜訪他，任昉對他格外欣賞友好。范雲比劉繪還大十多歲，他的兒子孝才與孝綽都是十四五歲，當范雲遇見孝綽時，便申明二人爲兄弟，就命孝才給他行拜見禮。天監初年，起家任著作佐郎，作《歸沐詩》贈送任昉，任昉回贈他的詩說："您是洛陽美好男子，投贈我懷秋之作。這哪裏是慰問老年人，竟是給我深刻的囑托。秉筆直書兼就褒貶，任職專憎惡壞人。屢受挫折成爲良醫，您的告知就是好藥方。您的文章推崇鋒穎，春天勉力耕種秋天取得收穫。"他被名流推重就像這樣。

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

遷任太子舍人，不久以本任職官兼尚書水部郎，啓奏謝恩，皇帝手敕答道："美錦不可立即製成，公文簿的事情也應慢慢熟習。"不久兼職改爲實授。高祖極喜好蟲書，也因時親臨宴飲，命沈約、任昉等人言志賦詩，孝綽也被引見。曾侍奉宴飲，於座中寫詩七首，高祖閱其文，篇篇都贊賞，由此朝野人士對他的看法有了改變。

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秘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秘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吴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

不久有命令讓孝綽執掌青、北徐、南徐三州政事，出任平南安成王記室，隨王府到鎮守地。不久補授太子洗馬，遷任尚書金部郎，又任太子洗馬，掌東宫管記。出任上虞令，還京師授任秘書丞，高祖對舍人周捨說："第一重要的職官當任用第一流的人才。"因此任命孝綽擔任此職。因公事被免職。不久又授任秘書丞，出任鎮南安成王諮議，回京城又因事被免職。起用任安西記室，累經升遷任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令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任太府卿、太子僕，再掌東宫管記。當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人殷芸、吴郡人陸倕、琅邪人王筠、彭城人到洽等，同被以上賓之禮相待。太子興建樂賢堂，便讓畫工先給孝綽畫像。太子寫的文章很多，許多有文

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録，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真。

才的人都想爲他編集子，太子獨讓孝綽編集子并寫了序言。遷任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隨即改爲實授。

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游東宫。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卿，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别本封呈東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當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共同與太子交游。孝綽自認才能勝過到洽，每次宴坐，便譏笑到洽的文章，到洽很怨恨他。當孝綽任廷尉卿時，帶妾進入官府，而他的母親仍住在家裏。到洽不久任御史中丞，派掌文書的官吏查究此事，立即劾奏，說："携帶少妹住在高級館舍，丢棄老母親在下等的住宅。"高祖爲他隱瞞惡劣行爲，改"妹"爲"姝"字。坐事被免官。孝綽諸弟，當時都各自跟隨藩王在荆州、雍州，便給他們寫信論述到洽不公平的事總共十件，信中言辭都是鄙視到氏的。又另寫信密封呈送東宫，昭明太子命令將信燒了，没有打開看。

時世祖出爲荆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咏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奸，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温玉，飢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虚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孝綽答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睹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慚先哲。渚宫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賢，徐璆之奏五郡，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雖乖

當時世祖出任荆州刺史，至鎮守地給孝綽寫信說："君隱居有許多空閑，尚可任意翻覽古代文籍，歌咏詩章抒發情懷，反復比較少數古人，不會因爲疲病窮困而能没有寫作的欲望吧；况且虞卿、司馬遷都是由於這個原因而著作的，想寫文章的興趣，更應該不少。洛陽因有好文章而紙貴，京師因作者大名而引起震動，往昔與現在如同一時，這是多麽興盛呀。近日在路途政務清閑，稍微揮筆寫點文章，雖然没有記叙旅途見聞的作品，却很有一些思古念舊的篇章。到這裏以來，有許多繁雜瑣碎的公務。無名文人的毁謗，恐怕是在廬江受到侮辱；攔路的奸計，思慮是從事官興謀的。正要掀開帷幕以自我勉勵，不斷地探求爲政中的弊病，研墨動筆的功夫，哪裏還有閑暇參與。至於内心對它的喜愛，未曾有過間斷，喜歡看到您的來信，但衹有清風却没有消息。好比夢想得到和潤的玉石，渴望得到夜明之珍珠，雖然羞愧不如卞和與隨侯，但還算是喜好此事。最近有新的製作，希望能出示給我。不要等到思慮我時再惠寄，讓我白白地請求。没有什麽可贈您知道的，寫這封信代表我對您的懷念。查點路程計算行期，遲遲纔給您覆信。"孝綽回信說："自從您辭别京師，到達荆州臺府，還没有勞您直言舉發我的過失，且已寫出高雅清麗的

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己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文章。最近雖然預先看到您文字秀美的信札，但没有見到您寫的全部作品。昔日臨淄侯寫的詞賦，全部交與楊脩，未能全部珍藏在箱篋，面對前代哲人自己感到羞愧。渚宫舊俗，朝廷官員多患難，李固推薦兩位賢人，徐璆上奏彈劾五個郡守，威服與懷柔的治理方法，在這裏兼而有之。應當鑄金刻石流布功德，耻於用寫文章留下手迹。雖然這種看法衹知其一不知其二，但偶爾也有通達聖心的時候。自從我退居寒素的家鄉，就在窮巷閉門謝客，像後漢楊倫那樣拒不出仕，如漢朝張摯那樣閉門不作官。昔日趙國的虞卿窮困愁絶，放言談論治國的得失；漢臣司馬遷鬱鬱不得志，廣泛叙述歷史的興衰。往昔與現在如同一時，但估量我不能同他們相比。我私下認爲豹皮上的紋彩有什麽罪，而以這紋彩給定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所以我擱筆不再寫文章，已過了許多年，既缺楊惲對南山的歌咏，又無馮衍在渭水所寫的賦，没有自認爲可獻出來博取大家一笑的作品，稍稍酬答對我的鼓勵和獎掖。况且才能有違於體察物情，也不打算寫出談玄説道的作品；事實與預先的諾言不相同，寧可把恐懼遺留在朱亥那裏。回視自己，反躬自問，滿懷恐懼與喘息。但仰望談論漢廣，遥遠地好像在天涯，小小的一顆心，分開九重雲霄而逝去。殿下把情誼降臨到我這平民百姓的屋中，不斷地關懷問訊，飛鴞吃桑椹能改惡聲爲好音，何况人哩。"

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兹疏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冤；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

孝綽被免職後，高祖多次派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他，每有朝宴經常讓他參與。當高祖作《籍田詩》，又讓徐勉先送給孝綽看。同時奉詔作詩的人有幾十位，高祖認爲孝綽寫得最精巧，即日下命令，起用他任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孝綽上啓答謝説："臣不能銜珠報恩而躲避跌倒，不會砍除枝葉護衛根基，因爲這樣粗疏僥幸，與諸事多相抵觸。又加上遇到在心裏懷恨我而表面又與我做朋友的人，他在擔任司隸之官後，構陷是非，羅織成我的罪名。日月光輝，鑒明是非。陛下每每看到獄中文書，立即就會審明蔣濟般的冤案；燒髮判明是非，是與陳正的辯才無關。終於讓我逃脱這密網，避免關進那個牢獄，使我得以回到士

識，孰不戴天。疏遠畎隴，絶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况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實，復齒盛流。但雕朽杇糞，徒成延奬；捕影繫風，終無效答。”又啓謝東宫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豈非孤特則積毁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毁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毁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摇，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兹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嘆。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訧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奸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己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虚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縲，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絶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况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兹媒蘖。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

子的隊伍，比鄰都是唐堯時代一樣的居民，死而復生白骨生肉，哪裏用求得他的施與。臣確實没有見識，誰不可以頂天生在人世間。遥遠地農耕，斷絶了進入宫闕的期望，然而朝廷頒布旨令引進接見我，給予特殊的諭旨，對於臣下這微小的人物，足爲天降榮譽。比方剛勁的枝條乾枯落葉，忽然給它浸潤許多露水；大道填塞了東西，又變得繁盛流暢。但朽木與糞土不可雕琢粉刷，白白地被延譽和獎掖；捕影繫風難有所得，最終無由報效答謝。”又啓謝皇太子説：“臣聽説，先聖以‘衆人厭惡他，一定要考察；衆人喜愛他，也一定要去考察’。難道不是孤傲特殊則成了衆毁所歸，結黨營私則衆譽變得可信？知道好與惡之間，必須等待明白察檢。所以晏嬰再次任阿地長官，而從前毁謗他的人現在稱譽他。後來稱譽他是出自對他的阿諛，以前對他的毁謗則是由於直道。所以一隻狗所咬，美酒改變了它的甜與酸；一隻手所摇，好端端的樹改變了它的生與死。又鄒陽有流言，士人無論賢愚，一進入朝廷就會被人嫉妒。至於像臧文氏罷黜柳下惠，靳尚流放屈原，周勃排擠賈誼，公孫弘陷害主父偃，從這以後，像這類人實在很多。徇情的曲筆誹謗人的短辭，没有空閑去盡述，筆下所窺見的，常使我痛恨得咬牙切齒。殿下誨道觀覽書籍，俯同好學，前人記載的冤枉曲直，全部留心閲覽。臣昔日因立侍身旁，親自承受緒言，暴起的風誣陷他人，明白他們是惡言歹意的邪惡之人，聖旨情意周到，令人深深感嘆。臣下天資愚蠢操守正直，不能防微杜漸，未曾過多少時間，就遇到指責遭到災難。雖然吹開皮毛洗去所藏污垢，在朝廷的人爲此同慨嘆；然而嚴酷的條文峻厲的法律，恣行奸惡的人他們必然上奏。不顧出賣朋友，目的是要挾君主，正是上帝運用超己的光芒，揭示出陵陽的暴虐，舞弄筆墨專事誹謗的人，在聖明的君主那裏得不到信任，在牢獄中被繩索捆綁的罪人，在庸暗中幸運得到寬免。纔頒下免除廢黜的詔書，便又頒下參加朝會的聖旨。小人未識通達的道術，而是拴縛馬停住車子，拒絶去朝見君主。正希望銷聲匿迹，於是遷徙到林

谷中。没有醒悟君主的視聽是無窮的，急遽地一定要彰明，不以違拗諭旨被非議，又讓門使引導入朝廷。給以寬厚温和的臉色，留下布帛般柔軟的言語，顯示出難得的機會，所受到的恩惠已經很豐厚了；更何况您給的恩惠與特召相等同，受到的榮譽與起家任職相等同，仰望古人我自己思考，更覺得有許多羞愧。但没有改變赤誠和堅定，永藏輪軌，然而察看他的花言巧語，仍在製造讒言誣害别人。而且凌冬而生，已凋謝了枝葉，白白地迎到德惠恩澤，無以報謝陽春。”

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秘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

後來任太子僕，居母親喪離職。服喪期滿除服，授任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任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因接受别人饋贈的一束絹，被饋贈的人訴訟，降職任信威臨賀王長史。不久，遷任秘書監。大同五年，在官任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并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

孝綽年輕時有盛名，然而他仗恃才學任性使氣，對人多加欺凌輕慢，有不合心意的，便誇大其辭加以毁謗。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人，都被君主賞識，而孝綽格外輕視他們。每當在朝廷集會同處時，公卿之間没有他可與之説話的人，反而呼來僕隸向他們打聽道途間的傳言，由此得罪了許多人。

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絶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

孝綽的辭藻被後輩推崇效法，當世的人很看重他的文章，每作一篇，早上寫成晚上就會傳遍，好事的人都加以諷誦傳寫，文章能流聞到很遠的區域。文集有數十萬言，在當世流傳。

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侄，當時有七十人，并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吴郡張嵊、東海徐悱，并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晋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凄愴。勉本欲爲哀文，既睹此文，於是閣筆。

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侄，當時有七十人，都能寫文章，近代没有這樣的。他的三個妹妹分别嫁給琅邪人王叔英、吴郡人張嵊、東海人徐悱，她們都有才學；徐悱的妻子文辭格外清秀脱俗。徐悱，是僕射徐勉的兒子，任晋安郡太守，死後，遺體送回京師，妻子爲他寫祭文，文辭極其悲傷。徐勉本想爲兒子寫哀文，看到她的祭文，便擱筆不寫了。

劉諒

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晋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

孝綽的兒子名諒，字求信。年輕時好學，有文才，尤其博知晋代典故，時人稱呼他“皮裹晋書”。歷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

人，王府主簿，功曹史，宣城王記室參軍。

曹史，宣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

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静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并小字也。

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咏，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踡"，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坎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絶，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群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伫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

王筠字元禮，又字德柔，是琅邪臨沂人。祖父名僧虔，曾任齊朝司空簡穆公。父親名楫，任太中大夫。

王筠幼時機敏聰慧，七歲就能寫文章。十六歲時，作《芍藥賦》，寫得極美。長大後，心性純正恬静，喜歡學習，與堂兄王泰名望相等。陳郡人謝覽，謝覽弟謝舉，也有極高的聲譽，時人因此説："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就是筠，均是兩人的小名。

起家任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任太子舍人，授任尚書殿中郎。王氏過長江以來，没有人任郎署官職的，有人勸他還是退避不要去任職，王筠説："陸機是東南的優秀人才，王坦之是江東獨一無二的人才，吾能得以與昔人齊步并駕，哪有太多的怨恨。"於是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被當世人敬仰爲辭宗，每當他看見王筠的文章，贊嘆吟咏，認爲自己都不如。曾經對王筠説："昔日蔡邕看見王粲稱賞説：'您是王公的孫子，我家的書籍，全部送給您。'我雖不聰慧，請附贈這句話。自從謝朓諸位賢人故去之後，平生要好的朋友，幾乎全都没有了，没想到在衰老之年，又與君相逢。"沈約在他郊外的居宅修造閣齋，王筠作草木十詩，寫在墻壁上，都是直寫詞文，不加篇題。沈約對人説："這些詩都是指明事物描繪出它們的形狀，不需要藉用題目加以説明。"沈約作《郊居賦》，構思很久，還不能完成，便邀請王筠向他出示草稿，王筠讀至"雌霓讀音爲五激反連踡"，沈約高興地拍着手説："我曾擔心人將霓讀爲五鷄反。"又讀到"墜石磓星"，及"冰懸坎而帶坻"，王筠都擊節稱贊。沈約説："知音者少，真正能欣賞詩的人幾乎没有了，我所以邀請您誦詩，正是在這幾句上。"王筠曾作詩呈送沈約，沈約立即回信説："覽所示詩，確實華美典雅，詩的音律覆蓋紙上，風光景物充滿字裏行間。夔、伯牙的樂聲相繼，與您的詩相比還有餘慚；孔雀翠鳥群翔，難道不有許多羞愧。

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嘆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筠爲文能壓强韵，每公宴并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

思古之情見識短淺，每當積儲了新穎奇特的思緒，光明燦爛一齊到來，但剛一開頭就全用盡了。會當興盛隆昌，榮光焕發，賢能的人振奮有爲，和諧的意義，寧可比成笙與簧片。思維能力完備豐富，到了如此地步，嘆服吟研，周詳瀏覽忘掉雜念。昔時我年少體健，很喜愛這樣的文辭，品味之間，忽然到了衰老之年。不如後輩，確實不衹一人，推舉才能獨享美名，實歸於你。慢慢地等到閑暇之日，佳構纔得以申舒。”王筠寫詩賦能用生僻少用的韵，每次公宴一起寫作，他的文辭一定很妍美。沈約常從容啓禀高祖說：“晚來的名家，惟見王筠是獨一無二的。”

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并掌東宫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

累經升遷任太子洗馬，中舍人，并掌東宫管記。昭明太子喜愛有文學才能的人，常與王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人在玄圃游宴，太子惟獨拉着王筠的衣袖撫摸孝綽的肩說：“這就稱作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他被推重就像這樣。王筠又與殷芸因詩文旨意方正風雅受到禮遇。出任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任中書郎。奉敕作《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文詞極華麗清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以及所奏上的賦頌，都編爲一集。不久兼任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藩國、郡事。授任太子家令，復掌管記。

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毁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秘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禄大夫，俄遷雲騎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即位，爲太子詹

普通元年，居母親喪離職。王筠對母親很孝順，服喪超過常禮，因哀傷過度而消瘦，服喪期滿除服後，得病很久。六年，授任尚書吏部郎，遷任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任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任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去世，敕令王筠寫哀策文，又被人們贊嘆欣賞。不久出任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人訟訴，職務没有調升有好幾年。大同初年，起任雲麾豫章王長史，遷任秘書監。五年，授太府卿。次年，遷任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任明威將軍、永嘉太守，因病堅决辭任，就移任光禄大夫，不久遷任雲騎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侵逼京城，王筠當時不入城内。次年，太宗即位，任太子詹事。王筠的舊宅先前被賊所燒焚，便借

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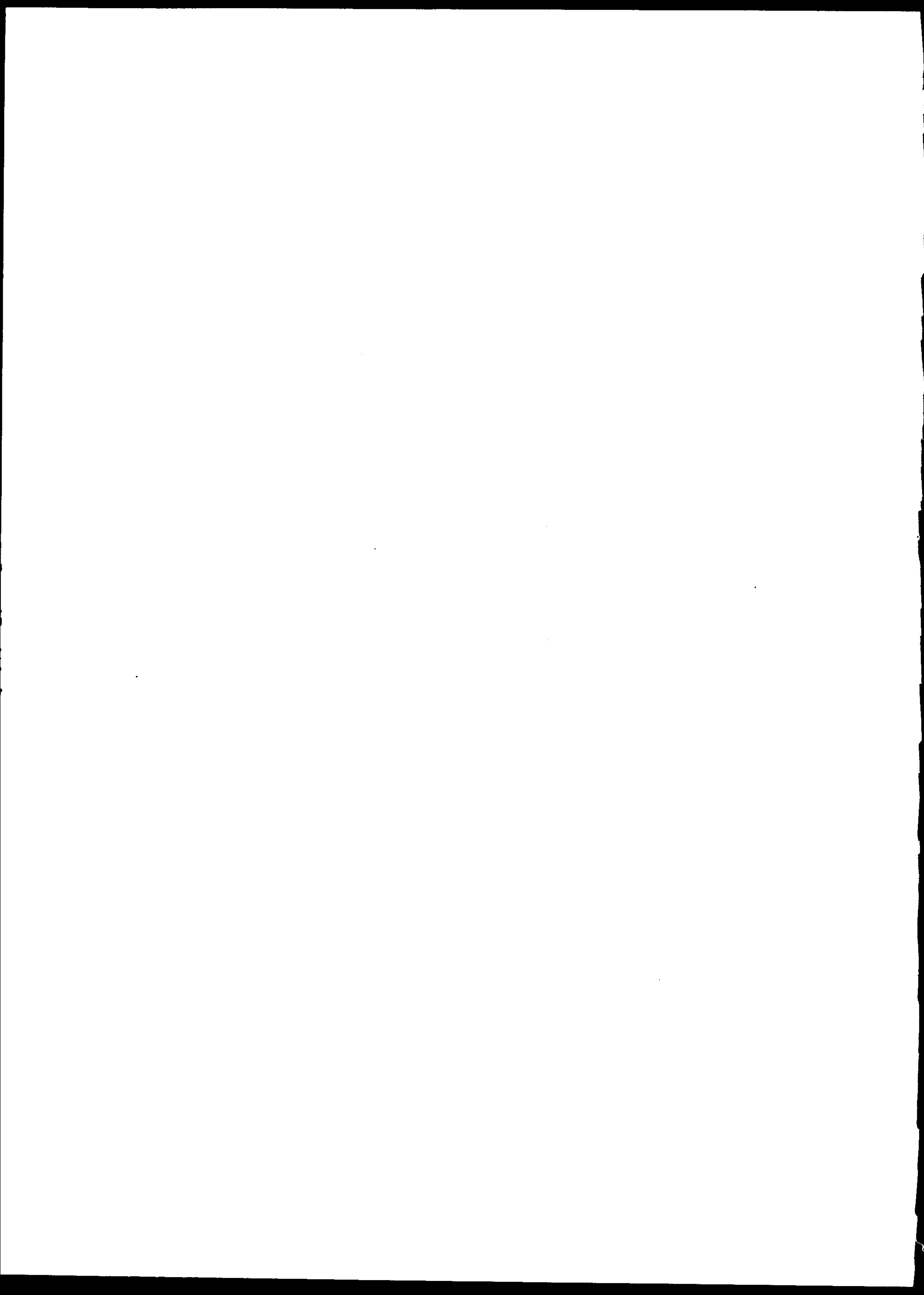
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并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并躬自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住在國子祭酒蕭子雲家，夜間忽有盜賊進攻住宅，王筠驚懼墜井而死，時年六十九歲。家人有十多人同時遇害。

王筠長相醜個子小，身高不滿六尺。性情寬大忠厚，不因有技藝而高人一等，然而年輕時就具有才華享有名聲，與劉孝綽同被當世人推重。他寫的自序説："我年輕時喜好讀書，老了更加專心，雖然是偶爾觀覽，也全部分條記下，以後重新觀覽，歡興更深，習慣與性情已養成了，不覺得用筆疲倦。從十三四歲，也就是齊朝建武二年乙亥開始，至梁朝大同六年，四十六年了。幼年時讀《五經》，都讀了七八十遍。喜愛《左氏春秋》，它成了經常議論、誦讀的內容，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其餘的經書以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都抄過兩遍。子史諸集皆抄過一遍。未曾藉助别人的手，都是親自抄録，大小有百餘卷。不值得傳給好事的人，衹是用它備遺忘罷了。"又給諸兒的信中論述家世集説："史書人物傳記稱安平人崔氏及汝南人應氏，都歷代出現有文才的人，所以范曄説崔氏'世代雕龍'。然而不過是父子兩三代罷了，没有七世之中，名德光輝相承，爵位連續繼承，人人有文集，像吾門家世的了。少傅沈約對人説：'我年輕時喜好百家之言，親自編撰了四個朝代的史書，自開闢以來，没有爵位蟬聯，有文才的人連續不絶，像王氏這樣興盛的。'你們要仰觀祖先的遺業，思考各自的努力。"王筠自己編撰文集，以任一官時寫的文章爲一集，從洗馬、中書郎、中庶子、吏部郎、左佐、臨海太守至太府卿，各爲十卷，度支尚書三十卷，共一百卷，在當世流傳。

史臣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説：王僧孺的鴻大學問，劉孝綽的華美詞藻，君主不是不喜好，他們的才能不是不用，他們穿上貴官服裝，取得極重要地位，有什麽難的呀！然而孝綽不拘束自己的言行，自己使地位名譽受到挫辱，白白地憂懣壓抑於當年，不是没有恩遇呀。



梁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 （弟）纘 綰

張緬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爲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

起家秘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决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晋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没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并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出爲豫章内史。緬爲政任恩

張緬字元長，是車騎將軍弘策的兒子。年齡僅幾歲，外祖父中山人劉仲德便認爲他很特異，曾説："此兒不是普通的人，是張氏的貴寶。"齊朝永元末年，義師興起，弘策跟從高祖入京討伐，將張緬留在襄陽，年剛十歲，每聞軍隊有勝負，憂喜便表現在臉面上。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被妖賊殺害，張緬悲痛父親死得很慘，服喪超過常禮，高祖遣人告誡勸諭。服喪期滿除服，承襲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

從家中徵召出來任秘書郎，出任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歲。高祖疑慮他年少不熟悉官務，便遣主書封取郡曹的文案，見他斷决妥帖，極稱賞他。回京師授任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張緬年少時勤學，自己完成規定的讀書，手不輟卷，格外明瞭後漢及晋代衆學術流派。客有執書卷求教時，隨問便對答，絲毫没有遺失。殿中郎空缺，高祖對徐勉説："這個職務舊例是任用有文才的人，而且位處朝班之首，應詳選所任用的人。"徐勉推舉張緬入選。不久，出任武陵太守，還京師授任太子洗馬，中舍人。張緬的母親劉氏，因張緬的父親去世時家貧，安葬的禮儀有不周，於是終身不居正室，不跟隨兒子住入官府。張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甚至妻子兒女不更换新衣裳，當他回到都城，全都供給母親賑贍親屬，雖然是他多年的積蓄，一時便全被用盡，張緬私室常是空無財物像貧困的平常人家。累經升遷任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出任豫章内

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

史。張緬爲政施用恩惠，不因爲有懷疑而反復調查，官吏百姓被他的德行感化，也不敢有欺詐，故老都說：“數十年没有這樣的人。”

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門，左降黄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大通元年，徵入任司徒左長史，因有病没有受任，改任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不久遷任御史中丞，因收捕人與外國使者鬥毆獲罪，降職任黄門郎，兼領先前職務，不久改爲實授。張緬擔任御史，處事按法無所畏忌躊躇，號稱勁直，高祖便遣畫工爲他畫像放在尚書治事的官署，以勉勵任職官員。

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如故。賻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郄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宫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兹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强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攬筆無次。”

中大通三年，遷任侍中，没有受任，去世，時年四十二歲。詔令追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爵照舊。贈送喪葬用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痛哭以哀悼。昭明太子也前往哭吊，給張緬弟張纘的信說：“你哥哥學問博通，作官任事明敏，雖然倚相讀三墳五典，郄縠研治《詩》、《書》，縱使從今望古，没有能超過他的。自他來到宫朝，差不多二十四年，道理上他僅是我的僚屬，但情感上我們實如親友。在文筵講席上，我們朝游夕宴，何嘗不是共同快意賞會，一同用言辭相寄托。怎麽就去世了，死去不能挽回！而且他年剛四十，正要施展才華，幼苗被摧毁，有才能的人逝去，真讓人傷惋。想到往日像兄弟般和睦，一旦相失，怎麽能够用言語來表達。說到這些，更使人哽咽，舉筆寫信没有倫次。”

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晋書》衆家異同，爲《後漢紀》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傅嗣。

張緬禀性喜愛古典書籍，聚集的書多至萬餘卷。抄録《後漢》、《晋書》衆家的異同，編撰成《後漢紀》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得完成。文集五卷。兒子名傅，承繼爵位。

張纘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

張纘字伯緒，是張緬的三弟，過繼給從伯父弘籍。弘籍是高祖的舅舅，梁朝初年追贈廷尉卿。張纘年十一歲，娶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爲妻，授任駙馬都尉，封爲利亭侯，召補國子生。

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葉有

從家中徵召出來任秘書郎，時年十七歲。身高七尺四寸，眉目清秀，神采焕發。高祖感到他很奇異，曾說：“張華說‘我以後八世有超過我

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内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并掌管記。

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

大通元年，出爲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爲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爲吴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静，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

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凑，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

的人'，那人就是此子呀。”張纘好學，兄張緬藏書萬餘卷，晝夜披讀，幾乎從不停手。秘書郎有四人，宋朝、齊朝以來，成爲世家大族起家時選擇的官職，然後等待位次入補，他們任此職，按例數十百日便遷任他職。張纘堅決請求不轉遷，想遍觀閣内圖書。曾執四部書目說：“如果把這些書讀完了，纔可言遷任好的職務。”如此數年，纔遷任太子舍人，轉任洗馬、中舍人，并掌管記。

張纘與琅邪人王錫齊名。普通初年，北魏遣彭城人劉善明來京師請求講和，要求認識張纘。張纘時年二十三歲，善明見了極爲佩服。張纘屢經升遷任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不久任長兼侍中，時人認爲他年少早達。河東人裴子野說：“張吏部任喉舌重任，已遺憾任命晚了。”子野性情豁達，自說：“年過三十歲，不再往訪人。”當初没有與張纘相遇，便虛心地推重他，因而成爲忘年之交。

大通元年，出任寧遠華容公長史，兼攝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便遷任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授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朝任度支尚書，居母親喪離職。服喪期滿除服，出任吴興太守。張纘治理郡政，減去煩苛的事務，爲政清簡，民吏均感便利。大同二年，徵入任吏部尚書。張纘擔任銓選之官，走他後門的都是家世寒素的人，耿介的人皆被引拔，不爲貴要的人改變自己的意見，士人一致稱贊他。

大同五年，高祖親筆詔書說：“張纘是外祖父家的英華，朝廷中的領袖，司空張緬之後，他的名聲在范陽爲第一。可任他爲尚書僕射。”當初，張纘與參掌何敬容的意趣不和諧，敬容擔任卿相，賓客聚集，他的客人有過路拜訪張纘的，他總是拒絶不讓前來，說：“我不能酬對何敬容的殘客。”當這次遷任，他上表說：“自從出任輔佐君主的臣子，入主銓選人才之職，可以仰首伸眉，評列是非了。然而爲狹小的心胸所阻礙，又近蔽耳目，深與淺，清與濁，他哪有能力過問。加上他掩飾心意粉飾面目，絶非所能防止，又不

纘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并著綬，時并施行。

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

歲次娵訾，月惟中吕，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嘆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争戰，附蚋之游禽。而盈虚倚伏，俯仰浮沈，矜榮華於尺影，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欒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睿。居衡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兹，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褊能，實有志於栖息。慚滅没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代用，譬輪輮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答，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摇摇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

喜歡極不安閑的俗人，同他共事。”此言是指敬容的。張纘在職，提議南郊大祀皇帝應乘坐不雕飾的車，適合古今的意思；又提議給印綬官製備朝服，應當都在印上繫絲帶，當時一并施行。

九年，遷任宣惠將軍、丹陽尹，未受任，改任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在就職的途中，便寫了《南征賦》。其詞説：

歲星在娵訾，時間是四月，我覲見皇帝在承明殿，將要任職去南楚。忽至中川而回望，懷念舊鄉停住脚步；路漫漫没有邊際，情容容無人可訴。於是我停車嘆息道：人寄寓在宇宙中，與蝸牛角上的兩國爲微小的土地而争戰，與集於蚊睫的飛蟲焦螟有什麽不同。而且盈與虚是相互依附的，俯與仰是有浮沉的，可以在短暫的時光裏誇耀榮華，也會在短暫的時光裏聚集萬種憂慮。在純净的日子裏你忘掉機謀，這是聖達的教訓。在身兼澄清天下、恢宏正道之職時，品賞奇妙的萬物，還有什麽事使我繫心。回想我那渺小的業績，正成就在興王的盛世；蒙受到三欒的恩寵，承受到帝姻的厚恩。登上石渠藏書三閣，負責考校儒家六藝。在任職承華殿時，愛重太子的通達明智。平居時銜杯飲酒接席而坐，出則兩船齊頭并進。那華麗的官署與園囿，常在夜晚游樂白日休息。思念他的清音猶在耳旁，好像他車後揚起的灰塵没有消失。經過二十四個歲月到如今，我悲傷與皇太子的永久分離。衹因爲平生的褊能，實有引退的志向。慚愧駿馬飛奔千里之遥，在八極辭謝駕車高手韓哀。如同蓑衣與裘衣的交替使用，好比車輪與車輮各有曲直。有愧於周任制定的清規，自量我没有可貢獻的才能。遇到了清明之世的好運，碰到了没用人才的時代。思念君恩而未報答，回視宫闈依依不捨。掌管尚書省擔任副職，位列衆官之首而稱作師友，這好比用短繩汲取深深的泉水，像高的城墻没有好的根基。我這個人的過失就是淺薄，像這樣的榮譽難道能持

久。奉皇命被奏舉，正要驅驛馬去衡疑。遵昨夜的叮囑開始遠行，準備晨裝而永辭。行程遥遠向南離去，心中戀戀不捨而面西悲傷。

爾乃横濟牽牛，傍瞻雉庫；前觀隱脉，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於茂草，沾兩京於朝露。故黄旗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覩其内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内；不被髮而左衽，繄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寶之舊埏；蘊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睹因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柯以銷落；既觀蝎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謔。候高烽以巧笑，俟長星而歡噱。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托。信人欲而天從，爰物睹而聖作。

橫渡牽牛星，傍瞻雉門與庫門；前觀隱脉，回視雲布。追憶司馬炎發起的戰爭，顛覆了中原的王朝。三川沃野衰敗荒蕪，兩京之地朝不保夕。因此黃色旗紫色傘蓋，皇帝出現的運數在東方；而在金陵出現的徵兆，是完全符合這個瑞祥。等到歸命侯孫晧戰敗投降，把皇帝的玉璽獻給晉武帝；開創中興的英主，傳十代而輝光相承。觀他在内招致衆人的仰望，在外鏟除不法之徒；在江南創始建國，締造根基。難道衹是能布化他的德行，主持晉朝的祭祀，像周宣王那樣作《雲漢》詩，咏《斯干》詩被稱頌而已呀！他終於能使帝位在金陵相繼承，到如今有東晉、宋、齊、梁四個朝代，經過了許多年，約計二百多載。分割華夏與夷戎的邊界，在天下拯救了人民；使他們不再受外族的侵擾，這是他的美德所賜予的。來到面臨滄水的重叠山峰，尋找衛玠的舊墓；蘊藏珠玉般容貌的餘潤，顯著華美羅綺的遺妍。懷念此人信奉的深遠道理，難道能隨喜怒而改變面容。雖然他的靈魂已埋没百年，但他的光彩還照耀在九泉之下。經過法王的廟寺，目睹順應時代的喜悦；因爲能順從天下人的心願，因此能征服動亂懲治暴虐。在百姓的精誠到了末期，剪除大的枝幹使它自行衰落；既觀看到了樹中的蠹蟲而肆用刑法，又陳獸尸而取樂。等候邊防的烽火而展現笑容，待彗星出現而歡樂開懷。百姓爲何恐懼，是因爲想生存而没有依托。確實是人的欲望由天操縱，於是萬物看見聖人興作。

我皇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乘釁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决，應若飆舉。於是殪桑林之封狶，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

我朝皇帝得受圖籙應運而興，聰明神武，趁機遇而運籌，席捲了三楚。軍隊取勝在於和，仁義之師定能成功；形勢猶如堤防的崩潰，來勢急速像颳起的暴風。於是殺死桑林的大猪，捕射青丘的鷙鳥；收

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艷質於傾宫；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長平，于兹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冤申於大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矣。

起兵器以耀德，大奏《時夏》慶祝成功。放逐鄭國、衛國淫蕩之音，摒絶美女放出皇宫；匹配黄帝的開創事業，豈止與商、周的興盛相并論。帶來天下太平，至今四十多年；六夷服拜稱臣，八蠻與中原同軌。在太學教導敦厚和睦，在大理寺冤屈得以昭雪；顯揚了日月五星之光照耀，降下了麟鳳龍龜白虎這五靈的福運。相信其功勞不同於歷代帝王，本來就没有恰當的辭語來稱頌。

溯金牛之迅渚，睹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葺頳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岩而駭浪。鏟千尋之峭岸，潨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烟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洊險，上岑崟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托。訊會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鑒幽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曬姑孰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羸儲，尚邀之而俟福；况神明之大寶，乃暗干於天禄。造扃鍵之候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轘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且以招賓，闕捐繻而待貴。賓祗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

順着金牛渚的急流，看到雄壯的靈山，確實是江南的一座大山，上接雲霄而高聳。青壁上聳立着白色的山嶺，翠山上累積紅色的條紋；急流冲蕩着矗立的巨石，駭浪撞擊向前突出的山崖。冲刷千丈高的峭岸，匯成衆水相流的大壑；掩蔽了日月暗淡無光，聚集的風烟來回搏擊。山崖映着水光而明亮，水中跳騰着陽光而閃爍；積聚的雪珠飄去飄回，鼓動的波濤前進又後却。下面的流沫再次逞險，上面的高山像要墜落；聽説知天命的爲之憂慮，所以把避開風勢作爲依托。訊問遇到的奇特的尸體，説是發怒的壯牛奔此而没。以及漁人的垂餌，沉潛鎖在洪源。忠武侯鑒明幽途，乘坐四匹馬駕馭的高蓋車。不要説神靈不徵引怪異，存有情理而不要評説。光曝姑孰的舊史，探訪宣武王桓温的遺迹；挾有孫權的英雄氣質，朝先帝裘衣而任輔臣。經歷了歷代開明的君主，他就像芒刺一樣扎在盛主的背上；權勢能傾覆黄河毁滅泰山，威力能旋轉上天震動宇宙。他雖然明白地表示忠誠，這樣的事情連伊尹、后稷都未曾做過；何况有功勞而無大志，怎能在王朝衰落時期存身。他懼怕被漢朝的文、景二帝嗤笑，憂慮帝子不能效法先人的賢德而失敗；雖然子孫後代更迭興起，但最終仍使宗族遭到了夷滅。那些人僅有少量的財富，尚且依恃它等待福運的降臨；何况神聖的皇帝之寶，在暗中乞求天賜福禄。掌握門户關鎖的候司，發傳書給關尉；在伊洛流域占

武庫之精兵。采風謡於往昔，聞乳虎於寧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奸情；陋文仲之廢職，鄙彨門之食征。

據轘轅關，在黄河、渭河守護横渡口。没有假托的君命且以招賓，没有憑證也能待責。衷心地敬重王朝法度，懷着恭敬而屏氣。函谷關山川屏障環繞，好像是武庫中的精良兵器。采集過去民間的歌謡，聞説寧見母虎而不願見關都尉寧成發怒。在當今簡單易行，衹察鑒那奸情；鄙薄臧孫辰棄關不守，輕視彨班據關門而徵税。

於是近睇赭岑，遥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暗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溯洄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搴芳洲其誰玩。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睹。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媵姬；嗟吴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爓其何疑。信理感而情悼，實凄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晋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携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實君子之所識。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筍。又有生爲令德，没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携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并異世而爲鄰。發曉渚而泝風，

於是近覽赭山，遥瞻鵲岸，水中島嶼曠遠無邊，風雲悄然離散。適逢時雨過後的新晴，觀覽百川的廣大遼闊；在昏暗的夜晚水清澈寧静，山參差而辨旦。忽然臨視故鄉，渺渺江天没有界限；面對迴旋的水流右行受阻，沿着野叢左行貫通。獨自向風舒展情懷，拔取洲上的芳草與誰賞玩。在銅山停舟休息，尋訪叔文的靈堂；得知舊名依然存在，都已荒蕪草木叢生。回想大夫美好的聲名，在前古確實有名聲；拯救巴漢的廢業，能與孔、孟配名。明察山精而息止訴訟，面對祠堂上空的星象使主人醒悟。每撫感今事以懷念古人，不是那膚淺無知的人所能見到的。稱贊梅根冶鐵官的孝女，勝過那些生活豪華的姬妾；慨嘆吴人的重刑，憂慮將給父親施以酷刑。她水中沉瓜而顯示情義，手指水波作爲約定的期限；這熔鐵爐裏漂浮的鞋子表明志節，她跳進烈焰中還有什麽可疑。相信事理感人讓人憐惋，實在凄悵令我悲傷；空沉思而想得很遠，慚愧没有邯鄲淳那妙詞表達。望南陵以觀看，贊美駐守武將的守志；當晋朝軍隊席捲而來，難道屏障也不能庇護。在窮城中携帶老弱，仍是區區一筐。雖然是汲水瓶般的小善，實在是君子的所識見。闕一句這是稱作侍奉人的禮規。進入大雷池的長水域，想起孟仁、岱的美好事迹；兒爲魚官母就停止食魚，踏嚴寒爲母尋笋莒蒲爲之抽芽。又有人活着有美德，死後成爲明神。或捨家奉事主人，挽着手拜見親人；或修身爲忠義殉命，使市人哀戚感動。所以家裏稱純孝，國家稱能臣。在朝廷大臣

苦神吴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曀曀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搴帷而佇立。由江滝之派别，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

之位播揚清操，與不同時代的人等列相近。早上迎風從水邊出發，苦神吴的難習。岸上的太陽照耀着舟而不向前，水浪騰沙驚遏急迫。天昏暗陰雲低垂，雨霏霏而來集；哀憐役人的勞瘁，每每揭開帷帳久立。從江滝的支流，望見彭匯的通津，行程未至一半到了絳，時間已過十多天。

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影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没摇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汐引潮。望歸雲之蓊蓊，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群飛沙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綷羽。聽寡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侣；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凄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固之而設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内清奸宄，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

於是千流共歸一處，萬嶺形態紛呈；倒影懸高，飄浮的雲彩傾灑出雄偉景象。清的江水好像經過洗滌，寧静的湖面平暢疏曠；陽光轉幻着色彩，出没摇漾。岷山、嶓冢，悠遠静寂；青溢、赤岸，控制晚潮引來早潮。望濃密的歸雲，揚飄飄的清風；在青草叢中飛流分界，在青霄中横亘着長虹。至於灌莽川涯，多有深潭水域，魚類游泳之所往還，喧鬧的禽鳥之所攢聚。群飛沙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綷羽。聽孤鶴的獨鳴，聞隻鴻的慕侣；在旅途中的客人多有思慮，獨自傷懷凄凉痛苦。贊美中流地的衝要，憑藉險要牢固防守。既加固它又設置險要，又居之而務德。向南溝通珠崖、夜郎，向西款服玉津、華墨。無不内清奸賊，外消邪惡，護衛京師，事功也就與有德之人齊等。

眄匡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韵。若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羡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鋭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强以法立，屬貞臣而日嬉。識餘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吴之忠諒，嘆仲謀之虚己；處君臣而并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襧觀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

側視匡嶺徘徊不前，想望在雲端中的華麗彩衣；飄流着姮娥的奔放音聲，發出王子喬的清澈韵律。像夜光寶玉都可棄，難道榮華富貴還不容易抛棄。羡慕升仙的丹丸它有什麽法術，久望信使到來得到一丸。快速地按着行途到了鄂渚，追尋孫權的霸基；陳列精兵蓄儲糧草，對抗曹操十倍的鋭師。賢才必定任用，寧可推誠待人而忍受欺辱；圖謀富强設立法規，聚會忠貞大臣日以歡娱。在江畔識辨殘存的遺址，説是駐兵釣臺的舊址；正在交戰各國多有欺詐，他仍然從容宴喜。欽佩輔吴將軍張昭的忠誠，贊嘆孫權的虚心容人；各處君臣之位兩相得宜，能稱霸他確實是有原因的。他張昭的高尚人望，的

均。遘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既逼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申。泛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仇，歸投金以答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飡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允分荆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强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

確是一代的偉人；禰衡看到他的書信心悦誠服，美玉與他的德行相比聲譽均等。有了創造時代英雄的順應期運，纔能够齊心協力出謀獻策；名譽逼主而更受到主子的獎賞，議論雖有聽聞對他更加親密。惜董卓出兵立了漢獻帝，使漢京有了新的生命；爲什麽天命不給予他，悲痛創立盛業之志没有伸展。泛舟至蘆洲久久停立，聽説是伍子胥渡江去吴的地方；拿出懷珠躲避仇敵，歸來投金江中報答洗衣女的恩惠。漁人對高官厚禄無所求，僅衹深情地歌唱摇動船槳；感慨這樣的忠誠不被理解，於是投水自盡以表明貞心。空懷恨它有何補救，衹有在臨餐前先行祭奠；等到從鄭國勝利回軍，很好的爲他的後代謀到福運。進入郢都而抵掌，贊嘆天險的難窺；稱許分治楚國是高明的謀略，成了百代的良規。賈誼比做指頭腫大，范雎比做果多枝折。所以居位要振興子孫，强固本體削弱枝杈，聽説這是古今的通制，歷經朝代改换而不變易，可不説正是這樣嗎？這是多麽好的經國的長久之道呵。

酌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閲，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耻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若蓧申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二主其并裕。臨赤崖而慷愾，摧雄圖於魏武；乘戰勝以長驅，志吞吴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薦斧。霸孫赫其霆奮，杖邁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决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卧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横，延五紀乎岷漢，紹四

在郢城酌取忠言，播下了千古的好謀略；忘了自己的被人不容，顧念國家心懷憂傷。佩服楚莊王的高義，在陳國建立夏州成就了大名；耻於踏田奪牛的過分懲罰，采納了申叔時的良好計謀。觀看屈巫臣的獻言，借鑒《周書》的明喻；爲什麽做事他有許多邪僻，偷娶夏姬遠逃晋國。像蓧申的誅滅丹地美女，實在是輔佐君主成就事業；在兩臣各有優劣，居二主他們都很寬弘。面對赤壁情緒激昂，魏武帝在商討雄圖；乘在北方的戰勝長驅南下，志在吞并吴國占有楚地。孫權總會八州的勇敢士卒，預期在姑蘇整治軍旅；當時很容易形成居高臨下之勢，在刀斧下事無留情。稱霸的孫權怒如雷霆激發，杖打傑出超衆的輔佐大臣；割裂天下而三分，的確取决於這關鍵一舉。嘆賞劉備的勇武，在舊京想興復漢朝；在當世招致諸葛卧龍，他匹配

百於炎精。望巴丘以邅回，遵洞庭而敞怳，沉輕舟而不繫，何靈胥之浩蕩。眺君、徧之雙峰，徒臨風以增想；債瑶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

管仲稱爲英豪。收聚散亡的老弱，結交吴國東西連横，使岷漢延伸六十年，使漢朝的歷史承繼共四百年。望巴陵山難以前行，沿着洞庭湖而感到失意，沉輕舟於水中不繫攬，波濤多麽浩蕩。遠望君、徧兩座山峰，對着風空自增懷想；酬報玉杯一飲酒，駕馭輕舟而獨往。

爾乃南莫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滮滮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間河洲而斷絶；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税遺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致。蘊芳華以襞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别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己。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妒美；有驊騮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已。修行潦之薄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黄陵而展敬，奠瑶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歌以會舞，疏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愠秦皇之巡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愆，遂刊山而赭木。

它南薦衡山、霍山，北距沮水、漳水；包含了沅水、澧水，汲引了瀟水、湘水。長長流水，無邊無際迴旋奔流；飄浮的雲層衝蕩着太陽，噴吐彩霞蕴含光芒。青緑色的深潭島嶼，萬頃清透明静的湖水；美麗的蘭花隨風，白沙被雪。夾雜在雲霞裏舒捲，間隔着小島而斷絶；在中流疏導迴旋從旁流過，興起狂風而半滅。停在前代留有建築物的舊港汊，瞻望汨羅河而落淚；難道懷異才而隱居不仕，仍然殷勤而與從前一致。積聚香花折叠爲衣，不是黨人的所愛；會集《小雅》的怨辭，兼有《國風》的美志。譬如彈抖衣帽上的灰塵，自己仍在從泥滓中脱身；并且殺身以成就道義，寧可顯露才華表現自己。悲哀先生生不逢時，受到子椒、司馬子蘭的妒美；有千里馬而不駕馭，怎麽在千里之遥心神不定。既入境而思念這人，更加徘徊留戀不能自已。在行舟中治辦微薄的祭品，在沼沚敢憑忠誠祭祀。謁見黄帝陵表達敬意，以聖潔的宴席在水邊祭祀。用蘭香洗滌頭髮，懷置椒酒、好米而祈求。延帝子於三后，在九疑降臨夔、龍。駕黄河神靈的水車，下太一天神的旌旗。隨安逸的歌曲共同舞蹈，疏緩的節奏從容不迫。太陽徘徊將要落山，情懷空寂没有言辭。惱怒秦始皇的南巡，歸咎土壤加以砍伐；違背天道的無親，殷勤地望祀祈求福分。被人怨恨使神發怒，因此川水激飛蕩滌山谷；推測昏昧的事理歸罪神明，於是砍伐樹木使山赤裸。

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寛

於是到任進入衙署，頒布條例治理政務，以平庸淺薄之能勉勵督促交納賦税，日夕謹慎戒懼不敢怠慢。慰問年長者，撫

徭省賦。遠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托終，夏后開圖而疏决，太伯讓嗣以來游，□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踪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游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吊，揚雄《反騷》而沉川。其風謡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充時之絶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岳之精靈，常間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烟。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静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仿佛其遥見，亦往往而有焉。

恤老百姓，奉命宣示皇帝的恩惠，寬免徭役減輕賦税。遠哉盛乎，這是邦國的舊制。虞舜巡察四方死後埋在這裏，大禹開圖而疏浚河流，吴太伯禮讓嗣位來此漫游，□臣祈仙而齊潔。本是明王的塵世軌轍，是聖賢哲人的踪迹。至於屈原作《懷沙》之賦，賈誼游湘水的篇章，司馬遷作文章以寄托憑吊之意，揚雄作《反離騷》投入江流。楚地風俗歌謡典雅篇章，又是詞人所愛慕留戀的。也有仲寧、咸德，便是世代相繼，父子任三公輔佐君主，朝服破舊了百姓願爲改做。古初在烈火中抱護父親的靈柩，劉先高傲不隨世俗，蔣琬的宏量通達，桓階的匡時救主，鄧充時的絶妙陳述，谷思恭的華麗辭藻，實在是川岳的精靈，通常是偶爾出現没有人能代替。至於仙庭異域的來客，天帝家鄉的賢人，神奔鬼化，吐吸雲烟。玉笥山登上會長生不老，銅人植杖尊禮山泉，蘇耽騎龍而出入，陶淡駕鹿來應酬。匹配北燭仙人的神女，成雙到南地的偓佺。時而仿佛遥遠看見她們，也往往有這樣的情况。

爾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馹。巡高山之累仞，褒吴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八王，皆國亡而身醢。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尚開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君之遠托，豈理謝而生全；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修定祀于北郭，對林野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醑。景十三以啓國，

不久歷觀官署的廳堂，遍行街道，山川遠覽，民居近悉。分出黔中之地設置郡守，奉獻青陽違背盟約，這是鄒陽所説還舟之地，是楚王乘驛車出兵滅庸之所。巡視高山的萬丈，贊美吴芮的任職縣令；那些非劉姓而受封的八王，皆國亡而身成肉醬。在長沙特殊地任他爲長沙王，歷傳五代他都没有改换；知天道的福謙，勝過一時的經始。尋找太傅賈誼的故宅，今已築室爲佛堂；對舊井邑未做改變，仍能涌出寒冽的清泉。懷有伊尹、管仲的治國本領，遇到庸臣被貶謫；最終受到時主的知遇，感嘆漢王朝得到賢才。受到齊君的遠托，哪能辭謝爲了活命；悲哀梁懷王的不成才，於是心懷遺憾損傷年華。在北郊修定祠宇，面對的林野茂盛深遠；庶無吐於馨香，祭祀用華貴的苞茅而以酒澆地。景帝十三子立國封王，惟有這位君主後

惟君王其能大；追炎正之中微，實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游目；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瀰漫以爽塏，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嚚塵之可屏，登岩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游仙之靈族。是時涼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凄明。嘉南州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樹，采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并列，竹被嶺而叢生。玩栖禽之夕返，送旅雁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騖，實鷹揚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眄高衢而願騁，憂取累於長纆。聞困石之非據，承炯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

纘至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并。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纘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户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

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爲湘州，其後定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托疾不見纘，仍檢

世發達；在漢王朝中期衰微之時，實際是這個藩國成爲依靠。回視四面丘陵的曲折延伸，忽然升高以游目；審視這一帶的山川，將在衡山取得名稱。山下遼遠爽塏，山上曲折虧缺而重復；大風瑟瑟使松樹鳴叫，水流琤琤使山谷作響。若木之花低臨四照，建木高聳千丈。希望能够摒棄紛亂的塵世，登上岩阿山領悟歸宿。捨去對人世間的常戀，追慕游仙的靈族。是時涼風到了重陽節，萬物秋季成熟，崑崙山的仙池相距遥遠，凌空的高閣凄涼寒冷。稱許南方温暖的陽光，喜愛蘭花蕙草的秋榮。在曲樹摘下名柑，在高城采集芳菊。樹木圍環堂宇而并列，竹子覆蓋山嶺而叢生。觀賞栖禽傍晚返歸，目視旅雁清晨遠行。悲傷離鄉遠客異地，寄托於覽物而娛情。衹有驛車在奔馳，實是鷹揚都尉他的執掌，或辭去官職樹立威望，突然宣布任用而加賞。遵照聖主的恩德刑賞，承受天地的深厚恩德。在九里之地沾河潤，是澤及自家而傷害國家。缺少小道的可觀，難道艱險可怕的道路容易制服；側看高暢的大道願意馳騁，憂慮會被長索所牽絆。聽聞困石不可據，接受清楚的告誡明則；羞愧壽陵的少年孩子，學邯鄲人走路不成而伏地爬行。

張纘至湘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了年老有病的吏役，以及關市戍守巡邏的兵士先前處所防備的人員，全部裁減合并。湘州邊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依山險爲居住處，歷來都不臣服官府，因爲這些政治措施而歸附。益陽縣人耕田二頃，皆異畝而長同樣穀穗。張纘任政四年，外流的人都自歸，户口增加十多萬，湘州境内大安。

太清二年，徵入任領軍，不久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張纘初聞邵陵王蕭綸要代己任湘州刺史，後來的决定是任用河東王蕭譽，張纘平時就輕視少王，州府候迎的禮節及物資待遇極薄，蕭譽深深怨恨他。蕭譽到了湘州，便托病不見張纘，就去考察州府諸事，留下

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荆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纘馳信報曰："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荆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即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既至，仍遣纘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詧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詧，仍遣岸帥軍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即執纘并其衆，并俘送之。始被囚縶，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其年，詧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

張纘不讓他離任。這時得知侯景侵犯京師，蕭譽整治行裝將要去援助，而這時荆州刺史湘東王也要去赴援，軍隊停留在郢州武城，張纘急速派使者向湘東王報告："河東王已豎起船的桅杆進入水中，將要襲擊荆州。"湘東王相信了，便回軍鎮守荆州，荆州、湘州刺史間由猜疑結下怨恨。不久張纘丢棄他的部隊，單舸赴江陵，湘東王立即遣使責備蕭譽，索取張纘的部下。既至，便遣張纘去襄陽，而前任刺史岳陽王蕭詧推故遷延不離鎮守，衹讓他住在城西白馬寺。這時得知賊攻陷京師，蕭詧因此不讓張纘接替自己。州助防杜岸欺騙張纘說："觀察岳陽王殿下必不容納使君，使君向來得人心，如果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的人一定會投奔會集，我又率部下隨後趕到，以這正義舉兵，無往不勝。"張纘相信他的話，與他締結盟約，在夜間遁入山中。杜岸反而把這事告給蕭詧，蕭詧便派遣杜岸率軍追張纘。張纘兵衆望見杜岸軍大喜，以爲是來赴約，杜岸既至，立即拘捕張纘和他的兵衆，一并俘送。開始是被囚縶，不久又逼張纘剃髮爲道人。這一年，蕭詧舉兵襲擊江陵，常載張纘隨後。當軍隊退敗時，行至湕水南，防守張纘的人擔心追兵會來，於是殺死他，棄尸而去，時年五十一歲。元帝秉承皇帝的旨意，追贈張纘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簡憲公。

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張纘有見地和識别人才的能力，自見到元帝，便以誠結交。等到元帝即位，追思他，曾爲他作詩，詩《序》說："簡憲的爲人，不奉侍王侯，仗恃才能意氣用事，見我則自宵達旦，自旦至夜，不能中斷。懷念這個人的品德，什麼時候能忘記他。"張纘著有《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次子希，字子顔，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黄門侍郎。

次子名希，字子顔，很早就知名，娶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爲妻。承聖初年，官作到黄門侍郎。

張綰

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兼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并掌管

張綰字孝卿，張纘的四弟。初爲國子生，射策的成績最優秀。從家中徵召出來任長兼秘書郎，遷任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并掌管記。

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晋宋之世，周閔、蔡廓并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豫章内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

八年，安成人劉敬宫挾祆道，遂聚黨攻郡，内史蕭侻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

十年，復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張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宫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内史。承聖二年，徵爲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

累經升遷任中書郎，國子博士。出任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京師授任員外散騎常侍。這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因久病未受任，敕令張綰權知尹事，遷任中軍宣城王長史。不久徙移御史中丞，高祖遣張綰弟中書舍人張絢宣布聖旨説："治國當務之急，惟在執行法令的人能正直如繩墨，用人本應不限制在是升官或降職。晋朝、宋朝之世，周閔、蔡廓并以侍中任御史中丞，卿不要懷疑這是降職。"當時宣城王府名望很大，所以有此聖旨。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二職座位東西等級相當，這時張綰兄張纘任僕射，當百司就列，兄弟各引導隊列快步行走，分别前往兩邊的臺階，這種情形是前代未有的，受到時人的稱譽。一年多後，出任豫章内史。張綰在郡時，講述《制旨禮記正言》的義理，名門貴族、士大夫官紳、應考的讀書人聽講者常有數百人。

八年，安成人劉敬宫挾持祆道，便聚集同黨攻郡，内史蕭侻棄城逃走。賊轉侵南康、廬陵，攻破縣邑，有衆數萬人，又攻侵豫章新淦縣。南方久不習戰争，吏民懼慌奔散。有人勸張綰應躲避賊的鋭鋒，張綰不聽從，仍然修築城壕，設置戰備，招募敢勇的人，得到一萬多。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率兵討賊，接受張綰指揮，一個月之間，賊黨全部被平定。

十年，再任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張綰再次擔任御史，彈糾無所迴避，豪强大族都畏懼他。這時城西開設士林館聚集求學的人，張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相遞講述《制旨禮記中庸》的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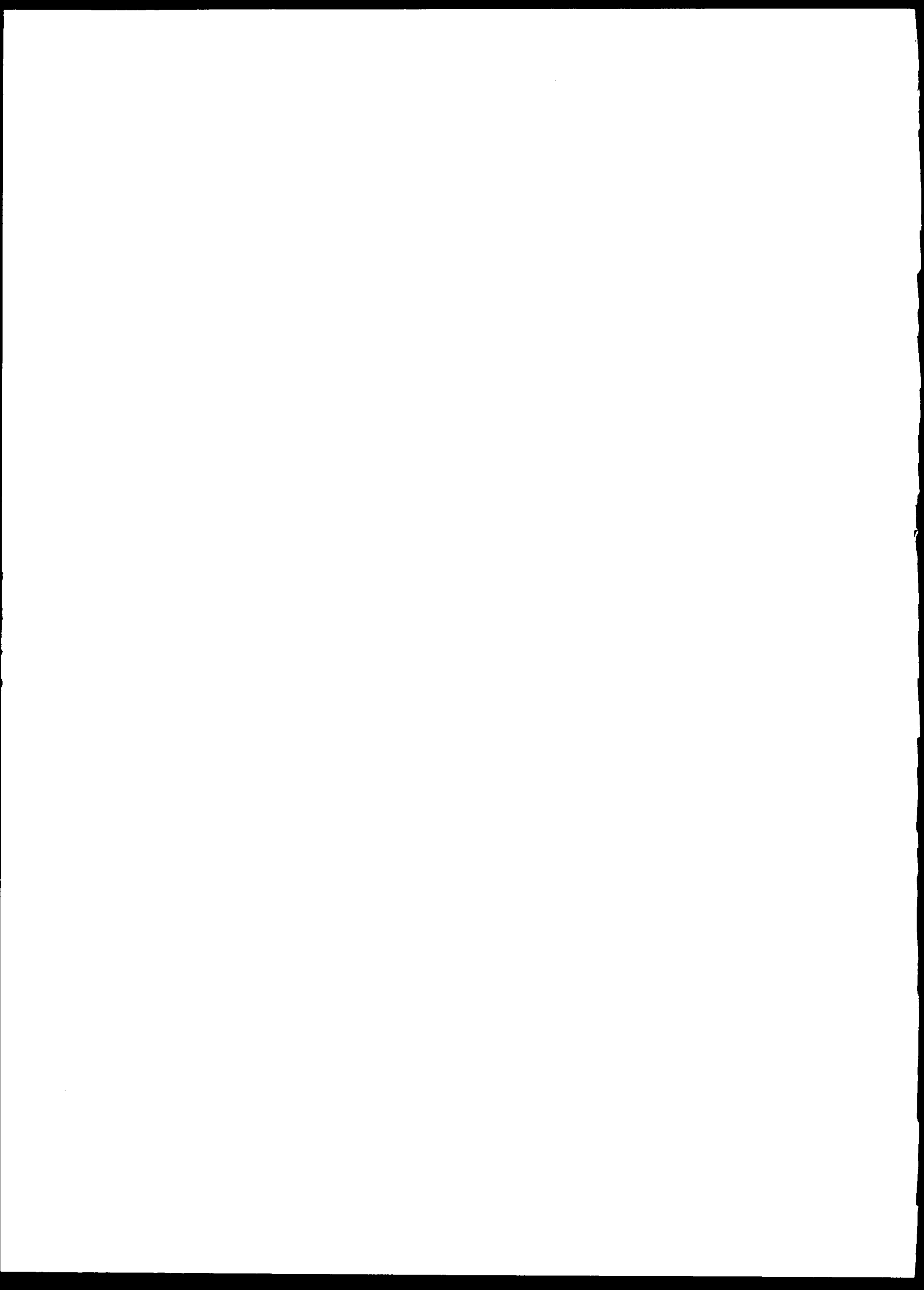
太清二年，遷任左衛將軍。適逢侯景侵犯到京城，張綰入守東掖門。三年，遷任吏部尚書。宫城失陷，張綰出城逃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秉承皇帝的旨意，授張綰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中照舊。出任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内史。承聖二年，徵入任尚書右僕射，不久加任侍中。第二年，江陵失陷，朝士皆被俘獲入關，張綰因有病幸免，後在江陵去世，時年六十三歲。

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次子張交，字少游，頗涉獵文學，娶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爲妻。承聖二年，官作至太子洗馬，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温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實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年間政局變亂社會動蕩，親屬異心，張纘不能和合諸王，成就温嶠、陶侃那様的舉動，却苟懷私怨，使蕭繹與蕭譽結怨，結果自身被殺害，不是死於忠節；繼以江陵淪覆，確實萌芽於此事。以張纘的風格，最終成爲梁朝的亂階，可惜呀。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子暉

蕭子恪

蕭子恪字景冲，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爲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吴郡太守。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遷秘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爲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禄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

蕭子恪字景冲，是蘭陵人，齊朝豫章文獻王蕭嶷的第二子。永明年間，因是王子被封爲南康縣侯。十二歲時，和堂兄司徒竟陵王作的《高松賦》，衛軍王儉見了很賞識他。初任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年間，遷任輔國將軍、吴郡太守。大司馬王敬則在會稽起兵造反，以擁戴子恪爲名，明帝便把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召到西省，將要等到夜間殺害他們。這時子恪棄吴郡逃奔歸來，當日趕到京城，明帝纔没有傷害他們。任命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侯即位，遷任秘書監，領右軍將軍，不久任侍中。中興二年，遷任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位爲子爵，授任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因有病没有受任，徙任光禄大夫，不久任司徒左長史。

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

> 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

子恪與弟子範等人，曾因事入朝謝恩，高祖在文德殿接見他們，從容地對他們説：

> 我想對你們兄弟説幾句話。天下的寶貴東西，本是名位爵禄，但不可以强力得到它。如果没有機運，雖有項籍的力量，最終還是敗亡。所以班彪著的《王命論》説："所求取的不過是一金，然而終輾轉死在溝壑中。"你們不應該不讀此書。宋孝武帝稟性猜忌，他的兄弟稍有美名的，没有不藉事由而毒死的，所能活下來的衹有劉子業。至於朝廷大臣中，或懷疑有天命而殺害，枉錯

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再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

淫濫，無辜受害者相繼。然而也有他懷疑人有天命而不能殺害的，或不知他有天命而不懷疑他，那時雖懷疑你們的祖父，然而不知怎樣對他。這是對人懷疑而不得殺害的。又有人不被懷疑，如宋明帝本因爲平庸沒有作爲被免脫了，哪裏是被懷疑而得保全。又再說我那時已二歲，他怎知道我應有今天。當知有天命的人，不是人所能傷害的，要想傷害也不能成功。我初平定建康城，朝廷內外的人都勸我說："時代變革，人心須一致，應當實行懲罰。"我在那時依此論而行，誰會說不可以！我正說江左建國以來，要改朝換代就必互相誅戮，這是損傷和氣，所以國運照例不能廣遠綿長。所謂"夏滅亡的教訓就在眼前，殷的後代應以爲鑒戒"。此是第一個意思。再者，齊朝與梁朝雖說是革換朝代，但道理上又與往時的革換朝代不同。我與你們兄弟雖已有兩代不互服喪，但宗屬關係并不遠。你不要說兄弟關係很親，自家兄弟有相互周旋的，也有相互不周旋的，何況是喪服不同疏遠的親屬呢？齊朝建業之初，也是甘苦共嘗，我也有至誠之心，你們兄弟年少，理應不熟悉。我與你們兄弟，便是情同一家，難道都不念及這些，做出如同行路不相識的事情。這是第二個意思。我有今日，不是我的本意所求。而且齊明帝要屠滅你們的家門，使你們兄弟陷入極其困苦的境地，我起義兵討伐他，不祇是爲了自雪門恥，也是爲你們兄弟報仇。你們如果能在明帝、東昏侯之世，撥亂反正，我雖在樊、鄧起兵，怎能不放下武器推奉呢；我即使想不放下武器，也是出師無名了。我今爲你們報仇，而且改換朝代了，希望你們兄弟盡節報效我。而且我自己藉助動亂的政局，取代明帝統一天下，不是奪取你們家的天下。昔日劉子輿自稱是成帝的兒子，光武帝說"假使成帝再生，也不可重新得到天下，何況子輿乎"。梁朝初年，有人勸我進行誅滅，我回答如向日孝武時事：他若是有天命，我殺害

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

不了他；若是他没有期運，爲何急忙這樣去做，這樣做正足以顯示我無度量。曹志是魏武帝的親孫，陳思王之子，事奉晉武帝能成爲晉室的忠臣，此即是你們的榜樣。你們是宗室，情義與他不同，可以坦然相期，你們不要再懷有自外之意。稍加等待，自當知道我的心願。

又文獻王時内齋直帳閣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疏，假使暫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語。

又文獻王時在内齋管賬册的太監趙叔祖，天監初年，入任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說："我本在北第認識你，因爲你是舊人，所以常支使你。你近來見到北第的諸郎没有?"叔祖奉答說："近來多在此當差，出外很少，即使暫出，也無暇到那邊去。"高祖說："如果見到北第諸郎，告訴他們我的意思：我今日雖是改换朝代，但與他們情同一家；祇是今日國家的根基還不穩固，所以没有任用諸郎，不祇是在我不適宜，也是想使諸郎得到安定。讓他們閉門高枕，以後自會見我心。"叔祖立即出外詳細宣告敕語。

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還除光禄卿，秘書監。出爲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爲寧遠將軍、吴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謚曰恭。

子恪不久出任永嘉太守。還京師授任光禄卿，秘書監。出任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任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任宗正卿。三年，遷任都官尚書。四年，轉任吏部尚書。六年，遷任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任寧遠將軍、吴郡太守。三年，在吴郡舍第去世，時年五十二歲。詔令追贈侍中、中書令。謚號爲恭。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

子恪兄弟有十六人，都在梁朝作官。有文才的是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曾對所親近的人說："文史之事，諸弟都具備了，不用煩勞我再引導他們，祇要退食自公，没有過錯就可滿足了。"子恪年輕時也涉獵學問，很會寫文章，隨即丢棄原本的意向，所以没有傳下文集。

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爲盜所害。

子蕭瑳，也很有名聲。太清年間，官作到吏部郎。躲避戰亂來到東陽，後被盜所害。

蕭子範　蕭滂　蕭確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

子範字景則，是子恪第六弟。齊朝永明十

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户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并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箋曰："上藩首佐，於兹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

年，封爲祁陽縣侯，拜授太子洗馬。天監初年，降爵位爲子爵，授後軍記室參軍，再任太子洗馬，不久遷任司徒主簿，遭逢親生母親喪事而離職。子範有孝性，服喪時因哀傷過度損害健康而聞名。服喪期滿除服，又任司徒主簿，累經升遷任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任建安太守，還京師授任大司馬南平王户曹屬，從事中郎。王喜愛有文才的人，子範蒙受特殊恩遇，曾説："他是宗室中的奇才。"讓他編製《千字文》，文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爲文作注釋。從此府中文章，皆讓他起草。王去世，子範遷任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任丹陽尹，他又任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多年，没有離開過藩王府，常因此自我感慨，然而諸弟都獲得高位，自己心中不能平衡，當這次他到府任職寫信説："上藩的首佐官，羞愧我在這時擔任，在河南我屈居人下，自此重升。因老少不同時，盛衰在不同日，雖然承受恩寵，還是羞愧年齡已老。"子範年輕時與弟子顯、子雲的才名大略相近，而風采容止不及他們，因此他們做官的道路有優劣之分。每讀《漢書》，至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惟中弟杜欽官没有做大然而最知名"。則經常吟諷，以比況自己。

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禄、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内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秘書監。太宗即位，召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

不久又任宣惠武陵王司馬，没有上任，便授中散大夫，遷任光禄、廷尉卿。出任戎昭將軍、始興内史。還京師授太中大夫，遷任秘書監。太宗即位，召任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因逼賊没有受任。這年安葬簡皇后，讓他與張纘一起寫哀策文，太宗覽讀後，説："今葬禮雖不舉行，但此文還不亞於舊時。"不久得病去世，時年六十四歲。賊被平定後，世祖追贈他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文。前後有文集三十卷。

二子滂、確，并少有文章。太宗東宫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

二子蕭滂、蕭確，年輕時都會寫文章。太宗在東宫時，曾與邵陵王數計諸蕭姓的文士，蕭滂、蕭確也在其中。蕭滂官作到尚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於子範去世。蕭確，太清年間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被平定後，前赴

平後，赴江陵，因没關西。

江陵，因而死在關西。

蕭子顯　蕭序　蕭愷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録事。

子顯字景陽，是子恪第八弟。小時聰慧，文獻王器重他，對他的疼愛勝過别的兒子。七歲時，封爲寧都縣侯。永元末年，按王子封官的規制授給事中。天監初年，爵位降爲子爵。累經升遷任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録事。

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采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内史，還除黄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兹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

子顯容貌出衆，身高八尺。好學，擅長寫文章。曾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贊説："可以説有明道的高尚情致，與《幽通賦》是同一流的。"又采集衆家《後漢》，考正之間的異同，成爲一家流派。又啓奏編撰《齊史》，書撰成，上表奏聞，詔令交付秘閣收藏。累經升遷任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任臨川内史，還京師授黄門郎。中大通二年，遷任長兼侍中。高祖極愛子顯有才華，又很欣賞他的容止談吐，每當在御筵陪坐時，特别回視向他詢問。曾從容對子顯説："我編撰《通史》，此書若編成，其他史書就可廢棄。"子顯對答説："仲尼彰明《易》道，廢棄了《八索》，敘述職方，擯除了《九丘》，皇上的編製與此符同，盛大的著作又在今日出現。"時人認爲這是很巧妙的對答。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編製經義時，没有設置學官，子顯任國子博士，上表設置助教一人，國子生十人。又啓奏編撰高祖的集子，及《普通北伐記》。這年遷任國子祭酒，又加任侍中，在學問上不斷闡述高祖著的《五經義》。五年，遷任吏部尚書，侍中職務如故。

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宫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吴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吴興太

子顯性格莊重而樸實，很恃負自己的才氣。當他主掌選官時，見到九流賓客，不與他們交言，衹是舉扇一揮罷了，士大夫官紳私下都忌恨他。然而太宗平素看重他的爲人，還在東宫時，常招致與他促膝共宴。子顯曾起身去厠所，太宗對坐客説："曾聽説特異的人近來出現，今日始知是蕭尚書。"他被看重就像這樣。大同三年，出任仁威將軍、吴興太守，至郡没有幾天，便去世了，時年四十九歲。詔令説："仁威將軍、吴

守子顯，神韵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漢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自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并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虚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二子序、愷，并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并掌管記。及亂，於城内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秘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并掌管記。累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官，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并召時

興郡太守子顯，風度氣韵高超出衆，是皇族中最好的人才。封官授權不多久，忽然去世，使我心中悲傷。可追贈侍中、中書令。現在就可以哭悼。”安葬時請賜給他謚號，皇帝親筆詔令説“恃才傲物，應給他謚號爲驕”。

子顯曾經寫了一篇《自序》，序大略説：“我任邵陵王友，有愧於回到京師，遠思與前人相比，我就像楚國的唐勒、宋玉，漢朝的嚴助、鄒陽。回想我的一生，極喜好詩文的辭藻，雖然没有成名，但心裏也已滿足了。但像登高放眼遠望，臨水送别歸人，風動的春晨，月明的秋夜，早來的鴻雁，初啼的黄鶯，開花落葉，這樣的景色呈現在眼前便情動於心中，每每不能控制自己。前世的賈誼、傅毅、崔駰、馬融、邯鄲淳、繆襲、路粹等人，都是因文章而顯名的，所以我多次獻上歌頌之文，正是要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開始參加朝廷在重陽節舉辦的宴會，稠人廣坐，獨我受旨説：‘今日景色很美，卿能不寫出富有文采的詩文。’詩寫成後，又傳來帝旨：‘可稱作才子。’我退席後對人説：‘受到贊揚的恩惠，不是希望就可有的。這與賈誼相比怎樣？恐怕他不能與我相等。’每有製作，很少去苦心構思，必須讓靈感自來，不極力醖釀。年輕以來所寫的詩賦，祇有《鴻序》一篇，體裁兼有多法，文筆運用多種，極受到喜好者的傳頌，因此虚名輕易地遠傳。”子顯的著作有《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二子蕭序、蕭愷，并在年少時就知名。蕭序，太清年間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并掌管記。當侯景叛亂時，在城内去世。蕭愷，初爲國子生，對策成績最佳，州裏又推舉爲秀才。起家任秘書郎，遷任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居父親喪離職。服喪期滿除服，再授太子洗馬，遷任中舍人，并掌管記。累經升遷任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蕭愷的才學聲望，時論認爲與其父相等，太宗在東宫時，早就召見接待他。當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在宣猷堂設宴餞行，并召見當時的才子賦詩，同用

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内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并亡逸。

十五險韵，蕭愷詩先寫就，詩的文辭又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說："王筠本就是寫文章的老手，後輩有蕭愷可稱贊，確是位才子。"先前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寫《玉篇》，太宗嫌他撰書詳略不恰當，因蕭愷博學，文字寫得更好，便讓他與學士刪改。遷任中庶子，未受任，徙任吏部郎。太清二年，遷任御史中丞。不久，侯景叛亂，蕭愷在城内遷任侍中，不久在官任上去世，時年四十四歲。文集都亡逸了。

蕭子雲　蕭特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天監初，降爵爲子。既長勤學，以晋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

子雲字景喬，是子恪第九弟。十二歲時，齊朝建武四年，被封爲新浦縣侯，自己寫敬受奏章，便有文采。天監初年，爵位降爲子爵。長大勤學，因晋朝一代没有記載歷史的全書，二十歲便留心撰著，至二十六歲時，編撰成書，上表奏之，詔令付秘閣收藏。

子雲性沈静，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宫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晋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黄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悦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

子雲性情沉静，不樂意進身作官。三十歲時，纔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秘書郎。遷任太子舍人，編撰《東宫新記》上奏，敕令賞他束帛。累經升遷任北中郎外兵參軍，晋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時湘東王任京尹，對他深加賞識和喜愛，二人如布衣之交。遷任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授官黄門郎，不久遷任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任吏部。三年，遷任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轉任太府卿。三年，出任貞威將軍、臨川内史。在郡以治事和洽得當被稱贊，民吏皆喜歡他。還京師授職散騎常侍，不久再任侍中。大同二年，遷任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隨即再任侍中，祭酒、中正職務如故。

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

梁朝初年，郊祭廟祭均用没有去皮毛的純色全牲，祭祀樂辭皆是沈約撰寫的，至今承用，子雲是最初建言將樂辭作修改的。他啓奏說："聖主敬遵成規，郊廟祭祀莊重肅穆，很得西鄰國人的心，可與周公、孔子的事迹相比，祭祀時將加工去毛的獸皮放在俎中，德通神明，穀物蘋草藻

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齋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視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玉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咏‘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采《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采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并施用。

草，用來竭誠祭天以先祖配享，經理國家的制度，如同懸空的日月，垂訓百王，道理就在這裏。臣近來兼職齋官，聽到祭祀時樂人所歌，仍是祭祀用没有去皮毛牲畜的舊曲。圜丘祭天的視燎官，還説‘式備牲牷’；北郊祭天奏《諴雅》，也唱‘牲玉孔備’；宗廟祭祀唱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奏食舉樂，猶咏‘朱尾碧鱗’。歌聲合着鼓鐘，這不符合盛制。臣職掌儒訓，認爲這樣唱可疑，未能確定應否改定樂辭?”敕答説：“這是主管者死守狹隘經驗，不知變通應急改正。”便讓子雲撰定樂辭。敕説：“郊廟祭祀用的歌辭，應是典誥中典雅古奥的言辭，不得雜用子書史書中的淺近言辭；而沈約所撰寫的，也多有錯謬。”子雲答敕説：“奏盛大的樂歌祭祀天地宗廟，樂應用雅名，理應從《五經》中采取，聖人已有成教。而從漢朝以來編製的樂辭，不全采用經典；沈約所撰製的，又更加淺陋雜亂。臣前改易沈約撰製的十曲，祇知祭祀用的牲牷已换成皮革，所以應改歌辭，仍然承續成例，不避忌流俗背離了事體。既奉令旨，纔得以開拓眼界。臣向來平庸固執，現在忽然清醒明白了，我恭敬地依照成旨，全部改正沈約的編製。祇用《五經》爲根本，其次采用《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一類，愚意也可取來采用。臣又探求唐堯、虞舜時期諸書，殷《頌》周《雅》，以贊美爲主，而又各述時事。大梁改朝换代天下順從，偃武修文，製禮作樂，義高夏、殷、周朝；而沈約撰製的歌辭，祇浸漬在稱頌聖德的美好，并不叙述皇朝製作事。《雅》、《頌》是前例，沈約的編製與體相違。依照聖旨所定的樂論鐘律緯緒，文思深刻精微，有治世才能的人一出現，就像日月懸空，不可磨滅的典籍，禮樂的教化，是在太平盛世時製成。我謹逐一采集，各隨事顯義，以表明製作的恰當。深思多日，現在已經完成，恭敬地呈上。”敕令一并使用。

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

子雲擅長寫草隸書，被世人作爲楷模法式，自己説擅長效法鍾繇、王羲之而稍微變化字體。答敕説：“臣昔日没有鑒賞能力，隨着世人的看法認定珍貴，摹仿王獻之的字體，經過許多年。

《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并驅争先。"其見賞如此。

二十六歲時，編著《晉書》，寫到《二王列傳》，想寫出對草隸書筆法的評論，然而言不盡意，竟没能寫成，衹是大略評論飛白體一種筆勢罷了。十多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品評書法筆勢，透徹瞭解字的形體；又認爲王羲之不及鍾繇，就像王獻之趕不上王羲之。自此研思，方醒悟隸書的規式，最初改變的是王獻之，全部規範的是鍾繇。從那以來，自己感覺到寫字功夫長進了。"他的書法極被高祖推重，曾評論子雲書法説："筆力剛勁挺拔，心手相應，技巧超出杜度，體美勝過崔寔，當與鍾繇競争高下。"他被欣賞就像這樣。

七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宫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宫新記》二十卷。

七年，出任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京師授宗正卿。太清元年，再任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侵逼宫城，子雲逃到民間。三年三月，宫城失守，他又東逃晉陵，餓死在顯靈寺僧房，時年六十三歲。著作有《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宫新記》二十卷。

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第二子蕭特字世達。很早有名聲，也擅長草隸書。高祖曾對子雲説："王獻之的書法不及王羲之。近見蕭特的字迹，直給卿以威脅。"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任海鹽令，因事被罷免。年二十五歲，在子雲前去世。

蕭子暉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恬静，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驃騎長史，卒。

子暉字景光，是子雲的弟弟。年輕時涉獵書史，也有文才。起家任員外散騎侍郎，遷任南中郎記室。出任臨安令。性情恬静，少有嗜好，曾參加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回來寫《講賦》上奏，很被稱賞。遷任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任儀同從事、驃騎長史，去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絶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日魏朝憑藉兵威而革换了漢朝的命運，晉朝因依靠宰輔便改移了魏朝的曆法，這不同於古代的禪授，以德相傳，所以遏制前代的宗室，用以斷絶民望。然而劉曄、

於朝；及宋遂爲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群從，并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幽晋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曹志，仍然在新朝顯貴；到了宋朝終竟成了廢姓。而齊朝，是宋朝的親屬，但把宋朝宗室全部殲滅了。其國運不長，或許是由這個原因引起的。梁朝革命，不采取前朝的做法，所以子恪兄弟以及群從，一并按照他們的才能給以職務，通貴滿朝，不因他們是舊人而拋棄，難道衹是魏朝昏暗晋朝顯著。君子以是知道高祖的宏量，氣度超越了前代。

梁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冲之八世孫。曾祖遥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

孔休源字慶緒，是會稽山陰人。晉丹陽太守孔冲的八世孫。曾祖孔遥之，任宋尚書水部郎。其父親孔珮，任齊廬陵王記室參軍，去世早。

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吴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顔，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虚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

休源年十一歲喪父，服喪期間完全符合禮儀，每見父親手迹，必然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看見的人没有不爲他落淚的。後來前往吴興師從沈驎士，通曉經學大義。建武四年，州裏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看了他的策文，極爲贊賞，對同座的人説："董仲舒、華令思何以比他高明，可以稱爲後生的楷模。看他這篇策文，足可稱他有王佐之才。"琅邪人王融與他極相友善，便將孔休源推薦給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朝建立，與南陽人劉之遴同任太學博士，當時人認爲這是美選。休源初次到京，寄居在宗人少府卿孔登宅中，曾因祭祀去廟堂，侍中范雲初次與他相遇，對他極爲稱贊賞識，説："不期而得見先生，鄙吝之心頓消，誰料撥雲霧而見青天竟在今日。"後范雲乘車到少府門，孔登便拂筵整帶，認爲一定是拜訪自己，然而獨訪休源，高談盡日，一同乘車回去，孔登深感慚愧。尚書令沈約是朝中的貴顯，車馬盈門，休源有時後到，必虚心接待他，讓他坐在右邊，商討文義。他被學識淵博的人推重就像這樣。

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

不久授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曾問吏部尚書徐勉："今帝業初定，需要一個有學藝懂得朝廷

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晋、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决，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閣，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并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録。除給事黄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晋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荆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效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晋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荆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决斷，請托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晋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别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群臣議代

禮儀的人任尚書儀曹郎。爲朕想想，誰能勝任。”徐勉回答説：“孔休源的見識清通，熟悉往事，晋朝、宋朝兩朝的《起居注》爛熟於心。”高祖平素也有所聞，即日授他兼尚書儀曹郎中。當時對朝儀多有改變，每當詢問他前事，休源立即根據記憶隨機斷决，竟没有遲疑。吏部郎任昉常稱他爲“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他審理案件，很少冤屈人。後有選拔人擔任獄司，高祖還舉休源的事迹勉勵他們。授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整肅尚書省，不負朝廷之所望。當時太子詹事周捨編撰《禮疑義》，從漢、魏以至齊、梁的有關史料一并收録，休源所有奏議，都被選入録。授給事黄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嚴正執法，無所迴避，百官没有不懼怕的。授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任宣惠晋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高祖對他説：“荆州地處長江上游要地，比周之周公、召公之治陝還要重要，今將十歲兒委托給卿，望能盡心輔佐，不要怕作西漢的周昌。”休源回答説：“臣如此平庸，却受到如此恩遇，正想盡力效勞。”高祖稱贊他的對答，便指令晋安王：“孔休源是人們的榜樣，你年尚幼，應當事事請教他。”不久始興王蕭憺代鎮荆州，孔休源又任蕭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照舊。在州任職多年，很有政績，處事公平，人情請托之風不行。高祖極稱贊他。授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任明威將軍，又任晋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另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多次輔佐有名望的藩王，甚得人民的稱贊，晋安王極倚仗他，有關軍民之事，均向他詢謀。常在中齋另置一榻，説“此即孔長史專座”，别人不得去坐。他被敬重就像這樣。

入朝任太府卿，不久授都官尚書，旋即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去世，高祖與群臣商議以代王久任州刺史者繼任，

王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决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

當時貴戚王公都想遷授此職，高祖說："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應任此職。"便授他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任臨川王行佐，王去世而他任此職，時論認爲很光榮。揚州爲中原的大城市，事務繁雜，休源辦事果斷，請托之風驟息。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照舊。多次上表辭職，優詔不許。在州裏白天斷案，夜讀古籍。每當皇帝出外巡視，常將軍國大事相托。

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晋安王綱爲皇太子。四年，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强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咏，方與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宫，東泊枌壤，毗佐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昭明太子去世，有敕當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商議，立晋安王蕭綱爲皇太子。四年，得病，高祖派中使問候，并派醫生送去藥物，一日多達十多次。這年五月去世，時年六十四歲。休源遺言薄葬，逢年過節掃墓就進獻蔬菜罷了。高祖爲之流涕，回視謝舉說："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正想與他同治太平，以昌王化。不料突然去世，朕極痛惜。"謝舉說："此人清介剛直，當今罕有，微臣爲陛下惋惜。"詔令說："居喪盡禮，追念前賢，這是歷代常規；表揚酬報有功勞的人，這是先王的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操貞正，氣量寬宏，榮任尚書之職，譽滿縉紳之間。治理神州，被人歌頌，仁者長壽，本屬常理。忽然辭世，倍感悲傷，可追贈他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賞賜宅第一所，棺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約定日期舉辦喪事。喪事所需，按需供給。謚爲貞子。"皇太子手令說："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清廉謹慎。曾西至渚宫，東去枌地，輔佐藩王，恪盡忠誠。李固的詳審，張範的廉白都不能與之相比。忽然殞喪，倍感憂傷。今日之喪，務求盡禮。"

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强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

休源年幼喪父，自立志向，立身剛正，熟悉政治，持身儉約，學問深厚，當官理事，不怕强

官理務，不憚强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

權，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極爲信任他。累任顯職，纖毫無犯。性情謹慎，極少嗜好。出入宫廷，不言宫中之事，世人以此更加敬重他。藏書超過七千卷，親自校勘整理，其奏議彈劾章疏編爲十五卷。

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别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長子名雲童，頗有父風，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到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别駕。小兒子名宗軌，聰敏有識度，歷任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 江從簡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

江革字休映，是濟陽考城人。祖父名齊之，在宋朝任尚書金部郎。父親名柔之，在齊朝任尚書倉部郎，事奉父母至孝，因母喪過哀而卒。

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勖，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

江革年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能寫文章，其父極爲賞識他，曾説："此兒必興吾門。"九歲時父親去世，與弟弟江觀是雙胞胎，因少年孤貧，没有師友，兄弟互相勉勵，讀書精力不倦。十六歲喪母，以孝聞名。服喪期滿後，與江觀一起前往太學，補爲國子生，成績最優秀。齊朝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極爲敬重他們。謝朓曾在宫中值宿警衛，回來路過去看望江革，時下大雪，見江革破衣單席，而專心學習不知疲倦，感嘆很久，便脱下衣服，并親手把氈割下一半與江革充做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他爲西邸學士。二十歲被舉爲南徐州秀才。當時豫章人胡諧之辦理州事，王融寫信給諧之，讓他推薦江革。諧之正要推薦琅邪人王汎，便以江革代替他。

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爲太子詹事，啓革爲府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

始仕爲奉朝請。僕射江祏極力引進他，江祏任太子詹事，啓奏江革任府丞。江祏在當時權勢極大，認爲江革有經國之才，便讓他參掌機要，詔誥檄文，皆相委托。江革不露形迹，此事亦不爲外人所知。江祏被殺，門下賓客都受牽連，江革獨以智謀得免。

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吴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乃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

授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進軍石頭，當時吴興太守袁昂占據郡地抗拒，高祖便讓江革寫信與袁昂，江革即席寫就，辭義典雅，高祖極

義典雅，高祖深賞嘆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别，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吴興沈約、樂安任昉并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時在雍，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爲丹陽尹，以革爲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强憚之。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爲雲麾晋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百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還左光禄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

爲贊賞，因此令他與徐勉共掌書記。建安王任雍州刺史，上表求管記，以江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弟江觀從未分别，不忍離别，苦求同行，於是任江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吴興人沈約、樂安人任昉都敬重他，任昉給江革的信説："這次雍府妙選英才，文房的職務，都由卿兄弟擔任，可稱是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至江夏，江觀得病去世。江革當時在雍州，受到府王的禮遇，其誠如平民之交。王被徵爲丹陽尹，任江革爲記室，領五官掾，授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政清明嚴正，豪强都懼怕他。入任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再出任雲麾晋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任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照舊，他的清明嚴正使百城官吏懼怕。當時少王辦事多聽從籤帥的意見，江革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人同坐。不久遷任左光禄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他彈劾豪强，無所畏懼。

除少府卿，出爲貞威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棰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

授少府卿，出任貞威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照舊。當時魏朝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江革受命隨府王鎮守彭城。城失守，江革素不騎馬，於是泛舟而還，途經下邳，被魏人捉去。魏朝徐州刺史元延明早知江革的才名，隆重接待江革，江革以患脚病爲由不拜，延明將要加害他，見江革辭色嚴正，就更敬重他。當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讓祖暅寫《欹器》、《漏刻銘》，江革駡祖暅説："你受國家厚恩，還没有報答，而今爲敵人寫銘，有負朝廷。"延明聽到了，便讓江革寫丈八寺碑及祭彭祖文，江革以囚執已久，不會再有心思爲理由推辭。延明逼他很厲害，將要對他施棰撲之刑。江革厲色而言説："江革年已六十，不能報效君主，今日能死是幸運的，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便不再逼他。每天給他三升小米，僅能維持生命。正值魏主請

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强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游。"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召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爲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并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并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

中山王元略回北方，於是放江革及祖晅回朝。詔令說："前任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達，遠近聞名，在朝廷端莊嚴肅，臨危不屈，輔佐宰相，確能勝任。可爲太尉臨川王長史。"

當時高祖推崇佛教，朝廷賢人多請求受戒，江革相信因果報應，而高祖却不知道，認爲江革不信奉佛教，便賜江革《覺意詩》五百字，其中說："當勤勉精進，自强多修行；豈可唐突行事，像那樣必成死囚。以此告知江革，并及諸顯貴。"又親筆寫敕書說："因果報應，不可不信，怎能像元延明那樣唐突？"江革因此請求受菩薩戒。

重授少府卿、長史、校尉。這時武陵王在東州，極爲驕縱，高祖召見江革面敕說："武陵王年少驕縱，臧盾軟弱，不能盡其匡正之責，想讓你去替代臧盾。非卿不可，不可推辭。"於是授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江革的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江革將至，都帶着禮物沿途迎候。江革說："我概不接受饋贈，我不能變成故人的禮品筐。"至鎮，衹取俸禄，食不兼味。此郡地廣人衆，每天幾百起案件，江革分别處理，竟没有積案。有功必賞，有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畏服。琅邪人王騫任山陰令，貪污受賄聲名狼藉，因之自求解職。武陵王也怕他，對他極爲敬重。每當侍宴時，江革言必引據《詩》、《書》，武陵王因此也好學愛文。典籤沈熾文將王寫的詩呈送高祖，高祖對僕射徐勉說："江革果然稱職。"於是授都官尚書。將還，百姓戀戀不捨，饋贈很多，但概不接受。按舊例送故吏要訂做新船，江革一并不收，衹乘坐官府給的一小舟。船艙已經偏斜，不能安卧。有人對江革說："船不平穩，過江極險，應當搬來重物，壓住小船。"江革没有重物，便從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壓在船上。他就是如此清貧。

此。

尋監吴郡。于時境内荒儉，劫盗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静寇；反省游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盗賊静息，民吏安之。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每至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

除光禄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二州大中正，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娱。大同元年二月，卒，謚曰强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不久監吴郡。這時境内受災歉收，盗賊公行，江革至郡，祇帶有官署派的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擔心他不能平定盗賊；江革反而又撤去游軍尉，百姓更加恐慌。江革廣施恩德，公開政令，結果盗賊平息，民吏安定。

武陵王即將出鎮江州之時，曾經説過："我有江革，則文章清麗，怎能一日相忘，當與他同桌而食。"於是上表請求讓江革同行。又授江革爲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入朝任度支尚書。他喜歡提携平民誇獎晚輩，士大夫亦因此而欣然相從。當時尚書令何敬容掌管選拔人才，其所選用的人多不稱職。江革的性情强直，每至朝宴，常對此褒貶，因爲這樣被有權勢的人憎恨，於是稱有病還家。

授光禄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兗、北兗二州大中正，清静安逸，以賦文飲酒自娱。大同元年二月，去世，謚號爲强子。有集二十卷，流傳於世。江革歷任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次俸禄爲二千石，身旁没有侍妾，家徒四壁，世人以此敬重他。

長子名行敏，好學有才，官至通直郎，去世早，有集五卷。次子名從簡，年輕時有文才，十七歲時，作《採荷詞》以諷刺敬容，被時人所欣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叛亂，被任約所害，兒子江兼叩頭流出血，請求以己命代父命，以身擋刃，結果兩人都被殺死，天下人無不哀痛。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事，孔休源以其見識受到賞識，生逢其時，可謂幸運。江革聰敏亮直，也有一代的盛名呀。

梁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謝舉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

謝舉字言揚，是中書令謝覽之弟。幼年好學，能談玄理，與謝覽齊名。謝舉年十四，曾贈沈約五言詩，受到沈約的稱贊。世人因此説："姓王的有養、炬，姓謝的有覽、舉。"養、炬是王筠、王泰的小名。

起家秘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秘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宫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别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悦。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

謝舉初任秘書郎，後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秘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宫管記，深得昭明太子的賞識。秘書監任昉出任新安郡太守之時，以詩向謝舉告别説："如果想念老年人，便深記老夫的寄托。"他被人重視就像這樣。曾經在華林園侍宴，高祖向謝覽咨詢謝舉，謝覽對答："識藝超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如臣。"高祖大悦。轉任太子中庶子，仍掌管記。

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將軍、豫章内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静，百姓化其德，境内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爲侍中、五兵尚書，未拜，

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任寧遠將軍、豫章内史，施政寬和，甚得民心。十八年，入朝任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任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朝任左民尚書。同年遷任吏部尚書，不久因公事被免職。五年，起用任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再任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不久遷任吏部尚書，接着又加任侍中。出任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政清刑簡，百姓受其德政感化，境内肅然。被罷郡守回京城，吏民赴朝廷請求爲他立碑，下詔允許。大通二年，入任侍中、五兵尚書，未就職，遷任吏部尚書，侍中照舊。謝舉祖父謝莊，在宋代兩次掌管官吏的選舉，至謝舉三次任此

還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

職，這在前代是没有的。

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嘆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况重席焉。

謝舉年輕時博覽群書而能融會貫通，尤其擅長老、莊玄理和佛理。任晉陵郡太守時，常與義僧輪换講解佛經，徵士何胤從虎丘山趕來聽講。盛况竟然如此。在此之前，渡長江而來之人盧廣精通儒學，是國子博士，講解經學時僕射徐勉以下的人都去聽講。謝舉席地而坐，多次指出盧廣的錯誤，辭理超俗，盧廣深爲嘆服，就將所執麈尾贈給他，賜予他珍貴的座席。

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爲雲麾將軍、吴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吴郡，及舉爲政，聲迹略相比。六年，入爲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瀹，齊世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

四年，加任侍中。五年，任尚書右僕射，侍中照舊。大同三年，因病陳請辭職，轉任右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當年，出任雲麾將軍、吴郡太守。先前，何敬容任郡守有政績，人稱“何吴郡”，及謝舉當政，聲譽大致相等。六年，入任侍中、中書監，未就職，遷任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照舊。謝舉父謝瀹，在齊代以此官而終，謝舉多次上表乞求改任，未獲准，過了很久方去任職。九年，遷任尚書僕射，侍中、將軍照舊。謝舉雖居宰相位，不願意參預時務，多次藉有病請求解職，皇上則賜給他假期，并親筆開處方，并賜給皇上用藥。他竟如此受到皇帝的恩遇。這年，以本官參預銓選事。

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内。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并亡逸。

太清二年，遷任尚書令，侍中、將軍照舊。這年，侯景侵犯京師，謝舉死在圍城内。詔令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照舊。文集在戰亂中全部丟失了。

二子禧、嘏，并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

其二子謝禧、謝嘏，均少年成名。謝嘏，太清年間，歷任太子中庶子，出任建安太守。

何敬容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吏部尚書：并有名前代。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祖父攸之，任宋朝太常卿；父昌寓，任齊朝吏部尚書：均聞名於當時。

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爲

何敬容以名門之後，剛成年就娶齊武帝女長城公主爲妻，授駙馬都尉。天監初年，任秘書

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黄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吴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

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并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

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

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

郎，歷任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丞，遷任揚州治中。出任建安內史，清廉公正有政績，民吏都稱贊他。回京授黄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再任侍中，領羽林監，不久又領本州大中正。隨即又署理吏部尚書，選拔官吏審慎嚴明，號爲稱職。四年，出任招遠將軍、吴郡太守，爲政能體察民情，斷案如神，任職四年，政績爲天下第一。吏民到朝廷請求爲他樹碑，得到允許。大通二年，入朝任中書令，未就職，仍任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不久加任侍中。中大通元年，改任太子中庶子。

敬容身高八尺，膚色白晳有美鬚眉。持重端莊，衣冠尤爲鮮麗，每在朝堂之際，其儀容必出人之上。三年，遷任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照舊。當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因病請求辭職，便推舉敬容繼任，所以授敬容此職務。五年，遷左僕射，加任宣惠將軍，設置佐史，侍中、參掌照舊。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失火，高祖對群臣説："此門太小，我正想重建，遂遭天火。"群臣相視而不答。祇有敬容説："此所謂陛下'先於天而天不違'。"當時人認爲這是名對。不久遷任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照舊。五年，入任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照舊。

何敬容久處朝廷，熟知往事，而且聰明幹練，熟悉政務，勤於文書，清晨辦事，夜以繼日。自晉、宋以來，宰相均以文辭自娱，祇有敬容勤於政務，被世人鄙視。當時蕭琛之子蕭巡，很有輕薄之才，就作卦名詩與離合詩嘲笑他，敬容若無其事，不屑與他計較。

十一年，因妾弟費慧明任導倉丞，夜盜官米獲罪，被禁司執捕送到領軍府。當時河東王蕭譽任領軍將軍，敬容寫信爲慧明開脱，蕭譽立即

以書解慧明，謇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

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喧嘩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吊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虚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托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説，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吊，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説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

將信上奏。高祖大怒，交御史審决，御史中丞張綰上奏敬容挾私欺騙皇帝，應當陳尸街頭示衆，詔令特許免職作罷。當初，天監年間，有僧人釋寶誌，曾遇敬容，對他説："君後必富貴，但最終是何敗何罷了。"當敬容任宰相後，以爲姓何的人爲害於己，因此壓制同宗，使之不能作官，到此方知爲河東王所敗。

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到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求聽講，得到允許。又允許他初一、十五向皇帝問候。不久起用爲金紫光禄大夫，未就職，又加任侍中。敬容往日的賓客門生又像往日一樣得意，希望他再被重用。會稽人謝郁致書告誡説：

我這個草野之人已經聽説，您得以朝夕瞻仰君主出入禁門，醉尉不敢呵斥，死灰復燃總是有它逐漸燃起的根源，真應停止，真應停止！所以我先向您祝賀，又將要吊念您。昔日流言一起，周公旦便逃往東方；燕國的書信剛到，子孟便不再入境。聖賢受到不實指責時應先自責，不曾因受到時人仇恨去求救。而且在龍門曝鰓的魚，不會留戀杯中之水；在天際飛翔的鳥，豈會留戀鳥籠之糧。爲什麽呢？因爲它的依托已盛大了。過去您頭戴"納言"的幘巾，腰間佩帶鳴玉，穿着珍貴的紫貂皮衣步入文昌署，戴着用蟬紋裝飾的高帽直趨武帳，可謂氣派呀。不以此時推薦才士，稍報聖主之恩；今正像袁盎所説因過受責，却還企求朝廷，埋怨朝廷，我認爲您不該采取這種做法。昔日竇嬰、楊惲得罪明主，他們不能謝絶賓客，還結交朋黨，最終没有得到福禄，反而更加重了禍患。我爲您憂慮的正是這一點。人們所以還這樣跟隨在您的門下，未必都是感懷您的仁惠，有灌夫、任安那樣的情義，而是有戒於翟公在門上大書的感慨世態炎凉那樣的話，希望您重新得到重用。在思過之日，而懷有被再重用的心念，不可成爲智者的主張。您應當閉門思過，不要與人交往，在鍾阜修築

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皋鄙人，入穴幸無銜寠，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茅屋，悠閑自得地度日，顯見可憐的意念，表露等待終了的情懷，三思孔子關於改過的言論，考慮子貢關於改過的譬喻，讓衆人不再説您的壞話，在書册史乘中得到自救，這就是所説"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讓明主聞知，還是有希望的。我是田野之人，雖穴居所幸我不怨恨貧窮簡陋，耻於天下之士不替您説明道理，因此披肝瀝膽，表示情素，君侯當能明察。

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内。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并没，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宫，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吴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晋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虚，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宫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圍内，詔贈仁威將軍，本官并如故。

太清元年，遷任太子詹事，侍中照舊。二年，侯景襲擊京師，敬容從家中移住官署。當初，侯景在渦陽退敗，朝廷未得到確實消息，傳言的人就説侯景的部將暴顯反叛，侯景本人與衆人都已死，朝廷以此事憂慮。敬容不久被太子召見，太宗對他説："淮北始有消息，侯景定能免死，不像傳言那樣。"敬容對答説："侯景若能死去，實在是朝廷的福氣。"太宗聽了臉面失色，問他原故。敬容説："侯景是翻覆叛臣，最終要亂國的。"這年，太宗多次在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吴孜當時寄居詹事府，每天去聽講。敬容對吴孜説："昔日晋朝之衰落正是由於崇尚玄學所致，以至於使胡人占領中原，今日太子仍然崇尚老、莊，恐非正道，難道我們又要有戰亂之禍嗎?"不久侯景叛亂，他説的話應驗了。三年正月，敬容在受圍困的京城去世，詔令追贈仁威將軍，原來擔任的官職照舊。

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并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并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

何氏從晋朝司空何充、宋朝司空何尚之以來，世代信佛，并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棄住宅在東部建立佛寺，趨勢者爲他捐錢建造，敬容并不拒絶，因而佛寺堂宇修飾十分宏麗，當時輕薄人稱佛寺爲"衆造寺"。到敬容被免職離開住宅時，衹有常用器物及袋中衣物而已，竟没有多餘的財貨，當時人又因此而稱贊他。

子㲉，秘書丞，早卒。

子名㲉，任秘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虚，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曰：從魏之正始以及西晋，以玄虚爲高，以放誕爲貴，尚書丞郎以上官吏，不理文案，全由令史辦理。到了東晋，此風

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更盛，祇有卞望之將臺閣的政務，極想綜理，阮孚對他說："卿如此之忙，不是很辛苦嗎?"宋朝王敬弘身爲尚書省長官，却不看公文，崇尚風流，影響深遠。做官的祇署文牘不問政務，稱爲清貴；而恭謹勤懇不懈怠的人，却終身滯留在鄙俗的職位上。這樣在朝的人不講綱常法度，下面的人不能盡職盡責。小人得勢或許是這個原由。嗚呼！傷風敗俗，却不醒悟。西晉衰落，戰亂頻仍，這是勢所必然。何敬容有所預感，却被譏笑，可惜呀。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

朱异字彦和，吴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吴平令。

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户。"年十餘歲，好群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

朱异字彦和，是吴郡錢唐人。父親朱巽，因忠義節烈而知名，官作到齊朝江夏王參軍、吴平令。

朱异年齡數歲，外祖父顧歡撫摸着朱异對他祖父昭之説："此兒不是平常的人，當會成就您家門户。"年十餘歲，喜好群聚賭博，極被鄉黨所厭恨。長大之後，便强自克制改變惡習從師學習，遍學《五經》，尤其明曉《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戲、圍棋、書法、算術，都是所擅長的。年二十歲，至京城，尚書令沈約面試他，因而與他開玩笑説："你年輕，爲什麽不廉潔?"朱异心中遲疑没有明白此話的意思。沈約於是説："天下惟有文史經義圍棋書法這些技藝，你一時都拿了過去，可稱作不廉潔呀。"這年，上書言建康宜設獄司，與廷尉品級相同，詔令交與尚書詳議，同意他的意見。

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暗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

舊的制度，年到二十五歲纔能做官。此時朱异剛二十一歲，朝廷破例下令提拔他任揚州議曹從事史。不久有詔令尋求有特殊才能的人士，《五經》博士明山賓上表推薦朱异説："我見到錢唐人朱异，年紀尚輕，但品德完備辦事精明練達，在獨處時没有散逸的想法，在没有人看見自己的時候仍然神色恭敬有如面對賓客，胸懷博大深沉，神態儀表高拔不凡。譬如名山高萬丈，難以攀援登上巔峰；碧海深千丈，難以窺視它的深處。再譬如珪璋剛剛雕琢，佩帶的錦組開始編織，一觸動便發出很洪亮的聲音，飾以文彩便會

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悦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

顯現於世。觀察他誠信的品行，不祇十户人家所稀有，如果讓他負重馳騁於遠道，必有千里馬的功用。"高祖召見他，讓他解說《孝經》、《周易》的義理，聽後極爲高興，對左右的人說："朱异確實特異。"後來見到明山賓，對他說："您推舉的人確是極得當的人才。"於是召朱异在西省當值，不久兼太學博士。這一年，高祖親自講解《孝經》，讓朱异執經誦讀。遷任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經升遷任鴻臚卿，太子右衛率，不久加任員外常侍。

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内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

普通五年，大舉北伐，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者請求帶着土地百姓歸附，詔令有司商議此事虛實。朱异說："自從王師北討，不斷取得勝利，徐州地方勢力轉而削弱，都想歸罪法僧，法僧懼禍將至，他的投降必不會是假的。"高祖便遣朱异報告法僧，并敕令衆軍應接，均受朱异指揮。既至，法僧遵承朝廷旨意，正如朱异所預測的。

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中大通元年，遷任散騎常侍。自從周捨去世後，朱异代替他掌管朝廷機謀，軍事長官的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起草，他一并兼管。每當四方進呈表疏，本管職司的文簿，咨詢詳斷，全都堆積在他面前，朱异揮筆行文，覽事決議，才華奔放機敏多智，手中筆一刻不停，頃刻之間，諸事便辦妥了。

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

大同四年，遷任右衛將軍。六年，朱异啓奏在儀賢堂講述高祖撰著的《老子義》，敕令允許。當他就席講述時，朝士及道俗聽者有千餘人，成爲當時的盛舉。那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引進學士，朱异與左丞賀琛輪换講述高祖撰著的《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朱异在玄圃講述《易》。八年，改加任侍中。太清元年，遷任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任中領軍，舍人照舊。

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异對曰："此宇内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群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納之，未决；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

高祖夢見平定了中原，舉朝稱贊慶賀，第二日清晨將夢告訴朱异，朱异對答說："這是宇内四方統一的徵兆。"當侯景歸降，敕召群臣商議，尚書僕射謝舉等認爲不可以接收，高祖想接納侯景，此事未决；曾在黎明時來到武德閣，自言自

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脱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奬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絶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没，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爲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絶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异，辭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异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

語地説："我國家如此太平，今便接受土地，如果因爲這樣做，萬一給國家招致混亂，後悔就來不及了。"朱异探測到高祖隱微的心思，應聲回答説："聖明的皇帝統治天下，在上順應蒼天的意旨，北方亡國的百姓，誰不仰慕您，因爲没有機會，未能表達他們的心願。今侯景分割魏國大半土地，獻納誠心表示順服，從遠處來歸附聖朝，豈不是上天開導他的内心，衆人助成他的計謀？推究侯景的本意，審察此事，極可贊許。今日如果不接納他，恐怕會使後來者絶望。這是顯而易見的，願陛下不要疑慮。"高祖極想采納朱异的意見，又想到前日做的夢，於是接納侯景投降。貞陽侯戰敗被俘，從魏遣派使者回國，述説魏相高澄想再次與梁朝和睦相處，敕令有司定議，朱异又認爲應同意此要求，高祖果然聽從了。當年六月，派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出使北面通好。當時，侯景鎮守壽春，多次啓奏高祖斷絶與魏和好，并請求追回使者。又致信與朱异，辭意懇切，朱异衹是轉述敕旨回答他。八月，侯景便舉兵反叛，以聲討朱异爲名義。朱异募兵得三千人，侯景進軍到京，便用這些人把守大司馬門。

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并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并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内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指异。异因慚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异，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

初，侯景陰謀反叛，合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司州刺史羊鴉仁并多次奏報，朱异認爲侯景孤身寄命梁朝，必不會那樣做，便對使者説："鄱陽王就是不允許國家有一客人！"并壓下啓奏不上報，所以朝廷没有對此事做防備。當侯景來侵犯，城内文武官員都責怪他。皇太子又寫了《圍城賦》，其末章説："他戴着高冠穿着厚底鞋，并列鼎而食乘坐肥馬，登上皇帝居住的宫殿，打開皇室的金門，陳述謀略輔佐君王，宣布政刑的福威，四郊因此修築許多城壘，萬邦因此不得安定。試問豺狼他是誰？試問虺蜴他爲誰？"這是指朱异。朱异因此慚憤，發病死去，時年六十七歲。詔令説："故中領軍朱异，胸懷博大寬廣，才力優秀出衆，在朝廷商議謀劃策略，已有多年。正應輔助朝廷施政，長久委托他重任，忽然死去，悲傷充滿我心中。可追贈他侍中、尚書右僕射，賜給棺材一具。辦喪事所需錢財，隨由資

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焉。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并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别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

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并遇亂卒。

辦。"過去大臣故去不追贈尚書官，當朱异故去，高祖惋惜他，在商議追贈事宜時，左右有與朱异友好的人，便啓奏説："朱异擔任的職官雖多，然他平生所希望的，願能得到執法官職。"高祖按照他的宿志，特有此追贈。

朱异身居權要三十多年，善於窺視人主内心深處的意圖，能阿諛奉承順從上旨，因此特别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這四職皆可在帽子上插貂尾，自右衛率至領軍，這四職出行時皆有扈從儀仗隊，近代未曾有這樣的事情。朱异及諸子自潮溝建造宅室一直排到青溪，宅院裏有樓臺池塘玩好，每暇日與賓客游樂。各方的饋贈，財物充積。性情吝嗇，未曾散施他人。厨下珍饈美味腐爛，每月常丢棄十數車，雖是他的幾個兒子親戚也不分送。所撰著《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戰亂中多散佚了。

長子名肅，官作到國子博士；次子名閏，任司徒掾。同在戰亂中死去。

賀琛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

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悦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録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真。詔琛撰《新謚法》，至今施用。

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

賀琛字國寶，是會稽山陰人。伯父賀瑒，任步兵校尉，爲當世大儒家。賀琛年幼時，賀瑒教授他經學，他一聽便能通曉義理。賀瑒感到很奇異，常説："此兒當以明曉經義而致貴。"賀瑒去世後，賀琛家貧，常往返諸暨，以販粟維持生活。閑暇時則學習經業，尤其精通《三禮》。起初，賀瑒在鄉里聚徒教授經業，到這時他們又從賀琛學經業。

普通年間，刺史臨川王徵召他任祭酒從事史。賀琛開始在京城顯露才華，高祖得知他有學識，就在文德殿召見他，與他談論得很高興，對僕射徐勉説："賀琛的確有傳世的學業。"於是補任王國侍郎，不久兼任太學博士，隨即遷任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經升遷任通直正員郎，舍人照舊。又任征西鄱陽王中録事，兼尚書左丞，期滿實授。詔令賀琛編撰《新謚法》，至今施用。

當時皇太子建議在大功的末時，可以冠子嫁女。賀琛反駁他説：

令旨認爲"大功的末時可以冠子嫁女，

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但不得自行加冠禮自行婚禮”。推求《禮記》文義，我對此解釋還極疑惑。查考嫁冠的禮儀，本是由父親主持，無父親的人，纔可自行冠禮，故稱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爲禮制；不祇説可以爲子，而己身不可這樣。小功的末時，既可得以自行嫁娶，而且也説“冠子娶婦”，它的意思就更清楚了。因此先列二服喪，都寫明冠子嫁子，放在下句，正顯明自娶的意思。既然顯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可得自冠，這是用簡略的語言表達旨意。如果説因父服大功喪，子服小功喪，小功服喪輕，所以可得爲子冠嫁，大功服喪重，所以不得自嫁自冠，那麽在小功的末時，没有説明父與子喪服的不同，就不應再説“冠子嫁子”了。如果説小功之文已説明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説己可冠，所以知道身服大功喪，不得自行嘉禮，但可得爲子冠嫁。我認爲服喪不得行嘉禮，本是吉凶禮不可相互干犯。子雖在小功的末時，可得以行冠嫁，還是應需父親得爲他們主持冠嫁。如果父親在大功的末時可以冠子嫁子，説明吉凶禮之間無妨礙；吉凶禮之間無妨礙，怎能不得自冠自嫁？如果自冠自嫁對服喪的事情有妨礙，則冠子嫁子難道獨自可行？今允許他可冠子而不許自冠，是賀琛所疑惑的。

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

又令旨推研“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我考索此旨，如果説降服大功不可以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也不可自冠自娶，這就是説凡是降服大功小功都不能冠娶。如是這樣，《禮記》文應説降服則不可冠娶，豈能祇説下殤？今不言降服，祇舉下殤，實有它的含義。出嫁與過繼給別人爲後，或有服喪再降，過繼給別人的人，對親姊妹降服爲大功；如果是大夫爲身爲士的父親服喪，又因爲是以尊降服，則成爲小功。這對於冠嫁，意義没有差别。所以是這樣，因爲出嫁則有承受自我，過繼別人

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并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期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則得傳承重責，并想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而彼服則隆。過去爲親戚實服期喪，雖再降服，仍依照小功的禮儀，可冠可嫁。如果期服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衹是降一等級，降級是有規定的，而服末嫁冠，是没有差别的。衹有下殤之服，特别表明不娶的意思，衹因爲年幼死去的緣故，夭喪情深，既没有受到他人厚待，又與傳重彼宗不同，嫌他年幼而服輕喪，頓成殺略，因此特别表明不娶，以表示本重之恩。所以凡是降服，冠嫁没有不同；衹有下殤，纔明示不娶。它的意思是這樣，則不得説大功的降服，皆不可以冠嫁。而且《禮記》説“下殤小功”，是説下殤則不得通用於中與上殤，説小功則不得兼用於大功。如果實是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也不冠嫁，《禮記》不得衹説“下殤小功則不可”。恐怕不是文意。此又是賀琛所疑惑的。

遂從琛議。

便聽從賀琛的議論。

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産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

遷任員外散騎常侍。舊例尚書座位在南邊，不穿貂皮衣；穿貂皮衣自賀琛開始。不久，遷任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前。賀琛家産既豐，就買公主的宅第爲住宅，被有司劾奏，因此事被免官。不久又任尚書左丞，遷任給事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受任，改任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賀琛前後任職，凡是郊廟祭祀諸禮儀，多半由他制定。每見高祖，與他談論常常時間很長，因此宫禁中人這樣説：“上殿不下有賀雅。”賀琛的容止都很文雅，所以時人這樣稱呼他。遷任散騎常侍，參禮儀照舊。

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

當時，高祖任用的官員，皆緣飾奸諂，深害時政，賀琛於是啓陳條例密封上奏説：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

臣蒙受到了拔擢的恩典，然不能效力於一職；擔任進獻忠言的重任，又不能進薦一

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飧，中宵而嘆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稿則焚。脱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

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户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凋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税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脱，况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

言。聽説"慈父不喜愛無作爲的兒子，明君不容留無才能的大臣"，臣所以承受俸禄廢寢忘食，夜半而嘆息。便進言時事，列之於後。不能稱作是謀略，寧可説是竭盡忠誠。獨自藏在胸中，不告訴妻子兒女。言辭無粉飾，寫成後將草稿燒焚。或許得以聽覽，請試加審察。如果不允合，原諒我的戇愚。

其一事是：今北邊東魏叩頭稱臣，兵器戰衣已解息，正該是讓百姓繁衍後代積蓄財物、教化訓導他們的時候，然而天下户口減少，這的確是當今的急務。雖然到處衰殘零落，而關外更嚴重，郡地忍受不了州上的紛繁迫促，縣地忍受不了郡裏的搜刮，他們相繼攪擾，不去實施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務。百姓不能承受命令，就各自流亡，或依附於大姓，或聚集在邊界，這都是不得已而竄亡，不是樂意這樣。國家從關外徵收賦税很輕，甚至當年正常的租課，動不動就拖欠積壓，而百姓失去安居，難道不是牧守的過錯？東境户口空虚，皆由於使命繁多。犬夜不吠，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今大邦大縣，大船奉命而來的，不衹十數；又窮幽的鄉村，極邊遠的小城，也都必定到達。每來一位使者，便有所騷擾，何况是煩擾連續不斷，深爲民害。才能低下疲憊的官吏，則拱手聽從使者的搜刮；凶暴狡詐的官吏，又依靠使者更爲貪殘。縱有廉平的官吏，郡裏官吏還要掣肘。因此邑宰懷揣大印，而類别没有考核，百姓棄業，流離失所的人很多，雖然每年下詔讓他們復業，多次給以免除賦税的恩惠，而百姓終不得返回他們居住的地方。

其二事是：聖主憂念百姓疾苦，出百姓於水火的迫切心情，遠近都有所聞，至於那些飛行蠕動的小蟲，尚且能解脱苦難，何况百姓。然而州郡官吏没有憂慮百姓疾苦的情感，因此天下人的期待盼望，衹能注仰一個人，誠如所説"愛慕他如父母，仰視他如日月，敬重他如鬼神，畏懼他如雷霆"。如果

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綉，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剥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及群，故勉强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厘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凋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

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昃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

能按病投藥，病怎能治不好呢？今天下宰守所以皆追求貪殘，很少有廉潔清白的，確實由於風俗侈靡，使他們這樣。淫奢的弊端，表現在許多事情上，粗舉二條，指出其中最嚴重的。人在僧侶那兒吃飯，所能吃到好的衹一味。今日宴喜，競相誇耀豪華，頓積的美果像山岳，擺列的佳肴如同綺綉，修建露臺用的錢財，不足一次宴飲的費用，然而賓主之間，取捨衹是爲了腹滿，因此未等到他們下堂，那些食品已同臭腐被扔掉。又歌姬舞女，本有等級，十六歲的年齡，應是等待成親。今蓄妓的人，没有等級，雖是庶賤微小的人，却都盛納美女姬姜，竭力貪污，爭用羅綺裝飾。所以任官牧民，競相剥削百姓，雖聚資巨億，罷官還家之後，支持不了幾年，資財便花銷散盡。這是由於宴飲美酒所需費用，使許多人傾家蕩産；唱歌跳舞所需用具，必用千金去買。所消耗的東西與丘山相等，而衹是爲了片刻的尋歡作樂。便更追恨過去所掠取的太少，今日費用的太多，如能再次作官，就要加倍攫取財錢，這是多麽荒謬呀！其他淫侈之事，寫下來會有千百條，習以成俗，日見更甚，想使人在一隅守廉，使官吏崇尚清白，哪能得到呢！今誠宜嚴加禁制，教導他們要節儉，貶黜雕飾之人，糾奏浮華之事，使衆人皆知，更改他們盛宴歌舞的奢靡生活，改變他們的好惡。失去節操，也是百姓所自患，正以不能合群而羞耻，也就勉强而爲之，盡力而做不到，還要受到弊害。今日如果整治風氣糾正失節，易於反掌。討論完美的治理，必以淳素爲首要，糾正雕飾放蕩的弊端，莫有超過提倡儉樸的。

其三事是：陛下以擔負百姓爲己任，廣濟四海爲心願，不畏懼手足磨出繭子的勞苦，不推辭使身體瘦弱的辛苦，何止是日斜忘飢，夜深廢寢。至於百司，没有不向上奏事的，上面息止了責備下面的嫌疑，下面没有了逼迫上面的罪過，這治國之道超過百

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奸，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僥倖之患矣。

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

王，這事情超過千年的記載。但才短量小的人，富貴人家子弟，既得以在陛下面前奏事，便想以不正當的手段謀求進升，不管國家的大體。不知當一官，任一職，最重要的是治理紊亂，匡正不合時宜的事情，心地明恕，事情就能辦得公平。衹去吹毛求疵，分析精密，運用淺薄的才智，提出分外的要求，以嚴峻刻薄爲能事，致力於糾舉他人過失而將他斥逐，這做法雖貌似奉公，事實是更成就了他們的威福。犯罪的人更多，巧妙躲避更爲嚴重。曠廢官職，滋增弊奸，確實是由於此。今我誠願實現要求他們公平處事的效益，革除他們讒愚的心願，則下面安定上面平靜，無僥幸的禍患了。

其四事是：自從征伐北境，國庫空虛了。今天下無戰事，然而還是日不暇給，確實是有原因。國家疲困時則應減少戰事停止浪費，事少則能養民，停止浪費則能聚財，衹用五年，倘若没有戰事，必能使國豐民富。如果積以歲月，這就是范蠡滅吳國的方法，管仲讓齊國稱霸的途徑。今應內減少職官，各檢察他的所屬。凡在京師的治所、官署、官邸、市肆應做的事情，或有十件當省去五件，或有三條當除去一條；以及國容、戎備，在昔日應多，在今日應少。雖在以後應多，即事情未必需要，全都減省。應對四方的屯戍、傳驛、官署、治所，或是舊有，或無益處，或妨礙百姓，應有革除的，就革除；有應減省的，就減省。凡有興造，凡是費錢財的，有不是急需的，有勞役百姓的；又凡是征伐招撫，凡是徵收索取，雖有關國計，權衡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不能聚財；不休民，則不能聚民力。所以儲蓄錢財，是爲了大事用它；休養百姓，是爲了大勞役用他們。如果說小事情不會破費多少錢財，那麼花費就會終年不息止；認爲小勞役不會妨礙百姓，那麼勞役就會終年不停止。騷擾其民而想求得生聚殷實，是不可得的。消耗他們的錢財而使賦斂繁興，則奸詐

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奸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强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凋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盜竊更爲滋長，結果是弊病不斷而百姓不可役使，則難以説國富民强圖謀遠大呀。自普通以來，二十多年，刑法與勞役逐漸興起，民力衰減流散。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報，不如趁此時好好息養國民，使他們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有蓄積，一旦國外有憂患，關河都可掃蕩，而國敝民疲，怎能施行深遠的謀略？事情發生了纔圖謀，知道了也來不及。

書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

書上奏，高祖大怒，召主書上前，口授敕責問賀琛説：

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惽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虎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别言事，啓乃心，沃朕心。

正直的言論有所聽聞，格外的稱贊是你所期望的。但朕有天下四十多年，公車署收到直言奏書，已見聞聽覽，他們所陳述的事情，與你的陳述没有不同，常想承用，不廢棄他們的心願，每苦於事情紛繁，更加糊塗困惑。卿冠上插貂尾印上佩絲帶，學問淵博知識豐富，不應當與猥賤的人相同，衹爲索取名聲，在道路上炫耀自己。説“我能向上奏事，明言政治得失，遺憾朝廷不能采用”。或誦讀《離騷》“廣遠呀那裏没有人，所以不能馭車馬去千里之外”。或誦讀《老子》“知我者少，則我就貴重了”。像這樣的諍言進諫，没有不會説的，在正月初一的宴會上，皆是這樣的人。卿可以分類言事，啓發我的心，開導我的心。

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内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况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奸猾，某人取與，明言

卿説“今北邊東魏叩頭稱臣，正該是讓百姓繁衍後代積蓄財物、教化訓導他們的時候，而百姓失去安居，這是牧守的過錯”。朕没有知人的智慧，到處多弊病，不能廣聽四方之言，不能遍視四方之事，從内心省察責備自己，無處可逃避罪過。堯爲聖主，然而朝廷還有四凶；何况朕呢，朝廷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即使不盡是善的，也不容許全是惡的。卿可明確指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奸猾，某人收

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暗主。

卿又云“東境户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并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飆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

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産，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産，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家業貧窶。勤修産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産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

受和給予，明言其事，得以罷免或拔擢他們。假使讓舜衹聽公車上書，自己最終不會知道四凶，堯也永遠成爲昏庸的君主。

卿又說“東境户口空虛，皆由於奉命出使的人繁多”，但未知這是什麽使者？卿說“才能低下疲憊的官吏，則拱手聽從使者的搜刮；凶暴狡詐的官吏，又依靠使者更貪殘”，他們都叫什麽名字？廉平的官吏，掣肘的官吏，又是什麽人？朝廷思念賢人，如同飢之擇食，渴之求水，廉平的官吏受到掣肘，實爲奇異的事情。應迅速逐條奏聞，應當加倍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於民訟，或又是爲了軍糧，這些事情如狂風般疾速，都是由於不得已而遣使。如果不遣使，天下枉與直的事情如何綜理？事情如何辦理成功？惡人日益滋長，善人日益被埋没，想求得安卧，哪能得到呢？不遣使而得以治事，這便是好事。無足而能行走，無翼而能飛翔，能到要去的地方；不施加威力而能降服人，難道不幸運得很。卿既然這樣說，就應有深見，應陳述秘術，不可懷才而使國家昏亂。

卿又說：守宰貪殘，皆由於飲食奢侈過度。官吏的貪殘靡費，已如前面的回答。漢文帝雖吝惜修建露臺用的錢財，然而鄧通鑄造的錢布滿天下，以此辦法治理國家，朕没有可羞愧的。如果認爲下民的飲食過差，也不是這樣。天監初年，思之已甚。他們勤力經營産業，則没有不富饒的；游手好閑不急於營産，則家業貧困。勤力置辦産業，以營取盤中餐，自己經營，自己食之，此對天下有何損害？無賴子弟，不勤於營置産業，使自己貧困，什麽事情都不做，此對天下有何益處？而且道理上講都稱同富，但富有不同：慳吝而富有，終不能有建設；奢侈而富有，對事情有何損害？如果朝廷緩施刑罰，此事終不可斷絶；如果强加禁止，則曲屋密房中的事情，如何可知？如果去家家搜檢，做這樣的事已是極細密，想使官吏不呼叫門，能可以嗎？這樣更加相互恐脅，以索求

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産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

財物，足以助長禍患的萌生，對治道無益。如果此是指朝廷，但我無此事。過去祭祀用的牲畜，久已不宰殺了，朝中聚會，衹是蔬菜而已，這表明粗略懂得奢侈與節約的節度。如果再減用度，必會有《蟋蟀》中的譏諷。如果以爲做功德事浪費，皆是園中所出産的。做功德的事情，也不用多破費，變一瓜爲數十種，一種菜可做出十多種味道，瓜菜不變，也不用多種，因爲變化種類而菜味多了，對事情有什麽損害，也是絲毫與國家無關。如果得財像這樣的方法使用，這事在人面前没有可羞愧的。我自己除去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已經多年了，甚至宫人，也不食國家之食，歲月也久了。凡所營造，不經由材官，以及國匠，都是用錢雇借，把事情辦成。近之得財，極爲方便，民得利，國得利，我得利，營造各種功德。或以卿的心揣度我的心，所以不能知道這些事情。所得財物，在天下公開，不得用片面的言辭辯論。

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吴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吴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傅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

卿又説蓄養女妓超越等級没有節制，這是有司的責任，即便如此，也有不同：富貴人家多蓄養妓樂，至於貴戚近臣及門下中書省這樣的官署，并没有聽聞家中有十六歲女子，多蓄養女妓的。這些都應直言其人，該讓有司整頓多年的奢侈。卿又説：“便更追恨向日所掠取的太少，如能再次做官，就要加倍攫取財錢，這是多麽荒謬呀。”勇敢與怯懦的人不相同，貪婪與廉潔的人各有用處，勇敢的人可使他進取，怯懦的人可使他守城，貪婪的人可使他捍禦外侵，廉潔的人可使他治理人民。假若使叔齊守衛西河，難道能成功？而吴起去育民，也必不成功。假若使用吴起而不重用他，他就不會在西河建立功勛。今日使用文武官員，也像這樣。取他們能攫取的作用，如若不行可不重新另加任用，他們也不是被朝廷委以權力地位而更加作惡。卿以朝廷的做法爲荒謬，甚至是心

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絶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床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群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説。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

甘情願，也應該考慮造成荒謬的原由。卿説“應當教導他們要節儉”，又説“最好的治理辦法一定是以淳素爲首要”。此言大善。孔夫子説“當政者身正，不發命令下面就會行動；當政者身不正，雖下命令下面也不服從”。朕失去妻子婢妾已三十多年，没有貪色放蕩的行爲。朕很能自忖，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也有三十多年。至於居處的大小不過是放一床，雕飾了的東西不許入宫中，此也是人所共知的。禀性不飲酒，禀性不喜好音聲，所以朝廷舉辦宴會，不曾奏樂，此事群賢所見到的。朕三更起床理事，隨着事情的多少，事少或午前能處理完，事多至太陽偏西纔得就食。經常一日吃一頓飯，或白天或夜晚，没有固定的時間。患病痛苦的日子，或許吃兩次。昔日腰腹寬過了五尺，今日瘦成二尺多，舊的腰帶還保存，不是妄説。爲了誰這樣做？是爲了拯救萬物的緣故。《書》説：“有了手足纔能成爲人，有了良臣能成爲聖主。”向日使朕有股肱，就可得做中主。今仍然不免屈居九品官之下，“不令而行”，衹是虚假的話。卿現在還有嫌恨不滿意，便不知怎樣回答了。

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奸，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

卿又説“百司没有不向上奏事的，采取不正當的手段求取進升”。此人又是誰？什麽又是欺詐之事？今不使外人向上呈事，從道理上講可以這樣嗎？没有人曠廢職務，那官職可廢除嗎？官職廢除人就要作亂，人作亂則國家能安寧嗎？因噎廢食，就是説的這種事情。如果斷絶呈事，誰擔負這個責任？能專門任用的人，如何可得到？所以古人説：“獨聽一個人的意見，就會發生奸邪的事情，僅僅信用一個人，就會造成禍亂。”這如同秦二世委用趙高，元后付權給王莽。呼鹿爲馬，終於發生了閻樂在望夷宫殺二世的禍害，王莽也終於奪取了西漢的政權。

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

卿説“吹毛求疵”，又是什麽人所吹之疵？“分析精密”，又是什麽人？事情到了“嚴峻刻薄”“糾舉别人過錯而斥逐之”，并

并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静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

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强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内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内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内，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

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内，留琛與司馬楊曒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禄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

又是誰？又說“治、署、邸、肆”，哪一處應撤除？哪一職應省去？“國容戎備”，哪項應省去？哪項是不需要的？“四方屯傳”，哪一個無益，哪一個妨害了百姓？何處興造是役民？何處費財而不是急需的？什麽爲“討召”？什麽爲“徵賦”？朝廷從來没有此等事情，安静休養的方法又是什麽？每件事情應舉出實例，備文奏報上來。

卿說“如果不趁此時好好息養國民，事情發生了纔去圖謀，知道也來不及了”。就如同卿所說，當下便是大役百姓，是什麽處所？卿說“國敝民疲”，誠如卿言，終究必須舉出實例，不得憑空說些不着邊際的話。能够論說，就必能實行。富國强兵的術略，救民急難减省勞役的事宜，指揮遠近的方法，并應具體陳列。若不陳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口辯才能。凡是人要有作爲，必先自己省察自己，惟獨没有疵病過失的人，可以責罪别人。卿不得遍加譏毁朝廷内外官員，而不直言實事。期待着聽到你再次上奏，當再次觀覽，批付給尚書省，向全國頒布，使亂羊般的災禍永除，危害性的事物永遠滅絶，希望新的美政，又出現在今日。

賀琛接到敕旨，衹能認錯罷了，不敢再有指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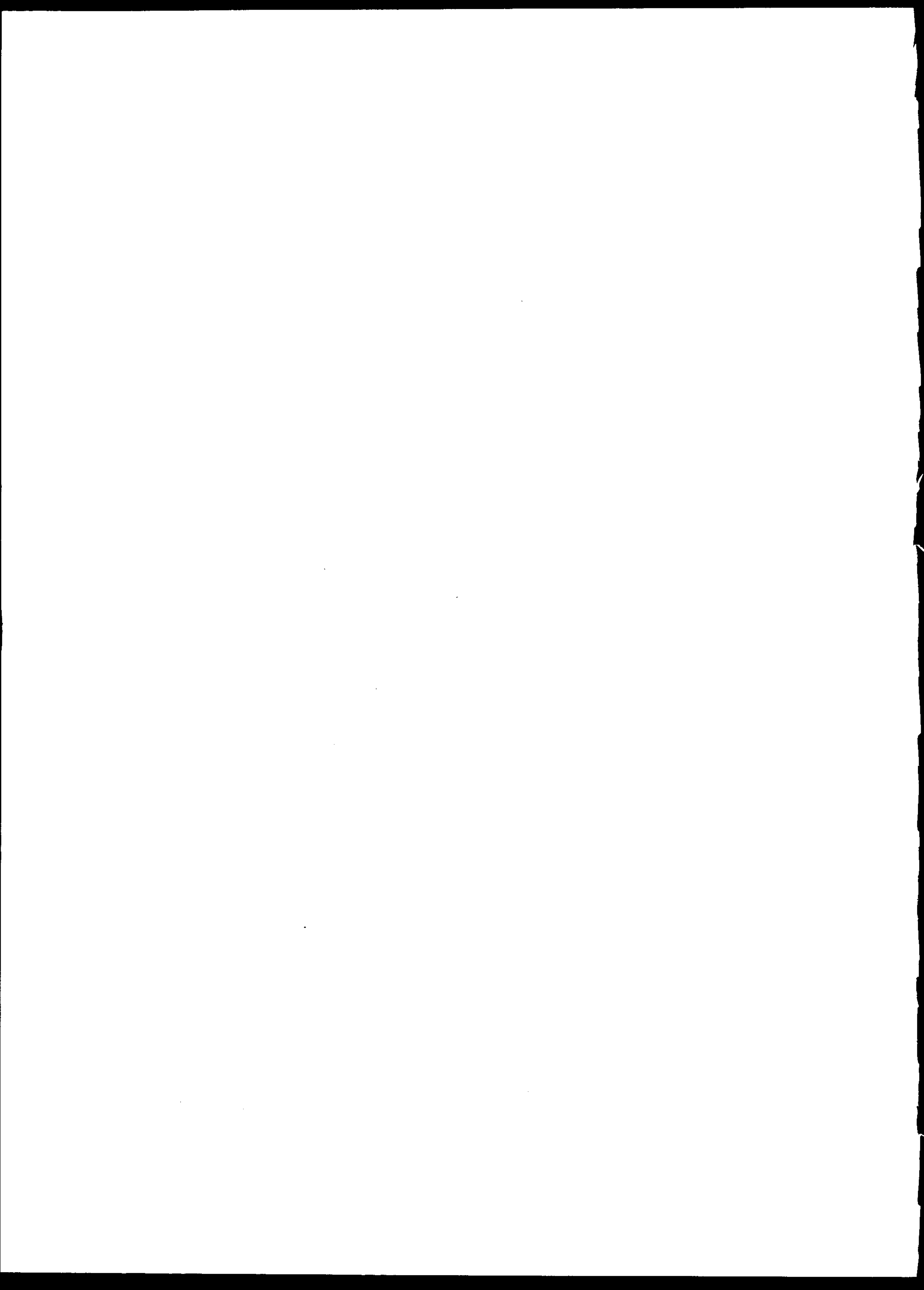
很久後，遷任太府卿。太清二年，遷任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擊京師，王移居臺内，留下賀琛與司馬楊曒守衛東府。賊不久攻陷都城，放任士兵進行殘害，賀琛受槍擊未死，賊尋找到他，用車把他載到宫殿前，讓他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他們開城門放賊進去。王克等人責備他，他涕泣而止，賊又用車載送他到莊嚴寺療治創傷。第二年，臺城失陷，賀琛逃歸鄉里。當年冬天，賊進兵侵犯會稽，再次執捕賀琛將他送出都城，任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後得病去世，年六十九歲。賀琛編撰了《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共百餘篇。

子翊，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子名翊，太清初年，自儀同西昌侯掾出任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去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并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說：夏侯勝說過："士人的憂患是他不精通經術；經術精通了，他取得高官顯爵就如同拾取地上的芥菜那樣容易。"朱异、賀琛并出身微賤，依靠懂經術遇到時機，得到貴顯，符合夏侯勝的言論。然而朱异在得到皇帝的恩寵，任職掌權後，不能用正道輔佐君主，苟且進取，奉承諂媚。以至於引敵敗國，實是朱异的責任。造成的禍難已很明顯，而不表明他的罪過，到他死後，對他還有特殊的寵贈。有罪不作懲罰，獎賞又這樣虛妄不實，不以理相勸加以阻止，用什麽方法來治理國家？君子所以知道太清年間的禍亂，能不與這一點有關嗎。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子）鵾　羊鴉仁

元法僧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歷光禄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己，立諸子爲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户。及魏軍既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既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携，撫悦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埸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闥。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禄。其年，立爲東魏主，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

元法僧，是魏氏的親屬。他的始祖是北魏道武帝。父親鍾葵，封爲江陽王。法僧在北魏做官，歷任光禄大夫，後任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守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便占據彭城稱帝，誅鋤異己，立諸子爲王，布置將帥，想要謀議匡復北魏。不久北魏内亂稍加平定，將要討伐法僧，法僧恐懼，便遣使向梁朝表示歸服，請成爲梁朝的附庸，高祖允許了，授任他侍中、司空，封爲始安郡公，食邑五千户。當北魏軍隊逼近他時，法僧請求回到梁朝，高祖派中書舍人朱异去迎接。來到梁朝，對他極爲優寵。當時正在招引歸來的人，對降附的人親近友好，賜給法僧宅第女樂及金帛，前後所得不可勝數。法僧因在北魏的時日，久任邊防的官職，每因侵掠，他殺害的人很多，要求派兵自衛，詔令給他披甲執兵器的衛士百人，出入宫禁。大通二年，加任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任車騎將軍。四年，進升太尉，領金紫光禄。當年，立爲東魏國主，但没有回東魏，便授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入任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去世，時年八十三歲。二子名景隆、景仲，普通年間隨法僧入梁朝。

元景隆

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户，出爲

景隆封爲沌陽縣公，食邑千户，出任持節、

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

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入任侍中、安右將軍。四年，任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爲彭城王，没有赴任，不久除授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年，又任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得病去世，時年五十八歲。

元景仲

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户，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爲二千户，仍賜女樂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景仲封爲枝江縣公，食邑千户，授任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食邑，與前一并爲二千户，還賜女樂一部。出任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年間，徵入任侍中、左衛將軍。兄景隆後也任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是元氏家族的人，派使者勸誘他，許諾奉他爲國主。景仲便起兵，將下應侯景。這時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進攻景仲，霸先向景仲部下兵衆宣示説："朝廷因爲元景仲與賊南北聯合，圖謀危害國家，今派曲江公蕭勃任刺史，鎮撫此州。"衆人聽了此言，皆棄甲而散，景仲於是上吊而死。

元樹 元貞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爲宗正卿，屬尒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王，邑二千户，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爲三千户。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户。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

元樹字君立，也是北魏的近親。祖父是獻文帝。父親元僖，封爲咸陽王。元樹在北魏做官任宗正卿，正值尒朱榮作亂，元樹天監八年歸附梁朝，封爲鄴王，食邑二千户，授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任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食邑并前爲三千户。征討南蠻賊，平定後，加任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封食邑五百户。中大通二年，徵入任侍中、鎮右將軍。四年，任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讓他討伐北魏，攻占了北魏的譙城。這時北魏的將領獨孤如願來援助，於是包圍了元樹，城陷被捕，發憤死在北魏，時年四十八歲。

十八。

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爲主，詔封貞爲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子元貞，大同年間，請求跟隨東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回來後授任太子舍人。太清初年，侯景投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爲國主，詔令封元貞爲咸陽王，以天子的禮儀送他回北方，這時侯景失敗元貞返回。

元顥達

元顥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顥達仕魏爲中書令、郢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顥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户，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元顥達，也是北魏的旁支。祖父是明元帝。父親封爲樂平王。顥達在北魏做官任中書令、郢州刺史。普通年間，大軍北伐，進攻義陽，顥達獻州地歸服，詔令封他樂平公，食邑千户，賜給他豪門貴族的宅第及女樂。隨後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入任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去世，時年五十七歲。

王神念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内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户。頃之，除安成内史，又歷武陽、宣城内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王神念，是太原祁人。年輕時喜好儒術，尤其明曉佛經。在北魏做官起家任州主簿，不久遷升潁川太守，便據郡歸附梁朝。北魏軍至，與家屬渡過長江，封爲南城縣侯，食邑五百户。不久，授任安成内史，又歷任武陽、宣城内史，爲政皆有顯著治績。還京師授任太僕卿。出任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風俗遂改。

神念性情剛正，他到過的州郡必禁止濫設的祠廟。當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前有座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的人都來祈禱，浪費極多，神念來到這裏，便令將廟拆毁，風俗於是改變。

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

普通年間，大舉北伐，徵入任右衛將軍。六年，遷任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照舊。得病去世，時年七十五歲。詔令追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號爲壯。

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群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并一時妙捷，高祖深嘆賞

神念年輕時善騎射，到老不衰，曾在高祖面前手執二刀盾牌，左右交遞，馳馬往來，武藝壓倒群伍。當時又有楊華，能使軍騎震驚，都是一時的妙捷，高祖深加嘆賞他們。

之。

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兒子尊業，官至太僕卿。去世後，追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賜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另有傳。

楊華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宫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凄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楊華，是武都仇池人。父親大眼，是北魏的名將。楊華年輕時有勇力，容貌雄偉，北魏胡太后逼迫他通奸，楊華懼怕遭到禍殃，便率他的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他不能控制，爲他作《楊白華歌辭》，讓宫人晝夜連臂蹋足歌唱，歌辭極凄惋。楊華後參加多次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爲益陽縣侯。太清年間，侯景叛亂，楊華想樹立志節，但妻子兒女被賊所擒，便投降了，在賊境去世。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禄大夫。

羊侃字祖忻，是泰山梁甫人，漢朝南陽太守羊續的後裔。祖父羊規，宋武帝任徐州刺史時，徵召他任祭酒從事、大中正。恰值薛安都帶彭城投降北魏，羊規由此陷在北魏，北魏授他衛將軍、營州刺史。父親羊祉，在北魏任侍中，金紫光禄大夫。

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吴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别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即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進爵鉅平侯。

羊侃年輕時狀貌魁偉美好，身高七尺八寸，極愛好文史，博涉書籍及書牘奏記，尤其喜好《左氏春秋》及《孫吴兵法》。二十歲時隨父在梁州立戰功。北魏正光年間，逐漸升爲别將。當時秦州羌人莫遮念生，占據州地造反，稱皇帝，便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接着侵犯雍州。羊侃任偏將，隸屬蕭寶夤前往討伐，隱身在壕溝裏巡行，伺機射天生，天生被射中倒下，其兵衆立即潰散。以功遷任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進升爵位爲鉅平侯。

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兖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

當初，他的父親多次有南歸的心願，常對諸子説："人一生怎可以長久留在異域，你們應該歸奉東朝。"羊侃至是將舉河濟完成父親心願。兖州刺史羊敦，是羊侃的堂兄，暗中得知此事，就依據州地抗拒羊侃。羊侃於是率精兵三萬人襲擊他，没有攻下城，便修築十餘城守衛。朝廷給

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尒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栅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并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

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效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吴，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群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户。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晋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吴滿等，於是郡内肅清，莫敢犯

的賞賜以及所授官職，皆與元法僧相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他，李元履運給他糧食兵器。魏帝得知此事，派使者授給羊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羊侃斬殺使者示衆。魏人大驚，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以及高歡、尒朱陽都等人相繼而至，包圍羊侃内外有十多層，羊侃的士兵被殺傷很多。營栅中弓箭已盡，南邊的軍隊未來，便在夜間潰圍而出，邊戰邊行，一日一夜纔走出魏境。至渣口，兵衆尚有一萬多，戰馬二千匹，將要進入南朝，士卒一并徹夜悲歌。羊侃便辭謝説："你們懷念故土，理應不要跟隨我，希望决定去留，在此分别。"於是士卒行禮辭去。

羊侃於大通三年至京師，詔令授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及其兄羊默三個弟弟羊忱、羊給、羊元，皆授任刺史。不久任羊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兵鎮守日城，這時陳慶之打仗失利，羊侃兵停進。這一年，詔令任他爲持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中大通四年，詔令任他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從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事先啓奏説："我與羊侃有舊誼，希望能和他同行。"高祖便召見羊侃向他詢問北討的方略，羊侃詳細陳述了進取的計謀。高祖因此説："知道卿願意與太尉同行。"羊侃説："臣離開北面回到朝廷，常想爲朝廷效命，然而確實没有想與法僧同行。北人雖稱臣是吴人，但南人已呼臣是北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同類人互相跟隨，這樣不僅背離我的本心，也使匈奴人輕視漢人。"高祖説："朝廷今需要卿同行。"於是下詔任羊侃爲大軍司馬。高祖對羊侃説："軍司馬職務廢置已久，現在爲卿專設。"行軍至官竹，元樹又在譙城戰敗喪師。北討停止，入任侍中。五年，封爲高昌縣侯，食邑千户。六年，出任雲麾將軍、晋安太守。閩、越的風俗喜好反亂，前後任職太守未能止息，羊侃至而討襲，殺了魁首陳稱、吴滿等人，於是郡内肅清，没有人敢犯亂了。不久，徵入任太子左衛率。

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

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韵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并省，未嘗游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床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

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并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

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策。侃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争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

大同三年，高祖幸臨樂遊苑，羊侃參預宴會。當時少府上奏新造成兩刃矟，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便賜給羊侃馬，讓他試刃矟。羊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表演得非常絶妙，高祖稱贊他。又撰製《武宴詩》三十韵讓羊侃看，羊侃即席應詔作詩，高祖看後説："我聽説有仁德的人有膽量，現在親見有膽量的人有仁德，可説是孔、孟遺風，英賢没有斷絶。"六年，遷任司徒左長史。八年，遷任都官尚書。當時尚書令何敬容當權，同在尚書省，但羊侃未曾拜訪他。有宦官張僧胤拜訪羊侃，羊侃説："我的床不是閹人所能坐的。"竟不前去接待，時論贊美他貞正。九年，出任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

太清元年，徵入任侍中。這時朝廷舉兵北伐，便任羊侃持節、冠軍，監造韓山堰工事，衹用二十天堰就造成。羊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被采納；不久東魏的援兵大舉到來，羊侃多次勸貞陽侯乘東魏兵遠來可進擊，第二天早晨又勸他出戰，都不聽從，羊侃便率領自己的士兵頓守堰上。在衆軍戰敗後，羊侃的士兵排成陣勢慢慢撤回。

二年，再任都官尚書。侯景反叛，攻陷歷陽，高祖問羊侃討伐侯景的計策。羊侃説："侯景反叛的迹象早就顯露出來，或許他會横衝直撞京師，應急速占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侯景進軍不得向前，後退又失去大本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事的人説侯景未敢立即逼近京師，於是擱置他的策略，令羊侃率千餘騎駐守望國門。侯景的軍隊到了新林，追回羊侃入城輔佐宣城王都督城内諸軍事。當時侯景兵突至，百姓競相入城，公私人員混亂，没有秩序。羊侃於是加以區分防備，皆任宗室的人監視。軍人争相進入武庫，自取兵器鎧甲，主管官員不能禁止，羊侃命令斬殺數人，纔得禁止。及賊逼城，衆人都恐懼震動，羊侃假稱得到從城外射進的書信，説"邵陵王、西昌侯帶的援兵已到附近"。衆人纔稍安。賊進攻東掖門，縱火很旺盛，羊侃親自

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并私加賞賚。

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争橋赴水，死者太半。

指揮抵抗，用水澆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纔撤退。加任侍中、軍師將軍。有詔令贈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犒賞戰士，羊侃推辭不受。部曲千餘人，都用私財獎賞。

賊製造尖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服它，羊侃就製作雉尾炬，安上鐵箭頭，用油澆灌它，扔在木驢上燃燒，不久木驢被燒盡。賊又在城東西兩面堆起土山，站在土山上觀望城裏，城中人震駭，羊侃又命令在土山下挖地道，暗中把土運走，土山不能堆立。賊又製作登城樓車，高有十餘丈，想登城向内俯射，羊侃説："車高而城下溝壕中的土虚，樓車來了一定會傾倒，可卧而觀看，不用勞累設防。"當樓車一開動果然倒下，衆人皆佩服他。賊既然頻攻不能取勝，便修築長圍。朱异、張綰商議想出擊賊，高祖徵求羊侃的意見，羊侃説："不行。賊多日攻城，既然不能攻下，所以修築長圍，想引出城中投降的人。今出擊他，出的兵如果少，不能破賊，如果多出兵，則一旦失利，自己人相互騰踐，城門窄橋小，必會導致大挫折，此便是向賊示弱，而不是施展王威。"高祖没有聽從他的意見，便派千餘人出戰，還没有交鋒，就望風退敗，果然爲争過橋而掉入水中，死者有大半。

初，侃長子鷟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算，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説，開

當初，羊侃的長子羊鷟被侯景俘獲，現在帶到城下讓羊侃見面，羊侃對賊説："我就是覆滅宗族報效國主，還恨不足，難道會在乎此一子，希望你能早殺死他。"過了幾天又帶來，羊侃對羊鷟説："我久以爲你自己會死，怎麽還活着？吾以身許國，誓死戰場，終不能因爲你的生死決定我的進退。"因此引弓射他。賊被羊侃的忠義感動，也就不加害羊鷟。侯景遣儀同傅士哲呼唤羊侃與他説："侯王遠來問候天子，爲什麽閉門拒絶，不及時接納？尚書是國家大臣，應啓奏朝廷。"羊侃説："侯將軍從東魏奔亡之後，歸順國家，讓他重兵鎮守北方長城，擔任高官寄以信任，他有什麽患苦，忽然導致興兵？今驅趕烏合之衆，來到王城下面，讓虜馬飲淮水，把弓箭指向帝室，難道有人臣這樣做的嗎？吾受國家重恩，祇應稟承朝廷的謀略，掃滅大逆不道的人，

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奸佞。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睿哲，無幽不照，有何奸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説。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

不能非分接受浮説，開門向强盜行揖禮。請你告謝侯王，早點爲自己考慮。”士哲又説：“侯王事君盡節，不被朝廷所知道，正想當面啓稟至尊，以鏟除朝廷中奸佞之臣。既然是在軍戎中，所以帶甲來朝見，怎麽是作亂?”羊侃説：“聖上統治天下將五十年，明察事理，神聖明智，没有幽暗的地方照不到，有誰奸佞而得在朝廷？想掩飾自己的罪過，難道能没有詭辯。而且侯王親舉白刃，指向了京城，事君盡節，正像他這樣做嗎?”士哲無言以對，便説：“在北方之日，久仰風采品格，每恨平生，没能獲得推誠交談的機會，希望能脱去軍服，得一相見。”羊侃爲他摘去頭盔，士哲瞻望很久纔離去。他被北人所欽慕就像這樣。

後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内，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秘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

後下大雨，城内土山崩潰，賊乘勢將要攻入城，苦戰不能禁止，羊侃便下令多擲火把，形成火城以斷賊的進路，從容地在裏面築城，賊不能前進。十二月，得病在臺内去世，時年五十四歲。詔令賜給顯官死後所用的棺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追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

侃少而雄勇，膂力絶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迹。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羊侃年輕時英勇威武，體力絶人，所用弓拉力至十餘石。曾登兖州堯廟壁，直上至五尋，横行能有七迹。泗橋有幾個石人，高八尺，粗十圍，羊侃舉起石人相擊，全都被撞碎。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净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宫亦賚歌者屈偶之，并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䑧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

羊侃性情豪侈，擅長音律，自編寫《採蓮》、《棹歌》兩首曲子，很有新意。家中姬妾侍列，極盡奢侈靡費；有個彈箏人名陸太喜，手戴撥弦的鹿角爪長七寸；跳舞人名張净琬，腰圍衹有一尺六寸，當時人稱説此人能在掌中跳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頭貼地，用口銜得席上的玉簪。皇上賞賜他唱歌人王娥兒，太子也賞賜他唱歌人屈偶之，都能唱出絶妙至極的奇曲，當時没有人能與他們對等。當初赴衡州，在兩船之間搭起三間通梁的小舍，用珠玉裝飾，加上華麗的繪畫，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漲潮時解纜，臨水波置酒，沿着池塘水邊，觀看的人擁擠堵塞。大同年間，東魏的使臣陽斐，與羊侃在北邊曾是同學，

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鵾。

有詔命令羊侃請陽斐同宴。來的賓客有三百餘人，席上的器皿皆是金玉諸色珍寶，演奏三部女樂，到了晚上，侍婢百餘人，都舉着金花燭。羊侃不能飲酒，但喜歡與賓客交游，終日相酬酒，與他們同醉醒。性情寬厚，有才識度量，曾南回至漣口，置酒宴，有個客人叫張孺才，在船上醉了失火，延燒七十餘艘船，所燒焚的金帛不可勝數。羊侃聽聞後，全不挂意，命飲酒不停。孺才慚懼，自己逃匿，羊侃寬慰他讓他回來，對待他還像從前那樣。第三子羊鵾。

羊鵾

鵾字子鵬。隨侃臺内，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鵾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以矟入刺殺之。世祖以鵾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户，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晋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晋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鵾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鵾字子鵬。隨羊侃在臺内，城陷落，流竄到陽平，侯景呼回他，待他很優厚。及侯景叛亂失敗，羊鵾暗中想圖害他，便隨他東逃。侯景在松江戰敗後，衹剩下三條船，下海想去蒙山。這時侯景睏倦晝寢，羊鵾對海師説："此中何處有蒙山！你但聽我處置。"於是將船直開向京口。至胡豆洲，侯景醒，大驚，問岸上的人，岸上的人説"郭元建還在廣陵"，侯景大喜，將要去投靠。羊鵾拔刀呵斥海師，讓他駛向京口。侯景想跳水，羊鵾抽刀斫他，侯景便逃到船中，用小刀戳船，羊鵾用矟刺死他。世祖任羊鵾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爲昌國縣公，食邑二千户，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討陸納，加任散騎常侍。平定峽中，授任西晋州刺史。在東關打敗郭元建，遷任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晋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包圍江陵，羊鵾赴援没有趕到，就跟從王僧愔在嶺表征討蕭勃，得知太尉僧辯打敗仗，便返回，被侯瑱打敗，在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歲。

羊鴉仁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晋縣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

羊鴉仁字孝穆，是太山鉅平人。年輕時勇猛剛毅有膽力，在郡做官任主簿。普通年間，率領兄弟從北魏歸附梁朝，封爲廣晋縣侯。征伐青州、齊州一帶，累有功績，稍遷任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任持節、都督譙州

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没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授任太子左衛率，出任持節、都督南司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投降，詔令鴉仁督率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奔赴懸瓠應接侯景，并任他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守懸瓠。這時侯景在渦陽戰敗，東魏軍逐漸逼近，鴉仁恐怕糧運接不上，便還軍北司，上表謝罪，高祖大怒，責備他，鴉仁恐懼，就又在淮上駐軍。當侯景反叛時，鴉仁率領他的部隊入援朝廷。太清二年，侯景背叛盟約後，鴉仁便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同在東府城向賊進攻，反被賊打敗。臺城失陷，鴉仁會見侯景，被侯景留下，任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想有所振作，對他所親近的人說："吾以平庸之輩，受到朝廷的恩寵，竟還没有報效，以答謝重恩。國家傾覆，自己不能去死，苟且偷生，以至於今。如果現在死去，我没有遺憾。"説着便哭泣，看見的人都爲他傷心。三年，出逃江西，他原來的部曲數百人迎接他，將赴江陵，至東莞，被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殺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殉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并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并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史臣曰：高祖實施變革以應天命，承受帝位，期望光大國運，威德所浸潤，没有不被招來的，他們都爲國家捨身殉難，前赴後繼。元法僧這類人入國，都賜給他們恩遇，他們位重任隆，生活豪華，美呀。而羊侃、鴉仁碰到太清年間的戰亂，都能竭忠奉國。羊侃則臨危不屈服，鴉仁守義殞命，可稱作志如松竹般堅貞，心如鐵石般堅定不移，古代的殉節，就是這樣的吧。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褧　到溉　劉顯　劉之遴（弟）之亨　許懋

司馬褧

司馬褧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

褧少傳家業，强力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睹。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褧治嘉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褧所議多見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褧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决焉。

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内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即真。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褧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司馬褧字元素，是河内溫人。曾祖父名純之，晉朝大司農高密敬王。祖父名讓之，任員外常侍。父親司馬燮，擅長《三禮》，在齊朝做官至國子博士。

司馬褧年輕時承傳家業，做事剛强專精，手不釋卷，有涉及禮文的書籍，大略皆瀏覽到。沛國人劉瓛被儒者所宗奉，也表彰他的學問，極欣賞他。年輕時與樂安人任昉友善，任昉也推重他。初爲國子生，起家任奉朝請，稍遷任王府行參軍。天監初年，詔令學識淵博的儒者研治五禮，有關官吏推舉司馬褧研治嘉禮，授任尚書祠部郎中。這時國家創定禮樂，司馬褧所提議的多被施行。授任步兵校尉，兼任中書通事舍人。司馬褧的學問尤其精通推測人事吉凶的術數，國家的吉凶禮儀，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有疑問不能決斷時，皆取決於他。

累經升遷任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任舍人照舊。遷任尚書右丞。出任仁威長史、長沙內史。回京師授雲騎將軍，兼任御史中丞，不久兼職改爲實任。十六年，出任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司馬褧雖任外官，有詔令讓他參預文德、武德二殿擬定官吏銓補名單，互相通問請教，不限時日。十七年，遷任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不久去世。晉安王命記室庾肩吾收集他的文章編成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溉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彦之，宋驃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

到溉字茂灌，是彭城武原人。曾祖父到彦之，在宋朝爲驃騎將軍。祖父到仲度，任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親到坦，在齊朝任中書郎。

溉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内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

到溉年幼時父親去世家境貧寒，與弟弟到洽都聰敏有才學，早被任昉所賞識，從此聲名更廣。起家任王國左常侍，轉任後軍法曹行參軍，歷任殿中郎。出任建安内史，遷任中書郎，兼吏部郎，太子中庶子。湘東王蕭繹任會稽太守時，任到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對王説："到溉不衹是爲你行事，足可當你的老師，如有進止的事情，必須向他詢訪。"遭逢母親喪事，服喪盡禮，朝廷稱贊他。服喪期滿除服，還食蔬菜穿布衣多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任招遠將軍，入任左民尚書。

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虚室單床，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禄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

到溉身高八尺，有美好的風儀，和善的容止，所任官職，以清白自律。本性又很節儉，不喜好聲色，屋子空虚衹有一張床，身旁没有侍妾，外出車服，不追求鮮華，冠履穿戴十年一换，朝服甚至有補丁，傳聲呼喊使道路清静，衹是顯示有朝章而已。不久，因受事牽連降任金紫光禄大夫，不久授任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

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并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

到溉平素爲人謹厚，特被高祖賞識接納，每與他對棋，都是從夕達旦。到溉府第山池中有奇石，高祖開玩笑用奇石打賭，并加一部《禮記》，到溉一并輸了，却没有進奉賭物，高祖對朱异説："卿告訴到溉所輸的東西可以送來否?"到溉收起手板回答説："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聽了大笑，他被親愛就像這樣。後眼睛得病失明，下詔讓他以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的職務，在府第養疾。

溉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别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置净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

到溉家族人相處和睦，兄弟之間特别友愛。當初與弟弟到洽常共居一齋，到洽去世後，便施捨建寺廟，由此不食葷腥，終生吃素食蔬菜，另建造小室，朝夕跟從僧徒禮拜誦經。高祖每月爲他三置素食，給他的恩禮極厚。蔣山有延賢寺，

溉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敘生平，極歡而去。臨終，托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晋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

到藎

鏡子藎，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瓛，晋安内史。

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

是到溉先世創立的，所以他平生俸禄，都供給寺裏，略無所取。本性又不好交游，衹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志同友密。當他卧疾家園時，門可羅雀，三君每年時常出行就繞道到他家，互相問候，置酒暢叙平生事，極歡而去。臨終時，托付張、劉管束他的子孫用儉約的禮儀安葬他，去世時年七十二歲。下詔追贈他本官。有集二十卷流傳於世。時人以到溉、到洽兄弟與"二陸"相比，因此世祖的贈詩說："魏朝尊重'雙丁'，晋朝稱贊'二陸'，何如今日'兩到'，又像凌寒的翠竹。"

子到鏡，字圓照，任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就去世了。

到鏡子到藎，從小就聰慧，起家任著作佐郎，歷任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曾經跟從高祖幸臨京口，登北顧樓賦詩，到藎受詔立即寫成，上覽賦以示到溉說："到藎一定是才子，反而恐怕卿從來寫的文章是藉助到藎的手。"因而賜給到溉《連珠》說："研磨墨奮起寫文章，筆飛毫而書信。像飛蛾赴向火焰，不惜犧牲而有所作爲。必定已到老年，可藉助年輕的到藎。"他被知遇稱賞就像這樣。授丹陽尹丞。太清年間戰亂，赴江陵時去世。

劉顯字嗣芳，是沛國相人。父親劉瓛，任晋安内史。

劉顯年幼而聰敏，當世人稱他神童。天監初年，舉秀才，出仕任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不久署法曹。劉顯好學，涉獵廣博通曉許多事情，任昉曾得一篇殘缺簡書，文字脱落，多次示與諸人，没有人能知曉，劉顯說是《古文尚書》中被刪去而佚失的一篇，任昉檢閲《周書》，果然像他説的，任昉因此大加贊賞稱異。居母親喪，服喪期滿除服，尚書令沈約命駕車拜訪他，在坐席上策問劉顯經史中十個問題，劉顯答對九個。沈約說："老夫糊塗忘事，不可接受策問了；雖然這樣，姑且試問幾件事，但不可至十件。"劉顯問

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爲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

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吴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强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殁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奥，聰明特達，出類拔群。闔棺郢都，歸魂上國，卜宅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兹睿藻，榮其枯骴，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栗無地。"乃蒙令爲誌銘曰：

五件事，沈約答對二件。陸倕聽説後贊嘆説："劉郎可稱是特異的人，即使像我家陸機前往張華處，王粲謁見蔡邕，必無此對答。"他被名流推賞就像這樣。沈約任太子少傅，便引進他任五官掾，不久兼任廷尉正。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編撰國史，引進劉顯輔佐他。九年，開始更改尚書五都選，劉顯以原職兼吏部郎，又授司空臨川王外兵參軍，遷任尚書儀曹郎。曾作《上朝詩》，沈約看了很欣賞，當時沈約在郊外新建住宅，便讓擅長書法的人把此詩寫在墻壁上。出任臨川王記室參軍。平定建康後，再次入任尚書儀曹侍郎，兼任中書通事舍人。出任秣陵令，又授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任中書舍人，累經升遷任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照舊。

劉顯與河東人裴子野、南陽人劉之遴、吴郡人顧協，連續在宫禁中任職，互爲師友，時人很羨慕他們。劉顯博聞强記，勝過裴、顧，當時有北魏人進獻古器，上面有隱起的文字，没有人能識别，劉顯按文讀之，非常通暢，考校古器年月，一字不差，高祖極贊許他。

遷任尚書左丞，授國子博士。出任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任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邵陵王鎮守郢州，授劉顯任平西諮議參軍，加授戎昭將軍。當年去世，時年六十三歲。友人劉之遴啓禀皇太子説："之遴曾聽説，伯夷、叔齊、柳下惠，没有得到孔子一句贊美，他們衹能是西山挨餓的人，被東國罷黜的人，他們的美名哪能傳到後代？確實如此呀！生有七尺長的身體，死去放在棺中被土埋没。不朽的事情，寫在文章中纔能流傳，懷才不隨波逐流的人，死去而得不到頌揚，應爲這樣的事情嘆息，没有超過這樣的。我私下悲痛友人沛國人劉顯，收藏在木櫃中的典籍，精心研究它的深奥，聰明特通達，出類拔群。蓋棺於郢都，歸魂京師，選好墓地安葬時日已定，需要琢刻墓碑。之遴已簡略撰寫他的事迹，今就上呈。希望皇上能給他大慈愛，爲他寫詩文，使他的枯骨得到榮耀，以此慰藉他的幽魂。冒昧地奏報，戰栗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脱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泛泛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鞏。野埃輿伏，山雲輕重。吕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埏柳蔫春，禽寒斂氄。長空常暗，陰泉獨涌。祔彼故塋，流芬相踵。"

無地自容。"於是蒙受命令爲劉顯寫墓志銘説："繁弱有美質，空桑彈出聲，分授寶器被看重，播弄樂器傳名聲。誰爲他調節？美有英才。幼年懂得禮儀，壯年學業有成。飽讀古代文籍，精研名理。一見不忘，過目牢記。像詢訪賈逵，像訪問胡廣。脱穎而出，學優而仕。輔佐議獄，是君王近臣。在中書任職展現才能，在太學推算吉祥。在內參預宫禁事，在外輔佐諸王。夕陽已在道上，他死在流寓的西方；百川匯入大海，還要追逐東來的流水。忙碌返回遺體，輕捷之舟在浮行。辦喪事所乘白馬趨向郊外，喪禮用的銘旌已從鞏地送去。野塵輿伏，山雲淡濃。吕不韋著書掩蓋群書，揚雄歸回玄冢。他恪守戒律的情操，道路窮盡進入土壟。柔弱的葛草剛種下，叢聚的柯樹環繞日光。墓道的柳樹春天發芽，鳥獸在寒冷時收聚絨毛。長空經常黑暗，地下的泉水獨涌。合葬在祖先的墓地，好名聲流傳相繼不斷。"

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顯有三子：劉莠、劉荏、劉臻。劉臻早年著名。

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虯，齊國子博士，謚文範先生。

劉之遴字思貞，是南陽涅陽人。父親劉虯，在齊朝任國子博士，謚號文範先生。

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托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群籍。時劉顯、韋稜并强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

之遴八歲就會寫文章，十五歲舉茂才的對策，沈約、任昉看了都很驚異。起家任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曾探望任昉，恰巧之遴在座，任昉對王瞻説："此是南陽人劉之遴，學優而未做官，明鑒的人應當遴選擢用他。"王瞻立即徵召他任太學博士。當時張稷新被授任尚書僕射，托任昉寫辭讓官職的奏章，任昉讓之遴代作，執筆立成。任昉説："荆南地方有秀氣，果然有異才，以後做官必當超過我。"御史中丞樂藹，是之遴舅舅，御史臺的奏彈，皆是之遴起草。遷任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幸臨荆州，便遷任他爲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群書。當時劉顯、韋稜都有很强的記憶力，之遴每與他們討論，都不能勝過之遴。

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

回到京師授任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任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經

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并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禄具，忠衰於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

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宫。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樽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兹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

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宫，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

升遷任中書侍郎，鴻臚卿，再兼中書舍人。出任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對他説："卿母親年高德重，因此讓卿衣錦還鄉，盡贍養母親的孝心。"後轉任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照舊。當初，之遴在荆州官府，曾寄居南郡官舍，忽夢見前任太守袁彖對他説："卿以後當爲折臂太守，就居住此地。"之遴後來果然損傷手臂，而且來此郡任職。居母親喪，服喪期滿除服，徵入任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出任郢州行事，之遴本意不想出任，便堅決推辭，高祖親筆詔書説："朕聞妻與子俱在，對親人的孝心就減退了；爵與禄俱有，對君主的忠誠就減退了。卿内心得到滿足，理應忘記奉公的操節。"於是有司上奏免去他的職務。很久，纔任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

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收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古器像甌，容量爲一斛，上有嵌飾的金字，時人不知這是什麼。又進獻古器四種給太子。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雕刻，中間嵌銀，刻文"建平二年造"。第二種，是用金銀鑲嵌雕刻的古樽二枚，刻有篆文"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第三種，外國人洗滌用的鑵子一口，刻文"元封二年，龜兹國獻"。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刻文"初平二年造"。

當時鄱陽嗣王蕭範得到班固進呈的《漢書》真本，將它獻給皇太子，皇太子讓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人校核它與現行本子的異同。之遴列舉十條不同之處，大略説："查古本《漢書》記載'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查古本《叙傳》稱作中篇，今本稱作《叙傳》。又今本《叙傳》記載班彪的事迹，而古本説'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排列次序彼此不一致，而古本排列次序彼此一致，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排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排在《帝紀》後。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夾雜在諸傳卷次中，古本諸王全部排在《外戚》後，在《陳項

《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吴》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

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吴》述説'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説'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釋音義，以助軌範訓詁，而今本無此卷。"

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并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禀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説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之遴喜好寫文章，多學古體寫法，與河東人裴子野、沛國人劉顯常共同討論書籍，因此彼此友好。當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均有高祖的義疏，惟有《左氏傳》尚缺，之遴便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奏。高祖大悦，在詔書中回答他説："省閲所撰的《春秋》義，評比事情論述書籍，言辭精微含意深遠。編年的文體，言顯義繁，丘明傳承洙泗儒家風格，公羊禀受西河人卜商的學問，鐸椒的解説比配不上，瑕丘江公的解説不可取。繼承跟踵胡母生，董仲舒達到頂盛，因循《穀梁》，夏侯千秋最忠誠。張蒼傳布《左傳》，賈誼承襲荀卿，起源相同而後人分道揚鑣，主旨相殊，詳略紛然，其來已久了。過去年少時，便經常研味，一旦遺置，竟快六十年。兼有晚冬日光短促，處理機事很少有空暇，有時還要夜半起床，所以没有時間搜括。須待夏日，試取推尋，若温故有新解，再酬答所問。"

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遴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太清二年，侯景叛亂，之遴避難返回家鄉，未至，在夏口去世，時年七十二歲。前後有文集五十卷，流傳於世。

劉之亨

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遴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

之亨字嘉會，是之遴的弟弟。年輕時有美名。舉秀才，授太學博士，稍遷兼任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遴任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突出的政績。數年後在官任上去世，時年五十歲。荆地人至今懷念他，不忍直呼其名，便稱他倆"大南郡"、"小南

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

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

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

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决》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絶，父没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黄帝是爲三

郡”。

許懋字昭哲，是高陽新城人，魏朝鎮北將軍許允的九世孫。祖父許珪，在宋朝任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親許勇慧，在齊朝任太子家令，冗從僕射。

許懋年少時父親去世，生性極孝，在爲父親服喪時，守孝超過常禮。篤志好學，被鄉里稱贊。十四歲入太學，從師學《毛詩》，清晨領受老師的説解，傍晚便能復講，座下聽講的人常有數十百，因此編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傳於世。尤其通曉舊事，稱之爲儀注學。

起家任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任法曹，舉茂才，遷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其名而召見他，讓他在崇明殿侍講，授太子步兵校尉。永元年間，轉任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志同友好，僕射江祏極推重他，稱他“經史笥”。天監初年，吏部尚書范雲舉薦許懋酌定五禮，授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當時有人奏請在會稽築壇祭天，在國山闢基祭地，高祖雅好禮儀，便召集儒學人士，草擬封禪禮儀，將要舉行封禪事。許懋認爲不能舉行此事，就建議説：

臣查考舜幸臨岱宗，是爲了視察邦國州郡，而鄭玄引《孝經鉤命决》説是“在泰山祭天，考核官吏的政績燒柴祭天，在梁甫祭地，刻石記號”。這是緯書的曲説，不是正經的通義。依《白虎通》的説法，“封，是將剛死的人與祖先合葬之祭；禪，是説成功相傳”。如果以禪授解釋，則禹不應傳授啓至桀十七世而滅亡，湯不應傳授外丙至紂三十七世而滅亡。又《禮記》説：“三皇在奕奕山祭地，稱爲盛德。五帝在亭亭山祭地，是特立獨自起身。三王在梁甫祭地，是爲了連延不斷絶，父没子繼。”如果説在奕奕山祭地稱爲盛德，古代以伏羲、神農、黄帝稱爲三皇。然而伏羲在泰山祭天，云云山祭地，黄帝在泰山祭天，亭亭

皇。伏羲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没子繼者，禹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説》，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禪梁甫者，是爲封泰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

山祭地，都不是在奕奕山祭地，那麼稱作盛德，則没有依據。如果説五帝在亭亭山祭地，是特立獨自起身，然而顓頊在泰山祭天，云云山祭地，帝嚳在泰山祭天，云云山祭地，堯在泰山祭天，云云山祭地，舜在泰山祭天，在云云山祭地，都不在亭亭山祭地，如果加上黃帝就是五帝，少昊是黃帝兒子，又不是獨立的意思。如果説三王在梁甫祭地，是爲了連延不斷，父死子繼，然而禹在泰山祭天，云云山祭地，周成王在泰山祭天，社首祭地，舊書這樣記載，與《禮説》説法有不同，這皆是得之道聽，失去本意。假使三王皆在泰山祭天梁甫山祭地，這是在泰山祭天有傳世的意義，在梁甫山祭地有讓位賢者的胸懷，但或想禪位，或想傳子，兩意相矛盾，這個道理必不是這樣。

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

又七十二個君主，夷吾所記，此中世數，纔可得二十多主名，這就是：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還有共工，稱霸九州，不算帝王數列，如何説有七十二君封禪的事情？而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没有君臣，人心淳樸，不應有封禪所用告天書函，祭天告成而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是用繩子打結爲記事的方法治理國家，没有文字，不應有鐫文記載告成的事情。而且無懷氏，是伏羲之後第十六位君主，他怎能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呢？

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

夷吾又説："祇有受天命開創天下的君主纔能封禪。"周成王不是受命的君主，怎能够封泰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人，

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

而說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分成二人，荒誕過分了。如果是聖主，不須封禪；如果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時齊桓想舉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行，便舉出怪異的事情制止他。

秦始皇登泰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没，嘆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晋武泰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

秦始皇登泰山，在山坡中，來了暴風雨，在松樹下休息，封松樹爲五大夫，没有登上山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加冠士大夫，射牛祭天地，獨與霍嬗上泰山，不久霍嬗暴死，足使他傷心。至魏明帝使高堂隆撰擬封禪禮儀，聽到高堂隆死了，嘆息説："天不想成就吾事，高生捨我而亡。"晋武帝泰始年間想封禪，直至太康年間議論還不能定，最終未能實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到陽羨封禪國山。這些國君，有什麽功德？不想想古道而想封禪，皆是在上的君主好名，在下的臣子迎旨。

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説"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

封禪一事，正經中無記載，衹有《左傳》説"禹在塗山與諸侯會盟，執玉帛的有萬國"，也不稱作封禪。鄭玄有曾參、高柴愚鈍之風，不能研究正經，專相信緯候之書，這是很荒謬的。《禮記》："因天體之高在高處祭天，地體卑下，在卑下之處以祭地，在名山祭天上告成功，因所卜吉土祭五方之帝於郊外。"在岱宗將祭品用柴燒焚以祭天，就是所説的因山祭祀天地。因此《曲禮》説："天子祭天地"。又向天祈求穀物豐熟的祭祀一次，報告穀物豐熟的祭祀一次，禮不明顯説向地祈報穀的祭祀，推求文意還是有的。《樂記》説："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同和所以百物不失，同節所以祭祀天地。"百物不失去的原因，是天生它，地養它，所以知道對地也有祈報穀的祭祀，這樣就是一年三次

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于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禜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

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

祭天，三次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祭祀，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所以《小宗伯》說："在四郊設壇祭祀五方天帝。"這就是《月令》說的迎接四季祈求豐年之祭。《舜典》有"這年二月帝王到東方視察州郡，來到岱宗"，夏天去南方，秋天去西方，冬天去北方，五年一循環，如果是爲了封禪，怎麼會是這麼多次？此爲九祭，也都是正經上的意義。至於在南郊舉行大旅祭，不是常祭，《大宗伯》"國家有大事情舉行大旅祭上帝"。《月令》說"春二月，燕子至，祭祀禖神"，也不是常祭，因此《詩》說"在郊外祭天，在禖神前行禮，想要除去没有兒子的不祥"。還有求雨的雩祭，也不是常祭，《禮》說"雩，禳除水旱災"。是爲合祭天地有三，特祭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說："在明堂廟祭文王，是以他配享上帝。"雩祭與明堂廟祭雖是祭天，但不在郊外，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有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說："王者宗廟大祭其始祖，以他的祖先配享天。"這又異於常祭，因此說它大於時祭。查考《繫辭》說："《易》這部書，内容博深完備。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有這三才再加重復，所以成爲六爻。六爻不是别的，是三才之道。"《乾象》說："盛大呀天的元氣，萬物憑藉它而生，是屬於天。乾能用天地之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事物的種類變動成形，日月始終照耀，上下四方的方位於是形成。"這就應該是六年一祭天，地德也是這樣。真誠恭敬的道理，在這全部具備。至於封禪的事情，不是敢聽聞的。

高祖贊許采納了他的意見，因此推演許懋的意思，代稱皇帝下旨回答求封禪的人，這些人便不再請求了。

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

十年，轉任太子家令。宋、齊朝的舊禮儀，祭天祀帝皆穿綉龍的禮服戴着禮帽，到了天監七年，許懋第一個提出應穿黑羊羔皮衣祭天。但到

堂，儀注猶云“服衮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并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説。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説。”詔并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現在，在明堂有祭祀時，儀注還是説“服衮冕”。許懋駁斥説：“《禮記》‘大裘而冕，祀天與上帝也是這樣’。的確是天神尊貴高遠，必須對他忠誠質樸。今泛祭五帝，道理上不應是文字記載的這樣。”祭祀改穿大裘，是從這開始的。皇帝又下旨問：“凡是用陰陽解釋萬物化生，應該各自跟從它的類别，現在雩祭時燔柴，用火祈求水，我對這樣做有疑問。”許懋回答説：“雩祭燔柴這件事，經書上没有記載，的確是儒生没有思考就這樣説。查考周宣王《雲漢詩》説：‘上下祭天地，設置酒食在地下，把玉塊埋入土中，没有一個神道不尊敬的。’毛公注解説：‘上祭天，下祭地，地上設置貨幣，埋葬祭品。’按照這個説法，爲天旱而祭天地，并且有埋葬祭品的文字，但不見有燔柴的説法。如果説祭五帝必應燔柴的事情，但今明堂祭祀的禮儀，又没有燔柴這事。而且《禮記》又説‘埋葬羊猪祭時’，四時的功德是五帝，這又是祭祀不用燔柴的證據。昔日雩祭設壇在南方正陽位，對求神的事情有不妥；而現在已移至東方，但燔柴的禮儀没有改正。請雩祭時停止燔柴，祭祀用的牲牢等物，全部埋葬在坑裏，這樣做纔符合周宣王《雲漢詩》的説法。”下詔全聽從他的意見。凡是各種禮儀，他都校正了許多錯誤。

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録《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因脚病出任始平太守，施政有能幹的聲譽。加任散騎常侍，轉任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士參録《長春義記》。四年，授任中庶子。當年去世，時年六十九歲。撰寫《述行記》四卷，有文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褧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遴强學浹洽，并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説：司馬褧博通儒術，到溉文章的内容博洽通達，劉顯、許懋、之遴勤勉學習，能融會貫通，并且職位雖低但熟悉繁多的事情，在皇帝左右酬應對答，這都是嚴助、朱博這類人的職任。而且到溉、之遴很快顯貴，立即穿上官服；但他們遇不到時機，哪能得到這樣的官職呀。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穀 宗懍 王承 褚翔 蕭介（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弟）覽 遵 劉潛（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 王褒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他的祖父王儉，齊時任太尉，被封爲南昌縣公，謚爲文憲公。父親王騫，任金紫光禄大夫，被封爲南昌安侯。

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并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

王規八歲時，遭逢生母喪事，居喪期間至誠至孝，太尉徐孝嗣每次見到他，都被他的孝心感動得流淚，稱他爲孝童。王規的叔父王暕對他也十分器重，曾經説："這孩子是我家的千里駒。"王規十二歲時，《五經》大義便都大致通曉。長大成人之後，更喜愛學習且有口才。王規被州裏舉爲秀才，郡裏選用他任主簿。

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秘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黄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宫，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兹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并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

王規被從家中徵召出來任秘書郎，累經升遷任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朝廷改建太極殿，建成之後，王規呈獻《新殿賦》，文辭精巧。他被任命爲秘書丞。歷任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蕭綱出京任南徐州刺史，他從嚴選用屬官，王規被選用爲雲麾諮議參軍。過了很久，王規又出京任新安太守，因居父喪而離職。服喪期滿之後，襲封南昌縣侯，被任命爲中書黄門侍郎。皇上命王規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一同侍奉太子，昭明太子對他們都以禮相待。當時，湘東王任京尹，和朝士集會宴飲，席間，湘東王讓王規行酒令。王規從容回答道："自從晉遷至江左以來，没有過這種做法。"當時，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座，都認爲這話説得很有見識。普通初年，陳慶之北伐，收復洛陽，朝中百官齊聲稱

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游魂，爲日已久，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没，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

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韵，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吴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吴，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禄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韵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横，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兹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虚説。”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

賀，王規退朝後説：“道家説，着手辦事并不難，但要成就功業却很難。羯寇似游魂出没不定，爲時已久，桓温征討，得而復失，宋武帝最終也未能成功，我們孤軍深入敵境，没有後援，深入羯寇占領的地區，兵力無法相連，軍糧難繼，這一仗，將要招來禍患了。”不久朝廷軍隊果然全軍覆没。他對事物的透徹瞭解多與此相似。

普通六年，高祖在文德殿設宴爲廣州刺史元景隆餞行，下詔命大臣們賦詩，規定都寫一百句詩，王規提起筆立即就寫完呈奏，詩句文辭又很優美。高祖非常贊賞王規的才氣，當天便下詔任命他爲侍中。大通三年，王規遷任五兵尚書，不久兼任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王規出京任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當年，晉安王被立爲皇太子，王規接着就任吴郡太守。主書芮珍宗的家在吴郡，以前的太守都一心巴結他，王規上任時，芮珍宗休假回家，王規待他很疏遠，芮珍宗返回京都，秘報王規説他“不理郡中政事”。於是王規不久便改任左民尚書，吴郡的官吏百姓一千多人到京城請求讓王規留任，先後三次上表請奏，皇上不答應。不久王規以左民尚書的名義兼任右軍將軍，没有授任，又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兼任步兵校尉。王規稱病推辭，不肯任職，在鍾山宋熙寺築室居住。大同二年，王規去世，死時四十五歲。皇上下詔追贈他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并贈錢二十萬、布一百匹爲他辦喪事，賜給他謚號章。皇太子到王規靈前哭吊，下令給湘東王蕭繹説：“王威明昨夜突然間去世，實在令人痛心。他的風韵美好清正，神采光耀特出，千里之内無人能比，挺拔傑出無人可及。他的文辭雄辯奔放，才學豐贍優異，瀟灑放逸，才氣高遠，寄情山水，自得其樂，這實在是傑出的人物呀！他那短促的一生飛快地逝去，如今長歸瞑瞑九泉，像金刀失去了光芒，淮水斷流而乾涸。去年仲冬，我爲劉遵的去世悲傷，今年初冬，又來追悼王規，爲好友紛紛去世而哀傷，確實不是空話啊！”王規收集《後漢書》各家不同説法，注《續漢書》二百卷，還有文集二十卷。

子褒，字子淵。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秘書丞，出爲安成内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内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

王規的兒子王褒，字子淵。王褒七歲時便能寫文章。外祖父司空袁昂喜愛他，對賓客說："這孩子將會成爲我們家顯貴的外甥。"王褒二十歲被舉爲秀才，任秘書郎，太子舍人，因居父喪離職。服喪期滿之後襲封南昌侯，被任命爲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任東宮管記，又升任司徒屬，秘書丞，出京任安成内史。太清年間，侯景攻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蕭大心率領整個江州依附逆賊，逆賊轉而進犯南中，王褒依然堅守安成與逆賊對抗。大寶二年，世祖下令徵調王褒趕赴江陵，王褒到江陵後，世祖任命他爲忠武將軍、南平内史，不久升任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王褒升任尚書右僕射，接着參與掌管銓選職官之事，又加侍中。當年，又升任左僕射，和先前一樣參與掌管銓選職官之事。承聖三年，江陵被攻陷，他歸順周朝。

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

王褒著有《幼訓》，用來告誡兒子們。其中一章說：

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修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墻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

陶士衡說："過去大禹不看重直徑盈尺的玉璧，卻愛惜一寸光陰。"文人爲什麽不誦讀詩書，武士爲什麽不騎馬射箭。如果在那寒冬的長夜，盛夏的永晝，讓自己的居室安安靜靜，把院墻築得高高的，家中没有雜七雜八的人來往，自己坐在屋裏高聲誦讀。用這種精神來求學，那就要成爲仲尼的門徒了，用這種態度去寫文章，那就要成爲賈誼的升堂弟子了。古時候盤盂上刻有銘文，几案和手杖上寫着警言，進退俯仰都看着它，遵循它。《詩經·文王》篇說："没有人没有個好的開始，但很少有人能堅持到底。"一個人立身行道，要始終如一。"倉猝間也不能違背仁"，這確實是君子說的話啊！

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絶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

儒家本來就講求尊卑高下的等級，吉禮凶禮的差別變化。國君面朝南而臣子面朝北，這是天經地義的準則。祭祀時鼎俎用奇數而籩豆用偶數，這是陰陽配合的道理。道家則不重形體，廢棄聰明機巧，摒棄仁義，離棄形體，捨棄智慧。佛教的教義，實踐苦行，斬斷俗念，參悟生死之理，遵循佛祖教

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義，明辨因果報應，身處俗世却能成爲聖人。即使各教宗旨有這樣的差别，而最終目的都歸結於開導衆生。我從初入學開始，到知命之年，既崇尚儒家的學説，同時又信奉道家之説和佛教教義，自從晋遷江左以來，儒、道、佛三家的學説都没有湮滅，如果你們能繼續修習，這是我的心願。

初，有沛國劉瑴、南陽宗懍與褒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當初，沛國劉瑴、南陽宗懍和王褒都是朝廷中興的輔佐大臣，一同參與謀劃决策。

劉瑴

劉瑴字仲寶，晋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瑴焉，瑴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劉瑴字仲寶，是晋丹陽尹劉真長的第七代子孫。他年輕時便品行端正，有才識有器量。他以國子監禮生的身份參加射策應對，成績優秀，被任命爲寧海令，逐漸升遷爲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任中記室。太清年間，侯景叛亂，世祖秉承皇帝旨意在江之上游斟酌情勢自行處理事情，各類文書大多交給劉瑴起草，劉瑴也竭力盡忠，很得世祖的賞識和厚遇。他歷任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劉瑴遷任吏部尚書、國子祭酒，其餘官職和原先一樣。

宗懍

宗懍字元懍。八世祖承，晋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晋等令，後又爲世祖荆州别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户。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没，與瑴俱入于周。

宗懍字元懍。他的第八代祖先宗承，晋時任宜都郡守，恰逢永嘉之亂，朝廷東遷，因此後代子孫便住在江陵。宗懍年少時聰明好學，晝夜讀書不知疲倦，家鄉人稱他爲“童子學士”。普通年間，他任湘東王府兼記室，轉任刑獄，依舊掌管書記。宗懍歷任臨汝、建成、廣晋等地的縣令，後來又任世祖荆州别駕。世祖即位之後，又任命他爲尚書郎，封他爲信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宗懍屢經升遷至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被攻陷，他與劉瑴都歸屬於周。

王承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

王承字安期，是僕射王暕的兒子。他七歲就通曉《周易》，被選補爲國子生。十五歲時參加射策應對，成績優秀，被授爲秘書郎。歷任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因居父喪而離職。服喪期滿之後，又任中舍人，屢經升遷爲中書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當時高官

貴游，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悦之。視事未期，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

貴人富貴子弟都以文章才氣相互標榜，很少有人專攻經術，衹有王承愛好經術，發表言論，處處體現他是個善辯的儒生。他在學校訓導學生，講述《禮》、《易》的經義。中大通五年，王承遷任長兼侍中，不久轉任國子祭酒。王承的祖父王儉和父親王暕都曾擔任過這一職務，祖孫三代人都任國子祭酒，前代没有過這樣的事，當代人都認爲這是很大的榮耀。過了很久，王承又出京任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王承管理政事寬厚仁惠，官吏和百姓都愛戴他。王承任職未滿一年，便在東陽郡去世，死時四十一歲。朝廷贈謚號爲章子。

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王承生性輕視權貴有骨氣。當時右衛將軍朱异在朝中掌權，每當朱异休假回家，常常車馬盈門，前來拜訪的人往來不絶。當時魏郡申英喜歡直言議論，指責權貴，他常常指着朱异的大門説："這裏面來來往往的人，都是爲利而來，能不到這裏來的人，衹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就是王承的弟弟王穉。當時衹有王承兩兄弟和褚翔不到朱异府中去，當時人們也因此贊揚他們。

褚翔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蓁，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没，向哀毁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内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黄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他的曾祖父褚淵，齊時任太宰，贈謚文簡公，輔佐齊室。祖父褚蓁，追贈爲太常，贈謚穆子。父親褚向，字景政。褚向纔幾歲時，父母相繼去世，他哀痛欲絶，形容消瘦如同成人一般，親戚都感到十分驚異。長大之後，褚向學識淵博性情高雅，有器量。高祖即位後，褚向被補選爲國子生。褚向被從家中徵召出來任秘書郎，後遷任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他出京任安成内史，回京又任太子洗馬，中舍人，屢經升遷爲太尉從事中郎，黄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不久，又入京任長兼侍中。褚向長得端正英俊有風度，眉清目秀，眼珠如漆，黑而閃亮，站在同僚之中，他都要被衆人瞻望。大通四年，褚向出京任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後在任上去世。表兄謝舉替他作墓志銘，概括褚向的爲人説："杜弘治都要崇尚他的姿容，庾子嵩也要自慚器量不如。他的品行高潔，有如清風明月。"評論者認爲寫出了褚向的爲人。

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樂遊苑，别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韵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

褚翔起初爲國子生，成績優秀。他爲父親服喪，期滿後任秘書郎，累經升遷爲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在樂遊苑設宴招待群臣，特地下詔命褚翔與王訓作二十韵之詩，限定三刻完成。褚翔即席完成，進呈高祖，高祖十分驚異，當日便命褚翔轉任宣城王文學，不久又遷任宣城王友。當時任宣城王友和宣城王文學比其他王的屬官高出二等，所以高祖越級提拔褚翔擔任這一職務，在當時傳爲美談。

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褚翔出京任義興太守，他爲政清廉，潔身自好，減省繁雜苛刻的政令，除去浮華靡費的用度，老百姓的生活很安寧。義興的西亭有棵古樹，已經枯死多年，褚翔到義興後，這樹忽然生出新枝新葉，百姓都認爲是被他的善政所感動。到他任期一滿，官吏及百姓去京城請求讓他連任，皇上下令同意。不久，朝廷又徵召褚翔爲吏部郎，褚翔離郡之時，百姓無論老少都追隨着送他出境，人們哭泣着與他拜别。

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宫。出爲晋陵太守，在郡未期，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宫。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宫城，翔於圍内丁母憂，以毁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

褚翔擔任吏部郎的時候，公正清廉，不因爲别人的請求囑托而改變自己的主張，人們稱贊他公正平允。不久，他遷任侍中，很快又轉任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奉東宫。後來，他出京任晋陵太守，在任未滿一年，因公事免職。不久又任散騎常侍，侍奉東宫。太清二年，他遷任守吏部尚書。那年冬天，侯景圍困宫城，褚翔在圍城内爲母親服喪，因傷心過度而去世，死時四十四歲。皇上下詔追贈他爲吏部尚書。

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户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咸以翔精誠所致焉。

褚翔年少時就有孝心。他任侍中的時候，母親病得很厲害，他請僧徒爲母親求福，半夜突然看見門外有奇異的光彩，又聽見空中有彈指之聲，等到天亮，母親的病就好了。人們都認爲這是褚翔的精誠所致。

蕭介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蒨，齊左民尚書。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他的祖父蕭思話，宋時任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他的父親蕭惠蒨，齊時任左民尚書。

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

蕭介從小聰明，有悟性，有見識，他廣泛地涉獵經書史書，還擅長寫文章。齊永元末年，他初出仕任著作佐郎。天監六年，被任爲太子舍

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吴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游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内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并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强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

人。天監八年，遷任尚書金部郎。天監十二年，他轉任主客郎，又出京任吴令，政績卓著聲望很高。湘東王聽到了蕭介的名聲，想與他交游，於是上表向皇上請求讓蕭介作自己的屬官。普通三年，朝廷任命蕭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蕭介被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出任揚州刺史，又任命蕭介爲府長史。蕭介任職期間廉潔清白，被朝廷贊揚。高祖對何敬容說："蕭介十分清貧，可以拿一個郡給他治理。"何敬容還没有回答，高祖又說："始興郡近來没有好太守，嶺上百姓很不安定，可以讓蕭介去做太守。"因此蕭介出京任始興太守。蕭介上任後，公開處理違犯法紀的案件，又廣布德政，很快便境内清平。大同七年，蕭介被徵召爲少府卿，不久又加散騎常侍。恰巧侍中空缺，吏部推舉王筠等四人，但都不合皇上的心意，高祖說："宫中此職很久無人擔任，應該讓蕭介來擔任。"蕭介學識淵博，記憶力超群，在皇上身邊應對時，常常有所匡正，高祖很器重他。後來蕭介遷任都官尚書，每逢有國家大事，高祖必定先向他徵求意見。高祖對朱异說："此人是宰相之材。"中大同二年，蕭介因病辭職，請求退休，高祖下詔褒美嘉獎他，但不答應他退休，蕭介始終不肯赴任，於是高祖派謁者僕射魏祥前去蕭介家任命他爲光禄大夫。

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

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吕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晋，還背晋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

太清年間，侯景從渦陽敗逃，逃到壽陽，高祖下令讓防主韋黯接納他。蕭介聽説此事便上表進諫説：

我在家中養病，聽説侯景在渦陽兵敗，隻身歸順，陛下不因他先前造成的禍亂而追悔，反而又下令接納他。我聽説凶惡的人天性不會改變，天下的惡人都是一樣的。過去吕布殺死丁原投奔董卓，最終又殺了董卓而成爲逆賊；劉牢背叛王恭歸順晋朝，回過頭來又背叛晋朝釀成禍害。這是什麽原因呢？狼子野心，始終不會馴服親近；養虎貽患的比喻，就是説養虎的人一定會有被餓虎吃掉的禍患。侯景有禽獸之心，就像是殺人的響箭。他憑藉凶狠狡猾之才，博得高歡庇護重

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

用的厚遇，竊取了三公之位，擔任了獨霸一方的地方長官，然而高歡墳土未乾，他就立即回頭反叛。反叛的力量不足，於是又往關西逃命，宇文不接納他，所以又投靠我們。陛下先前像江河不拒細流那樣接納他，其原因就是想要把國家大事托付給他，讓他降服胡人，討伐匈奴，希望獲得作戰的勝利罷了。現在他丟失了軍隊，失去了土地，衹不過是邊境上的一介匹夫，陛下您憐愛匹夫而拋棄與同盟國家的友好交往，我認爲這是不應采取的做法。

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脱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迹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

皇上還想期待侯景再次振作，晚年爲朝廷作出貢獻，我認爲侯景一定不是能爲國獻力的老臣。他拋棄故國如同脱鞋，毫不顧惜，背叛國君就像扔掉草芥，毫無感情。他哪裏知道仰慕聖德，做江淮的忠臣呢？這事的迹象明顯，没有什麽可疑惑的。在這一方面尚且如此，其他相類似的事情又哪裏需要一一陳述呢。

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我已老朽，又被疾病侵擾，本不應擅自干預朝政，但是楚國子囊臨死，有不忘修築郢城的忠心，衛國史魚臨死，也有以尸諫君的氣節。我愧爲宗室老臣，不敢忘記應有劉向的忠心。老臣衷心地希望陛下開恩赦免我的罪過，稍稍想想我的一番逆耳直言。

高祖省表嘆息，卒不能用。

高祖看了表章之後嘆息不已，但最終没有采用他的主張。

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顔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蕭介生性高傲，很少與人交往，衹和族兄蕭琛、堂兄蕭眎素和蕭洽、堂弟蕭淑等人賦詩飲酒賞景聚會，當時人們把他們的聚會比作謝家烏衣之游。當初，高祖延請二十多位後輩飲酒作詩，臧盾因爲没寫成詩被罰飲酒一斗，臧盾全喝了，面色不改，談笑自如；蕭介提筆作詩，一揮而就，不加修改，高祖贊揚他們二人説："臧盾的豪飲，蕭介的文辭，就是宴席之中最值得褒美的事了。"蕭介七十三歲時在家中去世。

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禄大夫。

蕭介的第三個兒子蕭允，起初以兼散騎常侍的身份作使臣赴魏聘問，回朝後任太子中庶子，後來官職升至光禄大夫。

蕭洽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

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部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吏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内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蕭洽字宏稱，是蕭介的堂兄。他的父親蕭惠基，齊時任吏部尚書，在前代享有盛名。

蕭洽年幼時聰慧有悟性，七歲時誦讀《楚辭》，便大致流暢不誤。成年之後，他喜愛學習，廣泛地涉獵各種書籍，還擅長寫文章。齊永明年間，他爲國子生，被舉爲明經，從家中徵召出來任著作佐郎，升任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年，他任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部郎，又升任太子中舍人。蕭介出京任南徐州治中。南徐州是靠近京城的重鎮，有官吏數千人，先後在此任官的都成了巨富。蕭洽到任，清廉奉公，别人的饋贈一律不接受，妻子兒女免不了挨餓受凍。他回京任司空從事中郎，任建安内史，因事獲罪被免職。過了很久，他被重新起用任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升任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年，蕭洽被任命爲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因公事而免職。過了不久，他又任通直散騎常侍。蕭洽年輕時有才氣，文思敏捷，高祖命他寫的同泰、大愛敬兩座寺廟佛塔下的銘文，文辭都十分優美。普通二年，他升任散騎常侍，出京任招遠將軍、臨海太守。他爲政清廉公正，不崇尚威嚴凶猛，百姓都感到很安適。他回京被授任司徒左長史，又奉旨撰寫《當塗堰碑》，文辭也豐贍華麗。普通六年，蕭洽在任上去世，死時五十五歲。皇上下令出殯時京城舉哀，賜錢二萬、布五十匹給他家辦喪事。蕭洽著有文集二十卷，流傳於世。

褚球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曖，太宰外兵參軍；父繢，太子舍人；并尚宋公主。

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他的高祖褚叔度，宋時任征虜將軍、雍州刺史。他的祖父褚曖，任太宰外兵參軍。父親褚繢，任太子舍人。這幾人都娶了宋朝的公主。

褚球年少時父親去世，家中貧窮，但志向專一勤奮好學，才思敏捷。宋建平王劉景素，在元徽年間被誅滅，祇留下一個女兒還活着。他的老部下何昌寓、王思遠聽説褚球清高堅貞，便把這女孩嫁給他，接着爲他播揚名譽。褚球在齊時出仕，起初任征虜行參軍，不久代署法曹，升任

清白，資公俸而已。除平西主簿。

右軍曲江公主簿。褚球出京任溧陽令，在任清正廉潔，衹是靠俸禄爲生罷了。後又被授任平西主簿。

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禄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强，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禄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晋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禄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天監初年，褚球升遷爲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他出京任建康令，居母喪離職，後來朝廷要他在服喪期間奪情起復，就任原職，他堅決推辭不肯就職。服喪期滿後，他被任命爲北中郎諮議參軍，不久升任中書郎，又兼中書通事舍人。褚球又被授任雲騎將軍，累經遷升任兼廷尉，光禄卿，和原先一樣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升任御史中丞。褚球性情公正剛强，没有什麽能讓他屈服，擔任御史中丞很稱職。普通四年，他出京任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又入京任通直散騎常侍，兼領羽林監。普通七年，他升任太府卿，不久升任都官尚書。中大同年間，他出京任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因爲生病没有赴任。朝廷改任他爲光禄大夫，還没有接受，又任太府卿，兼領步兵校尉。不久升任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領著作。後又升任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的職位不變。自從魏代孫禮和晋代荀組之後，三公的佐史加官侍中，就從褚球開始。不久，他出京任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京後任散騎常侍，領步兵。不久，褚球上表要求辭去官職，皇上下詔不准許。不久，褚球又被授爲光禄大夫，加給事中，他在任上去世，死時七十歲。

劉孺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齊太常敬子。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他的祖父劉勔，宋時任司空，追謚忠昭公。他的父親劉悛，齊時任太常，謚爲敬子。

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毁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既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

劉孺年幼時聰慧機敏，七歲就能寫文章。他十四歲時，爲父親守喪，因哀傷過度而骨瘦如柴，族人和鄉人都對此感到驚異。服喪期滿，他叔父劉瑱任義興郡太守，帶着他到任上，常將他安坐在自己身旁，對賓客説："這孩子就是我家的明珠。"成年後，劉孺風度翩翩，性情平正温和，即使是家中人也不曾見過他的喜怒之色。本州選用他爲主簿。

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

劉孺初出仕任中軍法曹行參軍，當時，鎮軍

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

沈約聽到他的名聲，便選拔他爲主簿，經常與他一起出游聚會賦詩，他的文才很爲沈約嘆賞。劉孺屢經升遷任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他出京任太末令，在任期間有清廉的政績。他回京後任晉安王友，轉任太子中舍人。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并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劉孺年輕時喜歡寫文章，又生性敏捷，曾經在皇帝身旁寫《李賦》，受命便成，文思敏捷，下筆不加塗改，高祖十分贊賞。後來，他在壽光殿侍宴，高祖命群臣賦詩，當時劉孺和張率都醉了，詩還没有完成，高祖便拿過劉孺的手板題詩取笑他倆："張率是東南俊士，劉孺爲雒陽才子，提筆便應寫就，爲何遲遲不成？"他被高祖親近器重到了這種地步。

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禄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期，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

劉孺轉任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不久又遷任太子家令，其他官職不變。劉孺出京任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任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他出京任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因公事免職。不久他又被重新起用，任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禄卿。累經升遷任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被認爲能勝任職位。大通二年，他遷任散騎常侍。大通三年，他遷任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劉孺出京任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中大通五年，他任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還未授官，又改任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他守吏部尚書。當年，他又出京任明威將軍、晉陵太守。政事治理得通達和順，被官吏百姓稱頌。大同七年，他入京任侍中，領右軍。當年，又任吏部尚書，因居母親喪而離職。居喪未滿，他因哀傷過度而去世，死時五十九歲。謚號爲孝子。

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并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

劉孺年輕時與堂兄劉苞、劉孝綽齊名，劉苞早逝，劉孝綽多次因罪被罷官，他們的地位都不高，祇有劉孺位高名顯。劉孺著有文集二十卷。

子䍩，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劉孺的兒子劉䍩，任著作郎，早逝。劉孺有兩個弟弟：劉覽和劉遵。

劉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期，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床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并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賕貨，覽劾奏，并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嚙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内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劉覽字孝智，十六歲就精通《老》、《易》。他任中書郎。因爲替生母服喪，他在墓地旁築草屋居住，兩年淡食素餐，不嘗鹽醬，冬天衹穿單布衣。家人擔心他承受不住喪期的哀傷，半夜暗中將炭火置於床下，劉覽因爲屋内有暖氣而睡着了，醒後察知此事，號叫慟哭以致嘔血。高祖聽説他有至孝之情，多次問候看望他。服喪期滿，任尚書左丞。劉覽秉性聰明，尚書令史有七百人，他一見過面就能記住姓名。劉覽爲官清廉公正，没有私心。他的姐夫御史中丞褚湮，堂兄吏部郎劉孝綽，在職時常收受賄賂，劉覽向皇帝檢舉彈劾，兩人都被免去官職。劉孝綽怨恨劉覽，曾經對人説："狗咬行路人，劉覽咬自家人。"劉覽出京任始興内史，治理政事，他努力保持清廉高潔。他回京後又任尚書左丞，在任上去世。

劉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晋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邵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宫，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

>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黄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逾五

劉遵字孝陵。他年輕時高潔文雅，有學問，品行端正，擅長寫文章。劉遵初出仕任著作郎，太子舍人，累經升遷爲晋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受到隆厚的禮遇。他後來轉任南徐州治中。晋安王後來任雍州刺史，又選拔劉遵任安北諮議參軍、帶邵縣令。中大通二年，晋安王被立爲皇太子，接着就任命劉遵爲中庶子。劉遵從開始在藩鎮以及後來在東宫一直跟隨晋安王，因爲往日的恩義使他受到特别的寵遇，當時没有人能趕得上他。大同元年，劉遵在任上去世，皇太子深切地悼念他，爲他的逝世感到惋惜，寫教令對劉遵的堂兄陽羨令劉孝儀説：

> 賢堂兄弟中庶子劉遵，突然間去世，我的哀痛怎麽能以言語來表達啊！他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情深意厚，立身處世堅守正道，内有如玉的美德，儀表清澄如水。他美好的聲譽，在朋友中流布，他言行一致，始終如一。他文史博通，心懷美好品德，下筆文辭豐贍華麗，編織成章，五彩絢爛。他既表露自己謙退的心性，又在蹉跎不進的職位上安心自處，他未曾拜訪公卿，請謁私門，暗中結交，謀取名利，所以新沓没有推薦他，杜

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

武未能瞭解他，以致他在阮放、桓野王曾經任過的官職上，輾轉蹉跎，已經超過五年，同僚已經陟升，後進多被擢拔，但他怡然自樂，固守清靜，不考慮俸禄多少，這種堅定不移的志向，又哪裏能隨便找到。有如西河觀寶，東江獨步，古書上記載的，也決不會超過這種品德。

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搉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

從前我在漢南之時，劉遵連任書記，到我忝居朱方之位，他又在坐首任職。良辰美景之日，清風明月之夜，乘着鷁舟蕩漾，聽着朱鷺徐鳴，他未嘗一日不和我相隨，未曾一時不與我相會。宴飲之中，酒酣耳熱之際，我們一起抒志賦詩，評論忠賢，研討文史，古人有"益者三友"之説，他實在就是那種益友。他在小縣邑中弘揚教化，德政不需反復重申，而能使百姓在他離職時久存懷念之情，人人有仁愛之心，致使野外處處可以見到温馴的野雉，這如同威鳳一羽，可見劉遵善政之一斑，足可驗證他的德行才學樣樣俱備。到我進入東宫，我們能够經常見面晤談，身處博望苑中，無可交游賓客，主管對我的品德教育，又多禮儀條文，衹好依故人時相陪伴；現在這位老友溘然而逝，實在叫人哀嘆傷痛。"天衹幫助善人"，這是虛妄之説；天給人的回報恩賜，難道竟是這樣嗎？可以想見你傷痛悼念的沉重心情，又怎麽能够止息。人已逝去，無可奈何，放下筆來，更覺凄惻悼傷。

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昨天我想爲劉遵撰寫墓志銘，同時爲他編撰文集。但我才劣力薄，他在世的時候不能爲他播揚名聲，使他能得以展示自己的才能，現在爲他寫銘文編文集，對已死之人有何益處？衹是因爲這種深深的傷痛之情，無法平息罷了。

劉潛　劉孝勝　劉孝威　劉孝先

劉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并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

劉潛字孝儀，他是秘書監劉孝綽的弟弟。年幼時父親去世，他和兄弟們相互勉勵，勤奮學習，他們幾兄弟都擅長寫文章。劉孝綽常説"三弟的文章寫得好，六弟的詩作得好"，三弟就是

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羡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疏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内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内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宫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

劉孝儀，六弟是指劉孝威。天監五年，劉潛被舉爲秀才。他初出仕任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跟隨王府到益州，兼記室。始興王入京任中撫軍，劉潛轉任主簿，遷任尚書殿中郎。皇帝命他撰寫《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辭甚爲宏偉華麗。晉安王蕭綱出京鎮守襄陽，選用劉孝儀任安北功曹史，因爲居母親喪而離職。晉安王立爲皇太子，劉孝儀服喪期滿，接着補任太子洗馬，遷任中舍人。劉潛出京任戎昭將軍、陽羡令，有不少爲人稱頌的政績，因而被擢拔爲建康令。大同三年，他遷任中書郎，因公事而降職，任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他出使魏國回京，又被任命爲中書郎。不久，他暫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他累經升遷任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任職時彈劾大臣無所畏懼，當時人們都稱贊他。大同十年，劉潛出京任伏波將軍、臨海太守。這時法紀鬆弛，許多百姓不守禁令。劉孝儀一到任，就公布法令條文，勵精圖治，安撫百姓，境内很快就安定下來，風俗民情大爲改變。中大同元年，他入京任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他出京任明威將軍、豫章内史。太清二年，侯景進犯京城，劉孝儀派兒子劉勵率領豫章郡的士兵三千人，跟隨前衡州刺史韋粲赴京救援。太清三年，京城陷落，劉孝儀被前歷陽太守莊鐵逼迫，丢失了豫章郡。大寶元年，劉孝儀病逝，死時六十七歲。

孝儀爲人寬厚，内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内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孝儀爲人寬厚，平日在家品行也非常真誠專一。他的二哥劉孝能早逝，他侍奉守寡的嫂嫂十分恭謹。家中不論大事小事，定要先問過嫂嫂再作決定。他和妻子每天供養侍奉嫂嫂，從未有過失禮的行爲。世人因此而稱贊他。劉孝儀著有文集二十卷，流傳後世。

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

劉孝儀的五弟劉孝勝，歷任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他出京任信義太守，因公事免職。過了很久，又再任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出使魏國行聘問之禮回京，他任安西武陵王蕭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年間，侯景攻陷京城，蕭紀在蜀郡僭位稱王，任命劉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年間，他跟隨蕭紀出兵峽口，

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

兵敗後被捕入獄。不久世祖寬恕他，起用他爲司徒右長史。

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并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

劉孝儀的六弟劉孝威，初出仕任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任主簿，因爲居母親喪而離職。服喪期滿，被授任太子洗馬，累經升遷任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并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聚集在東宮，劉孝威爲此事獻頌，文辭很優美。太清年間，他遷任中庶子，兼通事舍人。侯景叛亂時，劉孝威從圍城中逃出，跟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進，到了安陸，因病去世。

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黄門侍郎，遷侍中。兄弟并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劉孝儀的七弟劉孝先，任武陵王法曹、主簿，武陵王遷任益州刺史，他跟隨王府至益州，轉任安西記室。承聖年間，他和哥哥劉孝勝一起跟隨蕭紀的軍隊到峽口，兵敗後到江陵，世祖任命他爲黄門侍郎，遷任侍中。他們兄弟都擅長寫五言詩，因此被世人看重。因遭逢戰亂，他的文集如今没有完整地保存下來。

殷芸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群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嘆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宫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他性情灑脱，不拘小節，但不隨便與人交往，家裏没有閑雜客人。殷芸立志上進，勤奮好學，博覽群書。他年幼時，廬江何憲見到他，非常贊賞他。永明年間，殷芸任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年，他任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天監七年，他遷任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天監十年，他被授任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任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經升遷任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當值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殷芸去世，死時五十九歲。

蕭幾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遥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并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温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

蕭幾字德玄，是齊代曲江公蕭遥欣的兒子。他十歲就能寫文章。蕭幾很早就失去了父親，有九個弟弟，而且都年幼。蕭幾對弟弟十分恩愛，兄弟間感情深厚，相處和睦，朝野士人都瞭解他的這種美行。他性情温和，與人無争，家境清貧，却能努力自立。他喜愛學習，擅長草書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是曲江公的舊部屬。他每

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

次見到蕭幾，都要對人説："曲江公這個兒子，可以説是桓靈寶重新出世。"楊公則去世，蕭幾爲他撰寫誄文，當時他年僅十五歲，沈約看了他的文章而大加贊賞，對蕭幾的舅舅蔡撙説："昨日看見您的外甥爲楊公則寫的誄文，不比謝希逸的文章遜色，這正是曲江公積善留下福慶的應驗啊。"

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游履，遂爲之記。卒于官。

蕭幾出仕任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任太子中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晚年他一心崇尚釋教。蕭幾任新安太守，郡内多奇山異水，正好適合他的愛好，他隨着性情游歷，接着又爲此作記。他在任上去世。

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蕭幾的兒子蕭爲，字元專，也有文才，官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并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史臣曰：王規這些人，全都名聲播揚，他們遇上了好時機，各自展示才能，真是美事啊！蕭洽奉命撰寫的《當塗堰碑》被文人贊賞，劉孝儀幾兄弟都憑着文章揚名，君子憑此可以知道梁代有人才啊！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弟）厥　傅岐

臧盾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禄大夫。祖潭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别駕，入拜黄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他的高祖父臧燾，宋時任左光禄大夫。祖父臧潭之，任左民尚書。父親臧未甄，廣泛地涉獵文史，很有才能，年少時就深得表兄汝南周顒的賞識。宋代末年，臧未甄被從家中徵召出來任領軍主簿，侍奉齊武帝。入齊後，歷任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定京城，建立王府，選用臧未甄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年，臧未甄被任命爲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别駕，又入京任黄門郎，後來遷任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他出京任新安太守，以辦事幹練著稱。返回京城後，他任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臧未甄爲生母服喪，在墓地旁築草廬住了三年。服喪期滿，他被任命爲廷尉卿。臧未甄出京任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在任上去世。

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嘆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悦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録事參軍，舍人如故。

臧盾自幼跟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學習《五經》，精通剖章析句解釋經義。諸葛璩的學生常常有幾十至上百人，臧盾天天和他們相處，但從不和人親狎。諸葛璩贊賞他，感嘆道："此人是承擔重任的大器，是輔佐帝王的大才啊！"臧盾初出仕任撫軍行參軍，後來遷任尚書中兵郎。他風度瀟灑，儀容修美，舉止優雅，每當他趨拜奏事，高祖見了他都很高興。臧盾入京兼中書通事舍人，後被任命爲安右録事參軍，舍人之職不變。

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

臧盾有孝順的德性，一天，他跟隨父親在廷

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户，形骸枯悴，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

尉值班，母親劉氏在家中，半夜突然暴病身亡。當晚臧盾左手中指突然劇痛，不能入睡，等到天亮，家中來人果然報告了母親去世的消息，他和親人之間的心靈相通竟到了這種程度。臧盾爲母親服喪未滿，父親又去世了，臧盾守喪五年，不出草廬，形容憔悴，骨瘦如柴，家裏人都認不出他了。同鄉人王端把情况呈報朝廷，高祖對他十分贊賞，多次派人寬慰曉諭他。

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除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强，居憲臺甚稱職。

服喪期滿後，臧盾被任命爲丹陽尹丞，轉任中書郎，又兼中書舍人，後遷任尚書左丞，任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回京後他被任命爲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任御史中丞。臧盾性格剛强公正，在御史府很稱職。

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輿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嶷然自若，高祖甚嘉焉。

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臨同泰寺講論佛教經義，開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部衆大會，到會的有數萬人。開會時，南越進獻的馴象，突然在人群中狂奔，皇帝的車馬儀仗以及與會的人們都驚駭逃散，衹有臧盾和散騎郎裴之禮巍然不動，神情自若，高祖十分贊賞他們。

俄有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吴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

不久皇上下達詔令，加授臧盾爲散騎常侍，臧盾還没有受任，高祖又下詔令説："統領六軍的職務不能授給没有才幹的人。御史中丞、剛任命的散騎常侍臧盾，胸懷大志，忠誠謹慎，知人善任，謹慎周密，擔任官職公平允當，處理政務勤勉恭謹，他一定能很好地處理軍機大事。可兼領軍，常侍的職位不變。"大同二年，臧盾遷任中領軍。領軍掌管國家的兵權，主管的事務繁多。臧盾爲人聰明敏捷，見多識廣，有魄力，善於處理繁雜的政務，因此其職責範圍内的事務都處理得很有條理。天監年間，吴平侯蕭景擔任這一職務，聲名卓著，到這時臧盾又繼蕭景獲得了這樣的聲譽。

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吴郡太守，視事未期，以疾陳解。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即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大同五年，臧盾出京任仁威將軍、吴郡太守，任職不到一年，因生病上書請求免職。他被任命爲光禄大夫，加賜金印紫綬。大同七年，臧盾病愈之後，又任領軍將軍。大同九年，臧盾去世，死時六十六歲。他去世的當天皇上就下詔爲他舉哀。臧盾被追贈侍中，領軍之職不變。朝廷

布各有差。謚曰忠。

贈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套，殯殮的衣服一套，錢幣及布帛都贈有一定數量。謚號忠。

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内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

臧盾的長子臧長博，字孟弘，任桂陽内史。次子臧仲博，任曲阿令。臧盾的弟弟叫臧厥。

臧厥

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晋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盗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襁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虎"。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

臧厥字獻卿，也以有才能有氣度著稱。他初出仕任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郎，後來入京兼中書通事舍人，累經升遷爲正員郎，鴻臚卿，中書通事舍人一職不變。遷任尚書右丞，還未到任，又出京擔任晋安太守。晋安郡靠山臨海，有逃亡的罪犯常聚集出没，前任郡守雖然招募軍士征討搜捕，但盗賊侵擾仍然無法禁止。臧厥一到任，便宣揚教化，那些罪犯都拖兒帶女全家從藏身之地出來歸附，當地百姓恢復了常業，道路通暢，商人旅客來往不斷。然而臧厥處理政事崇尚嚴刑峻法，不肯稍有寬容，官吏百姓稍有過失也必加杖刑，百姓稱他爲"臧虎"。臧厥回京被授任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又兼舍人。後遷任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之職不變。大同八年，他在任上去世，死時四十八歲。

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决者，敕并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

臧厥先後任職之時，官署中的重大事情以及御史廷尉不能决斷的事情，皇上都下令交給他處理。臧厥分析判斷精當周密合情合理。臧厥去世後，有人擊打登聞鼓告狀，請求將案件交給清直的舍人臧厥處理。高祖説："臧厥已經去世，這事便無人可以托付了。"臧厥被高祖瞭解和賞識到了這種程度。

子操，尚書三公郎。

臧厥的兒子臧操，任尚書三公郎。

傅岐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他的高祖父傅弘仁，宋時任太常。祖父傅琰，齊代任山陰令，有管理政事的才能，從縣令擢拔爲益州刺史。傅岐的父親傅翽，天監年間，歷任山陰、建康令，也以有才幹而聞名，官至驃騎諮議。

岐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左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岐監知繕築，事畢，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鬥

傅岐開始是國子監明經生，初出仕任南康王左常侍，後來遷任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因居母喪離職，服喪的所有禮制，他都做得盡心盡意。服喪期滿後，因病很長時間未任職。這時朝廷改建北郊祭壇，開始起用傅岐監知修建之事，

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命脱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争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

工程完成後，朝廷任命他爲始新令。始新縣百姓中有人互相鬥毆致死，死者的家屬到郡裏告狀，郡守逮捕了他們的仇人，百般拷問，那人始終不肯認罪，郡守把案件轉到始新縣審理，傅岐當即命令解去鐐銬，言語温和地詢問罪犯，那人馬上服罪。按法令應判决罪犯以命抵罪，恰好遇上冬至，傅岐便放罪犯回家團圓，讓他過完冬至後一日返回監獄。縣吏堅持不肯放人，與傅岐争辯説："古時候是有這種做法，但現在不能實行。"傅岐説："他如果不講信用，我這個縣令應當獲罪，你這主管人不要擔憂。"罪犯到底如期返回。太守對這事驚嘆不已，立即具狀向上呈報。後來傅岐離開始新縣時，百姓無論老少全都出境送别，哭號的聲音，在幾十里外都聽得見。傅岐到了京城，被任命爲廷尉正，入朝兼中書通事舍人，又遷任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之職不變。傅岐出京任建康令，因爲公事被免職。不久他又任舍人，累經升遷爲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之職不變。

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静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并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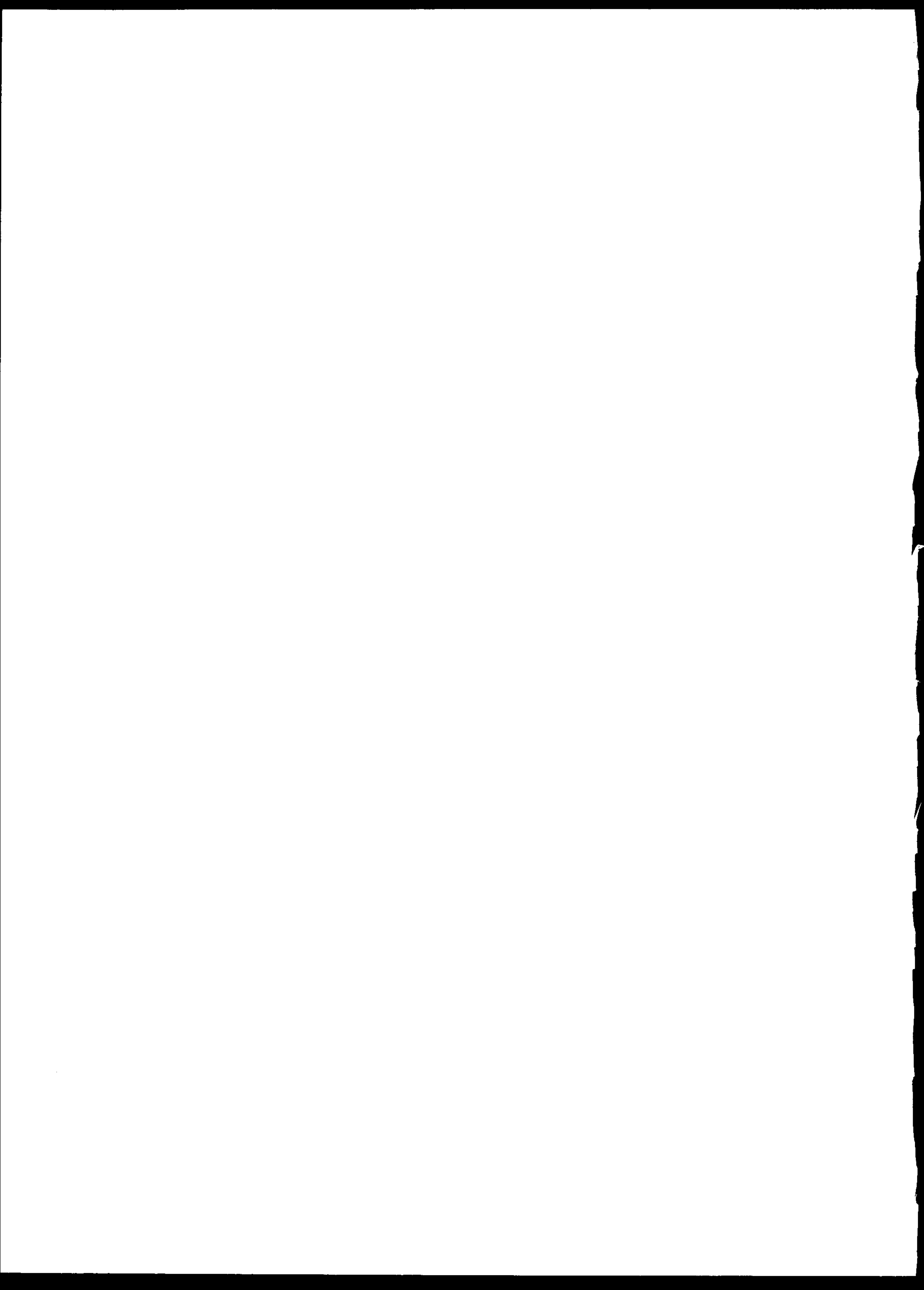
傅岐相貌英俊，舉止瀟灑，涉獵廣泛，對答如流。大同年間，朝廷與魏國和親，魏國的使節一年中來兩次，皇上常派傅岐去接待應對。太清元年，他累經升遷任太僕，司農卿，舍人之職不變。他在皇宫内任職十多年，參與籌劃國家機密要事勤勉努力，和朱异相當。這年冬天，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兵攻打彭城，失敗後身陷魏國。太清二年，蕭淵明派使者返回梁國，轉述魏國人想重新和梁友好往來的意思，皇上命令有司以及親近大臣商定决策。左衛將軍朱异説："高澄這一次的意思，是想要繼續維持兩國間以前的友好關係；這樣做，我國邊境將無外敵進犯，百姓可以安定地生活，答應講和對事情有利。"參加議論的人都認爲朱异的意見正確。祇有傅岐説："高澄剛剛打了勝仗，他的勢力并不弱，爲什麼一定要求和呢？這必定是設置離間計，故意讓貞陽侯派使者來，讓侯景心中懷疑皇上將會用自己换回貞陽侯。侯景内心不安，必定要圖謀叛亂。現在如果答應高澄求和交好的要求，正好落入他的奸計之中，再説去年我軍在彭城失敗，渦

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賊所詐也。"衆并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嘆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户，固辭不受。宫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陽新近又敗退，高澄一表示意思我們便與他和好，這更顯出了國家實力的衰弱。如果依照我的意見，就不能答應高澄這次求和的要求。"朱异等人堅持自己的意見，高祖便聽從了朱异他們的主張。派出講和的使者之後，侯景果然有了這種疑心，多次上表向皇上請求追回使者，皇上衹是模棱兩可地搪塞他，到了八月，侯景就舉兵謀反。十月，侯景進犯京城，請求誅殺朱异。太清三年，傅岐遷任中領軍，舍人之職不變。這年二月，侯景在宫闕前向朝廷呈交奏表，請求分割長江下游以西的四個州，以安置自己的部下，然後便解除京城之圍返回壽春，皇帝下令答應他的要求。於是雙方在城西訂立盟約，侯景要求派宣城王出城爲自己送行。傅岐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爲宣城王是嫡子，地位重要，不應當同意侯景的要求，於是皇上派石城公蕭大款去送侯景。等到與侯景訂立盟約之後，城中的文武大臣都歡喜雀躍，指望京城能够解圍。衹有傅岐一人對大家説："侯景逆賊發兵叛亂，没有達到目的就請求講和，這個外族人心如禽獸，一定不能相信他，這次簽訂盟約最終要被騙上當。"大家都埋怨責怪他。到侯景背棄盟約的時候，没有人不對傅岐表示嘆服。不久皇帝下詔，因爲傅岐辛勤勞苦，封他爲南豐縣侯，食邑五百户，傅岐堅決推辭不肯接受。宫城失守後，傅岐帶病逃出包圍，後來在家中去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陳吏部尚書姚察説：主持事務的人先要精心謀劃，所以做任何事都不會失算，這話説得真對啊！傅岐識破了高澄假裝求和的陰謀，可以説是善於謀劃，那時如果采納了傅岐的主張，太清年間的侯景之亂，本來就不會産生。申子説："一句話的偏差，會導致國家的衰敗。"説的就是這種情況啊！



梁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弟）子四　子五　張嵊　沈浚　柳敬禮

韋粲

韋粲字長蒨，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吴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并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宫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并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

韋粲字長蒨，是車騎將軍韋叡之孫，北徐州刺史韋放之子。韋粲有父親的風度，喜愛學習，任性使氣，身高八尺，魁偉高大。他初出仕任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不久代理法曹，遷任外兵參軍，兼中兵。當時潁川庾仲容、吴郡張率，都是前輩知名人士，他們與韋粲是同僚，相互都結爲忘年之交。晉安王遷任雍州刺史，韋粲也跟隨王府轉任記室，兼中兵之職不變。晉安王被立爲皇太子，韋粲遷任步兵校尉，入朝任東宫領直，遭逢父親喪事離職。不久又奪情起復任招遠將軍，又任領直。服喪期滿後，他承襲永昌縣侯的封號，被任命爲安西湘東王諮議，屢經升遷爲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之職不變。韋粲因爲與皇太子有舊交情，常被任命親近之職，雖然他的職務屢次變動，但常常留在宫中值宿，擔任警衛，頗有威名，而且韋粲性格放誕倨傲，因此當時的名人深感不平。右衛將軍朱异曾經在酒席間聲色俱厲地對韋粲説："你怎麼能擺出領軍的臉孔面對别人！"

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别。"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

中大同十一年，韋粲遷任通直散騎常侍，還没有任職就出京擔任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宫，在新亭爲韋粲餞行，拉着韋粲的手説："我和你不會分别很久。"太清元年，韋粲到衡州没多久，便上表請求免職。

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閲部下，得精

太清二年，朝廷徵調韋粲爲散騎常侍。韋粲返京走到廬陵，聽説侯景叛亂，就從部下中挑選

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州，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

出五千精兵，一百匹馬，日夜兼程奔赴京城救援。到了豫章，有使者報告說：“逆賊已經到達橫江。”韋粲立即到內史劉孝儀那裏一起商量對策。劉孝儀說：“如果真的這樣，應當另有敕命，怎麼可以輕信這一個使者，就驚恐妄動，或許情況不是這樣。”當時劉孝儀正擺酒席招待韋粲，韋粲發怒，把杯子扔在地上說：“逆賊已渡江，馬上就進逼京城，水路陸路都被切斷，哪裏還會有回報的使者；假使没有敕令下達，難道自己就能安心嗎？我韋粲現在哪有心思喝酒！”說完立即騎馬奔出，部署軍隊準備出發，正好江州刺史當陽公蕭大心派使者來邀請韋粲，韋粲就騎馬去拜見蕭大心說：“長江上游各個藩鎮，衹有江州離京城最近，從殿下的情況考慮，實在應當先去救援；但是中游地位重要，你駐守江州任務重大，其他人救援京城也需你們接應，這裏不能無人鎮守。現在你衹要虛張聲勢，移兵鎮守湓城，然後派一員偏將跟隨我前去，這事便行了。”蕭大心認爲他說得對，就派遣中兵柳昕率領兩千士兵跟隨韋粲。韋粲將家屬全留在江州，自己乘輕舟啓程。到了南州，韋粲的表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也率領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到了橫江，韋粲立即送糧食武器給他，并且散發自己私人的錢財布帛來獎賞柳仲禮的士兵。

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决。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

在這之前，安北將軍鄱陽王蕭範也從合肥派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和自己的長子蕭嗣，率領長江以西的部隊奔赴京城，駐扎在張公洲，等待上游的各路援軍到來。這時，裴之高派船接柳仲禮的軍隊過江，和自己會合進駐王遊苑。韋粲提議推舉柳仲禮任大都督，通報下游各軍。但裴之高認爲自己年長位尊，羞於位居柳仲禮之下，於是說：“柳節下已經是一州刺史，哪用我來任命他呢？”因而議論整天，不能作出决定。韋粲激憤地對衆將領說：“如今我們同赴國難，目的就是消滅逆賊，我提議推舉柳司州的原因，是因爲他長期守衛邊疆，侯景早就畏懼他，而且柳司州兵强馬壯，没有人能超過他。如果要論官位，他在我之下，要說年齡，他也比我年輕，衹是因爲考慮到國家的命運，不能再計較這些了。現在的形

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宫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

勢，重要的是將領之間的和睦；如果人心不和，國家大事就完了。裴公是朝廷有聲望的老臣，年高望重，怎麼可以出於私心，破壞救援大計呢？請允許我來爲諸位消除這個障礙。”於是韋粲乘坐一條小船到裴之高的軍營，嚴詞責備裴之高，說：“前些天諸位將領推舉柳司州任大都督的主張，您心裏不同意，如今皇上、太子情勢危急，狡猾的逆賊侯景罪惡滔天，我們這些臣子應當同心協力，哪能自相矛盾呢？如果您一定要有二心，我便衹有以刀劍相向了。”裴之高流着淚說：“我蒙受國家的恩惠榮寵，自然應該身先士卒，衹恨自己年老力衰，不能爲國效力，希望和柳使君共同鏟除逆賊，我是認爲大家的主張已經實行了，不用等我作決定罷了。如果你一定懷疑我另有想法，我可以剖出心來給你看。”於是將領們共同作出了决議，柳仲禮纔得以領兵進發。

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争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栅，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鋭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内，太宗聞之流涕

柳仲禮領兵駐扎在新亭，叛軍在中興寺擺開戰陣，雙方相持到晚上，各自收兵回營。這天晚上，柳仲禮來到韋粲的軍營，部署軍隊，準備第二天作戰，將領們各自據守一方，柳仲禮命令韋粲駐軍青塘。青塘面對石頭城的正中，韋粲考慮到那裏還未築好栅欄營壘，逆賊一定會前來争奪，因此頗爲擔心。他對柳仲禮說：“我并不是有才能抵禦外敵，衹是想以身殉國，希望你妥善地量才而用，不要因用人不當而招致有所損失。”柳仲禮說：“在青塘修築營栅，靠近淮河邊，我想讓儲糧的車船全都停靠在那裏。這是大事，非兄長您承擔不可。如果擔心兵力少，我可以再派軍隊幫助您。”於是派直閤將軍劉叔胤率軍幫助韋粲，他們率領自己的部隊從水陸兩路一起進發。當時正遇上茫茫大霧，士兵迷失了道路，等到了青塘，已經過了半夜，營壘栅欄一直到天亮都没築完。侯景登上禪靈寺的閣樓，遠遠望見韋粲的營壘栅欄未築完，便率領精兵來攻打。軍副王長茂勸韋粲堅守營壘等待敵軍，韋粲不聽從他的意見，命令軍主鄭逸迎擊敵軍，又命令劉叔胤用水軍截斷敵軍後路。劉叔胤膽小害怕不敢率兵前進，鄭逸於是被打敗。逆賊乘勝衝入軍營，韋粲身旁的人都拉他躲避，但他屹然不動，還大聲

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

命令子弟拼命作戰，士兵都差不多死盡了，韋粲也被殺，當時他五十四歲。韋粲的兒子韋尼和韋粲的三個弟弟韋助、韋警、韋構、堂弟韋昂都戰死了，他的親戚戰死的有幾百人。逆賊將韋粲的首級送到宫闕之下，拿給宫城内的人看，太宗知道後流着淚説："國家的安危就寄托在韋公身上，怎麽如此不幸，他竟先戰死在陣中。"於是下詔追贈韋粲爲護軍將軍。世祖平定侯景之亂後，追贈韋粲謚號爲忠貞，并且追贈韋助、韋警、韋構以及韋尼爲中書郎，追贈韋昂爲員外散騎常侍。

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宫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韋粲的長子韋臧，字君理。韋臧曾任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宫領直。侯景圍困在京城時，他率兵駐守西華門。京城陷落後，他逃到江州，收集舊部，據守豫章，後來被部下殺害。

江子一　江子四　江子五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他是晉時散騎常侍江統的第七代子孫。他父親江法成，天監年間任奉朝請。

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啓求觀書秘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凑，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

江子一年少時喜愛學習，有志向有節操，因爲家中貧窮對父母供養不周，於是終生素食。他初出仕任王國侍郎，奉朝請。他上表請求到秘閣看書，高祖答應他，并下令讓江子一在華林省當值。江子一的姑父右衛將軍朱异，是當朝權貴，每當他休假回家時，家中賓客盈門，而江子一却從未登門拜訪，他的品行如此高潔。後來江子一逐漸遷任尚書儀曹郎，出京任遂昌、曲阿縣令，都取得了很好的政績。江子一被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出京任戎昭將軍、南津校尉。

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并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之，猶坐免職。

江子一的弟弟江子四，曾任尚書金部郎，大同初年，遷任右丞。他們兄弟倆都性情剛烈。江子四以右丞的身份呈送封事，盡情陳説朝廷得失，高祖十分賞識，下令讓尚書仔細審察，從中擇善施行。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璵曾經因爲奏事不恰當，高祖聲色俱厲地呵責他們，江子四於是快步上前代替沈炯、顧璵二人對答，言辭十分激烈率直，高祖氣憤地喊人捆綁他，江子四伏在地上不肯受縛，高祖的氣也消了，叫人放了他，但他還是因此獲罪免職。

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横江將

侯景謀反，攻陷歷陽，準備從横江渡江，江

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州，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蕩，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并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黄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黄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

子一率領水軍一千多人，想在下游阻截侯景，他的副將董桃生家在江北，便和同夥都逃散了。於是江子一退回南州，又收集餘部，從小路步行趕赴京城。叛軍不久也到了京城，江子一啓稟太宗説："逆賊的包圍圈還没有合攏，可以設法衝出去，如果等他們將營壘全部築好，那我們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江子一請求和他的弟弟江子四、江子五率領手下的士兵一百多人，打開承明門向逆賊挑戰，太宗答應了。江子一身先士卒，揮戈獨自衝進敵陣，逆賊夾攻他，後面的人不敢接着衝進去，江子四、江子五見情況危急，跟着衝進敵陣，三個人全都被殺害。皇上下詔書説："前任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任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江子五，他們的噩耗傳來，朕深感悲哀痛惜，對他們犧牲的嘉獎祭奠，按原先的規定，均應加等。可追贈江子一爲給事黄門侍郎，追贈江子四爲中書侍郎，追贈江子五爲散騎侍郎。"侯景之亂平定後，世祖又追贈江子一爲侍中，贈謚號義子；追贈江子四爲黄門侍郎，贈謚號毅子；追贈江子五爲中書侍郎，贈謚號烈子。

子一續《黄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江子一曾續寫《黄圖》和班固"九品"，還有幾十篇辭賦韻文及散文，都在世上流傳。

張嵊

張嵊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内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吴興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嵊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宫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嵊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耻，正是人臣效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

張嵊字四山，是鎮北將軍張稷的兒子。張嵊年少時就舉止方正文雅，有志向有節操，能談論玄理。他父親在治理青州時，被當地人殺害，張嵊因家中禍事而感傷，於是終生吃素食穿布衣，手不拿刀。州中把他舉爲秀才。張嵊初出仕任秘書郎，屢經升遷爲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他出京任永陽内史，返京後被任命爲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後來他又出京任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他被徵召任命爲太府卿，不久遷任吴興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圍困京城，張嵊派弟弟張伊率領本郡兵馬數千人前去救援。太清三年，宫城被攻陷，御史中丞沈浚向東逃難回到家鄉，張嵊前去拜見他説："如今逆賊欺凌主上，國家危急，君王蒙耻，這正是臣子們盡忠效命之時，現在我

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嵊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嵊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嵊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説嵊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嵊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嵊，嵊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内衆軍皆土崩。嵊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嵊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子。

想收集兵力，據守您的故鄉吴興。如果上天不保佑我，竭忠守節的心願不能實現，就是因此而死我也毫無遺憾。”沈浚回答説：“我們吴興郡雖然很小，但您憑藉正義抗拒逆賊，誰敢不聽從！”沈浚態度堅決地鼓勵張嵊組織義兵抵抗逆賊。於是張嵊收聚士兵，修築城墻營壘。當時邵陵王向東逃到錢唐，聽説這事，以王府名義下令授任張嵊征東將軍，并加贈九卿官銜。張嵊説：“朝廷情勢危急，天子蒙受耻辱，我如今有什麽心情再接受這榮耀的封號呢?”他衹是留下了王府授官的文件而已。逆賊的行臺劉神茂攻下義興，他派遣使者游説張嵊説：“如果你及早投降歸附，一定仍然讓你當郡守，此外再加官封賞。”張嵊下令將使者斬首，接着派軍主王雄等人率兵在鱧瀆迎擊劉神茂，擊敗了他，劉神茂敗逃。侯景聽説劉神茂打了敗仗，就派他的中軍侯子鑒率領兩萬精兵，幫助劉神茂攻打張嵊，張嵊派軍主范智朗到郡西抵禦，被劉神茂擊敗後退回。逆賊的騎兵乘勝焚燒營柵，柵内的守軍都土崩瓦解。張嵊脱下軍服，端坐在大廳内，逆賊面對他用刀刃脅迫，他始終不肯屈服。於是逆賊將他捆縛起來送到侯景那裏，侯景在京城集市上殺了他，與他一起遇害的子弟有十多個人。張嵊死時六十二歲。侯景之亂平定之後，世祖追贈他爲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贈謚號忠貞子。

沈浚

沈浚字叔源，吴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

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吴、建康令，并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并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内疾疫，復懷奸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衆，何由可去，還欲立效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内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内盡，國家援軍

沈浚字叔源，吴興武康人。他的祖父沈憲，齊時任散騎常侍，齊史上有沈憲的傳。

沈浚年少時博學多才。他歷任山陰、吴、建康縣令，而且有辦事幹練的名聲。他入京任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圍逼京城時，他遷任御史中丞。當時各路援兵都來到京城附近，侯景便上表請求締結盟約，皇上下令答應。訂立盟約之後，侯景得知城内發生瘟疫，就又心懷奸計，拖延不肯離開。過了好幾天，皇太子命令沈浚到侯景的軍營去，侯景説：“天氣已漸漸變熱，不是行軍的時候，我這十萬人馬怎能離開？我還想報效朝廷呢，你可以替我申奏。”沈浚回答道：“將軍説這些話，真實的意圖是要奪取宫城。城内的兵力

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横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以害之。

和糧食，還可以支持一百天，你的儲糧已盡，朝廷的援軍正在外集結，十萬士兵，你將拿什麽去養他們呢？你説出這番話來，難道想威脅朝廷嗎？”侯景把刀横放在膝上，瞪着眼睛呵斥沈浚。沈浚正言厲色地譴責侯景説：“你是朝廷的大臣，却發動兵變圍攻京城，聖明的君主已經給予恩典赦免你的罪過，也共同締結了盟約，如今締約的牲血未乾，你就要反悔。我已經六十歲了，而且是天子的使者，生死由命，難道會害怕你這逆賊的刀刃嗎？”説完頭也不回地出去了。侯景説：“這人真正是國家忠誠不二的司直啊！”然而對他還是懷恨在心。攻破張嵊的營壘後，侯景搜尋沈浚然後將他殺害。

柳敬禮　柳仲禮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

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没，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晋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柳敬禮是開府儀同三司柳慶遠的孫子。他的父親柳津，任太子詹事。

柳敬禮和哥哥柳仲禮，兩人在年輕時就以忠勇剛烈而出名。柳敬禮被從家中徵召出來任著作佐郎，漸漸遷任爲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時，柳敬禮率領三千騎兵步兵前去救援，到了京城附近，他據守青溪埭，多次與侯景交戰，常常率先登城衝鋒陷陣，聲威遠揚。宫城被攻陷後，柳敬禮和柳仲禮都去謁見侯景，侯景派柳仲禮去治理江上游，留下柳敬禮作爲人質，并任命他爲護軍。侯景在後渚爲柳仲禮設宴送行，柳敬禮暗中對柳仲禮説：“侯景今天來赴宴，我緊抱着他，你便拔出佩刀把他殺掉，我死也無憾。”柳仲禮認爲他的話很豪壯，答應了他的要求。酒過數巡，柳敬禮用目光向柳仲禮示意，柳仲禮見四周戒備森嚴，不敢動手，這計策便没有成功。後來遇上侯景征討晋熙王，柳敬禮和南康王蕭會理一起商議出兵襲擊侯景據守的城池，已經約定了日期準備起事，建安侯蕭賁知道這事後告發了他們，於是柳敬禮被殺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嵊二三

史臣曰：道義重於生命，是前代典籍留下的訓誡，這也是先賢們所看重的品德。所以孟子説，生命是我想要得到的，正義也是我想要得到的，這二者如果不能同時得到，就寧可捨生取

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義。像張崠這幾個人，犧牲生命爲國殉節，赴死如歸，他們英雄的氣概不屈的氣節，光耀古今，人們應該知道梁代有忠臣啊！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十一王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蕭大器，南郡王蕭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蕭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蕭大臨，安陸王蕭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蕭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蕭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蕭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蕭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蕭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蕭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蕭大摯。其餘衆子的事迹，本書不記載。

尋陽王蕭大心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户。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宫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邑二千户。

尋陽王蕭大心字仁恕。從小聰明穎悟，善於寫文章。中大通四年，因皇孫身份而封爲當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同元年，他出京任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當時蕭大心年紀衹有十三歲，太宗因爲他年幼，擔心他不能通達民情，告誡他説："無論大事小事，全部交給主持事務的行府州事官員辦理，一絲一毫不必多費心思。"蕭大心雖然不親自管理州中事務，但他説出意見每每都符合事理，衆人都驚嘆佩服。大同七年，蕭大心被徵調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他出京任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進犯京城，蕭大心招集士卒，遠近的人都歸附他，軍隊達到數萬人，他和長江上游諸路人馬一同趕赴京城救援朝廷。太清三年，京城被攻陷，上甲侯蕭韶南逃，向蕭大心宣讀皇上密詔，加贈蕭大心爲散騎常侍，進號爲平南將軍。大寶元年，蕭大

心被封爲尋陽王，食邑二千户。

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内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廪餼甚厚，與戮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游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横，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釁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説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决，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宫萬福，汝久奉違顔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以前，歷陽太守莊鐵率城投降侯景，不久又帶着他母親來投奔蕭大心，蕭大心因爲莊鐵是自己的舊部屬，所以厚禮相待，率軍打仗之事，全都交給莊鐵管理，接着命莊鐵爲豫章内史。侯景屢次派遣軍隊西進溯流而上，侵犯搶掠，蕭大心就命令莊鐵擊破來進犯的叛軍，叛軍不能前進。當時鄱陽王蕭範率領軍隊棄守合肥，駐扎在柵口，想等到援兵全都聚集之後，再一同進軍。蕭大心聽到這個消息，派人邀約蕭範溯流而上向西進軍，把湓城給蕭範駐軍，供給的糧食餽贈十分豐厚，兩人同心協力掃平禍亂。適逢莊鐵占據豫章反叛，蕭大心命令中兵參軍韋約等人率軍進擊莊鐵，莊鐵大敗，又請求投降。鄱陽王世子蕭嗣以前曾與莊鐵交游，這時他就向鄱陽王稱贊莊鐵，説莊鐵才華横溢，深諳韜略，况且又是軍中宿將，如果想要成就大業，就應藉助莊鐵的力量。如果莊鐵投降江州尋陽王，一定不能保住性命。蕭嗣請求鄱陽王派兵救援莊鐵。鄱陽王蕭範聽從了蕭嗣的意見，於是派遣將領侯瑱率領五千精兵去援救莊鐵，侯瑱夜間突襲攻破韋約等軍營寨。蕭大心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驚慌害怕，於是兩位藩王之間産生裂痕，人心離散，各懷異志。侯景手下的將領任約攻城略地直達湓城，蕭大心派遣司馬韋質率軍抵抗，被打得大敗。當時蕭大心手下還有一千餘名勇士，大家都勸蕭大心説："這裏既然没有糧食儲備，就難以固守，假如率領輕騎去建州，以後再謀劃重新振興，這是上策。"蕭大心猶豫不定，未作决斷，他母親陳淑容説："現在皇上年壽已高，太子身體健康，你久離朝廷，不顧念拜謁皇上太子，况且我年紀已老，你却想要我長途跋涉，走上艱險之路，糧食供給不足，這難道算是孝子？我終究是不會啓程的。"説完就拍胸痛哭，蕭大心於是就留下未曾離去。蕭大心於是和任約議和。大寶二年秋天，蕭大心遇害，死時二十五歲。

南海王蕭大臨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户。少而敏

南海王蕭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他被封爲寧國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蕭大臨從小聰明

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内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户。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吴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吴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説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穎慧。他十一歲的時候，生母左夫人去世，他天天哭泣，以致身體衰弱瘠瘦，因此以孝而出名。後來蕭大臨進入國學，明經射策考試位居甲科，被授爲中書侍郎，遷任給事黄門侍郎。大同十一年，任長兼侍中。後出京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叛亂，蕭大臨被朝廷任爲使持節、宣惠將軍，駐扎新亭。不久他又被徵調回京，駐扎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當時議論政事的人都勸諫蕭大臨收取民間財物，以備用作賞賜，蕭大臨却説："財物衹能賞賜士人，而牛却可以犒勞軍人。"命令收取牛，得到了一千餘頭，憑藉這些牛而得慰勞城中軍士。大寶元年，蕭大臨被封爲南海郡王，食邑二千户。後又出京任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被任命爲安東將軍、吴郡太守。當時張彪在會稽組織義軍反對侯景，吴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人勸蕭大臨離郡投靠張彪。蕭大臨説："張彪假若成功，不會供給我們兵力；假若他遭受挫折失敗，會把我當作脱身的籌碼。不能去投靠張彪。"大寶二年秋天，蕭大臨在吴郡遇害，死時二十五歲。

南郡王蕭大連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户。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并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悦，即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韵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黄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没，援軍散，復還

南郡王蕭大連字仁靖。他從小俊逸爽朗，擅長寫文章，言談舉止文雅而有風度，常有一些出奇的見解，精通音樂，同時又善於繪畫。大同二年，蕭大連被封爲臨城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同七年，他和南海王一同進入國學，射策考試同居甲科，拜爲中書侍郎。大同十年，高祖巡幸朱方，蕭大連與兄長蕭大臨一同隨行。高祖問他們："你們幾個人學習騎術了嗎?"他們回答説："我們没得到詔命，不敢擅自學習騎術。"高祖命人各給他們馬匹試騎，蕭大連兄弟二人坐在鞍上驅馬往返，都掌握了馳驅的要領。高祖十分高興，就把各人騎的馬賞給了他們。他們呈上奏啓拜謝，奏啓的文字又很美。有一天高祖對太宗説："昨天看到大臨、大連，風度氣質十分可愛，對於進入老年的我確實是個安慰。"蕭大連遷任給事黄門侍郎，轉侍中，不久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京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

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群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户。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吏。侯景進犯京城，蕭大連率領四萬軍隊趕來救援。臺城被攻陷，援軍散去，蕭大連又回揚州。太清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群聚集數萬人來進攻揚州，蕭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迎擊，斬殺了田領群。大寶元年，蕭大連被封爲南郡王，食邑二千户。侯景頻頻派遣手下將領趙伯超、劉神茂來攻打，蕭大連布設守兵待敵。正遇上手下將領留異率城投降叛賊，蕭大連棄城逃跑，到信安，他被叛賊擒獲。侯景命蕭大連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任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蕭大連困於叛賊手中之後，常常想着逃跑，於是與叛賊相約説："率軍治民之事，我不參預，要知道我的死活，衹要聽我府中的鐘聲。"這是想要少和叛賊相見，藉此得以逃走，叛賊也相信了他，但逃跑没有成功。大寶二年秋天，蕭大連遇害，死時二十五歲。

安陸王蕭大春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瑰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户。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内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既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户。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安陸王蕭大春字仁經。他從小廣泛涉獵各種書籍。他天性恭謹孝順，姿容美好，身體魁梧，腰帶有十圍。大同六年，蕭大春被封爲西豐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授任中書侍郎。後來任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進攻京城，蕭大春逃奔到京口，隨着邵陵王援救京城，和叛賊在鍾山交戰，蕭大春被叛賊擒獲。京城被攻陷之後，大寶元年，蕭大春被封爲安陸郡王，食邑二千户。出京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大寶二年秋天，蕭大春遇害，死時二十二歲。

瀏陽公蕭大雅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户。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瀏陽公蕭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他被封爲瀏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蕭大雅從小聰明機警，姿容美，風度好，高祖特别喜愛。太清三年，京城被攻陷，叛賊已經登上城墻，蕭大雅還是命令左右侍從迎戰，攻來的叛賊逐漸增多，他纔自己用繩子吊着從城墻上下來。蕭大雅因此含恨而得病去世，死時十七歲。

新興王蕭大莊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户。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户。出爲使

新興王蕭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他被封爲高唐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寶元年，被封爲新興郡王，食邑二千户。出京任使持節、都督

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大寶二年秋天遇害，死時十八歲。

西陽王蕭大鈞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韵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户。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西陽王蕭大鈞字仁輔。他生性敦厚持重，不隨便玩耍。七歲的時候，高祖曾經問他讀了什麽書，他回答説"學《詩》"。高祖就命他背誦，他背誦時聲音清楚響亮，高祖就賞給他一卷王羲之寫的字。大寶元年，蕭大鈞被封爲西陽郡王，食邑二千户。出京任宣惠將軍、丹陽尹。大寶二年，他改任監揚州，將軍之號不變。到這年秋天，蕭大鈞遇害，死時十三歲。

武寧王蕭大威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户。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蕭大威字仁容。儀容氣質都很美，眉目像描過的一樣。大寶元年，他被封爲武寧郡王，食邑二千户。大寶二年，出京爲信威將軍、丹陽尹。這年秋天，蕭大威遇害，死時十三歲。

建平王蕭大球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户。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建平王蕭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他被封爲建平郡王，食邑二千户。蕭大球生性聰慧早熟。當初，侯景圍攻京城，高祖一向誠心信奉釋教，每每發誓言、許心願，常説："若有衆生應當遭受的各種苦難，全由我蕭衍一人承擔。"當時蕭大球年剛七歲，聽到這話很吃驚，便對母親説："皇上尚且這樣，我怎敢拒受苦難?"於是在晨朝、日中、日没、初夜、中夜、後夜六時禮敬佛時，也説："凡有衆生應當遭受的苦難報應，全由我蕭大球代爲承受。"他就是這樣年少時就聰明過人。大寶二年，出京任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這年秋天，蕭大球遇害，死時十一歲。

義安王蕭大昕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毁悴，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户。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蕭大昕字仁朗。四歲的時候，母親陳夫人去世，他因思念母親而哀傷憔悴，如同成年人守喪。高祖駕崩之後，在喪期内他去問候太宗，低聲哭泣，不能自禁，見到這種情景的左右隨從，也都人人掩面哭泣。大寶元年，蕭大昕被封爲義安郡王，食邑二千户。大寶二年，出京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他還未去任所就遇害，死時十一歲。

綏建王蕭大摯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嘆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奶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户。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綏建王蕭大摯字仁瑛。他從小勇猛剛强，有勇氣和膽量。京城被攻陷之後，他感慨地説："大丈夫將要消滅這些賊虜。"奶母驚怕，掩住他的口對他説："不要隨便説話，否則禍事將要來臨。"蕭大摯笑着説："禍事來臨，并不是由這話引起。"大寶元年，蕭大摯被封爲綏建郡王，食邑二千户。大寶二年，任寧遠將軍，遇害，死時十歲。

世祖二子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别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并本書無傳。

世祖衆子：徐妃生忠壯世子蕭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蕭方諸；愍懷太子蕭方矩，本書没有記載他的生母，他另外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其他衆子，本書都没有傳。

忠壯世子蕭方等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兹？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摇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游，則去人間如脱屣耳。"初，徐妃以嫉妒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

忠壯世子蕭方等字實相，是世祖的長子。母親是徐妃。蕭方等從小聰明，有卓越的才能，善於騎馬射箭，特别長於想出一些奇巧的構思。他生性喜愛山林泉石，特别喜歡閑散隱逸的生活。曾經撰寫一篇論，論中説："人生活在世上，衹是像白駒過隙一樣短暫罷了。一壺酒，足以怡養性情；一簞食，是以使身體安適。生活在蓬蒿之中，死後葬在溝壑裏，和睡瓦棺、用石椁，有什麽不同呢？我曾經夢見自己變成魚，接着變爲鳥。處在夢中的樂趣，什麽樂趣也比不上，等到醒來之後的憂慮，什麽憂慮也没有這麽沉重，實在是因爲和魚鳥相比，我相差太遠了。所以魚浮游、鳥飛翔，任由自己的性情，而我的進退，常處在控制之中，舉手擔心觸碰，動足害怕墮落。假如使我始終能和魚鳥一同交游，那麽我離開人間，無所顧念，如同脱去鞋履那麽輕鬆而已。"當初，徐妃因爲嫉妒而失去皇上的寵愛，蕭方等内心恐懼不安，世祖聽説這種情況，又更討厭蕭方等，蕭方等更加害怕，所以撰寫這篇論以申述自己的心志。

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

適逢高祖想見衆王的長子，世祖派蕭方等入

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嘆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宫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嘆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栅，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悦，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招魂以哀之。

京侍奉高祖，蕭方等高高興興地上船，希望藉此免受羞辱，消除憂慮。船行至繇水，正值侯景叛亂，世祖召他回來，蕭方等啓奏説："從前申生不吝惜生命，方等難道會顧念生命。"世祖讀到蕭方等的啓奏，嘆息不已，知道蕭方等没有返回的打算，於是配給蕭方等步兵騎兵一萬人，命他救援京城。叛賊每次來進攻，蕭方等必定冒着矢石，親臨戰場。宫城被攻陷，蕭方等回到荆州，收聚人馬，深得士衆之心，世祖纔爲他的才能而感嘆。蕭方等又勸勉大家修築城墻栅欄，以備不虞。修成之後，城樓城堞相連，周圍七十餘里。世祖看到這種情景，十分高興，進宫對徐妃説："假若再有一個兒子有這樣的才能，我還擔憂什麽。"徐妃不回答，流着眼淚離開了。世祖對此十分氣憤，於是一條條列舉徐妃不守禮法的行爲，書寫公布在大閣上。蕭方等進宫見到，更加感到危險，心悸不安。當時河東王任湘州刺史，不聽從督府的命令，蕭方等於是請求派自己去征討河東王，世祖答應了他的要求，授任他爲都督，命他率領二萬精兵南進征討。蕭方等臨行時，對自己親近的朋友説："我這次出征，定死無疑；死得其所，我怎麽會吝惜生命。"蕭方等率軍行至麻溪，河東王率軍迎戰，蕭方等率軍進擊，被打敗，蕭方等被淹死，死時二十二歲。世祖聽到蕭方等的死訊，并不哀戚。後來世祖追念蕭方等的才能，纔追贈蕭方等爲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爲忠壯世子，并且爲他招魂哀悼他。

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静住子》，行於世。

蕭方等爲范曄《後漢書》作注，未完成。他撰寫的《三十國春秋》以及《静住子》，流傳於世。

貞惠世子蕭方諸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没，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

貞惠世子蕭方諸字智相，是世祖的第二個兒子。生母是王夫人。蕭方諸從小聰明穎悟而且博學，通曉《老》、《易》，善於談論玄學，風度清秀拔俗，言辭流暢，甚有鋒芒。蕭方諸特别受世祖喜愛，生母王氏又深得恩寵。到蕭方等因軍敗死後，世祖對蕭方諸説："没有廢棄，又哪會有興盛。"就授任蕭方諸爲中撫軍以作自己的儲

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謚曰貞惠世子。

副，又讓他出任郢州刺史，鎮守江夏，命鮑泉任行府州事之職，以防範遏止叛軍順流而下。當時世祖派徐文盛督率衆軍，與侯景手下將領任約相持不下，未決勝負，蕭方諸倚仗徐文盛大軍在附近，自己不關心軍事政事，每天和鮑泉爲摴蒱之戲及飲酒取樂。侯景得知這消息，於是就派遣手下將領宋子仙率領數百輕騎，從小道襲擊蕭方諸。那天正值風雨交加，天色昏暗，宋子仙率軍直到江夏，百姓跑去報告，蕭方諸和鮑泉還不相信，説："徐文盛大軍守住下游的通道，賊虜怎麽能來這裏?"這纔命令關閉城門，但叛賊騎兵已經進了城門，江夏城於是被攻陷，宋子仙擒獲蕭方諸而歸。王僧辯率軍到達蔡洲，侯景就殺害了蕭方諸。世祖追贈蕭方諸爲侍中、大將軍。謚爲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史臣曰：太宗、世祖衆子，雖然裂土封王，但國運正值亂離之禍，他們都被寇賊拘禁，多數死於非命。唉！令人嘆息啊！

梁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荆州，仍除中兵，在限内。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録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荆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宫城陷没，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

王僧辯字君才，是右衛將軍王神念的兒子。天監年間王僧辯隨同父親一起來歸附。從家中徵召出來任湘東王國左常侍。湘東王任丹陽尹，王僧辯轉任府行參軍。湘東王出任會稽太守，王僧辯兼中兵參軍事。湘東王任荆州刺史，王僧辯仍然任中兵參軍事，在機要職位上。當時武寧郡反叛，湘東王命王僧辯討伐平定叛亂。王僧辯遷任貞威將軍、武寧太守。不久又遷任振遠將軍、廣平太守。任職期滿，王僧辯回到湘東王府任王府中録事，參軍之職不變。湘東王被徵召進京任護軍，王僧辯兼任府司馬。湘東王任江州刺史，王僧辯接着就被授任雲騎將軍司馬，湓城太守。不久他遷任監安陸郡，没有多久就回王府。不久他又任新蔡太守，仍然兼任司馬之職，將軍之號不變。湘東王被授任荆州太守，王僧辯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稱號爲雄信將軍。正遇上侯景反叛，湘東王命王僧辯假節，總督一萬水軍，帶着糧食給養赴援京城。剛到都城，宫城被攻陷，天子蒙塵受辱。王僧辯與柳仲禮兄弟以及趙伯超等人，先向侯景投降，然後入宫城朝見皇上，侯景把他們的軍器和糧食全部收繳，而對他們深加撫慰。没過多久，侯景又派王僧辯回竟陵，王僧辯於是加倍趕路，日夜兼行，向西去投奔世祖。世祖秉承皇帝意旨，任命王僧辯爲領軍將軍。

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

荆州刺史湘東王、湘州刺史河東王之間産生嫌隙，互生疑心，軍隊無法統一指揮，世祖又命王僧辯及鮑泉統領軍隊攻討他們，撥足軍糧，確

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强，新破軍師，養鋭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内。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禄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絶，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擾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爲城内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齋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

定日期出發。當時王僧辯因爲竟陵部下没有全部到達，打算等他們全部聚齊，然後集中前行。王僧辯對鮑泉説：“我與你一同接受命令南進征討，但軍隊陣營却這樣不整齊，你有什麽計劃?”鮑泉説：“我們既然已經領受了朝廷對戰事的謀劃，率領驍勇的將士馳驅殺敵，形勢如同用熱水澆雪，還要多擔憂什麽?”王僧辯説：“你説的不對。你所説的，衹不過是文士的老生常談而已。河東王年輕時就有用武的才略，武器裝備又很强，又剛剛打敗我們的軍隊，現正在養精蓄鋭，等着我們去進攻，如果没有一萬精兵，不足以戰勝他們。我所率領的竟陵將士，屢屢經歷戰陣，我已經派人把他們召來，不久將要趕到。雖然確定的日期已到，但還可以延緩出發的時間，我想和你一同入朝向王爺稟告這事，希望你幫助我説話。”鮑泉説：“事情的成敗，全在於這次出兵，出發是遲是早，最終應當聽從王爺的命令。”世祖生性苛嚴，又多疑忌，已經暗中得知他們的談話，於是認爲他們拖延時日，不肯出發，已漸漸有怒意。王僧辯將要入朝的時候，對鮑泉説：“我先開始説，你可以接着我説。”鮑泉又答應了他。他們朝見世祖，世祖迎着他們問道：“你已經備辦好了嗎?將在哪一天出發?”王僧辯就把先前的話全向世祖説了。世祖非常生氣，摸着劍厲聲説：“你害怕出兵嗎!”説着就起身進入内堂。鮑泉震驚害怕，竟然不敢開口説話。一會兒，世祖派了數十名隨從出來收捕王僧辯。世祖自己出來後，對王僧辯説：“你抗拒命令，不肯出發，這就是想要和叛賊同心，現在衹有死路一條罷了。”王僧辯回答説：“僧辯深受朝廷俸禄，責任實在重大，今日被殺，哪敢有什麽怨恨，衹是遺憾没有見到老母。”世祖就用劍斫王僧辯，擊中王僧辯的左髀，血一直流到地上。王僧辯昏死過去，過了很久纔蘇醒。世祖就把他送交廷尉，同時也收捕王僧辯的子侄，一起都關押起來。正逢岳陽王的軍隊襲擊江陵，人心騷動不安，不知道怎麽防衛，世祖派自己的侍從去獄中，向王僧辯詢問防守的辦法，王僧辯全面陳述禦敵方略，王僧辯當時就被赦免，并被任爲城内

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鎖于床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

都督。不久岳陽王敗退，而鮑泉圍攻長沙，盡力攻打却不能攻克，世祖於是命王僧辯取代鮑泉。列舉鮑泉的十條罪狀，派舍人羅重歡率領三百名禁軍中的精悍人員，與王僧辯一同出發。他們到達鮑泉處之後，先派人通報鮑泉說：“羅舍人受王爺之命，送王竟陵來。”鮑泉十分吃驚，對自己的侍從說：“得到王竟陵幫助我謀劃戰事，叛賊不堪一擊。”一會兒羅重歡拿着世祖的命令先進鮑泉的營帳，王僧辯率領禁軍隨後而進，鮑泉纔拂拭座席以示迎接，然後又坐下來等他們發話。王僧辯進去以後，背對着鮑泉坐下來說：“鮑卿，你有罪，王爺命我拘捕你，你不要用以前的態度對待我。”他就告訴羅重歡拿出王爺的命令，鮑泉就從坐榻上下來，禁軍就在坐榻之側捆綁鮑泉。王僧辯接着部署軍力，調配將帥，全軍并力攻城，於是就平定了湘州。

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没，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并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鋭，將進寇荆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并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内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

回來後，王僧辯又任領軍將軍。侯景率軍乘船沿江向西進犯，軍隊駐扎在夏首。王僧辯任大都督，率領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人，一同趕赴西陽，軍隊駐扎在巴陵。聽説郢州已被攻陷，王僧辯就據守巴陵城。世祖於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一起和王僧辯在巴陵會合。侯景攻陷郢城之後，兵士更加增多，士氣十分旺盛，將要進犯荆州。於是他派僞官儀同丁和率領五千士兵守江夏，大將宋子仙率領一萬人馬作前驅直赴巴陵，侯景率領全部叛軍從水陸兩路緊隨前驅之後進軍。於是沿江戍守的士兵，聽到風聲就請求歸降，叛賊把巡邏士兵直伸展到隱磯。王僧辯把江渚的米糧全都運上岸，并且把公私船隻全部沉入水中。等到叛軍前鋒進駐江口，王僧辯纔向衆軍發布命令，要他們登上城牆固守，并且偃旗息鼓，安靜得像没有人一樣。第二天，叛軍渡江，輕騎直至城下，問守軍：“城内是誰統領軍隊？”守軍回答説：“是王領軍。”叛軍説：“告訴王領軍，形勢發展成這樣，爲什麽不早點投降？”王僧辯派人回答説：“你們大軍儘管直趨荆州，這座城自然不會成爲你們的障礙。我王僧辯家百餘口在人掌握之中，哪裏能够隨意投降？”叛軍騎

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説城內。景帥船艦并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氈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蒍，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噪，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爨礌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蝦蟆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勛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

兵離開後，不久又回來説："我們王爺已經來了，王領軍爲什麽不出來和王爺相見呢?"王僧辯不回答。不一會兒，叛軍又押着被他們拘囚的王珣等人到達城下，王珣寫信勸誘城內守軍投降。侯景率領船艦全都聚集在北寺，又分別駛入河汊中，軍士上岸清理道路，架設了很多氈帳，并且在城東隴上炫耀軍威，鏟平雜草，開闢八條道路直指巴陵城，又派出五千名敢死隊直逼城墻，肉搏苦攻。城內守軍同時擊鼓呼叫，箭矢礌石齊下如雨，殺傷很多叛軍，叛軍纔退兵，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沿江而下增援王僧辯。這一天，叛軍又進攻巴陵，水兵步兵從十處一齊進攻，敲着鼓，吹口哨，短兵肉搏，邊斫邊往城上衝。城上施放滚木，投擲火爨礌石，殺傷很多叛軍。午後叛賊退兵，於是又另外建造長柵欄圍繞巴陵城，大規模擺出戰船，用樓船進攻水城的西南角；又派人渡過江中洲上岸，用繫船木樁，推着蝦蟆車填塞護城河，推着可以遮擋矢石的障車直逼城下，這樣攻了兩天纔停止。叛賊又在船艦上豎起木製的桔槔，堆聚茅草放火，用以燒毁守軍的水柵，但因爲風向對叛軍不利，反而燒壞了自己的船艦，被迫退兵。叛軍屢屢進攻，屢被挫敗，叛軍主將任約又被陸法和擒獲，侯景於是燒毁營寨在夜晚逃走，率軍返回夏首。世祖論功行賞，命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爲長寧縣公。

於是世祖命僧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江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没，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

於是世祖命王僧辯當即率領巴陵各路人馬，沿江而下征討侯景。軍隊駐扎在郢城，派出步兵攻打魯山。魯山守城主將支化仁，是侯景手下的騎將，他率領手下黨徒全力作戰，但仍被王僧辯衆軍打得大敗，支化仁於是纔投降。王僧辯接着督領各路人馬渡江攻打郢，當即進入郢的外城。宋子仙把人馬都聚集在內城死守，王僧辯攻城未攻下。宋子仙派他手下時靈護率領三千人馬，打開城門出城作戰，王僧辯又大破出城叛軍，活捉時靈護，斬殺一千餘人。宋子仙率軍撤退，據守倉門，憑藉天險，環江而守，王僧辯率領衆軍屢屢進攻都未攻克。侯景聽到魯山被攻克的消息，又聽説郢這一重鎮外城已經丟失，於是率領剩餘

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噪，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遥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

的軍衆日夜兼程回建業。宋子仙等人處境窘迫，無計可施，於是向王僧辯請求交出郢城，讓自己率領人馬回到侯景那兒去。王僧辯假意答應了他們，又命令供給叛軍一百餘艘船隻使用，藉此使叛軍麻痹鬆懈。宋子仙認爲王僧辯果真真心放他們走，駕船將要出發，王僧辯命杜龕率領一千名精悍勇士，攀上城墻，同時擊鼓吶喊，突然攻至倉門。命水軍軍主宋遥率樓船，暗地在江上從四面向宋子仙的船隊合圍。宋子仙邊戰邊逃，到了白楊浦，王僧辯軍大破宋子仙的叛軍，活捉宋子仙，送往江陵。王僧辯當即率領各路大軍進軍九水。叛賊僞官儀同范希榮、盧暉略還占據着湓城，王僧辯率領人馬來到的時候，范希榮等人就挾持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逃跑。世祖給王僧辯加贈官職爲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并賜給鼓吹一部。接着命令王僧辯暫且駐軍江州，等到大軍全部集中，得到機會再進擊。

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并蒙優答。事見本紀。

不久，世祖命江州各路人馬一同大舉進攻。王僧辯於是公布皇帝去世的噩耗，把凶訊報告在江陵的世祖。於是率領一百餘名大將，聯名上書世祖，勸世祖即皇帝位；將要進軍討伐侯景的時候，又重新上表勸進。雖然世祖没有聽從，但都得到世祖的優詔答覆。事情記載在世祖孝元皇帝《本紀》中。

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鋭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

> 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奸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毁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

王僧辯於是從江州出發，直指建業，先命令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領精鋭士卒乘坐輕巧的快船，襲擊南陵、鵲頭等戍所，所到之處，隨即攻克。這之前，陳霸先率領五萬人馬，從南江出發，派出五千人作前鋒，已經到達湓口。陳霸先才能卓異，精於謀略，聲名蓋過王僧辯，王僧辯敬畏他。陳霸先到達湓口後，與王僧辯在白茅洲相會，兩人登壇盟誓，陳霸先撰寫盟文説：

> 賊臣侯景，本是凶殘的羯人，違背天道，不講德行，做出種種奸惡的壞事，背棄我朝恩義，攻破擄掠我們國家，殘害我們百姓，搗毁我社稷宗廟。我們高祖武皇帝禀受天地神靈之氣，聰明睿智，廣有天下，如同我們的父母，爲養育億萬百姓，日夜辛勞，迄今已有五十餘年。皇上哀憐侯景在窘迫之

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强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斫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宫，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温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襁抱已上，緦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膾。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奸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

中來歸附我朝，保全侯景本應受到刑戮的性命，把侯景安置在要害的地位，給予侯景破格的特殊榮耀。我高祖皇帝何曾薄待侯景？我們百姓對侯景又有什麽仇怨？但侯景却憑藉長戟强弩，凌辱逼迫朝廷，用如鋸的齒牙嚙食我郊甸土地，殘害我百姓，挖肝斷趾，不足以滿足他的害人欲望，尸體丢棄在野外乃至被焚燒，不算是最殘酷的手段。高祖皇帝九十高齡，却被迫住在卑陋的房屋，食用菲薄粗劣的食物，心志被壓抑，皇威被貶損，最終含恨死在叛賊手中。大行皇帝温厚莊敬，沉默少言，維護着聖德大名，與侯景有什麽怨仇，竟然對他施加各種慘毒手段。對襁褓之中的皇族庶子，五服之内、緦麻大小功之内的皇室親族，極力殘害屠戮。我們生活在國家境域之内，身爲朝廷的臣民，食用朝廷的俸禄，沐浴着皇上的甘露，聽到這種慘痛的事實，怎能不傷心哀痛？何况臣王僧辯、臣陳霸先等人，蒙受國家藩臣湘東王蕭繹含哀泣血的重托，對我們摩頂放踵難報答的大恩，我們又世世代代蒙受先朝的恩德，自身又擔當將帥之任，如果不能披肝瀝膽，共誅奸賊叛臣，洗雪皇室之怨，報君父之仇，就不能算是禀受天地的靈氣，生活在天地之間的人。今天相國的孝心感動上天，武勇超人的軍隊剛剛出發，就已經擊破了叛賊的軍衆，擒獲了叛軍的元帥，衹留下侯景一人，還在京城之中。臣王僧辯與臣陳霸先使將帥團結一致，齊心協力，一定要誅除凶殘的叛賊，尊奉相國，讓他繼承國家大業，主持祭天祭祖的禮儀。在將來假如有一功勞，有一獎賞，臣王僧辯等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爲表率，推己讓人，那麽天地宗廟之神，各種神靈，都將會一起誅責。臣王僧辯、臣陳霸先同心協作，不互相欺騙，假如違背了這誓言，讓天地神明懲罰我們。

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沾襟，辭色慷慨。

於是他們登上土壇歃血而盟，一同朗讀盟文，讀盟文的時候淚如雨下，沾濕了衣襟，言辭神色都激昂慷慨。

及王師次于南州，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鵃舠千艘并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争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噪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横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游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强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采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剥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

討伐侯景的朝廷軍隊駐扎在南州的時候，叛軍主將侯子鑒等人率領一萬餘名步兵騎兵在岸邊挑戰，又用一千艘細而長的鵃舠船都裝滿士兵，船兩邊全都有八十張槳，操槳水手都是越人，船來去迅速，突然攻擊，速度比疾風閃電還快。王僧辯於是指揮小船，命他們全都退縮，又命令大船艦全在兩邊江岸停泊。叛賊認爲王僧辯水軍想要撤退，於是都争着出來趕去進攻，王僧辯水軍於是划動大船艦，截斷叛軍小船的歸路，擊鼓并大聲吶喊，與叛軍小船在江中流交戰，叛賊都跳水逃命。王僧辯當即統率各路大軍順流而下，一直前進到石頭之斗城，建起連營，威逼叛軍。叛軍於是横列嶺上修築五座城以抵禦固守，侯景親自出陣，與朝廷軍在石頭城北大戰。陳霸先對王僧辯説："這群叛賊如同游魂，惡貫滿盈，現在想要逃脱誅滅的命運，想要拼死决戰，我軍衆，叛軍少，應當使他們兵力分散，各個擊破。"他們就派出兵士帶着二千張强弩進攻叛賊西面的兩座城，接着命一部分軍士擺出陣勢迎戰叛軍，王僧辯在後面指揮軍隊進擊，又大破叛軍。盧暉略聽説侯景戰敗，就率石頭城投降，王僧辯帶領軍隊占據了石頭城。侯景敗退，向北朝朱方逃走，在當時侯景手下逃散的兵士跑去把這消息報告了王僧辯，王僧辯命令手下衆將領占據臺城。當天晚上，軍士因煮食拾取的野穀而導致失火，燒毁了太極殿及東西堂等處。當時軍人在京城擄掠劫奪百姓，百姓被他們抓獲的，貼身内衣都免不了被剥去。他們又逼迫百姓用錢贖買，從石頭至東城，沿着淮水號叫的聲音，震動京城，於是百姓對朝廷軍隊感到失望。

僧辯命侯瑱、裴之横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吴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

王僧辯命侯瑱、裴之横率領五千精兵，東進征討侯景。王僧辯收捕叛賊黨徒王偉等二十餘人，押送到江陵。侯景僞官行臺趙伯超在吴松江向侯瑱投降，侯瑱當時就把趙伯超押送到王僧辯那兒，王僧辯對趙伯超説："趙公，你蒙受國家重恩，却又附同叛賊。今天這形勢，你將要怎麽辦?"王僧辯就命人把趙伯超押送到江陵。趙伯超出去之後，王僧辯環顧在座的賓客説："以前朝廷衹知道有趙伯超而已，哪裏知道王僧辯。國

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嘆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群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

家已經傾覆，現在被我興復，人的興盛和衰敗，又哪會有什麽持久不變。"在座賓客都上前稱頌贊美王僧辯的功德。王僧辯暗暗驚喜，於是虚假地回答説："這是因爲聖上有威德、衆將領按命令行事的緣故。老夫濫竽充數，雖然居於主帥地位，有什麽功勞啊。"在這時候叛賊全被平定消滅，京城也被攻克，局勢安定下來了。

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户，侍中、尚書令、鼓吹并如故。

世祖登上帝位，因爲王僧辯平叛的功勞，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爲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户，侍中、尚書令之職、一部鼓吹都不變。

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并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壟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吴藏、李賢明等乃率鋭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徑趨僧辯。時杜崱、杜龕并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床，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

這以後湘州賊陸納等人在淥口進攻并打敗衡州刺史丁道貴，把他的武器裝備全都收繳；李洪雅又從零陵率軍到空靈灘，聲稱要幫助朝廷征討陸納。朝廷不瞭解他的真正用心，深深爲此事憂慮，於是派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召王僧辯順江而上到驃騎將軍宜豐侯蕭循那兒，率軍南征。王僧辯就督領杜崱等各路人馬，從建業出發。軍隊駐留巴陵，皇上下詔命王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命陳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這以前陳霸先曾把都督之位讓給王僧辯，王僧辯不接受，所以世祖分别任命兩人爲東西都督，而同時率軍向南征討。當時陸納等人往下流前進，占據車輪，在兩岸築城，前方水勢落差較大，形勢險要，士卒又都驍勇善戰，都曾身經百戰，王僧辯對他們有所忌憚，不敢輕率進攻，於是逐步築城，城城相連，用這種方式圍困陸納賊軍。賊軍見到朝廷軍隊不敢交戰，就都懷有懈怠之心。王僧辯趁着他們没有防備，命令各路人馬從水陸兩路一起進攻，王僧辯親自掌旗擊鼓，指揮全軍進退。於是各路人馬競相出擊，和陸納賊軍在車輪大戰，王僧辯和驃騎將軍蕭循合力苦攻，攻陷賊軍兩座城。賊軍大敗，從陸路逃跑退回去守長沙，把居民都驅趕進城，據城固守。王僧辯跟踪追擊，到達長沙，於是命軍士築壘圍住長沙，又命令各軍都建起長長的柵欄圍住賊軍，王僧辯出陣坐在土丘上親自監督察視。賊軍遠遠望見，認識是王僧辯，知道朝廷軍没有預設防衛，於是賊軍吴藏、李賢明等人率領一千名精鋭士卒，打開城門，突

歸城内。初，陸納阻兵内逆，以王琳爲辭，云“朝廷若放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并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内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

然衝出，舉着盾牌一直衝擊，徑直朝王僧辯方向衝殺過去。當時杜崱、杜龕都在王僧辯身邊陪侍，武裝衛士衹有一百餘人，他們就下土丘派人與賊軍交戰。李賢明乘坐着身披鎧甲的戰馬，帶領着十名騎兵，大聲喊着左衝右突，王僧辯還是坐在坐榻上，并不被賊軍的凶焰所驚動，在這時候仍是沉着指揮，膽氣過人，最終擒獲了李賢明，當即就把他斬首。賊軍於是退回城内。當初，陸納仗恃軍隊舉行叛亂的時候，是以王琳爲藉口，説是“朝廷假如釋放王琳，陸納等人自然會降伏”。在那時候，各路大軍同時進擊，所以没有答應陸納的條件。但是武陵王統領軍隊占據長江上游，朝廷内外人士都駭怕驚懼，世祖於是放出王琳，平息了陸納的叛亂。到這時候湘州平定了。王僧辯從江陵率領軍隊返回，接着接受詔命集合各路人馬西進征討，并統領二萬水軍，皇上親自到天居寺爲出征將士餞行。不久武陵王被打敗，王僧辯從枝江班師回到江陵，不久又回師鎮守建業。

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孰，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吴郡太守張彪、吴興太守裴之横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三月甲辰，詔曰：

這個月，王僧辯在建業停留了不長的時間就又回到江陵。齊主高洋派郭元建率領二萬人馬，在合肥集中了很多船艦，將要圖謀襲擊建業，又派出他手下的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人率領軍隊作郭元建的後繼。當時陳霸先鎮守建康，聽到這消息之後，立即派人騎馬飛報江陵，世祖立即下詔命王僧辯駐軍姑孰，隨即留在那兒鎮守。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三千名精兵在東關構築堡壘，抵禦北方敵人入侵，徵調吴郡太守張彪、吴興太守裴之横與侯瑱在東關會集，就在那兒與齊軍交戰，大敗齊兵，王僧辯率領各路大軍整隊班師到建業。承聖三年三月甲辰日，皇上下詔説：

贊俊遂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

推薦俊賢之士，在秦典中已經記載；在上者安定在下的百姓，在漢制中可以瞭解到。這是使朝廷大臣和協融洽、輔佐皇上、實現宏圖大業的辦法。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王僧辯，胸懷凝遠，氣度安詳而高遠，行動成爲

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燮此中台，膺兹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

士人的典範，言論表現出自身的修養，學術精通九流，武韜包容七略。近幾年他帶兵征討，從西到東，軍隊不疲勞，百姓無怨言。王業艱難，實兼平順與艱險，應當讓他位居中台承擔協調朝中大臣的任務，擔負上將的職責，把經略國事的重任托付他，幫助謀劃朝廷的方略。加授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其餘職務全都不變。

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灤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内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涙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并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既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吊祭。命尚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

不久，王僧辯遭逢母親太夫人喪事，世祖派侍中謁者監護喪事，以策書贈謚號爲貞敬太夫人。太夫人姓魏。王神念在天監初年率領手下士卒占據東關，退守合肥灤湖西，就在那時娶太夫人爲妻，生了王僧辯。太夫人生性穩重温柔，善於撫慰交往，全家内外，没有人不懷念她。當初，王僧辯被收捕入獄，太夫人流着淚步行前往世祖官衙，將要進去向世祖請求恕罪，世祖不肯與她相見。當時貞惠世子受到世祖寵愛，軍國大事很多都由貞惠世子參預兼管。太夫人到貞惠世子閣中，自己陳説缺少家教，説時涕泗齊流，嗚咽不止，大家都很同情她。到王僧辯被赦免出獄的時候，太夫人又狠狠地責備他，深切地勉勵他，言辭神色都很嚴厲。太夫人説："人事奉君王，就必須忠誠剛正，這不但可以保佑自己這一代人，福慶還能流布子孫後代。"到王僧辯克復京城、功蓋天下的時候，太夫人又常常謙遜退讓，不憑富貴慢待人，朝野人士都一起稱贊她，稱她爲明哲婦人。到太夫人死後，許多人都哀悼她。况且因爲王僧辯功勛大，官爵高，所以太夫人的喪禮超過常禮。靈柩將要運回建康的時候，皇上又派遣謁者到裝運靈柩的船旁江岸吊祭，命尚書左僕射王裒撰寫祭文説：

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温。既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爰命師旅，既修我戎；補兹袞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

你的家世奠基於王武子，家族懋盛於魏陽元，你的品質可與金相輝映，德行如同美玉那樣温潤。既符合婦德，又遵循婦言。寫字畫圖，閱讀典籍，賦詩作文，議論經義，你樣樣精通。你用儒家的禮教誨子孫，像漢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那樣訓育後代。你培養出來的孩子，有楚發帶兵的本領，有孟軻那樣的德行，像對待父親那樣敬重君王，竭盡

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所隆。居高能降，處貴思冲。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既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退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旐，宇毀遺碑。即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

忠心，事事從家中做起，推及到爲國效勞獻身。你是誠信的儀範，是百姓的楷模。你的孩子統率朝廷大軍，整飭國家防務；補任三公之職，占有龜、蒙之地。母親因爲兒子尊貴而尊貴，你地位一天天提高，朝廷褒獎的敕命屢屢降臨，頒賜的禮服更顯尊貴。但你身居高位能自行貶損，地處顯貴也會自思謙和淡泊。家中的福慶是由善始而獲得，而榮耀能保持一生，直到善終。時光雖到日暮，而令人思念的母範却過早地凋謝，急馳的駟馬難以使其折返，奔騰的波濤怎麽能够讓它停留。我背對龍門朝西瞻望，靈柩纔過夏首又轉向東行，我越過三宮向深山遠眺，思念之情隨着三江的流水在漂浮。層層山嶺，重重浮雲擋住我的視綫，衹感到逝去的人猶如滔滔不息的江、漢流水，永不復返。銘旌上要書寫你的榮耀業績，天下要爲你樹碑取代古碑。我面對空船設酒祭奠，希望遠去的游魂能知道我這番心意。嗚呼哀哉！

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荆州刺史。别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争鋭。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况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没，宫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那年十月，西魏丞相宇文黑泰派兵和岳陽王的軍隊會合，共計五萬人，將要襲擊江陵，世祖派主書李膺到建業徵召王僧辯，任命他爲大都督、荆州刺史。世祖又另外下命令告誡王僧辯說：“宇文黑泰背棄盟約，突然間舉起刀斧前來進犯。國家的猛將，多在江之下游，荆陝的軍隊，都不是精鋭的部隊。你應當率領勇如貔虎的精鋭部隊，星夜出發，日夜兼程，奔赴江陵，以解救倒懸般的危急。”王僧辯就命令豫州刺史侯瑱等人爲前鋒部隊，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續部隊。安排完畢之後，王僧辯就對李膺說：“宇文黑泰的兵士驍勇凶猛，我們很難與他們争强鬥勝。各路軍馬假如會集，我就率軍直指漢江，截斷他們的退路。凡是作戰，從千里遠處運送糧食，士卒會因吃不飽而面露飢色；何况賊軍這樣越過數千里來進攻我們呢？現在正和孫臏戰勝龐涓的時機相同。”不久京城就被攻陷，皇上駕崩。敬帝繼位，王僧辯因爲參預樹立新君而有功，還未舉行登基大典的敬帝以皇命命王僧辯進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與

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

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鄰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眷南顧，憤嘆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極爲冲藐，梁釁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强，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群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冤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群帥，部分舟艫，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

陳霸先共同商議討伐之事。

當時齊國君主高洋又想要梁國接納貞陽侯蕭淵明作梁國的繼位君主，就寫信給王僧辯說：

梁國不幸，禍難頻頻發生。侯景使建業淪亡，武陵王在巴、漢起兵。你們的志向感動上天，精誠感動白日，戮力同心，掃平了叛亂，消滅了叛賊。凡是有情感的人，没有誰不爲此稱嘆贊美；何況我們鄰國，事前就希望局勢和協平穩。而西魏寇虜，又趁機突然襲擊，梁主不能固守江陵，以致爲宗廟國家而殞身，朝廷軍隊還未到，便已失敗投降，士人百姓，無論長幼，全都成爲西魏的俘虜。向南看到這種情景，我們滿懷感嘆和不平；你爲臣爲子，感情更深，想到這些，將會有心碎骨裂的痛苦。現在聽説你們立皇族支子爲帝，在江陰號令全國，他年紀剛剛十餘歲，極其幼小，梁國的禍難還未止息，他要承擔國家重任實在很困難。祭祀宗廟則由衛君主祭，國家政事則由甯氏掌握。衛國這種主幹弱枝條强的局面，自古以來爲人們所禁忌。我以天下爲家，以大道濟助萬民。因爲梁國淪亡，我懷念以前的友好感情，拯救危亡的國家，這種義舉今天就可做；扶助危墜的王朝，扶立繼位的君主，不是爲了作人的君長，而是爲了堅持道義。貞陽侯是梁武帝的侄子，長沙王的後代，憑年資，憑聲望，他能够保住金陵，所以可以立爲梁主，現在讓你們接納他。我下詔命上黨王高渙總領衆將，扶持貞陽侯，把他送往江南，大軍聲勢如雷，迅疾如風，幫助你們掃清叛逆。清河王高岳，曾經前往救援荆城，軍隊已經過了安陸，可還没有趕到，荆城已被攻破，我們深深感到悵恨惋惜。恐怕西魏寇虜又順江而下，再跟隨我們到江左，現在轉而取道漢口，與陸居士相會。你們應當協助我完成這個好的計劃，激勵你們將帥的鬥志，調動船艦，迎接貞陽侯來作君王。聚集部署你們的精良士卒，齊心合力。西羌衹是烏合之衆，本來就不是强勁的敵寇，衹不過

湘東王膽怯懦弱，纔招致國家淪喪。現在我們派出的軍隊，什麼堡壘不能攻克！希望你們好好確定你們的計劃，和我的希望相符合。

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

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没，即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勛豪，初并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决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迹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絶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吝。請押别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

貞陽侯被齊派兵護送，將至壽陽。貞陽侯動身前後屢次寫信給王僧辯，談及回國繼承帝位的心意，王僧辯不肯接納。等到貞陽侯、高渙到東關的時候，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軍抵禦，交戰後大敗，王僧辯於是就籌劃接納貞陽侯之事，就這樣確定了君臣關係。王僧辯上表啓奏説：

在秦地賊寇進犯陝時，我就營辦率軍赴援之事，剛剛上船出發，荆城就被攻陷，我當即派劉周去齊國，上表表明我的誠心，當時我身旁的功臣大族，全都同心協力，願意效忠。劉周很長時間没有回來，人心疑惑，頓生隔閡；等到下詔派來朝廷的使者，我又派人到各處咨詢商議，但人們議論各有不同，不便立即作出决定。剛剛見到侯瑱派來的使者，把西邊敵寇權景宣的信給我看，現在叫人把原信上呈。看看這裏的將帥，都願意與大齊同享安泰，假若我們違背大齊的意願，我即使燒成灰、碎成粉也在所不辭，也將會爲梁的帝業永遠失去中興的機遇而悲傷。希望陛下乘便渡江，上藉大齊的威望，憑藉陛下最爲聖明的韜略，樹立成年的國君，報仇雪耻指日可待，國家重新振興，即使我死了也無所吝惜。現請押别使曹冲馳馬趕往齊國都城，呈送表章，把事情經過向陛下啓奏，我匆促之中伏首拜送。

貞陽答曰：

姜暠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我宗祏。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虚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溯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届

貞陽侯回覆説：

姜暠來了，承他向我表白你的忠義胸懷。家族國家都遇上禍亂，到現在已經多年。三位君王蒙受耻辱，四海百姓受水火煎熬。皇天命你這國家重臣，振興輔佐我們朝廷，大力救助朝廷的艱難局面，重建朝廷宗廟神主。至於在鄉間從事板築的百姓，也希望國家有“鳳凰來儀”的祥瑞，那些公卿大臣，皇室親族，怎不會虚席以待？聽到我要回京城的消息，按道理自會以高尚的情懷相

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協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仇，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群帥同謀，必匪携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氾水之陽，預有號懼。

迎，祇是近來兩次派出使臣，都没有廣爲宣布我回朝的消息。你既然與公卿大夫商量謀議，向藩國大臣咨詢，上游下游來來往往，按理需要耗費十天半月的時間，使臣停留在你那兒，正和我的願望相符。這正是再立我們蕭氏宗廟，重新振興我們梁國的壯舉。億萬黎民百姓，全都蒙受這恩澤，我們也就不會再愧對社稷宗廟。最近軍隊駐扎東關，我頻頻派出使者到裴之橫那兒，把事情告訴他讓他作出決斷。裴之橫回答驕横凶暴，看到聽到，令人吃驚。上黨王派出軍隊保衛我，我想要和他叙談國家安危之計，一些没有見識的傢夥，忽然迎上來交戰，前鋒的旗幟還未舉起來，他們就自己潰敗了，驚駭傷悼之情，更讓我感到哀憐。上黨王也深深感到哀憐，爲之嘆息，不把裴之横的首級傳送京城，更蒙他以禮相待，棺椁加以裝盛，殯殮豐厚，堆墳植樹，喪禮優厚，齊朝的大德實在感動了神明和百姓。我們將要仰仗前代聖皇的神威，憑藉朝廷大臣的輔佐，討伐在咸陽的逆賊，誅除在雲夢的叛子，同心協力，安定邦家。見了你給我看的權景宣的信，鎮守江上游的諸位將領，本有忠心，又有謀略，現在背棄親人，投向寇仇，也許是爲形勢所迫，不得不這樣，制止奸謀，平定禍亂，最終在於王公你一人。現在我暫且停留在東關，再等你派遣使者，告訴我從水路陸路、在什麼地方迎接我。建立國家，扶立君主，要入城訂盟，送出人質，這事記載在典籍中，由來已久。假如你忠貞不二，感動上天，衆將領合力同謀，不存二心，那麽齊國軍隊就會返回本國，遵守道義決不過江；如果你們違背前言，我發誓就不能捲旗回師了，我暫不歸去，將側席以等待賢者，以行人身份拜奉表章去齊國都城的曹冲，就會成爲被押送的對象。我將在長安渭橋之下，等着你的解釋；氾水之北，將會有號呼痛哭之聲。

僧辯又重啓曰：

王僧辯又重新上表啓奏説：

員外常侍姜暠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鄰國，恤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歃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宫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群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

員外常侍姜暠返回來，接受敕命要我們陳述具體行動安排。大齊講求仁義的教化，使鄰國廣受滋潤，現在他們同情我們的災禍，救助我們的危難，推行這樣一個大的計劃，皇族的支派親戚，没有誰不受恩承惠，江東的仕宦之家，也都得到了依靠。現在歃血爲盟不忘誠信，誠信確是出自内心，謹派我的第七個兒子王顯，王顯的生母劉氏和我弟弟的兒子王世珍，去那兒充當人質；還派左民尚書周弘正到歷陽迎接。船艦停泊在江上，等待一龍南渡；清理宫室、臺階，等候皇子的六乘傳車進宫。天下百姓都仰慕陛下的歸來，以此爲榮，如同晉國百姓仰慕晉文公的返國；臣事君、子事父、幼事長的三種善德能够得以宣揚，宋昌勸文帝由代王入京爲帝的議論纔得以流布。國運已經興隆，社稷有人祭祀，那麽群臣就會竭力盡忠，回報齊國大的恩施，同心協力施展才能，爲陛下貢獻誠心。現在派遣吏部尚書王通帶着表章啓奏。

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

王僧辯就便請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侯又回覆説：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内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慚嘆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虚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虚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

王尚書通來了，又蒙你啓奏，知道你想派賢弟王世珍爲質以表誠心，也全都知道了你爲國憂慮的胸懷。又以美如庭中玉樹的賢弟，視作掌上明珠的兒子爲質，心中不以爲負累，一心在於匡扶朝廷、挽救危難，難道這不是爲我們社稷、爲救助我們國家日夜效勞？我爲此感嘆，内心有愧，因此而輾轉難眠。晉安王是東京武帝的孫兒，地位尊貴，又是西都元帝的繼位賢君，他繼承皇位，保有天下，難道不是百姓的願望。但世間出現禍亂，應當扶立成年君主，因爲他蒙受災難，難以繼承皇業。漢成帝、漢昭帝幼年繼位，成就美政，自古罕與倫比；漢冲帝、漢質帝幼年爲帝，被弑而夭折，哪個朝代没有這種危險？我遭遇厄運，心中并不貪圖苟且活命。突然間蒙受了世上罕見的恩惠，於是纔有送我歸國爲帝的不平凡的行

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遥，觸目號咽。

動。想到自己浮淺而没有根基，就感到深深地惶恐和戒懼。假如要立太子，太子之位本來就應當歸於皇上之子，我心中、口頭都發下誓願，這個位置衹確定給晉安王。假如這衹是説假話，就讓神明來懲罰我。看了你現在送來的表章，和我本來的想法完全相符。寬慰安定的感情，無法用語言來表露。衹是王公你爲國憂勞，身負重任，已經回報了齊國的恩惠；你忠貞誠摯的情懷，又施及梁國的繼位君主。天下華族夷族的百姓，難道不會順服歸附？宗廟神靈，難道不感激你？扭轉準備回師的軍隊，繼續向歷陽前進。原先約定爲質的人員，也希望來到那地方。齊國大軍不渡江，這已在盟書中寫明白。這正是大齊聖明君主對我們特别寬容的安排，德才超群的上黨王已經許諾，爲獲取原而失去信用，晉文公不作這種蠢事，齊國最終也不會這樣幹。衹等着和你相見，爲時不遠。家鄉距離很近，觸景生情，更令人悲泣。

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

王僧辯派使者把爲質的人員送到鄴。貞陽侯渡江時要求帶着三千名衛士，王僧辯擔心他們策動變亂，衹肯接受一千名散卒而已，并且派出龍舟，帶着皇上用的鑾駕去迎接。貞陽侯渡江那一天，王僧辯坐船停在江中心，不敢靠岸，後來纔和貞陽侯同在江寧浦相會。

貞陽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逾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頠遽走出閣，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

貞陽侯登上僞帝之位，於是授任王僧辯爲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其餘官爵都不變。陳霸先當時任司空、南徐州刺史，他痛恨王僧辯反覆無常，就和衆將商議，從京口發兵十萬，水陸并進，襲擊建康。於是水軍先到，王僧辯常常居住在石頭城，這一天正在處理政事，軍人已經翻越城北的城墻攻進來，南門又有人騎馬趕來報告説是有軍隊來進攻。王僧辯和他兒子王頠急忙跑出官府，左右心腹還有幾十人跟隨。陳霸先派出的各路人馬都已趕到，王僧辯無計可施，於是據守南門樓，向陳霸先拜請寬宥性命。陳霸先就命令放火焚燒南門樓，王僧辯纔和王頠一起下樓被擒。陳霸先説："我有什麼罪，你想和齊軍一起討伐我？"又説："爲什麼全無防備？"王僧辯

說："把北門交給你，怎麽算是没有防備?"那一夜陳霸先就把王僧辯殺了。

長子頵，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頵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頵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頵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既平淮南，執琳殺之。頵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

王僧辯長子王頵，承聖初由歷任官職升至侍中。當初，王僧辯平定建業後，派陳霸先鎮守京口，而對他毫無防範，王頵屢屢對這事提出進諫，王僧辯不聽從，最終陷於禍亂之中。西魏進犯江陵，世祖派王頵督城內諸軍事。荆城被攻陷，王頵隨同王琳到了齊國，擔任竟陵郡郡守。齊派王琳鎮守壽春，將要謀劃進占江左之事，陳平定淮南之後，抓住王琳把他殺了。王頵聽到王琳的死訊，於是到郡城南邊，登上高山頂峰號呼痛哭，因極度悲哀而死去。

頵弟頒，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没于西魏。

王頵之弟王頒，從小就有志向，有節操，常常跟隨世祖，到荆城被攻陷的時候，王頒被西魏俘獲。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勛，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宫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史臣曰：在侯景叛逆的時候，世祖據有江上游，他委任王僧辯擔任主帥，把全楚之兵都交給王僧辯，到平定禍亂之後，王僧辯的功勞已經昭著於世，朝廷策書記下他的功勛，受到位至三公宰輔的賞賜。敬帝憑藉是高祖的孫兒、又是世祖的繼位儲君的尊貴身份，在江陵被攻陷之後，理應繼承帝位。王僧辯地位兼爲將相，應當有伊尹、霍光輔佐幼主的忠義；但竟然受齊國軍隊脅迫，另立皇族旁支庶子爲帝。如果想要履行忠義，怎麽又遠離忠義了呢？建國立君的道義已有欠缺，爲自身安全謀劃又考慮不周，自己導致被消滅，可悲啊!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兄）岸（弟）幼安（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决，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禄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没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强賦詩，文辭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從小勇敢果斷，有用兵的才幹。在魏國出仕，官至銀青光禄大夫，他在大通二年回歸京城，頻頻上呈封事，高祖很器重他，授爲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派他去戍守項城。項城被攻陷，胡僧祐又淪落到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去洛陽，胡僧祐又得以回歸京城，被授爲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在爲官的地方都留下了好的政績。胡僧祐生性喜歡讀書，但不通曉寫詩作文，然而每次在朝廷宴會上，胡僧祐一定勉力賦詩，詩句文辭鄙俗，常常被人嘲弄譏笑，胡僧祐歡悦如常，認爲自己的詩實在作得精巧，自負誇耀就更加厲害。

晚事世祖，爲鎮西録事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陜，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鋭卒五千，據白堉，遥以待之。僧祐由别路西上，約謂畏己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芊口，呼僧祐曰："吴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

胡僧祐晚年事奉世祖，任鎮西録事參軍。侯景叛亂的時候，西沮蠻也反叛，世祖命胡僧祐去討伐西沮蠻，命胡僧祐把蠻人的酋長和頭領全都誅除，胡僧祐進諫，因爲違背世祖的旨意而被關入獄中。大寶二年，侯景進犯荆陜，在巴陵包圍了王僧辯，世祖於是從獄中傳喚胡僧祐，授他爲假節、武猛將軍，封爲新市縣侯，令他趕去援助王僧辯。胡僧祐將要出發的時候，對自己的兒子説："你可以開設兩座門，一座門備辦成朱門，一座門備辦成白門。吉就由朱門進家，凶就由白門進家，我不取勝就不回家。"世祖聽到胡僧祐這番話，感到他勇壯可嘉。胡僧祐率軍到楊浦，侯景派遣手下將領任約率領五千名精鋭士卒，據守白堉，遠遠地等着胡僧祐軍來交戰。胡僧祐由

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荆州。

另外的道路向西前進，任約認爲他們是害怕自己而退兵，於是率軍急忙去追擊他們，在南安芊口追上了胡僧祐，任約喊着胡僧祐說：“吴兒，爲什麼不早早投降？要逃到什麼地方去？”胡僧祐不與他答話，暗暗引軍退却，到了赤砂亭，適逢陸法和率軍來到，胡僧祐於是和陸法和兩軍并力攻擊任約，大破任約軍，活捉任約送往江陵，侯景聽到任約被擒的消息就率軍逃跑了。世祖就授胡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把他徵召回荆州。

承聖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承聖二年，胡僧祐升任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他職位全都不變。西魏敵寇來犯，世祖命胡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發起進攻，許多股部隊同時出擊。胡僧祐親自冒着箭矢礨石，晝夜督戰指揮，獎勵將士，賞罰嚴明，士卒都被他感動，都願意爲他拼死殺敵。胡僧祐所到之處，那裏的敵寇就被摧毁消滅，没有一個敵寇再敢上前進攻。不久胡僧祐被流箭射中而死，死時六十三歲。世祖聽到這消息，馳馬趕往城東哭吊。於是朝廷內外都惶恐駭怕，城最終被攻陷。

徐文盛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群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他家世代在魏做官，擔任將領。徐文盛之父徐慶之，在天監初年，率領一千餘人來投誠歸順，但還未到達，途中就死了。徐文盛繼續統領手下的一千餘人馬，漸漸立下了許多功勞，高祖對他很是優待寵愛。大同末年，高祖授任徐文盛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徐文盛任職以前，寧州因爲地處僻遠，管轄的群蠻不懂教化禮義，衹是貪圖錢財，搶劫争奪接連不斷，前後擔任刺史的人没有誰能制止。徐文盛推心置腹，安撫存恤，既示以威，又施以德，夷僚都被他感化，寧州風俗於是發生改變。

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

太清二年，徐文盛聽説國家發生禍亂，於是招募將士，他率領招募到的數萬人趕來救援。世祖嘉賞他的忠義，授任他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把向東進討的方略交付他。於是徐文盛督領衆軍沿江而下向東進討，到武昌，遇上侯景的將領任約，徐文盛於是和任約

軍尹悦、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并受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簉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間道襲陷郢州，軍中凶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荆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贓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迹，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對壘相持很久。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悦、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人率軍和徐文盛會師，要他們都聽從徐文盛調度指揮。徐文盛等人在貝磯攻擊任約，任約大敗，退兵據守西陽，徐文盛進軍占據蘆洲，又與任約相持。侯景聽到這消息，就率領大軍逆江而上西進援救任約，也到達西陽。徐文盛不敢出戰。他手下衆將都説："侯景的水軍輕率進軍，軍士又很飢餓疲勞，可以乘這機會進擊他們，一定獲得大捷。"徐文盛不答應。徐文盛之妻石氏，原先在建鄴，在這時候，侯景用船載着石氏送回徐文盛那兒，徐文盛深深感激侯景，於是派出使者和侯景秘密來往，全無交戰的打算，他手下的將領都憤怒且怨恨。杜幼安、宋簉等於是率領自己手下的部隊單獨挺進，與侯景交戰，大破侯景軍，繳獲侯景的船艦歸來。正逢侯景秘密派遣騎兵從小道襲擊郢州，郢州被攻陷，徐文盛軍中恐懼不安，於是全軍潰敗。徐文盛逃回荆州，世祖於是命徐文盛爲城北面都督。徐文盛又貪贓納賄，聚斂財物很多，世祖十分生氣，下令懲處徐文盛，列舉他的十條罪狀，削除他的官爵。徐文盛丢失兵權以後，心懷怨恨，世祖知道後，就把徐文盛囚入獄中。當時任約也被擒獲，與徐文盛關押在同一個地方。徐文盛對任約説："你爲什麽不早些投降，現在害得我被關在這個地方。"任約説："我軍營門外見不到你的馬蹄痕迹，叫我怎麽投降。"徐文盛無話可答，最終死在獄中。

杜崱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内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氐王楊紹先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崱即懷寶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

杜崱，京兆杜陵人。他的祖先從北方歸順南朝，居住在雍州的襄陽，後代子孫就在那裏安家了。杜崱的祖父杜靈啓，齊時任給事中。杜崱的父親杜懷寶，從小有志氣、有節操，常常遇上好的機遇。高祖率領聲討東昏侯的義軍順江東下，杜懷寶跟隨南平王蕭偉留下來鎮守襄陽。天監年間，杜懷寶功勞漸漸增多，官職提升到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年，魏梁州刺史元羅率州歸附，杜懷寶又進督華州。正逢秦州所屬武興氐王楊紹先反叛，杜懷寶率軍擊潰楊紹先。大同五年，杜懷寶死在任職的地方。杜崱就是杜

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荆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

懷寶的第七個兒子。他從小有志氣，在家鄉素以膽氣和勇武著稱。初出仕爲官任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祖治理荆州，杜崱依然爲幕府參軍，後來任新興太守。

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世祖以舆之有舊，密邀之，崱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内史，枝江縣侯，邑千户。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户。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横嶺。及戰，景親率精鋭，左右衝突，崱從嶺後横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晋陵，崱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户。

太清二年，杜崱跟隨岳陽王來襲荆州，世祖因爲與杜崱早有情誼，就秘密地約請杜崱歸附自己，杜崱於是和兄長杜岸、弟弟杜幼安、兄長之子杜龕等人趁夜投歸世祖，世祖授杜崱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不久遷任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内史，封爲枝江縣侯，食邑千户。世祖命杜崱跟隨王僧辯東進征討侯景。率軍到巴陵，正遇上侯景來進攻，侯景攻了數十天，不能取勝就逃跑了。杜崱加侍中、左衛將軍，爵號進爲公，增加食邑五百户。杜崱繼續跟隨王僧辯追擊侯景，直追到石頭，在横嶺與叛賊相持。到雙方交戰的時候，侯景親自率領精鋭士卒，左衝右突，杜崱從嶺後衝出，攔腰截殺侯景軍，侯景於是大敗，向東逃到晋陵，杜崱占據石頭城。侯景叛亂平定後，杜崱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加食邑千户。

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崱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强弩射，元建衆却，崱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崱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崱等圍之。後納等降，崱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即破平之。於是旋鎮，遘疾卒。詔曰："崱，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原，實聞清静。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

這個月，齊將郭元建在秦郡進攻秦州刺史嚴超遠，王僧辯命杜崱趕去救援，陳霸先也從歐陽率軍與杜崱會合。他們在士林與郭元建大戰。陳霸先命令用强弩齊射，郭元建軍退却，杜崱乘機揮兵攻擊，大敗郭元建軍，斬殺一萬餘人，活捉一千餘人。郭元建收拾殘兵逃跑了。這時世祖在江陵收捕王琳，王琳手下長史陸納等人於是在長沙反叛，世祖徵召杜崱與王僧辯一起征討陸納。承聖二年，杜崱與陸納等人在車輪交戰，大敗陸納軍，攻陷了陸納兩座營壘，陸納等人逃往長沙固守，杜崱等人包圍了長沙。後來陸納等人投降，杜崱又與王僧辯一起西進，到硤口征討武陵王，軍隊趕到，立即就擊潰叛軍，平定叛亂。於是杜崱返回江州任所，染病而死。世祖下詔説："杜崱是京兆的世族，杜元凱的後代子孫，家學相傳，世代忠貞。自從徵召在江兩岸作官，被稱道爲施政幹練廉明；在淺原拜爲將帥，天下因此而平静。突然間殞喪，我悲傷凄惻，哀痛難平。可以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贈謚爲武。"

龕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岌、巘、岸及弟巖、幼安，并知名當世。

杜龕兄弟共有九人，兄長杜嵩、杜岑、杜嶷、杜岌、杜巘、杜岸以及弟弟杜巖、杜幼安，在當代都很出名。

杜岸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横之術。太清中，與龕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户。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依其兄巘於南陽，巘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巘俱遇害。

杜岸字公衡。從小就有軍事才幹，喜歡合縱連横游説之術。太清年間，杜岸和杜龕一同歸依世祖，世祖授杜岸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爲江陵縣侯，食邑一千户。杜岸就請求准許自己率兵襲取襄陽，世祖准許了。杜岸於是日夜兼程，先去進攻襄陽城，未攻克，岳陽王趕來了，杜岸於是逃往南陽依附其兄杜巘，杜巘當時任南陽太守。岳陽王不久就派兵攻陷南陽，杜岸和他的兄長杜巘一同被殺害。

杜幼安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龕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荆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户。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口，與景相持。别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杜幼安生性最爲孝敬，待人寬厚，勇武過人。太清年間，杜幼安與其兄杜龕一同歸附世祖，世祖授他爲雲麾將軍、西荆州刺史，封爲華容縣侯，食邑一千户。世祖命他與平南將軍王僧辯一道去長沙征討河東王蕭譽，平息了叛亂。世祖又命杜幼安率領一萬精兵，協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進征討侯景。到達貝磯，正遇上侯景的將領任約來迎戰，杜幼安於是就和任約交戰，大敗任約，斬殺僞官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人，把首級送往江陵。杜幼安於是進軍直到大舉口，與侯景相持。另外派人攻打武昌，攻克了武昌。侯景從蘆洲上游渡江以進逼徐文盛等人，杜幼安與其他各路人馬一齊攻擊侯景，侯景大敗，杜幼安把侯景的船艦全都繳獲。正逢侯景秘密派兵襲擊并攻陷郢州，抓獲郢州刺史蕭方諸等人帶回來。徐文盛、杜幼安軍心駭怕驚慌，徐文盛由漢口逃回去，各路人馬都大敗，杜幼安於是向侯景投降，侯景因爲杜幼安反覆無常，就把杜幼安殺了。

杜龕

龕，龕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中廬縣侯，邑一千户。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

杜龕是杜龕第二個哥哥杜岑之子。年輕時就很驍健勇猛，善於用兵，他也是在太清年間與伯父叔父們一同歸附世祖，世祖授他爲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封爲中廬縣侯，食邑一千户。杜龕與叔父杜幼安一同跟隨王僧辯征討河東王，

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户。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鋭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户。

平定了叛亂。又跟隨王僧辯沿江而下，繼徐文盛軍之後到達巴陵，聽説侯景襲擊攻陷郢州，正逆江而上，向西進軍，將要來到巴陵，杜龕就和王僧辯等人守住巴陵等待侯景來攻。侯景到巴陵，圍攻了數十天，不能攻克，隨後就逃跑了。杜龕遷任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增加食邑五百户。杜龕繼續跟隨王僧辯追擊侯景直至江夏，圍攻江夏城。侯景手下將領宋子仙棄城逃跑，杜龕追到楊浦，活捉了宋子仙。大寶三年，各路大軍到達姑孰，侯景手下將領侯子鑒迎戰，杜龕與陳霸先、王琳等人率領精鋭士卒進擊，大敗侯子鑒，於是大軍到達石頭。侯景親自率領他的叛軍會戰，杜龕與各路人馬齊心奮擊，大破侯景叛軍，侯景於是向東逃跑。考察軍功，杜龕爲上等，於是授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增加食邑一千户。

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吴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龕，僧辯之婿也，爲吴興太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吴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蒨於長城，反爲蒨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龕，龕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龕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承聖二年，杜龕又與王僧辯到長沙征討陸納等人，迫使陸納等人投降。又到西陵征討武陵王，也平息了叛亂。後江陵被攻陷，齊國把貞陽侯送來讓他繼承梁國帝位。貞陽侯登上帝位後，授杜龕爲震州刺史、吴興太守。又授爲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授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正逢陳霸先襲擊攻陷京城，抓住王僧辯殺了。杜龕是王僧辯的女婿，擔任吴興太守。他認爲陳霸先既不是出身貴家世族，手下兵士又雜亂不齊，在處理軍務的時候，全不把陳霸先放在心上，到治理本郡事務的時候，每每以法紀處置陳霸先同宗之人，没有寬赦。陳霸先對此恨得咬牙切齒。到王僧辯被害之後，杜龕就據守吴興抵禦陳霸先，并派遣自己統軍副手杜泰到長城進攻陳蒨，杜泰反被陳蒨打敗。陳霸先於是派遣手下將領周文育征討杜龕，杜龕命堂弟杜北叟出戰，又被周文育打敗，他於是逃往義興，陳霸先親自率軍包圍他們。正逢齊國將領柳達摩等人襲擊京城，陳霸先害怕了，於是回京城與齊人講和。杜龕聽説齊軍返國，纔投降，於是被殺。

陰子春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晋義熙末年，

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鄰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

陰子春曾祖父陰襲，隨宋高祖南遷，到南平，就在那兒安家。陰子春之父陰智伯，與高祖相鄰而居，兩人從小就非常友好。陰智伯曾經進入高祖卧室，見到室中呈現出五色的奇異光彩，他就握住高祖的手説："你以後一定非常顯貴，不再是做臣子。天下正處在動亂之中，安定百姓的，恐怕就是你吧！"高祖説："希望你不要多説。"於是兩個人交情日益深厚，高祖每每有所需求，就在陰智伯那兒取用，如同在家外的倉庫取用。到高祖登上帝位之後，陰智伯官職升遷到梁、秦二州刺史。

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没，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

天監初年，陰子春被從家中徵召出來任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年間，陰子春屢經升遷爲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任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陰子春征討峽中叛亂的蠻民，平定了叛亂。徵召爲左衛將軍，又遷爲侍中。正值侯景叛亂，世祖命陰子春跟隨領軍將軍王僧辯到郢州征討邵陵王，平定了郢州。陰子春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一道東進征討侯景，到達貝磯，與侯景相遇，陰子春奮力作戰，戰功常常居於衆軍之首，屢次打敗侯景。正值郢州被攻陷，大軍於是敗退。大寶二年，陰子春在江陵去世。

孫顥，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陰子春之孫陰顥，從小就出名。初出仕即任奉朝請，擔任尚書金部郎。陰顥後來歸附周。他撰寫了《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搴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殉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勛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史臣曰：胡僧祐軍事才能早已著稱，拔敵旗破敵陣，屢立戰功；以致爲保住氣節獻出生命，爲王事而死，即使是古代的忠烈之士，又有什麽超過他的呢。徐文盛最初立下功績，但不能最終保住已有的名聲，這是不義。杜崱懂得機變的道理，知道向背的適當選擇；再加上自己屢次主管軍隊，頻頻殲滅叛逆，功勛卓著，最終成爲梁室中興的功臣，真是具有道義啊！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　行

滕曇恭 徐普濟 宛陵女子　沈崇傃　荀匠　庾黔婁
吉翂　甄恬　韓懷明　劉曇净　何炯
庾沙彌　江紑　劉霽　褚脩　謝藺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綵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逾群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采綴以備遺逸云爾。

經書中説："孝是德的根本。"孝道對於百姓是重大的事情，作爲君王是首先應當辦好的事情啊！高祖開創帝業，身體力行以德化俗，浮薄敗壞的風氣得以改變，以孝治國的治道得以彰顯。每次頒發詔書，對遵從孝道的人都多加表彰。而家家仁厚平和，却很少有人追求欺世的榮譽；隱藏自己才能、不使外露已經成爲風氣，人人都隱藏住自己超過衆人的業績。因此被人們看見、聽到的，已經不多了。現在搜集他們的事迹以便使遺佚之事得以完備。

滕曇恭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産，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他五歲的時候，母親楊氏患上熱病，想吃寒瓜，當地却不出産，滕曇恭到處訪求也找不到，内心悲傷，非常痛苦。不久滕曇恭遇上一個僧人，僧人問他痛苦悲傷的緣故，滕曇恭把情况全都告訴僧人。僧人説："我有兩枚寒瓜，分送一枚給你。"滕曇恭拜謝僧人後，就捧着瓜回家，把瓜進呈給母親。全家都非常驚奇。大家到處尋訪僧人，没有人知道僧人在什麽地方。父母去世之後，滕曇恭有十天左右不吃飯飲水，傷心痛哭以致吐血，昏過去又蘇醒過來。滕曇恭隆冬季節不穿棉衣，終生衹食用蔬食。每逢父母去世的忌日，思念之情不能忍受，

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晝夜都傷心痛哭。滕曇恭的家門外有兩株冬生樹，當時忽然從樹上冒出一股神光，不久就顯現佛的形象和兩旁護侍的儀仗，容貌神采清清楚楚，他們從大門走進滕曇恭的家，滕家大大小小，都向佛行禮膜拜，佛的形象很久纔消失，遠近僧人百姓都傳道這事。太守王僧虔薦舉滕曇恭任功曹，滕曇恭堅决拒絶不肯上任。王儉當時跟隨王僧虔在郡中，他稱滕曇恭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命爲使者，巡視各地，瞭解風俗民情，他上表呈奏滕曇恭的孝行及對神佛的感應。滕曇恭有三個兒子，三人都有德行，有業績。

徐普濟

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絶，累日方蘇。

當時還有個徐普濟，長沙臨湘人。他正在守喪，棺柩還未下葬，而鄰家發生火災，火勢延及他家房舍，徐普濟號呼痛哭，伏在棺柩上，想用自己的身體遮蔽火勢。鄰人去把他救出來，他被燒烤得已經昏迷過去，很多天纔蘇醒。

宛陵女子

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挐虎，虎毛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絶。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宣城宛陵有個女孩與母親同床而睡，母親被虎抓去，女孩號叫着抓住虎，虎毛全都被她抓落了，這樣跑了十幾里，虎纔把女孩的母親丢下來，女孩抱着母親回家，母親還有氣息，過了一個時辰纔斷氣。太守蕭琛贈送財物給她家幫助治喪；還上表呈奏這一情況，皇上下詔旌表其門閭。

沈崇傃

沈崇傃字思整，吴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毁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傃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

沈崇傃字思整，吴興武康人。沈崇傃之父沈懷明，宋時任兖州刺史。沈崇傃六歲之時居父喪，喪禮時行哭踴禮都超過常禮。到成年以後，給人做文抄之事以供養母親。齊建武初年，沈崇傃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奉朝請。永元末年，遷任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年，任前軍鄱陽王參軍事。天監三年，太守柳惲徵召沈崇傃爲主簿。沈崇傃跟隨柳惲到郡城後，回家接母親，母親去世了。沈崇傃因爲自己没有趕上侍奉病中的母親，想要用死來表達自己的孝心，水米不入口，晝夜號呼痛哭十多天，差不多將要氣絶身亡了。兄弟們對他説："殯葬之禮還未進行，突然這麽快地毁傷自己，不是全心全意盡孝之道。"沈崇傃於

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虚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逾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期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兹風教。"

是到母親埋葬的地方，不論下雨下雪，都伏在墳上哀傷痛哭。每夜常有猛獸來遠遠地看着他，發出好像嘆息一樣的聲音。沈崇傃因爲家中貧窮，無力遷葬，於是向人乞討，經過很長時間纔得以給母親改葬。不久沈崇傃在母親墓側搭了座草棚，自己認爲當初舉行的喪禮禮儀不完備，又在改葬後再守孝三年。很長時間都衹吃麥屑，不吃鹽和醋，坐卧都在草墊上，因此全身浮腫，不能行動。郡縣呈報他這種極盡孝道的操行。高祖聽到這情況，就派遣中書舍人安慰勉勵他。於是下詔説："前軍參軍事沈崇傃，從小有志氣，有操守，居喪期間，哀痛超過常禮。爲母親守喪未滿，未能舉行隆重葬禮，自認爲多年行乞，守喪的禮儀多有欠缺，正想用長久思念親人的日子，再作爲第二次守喪的起始。雖然這種情義值得同情，但禮中已有明確的規定。應當當即叫他除去喪服，提拔補任太子洗馬之職。旌表其門閭，以勉勵這種風俗教養。"

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禄不及養，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沈崇傃遵從詔命除去喪服，但是哀痛哭泣如同還在居喪，堅決拒絶，不肯接受官職，苦苦地陳情推讓，一年後纔得以任永寧令。自認爲得到俸禄不能奉養雙親，想到這些就更加悲傷，哀痛之情自己不能承受，到永寧縣就去世了，死時三十九歲。

荀匠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晋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户。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他是晋太保荀勗的第九代子孫。荀匠的祖父荀瓊，十五歲時就在成都集市上爲父報仇，因此以孝出名。宋元嘉末年，荀瓊渡過淮水趕赴武陵王處參加義軍，被元凶追兵殺害，朝廷追贈他爲員外散騎侍郎。荀匠之父荀法超，齊中興末年任安復令，在任職時去世。凶訊傳到荀家，荀匠號呼痛哭，昏絶過去，全身冰涼，到夜晚纔蘇醒。不久荀匠奔喪，每次住宿在江邊，來來往往的商旅都不忍心聽到他哀痛的哭聲。服喪未滿，荀匠之兄荀斐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鬱林太守，在征討俚賊時，被流箭射中，死在戰陣中。喪柩送回來時，荀匠到豫章迎接，遠遠望見裝運靈柩的船就跳下水去，兩旁的人趕去援救，勉强把他救起來。喪柩到家後，因爲家中

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眦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毁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毁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貧窮不能按時下葬，他爲父兄服喪，經歷四年不邁出守喪草房的門。從開始守喪之後，荀匠不再梳髮洗髮，頭髮全都脱落。他哀哭没有定時，聲音嘶啞了就無聲哭泣，眼眶全都爛了，形體枯槁憔悴，瘦得皮包骨頭，即使是家裏人也不再認得出他。郡縣把這情況向朝廷啓奏，高祖下詔派中書舍人爲他除去喪服，擢拔他爲豫章王國左常侍。荀匠雖然除去喪服，但哀毁憔悴却更加厲害。他的外祖父孫謙告誡他説："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你的行爲超過古人，所以頒發詔令除服，擢升你任這個職務。不祇是君父之命不可抗拒，一定也可揚名後世，顯揚的豈祇是你一個人的名聲啊！"荀匠於是纔接受官職。最終竟然因爲悲哀損傷身體死在家中。死時二十一歲。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

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并嘆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庾黔婁之父庾易，被徵召爲司徒主簿，他不肯就職，因此有盛名。

庾黔婁從小好學，常與人一起論述、吟誦《孝經》，未曾在人前因對答不上而羞愧臉紅，南陽高士劉虬、宗測都認爲他是奇才而大加贊嘆。庾黔婁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本州主簿，遷任平西行參軍。又出爲編縣縣令，治理該縣有特殊的業績。在庾黔婁任縣令以前，縣境内多出現虎傷人畜的事，庾黔婁到任之後，虎都渡河到臨沮縣境去了，當時人們認爲這是被仁義之風感化所致。齊永元初年，庾黔婁被授爲孱陵縣縣令，到孱陵縣不滿十天，庾易在家患病，庾黔婁忽然感到心驚，全身流汗，他當天就棄官回家，家裏人對他突然回來都感到吃驚。當時庾易患病纔兩天，醫生説："想要知道病人的病情是好轉還是加劇，祇要嘗嘗糞便是苦還是甜。"庾易瀉痢，庾黔婁就取庾易的糞便來嘗，糞味變得甜滑，他的内心就更加憂愁痛苦。到晚上，庾黔婁常常向着北極星叩頭禱請，請求用自己的生命來替代父親。不久聽到空中有聲音説："庾徵君壽命已盡，不能再延長，你的誠心祈禱已讓天神知道，祇能把庾徵君的生命延長到月底。"到月底庾易病故，庾黔婁居喪期間，哀痛的舉止超過常禮，他在墓側搭草廬，住在草廬中守喪。和帝登上帝位，將要

起用正在服喪的庾黔婁，鎮軍蕭穎胄親筆寫信規勸開導他，庾黔婁堅決拒絕。服喪期滿，庾黔婁被授爲西臺尚書儀曹郎。

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携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宫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荆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梁王臺府建立後，鄧元起任益州刺史，他上表啓奏以庾黔婁任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成都平定以後，城中珍寶堆得像山那樣高，鄧元起把珍寶全都分給自己的僚屬部下，衹有庾黔婁一無所取。鄧元起對他不合群的行爲感到不舒服，就嚴厲地説："庾長史爲什麽一個人這樣做？"庾黔婁爲了表示不違逆鄧元起的命令，就請求分給自己數箱書。不久，庾黔婁被授爲蜀郡太守，在職期間，他清正廉潔，百姓稱便。鄧元起在蜀地死後，他的部下都離散而去，庾黔婁親自爲他營辦殯殮之事，并且護送他的喪柩回歸家鄉。庾黔婁回京後任尚書金部郎，遷任中軍表記室參軍。太子東宫建立之後，庾黔婁以本來的官職爲皇太子侍讀，很受器重，皇上下詔庾黔婁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人，按次序輪流每天爲皇太子講解《五經》經義。庾黔婁遷任散騎侍郎、荆州大中正。他四十六歲時死去。

吉翂

吉翂字彦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吴興原鄉令，爲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耻爲吏訊，乃虚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翂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翂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

吉翂字彦霄，馮翊蓮勺人，他家世代居住在襄陽。吉翂幼年就很有孝心。十一歲的時候，遭逢生母去世，吉翂守喪時水米不入口，幾乎將要因哀痛而毁掉生命，親族對他的孝性都感到奇異。天監初年，吉翂之父任吴興原鄉令，因被奸詐的官吏誣陷，被逮捕交給廷尉審問。吉翂當時十五歲，他站在通衢大道上號呼哭泣，祈求公卿大臣爲其父伸冤，見到這種情景的行人，都爲他掉下了眼淚。吉翂之父從道理上看是清白無辜的，但他以被官吏審訊爲耻，因此憑空承擔了罪過，定罪將要被判死刑。吉翂於是趕去朝堂之外敲打爲百姓申訴冤情所設的登聞鼓，請求代替父親去死。高祖對這事感到奇怪，命令廷尉卿蔡法度説："吉翂自己請求一死，以贖回父親之命，這種情義雖然可嘉，但他衹是個幼小的孩童，未必能够自己想出這個主意，你可以嚴厲逼迫，誘使他説出實情。"蔡法度接受高祖的命令回到自

異，亦相聽許。”翂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内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翂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顔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對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脱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翂，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己官府，把刑具全都擺出來，讓手下官吏也全都站列在大堂上，然後聲色俱厲地問吉翂説：“你請求代替父親去死，皇上下命令已經答應了你，你就應當依法處以死刑；但是刀鋸加在身上，非常痛苦，你真的能去死嗎？況且你是一個小孩子，内心想不到這種主意，一定是被别人教唆。教唆人姓甚名誰，應當一一回答。你自己假如後悔而改變主意，我也聽從你。”吉翂回答説：“我這個囚犯雖然幼小無知，難道不知道死是令人害怕的事情？衹不過我的弟弟們年紀幼小，衹有我算是年紀大一些，不忍看見父親遭受極刑，自己苟活下去，所以内心作出決斷，把自己的想法向上報告，懇求皇帝。現在想要殉身救父，棄骨黄泉之下，這不是小事情，怎麽會受人教唆呢！皇上英明，下詔書准許我代替父親去死，對我來説這和准許我登天作仙人没有什麽兩樣，哪會反悔變心？”蔡法度知道吉翂有代父受死的至誠之心，不能用强力讓他屈服，於是改用和顔悦色勸誘吉翂説：“皇上知道令尊無罪，不久將要寬恕釋放。看你神智聰明，儀表秀美，算得上是個出色的孩童，現在假若改變你原來的話，有幸父子一同得到救助，爲什麽要在這少壯之年，苦苦尋求受刑之苦？”吉翂回答説：“凡是魚族螻蟻，還愛惜自己的生命，何況是人，哪裏願意粉身碎骨。衹是因爲我父親身上負有極大的罪名，必須依法行刑，所以想着自己去死，希望延長父親的生命。現在我閉上眼睛伸長脖子，等待殺頭，陳尸示衆，我的情意已全部表達出來，無話再説了。”吉翂剛剛被囚禁的時候，獄吏依法給他全加上脚鐐手銬，蔡法度憐憫他，命令獄吏除去他的鐐銬，令他戴上一件小的刑具。吉翂不肯依從，他説：“吉翂請求代父去死，就是定死罪的囚犯。死囚的刑具，衹應當加重，哪能减輕呢？”最終不肯除去鐐銬。蔡法度把全部情況向高祖啓奏，高祖於是寬宥了吉翂之父。丹陽尹王志訪求吉翂在廷尉的全部過程，并且請吉翂在丹陽住下，想在第二年年初，作爲孝道篤厚的優秀人物向朝廷舉薦。吉翂説：“王尹真可怪啊，怎麽把我吉翂估計得這麽淺薄啊！父親受辱，兒子就該去死，

道義本應如此；假如我厚着面孔，不知羞愧，去接受王尹的舉薦，那就是藉着父親博取名聲，這耻辱是多大啊。"吉翂拒絕了王志的要求。吉翂十七歲時，應徵召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代理縣令一年，教化感動百姓，仁義之風盛行。吉翂從雍回到郢，湘州刺史柳忱又召吉翂爲主簿。後來吉翂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等人聯名薦舉吉翂，認爲他孝行篤厚真誠，精通《易》、《老子》。皇上下令太常表彰舉薦。當初，吉翂因爲父親被誣爲有罪，因而患下心悸病，後來因心悸病發作而去世。

甄恬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從事。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世代居住在江陵。甄恬祖父甄欽之，任長寧令。父親甄標之，任州從事。

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己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群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兹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

甄恬還衹幾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哀傷痛苦如同成年人。家中人哀憐他年紀幼小，用肉湯拌飯給他吃，甄恬不肯吃。他八歲的時候，向母親問起自己的生父，因爲不記得父親形象而遺憾，於是悲傷地哭了好幾天，突然間好像見到了什麽人，説起這個人的形貌，正是他的父親，當時人都認爲這是孝心感動了神靈。他家中貧窮，但供養母親却常用珍美的菜肴。到守喪的時候，甄恬在墓旁搭了一座草廬，常常有玄黄雜色鳥聚集在草廬旁的樹上。甄恬哭泣時鳥兒就鳴叫，哭聲止住鳥叫聲也就停止。又有白雀栖息在他的草廬上。州將始興王蕭憺上表啓奏甄恬的德行和表現。皇上下詔説："我一心欽慕賢者，晝思夢想，下詔給四方大臣，務必盡力搜尋舉薦表彰。甄恬的孝道特别突出，名聲在家鄉顯揚，這對淳厚民風改變民俗，好處很多。地方官把這事呈奏，就像我親眼所見。應當表彰他的全家，贈給他爵位。"

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甄恬任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年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荆州。十歲時，韓懷明的母親患上癆瘵病，每次發作往往都很危險。沈懷明夜晚在星空下叩頭祈禱，當時非常寒冷，他突然聞到香氣，空中有人對他説："小孩子，

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麐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嘆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絶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你母親身體一會兒就會永久康復，不用再自己愁苦了。”還未到天亮，他母親的病體就已平復。同鄉人都對這事感到驚異。韓懷明十五歲時父親去世，他守喪時悲痛異常，幾乎到了毀棄生命的程度，他自己背土堆成墳，別人的賻贈和幫助都不接受。服喪期滿之後，他和同鄉人郭麐一起去拜南陽劉虬爲師。劉虬曾有一天停止講授，一個人獨處，傷心流淚。韓懷明暗暗向別人問起劉虬傷心獨處的原因，劉虬家人回答説：“今天是先生外祖父逝世忌日。”當時劉虬之母也已亡故了。韓懷明聽到這事，當天就停止學習，回家奉養母親。劉虬感嘆地説：“韓生没有丘吾子那種未能侍養父母的遺憾了。”韓懷明家中貧窮，常常盡力供給母親美味佳肴，常常在母親身旁嬉笑，使她快樂，整天不離開母親身旁。母親九十一歲時，高壽而去世，韓懷明十天水米不入口，不停地號呼痛哭。有一對白鳩在他守喪的草廬上築巢，下蛋鷯養小鳥，十分馴服親近人，如同家禽，韓懷明守喪期滿白鳩纔離去。服喪期滿之後，韓懷明終生衹吃蔬食，衣衾也不换用新的。天監初年，刺史始興王蕭憺上表啓奏韓懷明的孝行。州府多次徵召，韓懷明都不應召，在家居時去世。

劉曇净

劉曇净字元光，彭城呂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净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净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絶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毁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净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净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飧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瘗藥王寺，時天寒，曇净身衣單布，廬於瘗所，晝夜哭泣不絶聲，哀感行路，未

劉曇净字元光，彭城呂縣人。劉曇净的祖父劉元真，任淮南太守，在郡中任職時獲罪，劉曇净之父劉慧鏡，去朝廷大臣那兒一一求情，感情悲傷凄惻，言辭十分懇切，於是因孝敬而出名。劉曇净篤行孝道，具備了他父親的那種品格。劉曇净初出仕任安成王國左常侍，他父親在郡中去世，他去奔喪，很多天不吃不喝，多次昏絶後又蘇醒過來。每次吊哭都哭到嘔血。守喪期滿之後，因守喪期間哀傷過度而瘦弱患病。正逢皇上有詔令頒布，命士族各按四種科目舉薦人才，劉曇净叔父劉慧斐舉薦劉曇净應孝行科，高祖任用劉曇净爲海寧令。劉曇净因爲兄長尚未得縣令之職，就把海寧令讓給兄長，朝廷於是授他爲安西行參軍。劉曇净父親亡故後，他事奉母親特別至誠孝順，親自動手煮飯熬粥，不把這事交

及期而卒。

給别人幹。母親有病，他衣不解帶晝夜侍候。母親亡故之後，他不吃不喝將近十天。母親喪柩臨時埋放在藥王寺，當時天氣寒冷，劉曇净身穿單衣，在埋葬喪柩的地方搭草廬守喪，白天黑夜哭聲不斷，哀傷之情感動行路之人，不到一年，劉曇净自己也去世了。

何炯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撙，太中大夫。

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期并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絶聲，枕塊藉地，腰虚脚腫，竟以毁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縣人。他的父親何撙，任太中大夫。

何炯十五歲時，跟從其兄何胤受業，一年之内同時讀通了《五經》大意。何炯皮膚白皙，容貌俊美，他的堂兄何求、何點常常贊美他説："衛叔寶心神清朗，杜弘治姿容秀美，現在看看這孩子，似乎又見到衛、杜二人。"何炯常常思慕恬静退隱的生活，不樂於進入仕途。何炯堂叔何昌寓對他説："何求、何點都已隱居，你不應當再這樣。况且君子出仕退隱，也各有各的道路。"何炯十九歲時，初出仕任揚州主簿。被薦舉爲秀才，連續遷升爲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京任永康令，以處事和洽得當而著稱。回京任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遷任治書侍御史。因爲父親患病，何炯十幾天衣不解帶，不梳頭洗髮，忙於侍候父親，兩三夜之間，形貌頓然發生很大的變化。到父親去世後，何炯號呼悲泣，哭聲不斷，坐卧都在地上，睡時頭枕土塊，以致腰腎虚弱，雙脚浮腫，最終因過度哀傷毁壞了身體而去世。

庾沙彌

庾沙彌，潁川人也。晋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内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絰，不出廬

庾沙彌，潁川人。晋司空庾冰的第六代孫。他父親庾佩玉，任輔國長史、長沙内史，宋昇明年間因爲沈攸之事獲罪而被誅，庾沙彌當時剛剛出生。庾沙彌五歲的時候，他的生母爲他做未成年人的禮服，他往往不肯穿，母親問他不肯穿的原因，他流着眼淚回答説："我們家遭受慘烈的禍事，要這東西有什麽用！"長大成人之後，他終生穿布衣吃蔬食。庾沙彌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任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患病，庾沙彌早晚都在身旁服侍，衣不解帶，有時要用針灸治療，庾沙彌就用自己身子先

户，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没，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静，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累遷寧遠録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卒。

作試驗。嫡母亡故後，他很多天水米不入口。直至服喪期滿，不脱去孝服，不出守喪草廬的門，白天黑夜都號呼痛哭，鄰人不忍聽見他的哭聲。嫡母的墓建在新林，接着有一百餘株不種而生的松樹，長在墓側。庾沙彌族兄都官尚書庾詠上表呈奏庾沙彌的孝情，舉薦他應純孝之科，高祖召見庾沙彌，嘉賞他的孝義，讓他補任歙縣令。回京都後又授輕車邵陵王參軍事，跟隨邵陵王在會稽王府。又遭逢生母喪事，庾沙彌護送喪柩回京城，渡過浙江的時候，船在浙江中心遇上大風，幾乎要覆没，庾沙彌抱住生母靈柩號呼痛哭，不一會兒風平浪静，大概是孝心感動神明所致。服喪期滿之後，庾沙彌被授爲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屢經遷升爲寧遠録事參軍，轉任司馬。出任長城令，去世。

江紑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説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禄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晋世顔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徐州，召爲迎主簿。紑性静，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卒。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他父親江蒨，任光禄大夫。江紑從小有孝性，十三歲的時候，他父親患有眼病，江紑服侍患病的父親將近一年，衣不解帶。他夜晚夢見一位僧人説："患眼病的人，飲用慧眼水一定會好。"江紑醒過來述説這事，没有人能解釋"慧眼水"的意思。江紑的三叔江禄與草堂寺智者法師交情很好，他就去向智者法師咨詢。智者法師説："《無量壽經》説：慧眼見真，能渡彼岸。"江蒨於是順着智者法師的啓發，獻出同夏縣界牛屯里一座房子作寺廟，求神賜予一個美名。下敕回答説："忠臣孝子，處處有感應。晋代顔含，終於見到從冥中送來的藥。近來見到智者，知道你的第二個兒子因爲誠心所感而得夢，説是要飲用慧眼水。慧眼就是五眼中的一眼的名號，假如想建造寺廟，可以用'慧眼'作寺名。"等到他們修建寺廟的時候，露出一眼老井，井水清冽，和一般的泉水不同。江蒨就依照江紑夢中所見取這井水洗眼以及煮藥，漸漸覺得有好轉，就此眼病竟然痊愈。當時人認爲這是孝心的感應。南康王爲南徐州刺史，召江紑爲迎主簿。江紑生性沉静，喜歡《老子》、《莊子》玄言，尤其精通佛教精義，不樂意進身仕途。到父親去世之後，江紑在父親墓旁搭

草廬，整天號呼痛哭，聲音不斷，一個多月以後，江紑也去世了。

劉霽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

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歊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内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期，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并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學傳》，歊在《處士傳》。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他祖父劉乘民，宋時任冀州刺史。父親劉聞慰，齊時爲正員郎。

劉霽九歲的時候，就能背誦《左氏傳》，同宗的親族對他的才能都感到驚異。十四歲時居父喪，劉霽有天生的孝敬之心，每次吊哭都哭到嘔血。家中貧窮，劉霽與弟弟劉杳、劉歊互相勉勵，潛心學習。長大成人之後，劉霽已經廣泛涉獵，博學多才。天監年間，劉霽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奉朝請，漸漸升遷爲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内記室，出京補任西昌相。又入京任尚書主客侍郎，未滿一年，又授任海鹽令。劉霽前後作過兩個縣縣官，在任職期間都以處事和洽得當而著稱。回到京城任建康正，這不是他喜歡的職務，不久，就因爲患病而免職。不久又被授爲建康令，他没有接受任命。劉霽之母明氏患病，當時劉霽已經五十歲，他七十天衣不解帶地侍奉母親，并且背誦《觀世音經》，達到一萬遍，夜晚因感做夢，夢中見到一位僧人對自己説："夫人的壽數已經盡了，你的精誠之心，篤厚至誠，我將爲你而寬延夫人的壽命。"劉霽之母往後過了六十多天纔去世。劉霽在母親墓旁搭建草廬守喪，哀痛之情超過常禮。常常有一對白鶴温馴地在草廬側飛翔。處士阮孝緒寫信給他寬慰開導。但劉霽仍對亡故的母親思念不已，服喪未滿也就去世了，死時五十二歲。劉霽著有《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他弟弟劉杳的事迹在《文學傳》中，劉歊的事迹在《處士傳》中。

褚脩

褚脩，吴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并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内記室。

褚脩，吴郡錢唐人。他父親褚仲都，精於《周易》，學問是當時最爲精深的。天監年間，褚仲都歷任《五經》博士。褚脩從小繼承了父親的學業，同時又通曉《孝經》、《論語》，善於撰寫書信，很能够寫文章。褚脩最初任湘東王國侍郎，漸漸遷任輕車湘東府行參軍，并兼國子助教。武陵王任揚州刺史，薦舉褚脩爲宣惠參軍、

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絶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限内記室。褚脩生性十分孝敬，父親死後他哀痛超過常禮，損傷身體，因此患下了氣逆之病。到遭逢母親喪事，他二十三天水米不入口，屢屢昏絶過去又蘇醒過來。每每號呼痛哭，以致嘔血，最終因爲身體過度衰弱而死。

謝藺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他是晉太傅謝安的第八代孫。謝藺的父親謝經，任北中郎諮議參軍。

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飢。"强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嘆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

謝藺五歲的時候，每逢父母還未吃飯，乳母就想叫謝藺先吃飯，謝藺説："還不覺得餓。"即使勉强他也始終不肯進食。他舅父阮孝緒聽到這事贊嘆説："這孩子在家裏就是曾子一類的人，事奉君王就是藺生一類的人。"於是給他取名叫做藺。漸漸教他讀經書史書，謝藺過目便能背誦。阮孝緒每每説謝藺是"我們家的魏陽元"。謝藺在爲父親守喪的時候，晝夜號呼痛哭，身體因哀傷而衰弱，渾身衹剩下個骨架子，謝藺的母親阮氏常常親自看守他，寬慰開導他。服喪期滿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上表啓奏謝藺篤厚的孝行，擢拔他爲王府法曹行參軍，屢經升遷爲外兵記室參軍。當時甘露在士林館中降落，謝藺寫頌進獻，高祖十分嘉賞，因而下詔命謝藺撰寫《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謝藺又奉命撰寫了《宣城王奉述中庸頌》。

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藺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强勸以飲粥。藺初勉强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藺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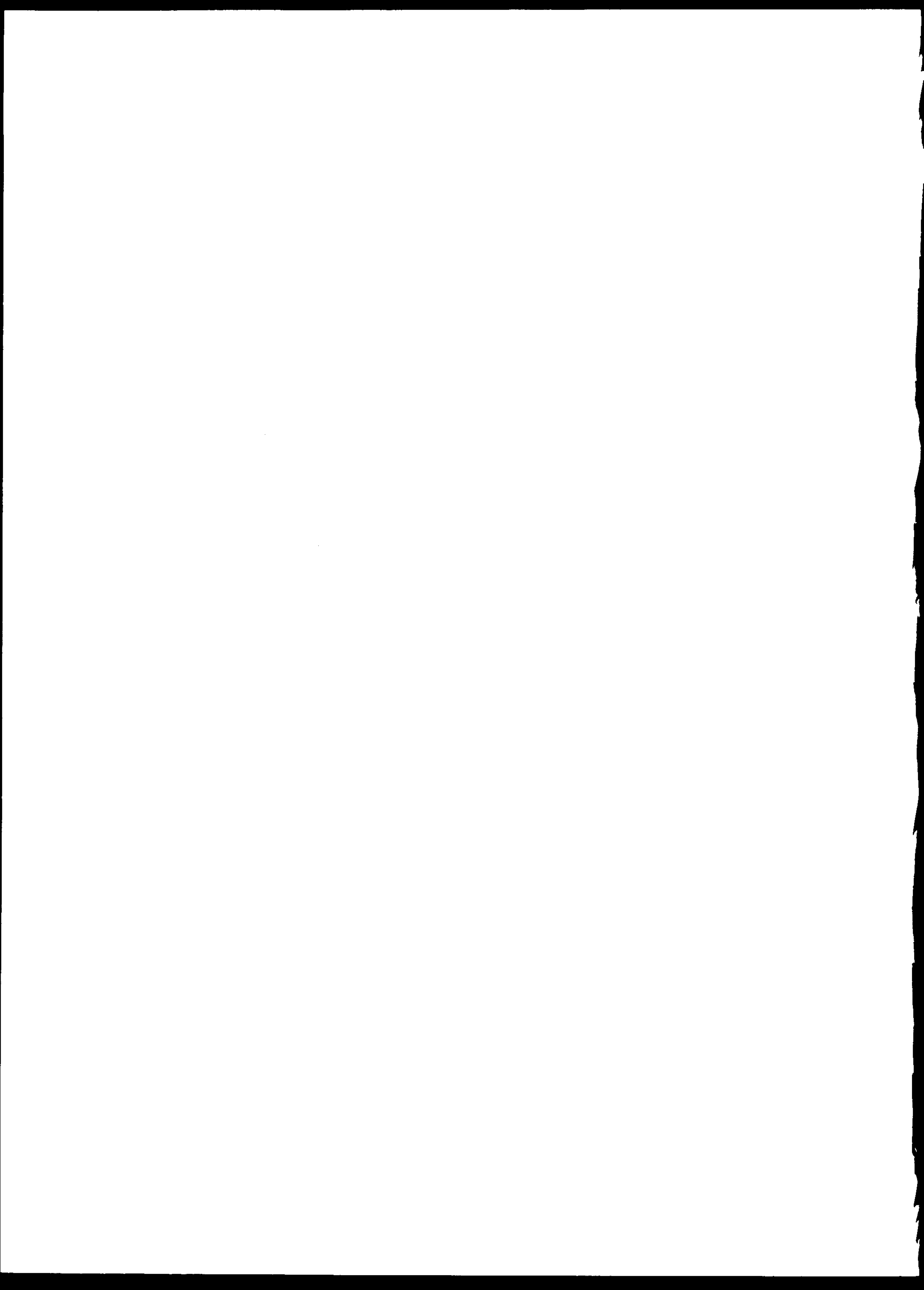
太清元年，謝藺遷任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出使到魏。正遇上侯景略地歸附，邊境上正在打仗，謝藺的母親擔心謝藺不能返回，感染疾病而去世。謝藺完成任命回到國境，那晚作了個不祥的夢，第二天早上就呈遞彈劾自己的表文後急馳而歸。趕到家裏，號呼痛哭，以致嘔血，昏絶很久，水米不入口。親友擔心他出現意外，也對着他悲傷痛哭，勉强勸他飲用粥湯。謝藺起初還勉强接受，最終還是吃不下去，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在一天夜晚哭吊的時候，謝藺也去世了，死時三十八歲。謝藺創作的詩賦碑頌共有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

史臣曰：孔子説"守喪時不因過哀而毀滅生

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巨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吴，終於毁滅。若劉曇净、何炯、江紑、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

命”，這是教導百姓不要因爲死者而使活着的人受到損傷，所以制定喪禮的規則，使喪禮行之有度。高柴、仲由、曾參、閔損跟從聖人受教，虔敬恭順，遵守孝道。有人水米不入口，整年哭泣嘔血。曾參等人難道不懂雙親故去，傷痛深重，不知道像《蓼莪》吟誦的那種孝子不得終養、深切思念的感情，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先王制定禮儀，賢者恭恭敬敬地遵守。至如丘、吴，最終因哀毁而失去生命。像劉曇净、何炯、江紑、謝藺這類的人，也有丘、吴二人那樣的志向吧！



梁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　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子）革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删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横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曆，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

漢代以秦朝的焚書爲鑒戒，大力弘揚儒教，太學的學生，往往達到萬人以上，各郡國的學校，也都充實滿員，學校設在山野之中，甚至依傍學校開設商鋪，成爲市集，學校的興盛竟到了這樣的程度。漢代末年，政局動亂，儒家之道於是衰落。魏代正始年間之後，相繼崇尚玄遠虛無的道家學説，研究儒學的人因此少了。當時荀顗、摯虞之流，雖然删定新禮，更改官職，但是未能移風易俗。從這以後中原動亂以至淪陷，文明禮教全都敗壞，晋朝遷往江左，一切都在草創之中，國家事務繁忙，没有空閑辦學，到了宋、齊，國學有時開辦，但是没有廣泛的鼓勵與督促，建立的時間不到十年，廢置却有許多年代，因爲興辦學校國家衹在條文中空有規定，所以突然間也就廢棄不問了。各鄉各里没有一處開辦學校，公卿大臣精通經術的很少，朝廷中的大儒，衹是自己操習經術而不肯教導學生，年輕人孤陋寡聞，抱着經書却没有學習研討的地方，三德六藝，荒廢已經很久了。高祖爲帝之後，深深爲這種狀况傷心憂慮，於是下詔搜求學問淵博的大儒，整飭五禮，核定六律，修改曆法，校正權衡。天監四年，高祖下詔説：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蕩，

　　兩漢進用賢人，没有誰不是憑藉經術，傳授儒學，聲名確立，道德有成。魏、晋時

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酬奬。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

代風氣浮蕩，儒家學問衰退，或許是因爲這一點，風節氣概不能樹立。我每天很晚纔罷朝，就是想聽到俊才賢士的消息，任用士人得到賢才，實在應當給予獎賞。應當設立《五經》博士，每一經設博士一人，廣設學館，接納年輕人入館學習。

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吴郡陸璉、吴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年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

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吴郡陸璉、吴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等補任博士，各人主持一個學館。學館内有數百名學生，由朝廷供給他們俸禄。其中那些選擇事情進行陳説的射策如果開通賢明，就除授爲官吏。十餘年間，精通經學飽讀經書的人雲集京城。又選派學生去會稽雲門山，到廬江何胤那兒學習學業。分别派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建立學校。天監七年，高祖又下詔説：

建國君民，立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游，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斅，博延冑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建立國家，做萬民的君主，樹立教化，推行教育是首要的事情；培養學問，砥礪德行，經學是必須經由的途徑。我創立基業，廣有天下，雖然努力經營儒學，但有才之士不多，德行根本猶有欠缺，不足以陶冶王公貴族，使他們遵從儒教的法度，想要勉勵他們尊重長者，從家裏推行，進而成爲天下的典範。現在聲威浸染的地方，戎族華夏同受感化，應當大力開辦學校，廣泛招請王室貴族子弟，修習十倫，弘揚三德，使朝廷的教化遠布天下，精妙的言辭能够顯揚。

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兹選。今并綴爲《儒林傳》云。

於是皇太子、皇子、皇族宗室、王侯纔開始到學校求學。高祖枉駕屈尊，親自到學校向孔子及其他前代聖人行釋奠之禮，和學生交談，鼓勵他們，用絹帛慰勉他們，學校莊敬，學生衆多，大道之行到了這樣隆盛的程度。其中伏曼容、何佟之、范縝原來在當代就有名氣；當時出名的儒者，名列俊彦人選首當嚴植之、賀瑒等人。現在把這些人的事迹連綴在一起，編成《儒林傳》。

伏曼容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晋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他的曾祖伏滔，晋時任著作郎。他的父親伏胤之，宋時任司空主簿。

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

伏曼容很早就失去父親，他和母親與兄長客

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暅，在《良吏傳》。

居南海。伏曼容從小專心好學，精通《老子》、《周易》，他豪爽灑脱喜歡誇大其辭，他曾經説："何晏對《易》的九件事有疑問，從我的眼光看，何晏完全不學習，所以知道何平叔有短處。"伏曼容聚集學生教授他們學業，把這當作自己的職業。伏曼容任驃騎行參軍。宋明帝愛好《周易》，聚集朝臣在清暑殿論説《周易》，下詔命伏曼容執經解答疑難。伏曼容風姿儀態都很美，宋明帝常常把他和嵇叔夜相提并論，還命吳人陸探微畫嵇叔夜的像，把像賜給伏曼容。伏曼容遷任司徒參軍。袁粲任丹陽尹的時候，請求讓伏曼容擔任江寧令。伏曼容入京被授爲尚書外兵郎。昇明末年，他任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代初年，他任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年，他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與伏曼容非常友善，交情很深，王儉命伏曼容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同撰寫《喪服義》，《喪服義》撰寫完以後，王儉又想和伏曼容一起審定禮樂。恰逢王儉去世，伏曼容遷升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又出京任武昌太守。建武年間，伏曼容入京被授爲中散大夫。當時明帝不看重儒術，伏曼容住宅在瓦官寺的東邊，伏曼容就在家裏廳堂上設置高座，有賓客來就登上高座爲他們講説經義，聚集來聽講的學生常有數十或者上百人。梁國臺府建立，因爲伏曼容是資望很高的大儒者，高祖於是就把他召來拜爲司馬，又出任臨海太守。天監元年，伏曼容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八十二歲。伏曼容著有《周易集解》、《毛詩集解》、《喪服集解》，《老子義》、《莊子義》、《論語義》。伏曼容之子伏暅，事迹在《良吏傳》中。

何佟之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

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强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縣人，他是豫州刺史何惲的第六代孫。他的祖父何劭之，宋時任員外散騎常侍。父親何歆，齊時爲奉朝請。

何佟之從小愛好《三禮》，他以心爲師，自己獨立學習，努力專心求精，手不釋卷。他讀《禮》論三百篇，全都讀得純熟，文句能順口而出。太尉王儉是當時儒家的宗師，也很推重何佟之。

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黄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何佟之初出仕任揚州從事，接着爲總明館學士，屢屢遷升，後任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年間，他任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當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都已去世，京城中的碩儒，衹有何佟之一人而已。何佟之明瞭熟悉術數之學，當時國家吉禮凶禮的標準原則，全都取決於他，名重一時。何佟之先後任步兵校尉、國子博士，不久遷任驃騎諮議參軍，轉任司馬。永元末年，京城發生戰亂，但何佟之常常聚集學生評論研究經義，十分勤勉，從不懈怠。中興初年，何佟之被拜爲驍騎將軍。高祖登上帝位之後，尊重儒術，命何佟之爲尚書左丞。當時各種制度都在草創之中，何佟之依《禮》確定見解，對制定制度裨益很大。天監二年，何佟之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五十五歲。高祖爲他的去世傷悼惋惜，將要給他追封爵位和官職；按照以前的典章制度，任左丞的人死後没有封贈官職的先例，但是高祖專門頒發詔書贈何佟之黄門侍郎之職，儒者對這種恩寵感到榮耀。何佟之著有文章、《禮義》共一百篇左右。何佟之之子叫何朝隱、何朝晦。

范縝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

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説，始往從之，卓越不群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耻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他是晉安北將軍范汪的第六代孫。他的祖父范璩之，任中書郎。父親范濛，早年就去世了。

范縝很小就失去了父親，家中貧窮，事奉母親孝順而恭謹。范縝還不到二十歲的時候，聽説沛國劉瓛招聚學生論説經義，就去拜劉瓛爲師學習。范縝才能卓越，不同於一般人，而且學習勤勉，劉瓛認爲他是奇才，親自爲他行冠禮。范縝在劉瓛門下學習多年，每次回家來去，都常穿着草鞋布衣，徒步往返。劉瓛門下有很多乘車騎馬的王公貴族，范縝在劉瓛門下，一點也不因爲自己貧窮而感到羞耻與慚愧。范縝年長之後，通曉經術，尤其精通《三禮》。范縝生性質樸直率，喜歡發表正直而又不同凡響的言論，所以和他交往的士友常感到不樂意。范縝衹和表弟蕭琛交情很好。蕭琛被稱做能言善辯之才，但常常對范縝的文辭簡練而周到十分信服。

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絰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悦。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禄而已。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

范縝初出仕任齊寧蠻主簿，積功升遷爲尚書殿中郎。永明年間，齊與魏氏和睦友好，每年使臣往來，互訪通好。齊專門挑選有才學的士人充任使者，范縝和堂弟范雲、表弟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等人相繼奉命出使，都在鄰國留下了卓著的名聲。當時竟陵王蕭子良廣泛招納賓客，范縝也在被招納的人員之列。建武年間，范縝遷任領軍長史。出京任宜都太守，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回家在南州居喪。高祖義軍到達南州，范縝穿着黑色喪服來迎接義軍。高祖與范縝曾同在竟陵王蕭子良所開的西邸，原有交往，現在見到范縝，十分高興。建康城平定以後，高祖命范縝爲晉安太守，范縝在任期間清廉節儉，衹是取用國家俸禄而已。任職四年後，被徵召爲尚書左丞。范縝離家返家，即使是親戚也無所饋贈，衹是贈送東西給前尚書令王亮。范縝在齊任職時，和王亮同在臺府爲郎，原來就互相友好，到這時候王亮被斥退廢黜在家。范縝親自迎接高祖軍隊之後，心志在於卿相之職，不久他的志向未能實現，也就經常怏怏不樂，所以私下與王亮交結親近，以矯正時弊。後來他最終因爲王亮之事被遷徙廣州，事情記載在《王亮傳》中。

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

當初，還在齊代的時候，范縝曾經陪侍竟陵王蕭子良。蕭子良深信佛教，而范縝極力稱説没有佛。蕭子良問范縝説："你不相信因果，那麽人世間怎麽會有富貴，怎麽會有貧賤?"范縝回答説："人生如同一棵樹上的花，同在一根枝上長，同在一個蒂上開，隨風飄墮，有的花拂開簾幕飄墜在茵席之上，有的花穿過籬墻墜落在穢土糞坑旁邊。飄墜在茵席之上的，殿下你就是這種情況；墜落在穢土糞坑旁邊的，下官我就是這種情況。貴賤雖然道路不同，因果最終在哪裏?"蕭子良不能使他理屈，對范縝的見解深感奇怪。范縝返回後論述自己的道理，著《神滅論》，説：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有人問我説："你説精神會消滅，憑什麽知道它會消滅?"回答説："精神就是形體，形體就是精神，因此形體存在精神就存在，形體凋謝，精神也就消滅了。"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

問："形體是對没有知覺的東西的稱呼，

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

精神是對有知覺的東西的稱呼。有知覺與無知覺，那就是事物有區别；精神和形體，按理就不允許合而爲一。形體和精神就是一體的説法，我没有聽説過。”答：“形體是精神的物質形式，精神是形體的外在表現，因此説形體是指它的物質形式，説精神是指它的外在表現，形體與精神，不能把它們互相割裂。”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精神本來就不是一種物質形式，形體本來也不是一種外在表現，不能把它們相區别，其中的道理在哪裏？”答：“名稱不同，但本體却是一個。”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問：“名稱既然不相同，本體怎麽能是一個呢？”答：“精神對於物質實體來説，就如同鋒利和刀的關係；形體對於外在形式來説，就如同刀和鋒利的關係。鋒利這個概念不是刀，刀這個概念也不是鋒利。然而捨棄了鋒利就没有刀，捨棄了刀也就没有了鋒利，没聽説過刀没有了而鋒利却還存在，哪裏容許形體没有了而精神却存在呢？”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説，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

問：“刀和鋒利的關係，也許正像你剛纔所説的那樣；形體與精神的關係，其中的道理又不是這樣。爲什麽這樣説呢？樹木的物質實體没有知覺，人的物質實體却有知覺，人既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又有不同於樹木的知覺，豈不是樹木衹有形體一樣，而人却有形體和精神兩樣嗎？”答：“你的話真奇怪啊！人假若具有像樹木的物質形體作形體，又有不同於樹木的知覺作精神，那樣就能像你剛纔所説的那樣。現在人的物質實體，本身就有知覺，樹木的物質實體，本身没有知覺，人的物質實體不是樹木的物質實體，樹木的物質實體不是人的物質實體，怎麽能説人既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却又有不同於樹木的知覺呢！”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人的物質實體和樹木的物質實體的區别，就正是因爲人有知覺而已。人假如没有知覺，與樹木有什麽分别？”答：“人没有無知覺的物質實體，就如同樹木没有有知

覺的物質實體。"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

問:"死者的形骸,難道不是没有知覺的物質實體嗎?"答:"這形骸是没有人的知覺的物質實體。"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像這樣的話,人是真的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又有不同於樹木的知覺了。"答:"死人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却没有不同於樹木的知覺;活人有不同於樹木的知覺,却没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昔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死人的骨骼,不就是活人的形骸嗎?"答:"活人的形骸不同於死人的形骸,死人的形骸不同於活人的形骸,區别已經很清楚了,哪有活人的形骸,却又有死人的骨骼呢?"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假如活人的形骸不是死人的骨骼,既然不是死人的骨骼,那麽骨骼就應當不是從活人的形骸變來,如果不是由活人的形骸變來,那麽這死人的骨骼是從哪裏來的呢?"答:"這是活人的形骸,變成死人的骨骼。"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活人的形骸雖然變成了死人的骨骼,這豈不是因爲有活的形體而後有死的形體,那麽就可以知道死的形體就是活的形體。"答:"這就如同由活樹變成枯樹,枯樹的物質實體,難道是活樹的形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活樹樹體變成枯樹樹體,那麽枯樹樹體就是活樹樹體;絲的形體變成綫的形體,綫的形體就是絲的形體,兩者之間有什麽區别呢?"答:"如果枯樹就是活樹,活樹就是枯樹,那麽就應當在枝葉茂盛的時候凋零,枯萎的時候結果。又活樹不應當變成死樹,因爲活樹就是死樹,没有再需要變化的地方。活樹和死樹是一樣,那麽爲什麽不先枯萎再生長繁茂?大體上樹木總是先繁茂後枯萎,爲什麽呢?你説的絲和綫的道理,也可以同樣駁斥。"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

問:"活的形體的凋謝,就應一下子都消盡,爲什麽將要變成死的形體的時候,要延長很長時間呢?"答:"這是因爲形體的生

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成和消滅，大體上總有一定程序的緣故。那些突然生成的東西一定會突然間消滅，逐漸生成的東西一定會逐漸消滅。突然生成的東西，暴風暴雨就是這一類；逐漸生成的東西，動物植物就是這一類。有突然生成的，有逐漸生成的，這是萬物的規律。”

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問：“形體就是精神的話，那手這一類東西也是精神嗎？”答：“這一類東西都是精神的一個部分。”

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假如都是精神的一部分，那麽精神能够思慮，手這一類東西也應當能够思慮嗎？”答：“手這一類東西也應當有痛癢的知覺，而没有判斷是非的思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知覺和思慮，是一種東西還是不同的東西？”答：“知覺就是思慮，淺的思慮叫知覺，深的思慮纔叫思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這樣的話，就應當有兩種思慮，思慮既然有兩種，精神有兩種嗎？”答：“人的形體衹有一個，精神哪能有兩種！”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假如精神不能有兩種，那麽哪裏會有感覺痛癢的知覺，又有判斷是非的思慮？”答：“這就猶如手足雖有不同，但畢竟同屬一個人；判斷是非感覺痛癢雖然有區别，但畢竟同屬一個精神。”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判斷是非的思慮，和手足没有關係，那同哪裏有關係？”答：“判斷是非的思慮，是由心主管。”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心是指五臟中的心，還是不是指五臟之心呢？”答：“是指五臟中的心。”

問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

問：“五臟之間有什麽區别，而心單單有判斷是非的憂慮呢？”答：“七竅又有什麽不同，它們的職能却不一樣。”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思慮没有一定的方位，憑什麽知道思慮是由心主管？”答：“五臟各有職能，除了心没有一樣能够思慮，因此知道心是主管思慮的根基。”

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

問：“爲什麽思慮不托付在眼這一類的器官中？”答：“假如思慮可以托付在眼這個器官中，那眼的視覺爲什麽不托付在耳這類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托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器官中呢?"

問："思慮没有根基，所以能够托付給眼這類器官；眼自有它的基本作用，不用臨時托付給其他器官。"答："爲什麽説眼有它的基本作用而思慮却没有根基？假如思慮在自己的形體當中没有根基，而能够廣泛托付到别的地方，那麽張甲的感情，也可托付在王乙的軀體上，李丙的性情，也可寄附在趙丁的軀體上。這樣對嗎？不對。"

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托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顔、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絶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聖人的形體猶如凡人的形體，但却存在凡人聖人的區别，所以知道形體和精神的不同了。"答："不是這樣。精粹的金能够閃光，穢雜的金就不能閃光，能够閃光的精粹之金，難道會有不閃光的穢雜的物質實體？又哪裏會有聖人的精神寄附在凡人的形體上？也没有凡人的精神托付在聖人的形體上。因此眉分八采、目有重瞳是放勛、重華的容顔，顔面如龍、口如馬口，是軒轅、皋陶的形貌，這是形體外表的區别。比干的心，七竅四布，姜伯約的膽，其大如拳，這是體内器官的差别。所以知道聖人由天確定爲聖人的身份，每每超出尋常之輩，不祇是道和凡人不一樣，就是形體也會超出一般百姓。你説凡人聖人形體相同，我不敢同意。"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

問："你説聖人形體一定和凡人形體不一樣，那麽請問陽貨像仲尼，項籍像大舜，大舜、項籍、孔丘、陽貨，智力有差異，形貌却相同，其中的原因是什麽呢?"答："珉和玉相似但却不是玉，鷄和鳳相似却不是鳳，萬物本來就有這樣的情况，人當然也應當有這種情况。項籍、陽貨形貌似聖人而不是實質上相似，他們的器官和聖人不一樣，即使是形貌相似也没有用處。"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

問："凡人聖人的區别，形體器官不一樣，這種説法是可以的；聖人的地位最高，按理不會有兩樣的情况，但是孔丘、周公旦形體不一樣，商湯、文王形貌有區别，精神與外表不等同，從這裏看得更加清楚了。"答："聖人相同之點在於内部器官相同，形

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

體不一定相同，這就如同馬的毛色不同却都能快跑，玉的色澤不同却都同樣美。因此晉國的垂棘白璧、楚國的和氏之璧，同樣都是價值連城，驊騮、騄驪，同樣都日行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形體精神不可分離，這個道理我已經聽説了，形體凋謝，精神也就消滅，按道理本來就應當是這樣。那麽請問經書上説‘爲他建立宗廟，用對待鬼神的禮儀祭奠他’，這是指什麽呢？”答：“聖人的教導是這樣，這是平息孝子思念親人的心緒，激勵浮薄心意的方式，使死者成爲神而擺在顯著的位置，指的就是這一點。”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伯有死後披上盔甲出現，彭生死後以猪的形體出現，史册上記着這事情，難道衹是進行教導而已嗎？”答：“怪異的事情很多，有的流傳下來，有的亡逸了。遇横禍死於非命的人很多，都不會變成鬼，彭生、伯有，哪裏就單單能够這樣變鬼出現，突然間遇見猪像人似的站立出現，并不一定就是齊國的彭生、鄭國的伯有。”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

問：“《易》中説‘所以知道鬼神的各種情形，與天地相似，不違背天地之道。’又説：‘裝載着滿滿一車鬼。’這話的意義是説什麽？”答：“有飛禽，有走獸，這是飛翔和奔跑的不同情形；有人在，有鬼在，這是有形和無形的區别。人滅而變成鬼，鬼滅而變成人，這種説法我不知道。”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顔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

問：“知道這種形體凋謝、精神隨之消滅的道理，有什麽用處呢？”答：“佛教危害國家政治，僧人敗壞百姓風俗，像暴風突發，迷霧四起，奇談怪論到處游蕩而不停止，我爲這種壞習氣而痛心，想把沉溺在佛教毒害中的人們拯救出來。那些傾家蕩産去事奉僧佛，却不肯救助親戚，不肯同情窮困匱乏的人們，究竟是爲什麽呢？實在是因爲自己争名奪利的欲念深，幫助别人的心意少。因此把一撮米送給貧窮的朋友，吝嗇之情就會流露出來；把千鍾糧交給富裕的僧人，歡悦之情就會處處表露。這難道不就是

誘以虚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絶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泥木。所以奸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因爲從僧人那裏可以得到獲取更多錢糧的希望，而從朋友那裏却得不到一把遺穗的報答。僧人從事施捨，但却不去幫助有了急難的貧窮人，有了功德，却一定把它全歸於自己，又以虚無渺茫的謊言迷惑人，用阿鼻地獄的痛苦嚇唬人，用荒誕無稽的言辭欺騙人，用兜率天堂的快樂糊弄人，使人歡欣。所以許多人脱去儒生的服裝，穿上僧人的袈裟，廢棄祭祀祖先的禮儀，陳放供奉佛祖的瓶鉢，家家抛開了親人，人人離棄了子孫，致使兵士跑出軍隊，官吏跑出官府求神拜佛，糧食在游蕩中用盡，錢財在興建佛寺的土木工程中耗完。這就是違法作亂的事情不能禁止、歌頌太平的呼聲還被壅蔽的原因。因爲這緣故，佛教的流行不禁止，它帶來的弊病就没有止境。假如處理事情秉承自然，萬事萬物由它自行變化，忽然間自己發生，忽然間又自行消滅，來也不拒絶它，去也不挽留它，順應自然規律，安於它自身特點。小人以在田畝耕種爲樂，君子保住他恬淡寡欲的素養，耕田供給食用，食用不會窮盡；養蠶供給衣着，衣着不會匱乏。在下的百姓有餘力供奉君長，在上的君王以無爲之治對待百姓。能够保全自身，能够匡正國家，能够使國君稱霸，全都是因爲運用了這種神滅的道理。”

此論出，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這篇《神滅論》一寫出來，朝野人士都爲之嘩然。蕭子良聚集了許多僧人詰難范縝，但却不能使范縝理屈。

縝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

范縝在南方多年，被召回京城。回到京城後，朝廷命他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在任職期間去世。范縝有文集十卷。

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内史，卒於郡。

范縝之子范胥，字長才。他繼承了父親的學問，初出仕任太學博士。范胥有能言善辯之才，大同年間，曾經兼任主客郎，承擔迎接對答北方使者的使命。范胥遷任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京任鄱陽内史，在郡中去世。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他的祖父嚴

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

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

植之性仁慈，好行陰德，雖在暗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栅塘行，見患人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

欽，宋時任通直散騎常侍。

嚴植之從小精通《莊子》、《老子》，能夠談論老、莊的玄理理論，對《喪服》、《孝經》、《論語》有很精妙的理解。到成年以後，他廣泛研讀鄭氏所注的《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他性情淳樸孝敬，恭謹厚道，不憑自己的長處凌駕别人之上。嚴植之少年時候父親去世，因而二十三年間衹食用蔬菜，後來因爲患上了風寒病，纔改變衹用蔬食的習慣。

齊永明年間，他初出仕任廬陵王國侍郎。遷任廣漢王國右常侍。廣漢王被誅，國中之人没有誰敢去處理廣漢王的尸身，嚴植之一個人趕去哭吊，親手辦理殯殮廣漢王的事情，赤着脚把喪柩送往墓地，下葬後又爲廣漢王建造墓冢，埋葬之事辦完纔回家，當時人認爲嚴植之很講求義。建武年間，嚴植之遷任員外郎、散騎常侍。不久又任康樂侯相，在縣任職期間爲官廉潔，百姓、屬下官吏都稱頌他。天監二年，嚴植之被任命爲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下詔徵求通曉古今學識淵博的儒者研究五禮，有司上奏，嚴植之可以研究凶禮。天監四年，開始設置《五經》博士，各經博士都開設學館教授學生，命嚴植之兼《五經》博士。嚴植之學館設在潮溝，學生常有數百人。嚴植之講解經義，五館的學生一定都來，聽他講授的有一千餘人。天監六年，嚴植之遷任撫軍記室參軍，還兼任博士。天監七年，嚴植之在學館去世，死時五十二歲。嚴植之從患病以後，就不肯接受俸禄，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因此而困乏。嚴植之死後，喪柩没有地方寄放，他的學生爲他家買了宅院，這纔得以完成喪葬事宜。

嚴植之生性仁慈，喜歡不聲不響地幹善事，即使在衆人不知道的情況下，也未曾懈怠。嚴植之年輕時曾在山中趕路，見到一個患病的人，嚴植之問那個病人的姓名，病人不能回答。嚴植之於是把那病人放上車，載着他一同回家，爲他請醫抓藥。病人過了六天就死了，嚴植之又爲他買棺殯殮，到最終也不知道這病人是什麼人。嚴植之一次曾沿着栅塘行路，見到一個病人躺在堤旁，嚴植之下車向病人瞭解情況，病人自己説是

黄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姓黄，家本來在荆州，爲人做傭工，患上了病，病已經很重而且危險，雇傭他的船主將要開船的時候，把他丢在岸上。嚴植之内心十分同情他，就把他用車載回家，爲他治病。過了一年姓黄的人病已痊愈，他請求終身做嚴植之的奴僕來報答嚴植之的大恩。嚴植之不肯接受，而且送錢送糧給他，讓他回家。嚴植之像這樣的仁義之舉很多。嚴植之撰寫了《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　賀革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他的祖父賀道力，精通《三禮》，在宋時任尚書三公郎、建康令。

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吴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説《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别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

賀瑒從小繼承家學。齊朝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到賀瑒，對他的才學十分驚異，非常器重他。劉瓛曾經與賀瑒一同拜訪吴郡張融，劉瓛指着賀瑒對張融説："這個年輕人心智聰明靈敏，將來會成爲儒者的宗師。"劉瓛回到京城之後，推薦賀瑒爲國子生。賀瑒被薦舉爲明經，揚州祭酒，不久又兼國子助教。先後擔任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遇到母親去世離職。天監初年，他又任太常丞，有司薦舉他研究賓禮，高祖召見他講説《禮》的經義，對他的學識深感驚異，下詔命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參預在華林園講經。天監四年，剛剛開設《五經》學館，命賀瑒兼《五經》博士，專門下詔命賀瑒爲皇太子定禮，撰寫《五經義》。賀瑒熟悉禮及有關舊例，當時高祖正在改定創制禮樂制度，賀瑒提出的見解，多數被高祖采用施行。天監七年，賀瑒被拜爲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天監九年，賀瑒患病，高祖派醫送藥，常常探問。賀瑒在學館中去世，死時五十九歲。賀瑒著有《禮講疏》、《易講疏》、《老子講疏》、《莊子講疏》、《朝廷博議》共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賀瑒對於《禮》尤其精通，他的學館中學生常常有數百名，弟子參加明經對策的有數十人。

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遍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晋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

賀瑒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賀革字文明。從小通曉《三禮》，到成年之後，廣泛研究《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初出仕任晋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高祖命他在永福

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荆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

省爲邵陵王、湘東王、武陵王講解禮。賀革逐漸遷升爲湘東王府行參軍，轉任尚書儀曹郎。不久又被除授秣陵令，遷任國子博士，在國學講授的時候，學生常有數百人。賀革出京任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兼任江陵令。湘東王開始在王府中設置學校，命賀革領儒林祭酒，講授《三禮》，荆楚一帶仕宦之家來聽賀革講授的人很多。賀革前後兩次作南平郡監，百姓官吏都對他感恩戴德。不久，賀革被加授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賀革生性非常孝敬，常常因爲貪求俸禄代替耕種、不能在雙親健在時適時供養而遺憾。所以賀革在荆州歷任郡縣長官之職，得到的俸禄，不給妻子和孩子，專門留存，準備回鄉建造寺廟，以表達自己思念父母之情。大同六年，賀革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六十二歲。

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黄門郎，兼著作。

賀革之弟賀季，也通曉《三禮》，歷任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積累功勞升遷爲步兵校尉，中書黄門郎，兼著作郎。

司馬筠

司馬筠字貞素，河内温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

司馬筠字貞素，河内温縣人，他是晉驃騎將軍譙烈王司馬承的第七代子孫。他的祖父司馬亮，宋時任司空從事中郎。父親司馬端，齊時任奉朝請。

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强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

司馬筠從小失去父親，家中貧窮，但他十分愛好學習，他師從沛國劉瓛，努力刻苦，專一求精，深受劉瓛器重。到成年之後，司馬筠知識淵博，精通經術，尤其通曉《三禮》。

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齊建武年間，司馬筠從家居出仕任奉朝請，遷任王府行參軍。天監初年，司馬筠爲本州治中，被除授暨陽令，有清明廉潔的政績。司馬筠入京被拜爲尚書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彦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

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去世，江州刺史安成王蕭秀、荆州刺史始興王蕭憺，都因爲太妃是撫育自己成長的庶母，有慈母之恩，所以都以慈母去世的理由上表請求解職，高祖下詔不准許，命他們回任所管轄任内的事情，但太妃是在京城去世，因此喪事祭奠都没有喪主。舍人周捨論説道："賀彦先稱'慈母養育的孩子不爲慈母的族親服喪，慈母之子的妻子又不隨從丈夫爲慈姑服

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内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并受吊。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吊。"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吴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毁。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己，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内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

喪，這是因爲小功喪服没有隨從服喪的規定'。庾蔚之説：'不衹是慈母之子不隨從慈母爲慈母的族親服喪，孫子也不隨從父親爲父親的慈母服喪。'由此看來，孫子不爲慈祖母服喪是很清楚的了。考察家門之内治哀的禮儀，不允許和常禮相同；查核古禮，在父親死後二十五個月舉行的祥祭和死後二十七個月舉行的禫祭儀式上，兒子要接受賓客吊祭。現在安成王、始興王二位王爺，應當在大殮之後穿上喪服的成服之日，全天穿單衣素服，站在喪主位置上接受賓客祭吊。"高祖命令説："安成王、始興王二王在遠離京城的地方，他們的兒子應當代爲主持祭奠之事。"周捨又説："《禮》中説：'縞冠玄武，是子孫們戴的冠。'據此世子在祭祀時穿的衣服應當不同於常人穿的衣服。應當製作細布衣服，用絹作領和帶，三年不聽音樂。又《禮》和《春秋》中説，對庶母不世代祭祀，大概指的衹是没有受王命封贈的婦人而已。吴太妃既是朝廷已命加以封贈的，能够按安成王禮儀祭祀，那麽吴太妃就應當享受祔祭禮儀，到五代親族全都不存之後纔毁去廟。陳太妃的地位等級，和吴太妃雖然没有差别，但她衹是二王的慈母，慈孫不隨從父親爲慈祖母服喪，按理在宗廟中享受祭祀也不應當延續，兒子要祭祀慈母，孫輩就應停止，這樣纔和經文所説的相符。"高祖因此命令禮官議定皇子爲慈母服喪的喪服和守喪期限。司馬筠主張："宋朝的五服制規定，皇子爲訓養母服喪，依照《禮》庶母慈養自己應當服喪的條文，應當服小功之喪。據《曾子問》文中説：'子游説：爲慈母服喪，如同爲母親服喪，這符合禮嗎？孔子説：這不符合禮。古代男子在外有師傅，家内有慈母，這是國君派他們來教育孩子的，哪有爲他們服喪的禮？'鄭玄注解説：'這是指國君之子而言。'假若國君之子不爲慈母服喪，那君王之子不爲慈母服喪就能够清楚地知道了。又《喪服》經文中説：'君子之子爲養育自己的庶母服喪。'傳文説：'君子之子，指貴族之子。'鄭玄注引《内則》，設立三母的禮制衹在卿大夫的範圍内施行。用這些依據來推論，那麽爲慈母服喪的規

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内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内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并同，以爲永制。

定，往上不涉及享有五等爵位的諸侯之子，往下不涉及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士人之子。假若爲慈母服喪衹是在卿大夫範圍之内，查核諸侯之子還没有按這規定服喪，更何況是皇帝之子呢。我認爲應當依照《禮》删除這條規定，以便澄清前代的糊塗觀念。”高祖認爲不是這樣。他説：“《禮》中説的慈母，共有三處：一是妾之子生母死了，命其他無子之妾撫養這孩子，命爲母子關係，養母死了之後，養子爲她服喪三年，《喪服·齊衰章》説的‘爲慈母服喪如同爲母親服喪’，指的就是這種情况；二是嫡妻之子生母死了，使妾養育這孩子，仁愛撫育，關懷備至，雖和母親之愛相同，但是嫡妻之子，没有以妾爲母的規定，由於感情深、恩義重，所以養母死後，養子爲之服小功喪服，《喪服·小功章》不直接説‘慈母’，而説‘撫養自己的庶母’的原因，就是爲了表明這和那要爲之服三年之喪的‘慈母’有所不同；三是孩子并非没有母親，衹是選擇身份低賤的人養育這孩子，這種形式如同師傅、保姆，但也有慈母愛子之情，所以也有慈母的名稱。師傅、保姆死後既然孩子不爲他們服喪，那這種慈母死後也不必爲之服喪。《内則》説‘從諸母中選擇條件適宜的，使她爲子師；其次就爲慈母，再其次就爲保母’，這是關於慈母的清清楚楚的文字規定。這裹説的‘從諸母中選擇’，是指挑選人來擔任這三母，并不是説選擇兄弟的母親來擔任三母。憑什麽知道這一點呢？假若是兄弟之母，那麽就是先生了兒子，先生兒子身份就是長妾，長妾享受的禮儀已經有所提高，與一般妾的身份不同，哪會容許地位較低的妾生了兒子，竟然降低身份成爲保母，這是不可能的。又，有多個兄弟之人，在意義上或許講得通；這樣理解，假如是開始生的第一個兒子，就應當讓三母的位置都空缺嗎？由這點推論，《内則》中説的‘諸母’，就是指的三母，并不是指兄弟的母親，這是很清楚的。子游問的慈母，應當是指任師保的那種慈母，并不是指那種應當服三年小功喪服的慈母，所以孔子纔有這樣的對答。這豈不是對任師保的那種慈母兒子不必服喪的明證嗎？鄭玄没

有分辨三種慈母，含混地進行注釋，引用對任師保的那種慈母不必服喪的例證，來注解‘養育自己的庶母’，後代人理解禮儀上的謬誤，實在是出自鄭玄這條注語。經文中說‘君子之子’，這裏雖然指由大夫開始，但也清楚地指出大夫也還在這範圍内，從這往上，更應當没有區別，所以傳文說‘君子之子，指貴族之子’。總稱爲貴族，那麼就無所不包。這裏經文和傳文互文見義，互相補充，互相説明，就知道對慈母加厚禮儀，由服緦麻喪服改爲服小功喪服的規定，在大夫以上全都通用。宋代這條規定，并不違背《禮》的原意，要消除它，實在是令人有所懷疑。”於是司馬筠等人請求依照高祖的命令把有關禮儀改定爲：嫡妻之子，母親死後被父親之妾養育，養母死後，應當爲養母服喪五個月，貴賤都一同采用這條規定，定爲永久的制度。

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内史，卒官。

司馬筠積功遷任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不久除授爲尚書左丞。出京任始興内史，在任職期間去世。

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司馬筠之子司馬壽，繼承父親的學業，精通《三禮》。大同年間，曾任尚書祠部郎，出京任曲阿令。

卞華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也。晋驃騎將軍忠貞公壼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他是晋驃騎將軍忠貞公卞壼的第六代子孫。他的父親卞倫之，任給事中。

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遍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

卞華從小失去父親，家中貧窮，但愛好學習。十四歲的時候，卞華被召補爲國子生，通曉《周易》。成年之後，卞華廣泛研究《五經》，他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一同修業，交情很好。

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説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絶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吴令，卒。

卞華初出仕任齊豫章王國侍郎，積功升遷爲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年，卞華遷任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任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集學生教授經學。卞華涉獵很廣，知識淵博，機智而且有口才，解説經文，剖析經義，是當時首屈一指的人物。晋遷往江左之後，樂律成爲絶學，到卞華纔算通曉樂律。卞華遷任尚書儀曹郎，出京任吴令，去世。

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遍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説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并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他從小專心好學，跟隨老師學《五經》全都通曉，尤其精通《三禮》、《三傳》。崔靈恩先在北朝出仕，任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他回歸梁。高祖因爲崔靈恩精通儒術，提拔他爲員外散騎侍郎，積功遷任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崔靈恩收聚學生講授經學，聽他講授經學的學生常常達到數百人。他生性拙樸，没有文采，但是到解釋經文剖析經義的時候，却很有情趣，京城中那些有聲望的儒生都稱道他，看重他，助教孔僉特别喜愛他的學説。崔靈恩先學習《左傳》服虔注解，在江南不能廣泛流行，於是改爲解説杜預的注解，在他解説時每每在文句中申説服虔的解釋，駁詰杜預的解釋，於是著《左氏條義》説出服、杜的分歧和自己的見解。當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通杜預的注解，因而著《申杜難服》，用以答對崔靈恩，他們兩人的書在世上同時流傳。虞僧誕，會稽餘姚人，講《左氏傳》教授學生，聽他講授的也有數百人。虞僧誕全面瞭解《左氏傳》著書的主旨和體例，當時没有人能比得上。

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在這以前儒家學者論説天體，渾天、蓋天兩種説法并存，論説天體爲蓋天的人不同意渾天的觀點，論説天體爲渾天的人不同意蓋天的觀點。崔靈恩樹立自己的觀點，把渾天、蓋天的學説糅合在一起。

出爲長沙内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崔靈恩出京任長沙内史，回京被除授爲國子博士，向他學習的學生特别多。他出京任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在任職期間去世。崔靈恩撰有《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著有《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説并數十遍，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

孔僉，會稽山陰人。年幼時孔僉拜何胤爲師，他通曉《五經》，尤其精通《三禮》、《孝經》、《論語》，論説講授這些經文都有數十遍，學生也有數百人。孔僉歷任國子助教，三次任《五經》博士，遷任尚書祠部郎。出京任海鹽、

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

山陰二縣縣令。孔僉是個衹通經書的儒生，不擅長治理百姓的方法，任縣令期間没有留下政績。太清年間發生動亂的時候，孔僉在家中去世。

子俶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孔僉之子孔俶玄，注重研究儒家學説，官職升至太學博士。孔僉兄長的兒子孔元素，也精通《三禮》，有很大的名聲，但去世很早。

盧廣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没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

盧廣，范陽涿縣人，他自己説是晉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的後代。盧諶在冉閔叛亂之時陷没以致死在冉閔軍中，晉時仍在中原的名門望族之中，有盧諶的後人。

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并聚徒講説，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盧廣從小通曉經書，有儒家的學問。盧廣在天監年間回歸梁。最初拜爲員外散騎侍郎，出京任始安太守，因有罪而被免官。不久，盧廣被起用爲折衝將軍，朝廷配給他一千名兵士北伐，回朝後他被拜爲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在學館《五經》全都講授。當時從北方來的儒家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等人，都收聚學生講授經學，但他們語音鄙俗拙劣；衹有盧廣言辭清朗高雅，不像北方人。僕射徐勉，同時也通曉經術，他對盧廣深爲賞識。不久，盧廣遷任員外散騎常侍，博士之職不變。又出京任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任武陵王長史，太守之職不變，在任職期間去世。

沈峻　沈文阿

沈峻字士嵩，吴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驎士卒後，乃出都，遍游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并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换，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

沈峻字士嵩，吴興武康人。家中世代是農夫，直到沈峻。他愛好學習，和舅父太史叔明以同宗人沈驎士爲師，在沈驎士門下學習多年，晝夜都給自己規定任務讀書，有時打瞌睡，就用木杖擊打自己，他專心一意到了這樣的地步。沈驎士死後，沈峻纔離開京城，遍游各處學館，於是通曉《五經》，尤其精通《三禮》。沈峻最初任王國中尉，逐漸升遷爲侍郎，并兼國子助教。當時吏部郎陸倕給僕射徐勉寫信推薦沈峻説："《五經》博士庾季達必須調换，考慮朝廷一定想要仔細挑選適當的人才替代。衹要是可以研讀的聖賢之書，必須依據《周官》確立觀點，那麽《周官》這部書，實在是各種經書的源頭和基礎。但是《周官》的學問，已有很多年代不相傳授，北

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儒劉喦、沈宏、沈熊之徒，并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絶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袪補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

方來的孫詳、蔣顯也曾經學習并講授，但因爲他們語音有如南楚和諸夏，相隔甚遠，不易聽懂，所以學生不願來學習，衹有助教沈峻，特别精通《周官》這部書。近來時常開館講學，許多儒生如劉喦、沈宏、沈熊之流，都到他的講壇之下拜他爲師，帶着經書去聽他講授，這些人没有一個不嘆服，人人都没有批評的話。我認爲應當馬上起用這樣的人，命他專攻這一門學問，講授《周官》周而復始，使聖人的正宗典籍，在被廢棄之後重新被重視，多年失傳的學問，能傳授給學者。”徐勉聽從了陸倕的建議，上奏章舉薦沈峻兼《五經》博士。沈峻在學館中講授，聽講的學生常常達到數百人。沈峻出京任華容令，回京後被除授爲員外散騎侍郎，又兼《五經》博士。當時中書舍人賀琛奉皇上命令編撰《梁官》，他於是上表啓奏讓沈峻和孔子袪補任西省學士，幫助自己撰寫《梁官》。《梁官》一書完成之後，沈峻入朝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出京任武康令，在任職期間去世。

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吴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

沈峻之子沈文阿，繼承了父親的學業，尤其通曉《左氏傳》。太清年間，沈文阿從國子助教升遷爲《五經》博士。繼承沈峻學業的人，還有吴郡張及、會稽孔子雲，他們的官職都升遷到《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

太史叔明

太史叔明，吴興烏程人，吴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絶，每講説，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太史叔明，吴興烏程人，他是吴太史慈的後人。太史叔明從小精通《莊子》、《老子》，同時研讀《孝經》、《禮記》，他對《莊子》、《老子》、《周易》這三部書特别精通，在當時首屈一指，每次講授時，聽講者常常達到五百餘人。太史叔明連年任國子助教。邵陵王蕭綸喜歡太史叔明的學問，他出京任江州刺史時，也把太史叔明帶往江州。邵陵王遷任郢州刺史，太史叔明又隨同王府遷往郢州，每到一處太史叔明就開館講授，江南人士都繼承了他的學説。大同十三年，太史叔明去世，死時七十三歲。

孔子袪

孔子袪，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采，常懷書自隨，投閑則

孔子袪，會稽山陰人。他從小失去父親，家中貧窮，但却愛好學習，在耕耘田地、上山采樵

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遍，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袪爲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檢閲群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袪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袪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時，經常隨身帶着書，一有空閑就朗讀背誦。他勤勞刻苦，堅持不懈，終於精通經術，尤其精通《古文尚書》。孔子袪最初任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他先後講授《尚書》四十遍，聽他講授者常有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奉皇上之命編撰《梁官》，他上表啓奏讓孔子袪爲西省學士，幫助自己撰寫《梁官》。《梁官》一書完成之後，孔子袪兼司文侍郎，他没有去上任。很久以後又兼主客郎、舍人，學士之職不變。又積功升遷爲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任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不久又遷步兵校尉，舍人之職不變。高祖撰寫《五經講疏》和《孔子正言》的時候，特地命孔子袪查檢各種書籍，找出材料作義證。事情完成之後，高祖命孔子袪和右衛朱异、左丞賀琛在士林館每天輪流執經問難，考核士人。孔子袪又積功遷爲通直正員郎，舍人之職不變。中大同元年，孔子袪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五十一歲。孔子袪共著有《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説，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并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皇侃，吴郡人，他是青州刺史皇象的第九代子孫。皇侃從小喜愛學習，他拜賀瑒爲師，專心竭力向賀瑒學習，於是廣泛通曉經術，尤其精通《三禮》、《孝經》、《論語》。初出仕兼國子助教，於學館講論經義，聽講的學生有數百人。皇侃撰寫《禮記講疏》五十卷，書寫成之後，進呈皇上，皇上命令交給秘閣珍藏。不久，皇侃被召進壽光殿講説《禮記義》，高祖認爲他學問很好，拜授爲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之職不變。皇侃生性十分孝敬，常常每天規定背誦《孝經》二十遍，這是仿照背誦《觀世音經》。皇侃母親去世，他爲守喪而解職回歸家鄉。平西邵陵王仰慕皇侃的學問，用厚禮去迎聘皇侃。皇侃到邵陵王處之後，因爲染上了心疾，大同十一年在夏首去世，死時五十八歲。皇侃撰寫的《論語義》十卷，和《禮記義》在當時都被學者看重，有學者繼承了他的學説。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佟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絰儌倖，不遂其志，宜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從前叔孫通在戰争年代，在馬上講論經學，桓榮在動亂之中，在飢困中講論經學，到時勢安定之後，他們自然招致寵幸和榮耀，至於崔、伏、何、嚴等人都有他們這種專心致力於經學的志向。伏曼容、何佟之在齊末年講授經學，不因爲時勢而改變志向，賀瑒、嚴植之等人遇上了梁崇尚儒學、重視經學的機會，都享受高官厚禄，考察古禮作爲當代的借鑒，這些儒家學者都盡了自己的力量。范縝穿着黑色喪服迎接義軍，以圖儌幸獲得恩寵，他的意圖未能實現，也是應該的啊！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吴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并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悦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采異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絶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吴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吴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别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從前司馬遷、班固的史書，都編撰了《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并没有參預漢朝朝廷大事，爲他列傳實在是取他的文章特别著名。班固又撰寫了《賈鄒枚路傳》，也是因爲他們能寫文章傳布於世。范曄《後漢書》中有《文苑傳》，載入傳中之人，事迹記載得已經非常詳細。制定禮樂，治理國家，通曉古今，記述美行和惡行，離開了文章都是不行的。因此做君王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一個不尊崇看重文章的功用；縉紳當中的學者，也都重視崇尚文章的功用。從古到今，這種情況都没有改變。高祖既有才智又有美德，明察事理，廣有天下，他下詔廣泛地尋求博雅的儒生，接納各種有特殊學問的人才，因此禮樂制度興盛，各種人才都聚集京城，焕發出耀眼的光彩。高祖每駕臨一處，往往命群臣賦詩撰文，詩文寫得好的人，賞賜金帛給他，自己到宫廷獻賦獻頌的人，有時會得到被接見的恩寵。那些有官職爵位的文人，有沈約、江淹、任昉等人，都因爲他們的文采，在當時被稱作絶妙。至於像彭城到沆、吴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吴郡張率等人，有的得入直待詔文德殿的榮耀，有的享受君臣宴飲壽光殿的恩寵，這些都是後起的優秀出衆的人才。沈約、江淹、任昉、王僧孺、張率另外按他的功勞業績叙述。這裏以到太清年間爲限，綴集到沆等有文采有學識人物的事迹，組成《文學

傳》。

到沆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彦之，宋將軍。父撝，齊五兵尚書。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他的曾祖父到彦之，宋時任將軍。父親到撝，齊時任五兵尚書。

沆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悦。

到沆從小聰慧機敏，他五歲的時候，父親到撝在屏風上抄寫古詩，到沆請父親教自己讀一遍，他隨即就能背誦，不曾遺忘字句。長大之後，到沆勤奮好學，善於寫文章，并且精於寫篆書隸書。到沆容貌風度都很美，舉止形態都受到人們喜愛。

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宫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宫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并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與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齊建武年間，到沆出仕任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年，遷任征虜主簿。高祖初登帝位，注重收羅擢拔傑出的人才，高祖很欣賞到沆的才學。高祖册立太子之後，命到沆爲太子洗馬。當時朝廷在文德殿設置學士省，召集高才博學的人在學士省中待詔，命他們校定典籍，高祖還下詔讓到沆享受通籍的待遇，記名在門籍，可以進出宫門。當時高祖在華光殿宴享群臣，命群臣賦詩，衹下詔命到沆一人作二百字的長詩，限時三刻内完成。到沆在座席上站着進獻自己的即興之作，文辭很美。不久，到沆以洗馬之職管東宫書記、散騎省優策文。天監三年，高祖下詔命選拔在任職期間清正能幹或是才學佳美的尚書郎提拔爲侍郎，到沆被授任爲殿中曹侍郎。到沆與堂兄到溉、到洽，都有才子之名，當時又都輪流任殿中之職，當代人都認爲這是種榮耀。天監四年，到沆遷任太子中舍人。到沆爲人不誇耀自己的功勞，不談論别人的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都和他有很好的友情。這一年，到沆遷任丹陽尹丞，因爲有病不能就職，又遷任北中郎諮議參軍。天監五年，到沆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三十歲。高祖爲他的去世傷心痛惜，下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給他家。到沆所著的詩賦有百餘篇。

丘遲

丘遲字希範，吴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

丘遲字希範，吴興烏程人。他父親丘靈鞠，因才氣而出名，齊時出仕，官升至太中大夫。

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黄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并

丘遲八歲就能寫文章，丘靈鞠常説"這孩子文章的氣勢和骨力和我相似"。黄門郎謝超宗、

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爲殿中郎，遷車騎録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吴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徵士何點都接見了丘遲，認爲他的才能優異。到丘遲長大成人之後，州中辟他爲從事，舉爲秀才，被除授太學博士。丘遲遷大司馬行參軍，因爲父親去世而離職守喪。守喪期滿，丘遲被除授爲西中郎參軍。積功遷爲殿中郎，又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守喪。服喪期滿之後，丘遲又任殿中郎，遷任車騎録事參軍。高祖平定京城，建立霸府，丘遲被選拔爲驃騎主簿，受到非常隆厚的禮遇，當時勸進梁王以及給梁王特殊禮遇的文字，都是丘遲的手筆。高祖登上帝位，丘遲被拜爲散騎侍郎，不久遷任中書侍郎、領吴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當時高祖自著《連珠》，命臣下數十人繼作，其中丘遲繼作的文字最美。天監三年，丘遲出京任永嘉太守，丘遲在永嘉郡時不稱職，被有司糾彈，高祖愛惜他的才能，壓住了糾彈丘遲的奏章。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北伐，丘遲任諮議參軍，領記室。當時陳伯之投靠魏，與魏軍一起來抵禦北伐軍，丘遲去信開導陳伯之，陳伯之於是投降了。回師後丘遲被拜爲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天監七年，丘遲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四十五歲。丘遲所著的詩賦流傳於世。

劉苞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愃，齊太子中庶子。

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悛、繪等并顯貴，苞母謂其畏懼，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欷，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没，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繪常嘆服之。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他祖父劉勔，宋時任司空。父親劉愃，齊時任太子中庶子。

劉苞四歲時，他父親就去世了，到六七歲的時候，劉苞見到叔父伯父就常常哭泣。當時劉苞的伯父劉悛、叔父劉繪等都已經地位顯貴，劉苞的母親認爲劉苞是因爲畏懼而哭，爲此事很生氣。劉苞回答説："我很早失去父親，没有記住父親的面容，聽説伯父、叔父與父親面容很相似，所以見到他們心中悲痛，没有别的意思。"説着又歔欷抽噎，他母親也就更加悲痛。當初，劉苞父母以及兩個兄長相繼亡故，全都是暫且瘞葬，劉苞十六歲的時候，纔把他們的喪柩移葬在墓地裏，籌劃安排改葬的事，全是劉苞一人的力量，不藉助伯父叔父的幫助，不多久事情就都辦好了，劉繪常常贊嘆他，佩服他的能力。

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

劉苞從小好學，能寫文章。初出仕任司徒法曹行參軍，他不就職。天監初年，因爲是臨川王

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吴郡陸倕、張率并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托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嘆惜之。

妃的弟弟，因此從征虜主簿頻頻升遷爲臨川王中軍功曹，又積功遷任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因爲公事而免職。過了很久，劉苞又任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高祖即位之後，選拔年輕的有文才的士人，劉苞以及他的堂兄劉孝綽、堂弟劉孺、同郡的到溉、到溉的弟弟到洽、到溉的堂弟到沆、吴郡陸倕、張率都以文采受到賞識，常常參預君臣的宴飲，雖然他們所任官職有所不同，但得到的賞賜却没有區别。天監十年，劉苞去世，死時三十歲。劉苞臨終，把友人南陽、劉之遴叫來把喪事托付他辦，要求喪事務必力求儉薄。劉苞任官有辦事能幹的名聲，他生性温和，但處事剛直，與人交往，當面批評友人的缺點錯誤，背後稱贊友人的長處美德，感情直率，不藏隱私，他的朋友都因此而贊嘆他。

袁峻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他是魏郎中令袁涣之的第八代子孫。袁峻早年失去父親，但他專心一意愛好學習。他家中貧窮，没有書，常常向人借書讀，借來的書一定都要抄寫。他給自己規定進度，每天要抄寫五十頁，頁數没有達到規定，就不休息。袁峻言語木訥，但是工於文辭。高祖義軍攻克京城的時候，鄱陽王蕭恢在東邊鎮守破岡，袁峻跟隨鄱陽王主管記事。天監初年，鄱陽王的藩國建立，他命袁峻爲侍郎，跟隨自己鎮守京口。鄱陽王遷任郢州刺史，袁峻兼都曹參軍。高祖十分愛好辭賦，當時在南闕向高祖進獻詩文的人絡繹不絶，其中文辭華麗、可供欣賞的詩文，作者有時受到賞賜或提拔。天監六年，袁峻就仿照揚雄撰寫《官箴》進獻給高祖。高祖表彰他，賜給他五匹帛。袁峻被除授爲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殿學士省，抄寫《史記》、《漢書》各二十卷。又奉高祖的命令與陸倕各自撰寫《新闕銘》，因爲文辭太長，這裏不載。

庾於陵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荆州，召爲

庾於陵字子介，他是散騎常侍庾黔婁的弟弟。庾於陵七歲時就能和人談論精微的義理。成年之後，他機智敏鋭，博學而有才氣。齊隨王蕭

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群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遥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録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宫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并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黄門侍郎，舍人、中正并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荆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子隆任荆州刺史，召庾於陵爲主簿，命他和謝朓、宗夬等一起抄集編撰書籍。蕭子隆職務被替代，自己回京城，又命庾於陵爲送故主簿。蕭子隆不久就被明帝殺害，蕭子隆舊有的僚屬故吏都因爲害怕而避開，没有一個敢來處理後事，衹有庾於陵和宗夬留下來，爲蕭子隆經辦喪事。始安王蕭遥光任撫軍，他選拔庾於陵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年，庾於陵被除授爲東陽遂安令，因爲治縣有方而被百姓和屬吏稱道。天監初年，庾於陵爲建康獄平，遷任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又出京任湘州別駕，遷任驃騎録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不久又領南郡邑中正，拜爲太子洗馬，舍人之職不變。按照以前的舊例，東宫的官員，全是以清純高雅著稱的人士充任，太子洗馬掌管文書，更是其中最爲突出的。近代挑選東宫的官員，都取用世家大族中有才氣、有名望的士人，當時庾於陵與周捨都被提拔到東宫任職，高祖説："任官需要人品清純高雅，哪能局限在世家大族中。"當時人們認爲這是很爲確切的見解。庾於陵不久遷任散騎侍郎，改領荆州大中正。又積功而遷升爲中書黄門侍郎，舍人、中正之職都不變。庾於陵後來出京任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因爲公事而免職。又被起用爲通直郎，不久除授爲鴻臚卿，又領荆州大中正。庾於陵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四十八歲。庾於陵有文集十卷。庾於陵之弟庾肩吾。

庾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并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宫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荆州大中正。累遷中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吴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宫，又開文德

庾肩吾字子慎。他八歲時就能賦詩，兄長庾於陵對他特別友愛。庾肩吾最初任晉安王國常侍，接着遷任晉安王宣惠府行參軍，從這以後，晉安王每次調動鎮所，庾肩吾也隨着王府行動。他歷任王府中郎，雲麾參軍，并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晉安王爲皇太子，庾肩吾兼東宫通事舍人，又除授爲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不久以本官職領荆州大中正。積功遷任中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太子中庶子。當初，太宗在藩國的時候，十分喜歡文學士人，當時庾肩吾與東海徐摛，吴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劉孝儀之弟劉孝威，同被賞識延請。到太宗成爲太子的時

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韵，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

候，又開設文德省，設置學士，庾肩吾之子庾信、徐摛之子徐陵、吴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人都是充任學士的優秀人才。齊永明年間，文士王融、謝朓、沈約等人在文章中開始運用四聲變化，在著文時出現了新的變化，到這時候更加講究聲韵的整齊，更加崇尚靡麗，對文章中四聲的要求又超過以前。當時太子給湘東王寫信論及這種風氣時説：

吾輩亦無所游賞，止事披閲，性既好文，時復短咏。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争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我們這些人没有游山玩水的愛好，衹會披閲書籍，生性喜好寫文章，時時吟咏短詩。雖是平庸之音，但不能擱筆不寫，伎癢時雖感羞慚，但免不了故態復萌。近來見到京城流傳的文章，特别庸弱而無骨力，文人競相學習浮華不實之風，争着仿效柔弱無力之作。面對這種風氣，冬季長夜，苦苦思索也弄不明白，這種風氣和賦、比、興手法不相符，又和《詩經》、《楚辭》的風格相背離。至於治理國家的六典、祭祀天地宗廟的三禮，施行有一定的範圍；吉凶嘉賓軍五種禮儀，使用有一定的場合。假如吟咏自己的感情，却去仿照《内則》的篇章；提筆抒寫自己的志向，却去模仿《酒誥》的體制；抒寫春游之景，却去學習《歸藏》的寫法；描摹江山壯麗，却要和《周易大傳》相同，這都是我從未聽説過的。

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

我既然在寫詩作文方面比較笨拙，自然不敢隨意指摘别人的文章。衹是拿當代的詩文作品，一一和古代才人的作品相比較，遠的有揚雄、司馬相如、曹植、王粲，近的有潘岳、陸機、顔延之、謝靈運，看看今人和古人的用語和立意，全不相似。假如認爲現在的詩文是對的，那麼古代的詩文就不符合要求；假如以前的賢人值得稱道，那麼現在的文體就應當廢棄。認爲各有志趣，應當并存，那是我不能同意的。又時而出現仿效謝康樂、裴鴻臚的詩文進行寫作，也很叫人糊塗。爲什麽呢？謝康樂寫出文句卓然超絶，全是出於自然，但時時出現不拘形式的現象，這是他的糟粕；裴鴻臚是個寫史的良

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决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

才，全無篇章文句之美。因此學謝學不到他的精華，衹學到了他的冗長的弊病；學裴却棄絶了他的長處，衹學到他的短處。謝文的神妙不能達到，裴文的質樸也不應當仰慕。所以憑空臆想之流，好名忘實之輩，想要分肉給麒麟仁獸食用，想要晋國的卻克在趙國的邯鄲恣意妄爲，這衹是空想。久入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一味盲目效尤往往會導致禍患。奮力追趕謝康樂，哪裏衹是模仿“三千廣於赤縣”之類的語句就可追上；一味傾慕裴鴻臚，那就擔心像漢代唐林、唐尊之類的人物却不被列傳。所以精美的琴、放光的金，反被目光短淺的人唾棄；《巴人》《下里》之類的通俗樂曲，反而更能迎合郢中聽衆的喜好。《陽春》之曲高雅却没有人相和，美妙的歌聲結束之後却没有人接續，竟然不去仔細研究作品的詳細内容，全面衡量作品的文華與質樸，和《巧心》相異趣，面對高手終感慚愧。因此，具有高尚品德注意操守的士人，遠遠望見鄭國就畏避鄭衛之音抽身而退；戴章甫冠用珍珠翠履的人，見到閩鄉斷髮文身跣行的越人衹有長長嘆息。詩已經像這種情況，文又和詩的情況一樣。衹是因爲松烟墨不會説話，衹會受人驅使胡加塗染；紙張没有感情，可以任由文人摇筆書寫。太厲害了啊，詩文的災禍，竟到了這樣的程度！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耻。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見，我

至於近代謝朓、沈約的詩作，任昉、陸倕的文章，這實在是詩文中的冠冕，著述的楷模。張士簡作的賦，周升逸寫的辯，也使這兩人成爲寫文章的佳手，很難再遇上這樣的能人。禮樂制度、文物典章没有崩潰，一定會有英俊卓異的人才應運而生，作爲這些人才的領袖，除了弟弟你還有誰呢！常常想議論這些事，但是没有人可以一同談説，你是我們家的曹子建，所以想和你一同商搉。分辨這當中的清濁，使它們像涇水、渭水那樣分得清清楚楚；評議這當中的是非優劣，就如同許劭、許靖汝南月旦評論那樣。朱筆

勞如何。

已經寫定，評議却會有不同，讓那些以鼠作玉璞的人知道羞慚，讓濫竽充數的人自己知道羞恥。這就好比袁紹，害怕豪華的車騎被許子將見到；也如同盜牛者，羞於自己的罪行被王烈知道。久久思念却見不到你，我的憂愁如何打發啊！

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并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太清年間，侯景進犯并攻陷京城，到太宗登上帝位的時候，命庾肩吾爲度支尚書。當時在江上流的衆藩王，都固守自己所在的州郡抵禦侯景。侯景假藉皇上詔命派庾肩吾爲朝廷使臣到江州，勸諭當陽公蕭大心投降，蕭大心不久率州投降侯景，庾肩吾就逃入建昌地界，很久，他纔得以趕赴江陵，不久就去世了。庾肩吾有文集流傳在世上。

劉昭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并往吊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他是晉太尉劉寔第九代子孫。他的祖父劉伯龍，在爲父親守喪時因孝行而出名，宋武帝命皇太子及諸王一起前往他家吊唁慰問。劉伯龍官職升至少府卿。劉昭的父親劉彪，齊時任征虜晉安王記室。

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肜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

劉昭從小聰慧機敏，七歲時就能理解《老子》《莊子》的文義。長大成人之後，他更爲勤奮學習，善於寫文章，他的表兄江淹很早就賞識他，稱頌他。天監初年，劉昭初出仕任奉朝請，積功遷升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不久又除授無錫令。先後任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王記室。起初，劉昭伯父劉肜集衆家《晉書》爲干寶《晉紀》作注，共四十卷，到這時劉昭又集各家《後漢書》不同之處爲范曄《後漢書》作注，當時人都稱這注本廣博周全。劉昭遷任通直郎，出京任剡令，在任職期間去世。劉昭著有《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

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

劉昭之子劉縚，字言明，也愛好學習，精通《三禮》。大同年間，劉縚任尚書祠部郎，不久離職，不再出仕。

劉緩

縚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

劉縚之弟劉緩，字含度，他從小就很出名。曾任安西湘東王記室，當時西府中聚集了很多文學之士，劉緩在其中居於首位。劉緩被除授通直

王中録事，復隨府江州，卒。

郎，不久遷任鎮南湘東王中録事，又隨府到江州，在江州去世。

何遜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縣人。他的曾祖父何承天，宋時任御史中丞。祖父何翼，任員外郎。父親何詢，齊時任太尉中兵參軍。

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

何遜八歲就能賦詩，二十歲被州中舉爲秀才，南鄉范雲見到何遜寫的對策，大加贊賞，因此和何遜結成忘年之交。從此之後，何遜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詩歌，范雲見到之後就都加以贊賞。范雲對自己親近的人説："近來看這些文人的詩文，質樸的就如同儒生講經書，靡麗的就有些傷風敗俗；能够容納天地的靈氣，包含今古的道理，衹是在何生的詩文中見到。"沈約也喜歡何遜的詩文，他曾經對何遜説："我每次讀到你的詩，一天反復多次，還不能盡興而止。"何遜被名流稱贊竟到了這樣的程度。

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游宴，及還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

天監年間，何遜從家中出仕任奉朝請，遷任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建安王喜愛文學之士，每天與他們一起游樂宴飲，建安王遷任江州，何遜還是掌書記。何遜回京城任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因爲母親守喪而離職。服喪期滿，何遜被除授仁威廬陵王記室，又隨王府到江州，没多久就去世了。東海王僧孺收集何遜的詩文彙成文集八卷。

初，遜文章與劉孝綽并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當初，何遜的詩文與劉孝綽的詩文都被世人看重，世人稱他們爲"何劉"。世祖寫文章評論何遜説："詩多而顯示才能的是沈約，詩少而顯示才能的是謝朓、何遜。"

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并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并有文集。

當時有會稽虞騫，精於寫五言詩，名聲與何遜相等，官職當到王國侍郎。以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兩人都任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孔翁歸也精於做詩。江避博學，并且有思辯之才，他另外又給《論語》、《孝經》作注。這兩人都有文集。

鍾嶸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他是晋侍中鍾雅的第七代子孫。他的父親鍾蹈，齊時任中軍參軍。

嶸與兄岏、弟嶼并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勛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唯黄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禄力，絶其妨正，直乞虚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中郎晋安王記室。

鍾嶸和兄長鍾岏、弟弟鍾嶼都十分好學，善於思考，明辨事理。鍾嶸在齊永明年間爲國子生，通曉《周易》，衛軍將軍王儉領國子祭酒，他對鍾嶸頗爲賞識，并極力舉薦。鍾嶸被舉爲本州秀才。初出仕任王國侍郎，遷任撫軍行參軍，出京任安國令。永元末年，鍾嶸被除授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年，禮制法規雖有改變，但事務繁忙，日不暇給，鍾嶸於是上書進言説："永元年間的禍亂，起因在於隨意對待朝廷的爵位，勛不是參加戰争獲取，官依靠賄賂取得。揮灑金銀就能取得九卿職位，憑藉請托信件就能躋身軍官行列，騎都尉充塞街市，中郎將滿街滿巷。身穿官員的服飾，還幹着奴僕的事情；職務雖説是黄門、散騎之類，還親自承擔衙吏的差事。名實混淆，没有比這更厲害的了。我認爲軍官假如是累代士族，他家自有名望，如果衹是依靠這點得到爵位，那就全都應當削除，以使那些貪求利禄之徒引爲鑒戒。假如是仕宦之家，寒素出身，就應當准許他們根據自己的門第在仕途盡力，不應當空授軍中職務，致使清貴之職泛濫。假如是僑居的北方人任職，應加存問安撫，但應嚴格控制他們的俸禄，禁止他們妨礙政務，衹是授予虚職而已。我衹是盡心竭力，進獻自己的愚忠，不考慮衆人的議論。"高祖命令把這份上書交給尚書省施行。鍾嶸遷任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蕭元簡出京到會稽任職，把鍾嶸提拔爲寧朔記室，專門掌管文書。當時居士何胤在若邪山中築造石室，山洪暴發，冲走石頭和樹木，衹有何胤這石室没被冲毁，蕭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表彰宣揚這件事，文辭十分典雅華麗。鍾嶸又被選授西中郎晋安王記室。

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摇蕩性情，形諸舞咏，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

鍾嶸曾經品評古今五言詩，評論它們的優劣，取名爲《詩評》。《詩評》的序文説：

節氣更替使萬物萌動，萬物的變化興衰，又使人受到感觸。所以情感激蕩，這種情感在歌咏舞蹈中表現出來。想要用來照亮天地人三才，輝映天地間萬物，召唤神靈享用祭品，把世間幽微昭告上天，驚動天地，感化鬼神，再没有什麽比詩歌更爲有效的

《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艷難踪，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

了。從前虞舜時《南風》歌辭，《卿雲》頌歌，它們的含意十分深遠。《夏歌》說“鬱陶乎予心”，楚地歌謠說“名余爲正則”，雖然詩的整體還不够完備，但它們大體上可以算是五言詩的濫觴吧。到漢代李陵，纔創立五言詩的名目。古詩的時代離現在已很久遠，它們的作者和寫作年代，都很難考察清楚，但從它的内容和風格來推斷，應當是漢代的作品，并不是周末衰敗時期之作。從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等人以來，都在辭賦創作上争强鬥勝，各顯神通，而詩歌吟咏却從未聽說，從李陵李都尉到班婕妤，將近一百年間，雖有婦人在其中，但也衹有一人而已。作詩的風氣，驟然中斷了。後漢二百年中，衹有班固的《詠史》詩，質樸而没有文采。到了建安時期，曹操父子，酷愛文學；曹植兄弟，作品繁茂，實爲文壇棟梁；劉楨、王粲，在他們左右壯大聲勢。還有攀龍附鳳，自願追隨他們的，大概將近一百人。人才濟濟的盛況，算是在這個時代出現了。這以後，文壇逐漸衰落，直到晉代。太康年間，張載、張協、張華三張，陸機、陸雲二陸，潘岳、潘尼二潘，還有左思，他們勃然興起，復興文壇，追踪曹氏父子，繼承建安時期的流風餘韵，這也正是五言詩的中興時期。永嘉時代，看重黄、老之説，崇尚玄言之風，這個時期的詩歌作品，重在談玄説理，壓倒内容文采，讀起來淡然無味。至於到了晉朝南遷，這種風氣的餘波依然流傳，孫綽、許詢、桓偉、庾友等人的作品，都質樸平板，好似《道德論》，建安風骨丢失殆盡。這以前，郭景純憑藉他俊逸出衆的才華，革新詩體；劉越石依仗清正剛健的作風，推波助瀾。但守舊派多，革新者少，他們没有能够影響文壇風氣。到了義熙年間，謝益壽以他文采斐然的作品繼之而起；元嘉初年，出現了謝靈運，他詩才高妙，創作豐盛，文辭富麗華贍，無人能與他相提并論，他實在已經超過了劉越石、郭景純，壓倒了

潘岳、左思。由此可知，陳思王曹植是建安時期的傑出人才，劉公幹、王仲宣爲他壯大聲勢；陸機是太康時期的精英，潘安仁、張景陽是他的左右臂膀；謝靈運是元嘉時期的雄才，顏延年是他的輔佐。這些人都是五言詩的領先人物，是以他們的作品名著一時的傑出人才。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

說到四言詩，文字簡約而含義深遠，假如能够仿效《詩經》、《楚辭》，就能有很大的收獲，但是常常苦於文字煩瑣，表達的內容却很單薄，所以世上很少有人學寫四言詩。五言詩處在詩歌中的關鍵地位，是各種體裁中最有趣味的一種，說它符合一般人的要求，不正是因爲它在述寫情景、抒發感情、描繪事物等方面，是一種最爲詳盡、最爲貼切的體裁嗎？所以《詩》有六義，其中第一叫興，第二叫賦，第三叫比。文辭已盡而含義未盡，就是興；藉其他事物來表明自己的思想，就是比；直接描繪事物，用言辭來描摹事物情狀，就是賦。弘揚《詩》的這三種表現手法，斟酌情况使用它們，用風骨去增强詩的內容，用文采去潤飾詩的文辭，能使品味詩的人覺得其味無窮，聽到詩的人感情萌動，這是詩中的上乘作品。假如衹用比、興手法，其毛病在於含義過於深奥，含義深奥就會使人感覺文辭艱澀。假如又衹用賦這種手法，那麼毛病就在於意義淺顯，意義淺顯就顯得文辭鬆散，因而油滑浮泛，失去控制，顯示出蕪雜混亂的毛病。至於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隆冬嚴寒，這都是四季的變化使人産生感觸而寫入詩中。嘉節盛會藉詩以表達情誼，離別友朋藉詩以表達愁怨。至於楚臣屈原被放逐，漢姬昭君離宮庭，有的人尸横塞外，有的人魂逐飛蓬，有的人負戈戍邊，有的人威震邊塞，邊塞游子天寒衣單，深閨婦人思親淚盡。又有士人辭官出朝，去而不返；美女入宮受寵，傾城傾國。這種種情况，都激蕩人們的心靈，不用詩歌吟頌怎麼體現自己的思想，不

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高聲吟咏怎麼暢抒自己的情懷？所以説"《詩》可以交流大家的情感，可以表達悲愁哀怨"。要使處在窘迫貧賤之中的人安定，要使孤寂幽居的人没有煩悶，没有什麽東西比詩更能起到這種作用了。所以文人雅士，没有誰不愛好詩歌。現在在士人百姓之中，這種愛好詩歌的風氣更爲熾盛。剛剛學會穿衣走路的小孩，剛剛進入學校的兒童，就一定會津津樂道，在詩的領域馳騖。於是平庸之作，雜亂之句，都儼然以詩的流派的身份出現。至於富家子弟，更以詩文不及别人爲耻辱，整天修改，日夜吟咏，自己看來，認爲是精煉貼切的警策之句，在大家看來，不過是淺陋笨拙的平庸之作。更有一些輕薄狂妄之徒，嗤笑曹植、劉楨的詩作古板拙劣。他們認爲鮑昭是恬静閑逸的羲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無與倫比；但他們仿效鮑昭始終趕不上"日中市朝滿"之句，學習謝朓也僅僅學到"黄鳥度青枝"之類的句子。這些人衹是自己棄絶高明的見解，無法進入文學的領域了。

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嘩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况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晋、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别。嶸之今録，庶周游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我看那些王公貴族、士大夫之流，每每高談闊論之餘，何嘗不把詩歌作爲口實，任隨自己的願望，提出不同的見解，把性質完全不同的事物混爲一談，邪和正位置顛倒，争論不休，没有準確的標準。近來，彭城劉士章是位精於鑒賞的士人，他不滿這種混亂的局面，想撰寫一部當代的詩品，他衹在口頭上加以品評，但未能寫成文字，我受到他的影響而撰寫《詩評》。從前有分成九品評論人的方法，《七略》也曾裁定士人的品位高下，但拿他們排列的品第和實際情况相對照，實在有很多不恰當的地方。至於詩歌創作技巧，一比較便能清楚地知道高低優劣，以同類的事情來説明，大概跟下棋差不多。當今皇上，憑藉他生而知之的出色才氣，體察深奥幽微的情思，文章可與日月同光，學問可通人道天理，從前，尚未登上皇位的時候，已被人們稱做文界之首，何况現

頃之，卒官。

屼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亦預焉。兄弟并有文集。

周興嗣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

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朏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儛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栅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并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

在天下已經統一，人才奮起，紛紛聚集，抱玉握珠的俊逸之士比肩接踵地涌現，本來就已經睥睨漢、魏，不再放在眼中；氣吞晉、宋，自覺高出一籌。這樣的盛况，確實不是憑藉山歌野老、街談巷議，就敢於分别品第。我現在收録的文字，大概衹能流傳於鄉里街巷，等同於談資笑料而已。

不久，鍾嶸在任職期間去世。

鍾屼字長岳，官職升到府參軍、建康平。他著有《良吏傳》十卷。鍾嶼字季望，任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高祖命學士編撰《徧略》，鍾嶼也參加了編寫。他們兄弟都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縣人，他是漢太子太傅周堪的後人。他的高祖父周凝，晉時任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

周興嗣世代居住在姑孰。他十三歲的時候，前往京城求學，一共度過十餘年，最終廣泛閲讀通曉歷史書籍，善於寫文章。周興嗣曾經從姑孰出行，在旅店投宿，夜間有人對他説："你的才學超越當代人，最初被貴臣賞識，最終又被英主賞識。"話説完之後，説話人就不知到哪兒去了。齊隆昌年間，侍中謝朏任吳興太守，衹是與周興嗣談談文史而已。到謝朏免去太守職務回到京城，就大力稱頌極力薦舉周興嗣。本州把周興嗣舉爲秀才，周興嗣又被除授爲桂陽郡丞，太守王嶸一向賞識他，用隆厚的禮遇對待他。高祖更換天命，建立梁朝，周興嗣進獻《休平賦》，文字很美，高祖十分贊賞。周興嗣被拜爲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那一年，河南進獻舞馬，高祖下詔周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寫賦贊頌這事，三人完稿後高祖認爲周興嗣的賦最爲精巧。周興嗣被擢拔爲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當時，高祖把位於三橋的舊宅改建爲光宅寺，命周興嗣與陸倕各自撰寫寺廟的碑文，寫完之後兩人一同進呈高祖，高祖選用了周興嗣所寫的碑文。從此以後，《銅表銘》、《栅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都命周興嗣撰寫，每次寫完進呈，高祖都稱贊文辭之美，并且加賜金帛。

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天監九年，周興嗣被除授爲新安郡丞，任職期滿，又任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天監十二年，周興嗣遷任給事中，佐撰國史之職不變。周興嗣兩隻手原先患了風疽病，這年又染上了疫病，左眼失明，高祖拍着他的手，嗟嘆説："這麽好的人竟然患上這樣的病！"親手一條條抄寫治療疽病的藥賜給周興嗣。他被高祖看重竟到了這種程度。任昉又十分喜愛周興嗣的才能，常常説："周興嗣假如没有病，十天之内將要升爲御史中丞。"天監十四年，周興嗣被除授爲臨川郡丞。天監十七年，他又任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高祖命爲高祖撰寫的歷代賦作注，周捨啓奏請周興嗣幫助自己。普通二年，周興嗣去世。他撰寫的《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共有百餘卷，有文集十卷。

吴均

吴均字叔庠，吴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吴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爲"吴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

吴均字叔庠，吴興故鄣人。家中世代貧賤，吴均却好學，有卓異的才能，沈約曾經見到吴均的文章，十分賞識，大加稱贊。天監初年，柳惲任吴興太守，召吴均補任主簿，每天請吴均和自己一道賦詩。吴均文章風格清秀脱俗，有古人的氣質，有的人喜歡他這種風格就仿效他，稱爲"吴均體"。建安王蕭偉爲揚州刺史，提拔吴均兼記室，掌管文書之事。建安王遷任江州刺史，吴均補任國侍郎，兼府城局。吴均回京城後被除授爲奉朝請。在這以前，吴均上表請求編撰《齊春秋》，書寫成後進呈給高祖，高祖認爲他寫的書不符實際，就派中書舍人劉之遴提出書中的幾條記載詰問吴均，吴均竟然含混不清，無法答對，高祖下命令把書交尚書省焚毁，吴均也因此而被免職。不久高祖又下命令召見吴均，派吴均撰寫《通史》，起自三皇，訖於齊代，吴均起草本紀、世家已經完畢，衹有列傳還未完成。普通元年，吴均去世，死時五十二歲。吴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

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并工屬文。爽，齊永明中

這以前，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都精於寫文章。高爽在齊永明年間贈詩給衛

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陵令，坐事繫冶，作《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并有文集。

軍將軍王儉，受王儉賞識，到王儉領丹陽尹時，薦舉高爽爲郡孝廉。天監初年，高爽歷任中軍臨川王參軍。出京任晉陵令，因爲有罪被關押在冶中，他作《鑊魚賦》以自況，賦的文字十分精巧。後來遇赦高爽被釋放，不久他就去世了。江洪任建陽令，因爲有罪而死。虞騫官職升至王國侍郎。他們都有文集。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内史。

峻生期月，母携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髪，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遥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遥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還荆州，引爲户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録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游東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他的父親劉珽，宋時任始興内史。

劉峻剛剛一歲，他母親把他帶回家鄉。宋泰始初年，青州淪陷在魏人手中，劉峻八歲的時候，被人搶走帶到中山，中山一個有錢人劉實同情劉峻的遭遇，用五匹帛把劉峻贖出來，教他寫字讀書。魏人聽説劉峻在江南有親戚，又把他遷徙到桑乾。劉峻好學，家中貧窮，寄居在别人家裏，但自己給自己規定讀書進程，他常常點燃麻稈做成的火炬照明，通宵讀書，有時偶爾昏睡過去，火炬燒着了他的頭髮，他醒過來就又接着讀書，整夜整夜不睡覺，他專心一意讀書竟然到了這種地步。齊永明年間，劉峻得以從桑乾回到齊，他自認爲見識還不廣博，就再去尋求另外的自己没見過的書，聽到京城誰家有這樣的書，一定趕去請求借讀，清河崔慰祖稱他爲"書淫"。當時竟陵王蕭子良廣爲招攬學士，劉峻就通過人請求在蕭子良王國中任職，吏部尚書徐孝嗣貶抑他而没有答應，衹用他爲南海王侍郎，他不肯就職。到明帝時，蕭遥欣任豫州刺史，命劉峻爲府刑獄，對他的禮遇十分隆厚。蕭遥欣不久就去世，劉峻很久都不得升調。天監初年，劉峻被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一起典校秘書。劉峻之兄劉孝慶，當時任青州刺史，劉峻請假去探望他，因

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爲私自載運禁物，被有司彈劾，因而被罷免官職。安成王蕭秀喜歡劉峻的學問，到他遷任荆州刺史的時候，提拔劉峻爲户曹參軍，供給劉峻書籍，讓他分事類抄録成册，起名爲《類苑》，書還未編成，劉峻又因爲生病而離去，因爲游覽東陽紫巖山，就在那裏建了房子住下來了。劉峻撰寫了《山栖志》，文字很美。

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

高祖招攬文學之士，有高才的人，多被薦拔舉用，往往不循資歷而提拔。劉峻循着自己的性情行動，不能隨着衆人沉浮，高祖很嫌棄他，所以不任用他。劉峻於是撰寫《辨命論》寄托自己的情懷，文章説：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嘆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略云。

皇上曾經和衆多名賢談到管輅，爲管輅有奇才但官位不高而感嘆。當時有個朋友正在朝堂之中，聽到了這番議論，於是回來後告訴我。我認爲士人處境的窘迫和通達，没有一樣不是由命運決定的，所以恭謹地述説天命的大略，并説説自己的志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内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嘆，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悦。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

依我看，管輅是天降之才，宏偉卓越，才能傑出，人品優異，實在是海内的俊傑，哪裏衹是一般的占筮卜祝之流。但他的官職衹是少府丞，終年四十八歲，上天賜予管輅的，又是多麽少啊！然而高才之人却没有顯貴的官職，似饕餮凶殘貪婪之徒却處在顯要的官位，這種現象從古以來就常使人感嘆，豈衹管公明一人而已啊！所以人的天性和禀賦，一生的窘困和通達，挫折失敗、成功輝煌，没有人能瞭解其中的分别。談到這個問題，王仲任掩蔽了它的根本，司馬子長説出了自己的疑惑。至於身穿賤服、居住草棚的貧賤之人，一定要説，命運被上天掌握，吉凶禍福在於機運；對於富貴大户人家，就説禍福不分人家，衹是由人的德行招來。七嘴八舌，争論不休，各種説法都紛紛出現。李蕭遠論説了命運的根本却没有暢叙它的流變，郭子玄説出了命運的流變却未弄清它的本原。我來試着談談這個問題：大道生萬物，所以稱之爲道；生而没有什麽主宰，就稱之爲自然。自然，就是指萬物都生長，却

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燋金流石。文公躓其尾，宣尼絶其糧。顔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并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崐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并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

不知道爲什麼生長；萬物都各得其所，却不知道爲什麼能各得其所。鼓動天下，生成萬物却不看作自己的力量，不看作自己的成效。活着并没有養育它的心意，死去也并非殺戮所造成。墜進深淵爲魚龍，并非是上天的怒罰；升至霄漢爲飛鳥，并非是上天的悦寵。這個道，坦蕩無際，博大無邊，萬物都隨着它變化；但又篤厚純正，一旦生成就不再改變。生成了就不會改變，這就叫做命。命，就是指上天降下的命運。命運在冥冥之中確定，始終不會改變。鬼神不能預知，聖哲不能審察。碰塌大山的力量也無法抗拒，使太陽返行的誠心也不能影響。命運來得快也不能延緩片時，來得慢也不能提前漏刻。至德聖賢不能超越命運安排，上智之人也免不了命運的約束。因此，放勛在位的時代，洪水浩蕩，淹没山陵；成湯爲帝的時代，旱災肆虐，曬化金石。晋文公屢遭挫折，孔宣尼在陳絶糧。顔回頭髮早白，冉耕患上惡疾。伯夷、叔齊因婦人之言而餓死，孟子輿因臧倉的讒言而困窘。聖賢尚且這樣擺脱不了命運的安排，更何况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至於伍員尸體被抛進江流；三閭大夫屈原自沉於湘水；賈大夫賈誼壯志受挫貶謫長沙；馮都尉馮唐在郎署蹉跎直至滿頭白髮；桓君山踏進仕途，却因雲臺之議而折翅失意；馮敬通有鳳凰之德，却因爲讒言毁謗而摧折羽翼。這些人難道是才能不够、德行有缺欠嗎？

近代沛國劉瓛，劉瓛之弟劉璡，都是當時的傑出人才。劉瓛正是關西孔子，他廣泛地通曉《六經》，循循善誘，教導後輩，衷心地遵奉儒家的準則。劉璡品質高潔，如同秋霜，心地純正，如同崑崙山的美玉，他特立獨行，人品突出，不隨波逐流，附和世俗。他們兩人都出身貧寒之家，但都修養德行，名聲播揚於天地之間。但他們官職低於侍郎，地位比不上侍衛，這兩人相繼去世，祭祀無人繼承。從這兩位賢者的遭遇，我們

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睹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概：

可以看出古代的一些規律：那些才學品質如同金玉、英俊出衆的賢人，都在當時被擯棄，他們懷藏奇才却没有人任用。他們像草木一樣凋謝，像麋鹿一樣死去，膏血流灑原野，尸骨填塞川谷，像這樣湮滅而默默無聞的人，數也數不清，説也説不盡！這樣看來，那麼尊貴的宰相和低賤的皂隸，長壽的容成公、彭祖和未成年就死去的殤子，富人猗頓和貧窮的黔婁，美女陽文和醜女敦洽，全都是自然産生，并不是憑藉才智。人們説“死生全由命運决定，富貴貧賤取决於上天”，大概指的就是這一類情况。但是命運的形式處處出現，變化多端，有的人一生先號哭然後歡笑，有的人命運先吉後凶，有的人福災不請自來，有的人要藉助别人的力量纔實現命運的安排。各種命運交錯纏結，吉凶循環往復，禍福互相包容，不能憑藉一條道理去考求，不能憑藉一種方法去驗證，但是命運的規律却又細微而嚴密，没有聲音，没有形體，所以看不見，聽不到。命運一定要藉助人顯示它的靈驗，也憑藉人體現它的徵兆，這就如同皇上的冕旒，又如同任用百官要他們主管各自的職事。一些糊塗人見到成湯、武王登上帝位，就認爲他們依靠神武之功戡定禍亂；聽説孔丘、墨翟道德雄冠當時，就認爲是非同凡響的言論使他們英明睿智；見到彭越、韓信突然間地位顯貴，就認爲是勇猛凶狠幫助他們獲得封爵；見到張禹、桓榮獲得高官，就認爲是明習經術致使他們博取官位。他們哪裏知道是强有力的命運主宰在促使這些人朝着自己確定的命運方向發展呢？所以説人生不是由命運確定的，這種言論有六個方面認識是糊塗的。請讓我説説這六種糊塗觀念的大略情况：

夫靡顏膩理，哆嗝顣頞，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

有人容貌美麗，皮膚細嫩；有人形貌醜陋，五官不正，這是形體上的差别。有人清晨出生，早晨就死去；有人像龜鶴那樣，壽長千年，這是年壽上的差别。有人應對自如，反應敏捷，有人神智糊塗，菽麥不辨，

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録。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涣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鱉。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崐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緑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説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檮杌，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岩石之下。横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烝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逾。

這是神智上的差别。本來都知道，這三方面都是由上天决定，而人的榮辱境遇，却反而説是由人决定的，這就如同衹知道兩個五，却不懂得它們加起來等於十。這是第一種糊塗觀念。龍犀日角，是帝王的儀表；河目龜文，是公侯的相貌。照鏡相面，就知道自己將要遭受刑戮；拜神時壓住暗中埋下的印紐，就顯示出他將要繼承王位。星如長虹，雷電繞樞，這是顯示聖王降生的徵兆；老嫗夜晚哭着説赤帝子殺死了白帝子，彤雲白天聚集，這是預示將有帝王要興起的祥瑞。這都是在事前出現預兆，在後代流布并變成現實。假如認爲率領勇士在疆場馳驅，揚起武器奮擊敵人，就能進入宫廷，登上帝位，那就是不瞭解冥冥中的情况，不明白神明安排命運的規律。這是第二方面的糊塗觀念。孔子出生的空桑之地，變成大河；歷陽之郡，變成魚鱉戲水的湖泊。項羽的軍隊屠戮漢王的士卒，睢水被尸體堵塞，河水不能流動；秦軍活埋趙國的士兵，叫喊聲如同雷震。火燒崑岡，美玉和砂石一同被焚毁；嚴霜在夜晚降落，香草芝蘭就和蕭艾一同被凍死。即使子游、子夏那樣的英才，伊尹、顔淵能預知徵兆、卓有遠見的賢人，又怎能抵禦這樣的事情發生呢？這是第三方面的糊塗觀念。有人説，明月之珠，不會没有纇玼；夏后氏之璜，不會没有瑕疵。所以崔亭伯死時衹任小縣縣長之職，司馬長卿也衹任孝文園令就死去。他們的才能不能不算是傑出，他們遇上的君主不能説不聖明，但是光輝潤澤的結緑美玉破碎了，夜中發光的懸黎美玉殘缺了，莫非是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吧？如若這樣的話，主父偃、公孫弘參加對策之後不被擢拔，多次進言不被采納，那就仍然在淄川田野上牧猪，被家鄉地方長官擯棄，假如短促的一生飛快地逝去，他們因爲患病而突然死去，那他們留下的耻辱，又哪裏衹是崔亭伯、司馬長卿那樣啊？等到爲他們開設東閣，把他們任爲貴官，他們的聲名如閃電照耀，如春風流布，傳遍海内外，難道是他們從前愚昧、以後纔明智，從前的言行錯誤、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

以後的言行纔正確？還是榮耀和困辱有一定安排，天命有一定的準則呢？不懂得這些而妄加評論，這是第四方面的糊塗觀念。虎嘯，風即時而至；龍飛，雲接踵而來。所以虞舜登位，八元八凱就被進用，商紂登位，飛廉就受到寵幸。但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昏庸的君主多，明哲的聖君少。而香草、臭草不會盛裝在同一容器中，梟鳥、鸞鳥不會一同栖息。這樣就使渾沌、檮杌這樣的惡人接二連三地盤踞在雲臺書府之中，使仲容、庭堅這樣的賢人在深山岩石之下耕耘。面對這種情況，却漠然地說，國家的興廢全在於我，和上天無關。這是第五方面的糊塗觀念。那魏國是戎狄之國，人面獸心，他們身處逸樂之中，招致殺身之禍。他們以誅戮殺伐爲道德，把淫蕩亂倫作仁義，即使是在青丘爲害的大風，在華野行凶的鑿齒，和魏國戎狄的狼戾凶惡相比，也完全不會超過。自從晉朝衰敗，天下動亂，左衽的醜虜，看準時機疾速進攻，於是占領瀍、洛，攻陷五都。居住在先代帝王的家鄉，在中原竊取皇帝的名號。爭奪三皇的百姓，搶占五帝的土地，繁殖子孫，致使戎狄之種，充盈神州。嗚呼！上天降福給善人，降禍給淫邪之人，衹是句空話而已。這難道不是禍福互相對立存在，興衰交替出現，而讓人來擾亂天下嗎？這是第六個方面的糊塗觀念。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黄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

然而所說的命運，死生，貴賤，貧富，國家的治亂，禍福，這十個方面都是上天賦予的。愚智，善惡，這四個方面是人所實踐的。假如一個人不是像舜、禹那樣神睿明智，又不是像丹朱、商均心存邪惡之心，衹要才質在中等程度，那他是善是惡就在於環境的習染、熏陶。因此白絲不會長久保持潔白，有時變成玄，有時染成黄；鮑魚發臭，蘭芝芳香，進入這環境就自然會發生改變。所以季路在仲尼那兒學習就砥礪了堅貞高潔的操守，楚穆王向潘崇咨詢就成了弒君叛逆的禍首。而楚穆王商臣那樣的惡人，他的

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

後嗣有盛德大業；季路那樣的善人，不能在繫結纓帶時讓敵人停止攻擊以致戰死。這就是行爲的邪正由人决定，而吉凶却由命運决定。有人認爲，鬼神禍害驕盈自滿的人，上天庇護德行仁厚的人。所以宋景公一句仁德之言，使被稱作執法之星的熒惑星退後三舍；殷帝湯自剪頭髮指甲禱神求雨，千里之外的雲都來聚集，雨馬上降臨。假如説善惡没有應驗，就和這幾件事情的道理不相合。况且于定國之父高建閭門等待受封子孫的高車駟馬，嚴延年之母清掃墓地準備接納將要敗亡的兒子的喪柩，這是君子勉勵自己自强不息的舉動。假如實行仁義却没有回報，那爲什麽還去行善立名呢？這是偏激的話。聖人的言論，淺顯而又艱深，微妙而又委婉，道理幽深，很難透徹瞭解，像河、漢的水流，深廣而無邊。有時進行教育，使不求上進的懶惰之人奮進，有時談論命運以揭示人們的内心世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説法，是進行教育；“鳳鳥不至”，未遇聖君的慨嘆，是談論命運。現在衹用聖人的片斷言論去理解聖人的思想精髓，這和朝生夕死的蟪蛄小蟲去議論春秋季節的變化有什麽兩樣！而且楚昭王也説了和宋景公一樣的仁德之言，但象徵妖異的雲氣却不消失；周宣王也像商湯一樣祈禱求雨，珪璧全都獻給神靈却未見降雨。于定國之父積下的陰德，趕不上放勛、舜華；嚴延年的殘忍凶暴，也比不上盗跖。幹的善事是一樣的，幹的惡事是相同的，但得到的禍福却不相同，興衰的情况也不一致。博大寬廣、無所不知的上天，難道是這樣的嗎？《詩》中説：“雖然風雨不停，天色晦暗，但是鷄總是鳴叫不停。”所以善人總是行善，哪會停止啊！

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

食用稻粱，進用魚肉，穿上狐皮衣裘，披上潔白的細絹，觀看奇妙精美的舞蹈，聆聽雲和良材製作的琴瑟演奏，這是百姓生活的需要，并不是要求取什麽纔這樣幹。培養道德，學習仁義，建立深厚的孝悌之情，樹

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瑶臺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立忠貞的節操，接受禮樂的浸潤、熏陶，遵循先王的典則，這是君子生活的需要，并不是要求取什麽纔這樣幹。這樣，那麽君子遵循正道，實施正道，樂從天道的安排，安守自身的命運。他們明白面對命運無可奈何，懂得興衰榮辱并不依賴人的智慧和力量。因此福慶逝去而不去尋找，禍殃來臨而不去抗拒，能够生存也不特别喜悦，面對死喪也不感到憂戚。居住瑶臺厦屋，不能使他歡悦；身處土室蓬户，不會使他憂慮。處在富貴當中，不會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對於想要得到的東西，不會寢食不安、極力追求。這樣的話，哪會有太史公司馬遷、江都相董仲舒《悲士不遇賦》這類的文章出現啊！

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并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藴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沬，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絶，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

劉峻的《辨命論》寫成之後，中山劉沼寫信駁斥劉峻，一共去信兩次，劉峻也都一一申辯分析，給劉沼以答覆。恰好劉沼去世，没見到劉峻後來回覆的信件，劉峻於是寫信追答已經去世的劉沼，叙述事情前後經過以及自己的情懷説："劉沼已經提出這樣的詰難，正遇上我家有兄弟死喪之事，竟然未能及時回覆他。不久，劉沼先生和我們永别，變成異物，他的其他言論，就此藏着没有傳出來。有人從他的家中得到這些言論給我看，他的美言未能全部説出，人却已經亡故；文章的字迹還新，而墓上的青草却已生長茂盛，我爲此而悲傷，漣漣的淚水不知對着誰流淌。雖然人生短促，如駟馬過隙，光陰似箭，如水波流逝，電光閃爍。他的人品如秋菊春蘭，他的美好聲譽不會消逝。所以記下這事的大概經過，以酬答劉沼的美意。假如墨翟所説的杜伯死後有知的説法没差錯，賈誼在宣室談論的鬼神之事有應驗，那就希望你墓地的樹木能像東平冢上的樹，爲表達你思念故國之情，而都指向京城；希望你能像蓋山的泉水，聽到音樂之聲能够應着節拍涌流。我衹能像延陵季子那樣把寶劍懸挂在墳墓上酬答友人，這讓我感到多麽遺憾啊！"劉峻的論文因爲太長而不登載。

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

劉峻又曾經撰寫《自序》，大略的内容説："我拿自己和馮敬通相比，我和他有三個方面是

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敘，遺之好事云。"

共同的，四個方面是不同的。爲什麽呢？馮敬通才華出衆，在當時首屈一指，志氣剛烈，堅如金石；我雖然比不上他，但是我節操堅貞，豪爽剛毅，這是相同的第一個方面。馮敬通恰好遇上中興國運的聖明君主，但最終不被試用；我也遇上以治國著稱的英明君主，也在壯年時期就遭到擯斥，這是相同的第二個方面。馮敬通家中有生性妒忌的妻子，爲此他甚至於要親自汲水舂米，操持家務；我家中也有個凶悍的妻子，也使得我家中生活困頓，不得安定，這是相同的第三個方面。馮敬通生逢更始年代，曾經擔任將領，帶兵打仗；我從年輕到年老，始終憂傷失意，抱負未能舒展，這是不同的第一個方面。馮敬通有一個兒子馮仲文，有官位，有名聲；我遇上了和鄧伯道同樣的禍事，始終没有自己的親生骨肉，這是不同的第二個方面。馮敬通體强力大，老而益壯；我患有疾病，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突然死去，這是不同的第三個方面。馮敬通雖然像芝草蕙草被焚毁，無聲無息地死去，但他被名賢仰慕，他的流風餘韵散發出濃郁的芳香，流傳越久，他的名聲會更大；我生活淡泊，聲名寂寂無聞，世人都不瞭解我，一旦離開人世，就像枯死的秋草，無人問津，這是不同的第四個方面。所以自己勉力撰寫這篇敘，留給關心我的人。"

峻居東陽，吴、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峻居住在東陽，吴、會人士很多跟從他學習。普通二年，劉峻去世，死時六十歲。門人給他謚號定爲玄靖先生。

劉沼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輿，晉驃騎將軍。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他六代以前的祖父劉輿，晉時被追贈爲驃騎將軍。

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劉沼從小就善於寫文章，長大成人之後，學問淵博。他在齊朝初出仕任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年，劉沼被拜爲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他在這期間去世。

謝幾卿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内史；父超宗，齊黄門郎。并有重名於前代。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他的曾祖父謝靈運，宋時任臨川内史；父親謝超宗，齊時任黄門郎。都在前代享有盛名。

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

謝幾卿從小機警聰明有口才，當時人們稱他

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

爲神童。後來謝超宗因事獲罪被貶謫去越州，途經新亭渚，謝幾卿不忍和父親訣別，於是投入江中，左右的人急忙營救，得以没有沉溺江中。到爲父親守喪的時候，他因哀痛而毁傷了身體，超過了禮儀的規定。服喪期滿，他被召補爲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親自主持策試，他對國子祭酒王儉說："謝幾卿本來的特長就是精通玄學，現在可以用經義考問他。"王儉按照文惠太子的意思提出問題，謝幾卿隨着問題答對，文辭流暢，文惠太子對謝幾卿大加稱贊。王儉對人說："謝超宗算是後繼有人了。"

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爲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脱，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還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

謝幾卿長大成人之後，十分好學，他廣泛涉獵群書，又有文采。初出仕任豫章王國常侍，積功遷任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京任寧國令，又入京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年，謝幾卿被授任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郎，不久又任治書侍御史。以前郎官轉任侍御史之職，人們戲稱爲"南奔"。謝幾卿因此感到很是失意，常常稱説有病，臺府中的事務全不再過問。謝幾卿又徙爲散騎侍郎，積功遷任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謝幾卿詳細瞭解舊事常例，僕射徐勉每次遇上疑難，常常向他詢問。但是謝幾卿生性放達，不拘小節，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就去幹，不受朝廷法紀的約束。他曾經參加樂遊苑的宴飲，未能吃醉就回來了，他就在歸途路邊酒家，停下車，褰起帷幔，就坐在車上和車前三個侍從馬夫對飲，當時圍觀的人猶如一堵堵墻，謝幾卿若無其事，處之泰然。後來，謝幾卿因爲在朝廷官署裏，夜晚穿着短褲，與門生在閣道中飲酒狂呼，被有司糾彈，因此獲罪而免去官職。不久又起用他爲國子博士，不久他又被授任爲河東太守，任期未滿，他陳説自己有病而解職。不久，謝幾卿又被授任爲太子率更令，遷任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皇上下詔派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督率各路人馬北伐，謝幾卿上表啓奏請求隨軍北伐，被提拔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北伐軍到渦陽敗退，謝幾卿因此獲罪而免去官職。

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

謝幾卿的住宅在白楊石井，朝中那些與他交

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并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游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遥，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息。既匪高官，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疏，疾令心阻，沈滯床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爲膏酥；攬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遁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歡同游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簉虛心末席。去日已疏，來侍未孱，連劍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

情好的官員常會帶着酒去他那兒，他家常常賓客滿座。當時左丞庾仲容也因免官家居，他們兩人志趣相投，都放蕩情懷，不拘小節，有時乘着無蓋無帷的敞車去郊野游玩，喝醉了就手擊金鐸唱哀歌，不理睬人們的議論。湘東王在荆州，寫信安慰鼓勵他。謝幾卿回信説：

下官我自從和你在南浦分别，就在東郊隱居，每逢望日，登高臨風，佇立遠望。回想你的恩澤，回憶那陪同游宴的情景，在清池中駕着桂棹蕩漾，在高山頂的落花上席地而坐賞玩風景。沐浴着蘭花的馨香，舉杯痛飲美酒，在旁聽着賢士的高論，如同徜徉在玄學的長河中。辯才如波濤洶涌，口若懸河尚不足比况；文辭如春藻豐美，華麗的花紋也無法匹敵。個個都爲之感動，口服心服。在這種環境中，不覺得春日的漫長，衹感到長夜的短促。這種歡樂的聚會很難常常進行，友朋如風雲一樣易於遠離，想起這歡樂的日子如同在昨天，忽然間又是秋天來臨。你的恩惠照樣施加給我，善意的勸告從遠處送來。我因事罷官回家，哪裏算是隱居。既然不是高官，理應回到自己的田宅。耕田勞作，完全符合你的教誨。我本就缺少願受羈絆的品格，更不願憑藉官爵作進身之資，衹是因爲年老而使行動遲鈍，因爲疾病而使内心沮喪，輾轉在床榻上，已經經歷七十餘天，夢幻時時出現，憂傷久存心中，最終知道這樣下去没有好處，想着要自己排遣煩憂。尋找玄理滌蕩心志，就以順應命運當作美味佳肴；拿鏡自照形貌，反而以衰疲當作令人忘憂的萱樹。所以能仰慕君子之道，懷念前代賢哲，鬼谷深藏不現，接輿隱居不出，有的爲逃命隱於屠肆，有的從關市發迹，那些人距今已經久遠，但其遺風令人仰慕。假如讓那些死去的人還有知覺，他們難道不會在九泉之下爲悲傷纏繞，悵恨没趕上這群賢畢集的美好時光；假如讓那些逝去的人能重返人生，他們一定會在陽光燦爛

的日子，高高興興地同去游覽玩樂，使我這個種田的老農夫，能戰戰兢兢地忝居末座。離開你的日子已經很久，前來陪從你的日子尚未有期，用連劍飛鳧比喻我的心情，并不適合。懷念你的恩德，衹會自己暗中垂淚。

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

謝幾卿雖然不注重操守，但他全家十分和睦融洽。他的兄長謝才卿去世很早，謝才卿之子謝藻很早就成爲孤兒。謝幾卿撫養謝藻，照顧十分周到。到謝藻長大自立，歷任清貴的官職公府祭酒、主簿，都是謝幾卿鼓勵誘導的結果。世人因此稱道謝幾卿。

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謝幾卿還未等到朝廷按資歷任用，就因病去世。他有文集流傳於世。

劉勰

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

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人。他的祖父劉靈真，是宋司空劉秀之之弟。父親劉尚，任越騎校尉。

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録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

劉勰早年失去父親，志向堅定，愛好學習，家境貧窮，他不結婚娶妻，而依附和尚僧祐，同這和尚一起相處，經過十多年，於是他精通佛教的三藏，他就區别門類，排列收藏。現在定林寺收藏的經書，就是劉勰整理的。

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宫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

天監初年，劉勰初出仕任奉朝請，中軍臨川王蕭宏選用他爲兼記室，他又遷車騎倉曹參軍。劉勰出京任太末令，治政有清正廉潔的政績。他又被除授爲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宫通事舍人。當時祭祀七廟的饋饗祭品，已經改用蔬食果品，但郊祀天地、祭祀農神社神還使用牛羊豕作犧牲。劉勰於是上表進言，認爲郊祀天地禮儀應當和祭祀七廟的禮儀作同樣的改變，祭品也用蔬食果品。皇上下詔交付尚書議决，最後確定依照劉勰的陳奏辦。劉勰遷任步兵校尉，兼舍人之職不變。昭明太子喜好文學之士，他仰慕劉勰，和劉勰密切交往。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

起初，劉勰撰寫《文心雕龍》五十篇，論説古今文體，他編定後依次排列。《文心雕龍》的序説：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

文心，是指寫文章的用心。從前，涓

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子寫《琴心》，王孫子寫《巧心》，都因爲"心"表達的意思淳厚完美，所以用它作書名。從古以來寫文章，都依靠雕琢修飾寫成，恐怕是取用騶奭的典實，所以大家都稱寫文章爲雕龍。古往今來，時代久遠，世上庸人和賢人混雜，那些出類拔萃的人，衹是依靠才智和計謀而已。歲月會飛快地流逝，人的聰明才智不可能永存，要使聲名和事業留傳下來，就衹能依靠寫作了。人類的形貌象徵着天地，又從五行中秉受了天性，耳目好似日月，聲氣好比風雷。人超出萬物，也算是最爲靈異的了。但是人的身體比草木還要脆弱，而聲名却可以勝過金石的堅固，長存不朽，因此君子活在世上，要建立功德，撰寫著作，這哪裏是喜歡辯論，是爲了樹立聲名而不得已啊！

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綉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我年紀已過三十，曾在一個夜晚夢見自己手上拿着紅漆祭器，跟隨着孔子向南走，早上醒來，内心十分高興。偉大的聖人是很難見到的，現在他竟屈尊降臨我這無名小卒的夢中！自有人類以來，從没有像孔子這樣的聖人。要闡發聖人的思想，没有什麽方法勝過給經書作注，但馬融、鄭玄這些前代大儒，已經精闢地弘揚了聖人的思想，即使我有什麽深入的見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衹有文章能發揮功用，它猶如經典的枝條，五種禮制依靠它來制定實施，六種法典依靠它發揮作用，君臣業績依賴它得以焕發光輝，軍令國法依賴它得以昭明世人。詳究文章的本原，没有一樣不是出自經典。但後代距離聖人時代已很久遠，文章體制逐漸衰敗，作家追求新奇，言辭崇尚浮淺怪異，好比在華麗的羽毛上再加紋飾，在巾帶上再綉上花紋，文章於是離開根本越來越遠，最終造成乖謬和浮濫。《周書》評論文辭，重視貼切簡要；孔子教育學生，憎恨異端邪説。這兩種説法有區别，應當領會其中的要點。於是我提筆磨墨，開始論文。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别》，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考察近代，論文的人已經很多了。如魏文帝曹丕的《典論》，陳思王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應瑒的《文質論》，陸機的《文賦》，摯仲洽的《文章流别論》，李弘範的《翰林論》。它們各自衹接觸到文章的一個方面，很少能從各個角度分析。它們有的褒貶當時的人才，有的品評前賢的文章，有的泛泛指出文章意旨的雅正和鄙俗，有的對文章内容作粗略的概括。魏文帝《典論》内容細密，但不完備；陳思王《與楊德祖書》頗爲明晰，但漫無邊際；應瑒《文質論》有文采，可是粗疏；陸機《文賦》構思巧妙，但瑣碎雜亂；摯仲洽《文章流别論》内容精粹，但不切實用；李弘範《翰林論》淺薄而不得要領。又有桓君山、劉公幹之流，應吉甫、陸士龍之輩，泛泛討論過文章的立意，時或有較好的意見出現，但他們都没有能從樹木的枝葉中追尋到根本，從水的波瀾追溯到源頭，没有繼承前代聖賢的教導，因而對開拓後輩的思路没有益處。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别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文心雕龍》的寫作，立足正道，效法聖人，依據經典，參酌緯書，從《楚辭》中探究變化，文章的關鍵，也算是探究窮盡了。至於論述有韵和無韵的篇章，就按文體區分，推究文體的來源，叙述文體的流變，解釋各種文體的名稱，揭示名稱的意義，選定各種文體的文章加以評論，闡述寫作道理，總結各種文體的特點。本書的上篇，已經明確了綱領。至於剖析情理，分析文采，全面分析文章脉絡，推論《神思》和《體性》，考慮《風骨》和《定勢》，包容《附會》和《通變》，觀察《聲律》和《練字》，在《時序》中談到了文章的興衰，在《才略》中議及了褒貶，在《知音》中寄托了惆悵感嘆，在《程器》中發表了感慨，在《序志》中暢叙情懷，統馭各篇。下篇的細目，也就此揭示了。安排内容，確定名稱，一共五十篇，恰好符合《易》

的《大衍》之數。其中討論文章功用的，衹有四十九篇而已。

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群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瓶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評論一篇作品比較容易，全面評價許多作品就很困難。本書雖然衹采擇細如毛髮的少數篇章，進行了深入骨髓的詳盡剖析，有的文章用意曲折，源頭邃密，看似淺近，實則深遠，本書没有談到，也是數不勝數。至於品評文章的文字，有的和前人之説相同，這并不是有意雷同，是因爲按理不能不同。也有的和前人見解不同，這也不是隨意標新立異，是因爲按理不能相同。有的説法相同，有的説法不同，不必計較這些説法是古人的還是今人的，主要是分析文章結構條理，力求公允恰當。馳騁在文學領域，周游藝苑之地，這些議論也接近於完備了。衹是語言不能把心意完全表達，聖人也曾爲此而深感困難，憑我這淺陋的見識，怎麼能給人建立法度規矩？衆多的前代先賢，使我開闊了眼界；在我不能預知的未來，這本書或許要讓大家屈尊一讀。

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劉勰《文心雕龍》寫成之後，并没受到當時名人重視。劉勰看重自己的文章，想要獲得沈約的評價。沈約當時地位十分顯貴，劉勰無法見到沈約，劉勰於是背着自己的書，在路上等候沈約出門，然後上前攔住沈約的車，樣子像是要賣書。沈約當即命人取來閲讀，他十分看重這部書，認爲這書深刻地説出了寫文章的道理。他常常把這部書陳放在自己的几案上。

然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於世。

但是劉勰寫文章闡述佛教教義是他的特長，京城的寺塔及出名僧人的碑志，一定要請劉勰撰寫。皇上下達命令要劉勰與慧震和尚在定林寺撰寫經證。事情完成之後，劉勰於是上表啓奏，請求出家爲僧，他事先燔燒自己的鬢髮，發下誓願。皇上准許了他。劉勰於是就在定林寺中改穿僧衣，改名爲慧地。劉勰出家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文章在世上流傳。

王籍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他的祖父王遠，

遠，宋光禄勛。父僧祐，齊驍騎將軍。

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得《詠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并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游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絶。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湘東王爲荆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

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宋時任光禄勛。父親王僧祐，齊時任驍騎將軍。

王籍七歲時就能寫文章，到長大成人之後十分好學，廣泛涉獵群書，而又有才氣，樂安任昉見到他十分贊許。王籍曾經在沈約家爲賓客，即興賦得《詠燭》詩，沈約很是賞識。齊代末年，王籍任冠軍行參軍，積累功勞升遷爲外兵、記室。天監初年，王籍被除授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任餘姚、錢塘令，都因爲不檢點而被免官。過了很久，王籍又被除授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王府到會稽。會稽郡境内有雲門山、天柱山，王籍曾經到這兩座山上游覽，有時在山上幾個月不回家。王籍到若邪溪時賦詩，其中有句説："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當時人們認爲，這兩句詩的言外之意無與倫比。王籍回京任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王籍感到特别不得志，於是徒步在集市道上漫游，隨意與人交往。湘東王任荆州刺史，提拔王籍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兼作塘令。王籍不處理縣中事務，衹是每天飲酒，有來縣府訴訟的人，王籍下令鞭打他們然後放他們走。不久王籍就去世了。王籍有文集在世上流傳。

王籍之子王碧，也很有文才，比王籍早去世。

何思澄

何思澄字元静，東海郯人。父敬叔，齊征東録事參軍、餘杭令。

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

何思澄字元静，東海郯人。他的父親劉敬叔，齊時任征東録事參軍、餘杭令。

何思澄從小勤奮好學，精於寫文章。他從家居出仕任南康王侍郎，積功升遷爲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何思澄隨王府到江州，寫了《遊廬山詩》，沈約讀到這首詩，十分贊賞，認爲自己的作品趕不上這首詩。沈約位於郊外的住宅新建了書齋，沈約就命精於書法的人把這首詩題寫在書齋的墻壁上。傅昭曾經請何思澄撰寫《釋奠詩》，文辭典雅華麗。何思澄被除授爲廷尉正。天監十五年，高祖命太子詹事徐勉薦舉學士進華林園編撰《徧略》，徐勉薦舉何思澄等五人應選。何思澄遷任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這個官職漸漸不被重

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宫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并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

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何子朗

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國山令，卒，時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

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

杳少好學，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

視，梁天監初年纔重視對治書侍御史的選任，治書侍御史依尚書二丞的規格，車前也安排三名僕從，手執盛放官印的青囊。這樣安排是因爲按照舊例，糾彈不法行爲的官員印綬都安放在車前的緣故。過了很久，何思澄遷任秣陵令，入朝兼東宫通事舍人。又除授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舍人之職不變。當時徐勉、周捨都憑藉才氣和能力在朝中掌管政事，他們兩人都傾慕何思澄的才學，常常輪流把他邀來聚談。昭明太子去世，何思澄出京任黟縣令。遷任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五十四歲。何思澄有文集十五卷。

以前，何思澄與同宗族的何遜以及何子朗都有善寫文章的名聲，當時人稱説："東海三何，何子朗最有才。"何思澄聽到這話，説："這話錯了。至於要説的話，仍應當算何遜最有才。"何思澄説這話的意思是，最有才的名聲應當歸於自己。

何子朗字世明，早年就很有才氣，遇事有獨到的見解，精於清談玄理，周捨每每與他交談，嘆服他玄理的精妙。何子朗曾經撰寫《敗冢賦》，是仿照莊周《至樂篇》馬捶髑髏之説而寫成，文字十分精巧。當時人們稱説："俊朗出衆算何子朗。"歷任官職有員外散騎侍郎，出京任國山令，在這期間去世，死時二十四歲。有文集在世上流傳。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他的祖父劉乘民，宋時任冀州刺史。父親劉聞慰，齊時任東陽太守，有清明廉潔的政績，劉聞慰的事迹記載在《齊書·良政傳》中。

劉杳還衹有幾歲的時候，徵士明僧紹見到他，拍着他説："這個孩子確實是千里駒。"劉杳十三歲時，父親去世，他守喪每次哭吊，哀痛之情感動行路之人。天監初年，劉杳任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

劉杳從小好學，博覽并精通各種書籍，沈約、任昉以及在他們之下的文人，每每有遺忘的

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内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晋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虚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仿佛。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韵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别卷諸篇，并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㮰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吾。"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虚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

知識，都向劉杳詢問。劉杳曾經在沈約處賓客坐席上談及祭祀宗廟所用的犧樽，沈約説："鄭玄回答張逸，説是犧樽上畫着婆娑起舞的鳳凰尾。現在没有這種酒器，就是没有遵循古代的規制。"劉杳説："鄭玄這話未必可以作爲依據。古代樽彝等酒器，都用木刻成鳥獸的形狀，鑿開頭頂直到背部，以便酒器内的酒可以倒出來。以前魏代在魯郡從地下發掘到齊大夫子尾陪送女兒的禮器，其中有犧樽，形狀是供祭祀作犧牲的牛形；晋代永嘉年間逆賊曹嶷在青州盗掘齊景公的墓冢，又得到這樣的兩個酒樽，外形也是牛的形狀。兩個地方發掘出來的都是古代遺留下來的禮器，由此可知，樽彝等酒器用木刻成鳥獸的形狀，并不是假的。"沈約認爲劉杳説得非常正確。沈約又説："何承天《纂文》這部書非常淵博，書中記載張仲師和長頸王的事，這事出自什麽地方?"劉杳説："張仲師身長一尺二寸，衹在《論衡》中見到這個記載。長頸王就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中説：長頸王從古到現在都没死。"沈約就把兩部書拿來查找，果然全都像劉杳説的那樣。沈約位於郊外的住宅新建書齋，劉杳爲書齋作了二首贊，把贊和自己的文章一起呈送沈約，沈約就命精於書法的人把劉杳的贊抄寫在書齋的墻壁上。接着寫信給劉杳回覆説："我生平的嗜好，并不在於人間富貴，衹是游覽山林的樂趣，常常因爲政事繁忙而不能享受。現在我已年暮，這種興致已經過去了；但還是稍微存有求取安逸、遠離塵世的想法，存有清淡曠達的情懷。在東郊建房，并不是爲了長住，正是想藉此稍微寄托以前的志向，時而能够在此偷閑休息。仲長統游居自娱之地，應休璉所述的佳美之境，衹能空懷深深仰慕之情，又哪裏能够仿效他們。你愛好質樸，感情深厚，惠贈我兩篇贊，文辭贍富，文采妍麗，叙事抒情，兩全其美，文句音韵，光采照人，讀了你的贊辭，便覺這塊地方，增添了十倍的自然風光。由此可知，華麗的文辭，帶來的好處大而且多，我立即就把它挂在書齋裏，坐卧都可閲讀玩賞。送來的其他文章，也都是佳作。山中寺院僧人時時給人策勵，衆堂兄

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嘆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并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强記，皆此類也。

弟又都是高遠奇才，藉此可以歡笑，藉此可以愈疾，在這東郊建住房，就是兼取這兩點。等到會面的時候，再一起共叙情懷。”劉杳被沈約賞識竟到了這樣的程度。劉杳又曾經在任昉家坐談，有人贈送桤酒給任昉，而禮單上寫作“榐酒”。任昉問劉杳：“這個字是對是錯？”劉杳回答說：“葛洪《字苑》這個字作木旁，右邊是丞。”任昉又說：“酒有千日醉，恐怕是假話。”劉杳說：“桂陽程鄉有種千里酒，喝了這種酒回到家纔醉，也和千日醉酒類似。”任昉十分吃驚，說：“我全忘了，實在記不起這種千里酒的事。”劉杳說：“這事出自楊元鳳撰寫的《置郡事》。楊元鳳是魏代人，這部書還載有他的賦，説到三重五品，商溪擦里。”任昉當時就查檢楊元鳳的書，劉杳說的都不錯。王僧孺奉皇上之命撰寫譜諜，向劉杳詢問血統源流。劉杳說：“桓譚《新論》說：‘太史公《三代世表》用横行斜綫排列成表格，全都仿效周代的譜諜。’以此來推論，血統應當從周代開始。”王僧孺感嘆道：“這可以算是學到了未曾聽到過的東西。”周捨又問劉杳：“尚書官隨身帶着紫荷橐，相傳說是‘携帶袷囊’，這究竟出自何處？”劉杳回答說：“《張安世傳》說：‘手持橐，手板上插着筆，事奉孝武皇帝幾十年。’韋昭、張晏注都說：‘橐，就是袷囊。皇上的近臣手板上插着筆，等待皇上詢問。’”范岫編撰《字書音訓》，又向劉杳詢問。劉杳博聞强記，都像上面記載的那樣。

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晋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嘆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

劉杳不久就佐助周捨編撰國史。又出京任臨津令，任職期間有很好的政績，任期滿後，臨津縣有三百餘人到宫廷請求讓劉杳留任，皇上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劉杳以有病爲由上表請求解職，回京城被授爲雲麾晋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薦舉劉杳及顧協等五人進華林園編撰《徧略》。書編成以後，劉杳以原來官職兼廷尉正，又因爲脚病而解職。劉杳隨即寫了《林庭賦》。王僧孺見到這篇賦贊嘆說：“《郊居賦》之後，再没有像《林庭賦》這麽好的作品。”普通元年，劉杳又被授爲建康正，遷任尚書駕部郎，數月之後，又徙署儀曹郎，僕射徐勉把尚書省的文書事務全都交給

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宫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宫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爲博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

劉杳處置。劉杳又出京任餘姚令，在職期間清正廉潔，有人饋贈，他全不收受，湘東王頒發文告稱贊褒獎他。劉杳回京城又被授爲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因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劉杳又任王府記室，兼東宫通事舍人。大通元年，劉杳遷任步兵校尉，兼舍人之職不變。昭明太子對劉杳説："從前阮籍因爲步兵厨營人善於釀酒，就請求任步兵校尉之職。酒不是你喜歡的東西，而你却擔任了步兵校尉之職，就正是因爲你的才學無愧於古人。"不久，皇上命劉杳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去世，新立太子，按慣例原任太子官員没有留任的，皇上命劉杳破例留任。劉杳接着爲太子《徂歸賦》作注，他的注被稱爲廣博周全。僕射何敬容啓奏讓劉杳轉任王府諮議，高祖説："劉杳必須先具備在中書省任職的經歷。"接着就授劉杳爲中書侍郎。不久後劉杳又任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等職不變。又遷任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劉杳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五十歲。

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睹釋氏經教，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

劉杳注重自身修養，清廉儉樸，没有嗜好。生性不自誇，不議論别人的長短，到他見到佛教的經文教義之後，常行慈悲，并能忍辱。天監十七年，自從母親去世之後，劉杳便長期不吃腥羶，遵循戒律祇吃蔬食。劉杳臨終的時候，留下遺言，要在殯殮時給他穿上僧人的法衣，用無蓋無帷的敞車裝載靈柩，運回家葬在祖先墓地裏，隨便得到一塊地，祇要容得下棺柩就够了，不要設靈筵祭奠。劉杳的兒子都一一遵照辦理。

杳自少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宫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并行於世。

劉杳從年幼直到成年，著述很多。撰有《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宫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都流傳於世。

謝徵　謝璟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内史。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他的高祖父謝景仁，宋時任尚書左僕射。祖父謝稚，宋時任司徒主簿。父親謝璟，年少時就和堂叔謝朓同樣出名。齊竟陵王蕭子良開建西邸，招攬文學之士，謝璟也在被招之列。隆昌年間，謝璟任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任中書郎，晉安内史。高

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黄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秘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未序，會疾卒。

祖平定京城，謝璟任霸府諮議，梁臺黄門郎。天監初年，謝璟積功遷升爲司農卿，秘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要用謝璟爲侍中，謝璟以年老爲由堅决推辭，請求任金印紫綬之職，還未按等級任命官職，謝璟就因病而去世了。

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既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故。

謝徵從小聰慧，謝璟認爲他才能優異，常常對自己的親屬説："這個孩子不是平常之輩，令人擔憂的是他的壽命；假若上天給他年壽，我就没有遺憾了。"謝徵長大成人之後，風度儀表都很美，愛好學習，善於寫文章。謝徵最初任安西安成王法曹，遷任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又遷任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之職不變。

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韵，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

謝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在同一官署任職，彼此交情很好，裴子野曾經著《寒夜直宿賦》贈給謝徵，謝徵著《感友賦》酬答裴子野。當時魏中山王元略返回北方，高祖在武德殿爲他餞行。高祖要群臣在酒宴上賦詩三十韵，限定三刻完成。謝徵二刻就把詩寫好，文辭很美，高祖讀了又讀。謝徵又爲臨汝侯蕭淵猷著《放生文》，也被當代人贊賞。

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晋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中大通元年，謝徵因爲父親去世而離職守喪，接着母親又去世。皇上下詔命謝徵守喪期間起復爲貞威將軍，回京暫時攝理原來的職務。服喪期滿，謝徵被授爲尚書左丞。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去世，高祖立晋安王蕭綱爲皇太子，將要頒發詔令的時候，高祖衹是把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以及謝徵等三人召來，和他們商議。謝徵當時年紀還輕，職位不高，但對他的任用、恩寵都很厚重。中大通四年，謝徵積功遷任爲中書郎，鴻臚卿、舍人之職不變。中大通六年，謝徵出京任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謝徵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三十七歲。謝徵的友人琅邪王籍收集他的文稿整理爲二十卷。

臧嚴

臧嚴字彦威，東莞莒人也。曾祖燾，宋左光禄。祖凝，齊尚書右

臧嚴字彦威，東莞莒人。他的曾祖父臧燾，宋時追贈爲左光禄大夫。祖父臧凝，齊時任尚書

丞。父稜，後軍參軍。

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毁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携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

右丞。父親臧稜，任後軍參軍。

臧嚴年幼時有孝敬的德性，爲父親守喪時因哀傷而毁傷身體，因此而出名。他失去父親，家中貧窮，但却勤奮好學，一舉一動手上不放下書卷。最初任安成王侍郎，轉任常侍。臧嚴的堂叔臧未甄任江夏太守，帶着臧嚴去上任，臧嚴在旅途中寫了《屯遊賦》，任昉見到這篇賦，十分贊賞。臧嚴又作《七算》，文辭也很富贍華麗。臧嚴生性耿直方正，不隨俗浮沉，在塵世間未曾有過拜訪進見請托一類的事情，僕射徐勉想要認識他，但臧嚴始終不肯去拜謁徐勉。

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荆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録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群蠻悦服，遂絶寇盜。王入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録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臧嚴遷任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又積功遷任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臧嚴學習熟記的知識很多，尤其精於《漢書》，背誦純熟，全能脱口而出。湘東王曾經自己拿着四部書目測試臧嚴，臧嚴從甲卷到丁卷，每卷回答湘東王問的一件事，以及作者姓名，竟然全無遺漏。臧嚴學識淵博竟到了這樣的程度。湘東王遷任荆州刺史，臧嚴隨王府轉任西中郎安西録事參軍。臧嚴歷任義陽郡監、武寧太守，多次任職都在蠻夷地區，以前的郡守常常選用武將，率軍鎮守；臧嚴却僅僅率領幾個門生乘坐一輛車進入郡境，群蠻都心悦誠服，於是寇盜之事也都絶迹了。湘東王進京任石頭戍軍事，臧嚴被除授爲安右録事。湘東王遷任江州刺史，臧嚴任鎮南諮議參軍。臧嚴在任職期間去世。他有文集十卷。

伏挺　伏知命

伏挺字士標。父暅，爲豫章内史，在《良吏傳》。

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嘆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弟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悦，謂曰"顔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

伏挺字士標。他的父親伏暅，任豫章内史，伏暅的事迹記載在《良吏傳》中。

伏挺自幼聰明，七歲時能讀通《孝經》、《論語》。長大成人之後，很有才氣，喜歡寫文章，他作的五言詩，善於仿效謝康樂的風格。伏挺父親的朋友樂安任昉深深贊賞他，認爲他是奇才。任昉曾經説："伏挺這樣的人才，京城當今没有第二個。"齊代末年，州中舉伏挺爲秀才，伏挺的對策在當時居於第一位。高祖義軍來到京城的時候，伏挺趕到新林去迎接義軍，拜謁高祖，高祖見到他十分高興，稱他爲"顔子"，提拔他爲征東行參軍，這時候伏挺纔十八歲。天監初年，

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

伏挺被授爲中軍參軍事。伏挺的住宅在潮溝，他在宅中講論《論語》，滿朝的官員都來聽他講說。伏挺遷任建康正，不久就因爲受到彈劾而免職。過了很久，伏挺又入京任尚書儀曹郎，遷任西中郎記室參軍，歷任晉陵、武康令。免除縣令職務後回京城，於是在東郊建房子，不再出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静。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

伏挺年輕時就有很大名聲，在當時又和人相處得很好，朝中身處要職的權臣和無實權的閑官，多數與伏挺有交往，所以伏挺不能久處隱退的地位。當時僕射徐勉因爲有病請假回家，伏挺寫信給徐勉以揣度徐勉的心意，信中説：

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顔色不覯。《東山》之嘆，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静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凉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托，時因吟咏，動輒盈篇。揚生沉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贊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

從前士德懷念舊友，思念之情縈繞數日；王輔嗣想念友人，憂思不斷長達一旬。由此可知，祇要是深情相係，無論貴賤，思念之情是相同的。何況像你，施仁庇護百姓，仁德廣布天下，對我們家有隆厚的恩德，對我又有知己之恩，我更是時時眷念。但是你身居朝廷，我閑居山野，山川阻隔，地位懸殊，雖然時常拜讀你的詩文，但却没見到你。《東山》篇中遠行的感嘆，什麼時候纔能回歸；西風曾引起人們的思鄉之情，我面對此情此景，又哪能不觸動思念之情。更加上静居空屋，没有友朋交往酬答，秋風四起，園林枯黄，山野凄凉寂寞，秋蟲吟叫。胸中之情不好直接寫出，但内心的情思又不能没有寄托，因而時時憑藉吟詩作賦寄托情懷，往往能凑足篇章。揚雄學問深而廣，還有人擔心他的文章被用來覆蓋醬瓿；惠子學富五車，更被人指責爲雜亂謬誤，何況我這文章更不值一提。有一天姑且呈獻短文給你，想不到你却給予超乎尋常的贊賞，承蒙你優厚的關照，回信連篇累牘地誇獎，我捧着你的回信，一次又一次地誦讀，祇怕你稱贊太過分，超出了標準。從前曹子建不想隨意稱贊陳琳，就是擔心被後代人嗤笑。現在你給我過多的贊美，恐怕會影響你的名聲。

挺竄迹草萊，事絶聞見，藉以謳謡，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

我隱居在草萊之中，見聞很少，憑藉歌謡聽到一些，從轎夫牧人那裏學到一些。仰

石，仍成簡通，娛腸悦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杯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弦誦，賁兹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眷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游，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絶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游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帚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

承公卿的諄諄教誨，最終養成簡易通達的習性，娛腸的美味、悦耳的音樂都漸漸擯棄，安適的居室、盛美的景象也全都滌除。綾羅美服、絲竹樂器，全都丢棄不用；一丈見方的小屋、一張小小的圓桌，三杯薄酒的嗜好依然保留。所以我認爲人間形勢變化，我處在域外却情懷淡泊；每日誦讀詩書，教授學生，顯揚我益柔損剛、與世無争的胸懷。我追慕留侯張良的辟穀長生之道，向往陸韓卿那樣辭去榮顯職位。我眷念東都，寄情南岳，捧讀你的來信，感到確實符合我的情況。雖然感到十分榮幸，但還有不明白的地方。現在帝業安寧，戰事平息，順道應時的聖主接受天命，百姓恭順敬奉聖明的君主。衆多之人歸服，像展氏那樣的仁德之人也奮發而起，輔佐聖主；面對浩浩白水，像甯叟那樣的賢才也正想褰裳渡水，歸順聖主。由此可知君子是爲了濟助世人，按道義行事，并非是謀求私利。想追隨赤松子作神仙之游，誰能做得到？祇希望進入仁壽之域，安定天下，祈求多福。上天雖然不説話，但四季順行，萬物生長。這樣，百姓得到庇護，官吏不會被免職，賢人不再隱於空谷，低賤之人也能蒙受賞賜。這難道不是盛世之美嗎，這難道不是盛世之美嗎！從前杜真把自己關在房屋裏，不應徵辟；郎宗挂冠懸印，逃隱於幽野，這樣做很難啊，這實在并不是我的願望。井丹生性高潔，也還是和權貴交往；司馬相如傲視世人，但在家鄉也表現出華貴的身份，我常認爲這樣處世就會獲取安泰的生活，每每暗中傾慕他們。我正想擁帚清掃道路，延請我思念之人，熱情款待，請你在農事閑暇之時光臨，不要我再行邀請。

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

我雖然喜歡寫文章，但是不能投合當代之人，又不能改變自己的志向和操守，順應時俗。像孔子仿效周文王嗜食昌蒲那樣，我也傾慕前賢，有所偏好，因此撰寫文章，不以自己鄙陋淺薄而羞愧，面對被人稱爲龍門的司馬遷也毫不忌憚。從前馮敬通贊賞魏景

蒲槧勿用，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

卿，劉孟公賞識張仲蔚，他們還衹是受到學識淵博通達之人的贊賞，都稱得上是美善之事，何况我受到一代宗師的賞識，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近來没有提筆，未去書信及時請安，現在姑且仿效東方朔，獻書給丞相，需要重新抄寫，就請你指正潤色，如果遇上子侯，也請再行修正。

勉報曰：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嘆。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咏，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兹簪帶，置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况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遂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群，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

徐勉回信説：

反復閲讀你的來信，全篇文字，列舉出世入世之事，談及隱退仕進話題，事理周詳，意趣深遠，打開你的來信拜讀，更增加憤激感慨之情。你是大州薦拔的秀才，剛成年就進入朝廷，參與政事，縱覽百家之書，涉獵六藝之學，看眼神就表現出你的俊美聰慧，觀神色就顯示你的俊逸明達，你如同魯國的名駒，是才學超群的年輕後輩，你超出雲中白鶴，品格高潔、志向遠大。曾經在大邑中驗證你的才能，在富裕之鄉試驗你做官的能力，將要像子游作武城宰那樣施行禮樂教化，像朱邑在桐鄉爲吏那樣留下惠政，被百姓歌頌，哪裏會同卓茂、魯恭那樣忠誠專一的官吏同年而語呢？你傑出的才能將要受到賞識，皇帝要授予官爵，戴上冠簪，繫上紳帶，加進朝廷官員的行列。而你却仰慕隱退之舉，懷着自己的聰明想法，認爲已經官職增高會成爲自己的拖累，從中領悟恩寵過多要委婉拒絶，於是就從塵世中退隱，實在使我十分欽敬。何况在金商時節，素秋降臨，林野蕭條，没有人一起游樂，衹是在典籍中涉足，在儒道兩家學説中遨游，外物和自身全都忘懷，個人的寵辱又哪會在心中滯留？這實在也是一種歡樂，享用的方式不同而已。現在皇上遠見博聞，向四方訪求賢者，晝思夜想，寤寐難忘。賢人都從幽谷中出來，隱士也都引領而望，期待聖主。天下有道，仍然貧賤就算是耻辱；離開人群，不能够與鳥獸同群。所以應當抛棄披蘿帶荔的隱居生活，出來加入朝臣百官的行列，不要違背亂世引退、太平盛世就應出仕的準則，

這不也是一樁美事嗎！

吾智乏佐時，才慚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遥，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咳，遘兹虚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沉廢，臺閣未理，娱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

我缺少佐助明主治理國家的才智，也没有濟助世人的能力，祇是稟承朝廷的準則，不敢荒忽懈怠，才寡力弱，任重道遠，我内心慚愧，不止一天。天下有道，百姓都是堯舜時代的百姓，作爲朝廷官員，我們還有什麽事可幹？因此可以以疲困病弱爲藉口，過着閑逸的生活。假如天下統一，車同軌，書同文，守衛邊防的軍隊不再來報警，朝廷制訂禮樂制度，刻石紀功，封禪泰山，然後就脱下官服，回到自己茅舍，實在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是我早年患有遇風而咳的疾病，造成這虚弱昏眩的病體，像皇甫士安那樣骨瘦如柴，像汲長孺那樣羸弱多病，朝廷的文書堆積未辦，尚書府的公事許多未作處理，娱耳的音樂，爛腸的酒食，也都因而停下不再享用，但并不是想追慕赤松子，仰慕留侯張良。假如上天再給我增加年壽，我自然將會恭謹奉守自己的職責。但我們不是同類的人，處境并不相同，以上的話，實在有些累贅。反復閲讀，更覺茫然若失。你品格高尚，遠離塵世，如同白雲飄蕩，隱居山野，我的思念之情什麽時候纔能平息。

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别當以薦。城闕之嘆，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承蒙你寄來書信，又拿文章給我拜讀。我反復誦讀，沉浸在辭藻文采之中。從前王仲宣才思敏捷，憑藉蔡中郎纔獲得聲譽；禰正平聰慧穎悟，依賴孔北海纔名聲四揚。看看古代，比比今天，我德行有虧，内心有愧。假如你寫成書卷，我一定全力稱揚，譽爲第一。不要讓美好的文辭得不到傳揚，就像明珠衹在隨侯手掌中閃耀發光，空使文人扼腕嘆息。我希望去見你，車到里門，我將憑軾致敬，掃門求見。你如果返回京城，希望你來寒舍，我一定放下高懸的坐榻，迎接嘉賓。輕苔薄紙，專程進獻。真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的感嘆，我哪天不是這樣懷念你啊！希望你忘記憂愁，不要勞累。書信不能詳盡表達我的心意。

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

伏挺後來出仕，不久被任命爲南臺治書。因

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天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携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游吴興、吴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説》十卷，文集二十卷。

爲接受賄賂，將要被審問。伏挺害怕被判罪，於是改變服飾化裝爲道士，藏匿很久。後來遇上赦令，他纔從藏身的天心寺中出來。邵陵王任江州刺史，帶着伏挺去江州。邵陵王愛好文學，伏挺因此深受恩寵，禮遇隆厚。伏挺就在這時還俗。邵陵王遷任郢州刺史，伏挺又隨邵陵王到郢州。邵陵王被徵調回京任京尹，伏挺就留在夏首，很久纔回京城。太清年間，伏挺客游吴興、吴郡。伏挺在侯景叛亂期間去世。他著有《邇説》十卷，文集二十卷。

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内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伏挺之子伏知命，先跟隨伏挺事奉邵陵王，掌書記。侯景叛亂期間，邵陵王在郢州敗逃，伏知命就乘機順江而下投降侯景。伏知命常常認爲自己父親仕途不能通達，因此深深怨恨朝廷，於是竭盡心意事奉侯景。侯景襲擊郢州，圍攻巴陵，軍中文告檄文，都是出自伏知命。侯景篡位，自立爲帝，伏知命任中書舍人，深受信任，權勢超過僞朝廷内外的其他人。侯景失敗，伏知命被收捕，押送到江陵，囚禁在獄中死去。伏挺之弟伏捶，也因有才學而出名，原先也被邵陵王選用，歷任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鄢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鄢陵人。他是晉司空庾冰的第六代子孫。他的祖父庾徽之，宋時任御史中丞。父親庾漪，齊時任邵陵王記室。

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既長，杜絶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官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并以强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并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吴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

庾仲容幼時失去父親，由叔父庾泳撫養。長大成人之後，他杜絶與人交往，專心一意潛心學習，白天黑夜都手不釋卷。最初任安西法曹行參軍，庾泳當時已經擔任顯貴之職，吏部尚書徐勉打算讓庾泳的兒子庾晏嬰擔任太子屬官，庾泳流着眼淚對徐勉説："我哥哥的孩子庾仲容從小就成爲孤兒，才能略微有一些，希望用庾晏嬰將要充任的職務轉而任用他。"徐勉答應了庾泳的要求，就轉任庾仲容爲太子舍人。庾仲容又遷任安成王主簿。當時平原劉孝標也在王府中任僚屬，他們兩人都因勤勉學習而受到安成王的禮遇。庾仲容遷任晉安王功曹史。歷任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理縣中事務都没有突出的業績，而且常常被彈劾。過了很久，庾仲容被除授爲安成王中記

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

室，將要出京隨王府行動，皇太子因爲庾仲容原任太子官屬，顧念舊情而破例舉行餞別酒宴，皇太子賜詩給庾仲容說："孫生陟陽道，吴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當時人都認爲這對庾仲容是極大的榮耀。庾仲容遷任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後又被授爲尚書左丞，因爲審察案情、糾彈官員不公正而被免職。

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游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

庾仲容學問淵博，年輕時就有很大名聲，但是他很意氣用事，藉酒使性，又喜歡發表正直而不同凡響的言論，士人中的友人就因此而看輕他。庾仲容祇和王籍、謝幾卿等人性格相合，交情很好。王籍、謝幾卿二人當時也與衆人不相合，於是三個人結伴交往，縱情酣飲，不再注重操守。過了很久，庾仲容又任諮議參軍，出京任黟縣令。到太清年間發生動亂的時候，庾仲容客居會稽，因爲患病而去世，死時七十四歲。

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并行於世。

庾仲容抄寫諸子書三十卷，各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他還有文集二十卷，這些書都在世間流傳。

陸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吴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

陸雲公字子龍，吴郡人。他的祖父陸閑，任州別駕。父親陸完，任寧遠長史。

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嘆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吴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嘆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黄門郎，并掌著作。雲公善弈棋，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泛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

陸雲公五歲時可以背誦《論語》、《毛詩》，九歲時讀《漢書》，全能記下來。他的從祖父陸倕、沛國劉顯向他考問《漢書》中的十件事，他都能一一回答，無所遺漏，劉顯贊嘆不已，認爲他異於常人。長大成人之後，陸雲公好學而有才氣。州中舉爲秀才。陸雲公積功遷任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陸雲公原先撰寫了《太伯廟碑》，吴興太守張纘離職回京城，在途中讀到陸雲公寫的碑文，感嘆地說："這個人簡直是當代的蔡伯喈。"張纘到京城後主管銓選官員的事務，他向高祖推薦陸雲公，高祖於是召陸雲公兼尚書儀曹郎，不久就實授此職，入值壽光省，又以本來官職知著作郎事。不久又除授爲著作郎，積功遷任中書黄門郎，并掌著作。陸雲公善於下圍棋，一次曾經在夜晚陪侍高祖，他戴的武冠碰上了燭火，高祖笑着對他說："燭燒壞了你帽子上的貂尾。"高祖將要用陸雲公爲侍中，侍

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黄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

中冠上有貂尾爲飾，所以高祖用這樣的話來和陸雲公開玩笑。當時天淵池新製造了一艘鯿魚舟，舟形闊而短，高祖在閑暇的日子裏常常乘坐這艘船隨波蕩漾，在朝臣中衹是帶着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陸雲公當時年紀輕，職位也不高，但是也在陪高祖泛舟的朝臣之列。高祖對他的恩寵厚待竟到了這樣的程度。太清元年，陸雲公去世，死時三十七歲。高祖爲他的死哀傷惋惜，親手寫詔書說："給事黄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姿儀態秀美，學問博洽通達，是後起之秀。他突然間去世，深深令人痛心。應當確定日期爲他舉哀。贈錢五萬、布四十匹幫助他家辦理喪事。"

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黄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睹，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奬。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逾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絶，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游夕宴，一載于斯。玩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歧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恍，久絶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游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

張纘當時任湘州刺史，他寫信給陸雲公的叔父陸襄、兄長陸晏子說：

京城的信使來，知道你們賢兄之子、賢弟黄門侍郎不幸去世的消息，這不衹是你們家失去了優異的人才，衹要是認識他的人都同感悲傷，哀痛惋惜，不能休止。賢兄之子、賢弟天生的才情早就顯露，弱冠之年更是俊異非凡，書籍一經過目，用不着第二次翻閲。有陸績懷橘孝親之舉、王祥爲母抱柰之情，這是天生的稟性；能踞坐苦讀、躋身賢才行列，并不是憑藉外人的幫助。學者相聚，那他能以自己的撰述立於學者之林；問難答辯，那他就能談出自己的心得，常有獨到的見解。剛剛過了弱冠之年，他就已經精通文辭和六藝，評論衆多的士人，他正是傑出的詩人。我曾與他同爲朝廷之官，互相追隨，交情深厚，因爲志氣相投，就成了忘年之交。在朝一年，朝夕相處。從早到晚，玩賞古籍，披閲文章。平生的知交舊友，差不多都漸漸殂謝，老夫我記得舊友，在世已經不多了。至於我這一生，還有多少時間，怡悦心志的樂事，就在於和他交往。我職務遷調，前往瀟、湘，船停在京城江岸，將要離别之時，更看出我和他之間的交往深情。晚上在京城郊外暫住，我和他促膝而談，滯留了一夜又一夜，戀戀不捨，握手道别，强忍

風霜改節。客游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别，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

悲酸，各登前程。我在外任職數年，被疾病纏繞侵擾，昏憒糊塗，很久已不與人交往。憑几口授，手下又一向没有可托以此任的美才；自己動筆，字迹又輕重不勻，若滅若没，更增添愧疚之情。京城中知交舊友，都像雲雨，有的分離，有的永别，衹有和他的交往，書信互相問訊，未曾斷絶。我們的交往在形迹之外，不會被路途遥遠而阻隔；我們的友情在襟懷之中，不會因歲月的流逝而改變。我在外做官五六年，殷切期望能回到家鄉，天天盼望着東歸京城，再和他重温昔日的深情。爲什麽這次分别，竟使我們永遠成爲隔世之人！當初揮手告别的時候，誰能保住自己長命百歲，我衹怕自己突然衰謝，所以没有其他的安排。想不到他在風華正茂的年齡去世，學問淵博的賢才被埋葬，更叫人增加傷感之情。想當年我引薦他，就因爲他一直志向堅定，你們兄弟感情深厚，又加上把他看作陸家家寶，更有摯愛之情。突然間遇上這令人憂傷痛心之事，我還能説什麽！臨到寫信更增加悲哀傷痛，以致語無倫次。

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并行於世。

陸雲公堂兄陸才子，也因爲有才氣而出名，他歷任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比陸雲公先去世。陸才子、陸雲公都有文集，也都在世上流傳。

任孝恭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他的曾祖父任農夫，宋時任南豫州刺史。

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并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

任孝恭年幼時就失去父親，他事奉母親十分孝敬，因此而出名。任孝恭專心一意，勤奮學習，家中貧窮，没有書可讀就常常輾轉請托向人借書。每讀一遍，他就可以背誦，全無遺漏。任孝恭的外祖父丘它，與高祖原有交情，聽説任孝恭有才學，就把他召入西省編撰史書。任孝恭最初任奉朝請，進值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不久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下詔命任孝恭撰寫《建陵寺刹下銘》，任孝恭又呈奏自己撰寫的高祖文集的《序文》，文辭都富贍華麗，從這以後，任孝恭專

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職主管朝廷的文書。任孝恭寫文章敏捷迅速，接到詔命立即就能成文，看起來不很花費心思，寫好文章呈奏，高祖每每都稱贊他的文章寫得好，多次賜給他金帛。任孝恭在年輕時跟隨蕭寺雲法師讀經文，通曉釋教教義，到這時任孝恭衹食用蔬食，遵守戒律，信奉佛教十分誠懇。但任孝恭生性很喜歡誇耀自己的功勞，常憑藉自己的才能凌駕於別人之上，對於當時有名的人物多表現出輕視的態度，世人也就因此而看輕他。

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太清二年，侯景進犯京城，任孝恭啓奏招募軍士，他率領招募的軍人隸屬於蕭正德，駐扎在江南岸。到叛賊軍隊來到的時候，蕭正德率軍投降侯景，任孝恭返回趕赴宮城，宮城城門已經關閉，任孝恭於是逃進東府，不久東府被叛賊攻破，任孝恭被害。任孝恭的文集在世間流傳。

顏協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晋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荆州也，以見遠爲録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他七代以前的祖上顏含，晋時任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他的父親顏見遠，博學而且有志向，有操守。以前，齊和帝鎮守荆州的時候，任顏見遠爲録事參軍，到齊和帝在江陵登上帝位的時候，命顏見遠任治書侍御史，不久又兼中丞。高祖接受齊的禪讓之後，顏見遠於是絕食，含恨幾天而去世。高祖聽到這消息說："我是順應天命，順從人意，和天下士大夫有什麼關係？而顏見遠竟然做出了這種事情！"

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荆州，轉正記室。時吴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嘆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升，上才淹下秩。"

顏協從小失去父親，在舅氏家撫養。他從小以度量大而被人們稱贊。顏協廣泛涉獵群書，精於寫草書和隸書。顏協初出仕就任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京鎮守荆州，顏協轉任實授記室。當時吴郡顧協也在王府中任職，他和顏協同名，才學也相匹敵，王府中稱他們爲"二協"。顏協之舅陳郡謝暕去世，顏協因爲舅舅對自己有撫養之恩，因此用對待伯父叔父的禮儀爲舅舅守喪，談論這事的人因此更看重顏協的情義。顏協又感到家中父親爲守義而死，因此不去追求顯達的職位，常常拒絕朝廷的徵召，衹是在藩王府任職而已。大同五年，顏協去世，死時四十二歲。世祖爲他的去世嗟嘆惋惜，爲此而著

《懷舊詩》哀悼他。其中一章説：“氣量弘大而風度高雅，實在是名實一致的高才啊！雖已仕進却還未升遷，致使高才還滯留在俸禄不高的職位上。”

協所撰《晋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

顏協撰寫的《晋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因爲遇上火災都燒毁了。

有二子：之儀，之推，并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顏協有兩個兒子：顏之儀，顏之推，都出名很早。顏之推在承聖年間官職升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尤，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群士值文明之運，摛艷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陳吏部尚書姚察説：魏文帝説，古代文人，很少有人能保持自己的名節。爲什麽呢？文人要巧妙地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與衆不同地披露自己的胸懷，因此，他們容易藐視同輩之人，顯露誇耀自大之心。在大的場合就會凌辱輕慢侯王，在小的場合就會輕視侮慢朋友，招致妒忌，陷入罪過，全都由此産生。像屈原、賈誼被棄斥放逐，桓譚、馮衍被擯斥不用，這哪裏祇是一朝一代纔有的事啊，實在是這些文人恃才自傲帶來的禍患啊！以上記載的文學之士，正值教化昌明的時代，撰寫辭藻華麗的文章，没有鬱悶壓抑的憂慮，不會遇上前代文人遭遇的禍患，實在太好了。劉峻的議論，説明他是講求命運的一類人物。命運這種東西，聖人很少談及，趨向命運之説，認爲命運必然操縱人生，這不是聖人經典的意思。

梁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點（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顗　劉慧斐　范元琰　劉訏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遁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耻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托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汚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喑絶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没身亂世，争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黄、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兹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易》說："君子逃離塵世，不覺得煩悶，特立獨行，不知道畏懼。"孔子稱長沮、桀溺爲隱士。古代的隱士，有的以聽到禪代之事爲羞耻，以讓出帝位爲高尚，把萬乘帝位當作是垢辱，走向死亡却毫不後悔。這種人輕視生命，看重道義，世所罕有，間或出現，是上等的隱士。有的充任監門以自養，在柱下作吏而托身，生活簡易是爲了實現自己的志向，地位低下却毫不顯露慚愧的神色。這就是所謂隱於市朝的大隱士，地位又在上等隱士之下。有的裸露身體，假裝瘋狂，弄瞎眼睛，弄啞嗓子，離絶塵世，抛棄禮樂以回歸正道，强忍住不談孝道慈愛，不顧恤親情。這種人保全自身，避開禍害，掌握了德高有才的人避世之道，地位又在大隱士之下。然而這些人都同樣没有忘記緘默不言的要領，處在幽隱之中守住正道，最終得到好的結果。他們和那些投身亂世之中，争逐財利、迎合世俗的人，哪裏能够同日而語啊！《孟子》說："現在的人對於爵禄，得到它就好像獲得生命，失去它就好像失去生命。"《淮南子》說："人們都用静止的水作鏡，不用流水作鏡。"能够激揚正氣，冲去污濁，遏制貪贜枉法的風氣，制止争權逐利的行爲，恐怕衹有隱士纔能做到吧！從古以來，没有一位帝王不崇尚隱士的操守。即使是唐堯也不能使巢父、

許由屈志相從，周武王也不能使伯夷、叔齊丢下自己的操守稱臣。漢高祖放肆傲慢却恭敬地禮待綺里季、夏黄公，漢光武帝按法治理天下却對嚴光、周黨屈意順從，從那以後，世世代代都有這樣的情況。有梁一代，國家興盛，繼承前代的風教德政，凡是道德值得效法，學問可作楷模的隱士，都把他們列入《處士篇》。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絶婚宦，尚之强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他的祖父何尚之，宋時任司空。父親何鑠，任宜都太守。何鑠一向患有瘋病，無緣無故殺害妻子，按法律被處死。何點當時十一歲，幾乎因失去雙親的哀痛而毁滅生命。到長大成人之後，何點因爲家中曾出現的禍事而感傷，想要不結婚，不出仕，何尚之强行爲他娶琅邪王氏。其他禮儀都已完成，將要行親迎之禮的時候，何點一次又一次向着何尚之流淚哭泣，請求讓自己堅守原來的意願，於是纔得以停辦婚事。

容貌方雅，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吴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

何點容貌端莊清秀，又博通群書，善於言談議論。何點家本是世家大族，宗族姻親中很多人任高官。何點雖然不進城，不入官府，衹是穿家居衣服，不用頭簪，不繫衣帶，在民間遨游，有時駕着柴車，穿着草鞋，隨順心意，想去哪裏就去那裏，直到喝醉纔回來，士大夫中很多人仰慕他、仿效他。當時人把何點稱爲“通隱”。何點之兄何求，也隱居在吴郡虎丘山。何求去世之後，何點在爲兄長服喪期間，衹是吃素食，不飲酒，到三年服喪期滿之後，何點的腰圍減小了一半。

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并不就。與陳郡謝瀹、吴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内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初，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

宋泰始末年，朝廷徵召何點爲太子洗馬；齊代初年，朝廷又多次徵召何點爲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何點都不應徵。他和陳郡謝瀹、吴國張融、會稽孔稚珪成爲莫逆之交。何點的堂弟何遁，拿東籬門一座莊園給何點居住，孔稚珪爲何點在園中建了幢房子。園内有卞忠貞的墓，何點在墓側種上花卉，他每次飲酒一定要先舉酒灑地祭奠卞忠貞。起初，褚淵、王儉擔任宰相，何點對人説：“我作《齊書贊》，贊中説‘褚淵是世家大族，王儉也是國家的英才；不依靠這些親故舊

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臣，有誰來顧恤國家’。”王儉聽到這話，本想去拜訪何點，後來知道不能見到何點，於是就放棄了拜訪的打算。豫章王蕭嶷駕車去拜訪何點，何點從後門逃走了。司徒竟陵王蕭子良想要屈駕去見何點，當時何點在法輪寺，蕭子良於是去法輪寺請求與何點相見，何點穿着隱士的服裝入席，蕭子良高興不已，把嵇叔夜的酒杯、徐景山的酒鎗贈給何點。

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

何點年輕時曾經患有渴痢病，多年都未治愈。後來何點在吳中石佛寺建立講壇，他曾在講經的地方午睡，夢見一個形貌特別的道人交給自己一掬丸藥，他在夢中把丸藥吞服了下去，從此以後病就痊愈了。當時人認爲這是何點淳厚的德行帶來的福祐。

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

何點生性放達，不拘小節，喜歡施贈給人，遠遠近近的人贈送給他東西，他都一概不違逆，全都接受，隨即又把接受的東西分贈給人。何點曾經坐車經過朱雀門街，有人從車後偷取何點的衣物，何點見到了，却不作聲，旁邊有人抓住偷衣人交給何點，何點於是把衣物贈送給偷衣人，偷衣人不敢接受，何點聲言要報告官府，偷衣人害怕了，纔接受了何點施贈的衣物，何點又催促偷衣人趕快離開。

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

何點對識別人才很有眼光，他識別薦拔的人很多。吳興丘遲還是幼童，何點就很賞識他；濟陽江淹還處在地位卑下的時候，何點就稱揚他。後來這兩人全都像何點說的那樣，顯露了才能。

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何點年老之後，又娶魯國孔嗣的女兒爲妻，孔嗣也是個隱士。何點雖然結了婚，但也不與妻子見面，另外建了座房子安置妻子，没有人明白他這樣做的用意。吳國張融年輕時被免官，他寫的詩中有表示不求仕進的語句，何點酬答詩說：“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意思是說張融被免去官職，没有處理文書的繁忙。這雖然是戲言，但張融很久都把這詩當作一塊心病。後來到何點結婚的時候，張融纔又寫詩贈給何點說：“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拿何點晚年結婚這事開玩笑。何點也把這詩當作一塊心病，但一直没有找到機會消釋它。

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别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縠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悦，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脱落形骸，栖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遺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晋禄。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并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别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

高祖和何點原來就有交情，高祖登上帝位之後，親手書寫詔書説："從前因爲空閑較多，能够和你交往，我們共坐修竹林中，栖息清池之上，忘記眼前的煩擾，議論古人古事，多麼快樂啊。自從我暫時告别家鄉，已有十四年，遇到的艱難險阻，又哪能説得盡。從我順應天命，登上帝位，就常常想着和你見面，近來身體怎麼樣，在哪座山上勞累？以前嚴光推開皇宫的大門，走上宫廷的臺階，與光武帝談論天人之道，共叙故舊之情，有不遵臣道的行爲，這對他的高潔操守有什麼妨礙？楊文先戴着皮弁謁見魏文帝曹子桓，周伯況戴着縠皮巾謁見光武帝劉文叔，到以往的史册中去尋找，這樣的先例并不少。現在賜給你鹿皮巾等物品。希望再過幾天，你能够進宫來。"何點穿着平民的布巾褐衣進入華林園，高祖十分高興，置辦酒宴，賦詩贈答，對何點的恩寵和禮遇同以前一樣。接着，高祖下詔説："徵士何點，操守高潔，不求仕宦，安於容膝之陋室，放浪形骸，不拘形迹，寄情於幽隱之中。我從早到晚，思考治國之道，仰慕前代哲人；何況我能與賢哲之人生活在同一時代，怎能不與賢哲之人一同治理國家。朝中親近大臣位尊任重，一定要由國中的傑出人才擔任。我誠心希望賢哲惠然肯來，屈居獻可替否之職。應當徵召何點爲侍中。"何點以有病爲理由，拒絶任官，不應徵召。高祖於是又再下詔説："徵士何點，寄心世外，遵守正道，隨任心性，脱離塵世，心胸坦蕩的君子之風，全都秉承古代先賢。以前因爲我們平素的志向相同，曾經親切地交往，像漢光武帝懷念嚴子陵那樣，我也眷懷自己的舊友。從前鄭仲虞超世脱俗，但也接受漢朝俸禄；戴安道也有超脱世俗之志，却也不拒絶晋朝的俸禄。這都是前朝盛德美行的典範，以前的賢哲共有的品行。應當斟酌撥給何點資財，全由所在地官府供給，日常所需的費用，由太官另外撥給。何點既然德行高於袁曜卿，所以也可以像魏太祖對待袁曜卿那樣，憑親舊之情撥給垣下穀。"

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

天監三年，何點去世，死時六十八歲。高祖下詔説："新授任的侍中何點，出世隱居，寄情

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所須，内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游物表，不滯近迹；脱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兹焉有托。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爲嗣。

於衡泌之中，志向終身不變。他突然間去世，我倍感凄惻哀傷。可以賜給何點一具用第一等木材製作的棺木，送二萬錢、五十四布給他家辦理喪事，辦喪事所需的各種東西，由内監營辦。”又命何點之弟何胤説：“賢兄徵君何點，從弱冠之年就隱居不出，直到垂暮之年操守始終不變。他寄情塵世之外，不追求名利富貴；放浪形骸，致力追尋深奥的哲理。他情趣高雅，有了興致就更能體現；他有文才酒德，交接之際更感到他旨趣高遠。我得受圖籙，應運爲帝，想要弘揚教化。朝中多有謙謙君子，能够使風雅之士流俗之輩崇尚君子之風；郊野有隱居之臣，也應當弘揚不圖仕進的品格。我正要依賴他們高雅的談吐，興隆梁朝的帝業。從前何點還是普通百姓的時候，我和他的情誼就已經顯露，我像漢章帝對待鄭仲虞那樣給他俸禄，像光武帝對待嚴子陵那樣待之以禮，在我處理政務的閑暇之日，曾讓他布衣晋見，在他隱居的深幽之處，我供給他資糧，讓他生活有依靠。突然間他去世了，這實在使我震驚哀悼。你和何點兄弟感情十分深厚，現在親人離開了人間，共享天年的願望，再也不能實現，這纏繞不斷的遺憾，叫我怎能承受。長此以往怎麼辦！”何點没有兒子，他同宗的人把何點堂弟何耿之子何遲任作爲何點的後嗣。

何胤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毁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内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

何胤字子季，是何點之弟。八歲的時候，他爲父母親守喪，像成人一樣因哀痛而毁傷了身體。長大成人之後，他愛好學習。拜沛國劉瓛爲師，學習《易》及《禮記》、《毛詩》；又進鍾山定林寺學習佛經。這些東西他都學得精通。但是他隨任情性，不拘小節，當時没有人瞭解他，衹有劉瓛和汝南周顒深深器重他，認爲他是奇才。

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

何胤初仕任齊秘書郎，遷任太子舍人。出京任建安太守，他施政講究恩德信義，百姓不忍心欺騙他。每逢伏日臘日，何胤都把關押的囚犯放回家，這些囚犯也都如期返回，没有一個乘機逃跑。何胤入京任尚書三公郎，還未受任，又遷任司徒主簿。何胤注解《易》，又解説《禮記》，解説的文句就寫在原書書卷的背面，因此稱爲《禮

長史，給事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録。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

記隱義》。又積功遷任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奉皇上詔命撰寫新的禮法，還没寫成王儉就去世了，皇上又命特進張緒繼續寫完，張緒又去世了，皇上就把續寫的任務委托給竟陵王蕭子良，蕭子良把這任務讓給何胤；於是朝廷配屬二十名學士給何胤，讓他們幫助何胤撰寫新禮法。永明十年，何胤遷任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林王繼位爲帝，何胤因爲是皇后的親族，所以很受親寵優待。又積功遷任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王、巴陵王師。

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游處其内。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吴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

何胤雖然富貴顯達，但他却常有辭官退隱之心。建武初年，他已在郊外建了座房子，稱之爲小山，他常常和士林友人在這座房子裏栖游。到這時，何胤就賣掉了自己的宅院，想歸隱東山。還没開始籌辦這事，何胤就聽説謝朏免去吴興郡太守之職後并不回京，他擔心謝朏占先隱居東山，於是就上表辭職，不等朝廷回覆就擅自離京。明帝十分生氣，命御史中丞袁昂上表啓奏收捕何胤，不久，明帝又下詔准許何胤辭職。何胤認爲會稽的山靈妙神奇，就去那兒游覽，住在若邪山雲門寺。起初，何胤的兩位兄長何求、何點都已經避世隱居，何求先已去世，到這時何胤又隱居，當時人們稱何點爲大山，何胤爲小山，又稱做東山。

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并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既内絶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裾儒肆，實欲卧游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釁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

永元年間，朝廷徵召何胤爲太常，太子詹事，何胤都不赴任。高祖藩王府建立，選拔何胤任軍謀祭酒。高祖寫信給何胤説："你在山林中盡情栖游，定能帶來無窮的歡樂，希望你常常安適。内心既已斷絶對名利的追慕，也就不會再有被外物役使的煩勞，用道來調養内心的和諧，一舉一動也就不會違逆自己的心意。若邪山獨占東部的美景，山川相連，前代人就已贊賞這裏的美景，這裏確實是一方樂土。我在官場輾轉遷徙，東奔西勞，静下來想和老友促膝長談，竟因相互離違，不能相見，我仰首東望，哪天不在想念你？從前我們歡樂相聚，一起在學校就讀，我實在想在學校游學千年，遍讀百子之書，一旦走上

襟素托，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脱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耻，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别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

仕途，這種想法就無法實現。正逢世道衰頽，國家接二連三地陷入禍亂之中，幸虧有數千激揚奮發的勇士，纔能够戰勝凶徒清除禍患。我也想捧讀書卷，隨時咨詢請教，寄情於古人古事之中，我也時常思念着你，但事與願違。你胸襟坦蕩，情懷恬淡，栖游山林，雖處人世之中，幾乎和退隱相近。你獲取高官之後，又挂冠辭職。有取捨不同之理，有崇尚隨順時勢之義，能預見後事，識别禍端，實在算是先知先覺，能超然世外，獨善其身，有識之人自會欽慕嗟嘆。現在政治昌明，居於昌盛之邦，仍然處在貧賤之中，人人都會感到羞耻；皇上好仁，實行仁德就在於自己，希望你不要再猶豫遲疑。以前我去信全都説過，這裏就不再全説。現在派專人等你的消息，我翹首期盼着你的回信，希望你能使我殷切期望之情得到安慰。”何胤不肯到王府任職。

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禄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藴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争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岩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床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

高祖登上帝位，下詔任命何胤爲特進、右光禄大夫。高祖親自寫手令給何胤説：“我正遇上好的機運，百姓樂於擁戴，我登上了帝位。衹不過我昏庸無知，不精通治國之道。即使是從早到晚，日夜劬勞，也想要帝業興隆，天下升平。而先代聖王留下的典範，還衹是記載在典籍之中，施政的取捨、政令的廢舉，都和用人密切相關。再加上世道澆薄，奸詐蜂起，要改變風俗，實在不易。如果不能用儒雅君子弘益朝政，用高雅的標準規範政令，那麽國家就會墮入急流，誰也不知道它將漂往何方。治理百姓和修養自身，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得失取捨，哪樣功用更多？我雖然學問不多，但很愛廣泛瞭解古事，想起那些脱離塵世的高士，每每贊嘆不已。現在世務紛亂，我重任在肩，不得不請你放下隱居山林的打算，和我一起實現治世的美業。希望你一定要深深體察我們往日的情誼，不要因爲怕塵世玷污而滯留不來。現在派領軍司馬王果宣諭我的旨意。希望近期就和你見面。”王果到何胤處，何胤穿着朝服但頭戴隱士常用的鹿皮巾，手執經書，走下坐榻跪着接過詔書，然後回到坐榻上拜讀詔書。何胤接着對王果説：“從前我在齊朝時就想陳奏兩三件事，一是想要訂正郊丘之禮，二是想

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圓丘南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絶世，猶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

要重新鑄造九鼎，三是想要建立雙闕。世人傳説晉朝想要建闕，王丞相指着牛頭山説：‘這就是天然的宫闕。’這正是没有明瞭建立宫闕的意思。闕，又稱之爲象魏。把國家的法律條文懸挂在闕上面，過十天就把它收藏起來。象的意思是法；魏，是正處在路當中而高大的樣子。這就是闕又稱做象魏的原因。鼎是象徵帝王威嚴的神器，有國家的人就要先有鼎，所以王孫滿斥責楚子問鼎之輕重的舉動，楚子頓時無言可對。在圜丘祭天和在南郊祭天，依照以前的典籍，這兩者有所不同。在南郊是祭五帝靈威仰之類神靈，在圜丘是祭天皇大帝、北極大星。以往朝代合稱爲郊丘，這是上代儒生的重大失誤。現在梁朝的德政剛剛開始，不應當因襲前朝的謬誤。你應當到宫廷中去陳奏。”王果説：“我地位鄙下，才能拙劣，豈敢隨便議論國家的典章制度，這事要恭敬地等待像叔孫生那樣的大儒來議論。”何胤説：“你爲什麽不派那傳送詔書的官員回朝廷拜獻表章，而你自己留下來和我一同栖游山林呢？”王果感到愕然，説：“古今都没聽説這種先例。”何胤説：“《檀弓》兩卷，談的全是事物的起始。從你就可以首先這樣做，爲什麽一定要有先例？”王果説：“現在你已經超然世外，還有出仕、爲君獻身的想法嗎？”何胤説：“你衹要憑實際情况就可以推測到我會不會出仕。我已經五十七歲，每月連四斗米都吃不完，哪能還有精力出仕做官。從前承蒙聖王眷顧，現在又蒙聖王褒美，我很想趕往宫廷拜謝皇恩，但是近來腰腿都不靈便，這個心願就無法實現了。”

果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禄，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鮮聞好事。吾每思弘奬，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爲嘆。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虚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

王果回到京城，把何胤説的主要内容向高祖啓奏，高祖下命令賜給何胤白衣尚書的封號，領取尚書俸禄，何胤堅決拒絶。高祖又命令從山陰庫中每月供給何胤五萬錢，何胤又不肯接受。高祖於是下詔給何胤説：“近來學問之道被廢棄，儒術將要失傳，世家大族，搢紳之家，都很少聽説有喜愛讀書的人。我常想大力鼓勵儒學，但風氣仍未改變，我在朝中衹有萬分感嘆。本想委屈你暫且出山，開導年輕後輩，以繼承近於廢棄的儒學。這心願未能實現，我延頸企望，晝思夜

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

想。朝廷的職位還虚席以待，我等到今年秋天，期望你惠然肯來，實現我素來的心願。你的門生當中經學精通、德行善美的共有幾人？我想要見見他們的堂堂儀表，把他們選拔到朝廷來做官。你即刻就可把他們的姓名呈報給我，希望你能滿足我這個要求。”又說：“近年來學者非常少，實在是因爲没有再聚集學生講授經學，所以用明經射策取士的辦法都廢棄了，每次一想到這一點，就萬分感慨。你是儒學的宗師，再加上你德行修美，我將命有志儒學的年輕後輩，到你那兒去向你學習儒家的學問。希望你細加斟酌，教誨誘導他們，使禮樂教化從此振興。”高祖於是派何子朗、孔壽等六人到東山何胤處去學習。

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岩爲堵。别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别，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絶矣。”執手涕零。

太守衡陽王蕭元簡對何胤十分尊崇，以禮相待，每月都常常駕車去何胤家，和他整天談論。何胤因爲若邪山地勢狹隘，容不下學生，於是遷往秦望山。山上有瀑布，何胤在瀑布西邊建造學校，山林就恰像學校的園籬，山岩正恰如學校的垣墻。何胤在學校裏專門造了座小閣，自己坐卧都在閣内，親自開關門户，没有一個僮僕能進入這小閣。何胤又在山側購置了二頃田，講論閑暇他就帶着學生去這地方游覽。何胤剛剛遷來秦望山的時候，正準備造房子，忽然見到兩個戴着黑帽子的人，容貌十分壯偉，他們問何胤：“你想要住在這地方嗎？”於是指着一塊地對何胤說：“這塊地很吉利。”忽然間二人都不見了。何胤照他們的話選定了房子的基址。不久山洪暴發，山石被冲走，樹木被冲倒，衹有何胤住的房子巋然不動，依然完好。蕭元簡就命記室參軍鍾嶸撰寫《瑞室頌》，并且刻在石上用以褒揚。蕭元簡要離開衡陽郡的時候，進山與何胤辭别，何胤送蕭元簡回城，一直送到離郡城三里的都賜埭，就告别說：“我自從棄絶世間之事，與人的交游也就中斷了，如果不是你屈尊降臨山野，我又哪會再到離郡城這麽近的地方來？在都賜埭上，從此以後再也見不到我的足迹了。”兩人手拉着手，都流下了眼淚。

何氏過江，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

南渡過江之後，何家的人從晋司空何充開始，世代都埋葬在吴西山。何胤家幾代人壽命都

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别山詩》一首，言甚凄愴。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

不長，衹有他祖父何尚之活到七十二歲。何胤年紀到了七十二歲時，就離開秦望山，遷移到吳，他作了一首《别山詩》，言辭十分淒愴哀傷。到吳之後，何胤在虎丘西寺講論經學，學生們又都跟隨他學習，東部地方長官往來途中經過吳，個個都要到寺中聽何胤講經。何胤常常禁止殺生，有個虞人追逐鹿，鹿一直跑向何胤，伏在他身旁一動不動。又有一種奇異的鳥，形狀像鶴，紅色，聚集在講堂，鳥兒馴服，和人親近，如同家禽。

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内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以前，開善寺藏法師曾和何胤在秦望山相見，藏法師後來回到京城，在鍾山去世。藏法師死的那天，何胤在般若寺，見到一個僧人把盛着香爐的奩和一函書交給自己，并且説“呈交何居士”。話説完人就不見了。何胤打開函，函中竟然是人世間没有的《大莊嚴論》。何胤又在寺内立明珠柱，這柱竟然連續七天七夜放光，太守何遠把這情況向朝廷啓奏。昭明太子欽敬何胤的德行，派舍人何思澄送去手令褒美何胤。

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説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并衣帢，行列至前，俱拜床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中大通三年，何胤去世，死時八十六歲。以前，何胤曾經患病，何胤之妻江氏夢見神人告訴自己説：“你的丈夫壽數已盡，但是他有至美的德行，應當獲得延長壽命的回報，你將要替代你丈夫去死。”江氏醒過來，説了夢中情形，不久之後江氏就患病去世，何胤的病竟然好了。到死之前，何胤夢見一群神女，有八十多人，都穿着帢衣，排列整齊地走到何胤面前，都在床下向何胤行拜禮，醒來之後，何胤又見到這情景，於是他就吩咐家中人營辦喪葬用品。不久何胤病情加劇，於是不治而亡。

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

何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

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不就。

何胤之子何撰，也不進入仕途，廬陵王徵召他爲主簿，他不肯就任。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從事中郎。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他的父親阮彦之，宋時任太尉從事中郎。

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嘆異之。

七歲時，阮孝緒過繼給從伯阮胤之作後嗣。阮胤之之母周氏去世，留下了一百多萬遺産，遺産都應當由阮孝緒繼承，但阮孝緒一點也不接受，把遺産全給了阮胤之的姐姐，即琅邪王晏之母，聽到這事的人都十分驚嘆。

幼至孝，性沉静，雖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彦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勖，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户，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阮孝緒從小就非常孝敬，生性沉穩少言，即使和孩童們一起玩耍游戲，也常是把挖池築山當作娱樂。十三歲時，他對《五經》就全都精通。十五歲行冠禮之後，阮孝緒去見自己的父親阮彦之，阮彦之告誡阮孝緒説："行加冠禮之後，你的地位更加重要，這是長大成人參預人事的起始。你應當常常想到自己勉勵自己，用以庇護你自己。"阮孝緒回答説："我願意追踪赤松子的足迹直到瀛海，仿效許由的行爲隱於深谷，希望藉此保住短促的一生，免去塵世的拖累。"從此阮孝緒就避開人獨處一室，除了探望父母，他足不出户，家中没有誰見到他，親友們因此稱他爲"居士"。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飡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阮孝緒的表兄王晏居於顯達之位，多次到阮孝緒家中，阮孝緒估計王晏一定會傾敗，所以常常躲藏起來不與王晏相見。阮孝緒曾經吃到一種肉醬，覺得味道鮮美，他問這肉醬的來歷，當聽説是從王晏家得來的，他便嘔吐出吃下去的東西，倒掉肉醬。王晏因罪被誅，王家的親戚都爲此而害怕。阮孝緒説："我們雖是親戚，但未結爲一黨，怎麽會連坐到我們？"後來果然没有陷入這場災難。

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床，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

討伐東昏侯的義軍圍攻京城的時候，阮孝緒家因爲貧窮竟然無柴煮飯，男女僕人去竊取鄰人的木柴燒火煮飯。阮孝緒知道後竟不肯吃飯，接着就命僕人拆下房上的木料來煮飯。阮孝緒住的房中衹有一張鹿床，房子四周竹樹環繞。天監初年，御史中丞任昉尋找阮孝緒之兄阮履之，也想乘便拜訪阮孝緒，却又不敢前去，最後望着阮孝緒的房子感嘆地説："房子離我們雖近，那人的德行却遠比我們高尚得多。"阮孝緒被知名人士欽敬尊崇竟然到了如此的程度。

十二年，與吴郡范元琰俱徵，并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

天監十二年，阮孝緒和吴郡范元琰同被徵召，兩人都不應召。陳郡袁峻對阮孝緒説："從

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黄、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

前，天地壅塞，賢人隱退；現在世道清明，但你却還隱遁，這樣做行嗎?”阮孝緒回答説：“從前周朝的德政雖然興隆，但伯夷、叔齊却不食周粟，甘心吃薇蕨；漢朝正值興盛，夏黄公、綺里季却仍以隱居山林爲快樂。實踐仁德，全憑自己，和人世有什麽關係！你估量我和以前的賢者不是一類人嗎?”

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參，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嘆其孝感所致。

後來阮孝緒在鍾山聽人講經，他的母親王氏忽然得病，阮孝緒的兄弟想要把他叫回來。阮孝緒的母親説：“孝緒天性暗通神明，他一定會自己趕回來。”阮孝緒果然因爲在鍾山心中驚悸而趕回家，鄰人都爲這事而驚嘆。阮孝緒母親服藥一定要用新鮮人參調製，以前傳説鍾山出産人參，阮孝緒於是親自翻山越嶺，進深山幽谷尋找，過了很多天都没有找到。他忽然間看見一隻鹿在往前走，阮孝緒似有感應，就緊跟着鹿往前走，走到一處，鹿突然消失，阮孝緒趕上前來，果然找到自己所要的人參草。他母親用人參調藥服用，病就治愈了。當時人們都爲此嗟嘆，認爲這是阮孝緒孝心感動神明所致。

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嘆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黄，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迹，存乎拯弊。弊拯由迹，迹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迹，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迹，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

當時有個善於卜筮的人，名叫張有道，他對阮孝緒説：“看到你隱居的行動，但你的心迹難以讓人明白，如果不用卜筮的方法來考求，就没有辦法證明。”張有道爲阮孝緒排列卦象的時候，已經列出五爻，張有道説：“從這情况看，將會出現《咸卦》，這是感應的表現，不是嘉遁之兆。”阮孝緒説：“你怎麽知道下一爻不會出現上九陽爻?”張有道繼續排列卦象，最後果然出現《遯卦》。張有道感嘆地説：“這象辭説‘肥遁無不利’。卦象和你的德行相應，你的内心和行動一致。”阮孝緒説：“雖然獲得《遯卦》，但是上九陽爻没有出現，隱居之道，就要像許由那樣離絶人世。”阮孝緒於是著《高隱傳》，爲從炎、黄開始，直到天監末年的隱士作傳，把這些人斟酌品評分爲三等，一共有若干卷。阮孝緒又撰寫《高隱傳論》説：“最高的道之根本，在於崇尚無爲；聖人的行動，在於拯救時弊。拯救時弊就要采取行動，靠行動取得功效就違背了道的根本，道的根本既然是崇尚無爲，那麽采取行動也就不

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二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迹；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迹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兹本迹，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

是道的最高準則。然而不付諸行動，那麽世間就無法安定；如果不貫徹道的根本，那道終究還會衰敗。孔丘、姬旦想要堅持采取行動，所以暫且把道的根本掩藏起來；老聃、莊周衹要弘揚道的根本，也就應當掩蔽他們的行動。行動可以掩蔽，這就是老、莊感到閑暇自如的原因；根本被掩藏，所以孔丘爲世事奔忙感到力不從心。士人如果不能掌握其中一方面，就會缺少明智的見解；如果能够理解兩方面的道理，就能具有獨特的審察辨别能力。這樣，聖人已經光照天下，就回過頭擴大行動的影響；賢人還未處於被人尊崇的地位，就更加要提倡道的根本。這實在是因爲行動應當拯救時弊，不是聖人就不能承擔這項任務；根本應當用以説明道理，賢人就可以知曉并昭示天下。假如能够瞭解根本與行動的關係，領悟一抑一揚的道理，那麽孔丘、莊周的思想，就可以理解大半了。”

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騏騄。”

南平元襄王聽到阮孝緒的名聲，寫信邀請阮孝緒，阮孝緒不肯前去。阮孝緒説：“并不是我有意要在尊貴之人面前顯示傲慢，衹是我生性害怕見帝王。假如麏麚都能駕車，那它們和良馬有什麽區别?”

初，建武末，青溪宫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宫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

以前，在建武末年的時候，青溪宫的東門無緣無故自己崩塌，大風吹拔東宫門外的楊樹。有人就這事去詢問阮孝緒，阮孝緒説：“青溪宫是皇上原來的住宅。齊五行屬木，東方是五行中木的方位，現在東門自己崩塌，恐怕是木將要衰敗了。”

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始願，故不受也。”

鄱陽忠烈王妃是阮孝緒的姐姐。鄱陽王曾經想駕車到阮孝緒那兒去游玩，阮孝緒鑿開垣墻逃開了，始終不肯與鄱陽王見面。外甥們逢年過節饋贈的東西，阮孝緒全不接受。有人對阮孝緒這樣做感到奇怪，阮孝緒回答：“受禮不是我自己本來的願望，所以不接受。”

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并異之。

阮孝緒常年供奉的石像，先就有損壞，阮孝緒心中想要修補，經過一夜，石像忽然變得完好無損。大家都爲此感到驚異。

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

大同二年，阮孝緒去世，當時五十八歲。阮孝緒的門徒累列阮孝緒的德行，確定他的謚號爲

《七録》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文貞處士。他著的《七録》等書共有二百五十卷，在世間流傳。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産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閲爲務。朝儀故事，多取决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原先，陶弘景之母夢見青龍從自己懷中出來，同時又見到兩個天神手捧香爐來到自己住的地方，過不久陶母就有了身孕，於是生下了陶弘景。陶弘景從小就有獨特的禀賦。他十歲的時候，得到了葛洪寫的《神仙傳》，就白天黑夜研學探究它，於是萌生了攝生長壽的想法。陶弘景對人説："仰望青雲，看見太陽，都不覺得遠。"長大成人之後，陶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情儀表，明浄秀美，眼睛明亮，眉宇開闊，耳朵細長。陶弘景讀書一萬餘卷。他善於彈琴下棋，精於草書隸書。齊高祖作宰相，還未到弱冠之年的陶弘景被選拔爲諸王侍讀，被授爲奉朝請。陶弘景雖然身處帝王之家，但閉門獨處，不與外人交往，衹是一味讀書。朝廷禮儀制度，多半取决於陶弘景。永明十年，陶弘景上表辭去官職，皇上下詔准許他辭職，賜給他一束帛。到陶弘景離開京城的時候，朝廷公卿在征虜亭爲他餞行，酒宴規模十分盛大，送行人的車馬阻塞了道路。大家都説，宋、齊以來，都没有這麽盛大的送行場面。朝野人士都認爲這是一種榮耀。

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於是陶弘景定居在句容的句曲山。陶弘景常説："這座山下是第八洞宫，名叫金壇華陽之天，周圍有一百五十里。從前漢代有個咸陽三茅君道行修煉成功，來掌管這座山，所以這山稱做茅山。"於是陶弘景在山的中部建造房子，自己把房子稱爲華陽隱居。陶弘景開始跟隨東陽孫遊岳學習符圖經法。他走遍名山，尋訪仙藥。每當經過溪澗山谷，陶弘景一定要在其中盤桓，吟咏游覽，不能休止。當時沈約任東陽郡守，他敬仰陶弘景的操守涵養，多次去信邀約陶弘景，陶弘景都没有答應。

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别，

陶弘景爲人通達事理，處事靈活，待人謙敬有禮，無論是出仕還是退隱，他的舉動都符合這標準。遇上事情就能立即作出决斷，説話不拖沓冗繁，即使有也會立即感覺到。建武年間，齊宜

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秘異，因著《夢記》焉。

都王蕭鏗被明帝害死，蕭鏗被害的那天夜晚，陶弘景夢見蕭鏗來向自己告别，陶弘景就向蕭鏗問及陰間之事，蕭鏗說出了很多陰間隱秘奇異之事，陶弘景就根據這些事撰寫了《夢記》。

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永元初年，陶弘景又另外建了一座三層的樓房。陶弘景居住在最上一層，他的弟子們住在中間一層，賓客來了就住在下層。陶弘景就從此與世人斷絶來往，衹有一名家中的僮僕能在他身邊服侍。陶弘景特别喜愛松林中的風聲，每次聽風吹動松林的聲音，都感到欣喜快樂。陶弘景有時一個人在泉水山石之旁游玩，遠遠望見他的人，都以爲是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

陶弘景生性愛好著述，著述中崇尚奇異。他愛惜光陰，年老之後就更加珍惜。他尤其精通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陶弘景著有《帝代年歷》，又曾經製造渾天象，陶弘景說，渾天象“不衹是史官使用，也是學道所必需的東西”。

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

討伐東昏侯的義軍平定建康之後，陶弘景聽說在議論禪代之事，他就援引圖讖，幾次推演都成爲“梁”字，於是陶弘景就命弟子把推演結果進呈朝廷。高祖早已與陶弘景有交游，他登上帝位之後，對陶弘景的恩寵和禮遇就更加隆厚和周到，他和陶弘景之間書信往來不絶，派去看望陶弘景的使者一個接着一個。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并爲佳寶。

天監四年，陶弘景移居積金東澗。陶弘景善於辟穀導引的養生之術，他年齡超過八十却還保持着健康的容貌。陶弘景深深仰慕張良的人品，說張良這人，“古代賢人中，没有誰能與他相提并論”。陶弘景曾經夢見佛把菩提記授給自己，神佛說他名爲勝力菩薩。陶弘景於是到鄮縣阿育王塔自己發誓，受五大戒。後來太宗來到南徐州，他欽仰陶弘景的風采和素養，就把陶弘景召進後堂，兩人在一起談論了很多天，陶弘景纔離去，太宗非常敬重陶弘景，認爲他異於常人。大通初年，陶弘景把兩把刀進獻給高祖，一把刀名爲善勝，一把刀名爲威勝，都是精美的寶物。

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

大同二年，陶弘景去世，時年八十一歲。死後，陶弘景的容顏没有改變，身體屈伸如同往

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常。皇上下詔贈爲中散大夫，贈謚爲貞白先生，接着派舍人監辦喪事。陶弘景留下遺言要實行薄葬，他的弟子們遵照遺言實行。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晋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他家世代居住在京口。諸葛璩幼時以徵士關康之爲師，廣泛地涉獵經史。後來他又以徵士臧榮緒爲師，臧榮緒著《晋書》，他稱贊諸葛璩對自己著的書有闡發隱微事義的功勞。臧榮緒把諸葛璩和漢代的壺遂相提并論。

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悦《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徂，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轄，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兹五秉。可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并禮異焉。璩丁母憂毁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就。

齊建武初年，南徐州行事江祀向明帝推薦諸葛璩。他説："諸葛璩安於貧賤，堅守正道，尊崇愛好《禮》和《詩》。他從來没有拜謁地方長官，也未曾依附王侯的門庭。如果選拔像他這樣品行端方的隱逸之人爲官，可以弘揚清操，激勵世人。請求徵召諸葛璩爲議曹從事。"明帝答應了江祀的請求，諸葛璩却拒絶不肯應召。當時陳郡謝朓任東海太守，他爲告諭屬下寫了一篇教，教文説："從前任長孫東行爲官，就使龍丘萇折節出仕；孔文舉教令北行，就使鄭玄得到高立'通德門'的榮耀。這是抑制貪鄙之風，使懦弱之人立下志向，弘揚風範的好辦法。處士諸葛璩，被前賢的高風亮節所熏陶，也走上了隱居的道路。他哪是那種懷藏珠寶却身披褐衣、身有才藝却想待價而沽的虚假之輩？他正是操守高潔、獨守孤高、不事王侯的隱逸之士。聽説他奉養父母，却窮得衹能啜菽飲水，連粗茶淡飯都難以爲繼。我哪能獨享萬鍾的俸禄，却忘了賑窮濟貧的責任。應當贈給諸葛璩百斛穀。"天監年間，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蕭秀、鄱陽王蕭恢都給諸葛璩以特殊的禮遇。諸葛璩母親去世，他在守喪期間因過度悲哀而極度瘦弱，蕭恢多次去探望慰問。服喪期滿，諸葛璩被舉爲秀才，他不肯就任。

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諸葛璩生性勤於教誨誘導學生，天天都有許多到他這裏來學習的年輕人。諸葛璩家的宅院簡陋狹小，無法容納這麽多人。太守張友爲諸葛璩建造了講舍。諸葛璩爲人清廉正直，妻子兒女都看不到他喜怒的表情。他從早到晚，孜孜不倦，

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録之。

或是講學，或是誦讀，從不停息。當時人們因此也就更加尊重他。

天監七年，高祖下詔向太守王份詢問諸葛璩的學問德行，王份全按實情回答，朝廷還没來得及徵召任用諸葛璩，諸葛璩就於天監七年在家中去世。諸葛璩所著的文章共二十卷，是他的門人劉曒爲他收集編録的。

沈顗

沈顗字處默，吴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

沈顗字處默，吴興武康人。他的父親沈坦之，齊時任都官郎。

顗幼清静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吴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見，顗送迎不越於閾。勃嘆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

從幼年開始，沈顗心性就清正恬静，有卓絶的品行，他敬慕黄叔度、徐孺子的爲人處世。沈顗讀書不拘泥於注釋，著述不追求浮華。沈顗常常獨自一個人待在屋子裏，别人很少見到他。沈顗的堂叔沈勃在齊代位居高官，聲名顯赫。他每次回到吴興，都是賓客盈門，沈顗却從不到他的家門。沈勃去看望沈顗，沈顗迎送沈勃，從不超出大門。沈勃感嘆地説："我現在纔知道處在富貴中的人比不上貧賤之人。"

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顗内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

不久，沈顗被徵召爲南郡王左常侍，他不去赴任。沈顗平日家居的品行很好，事奉父母十分孝敬，兄弟之間十分友愛，他被同鄉之人稱道仰慕。永明三年，沈顗被徵召爲著作郎；建武二年，沈顗又被徵召爲太子舍人，他都不去赴任。永元二年，沈顗又被徵召爲通直郎，他也不去赴任。

顗素不治家産，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采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沈顗素來不置辦家産，時值齊末，兵荒馬亂，沈顗家中生活艱難，他與家人都衹能兩天分吃一天的食糧。有人饋贈糧食和肉給沈顗，沈顗就把門關上，不肯接受。他衹是靠打柴維持生計，但仍是怡然自得，并不改變自己的旨趣。

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吴興太守柳惲以顗從役，揚州别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慚，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天監四年，梁大舉北伐，因而徵集壯丁。吴興太守柳惲命沈顗去服勞役，揚州别駕陸任寫信去責備柳惲，柳惲十分慚愧，送了豐厚的禮物給沈顗，讓沈顗回家。沈顗就在這一年在自己家中去世。沈顗所著的文章有數十篇。

劉慧斐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他從小學問淵博，會寫文章。劉慧斐初出仕任安成王法曹行參軍。

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

劉慧斐曾經在回京城途中經過尋陽，到匡山去游覽。他去拜訪處士張孝秀，兩人志趣相同，十分投合，劉慧斐於是萌生了在匡山安居終老的想法。於是他就不再做官，自己居住到東林寺中。他又在山北建造了一座園，取名爲離垢園。當時人就稱劉慧斐爲離垢先生。

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没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絶。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劉慧斐特別精通佛教經典，他精於篆書和隸書，在匡山上他手抄佛經二千餘卷，其中經常誦讀的就有一百餘卷。劉慧斐白天黑夜都誦習佛經，孜孜不倦，遠遠近近的人都敬慕他。太宗來到江州，送几杖給劉慧斐。評論這事的人說，自從遠法師去世之後，過了將近二百年，匡山上纔出現像張孝秀、劉慧斐這樣的盛德之人。世祖和武陵王等人給劉慧斐的書信不斷。大同二年，劉慧斐去世，死時五十九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吴郡錢唐人也。祖悦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毁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笋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

范元琰字伯珪，吴郡錢唐人。他的祖父范悦之，被徵召爲太學博士，他不赴任。范元琰之父范靈瑜，在爲父親守喪時，因哀痛過度而去世。范靈瑜去世時，范元琰還是個孩童，但他哀痛思慕之情、恪守禮法、竭盡禮儀的舉動，使親屬們都感到驚異。長大成人之後，范元琰愛好學習，學問廣博，精通經史，又同時精通佛教教義。但他生性謙遜恭謹，不憑藉自己的長處傲慢待人。范元琰家中貧苦，衹是依靠在園中種菜維持生計。曾有一次，范元琰出外時，見到有人正在偷他家的菜，他急急忙忙地退回家，他母親問他退回家的緣故，他全按實情回答了母親。母親又問他偷菜的是誰，范元琰回答說："剛纔急忙退回來的原因，就是怕偷菜人見到我而感到羞耻，現在我把那人的名字告訴你，希望你不要泄露出去。"於是母子二人對這事秘而不宣。有人涉過溝來偷范元琰家園中的笋，范元琰就砍樹搭橋方便偷笋的人來往過溝。從此那些偷東西的人感到十分羞慚，全鄉再没有盜竊的事情發生。范元琰經常家居，不至鬧市，即使一人獨坐時也是端莊恭敬，如同面對貴賓，見他的人也都個個神色莊重。沛國劉瓛對范元琰深爲器重，曾經上表稱揚他。

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

齊建武二年，范元琰開始被朝廷徵召爲官，任命他爲安北參軍事，范元琰不赴任。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書稱贊范元琰的德義操行，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用王府名義召范元琰來任官，范元琰不應召。天監十年，臨川王上表舉薦范元琰，朝廷竟未徵召。這一年，范元琰在家中去世，死時七十歲。

劉訏

劉訏字彦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吊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

劉訏字彦度，平原人。他的父親劉靈真，齊時任武昌太守。劉訏幼時被稱爲孝心純厚，幾歲的時候，父母相繼亡故，他在爲父母守喪期間，哀痛哭泣，悼傷思慕，幾乎要毁滅自己的生命，去吊唁的人没有一個不爲他傷心。劉訏後來被伯父養育，他事奉伯母、對待兄弟姐妹，十分孝敬和友愛，被本宗族的人稱道。劉訏因爲很早就失去父母而哀傷，有人一時失誤觸犯了父母的名諱，他就會心情鬱結，傷心落淚。長兄劉絜爲劉訏聘定女子爲妻，已經確定日子成婚，劉訏聽到這事就逃出去藏匿起來，事情平息之後纔回家。本州刺史張稷召他爲主簿，他不去就職，主管吏員發下檄令召劉訏，劉訏於是把檄令挂在樹上，自己逃開了。

訏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絶便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訏善於談論道家的玄理，又特别精通佛教的經典。劉訏曾經和他的族兄劉歊一同在鍾山各寺廟中聽人講經，兩人就一起在宋熙寺東澗選址建房，萌生了在這兒定居終老的想法。天監十七年，劉訏在劉歊的家中去世，死時三十一歲。臨終的時候，劉訏拉着劉歊的手説："我氣絶之後立即就殯殮，殯殮完畢就立即埋葬，靈堂奠筵，全不需設置，不要設置供品祭祀，不要給我立後嗣。"劉歊全都依照施行。劉訏的同宗之人和他的好友爲他在石碑上刻寫銘文，贈他謚號爲玄貞處士。

劉歊

劉歊字士光，訏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正員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

劉歊字士光，他是劉訏的族兄。劉歊的祖父劉乘民，宋時任冀州刺史；父親劉懷慰，齊時爲正員郎：父子相繼擔任二千石之職，兩人都有清美的聲譽。

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群兒

劉歊幼年時就聰慧而有見識。他四歲的時

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并隱居求志，遨游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娱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候，父親去世了。與兒童們在一起，就他一個人不玩耍。劉歊六歲就能背誦《論語》、《毛詩》，不理解文意的地方，他也能提出問題，并相與辯駁。十一歲時，劉歊讀《莊子·逍遥篇》，他説："這文章我能解説了。"有人就向他提問，他針對問題隨口回答，説法也都合情合理，家中人都常爲此而驚異。長大成人之後，劉歊學問淵博，有文才。他不娶妻，不出仕，和族弟劉訏一起隱居以實現自己的追求，遨游山林水澤，在山水、書籍當中追求樂趣。劉歊常想脱離塵世，但因爲母親年老而不忍離開，因此常常隨着到兄長劉霽、劉杳做官的任所。劉歊年輕時喜歡施捨，遇上别人有急難，他一定給予周濟，有人贈送東西給他，他也不拒絶。久而久之，他感嘆道："接受别人的東西一定要回報，不然的話，就會感到有愧於人。我本來就没有能力回報别人，哪能讓自己常常心中有愧呢?"

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核，聊肆狂瞽，請試言之。

没過多久，劉歊著《革終論》，主張改變喪葬習俗，時間是天監十七年。論中説：

關於生死的事情，聖人很少談及。孔子説："精靈之氣聚合成爲人，魂魄游散就會發生變化，由此知道鬼神的情形與天地相似而不背離。"他的言辭簡約，話的主旨精妙，他講的事情很精深，話的含意很玄妙，不可以憑猜測來推斷，也很難仔細考察，我姑且憑藉我的愚妄無知，放膽試着説説這方面的事情。

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説，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説，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

形體和精神結合就是生，精神和形體分離就稱爲死，兩者結合就會言語動作，兩者分離那就静寂無聲。在有言語動作的時候，人們都知道精神的表現；在静寂無聲的時候，就没有人能知道精神的去向。人人都知道，那即使不説道理也就很明白，没有人知道，那就愈解説而道理愈玄妙。因此，放勛、重華、周公、孔子都避開這個問題不加評説，前代的賢達人士，也往往産生不同的見解。季札説："人死之後，骨肉回歸土中，魂魄處處可去。"莊周説："生如同服徭役，死好比静止不動。"探究這兩種説法，似乎

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内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絶。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反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游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携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

觀點相反。爲什麽呢？魂魄處處可去，是認爲精神存在；死好比静止不動，是認爲精神不存在。原憲説：“夏后氏祭送死人用明器，這是明白地告訴百姓，人死後没有知覺。殷人祭送死人用祭器，這是明白地告訴百姓，人死後還有知覺。周人祭送死人兼用明器和祭器，這是告訴百姓，對人死後有無知覺尚疑惑不定，未能確定。”考察古書典籍、前代的史志，關於死後有知無知的争論，不能一一盡言。假若根據佛教教義來查核，依據佛教經典來判斷，那麽以上諸人的言論可以找到依據，三代的禮法并没有什麽失誤。爲什麽呢？精神是生的根本，形體是生的外殼，死去之後精神離開了這外殼，而依附這外殼以外的其他物體。雖然死去的人不能復生，但精神發生演變，未曾滅絶。在精神離開形體的時候，人的見識才能全都蕩然無存，所以夏后氏祭送死人用明器，是表示精神不會再回來。依附於其他物體的時候，原來這個人的精神知覺也都全部失去，所以殷人祭送死人用祭器，是要顯示精神依然存在。精神不會返回的説法和莊周的觀點一致，精神依然存在的説法和季札的觀點一致，各抓住了一個方面，并不損害關於生死的認識。如果從實質上來説，那麽人死後都是無知覺，所以周人祭送死人有兼用明器、祭器的禮儀，孔丘提出魂魄游散的説法，不正是這樣的嗎！假如拋棄偏執一端的説法，探尋兩相折衷的見解，那麽互相指責不仁不智的言論，從此就可以平息了。

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

形體是没有知覺的外殼，精神是有知覺的天性。精神有知覺但不能單獨存在，衹有依附没有知覺的形體纔能自立。所以形體對於精神，就如同旅途中的旅館。到人死的時候，人的精神離開這個旅館而去别的地方。精神已經離開了，旅館憑什麽還存留？人死之後薄葬而求速朽的主張合乎道理。精神已經到了别的地方，那祭祀的對象是什麽？祭祀就違背了道理。但周公、孔子的訓導不是

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椁，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游，則平生之志得矣。

這樣，這恐怕另有原因吧！大概是因爲禮樂制度的建立，是在民風澆薄的時代；祭器的使用，舞步的規定，是在鄙陋民俗中產生。設置靈筵，陳放棺椁，供奉奠品，建造墳墓，都是爲了想讓孝子有追念思慕已故親人的場所，這對於已經離開的精神又有什麽益處呢？所以上古時代，人死之後衹是用柴草包裹，然後拋棄在野外，能够説尊盧氏、赫胥氏、皇雄氏、炎帝做出了違背事理的事情嗎？因此澹臺子羽把兒子尸體沉入江中進行水葬，景漢伯衹要求葬在土穴中，趙文楚留下遺命，在棺中鋪上黄土，皇甫士安衹要用麻索捆扎尸體。這四位先生，可算是掌握了天理，忘記了教化。我假如能够追隨這四位先生，那麽我平生的志向算是實現了。

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奂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椁，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絶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仿佛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絶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坎，坎足容棺，不須磚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虚座，伯夷之杅水。

但是多年的習俗相傳已久，喪葬的規矩很難一下子改變，突然間要完全順應自己的想法辦事，就擔心親人們出於愛心不順從我。現在我衹想要除去煩瑣的禮儀，革除厚葬的習俗，喪事一定要節儉，禮儀要簡易，不要那麽激進，裸尸而葬，也不要過於守舊，要做到和固有的習俗有區别，既不傷害世上親人的感情，也要符合道德高超的至人的準則。孔子説："死了之後把身體包殮起來，運回家鄉安葬，有棺而無椁。"這也是貧窮之家的喪事禮儀，我怎麽會把這種禮儀看作簡陋呢？况且張奂留下遺言，衹要用幅巾爲自己包裹尸身，王肅遺言衹要盥洗手足，范冉遺言穿衣入殮之禮完畢就立即下葬，奚珍留下遺言，不要在靈前設置几筵，文度遺言衹要用舊船作棺椁，何子廉遺言衹要用牛車裝運自己的靈柩，叔起遺言告誡子孫，不要給自己建造墳墓，鄭康成遺言不要用卜筮的方法選擇葬地。以上這幾位先輩，尚且衹要求簡易的葬禮，更何况像我們這樣的人，怎麽能够追求奢華的葬禮呢！現在我想仿效先賢的高尚德行，把他們的行動作爲自己的準則，或許可以符合中庸之道，希望能够免受白白浪費的批評。我氣絶之後不要

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絶，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内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舉行招魂的儀式，盥洗尸身之後就可入殮，衹要用一千錢備辦棺木，購買普通的裙衫、衣巾枕頭鞋子等。除此之外，其他祭送死者的物件，棺中隨葬的用具，以及下葬之前設奠祭祀之物，全都用不着準備。世人多相信彭祖、李耳的説法，可以算是糊塗了。我以孔子、佛祖爲師，可以免除這種困惑。尸身殯殮之後，用無帷蓋的車子裝運棺木，歸葬於故鄉，隨意找一塊地，這塊地可以挖個坑，坑能容得下棺木就行了。不要用磚瓦砌造墓穴，不要堆土爲墳，植樹爲飾，不要陳設供品祭祀，不要設置几筵。用不着像對茅君那樣，設虚座供奉；也不要像對伯夷那樣，用杯水祭祀。至於以後後代子孫的祭祀，我這裏概不提及，上面説的事情，衹用在我一人身上，不要因爲這而影響教化。家中的成人幼孩，内外親屬，以及朋友，衹要來到我的寓所，希望都能够促成我的遺願實現，希望不要違背我的願望。

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

第二年劉歊就因病去世，死時三十二歲。

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浄登佛。"如此三説。歊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劉歊幼年時曾經單獨坐在一間空房裏，有一位老者到房中，對劉歊説："你的才智强於尋常之人，能够精通死生之道，衹是不能長久待在一個地方罷了。"説完就忽然間消失了。劉歊長大成人之後，精心學習佛學。有個僧人釋寶誌，當時没有人能瞭解他。釋寶誌在興皇寺遇見劉歊，驚異地對劉歊説："隱居學道，清静登佛。"一連説了三遍。劉歊將要死的那年春天，有人在他的庭院内種上柿子樹。劉歊對他兄長之子劉弇説："我見不到這柿樹結果，希望你不要對别人説。"到秋天劉歊就去世了。當時人都認爲劉歊能預先知道命運。親戚朋友們陳述劉歊的德行業績，給他確定謚號爲貞節處士。

庾詵　庾曼倩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棋筭機巧，并一時之絶。而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産業。嘗乘舟從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他從小聰明伶俐，酷愛學習。經史百家，没有一樣不全面瞭解，對緯書、射御六書、下棋計數、巧思的技藝，全都超過當時之人。但庾詵生性平易質樸，特别喜愛山林泉石。他家住宅占地十畝，而山石、池塘占了

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

一半。庾詵平素吃蔬食，穿舊衣，不置辦家產。曾有一次，庾詵乘船從農舍回家，船上裝載着一百五十石米，有個人在船上托載三十斛米。回到家之後，托載米的人說："你的米是三十斛，我托載的米是一百五十石。"庾詵默不作聲，聽任他恣意取足一百五十石米。庾詵有個鄰人被誣陷爲盜賊，被收捕定罪，這鄰人也被迫供認。庾詵同情這鄰人的遭遇，於是他用自己的書作抵押，籌得二萬錢，叫自己的門生出面，假稱是鄰人的親戚，爲鄰人賠償失物。鄰人被免罪，來向庾詵道謝，庾詵說："我同情天下無辜而受罰的人，哪裏會期望別人的道謝?"庾詵像這一類的言行很多。

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荆州，板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明揚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通黃、老，該涉釋教；并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

高祖年輕時和庾詵交情很好，平素十分推重庾詵。高祖組織義兵之後，任命庾詵爲平西府記室參軍，庾詵不肯改變不圖仕宦的志向，沒有接受任命。庾詵平生很少與人交游往來，河東柳惲想要和庾詵交往，庾詵拒絕，不肯接納他。後來湘東王到荆州，用王府名義任命庾詵爲鎮西府記室參軍，庾詵不去赴任。普通年間，皇上下詔說："舉拔久未任用的賢人，是施政治國的首要事情；表彰賢人，尋求賢士，是我日夜操心的當務之急。新野庾詵，退隱不仕，閉門謝客，經史文藝，多數精通。潁川庾承先精通黃、老之學，博覽佛教之書。這兩人都不逐利不營私，安於貧困的生活，他們這種德行可以抑制狡詐之人，使民風淳厚質樸。庾詵應當任黃門侍郎，庾承先應當任中書侍郎。命令他們所在州縣隨時準備恭送他們入朝，希望他們能改變不肯出仕的志向，將期待他們擔負治理國家的重任。"庾詵稱說自己有病，不肯赴任。

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

晚年之後，庾詵特別尊奉佛教，他在自己宅院之內設立道場誦經禮拜，每天環繞佛菩薩拜懺，晝夜不停。他每天誦讀《法華經》一遍。後來一天夜晚，庾詵忽然看見一個僧人，這僧人自稱爲願公，像貌舉止都非常特別，他稱呼庾詵爲上行先生，把香交給庾詵就離開了。中大通四年，庾詵在白天午睡時突然驚醒說："願公又來了，我不能再久住了。"他面色沒有發生變化，

生彌陁净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静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晋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

講完話就去世了，死時七十八歲。他去世的時候，全家人都聽見空中有人呼叫說：“上行先生已經在西方極樂净土投生了。”高祖聽到庾詵去世的消息，下詔說：“表彰善行，弘揚美好的德行，是前代帝王注重的事情。新野庾詵，如同荆山的美珠寶玉，如同江陵的杞梓良材，他好像是我們南方的靖侯，本來就有盛名和美德，他又獨自貞守節操，高潔絶俗，質樸無華，清白自處。突然間命運把他帶離人世，我心中十分凄惻悲傷。應當贈給庾詵謚號爲貞節處士，以表彰他的清高節操。”庾詵撰寫的《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晋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都在世上流傳。

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荆州，辟爲主簿，遷中録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

庾詵之子庾曼倩，字世華，也很早就有美好的聲譽。世祖在荆州時，召庾曼倩任主簿，遷任中録事。庾曼倩每次從世祖府中離去，世祖常常目送他。世祖對劉之遴説：“荆南真的有很多君子，雖然容儀端莊有後漢的田鳳，見識卓越數魏國的桓階，但德堪褒賞、風範突出，没有超過這人的。”庾曼倩後來轉任諮議參軍。庾曼倩著的《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釋的《算經》和《七曜歷術》，和他所寫的文章，一共九十五卷。

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庾曼倩之子庾季才，學問、德行都很好。承聖年間，他官職升到中書侍郎。江陵被周攻陷，庾季才按慣例遷入關。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别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年輕時，他在州中任治中從事史。遇上母親去世而離職守喪。服喪期滿，他任建安王别駕。過了不久，張孝秀就離職歸隱，住在東林寺。寺中有數十頃田，數百僕役，僕役全都耕種田地，收穫全部供給寺中僧人。遠遠近近的人都傾慕歸附，人們像奔赴市集那樣趕往東林寺。

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博涉群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

張孝秀性情曠達直率，不喜愛浮華，他常常頭戴穀皮巾，脚穿蒲製草鞋，手執櫚皮編製的麈尾。張孝秀服用寒食散，隆冬季節能躺卧在石頭上。他廣泛涉獵群書，特别精通佛教的經典。善於與人交談議論，精於隸書，各種技藝，没有一

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樣不精通熟悉。普通三年，張孝秀去世，死時四十二歲，他去世時在房中的人都聞到一種特别的香氣。太宗聽到張孝秀去世的消息，十分傷心悲痛，他寫信給劉慧斐，專門談及張孝秀的高尚清白的節操。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沈静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强記敏識，出於群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并不赴。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他年輕時沉穩冷静，有志向，有操守，言談中不議論别人是非，表情上不顯露喜怒神色，没有人能窺伺他的内心活動。弱冠之年師從於南陽劉虬學習，他記憶力强，聰明而又知識廣博，超出一同學習的其他人。道家《老子》，以及佛教經典，樣樣他都能全面掌握，十分熟悉；各種技藝，各類圖書，没有一樣不精研貫通。郡府徵召庾承先爲功曹，庾承先不肯就職，他和僧人王僧鎮一同到衡岳游覽。晚年之後，庾承先因爲弟弟患病而返回家鄉，就居住在土臺山。鄱陽忠烈王當時正在州中，他欽仰庾承先人品高雅，於是邀約庾承先同自己一同游憩。鄱陽忠烈王又命庾承先講説《老子》。遠遠近近的名僧都聚集而來，各種詰問紛紛提出，異端之説競相出現，庾承先不慌不忙、慢條斯理地一一應對回答，赴會的人都聽到了聞所未聞的道理。鄱陽忠烈王對庾承先更加欽服敬重，把他徵爲州主簿，湘東王聽到這消息，也用自己王府名義任命庾承先爲法曹參軍，庾承先都没有赴任。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陜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到荆州，庾承先原來就和劉慧斐有交情，於是就去拜訪劉慧斐。荆陜的學者就藉此機會請庾承先講説《老子》。湘東王親自駕臨聽講，并和庾承先論説了一整天，對他深爲賞識。湘東王還把庾承先延請至王府，挽留了一個多月，庾承先纔返回山中。他回山的時候，湘東王親自爲他設宴餞行，并且作詩相贈，隱居的人都覺得這是一種榮耀。這一年，庾承先去世，死時六十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盗虚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

陳吏部尚書姚察説：世上説處士壞話的人，多數指責他們是純粹盗取空名，却没有適合世用的長處，實在是名不副實的人。像諸葛璩的學

之簿閥，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閥，阮孝緒的出身門第，他們要求取仕進哪有什麼困難呢？在隱居中度過一生，本來就是他們的心性罷了。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眎素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退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没；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狽，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晋書·止足傳》，先論晋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禄懷道，栖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易》説："'亢龍有悔'的'亢'字的意義，是指衹知道仕進，却不知道退隱；衹知道存，却不知道亡。知道進退存亡的道理而能不失正道，恐怕衹有聖人吧！"《傳》中説："知足就不會受辱，知止就不會有危險。"按這樣説，不知道進退，不通達知止知足的道理，受辱的困窘，危險的處境，很快就會來臨了。古人的仕進，是爲了濟助世人治理天下，古人的退隱，是爲了弘揚正道激勵民俗。但是人的仕進，榮耀而且輕易，所以是愚昧之人盡力追求的目標；人的退隱，要苦守節操，遭逢艱危仍堅守不移，所以是平庸之輩忌憚的事情。雖然圖取仕進的人遭逢禍患或是敗亡的事例，常爲人們見到聽到，但是避世隱居的人，在以前的史書中却很少見到。漢代張良功成身退，卧病家中，修習辟穀的長生之道，這和樂毅、范蠡功成之後顛沛流離相比，是更勝一籌了。以後薛廣德和疏廣、疏受等人，按朝廷之禮退休，離職家居，也有值得稱道的地方。魚豢《魏略·知足傳》把田、徐和管、胡相比，其實他們的處世準則本來就不同。謝靈運《晋書·止足傳》，先評論那些逃避動亂的晋代文人，他們大概不是屬於止足退隱一類的人；衹有阮思曠喜歡逃離塵世，拋棄榮華富貴，算是遠離受辱的困窘、危險的處境了。《宋書·止足傳》中有羊欣、王微的傳，這兩人都和前面幾人是同類人物。齊代時沛國劉瓛，字子珪，他拒絶爲官，

堅持操守，游息山林，蓄養心志，在貧賤之中不憂傷哀戚，對富貴榮華不貪婪追求，他是儒者之中志行高潔的人。梁據有天下之後，小人之道衰敗，賢士大夫互相邀致，聚集朝中，衡量自己的力量，堅守自己退隱志向的人，那在當代還没聽説，偶爾有人因年老退休，有人心志不大，欲望不强，國史記下了這些人的事迹，也把它編爲《止足傳》。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吴郡吴人也。祖覬之，宋鎮軍將軍、湘州刺史。

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盗牛者，被主所認，盗者亦稱己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决。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主宅，盗者始伏其辜。發奸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强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醑清且美焉。

顧憲之字士思，吴郡吴人。他的祖父顧覬之，宋時任鎮軍將軍、湘州刺史。

還未滿二十歲，顧憲之就被本州辟爲議曹從事，舉秀才，積功遷爲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年間，顧憲之任建康令。當時有人偷牛，偷的牛被牛主認出，偷牛的人也説牛是自己的，兩方面的言辭證據都差不多，前任的縣令没有誰能斷决這個案子。顧憲之到任之後，審核案件的材料，然後對雙方説："用不着多講，我想到解决的辦法了。"於是顧憲之命人把繫牛的繩索解開，隨任牛去什麽地方。牛徑直回到原來主人的宅院，偷牛的人纔供認自己的罪行。顧憲之揭露隱藏在暗處的奸人壞事，很多像這類事那樣聰明果斷，當時人稱他爲神明。至於對待朝廷權貴顯要的私下請托，他毫不阿諛順從，對於手下官員的貪贓殘暴，他毫不放縱姑息，全都根據法律公正判决。顧憲之生性又清廉儉樸，努力處理政事，因此深得民心，所以京城飲酒的人得到醇厚味美的好酒，往往稱這酒爲"顧建康"，這是説顧憲之清淳和美如同好酒。

還車騎功曹、晋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爲驃騎録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爲中書侍郎。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爲出公禄，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

顧憲之遷任車騎功曹，晋熙王友。齊高帝執掌朝廷大權，命顧憲之任驃騎録事參軍，遷任太尉西曹掾。齊王臺府建立之後，顧憲之任中書侍郎。齊高帝登上帝位，顧憲之被除授爲衡陽内史。顧憲之到任以前，衡陽境内連年發生瘟疫，染病死去的人有一大半，棺木價格特别昂貴，於是百姓全都用葦席捲裹死人，丢棄在路旁。顧憲之剛一到任，就分别通告所屬各縣，要尋找死人的親屬，命令他們把死人埋葬。對於那些已經全無親屬的死人，顧憲之就拿出自己的俸禄，命公

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奂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府的主簿營辦埋葬事宜。又衡陽當地的民俗，山中百姓患了病，往往説是先人帶來的禍害，就都挖開墳墓，打開棺材，用水冲洗死人的骨頭，把這種舉動稱爲"除祟"。顧憲之用道理曉諭百姓，爲他們陳述活人死人的區别，指出疾病并非由死人引起，當地的陋俗也因此得以改變。當時刺史王奂剛剛到任，衹有衡陽一郡没有到刺史府來告狀的人，於是王奂感嘆地説："顧衡陽的教化算是達到很好的境界了。假如本州所屬的九個郡全都這樣，那麼我還有什麽麻煩事！"

還爲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吕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横。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争赴吊，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

顧憲之回京任太尉從事中郎。又出京任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吕文度受到齊武帝寵幸，於是在餘姚建立府邸，在當地任意横行，肆無忌憚。顧憲之到會稽郡上任，立即就上表啓奏，拆除吕文度的府邸。吕文度後來回家鄉埋葬母親，郡縣的官員争着趕去吊唁，顧憲之却不與他交往。吕文度心中對顧憲之深深懷恨，但最終也不能中傷顧憲之。

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南豫、南兗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采，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

顧憲之遷任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南豫、南兗二州事。當時司徒竟陵王在宣城、臨成、定陵三縣交界處建立兵營，劃定數百里山澤，禁止百姓進入其中打柴，顧憲之堅決地陳説不能這樣幹，言辭懇切而直率。竟陵王回答他説："如果不是你，我就無法聽到這麼懇切的好話。"當即竟陵王就下令解除禁令。

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吴邑中正。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内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晋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

顧憲之遷任給事黄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還在宋代的時候，顧憲之的祖父顧覬之曾任吏部尚書，他任職時在官府庭院中種下一排橘樹，并且對人説："這樹是我爲憲之種的。"到這時候，顧憲之果然在吏部任職。顧憲之又出京任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守喪。守喪期滿之後，建武年間，他又被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還未行拜授之禮，接着就遷任太子中庶子，領吴邑中正。又出京任寧朔將軍、臨川内史，還未去赴任，又改授輔國將軍、晋陵太守。不久，顧憲之患病，他陳奏有病，解職回到家鄉。

永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豫章内史。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

永元初年，顧憲之被徵爲廷尉，他未接受這一職務，又被任命爲豫章内史。豫章有個名叫萬

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晞的貞節婦人，年輕時就失去丈夫孀居，沒有子女，她事奉公婆特別孝敬，但父母想逼迫她改變志向使她改嫁，她誓死不肯答應。顧憲之賜給萬晞五匹帛，以表彰她堅守節義的品德。

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敕其子曰：

中興二年，討伐齊東昏侯的義軍平定了建康，高祖任揚州牧，徵召顧憲之任別駕從事史。等到顧憲之趕到京城，高祖已經接受齊的禪讓，登上帝位。顧憲之因爲中風，病情漸漸嚴重，因此堅決請求返回家鄉吳縣。天監二年，朝廷派人就在顧憲之家中拜授他爲太中大夫。顧憲之雖多次擔任郡的長官，但連一點積蓄都沒有，到他回到家鄉，家徒四壁，因此免不了遭受飢寒。天監八年，顧憲之在家中去世，死時七十四歲。臨終的時候，顧憲之預先寫好對喪葬禮制的囑咐，告誡自己的兒子說：

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并遵行，勿違吾志也。

從出生到死去，這道理如同晝夜的變化。既然不知道生命是從什麼地方來，又哪能知道死後往什麼地方去。延陵說的“人死之後，精氣上升回歸上天，骨肉向下回歸大地，魂氣就什麼地方都能去”，實在是有原因的。雖然這種説法茫昧難以理解，很難得到驗證，但應當不是虛妄的。人的一生飛快地就會逝去，如同白駒過隙。我現在預先寫好對喪葬禮儀的囑咐，我瞑目之後，希望你們全都遵照我的囑咐辦事，不要違背我的意願。

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覆以粗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

莊周、澹臺滅明，是參透人生、不爲世事牽累的人；楊王孫、皇甫士安，是以自己的行爲矯正世風的人。我進不能達到不爲世事牽累的境界，退則對世風沒有什麼矯正。我常常説，孔子在中都制定的喪葬禮儀，既合乎天理，又能滿足人們思親敬親之情。死後，衣服可以包住身體，以示不違背禮法；棺木能够盛下尸身衣物，足以遮蔽臭氣就可以了。放進棺木的其他東西，一樣也不需要。下葬時用輴車裝運棺木，用粗布覆蓋棺木，爲的是不要使人厭惡。漢明帝是尊貴的天子，還提出衹要杯水乾肉乾糧祭奠；范史雲是名聲很高的有操守的士人，也留下遺言

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床，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疏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衹要用凉水和乾飯來祭奠。何况我衹是卑下平庸之人，怎麽能不節制自己的欲念呢？喪事與其儀文周到，寧可内心哀戚，這是思念親人的深情；禮儀與其奢侈浪費，寧可樸素儉約，纔能符合我的心意。用不着在靈前常設奠筵，可以衹點一盞油燈，使致哀的人有所依據罷了。遇上初一、十五、大祥小祥的祭日，或是忌日，可以臨時設置一張小小坐榻，安放几案和坐席，衹要置辦幾樣素食，不要用牛羊猪祭奠。祭祀祖宗的烝嘗之祭，無論貴賤都不能廢棄。禮儀齊全的器物難於備辦，常常因此而導致疏忽懈怠。祭祀祖先的禮以前原有規定，不能疏漏。從我開始，死後祭祀衹要用蔬食和時鮮果品，不要和祭祀上代祖先一樣。衹要明白地教導子孫，一年四季不要忘記自己的父母親人而已。孔子説："即使是用菜羹蔬食來祭祀，也一定要恭恭敬敬，好像齋戒了一樣。"重要的在於心誠和恭敬，哪裏是一定要求禮儀器物齊全呢？

所著詩、賦、銘、贊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顧憲之著的詩、賦、銘、贊以及《衡陽郡記》共數十篇。

陶季直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他的祖父陶愍祖，宋時任廣州刺史。父親陶景仁，任中散大夫。

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

陶季直年少時聰明出衆，陶愍祖很喜愛他，認爲他有異於常人的氣質。陶愍祖曾經拿四封銀子陳放在自己面前，命孫子們各人去取。當時陶季直剛剛四歲，衹他一個人不取銀子。有人問他不取銀子的原因，陶季直説："假如祖父有賞賜，應當先給父親和叔伯，不應當直接給予孫輩，因此我不拿取銀子。"陶愍祖聽到這話，更對他的氣質和聰慧感到驚奇。陶季直五歲時母親去世，他如同成人那樣哀痛傷心。起初，他母親還未生病的時候，就命他出家爲僧，母親死後，家人纔把他贖回來，陶季直抱着母親的尸體哀慟號哭，聽到的人没有一個不悲傷感動。

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

長大成人之後，陶季直愛好學習，追求榮華

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并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秉領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伏誅。

名利之心淡薄。他初出仕被任命爲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他都没有上任，當時人稱他爲“聘君”。陶季直因父親去世而守喪，守喪期滿之後，領丹陽尹的尚書令劉秉，把陶季直提拔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陶季直又出京任望蔡令，不久因病而免職。當時劉秉、袁粲因爲齊高帝權勢一天天顯赫，於是想要圖謀推倒齊高帝。劉秉一向敬重陶季直，他想約陶季直一起研究對付齊高帝的策略。陶季直認爲袁、劉二人都是儒生，他們的圖謀一定會導致滅亡，因此堅决拒絶不肯赴約。不久劉秉等人就因罪被誅。

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

齊代初年，陶季直任尚書比部郎，當時褚淵任尚書令，與陶季直一向交情很好，於是連連命陶季直任司空、司徒主簿，把府中事務交給陶季直處理。褚淵去世，尚書令王儉認爲褚淵有高尚的德行，想要確定褚淵的謚號爲“文孝公”。陶季直提出請求説：“‘文孝’是司馬道子的謚號，他這個人恐怕不能算是十全十美，褚淵不應當和他用同樣的謚號，不如贈謚爲‘文簡’。”王儉聽從了陶季直的意見。陶季直又請求王儉爲褚淵立碑。碑立好之後，陶季直自始至終很好地保護這碑，保持了屬吏的操守，當時人都贊揚陶季直的這種美行。

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静，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

陶季直遷任太尉記室參軍。又出京任冠軍司馬、東莞太守，他任職期間東莞郡被稱爲清静安定。陶季直回京被任命爲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任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齊明帝任宰相，他誅除異己，陶季直不肯曲意奉承，齊明帝很是忌憚他，於是讓他出京任輔國長史、北海太守。朝中屬官擔任邊城職務，讀書人爲官很少有這樣的任命。有人勸陶季直到齊明帝那兒上門道歉。齊明帝接見陶季直之後，就把他留在京城，任命他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接着遷任建安太守。陶季直施政崇尚清静，百姓感到安適。陶季直又回京任中書侍郎，遷任游擊將軍、兼廷尉。

梁臺建，遷給事黄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

梁王臺府建立，陶季直遷任給事黄門侍郎。陶季直常常説，當官到了有二千石俸禄的職務，一生的願望算是全實現了，不要再去追求人世的

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

榮華富貴，於是以有病爲由辭職回鄉。天監初年，朝廷派人就在他家拜授他爲太中大夫。高祖説："梁據有天下，可是却見不到這個人。"天監十年，陶季直在家中去世，死時七十五歲。

季直素清苦絶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陶季直一向生活清苦，無人能和他相比，又離官隱居十多年，到他死的時候，家徒四壁，子孫没有錢財殯殮他，聽到這事的人没有一個不爲他的操守而感嘆悲傷。

蕭眎素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吴興太守，皆有盛名。

蕭眎素，蘭陵人。他的祖父蕭思話，宋時追贈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父親蕭惠明，任吴興太守。他祖父、父親都有很大的名聲。

眎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恤。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

蕭眎素很早就失去父親，家中貧苦，被叔父蕭惠休收養。他初出仕任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年，蕭眎素任太子洗馬。梁王臺府建立，高祖選拔他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年，蕭眎素任臨川王友，又再任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剛拜授官職的時候，高祖賜給蕭眎素八萬錢，蕭眎素一下子把錢全送給親友。蕭眎素又遷任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

性静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并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别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蕭眎素性情安静謙讓，清心寡欲，愛好學習，能够談論老、莊的玄理，口中從不談論榮華利禄，喜怒不形於色。無論是無官家居或是擔任官職，他都隨任自己秉性行事，曠達坦率，從不驕矜自大，表露了簡約樸素的天性，士人因此都很敬重他。到他在京口任職的時候，就萌生了在京口安身終老的想法，於是就在攝山造了座房宅。適逢這時候朝廷徵召他爲中書侍郎，於是他拒絶做官，不去上任，回到攝山的住宅裏，不問世事，一人獨居，如果不是親戚就到不了他住宅的院門。蕭眎素的妻子是太尉王儉之女，蕭眎素很久以前就與她分居，於是没有生養子女。天監八年，蕭眎素去世。他的親戚朋友考察他的事迹，給他贈謚爲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禄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算是以退隱來延年益壽的人，蕭眎素却是對做官缺少熱情的人，和那些懷念俸禄，沉溺在恩寵之中，在人世間奔忙勞碌的人相比，確實有很大的差别。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蓽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暅　何遠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爲親民，是以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末昏亂，政移群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掊克聚斂，侵愁細民，天下摇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輶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恤，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宫掖不過綾綵，無珠璣錦綉；太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盞：以儉先海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勖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内史，左民侍郎劉鬷爲晋安太守，溉等居官，并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内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若新

從前，漢宣帝認爲，"施政公平端方，訴訟能够公正審理，恐怕就算是好的太守吧!"前代史書上也説："現在的郡守，就是古代的諸侯。"所以地方長官，被稱爲親民之官，因此勸導百姓樹立德行，用禮整肅民風，移風易俗，都一定要由地方長官來實施。齊代末年，朝政昏亂，權力旁落到一群小人手中，各種賦税繁苛徵收，徵發徭役没有節制，地方長官多投靠依附權貴豪門，貪婪殘暴，狼狽爲奸，搜括民財，侵害百姓，天下人心浮動，百姓無處安居。高祖那時尚在民間，瞭解百姓的疾苦，到梁王臺府建立之後，高祖頻頻頒布寬緩對待百姓的命令，把朝政昏亂時各種繁苛的賦税，全都免除停收，於是天下百姓，都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高祖登上帝位，親自瞭解各種事務，日夜處理政事，瞭解百姓的疾苦病痛。於是派出使者視察各地風俗民情，在朝廷門外設置肺石讓困窘無靠的百姓能鳴冤求告，對百姓同情優恤，解除他們的疾苦急難。天監元年，開始除去對未成年人徵收的貲錢，衹是按照成年的人丁徵收賦税。高祖自己身穿洗滌過的舊衣裳，府庫中也不藏華貴的彩飾，宫廷之人穿的不過是綾綢，没有珠璣錦綉；太官遵從高祖的命令不設酒食，每天衹是食用蔬菜素食，即使飲酒也不超過三盞：這都是用自己的節儉作天下人的表率。高祖每次選拔地方長官，一定挑選那些廉潔公正的官員，地方長官上任，高祖都親自召

野庾蓽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云。

見，鼓勵他們施行惠政，治理一方百姓。高祖先是擢拔尚書殿中郎到溉任建安内史，左民侍郎劉鬷任晉安太守，到溉等人上任之後，都以廉潔著稱。高祖又頒布命令：擔任小縣縣令的官員，如果有能力，可以遷升爲大縣縣令；大縣縣令如果有能力，可以遷升爲郡守。在這時候，山陰縣令丘仲孚有突出的政績，於是命他任長沙内史；武康縣令何遠清廉公正，於是命他任宣城太守。擔任地方長官的人，一時都仰慕仿效，蔚爲風氣。像新野庾蓽等擔任地方長官職務的人，用經學潤飾政令，有的給治理的百姓普施恩惠，有的離任之後還被百姓懷念，這可算是後起的良吏。這裏把他們的事迹編纂爲《良吏篇》。

庾蓽

庾蓽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雍州刺史。

庾蓽字休野，新野人。他的父親庾深之，宋時任雍州刺史。

蓽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群書，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蓽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宫管記事。

庾蓽十歲的時候，父親去世，在守喪期間，庾蓽因哀痛而形銷骨立，因而被同州之人稱道。弱冠之年，被州中選用爲主簿，舉秀才，積功遷升爲安西主簿，尚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庾蓽廣泛地涉獵群書，極有口才。齊國在永明年間和魏國友好往來，朝廷命庾蓽兼散騎常侍，作使者回訪魏國，回國後庾蓽被任命爲散騎侍郎，知東宫管記事。

鬱林王即位廢，掌中書詔誥，出爲荆州别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爲州别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蓽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絶請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

鬱林王即位、被廢，都由庾蓽主持中書詔誥。庾蓽後來出京任荆州别駕。接着遷任西中郎諮議參軍，又任荆州别駕。以前在荆州擔任别駕的人，都靠這一職位使家中財物富饒，庾蓽兩次擔任這一職務，却以清廉爲下屬作表率，杜絶私人請托，自己布衣蔬食，過着清貧的生活，妻子兒女都免不了挨餓受凍。明帝聽到庾蓽的情況，十分贊賞，親自寫詔書褒揚表彰庾蓽，州中之人都覺得這是極大的榮耀。

還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遷尚書左丞。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蓽撫循甚有治理。唯

庾蓽遷任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定京城，建立王府，選拔庾蓽任驃騎功曹參軍，庾蓽遷任尚書左丞。又出京任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當時正處在國家動亂之後，民生凋敝，又遇上災荒，處處穀米昂貴，米價漲至數千錢一石，百姓因此大多逃亡，流離失所，

守公禄，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蓽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尸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

庾蓽撫恤百姓，有很好的政績。他自己衹是享用國家俸禄，更加嚴謹地持守高潔的節操，因此家境清貧，有時甚至整天因爲柴米匱乏而不燒火煮飯。會稽太守永陽王聽説他清貧至此就饋贈財物給他，庾蓽婉言謝絶，不肯接受。天監元年，庾蓽去世。去世之後，庾蓽的尸身陳放着，家人無錢殯殮，靈柩無法歸葬。高祖聽到這消息，下詔賜給庾蓽家一百匹絹，五十斛米。

初，蓽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蓽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荆州，時蓽爲州别駕，益忽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勛爲御史中丞，蓽始得會稽行事，既耻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蓽大憤，故發病卒。

當初，庾蓽家屬西楚望族，他又早年就已擔任顯要官職。庾蓽的同鄉樂藹有才幹，他一向和庾蓽不和，兩人處處競争，互不相讓。樂藹事奉齊豫章王蕭嶷，蕭嶷死後，樂藹仕途不得意，就以步兵校尉的身份幫助處理防守事務，投歸荆州，當時庾蓽任荆州别駕，因此就更加藐視樂藹。高祖登上帝位之後，樂藹因爲幫助梁振興帝業有功而任御史中丞，庾蓽却衹得到行會稽郡事的職位，庾蓽就已經覺得這是耻辱，又遇上庾蓽處理政務有小的過失，高祖因爲樂藹是庾蓽的同鄉，因此就派樂藹宣諭旨意開導庾蓽，庾蓽内心憤憤不平，所以發病而死。

沈瑀

沈瑀字伯瑜，吴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

沈瑀字伯瑜，吴興武康人。他的叔父沈昶，事奉宋建平王劉景素，劉景素謀反，沈昶已經在事前離開劉景素，劉景素謀反計劃敗露，沈昶也因爲受牽連而被關押，沈瑀趕往御史臺爲叔父陳奏實情，請求赦免，他叔父沈昶因此而得以免罪，沈瑀也因此而出名。

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强。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遥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爲艱難，明帝使瑀

沈瑀初出仕任州從事、奉朝請。沈瑀曾經去拜謁齊尚書右丞殷瀰，殷瀰與沈瑀談及政事，聽到沈瑀的見解，非常器重沈瑀，殷瀰對沈瑀説："看你的才幹，你將會擔任我這一官職。"司徒竟陵王蕭子良聽説沈瑀的名聲，就選用沈瑀爲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當時建康令沈徽孚特仗權勢欺凌沈瑀，沈瑀按法律懲治了沈徽孚，大家從此畏懼沈瑀的剛强正直。蕭子良非常賞識他，即使是家事也交給沈瑀處置。蕭子良去世，沈瑀又事奉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遥光。沈瑀曾被州府派去押送民丁，他很快應召而毫無怨言。蕭遥光對同被派遣的官員説："你們爲什麽不仿效沈瑀的所

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遥光，遥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悦，頃之成林。

作所爲?"於是蕭遥光命沈瑀獨自主管州中獄訟之事。湖熟縣方山埭高而險峻，寒冬臘月，因公因私路過這地方的行人都認爲這裏艱險難行，明帝派沈瑀去修治這地方。沈瑀於是計劃鑿開水急灘險的四處，他截下來往行人參加工程施工，三天就把事情全部辦好。揚州書佐因私事行經這地方，詐稱是州府的使者，不肯參加施工，沈瑀命令鞭笞他三十下。書佐回去向蕭遥光訴苦，蕭遥光説："沈瑀一定不會無緣無故鞭打你。"於是派人去核查，果然是書佐有欺詐行爲。明帝又派沈瑀修築赤山塘，費用比材官預計的數量減少數十萬，明帝就更加認爲沈瑀有才能。永泰元年，沈瑀任建德令，他教導百姓，每一成年男丁栽種十五棵桑樹、四棵柿樹以及梨樹、栗樹，每一成年女丁按以上數量的一半栽種樹木，百姓都歡歡喜喜地聽從沈瑀的教導，不久百姓栽種的樹木就形成大片樹林。

去官還京師，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説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

沈瑀離職回到京城，兼行選曹郎。沈瑀後隨陳伯之軍到江州，適逢高祖義軍包圍郢城，沈瑀就勸説陳伯之投降高祖。陳伯之哭着説："我的兒子在京城，不能出城，我不能不顧惜他。"沈瑀説："不能這麼看。你手下人心動亂不安，都想着改换門庭的主意，假如不早作打算，手下人衆心散了就再也難以聚合。"陳伯之於是就率領全軍投降高祖，沈瑀也就此跟隨在高祖軍中。

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高祖説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軍國獲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并納之。

當初，沈瑀還在竟陵王府的時候，就一直和范雲交情很好。齊代末年，沈瑀曾經到范雲那兒去住宿，他做夢坐在房屋梁柱上，仰頭看見天空中有"范氏宅"三個字。沈瑀跟隨高祖以後，就把這夢境向高祖述説。高祖説："祇要范雲不死，這夢最終總能應驗。"高祖登上帝位之後，范雲極力向高祖推薦沈瑀，沈瑀從暨陽令擢拔爲兼尚書右丞。當時天下剛剛安定，陳伯之上表啓奏沈瑀催督糧草轉運，使軍隊、國家及時獲得接濟，高祖認爲沈瑀很有能力。沈瑀遷任尚書駕部郎，兼尚書右丞之職不變。沈瑀推薦本族人沈僧隆、沈僧照，説他們有從政的才幹，高祖都接納任用了他們。

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

沈瑀因爲母親去世而離職，他重新被起用後

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絶，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屩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

任振武將軍、餘姚令。餘姚縣的大姓虞氏共有千餘家，虞氏到衙門請托、疏通關節的人絡繹不絶，如同趕集，以前的縣令没有誰能杜絶這種現象。沈瑀到任之後，那些和訟案没有聯係的人，假若來到衙門，沈瑀就讓他們全都站在臺階下，一一按法紀懲治他們。縣南又有個豪門大族，共有數百家，子弟很多，他們互相庇護，搜括聚斂財物，百姓很害怕他們。沈瑀把豪門大族的人召來，年老者就命他們做石頭倉監，年少者就命他們補任縣僮，擔負縣衙的雜役。這些人都在路上號呼哭泣。從此以後，豪門大族的行爲都有所收斂，不敢胡作非爲。沈瑀剛到餘姚，那些富有的縣吏都穿着鮮艷華美的衣服，以表明和一般人的區別。沈瑀怒氣衝衝地説："你們衹不過是個小縣的縣吏，怎麽能私自去和顯貴的官員攀比呢？"沈瑀命他們全都穿粗劣簡樸的服飾，整天在衙門侍立，稍有閃失差錯，就加以責罰鞭打。沈瑀還處在貧賤中時，曾經到餘姚賣陶器，被當地富人羞辱，所以藉任縣令的時機報復，因此當地士族庶族都十分害怕，大有怨言。但是沈瑀自己保持公正廉潔，所以能够如意地實現自己報復的意圖。

後王師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篤，瑀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强，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盗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後來朝廷軍隊北伐，徵調沈瑀爲建威將軍，督運糧草，不久沈瑀兼都水使者。又過了不久，沈瑀遷任少府卿。沈瑀又出京任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病得很重，沈瑀行府州事。曹景宗去世，沈瑀接着任信威將軍蕭穎達長史，尋陽太守之職不變。沈瑀性格倔强，常常違逆觸忤蕭穎達，蕭穎達對他懷恨在心。天監八年，沈瑀入蕭穎達府中商量事情，言辭又激烈率直，蕭穎達變臉發怒説："朝廷任命你攝理州府事務嗎？"沈瑀出府，對人説："我死了之後纔會停止争辯，總不能當面阿諛隨聲附和。"當天，沈瑀在路上被强盗殺死，死時五十九歲，很多人認爲是蕭穎達殺害了沈瑀。沈瑀之子沈續一再提出訴訟，控告蕭穎達，恰遇上蕭穎達不久也去世，這事也就不再追究。沈續於是穿布衣吃蔬食，直至去世。

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吴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吕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爲宋晋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謇諤，在宫多所諫争，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

范述曾字子玄，吴郡錢唐人。他從幼年開始就愛好學習，他師從餘杭吕道惠學習《五經》，精通《五經》的經義解説。吕道惠的學生曾經有數百人，但他獨獨稱贊范述曾説："這人一定會成爲帝王之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年幼時，齊高帝選拔范述曾任他們的師友。范述曾初出仕任宋晋熙王國侍郎。齊代初年，范述曾出任南郡王國郎中令，遷任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范述曾爲人正直敢言，在宫中對很多事都提出諫諍，太子雖然不能全都采用，但也不怪罪他。竟陵王非常器重范述曾，稱他爲"周舍"。當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也拿范述曾和漢代的汲黯相提并論。因爲父母年老，范述曾請求返回家鄉贍養父母，於是朝廷授任范述曾爲中散大夫。

明帝即位，除游擊將軍，出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横陽縣，山谷險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户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聞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于數十里。

明帝登上帝位，范述曾被除授爲游擊將軍，出京任永嘉太守。范述曾治政清廉公正，不崇尚用威嚴凶猛的辦法治理百姓，百姓感到安適。永嘉所屬的横陽縣，山高谷深，地勢險要，是逃亡的罪人聚集的地方，前任太守采用征討的辦法，也没有一個能够平定這地方。范述曾初一到任，就昭示恩德，申明信義，那些凶惡之徒，拖兒帶女從深山中出來，編入户籍成爲良民百姓的共有二百餘家。從此之後，這地方商人往來通行無阻，百姓安居樂業。范述曾在永嘉郡任職時，努力保持清正廉潔的操守，不接受饋贈，明帝聽説范述曾的情况，很是贊賞，下詔褒揚贊美他。又被徵調爲游擊將軍。范述曾離開永嘉郡的時候，郡中按舊例送給離任太守故舊錢二十餘萬，他全不接受。范述曾剛到郡中上任的時候，不帶家屬，到離郡回京的時候，他手下屬吏依然行李簡單，没有誰的行李需要車運擔挑。百姓無論老少，都出來拜辭范述曾，百姓依依不捨、挽留太守的哭聲在數十里外都能聽到。

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

東昏侯在位時，范述曾被任命爲中散大夫，回歸家鄉。高祖登上帝位，范述曾就乘坐小船離開家鄉，到京城拜見高祖，接着辭别高祖東歸。高祖下詔説："中散大夫范述曾，從前在齊代，

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

忠實耿直事奉主上，他擔任永嘉太守時，清廉簡約，堅守高潔，應當加賜爵禄，用以激勵有高潔操守的人。應當任命他爲太中大夫，賞賜絹二十匹。”

述曾生平得奉禄，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范述曾一生得到的俸禄，都分别施贈給人。到他年老之時，家徒四壁，没有資産。范述曾在天監八年去世，死時七十九歲。范述曾爲《易·文言》作注，著有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

丘仲孚字公信，吴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群盗，爲之計畫，劫掠三吴。仲孚聰明有智略，群盗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吕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以父喪去職。

丘仲孚字公信，吴興烏程人。他從小好學，他的從祖父丘靈鞠懂得相面術，曾經把丘仲孚稱作千里駒。齊永明初年，丘仲孚被選爲國子生，舉高第，但未被徵調，他於是回歸家鄉。丘仲孚家中貧窮，没有錢養家糊口，他於是交結一群盗賊，爲他們出謀劃策，在三吴劫掠。丘仲孚聰明而又有智謀，那些盗賊都畏懼他，也聽從他，他的謀劃都能一一實施并取得成功，所以也不會敗露。太守徐嗣召丘仲孚補任主簿，丘仲孚歷任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幹的名聲。淮南太守吕文顯當時是皇上寵幸的臣子，他常常輕侮責罵屬縣官員，丘仲孚却單單不被他折服。丘仲孚因爲父親去世而離職。

明帝即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届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鋭，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謡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并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

明帝登上帝位，丘仲孚被起用爲烈武將軍、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發兵反叛，他乘朝廷對他不防備突然進兵，他反叛的消息剛剛傳到京城，叛軍的前鋒已經到達曲阿。丘仲孚對本縣縣吏和百姓説：“叛賊乘勝前進，雖然鋭氣很盛，但他們是烏合之衆，容易離散。現在我們把船艦收聚起來，開挖長崗埭，讓河渠的水流乾，阻止叛軍船隻前進，如果能阻遏他們幾天，朝廷的軍隊一定會趕到，那平叛的大事就能成功了。”王敬則叛軍來到，河渠中的水已經排乾，叛軍果然被阻滯，不能前進，叛軍就此被擊敗潰散。丘仲孚因爲抵禦叛軍有功，遷任山陰令，他在任期間很有聲譽，百姓爲他編了句歌謡説：“二傅沈劉，不如一丘。”以前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擔任山陰令，都有很好的政績，歌謡説丘仲孚的政績都超過了他們。

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

齊代末年政治混亂，丘仲孚頗有貪贓納賄的

舉，將收之，仲孚竊逃，徑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高祖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

行爲，被有司舉報彈劾，將要將他收捕，丘仲孚暗中逃跑，徑直回到京城赴朝廷認罪，恰逢朝廷發布赦令，丘仲孚得以不受懲治。高祖登上帝位，丘仲孚又任山陰令。丘仲孚擅長處理繁雜瑣細的政務，善於順應時勢，隨機應變，縣吏百姓都尊重他信服他，稱他明智如神。丘仲孚的治政能力被稱爲天下第一。

超遷車騎長史、長沙内史，視事未期，徵爲尚書右丞，遷左丞，仍擢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事畢，出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爲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内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四十八。詔曰："豫章内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黄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

丘仲孚被越級升遷爲車騎長史、長沙内史，他任職不滿一年，又被徵召爲尚書右丞，遷任左丞，接着擢拔爲衛尉卿，皇上對丘仲孚的恩寵很深，任用也很優厚。朝廷建造雙闕，命丘仲孚領將作大匠，工程完畢，丘仲孚出京任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任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州府事，母親去世，朝廷命他在守喪期間奪情起復攝理州府職務。因爲事情牽連而有罪，被免職除去名籍，又被起用爲司空參軍。不久，丘仲孚遷任豫章内史，任職期間，他改變以前的行爲，砥礪清廉的節操。不久，丘仲孚去世，死時四十八歲。皇上下詔説："豫章内史丘仲孚，在大州中被重新任用，以觀後效。他在任期間，不祇是災害全無，實在可以算是政績卓著。現在他不幸去世，實在讓人傷痛凄惻。應當追贈丘仲孚給事黄門侍郎。"丘仲孚的靈柩將要運回去的時候，豫章百姓老老少少都號哭着送行，許多人攀住靈車，靈車無法前行。

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焉。

丘仲孚任左丞時，撰寫《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一百卷，又撰寫了《尚書具事雜儀》，這些書都在世上流傳。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十七，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歷任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清慎强記，縣人號爲神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孫謙年輕時就被親戚趙伯符瞭解器重。孫謙十七歲時，趙伯符任豫州刺史，選用孫謙爲左軍行參軍，孫謙以處理公事的才幹著稱。因爲父親去世，孫謙離職守喪。他客居歷陽，親自耕種以供養弟妹，同鄉人都稱贊他們兄弟間的親厚和睦。宋江夏王劉義恭聽説孫謙的爲人，選用孫謙爲行參軍。孫謙先後在大司馬、太宰兩個官府中任職。孫謙出京任句容令，他清廉謹慎，記憶力强，縣中百姓稱他明智如神。

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

泰始初年，孫謙事奉建安王劉休仁，劉休仁命孫謙爲司徒參軍，并向明帝推薦他，孫謙被擢拔爲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二郡都處在三峽之中，以往常常依靠武力威壓鎮服郡中百姓。孫謙將要赴任，明帝下令要孫謙招募一千兵丁跟隨。孫謙說："蠻夷不肯歸順，是因爲對待他們缺少一定的準則罷了，哪裏用得着派兵打仗，耗費國家資財呢！"孫謙堅決拒絕，不肯接受兵丁。到郡之後，孫謙廣施惠政，推行教化，蠻僚都紛紛歸服，并爭着向孫謙饋贈金銀財寶，孫謙一一撫慰他們，曉之以理，然後把他們送回去，饋贈的金銀財寶一點兒也不接受。後來抓住一些違法的蠻僚，也都把他們釋放回家。本由吏民承擔的官員俸禄，也全都把吏民的負擔免除。這樣一來，郡境之内安然無事，孫謙的威望大大提高。孫謙在二郡治政三年，朝廷徵召他回京任撫軍中兵參軍。

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强直，托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

元徽初年，孫謙遷任梁州刺史，他拒絶任命，不肯赴職，又遷任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要舉兵反叛，他擔心孫謙剛强正直，怕孫謙出來諫止，於是假藉公事之名派孫謙趕赴京城，然後發動叛亂。建平王被誅之後，孫謙遷任左軍將軍。

齊初，爲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廐居焉。永明初，爲冠軍長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爲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大夫。

齊代初年，孫謙任寧朔將軍、錢唐令。他以簡潔的方法處理繁雜的政務，獄中不拘留尚未審訊判罪的犯人。孫謙離職的時候，百姓們因爲孫謙在職期間不接受饋贈，就在孫謙離縣之後用船裝着縑帛追着送給孫謙，孫謙拒不接受。每次離職，孫謙總是没有自己私有的房宅，常常向官府借空車棚居住。永明初年，孫謙任冠軍長史、江夏太守，他因爲被替换但却擅自離開江夏郡而獲罪，被關押在尚方獄中。不久，孫謙被免罪，任中散大夫。明帝將行廢立之事，想要選用孫謙做自己心腹，於是命孫謙兼衛尉，配給他一百名披甲執仗的衛士，孫謙不願意置身權力之爭當中，自己作主遣散衛士，明帝雖不怪罪他，但從此之後也就不再委以重任了。孫謙出京任南中郎司馬。東昏侯永元元年，孫謙遷任□□大夫。

天監六年，出爲輔國將軍、零陵

天監六年，孫謙出京任輔國將軍、零陵太

太守，已衰老，猶强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絶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年老，徵爲光禄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禄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

守，他已經年老衰弱，但還是努力處理政事，屬吏百姓都感到安適。孫謙到任以前，郡中虎多，常傷害人畜，孫謙到任之後，虎竟絶迹。孫謙離職的那天夜晚，虎又出來傷害當地百姓。孫謙任郡縣長官，常常努力鼓勵督促百姓耕種農田，種桑養蠶，力求地盡其利，他屬下百姓常常比相鄰郡縣的百姓收入更多。天監九年，因爲孫謙年老，朝廷徵調他爲光禄大夫。孫謙回京赴任之後，高祖十分贊賞孫謙的清廉高潔，對他以隆厚的禮儀相待，恩寵又特别優厚。但孫謙每逢朝見，還是請求擔當煩難的重任以報效朝廷。高祖笑着對他説："我要用你的才智，不用你的力氣。"天監十四年，高祖下詔説："光禄大夫孫謙，清廉忠誠，很有名望，直到白首之年，仍毫不懈怠，這位年高德劭的老臣，應當給予優厚的俸禄。應該配給親信二十名，并給予扶持之人。"

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蒢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强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己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

孫謙從年輕直到年老，歷任二縣五郡的長官，處處都保持廉潔。他生活儉約樸素，坐榻旁衹設置葦編屏風，冬天蓋布被鋪莞席，夏天没有牀帳，但他夜晚睡覺却未曾有蚊蚋侵擾，很多人對此都感到奇異。孫謙年逾九十，但身體强壯，如同五十歲的人。每逢朝會，他往往在衆人之先到達朝門。他努力奉行仁義，立身行事超過别人很遠。孫謙的從兄孫靈慶曾因有病寄住在孫謙家中，孫謙一次出外，回家後去問候孫靈慶的飲食起居狀況。孫靈慶説："先前喝水覺得冷熱不合適，隨即就又感到口渴。"孫謙從孫靈慶那兒出來後就休棄自己的妻子。彭城人劉融，行乞時病重，無家可歸，朋友們把他抬到孫謙家中，孫謙打開廳堂接待劉融。劉融死後，孫謙按禮儀殯殮埋葬他。大家對他奉行仁義都非常敬服。天監十五年，孫謙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九十二歲。高祖下詔送錢三萬、布五十匹給他家資助辦理喪事。高祖親自爲孫謙舉哀，爲孫謙的去世傷心惋惜。

孫廉

謙從子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

孫謙的侄子孫廉，善於諂諛奉承，精於仕途鑽營。齊代他就已經歷任大縣縣令，尚書右丞。天監初年，沈約、范雲等人在朝廷掌管朝政，孫

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也。

廉極力奉承他們，對中書舍人黄睦之等人，他更是巴結依附。凡是貴官顯要索要食物，孫廉一定每天進奉美味佳肴，而且都親手烹調，不辭辛勞繁雜。孫廉於是能够位列九卿，任御史中丞，晋陵、吴興太守。當時廣陵高爽有才學，但爲人輕薄，没有德行，他寄食孫廉家中作門客，孫廉把處理官府文書之事交給高爽。高爽曾向孫廉有所求，没有得到滿意的結果，於是編制一條謎語暗指孫廉。謎面説："刺他的鼻子不會打噴嚏，蹋他的面不會發脾氣，靠動動齒朝前邁脚步，憑藉這得以勝過别人。"（謎底是底下有齒的木屐。）高爽藉此譏諷孫廉不知羞耻，不怕受辱，用這樣的手段獲取名聲和官位。

伏暅

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爲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暅，令其得養焉。

伏暅字玄耀，是伏曼容之子。他從小繼承父親的學業，能談論微妙的義理。他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一同出名。伏暅初離家出仕任齊奉朝請，接着兼太學博士，不久被除授爲東陽郡丞，任期滿後他擔任鄞令。當時伏曼容已經退休居家，所以朝廷頻頻讓伏暅在京城之外任職，使他能够贍養父親。

齊末，始爲尚書都官郎，仍爲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爲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

齊代末年，伏暅開始任尚書都官郎，接着任衛軍記室參軍。高祖登上帝位，伏暅遷任國子博士，他因爲父親去世而離職守喪。服喪期滿，伏暅任車騎諮議參軍，積功遷任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他和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管五種禮儀事務。

出爲永陽内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静。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爲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税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并同時生爲立祠。

伏暅出京任永陽内史，在郡任職期間清正廉潔，政務處理得很好，郡境安定。郡中百姓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到州府呈報本郡治理有方的情况，湘州刺史把這事奏聞朝廷。高祖下詔審核，共有十五件事伏暅辦得很好，使百姓縣吏感恩戴德，高祖認爲伏暅有才能，徵調他爲新安太守。在郡任職時清正嚴謹，和在永陽任職時一樣。百姓無力交納賦税，伏暅就常常用自己的俸米幫助百姓交納。新安郡多産麻苧，但伏暅家人竟然没有麻苧紡繩，他保持節操，磨礪意志竟然到了這樣的程度。新安郡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等地，都同時爲他建立生祠供奉。

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内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爲黄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吴郡。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托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爲豫章内史，暅乃出拜。治書侍御史虞皭奏曰：

伏暅被徵調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當時始興内史何遠累以清明廉潔的政績著稱，高祖下詔，擢拔何遠爲黄門侍郎，不久又遷任信武將軍、監吴郡。伏暅自認爲自己的名望和身份一向都在何遠之上，兩人做官都有廉明清正的名聲，何遠多次被擢拔，而自己衹是循官階逐級遷升而已，於是他感到願望不能滿足，常常托病待在家中。不久，伏暅請假到東陽接回妹妹的靈柩，也就此留在會稽建造住宅，自己上表請求解職。高祖下詔命伏暅任豫章内史，伏暅纔出來接受官職。治書侍御史虞皭上表啓奏説：

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

我聽説丢失了忠和信，那忠誠事君之道就會受到損害；口是心非，表裏不一，就應看作是亂臣賊子，要對這種人施行刑戮。冒犯禮教，要挾頂撞君父的人，就不能够治理國家、教化百姓。

風聞豫章内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暅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嘆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内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慠然，了無異色。暅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辯迹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暅踉蹡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

聽傳聞説，豫章内史伏暅，去年上表告假，以迎回妹妹的靈柩爲托辭，就此滯留會稽不再離開。他剛要東去的時候，賣掉住宅和車馬。從這一點推測，那麽伏暅本來就没有返回任所的打算。伏暅先後掌管二郡的政事，没有貪贓枉法的行爲，這本來就是治理政事的根本，哪能稱得上有功。伏暅曾經説，自己的才能名望，都在何遠之上，而何遠因爲清廉公正被擢拔，地位更高，名聲更大，伏暅深懷不滿，怨恨之情流露在言辭和神色之中，成天感慨哀嘆，幹事没有主意。上天神明，能瞭解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在洞察之中。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皇上下詔説："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治政廉潔公正，應當加以撫慰，不要使他産生怨恨之心，以致損害士大夫的風度。應當授任他爲豫章内史。"哪有身爲人臣，接到這樣的詔命，竟然不會丢魂失魄，向有司投案自首，數落自己的罪狀，竭盡自己的忠心，恭恭敬敬地自己定罪認罪；却反而傲然地接受詔命，全無愧疚的神色呢？據伏暅的見識，足以瞭解這一點，但他自己没有勛德却蒙受恩寵，毫不推辭，吝惜苟且得來的名利，所

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兹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暅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暅即主。

以致使士大夫之流人心離散，行路之人憤憤不平。看看伏暅的行動，分析他的内心，没有一個方面可以寬恕。我認爲，伏暅顛沛困頓，三十多年鬱鬱不得志，我朝鴻運勃然興盛，大家都棄舊圖新，皇上革除舊弊，革新政令，猶如在江、漢中洗去污濁，在十二年内，伏暅家三代人被提拔到了尊貴顯要的職位，但伏暅竟然不能感激朝廷，仰報皇恩，却反覆無常，作出這種拙劣的舉動，犯下這種欺詐的罪行，這就够得上不忠不敬的罪名。我請求皇上以大不敬的罪名給伏暅定罪。按照法律規定，應判死罪，斬首棄市的人，通常就近逮捕入獄審查結案，按法定罪。按照法律所説，伏暅就應當這樣處置。

臣謹案：豫章内史臣伏暅，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默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兹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暅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

臣謹案：豫章内史伏暅，内心的污濁表露在行動上，存有欺凌悖亂之心，出仕退隱全都滿腹怨恨，對君上的敬重丢失殆盡。伏暅有幸，適逢昌明盛世，受到越級擢拔的寵遇。溪壑能够填滿，但伏暅的欲望却永無滿足。他離職東去要脅君上，哪裏是想止足歸隱？他有志於仕宦，但和那些以激情處世的人情致并不一樣。享受了朝廷的恩典，就會覺得樣樣都像荼菜那麽苦；佩上了龜印組綬，擔任了官職，就要自覺約束。應當明確風紀，端正法令。我們在一起謀議，奏請皇上就據伏暅現在的所作所爲，免去伏暅現任官職。其他各種職位，也都一起削除。

有詔勿治，暅遂得就郡。

高祖下達詔令，不加追究，於是伏暅能赴豫章郡上任。

視事三年，徵爲給事黄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

伏暅在豫章任職三年，朝廷徵調他爲黄門侍郎，領國子博士。伏暅還未來得及赴任，普通元年，他就在豫章郡中去世，死時五十九歲。尚書右僕射徐勉爲伏暅撰寫墓志，其中一段説："伏暅在東區在南服任職，在百姓屬吏心中留下了情愛，使臣相繼呈奏他的政績，伏闕拜請希望他留任。有人躺卧在車轍上，有人攀住車駕挽留他，有人繪下他的圖像，有人經過他家的里門就撫軾致敬。懷思耿秉藉留寇恂的古事，又哪裏比得上這種情意。"

初，暅父曼容與樂安任遥皆暱於齊太尉王儉，遥子昉及暅并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右長史，暅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暅性儉素，車服粗惡，外雖退静，内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以前，伏暅之父伏曼容和樂安任遥都和齊太尉王儉交往親密，任遥之子任昉和伏暅都被王儉賞識。不久，任昉受到的恩寵任用逐漸隆盛，齊代末年，任昉已任司徒右長史，伏暅却還滯留在參軍事的職位上。到伏暅去世的時候，聲名官位纔和任昉大致相當。伏暅生性儉約樸素，車馬服飾都粗糙簡陋。伏暅表面上雖然謙退沉静，但内心免不了暗中競逐，所以被當時人批評指責。伏暅能够盡力推薦年輕人，惟恐薦舉不力，有的少年士人就因爲這一點而依附伏暅。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

遠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爲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宫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既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産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及也。"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既破朱雀軍，以爲建康令。高祖踐阼，爲步兵校尉，以奉迎勛封廣興男，邑三百户。遷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録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他的父親何慧炬，齊時任尚書郎。

何遠初出仕任江夏王國侍郎，轉任奉朝請。永元年間，江夏王蕭寶玄在京口被護軍將軍崔慧景擁戴，於是率兵進京包圍宫城，何遠參與了這件事。江夏王失敗，何遠於是逃到長沙宣武王那兒，長沙王藏匿保護他。後來何遠又找到桂陽王蕭融，桂陽王也藏匿保護何遠。不久藏匿何遠的事被朝廷發覺，收捕何遠的人已到王府，何遠翻墻逃脱，蕭融以及何遠的家屬都被收捕，蕭融就此被害，何遠的家屬被關押在尚方獄中。何遠逃跑渡江，又叫老友高江産和自己一起收聚士兵，想要響應高祖的義軍，東昏侯的黨羽聽到這消息，就派人去收捕何遠等人，何遠收聚的士兵又都潰散。何遠就投降魏，進入壽陽，他謁見豫州刺史王肅，想要王肅和自己一起起義響應高祖，王肅不肯采用何遠的主張。何遠就請求王肅讓自己去迎接高祖的義軍，王肅答應了他，并且派兵護送何遠，何遠因此得以到達高祖義軍中。高祖見到何遠，對張弘策説："何遠是個出色的大丈夫，竟然能棄家不顧以報答舊恩，一般人不容易做到。"高祖以王府的名義任命何遠爲輔國將軍，命他隨軍東下。擊破朱雀航的守軍之後，高祖命何遠爲建康令。高祖登上帝位，命何遠任步兵校尉。因爲奉迎高祖爲帝有功，何遠被封爲廣興男，食邑三百户。何遠遷任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蕭恢録事參軍。何遠與蕭恢一向交情很好，於是在王府中盡心盡力，凡是瞭解懂得的事情都去

幹，蕭恢也推心置腹，完全依靠何遠，對他的恩寵很深厚，完全信任他。

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絶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摙水還之。其佗事率多如此。迹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己無贓，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

不久，何遠遷任武昌太守。何遠性情本來豪爽灑脱，崇尚輕生重義的俠義行爲，到這時候何遠改變操守出任朝廷官員，他杜絶與朋友的交游，一絲一毫也不接受别人的饋贈。武昌百姓都取用江水，盛夏季節，何遠擔心江水太熱，每每用錢向百姓買井中涼水使用，井水主人不收錢的話，何遠就把井水運還主人。其他的事情大抵也都是這樣。這種行動雖然好像有些虚僞做作，但却可見他周密詳盡的用心。何遠的車馬特别破舊，服飾也很樸素，他的器具中没有銅器、漆器這類精緻貴重的製品。江左多水産，價錢很便宜，但何遠每次食用，衹是幾片乾魚而已。但何遠生性剛直嚴厲，屬吏百姓中很多人都因爲小小的過錯受到鞭打責罰，於是有人向朝廷告何遠的狀，何遠就被徵召到京城，交付廷尉審訊，被審定有數十條罪狀。當時士大夫犯法獲罪，都不受站測的刑法，何遠想到自己没有貪贓納賄，經受站測的刑法二十一天，就是不肯服罪，但他還是因私藏皇帝儀仗的罪名而被除去名籍。

後起爲鎮南將軍、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别。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内史。時泉陵侯淵朗爲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

後來何遠又被起用爲鎮南將軍、武康令。他更加砥礪清廉正直的節操，他除去各種不合禮制的祭祀，公正不阿，盡心奉職，百姓非常稱道他。太守王彬巡視屬縣，各縣都置辦隆盛的宴席招待王彬，王彬到武康，何遠却衹準備乾糧茶水而已。王彬離去的時候，何遠送他到邊境，進獻一斗酒一隻鵝爲王彬餞行。王彬和何遠開玩笑説："晋代陸納用一斗酒、一盤鹿肉送禮，你的禮物超過陸納，會不會被古人嘲笑呢?"高祖知道了何遠的才能，就把他擢拔爲宣城太守。從縣令提拔爲京畿附近大郡的太守，這是近代没有的事情。宣城郡經過叛賊洗劫，何遠盡心安撫百姓，全力處理政務，又以政績著稱。過了一年，何遠遷任樹功將軍、始興内史。當時泉陵侯蕭淵朗任桂州刺史，他上任的時候，沿路搶劫掠奪，但進入始興地界，他連草木都没有損害。

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墻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庫，所過若營家

何遠任職的時候，喜歡開修道路，修墻建百姓住房，街市里巷，城池倉庫，他一一整理，如

焉。田秩俸錢，并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絶，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内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黄門侍郎。"遠即還，仍爲仁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吴郡。在吴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强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

同營建家室。田秩俸錢，何遠全不取用，到了年終，他挑選最爲窘困的百姓，用自己的俸禄充作他們的賦税，他經常這樣做。但是他處理訴訟案件也如同别人，没有超過一般人的地方，但他生性果斷，百姓不敢幹壞事，害怕他却又敬愛他。何遠任職的地方百姓都爲他設立生祠祭祀，又上表呈奏他的政績，高祖常常下詔書褒美嘉獎他。天監十六年，高祖下詔説："何遠先在武康任職，已經顯揚廉明公正的名聲，接着治理兩個郡，更加體現了他的清正高潔。施政先修整道路，留下惠政百姓敬愛，即使是古代的賢良太守，也没有超過何遠。應當遷升何遠任朝中榮耀的職務，以表彰他在郡縣任職的業績。應當授任何遠爲給事黄門侍郎。"何遠隨即回郡，接着任仁威長史。不久，何遠出京任信武將軍，監吴郡。在吴郡常因喝酒而有過失，遷任東陽太守。何遠任職期間，痛恨豪强富家，對待他們如同對待仇敵，而看待貧窮孤弱之家，如同自己的子弟，因此那些豪門大族特别畏懼害怕何遠。何遠在東陽任職一年多，又因爲受到那些曾被他責罰之人的毁謗，免職回家。

遠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絶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顔色下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虚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何遠爲人光明正大，不阿附私情，他處在官場上，斷絶私人請托，自己也不謁見權貴。何遠寫信給人，無論貴賤，都以同樣的平等之禮相待。他聚會遇見人，不會顯露卑賤的神色逢迎奉承，因此何遠常被一些平庸淺薄的士大夫厭惡忌恨。何遠的清廉公正實在居於天下第一位。他在好幾個郡任職，雖然見到那些想要的東西，但最終仍不會改變自己的節操去貪求。何遠的妻子兒女遭受飢餓寒冷，他們的生活和最爲貧窮的百姓差不多。何遠從東陽免職回家，經過很長時間，但始終不談及個人的榮辱，士人因此也就更加敬重何遠。何遠輕財重義，别人有急事他願全力幫助，不説空話大話，這實在都是他的天性。何遠常常開玩笑似地對人説："你能找到我一句虚妄的話，那我就酬謝你一匹縑。"許多人在暗中窺伺等待，但還是找不出來。

後復起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二。高

後來何遠又被起用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何遠去世，死時五十二歲。高祖

祖厚贈賜之。

給他家很豐厚的贈賜。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奸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圜，斫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說：前代史書有循吏的傳記，是什麽原因呢？是時世促使出現這種情況。漢武帝時徭役繁重，各種奸僞都紛紛出現，任用良善的官吏、采用清平時代的治理方法不能止住奸僞，所以任用酷吏、采用誅戮之刑來制止奸僞，但同時也因濫施刑誅帶來許多怨怪。梁代興起，除去嚴刑峻法而力行簡易，除去浮華之風而崇尚質樸，用孝悌之道教化百姓，鼓勵百姓務農種桑，於是凶悍狡黠的人都成爲由余那樣的賢人，輕薄之徒都變成忠實厚道之人。淳厚的民風已經普遍形成，百姓自然自覺地遵守禁令。堯舜時代的百姓，家家都有德行高尚的人，可以封贈爲侯王，這是確確實實的啊。至於酷吏，在梁代没有采擇爲傳。

梁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諸　夷

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

海南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吴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晋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爲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於前代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綴爲《海南傳》云。

海南各國，大抵在交州南邊以及西南大海的大島上，各國之間近的相距三五千里，遠的相距達二三萬里。西邊的國家與西域各國接壤。漢朝曾在元鼎年間派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發百越，設置日南郡。那些邊塞之外的國家，從漢武帝在位以來，都派使者前來朝覲，進獻貢品。後漢桓帝年間，大秦、天竺等國都順着這條道路派使者前來進獻貢品。吴孫權派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和那些國家交往。他們到達過的國家以及聽説過的國家，共有一百幾十個，因此就把這些國家寫進了傳記。到晋代，這些國家和中國交往的很少，所以史官的書中没有記載。到宋代、齊代，有十餘個國家派遣使者到來，於是就爲這些國家寫了傳。從梁承繼天運以後，歸服梁、采用梁朝曆法、交納貢品、每年都渡海前來朝覲的國家，數量超過以前朝代。現在收集那些風俗爲人們所瞭解的一些國家的情况，編撰成爲《海南傳》。

林邑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

林邑國，就是原來的漢朝日南郡象林縣，即是古代越裳的地界。伏波將軍馬援開發漢南部邊境，設置象林縣。象林縣土地縱横大約六百里，縣城離海一百二十里，距日南郡邊界四百餘里，北和九德郡接壤。從縣的南部邊界再往南去，大約經過水路陸路二百餘里，有個西國，夷人在那裏也稱王，那正是馬援樹立兩根銅柱標明

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玳瑁、貝齒、吉貝、沉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也。沉木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不浮者，曰篯香也。

漢朝邊界的地方。林邑國有金山，山上石頭都是紅色，石頭中有金，金在夜晚就從石頭中飛出來，形狀如同螢火。又出產玳瑁、貝齒、吉貝、沉木香。吉貝是一種樹的名稱，它的花開放時如同鵝的絨毛，抽出花的絲絮可以紡紗織布，布色潔白，與紵布没有差别，也可以染成五色，織成斑布。當地土人把沉木斫斷，積放多年，沉木外邊腐爛，但木心木節却依然存留，放在水中就會沉下去，所以稱做沉香。次一等的沉木不沉也不浮起，就稱做篯香。

漢末大亂，功曹區達，殺縣令自立爲王。傳數世，其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簒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頭，化而爲鐵，因以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咒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獨異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鄰國迓王子，置毒於漿中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吞滅之，有衆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稚，前後監日南郡，并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太守，侵刻尤甚。林邑先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尸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横山爲界，藩不許，又遣督護陶緩、李衢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五年，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温遣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帥交、廣州兵討之，佛嬰城

漢朝末年發生大的動亂，功曹區達殺死象林縣縣令，自立爲王，改稱林邑國。王位傳了幾代，後來一位國王没有後嗣繼位，於是立外甥范熊爲王。范熊死，他兒子范逸繼位。晉成帝咸康三年，范逸死，范家家奴范文簒位爲王。范文本來是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的家奴，他曾經在山澗中牧牛，捕得兩條鱧魚，鱧魚變成兩塊鐵，范文就用這鐵打鑄刀。鑄成刀之後，范文對着一塊石頭而祝告説："假如這刀能斫破石頭，我范文就將要在這地方稱王。"祝告之後范文就舉起刀來砍斫石頭，就像砍柴草那樣，堅硬的石頭被范文用刀砍成一塊一塊的。范文心中感到非常奇異。范稚曾經派范文到林邑國經商，范文就教林邑王建造宫室、製造兵車器械，林邑王很寵信范文，授以重任。後來范文就讒害林邑王的王子們，使他們都各自逃亡到别的國家。林邑王死後，没有人繼位，范文假裝到鄰國去迎接王子繼位，却在水漿中放毒把王子們都害死，范文於是就脅迫林邑國之人立自己爲王。范文立爲王以後，就發兵攻打四周的小國，把它們全都消滅吞并，有了軍卒四五萬人。當時交州刺史姜莊派自己的親信韓戢、謝稚先後監日南郡，他倆在任都很貪婪殘暴，各國都爲此憂慮重重。晉穆帝永和三年，朝廷派夏侯覽任日南郡太守，夏侯覽侵害百姓特别厲害。林邑國原先没有田地，貪求日南郡土地肥沃，常常想掠奪占據日南郡。到這時候，林邑國藉着百姓的怨恨情緒，發兵襲擊日南郡，殺死夏侯覽，用夏侯覽的尸首祭天。林邑國的軍隊在日南郡駐留了三年，纔返回林邑。交州

固守。遼令畯盛兵於前，遼帥勁卒七百人，自後逾壘而入，佛衆驚潰奔走，遼追至林邑，佛乃請降。晉穆帝升平初，復爲寇暴，刺史温放之討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太守炅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護鄧逸等擊破之，即以瑗爲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海邏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甄知及其將范健等，生俘須達息郍能，及虜獲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蕩甚多，交州遂致虚弱。

刺史朱藩後來又派督護劉雄戍守日南郡，范文又派兵屠戮殺害了劉雄。范文又進犯九德郡，殘害郡裏的官員和百姓。范文又派使者告訴朱藩，自己願意以日南郡北境横山爲邊界，朱藩不答應，又派督護陶緩、李衢進討范文，范文返回林邑，不久又駐軍日南郡。永和五年，范文死，他的兒子范佛立爲王，范佛還是駐軍在日南郡。征西將軍桓温派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率領交州、廣州的兵馬進討范佛，范佛環城固守。灌邃就命滕畯在正面布置很多軍隊佯作進攻之勢，灌邃自己率領七百名精鋭士卒從城後翻過營壘進城，范佛的士兵因而驚慌潰逃，灌邃一直追擊到林邑，范佛於是請求投降。晉穆帝升平初年，林邑國又進犯邊境，侵害百姓，刺史温放之進討，擊敗了林邑國來犯的軍隊。晉安帝隆安三年，范佛之孫范須達又進犯日南郡，捉住太守炅源，又進犯九德郡，捉住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派都護鄧逸等擊敗林邑國的軍隊，朝廷就命杜瑗爲交州刺史。義熙三年，范須達又進犯日南郡，殺死長史，杜瑗派海邏督護阮斐進討，擊敗林邑國的軍隊，殺死和俘獲很多人。義熙九年，范須達又進犯九真郡，行郡事杜慧期與范須達交戰，殺死范須達之子交龍王范甄知及范須達的將領范健等人，活捉范須達的兒子范郍能，俘虜一百餘人。杜瑗死後，林邑國没有一年不進犯日南、九德等郡，殺傷很多人，交州於是力量虚弱。

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携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驎固諫不從。其甥既立而殺藏驎，藏驎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之弟曰文敵。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曰陽邁。

范須達死後，他的兒子范敵真立爲王，范敵真的弟弟范敵鎧携帶母親出逃。范敵真因爲不能容下母親和弟弟而追悔，於是就放棄國家去天竺，把王位禪讓給自己的外甥，國相藏驎堅決勸諫，范敵真不聽從。范敵真之甥立爲王之後就殺了藏驎，藏驎之子又攻殺范敵真之甥，而立范敵鎧同母異父之弟范文敵爲王。范文敵後來被扶南王之子當根純殺死，大臣范諸農平定本國的内亂，自立爲王。范諸農死，他兒子范陽邁立爲王。宋永初二年，林邑國派遣使者奉獻貢品，宋即以范陽邁爲林邑王。范陽邁死，他兒子范咄立爲王，因爲思慕自己的父親，所以又改名爲范陽邁。

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于闌，門户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横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鐶；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傘，以吉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以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

林邑國的習俗：居住的地方建造樓閣，稱做于闌，門窗都朝北；把樹葉當紙用來寫字；男男女女都用横幅的吉貝布纏繞腰以下，稱做干漫，也叫做都縵；在耳朵上穿孔佩戴小鐶；尊貴的人穿皮做的鞋，貧賤的人赤脚走路。林邑、扶南以南的各國風俗都是這樣。林邑國王穿尊貴的禮服，佩戴珠玉穿繫而成的頸飾，和佛像的頸飾相同。國王出外乘坐大象，隨從吹螺擊鼓，國王頭上方罩着用吉貝布製成的傘，幡旗也是用吉貝布製作。林邑國不設刑法，有罪的人就讓大象把他踩死。國中貴族稱爲婆羅門。林邑國嫁娶之事一定在八月進行，女子先找男子，這好比是看輕男人，看重女子。同姓可以互相通婚。結婚時叫婆羅門牽着新郎去見新娘，把他們的手互相遞交後讓他們相握，然後祝告説"吉利吉利"，這樣就完成了婚禮。人死後在野外焚燒尸體，這叫做火葬。那裏的寡婦單獨居住，頭髮披散，直至死去。國王事奉尼乾道，用金銀鑄造人像，人像身子有十圍粗。

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剋，乃引還。爾後頻年遣使貢獻，而寇盗不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愨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民户，其大臣𦼮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剋之，斬扶龍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徑進，即剋林邑。陽邁父子并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黄金數十萬斤。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祟。

元嘉初年，范陽邁侵犯掠奪日南、九德等郡，交州刺史杜弘文調撥軍隊想要進討范陽邁，他聽到有人替代自己的職務就停止了行動。元嘉八年，范陽邁又進犯九德郡，直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派隊主相道生率兵趕去征討，進攻區粟城，没有攻下，相道生於是率兵返回。這以後，林邑國連年派遣使者進獻貢品，但進犯掠奪也從不停止。元嘉二十三年，朝廷派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愨去討伐林邑國。檀和之派司馬蕭景憲爲前鋒，范陽邁聽到這消息，十分害怕，想要獻納金一萬斤，銀十萬斤，歸還搶掠的日南郡百姓。因他手下的大臣𦼮僧達諫勸而停下了，於是就派大帥范扶龍防守林邑北部邊界的區粟城。蕭景憲進攻區粟城，攻下了城，斬下范扶龍的首級，繳獲金銀和其他物品，數都數不盡。檀和之乘勝一直前進，於是攻下了林邑。范陽邁父子都抛下家小逃跑。檀和之繳獲林邑的珍奇異物，都是些不知名的寶物。檀和之又銷毁林邑國鑄造的金人，得到黄金數十萬斤。後來檀和之見到胡人的鬼怪作祟，因而病死。

孝武孝建、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長史奉表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修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天凱累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式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陁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

宋孝武帝孝建、大明年間，林邑王范神成多次派遣長史呈奏表章，進獻貢品。宋明帝泰豫元年，林邑王又派遣使者進獻當地特産。齊永明年間，范文贊多次派遣使者獻納貢品。天監九年，范文贊之子范天凱向梁朝高祖奉獻白猴，高祖下詔説："林邑王范天凱遠在海外，但誠心款服，遠遠地獻來貢品，實在可嘉。應當賜給他爵位和封號，給予他榮耀和恩澤。應當任用他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天監十年，十三年，范天凱又多次派使者獻納當地特産。范天凱不久病死，他的兒子弼毳跋摩立爲王，又向梁上表章獻納貢品。普通七年，林邑王高式勝鎧派使者進獻當地特産，高祖下詔命他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高式勝鎧又派遣使者獻納貢品。中大通二年，攝任的林邑王高式律陁羅跋摩派遣使者獻納貢品，高祖下詔命他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中大通六年，林邑王又派遣使者獻納當地特産。

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在海西大灣中，離日南郡大約七千里，在林邑國西南三千餘里。扶南國都城離海五百里。國中有條大江，十里寬，從西北流過來，向東流入海。扶南國縱横三千餘里，土地低窪而平坦寬廣，氣候風俗大體上和林邑國相同。扶南國出産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徑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扶南國南邊三千餘里處有頓遜國，頓遜國在曲折的海岸邊，方圓千里，國城離海十里。頓遜國有五個王，都附屬於扶南國。頓遜國東邊通交州，西邊與天竺、安息等塞外國家接壤，往來互市。出現這種情况的原因，是因爲頓遜國有千餘里環繞大海的海岸，漲海没有崖岸，船舶不能够一直到岸邊，所以都到頓遜國會聚。頓遜國的集市，東西來往的商賈都在這裏會集，每天有萬餘人。珍奇寶物，無所不有。頓遜國又有一種酒樹，和安石榴相似，采集酒樹的花汁留存在瓮中，過幾天花汁就變成了酒。

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啖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并於王前啖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并論善事。

除頓遜國之外，大海島中，又有個毗騫國，毗騫國距扶南國八千里。傳說毗騫國的國王身高一丈二尺，頸長三尺，自古以來都没見過國王死，所以没有誰知道國王的年歲。國王是神靈，國中人的善惡以及未來的事情，國王都知道，所以没有人敢欺騙他。南方都稱他爲長頸王。毗騫國的風俗，居住有房屋，有衣服，吃粳米。那地方人的言語，和扶南國有小小的差别。毗騫國内有座山出産金，金都露在石頭上，没有雜物阻隔。毗騫國國法，殺死罪人，并且在國王面前吃掉這罪人的肉。毗騫國内不准外來商人進入，若有商人進入他們國家，也把商人殺死吃掉，因此商人不敢去毗騫國。毗騫國國王經常住在樓房裏，不吃魚肉等葷腥食物，不事奉鬼神。國王的子孫也像平常人那樣有生有死，衹有國王不死。扶南王多次派遣使者帶去書信與毗騫王相互往來酬答，毗騫王曾經贈送給扶南王可供五十人食用的純金食器，形狀像圓盤，又有形狀像瓦器，叫做多羅，容量是五升，又有形狀像碗的，容量是一升。毗騫王也能寫出天竺的書，全書大約三千字，述說宿命來由，與佛經相似，也評說行善之事。

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又傳說扶南國東邊就是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諸薄國之東有馬五洲。又在漲海上往東走千餘里，就到自然大洲。自然大洲上有種樹生長在火中，自然大洲附近的人剥取這種樹的樹皮，紡織成布，最多能得到幾尺大小，做成手巾，這種布與焦麻没有區别但顔色稍顯青黑；假如沾上污垢，就把手巾丢入火中，燒後手巾更加精細潔白。有人用樹皮作燈炷，使用這種燈炷不會燒損。

扶南國俗本裸體，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

扶南國百姓本來的習俗是裸體，文身披髮，不縫製衣裳。國家以女人爲王，王名爲柳葉。柳葉年輕健壯，如同男子。扶南國之南有個徼國，國中有個事奉鬼神的人名叫混填，他夢見神把弓賜給自己，然後乘坐商人的船入海，混填早晨起來就去拜詣神廟，在神樹下得到一張弓，他便按夢中見到的情景乘船入海，於是就進入了扶南國的邊境。柳葉手下的人見到船來，就要去奪取

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况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

船，混填就張弓搭箭射柳葉的船，箭穿過船幫，射到了侍者。柳葉十分害怕，就率領手下人衆投降混填。混填於是就教柳葉等在一塊布中間開一個洞，頭穿過去，布垂下來遮住身體稱爲貫頭。扶南國人從此改變了裸體的習慣，混填因此就統治了扶南國。他娶柳葉爲妻，生了孩子分別封在七個邑爲王。混填以後的扶南國王混盤况依靠欺詐手段和武力離間各邑之間的關係，使各王之間互生疑惑，産生隔閡，混盤况就乘機舉兵攻打并兼并了各邑，於是他派自己的子孫分別管理這些邑，稱他們爲小王。

盤况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爲二千人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内，起觀閣游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鷄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焦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喂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獐鹿及人亦啖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混盤况九十餘歲纔去世，他的排行中間的兒子盤盤立爲王，盤盤把國家事務交給手下大將范蔓處理。盤盤立爲王之後三年就去世了，國中人一同推舉范蔓爲王。范蔓勇猛而且有謀略，他用武力攻打四周的國家，鄰國都歸服附屬他，於是范蔓自稱扶南大王。范蔓於是製造大船，穿越漲海，攻打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多個國家，開拓了五六千平方里的土地。往後將要攻打金鄰國，范蔓患病，就派太子范金生代自己統兵攻打。范蔓姐姐的兒子旃，當時擔任統領二千人的將領，他乘機殺死范蔓，篡位爲王，又派人欺騙范金生，把范金生殺了。范蔓死的時候，還有個吃奶的孩子范長，隱藏在民間。范長長到二十歲的時候，就邀結國中勇士，襲擊并殺死旃，旃手下大將范尋又殺死范長，自立爲王。范尋重新整治國家，起造觀閣以供游玩，范尋祇在朝旦、中晡時偶爾會見來見他的人。百姓之間用焦、蔗、龜、鳥作禮物。按國法他們没有牢獄。有罪的人，先讓他齋戒三天，三天後，把一把鐵斧燒得通紅通紅，叫打官司的人捧着通紅的鐵斧頭走七步。或是把金鐶、鷄蛋丢進沸騰的開水中，讓打官司的人伸手把開水中的金鐶、鷄蛋撈取出來。假若不誠實，説假話，手就會被燙得焦爛，有理的人手就不會被燙傷。他們又在護城河中養鰐魚，城門外養猛虎，有罪的人，就被用來喂養猛虎和鰐魚，如果鰐魚猛虎不吃，就是無罪，過三天就把這人放出來。大的鰐魚有二丈多長，形狀像鼉，有四隻脚，喙有六七尺長，兩邊都有牙

齒，牙齒像刀劍那樣鋒利，常常吃魚，遇上獐鹿以及人也吃，蒼梧以南以及外國都有鰐魚。

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

三國時，吳派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到范尋統治下的扶南國，扶南國人仍然保持着裸體的習俗，衹有婦人身穿貫頭裝。康泰、朱應對范尋說："你們國家實在很好，衹是人們赤身露體叫人覺得奇怪罷了。"范尋纔命令國內的男人穿上橫幅。橫幅，現在叫做干漫，即用一幅布做成筒狀，遮住腰部以下。有錢人家裁錦緞製做，貧窮人家纔用布製做。

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闍邪跋摩遣使貢獻。

晉武帝太康年間，范尋纔派遣使者來晉獻納貢品。晉穆帝升平元年，扶南國王竺旃檀呈奉表章獻納馴象。晉穆帝下詔說："運送這東西花費不少，命他們停下來，不要再送了。"竺旃檀以後的扶南王憍陳如，本是天竺婆羅門。有神對他說："你應在扶南國爲王。"憍陳如心中很高興，於是南行到盤盤，扶南人聽到這消息，全國上下歡心擁戴，把憍陳如迎來爲王。憍陳如立爲王之後，又改變扶南國的制度，仿用天竺的法規。憍陳如死，他以後的扶南王持梨陁跋摩在宋文帝年間呈奏表章進獻當地特產。齊永明年間，扶南王闍邪跋摩派遣使者進獻貢物。

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憍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賝。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

天監二年，闍邪跋摩又派遣使者呈送珊瑚佛像，并且進獻當地特產。高祖下詔說："扶南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遠居海外，世代承襲，管理南方，他的誠心早已昭著，通過翻譯，呈獻珍寶。應當接納他的誠心，賜給榮顯的爵號。應當封他爲安南將軍、扶南王。"

今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瘗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

現在扶南國的人都黑而醜，頭髮鬈曲。他們住的地方不挖井，數十家共用一個水池，大家都在池中汲水使用。他們百姓都事奉天神，天神的像用銅鑄造，有的神像二個面孔，有的神像四個面孔，二個面孔的神像四隻手，四個面孔的神像八隻手，手中都拿着東西，有的拿着小孩，有的拿着鳥獸，有的拿着日月。他們的國王出外就乘坐大象，宮嬪侍從也乘坐大象。國王坐時右膝翹起，左膝屈下垂在地上，偏往一旁。在國王身前敷設用木棉織的白疊布，在白疊布上設置金盆香爐。扶南國的風俗，守喪期間就剃掉鬚髮。死去

隨。

的人有四種埋葬方法：水葬就把死者投到江流中，火葬就把死者燒成灰燼，土葬就挖坑掩埋死者，鳥葬就把死者丟到野外，讓鳥啄食。扶南國人性貪婪吝嗇，不懂禮義，男女間可以隨意私奔。

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天監十年，十三年，闍邪跋摩多次派遣使者進獻貢品。天監十三年，闍邪跋摩死去，他的庶子留陁跋摩殺死身份爲嫡子的弟弟而自立爲王。天監十六年，留陁跋摩派遣使者竺當抱老呈奉表章獻納貢品。天監十八年，留陁跋摩又派遣使者呈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同時獻納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留陁跋摩多次派遣使者獻納當地特產。大同五年，他又派遣使者獻納活犀牛。使者又說他們國家有佛髮，長一丈二尺，高祖下詔派和尚釋雲寶跟隨使者去扶南國迎取佛髮。

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宫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

這以前，大同三年八月，高祖改建阿育王寺塔，從舊塔下取出舍利以及佛爪佛髮，佛髮呈青紺色，衆僧人用手拉佛髮，佛髮隨手可以拉長縮短，放開手後佛髮又旋即彎曲爲螺旋形。據《僧伽經》說："佛髮青而細，如同藕莖絲。"《佛三昧經》說："我以前在房中洗頭髮，用尺量髮長，長有一丈二尺，放手之後頭髮朝右旋，盤曲成螺旋花紋。"這些說法和高祖得到的佛髮情況相同。

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吴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

阿育王就是鐵輪王，他在閻浮提爲王，統一了天下。佛死亡之後，阿育王在一天一夜之間，役使鬼神建造了八萬四千座塔，高祖改建的就是其中的一座。吴國時有尼姑住在阿育王寺，成爲小精舍，孫綝不久就把寺毀除，塔也同時被毀去。吴國被平定後，衆僧人又在原來地址建立寺院。晉中宗初渡江的時候，重新裝修寺院。到簡文帝咸安年間，簡文帝命僧人安法師程建造小塔，塔未建成，安法師程就亡故了。他的弟子僧顯繼續把塔建成。到孝武帝太元九年，纔爲塔安裝金相輪和承露。

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録，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

以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患病突然死去，但他心口還暖，他家中人不敢輕易殯殮，劉薩何經過十天又蘇醒過來。他述說道："有兩個差吏捉住我，帶我向西北方向走，不知道走了多

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游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内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内又有琉璃碗，内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并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㝵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内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㝵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并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㝵大會，竪二刹，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内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

遠，到了十八層地獄，那裏根據罪行的輕重大小，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讓罪人經受各種責打痛苦。後來見到觀世音，觀世音對我說：'你的人世之緣尚未了結，假如你能復活，應當做和尚。洛下、齊城、丹陽、會稽都有阿育王塔，你應當去那些地方行禮拜神。假如你能活滿壽數而死，就不會墮入地獄。'話說完，我就覺得像從高岩上掉下來，忽然間就醒過來了。"劉薩何就此出家爲僧，取名慧達。他四出游歷，向佛塔行禮致敬，後來到丹陽，不知道佛塔在什麽地方，他於是登上越城向四面瞭望，見到長干里發出不同於別處的光彩雲氣，於是他就到長干里去行禮致敬，那兒果然是阿育王塔的舊址，屢屢放出光彩。慧達因此知道那地方必定有舍利，於是召集人衆在那地方挖掘，挖到一丈深的時候，見到三塊石碑，都是六尺長。中間一塊石碑下有個鐵盒子，鐵盒子中又有個銀盒子，銀盒子中又有金盒子，金盒子中盛着三粒舍利以及一枚指爪，一綹頭髮，頭髮有數尺長。慧達就把舍利往北稍作移動，在正對簡文帝建造的塔的西邊，又造了座一層的塔。太元十六年，又命僧人僧尚伽把塔加建爲三層，這就是高祖改建開挖的那座塔。高祖開挖時，剛挖到四尺深的地方，就見到龍窟以及從前人們施捨的金銀鐶、釧、釵、鑷等許多珍寶。挖到大約九尺深的地方，纔見到支撑塔基的石磉，石磉下有石匣，石匣裏有鐵壺，鐵壺中盛有銀坩，銀坩内裝着一個金製的刻有花紋的小口大腹的罌，罌中盛着三粒舍利，舍利像粟粒那樣大，圓正光潔。石匣内又有琉璃碗，從碗中找到四粒舍利以及佛髮佛爪，佛爪有四枚，都是沉香色。到那個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中行禮拜神，設立無遮大會，在全國實行大赦。這一天，高祖用金鉢盛水讓舍利浮起來，舍利中最小的那粒却隱藏在鉢中不浮起來。高祖面對金鉢行了數十遍拜禮，舍利纔在鉢内放出光芒，迴旋很久，纔在金鉢正中停住不動。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天見到了不可思議的事情嗎？"慧念回答説："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説："弟子想請一粒舍利回宫廷供奉。"到九月五日，高祖又在寺

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鐶、釧等珍寶充積。

內設無遮大會，派皇太子、王侯、朝中貴顯大臣前往寺中，奉迎舍利。這一天，風光明麗，京城全城的人都關注這事，去觀看的有一百幾十萬人。高祖置辦的金銀器具等器物，全都留在寺中施捨給僧人，并且施捨一千萬錢作寺中基業。到大同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到寺中設無遮大會，樹立兩座塔，又分別用金罌、玉罌重新盛裝舍利和佛爪佛髮，放進七寶塔中。又用石匣盛裝七寶塔，分別放進兩座塔下，王侯、妃嬪、公主、百姓中富厚人家施捨的金、銀、鐶、釧等珍寶也都填滿塔下。

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

大同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闡發《般若經》經題含意，那天晚上，兩座塔都大放光芒，高祖命鎮東將軍邵陵王蕭綸撰寫寺《大功德碑》文。

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這以前，大同二年，改建會稽鄮縣塔，開挖舊塔取出舍利，高祖派光宅寺釋敬脱等四名僧人以及舍人孫照把舍利臨時迎回宮中，高祖向舍利行禮致敬之後，就把舍利送回鄮縣，安放在新塔之下，鄮縣塔也是劉薩何找到的。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掊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於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

晉咸和年間，丹陽尹高悝走到張侯橋，見到水邊散發出數尺長的五色光，不知道是什麽奇異的東西，於是命人在發出光亮的地方開挖，得到一座金製佛像，但没有底座。高悝於是下車，載着佛像回家，走到長干巷口，牛不肯再往前走，高悝就叫馭車的人隨順牛的意向走，牛一直把車拉到寺廟中，高悝就把佛像留下來交給寺中僧人。佛像在寺廟中，每到午夜，常常發出光亮，又可以聽到空中有樂器演奏的聲音。過了一年，捕魚人張係世在海口突然見到銅花佛像底座浮在水上，張係世取來之後送往縣中，縣令又把它送往朝廷，朝廷就把這底座放在佛像足下，底座與佛像完全相合。到簡文帝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到水下采珍珠，在水底找到一座佛光艷，交州派人把佛光艷送往朝廷，朝廷又把它安放到佛像上，又正好相合。從咸和年間找到佛像，到咸安初年，經歷三十餘年，佛像底座纔算完備。

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

起初，高悝找到佛像的時候，五名西域胡僧

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郝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并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絶。

來拜謁高悝，説："以前我們在天竺得到鑄造的阿育王像，來到鄴下，適逢我們家鄉動亂，於是就把金像埋在河邊，現在無處尋覓。"五人曾在一個夜晚都夢見金像説："我已經在江東，被高悝得到。"高悝於是送這五名胡僧到寺中去，他們見到金像都欷歔流淚，金像便大放光芒，照亮整個殿堂。又瓦官寺慧邃想要用蠟拓寫金像的形體，寺主僧尚擔心拓寫會使金色受損，就對慧邃説："假若你能令金像放光，金像又扭轉身子向着西邊，我纔能够答應你的要求。"慧邃便懇切地向金像拜請，當天夜晚金像就扭轉方向，放射光芒，金像正面轉而向西，第二天清晨僧尚就准許慧邃拓寫金像。金像底座原先有外國文字，没有人認識這文字，後來有三藏法師郝求跋摩認識底座上的字，他辨認説，文字寫的是阿育王爲自己的第四個女兒鑄造。到大同年間，挖出了舊塔下的舍利，高祖下令買下寺側數百家宅地，以便擴大寺院，建造各種堂殿以及瑞像周回閣等，寺中房屋建設得極多而且宏偉高大。那些描繪經文中故事的圖畫，全是吳人張繇動手繪製。張繇是繪畫的高手，在當時首屈一指，無人能與他相提并論。

盤盤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揚州閻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净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净，亦復如是。道俗濟濟，并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貢牙像及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使送菩提國真舍利及畫塔，并獻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盤盤國在宋文帝元嘉年間，孝武帝孝建、大明年間，都派遣使者來獻納貢品。大通元年，盤盤國王派遣使者呈奉表章説："揚州閻浮提震旦天子：國土美善，萬民恭敬，猶如明净無雲的天空，一片光明。天子身心聖潔，也都是像這樣。千千萬萬僧俗百姓，都蒙受聖王沐浴教化，聖王濟度萬民，永作舟航，我們聽到這消息深感喜慶和吉祥。我們懷着至誠之心向常勝天子足下致敬，叩首問安。現在奉獻微薄的貢品，希望你給予哀憐接受我們的敬意。"中大通元年五月，盤盤國又多次派遣使者貢獻象牙雕的佛像及佛塔，并且貢獻沉檀等數十種香料。中大通六年八月，盤盤國又派遣使者送菩提國真舍利及畫塔，并獻納菩提樹葉、詹糖等香料。

丹丹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丹丹國王派遣使者呈

奉表曰："伏承聖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鄰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暫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奉表章説："我們蒙受聖主的恩惠仁愛，聖主看重佛教，使佛法振興昌盛，衆僧會集，法事一天天興盛，佛教威望一天天整肅提高。朝廷重臣、掌握國家大權之人，都憐愛同情百姓，四面八方的國家，没有一個不來歸服。聖王的教化廣被鄰國，不是用言語所能形容描繪的。我們感到説不盡的喜慶吉祥，如同突然間見到了聖王一樣。這裏恭謹地獻上象牙雕的佛像及塔各兩具，還一并獻納火齊珠、古貝、各種香藥等。"大同元年，丹丹國王又派遣使者獻納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貢品。

干陁利

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

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脩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陁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宫。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

干陁利國，在南海海島上。這國家的習俗與林邑、扶南大略相同。干陁利國出産班布、古貝、檳榔。這裏出産的檳榔特别精良味美，是海南各國最出色的品種。宋孝武帝時，干陁利國國王釋婆羅那憐陁派遣長史竺留陁獻納金銀寶器。

天監元年，干陁利國國王瞿曇脩跋陁羅在四月八日夢見一個僧人對自己説："中國現在有聖明的君主，十年之後，佛教會在中國大爲盛行。你假如派遣使者獻納貢品，尊崇中國的君主，友好往來，以禮相待，那麽你的國家就會年年豐收，百姓安樂，來往商旅增加百倍；假如你不相信我，那麽你的國家就不能得到安寧。"脩跋陁羅起初不相信，過了不久他又夢見這個僧人説："假如你不相信我説的話，我將和你一道去看看中國。"脩跋陁羅於是就在夢中來到中國，覲見中國天子。醒來之後，他感覺奇怪。他本來精於繪畫，於是他就畫下夢中見到的高祖的容貌形態，用彩色修飾高祖的畫像，接着他就派遣使者和畫工到中國，呈奉表章，獻納玉盤等貢品。使者、畫工來到中國，畫工就描摹高祖的形貌帶回本國，和原來的畫相比，形貌相同。脩跋陁羅就用寶函盛裝畫像，每天對着畫像行禮致敬。後來脩跋陁羅死去，他的兒子毗邪跋摩立爲王。天監十七年，毗邪跋摩派遣長史毗員跋摩呈奉表章説："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他有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六種神通力，有能够通達宿命明、天眼

山，流注雪水，八味清凈，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都天子，仁蔭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明、漏盡明三明的能力，是世間的尊者，他的名字是如來。他受供奉成佛，留下身體上的舍利，人們建造佛塔，雕製佛像，使國土宏偉精妙，如同須彌山。民間的邑居聚落，城郭館宇，逐漸布滿，如同忉利天宫，四面布滿軍隊，能够使仇敵畏服。陛下國土安樂，没有各種災難，人民生活和諧，接受教化，遵守法紀，處處事事吉祥。如同處在雪山之上，雪水流注，水中八味清凈，水流注使百川洋溢，川流迂迴曲折，直趨大海，世上之人，都能受用。在天下各國之中，陛下的國土景致最爲優美，因此名爲震旦。大梁揚都天子，仁愛庇蔭四海，德政符合天意人心，雖在人間，却是由天降生，保護人世，帶來功德，賜給寶藏，拯救人間悲苦，是我佛降生，律儀規範全都具備。因此我們懷着至誠之心，向天子陛下行禮致敬，叩首問安。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貢品，希望天子垂愛收受。”普通元年，毗邪跋摩又派遣使者獻納當地特産。

狼牙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産，與扶南略同，偏多馢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爲干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説，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囚執，其鏁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痴，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它的境域由東到西有三十天的行程，由南到北有二十天的行程。狼牙脩國距廣州二萬四千里，那裏的土地、氣候、物産，與扶南國大致相同，出産的馢沉婆律香等偏多。那裏的風俗男男女女都袒露上身，頭髮披散，用古貝樹織成布，圍在腰身以下，稱爲干縵。國王和顯貴的大臣加用雲霞布覆蓋在肩胛上，用金繩作絡帶，耳上戴着金鐶。女子身上披着布，用珠玉穿成瓔珞，纏繞在身上。狼牙脩國用磚堆砌成城墻，設置宫門和建起樓閣。國王外出乘坐大象，有用羽毛裝飾的幡旗鼓樂相隨，頭上罩着大白傘，衛兵衆多，禁衛森嚴。據狼牙脩國國中人説，他們國家立國共四百餘年，國王的後嗣衰弱，王族中出現了一個賢能的人，國中人都歸附他。國王聽到這消息，就把這人囚禁起來，但鎖住這人的鎖却無緣無故自己斷掉，國王認爲這人是神，於是不敢害死他，就把他驅逐出境。這個人於是逃奔到天竺，天竺王把長女嫁給他爲妻。不久狼牙王死去，狼牙脩國大臣就把他接回來爲國王。他作國王二十餘年後死去，他的

曜，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陁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天王愍念群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净，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兒子婆伽達多立爲王。天監十四年，婆伽達多派遣使者阿撤多向高祖呈奉表章説："大吉天子足下：你逐離淫邪之人，斥棄痴愚之人，同情憐憫百姓，慈善之心不可限量。你端莊嚴謹，儀容美好，身上發出光芒，十分明亮，如水中明月，普照十方。你眉間有白毛，潔白如雪，光芒四射，也如同月光。供養護法諸神，讓教義教典流傳，清净寡欲、信佛之人增多，京師進入極樂之境。京城城墻樓閣高聳入雲，如同乾陁山。樓閣宫殿四處布列，道路平坦。人民衆多，生活快樂安穩。百姓穿的衣服，如同天神的衣服。你在所有的國家中，是最尊貴的君主。你體恤顧念百姓，百姓安樂。你慈悲之心廣布，自身嚴格遵奉戒律，端正法紀，教化百姓，供奉佛教三寶，你的美名傳揚，流布世界，百姓擁戴，如同新月出現。你就如同梵王，是世界之主，天上人間，萬物全都歸順。我恭敬地向大吉天子足下致敬行禮，希望你將和現在一樣，秉承以前的業績，福壽無量。現在派遣使者前來問訊，帶去我的心意。本來想親自前去，又怕大海風浪，不能到達。現在奉上菲薄的貢品，希望君王體諒我的心意接納貢品。"

婆利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强。其國人披古貝如帊，及爲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净王夫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島上。離廣州有兩個多月的行程。婆利國境界從東到西有五十天行程，從南到北有二十天行程。國内有一百三十六個聚居的部落。當地的氣候暑熱，如同中國的盛夏。這裏的穀物一年成熟兩次，草木常年開花。海中出產文螺、紫貝。這裏有一種石頭名叫蚶貝羅，最初開采出來，蚶貝羅石非常柔軟，等到把石頭刻削之後製成用具，讓它乾燥，於是就會變得十分堅硬。婆利國人披着木棉布，猶如我們的頭巾，又用木棉布製做圍住腰以下的都縵。國王纔用染色的木棉布，當地人稱爲班絲布來製作都縵，用珠玉串成飾物纏繞在身上，頭戴一尺多高的金冠，冠形如同弁，王冠上綴着各種寶物作裝飾。國王佩帶金裝劍，偏坐在金製造的高高的王座上，用銀蹬支撑足。侍女們都用金花、各種寶物作飾物，有的拿着白羽做的拂麈和孔雀羽做的

人即其國女也。

扇子。國王外出，用象駕車，國王的車駕用各種香木製造，車上設置羽蓋珠簾，國王前後的儀仗吹螺擊鼓。國王姓憍陳如，從古以來未和中國交往。向國王詢問他的祖先以及立國的年數，他都説不上來，衹是説白净王夫人就是他們國家的女子。

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遍國土。四衢平坦，清净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宫，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充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説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眇漫，清泠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净月。宰輔賢良，群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天監十六年，婆利國國王派遣使者呈奉表章説："我聽説聖主你信奉敬重佛教三寶，建立塔寺，裝修佛像，全國處處都這樣。四方道路平坦，清净而無穢雜。樓臺宫殿四布，如同天宫，壯麗精美，世上没有一處能和你們國家相提并論。聖主外出時，四面禁兵威嚴，儀仗導從，布滿左右。士人美女，裝飾華麗，衣服鮮艷。集市熱鬧非凡，滿是珠寶。法紀嚴明，没有互相侵奪的事情發生。精通佛法的人争着會集，學習佛法的人也都從四方趕來，講説佛教教義，猶如春雨滋潤人們心田。你們和四方交流，和各國交往。長江遼闊無邊，水流深廣清澈，百姓都依靠長江爲生，没有誰能使它乾涸。國家陰陽調和，災害不會發生。大梁揚都聖王無人能比，治理這上等的國家，有大慈大悲之心，像對待兒子似的撫育萬民。能够忍受詬辱，平等對待萬物，對仇敵對親人没有差别。周濟窮人，不留積蓄。聖王光輝如同太陽，天下無處不受光輝照耀；聖王温情如同明月，天下無人不受到滋潤。聖王的宰輔賢良，群臣正直誠實，竭盡忠心事奉聖王，心中没有别的想法。我們認爲，大梁皇帝就是我們的真佛，臣下我是婆利國王，現在我恭敬地稽首禮拜聖王足下，希望聖王瞭解我這片誠心。我有這誠心由來已久，并不是現在纔有。因爲山海阻隔，路途遥遠，没有機會自己親自前來表達誠心，現在特地派遣使臣進獻金席等貢品，以表達我的赤誠。"普通三年，婆利國國王頻伽又派遣使臣珠貝智進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古貝、螺杯、各種香料、香藥等數十種貢品。

中天竺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卭竹杖、蜀布，國人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的地方，土地方圓三萬里。中天竺國又名身毒。漢代張騫出使大夏，見到卭竹杖、蜀布，大夏人説是從身

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鼲、玳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叠、好裘、毾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别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黄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雇，以轉賣與佗國也。

毒買來。身毒就是天竺，大概是翻譯譯音用的漢字不同，其實是同一個國家。從月支、高附往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有數十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國王，他們的名稱雖然不同，但都屬於身毒。漢朝時，身毒附屬月支，他們的民俗也是定土而居，與月支相同，但身毒地勢低下潮濕，氣候暑熱，百姓怯弱，害怕打仗，國力比月支弱。身毒國面臨大江，大江名新陶，發源於崐崘山，下游分成五條江，總的名稱叫恒水。江水甜美，水下産真鹽，真鹽顔色純白如水精。當地出産犀、象、貂、鼲、玳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叠、好裘、毾㲪。火齊形態像雲母，顔色如紫金，有光閃耀，像蟬翼那麽薄，重叠起來就如同紗縠重叠。身毒國西部人與大秦、安息等國的人在海上互市貿易，因此有很多大秦出産的珍貴物品，如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等。蘇合是攙合各種香汁煎製而成，不是天然産物。又説是大秦人采來蘇合，先榨出其汁製作香膏，於是把榨汁以後的渣滓賣給各國商人，因此蘇合輾轉傳到中國之後，已經不很香了。鬱金祇出産在罽賓國，花色正黄而細嫩，與荷花裏面覆蓋在蓮實上的花瓣相似。罽賓國人先用這花敬奉佛寺，放了很多天之後，花兒枯槁，於是就清掃棄去。商人從寺中雇人收集，然後轉賣給别國人。

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黄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謡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

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從日南邊塞之外來獻納貢品，漢代衹有這一次交往。大秦國人經商，常常到扶南、日南、交趾，而南部邊塞以及塞外各國却很少有人到大秦去經商。孫權黄武五年，有個名叫秦論的大秦商人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派人送他去見孫權，孫權向秦論詢問大秦的風俗人情，秦論全據實回答。當時諸葛恪進討丹陽，抓獲黝、歙矮人，秦論見到這些矮人説："大秦很少見到這樣的人。"孫權就拿男女各十名矮人送給秦論，并派遣官員會稽劉咸送秦論，劉咸在途中去世，秦論於是直接回本國。

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絶。至桓帝延熹二年，

漢和帝時，天竺屢次派遣使者獻納貢品，後來西域反叛，交往就中斷了。到漢桓帝延熹二

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晋世，絶不復通。唯吴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内，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厖，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

年、延熹四年，天竺使者又多次從日南邊塞之外來獻納貢品。魏、晋時代，交往中斷。衹是在吴國時，扶南王范旃派遣自己的親信蘇物出使天竺國，從扶南投拘利口出發，從正西北方向進入海邊的大海灣，經過海灣沿岸幾個國家，大約一年多後到達天竺國大江江口，又在江中逆水上溯七千里纔到達天竺國。天竺王驚訝地説："距我們海濱非常非常遠的地方，竟也還有這種人在那裏。"天竺王就命蘇物觀看自己國内的情況，接着派陳、宋等二人帶着四匹月支馬回報范旃，并送蘇物等人回國，他們經過四年纔到達扶南。當時吴國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康泰見到陳、宋等人，向他們詢問天竺的風俗人情，陳、宋等人説："天竺是佛教起源的國家。百姓衆多而富足，土地遼闊而肥沃。天竺王叫做茂論。都城的城部四周泉水分别在渠塹中流淌，往下注入大江。天竺國宫殿都雕鏤花紋，街市里巷，建有屋舍樓觀，喜好鐘鼓音樂，服飾散發花香，水陸交通方便，各地商人到這裏會聚交易，各種奇異珍寶，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天竺國周圍有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個大國，有的距離天竺國有二三千里，他們一起都尊崇敬仰天竺國，認爲天竺國處在天地的中心。"

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宫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娱安樂。大王出游，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群生，無所遺棄。常修凈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沉溺以濟。百官氓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絶。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修檢，

天監初年，天竺王屈多派遣長史竺羅達呈奉表章説："我們聽説你們國家據江傍海，山川環繞，國家穩定，各種美好的東西應有盡有，國家雄偉美麗，如同幻化中的美景。宫殿莊嚴華麗，街道平坦，百姓衆多，生活歡娱安樂。大王出外，四面禁兵隨從，大王聖明仁愛，不殺害衆生。國中大臣百姓，遵守法紀，大王仁慈聖明，用正道感化他們，仁愛百姓，無一遺棄。大王常常静修佛教的戒律，對那些没接受勸導，還没登上法船信奉佛法的人們，就把他們從沉溺中救出來。朝中百官，萬方百姓，全都生活安樂，無憂無慮。護法天神保護大王，萬神隨從大王，天魔也都降服，没有誰不歸服仰慕大王。大王自身端莊嚴謹，如初升的太陽，大王的仁澤滋潤萬民，如同大旱的雲霓，在震旦之地，是最爲優秀的。臣下我居住的國土，由首羅天守護，使我們國家

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群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絶。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采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生活安樂。國王一代代繼承，未曾斷絶。我們國中有佛教七寶，具備佛教的各種美善之寶裝飾國土，臣下我自己嚴謹修身，就像被王法感化。臣下我名叫屈多，世世代代是國王的嫡傳子孫。衹希望大王聖體安康和樂。現在我率領我們國家群臣百姓，山川珍寶，全都歸屬大王，五體投地，向大王獻出誠心。使者竺達多一向忠貞誠實，所以現在派遣他來拜見大王。大王假如需要什麽珍奇異寶，我們將會全部奉送。這裏的境土，也就是大王的國土，大王的法令美政，我們將會全部遵照施行。希望兩國之間使者的往來不要中斷。這個使者返回的時候，希望你派出一位使臣，宣諭大王你的命令，吩咐我們應當做的事情。我真摯懇切地請求，希望使者不會單獨返回，我上面説的如果恰當，就請大王采納。現在奉獻琉璃唾壺、各種香料、古貝布等貢物給大王。"

師子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師子國是天竺國旁邊的國家。那個地方氣候温和，没有冬季夏季的區别。五穀隨時可以種植，不受時令節氣限制。師子國原來無人居住，衹有鬼神及龍居住。各國商人來這裏做買賣，鬼神不顯露自己的形體，衹是拿出珍寶，標出珍寶的價格，商人按價付錢，取走珍寶。各國人聽説這是一方樂土，因此争着來到這地方，有人就留下來居住，這地方就成爲一個大國。

晋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絶。至齊東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貢獻。

晋義熙初年，師子國就派人向晋朝進獻玉佛像，經歷十年纔到達。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白細膩，形狀很爲特别，恐怕不是人工製成。這玉佛像經歷晋、宋兩代，保存在瓦官寺中，寺中先就有徵士戴安道親手製作的五具佛像，以及顧長康畫的維摩詰畫像，世人稱爲三絶。到齊代，東昏侯就毁去了玉佛像，先截下佛像手臂，接着取用像身，爲他寵愛的妃妾潘貴妃製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元嘉十二年，師子國國王刹利摩訶派遣使者獻納貢品。

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

大通元年，繼承王位的師子國國王伽葉伽羅訶梨邪派遣使臣進獻表章説："我恭敬地禀明大梁聖明君主：我們雖然因山海阻隔，但能時常互通音信。我恭敬地聽説皇帝道德高深，像天地覆

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載萬物，像日月明照四方。海外各國，没有誰不歸服；各國國王，没有誰不進奉表章，獻納貢物，以表達仰慕道義的誠心。有人在海上航行三年，在陸上行走千日，趕來拜謁，大家都敬服梁主的威望，欽慕梁主的德行，不論路途多遠，都會前來表達誠心。我國從先王以來，衹把修德作爲治國的根本，不用威嚴而獲得大治。我們事奉正道治理天下，看見人家爲善就高興，好比福慶就在自己身上。我們想和大梁一共弘揚佛教三寶，以濟助那些難以教化之人。使者回來，我恭敬地聽從梁主的命令。現在奉獻微薄的貢品，希望你體恤我們，接納貢品。”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録焉。

東夷各國之中，朝鮮最大，他們受到箕子的感化，在各種用器中還保留了中國的禮樂制度。魏代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這些國家，世代和中國交往。自從渡江南遷之後，晉朝派出使者，泛海東渡，高句驪、百濟等國，在宋、齊之時常常派遣使者獻納貢品。梁朝建立之後，獻納貢品的國家又有增加。扶桑國，以前未曾聽説。普通年間，有僧人稱説自己從扶桑國來，他介紹扶桑國的詳情特別清楚，所以也一并收録。

高句驪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櫜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任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爲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鱉皆浮爲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支别爲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之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武帝元封四年，

高句驪國，他們祖先出自東明。東明本是北夷櫜離王之子。櫜離王出外，他的侍兒在他出外之後懷孕，櫜離王回來後，就想殺掉侍兒。侍兒説：“先前見到天上有團氣，像鷄蛋那麼大，直降落到我身上，因此懷孕。”櫜離王把她囚禁起來，她就生下個男孩。櫜離王把這男孩放在豬圈裏，豬用口吐氣養育男孩，男孩得以不死。王認爲男孩是神，於是准許侍兒收養男孩，這男孩就是東明。東明長大之後，善於射箭，櫜離王畏忌他的勇猛，又想殺掉他。東明於是逃跑，南逃到淹滯水，他就用弓擊打水流，水中魚鱉都浮起來，連結爲橋，東明就從魚鱉身上渡過淹滯水，逃到夫餘，就在那裏立爲王。以後東明的後裔分出一支就成爲句驪一族。高句驪國就是漢代的玄

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以屬之。

菟郡。方位在遼東東邊，離遼東一千里。漢、魏時代，高句驪南邊與朝鮮、穢貊接壤，東邊與沃沮接壤，北邊與夫餘接壤。漢元封四年，漢武帝滅朝鮮，設置玄菟郡，把高句驪劃爲縣，歸屬玄菟郡。

句驪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順奴部，雚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其俗喜歌儛，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戲。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公會衣服，皆錦綉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没入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葬，有槨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鬥。沃沮、東穢皆屬焉。

高句驪土地大約方圓二千里，國中有座遼山，遼水就在山中發源。高句驪王在丸都山下建都。這個國家多大山深谷，没有平原沼澤，百姓依山而居，食用山澗之水。雖然定土而居，但是没有良田，所以那地方百姓養成節食的習俗。百姓喜歡建造房屋。在他們住房的左邊建造一座大屋，在大屋裹祭祀鬼神，又祭祀社稷之神和主稼穡的靈星。百姓生性凶猛，喜歡搶劫擄掠。他們的官職，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皂衣、先人等名目，尊卑不同，各有等級。他們的言語風俗，多和夫餘相同；但是性格、衣服和夫餘有區別。高句驪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順奴部，雚奴部，桂婁部。本來是消奴部爲王，後來力量衰弱，桂婁部代之爲王。漢朝時朝廷賜給他們衣幘、朝服、鼓吹，他們常常到玄菟郡接受頒賜。後來他們漸漸驕傲，不再到玄菟郡，衹是在東部邊界建築一座小城接受頒賜，至今他們還把這座小城稱爲幘溝婁。"溝婁"，在句驪語中就是"城"。高句驪任命官員，有對盧就不設置沛者，有沛者就不設置對盧。他們的百姓喜歡唱歌跳舞，國中村邑男女，每夜群聚歌舞玩耍。那裹人們喜歡潔净，善於釀酒收藏。他們跪拜時一條腿伸着，行路時都是小跑。每年十月他們召開祭天大會，大會稱爲"東明"。出場參加大會，衣服都用錦綉金銀裝飾。大加、主簿頭上戴的和中國的幘相似但是腦後空缺；小加頭戴折風，形狀如同中國的弁。他們國家没有牢獄，有人犯罪，就讓大加、小加等官員評議之後殺死罪人，妻子兒女就没收入官。他們的百姓喜歡淫蕩，男女之間多互相誘引而私奔。結婚之後，就漸漸開始縫製死時穿的衣服。人死後，葬埋時有槨無棺。喜歡厚葬，金銀錢財全給死者陪葬。埋葬之後堆積石頭成爲墳墓，四周種上松柏。兄長死後，弟弟就以嫂爲妻。高句驪國

馬匹身子都小，善於登山。國家百姓崇尚氣力，善於使用弓矢刀矛，百姓都有鎧甲，慣於作戰。沃沮、東穢都歸附高句驪。

王莽初，發高驪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盗。州郡歸咎於句驪侯騶，嚴尤誘而斬之，王莽大悦，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當此時爲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稱王。至殤、安之間，其王名宫，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宫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户。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

王莽初年，徵發高句驪兵馬征伐胡，高句驪人不願出發，但被强迫送去，被送去的人都逃出塞外成爲强盗。州郡就把罪責加到句驪侯騶身上，嚴尤把句驪侯騶騙來殺死，王莽十分高興，就把高句驪改名爲下句驪。在這時句驪君主都還是稱作侯。光武八年，高句驪王派遣使者朝見皇帝，交納貢品，他們君主纔開始稱爲王。到漢殤帝、漢安帝年間，高句驪王名宫，他屢次進犯遼東，玄菟太守蔡風派兵征討，但不能禁絶他們的進犯。宫死之後，他的兒子伯固立爲王。漢順帝、漢和帝年間，伯固又屢次進犯遼東，搶劫擄掠，漢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進討他們，殺死數百人，伯固纔投降，歸屬遼東。公孫度在海東稱雄的時候，伯固與公孫度結交。伯固死，他的兒子伊夷摸立爲王。伊夷摸在伯固未死之前就已經多次進犯遼東，現在他又接收了五百餘户逃亡的胡人。建安年間，公孫康出兵進擊伊夷摸，攻破伊夷摸的國都，焚燒村邑。投降伊夷摸的胡人也叛離他。伊夷摸重新建立國都。以後伊夷摸又進擊玄菟郡，玄菟郡與遼東郡合力進擊伊夷摸，大破伊夷摸的軍隊。

伊夷摸死，子位宫立。位宫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位宫遣主簿、大加將兵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宫寇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毌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宫，位宫將步騎二萬人逆軍，大戰於沸流。位宫敗走，儉軍追至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位宫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宫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絶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到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

伊夷摸死，他的兒子位宫立爲王。位宫勇猛有力，善於騎馬，也善於射箭狩獵。景初二年，魏派遣太傅司馬宣王率兵征討公孫淵，位宫派遣主簿、大加率領一千人馬幫助司馬宣王。正始三年，位宫進犯西安平，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毌丘儉率領一萬人馬從玄菟郡出擊進討位宫，位宫率領步兵騎兵兩萬人迎擊，兩軍在沸流大戰。位宫敗逃，毌丘儉軍直追到峴山，越過險阻，登上丸都山，攻破屠戮位宫的都城，殺死一萬餘人，位宫隻身携帶妻子兒女向遠方逃竄。正始六年，毌丘儉又進討位宫，位宫率領手下官員諸加等逃奔沃沮，毌丘儉派手下將領王頎追擊他們，王頎横穿沃沮，經過一千餘里，到達肅慎南部邊界，刻石記載他們的功績；大軍又到丸都山，在不耐城刻下銘文，毌丘儉纔率軍返回。以後，高句驪又

晉永嘉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子皝率兵伐之，釗與戰，大敗，單馬奔走。皝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子五萬餘口以歸。孝武太元十年，句驪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弟農伐句驪，復二郡。垂死，子寶立，以句驪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璉，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齊并授爵位，年百餘歲死。子雲，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高祖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曰："高驪王樂浪郡公雲，乃誠款著，貢驛相尋，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并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以其子襲延爵位。

和中原交往。

晉永嘉動亂時，鮮卑慕容廆占據昌黎大棘城，晉元帝授他爲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頻進犯遼東，慕容廆不能制止。乙弗利死，他的兒子乙弗釗繼承王位，晉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之子慕容皝率兵討伐乙弗釗，乙弗釗迎戰，被打得大敗，乙弗釗自己單人獨騎逃跑。慕容皝乘勝追擊，直至丸都，焚燒乙弗利的宮室，擄獲五萬餘名男子之後返回。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句驪進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派遣自己的弟弟慕容農討伐句驪，收復了二郡。慕容垂死，他的兒子慕容寶繼位，慕容寶命句驪王安爲平州牧，封爲遼東、帶方二國王。安纔開始設置長史、司馬、參軍等官職，後來他又占有遼東郡。晉安帝義熙年間，高安之孫高璉纔呈奉表章，派遣使臣獻納貢品，宋、齊二朝也都給高璉授予爵位官職，高璉一百多歲時去世。高璉之子高雲繼位，齊隆昌年間，授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高祖即位，又晉升高雲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高祖下詔說："高驪王樂浪郡公高雲，他的誠心、懇切之情都已表露，交納貢品的使者往來不絶，應當增大他的俸禄，抬高他的官位，以弘揚朝廷的法令制度。應當授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的職位都不變。"天監十一年，天監十五年，高雲都多次派遣使者獻納貢品。天監十七年，高雲死，他的兒子高安繼位。普通元年，高祖下詔命高安繼承高雲的封爵，任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普通七年，高安去世，他的兒子高延繼位，高延派遣使者獻納貢品，高祖下詔命高延繼承高安的封爵。中大通四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元年，大同七年，高延多次派遣使者呈奉表章，獻納當地特産。太清二年，高延去世，高祖下詔命高延之子繼承高延的爵位和官職。

百濟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

百濟國，原先東夷有三個韓國，第一個叫馬韓，第二個叫辰韓，第三個叫弁韓。弁韓、辰韓各有十二個屬國，馬韓有五十四個屬國。大國有

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户，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强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驪在遼東之東，晋世句驪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晋太元中，王須，義熙中，王餘映，宋元嘉中，王餘毗，并遣獻生口。餘毗死，立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立子牟太。齊永明中，除太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天監元年，進太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句驪，今始與通好"。而百濟更爲强國。其年，高祖詔曰："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海外，遠修貢職，乃誠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授兹榮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治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

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凈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驪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盤》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敕并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毁，并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一萬餘家，小國也有數千家，三韓總共有十餘萬户，百濟就是其中一個屬國。百濟後來逐漸强大，兼并了很多小國。百濟國本來和句驪都在遼東東邊，晋代時，句驪占有遼東之後，百濟也占據了遼西、晋平二郡的地域，自己設置百濟郡。晋太元年間，百濟王須，義熙年間，百濟王餘映，宋元嘉年間，百濟王餘毗，都曾派遣使者獻納牲畜。餘毗死，他的兒子餘慶繼位。餘慶死，他的兒子牟都繼位。牟都死，他的兒子牟太繼位。齊永明年間，朝廷任命牟太爲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天監元年，高祖下令晋升牟太封號爲征東將軍。百濟不久被高句驪攻破，因此很多年國家力量都很衰弱，遷居到南韓。普通二年，百濟王餘隆纔又派遣使者呈奉表章，説是"多次攻破句驪，現在纔和他們結交"。而百濟又成爲强國。那一年，高祖下詔説："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衛海外，又遠遠送來貢品，誠心懇切，我十分贊賞。應當按照原有的典章制度，授給他榮耀的職務。應當授任他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普通五年，餘隆死，高祖下詔又命餘隆之子餘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百濟人稱百濟王居住施政的城爲固麻，稱邑爲檐魯，如同中國稱郡稱縣。

百濟國共有二十二個檐魯，百濟王都命自己的子弟或是同宗族之人分别據守。百濟人身體高大，衣服潔凈。百濟國接近倭國，所以有很多文身的人。現在百濟的言語、衣服規制大體上和高句驪相同，而百濟人行走時雙手不張開成爲拱形，跪拜没有一隻脚伸直的習慣，這和高驪人有區别。百濟人稱帽爲冠，稱襦爲複衫，稱褲爲褌。百濟的語言當中雜有華夏的語言，這也是以前秦國、韓國留傳下來的習慣。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百濟多次派遣使者進獻他們的特産；并且請求賜給他們《涅盤經》及其他經書的經義，賜給他們《毛詩》博士，以及工匠、畫師等，高祖下令都滿足他們。太清三年，百濟王不知道京城被侯景叛賊圍攻占領，依然派遣使臣進獻貢

品；到達京城之後，使臣們見到京城宮闕被毁壞，於是都號呼痛哭，傷心流淚。侯景大發脾氣，把使臣們都收捕囚禁，直到侯景叛亂平定，使臣們纔得以返回百濟。

新羅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

新羅國，他們的祖先本是辰韓的宗族。辰韓也叫秦韓，距新羅一萬里，傳説秦代之人爲逃避徭役逃亡到馬韓，馬韓就劃出東部邊界的土地讓他們居住，因爲是秦代人，所以稱他們爲秦韓。秦韓的言語以及事物名稱和中國相似，如稱國爲邦，稱弓爲弧，稱强盜爲寇，稱依次敬酒爲行觴，互相稱呼都叫“徒”，與馬韓不一樣。又，辰韓王常由馬韓人擔任，世代相傳，辰韓人不能自立爲王，這是爲了表明他們是流徙遷移來的人；辰韓常被馬韓控制。辰韓開始有六個國家，漸漸分爲十二國，新羅就是其中之一。新羅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新羅國東邊靠近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壤。新羅國在魏代時稱爲新盧，宋時稱新羅，也有人叫斯羅。新羅國小，不能自己單獨派遣使者行聘問之禮。普通二年，新羅王姓募名秦，他纔派使者隨着百濟使者一道來進獻當地特産。

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内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别。其官名，有子賁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驪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新羅百姓稱城爲健牟羅，都邑在内就稱啄評，在外就稱邑勒，也就如同中國稱郡縣。新羅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新羅國土地肥美，適宜種植五穀。他們桑麻種植很多，會製作縑布。用牛駕車，騎馬。男女衣着有分别。新羅國的官名，有子賁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他們把冠稱做遺子禮，稱襦爲尉解，稱褲爲柯半，稱靴爲洗。他們行拜禮以及行走習慣與高驪相似。新羅没文字，刻木爲符契。他們要通過百濟纔能和其他國家進行語言交流。

倭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絶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

倭國，他們自稱是太伯的後裔。百姓都文身。倭國距帶方一萬二千餘里，大約在會稽東邊，但距離非常遠。從帶方至倭，沿海航行，經過韓國，一會兒朝東行，一會兒朝南行，航行七千餘里纔渡過一海。海闊一千餘里，名爲瀚海，就到了一支國。又渡過一千餘里海面，就到了未

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綉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淫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

盧國。又朝着東南在陸上行五百里，就到伊都國。又朝東南行一百里，就到奴國。又朝東行一百里，就到不彌國。又朝南航行二十天，就到投馬國。又朝南航行十天，在陸上行走一個多月，就到邪馬臺國，這就是倭王居住的地方。倭國官職有伊支馬，次一等叫彌馬獲支，再次一等叫奴往鞮。百姓種禾稻紵麻，種桑養蠶織布績麻。出產薑、桂、橘、椒、蘇。又出產黑雉、珍珠、青玉。倭國有種獸如同牛，名叫山鼠。又有一種大蛇吞食山鼠。蛇皮堅硬，砍斫不能損傷它，蛇皮上有孔，孔忽開忽閉，有時發光，射中蛇皮上的孔，蛇就會死。倭國的物產大略與儋耳、朱崖相同。這裏氣候溫暖，風俗不淫亂。男女都露出髮髻。富貴者纔用各色錦綉製成帽，好似中國的一種稱作胡公頭的帽子。倭國人飲食都用籩豆等禮器。人死後，有棺無槨，埋葬後，堆土爲墳。倭國人都嗜酒。百姓都不知道自己準確的年歲，長壽之人多，多活到八九十歲，有的到百歲。百姓女多男少，富貴者甚至有四五個妻室，貧賤者也還有兩三個妻子。婦女沒有淫蕩妒忌之心。沒有偷竊行爲，也很少爭吵。假如犯了罪，罪輕就沒收犯罪者的妻子兒女，罪重就要誅滅犯罪者的家族。

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爲王。彌呼無夫婿，挾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并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

漢靈帝光和年間，倭國發生動亂，國人互相攻打多年，最終就共同立一個名叫卑彌呼的女子爲王。卑彌呼沒有丈夫，她利用邪術，可以迷惑衆人，因此國人立她爲王。卑彌呼有個弟弟幫助她治理國家。從被立爲王之後，很少有人見到卑彌呼。卑彌呼用一千名女婢服侍自己，衹是命一名男子出入宮室，傳布命令。卑彌呼居住的宮室，常有兵守衛。到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被誅後，卑彌呼纔派遣使者朝覲納貢，魏封她爲親魏王，授予金印紫綬。正始年間，卑彌呼死，他們另立男子爲王，國中人不服，於是又互相誅殺，又立卑彌呼同宗女子臺與爲王。以後又立男子爲王，并且接受中國封贈的爵位與官職。晉安帝時，倭王名贊。贊死，他的弟弟彌繼位。彌死，他兒子濟繼位。濟死，他的兒子興繼位。興死，他弟弟武繼位。齊建元年間，任命武爲持節、

大將軍。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

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即位，晋升武的封號爲征東大將軍。

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倭國之南有侏儒國，侏儒國人身高三四尺。再往南有黑齒國、裸國，離倭國四千餘里，坐船航行大約要一年纔到達。再往西南一萬里有海人，海人身黑眼白，裸體，形貌很醜。海人的肉味鮮美，有些來來往往的航海人就射殺海人，吃海人的肉。

文身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文身國之人身體上有花紋，如同虎，人的額頭上有三道紋，紋直的人就尊貴，紋淺而曲的人就卑賤。當地百姓生活歡樂，物產豐富，價格低賤，來往客人不用帶乾糧。他們有房屋，無城郭。文身國王居住的房屋，用金銀珍寶裝飾。他們在房屋四周挖好溝塹，寬一丈，然後澆灌水銀，下雨雨水就在水銀之上流。集市上用珍寶購買物品。犯輕罪的人就用鞭打杖責；犯死罪的人就把他放在猛虎籠中讓猛虎吃，若有冤屈，那麽猛虎就避開這人不會吃他，經過一夜就赦免他。

大漢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并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大漢國没有兵器，不打仗。他們風俗都和文身國相同但語言有區别。

扶桑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説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

扶桑國，齊永元元年，扶桑國有個名叫慧深的僧人來到荆州，他説："扶桑國在大漢國東面二萬餘里，位置在中國東面。那地方有很多扶桑樹，所以就用扶桑作國名。扶桑樹葉和桐葉相似，初生時像笋，扶桑國人都吃初生的扶桑樹葉。扶桑果像梨但是紅色。扶桑樹皮可以績成布裁製衣服，也可作綿。他們居住搭製的板屋。扶桑國没有城郭。有文字，用扶桑樹皮當紙寫字。没有盔甲兵器，不打仗。扶桑國的國法，有南北兩座監獄。罪輕的進南獄，犯重罪的進北獄。有赦令就赦免南獄的罪犯，北獄的罪犯不赦免。在北獄的罪犯，男女相配，生下男孩到八歲就送出獄去做奴僕，生下女孩到九歲就送出獄去做奴

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别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悦，即驅之，相悦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婢。罪犯自己，到死也不准出獄。顯貴的人有罪，國家就召集大會，讓犯罪人坐在坑中，會集的人對着罪人宴飲，如同面對將死的人訣别。然後用灰圍繞犯罪人四周，圍繞一層灰圈就衹斥退這個犯罪人，不准擔任官職，圍繞兩層灰圈就連及犯罪人子孫也不准擔任官職，圍繞三層灰圈就連及犯罪人的七代子孫都不准當官。扶桑國人稱國王爲乙祁；第一等顯貴者稱爲大對盧，第二等顯貴者稱爲小對盧，第三等顯貴者稱爲納咄沙。國王出行時有鼓吹樂隊和儀仗。他的衣服顏色每年改變，以十天干爲序，甲乙年穿青色衣服，丙丁年穿紅色衣服，戊己年穿黄色衣服，庚辛年穿白色衣服，壬癸年穿黑色衣服。國中有一種牛，牛角很長，人們讓牛用角運載物品，牛角竟能承擔二十斛米那麽重的東西。扶桑國車有馬車、牛車、鹿車。他們養鹿，就如同中國人養牛那麽普遍。他們用乳製乳酪。出産桑梨，桑梨經久不壞。多産葡萄。扶桑國没有鐵但産銅，不看重金銀。集市上不收賦税。他們的婚姻，是男方先往女家門外搭座小屋，早晚爲女家灑掃勞作，經過一年而女子不喜歡這個男子，就把他趕走，女子喜歡這男子纔結婚。婚禮大致與中國相同。父母去世，兒子守喪，七天不進食；祖父母去世，孫兒守喪，五天不進食；爲兄弟叔伯姑姊妹守喪，三天不進食。設置靈位作爲鬼神的象徵，守喪的人早晚行禮祭奠，不穿喪服。繼位國王登上王位之後，三年不處理國事。當地原來并無佛教，宋大明二年，罽賓國有五個和尚曾雲游到扶桑國，在扶桑國傳播佛教教義、佛經和佛像，勸導當地人出家，扶桑國不信佛教的風氣纔得以改變。”

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産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慧深又説：“扶桑國東面一千餘里有個女國，都是女子，她們容貌端正，膚色潔白，身上有毛，頭髮很長，一直拖到地上。每年二、三月，她們争着跳下水去，跳下水去就會懷孕，過六七個月就會生下孩子。女人胸前無乳，頸項後面長毛，毛根部是白色，毛中有水汁，女人就用這汁來哺育孩子，孩子生下來一百天就會走路，過三四年就長大成人了。女子見到人就會驚慌避開，特别害怕男人。她們像禽獸那樣吃鹹草。鹹草葉

似中國的邪蒿草，但氣味香，味道鹹。”

天監六年，有晋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墙，其形圓，其户如竇云。

天監六年，有個晋安人航海時遇上大風，飄流到一個島上，登上岸，見到有人居住。女子和中國人一樣，但言語不通；男子却是在人的身體上長着狗的頭，聲音也像狗叫。他們食物中有小豆。衣服像是用布製成。他們用土築成墻，住房的形狀是圓的，房門像是孔穴。

西北諸戎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跱，日事干戈，晋氏平吴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戊己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吕光之涉龜兹，亦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并，勝負强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仞於後宫；蒲梢龍文，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兹、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

西北戎狄各國。漢代張騫首先開發通往西域的道路，甘英於是成功地到達西海岸邊，這些國家，有的國王派出自己的兒子入朝陪侍天子，有的呈奉表章進獻貢品，那時雖然是窮兵黷武，勉强取得勝利，但和以前的朝代相比，他們的謀劃已經算是很深遠了。魏國之時，三國鼎立，每天行軍打仗，直到晋代蕩平吴國之後，纔稍微獲得寧静，但也衹是空設管理西域事務的戊己校尉，西域各國并未歸服順從。接着中原發生動亂，胡人相繼興起，占領中原，西域各國與遷往江東的朝廷阻隔，翻譯、使者無法交往。吕光攻占龜兹，也還衹是蠻夷討伐蠻夷，并非中國人的主意。從此各國的分裂或吞并，力量强弱、作戰勝負，很難詳細記載。明珠翠羽各種寶物，雖然充牣後宫，但西域進獻的蒲梢龍文等良馬，在馬厩裏却很少見到。梁接受天命，治理天下，向梁稱臣并來京城朝覲的，就有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兹、于闐、滑等國。現在把這些國家的風俗人情編寫在一起，成爲《西北戎傳》。

河南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廆追留之，而牛馬皆西走，不肯還，因遂西上隴，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爲號。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

河南王，他的祖先出自鮮卑慕容氏。起初，慕容奕洛干有兩個兒子，庶長子叫吐谷渾，嫡子叫慕容廆。慕容奕洛干去世，慕容廆繼位，吐谷渾避開慕容廆向西遷徙。慕容廆追着挽留他，但牛馬都向西跑，不肯回頭，吐谷渾因此就向西登上隴山，穿越枹罕，到凉州西南，直到赤水岸邊居住下來。這地方在張掖之南，隴西之西，正處在黄河之南，所以用河南作自己國家的名稱。河南國的境域東到疊川，西和于闐相鄰，北與高昌

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披髮爲辮。

接壤，東北通往秦嶺，方圓一千餘里，大概是古代流沙之地。河南草木稀少，雨水很少，四季常有冰雪，祇有六七月常有大雨冰雹。假若天晴，一到起風就會飛沙走石，常會遮蔽陽光。河南國祇種麥，没有稻穀。國中有個青海，方圓數百里，在青海岸邊牧放牝馬，牝馬就會生下馬駒，當地土人稱之爲龍種，所以河南國多産良馬。河南國有房屋，并間雜使用百子帳，百子帳就是一種氈帳，通常稱之爲穹廬。河南國人穿用小袖袍，小口褲，大頭長裙帽。女子就垂下頭髮編爲髮辮。

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爲國氏，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受中國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以後吐谷渾之孫葉延，能讀會寫，他自己説曾祖父奕洛干開始被封爲昌黎公，自己就是公孫之子。按照禮法，應當用祖父的字作姓氏，因而姓吐谷渾，也把吐谷渾作爲國家名稱。葉延的後代子孫阿豺，纔開始接受中國官爵。阿豺弟弟的兒子慕延，在宋元嘉末年又自稱爲河南王。慕延死，他的堂弟拾寅繼位，纔開始使用文字，建造城池，修築宫殿，他手下那些小王也都各建宅院。國中信奉佛法。拾寅死，他的兒子度易侯繼位。度易侯死，他的兒子休留代繼位。齊永明年間，任命休留代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梁興，進代爲征西將軍。代死，子伏連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稍桀黠矣。普通元年，又奉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梁國建立，晉升休留代爲征西將軍。休留代死，他的兒子伏連籌繼承爵位和官職。天監十三年，伏連籌派遣使者進獻兩口金裝瑪瑙鐘，又上表請求在益州建立九層佛寺，高祖下詔准許。天監十五年，伏連籌又派遣使者進獻赤舞龍駒以及當地特産。他派出的使者有時一年到達兩三批，有時兩年來一批。河南國土地與益州相鄰，商人常常互相來往。益州百姓想要獲利，所以有很多人到河南國去，教那裏人讀書寫字，替他們作語言翻譯，河南國人也逐漸變得凶悍狡黠了。普通元年，伏連籌又進獻當地特産。伏連籌死，他的兒子呵羅真繼位。大通三年，高祖下詔命呵羅真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呵羅真死，他的兒子佛輔繼承封爵和官職，佛輔的世子又派遣使者向皇太子進獻白龍駒。

高昌

高昌國，闞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立麴氏爲王，名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謚曰昭武王。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高昌王嗣位。

高昌國，闞氏是這個國家的君主，以後高昌國被河西王沮渠茂虔之弟沮渠無諱襲擊攻破，高昌國王闞爽逃到芮芮國。沮渠無諱就占據高昌國稱王，過三十年就死去。高昌國人又立麴氏爲王，國王名麴嘉，元魏授任麴嘉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開國公。麴嘉在位二十四年去世，謚號爲昭武王。他的兒子麴子堅繼位，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高昌王。

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燉煌，西次龜兹，北鄰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横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啖麨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石鹽。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叠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高昌國就在原來車師國的土地上。高昌國南邊與河南國相連，東邊與燉煌連接，西邊緊靠龜兹，北邊與敕勒相鄰。高昌國設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横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都是高昌國的鎮名。他們的官職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等。高昌國人的言語和中國大致相同。也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高昌國人面貌和高句驪人相似，他們頭髮編成辮垂在背上，穿用長身小袖袍、不開襠的縵襠褲。女子頭髮也編成辮，但不拖垂，佩戴錦纈、珠玉穿成的纓珞、環釧作裝飾。他們婚姻也行六禮。高昌國地勢高而乾燥，他們築土爲城墻，架木建房子，用土覆蓋在房屋上面。高昌國季節寒暑與益州相似。九穀他們全都種植，人們多吃麨和羊肉牛肉。高昌國出産良馬、葡萄酒、石鹽。高昌國多草木，有種草果實像蠶繭，繭中有絲如同細麻綫，當地人稱爲白叠子，高昌國人常常取用白叠子織成布。布很軟很白，他們常用來和中國人在集市交换物品。高昌國有種朝烏鳥，天天聚集在國王殿前，排列成行，不畏懼人，日出之後纔四散飛離。

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氍毹等物。

大同年間，麴子堅派遣使者進獻鳴鹽枕、葡萄、良馬、氍毹等貢物。

滑

滑國者，車師之别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

滑國是車師的分支。漢永建元年，八滑隨從班勇進擊北方虜寇有功，班勇上表，封八滑爲

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晋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温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户。其王坐金床，隨太歲轉，與妻并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户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後部親漢侯。從魏、晋以來，滑國都不與中國交往。到天監十五年，滑國國王厭帶夷栗陁纔派遣使者進獻當地特産。普通元年，他們又派遣使者進獻黄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貢物。普通七年，滑國國王又呈奉表章，進獻貢品。

元魏還在桑乾的時候，滑國還是個小國，附屬於芮芮國。後來滑國漸漸强大，於是征伐周圍的鄰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家，開拓了方圓一千餘里的疆土。滑國氣候温暖，國内多山川，樹木繁茂，也有五穀。滑國人以麨以及羊肉爲食糧。滑國野獸有獅子、兩脚駱駝，還有野驢，野驢有角。滑國人都善於射箭，身穿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腰帶。女人身披皮裘，頭戴用木刻製的角，角六尺長，角上用金銀裝飾。滑國女子少，因此兄弟共娶一妻。滑國没有城郭，人居住在氈屋中，屋門朝東。滑國國王坐在金製胡床上，胡床的方位隨着太歲星的轉動而改變，國王與妻子并肩而坐接待賓客。滑國没有文字，刻木記事。與四周國家交往時，就叫周圍國家的胡人用他們的文字書寫文書，用羊皮作紙。滑國不設官職。他們祭祀天神、火神，每天要出門祭神之後纔進食。他們跪拜衹行一次拜禮就停下來。死人埋葬時用木製槨。父母死後，兒子截下一隻耳朵，埋葬之後就算是守喪期滿。他們的言語要依靠河南國人翻譯纔能和别國交流。

周古柯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

周古柯國是滑國旁邊的小國。普通元年，他們派遣使者跟隨滑國使臣來進獻當地特産。

呵跋檀

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

呵跋檀國也是滑國旁邊的小國。凡是滑國的鄰國，人們的衣着容貌都與滑國人相同。普通元年，呵跋檀國派遣使者隨同滑國使臣一起來進獻當地特産。

胡蜜丹

胡蜜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

胡蜜丹國，也是滑國旁邊的小國。普通元年，他們派遣使者隨同滑國使者一同來進獻當地特産。

白題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别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白題國，國王姓支名史稽毅，他們的祖先大概是從匈奴分支出來的胡人。漢代灌嬰與匈奴作戰，斬殺一名白題騎兵。白題國現在在滑國東邊。離滑國有六日行程，白題國西邊直到波斯。白題國出產粟、麥、瓜果，食物大體上和滑國相同。普通三年，白題國派遣使者進獻當地特產。

龜兹

龜兹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爲莎車王賢所殺，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爲龜兹王，國人又殺則羅。匈奴立龜兹貴人身毒爲王，由是屬匈奴。然龜兹在漢世常爲大國，所都曰延城。魏文帝初即位，遣使貢獻。晋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吕光伐西域，至龜兹，龜兹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而歸，自此與中國絶不通。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龜兹國是西域古國。後漢光武帝時，龜兹國王名弘，被莎車王賢殺死，宗族被誅滅。賢命自己的兒子則羅作龜兹王，龜兹國人又殺死則羅。匈奴立龜兹貴人身毒爲王，龜兹於是附屬匈奴。但是龜兹在漢代曾經是個大國，他們的都城是延城。魏文帝剛剛登上帝位，龜兹派遣使者進獻貢品。晋太康年間，龜兹王又送兒子入朝陪侍皇帝。太元七年，秦君主苻堅派遣將領吕光討伐西域，吕光到龜兹，龜兹王帛純帶着珍寶出逃，吕光進入他們都城。城有三層，外城和長安城相等。城内房室壯觀美麗，都用琅玕金玉作裝飾。吕光立帛純之弟震爲王然後就率軍返回，從此龜兹就中斷了與中國的交往。普通二年，龜兹王尼瑞摩珠那勝派遣使者呈奉表章進獻貢品。

于闐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遂爲强國，西北諸小國皆服從。

于闐國也是西域中的一國。後漢建武末年，于闐王俞被莎車王賢打敗，因此徙爲驪歸王，莎車王賢立其弟君得爲于闐王，君得暴虐，百姓憎惡他。永平年間，于闐人都末殺死君得，而擔任大人官職的休莫霸又殺死都末，自立爲王。休莫霸死，他兄長之子廣得繼位，後來廣得進擊莎車王賢，把賢俘獲回國，殺掉賢，于闐於是成爲强國，西北各小國都歸服于闐。

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温，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果蓏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并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

于闐國多積水，多沙石，氣候温和，適宜種植稻、麥、葡萄。有條河，出産玉，因此叫做玉河。于闐國人善於鑄造銅器。他們的國都叫西山城。有房屋街市。于闐國出産的瓜果蔬菜和中國相同。他們特别崇敬佛教。于闐王居住的房屋，用紅色彩畫作修飾。國王頭戴金幘，形狀如同現在的胡公帽。國王與妻子并肩而坐接待賓客。國中婦女都把頭髮編結爲辮，身穿裘褲。他們待人

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恭敬有禮，相見時都屈一膝至地而跪。寫信就用木板作信紙，用玉作印章。于闐國人得到信，先把信頂在頭上然後開讀。

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天監九年，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琉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魏文帝時，于闐王山習進獻名馬。天監九年，于闐王派遣使者進獻當地特産。天監十三年，他們又進獻波羅婆步鄣。天監十八年，又進獻琉璃罌。大同七年，又進獻外國來的玉雕佛像。

渴盤陁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

渴盤陁國是于闐國西邊的小國。西邊和滑國相鄰，南邊與罽賓國接壤，北邊與沙勒國相連。渴盤陁國都城在山谷中，都城四周城墻有十餘里長。全國有十二座城。他們風俗和于闐國相似。人們穿古貝織成的布，穿長身小袖袍，小口褲。渴盤陁國土地適宜種麥，當地人都靠麥作食糧。牛馬駱駝羊等牲畜很多。出産質地好的氈、金、玉等。國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渴盤陁國派遣使者進獻當地特産。

末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户。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

末國就是漢代時的且末國。家有成年男子可以參加作戰的，全國共有一萬户。末國北邊與丁零，東邊與白題，西邊與波斯接壤。當地土人剪髮，頭戴氈帽，穿小袖衣，還縫製一種從頸部開口而胸前縫綴的衫。末國多牛羊騾驢。末國國王安末深盤在普通五年派遣使者前來進獻貢品。

波斯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内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啖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内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著金綫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

波斯國，他們祖先中有個波斯匿王，子孫就用祖父的字爲姓，同時也就用作國家名稱。波斯國都有城墻，周圍共長三十二里。城墻高四丈，也都建有樓觀。城内房屋有數百上千棟，城外有二三百座佛寺。西邊距城十五里處有座土山，山并不特别高，但山勢綿延很遠，山中有種鷲鳥，會捕食羊，當地人很害怕這種鳥。波斯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艷美麗，十分可愛。出産龍駒馬。鹹池中生長珊瑚樹，長有一二尺。也出産琥珀、瑪瑙、珍珠、玫瑰等，但波斯國内并不把這些當作珍寶。集市上買東西用金銀。波斯結婚的禮法：下聘之後，新郎帶着數十人去迎娶新娘，新郎穿金綫錦袍，獅子錦褲，頭戴寶冠，新娘的服飾也

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兹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慄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像新郎一樣。新娘的兄弟就來牽住新娘的手，把手交給新郎，結爲夫婦的禮儀這時就算全結束了。波斯國東與滑國相鄰，西邊及南邊都與婆羅門國接壤，北與汎慄國接壤。中大通二年，波斯派遣使者來進獻佛牙。

宕昌

宕昌國，在河南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瓘忽始獻方物。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宕昌國，地處河南國的東南，益州的西北，隴西之西，是羌人的國家。宋孝武帝年間，宕昌國國王梁瓘忽纔開始進獻當地特產。天監四年，宕昌國國王梁彌博來進獻甘草、當歸，高祖下詔任命梁彌博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金印。梁彌博死，他的兒子梁彌泰繼位。大同七年，高祖又把梁彌泰父親的封爵和官職授予梁彌泰。宕昌國的衣着、風俗大體上和河南國相同。

鄧至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黄耆四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鄧至國，地處西涼州地界，他們是羌人的分支。鄧至國國王世代繼承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的職位。宋文帝時，鄧至國國王象屈耽派遣使者進獻良馬。天監元年，高祖下詔任命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號安北將軍。天監五年，象舒彭派遣使者進獻四百斤黄耆，四匹馬。當地百姓稱帽爲突何。他們的衣着與宕昌國相同。

武興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茄盧，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茄盧。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茄盧鎮主。卒，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歸款，齊世以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

武興國，本是仇池郡。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派裴方明進討楊難當，楊難當逃奔魏。楊難當兄長之子楊文德又收聚兵卒占據茄盧，宋就授給他封爵和官職，魏又進攻楊文德，楊文德逃奔漢中。楊文德的堂弟楊僧嗣自立爲王，又據守茄盧。楊僧嗣去世，楊文德之弟楊文度立爲王，楊文度命他弟弟楊文洪任白水太守，駐兵武興，宋代封楊文洪爲武都王。武興國就從這時候開始建國。楊難當族弟楊廣香又進攻楊文度，殺死了楊文度，楊廣香自立爲陰平王、茄盧鎮主。楊廣香死，他的兒子楊炅繼位。楊炅死，他的兒子楊崇祖繼位。楊崇祖死，他的兒子楊孟孫繼位。齊永明年間，魏國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占據

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監初，以集始爲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歸國，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

泥功山向齊投誠，齊任命楊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文洪死，齊任命楊文洪的族人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監初年，高祖命楊集始爲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靈珍爲冠軍將軍；楊孟孫爲假節、督沙州刺史、陰平王。楊集始死，他的兒子楊紹先繼承他的爵位和官職。天監二年，高祖命楊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王。天監十年，楊孟孫死，高祖下詔追贈他爲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楊孟孫之子楊定繼承楊孟孫的封爵和官職。楊紹先死，他的兒子楊智慧繼位。大同元年，朝廷收復漢中，楊智慧派遣使者呈奉表章，請求讓自己率領四千户回到封國，高祖下詔准許了，就命楊智慧爲東益州刺史。

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本有十萬户，世世分減。其大姓有苻氏、姜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皂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靴。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精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武興國東邊和秦嶺相連，西和宕昌國相連，距宕昌國八百里，南邊距漢中四百里，北邊距岐州三百里，東邊距長安九百里。武興國本有十萬户百姓，但因一代一代分出而減少。武興國中大姓有苻氏、姜氏。武興國言語與中國相同。他們頭戴烏皂突騎帽，身穿長身小袖袍，小口褲，皮靴。土地種植九穀。他們的婚姻也具備六禮。他們懂得文字，會書信往來。武興國種植桑麻。出産綢、絹、精布、漆、蠟、椒等。山上出産銅鐵。

芮芮

芮芮國，蓋匈奴别種。魏、晋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爲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靴。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天監中，始破丁零，復其舊土。始築城郭，名曰木末城。

芮芮國，是匈奴的分支。魏、晋時代，匈奴分成數百上千部，每部各有自己的名稱，芮芮就是其中的一部。元魏南遷之後，芮芮就占領元魏原來的土地。芮芮國没有城郭，他們追尋水草畜牧，居住在穹廬中。他們編髮爲辮，以錦緞作衣，穿小袖袍，小口褲，深雍靴。芮芮國天氣嚴寒，七月份滿河還都是剛剛融化的冰塊。宋昇明年間，朝廷派王洪軌出使芮芮，調集芮芮軍隊一同攻打魏。齊建元元年，王洪軌纔到達芮芮國，芮芮國國王率領三十萬騎兵，直到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的地方，魏人緊閉關門不敢與芮芮騎兵交戰。後來芮芮國逐漸衰弱。永明年間，芮芮被丁零打敗，又成爲小國而向南遷移。天監年間，芮

十四年，遣使獻烏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匹，金一斤。

芮芮纔打敗丁零，收復了他們原有的國土。然後芮芮開始建造城郭，都城稱爲木末城。天監十四年，芮芮派遣使者進獻烏貂裘。普通元年，又派遣使者進獻當地特產。這以後每隔數年就會有一批芮芮的使者來京城。大同七年，芮芮使者又來進獻一匹馬，一斤金。

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横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曀而不雨，問其故，以暖云。

芮芮國能以巫術祭天而招致風雪，有時前方是白日高懸，而身後却泥濘遍地，積水横流。所以他們戰敗逃跑，没有人能追上他們。有人在中原施行這種巫術，但衹能招致天空陰雲密布却不會下雨，向他們問其中的緣故，他們回答是因爲中原氣候温暖。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牒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狄各國，處在大地盡頭，極遠的世界邊緣，各有自己的疆域。至於山中的珍奇，海中的異寶，各國不同的人種，怪異的形貌，實在是前代古人都未曾聽説，以前的典籍也未曾記載，由此可知，九州八荒之外，各國風土人情，没有人能全部清楚地瞭解。高祖以德政撫慰他們，因此朝覲的使者、進獻的貢品每年都來到京城，送至朝廷，實在是一大盛事啊。

梁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豫章王蕭綜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户。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尋進號北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兼護軍將軍，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普通二年，入爲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

豫章王蕭綜字世謙，是高祖的第二個兒子。天監三年，他被封爲豫章郡王，食邑二千户。天監五年，他出京城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不久晉升官號爲北中郎將。天監十年，遷任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十三年，遷任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十五年，遷任西中郎將，兼護軍將軍，又遷任安前將軍、丹陽尹。天監十六年，又任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普通二年，入朝爲侍中、鎮右將軍，手下開始設置佐史。

初，其母吴淑媛自齊東昏宫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宫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説，故綜懷之。既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鎮。至年十五六，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别，内外咸有穢議。綜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顔色，群臣莫敢言者。恒於别室祠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説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

起初，他的母親吴淑媛本是齊東昏侯的宫妃，高祖寵幸，七個月後生下蕭綜，所以宫中許多人懷疑他不是高祖的親生子，待到吴淑媛寵愛衰退心懷不滿時，宫中人便向蕭綜叙述了懷疑的議論，所以蕭綜心中牢記着這事。長大後，有才華學問，擅長寫文章。高祖用禮儀管教子女，他的兒子朝見他的次數不多，蕭綜因此常常埋怨高祖不瞭解他。蕭綜每次到藩鎮去，吴淑媛總要隨他前往。蕭綜十五六歲時，還赤身露體在吴淑媛面前玩樂，白天黑夜没有區别，宫内外都對這種醜事有議論。蕭綜在徐州，政令刑罰非常殘暴。蕭綜有氣力，空手能制服奔跑的馬。他經常在夜裏穿着便服隱瞞身份外出，没有節制。每當有高祖的詔命來到時，總是表現出忿恨的表情，群臣没有誰敢對他勸諫。蕭綜在專門的房子裏建立了

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

齊氏的七廟，常去祭祀；他還身穿便裝到曲阿齊明帝陵去跪拜。然而他還無法使自己確信是齊東昏侯的兒子，聽到俗話說用活人的血滴在死人的遺骨上，血滲進去了，就説明是父子關係。蕭綜就暗地掘開齊東昏侯的墳墓，把骨頭取出來，將自己手臂的血滴在骨頭上試驗；同時又殺了他自己的一個兒子，取他的骨頭也作滴血試驗，結果都可驗證。從此，蕭綜就經常懷着叛變之心。

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爲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既久，慮有釁生，敕綜退軍。綜懼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以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户，錢三百萬，布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綜乃改名纘，字德文，追爲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土，絶屬籍，改其姓爲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爲永新侯，邑千户。大通二年，蕭寶寅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爲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

普通四年，蕭綜出京城任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高祖賜給他鼓吹一部。蕭綜聽説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便派人到魏去與蕭寶寅結識，稱蕭寶寅爲叔父，答應將率領自己的轄地歸順魏。正值高祖大舉北伐，普通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向高祖投降，高祖就命令蕭綜總領衆軍，在彭城鎮守，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對抗。後來高祖認爲連續戰争時間已久，擔心發生禍亂，便命令蕭綜撤軍。蕭綜害怕南歸後再也没有機會與蕭寶寅相見，就與數騎在夜裏逃奔到元延明那裏，向魏投降，魏命他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户，賜錢三百萬，布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隻，奴婢一百人。蕭綜就改名爲蕭纘，字德文，追悼齊廢帝東昏侯，還爲他按對待父親的禮儀穿斬衰服守喪。於是有司便奏請高祖革除他的官爵和削除封地，開除他的名籍，將他的姓改爲悖氏。不久，又有詔命恢復他的名籍，并封他的兒子蕭直爲永新侯，食邑千户。大通二年，蕭寶寅在魏據長安反魏，蕭綜從洛陽向北逃走，將逃赴長安，被津吏捉住，魏人把他殺了，死時四十九歲。

初，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大略曰：

當初，蕭綜不得志時，曾作《聽鐘鳴》、《悲落葉辭》，用來表達他的思想感情。概要説：

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

聽鐘聲響，就知道身在皇城。世事變化很難有定數，經歷過戰亂，種種憂愁都因此而生。鐘聲傳去深邃遥遠，鐘聲傳來急促迴旋。誰人可憐那傳奏時刻的人，他一年到頭辛苦在建章臺。

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

聽鐘聲響，聽鐘聲不是一處。空有美德

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鶴夜半啼。

和雄才，却被抛棄不用，誰能讓我展示才能。從前的朋友和喜愛的人如今各自東西，像落葉一樣不能再聚在一起。我像漂泊的孤雁，何處容我栖身，我像依依分離的白鶴，在半夜裏哀啼。

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捫抑。

聽鐘聲響，聽這鐘聲多麽無窮無盡。二十餘年，我滯留在京城。照鏡子，衹見我滿面疲困愁容，悲痛的心緒像雲海那樣低沉。

其《悲落葉》云：

他的《悲落葉》説：

悲落葉，連翩下重叠。落且飛，從横去不歸。

悲嘆落葉，樹葉連續不斷落下，層層相叠。樹葉落下且飛揚，有縱有横飛去不復回。

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嘆落葉，落葉何悲，人生就像落葉，零落凋謝不可持久。

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

悲嘆落葉，落葉何時能返回？往日都生在同一根本上，如今却不再一起相互關聯。

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當時讀了他的詩的人没有一個不感到悲切。

武陵王蕭紀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才，屬辭不好輕華，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封爲武陵郡王，邑二千户。歷位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爲會稽太守，尋以其郡爲東揚州，仍爲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徵爲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出爲宣惠將軍、江州刺史。徵爲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武陵王蕭紀字世詢，是高祖的第八個兒子。他從小勤奮好學，很有文才，寫文章不喜歡輕浮華靡，注重深刻感人。天監十三年，他被封爲武陵郡王，食邑二千户。歷任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後出京任會稽太守，不久因會稽郡改爲東揚州，他接任東揚州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後朝廷徵召他爲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後出京任宣惠將軍、江州刺史。朝廷又召他爲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不久又改授他爲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賜他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朝廷授他爲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爲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

以前，天監年間，雷擊太陽門，雷擊痕迹形成字“紹宗梁位唯武王”，解釋的人認爲武王就是指武陵王，於是朝廷内外人心都歸向他。到太清年間，侯景叛亂，蕭紀竟然不出兵增援京師。高祖駕崩後，蕭紀在蜀僭越稱帝。他改年號爲天正。立他的兒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

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并固諫，紀以爲貳於己，皆殺之。永豐侯撝嘆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

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陜。聞西魏侵蜀，遣其將南梁州刺史譙淹迴軍赴援。五月甲戌日，西魏將尉遲迥帥衆逼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迥分軍據守，即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陵，舳艫翳川，旌甲曜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恇擾，世祖憂焉。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絶鐵鏁。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法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敬問假黄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

圓滿爲竟陵王，圓普爲南譙王，圓肅爲宜都王。任命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蕭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爲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一同再三直言規勸，蕭紀認爲他們對自己懷有二心，將他們殺了。永豐侯蕭撝嘆息説："武陵王不能避免敗亡了！善人是國家的根基，現在武陵王反而殺害他們，不亡還等待什麼!"他又對親近的人説："以前，桓玄年號大亨，有見識的人説它是'二月了'，桓玄的敗亡確實在二月。今年武陵王稱年號爲天正，正字就是'一止'，他能長久嗎?"

太清五年夏四月，蕭紀統率軍隊順江東下到巴郡，以討伐侯景爲名，將謀取荆陜。蕭紀聽説西魏進犯蜀，便派他的將領南梁州刺史譙淹率軍回蜀增援。五月甲戌日，西魏將軍尉遲迥率軍逼近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率城向尉遲迥投降，尉遲迥分兵據守潼州，自己即刻率軍奔赴成都。丁丑日，蕭紀軍隊駐扎在西陵，船隻掩蓋了整個江面，旌旗盔甲輝映閃耀，軍隊士氣十分旺盛。世祖命令護軍將軍陸法和在硤口兩岸建築兩座防禦堡壘，封鎖大江，用來阻遏蕭紀軍隊。這時，陸納叛亂尚未平定，蜀軍又來進逼，人心恐懼慌張，世祖對此很憂慮。陸法和在十天之内連續幾次告急。世祖便提拔在獄中的任約任晉安王司馬，撤下親兵配給他率領，并派宣猛將軍劉棻和任約一同向西去增援陸法和。六月，蕭紀構築連城，攻破横貫大江的鐵鏈。世祖又提拔在獄中的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給他一旅軍隊，派他溯江而上去增援陸法和。世祖給蕭紀詔書説："皇帝敬問假黄鉞太尉武陵王：自從九黎侵犯襲擊，三苗劫掠騷擾，天下長年遭受死喪禍亂，獯鬻侵凌，禍及宫闕，宗廟盡爲禾黍，周王室由此覆亡。我心存軍國，不能安寢，枕戈而卧，東望京城，悲痛泣血，西進討賊，我的長子戰死在湖州，我的小兒子爲人質死於西魏，我没有周武王那樣有八百諸侯的軍事力量，但我能身披盔甲衝鋒陷陣，像晉解張那樣亂箭射穿了他的手仍能英勇戰鬥。不久，即遭到父母雙亡不能奉養的慘痛，萬種仇恨縈懷，思念雙親的哀思，百種憂愁

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耻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静。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仍令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謝答仁與戰，破之。既而陸納平，諸軍并西赴，世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换，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静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之别字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于江陵，論和緝之計，依前旨還蜀。世祖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丙戌，巴東民苻昇、徐子初等斬紀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宋簉、任約、謝答仁等因進攻侯叡，陷其三壘，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子圓滿，俱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絶其屬籍，世祖許之，賜姓饕餮氏。

聚集，我捶胸飲膽，悲憤至極，發誓要殲滅叛賊，决不顧自己生命的安全。但是因爲宗廟和社稷被逆賊挾持，凶惡的敵人没有消滅，我衹有刻苦自勵，枕戈待旦，恭敬地奉行天子之命誅罰叛賊，我衹是運用四方聰明之士，安然指揮統御他們。雖然如此，又復建壇拜將，揭起帷幕招納士人，抗拒赤壁的曹軍，没有求魯肅謀劃，燒毁烏巢的糧草，不曾向荀攸請教，我的才智將要竭盡，錢財幾乎用完，别無絲毫援助，我經歷了無數的艱險困阻，纔能在駒門將長狄斬首，在楓林打敗蚩尤。怨仇已報，耻辱已除，天下太平，四方的營造規劃，大家同心協力，我正與四岳十二州牧，同享這種清静無爲的太平生活。盛暑時節，烈日如火，弟近來如何？文武僚屬，當勞苦疲敝。現派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前去宣諭我的心意。”并命鄭安忠向蕭紀曉諭自己的心意，答應讓他回到蜀地去，專一控制岷方。蕭紀不服從世祖的詔命，衹是按家人禮儀給世祖覆信。庚申日，蕭紀的將領侯叡率軍沿山將規劃進攻，任約、謝答仁與他交戰，把侯叡打敗。接着，陸納被平定，朝廷各路軍隊一齊向西進軍，世祖又給蕭紀信説：“大智，你太辛苦了！夏季六月，天氣酷熱，金石銷熔，蚊蟲聚集，聲如雷鳴，封狐出没往來千里害人，以你這樣高貴的身體辛苦行軍列陣，我對你十分顧念關懷，你將如何受得了這樣的辛勞。自從獯鬻進犯侵凌，羯胡蠻横跋扈，我的年齡比你大些，適值有平定叛賊的功勞，因此受到衆人擁戴而即位，天下平定之後，當將帝位讓給天命所歸之人。倘若派遣使者前來，確實遲緩了。如果説這樣不好，我便就此放下筆。兄弟之間的友愛，是形體分别，氣息相連的。兄弟身份不同，不再説有互相代替的時日；兄弟友愛推讓的歡樂已很久没有享受。上林四周寂静，衹聽見四鳥分飛的哀鳴；在宣室披閲地圖，嗟嘆兄弟的情誼遠逝。我心裏充滿了對你的友愛，書信寫不盡我的情意。”大智是蕭紀的别字。蕭紀派了他所任命的度支尚書樂奉業到江陵，討論和睦協力的計劃，要求依照上次書信的旨意回到蜀地去。世祖知道蕭紀必定會被打敗，

便拒絶不答應他。丙戌日，巴東百姓苻昇、徐子初等殺了蕭紀的硤口城主公孫晃，向朝廷軍投降。王琳、宋簉、任約、謝答仁等乘機進攻侯叡，攻陷了他的三座堡壘，於是兩岸十餘城就都投降了。將軍樊猛俘獲了蕭紀和他的第三子圓滿，把他們都在硤口殺死，蕭紀死時四十六歲。有司奏請革除他的屬籍，世祖同意這樣做，賜給他姓饕餮。

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内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仗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當初，蕭紀將要僭越稱帝時，發生妖異奇怪的事情不止一起，其中最奇怪的是，寢宫柏殿環繞殿柱的斗拱長出花，它的莖有四十六根，細弱可愛，形狀好像荷花。有見識的人説："這就像王敦的儀仗上長出花來，不是好事。"蕭紀年號天正，與蕭棟的年號相同，人們都説天正的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蕭棟、蕭紀僭越稱帝，各祇有一年便被消滅。

臨賀王蕭正德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粗險，不拘禮節。初，高祖未有男，養之爲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德爲西豐侯，邑五百户。自此怨望，恒懷不軌，睥睨宫扆，覬幸災變。普通六年，以黄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征虜將軍。

臨賀王蕭正德字公和，是臨川靖惠王的第三子。少年時，粗暴邪惡，不講究禮節。當初，高祖没有兒子時，便收養他作爲兒子，等到高祖登上帝位，蕭正德便希望立自己爲太子，後來高祖立了昭明太子，封蕭正德爲西豐侯，食邑五百户。蕭正德從此便心懷不滿，經常懷着圖謀不軌的念頭，覬覦皇帝的寶座，希望僥幸發生災禍事變。普通六年，他由黄門侍郎任輕車將軍，設置佐史。不久，他逃奔到魏，有司奏請高祖削除所封的官。普通七年，蕭正德又從魏逃了回來，高祖没有責備他，恢復給他的封爵，接着任命他爲征虜將軍。

中大通四年，爲信武將軍、吴郡太守。徵爲侍中、撫軍將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户，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奸心，乃密令誘説，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况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四海業業，歸

中大通四年，蕭正德爲信武將軍、吴郡太守。後朝廷徵召他爲侍中、撫軍將軍，設佐史，并封他爲臨賀郡王，食邑二千户，又加左衛將軍。可是他日益凶暴，招集亡命之徒。侯景知道他有奸謀，便秘密派人去誘惑游説他，和他密切交往相互勾結。侯景送信給蕭正德説："現在天子年紀大了，奸臣亂國，典章制度錯亂，政令是非顛倒，依我看來，高祖定要敗亡。况且您本來應當立爲太子的，中途遭到廢棄，天下義士，私下都非常痛心，我侯景雖然愚忠，但對此也不能

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爲天子，改年爲正平元年，景爲丞相。臺城没，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爲變，矯詔殺之。

不忿恨感慨。現在天下動亂不安，人心都歸向您，您怎麽能衹顧念父子的一己私情，丢棄這億萬人民。我雖然没有能力，但我確實想奮發而起。希望您順從天下人民的願望，明察我的一片誠心。”蕭正德看了侯景的信，非常高興，説：“侯景的意思與我不謀而合，這是上天贊助我。”便答應了侯景的要求。等到侯景到達江邊，蕭正德秘密運來空船，假説去裝載荻葦，實際用來運載侯景渡江。朝廷不知道蕭正德的陰謀，還派他去守朱雀航。侯景到達朱雀航，蕭正德就率領軍隊與侯景一同進攻京城。侯景擁立蕭正德爲天子，改年號爲正平元年，侯景爲宰相。攻陷臺城後，侯景恢復太清的年號，把蕭正德降爲大司馬。蕭正德有怨言，侯景知道後，擔心他叛亂，便假傳聖旨把他殺了。

河東王蕭譽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邑二千户。除寧遠將軍、石頭戍軍事。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没，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世祖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世祖甚懼，因步道間還，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前後使三反，譽并不從。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答，修浚城池，爲拒守之計；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語勇。欲前即前，無所多説。”泉軍于石槨寺，譽帥衆逆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于橘洲，譽又盡鋭攻之，不

河東王蕭譽字重孫，是昭明太子的第二個兒子。普通二年，他被封爲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高祖改封他爲河東郡王，食邑二千户。并任命他爲寧遠將軍、石頭戍軍事。後來調他出京城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後又調回京城任侍中、輕車將軍，設置佐史。後又調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不久，侯景侵犯京城，蕭譽率領軍隊前來增援，軍隊抵達青草湖時，臺城已陷没，有詔命收兵回轉，蕭譽率軍回到湘州鎮守。當時世祖率軍駐扎在武城，新任命的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説：“蕭譽在河東招兵起事，在岳陽聚集糧草，這都是想幹不法的事情，他們打算襲擊江陵。”世祖聽了十分恐懼，就從小路步行回江陵，派諮議周弘直到蕭譽那裏，監督蕭譽的糧草和軍隊。蕭譽説：“我們都是太守身份，爲什麽忽然要隸屬别人?”世祖前後三次派人前去，蕭譽都拒不服從世祖。世祖大怒，就派世子蕭方等去征討他，蕭方等反而被蕭譽打敗戰死。世祖又命令信州刺史鮑泉去討伐蕭譽，并給蕭譽書信，陳述指明禍福，許他改過從善。蕭譽不回覆，加固城墻，加深護城河，作拒守的打算；蕭譽對鮑泉説：“敗軍的將領，還有什麽資格談勇。你想打

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郭邑，驅居民於城内，鮑泉度軍圍之。譽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久，雖外内斷絶，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内，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太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荆鎮，世祖反其首以葬焉。

就向前打，無須多説。"鮑泉軍隊駐在石槨寺，蕭譽率領衆軍迎擊他，蕭譽没有攻下鮑泉軍營而退回。鮑泉又進軍駐扎在橘洲，蕭譽又出動了全部精鋭部隊攻打他，没有打勝。這時，正值日落天黑，士兵都疲勞無力，鮑泉乘機出擊，把蕭譽打得大敗，斬首三千級，淹死在水裏的有萬餘人。蕭譽因此就焚毁長沙外城，把居民驅趕到城内，鮑泉調集軍隊包圍了長沙城。蕭譽幼年時就勇猛威武，并很有膽量，能够安撫士兵，很受士兵的擁護。及至被圍困時間很久，雖然内外斷絶，但守備尚很堅固。後來世祖又派領軍將軍王僧辯代替鮑泉攻打蕭譽，王僧辯構築土山而靠近城内，日夜苦攻，箭和石頭像雨一樣，城中的將士死傷過半。蕭譽非常窘迫着急，就暗地裝備大船，準備突圍而出。正值蕭譽的部下將領慕容華引導王僧辯入城，蕭譽環顧見左右親近的人都潰散了，便被捉住。蕭譽對看守他的人説："不要殺我，我要和世祖見上一面，我要斥責這個讒害别人的賊子，死也無恨。"主管看守他的人説："奉命不准許。"於是就斬了他，將他的頭傳送到江陵，世祖將他的頭送回去埋葬了他。

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起初，蕭譽將失敗時，暗地裏拿鏡子照面孔，不見他的頭；又看見一個高大的人趴在屋上，兩隻手撑在地上俯看他的肚臍；又看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裏出去，不知到哪裏去了。蕭譽很厭惡這種現象，不久，城就被攻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并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都叛逆想隨心所欲，自己招致滅亡，也是應當的。太清年間，侯景叛亂，侵犯京師，蕭紀據有庸、蜀豐富的資財，却不率軍去救援朝廷的危難，表明臣子的氣節；等到逆賊侯景被誅滅，他開始起兵，師出無名，構成災禍。嗚呼！他像西周亂國之臣管叔與蔡叔那樣遭受誅滅，禍害是他自己帶來的。

梁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爲北鎮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脩禮，於定州作亂，攻没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脩禮相合，衆十餘萬。後脩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因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尒朱榮自晉陽入弑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内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有人説是雁門人。他少年時行爲放蕩不羈，同鄉人畏懼他。到成年之後，他矯健勇猛，力氣很大，并且擅長騎馬射箭。因此被選爲北鎮戍兵，在軍中漸漸立有功勞。魏孝昌元年，懷朔鎮兵鮮于脩禮在定州叛亂，攻陷郡縣；同時還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領他的同黨，又進犯幽州和冀州，與鮮于脩禮互相糾合，共有十餘萬人。後來鮮于脩禮被元洪業所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趁機收聚鮮于脩禮的散兵，攻殺吐斤洛周，兼并了吐斤洛周的全部軍馬，人們稱之爲"葛賊"。孝昌四年，魏明帝死了，太后胡氏臨朝聽政，天柱將軍尒朱榮從晉陽起兵進入洛陽，殺了胡后，并誅殺了胡氏的親屬。侯景起初帶着自己的軍隊去求見尒朱榮，尒朱榮認爲侯景有奇才，馬上委任他爲將帶兵。這時，葛榮賊兵向南進逼洛陽，尒朱榮親自去征討，命侯景爲先鋒，率軍到河内進擊葛榮，大敗葛軍，并活捉了葛榮。因爲立了大功，侯景被提拔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爲濮陽郡公。侯景從此威名顯著。

頃之，齊神武帝爲魏相，又入洛誅尒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

不久，齊神武帝爲魏丞相，他率軍進入洛陽殺了尒朱氏，侯景又率軍投降高歡，被神武帝任用。侯景性格殘忍暴虐，控制軍隊嚴格整肅；然而他破敵掠奪來的財寶，全都分發賜給將士，所以將士都樂意爲他效命，經常打勝仗。侯景總握兵權，和神武帝不相上下。魏命他爲司徒、南道行臺，擁有軍隊十萬人，由他獨自控制河南。後來神武帝患病，病重時對他的兒子高澄説："侯

我死後，必不爲汝用。”乃爲書召景。景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曰：

景這個人狡猾多計謀，反覆無常，很難瞭解掌握他，我死後他一定不願被你所用。”於是就寫信召侯景來洛陽。侯景知道神武帝要除掉自己，害怕要遭禍，就在太清元年，派了他的行臺郎中丁和向高祖請求投降，降表上說：

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畫一者也。

我聽說國家重臣如果像人體手足那樣團結合作，國家就會一統太平；如果上下猜忌，各存二心，國家就會四分五裂。所以，成王輔臣周公旦和邵公奭同心同德，邊遠之國越常也都前來朝貢；紂王佞臣飛廉和惡來離心離德，結果諸侯都背叛他。這就是成功和失敗的原由，是古今一致的道理啊。

臣昔與魏丞相高王并肩戮力，共平災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殄。筋力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乘藉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溘焉罔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爲，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

我以前曾和魏丞相高王并肩戰鬥，同心協力，共同平定禍亂，扶救危難，擁戴幼主，輔佐朝政，治理國家。中興年後，没有一次戰役我没有參加，從天平年間到現在，凡有戰事，總是我率先出戰。攻城每每攻陷，每次野戰一定殲敵。我的精力全耗費在作戰上，竭盡了忠誠。因爲適遇着好的機會，我的官階升到了三公之位。我應當誓死盡節，以上報朝廷恩德，即使叫我去死，也不會生二心。可是現在爲什麼又上此表，論及投降之事呢？因爲我所遺憾的是，爲義而死，死得却不是地方，這種事壯士是决不肯幹的，我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祇是怕死得無益罷了。

而丞相既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諂諛迭進，共相構毁。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荆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

現在丞相高歡生了重病，政令都出自他的兒子高澄。高澄天性陰險忌刻，遇事都要加以猜疑，嫉妒賢能，諂媚阿諛的人相繼被進用，共相構陷毁謗别人。因部署尚未周密，就連續來信召我，毫不顧念社稷的安危，惟恐私人黨羽不能培植。他們用好聽的話和豐厚禮金，謀劃消滅忠誠耿直之臣。高澄的父親如果死了，將怎能容我存身。我畏懼讒言，害怕被誅，所以拒不從命，不返回洛陽，我在汝州、潁州、周、韓地區帶兵觀望。於是和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

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可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潜戈，待時即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

荆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可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人聯絡，他們都是河南的牧伯，大州的帥長，各自暗地結交，私圖叛魏，正在相互依附會合，私下籌集糧草，修整武器，等待時機即刻發兵。函谷關以東，瑕丘以西的地區，都願歸順投靠聖朝，以求百姓能休養生息，爲此同心協力，誓死而無二心。至於青、徐數州，衹須書信一封，派一驛使送來命令，不勞聖朝籌劃經營。

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黄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群臣顒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闻兹寸款，惟應霈然。

我與高氏隔閡仇恨已經形成，丞相病重時來函徵召，我前已抗拒不去赴命，以後縱然他病有好轉，事情平静，我與他最終還是没有和好的可能。黄河以南，是我職權管轄的地區，歸化聖朝易同反掌，不是難事。群臣仰慕，都能聽從我的號召。如果齊、宋地區平定，就可慢慢圖取燕、趙。希望陛下廣開天網，一統天下，望能瞭解我懇切的心情，對我施以恩澤。

丁和既至，高祖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不從是議而納景。

丁和奉表來到，高祖召集群臣於朝堂議論此事，尚書僕射謝舉及百官都説不宜招納侯景，高祖不依從衆議而决定接納侯景來降。

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高祖乃下詔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請西魏爲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又夜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鴉仁爲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鎮項城。

等到神武帝死了，他的兒子高澄繼位，這就是文襄帝。高祖於是下詔封侯景爲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輒行，仿效從前漢光武帝厚待鄧禹的舊例，又賜給侯景鼓吹一部。齊文襄派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在長社包圍侯景，侯景請求西魏援助，西魏派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他，慕容紹宗就此退兵。侯景又向司州刺史羊鴉仁求援，羊鴉仁派了長史鄧鴻率兵到汝水，元慶軍見此就在夜裏逃走了。侯景於是占據了懸瓠、項城，請求高祖派刺史來鎮守。高祖詔命羊鴉仁爲豫州、司州二州刺史，移軍鎮守懸瓠；命西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鎮守項城。

魏既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内

魏剛死了元帥，侯景又帶了河南投降了梁

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爲己患，乃以書喻景曰：

蓋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衿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

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秦晋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强蔭，家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反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

朝，齊文襄帝顧慮侯景與西、南聯合，成爲自己的禍患，就給侯景書信説：

聽説帝位是最珍貴的寶物，要守住它很不容易；仁德是很重大的職責，要始終保持它實在很艱難。有的人寧願犧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成全名聲，有的人認爲誠信比吃飯還重要，他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鴻毛還輕，把道義看得和熊掌一樣珍貴。正因爲這樣，他們的舉止便不會違背道德，行動便不會出現過錯，仕進不會被人厭惡，退隱不會遭到背後批評。

先王和司徒你生死結交，平治動亂，我和你交情深厚，處處互相關心，情意互相瞭解，交談彼此尊重，我們交往自始至終貫穿着仁義，友情就像松柏在嚴寒時也不凋。你從小到成人，地位從微賤到顯赫，我幫助你成功立業，并不是没有恩德。現在你的爵位已經居於列侯之首，你的地位身份排在上等之前，你家院門能容駟馬高車，你的家室享用萬鍾之禄，你的財利連鄉里之人都能分享，你的榮華連親戚故舊都能沾光。朋友情誼志趣相投，互相傾心愛慕，是人們尊尚推崇的品德，感懷知己恩德，就要爲堅守節義而忘却自身。受到國士那種恩寵的人，就應當樹立豫讓那種漆身吞炭，堅決報恩的志向；受到一餐飯饋贈的人，就要像靈輒那樣扶輪報恩，以死相報。像這樣還覺得不能盡力表達報效之情，更何況受到重於這些人的恩寵呢！

幸賴老朋友的情義，想將子孫相托付，正想要我們兩家世代結爲秦晋之好，成爲劉、范那樣的姻親。即使日月長往，時世變遷，家門没有强有力的庇護，衹有年幼的孤子，束錦加璧的尊崇禮儀不會減損，會像郈成子那樣剖分住宅救助，不忘先輩的德行，濟助好友的後代。況且我聽説持杖邊行邊歌，退隱之後，拄杖而歌被人看作是多疑而反噬，對於成就功名没有什麽幫助，對於樹立節義没有什麽好處，既不

之衆，爲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泰，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吴則吴人不信。當今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爲口端之説，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

能走上忠臣的道路，反使自己陷於叛賊的境地。力量不能够使自己强大，勢力不足以保衛自己，率領一些烏合之衆，處在如同累卵的險境。往西去向宇文黑泰求救，往南向蕭氏求援，猶豫不決，反覆無常。想投靠秦，可是秦人不能容納你，歸附吴，可是吴人不信任你。現在看來，不知道你怎樣可以存身，不知你將來有怎樣的結果，這樣下去，歸宿在哪裏。我推究你本來的想法，一定不會這樣。恐怕是那些爲非作歹的人，歪曲事實信口胡説，你相信了謡言，心懷疑懼，纔産生這樣的錯誤。

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并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兖、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强盛。内外感德，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

近來形勢的發展，事情已經很明顯，人們對你的懷疑，想來你自己已覺察知道，你全家大小都被交付主管刑獄的司寇。近來，我姑且命令一支軍隊，作爲前驅進行討伐，南兖、揚州，已立即攻克。本想乘着這個時機，長驅直入進攻懸瓠；衹因適逢炎暑季節，因而以後再作打算。正要憑仗國家威靈，恭敬地奉順上天的旨意懲罰罪人，武器裝備精良，兵馬强盛。朝廷内外感恩戴德，上上下下協力同心，再三命令告誡，一聲令下，全軍可赴湯蹈火。如果軍隊進發，旌旗相連，鼓聲相應，步兵騎兵連成一氣，聲勢浩大，遇上敵人就像用開水澆雪一樣，就如同用水注在螢火上一樣，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决改先迷之路。今刷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垂櫜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即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禄位，退則不喪功名。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

明智的人會離開危險趨向安全，有智慧的人會扭轉災禍變爲福慶。寧願讓我辜負别人，也不讓别人辜負我。你應當打開從善的大門，决心走改正以前迷誤的道路。現在即使刷洗清除污穢的心靈，除去心裏的怨仇和憎恨，想來還不會放棄懷疑，不能即刻被人相信。如果你能捲起盔甲，收起兵器，回來歸順朝廷，我將會任命你爲豫州刺史。即使你去世之後，你的部屬都不再整編。進能保住爵禄，退能不喪失功名。你滿門親屬可以不受到傷害，你的寵妻愛子也會送還給你。我們兩家仍然有通

家之好，最終還可以成爲親近好友。我所說的，決不食言，太陽可以作證。

君既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空使兄弟子侄，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塗炭，聞者酸鼻，見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

你既不能東進占有函谷以東地域，不能南面稱帝，却受別人控制，你的威名頓時喪失已盡。白白使得兄弟子侄，頭足分離死在他處，小孩老人一同遭受苦難，聽到的人傷心流淚，看到的人覺得寒心，況且這是你自己的骨肉，你如此寡情，想到這些，能不感到慚愧嗎？

孤子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崤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其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啓，將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已遠，遂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爲虛爲實，但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

我今天本不應當給你送交這封信，衹是因爲聽到蔡遵道說：你本來沒有歸向西魏的意思，有深深懊悔的心意，聽說西魏兵將到來，便派蔡遵道到崤中去查驗他們兵力多少；兵力少，你就同他們全力相持，兵力多，就再另行安排。蔡遵道又說：房長史在你那裏的時候，你曾經想派人給我送呈奏章，將要改過自新，已差遣李龍仁，正想啓程送來，聽說房長史已遠離而去，便又停下來沒有將信使派出。不知道蔡遵道講的這些話是真是假，但我既然聽到了這消息，就不應當不把以上的詳細情況告訴你。吉凶的選擇，希望你自己仔細考慮。

景報書曰：

侯景回信說：

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

我聽說要確立自己地位，弘揚名聲的人，注重的是義；對自身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如果事情與義相關，那麼有氣節的人就不會吝惜自己的性命；但如果刑罰謬誤錯亂的時候，那他就會看重自己的生命。從前微子佯狂而離開殷，陳平懷着才智而背離楚，實在是有道理啊！

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爲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衮衣，口飧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

我出身鄉下平民，本來就沒有什麼才能。最初遇到天柱將軍尒朱榮，他讓我參與軍事作戰的謀劃；後來遇上永熙皇帝，交給我統率軍隊指揮作戰的重任。我爲國出戰獻身，連續經歷了二十四年，我冒着生命危險，置身患難之境，哪曾避開風霜之苦。纔能身披三公的禮服，口吃珍貴的食品，當年何等富貴，身世和家族何等榮耀。一朝又高舉戰旗，手持戰鼓，轉而與你們相對抗，這

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閹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潜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栗，有靦面目，寧不自疑。及迴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群率恃雄，眇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爲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奬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禄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呑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禄去公室，相爲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

是什麽原因呢？實在是因爲畏懼危險，恐怕遭到禍害，不願意爲不義的事白白死去，使自己性命和名聲同被消滅的緣故罷了。爲什麽這樣説呢？去年年底，你父親生病，神靈不保佑好人，祈禱無用，病情没有好轉。因此就讓被寵幸的小人獨攬權勢，宫廷的宦官任意耍弄詭計，使得上下互相猜疑，心腹各生異心。我的妻子兒女在家裏，無事被圍困，段康之謀，不知是什麽原由，盧潜入軍中，也不知道是什麽緣故。我小心翼翼，經常膽戰心驚，非常恐懼，深感慚愧，怎麽能不生疑呢。等到軍隊回到長社，我希望陳述詳情，書信尚未到達，剿滅我的軍隊已經來臨。後來兩軍對陣，距離很近，我曾多次用箭飛遞奏章，説明我的情况，可是你們依仗自己力量大，全然不顧，對我發動攻擊，一心想屠殺消滅我們。你們構築圍壩堵水，衹剩下三板就要淹没我的城墻，觀察形勢，我的性命危在旦夕，我們不忍心等死，衹好在城下拼死一戰。禽獸都厭惡死亡，人就是希望活命，交出土地，自身淪爲囚犯，人們不樂意這樣做的。衹是你的父親往日與我交往，我和他并肩共同輔佐帝室，雖然權力地位稍有差别，待遇略有不同，但丞相與司徒，關係如同兄弟。福禄和官爵是上天賜予的榮耀，立有功勞後纔可接受，我的爵位與你父王根本不相干，想要求我像豫讓那樣呑炭來報答你父親的恩德，那是多麽荒謬啊！然而偷竊别人的財物，尚且稱他爲盜賊，離開了王室的封爵去收俸禄，這是不可取的。今天魏雖然衰微，但是天命并没有更改，却要别人到你們私人府第去祈求施恩，這話怎能説出口。

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

你信中説“你不能東進占有函谷，却被别人控制”。好像教導我尊崇曾經打敗王師的鄭國的祭仲，贊美魯國擴展勢力的季氏。没有國君的國家，在禮法上從來没有聽説過，行動違背禮法，怎麽能作爲法則。我認爲分給資財爲别人養活幼子，捨棄住宅爲别

人存活孤兒，事情一定會有好的結果，誰說交情不終。

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强，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强。殷憂啓聖，處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吴、楚剽勁，帶甲千群；吴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强！

你又說我“力量不能使自己强大，像堆叠起來的蛋，極易傾倒破碎，非常危險”。然而殷紂王有億萬人，可是最終却向有十個能臣的周武王投降；桀作戰經常勝利，可是最終没有好結果。潁川之戰，就是應當吸取的鑒戒。鼎的大小是由人决定的，要王天下，不在於有没有鼎，而在於有没有德政。如果能堅守忠信，即使弱小，也必定會變得强大。深切的憂慮可以導致英明君主的出現。身處危境，多麽痛苦。何况今天梁國世道和平興盛，以禮招撫接待投附的人，讓我擔任統兵的將領，分給我好爵位。我正想使五岳成爲皇家的園林，使四海成爲護城河，掃盡夷族的污穢，拯救天下的百姓，向東束縛管制甌越，向西直通汧、隴。梁國有驍勇强悍的吴、楚士卒，吴地的精良武器，冀地的良好戰馬，披甲將士就有千群，拉弓士兵就有十萬。加上我們的部隊，義勇將士衆多如林，爲義奮勇向前，滅敵振威，同時進發，大軍一到，摧枯拉朽，敵人就像凝凍的霜露很快融化，像秋天的蒂芥自然枯死，像這樣的力量還說弱，那誰算得上强！

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

你又誣衊我三心二意，受到兩國猜疑。你考慮事物人情，怎麽竟糊塗到這種程度。以前陳平背離楚王，歸附漢王，漢王就一統天下；百里奚出亡虞國，進入秦國，就使秦國稱霸天下。昏庸或是聰明在於國君，任用或是捨棄在於時勢，遵循禮法行事，神靈就將會庇護。

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蕩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争，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阱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轉禍以脱網羅，彼既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

你信上稱說兵馬精良，在約定的時日將一齊出動，在規定的日子裏要消滅我們。我認爲寒風霜露，是在同一節氣出現，時令氣候是相同的，秋風揚起塵埃，哪會影響我的志向。你衹知道北方人以力相争，不懂得西、南聯合破敵的戰略，如果你想由着性子一意孤行，那麽你就無法察覺陷坑就在你的身邊。至於說我脱離險境，回歸了正統，把

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晋、趙足相奉禄，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

禍患轉變爲福慶，已經逃脱了羅網，你們嗤笑我愚笨迷惑，我也笑你們昏昧糊塗。今天我們已經聯合兩國，高舉戰旗，向北征討，像熊虎一樣勇猛的將士一齊奮力，要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經歸屬關右，項城、懸瓠也歸附南朝，這是我自己進取而得，哪用得着你恩賜。但是，權謀變化有很多辦法，轉危爲安有許多途徑。我爲你謀劃，你不如割地議和，像鼎足三分天下，燕、衛、晋、趙歸你，足够供你享受，齊、曹、宋、魯全歸大梁，讓我能爲南朝盡力，督促勉勵與北朝親近友好，互贈禮品，交相往來，不動兵車，停息戰争。我爲當代立下功勛，你長久保有祖先的基業，各自守住自己的疆界，聽憑你一年四季安享清福，百姓得到安寧，士農工商都安居樂業。這與把農夫驅趕到戰場上去作戰，對抗三個方面强大的敵人，即使首足避開了攻擊，心腹又受到威脅比起來，那究竟哪樣好呢？縱然讓姜太公來做將領，也不可能獲得生機，就是交給高明的人，他也無法取勝。

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

我重温你的來信説，我的妻子兒女全被你關押在監獄裏。你是想拿這來要挾我，希望我因此也許可以返回。這是因爲你對人猜疑，心地狹窄，不識大體。爲什麽這樣説呢？以前王陵歸附漢王，他的母親還在楚，他義無反顧；漢高祖的父親太上皇被楚霸王囚禁，楚霸王要烹他，漢高祖却向楚霸王乞求一杯羹，照樣與楚王周旋。對待父母尚且如此，對待妻子兒女更不值得介意。假如説殺掉我的妻子兒女有好處，我想要你停手不可能，殺掉他們對我没有什麽損害，衹是白白地殺戮罷了。我妻子家小的死活完全由你處置，與我有什麽相干。

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仇敵。撫弦搦矢，

蔡遵道所傳言的，倒也并非虛妄，衹是他被關押，恐怕講的不够詳細，所以重新陳述，再次表達我殷勤的心意。希望你早做良好的打算，及時賜給我回信，告訴我你的心意。以前我與你父親，共事如同兄弟，後來

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

愛進讒言的奸詐小人離間我們，使我們翻臉成爲仇敵。當我撫摸弓弦手握箭時，不覺感到傷心；我裁下絲帛給你寫回信時，心情激動不已，不知怎樣陳述纔好。

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爲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渡江，許即僞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

十二月，侯景率軍圍攻譙城，没有攻下，便退兵攻打城父，攻克了它。侯景又派遣他的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到高祖那裏獻策，主張選一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用北伐幫助他登位。高祖同意了這個計劃。下詔派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待機渡江，渡江後答應他即位稱帝，供給他帝王的車駕。

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入渦陽，馬尚有數千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兩，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并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景啓求貶削，優詔不許，仍以爲豫州牧，本官如故。

齊文襄帝派遣慕容紹宗追擊侯景，侯景退入渦陽。這時，侯景尚有數千匹馬，士兵數萬人，車萬餘輛，與慕容紹宗在渦陽北相持。侯景糧食吃盡，士兵都是江北人，不樂意南渡，他的部將暴顯等各自率領部下向慕容紹宗投降。侯景見軍隊潰散，便與心腹數騎從峽石渡過淮水，逐漸收集散兵，得馬步兵八百人，逃奔壽春，監州韋黯接納了他。侯景在壽春派人向高祖上表啓奏，請求貶削他的官職，高祖對他優厚，下詔不同意他降職的請求，仍任命他爲豫州牧，本來的官職不變動。

景既據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袍，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以給之。景得布，悉用爲袍衫，因尚青色。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并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絶。

侯景占據壽春後，就懷有反叛之心，凡是壽春屬城的居民，全都招募爲軍士，擅自停止徵收賦税和田租，百姓的子女全都配給了軍中的將士。還向高祖上表啓奏請求供給錦緞萬匹，用以製作軍人戰袍。領軍朱异認爲，御府錦署衹供朝廷頒賞近處有功的人，不能供給邊城做戎服，請求允許拿青布供給他。侯景得到布，全用來製作袍衫，因此崇尚青色。又認爲行臺供給的兵器，多不精良，又請求賜給東冶的鍛工，想重新營造，高祖下令都給他。侯景自渦陽敗後，多次要求朝廷資給，朝廷寬宏，未曾拒絶。

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兵敗没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啓固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

先前，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督率衆軍圍攻彭城，兵敗，陷落在魏，這時派人回梁陳述魏人請求重修舊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議和修好。侯景知道後很害怕，急忙派人送表章向高祖竭力勸阻，高祖不聽從侯景勸阻。之後侯景上的奏章態度驕横，言辭傲慢不遜。鄱陽王蕭範鎮

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領軍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并抑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奸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内啓。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栅，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

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没，鐵又降之。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荻，實裝濟景。景至京口，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即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城内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

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徹航，始除一舶，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

守合肥，他和司州刺史羊鴉仁都屢次上表啓奏説侯景有叛變之心，領軍朱异説："侯景衹有數百名叛兵，怎能叛亂。"壓下他們的表章，不向高祖啓奏，反而更加增多對侯景的賞賜，所以侯景叛變的陰謀越來越顯露。侯景又知道臨賀王蕭正德對朝廷懷恨抱怨，便秘密派人與他交好勾結，蕭正德答應作侯景的内應。八月，侯景就發兵反叛，攻打馬頭、木栅，捉住了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人。高祖於是詔命合州刺史鄱陽王蕭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從歷陽渡江，共同討伐侯景；同時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蕭綸持節，統率各路軍隊。

十月，侯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自己則率軍僞裝去攻合肥，實際却去偷襲譙州，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投降。捉住了刺史豐城侯蕭泰。高祖得知，派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沿江防守。侯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派遣其弟莊均率領數百人在夜裏攻打侯景營，不勝，莊均戰死，莊鐵投降。蕭正德先派遣了大船數十艘，僞稱裝載荻葦，實際裝載侯景渡江。侯景抵達京口，將要渡江，顧慮王質阻擋，不久，王質無故而退兵，侯景聽説還不相信，秘密派了人去窺探，對派去的人説："王質如果真的退兵，你可折斷江東的樹枝作爲信號。"去窺探的人按他的話照辦回來了，侯景大喜，説："我的事成功了。"就從采石渡江，有數百匹馬和士兵千人，而京師的人没有察覺。侯景即分兵襲擊姑孰，捉住了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隨即到達慈湖。高祖就詔命揚州刺史宣城王蕭大器爲都督城内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輔助他；南浦侯蕭推守東府城，西豐公蕭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

接着侯景到達朱雀航，蕭正德原先屯兵在丹陽郡，這時，他率領部隊與侯景會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駐扎在朱雀航北，見侯景軍攻到了朱雀航，庾信就命令撤除浮橋，纔撤除一艘船，庾信就棄軍逃向南塘，被棄的散兵游勇又接通浮

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悦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宫墻，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宫，東宫臺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厩、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絶内外，啓求誅中領軍朱异、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驎、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

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即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謡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

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内，城内亦作兩山以應之，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剥，子女妻妾，悉入軍

橋，讓侯景渡江。皇太子將自己所騎的馬給王質，配給他精兵三千，派他增援庾信。王質行至領軍府，與賊軍相遇，未交戰就逃跑，侯景乘勝進軍到宫城下。西豐公蕭大春放棄石頭城逃跑，侯景派他的儀同于子悦占據石頭城。謝禧也放棄白下城逃跑。侯景於是從多處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城門。城中倉促應戰，没有準備，便鑿開門樓，向下灌水滅火，許久火纔熄滅。賊兵又用刀斧砍東掖門，將被砍開時，羊侃打開門扉，刺殺數人，賊兵纔退。賊兵又登上東宫的墻，向宫城内放箭。到晚上，太宗招募人出城火燒東宫，東宫的樓臺宫殿全被焚毁。侯景又焚燒西馬厩、士林館、太府寺。第二天，侯景又製作了數百木驢攻城，城上軍民用飛石投擲下來，被砸中的木驢都碎了。侯景苦攻不下，傷亡很多，於是停止攻城，修築了一道長栅墻，用來斷絶城内外交通，又張貼啓事招募人誅殺中領軍朱异、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驎、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内也向外射出懸賞的通告："有人能斬下侯景的頭，就把侯景的官位授給他，并賞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

十一月，侯景立蕭正德爲帝，蕭正德在儀賢堂即僞位，改年號爲正平。當初，童謡中有"正平"之類的話，所以就立年號來順應它。侯景自封爲相國、天柱將軍，蕭正德將女兒嫁給了他。

侯景又攻打東府城，建造了百尺高的樓車，將城堞全鈎塌，東府城便被攻陷了。侯景派他的儀同盧暉略率領數千人，手持長刀守在城門兩旁，將城内文武官員全都裸體趕出城，賊兵就在城門兩旁斬殺他們，被殺死的有兩千餘人。南浦侯蕭推就在這天被殺害。侯景接着派蕭正德的兒子蕭見理和儀同盧暉略據守東府城。侯景又在宫城東西各壘起一座土山，用來監視城内，城内也壘築兩座土山，用來對付城外土山，命令王公以下的人都去背土壘山。開初，侯景軍至城下，指望一舉攻克京師，號令很嚴明，不許侵犯百姓；攻城不下後，人心離散沮喪，他又恐怕援軍一齊到來，自己軍隊必定潰散，於是就放任士兵

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并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

殺戮搶奪，尸體枕藉堵塞了道路，一些富豪之家，被肆意搶劫勒索，子女妻妾全被抓進軍營。到壘築土山的時候，則不分貴賤，晝夜不息，軍士用木棍亂加毆打，體弱的就把他殺了用以填山，號哭之聲震動天地。老百姓不敢隱藏在家，都逃出來跟從，十天之内，聚集的人達到了數萬。

景儀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徇之，逼云“已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言辭顔色如舊，景義而釋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

侯景的儀同范桃棒秘密派人送信請求投降，適逢事泄被殺。到這時，邵陵王蕭綸率西豐公蕭大春、新淦公蕭大成、永安侯蕭確、超武將軍南安鄉侯蕭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兵三萬，從京口出發，大軍長驅直進占領鍾山。侯景的黨徒十分驚慌，都準備船隻想逃跑。侯景分派萬餘人去抵抗邵陵王蕭綸，蕭綸把侯景軍打得大敗，斬首千餘級。第二天，侯景又在覆舟山北部署兵力，蕭綸也列陣對抗侯景。侯景按兵不動，與蕭綸相持。遇上天黑，侯景率軍後退，南安侯蕭駿率數十騎向侯景挑戰，侯景回軍與他交戰，蕭駿往後退。這時，趙伯超駐軍於玄武湖北，見蕭駿緊急，不但不去增援他，反而率軍在前逃跑，衆軍潰亂，於是全軍大敗。蕭綸逃奔至京口。賊軍繳獲了蕭綸軍的全部輜重武器，斬首數百級，活捉了千餘人，俘獲了西豐公蕭大春、蕭綸的司馬莊丘惠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人，將他們都送到城下示衆，逼他們説“已捉到了邵陵王”。獨有霍儁説“邵陵王衹是小小的失利，全軍已經回到了京口，城中衹要堅守住，援軍很快就會到來”。賊兵用刀毆打他，他言辭面色如故，侯景認爲他有義氣而釋放了他。這天，鄱陽王世子蕭嗣、裴之高到達後渚，在蔡洲結營。侯景分兵駐扎於南岸。

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并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并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内作地道以引其土山，

十二月，侯景建造了各種攻城的器械以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都有數丈高，一輛車多到有二十個車輪，全都陳放在皇城前，在多處同時用這些攻具攻城。還用火車焚燒城東南角大樓，賊兵趁着火勢攻城，城上守軍往下縱火，把城下的攻具全部焚毁，賊兵纔退去。賊兵又在城下築土山，想用以逼近城墻，

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并爲洪波矣。又燒南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

城内守軍便挖地道摧毁其土山，賊兵不能立足，便焚毁他們的攻具，退入營柵。材官將軍宋嶷投降賊軍，他爲賊軍設計，引玄武湖的水灌臺城，城外水漲起數尺高，皇宫前的御街一片汪洋。賊兵又放火焚燒南岸，百姓住房和營房官府的房子全被燒盡。

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并緣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粲拒戰敗績，景斬粲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都趕來增援。鄱陽王世子蕭嗣、裴之高也率軍渡江。柳仲禮在朱雀航南扎營，裴之高在南苑扎營，韋粲在青塘扎營，陳文徹、李孝欽駐軍在丹陽郡，鄱陽王世子蕭嗣在小航南扎營，并且沿着淮水建造柵欄。到了天亮，侯景纔發覺，就登上禪靈寺門樓瞭望，見韋粲的軍營尚未建好，便先渡水襲擊他。韋粲戰敗，侯景將韋粲在城下斬首示衆。柳仲禮聽説韋粲軍敗，來不及穿好盔甲便帶了數十騎馳去增援，遇賊兵交戰，斬殺數百人，賊兵投水死的有千餘人。柳仲禮深入敵軍，馬陷在泥沼中，也受了重傷。自這次戰鬥後，賊兵不敢再渡水登岸了。

邵陵王綸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吴曄、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緣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

邵陵王蕭綸與臨城公蕭大連等從東綫聚集在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派遣世子蕭方等、兼司馬吴曄、天門太守樊文皎率軍順江而下，趕赴京城，在湘子岸前扎營，高州刺史李遷仕和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率兵相繼到來。接着，鄱陽王世子蕭嗣、永安侯蕭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領衆軍渡過淮水，攻打賊軍東府城前的營柵，攻克了它，便在青溪水東結營。侯景派他的儀同宋子仙在南平王的府第駐扎，沿着青溪水西建立營柵相對抗。侯景糧食逐漸吃盡，這時一斛米要值數十萬錢，十分之五六的人以吃人充飢。

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剥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

起初，援兵到達北岸，百姓們扶老携幼等候王師，誰知這些軍隊纔渡過淮水，便競相搶劫掠奪，本來賊黨中有些人想脱離賊軍反正，聽到這種情况都打消了投誠的念頭。賊兵剛來到時，城中軍民衹能固守，期望援軍前來平定叛亂；現在援軍從四方聚集在一起，號稱有百萬之衆，營寨相連，相互對峙已一月有餘，城中鬧瘟疫，死去

景自歲首以來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悦、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悦、王偉等，登壇共盟。左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卬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進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敕并召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衆雲集，未易而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又説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宫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

的人過半。

侯景從年初起就求和，朝廷没有答應，到現在情勢緊急纔同意議和。侯景請求朝廷分割江右四州之地封贈給他，并要求宣城王蕭大器出城送他，然後他纔解除對京城的圍困撤軍渡江；接着同意派遣他的儀同于子悦、左丞王偉入城作爲人質。中領軍傅岐認爲，宣城王是高祖嫡子，身負重任，不能答應讓他送侯景爲質這個條件。侯景便請求讓石城公蕭大款出城送他，詔命同意這樣安排。於是便在西華門外設立土壇，派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蕭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悦、王偉等登上土壇共締盟約。左衛將軍柳津從西華門出來，侯景從他的柵門出來，與柳津遥相對立，殺牲歃血，表示誠意。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蕭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蕭退、西昌侯世子蕭彧率軍三萬到達馬卬州。侯景顧慮北軍從白下溯江而上，斷絶他沿江的退路，請求朝廷命令他們全部聚集在南岸，皇上於是下命令調遣北軍進駐江潭苑。侯景報告説“永安侯、趙威方多次隔着營柵辱駡我，説‘天子與你訂立盟約，我們終當要驅逐你’。請求將他們召進城去，我們自當進發”。朝廷便將他們二人同時召入城中。侯景又上表啓奏説：“兩岸信使來到，説高澄已經攻占了壽春、鍾離，我現在無處安身立足了，請求暫時借廣陵、譙州給我，衹要我奪回了壽春和鍾離，就立刻將廣陵、譙州奉還給朝廷。”

當初，彭城劉邈勸侯景説：“大將軍軍隊停滯在這裏已久，攻城又攻不下來，現在各路援軍都聚集在一起，不容易打敗他們；如果再聽説我們的軍糧不够一個月，運糧航道被隔絶，野外已没有什麼可掠取的糧食，被人當作小孩子放在手上玩的處境，現在就會出現。不如請求議和，保存軍隊而歸，這是上策。”侯景認爲他的意見對，所以請求議和。後來知道援軍的號令并不統一，始終没有誰願爲援救朝廷而真正效力；又聽説城中死於疾病的人日益增多，便認爲必定會有響應他的人。侯景的謀臣王偉又説：“您以人臣的身份背叛朝廷，圍困京城，已有百日，逼迫污辱王

妃公主，欺凌糟蹋宗廟，今日到這種地步，何處可以容身，希望您暫且等待以觀形勢的變化。”侯景同意他的看法，於是就向朝廷上表說：

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凶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輶軒相屬，疆埸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奥。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望南風而嘆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前後事迹，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爲陛下陳之：

我聽說，“書信不能把要説的話全寫完備，言辭不能把意思表達詳盡”。然而心意没有言辭就不能表達出來，言辭不依靠筆墨就不能表述詳盡，這就是我含憤忍怨而現在再也不能沉默下去的原因。我私下想，陛下自身聖明通達，多才多藝。在前代末年，你家基業在漢、沔興起，鏟除凶徒，削平暴亂，能够洗雪家仇，然後繼承前王的事業，占有江東地區，你效法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制定的法典，遵循堯、舜二帝的道統。加上正值魏國衰敗，國外又没有强敵，所以能够西進奪取華陵，北進占有淮、泗，和高氏相結友好，使臣交往連續不斷，邊界没有禍事，已有十多年。陛下親自處理紛繁的政務，辛勤勞苦，專心治國。陛下還校正周公、孔子的遺文，訓釋佛家關於真如的秘典。陛下享國的年歲很長，本枝像磐石那樣鞏固。人君的成就，没有誰能比陛下更恢弘。我偏居一隅，歡欣奮起，衹能望着南方軍隊未能北進而感慨萬分。哪裏想到名聲和實際并不相符，耳聞和眼見并不一致。我自從托身投靠，成爲臣屬，前後情況，從前的許多表章已經全都奏明。我心中的氣憤悒悶不能解除，因而現在再次向陛下陳述：

陛下與高氏通和，歲逾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恤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潁之地，便絶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虎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托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

陛下和高氏友好交往，論年數已超過了一紀，使臣的車船來往，絡繹不絶，兩國之間一定要分擔憂患，互相濟助，休戚與共，陛下哪能接納我率領一方投誠，貪圖我汝、潁的土地，便與河北斷絶友好，傳布檄文，責駡高澄，修好的使臣没有歸來，就使他們陷在虎口之中，你舉兵北進，侵犯進逼彭、宋。敵對之國互相攻伐之時，聽到對方發生喪事，便當停止戰争，平民之交，以遺孤相托；哪有萬乘之國的國君像你這樣見利而忘義呢？這是你的第一個

錯誤。

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懸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吕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

我與高澄已經結下怨仇，按道義上說，我與他不能同處一國，因此我就以身歸附有德之君。陛下任命我爲上將，特許我有獨斷自行出兵征伐的權力，賜給我歌鐘樂器、歌女舞伎和車馬禮服、弓箭。我接受了你的任命，不加推托，實在是感恩而想盡力報答陛下。我正想進軍嵩、華，攻占冀、趙，消滅敵人，掃除污穢，統一天下；陛下身着禮服渡過長江，向東岳報告天下安定，大功告成，使大梁與軒轅黃帝同樣昌盛，我與伊尹、吕望立下同樣的功勛，把功績留給後代子孫，在史册上留下名聲，這實在是我生平的志向。可是陛下却想讓人分享我的功績，不能把重任交給我，讓我去攻擊河北，陛下想自己去拔取徐方，派遣庸劣懦弱的貞陽侯，任命驕奢貪婪的胡僧祐、趙伯超，他們纔遭遇敵人，便像鳥群似的散逃，魚兒似的潰敗，使得慕容紹宗能乘勝席捲而來，渦陽諸鎮無不棄甲逃跑。事情發生得如此神速，就像疾雷來不及掩耳，在潰敗的形勢下無法固守，使得我狼狽失去依靠，妻子兒女被殺，這實在是陛下深深地辜負了我。這是你的第二個錯誤。

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凶鋭，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勵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尸，雪渦陽之耻。陛下喪其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啓，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聽。翻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况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

韋黯守壽陽，没有足够的軍隊，慕容紹宗凶暴强悍，他想打到長江邊飲馬，要不是我退守保有淮南，那麽形勢就不可設想；之後慕容紹宗逃跑，邊境獲得了安寧，陛下命令我做這個州的刺史，以此作爲捍衛國土的屏障。我正想招收集合殘兵，慰問安撫歸附的衆人，爲以後作戰做好充分準備，爲韓山的尸體聚土築墳，洗刷渦陽戰敗的耻辱。陛下却喪精落魄，再也没有守戰的氣概，便相信貞陽侯錯誤的啓奏，又請求與北議和。我連續多次上言反對，你懷疑閉塞不肯聽從。一個人反覆無常像這個樣子，小孩子尚且會感到羞愧；何况作爲一個國君，怎麽能三心二意没有定準

呢？這是你的第三個錯誤。

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宜絶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曾無追責，憐其苟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

畏懼害怕停止不前，軍隊有固定法規紀律進行懲罰。子玉小敗，就被楚王誅殺；王恢不遵從軍令，就被漢王殺戮。貞陽侯率領精兵數萬，輜重器械堆積如山，慕容紹宗衹有輕裝的士兵，軍車不到一百輛，貞陽侯竟不能抵禦他，被慕容紹宗俘虜。作爲皇上侄子的貞陽侯却被敵人活捉，這確實應當革除他的名籍，用他的血來祭征戰的戰鼓。可是陛下却一點也不追究責備他，而憐惜他，讓他苟且偷生，甚至想拿我去交換他。國君的法度，應當是這樣的嗎？這是你的第四個錯誤。

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既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

懸瓠是大藩鎮，古代稱爲汝、潁。我率州歸附朝廷，羊鴉仁堅決不肯進駐；陛下命他入守之後，他又無故丢棄職守，陛下對他毫不責備，還讓他回去到北司任職。羊鴉仁丢棄重鎮，陛下對他不治罪，我得到重鎮，陛下不把它作爲我的功勞。這是你的第五個錯誤。

臣渦陽退衄，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嘆恨，內懷慚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無辯究，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并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

我在渦陽敗退，不是我作戰的失誤，實在是由於陛下君臣猜忌而貽誤的。回到壽春以後，我未曾有過悔恨的表現，我祇是敬奉朝廷，不談别人的過錯，祇宣揚别人的好處。羊鴉仁自己知道丢棄一州土地，罪過很大，他切齒嘆恨，懷着慚愧畏懼之心，於是便向陛下啓奏，説我想謀反。想謀反應當有證據，有什麽事可以證明呢？於是便對我進行誣陷，陛下不分辨是非，竟然相信他對我的誣陷。哪有誣陷别人謀反的罪名，而可以同他并肩事奉國君的呢？這是你的第六個錯誤。

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行貨權幸，徼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真實。韓山之役，女妓自

趙伯超是從無能之輩中提拔的，竟然身居方伯之位，他衹知道壓榨盤剥百姓，養了許多兵馬，并不是想爲國家立功，衹是爲了獲取他個人的富貴。他賄賂陛下寵幸的有權勢的人，收買名聲，朱异這一幫人接收了許多錢財，於是要大家把趙伯超和胡僧祐并稱爲胡、趙，并和以前的關羽、

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

張飛相提并論，欺騙蒙蔽陛下，使陛下以爲他説的是真情。韓山戰役，趙伯超帶着歌舞妓女跟隨自己，纔聽到敵人戰鼓，便與侍妾一同逃之夭夭，不等待貞陽侯，所以全軍覆没，一兵一卒也未能返回。判定他的這種罪過，應當誅滅九族；可是他賄賂陛下身邊有權勢的人，回朝後竟仍然擔任刺史之職。趙伯超無罪，那麼我還有什麼功勞可論？賞罰没有法規，憑什麼治理好國家？這是你的第七個錯誤。

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税，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等助戍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逼歸；又啓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

我管理部下素來很嚴格，我的部隊從來没有掠奪過百姓財物，各種徵税，我全都中止免除，壽陽的百姓都有感激優恤免役之情。裴之悌等在那裏協助防守，畏懼我的嚴格約束，便無故逃跑回京城；又上表啓奏，説我想造反。陛下不僅不責備他們違背命令擅離職守，反而受他們讒言的影響，相信他們的話。陛下對待我這樣，叫我在什麼地方能够安心。這是你的第八個錯誤。

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驎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虚實，定計於舍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

我的才能雖然不如古人，但我確實經歷了許多世事，安撫人民統率士兵，從少年起就一直奔走經營，很少有失算。到投身歸順梁朝，我竭盡忠心爲陛下謀劃，但是我每次向陛下陳奏，都被壓制。朱异獨自決斷軍事，周石珍總管兵器，陸驗、徐驎掌管糧食布匹，他們都明言索取賄賂，非送錢財給他們不可。境外的情況，都是在舍人的官署裏定計；任命將領調遣軍隊，都被責成由他們來發布命令。我因爲没有向他們行賄，所以總是受他們壓制貶抑。這是你的第九個錯誤。

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祇敬；而嗣王庸怯，虚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啓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

鄱陽王鎮守合肥，與我疆界相鄰，我尊崇他是皇家子侄，總是對他很恭敬；可是繼位的鄱陽王平庸怯弱，常無緣無故防範我，我凡有奉命，他必定要指責我，有時聲言我要造反，有時上書啓奏我的細微過錯。招撫前來歸附的人，應當以禮相待，忠義貞烈的人怎能忍受這樣的待遇呢？這

是你的第十個錯誤。

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表疏。言直辭强，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爲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説。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粃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

其他條目，不能一一陳述。我的處境現在十分困難，進退兩難，我曾多次上表啓奏。我的言辭耿直堅決，觸犯了陛下，你就發出了嚴厲的詔命，對我加以討伐攻擊。虞舜是個篤厚的孝子，尚且逃避他凶惡父親的棒擊；趙盾是個忠誠的賢臣，他不肯討伐殺昏君的賊子。我有什麽親情又有什麽過錯，而要遭受被誅殺的懲罰？韓信是個英雄豪傑，他背離項王而爲漢王成就霸業，後來爲吕后所烹，纔懊悔當初没有聽從蒯通的勸説。我每次閲覽史書傳記時，心裏常常嗤笑韓信的愚蠢行爲。我怎麽能容許自己重蹈韓信覆滅的老路，而讓陛下奸佞之臣拍手稱快呢？所以，我發動了晉陽的兵馬，横渡長江直抵京城，希望能够進入皇上的宫殿，踏上宫廷的臺階，向陛下當面陳述是非曲直，指明好壞善惡，殺掉陛下身邊的奸臣，清理國家不良的政治，然後我回到封地去守衛藩鎮，以保全我的忠義氣節，這確實是我的最大心願。

三月朔旦，城内以景違盟，舉烽鼓噪，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栅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

三月初一早晨，城内因爲侯景違背盟約，非常憤怒，燃起烽火，擂鼓吶喊，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王世子蕭嗣向東府城北進軍。營栅尚未建立，就被侯景的將軍宋子仙所襲擊打敗，被趕到淮水中而死的有數千人。賊軍將首級送到皇城下。

景又遣于子悦至，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即决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宫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宫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悦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尸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絶，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

侯景又派于子悦前來，再次請求議和。朝廷派御史中丞沈浚去侯景那裏，沈浚見到侯景没有撤兵離去的意思，便嚴厲地譴責了他。侯景大怒，立即挖掘殿石門前的水道，從多處攻城，晝夜不停，宫城於是被攻陷。攻陷宫城後，賊兵大肆掠奪皇帝的車駕、服用珍寶珠玉和後宫的嬪妾，收捕王侯和朝中的官吏送往永福省，撤除了二宫的侍衛。叫王偉守住武德殿，于子悦在太極殿東堂駐兵，侯景假傳皇帝命令，大赦天下，自封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以前封的侍中、使持節、大丞相、河南王等官職依舊如故。當初，城中堆積的尸體還没有來得及掩埋，

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於是援兵并散。

現在又有許多尸體没有收殮，有的將死而未斷氣，侯景把這些尸體全部聚集起來用火焚燒，十餘里外都能聞到臭氣。尚書外兵郎鮑正病重，賊兵把他拖出來丢到火裏，他在火中翻滚，許久纔死。這時候，援兵都潰散了。

景矯詔曰："日者，奸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

侯景假傳詔命説："往日，奸臣擅自發號施令，幾乎危害了社稷，多虧丞相發揮其英勇才智，入朝廷輔佐我，征鎮牧守現在可以各自回到自己的任所去了。"把蕭正德降爲侍中、大司馬，百官都恢復其原來的職位。

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爲南兖州刺史。

侯景派董紹先率兵襲擊廣陵，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蕭會理率城投降侯景。侯景任命董紹先爲南兖州刺史。

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與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祗等力不能制，并奔于魏。景以蕭弄璋爲北兖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厢公丘子英、直閤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

當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蕭祗與湘潭侯蕭退，以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時起兵，將去增援京城，合擊侯景。現在郭鳳見侯景得勢，便陰謀將淮陰獻給侯景，蕭祗等考慮自己的兵力制止不住郭鳳，便一同投降魏。侯景任蕭弄璋爲北兖州刺史，北兖州的民衆發兵抗拒他，侯景便派厢公丘子英、直閤將軍羊海率兵去增援蕭弄璋，羊海斬殺丘子英，率領他的軍隊向魏投降，魏於是占領淮陰。

景又遣儀同于子悦、張大黑率兵入吴，吴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悦等既至，破掠吴中，多自調發，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吴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栅拒守。

侯景又派儀同于子悦、張大黑率兵入吴，吴郡太守袁君正出迎投降。于子悦等進入吴中後，肆意破壞搶劫，擅自到處徵聚調發財物，逼迫擄掠子女，殘酷禍害百姓，吴人個個都怨恨他們，於是各地建起城栅進行抗拒固守。

是月，景移屯西州，遣儀同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

這個月，侯景移軍駐扎在西州，派遣儀同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守姑孰。

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既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厢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

五月，高祖在文德殿駕崩。當初，臺城陷落後，侯景先派王偉、陳慶進見高祖，高祖説："侯景現在哪裏？你去把他叫來。"當時高祖坐在文德殿上，侯景入殿朝拜時，帶了身着盔甲的士兵五百人自衛，且帶着寶劍上殿。行拜禮之後，高祖問道："你在軍中時間久，恐怕過於勞累？"侯景沉默答不上來。高祖又問："你是哪一州人，竟然敢到這裏來？"侯景又答不出話來，隨從的人代他回答了。出殿後，侯景對厢公王僧貴説："我常騎在馬上與敵人戰鬥，刀箭交替而下，我

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迹已屈，而意猶忿憤，時有事奏聞，多所譴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景遣軍人直殿省内，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感疾而崩。

却意氣安詳自如，毫無畏懼的心理。今日見到蕭公，不禁使我心驚害怕，豈非是天威難犯。我不能再見他了。”高祖雖然行動上已受限制，但内心還十分忿恨，對侯景奏聞的事經常加以譴責和否定。侯景對高祖深爲敬畏，也不敢相逼。侯景派遣軍人在殿省内值班，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道：“是什麽人派來的？”回答説：“是丞相。”高祖於是假裝糊塗説：“什麽丞相？”回答説：“是侯丞相。”高祖發怒道：“是那個叫侯景的人，怎麽稱他爲丞相！”從此，高祖有所需求，多不能稱心，就連膳食也被裁減，高祖於是憂憤成疾而駕崩。

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宫於太極前殿，迎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

高祖駕崩之後，侯景秘不發喪，靈柩暫時停放在昭陽殿，内外文武官員都不知道這事。二十餘日後，纔將棺材抬到太極前殿，迎接皇太子即皇帝位。侯景於是假傳詔命赦免做奴婢的北人，企圖收買這些人爲他所用。

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内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

侯景又派遣儀同來亮率兵攻打宣城，宣城内史楊華誘騙來亮將他斬首；侯景又派他的將領李賢明討伐楊華，楊華率郡投降。

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次錢塘，新城戍主戴僧易據縣拒之。

侯景派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軍向東，在錢塘駐扎，新城戍主戴僧易據縣抵禦他。

是月，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吴軍，收于子悦、張大黑還京誅之。

這個月，侯景派中軍侯子鑒入吴軍，逮捕了于子悦、張大黑，回到京師殺了他們。

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吴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這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蕭大連據守東揚州，吴興太守張嵊據守吴興，從南陵以上，都各自據守。侯景號令所能推行到的地區，衹有吴郡以西和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景以儀同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

六月，侯景任命儀同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守新秦。

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以拒景。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吴郡海鹽、胥浦二縣爲武原郡。

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了侯景派來的太守蘇單于，推舉前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爲盟主，以抗拒侯景。宋子仙得知後率軍襲擊他們，陸緝等棄城而逃。侯景於是就分出吴郡海鹽、胥浦二縣組成武原郡。

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龍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爲使

這時，侯景在永福省殺了蕭正德。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龍爲陳留王，元氏諸子弟封王的有十餘人。又以柳敬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屬於

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

景遣其中軍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嵊父子送京師，景并殺之。

景以宋子仙爲司徒，任約爲領軍將軍，尒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化仁、于慶、魯伯和、紇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義，并爲開府儀同三司。

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頓姑孰，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衆降景。

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又王偉、元羅并爲儀同三司。

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

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

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又結魏人爲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出自京口，水陸并集。皓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兗州事。

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四月，景以元思虔爲東道行臺，

大丞相，參戎事。

侯景派遣中軍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率軍向東討伐，攻破了吳興，捉住了太守張嵊父子，送到京城，侯景把他們一起殺了。

侯景任命宋子仙爲司徒，任約爲領軍將軍，尒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化仁、于慶、魯伯和、紇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義，同時封爲開府儀同三司。

這個月，鄱陽嗣王蕭範率兵駐扎在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蕭大心邀請他西上。侯景出兵駐扎在姑孰，蕭範的將領裴之悌、夏侯威生率軍向侯景投降。

十一月，宋子仙攻打錢塘，戴僧易投降。侯景改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將王偉、元羅同時封爲儀同三司。

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城公蕭大連棄城逃走，侯景派劉神茂追趕，把他捉住。侯景以裴之悌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這個月，百濟的使臣來到，看見都城邑里都成了廢墟，在端門外哭號，行路的人見了没有一個不灑淚。侯景聽説這事大怒，便把百濟的使臣送到小莊嚴寺關起來，不讓他們出入。

大寶元年正月，侯景假傳詔命擅自給自己增加班劍四十人，給自己設前後部羽葆鼓吹，還給自己設置左右長史、四名從事中郎。

前江都令祖皓在廣陵起兵，殺了侯景派來的刺史董紹先，推舉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又連結魏人作爲後援，用快騎向遠近之地發布檄文，聲討侯景。侯景聽到這消息，非常害怕，當天就率領侯子鑒等從京口出兵，水陸兩軍都會集出動。祖皓依城拒守，侯景攻城，攻陷了。侯景將祖皓車裂示衆，城中不分老少全都殺光。侯景以侯子鑒監南兗州事。

這個月，侯景召宋子仙回京口。

四月，侯景任命元思虔爲東道行臺，鎮守錢

鎮錢塘。以侯子鑒爲南兖州刺史。

文成侯寧於吴西鄉起兵，旬日之間，衆至一萬，率以西上。景廂公孟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

七月，景以秦郡爲西兖州，陽平郡爲北兖州。

任約、盧暉略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

景以王偉爲中書監。

任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聞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衆軍下武昌，拒約。

景又矯詔自進位爲相國，封泰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景以柳敬禮爲護軍將軍，姜詢義爲相國左長史，徐洪爲左司馬，陸約爲右長史，沈衆爲右司馬。

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

十月，盗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卧内，景黨不能平，故害之。

景又矯詔曰：

蓋懸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群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扆，則八紘共輳；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啓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逖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瀍；獫狁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略，中

塘。以侯子鑒爲南兖州刺史。

文成侯蕭寧在吴西鄉起兵，十天之内，發展到一萬人，他率軍西上。侯景的廂公孟振、侯子榮擊敗了他，將文成侯蕭寧斬首，把首級送給侯景。

七月，侯景以秦郡爲西兖州，以陽平郡爲北兖州。

任約、盧暉略進攻晉熙郡，殺死鄱陽王世子蕭嗣。

侯景命王偉爲中書監。

任約進軍襲擊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蕭大心向他投降。世祖當時聽説江州失守，派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領衆軍下武昌，抵禦任約。

侯景又假傳詔命自己進位爲相國，封泰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行，贊拜不稱名，劍履上殿，如同漢朝蕭何享受的禮遇。

侯景任命柳敬禮爲護軍將軍，姜詢義爲相國左長史，徐洪爲左司馬，陸約爲右長史，沈衆爲右司馬。

這個月，侯景率水軍上溯到皖口。

十月，有强盗在廣莫門殺死武林侯蕭諮。因爲武林侯蕭諮經常出入太宗的寢宫，侯景黨徒心中疑惑不定，所以就派人殺害他。

侯景又假傳太宗的詔書説：

上天顯示徵兆，四季從星辰中獲取法則；一切生物靠大地孕育，萬物都依靠日月照耀。所以天子接受天命登上帝位，垂拱無爲治理天下，四面八方的諸侯都來朝拜；那麼九州之人都同來歸順。所以無論是以雲名官以水爲號的黄帝，還是以龍名官與人爵位的伏羲，没有誰不向黄河、洛水祭拜水神，啓求符瑞，没有誰不去泰山進行封禪大典，祭祀天地，驅使四方夷狄萬國都來朝拜。我恭敬地聽説虞、夏，及至商、周，他們政令日日更新，但祭祀天地的大禮仍没有什麼更改。到了周幽王、周厲王，他們國勢衰弱，於是發生了戰争；周惠王、周懷王丢失王權，胡人大舉侵犯。於是就使得豺狼肆行暴

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宇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歸豐。烏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昴叶暉；剖析六韜，錙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虯翔；奮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啓行，奉茲廟算，克除獯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暫止，九伐未申。而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彼洋音，同茲葚食；偷竊僞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睹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迹。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况乃神規睿算，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絶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

虐，荼毒生靈，侵占伊、瀍；獫狁十分猖獗，占據咸、洛。自從晋都東遷，經過了許多年代，中原廣大的土地没有收復，歲月已很長久。雖然宋高祖籌劃經營，但中途停止了長遠的謀劃；齊稱説和睦相親，却白白讓使臣往來辛勞。我大梁接受天命，在東方登上帝位。天下都歸服於仁德，邊遠地區都受到感化。開拓國家的疆土，聲威横跨大漠；來朝廷朝見天子的車駕，就像大禹在塗山會聚諸侯那樣。玄龜在洛水出現，白雉從豐地獻來。塞北居民與中原書同文，西北胡人與中原車同軌。没有想到高澄狂妄專横，劫掠殺害魏國臣民，煽動華夏夷狄，不擔任朝廷的官職，竟至於貪婪地向北侵犯，又向南進攻。時值上天棄絶昏亂的僞朝，醜惡之徒的氣數已盡，英雄豪傑順應天時而起，際遇得時。相國漢王，有崇高的美德，英俊的風姿，是上天給與大梁；宏偉的謀劃，果敢的謀略，都出自他的胸懷。珠魚應運而出，北斗和昴星和合生輝；他剖析六韜，知悉四境的詳情。他處在顯貴的地位，展示文采，鳳鳥飛翔，虬龍聚集；鳳凰背負河圖振翅奮飛降臨。當初執掌政令，先行啓程，遵照朝廷的决策，自己率先執行，戰勝消滅獯鬻。衹因龍升鼎湖，主上駕崩；戰爭暫時停止，討伐叛逆未能繼續。可是惡貫滿盈的罪魁禍首，自己斃命，他的弟弟高洋繼位，又行叛逆，成爲增長禍亂的根由。不肯同我友好往來，妄圖使我臣服，吞并梁國；竊稱帝號，企圖用武力相脅。豐水的君臣，捧着地圖乞求救援，關、河的百姓，泣血請求王師出征，都希望能承旨奉行朝廷的威靈，想見到君王的德政。我才薄愚昧，繼承祖宗的基業，順着先王的脚步，希望拯救人民，期望使九州大地安泰。再説車駕和禮服用來表彰臣下的功績，隨功業確定臣下的功名。周的軍隊戰勝殷，姜尚父率領衆將立下了宏偉的功業；漢朝征伐戎狄，范明友的勛業從任爲度遼將軍而開創。何况是神妙的計策，高明

的謀劃，深奥難以猜測，相國有大功勛大功勞，功績絶世形於星象，怎麽可以沿用平常的名號一成不變呢？相國應當加封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其餘的職位全照舊不變。

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侯景將詔文送呈太宗，太宗驚訝地説："將軍竟還有宇宙這樣的名號嗎!"

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率兵赴援，術退。

齊派遣其將辛術圍攻陽平，侯景行臺郭元建率兵前去增援，辛術退兵。

徐文盛入貝磯，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

徐文盛入貝磯，任約率水軍迎戰，徐文盛把他打得大敗，於是進軍大舉口。

時景屯於皖口，京師虚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兖州司馬成欽等將襲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等，并害之。

這時候，侯景軍隊駐扎在皖口，京城空虚，南康王蕭會理及北兖州司馬成欽等打算襲擊京城。建安侯蕭賁知道他們的計謀，向侯景報告，侯景便派人收捕了蕭會理和他的弟弟祈陽侯蕭通理、柳敬禮、成欽等，將他們一齊殺害。

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爲竟陵王，賞發南康之謀也。

十二月，侯景假傳詔命封建安侯蕭賁爲竟陵王，獎賞他揭發了南康王的密謀。

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壽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

這個月，張彪在會稽起義，攻破上虞，侯景的太守蔡壽樂去討伐，未能扼止。這時，張彪又攻下諸暨、永興等縣，侯景派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率軍向東討伐張彪。

二年正月，彪遣别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

二年正月，張彪派遣手下將領進攻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其手下將領戰鬥，將他們打敗。

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子太師，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紇奚斤爲太子太傅，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尚書右僕射。

侯景任命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子太師，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紇奚斤爲太子太傅，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尚書右僕射。

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

北兖州刺史蕭邕謀劃降魏，事情泄露，侯景將他誅殺了。

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

這個月，世祖派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軍下武昌援助徐文盛。任約因西臺增加了軍隊，便向侯景告急，請求派兵增援。三月，侯景親自率軍二萬西上援助任約。四月，侯景駐兵在西陽，徐文盛率水軍挑戰，被打得大敗。侯景訪知郢州没有準備，兵少，又派遣宋子仙率領輕騎三百去襲擊

百襲陷之，執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

郢州，攻陷了郢州，捉到了刺史蕭方諸、行事鮑泉，俘虜了武昌軍人的全部家口。徐文盛等知道後，軍隊大潰散，奔歸江陵，侯景乘勝向西溯流而上。

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太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退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山城，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

起初，世祖派遣王僧辯率軍東下代替徐文盛，軍隊駐扎在巴陵，正遇上侯景率軍到來，王僧辯因此修築工事進行抵抗。侯景建起了長栅圍，修築了土山，晝夜不停進行攻擊，可是攻不下來。軍中又流行疾病，死傷人數過半。世祖派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去救巴陵，侯景知道後，便派任約率數千精兵去迎擊胡僧祐，胡僧祐和居士陸法和退軍占據赤亭等待任約到來，與他激戰，將任約打得大敗，活捉了他。侯景得知任約兵敗，便連夜逃跑。侯景命丁和爲郢州刺史，留下宋子仙、時靈護等協助丁和鎮守郢州，又命張化仁、閻洪慶鎮守魯山城，侯景本人回到京師。王僧辯於是率領大軍東下，駐在漢口，進攻魯山和郢城，都攻陷了。從此以後，王僧辯率領軍隊所到之處都打勝仗。

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欷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

侯景兵敗返回京師後，就廢黜太宗，將太宗囚禁在永福省。侯景起草詔書，逼迫太宗抄寫，寫至“先皇思念帝位的重要，社稷的穩固”一句時，不禁傷心哭泣，不能自止。這天，侯景迎接豫章王蕭棟在太極前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爲天正元年。有一股旋風從永福省颳了出來，殿上旌旗儀仗都被吹倒折斷，見到的人無不震驚害怕。

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僞僭大號，遂其奸心。其謀臣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萬福；若遂行弑逆，結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皇后，豫章國太

當初，侯景平定京師時，便有篡奪帝位之心，衹因四方須待平定，所以暫且尚未自立爲帝。現在巴陵不聽指揮，江陵、郢州軍隊失敗，猛將在外被殲滅，雄心沮喪，便想登基稱帝，實現他的奸謀。他的謀臣王偉說：“自古改朝換代，一定要有廢有立。”所以侯景依從了他的主意。太尉郭元建得知侯景要進行廢立，就從秦郡馳回京城，規勸侯景說：“四方的軍隊之所以不來京城，是因爲兩位皇帝健在；如果現在就殺害天子，那會遭到天下人的怨恨，大事一去，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王偉固執不聽從。侯景於是假傳蕭棟的詔命，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

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徐洪爲平南將軍，秦晃之、王曄、李賢明、徐永、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并爲儀同三司。

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

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衛尉彭儁、王脩纂奉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既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將弑，乃大酣飲酒，既醉還寢，脩纂以帊盛土加於腹，因崩焉。斂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庫。

初，太宗久見幽縶，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謂之曰："龐涓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弑，實以土焉。

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雲麾將軍桑乾王元頵等據東陽歸順，仍遣元頵及别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義，奪其兵。

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降彪。

十一月，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鎮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將兵東征神茂。

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

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皇后，豫章國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任命劉神茂爲司空，徐洪爲平南將軍，秦晃之、王曄、李賢明、徐永、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同爲儀同三司。

侯景將哀太子妃賜給郭元建，郭元建說："哪有皇太子妃降爲人妾的?"始終不肯與她相見。

十月壬寅夜，侯景派他的衛尉彭儁、王脩纂捧酒對太宗說："丞相因陛下憂心日久，所以命我二人來向陛下敬酒。"太宗知道侯景要殺死自己，便縱情暢飲，喝得大醉而睡，王脩纂用帛盛土壓在太宗腹上，於是太宗駕崩。他們給太宗尸體穿上禮服，用薄棺裝着秘密埋在城北的酒庫。

當初，太宗久被拘禁，朝廷大臣不能覲見太宗，都擔心自己將要遭到禍害，日夜不能安心。祇有舍人殷不害後來漸漸能入宫來，太宗指着所居的宫殿對他說："龐涓當死在這殿下。"又說："我昨天夜裏夢見吞食土塊，你替我解釋一下這個夢。"殷不害說："以前重耳流亡乞食時，野人送給他土塊，最後終於回到晉國當國君，陛下所做的夢，將符合這種徵兆。"太宗說："倘若陰世果有徵兆，希望你所講的不會虚妄。"現在太宗被殺，確實是死於土塊啊。

這個月，侯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雲麾將軍桑乾王元頵等占據東陽前來歸順，接着派元頵及手下將領李占、趙惠朗順江而下占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捕了侯景派的新安太守元義，奪下他的軍隊。

張彪進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向張彪投降。

十一月，侯景任命趙伯超爲東道行臺，鎮守錢塘，派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率兵東征劉神茂。

侯景假傳蕭棟詔命，自己加給自己享受九錫之禮，設置丞相以下百官。侯景將九錫禮器全都陳列在庭中，忽然有隻野鳥在侯景頭上飛翔，紅脚紅嘴，形狀好像山鵲，侯賊的黨徒都很驚恐，

勱、戚霸、朱安王爲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爲護軍將軍。南兖州刺史侯子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郭元建爲南兖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

競相用箭射它，可是都不能射中。侯景任命劉勱、戚霸、朱安王爲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爲護軍將軍。南兖州刺史侯子鑒獻來白獐，建康捉獲的白鼠也獻來了，蕭棟將這些貢物都交給侯景。侯景任命郭元建爲南兖州刺史，其太尉、北行臺的官職不變。

景又矯蕭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考爲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鍾虡宫懸之樂，一如舊儀。

侯景又假傳蕭棟的詔命，追尊自己的祖父爲大將軍，父親爲丞相。給自己加冕，上有十二條玉串，又建立天子的旌旗，出入都要警衛和清道，乘坐金根車，用六匹馬駕車，還備有五時節氣的副車，設置了旄頭騎士和雲罕旌旗爲車駕的前驅，歌舞用八行八列，有鐘虡、宫懸的樂器，這些都依照古代天子的儀制安排。

景又矯蕭棟詔，禪位於己。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文物，并依舊儀。以轜車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脚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太始元年。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于監省。僞有司奏改“警蹕”爲“永蹕”，避景名也。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民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絆。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爲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晋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

侯景又假傳蕭棟的詔命，將帝位禪讓給自己。於是在南郊行柴祭之禮，登壇接受禪讓的旌旗儀仗一律依照先朝禪位的儀制。侯景用喪車裝載鼓吹，用駱駝背負祭祀用的牲畜，天子車上放置有筌蹄、垂脚座。侯景所帶的水晶標寶劍忽然無故墜落，侯景衹好親自將它拾起。將登上土壇時，突然有隻兔子在前奔跑，一會又不見了。又有白虹横貫紅日。侯景受禪後回來登上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爲太始元年。封蕭棟爲淮陰王，把他囚禁在監省。侯景設置的僞官奏請改“警蹕”爲“永蹕”，避免與景字同音。又改梁朝的規章制度爲漢朝的規章制度，改左民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侯景的三公之官動不動就封贈給十多個人，儀同封得尤其多，有的儀同匹馬獨行，親自牽馬，手下没有兵。侯景的左僕射王偉請求建立七廟。侯景説：“什麽叫做七廟?”王偉説：“天子要祭七代的祖先，所以要建七廟。”并請問七代祖先的名字，以便命令太常官員準備祭祀的禮品。侯景説：“前世我都回憶不起來，衹記得我的父親叫侯標。”衆人聽了都暗地發笑。侯景的黨徒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除此之外的祖先名位全是王偉替他編造的，王偉以漢朝司徒侯霸作爲侯景的始祖，晋朝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他的祖父侯周爲大丞相，父親侯標爲元皇帝。

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柵，大破之，執頵、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

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至建德，進攻元頵、李占的營栅，大敗他們，將元頵、李占俘獲送給侯景。侯景將他們的手脚砍掉，拿來示衆，過了整整一天他們纔死。

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丘挫衄，軍兵略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掎角，乃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須，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既近，燒合肥百姓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孰，元建還廣陵。

侯景二年正月初一，到殿前進行朝會。侯景自從巴丘遭受挫折以來，軍隊差不多被消滅盡了，恐怕齊人乘機與西面藩鎮的軍隊對自己兩面夾攻，就派遣郭元建率步兵奔赴小峴，侯子鑒率水軍向濡須進發，在肥水炫耀兵力。侯子鑒到達合肥，攻打羅城，攻克了它。不久，郭元建、侯子鑒聽説王師到了附近，就焚毁了合肥城市和居民房屋，率軍後退，侯子鑒守住姑孰，郭元建撤軍回到廣陵。

時謝答仁攻劉神茂，神茂别將王曄、麗通并據外營降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孤危，復降答仁。

這時，謝答仁進攻劉神茂，劉神茂的手下將領王曄、麗通據守外營，他們同時投降了謝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人害怕，各自棄城逃跑。劉神茂孤軍處於危險境地，也就向謝答仁投降。

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孰。追田遷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三月，景往姑孰，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争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爲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强，必欲遁逸，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卧，良久方起，嘆曰：“誤殺乃公！”

王僧辯率軍至蕪湖，蕪湖城主連夜逃跑。侯景派遣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協助侯子鑒守姑孰。侯景自己追上田遷等率軍返回京師。這個月，侯景黨徒郭長獻納長有角的馬駒。三月，侯景去姑孰，巡視軍壘營栅，再次告誡侯子鑒説：“西人擅長水戰，不可與他們在水上争戰决勝負；往年任約被他們打敗，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如果能和他們進行陸戰，必定可以打敗他們。你們祇須加强工事進行堅守，静觀戰争的變化。”侯子鑒於是捨棄船隻登岸，結營扎寨，堅守不出。王僧辯等因此停止軍事行動有十餘天，侯子鑒等大喜，向侯景報告説：“西師懼怕我軍力量强大，他們必定想逃跑，如果不攻擊他們，將失去好機會。”侯景又命令侯子鑒作水戰的準備。侯子鑒於是率領步騎萬餘人渡洲，同時率領水軍一同進發，王僧辯迎戰，大敗侯子鑒，侯子鑒全軍覆没，僅僅一人逃脱回來。侯景聽到侯子鑒大敗，驚恐大哭，用被子蒙頭而卧，許久纔起來，嘆氣道：“這家夥誤殺了我！”

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内。僧辯焚景水

王僧辯進軍駐在張公洲。侯景任命盧暉略守石頭城，紇奚斤守捍國城。侯景逼迫老百姓和軍士的家屬全部遷入臺城之内。王僧辯焚毁了侯景

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略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尸。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暉略、紇奚斤并以城降。

景既退敗，不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復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嘆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

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景至晋陵，劫太守徐永東奔吳郡，進次嘉興，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至，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尸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尸於建康市，百姓争取屠膾啖食，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庫。

的水柵，進入淮水，到達禪靈寺水邊，侯景大驚，就沿着淮水建立柵欄，從石頭城一直建到朱雀航。王僧辯及諸將就在石頭城西埠上岸連營立柵，一直連到落星墩。侯景大恐，親自率領侯子鑒、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在石頭城東北建立營柵拒守。侯景派王偉、索超世、呂季略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侯景還派人挖開王僧辯父親的墳墓，打開棺材，將尸體焚毁。王僧辯等進軍在石頭城北結營，侯景列陣挑戰。王僧辯率領衆軍奮勇進擊，把侯景軍打得大敗。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自棄下營柵逃走。盧暉略、紇奚斤率石頭城向王僧辯投降。

侯景兵既敗退，他不進宮城，收集他的散兵，駐在城下，以便隨時逃竄。王偉拉着他的馬籠頭勸阻他説："自古以來哪有逃跑的天子！現在宫中的衛士還可以一戰，怎麽能就此逃跑，丢棄京師，又打算逃到哪裏去呢?"侯景説："我在北方攻打賀拔勝，消滅葛榮，揚名於河、朔，與高王屬同種族之人。後來南渡長江，攻取臺城易如反掌，在北山打敗了邵陵王，在南岸擊破了柳仲禮，這些都是你所親見的。今日兵敗，恐怕是天要亡我。你好好守城，我當再和他們决一死戰。"侯景仰首觀望石城宫殿，徘徊嘆氣很久。最後用皮袋裝着他的兩個兒子挂在馬鞍上，與他的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向東逃竄。王偉丢棄臺城逃跑。侯子鑒等也逃向廣陵。

王僧辯派遣侯瑱率軍追趕侯景。侯景逃到晋陵，劫持了太守徐永向東逃向吳郡，進駐嘉興，趙伯超據守錢塘抵禦他。侯景退軍回吳郡，到達松江時，侯瑱的大軍突然殺到，侯景衆軍尚未列陣，都舉着旗幟向侯瑱請求投降。侯景制止不住，衹好與心腹數十人乘坐一條船逃走，將他的兩個兒子推墜到水中，自己從滬瀆入海。到了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把侯景殺了，將尸體送給王僧辯。王僧辯將侯景的頭送到西臺去，將尸體陳放在建康街市，百姓們紛紛争着切割他的肉來吃，還把他的骨頭燒成灰揚棄。曾經遭到侯景禍害的人，就將侯景的骨灰摻和在酒裏喝。侯景的頭被傳送到江陵，世祖命令將它懸挂示衆，然後

將它煮後漆上油漆，交給武庫。

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疏秀。性猜忍，好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床上常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游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烏鳥。謀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鵂鶹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衄，必低頭不前。

侯景身高不滿七尺，可是眉目俊秀。他性情猜忌殘忍，喜好殺人。他要殺人時，總是先斬掉人的手脚，再割掉舌頭和鼻子，使人要痛苦一整天方能死去。他還曾經在石頭城立了一個大的舂米的石碓，凡有犯法的，就將他放在臼裏，用舂碓將他擣爛，如此殘酷暴虐。他自從篡位做了皇帝以後，經常戴着白紗帽，還是着青袍，有時用牙梳插在髮髻上。床上經常擺放着胡床和筌蹄，他穿着靴子垂脚坐着。有時他一個人騎馬在宮裏游戲，或到華林園射烏彈鳥。謀臣王偉不讓他輕率出宮，自此他心情煩躁，發展到越來越昏憒糊塗。他所居的殿上常有猫頭鷹叫，侯景很討厭它，經常派人到山上和野地去，要求捕盡射絶猫頭鷹。普通年間，童謡道："青絲白馬壽陽來。"後來侯景果然乘白馬，士兵都穿青色衣。侯景所騎的馬，每次戰鬥將獲勝時，總是踏着步子嘶鳴，神氣不同凡馬；當敗走時，它必定低着頭不向前。

初，中大同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寤甚悦之。旦見中書舍人朱异，説所夢，异曰："此豈宇内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爲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悦，謂與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决。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閣，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脱致紛紜，非可悔也。"朱异接聲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奬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容，恐絶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鎮恇擾，高祖固已憂之，

起初，中大同年間，高祖曾經夜裏夢見中原州郡的長官都帶着土地來投降，滿朝官員都稱爲喜慶，他醒來後十分高興。天明見了中書舍人朱异，把自己所夢見的情形告訴了朱异，朱异説："這豈不是天下將要統一，天象事先顯示出它的徵兆嗎?"高祖説："我很少做夢，昨天夜裏夢到的情况，實在使我欣慰。"到了太清二年，侯景果然前來歸附，高祖非常喜悦，認爲這與天意相通，於是打算接納侯景，可是還没有最後下定决心。他曾經在夜裏出宮視事，走到武德閣，自言自語説："我們國家就像一隻金甌，完好無缺，今天接受侯景投降，豈非好事；即使衆人意見紛紛，我亦不後悔。"朱异緊接着説："聖上英明治理天下，順應天意，北方遺民，誰不思慕聖上，衹因没有機會，未能實現他們的心願。今天侯景據有河南十餘州，分割了魏的一半土地，向聖上表示他的真心實意，遠道前來歸順聖朝，豈不是上天開導他的思想，人民贊賞他的主意，追究他的本心和考察此事的情理，是很值得贊揚的。今天如果拒絶他來降，恐怕會使後來歸順的人失

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晉家事乎?"

望，這道理確實很明顯，希望陛下不要再猶豫了。"高祖完全同意朱异的話，又相信以前所做的夢，便決定接納侯景。等到貞陽侯軍隊覆滅，邊鎮恐懼慌張，高祖本來已經對此很憂愁，這時說："現在到這地步，莫非要像晉代那樣讓出江山麽?"

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

先前，丹陽陶弘景隱居在華陽山，他學問淵博見識廣，曾經做詩說："夷甫任性放誕不羈，平叔坐談空幻佛理，没有料到漢武的昭陽殿，竟然變成了匈奴的單于宮。"大同末年，士人競相談論玄理，不學習軍事；到現在侯景果然進據昭陽殿。

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

天監年間，有釋寶誌說："掘尾狗子忽然發狂，當死未死把人咬傷，一會兒他又自取滅亡，起自汝陰，死在三湘。"又說："山家小兒竟然捋衣振臂，在太極殿前變作老虎，虎視眈眈。"掘尾狗子和山家小兒，形狀都像猴子。侯景就是這樣覆滅攻陷京都，毒害王室。

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

大同年間，太醫令朱耽曾在禁省值宿，没有多久，夜裏夢見有一隻狗和一隻羊在皇帝的寶座上，醒來後，很厭惡這回事，他告訴别人說："狗和羊，不是好東西，它們占據皇帝的寶座，難道國家將有變亂嗎?"過後，果然天子遭受災禍，侯景登上了正殿。

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啖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并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鹽封其尸。

等到侯景將要敗亡的時候，有個名叫僧通的僧人，他的性子像狂人，飲酒和吃肉和一般人没有兩樣，他在世間雲游已經數十年，他的姓名和籍貫没有人能知道。他講的話，意思隱晦，時間久了纔能驗證，人們都叫他爲闍梨，侯景十分相信和敬重他。侯景曾經在後堂與他的黨徒一道射箭，這時僧通也在座，他奪過侯景的弓放箭射景陽山，大叫"得奴已"。侯景後來又設宴與其黨徒集會，又召僧通赴宴，僧通取肉擦上鹽拿它送給侯景，問道："好嗎?"侯景回答："祇嫌太鹹了。"僧通說："不鹹肉就要發臭。"果然後來侯景的尸體是用鹽腌封的。

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啓、書、檄，皆其所製。景既得志，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

王偉，陳留人，少年時很有才學，侯景的表、啓、書、檄都是由王偉起草製作。侯景得志後，規劃篡奪帝位，都是王偉給他定計設謀。後

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并割炙食之。

來王偉被囚繫送往江陵，將他在街市上烹了。百姓有受過王偉毒害的，都割他的肉烤來吃。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兹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换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奸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强弩，淪覆宫闕，禍纏宸極，毒遍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盗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晋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史臣曰：天道不會長久太平，國運也不會長久安寧，這是因爲窘困與亨通都有定數，昌盛與衰敗相互交替，梁朝遭到厄運，原因就在於此。像侯景那樣的小子，在本國蠻横跋扈，見識保不住自己，勇氣并不出衆，可是王偉做了他的謀主，使他邪惡的陰謀得逞。他驅使率領一群黨徒，渡過長江，憑着長戟强弩，淪陷京師，加禍於天子，使天下百姓都遭殃，他任意胡作非爲，造成篡奪盗取帝位的災禍。嗚呼！國家將要滅亡，必定會降下妖孽。雖説這是人力所造成的事，但這也是天時。從前夷羿在夏作亂，犬戎危害周，漢朝有王莽、董卓流布災禍，晋朝有王敦、桓玄構成禍亂，羯賊比他們更爲殘酷，真可悲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梁书
作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页数=784
SS号=11405531
出版日期=2004

下载=http://hn3.5read.com/300-36/diskebp/ebp71/01/000001.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784
【读秀号】000005764831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79-2　/　K204.1/Y229
【原书定价】　160.00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梁国（503　557）　纪传体　梁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梁书．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